《反骗案中案》

完结版（全5册）

全面揭秘网络诈骗，教你防范最新骗局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反骗案中案

反骗案中案.2

反骗案中案.3

反骗案中案.大结局（全2册）·上

反骗案中案.大结局（全2册）·下

64场精密骗局、58种设局手法、9种诈骗话术、5个连环套，
全面揭秘网络诈骗，教你防范最新骗局。

反骗案中案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骗案中案 / 常书欣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21.5
ISBN 978-7-5594-5040-1

Ⅰ . ①反… Ⅱ . ①常… Ⅲ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35443 号

反骗案中案

常书欣　著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李晓宇
封面设计　刘小梅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99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5040-1
定　　价　4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联系电话：010-87681002。

目录

第一章 骗子显形寻组织
第二章 市井混混身份成谜
第三章 搬救兵惨吃闭门羹
第四章 传统八大骗重现江湖
第五章 探骗局疑难重重
第六章 引大鱼智斗骗子

第一章 骗子显形寻组织

在现实中寻找信仰而不可得，转而寻求智慧的解决之道，

这些人一部分成了智者，

另一小部分，则成了骗子。

大象有形，真相难寻

一道耀眼的闪电，几声轰隆隆的惊雷在城市上空炸响，急风裹挟着骤雨急至，天眼回传的城市影像瞬间变得模糊。

机要员抱着一沓文件快步向五楼多功能会议室奔来，敲门而入。主座的陈颢元局长指指座位。机要员有点慌乱地把文件放整齐，掀开了电脑，接驳着视频线路。类似的紧急会议倒不鲜见，只是参会人员这么少倒不多见。

主座是两位领导，市局陈局长和省厅谢经纬副厅长，对面是反诈骗中心主任俞骏和经侦支队的美女向小园。今年中州连发数起跨境诈骗大案，作为警方公开新闻发言人的向小园在电视媒体上频频亮相，要论起公众知名度来，级别最低的她倒要排在首位。

“准备好了。”机要员提醒了声。

“开始吧。”陈颢元局长道。

他起身关上了窗户，熄了灯，省厅谢副厅专门召集的临时会议开始了。所有的视线聚向了会议桌正面墙上的投影屏，字幕提示这是“1·30非法集资案”。视频一开始就是混乱的场面，警员冲进了一处办公场所，拿人，封存电脑，被堵住的公司员工声嘶力竭地和警察理论，后面闻讯赶来的受骗群众围着警戒线叫嚷。一座办公楼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

“3·24电视(网络)购物诈骗案”，缴获用于转账的各类银行卡排了半个房间的地面，各类工艺品填满一仓库。

“4·11网络赌博诈骗案”，执法记录仪记录下了跨四省十余城市的抓捕，由此案衍生的其他刑事案件三十余起，其中包括抢劫、信用卡诈骗、挪用公款职务犯罪等。影像中特别记录了一个财政局的公务人员，因参赌输掉了一千六百余万元，都是挪用的公款，巨额债务让他最终选择了从中州大厦楼顶一跃而下，一了百了。

“5·5非法传销案”，起始于中州，蔓延至全省十一个市，这个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新型金融传销案，其涉案金额达到了八个亿的恐怖程度，收网动用了八千名警力。即便如此，最终还有一个多亿的涉案资金去向不明。

“6·12跨国电信诈骗案”，从菲律宾跨国押解归案的涉案嫌疑人有二百六十七名……这一案是中州今年最抢眼的新闻，专案指挥人员就是在座四位。机要员悄悄瞥了一眼几位，晦暗的光线里，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一点骄傲和自得，有的只是近乎冷酷的凝重和肃穆。

两年多来，中州市数得着的大案在此重现，即便回头再看，即便已经把大部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可仍然令人心情复杂。可能其他人会关注骗局的精彩和骗子的狡猾，但身为警察，看到的更多是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是哭天抢地，甚至欲哭无泪，是秩序坍塌和公德崩坏。骗子一遍遍收割着人们的善良、勤劳、诚实，越来越多蔓延的谎言和欺诈，也一直冲击社会底线。

影像在押解归案后停止了，为了运送这些中州史上最大一宗跨境电信诈骗涉案人员，市局用了十几辆大巴，市里三个看守所人满为患。

啪的一声，谢经纬副厅长起身开了灯，他往后一捋满头花白的头发，默默地坐了下来，似乎在化解此时无语的尴尬。面对各类犯罪，可能有人义愤填膺，有人怒发冲冠，也可能有人无语慨叹，但骗子不同，人们对于他们的愤怒有时候更甚于那些恶性罪犯，是一种恨不得把这些浑蛋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咬牙切齿。

“说说吧，什么感觉？”陈颢元局长出声问道，顺手拿起了文件资料。他面色有些疲惫。

俞骏和向小园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都不明白被紧急召来观摩旧案的用意，按理说在连续一年多的高压打击下，诈骗案的发案率已经下降了近六成，特别是跨境电信诈骗被起底之后，整个社会风气都为之一新。俞骏斟酌片刻后回答道：“这几个月来，我们反诈骗中心采取了多项举措，重点以防为主，防以宣传为先，通过车身广告、自媒体宣传、标语、广播电视等途径，把不同类别四十多种常见的诈骗方式以各种形式让群众家喻户晓……”

“等等。”陈局长打断了俞骏的话，“这不是汇报，也不是表彰，我是问你们对这一年多的反骗工作是什么感觉。”

“感觉？除了累，还有别的吗？”俞骏尴尬一笑。

“哎，这就对了，和我的感觉一样。小向，你呢？”谢副厅长问。

向小园笑了笑，道：“再加一个字，就是烦!骗局层出不穷，骗子前赴后继，加上互联网和通信的便捷，但凡有个新花样出来，一蔓延就是全面开花，很难控制。”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对付诈骗，我们一贯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见招拆招的方式长期以来让我们难以首尾兼顾，我和陈局一直在考虑，能不能采取更主动、更深入的反欺诈工作方式，也就是说，找到一种事半功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事倍功半的方式。”谢经纬副厅道。

“那样的话难度更大，诈骗本身就是个高智商活儿，我们要提前预知或者研判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那得要多高的智商和预判能力啊？”俞骏愣了，领导一贯高瞻远瞩，就是经常忘记眼前和脚下。

“可能性还是有的，最起码涉众类传销、非法集资还是有可能的。”向小园补充道。

唱了句反调，俞骏不悦侧目。这位美女同事招人妒忌的地方太多，无论是脸蛋还是能力，她刚到三十岁就坐到了副支队长的位置，与她同龄的大部分人还在科员的位置上苦熬呢。

向小园似乎很享受这种被众人瞩目的感觉，她清清嗓子，道：“特别是涉众类的诈骗，作案时间长、区域跨度大、参与人员众多，这是难点，有时候恰恰也是我们的切入点，只要有一点关键线索，我们就可以做到提前预防。这个关键线索可以来自内线的侦查，或者大数据的研判，无论是涉案人员还是涉案资金上的线索，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做到警于事前，提前预防。”

两位领导赞赏地看了她一眼。陈局指指俞骏道："俞主任，在心态上你得向年轻人学习啊，行动上进取是肯定的，但前面得加上乐观，而不是悲观啊。"

俞骏讪笑，向小园方自窃喜，却不料立时听到了陈局的转折，话锋不按常理走了，就听他道："但小向啊，你这个乐观，可千万别成过于乐观，最起码从'骗'字渊源上讲，俞主任能当你的老师，他当派出所民警时，厅里遇到诈骗案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反诈骗中心组建时，俞主任的提名可是全票通过。"

向小园好奇地看了俞骏一眼。参案虽有过协作，但仅限于各管一片，眼中四旬开外的俞主任宽额方脸观感虽佳，可总是显得病恹恹的颓废表情，会拉低人们对他的评价。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在反骗领域，你们俩一个追人、一个追钱，算是资深的了，厅里对近两年以来的案情做过一个汇总梳理，文件就在你们手上，回去仔细看。我现在提几个问题，你们思考一下。'6·12跨国电信诈骗案'，资金的中转地是中州，其成员有六成来自我们省，他们所有人员出境起程地就是中州国际机场。"谢经纬副厅长挥着手指，第一个问题出来了。

这可能直接牵涉重大案情，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却不料谢副厅一摇头，道："别期待我的答案，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捣毁境外诈骗窝点的时候，我们缴获了犯罪团伙的核心玩意儿——话本。放一下，这种话本只有纸质版，传说全套教程在暗网上能卖到十几万。"

机要员回放着画面，在成堆成片的银行卡、钱、电脑、手机中间，放着几本纸质打印装订的东西，上面堂而皇之印着"话术交流指

南”，传说这几乎是诈骗的纲领性文件，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一个外行培训成电信诈骗的高手。

谢经纬道：“里面细节很丰富，怎么开场，怎么交流，怎么控制对方的情绪，怎么取得对方的信任，甚至还有冒充我们公安机关人员的注意要点……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话本上也发现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一本话本的扉页污渍，经过技侦分析，这片污渍的成分是胡辣汤，我们中州的特产；另一个话本里夹了一张公交车票，属于我们中州公交公司16路车。现在市区大部分已经是无人售票，16路是开往远郊的一路车，还保留着人工售票……跟着细节往深里判断，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骗子在坐公交车、吃饭的时候都在发奋学习，等学成之后出国反过来骗国内人。骗子都这么拼，我们没理由不努力啊。”

一个无伤大雅的幽默，换来了众人满脸苦笑。谢副厅看了眼自己的笔记本，继续道：“第三个问题，近五年来，我们全省发生各类涉众类诈骗四千四百余起，手法花样繁多，但有几个共同点，涉案资金总有一部分去向不明，追踪不到；涉案人员交集很多，这也是反骗工作的难点，很多一般参与的小骗子是抓了放，放了抓，关几天再出去倒替他们省下开支，而且不耽误他们一次又一次参加各类诈骗案。这类重复犯罪的问题症结又在何处？”

俞骏和向小园陷入了思索。谢副厅顿了片刻继续道：“第四个问题，我们省是个文化大省，历史悠久，又是中原核心，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精华和糟粕差不多一般多。旧社会有关‘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八大骗的传说起源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叫‘天下行骗，中州教练’，说的是我们这里的骗子技高一筹，出去就能当教练……厅里研判，是不是有这么一伙或者几伙高明的骗子一直在兴风作浪，有没有

可能是他们故意把水搅浑，然后在里面浑水摸鱼，毕竟诈骗的组织和策划层面，我们还没有机会掌握情况。”

难了，难度无限提升了，俞骏皱着眉头。向小园却是一反常态，兴趣上来了，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谢副厅等着下文。就听谢副厅继续道：“第五个问题，在‘6·12跨国电信诈骗案’里，又发现了‘金瘸子’的踪迹，主谋之一朱丰交代，他的上线仍然是金瘸子，但他描述的体貌特征和我们掌握的还是不一样，换句话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六七个体貌不尽相同的‘金瘸子’的肖像了。这个骗术名家到底是个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值得商榷啊。说他是传说吧，不可能所有的诈骗嫌疑人都能交代得有板有眼吧；说不是传说吧，我在二十年前就听过这个名字啊，骗一辈子不失手，可能吗？”

问题摆出来了，肯定是要往深里查，往根上查。俞骏撇着嘴摸摸鼻子，那是手足无措的下意识动作。向小园见谢副厅停顿了，好奇地问：“是不是嫌疑人刻意假借‘金瘸子’这么一个名头作案，故意干扰我们的视线？”

谢副厅笑笑道：“如果不同的团伙都用这个名头，也恰恰说明有提前的策划和预谋。要是跟风倒好说，但要是来自同一个人，那就细思极恐了。不管是金瘸子还是银瘸子，他都快成功把我们忽悠瘸了……俞主任，你的看法呢？”

“一个团伙不管抓多少人，真正能达到起诉标准的没几个。涉众类诈骗一般参与的嫌疑人罪不重，获利也很轻松，他们其实很享受那个过程。庞氏诈骗、非法集资、传销式裂变，这些经典诈骗方式不断在融合激荡，花样不断翻新，让我们应接不暇。传统的‘风马燕雀金评彩挂’、江相、巫蛊借助网络粉墨登场，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啊。”俞骏道，他显得有点黯然地看着副厅和局长。一直以来他都是这种不讨喜的悲观主义的口吻。

“所以局里准备出个人事决定，给你调个副手，怎么样？”陈局长抬抬头，示意向小园。向小园愕然地看了眼俞骏，对这个消息有点意外。

两人再一次对视，依然不太对眼，一个风姿绰约，一个其貌不扬，怎么看都有点不搭调。两人的目光一触即分，实在无法相互吸引。

“工作的方向有这么几点，第一，往小处走，连年的高压加上打黑除恶，规模性的涉众类诈骗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要抓小案，抓群众关注的类型案；第二，主动走，往深里走，深挖一下这些所谓市井江湖里以骗为生的嫌疑人，重点打击；第三，往带破的方向走，历年来的积案、旧案，能带破一部分或者大部分，那么我们反骗工作的整体水平就可以上个台阶了。”陈局长道。

俞骏和向小园相觑一眼，心跳加速。领导轻描淡写的话里，千斤重担已经压上来了。

“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你们可以提，市局调令很快就下来。厅里准备给你们一把尚方宝剑，经费充足供应，设备优先配备，人员嘛，你们完全自主，只要看上哪个局、哪个队的苗子，我给你们全程开绿灯。”谢副厅豪爽地道。不管哪种激励方式，都缺不了最后这根胡萝卜，今天的这根胡萝卜够大、够甜、够意外了。

陈局接着话茬儿道：“现在是九月份，具体的工作目标，是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解决一批类型明显的诈骗案件，培养一批熟悉各种诈骗套路的警务人员，深挖一批躲在幕后操纵、策划和组织诈骗类犯罪的人员，比如这个什么所谓的‘金瘸子’，假如真有其人的话，要是被我们揪出来，那对于全市乃至全省的反欺诈工作都会有深远影响啊……”

“我个人认为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每每涉案资金都要缺失一部分，每每发案都有同样的面孔出现，每每消停一段时间，不是卷土重来，就是变本加厉啊。你们组建个小组，要发挥先遣队的作用，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明年春季的统一行动提供指向性的信息线索……有信心吗？”谢副厅问。

“有!”向小园起身，敬礼道。

不过一发声尴尬了，俞骏还端坐着，像是不为所动。陈颢元局长指节叩叩桌面提醒道：“俞主任啊，你明明也算是威名赫赫嘛，每次领任务怎么都这么消极啊？”

“信心我真没有，以我们几十人建制的一个反诈骗中心对付全市层出不穷的骗子，夸多大的海口就是吹多大的牛。”俞骏软绵绵地道。

“然后呢？”谢副厅稍有不悦，盯着俞骏，总觉得这位病恹恹的主任外表是一张极具欺骗性的面孔，和他吓人的履历恰成反比。

俞骏缓缓站起身，凝视着两位领导慢慢举手敬礼，缓缓道：“但职责所在，我会尽一切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类任务目标。”

“呵呵，谢副厅，您别介意，他就这个蔫样子，能有这个态度已经很不错了。”陈局打了个哈哈，收拾着桌上的笔记本。谢副厅提示道：“先就这么着，‘6·12跨国电信诈骗案’的案情还在深挖，有任何进展，信息会第一时间传给你们，前期的人员选拔工作可以开始了。我就不信，市井江湖里都有吹得这么玄乎的奇人异士，我们数万民警中，就找不出几个藏龙卧虎来。”

说话间，谢副厅已经起身离人，完全不似往常布置任务那种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铿锵场面。领导生气甩脸子了。陈局气得剜了俞骏一眼，手指点点，愣是没憋出话，挟着本子追出去了。

俞骏开会时蔫，领任务蔫，走起路来一点儿都不蔫。向小园刚要跟未来的搭档打个招呼，俞骏已经快步出门了。向小园追出来堪堪闪身进了电梯，用一种质询的目光愕然看着俞骏，蔫蔫的俞骏不为所动，只听向小园用质问的口吻说：“俞主任，您这什么意思？我还没上任呢，就这么招您不待见？”

“误会了，我顶多不待见上级，绝对不会不待见下属的。”俞骏蔫蔫道。

这一句听得向小园笑了，背后这么埋汰领导的，也就这些混了十几二十年的中层了。她笑着问：“就不怕我把闲话传领导耳朵里？”

“我无比期待有人构陷我，让我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直接下课啊。”俞骏道。

向小园皱眉了，没想到声名如日中天的俞主任是这种心态。她想了想，问：“是过度谦虚，还是过于爱惜羽毛，或者过于悲观？‘6·12大案’算不上反诈骗中心的巅峰，完全还能再高一点。”

“过于悲观和过于乐观，其副作用是相同的。小案靠能力，大案靠运气，姑娘，你太乐观了，根本不了解骗子。”俞骏道。

电梯到一层了，他快步走着，边走边点上了烟。憋得久了，他大口贪婪地抽着往外走。向小园不服气地追着问：“我和你同样是‘6·12跨国电信诈骗案’的专案组成员之一，嫌疑人朱丰藏匿的资金是我们组追到的，法律上定义为‘以隐瞒事实和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难道骗子还有其他解释吗？”

出门厅，闻听此言的俞骏回头，看了跃跃欲试的向小园一眼，指指自己的脑袋道：“你看，我们俩同行，这儿的思维都不一样，你想知

道骗子这儿的思维，就更难了……可如果想达到两位领导的意图，那就必须知道骗子这里的想法，否则不可能做出预判，你能吗？”

“学啊，我们不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否则也不会拿下‘跨国电信诈骗案’，以现在技侦和大数据的研判水平，我就不信挖不出线索来，没有人能把案子做得天衣无缝。”向小园道。

“对于追求及时享乐的坏人，只在乎捞得够本，谁在乎天衣无缝？”俞骏嗤笑道，他回头像看邻家不懂事的小妹妹一样看看向小园，鼻孔里冒着烟，表情神神秘秘，又道，“有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寻求信仰而不可得的人会转而寻求智慧的救助，他们中一部分成了智者，另一部分成了……骗子。’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能洞悉到人性的每一个细节……你能理解到这种大盗不盗、大骗不骗的层次，才有可能胜任反诈骗中心的工作。”

哲学家？谁？

向小园愣了下，咂摸着此话中的意味。等她回过神来时，看到俞骏已经匆匆奔进雨中，快步上了车，疾驰而去。她心里默念这句话良久，从曾经学过的知识里没有想出是谁，又翻查手机，度娘、谷歌全求助了一遍，然后郁闷地看着俞骏离去的方向喃喃道了句：“编的，根本没有什么哲学家说过，这个骗子。”

她幽怨地盯着视线里茫茫的天地一线，任务一股脑儿地往下扣，搭档又这么不靠谱，要追的还是位传说中的人物，怎么此时的心情越来越契合眼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情境了……

智商捉急，猫被鼠戏

一个月后，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前。

五纺厂附近的胡同。中州老城区本身就是胡同纵横交错，在这种曲里拐弯的环境里，不是本地人根本找不着方向。

清晨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胡同稍宽一点的地方，小卖部刚刚开门，小吃摊的生意已经是热闹非凡了，豆脑油条热豆浆，羊杂羊肚胡辣汤，老板多数就是胡同里的老居民，厨房就是自家的房子，经营场所就是整个胡同，小脏桌子、长条凳子沿胡同错落摆开。食客络绎不绝，热腾腾地就着小吃喝上一碗，一扯卫生纸嘴巴一抹，鼻涕一擤，小卖部里再来包特产黄金叶吧嗒点上，滋吧滋吧抽着，一天的幸福小日子就这么愉快地开始了。

“老板，来碗羊杂。”

“唉，好嘞。”

“加根油条。”

“好嘞。”

“再给我弄点汤。”

“好嘞。”

一处摊贩爷儿俩忙得不亦乐乎。加了汤的食客总讨便宜再抓点香菜和葱花，他也不恼，生怕烫着客人似的把碗端着放回桌上。邻座正吃着的一个身材稍胖的食客无意间抬头瞅瞅，加汤的是个平头长脸、长相找不出特点来的男子，便对着他一笑，又埋头吃饭了。

这个环境实在不怎么样，一溜胡同有时候挤百八十号人，没座位的时候就蹲在墙根，实在架不住口味奇美。而环境特差也有个好处，吃完肯定都不逗留，碗一放，码一扫，起身匆匆就走。

这个身材稍胖的食客吃得很快，不过似乎对面加葱、加香菜的那家伙吃得比他还快，吸吸溜溜声音又大，他有点反感，耐着性子快吃完，恰抬头又瞧这货很没品地捏着鼻子侧头一擤，嗞的一声，然后手一抹继续吃，哎呀，把他给反感得放下碗，起身掏出手机付账了。

“多少钱？”

“十六块。”

他划开手机屏锁，对着摊前的二维码一扫，嘀一声，支付成功，刚要装起手机，正舀汤的老摊主动作停了，怔怔地看着他：“没收到啊!”

“哎，我扫了，这不支付成功了吗？”那胖男子扬扬手机里显示的支付成功画面。

老摊主明显对高科技还有点迷茫，擦擦油手，看看锅台边的手机，迷蒙地说：“一扫我那手机就自己报数呢，咋没报呢？”

“反应迟钝吧。”

“等等，真没有，你给我现钱吧，小本生意，赔不起啊。”

“嗨，这……我已经给了，再给你一遍呀？”

两人争执上了，一个扬着手机没收到，一个扬着手机已经支付了。刚才那个擤鼻涕的男子已经吃完，起身道：“十来八块钱吵啥呢，来来，我有现钱，老板，给你。”

“别别，我手机确定扣款成功了。”付款的胖子亮着手机，挡住了要替他付饭钱的男子，瞬间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好感倍增。

“我看……咦，老板，耍赖就不对了，人家确实付款了。”那男子一拿胖子的手机，指着道，“这不老郝羊汤吗？人家付了。”

“那我……真没收到啊，收到不都有提示吗？”老摊主愣了。

还是那男子反应最快，一指付款的二维码提醒胖子：“哟，兄弟，这付款码是新的，是不是……”

“啊？!”胖子一愣，瞬间想到了现在街头有些无良混子常换付款码替商家收钱的事，还未反应过来，那男子一拉他，一指，他一侧头，恰看到一高个男子正在远处胡辣汤摊前晃悠着，没人注意的时候，他手一按，虽然看不甚清他的动作，不过看得见他掏出一张二维码，顺手贴到了油条摊前秤的斜面上。

“快追。”男子一拉胖子，边追边喊，“忒小蟊贼，站住!”

前面高个子闻言即逃。老摊主急得叫着：“嗨!小伙等等!”

要追的胖子回头气得把手里的钱往摊上一扬，斥着：“给你钱!人家是帮你，你们这些人啊。”说着追上去了。老摊主拿起钱，喊也来不及了，重重“唉”了一声。

追的胖子落后了几米，追了几十米，那男子就势往岔路的胡同里一拐，边跑边喊道：“兄弟，你往前追，我绕着堵，我家在这儿，路我熟。”

“噢，谢了啊，哥们儿!”胖子道。

“不客气。”那男子嚷着，已经只听见音，看不到人了。

胖子追呀，追呀，就见路不见人了，追着追着，他脚步放慢了。咦？似乎哪儿不对呀，可一下子想不起哪儿不对来。哟，碰到第三条岔路他明白了，这胡同里根本没法追，四通八达的，得有七八十来个出口，万一在哪儿闪身一躲，错过可就永远找不着了。

想着还觉得不对啊，突然，胖子一刹车站定，一摸口袋，一直心慌的缘由终于被他喊出来了："坏了，手机……妈的!不会上当了吧？"

他急得掉头就往回跑，自己的手机还在那个见义勇为、帮他追贼的男子手里，不会贴码是假，骗手机才是真吧？万一……他抱着万一的希望急急奔回吃饭的地方，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老郝羊汤摊前。老摊贩舀汤的动作一滞，语重心长地唉了声："你这娃呀，手机咋敢给到别人手里呢？不要讹我啊，都说呢你不听，起身就跑。"

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出这事了，连老摊主都知道套路了。那胖子四下看看，已经换了一茬食客，气不自胜地一拍额头："哎呀!防不胜防啊，这人丢的!"

"报警啊，小伙。"

"报警管个屁用，就没有找回来的，警察给你报销啊？"

"也是啊。"

"自己得操心，现在我买菜扫码都经常扫上假的，一不小心就着道了。"

在食客们窃窃私语中，满含同情的目光中，那胖子羞赧似的掩着脸败退了。旁观者的同情对于被骗者是一种极度的嘲讽，更何况被骗者……还不是一个普通人。

这不，这位胖子已经坐回到了泊在街边的车里生着闷气，这个恶当上得他怒火中烧，重重地一捶方向盘，恶狠狠地自言自语道：“妈的!等着，非把这俩龟孙逮回来。”

车倒回头疾驰而去，车前仪表盘上放着他的胸牌，标示着他的工作单位：中州市金河区110指挥中心。

姓名：钱加多。

一个小时后，中州市中南路派出所门口，一位警察笑得直捂肚子，肚子疼得他不得已捂着蹲下，蹲着还在笑，好不容易憋住了，抬头一看哥们儿钱加多那被凌辱般的气愤样子，又忍不住继续笑。

他是钱加多的死党兼高中时代的同校同学，姓络名卿相，长得比钱加多可清秀多了，就是笑得有点没品，快一屁股坐地上蹬腿捶胸了。

“起来，起来，很好笑吗？我是找你帮忙的，不是来跟你讲笑话的。”钱加多拽着络卿相。

起身的络卿相笑道：“平时碰上报警的二货我也不敢笑啊，也就你我才敢这么笑。你这个吧，倒不算最奇葩的，前几天就有俩买性药的报案，说吃了不管用，不增大不增粗，净拉肚子，我们一问，你怎么和人家联系的，你猜在哪儿？”

“哪儿？”钱加多随口问。

“就派出所门口不远那电线杆上，‘增大增粗不是梦想，七天还你猛男理想，无效全额退款……’都啥年代了，还有人信，你让警察怎么办？傻子太多，骗子都忙不过来了。”络卿相笑着站起身，看哥们儿瞪着他的眼神，醒得失口了，赶紧帮钱加多抚抚胸安慰道，“不是说你

啊，我说钱多多兄弟，你家财万贯的，丢个手机只当长个记性得了，你又不在乎那点儿。”

“丢手机我不在乎，可丢人我在乎啊!哎，我好歹一警察，你说吃个早饭都被人把手机给骗走了，我这脸还要不要了？要让110中心那帮女生知道这事，不得笑话死我？”钱加多郁闷道。智商被人侮辱感觉实在不怎么好。

络卿相安慰道：“我悄悄告诉你啊，我们所长他妈，老太太被一帮卖保健品的忽悠得把存款全买保健品了，他不是也不好意思说？你是警察，你不知道不能跨区报警？你这得到五纺派出所报警。”

“报警有用我来找你呀？”钱加多斥道。

络卿相一脸为难：“找我也没用啊，我一管户籍的能管得了骗子？”

“是不是兄弟啊？给我想想辙啊，就知道请客吃饭让我掏钱，一有事就躲着啦？”钱加多生气了。

这倒是真的，就数钱加多家境好，吃喝玩乐肯定没少被兄弟们宰。络卿相明显吃人嘴软，笑道：“那倒是，应该帮……哎，你是什么手机？”

“华为……支持国货，我早换了。”钱加多道。

“多少钱？”

“两千九百九十九元。”

“哟，那完了，现在立案标准三千元，你这恰好差一块钱，去了派出所给你登记都达不到立案标准。”

“信不信我捏死你啊？要报警我早去报了，还用跟你说。”

“我知道，我知道……不能急，那咱们分析一下。”

络卿相安抚着兄弟，一问附近监控，钱加多摇头：那胡同里，没有；一问体貌特征，钱加多一咬手指：唉，这难为的，可咋表述；再一问目击者，钱加多说那地方人虽乱，可羊汤摊贩肯定看到了。这话立时被络卿相驳斥了：那摊贩一早上见多少人呢，能描述清才见鬼。

分析来分析去，先把俩人分析住了，络卿相埋怨道：“你犯啥神经，大早上跑那儿吃去。”

“那儿好吃呗，中州一绝，平常也没见出这事啊。”钱加多道。

“可不，有一件就让你撞上了，没监控没目击，你自己又说不清，你准备怎么找啊？”络卿相问。

“咱们警方不是有天眼吗？周边出口一查监控，不就查到了？”钱加多期待道。当警察也是各管一片，那种传说中的天眼是他这个层次的警员根本接触不到的。

“大哥，你傻啊，调看监控得有派出所或者刑警队的公务需求，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调出来啊？”络卿相否决了。

“那不是有那种什么体貌恢复什么的？”钱加多问。

络卿相更为难了，嗫嚅道：“重大或者恶性案件才有可能起用描摹师，全市都没几个，今天你要被捅残或者被杀了，啧，差不多就能请动他们了。你光丢个手机，派出所都不立案的，可能吗？”

“敢情我手机就白丢了啊？”钱加多怒了。

“基本是白丢了。”络卿相两手一摊，耸肩道，“你是110的，你不知道？每天丢手机、丢电单车、丢电瓶、丢钱包的有多少，案值太小查不过来呀。哎，你要用个昂贵手机就不一样，案值十几万就好说了。”

钱加多一把掐住络卿相，这回是真怒了，恶狠狠地道：“今天我他妈掐死你犯个大案得了，嫌我丢得不够多是吧？”

“等等……我想起来了，快……快放开。”络卿相急切地掰着钱加多的手。钱加多一放，他脱口道，“你手机微信和支付宝里的钱多不多？”

“哎呀妈呀……我绑着银行卡呢，不会有事吧？”钱加多吓了一跳。

“赶紧去补卡，别交了智商税再让人家收割你一回脑残税。”络卿相提醒道。

“坏了，丢人成丢人plus了，人丢大了。”钱加多一拍脑门，不容分说拽着络卿相就走，两人朝最近的营业厅止损去了……

嘀嘀……付款成功。

一男子提走了柜台上一兜子烟酒，大大方方地走了。

出门，同伴就跟上了，成了一高一矮俩男子。

“雕哥，现在哪儿都是猫眼，咱这……”高个子紧张道。

毕竟是刚才小吃摊上骗来的手机，花人家存的钱心虚不是？

那矮个子不屑道：“现在丢个手机谁报案啊，就算报了也没人管，钱都转到手机卡注册的微信上了，一会儿花完把卡一扔，屁事没有。”

“那卡是我身份证办的!”高个子怒了。

“所以才没让你去花钱呀。对不上证据，不能成立。”矮个子道。

哟，一想似乎也对，高个子怔着落后了几步，又追上去问：“雕哥，你咋知道人家的支付密码？好厉害啊。”

“他付款时我瞅见了，要不还不临时起意弄他手机呢。哎，我说憨炮儿，你好歹也是当贼出身的，手脚也忒不利索了啊。”矮个子道。

“哦哟，这不坐了一年局子，技术退化了嘛。哎，雕哥，咱都出来有段时间了，你不说带我发财吗？不能老这么晃荡啊。”高个子道。

前行的矮个子撇嘴道：“咱们住里面不知道外面啊，这打黑除恶，把组织打得四零五散的，怕是都窝起来了，一时半会儿不露面也正常。”

得嘞，暂时找不到组织落单了。这让高个子很郁闷，有气无力道：“看来又泡汤了，雕哥，要不咱们自己干吧，组织上要抛弃你老人家不联系，那我不也跟着瞎啦？”

“不会的，本来人就缺，这要出点事进去一部分，人不就更缺了？”矮个子道。

高个子放心了点，又忙不迭地追问：“哎，雕哥，你在组织里啥职位呀？”

矮个子白了他一眼，没理会这个碎嘴贼兄弟。

哟，窥探组织秘密这是不行的，高个子晓得了失误，自拍了几下嘴巴，道:“这个不能问啊!不过雕哥，我总觉得不太靠谱啊，比如说我们兄弟都是贼，免不了有时候同行间也相互偷。您那组织呢，都是骗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江湖上混，得多留个心眼，他们不会骗你吧? ”

站定了，矮个子侧眼看着高个子，笑着问:“你说呢? ”

黑布鞋，工作裤，还是监狱里的行头，破夹克还是夜市上淘来的，高个子看看兄弟，看看自己，瞬时明白了，直道:“也对，咱们没什么可骗的，顶多拉上咱们骗人去。”

“这不就对了? 咱们经过监狱历练，不拉咱们，他拉谁能放心啊?走，快点。”矮个子道。

“还干吗去? ”高个子问。

“手机一卖，不又多笔钱吗? ”

“那微信里你再多转点不就行了? ”

“给你再上一课，当骗子不能吃干挖净，你要转人家几万那真得被警察往死里追，丢上个几千他不值当，韭菜得一茬一茬割，不能连根刨……那话怎么说来着? ”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

“差不多，骗人留一线，日后好再骗，懂了不? ”

“哎，妈呀，雕哥，你太有才了。”

两人扯着，进了街边一个招牌用凌乱字体手写着“收售、寄卖二手手机、办卡、修手机”的小铺。看样子交易很顺利，一眨眼工夫就出来了，又一眨眼，两人钻进了出租车，消失了……

咚咚敲门声，随着一声拉长声音的清脆的“报告”。

办公室里，一位便装的男子自屏幕收回视线，抬起头来。外面喊报告的女警推门而入，敬礼道：“刑事侦查总队第七大队警员娜日丽奉命报到。”

“咦？我认识你。”在座的男警一眼看去有熟悉的感觉，却一下子想不起来。

“你在突袭组待过吧？虚拟货币传销案抓捕那次？”女警眼睛一亮，想起来了。

“哟哟，可不？那时参案人太多，光认识人不知道叫啥……坐，我名字好记，陆虎，三队的。坐，坐，我给你倒杯水。”叫陆虎的警员起身，忙乱地倒了杯水，客气地放到了娜日丽的面前。娜日丽正好奇地看着奉调单位的环境，窗明几净，崭新的电脑和隔间，抬头还有一块百寸大屏，让她不由得感叹：“新单位就是好啊，比我们队里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那是，还轻松呢，这儿跟过年假一样，我都快闲了半个月了。”陆虎道。

“不能吧，队里跟我说有重要任务，总不能是休年假吧？什么案子？”娜日丽伸着脖子看陆虎的电脑屏幕，是刚播放完的回传的影像资料，似乎是一处收售二手手机的店铺。作为同行，娜日丽一下子明白了，脱口问，“还有几个外勤？”

“还有俩，程一丁、邹喜男，叫他们老程和大邹就行了。咱们领导你知道，向小园，常上新闻发布会，经侦上那位大美女。”陆虎指指向小园所在的位置，又悄悄告诉新人，“咱们领导包括咱们都是插进反诈骗中心来的，原领导俞主任可不怎么待见咱们。”

“都是办案，有什么待见不待见的？”娜日丽不解。

“你不知道，咱们这次办案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确定的案情，应该是一项特殊任务，反正我是不清楚。就连咱们的小组名称，向组长也给冠名了个‘X小组’。俞主任一般不来，一来就喷几句凉话，我感觉呀，没戏。”陆虎道。

这把新人娜日丽直接给整蒙了，想出声再问，向小园推门而入了。娜日丽起身报到。向小园笑笑，看看这位干净利索、短发飒爽的女警，出声道：“不错，等外面收工的回来互相认识一下，多磨合磨合，将来出警有默契。”

娜日丽应了声“是”，没敢多问。向小园走到了陆虎的工位边，随口问道：“今天什么情况？”

“那俩货乘了一趟公交，到十几公里外五纺胡同喝羊汤，又是贴二维码骗钱，今天还捎带骗了部手机……您看，这俩货损着呢。”陆虎放着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跟踪影像：前后不过十几秒的工夫，那个胖子付款，纳闷，然后说了句话，手机就到嫌疑人手里了，再然后就跑。奇怪的是那胖子也不追他，却往岔路上跑了。

没有声音，看得人云里雾里。陆虎解释了一遍这个骗法。向小园恍然大悟道：“这是通过制造思维盲点的方式行骗，和公交车上喊抓贼，借手机打电话是一个路子。”

“对。”陆虎道，“那种方式是骗子佯装手机丢了，借别人一部手机打自己的电话，这个时间点掐好，打通的时候车门方开，偷手机的跳车就跑，然后丢手机的马上去追……其实一追一跑的是同伙，那位出于好心借给骗子手机一下子回不过神来的，手机就永远回不来了。”

听得向小园唯余苦笑，感叹道：“要回过神来，把手机还你，是正常借，回不过神来，就骗成功了。即便事后抓住他，他也一口咬定是借的手机。我们在正常环境里长大的，再聪明也得着道啊。”

“向组长，这得跟到什么时候啊？这一对家伙自打出监狱门，头天就犯事，不是偷就是骗，总不能咱们一直跟在他背后‘保驾护航’吧。”陆虎道。

“先跟着吧，确定不是目标了再抓回来很容易。”向小园道，然后心事重重地走到自己的办公位置坐下来，开始埋头看一堆案卷了。她的办公隔间里，案卷已经堆了齐桌高好几摞，看得娜日丽直咋舌。

“你不说没目标吗？这不是？”娜日丽小声问陆虎。

“咱们好歹跟大案的，而且这里又是全市反诈骗中心，你看跟的是俩什么货色。”陆虎找着文档，一点打开，高个子的是盗窃罪，服刑一年，姓包名神星，绰号憨炮，惯犯。另一个矮个子长相平平无奇的犯的罪更轻，非法经营罪被判刑十个月，姓王名雕，绰号傻雕。

娜日丽看到这个绰号时，没防着“噗”一声笑出来了。陆虎赶紧捅捅她胳膊。她惊得捂着嘴，不过还是忍不住哧哧笑。

一个小蟊贼，一个小毛骗，确实让这班见过大场面的警察有点大失所望了……

无路可循，另辟蹊径

“哎呀，这丢人真成丢人plus了!”

换了新手机，补了卡，重新登录，一看余额，钱加多痛不欲生，一巴掌扇向了自己肥嘟嘟的腮帮子。这真叫屋漏偏逢连阴雨，微信里的两千多块被转走个整两千。

“我查查，这俩龟孙转我卡里的钱了没有。”

他赶紧登录，进入手机银行查看，一看长舒一口气，还好，这骗子还算有良心，没动卡里的。

人的心态总是这么奇怪，东西没被骗走，反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庆幸，都没想过其实那本来就是自己的。

这么个事把钱加多搞得喜怒无常地就这么在营业厅里嚷嚷。络卿相看看四下这么多好奇的目光，实在受不了，拽着钱加多往外跑，跑到门口，安抚兄弟道:“损失不大就好，别嚷嚷，让人跟看猴戏似的。”

“咱俩也就你瘦得像猴，看谁的戏? ”钱加多瞪眼斥道，看络卿相这表情，猛地一把揪住他反问，“什么损失不大? 手机加钱，五千多了，这总不嫌少了吧? ”

“我倒不嫌少，在路上时我仔细一想啊，这中间还有问题。”络卿相道。

“什么问题? ”钱加多不解。

“你看啊，你没和嫌疑人打过交道你不懂，即便抓到人，他也会一口咬定是你把手机交人家手上看付款成功了没有。别跟我瞪眼，你回忆下，是不是你交到人家手上的？”络卿相如是问细节。

钱加多一挠后脑，犹豫道：“是倒是，可是……他是趁我不注意，说看看，我就给他看，他顺手拿着给老板看，然后就发现贴二维码的……是倒是，这就是骗我手机，还转走我钱。”

“可以是骗，但也可以有其他解释，现在就算是找着人，人家要说手机确实拿了，但丢了，你把人怎么着吧？没监控、没证据表明是人家转的账，我想收钱的户名绝对不是骗你手机的这个矮个子。”络卿相缜密分析道，直接把这哥们儿的胖脸分析成苦瓜相了。

钱加多盯着半晌无语。络卿相再问，钱加多咬牙切齿地说：“骗子要都有你这么损，警察还有活路不？”

“你看你这人，别把气往我身上撒，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络卿相道。

“有多远滚多远!你只嫌骗得我少呢。”钱加多斥道。

络卿相也有气了，一指道：“你说的啊，滚就滚!”

“等等，给老子把骗子抓回来再滚!”钱加多一伸手，又把负气想不管的络卿相给揪住了。

络卿相哭笑不得道：“多多，你别这样，你好歹也是警察，跨区，找我这么个户籍警给你抓骗子，还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还不如直接让我赔你手机算啦。”

“给我抓回来，我给你换个新手机。”钱加多不惜代价了。

络卿相眼睛一亮，不过旋即黯淡了，为难道：“你就给我换飞机，我也没这本事啊。”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白穿这身警服了，警察自己的事你都办不了，要是个群众找你，还不更是推三阻四，让人家戳脊梁骨骂你吃人饭不办人事呢？”

“别别……你也是警察，你这不把自己也骂了？”

“骂得好，我觉得我们就该自责，那一溜小吃摊天天有骗子去扫荡，明显就是放任的后果。”

“你别跟我说，我满打满算转正才俩月，这让我背多大社会责任？你以为咱们还是没上编的辅协警，啥办法都敢用？”

“你这还不如人家辅警临时工呢。”

“等等……”

两人话及此处，思维终于重合到同一点了，互指着，互看着，然后相视互喜。钱加多喜上眉梢道：“对呀，都急糊涂了，咋把咱兄弟里这个神人忘了？你说行不？”

“百分之一万行，他就给你找不回来，肯定也给你骗回一台来。”络卿相笑道。

“走，接人去。”钱加多拽着。

“呀呀，等等，我先回所里请个假。”络卿相道。

“干个活儿屎尿多，磨叽。”钱加多骂骂咧咧地拽着络卿相上了车，先回派出所了，不多会儿又驱车离开，看来今天这人丢得动了真

怒，非得找回面子来了。

“怎么样？总不能连建议也吝于给一点吧？”向小园用客气到请求的口吻说话了，对面的俞骏拿着几位外勤的简历依旧在咂巴嘴，摸下巴。

走马上任反诈骗中心，向小园方知道，上上下下背后都叫俞骏“蔫主任”，不多说话，也不多开会，再重大的事情也是惜言如金，三两句就打发了，蔫虽蔫，但处理各类突发案情经验丰富，一直以来在中心及同行里威信都很高。

这样的前辈向小园自然视之亦师亦友了，只不过俞主任实在难以接近，她的请教多数是被泼几盆凉水给泼回来了，估计这次也不例外。当俞骏把娜日丽的简历放下时，向小园已经做出了如是判断。

“你一定判断到了，我会打击你的热情。”俞骏笑眯眯地突然来了一句。

一下子戳到了向小园的真实想法，向小园一惊，笑着掩饰道：“怎么会？我只是做好了被打击的心理准备。”

“那你错了，我这次不会打击你的热情。”俞骏道。

向小园一喜：“谢谢俞主任。”

“不用谢，还没说完呢。虽然不打击你的热情，但我得笑你的无知了……你选拔人员，年龄放在三十岁以下，往年轻化走这没错；未婚单身，没家庭琐事拖累好干活这也没错；有一定网安知识基础，面对新型犯罪有可能需要这样的人，也没错；有三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没错。”俞骏点评着，连说数个没错。

这把向小园听蒙了，好奇地问：“那什么地方错了呢？”

“因为没有错，就会成为最大的错误。”俞骏道。

愕然了，蒙傻了，向小园眨着美目，实在理解不了俞主任的判断方式。

“这么说吧，老程，部队转业回派出所一直工作至今；邹喜男，特警队退役一直在反扒大队工作至今；陆虎、娜日丽，两个刑警。这四位能力我不置疑，可这样的人，隔着二里地就能闻到他们身上的警察味，这种人都不用脑子想……”俞骏道。

向小园眉头一皱，不解地问：“警察味？”

“嗨，小向……衣服这儿。”俞骏看着向小园，突然转了话题。

向小园低头，看看自己胸前，没问题呀，一刹那又回过神来，上当了。笑吟吟的俞骏拿着手机，“咔嚓”拍一张照片，然后连手机递给了向小园，道：“自己看。”

照片清晰而靓丽，不过向小园可没心思自恋，看了片刻，似有所悟了，坐姿标挺，表情严肃，怎么看都是一丝不苟。她明悟道：“俞主任，您的意思是，我们自己人身上的警察痕迹太重，会影响到侦查？”

“呵呵，不会吗？”俞骏点了几下鼠标，把电脑屏幕转过来。向小园看着屏幕上的影像，一下子愣了，是分屏了的不同嫌疑人的影像，有慷慨陈词的，有正襟危坐的，有表情肃穆的，有左顾右盼的，当然还有谄媚言笑的，随着俞骏的鼠标所点，走马灯似的换着屏，就听俞骏解释道：“这是历年来我保存的诈骗嫌疑人审讯录像，这么说吧，我不是地域黑啊，每个类型的犯罪嫌疑人多少都有点特色，比如东北前些年流窜全国打砸抢的，那面相凶神恶煞的一眼便知；比如全国流窜

的蜘蛛人入户盗窃，典型的特征是手大，脚弓长，那是从小攀山越岭练出来的；涉毒的、涉黄的、涉黑的都不用说，你瞅一眼也能有那种特殊感觉，但唯独涉骗的这些嫌疑人，无法形容他们的准确特征，或者说，他们千变万化，什么样的特征都可能有。”

俞骏说着，换着屏幕上的各色嫌疑人影像，包括跨国电信诈骗案刚逮回来不久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俊的、丑的，什么样子的都有，不管是行为特征还是语言特征，确实没有一个相似、哪怕相近的点可以让人从中找出某种规律。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骗子本身就是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人，但又不是人格分裂，而是能从真实人格到欺诈型人格自由转换的，这其中应该有某种可循的规律啊。”向小园疑惑地看着。

俞骏一笑，反问道：“那你说，你眼前看到的这些审讯场面，是嫌疑人的真实人格一面呢，还是欺诈型人格一面？”

“这个……”向小园语结了。别说骗子，就其他嫌疑人坐到被审讯的位置恐怕也是瞎话连篇，要分辨这个难度可就大了。

“我一直在试图总结规律，可一直在碰壁。诈骗案发有一定规律，涉众、高科技化、隐蔽化特征很好找，但骗子似乎就没什么规律了，可能是打工仔，可能是农民，可能是一群混子，甚至可能是那些在高大上CBD办公的精英……对付这些入行不久的嫌疑人都已经够让我筋疲力尽了，你说要是个专业骗子，那他的眼力、经验、思维得多高，才能躲过我们现在无处不在的天网和大数据排查？假如真有这种人存在，就假设是金瘸子存在，你觉得就我们这个阵容能对付得了吗？”俞骏蔫蔫地道，明显还是悲观的态度。

向小园好奇反问：“那您觉得，这种人存在吗？”

“当然存在，这些字字诛心的话本可不是电脑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没追回的涉案资金也不会凭空消失。还有这些一次次犯案的底层参与人员，没有精心和策划的组织，翻不起这么大浪来……啧……”俞骏扳正电脑，吧唧着嘴，说到这里语结了。再往下，是他思维无法研判甚至无法想象的层面了。

受此感染，连向小园也觉得自己悲观的情绪越发严重了，好半晌回不过神来……

“前方文化路即将到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从后门下车。”

电脑声音广播了两遍，司机打着方向盘顺溜着一摆一刹车，车准确地泊停在站台一侧，前面哗地往上挤，后面哗地往下挤。接近午时了，高峰时段的城市景象出奇地一致，往哪儿瞧都是人头攒动。

“来了，那不是吗？”络卿相指着站台的方向，拉着钱加多迎了上去。

寸头，蛤蟆墨镜，小红夹克配着大喇叭裤，走起来呼扇呼扇带风，穿着像嘻哈，姿势像二哈，再近点，有点像二流子。那人迎上来第一句便指着钱加多喷着：“怎么了？怎么了？不就欠你两千块钱吗？至于打十遍电话催我来吗？别提这茬儿啊，有了再还。”

哎哟，一下子把钱加多气糊涂了，指着这货噎得说不上话来。络卿相却知道这位朋友品行实在堪虞，挖苦道：“十方啊，认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年就你一点儿都没变，还是这么不要脸啊!”

那位叫十方的仰头哈哈一笑，然后脸一拉凑近络卿相：“哟，秀才，你倒长成二维码脸了，来，我扫扫，看能扫出多少钱来。”

说着就要用手刷络卿相的脸了。络卿相给了个“滚”字，鄙夷地推开了。

“好，拜拜。”十方一摆手，扭头就走。钱加多急得就拽，边拽边着急地说道：“找你有事呢。”

“有事说事嘛。”十方不耐烦地道。

“是这样，我手机被人骗了，还丢了两千块钱。”钱加多说道，一说到这儿开始觉得不对劲。十方瞪着他，挖苦道：“哟？想让还钱找个好点的借口行不行？”

“我没说让你还钱啊!”钱加多被气到了。

“你说你丢了两千，我正好欠你两千，那你啥意思？”十方质问道。

这么一质问，好像也是借钱讨债，钱加多说不清了，一摆手示意络卿相道：“弄住他，我倒把这茬忘了，今天他给我找不回来，不还我钱我跟他没完。”

“嗨……干什么？你们这是非法逼债啊。”十方被两人挟住了，急切地道，不过很快放松了，等到确认钱加多确实是丢了手机又丢了钱，完全放松了，再听到两人是束手无策才把他请来，这货放松到不可自制了，就像络卿相初闻被骗一般，笑得浑身打战，吊着被拎的俩胳膊直跺脚。钱加多和络卿相一使眼色，同时放手，这货一个不防，吧唧一屁股坐地上了，都顾不上喊疼，笑得蛤蟆墨镜都挂鼻梁上了。

直等他消化掉这个笑料，络卿相才踢踢他问：“笑够了没有？”

“差不多了，哎，多多，你这智商经常被侮辱，应该习惯了呀!这种睁眼黑骗局常见啊。”十方站起来，拍拍屁股。

不到难处不求人，钱加多憋着怒气，愤愤道：“要被你侮辱吧，看在认识这么些年的分儿上我也就忍了，不能谁都侮辱我呀？”

“哎哟，这话中听，被兄弟坑无怨无悔那叫义气。可这事办得不对呀，你找他有屁用!”十方一指络卿相道。

络卿相挑衅道：“哟，找我没屁用，找你肯定有屁用，那你这个屁倒发挥下作用啊。”

“必须的啊，多多兄弟的事我哪能不帮啊!要是你我都懒得搭理……哎，咋？不服气呀？派出所同志查不到监控，进不了数据库，就没治了吗？基层民警同志，是不是太基层了没权限，遇这事傻眼啦？那你问我呀，我一定不耻回答你。”十方回复挑衅比挑逗还气人。

这话直气得络卿相咬牙切齿：“别逼户籍警跟你翻脸啊，信不信老子把你户口销了？”

“卧槽，把这茬儿忘了，有两下啊，威胁到我了。还真是啊，现在市里户口升值了，要不我找俩急着落户的，你给办办？”十方拉着络卿相期待地问。络卿相甩开袖子，躲远了。这头的钱加多拽着十方道：“别挤对他，刚转正就把他送进去，你送饭去啊？别跑题，到底咋找呢？”

“好好，不提这个，说手机和钱的事，办事我得提条件啊，一顿饭总得管吧，这都到饭点了。”十方道。

钱加多不耐烦地摆手：“管了，管了。”

“还有，别带这货，我瞅他不顺眼。”十方指着络卿相又提条件了，回头郑重提醒着，“别跟着啊，这种独门绝技可不能让你偷学了。”

“我还就跟着，你咋的吧？”络卿相犟上了。

“看看，你也好奇我怎么找回来吧？”十方得意了。

“少来了，我跟着是严防多多再上当，被你骗吃骗喝加重损失呢。”络卿相警示道。

“不信邪是吧？要是找回来，你替我还多多两千块？赌不赌？”十方叫上板了。

年轻人心性，实在是不信邪的，络卿相一指，道：“找不回来，你还钱，再给多多买个新手机，我就赌。”

啪的一拍巴掌，斗十方一揽钱加多，道：“听见了吧，多多，债务已经转移，以后别找我要啊，今天我不但给你找到这个骗子，而且教你怎么侮辱一下某些人的智商啊。”

“先别吹啊，今天敢不履约，我们俩不侮辱你智商，但绝对侮辱你肉体。”络卿相警告道。

“好找吗？这么大城市。”钱加多看看午时已到，视线里人头攒动的，实在让人缺乏存在感，要在这芸芸众生里找到一个人，希望恐怕越来越渺茫了。

“风马燕雀谁打头，金评彩挂我为首……交给专业的人你放心吧。”十方安慰道，那张比骗子还可恶的脸上，看不出一点儿担心来。

“有啥光彩的？人渣堆里长本事了，能扮江湖余孽了。”后面跟着的络卿相嘟囔了一句，加快步子和两人并行。

虽说对这位鄙夷加不屑，但基于他以往的事迹，络卿相又不得不好奇，听说这货在大学就冒充过辅导员推销书，干的那事学校都不敢处理；败露后他又开了个泡妞搭讪培训班，堂而皇之地收费，一度热闹到被学校取缔；还有更神奇的一件事是他帮着一个网上被骗钱的女生，反过来把被骗的钱又骗回来了，这个人包括他的名字都让人感觉稀奇古怪。

噢，对了，他姓斗，姓比人还罕见，行事一贯不拘一格，这不，找了家饭店坐下一点就是四五个菜，吃得满嘴流油，丝毫不顾忌钱加多幽怨的肉疼表情。络卿相看这吃相实在牙疼，斗十方这是救人于水火还是趁火打劫，实在不好说了……

满眼疑云，贼骗隐形

“老程，大邹……这儿，这儿……”

陆虎扬扬手里的勺子。端着饭盆的两位同事闻言朝他和娜日丽走来，一位年届三旬，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另一位年龄和陆虎相仿，身材格外壮硕，看那边吃边走的样子，娜日丽没来由地感到一阵亲切，能让她想起队里的那些混灶上的单身汉子。

猜得没错，老点的叫程一丁，大个子叫邹喜男，这一对搭档恰好性格相反，老程只吃不吭声，大邹和陆虎一边白话一边瞄娜日丽，都忘吃了。

不甚熟悉，话题不多，娜日丽随口问了句：“邹哥，不是跟踪吗？怎么还回食堂吃啊？”

“哎呀，就那两根毛葱还需要盯啊，他们办手机卡都是自己的身份证，早定位了……你们别说啊，反诈骗中心的技术是先进，这定位直接在手机上就能瞧到。”邹喜男显摆似的拿出自己的手机，一点程序界面。娜日丽伸头看，两个红点，显示在缩微的电子地图上。

这时候连娜日丽也奇怪了，她出声问：“我以为是个重大任务，一个蟊贼加一个毛骗，有什么特殊地方吗？”

“嗯，没看出来。老程，你说呢？”邹喜男问。

正细嚼慢咽的程一丁瞄了多嘴的搭档一眼，别人以为他有话说时，他却惜字如金，又低头嚼吧上了。邹喜男替他说道：“美女甭介意，老程干追踪盯梢年头太久，已经有失语症状了。”

“没听说过有这种副作用啊。”娜日丽笑道。

“不光失语，没看他见女人都失态了吗？”程一丁却突然不失语了，啧了一句。

陆虎吃了一嘴，一笑给噎住了。邹喜男尴尬地剜了他一眼。娜日丽倒是已经习惯处在这种雄性环境的尴尬，笑笑未语，方低头又抬头，目光莫名地带上了点欣赏，几近含情脉脉，看得邹喜男瞬间春心荡漾，紧张到这回真失语了。未等他反应过来，娜日丽突然问：“邹哥，这反诈骗中心里的经侦美女太多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咱们向组长最漂亮。”

“不不，我觉得……你最漂亮，那种英姿飒爽的漂亮。”邹喜男白话道。

“那向组长呢？”娜日丽问。

“老板着个脸，这领导吗，我得看她脸色，哪顾得上看她脸？”邹喜男道。

含情脉脉的娜日丽噗地喷了，陆虎一下子也笑了。邹喜男以为自己成功给美女留下好印象了，正傻乐着呢，又觉得对面娜日丽和陆虎的眼神不对劲。他蓦地回头，惊得差点打掉饭盆——不知道什么时候向小园端着饭食，站在他背后。还好他脸皮够厚，赶紧让位置请道：“向头儿，您坐，我们正在讨论案情呢。”

“来，你也坐……称呼不要用您字，显得多生分。哎，大邹，给你的新任务。”向小园坐下，姿势端庄，确实属于自带高光的那类女人，连娜日丽也没来由地觉得有点拘束了。

一听任务，邹喜男赶紧道：“您说，保证完成任务。”

“已经完不成任务了，不要用‘您’字，而且，以后不要看我脸色，说话讨论可以随便一点，能做到吗？”向小园道。

“能。”邹喜男尴尬赔笑道，回头狠狠瞪了陆虎一眼。

一有领导来就拘束了，这位年纪不大的组长，在座的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瞧见过。她属于那类学历高得吓人，一入警籍，警衔又高得吓人的。她的起点可能比大多数基层警察干一辈子能达到的终点都高，这种人，怎么可能随便了？

“娜娜刚加入，咱们小组渐渐成形了……老程进组最早，多带带年轻人，包括我。”向小园做开场白了。不过问了个闷葫芦，吃着的程一丁只是“嗯”了一声。向小园也不介意，引着话头道：“大邹，你说说感觉，都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人觉得奇怪，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是很奇怪啊，跟俩蟊贼毛骗，真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啊。”邹喜男大胆说了一句。

向小园赞赏地看他一眼，仿佛没意义恰是她需要的意义所在，目光投向陆虎。陆虎摇摇头道：“我也没看出什么意义来啊。”

“老程，你不会也是同样的感觉吧？”向小园再问。

“你是想找他背后的人吧？”程一丁道。

“哟，看看，姜还是老的辣。”向小园赞了句。

“不好找，这些人有奶就是娘，啥钱都敢想，进出局子都好几回了，犯罪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这种人不应该有特定的老大，谁给钱跟谁干呗。”程一丁说到案情，倒不讷言了。

“很好，这是经验之谈，今天我也给大家揭个底，老程从经验的角度阐述，我从大数据和关联信息的角度给大家这样几个疑点。”向小园放下筷子，有条理地说，“第一，王雕今年二十七岁，进入警务档案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十四年前，也就是十三岁，最早是在酒店拎包被逮了，因为未成年，案值又不大，处了治安拘留……我们透过案情想一想，案发地是中州希尔顿大酒店，作案方式是趁客人结算的时候拎起行李，这么小的孩子没人带？或者已经有销赃渠道？”

肯定是受人控制，贼当久了都会教人当贼。自己收赃的作案方式，四位刑警焉能不懂？陷入思索时，向小园继续道：“第二，他被拘留过不下十次，其中有七次记载是交了罚款被领走的。这些记录我专程调阅过，时间太久又没有上网，所以只有最原始的记录。但据更确切的警务记载，他父亲王成是个建筑工人，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已经工伤死亡，他的母亲是和工伤赔偿一起消失的，能查到已经迁居到海滨

市，两人已经断了来往……那问题就来了，数次交罚款领走王雕的人是谁？这个记录啊，留的是他父亲王成的名字。”

邹喜男看向小园思索，提醒道：“组长，早年基层管理没这么规范，大部分小案、小事都是罚款教育了事，那时候经费一部分就得从这里头出不是？”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质疑过去的管理问题。继续第三个疑点，我找到了有关王雕的四份原始笔录，分别契合近年艺术品诈骗案、零元购非法集资案、保健品诈骗案，还有最近的一次非法经营罪，是给保健诈骗的团伙提供三无产品……四份口供你回头研究一下，反正就是自己文化低，不懂法，干了什么呢，自己不清楚；上线是谁呢，他也不认识，前后询问笔录高度一致，所以只能认定为普通参与，量刑很低，仍然刑事拘留、拘役，最近这一次最长，十个月有期徒刑，都算累犯从重判了。那问题就来了，一个人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都不可能，王雕都不止两次掉到诈骗案的坑里，要说不是蓄意、主动地参与，我都觉得说不过去啊。”

“诈骗案层出不穷的问题就在这儿，取证难，人员多，能达到量刑标准的却又不多，而且审讯就是个心理战，可恰恰骗子们比谁都熟悉心理攻防，张口就是瞎话不带眨眼，审他们比审毒贩还难。”娜日丽插了一句。

“很好，进入角色很快。”向小园赞了句，继续说道，“第四个疑点，王雕服刑的地点是月山监狱，监狱里无亲、无故、无友的服刑人员不在少数，得靠劳动赚取基本生活费用，而王雕呢？进去就有人给存过一笔钱，一万块，在监狱里过得很滋润，出狱这不都捎带认了个小弟……疑点就在这儿，他认定的案值都不够一万块，有人居然给他存了一万，转钱方，居然是一个涉嫌洗钱的支付宝企业账号。”

四个疑点，像醍醐灌顶，可解决一些小问题，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这样的毛骗如果真的是一次又一次蓄意犯案，然后再抵死不交代扛着罪，一次又一次骗过警察的侦查，那这可能是个团伙分工，可能有个操纵的老大，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策划……不管哪一种可能，都是件细思极恐的事。

五人小组第一次碰头讨论，陷入沉思，都忘记面前的午饭了……

第一家，没有。

第二家，没有。

第三家出来，钱加多的信心一点儿都没有了。

不怨多多，络卿相没想到斗十方吹得天花乱坠，第一件事仍然是找监控，没有权利去查公交、公安检查站以及交通监控，他就是找胡同到公交站周边的小商铺里的监控。那些私人装的监控不是根本没开机，就是角度不对，都照着自己的货架呢，谁照路上呀!

“唉……十方，这样不行啊，多大的地方啊，能那么方便让你找着人？”钱加多跑不动了，拽着斗十方道。

斗十方回头，半摘墨镜，翻着白眼问：“那你说不找了，我就不找了。”

“可你这……”钱加多又不敢说，生怕这货真白吃完一拍屁股走人，那事他肯定办得出来。

络卿相插话道：“你不是有独门绝技吗？怎么也和我这样的基层民警一样呢？”

“施展绝技总得有个准备，我总得知道对方长啥样吧。”斗十方一甩两手，做了个很牛的POSE，不过被络卿相鄙视了，直接质疑道：“这胡同七八个出口，你知道他从哪儿进，从哪儿出？”

“想想也知道啊，人分三六九等，胃不分等级。首先到这个脏巷胡同里吃老羊汤、羊杂、胡辣汤的只有一种人——老中州人，对不对？”斗十方道。

“对。”钱加多道。这是肯定的，越正宗的小店越不起眼，能摸到这种犄角旮旯找美食的，都是本地熟客。

“有可能驾车，有可能坐公交来，也有可能步行来……骗手机贴二维码都是穷极了才干的事，总不至于两人还有车吧？步行呢，可能性也不大，那意味着他们就住在附近。如果是生人倒无所谓，但要是老中州人，免不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也不方便在家门口作案啊……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乘公交来的，对吗？”斗十方问。

被说服了，可心不服，钱加多无言以对，愤愤道：“那你倒找着啊，别好马都在腿上，好汉都吹在嘴上成不？”

“这不正在找吗？肯定熟悉胡同，肯定在距离胡同口最近的公交站点下车……这个站点，应该没错，这一带……”斗十方观察着街道两头，自站点到胡同口有几百米，外层的楼宇掩饰了脏乱差的胡同环境，可这里并不是规划路面，一多半是自建房屋，这可怎么找？

“方向错了，我们找小卖部、烟酒店是不对的，那些老板都盯着自己的货生怕被偷，不盯人。而且这俩惯犯肯定会刻意躲开摄像头。”斗十方若有所思道。钱加多和络卿相正腹诽着，不料斗十方一指另一个方向道：“那儿，那儿说不定有。”

咦？是家家具店。络卿相一下子怒了，喷道：“你刚才饮料是不是灌脑子里了，家具店怎么可能有？”

“家具店不怕偷，而且摄像头朝外的多，搞好服务嘛，看见有顾客立马就迎出来。走。”斗十方带着两人向刚才漏了的家具店踱去。走到近处，钱加多眼一直，哟，还真在门头上瞧见一个球形的小摄像头，再走近点，店里的人已经发现了，有人起身迎在了门口，掀起了帘子。

斗十方头也不回地一掏络卿相口袋。络卿相一捂，紧张道：“别乱用我的证件。”

“这证件给你都白瞎了，还傻了吧唧给人家介绍你是哪个派出所的，笨死你，看我的。”斗十方小声道。到了门口，他扬着证件，表情严肃地一晃，声音低沉地道：“刑警队的，办案，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监控，我们在追一对逃犯，今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在这一带出现过。”

那女服务员听蒙了。斗十方见她发愣，又一嗓子吼道：“快点啊，发什么愣!”

服务员不敢怠慢，领着斗十方进去了。电脑就在吧台处，监控一翻，时间点准确，一快进，斗十方一声口哨示意着门外等着的两人进来。钱加多急急凑到电脑屏幕前，眼睛瞬间睁大了一圈，而络卿相可有点垂头丧气了。

屏幕上一高一矮两男子，正勾肩搭背地路过此处，被摄像头拍了个正着，看钱加多的表情，不用说，正是那一对贼骗显形了……

“我们接着刚才的讨论啊。其实还有一个不算疑点的疑点，我之所以在一千多个嫌疑人里挑中了王雕，还有一个原因，以经侦手段，居

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经济往来，银行卡，没有；大额消费，没有；在当下这种社会条件下，电子记录居然是一片空白，实在让我好奇。”

办公室里，午饭没吃好的众人继续吃，向小园站在走廊中间来回踱步，话题仍然围绕着王雕展开，数个疑点把跟踪未果的刑警们的兴趣成功激发起来了。

陆虎开口问：“如果这样的话，理论上出狱应该有人接风，也应该和团伙成员碰面了啊，可我们跟了有二十多天吧，除了见这俩坑蒙拐骗，没见其他人啊。”

众人点头。确实是个跑单帮的小骗子。程一丁犹豫片刻插了句：“这个其实也合理，往前数一年，是我们市对涉众类诈骗打击最严厉的时候，团伙四零五散，说不定他的同伙后脚进去了，找不到组织也有可能嘛。”

娜日丽一笑，竖着大拇指赞了个：“我同意程哥的意见。”

“那我们不抓瞎了？”陆虎道。

“也不尽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组织肯定人手奇缺，如果再组局，以王雕混迹十几年、口风又很紧的履历，会不会被招募呢？”向小园道。这引起了一阵笑声。大家今天才发现，这位外表冷艳高傲的女警官，也有着促狭的一面。

“我好像明白了。”邹喜男笑过之后明悟了，出声道，“组长，您的意思是，从这个小骗子身上找到连接团伙或者幕后的线索？”

“对，这是我们经侦和刑侦的区别，刑侦是找疑点，固定证据，扩散侦查；而我们呢，只要找到一个疑点，就会死盯着这个疑点摸清吃透，再根据这个疑点辐射数据的指向，关联到其他嫌疑人……有个六

度空间的理论是，地球上完全陌生的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隔着六个人就能建立联系，反过来想，其实每一个团伙的主谋和参与者之间，可能相隔都不到六个人。我个人觉得吧，只要我们把盯上的每一个嫌疑人摸得透彻见底，那我们最起码能摸清这个所谓骗子江湖的轮廓。”向小园道。

话音落时，啪啪的掌声响起，很突兀。众人齐齐侧头，却是俞骏主任鼓着掌站在门口，笑吟吟地看着众人。向小园邀请道：“怎么，俞主任不想加入一下讨论？”

“太早，没必要。该上岗了，盯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都别嫌烦啊，去吧。新来的……你叫？”

“报告俞主任，我叫娜日丽。”

“跟着老程熟悉一下岗位。”

“是。”

程一丁和邹喜男起身出去了，两人几步之外回头使着眼色。陆虎和娜日丽也跟着溜了。被打断的向小园有点兴味索然，复杂地看着俞骏。这位主任惯于搅局浇凉水，不管这个新建组有多么努力，似乎永远都不在他眼里似的。

这不，俞骏又是蔫笑着看着向小园，故意问：“为什么这么幽怨地盯着我？坏了你一展抱负的好事？”

“‘抱负’这个词用得好，不过没必要啊，以我的资历，不可能对您的位置有威胁，干好了给您锦上添花，干不好是个人能力有限，您为什么老是打击我们的热情？”向小园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挑机会说出来了，口气有点咄咄逼人。

“没有啊，我刚才不是鼓掌了吗？”俞骏无辜道。

“谢谢，但我怎么觉得有喝倒彩的成分？”向小园不客气地问。

俞骏又是眯眼一笑，解释道：“确实有喝倒彩的成分，你们这一代屏幕后成长的键盘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忽略了。”

“什么？又是经验？”向小园有点不服气，最反感别人拿资历和经验压人一头。

“不，缺点是思维方式里没有空间的概念，因为你们把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研判案情，就以王雕为例，他犯案跨两省三市，还有县城，你联网看似乎很简单，一目了然，可在现实中，这个警务可就得跨市甚至跨省了，别说跨省，就溜出中州去作案，你们这么个几人小组，还不立马就瞎喽？”俞骏道。

向小园一下子苦脸了。这的确是实情，追踪盯梢、跨区备案倒不是不可能，但要追这么个毛骗也备个案，恐怕就让同行当笑话看了。再说了，经费问题、车辆问题、人员轮岗问题，一大堆问题肯定在那种时候会马上凸显出来，而且不是她这么一个小组长能解决得了的。

“我相信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就像阿基米德的杠杆理论，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但他没说去哪儿找那么长一根杆啊。”俞骏阴阳怪气了一句，撇着嘴、摇着头走了。

背后，被点拨得没脾气的向小园出声道：“俞主任，您不能光泼凉水，看着我们原地踏步成长不起来吧？”

“不，你能研判出这么几个疑点已经成长了，但你无法了解那种特殊环境里，骗子的行事方式。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信息无法对等啊。”俞骏道。

“骗子也是人，能特殊到什么程度？”向小园问。

“能特殊到人间蒸发的程度，就比如王雕，不管是找到组织还是组织找到他，都会悄无声息地消失，等到再次露面，不是得手，就是失手，但其间发生了什么，可能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你现在是提前盯上知道了行踪，你试试用常规的方式，看看就明白了。”俞骏说道，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点拨，向小园急急回到座位上，输着授权密码，登录监控后台，仔细捋了下王雕和包神星的行进路线、出现地点，然后通过常规的交通监控、公安检查站监控、公交系统的监控，数个分屏她操作得行云流水，然后结果把她看傻眼了。

这一对贼骗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公共监控，公交车上都缩着脑袋找不着人。两人全市溜达二十几天，被公共监控拍下的画面几乎没有，不用说，这是常年犯案练就的反侦查能力，只是高到这种程度就让向小园头皮发麻，如果是无声无息消失，万一外勤跟丢了，那再找到人可就难了。

一念至此，向小园急急拿起手机，刚要拨电话，电话就进来了。她放到耳边一听傻眼了，真让俞主任说着了，程一丁汇报追踪手机信号消失，他正准备通过监控系统在最后消失的地点找人……

行外有行，网外之网

寻人启事：师佳迪，男，六十六岁，身高一米六六，长方脸，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和抑郁症，走时上身穿灰色大衣，下身穿深灰色大纹

花哔叽裤，中州口音，6月6日出走至今未归。有知情者请拨打电话134××××××××(微信同号)，重金酬谢。

金河公园的外墙处，间隔十余米就有这样的寻人启事。这个启事看得包神星有点迷糊，王雕却是喜上眉梢，边看边拆着手机卡，旧卡随手扔进了草丛，新卡换上开机，注册微信，然后输着号码，叮声提醒有新的联系人。

他输着信息，且走且乐。包神星在背后跟着好奇地问：“雕哥，这啥意思啊？”

“你不是想入伙发财吗，这不上面联系啦!”王雕笑着道。

“这……啊，我明白了，寻人启事就是你们的联系方式啊!”包神星恍然大悟。

王雕道：“干我们这行，用手机号基本就没超过一个月的，总得有联系方式嘛。”

“哦，那别人要打那个手机号呢？”包神星问。

“不通，只有微信通。”王雕道。

“我说呢，六十六岁，一米六六，6月6日出走，哪这么巧？”包神星道。

“名字，还有照片没发现吗？”王雕回头笑问。

包神星一咧嘴，一咬指头，难住了。他喃喃道：“面熟啊，一下子想不起来。”

“笨蛋，名字师佳迪，意思是‘是假的’；照片嘛，是关二爷的照片P出来的。关二爷是什么？义气，又是财神，连在一起呢，‘一起发财’，口彩不错吧？”王雕释义道。

“哟，高明。”包神星想想，这可比什么联系方式都安全。他顿了片刻，落后了，又赶紧追上雕哥的步伐。有了组织召唤，两人可是分外高兴，新卡转走了包神星手机里的钱，捎带着连包神星的手机卡也给换掉了，据说很快组织就会来人接洽，得拾掇拾掇像个人样，别让人嫌弃不是？两人出了公园路一带，就近找着小商品城，抓紧时间购置行头去了……

五纺路上，钱加多、络卿相跟着斗十方的脚步，走出了两三公里。斗十方一直在看地图，再准确点是在看公交路线图，看得专注到后面俩人不敢打扰。

不过钱加多实在没有步行过这么多路，已经走得龇牙咧嘴了，终于忍不住一屁股坐到路边长椅上了。

“十方，盯着天网找着人也得几天，还得七八十来个人一起找，难不成你手机4G网比天网还厉害，瞄瞄就能找到这俩人？”络卿相挖苦了句，坐到钱加多身侧了。

“哦，把你俩忘了。”斗十方回过神来，和两人坐到了一起，边操作着手机边说道，“网外有网，你没见过的网未必不管用。”

“吹牛吧，暗网？你也得懂啊，我计算机应用专业顶多算个半吊子，你擦边都不够。”络卿相道。

“那可未必，你有暗网，我有人网，啧啧……找普通人真不好找，找这类货，天网真没我快。”斗十方自鸣得意地操作着手机。络卿相侧头瞧，很普通啊，就是给人发微信，发的就是家具店提取的视频和照

片，附带的文字是：欠个人情，各位大哥帮忙找两个人，这俩孙子把我女朋友的手机摸了，逮着老子非揍他个半死，这俩人应该在西城上马村、铁匠村一带。

这口吻让络卿相哭笑不得，不忍卒视，不过马上又凑近了看。这时候，钱加多也好奇地坐过来了，一看信息内容，愤愤道：“占我便宜!我怎么成你女朋友了？”

斗十方一瞪眼，反问：“那你让我咋说？替警察往回找手机？你不嫌丢人我还嫌没面子呢。”

“算了，算了，女朋友就女朋友。”钱加多为了面子，没脾气地让步了。

络卿相却发现疑点了，啧啧念道：“你认识的都什么人啊？臭蛋、老游、大奔、青狗、洋酒……还有更牛×的，光腚……哈哈，妥妥的黑社会风格啊!”

“这你就不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渣人只能到人渣堆里找……臭蛋是个老痞子；老游是个开游戏厅、网吧的；大奔以前是倒腾驾照，现在倒二手车的；这个青狗厉害，小额贷款公司收债的，打黑除恶关了一年失业了，暂且赋闲。”

“这个老骗，就是个骗子？”钱加多好奇地问。

斗十方发着信息道：“以前是，酒店外头换外币骗老外的，现在嘛，好像做微商了，反正也是骗，差不多。”

“短毛是谁？用的未来战警的照片，警察？”络卿相瞅着，好歹像个正常的。

“KTV保安。别小瞧人家保安，眼力见儿好着呢，最起码开店那片的流氓地痞，他要么收买，要么收服，否则生意没法干不是？这货干了快十年了，有几把刷子。”斗十方道。

钱加多和络卿相互看一眼，似乎都被斗十方的朋友圈吓住了。钱加多小声道：“兄弟，你交往这么多人渣，别哪天给拉下水啊。”

“我不一直就在水里吗？还用拉？弓匠……哪个号来着……”斗十方随意地说着，翻查着联系人。络卿相随口问：“工匠？”

“哦，一做小五金生意的。”斗十方道。

“哟，好歹有个正常人了啊。”络卿相慨叹道。

“以前加工过弓弩和管制刀具，被拘役过。”斗十方加着注解。一句话又把络卿相和钱加多噎住了，两人干脆不问了，只待斗十方连发了二十多条信息，一握手机，在等“人网”的运算结果了。

络卿相心里的疑惑还未解开，他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判断人在上马村、铁匠村一带？”

“家具店路过是六点四十六分，那里离公交站的距离是五百多米，不到一公里，正常每分钟的步行速度是六十到一百米，那么公交车应该是六点四十到站，这个时间点有29路、33路两路，33路是从火车站方向开过来的，咱们中州特殊，火车站离市中心不远；29路呢，始发站就在上马村一带，那儿是个近郊村，基本上每天拉的都是进城打工、上班的。”斗十方道。

“那为什么不能是从火车站刚下车来呢？”络卿相问。

“行李呢？空手从哪儿回来？回来就为来这儿贴二维码骗俩钱？”斗十方问。

不太可能。络卿相闭嘴了。钱加多反问道：“那为啥不能是半路上车的？”

“33路经过的是车站路、金鼎路、文化路，然后到五纺路，沿途几乎没有什么普通小区，都是商业路，有也是高档小区，他们要转这么大弯，那我就瞎了；29路从上马村直接进开发园区，那一片都是老城区刚拆迁的，也几乎没什么人了，它是绕进五纺路，然后通向东城开发区，其实就是为工厂开的路线。你们说他们俩住在什么地方绕路去乘这班车？大清早的这么冷。”斗十方问。

这种分析钱加多可不擅长，他挠挠脑瓜，反驳不上来了。络卿相又要再质疑，斗十方的手机叮了一声。拿起来一瞧，斗十方笑眯眯地亮在络卿相的眼前，道：“叫，快叫个床，叫服不服吧？”

微信里，斗十方备注名“老骗”的发来信息：矮个儿叫傻雕，应该在上马村那一片。

斗十方飞速地回着：具体点，什么路子？

片刻回信了：以前我同行，千子，很出名，听说早进去了。

这条刚回，“青狗”的信息也来了：高个儿叫憨炮，是个贼，混过KTV。

三个人头碰头看着手机里的信息，混社会的也仅限于知道对方的诨号，大名是叫不上来的，不过已经够了。那位“青狗”还真是神得紧，还讲出了高个儿贼在KTV勾搭小姐吃软饭外带偷客人东西的逸

事，后来被人揍到差点生活不能自理，也就因为这个，此人他记得很清楚。

“多多，看来这笔债务真得转移到络警官身上了，哈哈。”斗十方收起手机，往公交车站方向走，接下来肯定是驾车去上马村找人了。络卿相有点郁闷地剜了眼，愤愤道：“找回来再说。”

“被我盯上，想找不回来都难。走了，走了，开多多的宝马车遛圈去。”斗十方前行着。钱加多追着他的步子问：“千子是什么意思？”

“骗子的意思，这是骗子对自己的谦称，比如小姐总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坐台的吧，妈妈桑介绍也是说美女，不能直呼小姐嘛。”斗十方笑道。

“那我手机能找回来吗？卿相说应该早卖了。”钱加多又道。

“卖了赔呗，他要有本事消化了算我们倒霉，要消化不了被人堵上了，就该着他倒霉了。江湖规矩，吃少吐多，只多不少……咦，你俩怎么了？”斗十方说着说着不见人了，一回头，两人站他身后发呆呢。

略一想便明白了，斗十方竖着中指训斥着两人：“瞧你们那点出息!当警察当傻了吧？学条例学愣了吧？你不好意思报案，他们敢报案啊？都没人报案，就只能私了啦……算了，算了，指不上你们，一边儿瞧着好好学着点。”

斗十方嫌弃地先行了，两位警察互看了眼，心里惴惴不安地跟上了。络卿相小声和钱加多嘀咕着：“这货是不是加入黑社会了？门儿清路熟得有点吓人啊。”钱加多发蒙，回了句：“瞧人家玩得多溜，我都想加入了。”

三人挤上了公交，返回到吃饭点，开上了钱加多的车，一路直驶向上马村来了……

每个城市都有繁花似锦的地带，同样也不缺满目疮痍的角落，拆到一半的上马村就是如此，坍塌的旧墙、已拆的废墟、在建的楼宇、新挖的地基，以及远处未拆的棚房，还有来来回回的泥土车、垃圾清运车，把这里变成了与亮丽城市成鲜明对比的脏乱差地带。

观测镜里这个环境尽收眼底，三个多小时了没见着人，放下观测镜的娜日丽回头看仍在保持着观测姿势的程一丁，不由得心生敬意。两人此时身处一座在建楼宇的框架层里，可以看到必经之路上的来车、来人，王雕和包神星的居住地就在村里，这里就是王雕的户籍所在地，只不过有户无房，与拆迁无缘，其父王成工伤死亡后，那个狠心娘跟人跑时，把唯一的一块宅基地也卖了。

娜日丽实在怀疑这是不是亲妈，能狠心到如此境地，把未成年的儿子扔下任其自生自灭，最终造就了这么一个屡进屡出的罪犯。

“姑娘，想啥呢？”程一丁点了支烟，随口问。

娜日丽无聊坐着，回道：“我在想这个嫌疑人挺可怜的，一小部分社会原因，一大部分家庭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都是这样啊，往深里去找犯罪形成的诱因，多多少少都有点可怜之处。”

“如果为了面包而犯罪有社会原因，但能吃饱了还去犯罪，那可怜就变成可恨了。”程一丁道。

娜日丽笑了笑，道：“也对，大部分犯罪都是这么演变的……程哥，这俩家伙还能回来吗？”

“不知道，只能等了。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现在还没找着……八成是接上头了。”程一丁思忖道。

“您是指和原来的团伙？”娜日丽激动了一下下。

“肯定的啊，监狱里服刑期满出狱，从犯罪到公安局，到看守所，到监狱，基本就是这些人的人生轨迹……重复犯罪率要达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特别是坑蒙拐骗这些轻罪，重复率更高。”程一丁道。这论调惹得娜日丽哧哧直笑，一问笑什么，难道不相信？娜日丽却说：“大邹说您惜言如金的，这不很健谈吗？”

程一丁呵呵一笑，不解释了。这倒真惜言如金了。娜日丽再问时，程一丁嘘了声，观测了好一会儿，才不确定地说：“把那辆车拍下来……那辆老款宝马，这都第四次在村里绕出来了，不像是村里的车。”

“总不能诈骗团伙还派豪车来接王雕吧？您是不是神经绷得太紧了？”娜日丽随口说道。她从观测镜里看到了那辆白色宝马，喃喃了一句：“老款520，这车当年得四五十万呢，咦，牌照还遮着？”

“骗子还就喜欢开豪车，其实不值钱，租车公司多的是，一天几百就拿下了，干得不赖啊，还遮着牌照。”程一丁道。正说着，他的手一颤，脱口道，“来了，回来了……还好，没溜，看来还没和组织接上头。”

“我觉得就是大惊小怪了，吸引这种奇葩的组织，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娜日丽看着观测镜，摁开了步话呼叫着，“X4号报告，目标返回上马村。重复一遍……”

片刻后，听到了陆虎的声音：“继续监视，这俩够鬼的，从公园消失后，我还没查到他的活动轨迹。”

“应该是……购物去了，好像换了身新行头。”娜日丽回道。

程一丁提醒道：“注意隐蔽，他们进村后咱们再下楼……咦，注意，两点钟方向，那个穿红衣服的……拍下他的体貌，咦？这是准备干什么？”

两位外勤观测的视线里，在王雕和包神星的前方百米开外，红衣服男子和其他两位耳语着，让那两位后退藏到了一截断墙处，而他却背对着王雕的方向，靠着根电线杆，悠闲地点了根烟抽。明眼人一看，这是等那俩呢。而这三人，都是从宝马车上下来的，这其中有什么猫腻，让两位外勤兴奋了。

娜日丽汇报着：“X4号报告，发现三名可疑目标，距离有点远，拍不太清楚……拍下了他们乘坐的车辆，车牌照被遮挡着……啊……”

汇报中断，视线里，那红衣男子和王雕打了个招呼，似乎是熟识，招手叫着王雕。王雕鬼使神差地跟着他往墙后走。从观测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墙后躲的那俩戒备着呢，明显不是好事。这边心里的警兆刚起，那边已经下手了。红衣服的冷不丁一拖一搂，直接把王雕给放倒摁住了，后面的包神星吓了一跳，很没义气地掉头就跑。躲着的两人“嗖嗖”两块板砖就飞出去了。距离那么近，肯定弹无虚发。腿上、腰上中砖的包神星一个趔趄，摔了个狗吃屎，旋即被两人拖到墙后来。那仨围着俩绝对不是接头，红衣男劈头盖脸地一顿耳光扇上去了。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步话里询问。

“不是接头，像是寻仇的，打起来了……不，是目标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了。”

“什么？什么？”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要暴露，我请示一下。”

娜日丽和程一丁互看了一眼，看蒙了。一眨眼，情况又有变化了，似乎也不是寻仇，那红衣男打完，开始搜王雕和包神星了，像抢劫……

君子动手，小人住口

一分钟前，王雕和包神星说说笑笑往村里走，这段路太烂了，出租车根本不过来，两人新衣新鞋的，像一对刚结婚的新郎倌，脸上写满了喜洋洋。

钱加多伸出手，做了个OK手势，那是准备好了。

应着这个手势，电线杆后的斗十方一转身，手指一挟，烟离嘴，唇一努，一声轻佻的口哨吹响了。正走着的王雕和包神星冷不丁一怔，一个穿着红衣、戴着墨镜、流里流气的小年轻正朝他招手。

“雕哥吧？来来，给您说个事。”斗十方佯作向他们走去。

王雕愣着问：“啥事？你谁呀？”

“我这万儿[1]可不响，说了您也不知道……抽烟，给您点上。”斗十方给烟，王雕拒了。包神星倒不抽白不抽。皱着眉头的王雕狐疑地打量着斗十方，犹豫道：“眼生啊。”

“都是张口吃八方，这不有缘才能到一方？这次啊，和您老有缘啦……哎，这个，借一步说话。”斗十方几个细微的表情恰到好处，路边说话不便，似乎只想对王雕一个人讲。

就算再有怀疑，话里这如假包换的江湖味可学不来，他跟着斗十方往路一侧走着，随口问：“安叔让你来的？”

对不上了，斗十方只能笑眯眯地扯谎：“可不？要不您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哪能找着？”

“是不是又塌门了？我们出来这么久也没人来。”王雕发牢骚道。

塌门是生意亏本的意思，用黑话讲，自然是黑生意，斗十方应声道：“门塌户不倒，来年又长草，怕啥呢？”

“那倒是……这个人，我带的兄弟，哎这……”王雕瞬间看到了断墙后的人，愣了下。

没等反应过来，斗十方没熄的烟头顺手往他胸前领子里一扔。他烫得两手连拉衣襟，手没空招架了。斗十方顺势一勒脖子，往断墙后一拖，得嘞，摁住了。

卧槽……包神星吓得掉头就跑。早蓄势已待的两块板砖嗖嗖连飞，嘭嘭两声，包神星哎哟哟扑街了，被奔上来的钱加多和络卿相拎着回了断墙后。

地方僻静，轰隆隆的机械声又不绝于耳，钱加多捋着袖子啪啪几个大耳光，咚咚连跺几脚，包神星疼得哎哟哟求饶：“大哥，大哥饶命!下次再不敢了。”

这头斗十方出手就更狠了，脚踩着王雕的腿，双手左右开弓，噼里啪啦连扇十几个耳光。清脆悦耳的声音过后，王雕一脸红手印子。络卿相呢，一手拿块板砖戒备，生怕两人反抗似的。不过，他拿板砖的手有点抖，现在看来，贼骗战斗力都不怎么样，就怕这俩打得过火出什么事。

还好斗十方有节制，打完收工，拦着钱加多，自己一蹲，墨镜斜斜的，那样子拽拽的，瞅着王雕问："妈的，不老实，今天卸你两根梢条子(四肢)。"

"大哥，兄弟太念作(下作)，黑了招，您是哪路？留一口。"王雕对着黑话切口，同道中人反而有点忌惮了，碰上手黑的，为几百块钱真敢打折你胳膊、腿。

"设托大年子我是你爷，看你这屌样，上辈儿是挑汉彩力子的吧？带这么个货，扑风的雏吧？"斗十方顺手扇了包神星一耳光。包神星哇呀呀吓得只敢嚷，不敢说话。

"大哥眼硬，兄弟认栽。"王雕气势一下子萎了。这几句话，似乎比耳光还厉害，打消了他眼里仅存的不服气。

"吃少吐多，只多不少，这我兄弟，留你一口。"斗十方道。

这是放他一马的意思，王雕赶紧掏着口袋。斗十方手更快，利索地搜身，手机、钱，他连包神星的口袋也掏了。斗十方拿在手里一搓，愤愤道："这三千多，只够手机钱，还转走我们两千咋说？"

"刚从苦窑(监狱)出来，就这么点了。"王雕道。

"手机卖哪儿了？"斗十方问。

“五纺路隔壁金鼎路73号胡同往里一家修手机的。”王雕道。包神星赶紧补充：“那手机老旧了，只卖了四百块钱。”

啪一声，斗十方甩手又是一耳光，连着王雕的手机、钱，全部收罗起来。包神星的老人机太破，直接扔了，装起来时又扔出个五十块，然后脚一踢王雕的脚踝，踢掉了他的鞋，脚尖再一钩，钩着鞋踢了老远。钱加多一下子看明白了，这扔了对方的鞋，在这满是垃圾和水泥渣的路上那就别想追了。他蹲着一使劲，拽了包神星的鞋，使劲往远处扔去。

三个人扬长而去。包神星伸着头看时，只看到了辆牌照被遮着的车。

他蹲下捂着脸小声问：“雕哥，你在监狱不挺能打的？今天咋啦？”

“去去，去捡鞋，唇典说这么牛×的同行，肯定来路吓人呢，哪能惹得起？”王雕怒道。

包神星跳着脚去捡鞋了，边跳边骂着这仨孙子真损，别说追了，光脚踩这种地上都生疼生疼的，还得提防着别被什么东西扎了，捡回了鞋，递给王雕穿上。包神星看王雕惨兮兮的样子，好奇问：“雕哥，啥是唇典？”

“就是切口，黑话，千子这行的黑话特殊，我们能听懂其他人的，其他人听不懂我们的，这是同行。”王雕穿上鞋站起来了，又一个趔趄。包神星赶紧扶着，小心翼翼地问：“我都没听明白啊。”

“设托大年子，是做局逮大生意的意思，他说我上辈是挑汉彩力子的，意思是皮门或者变戏法的出身，我跟你说过的‘金评彩挂风马燕雀’八大门其中的两路。”王雕道。

“那你不是变戏法或者什么皮门的啊，你不说你属于风门吗？也叫蜂，来去一阵风、一窝蜂的意思。”包神星看样子已经过了岗前培训，还没忘呢。

王雕却懊丧道：“我有俩叔辈就是挑汉彩力子的，他怎么看出来的？还有你，扑风的雏什么意思懂不？说你是手脚不利索的蠢贼。”

“诬蔑，这绝对是诬蔑……我已经是即将学成的骗子，不，千子，不是贼了。”包神星纠正道。

看这蠢相，再想想刚才遇事的样，王雕郁闷地讷言了，不再和他说话了。不过包神星倒是殷勤，搀着王雕一瘸一拐地往村里的住处回。两人刚拐进村里，泊在村里不起眼位置，呜地开出来一辆破面包车，在两人身侧一停，车门哗一声洞开，露出来一个面相凶恶的男子的脸。包神星一哆嗦，作势又要跑。

这回可是自己人。王雕拉着包神星上车，坐定。包神星要说话，王雕面相恭敬地说了句：“安叔，遇上了个硬茬儿，吃了个亏。”

“唉，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脑子办事啊？”前座被称为“安叔”的司机道，一挂挡，上路了。包神星赶紧解释着：“不是，安叔，我们是靠脑子办的事，骗了点钱应急，可别人不用脑子，用拳打脚踢报复啊。”

“贼不空手，骗不回头，都被人找上门了，那不还是没脑子？行里行外都是一山高过一山，能人多着呢，都蹲几回了，还没学会低调，又手痒了是吧？”司机道。

包神星再要解释，王雕一把摁住了，恭敬道：“是，安叔，我知道错了。”

“你也就这德行了，知道错也没用。给你寻个活儿，自己个儿糊口去，新盘小年子练练手。”司机道。

这回包神星听懂了，“年子”是生意的意思，“盘”呢，肯定是有做的局，那肯定是已经有现成的钱可捡了。想到此处，曾经对吃喝嫖赌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涌上了心头，憧憬得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王雕留恋地看着残垣断壁的村落，眼里竟然是和身份完全不相匹配的……愁绪。

噔噔噔，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由远而近，俞骏起身，踩着点一拉门，恰巧是向小园僵在空中的准备敲门姿势。看着一脸急色的向小园，俞骏一伸手，制止了她说话，然后示意他坐下，那蔫样子一点都不急，慢条斯理地给向小园倒了杯水，放好，这才开口道：“傻雕跟丢了吧？”

“你怎么知道？”向小园讶异问。

“不都写在你脸上了吗？”俞骏笑道，回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看着向小园笑着解释道，“网络时代赋予这个世界通信便捷的同时，也给了犯罪分子同样便捷的消息传递方式，这个传递消息的途径是无解的，可能是人，可能通过网络，或者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江湖手段，借用一句广告词，叫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你悲观和一直不看好我们这个组的原因？”向小园问道。

俞骏在椅子上摇着，说道：“悲观主义者是个人因素，和职业无关。不看好你们也是个人看法，和职务无关。你为什么总认为我有针对你们的意思啊？你知道这个反诈骗中心多忙吗？每天的诈骗短信拦截，峰值可以达到六十多万条，反骗宣传需要发到各种媒介五万次以

上，我们的人工台每天警示群众的电话要有六千多人次……就这样，还是一直有人被骗。”

“好吧，我理解你的苦衷，但也请你多关注一下我们，不管我们个人认知和层次有多大差异，但我们终结诈骗的目标是相同的。”向小园道。

“同意。”俞骏一拍手，坐正了，直接道，“我其实是不想打击你们的热情，像王雕这种浑球儿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进来。你想想，他基本就是在犯罪、落网、看守所、监狱这几个环境里成长的，彻头彻尾的反社会性格已经形成，如果能从他身上找到线索，早就找到了，真以为那些刑警抓住他后会不下功夫审讯啊？”

“所以我们才换一种方式啊。”向小园道。

“没用。”俞骏摇摇头，“从他扔手机卡开始，就应该是联络到团伙了，很快他就会人间蒸发，你明知道他就是去干坏事，但没干之前你没法抓他啊!那，就像这样，想跟着都难了吧？”

“对，他乘一辆面包车离开了，面包车出了村就拐小路，连进几个城中村，外勤无法跟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走了，车牌居然是假的……一辆套牌车，大白天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走。”向小园语气有点郁闷。

俞骏笑道：“市里的都不行，何况城边？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这个人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了，或者出现的地方可能不会在我们的警务区域。”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向小园道，将手里的东西放到了俞骏的办公桌上。

“太执着就成固执了，这种毛骗真的意义不大，往诈骗组织层面研判，他们知道的也有限。”俞骏道，没有翻开那一摞纸。

向小园笑道：“是其他事，我打赌，会引起你浓厚的兴趣。”

“是吗？”俞骏不信了，这才翻开，一看，皱眉，再看，眉头皱得更紧了，看了半天，刚抬头要问，向小园替他说了：“电脑根目录，X小组Z字母打头文件夹，那里有摘取的全过程。”

俞骏没吭声，果真是兴趣浓厚了，足足翻看了十几分钟，看完眉头都没舒展开，好奇地问：“这是被骗手机的群众，回头来了个反杀，把王雕堵在村口揍了一顿……红衣服的是请来的帮手？”

“应该如此。”

“咱们跟在背后都追得晕头转向，他们怎么一下子堵上了？难道认识？”俞骏判断道，判断得连他自己都不确定。

“如果认识还勉强可以解释，但如果不认识就有意思了。从案发到现在用了八个小时吧，现在十五点四十分。”向小园道。

“那肯定是认识，否则这种钻犄角旮旯的货色，真不好找。”俞骏道。

“恭喜您。”向小园笑道。俞骏看她时，她脸色一变，成嗤笑了：“答错了，再看相邻的文件夹里，我们刚刚找到那辆宝马车的信息，而且找到了其中两位的身份。”

俞骏不信邪地翻着联网共享文件，打开看时，眼一瞪，整个脸差点贴到屏幕上。找到的两个身份信息，一位是派出所的户籍警络卿

相，一位更离谱，110指挥中心的接线员钱加多，那辆车是登记在他父亲名下的。

“天哪，户籍警？接线员？查了没有？他们是不是未经授权登录天网了？是不是查过联网的犯罪信息库？否则那么短时间的骗局里，他们如何定位王雕的准确身份的？”俞骏瞬间怒了。这可能是警察借助社会人员办的黑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问题就大了。

“查了，他们根本没有权限，也没有任何非法或者合法登录。王雕的信息已经被我锁定了，任何浏览都会在后台留下IP记录。”向小园道，脸上的笑意更甚，“俞主任，基于最新的消息，您不妨再做一次判断，您觉得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报仇了，应该庆祝一下吧……怎么，又错了？”俞骏不放心地问。

“对，错了……他们在找手机，您信吗？那部被王雕已经卖了的手机，丢手机的钱加多同志根本没有报案，估计他也不好意思报案。”向小园道。

“不可能。”俞骏不信了，直道，“这些丢的手机会被很快刷机、转售，即便找到收赃的，你没证没据，谁承认啊，就是传唤到派出所里，他们都敢跟警察吹胡子瞪眼。”

“今天好容易看到您判断连连失误，我倒期待您能对一次。呼叫邹喜男，让他把信息传过来。”向小园道。俞骏直接电话呼叫着。片刻后，邹喜男干脆从微信上传回了现场影像。

人来人往的街边，那辆宝马车刚刚泊停，三个人方下车……

“这儿不能停车。”络卿相提醒着。

“知道啊。”钱加多摁锁了车门，还就停了，不过多做了一件事，掏着口袋，一张纸往驾驶位置的车窗上一贴。络卿相惊得眼一直，居然是一张罚单。他瞅瞅钱加多。钱加多笑道：“十方教的，违停的时候自己贴个单，贴单的交警远远一瞅，已经贴上了，他就连车都不下了，嘿嘿。”

钱加多心情大好，揽着络卿相问想去哪儿吃，络卿相苦着脸小声道：“这事干得我心里忐忑不安哪。”

“我怎么觉得是大快人心呢？当警察当得都快把我憋死了……不跟你说了，瞧你这样，没出息。”钱加多训了几句，觍着脸追上斗十方，殷勤问，“十方，其实找不找无所谓啦，卿相说一般都会很快转手……不过没事，我现在觉得很爽了，今儿放开让你宰啊。”

“吃多耽误事，改天吧，一会儿还得干活儿呢。也不一定就都转移，高档点的手机肯定转手，你用的那破手机没必要啊，丢了也没人找……哎，我说多多，好歹是个富二代呢，用手机这么抠搜，买个好的呗。”斗十方道。

钱加多这就不同意兄弟的看法了，解释道：“装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知道不？装穷……低调才是王道，我爸教的。”

“你爸是越富越抠，不想给你买，还拿开了十年的破车糊弄你。”斗十方揭破道。

“我妈说找上女朋友结婚就给我换车。”钱加多反驳了。

“你爸妈合起伙来骗你呢，不信回去质问一下他们，是不是还想生二胎，给你找个争遗产的竞争对手？那样你可就惨啦，装着装着真跟我们一样成穷人了。”斗十方逗着钱加多。这孩子脑回路和普通人不一样，有点二，要不也不会经常不是丢包就是丢手机了。

这不，把人吓住了。钱加多想了想，紧张地喃喃道：“是啊，会不会真有这种可能？”

“别听他扯，你妈都快五十了，你不担心她还害怕呢。”络卿相提示了句。龇牙笑着的斗十方赶紧改口道：“那也不一定，问问你爸是不是有小三，万一有呢？万一小三生一个也有继承权啊。”

“滚!”钱加多斥了句。

“停!”斗十方马上捏着钱加多的脸，“就这个表情，一会儿进去就这个表情，别笑啊，别说话，千万别笑。你丑得有个性啊，不笑像奸雄，一笑就成奸商了，唬不住人啊……就这样，保你手机回来。”

没想到是预演，把络卿相可看得云里雾里，好奇道：“这样也行？”

“当然行了。严肃点……现在你们不是警察，是黑社会特派员，先礼后兵来了。注意要点……进。”

说着，三人并排进去了，狭小的手机维修店差不多给挤满了。进来后斗十方顺手关上了门，正在要一把焊锡的店主抬头愣了，问：“啥事？”

乱蓬蓬的头发，胡子拉碴的店主，两眼无神得像纵欲过度，这种人络卿相了解，多数靠点手艺干点不黑不白的生意，这类人也未必好对付，又是这种没证没据不敢通公的事，只要牙口一紧，谁也没治。

“上午有人来你的店里，卖了台手机给你，多少钱来着？”斗十方问。

那人愣了，眉眼稍一动，不屑地嗤了声：“莫名其妙……马上走啊，否则我报警了。”

表情严肃的钱加多第二幕戏亮相了，拿着手机一放，被踩着腿、脸上红肿的王雕在喊着：“五纺路隔壁金鼎路73号胡同往里一家修手机的。”

声音戛然而止。那男子脸上没肉，连着皮抽了抽，忘了报警了，愕然看着三人，一个虎背熊腰有点吓人，一个流里流气摸不清来路。

斗十方叩叩桌面，提醒道：“你自己看着办，通公架不住，我们也懒得去找警察，手机也不值几个钱，就这个人这样挨一顿，让兄弟们爽一把，咱们两清。”

络卿相咬着舌头差点笑出来，这威胁可比报警厉害，明显见店主脸抽的幅度大了，有点心虚害怕了，估计心里在斗争。不过斗十方可不给他时间，嘭地一拍桌子，吼道：“说话呀!明明好说好办事，非让老子动手啊。”

“哎，别别别……这儿，这儿……”店主一激灵决定了，赶紧弯着腰摸索，摸出了那台手机，紧张兮兮地放在店台上，紧张解释着，“这不手机在这儿呢，我寻思着这手机也不值个钱，都没刷机呢，不过没卡啊……瞧，这不完璧归赵了吗……那个，我那四百块钱……”

别想钱了，斗十方早一把抓起手机，三人呼啦啦直接跑了。傻愣着的店主唉了一声，自认倒霉了。

坐到车里，三人已经笑得不可自制了。络卿相说道：“我去，手机居然真找回来了!多多，手机、两千块都回来了，还多要了一千多……不对，十方还多拿了人家傻雕一部手机。”

“你懂个屁，不拿等人家拍个照、留个影回头找你麻烦啊？”斗十方掏着手机。

“多多，债务别给我转移了啊，都多找回一千多来。”络卿相道。

“这个可以有……不对，得十方说了算。”开车的钱加多道。

斗十方数着钱，严肃道：“债呢还是我欠着吧，不转移给你了，但是……你得写份认书，自拍一张传给我，以后在我面前再翘尾巴，我得有东西压着你。”

“好的，没问题，为了钱，我可以忍受侮辱。哎，要不我多写几份，就按这个价换钱？”络卿相一听这么简单，直接突破下限了。

“我替多多答应你，行。”斗十方严肃道，不过一扬手里的钱，话变味了，“不过得裸着拍啊，裸拍加认书，这钱全归你。”

这话把络卿相噎住了。钱加多在后视镜看着络卿相的苦瓜脸，得意到放浪大笑。今儿这事，算是一爽到底了，他嘚瑟地乱踩油门，车冒着黑烟在街上蹿着走了。

三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进入了两拨外勤的摄录里，跟丢了王雕的程一丁一组和邹喜男一组，都在屏幕上看到了钱加多狂笑、斗十方甩钱的丑陋嘴脸，真像作案得手的罪犯，一个个都得意忘形了……

[1] 江湖上的切口，“名号”“大名”的意思。

第二章 市井混混身份成谜

光怪陆离，谜中生谜

高速行驶四十多分钟驶下收费站，再走十分钟就到目的地了。

这里已经出了中州的地界，具体属于哪儿王雕不太清楚。他下车环视四周，是一个坐落在稀落村镇间的厂房。中州的轻工业和小手工业发达，像这样简易廉价而且周边劳动力又好找的加工厂遍地都是，一点儿都不稀奇。

不稀奇就对了，这是骗子做局首要守则，只有把你的意图掩饰得平淡无奇，才不会引人注意，掩饰得越好，骗局存在的时间才能越长，做局的收获也才会越大。

哗的一声，门开，安叔和跟班带着王雕和包神星进了仓库，里面成箱的东西码了四五米高，几个垛堆得像小山一样。包神星看得云里雾里，由贼转骗时日尚短，他也不敢发问，生怕惹人笑话，只是贼溜溜地打量“安叔”。“安叔”是个四十开外的男子，皮鞋很旧，衣服样式有点土，面相有点木讷，脸色灰暗，不像做骗人的，倒像花圈纸扎店做死人生意的，有没有生意都哭丧着脸。

安叔回过头来，打量了包神星一眼，顺口问：“扑风的雏？”

嘶，包神星一吸凉气，心里骂了一句，今天是第二个人看出他的来路了。

王雕点点头，介绍道：“憨炮，我们是上下铺的狱友，带着他寻点活儿。”

安叔不置可否地“嗯”了声。连入行考验都没有，让包神星对骗子这一行大失所望了。仓库里，安叔招手示意两人近前，把箱子往桌上一拎，打开，瓶瓶罐罐十几种花样。他示意王雕去看，道：“新盘新生意，我打赌你看不懂。”

“哟!安叔，这老一套了，忽悠老头儿老太太那活儿吧，弄俩钱还容易点，这美容、化妆、保健、护肤的，不好做啊。”王雕瞬间反应过来了，上回被逮着就是“非法经营罪”，就是因为拉了一车三无产品被警察给逮了个正着。

“做局嘛，不是老瓶装新酒，就是新瓶装老酒，往根上还不都是击鼓传花那一套……嗨，小子，看明白了吗？”安叔说着，随口问包神星。包神星正拿着一瓶像洗发液的玩意儿瞅，他摇摇头：“我不认识字。”

“那是英文，我也不认识，背面有汉字。”安叔提醒道。

包神星为难地回答：“汉字我也认识得不多。”

跟班和王雕噗地笑了，安叔却没有嫌弃，安慰道：“哦，别灰心，这行不讲究，总认识钱吧？”

“那肯定认识啊。”包神星道。

“那就行了，干这没问题。”安叔道，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似乎在等人，刚要拨电话，车声就响了，一辆奔驰轿车驶进了院子。下车的司机是个脑袋大、脖子粗、腆着肚子的男子，满脸堆笑地张开手，上前要和安叔拥抱。安叔掂着他的下巴，揪着双下巴那块肉拽着没拥

抱成。这人哎哟哟喊疼，安叔却是厌烦似的道：“把你耗子会那套收起来……这我大侄和他朋友，暗活儿交给他们干，绝对放心。这是张总，今天起是你俩的老板。”

“那个，老安……”张总这个胖子打量了包神星和王雕两眼，两人刚挨了揍，惨兮兮的不入眼，明显被嫌弃了。就听他不确定地问：“明暗两条线，暗线上这道活儿只要漏了，那咱们这生意可就做不下去了，就这两个人……”

“你不知道我大侄的本事，在中州地界，两百两千的人都给你聚得到，呵呵。”安叔道。

张胖子想了想，点头道：“那成，听你的，赔了也算你的。”

“你个王八蛋，开干吧，到收盘的时候我再找你，到时候就怕你收都舍不得收。”安叔摆了摆手，叫着跟班上车走人了。眼看着车冒着一溜烟不见影了，包神星还没明白过来，比想象中简单多了啊!

“来来来，你们俩过来，出库送货你不用管，记住这条路，以后从中州到这儿你俩得常来，车给你准备好了，有驾照吗？”张胖子问。

包神星和王雕摇头。

“那就好，回头自己去买个假的。”张胖子继续道，“身份证多买几张假的，你叔说你有路子……就你们俩可不行，你回头得多找些人，每个人多申请几个手机号微信……最好不要找公务员啦、单位职工啦之类的人，要找一些履历不黑不白、社会上混的，但也不能是作奸犯事背案子的。”

“这要求怎么听着我都符合啊？怪不得我见面就入职了。”包神星听得乐滋滋的，不由自主地叹道，可不料打断了张老板的话，他谄媚

着赶紧解释，“老板，您说。”

“已经说完了。你们俩把咱们这九大类八十多种产品认认，别搞错了。”张胖子道。

王雕心虚地插了句：“老板，不是假货吧？那可不中。”

“哈哈……”张胖子公鸭嗓子长笑几声，道，“你随便看，随便找，从营业执照到产品条码再到生产厂家，要有一样假的，我这脑袋割下来给你……自己看，看完去领车领钱开工。”

许是这句话有点让张老板不高兴了，他腆着肚子到仓库外去了。人一走，包神星心虚地问：“卖假货判得重不？”

“那倒不重。”王雕仰头看看，又补充道，“可架不住量多呀，我一车判了小一年，这得几十车拉呀。”

“别净吓唬，我觉得不会有假，瞧这做工多高大上啊……哎，对了，你叔说张老板是什么耗子会的？”包神星问。

“传销。”王雕道。

一想这个暗语倒挺传神的，包神星想了想，也有点不放心了。他追着王雕道：“我知道个法子，那不上网能查吗……看我的……”

搬着箱子，他拣了几样产品，这法子王雕也会，接过了包神星的破手机，扫码，正常；查生产厂家，没问题；企业条码，没问题。甚至查标注的地址都没问题，电子地图上都能找到这个厂家的地址的标注。

什么都没问题，王雕就有问题了。监狱里蹲了一年，难不成真退化了？骗了部手机，怎么被人追到揍了一顿还没想清楚，现在连同行

的组局，也看不明白了?

娜日丽和程一丁是快下班时返回反诈骗中心的，两人回到办公室，意外地发现俞主任居然在场，而且还坐在向小园的位置上思考着什么。

“你们俩也来，歇会儿吃饭，反正跟丢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向小园招着手。两人尴尬地对视了一眼，娜日丽出声道:“对不起，上岗第一天就出洋相了。”

“那种情况你要跟上去才是出洋相。”俞骏开口了，摆手让座，就听他说道，“那人你们俩看清了没有?感觉是什么来路?”

他说着，一点鼠标，身后的墙上就投影了一个影像，短发、墨镜、红上衣，看得出脸形线条硬朗，蛮帅的一个小伙子。这张脸程一丁记忆犹新，不过他清楚反诈骗中心的大数据水平，不敢妄下定论。

“城府不要那么深，我不是考你，是我被考住了。那俩人我一查就着，这个人我现在查不着，邪了。”俞骏郁闷道，郁闷间叼上了一根烟刚要点，看见两位女士，又烦躁地放下了。

向小园看着两位外勤不相信，笑道:“不是开玩笑。罪案信息库没有，可比对照片的大数据库没有，全市在册的辅协警、刑警里，没有。理论上，我们的数据找个人不应该这么难，除非他根本不是中州人。”

“但要不是中州人，那问题就更大了，恰巧认识傻雕?就算认识也不能恰巧知道傻雕在上马村一带啊。”俞骏道。

娜日丽不解道:“把钱加多和络卿相叫过来一问不就清楚了?”

“不不不，那就没意思了。我的兴趣在于，这个人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傻雕的。钱加多和傻雕碰面被骗，这是个随机的偶然事件，那么，总不能这个人找到傻雕也是偶然事件吧？”俞骏道。

程一丁有点蒙，脱口问：“意义何在？”

“你们跟着这个目标磕磕绊绊，也就盯上了手机号，这几天才顺当了点，可这三个货呢？直捣黄龙就把人给摁了，不但把丢的手机给找回了，我估计把骗子都洗劫了一遍……哎哟，这人才呀!”俞骏两眼发光，表情从未这么夸张过。

“是不是他们进入罪案库查询王雕了？”程一丁道。

向小园摇摇头：“如果那样，现在该传唤钱加多和络卿相，这种违纪，处分很重的，像钱加多这样的协警和络卿相这种刚转正的民警根本扛不动。他们知道轻重。”

“是啊，怎么逮着王雕的？”娜日丽也迷茫了。

“我再回溯一遍，其实时间比想象中短，钱加多和络卿相是近中午的时候才和这个人一起来到五纺路的，他们进了家具店，这招很聪明，家具店的摄像头朝外，他们应该从这里找到了王雕和包神星的体貌……但是接下来就不明白了，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去吃饭了，吃完饭直插上马村，后来的你们就知道了。”向小园回溯着，那个关键节点，却无从解释了。

“就算找到这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非给两位找回手机的基层民警定罪？就因为打了个骗子？”程一丁道。

“打人毕竟是不对的。”俞骏慢条斯理道，“双方都没有报案，我才懒得管那么长呢。这么说吧老程，假设你的手机，不，你这长相不会

成为侵害目标——假如你们向组长的手机在吃饭的时候被人骗走了，就那么匆匆一瞥，你能在几个小时内找到人并找回手机吗？条件是不使用天网、不使用你的警察身份，单凭你的经验。”

想了想，程一丁摇摇头，以他的经验，还达不到这种水平。

“这就是意义所在了。我们在摧毁任何一种类型的犯罪组织时，总要花时间去了解它的人员构成、作案手段、人员来源、行为模式等，摸得越清，我们侦查就越轻松。咱们反诈骗中心现在是设备精良、人才济济，唯一的缺陷就是成立时间尚短，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所以我们在和千变万化的诈骗者交锋时，才感觉到非常吃力……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俞骏说着，难得地笑了，指着向小园抛砖引玉。

向小园道：“这应该也是上级的意思，我们不但要加大打击涉众诈骗的力度，还要培养一支熟悉此类犯罪每个组成因素的警员，最终能从根上铲除它们。”

娜日丽直咧嘴：“啊？意义这么重大啊，直接抓回来不就行了？”

“喏，就凭人家揍了傻雕一顿，你说你跟人家谈谈呢，还是拘留十五天？”俞骏道。

听得程一丁和娜日丽笑了。程一丁有点不服，道：“至于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市井混混而已，应该差不多和王雕是一类货色，总不能让我们向这种人请教吧？”

“这样吧，今天我请客，反正目标也丢了，咱们吃完干件吃饱了撑的事，核实一下这个人的身份。不过，我现在就可以打赌，老程，你肯定猜错了，向组长，你也对不了，包括我们这个办公室内所有的人，也包括我，应该没人能猜对。”俞骏起身道。

“为什么？很少见您这么自信地拿悲观当赌注。”向小园道。今天全盘失利，却是建组以来气氛最好的时候。

众人一笑。俞骏一点儿也不介意地解释道：“找王雕这件事要是个四五十岁的老痞子做的我倒不奇怪，人渣堆里找着个渣人那叫轻车熟路，可这个人年纪不对，总不能生下来就在人渣堆里，而且还出淤泥而不染一点案底没有吧？真有什么案底，咱们两名警察也不至于还和他有这么深的交情……这种人要不挑战我的经验和认知，那我会失望的。”

众人笑着跟着出来了，刚上车就发生了一件挑战认知的事，前方追踪的邹喜男和陆虎发回了一段视频，偷拍的地点是小商品城。视频里，那男子已经化身小商贩，手里扬着一大把笔正在卖力地叫卖，笔倒不稀罕，就词听得稀罕：

“黑金笔，合格产品才出厂；你看我，长得善，骗人买卖咱不干。

“好货天天到，就怕买不到；好货天天有，就怕不出手。

“咱这笔，家家户户都用它。买不买不要紧，了解一下新产品，往前走的别后退，了解产品不收费。

“一分钱一分货，来的都是回头客……买一送十，买得越多送得越多……”

声音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人的形象也大变了，墨镜换成了普通眼镜，像个勤工俭学的莘莘学子，还真别说，这回猜对了，他自报家门就是大学生业余时间出来卖笔挣学费，为了完成学业将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

听到这茬儿，俞骏这一车四人齐齐笑得直哆嗦……

粉墨变身，换装登场

因为毗邻几所学校的缘故，文苑北路小商品城专辟了一处文化用品批发摊位，书本、作业本、笔、教辅、读物等，琳琅满目，不一而足。每天傍晚时分是最热闹的一段时间，进货的小摊主、图个便宜直接来买的家长和学生，把这里变得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最热闹的还是老侯的摊位，化装摄录的陆虎无意中听到了附近一家摊位老板羡慕嫉妒恨的牢骚，说是老侯那孙子不知道在哪儿雇了个临时促销的，这一对孙子卖的那破笔把市场行情都搅乱了。

陆虎诧异暗笑间，又一波促销开始了: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制笔厂黑金笔买笔送笔芯促销活动现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漂亮实用的黑金笔，这款笔书写稳定，不变色、不褪色……说得美，夸得大，不如过来现场画一画；黑金笔，它不贵，买它不用开个家庭会；钱是一张纸，花了它才值，钱是王八蛋，会花才会赚……三元一支送十支笔芯；五元两支送二十支笔芯。”

这么低的价格，陆虎真不知道利润何在，反正那儿叫卖得起劲，买的人络绎不绝，一个秃头男和一个摊员收钱都来不及。人一多，那已经换装的红衣男又在火上浇油了，就听他抑扬顿挫地叫卖着:

“不用挑，不用找，个个都是一样好；咱这笔，外观浪，用它写字保证棒；一分钱，一分货，来的都是回头客……几块钱你不敢花，啥时才能当企业家；不当家，不做主，只能给人当保姆……考清华，考

北大，黑金笔都能拿得下。俺当年就是没有黑金笔，只能考上中大，但是俺胜不骄，败不馁，还要好好卖笔完成学业，将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三元一支送十支，五元两支送二十支，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机会不是常常在，要买要带就赶快……俺是业余时间代卖，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啦……”

邹喜男佯作观望，从摊位前走过，不料被叫卖的斗十方一把拉住了。这是第一次如此近的距离和“目标”面对面，邹喜男结结实实吓一跳。不料那人热情道：“这位大哥，我看你天阔地方、浓眉大眼，咋看都是大领导，对不对？”

“大领导就要买你的笔吗？”邹喜男哭笑不得。

斗十方一个响指，喜出望外就着话头道：“对啦，还是大哥爽快，花少钱买好货，不买就是你的错，一看大哥就识货，一支三块钱，我就不信大哥你家不当，看您这样科长处长迟早上。”

“我不买……”

“几块钱毛毛雨，谁也不可能买不起……你要买不起我送你，客气啥嘛？一看您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回头签个名、写个报告，就用咱这黑金笔。哎妈呀，那就咋形容呢？落笔惊风雨，书成泣鬼神……说的就是咱这黑金笔。”

图便宜挑笔的人都在哈哈笑，这货的钢牙利嘴嘚啵不停，邹喜男根本插不进话，而且还被人把两包笔硬塞到手里，这要硬放回去，不就应了“大哥家不当”“买不起”的茬儿？犹豫间，斗十方又拿了两包突然一问：“大哥，不够吧？要不再加两支？”

“不加，不加。”邹喜男赶紧道。

“哦。”正中下怀的斗十方说道，“就要这两支啊，五块钱。”

“啊？我……”

“收钱，五块。”

“咦……这……”

邹喜男直接被推到收款的小姑娘面前。总不能因为五块钱驳自己“大领导”的面子吧，邹喜男悻悻地扫码付了五块钱。那男子似乎还嫌不够，又追问：“咦，大哥，你哪单位的？办公用品要不再选点？我给你最低批发价优惠，可以开票。”

话音未落，邹喜男早被吓得落荒而逃了。

两人退出了市场，在距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找了个吃烩面的小餐馆，邹喜男郁闷地把两个塑料包装的笔放桌上，陆虎一讲经过，听得就餐几人差点喷饭。俞骏拿着笔抽出来，确实是中性笔，也确实送了十支笔芯。他好奇地问：“说起来不贵啊，平时买支笔不也得两三块钱？人家还送十支笔芯呢，这么便宜咋赚钱呢？”

“没听人家说，咱这人，长得善，骗人买卖咱不干，没赚大家一分钱。”向小园学着斗十方的口吻笑道。

不料俞骏可识破机关了，他拿着笔在烟盒纸上画着画着，笔迹就断了，再写写又有了，然后又断了。俞骏悻然扔到桌上，道：“劣质产品，怪不得这么便宜。”

吃饭的几人又是笑不自胜。邹喜男且吃且道：“小市场还不都这样？图个便宜……主任，您怎么也亲自来了？”

“我们这不好奇吗？能找着傻雕，出手又狠又准，本以为是个有涉黑背景的角色，路上大家还猜了，结果谁也没猜着，是个卖笔的。”俞骏道。

陆虎道：“应该是临时活儿吧，有其他身份。”

“有其他身份的也不至于干这活儿呀。”程一丁道，他举手提醒着，“我吃完了，先去盯着。大邹，你照过面了，别和目标再见第二次。”

这是把斗十方当目标了，但不是嫌疑目标，自然也没有那么正式，只是大家被这个谜一样的好奇勾着，反而比平时追踪其他目标有意思。向小园也把玩了几下“黑金笔”，笑着问道：“陆虎，你觉得和咱们行内两名民警打交道的这位，是什么人？”

“就是个无业游民吧。”陆虎如是判断道。

“哪一类的无业游民？”向小园又问。

“向组，主任都猜不透的事，我能比主任强？”陆虎示意着发愣的俞骏道。

“拍马屁得注意力度，你这么狠就成鞭策了……你们注意他说话的语气、用词、神态这些套路了没有？”俞骏问。众人笑又愕，更蒙了。

“看……注意看，听。”俞骏放着斗十方声情并茂的推销。娜日丽看着看着，突然脱口道：“好像是地摊那种顺口溜，反正就是扯七扯八，故意逗个乐子，捎带就把东西推销了。”

“对喽，这叫万能口……过去也就是那种走街串巷推销的通用词，好像叫‘讲口’，以前城市没有规划时，经常有这种人出现，卖磨刀器

啊、擦窗器、菜擦子、节能灯、玻璃刀什么的，基本都是劣质、滞销的货，便宜，反正被骗了也就几块钱的事，没人较真。”俞骏道。这么一说，大家明白了，似乎是把“江湖讲口”嫁接到这种推销上了。俞骏摁了录音机的暂停键判断道：“这就符合此人的气质了，应该是从小在市井江湖环境里成长的，和正常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那还是没法解释他是如何迅速找到王雕的。”向小园道。

“其实，所谓‘金评彩挂风马燕雀’，初衷也不纯粹就是骗子，这个传说起于晚清，无非是乱世中讨口饭吃，比如金，是指算卦看相，金口指点；挂，是指有傍身奇术，像开挂一样，多数是江湖魔术师；评，是评书，就是玩溜嘴皮子的……之所以后来发展到都成了骗子，无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饱暖又思淫欲，坏了初衷而已。”俞骏道。

“这中间有断代啊，销声匿迹这么多年，现在又借助网络死灰复燃，难道又传承保留下来了？”向小园质疑道。

“无非玩弄智商而已。以我的经验，骗子比被骗的人平均学历还要低，没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骗子的主力军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的，占百分之四十……这一类都是没有机会树立正确三观的。那么在策划和组织的层面，总喜欢给他们的追随者一个目标、一种氛围，就像那些粗放起家之后的企业，总在构造企业文化，把自己包装得高大上一样，这种情况下，曾经传说的‘金评彩挂风马燕雀’自然就成为这些人糊弄手下的不二之选了。”俞骏道。

向小园马上质疑道：“以你这种论调，所谓金瘸子就应该是子虚乌有，不应该存在了，因为他在网络时代以前就很有名。”

“应该是借名。按时间算，如果有这个人，年龄该有六七十岁了……哎哟，这题跑火星了，说说近的，这说……说什么呢？”

众人听得入神，可不料俞骏思维短路，语结了。毕竟不在那种环境中，靠想象和判断，是说不清来龙去脉的。

这时候，传来了程一丁的最新消息，“目标”的推销快结束了，要撤，询问是否继续追踪……

推销这活儿不好干，一场下来口干舌燥外加一身汗，两个多小时的推销，几大箱黑金笔只剩下一堆瓦楞纸板，秃老侯乐滋滋地看着微信收款，边蘸唾沫边数着零钱。斗十方蹲在摊位边吃着面皮，吃饭很快，不但饿，而且渴，就连矿泉水也已经喝了大半瓶。

喝着时，一摞零票递到了他面前。他拿着数了数，没数完就勃然大怒：“怎么还是四百？不是说好了卖完有奖金吗？我可来了七八趟了，路费都搭了多少了？”

“经常迟到，奖金扣了。”秃老侯头也不回地道。

“嗨，我迟到又没误事。那还常加班呢，你咋不说呢？”斗十方辩道。

“啧啧……钱能挣得完啊？差不多就行了。”秃老侯嘴唇吧嗒着，“不要成本啦？不要人情啦？人不能老往钱眼里掉啊!”

“少扯，你压根儿就在钱眼里没出来过。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黑金笔是哪家店倒闭扫的尾货，几年前的劣质产品，根本卖不了，整这批货你掏钱了没有都没准，我可都给你变成钱了。”斗十方怒斥着秃老侯的奸商嘴脸。

奸商骂奸商，谁也不嫌脏，秃老侯反骂着：“放屁，没我这尾货，你卖什么？谁给你开一小时两百块这么高的工资？双赢才能合作长远，没平台你个人算个屁!”

“老侯，你个孙子等着，等你下回再找我，王八蛋才给你干活儿。”斗十方气得没治了。

秃老侯咧嘴一笑，不恼不急地劝着：“下回再说下回，到时候给你加钱。”

“啊呸，信你才见鬼，奸商。”斗十方扔下碗，揣起钱，走了。

“嘿嘿，奸商见鬼，谁也不吓谁。咱们不一家人嘛，瞧你生啥气呢!”

背后，秃老侯一点儿也不着恼地撑回去了，笑呵呵地没皮没脸地把斗十方送走了。

来时是黄昏初至，去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抬头时，却看不到满天星光，左右皆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行人，身处其间的人，如果停下来片刻思考，可能会在热闹中感觉到寂寞，可能在光鲜里感觉到凄凉，亦可能在熙熙攘攘中感觉到孤独和迷茫。

可惜的是大多数人根本停不下来，斗十方似乎就是这样。他匆匆登上公交车的身影落在程一丁眼中，这位阅人无数的刑警没来由地叹了句：“目标是错的。”

“为什么？”娜日丽没明白。

“捞偏门的来钱都很容易，就算再落魄也不至于干推销笔这种低三下四看人脸色的活。”程一丁道。

娜日丽驾着车跟上了公交，她瞥了眼副驾上的程一丁。不知道是职业原因还是生活原因，这位老大哥总显得面色愁苦。她小心翼翼地

出声问道：“程哥，单凭一个表象，无法推测出这人是不是有犯罪倾向吧？”

“嗯，但也不全对，有时候单凭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本质。”程一丁道。

“您指这个目标？什么细节？”娜日丽求教道。

“蹲在货摊后头吃面皮的细节。”程一丁道。

“那能说明什么？”娜日丽问。

“钱赚得容易才会花得潇洒，花得这么抠呢，那就说明赚得辛苦。既然是赚辛苦钱的，那这个就肯定不是目标。小摊那巨难吃的面皮可不是一般人能消化得了的。”程一丁道。

这充满着生活智慧的判断虽然依据不足，但听上去颇有道理。娜日丽想想有点被说服了，不多会儿又问：“那您说，接下来该着回家了吧？说不定是个漂在中州的三无人员。”

无固定住所，无固定职业，无登记身份，这种外来人口在警务里是高危群体，一直找不到这个人身份，答案已经隐约指向这个方向。程一丁思忖道：“这我就说不上来了，要说捞偏门的，这人不像，可要说中规中矩讨生活的，似乎也不像。”

“又看到什么细节了？”娜日丽好奇道。

“表情，生活和境遇还不都写在脸上？你看他笑得这么开怀，忙得这么有激情，蹦得这么欢实，绝对是一个对生活非常乐观的人，但和赚这种辛苦钱似乎又不搭调了。你想啊，别说普通人了，就比如咱们，忙得没日没夜，累得死去活来，挣点菲薄收入，哪个不是牢骚满

腹？咱不说官面话啊，工作几年下来，难道你还像当初那么乐观激情？”程一丁问。

娜日丽呵呵笑了，不置可否，不过似乎被程一丁说服了，驾着车良久未语。说起来也确实牢骚满腹，明明是下班时间了，可因为领导的心血来潮，还就偏偏做着这无用功，追着一个身份不明的无业游民满中州溜达。

跟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又见到了，那人在体育路站台下车，一路小跑着往国奥街方向奔。这肯定不是锻炼，也肯定不是回家，国奥街是商业一条街，夜晚比白天热闹。穿过一条步行街时，车开不过去了，程一丁下车跟了上去。那人蹿得极快，程一丁差点又一次丢了目标。等娜日丽追上去找到蹲在一处便利店喘气的程一丁时，目标已经消失在视线中了。

“又丢了？”娜日丽懊丧地问。

“没丢，在那里面。”程一丁指指远处。

拐路不远，几个霓虹大字在夜里格外醒目：嘻哈帮KTV。

娜日丽笑道：“看看，程哥，你猜错了吧？二十啷当的小伙没您想的那么复杂，赚钱拼命、花钱潇洒是惯常准则。您去过这种地方没有？”

“有。”程一丁道。不料程一丁又补充道，“抓捕时去过。”

“呵呵，那你就错失真相了。”娜日丽道。

“什么真相？”程一丁不解。

娜日丽解释道：“跳跳舞，喝喝酒，泡泡妞，对上眼喝晕乎了就到附近开个房，还能有什么呀？”

“这不可能，泡个妞至于用咱们体能测试的速度跑？捉奸也猴急不到这程度啊，把我给累的。”程一丁擦着汗，这口气才舒缓过来。他的判断惹得娜日丽笑到花枝乱颤。两人商议了下，又回报给了后面的一组。两组人碰面了，等了很久都不见“目标”出现。四人一商议，分批进了这个娱乐场所一探究竟……

能说会唱，嗨翻夜场

“这个KTV被查过没有？”俞骏问。

翻查着警务通手机的向小园看着说了句：“查过，去年十一月，涉嫌容留吸毒，封停三个月整顿后重新开业。”

“嗯，打黑除恶以来，涉毒涉黄的场所基本绝迹了，他到这里面干什么？”俞骏好奇自问，回头看看向小园。两人都被好奇牵着鬼使神差来了，却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向小园耸耸肩，回道：“警务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出入这种娱乐场所，我对这种环境一无所知。”

“那走，进去看看呗，我允许了……美女在这种环境里，是挺受欢迎的。”俞骏笑着道。

“纠正一句，是在大多数环境都受欢迎。”向小园道。

她领先一步，倒比俞骏先进去了。俞骏愕了下，然后讪笑着摇摇头，推门进去了。

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酒味，混合着各种香水以及体味，空气有点闷，不过音乐劲爆，灯光炫目，很快你会忘了这点不适，或被袒胸长腿的妹子吸引目光，或被摇头晃脑的DJ帅哥勾走眼神。穿着兔女郎服装的酒水妹娴熟地把各种或瓶或杯的酒水准确地递到桌上、乐池，或者就在吧台附近的客人手里。舞池中央此时正有几个辣妹跳着热舞，不过似乎反响并不算大，毕竟这类生意的门道，内行外行都清楚，谁也不是真喝酒或者看跳舞来的不是?

向小园拒绝了一位男子的邀请，又一位不死心的朝她而来，准备搭讪时，被俞骏插在中间了。他拉着向小园坐到了娜丽日、程一丁、邹喜男一桌上。方坐下，侧头时，那个不死心的男子还向她的方向和同伴指指点点，不过被向小园直接无视了。

“见着人了吗？”俞骏凑近了问邹喜男。

邹喜男侧过来手弓在俞骏耳边讲：“没见着人啊，陆虎守在外面，也没见走啊，不知道去哪儿了。”

对面娜日丽和向小园也交换着信息，五人面面相觑。在座的都算得上是盯梢跟踪的老手，偏偏今天被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事搞得狼狈不堪，明明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目标”嘛，可总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怪异。就像这个环境，几百大平的酒吧几乎一目了然，总不能钻到后台去吧?

“不会是在这儿打工吧？”邹喜男放大声音和同事讲着。

“不可能，这儿主要是女招待，后台还需要什么人？除非是老板。”娜日丽道。

邹喜男回着：“哟，你挺门儿清的!你咋知道？说不定还就是老板呢。”

这个“说不定”是肯定不成立的。程一丁却在和俞骏说着：“主任，咱们撤吧，这儿一瓶啤酒二三十块呢，一个月补助买不了几瓶。”

“有点出息行不？我请了。”俞骏道。程一丁难得地一乐呵。俞骏又加了个条件：“人找不着，自己掏腰包啊。”

一句话又把程一丁给整成苦瓜脸了。邹喜男偷笑，向小园却是注意着乐池方向，打着手势示意着噤声。手势刚打，乐池停了，一个敲架子鼓的站了起来，叽里呱啦说了几句欢迎光临嘻哈帮的客套话，等说到接下来将是酒吧的压轴节目时，酒客们莫名地情绪躁动起来。那临时主持兴奋地问：“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州味儿的嘻哈，大家想不想听？”

“想——”一呼百应。男的在拍桌跺脚，喊着：“小奴家!小奴家!”女的在拍手嚷着：“小秃子!小秃子!”一时间群情热烈，那狂热劲把五位头回光临这里的看得面面相觑。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嘻哈女王，伊丽莎白·小奴家!”

随着介绍，一个包着绿头巾、穿着花格子、土到掉渣的女人从后台出来了。那些裸臂袒胸的女人笑得花枝乱颤，男客们的口哨和倒彩声此起彼伏。丑是丑了点，不过气氛一下子烘托起来了。

俞骏倾身小声说道：“这种招徕客人的方式很高明，反潮流，有时候反而更抓人眼球。”

“扫黑除恶把黄赌毒扫了个差不多，肯定都开始动这种脑筋了。”邹喜男道。

两人交流未完，就听台上主持人用更高亢的声音吼道：“女王来了，王的男人也来啦……有请嘻哈新秀尼古拉斯·小秃子闪亮登场!”

震耳欲聋的掌声响起。男人的口哨，女人的尖叫，群情像瞬间到了高潮，台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一个穿着无袖短襟衫、中式长裤、羞答答被“女王”拽上来的男演员。

纯属恶搞。不过此人一出现，台下的俞骏几人眼睛一直，眼珠子差点掉到地上。那货不是他们一直遍寻不着的目标还能是谁？只不过又换了一身装束，这回不扮“卖笔学生”了，脑袋上包块白布扮“尼古拉斯·小秃子”了。

“有请他们为大家来一曲传统嘻哈，是什么？大声说出来!”

酒客大嚷着：“《小秃子闹洞房》!”

“对……奏乐!”

音乐响起，一声嘹亮的唢呐声穿破噪乱的环境，把人的精气神瞬间刺激了一下。台上两位打扮土到掉渣、搭配极其浮夸的演员开始了。那男子扭捏着，一张口便是纯正的中州口音说唱：

“一呀一更里呀，月儿亮堂堂，小秃子我娶媳妇喜气洋洋，用眼往里瞅呀，瞅见了美娇娘，花枝招展的她坐大床上，上前抱着俺的美娇娘。”

唱得荒腔怪调，扭得甩臀闪腰，一开口就满场喝彩。没见过这种恶搞阵势的，能立马笑翻当场。

他唱着就去抱女演员，娇羞女演员一把推开来，佯哭说唱道：

“这厮太莽撞，小奴实在不能让，一见秃脑瓜，气得俺脸发黄，叫一声小秃子你丧尽天良，骗俺跟你拜花堂。晚上咋睡觉啊，把俺吓一跳，一不像葫芦二不像瓢。”

唢呐抑扬怪调的吹奏，配着纯正中州的小调改成的嘻哈味，再辅以两位草台班子演员粗劣而浮夸的肢体动作，即便是熟稔热歌劲舞的年轻人也瞧得津津有味。

唢呐一拐调，男演员继续着小调：

“二呀二更里呀，狗叫半夜多，叫一声小娘子你听我把话说，别看我毛少我家产多。黄牛喂一对呀，毛驴喂两个，圈里的老母猪下了一大窝，房后还有一群鸡鸭鹅。”

女演员一扭捏，还是在生气地唱着：

“小奴我听此说，气得我直跺脚，叫一声小秃子你快别说，再说气死我。黄牛做你的妻呀，毛驴当老婆，搂着老母猪给你暖被窝，再给你下上一大窝。”

台下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对这个KTV专门引进的压轴项目草台班子演出，贸然闯入的五位可就看傻眼了。程一丁瞄着，都忘了喝死贵的啤酒了，不知不觉酒瓶倾倒了，洒了一裤子才惊醒；邹喜男没心没肺地跟着起哄，这小调子又暧昧又劲爆，配着唢呐这种民族乐器再加上中州的方言俚语说唱简直是绝配，一不小心就会被台上那俩活宝逗得喷笑。

乐归乐，不过看俞主任的脸就乐不起来了。他起身离开了座位，出了KTV。程一丁、邹喜男次第跟着出来了，后出来的娜日丽和向小园可遭遇拦路的了。两个醉醺醺的男子伸手拦着，瞄着要请姐们儿给面子喝一杯。

娜日丽把向小园挡到身后，笑着道：“帅哥，喝倒可以，就怕你知道姐是谁，吓得尿裤子啊。”

“咦？这妞辣啊，你吓吓我。”一个长发男不信邪地凑上来。另一个色眯眯地瞅着向小园。

“吁咦!”一声轻快的口哨声，娜日丽手往腰后一伸，一副锃亮的手铐在她手里当啷啷响着转圈，还挽了几圈漂亮的银花。那拦路的：“哎呀妈呀，警花小姐姐，我眼瞎，我喝多了!”另一个声都没吭，拽着这位就跑。两人踉踉跄跄几步没站稳，栽了个跟头，慌慌张张爬起来却压不住酒意呃呃乱吐。

好歹没尿裤子，全吐裤子上了。

向小园有点厌恶这种环境，匆匆离开。娜日丽快步跟着。几人会合，相顾都有点大失所望。俞骏征询似的看着向小园，来了一问：“向组长，你看……还继续吗？”

“看来不会有什么收获啊，时间不早了，要不，收队？”向小园有点歉意地看看队员们，征求着大家的意见。

“有个简单的办法……走，这边陆虎盯着，咱们往远处走，边走边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钱加多和络卿相叫到单位，一问便知，不过看到现在，我们兴趣反倒没有开头高了。”俞骏道。

向小园笑着问：“不是个张口吃八方，不是个捞偏门的，于是就没兴趣了？”

“当然啊，警察的眼中只会对罪犯情有独钟……看这样呀，应该是个有点小错，不会有大过的小油子，介于普通人和混混之间，这种人的生活是灰色的，想白呢，没机会也没那能力，涉黑呢，又没那胆量，所以只能干这种既拿不起脸面，又得放下身段的活儿了。”俞骏判断道。

“你好像说过，我们中所有人的判断都会是错的，怎么现在给出肯定判断了？”向小园置疑道。

“我给不出他是什么人的肯定判断，但我判断得出，他肯定不是骗子行当的人，就街头最差的毛骗，也看不上他赚的这种又费力又劳神的小钱……我先走一步，你们商量着来，别太累了。”俞骏说道。看得出这组人还有点不死心，他倒真的先行一步了。

一天之内，从见猎心喜到大失所望，心情足够跌宕了，向小园幽幽叹了口气，看着俞主任远去的背影，似乎让她有点落寞。娜日丽小声问道：“向组长，其实找到这样一个人的信息很容易，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即便没有今天的意外，王雕仍然会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我们同样无计可施，而在此之前，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还得替人扛罪顶缸的毛骗。”向小园答非所问，思索的目光看向了娜日丽。娜日丽莫名有点尴尬，组长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反欺诈小组都被这个毛骗耍得团团转，跟了这么久都没挖到哪怕一丁点有价值的信息，连人家最后溜到哪儿了、怎么联系上的、谁来接应的都没搞清楚。

“可这个人……”程一丁犹豫道，“其实我和俞主任的看法一致，像这样活得不清不楚、混得不黑不白的边缘人，在现代城市里还真没什么奇怪的。”

邹喜男看向小园脸色有点为难，赶紧打圆场道：“没事，向组，我们继续盯着，反正也快闲一个月了，都没这么轻松过。”

“盯着吧，随时告诉我情况。”向小园欲言又止，犹豫片刻，还是快步追着俞骏的方向去了。

“干脆别分组了，一会儿看他猫什么地方去了，找着落脚点收工。”程一丁道。

邹喜男追着问：“要找不着落脚点呢？”

“怎么可能找不着？”程一丁不屑道。

“啧，城中村、城边村，还有市里多少犄角旮旯的地方，找不着的时候多了。”邹喜男道。

“抬杠是吧？”程一丁问。

“还真不是抬杠，这类混油的小子，有一千种办法让我们根本查不到他的落脚点，最简单的，他直接去哪个洗浴中心，连洗带休息，出来就天亮了，身份证都不用。”邹喜男道。

“就今儿累死累活挣的那俩小钱，够去消费一回吗？你猪脑子啊。”程一丁挖苦一句。娜日丽哧声笑了。看看邹喜男好不尴尬地给噎住了，她同情地拍拍肩膀以示安慰，直循着陆虎的蹲点方位会合去了。

如果是个固定的地方，摸查信息就容易多了。娜日丽又进去晃悠了一回，带回来的信息是，此人是嘻哈帮KTV的驻场演出，临时的，每周一到两场，每场挣二百八十块，姓甚名谁不清楚，都知道叫小秃子。这也印证了程一丁这位老刑侦的分析，主要是扫黑除恶、涉黄涉毒风声极紧，KTV都不敢经营涉毒涉黄的擦边生意才开发这种新项目，急毛了用嘻哈包装这么老的小调子。

娜日丽出来换邹喜男进去晃悠。陆虎闲来无事查了下，居然查到了这种唱腔的相关记载，叫中州小调，豫剧唱腔的一个分支，是旧时走村串户讨生活的曲艺人的节目，电视普及以前是作为农村娱乐节目

存在的，什么《小秃子闹洞房》，什么《小奴家换红妆》，什么《小寡妇想情郎》等，多数内容有点小“黄”。之后电视、VCD、录像厅以及网络时代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后，这小调自然就被甩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正说着，邹喜男喜滋滋地奔回来了，这时候也不顾及隐蔽啥的了，他兴奋地掏出手机，手颤抖着跟大伙说道：“绝版，完整版……我当年看小说一直好奇完整版是什么样子，我去，这货居然会唱……”

他打开手机录像，舞台上已经只有“目标”一人，贴了绺胡子扮说书先生，一段宏大而伟奇的音乐似乎是《将军令》，节奏起来，他说唱几乎合着鼓点：

紧打鼓来慢打锣，停锣住鼓听唱歌，此歌有甚稀罕处，诸位且慢听我说。老头听了这首歌，浑身上下直哆嗦；小伙听了这首歌，抱着枕头喊老婆……

录像里，舞台上那位早嗨得忘乎所以，KTV早乱作一团，看录像的几人笑得直打跌，冷不丁后座一只手伸过来夺走了手机，一摁车窗，直接给扔了。邹喜男“哎哎”喊了两声，声音给卡住了。只顾着傻乐呢，都忘了还有位女同志。

“我去捡回来，娜娜，你别生气，回头咱们外勤组狠狠批判一下这种庸俗思想。”陆虎斥着邹喜男道，一开车门去捡手机，捡起来顺手一扔。邹喜男接着手机严肃道：“咱们网安上女鉴黄师都有呢，人家这尺度顶多擦边……不过还得批判。哎，老程，公共场合唱这种淫秽小调算什么罪？能拘吗？拘回去多省事啊。”

“涉黄主要是卖淫嫖娼，是不是能算传播淫秽物品？但淫秽物品包括书刊、文字、影片、录像……好像人家没事，是你传播给我们了。”

程一丁提醒着，自己先笑了。

“好吧，这是证据，证据总算吧？”邹喜男道。娜日丽鼻子哼哼提醒道：“我倒无所谓，你们注意点啊，看不出来向组长那号的有生活以及精神洁癖？咱们都算是借调，不跟在队里一样。”

“对对，这个提醒得是。”程一丁道，说着，眼睛的余光都未离盯着的方向。他嘘了声，把车下的陆虎叫上了车，提醒着陆虎驾车慢行，绕着嘻哈帮KTV放缓速度。盯梢车的前面，一辆破面包刚刚泊停，外勤车慢慢走过这辆车旁。这时候，那位“目标”正匆匆从KTV奔出来，上车，拉住门，车旋即发动开走。

时机恰到好处，两人并未注意到身后的跟踪车辆，而后车的四个外勤瞬间也判断出来了：

时间已经到零点了，车来接，走得又这么急，这根本不是回家，而是可能还有什么事……

人为草芥，求活多艰

“他似乎在往中州北站的方向去……接应的车查到了。”向小园在车上道。

俞骏直接抢白道：“脱审，脱保，黑车。”

“咦？这您都知道？”向小园惊讶了。

“国产神车，不当黑车都可惜了，这一路还不都是？”俞骏随意道。

驶近一处夜市，有卖水果的、卖山药的，甚至有卖日化用品的，清一色的面包车。操作如出一辙，后厢盖一打开，直接就是摊位。后厢一合，上车发动踩油门就能跑，这其中有多少脱审、脱保的黑车还真不好说。

向小园看看夜幕下的城市底层影像，又看看俞骏，小心翼翼地问：“您似乎对此很淡定，这种存在有悖作为警察的职业诉求。”

“不光我淡定，这些车和人有时候交警也不忍心抓，都是周边村镇进城讨生活的，车就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啊，白天城管都管得那么紧了，总不能连晚上也不给他们点喘息空间吧？你未必能理解啊，就连我们的基层民警有些也过得紧巴巴的，家里做个小买卖，业余跑个滴滴，搞个什么副业，这都很正常。假如把这些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事物一刀切了，那才叫有悖我们的职业诉求。”俞骏淡淡道。

向小园不置可否地笑了声。俞骏问笑什么，向小园说，没看出来俞主任您还有这么人性化的一面。

俞骏笑而未答。车缓缓驶过，熙攘的夜市引得向小园几次侧目。一个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手蜷在袖筒里、在车边来回踩脚驱寒的男子让她多看了几眼。即便如此辛苦，他还是每逢过客便兜售着货物，好像是袜子。换个角度再看时，能看到“十块三双”的牌子。

“所以……这也是你对这个目标突然失去热情的原因？”向小园视线望着窗外如是问。那个在使劲卖笔、拼命表演的男子，似乎和眼前这些人是一类，为了生活筋疲力尽的那一类。

“差不多。我原本以为可能会有点涉黑涉案背景，但现在看来，肯定错了，一个能走黑路捞偏门的人，是不屑于干这种又卖笔又卖唱、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活计的，既然他干了，而且干得还不赖，那就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类目标，可能找到王雕和包神星确属巧合。”俞骏道。

向小园侧过头反问：“那最起码我们也应该搞清情况啊。”

“一个人把所有尊严都放下去赚最辛苦的钱，这种年轻人现在不多了。二十几岁，可都是杯来盏往、花前月下的年纪，你想过没有，一旦我们传唤，万一整出点事来给个行政处罚，都有可能毁了他的生活。不信看吧，他的去向肯定就是中州北站。”俞骏道。

“理由呢？”向小园问。

“因为那儿有零点以后的末班车，说不定卖货、拉客或者干点什么其他生意还能赚点。”俞骏道。

向小园有点诧异了，脱口道：“不可能吧？这都凌晨了，还赚钱？”

“这就是底层的生活现状，有时候正常的休息和睡眠对他们来说也是奢望，沿路还不都是？等卖完货连夜回去，基本也就天亮了。普通人光鲜亮丽的白天，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俞骏道。

他踩着油门，把夜市的熙攘甩在了身后，留到了后视镜里，一路无话。这个话题对于从象牙塔一步到机关单位领导岗位的向小园来说有点沉重。直驶回单位泊车的地方，刚下车就收到外勤的信息了。向小园看了眼，回头复杂地看着俞骏，验证了一句：“您猜的没错，确实是去北站拉客了。”

“骗子可是脑力劳动者，活得这么累、这么苦的，肯定不是咱们的菜了。”俞骏道。向小园关上了车门，俞骏倒回了车，招手再见，叮嘱着早点回去休息，一路驶离了。

拿着手机坐回了车里，向小园又看了几遍外勤发回的摄录信息。红衣男自车站大厅就开始搜寻目标，搭讪，拉人，有的还真被搭讪上了。那人就像有魔力一般，似乎靠几句话就取得了信任，然后把旅客送上了外面的车里。

“怎么办到的？”

向小园有点愣怔。画面是远摄，没有声音。她可能是研究诈骗有点走火入魔了，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像个骗子，否则这样照个面，三言两语就能获取陌生人信任而且把人拉走，怎么办到的呢？

远观不如近看，近看就有点扯淡了。娜日丽发现原因了，这个货唱得好听，可说得比唱得更好听，一会儿山东话，老师，去哪儿咧？一会儿又是京腔味，师傅，打车不？再一会儿又是东北那疙瘩味，大哥，住店不？三十元一位，人多优惠；甚至还能扯出粤语来，靓女靓女叽里呱啦一大堆，愣是把两位听到乡音的妹子给送到门口等着接客的黑车上了。

“嗨，帅哥。”娜日丽突然心血来潮，逗了那男子一句。

斗十方正四下搜寻目标，这一站下站的旅客快走光了，身边没其他人，那女人似乎就在叫自己。他愣了下，端详着视线里这位穿着利索、短发精干的女生，一眼直接无视，又转头瞅其他人。

“嗨，我叫你呢。”娜日丽出声道，“穿红衣服的。”

“阿sir，认错人了，我拉客的，站里站外都认识我。”斗十方随口道。

“阿sir”这个称呼吓了娜日丽一跳。她犹豫了下靠近了，和那人同站在接客线外，故意问道：“什么阿sir？”

“一看你这老大不鸟老二的样就是便衣，这老车站，哪有女的敢主动搭讪？凌晨的车下客，根本没贼，人这么少，监控这么多，咋偷啊？早歇工了。”斗十方道。

娜日丽压抑着心里的惊讶，笑着问：“可以啊，知道我是便衣都这么随意？你这把人家拉到非法运营车辆上，也是违法的啊。”

“那……”斗十方回头，表情夸张地道，“你新人吧？”

“何以见得？”娜日丽不解。

“这个点，合法的出租车也在宰客，价格一样，二十块起步，有差别吗？”斗十方问。

这倒让娜日丽结结实实噎住了。斗十方像是前辈一样摆摆手：“去吧，去吧，一边凉快去，下趟车还得四十分钟，国庆安保不都过了吗？值勤的早撤了，你……不像车站派出所的啊。”

娜日丽一笑，解释道：“你不都猜着了？我新人。”

“今儿不刘所值班吗，我认识，没听他说啊……一般夜班都在站内维持秩序啊，你怎么跑外面了？”斗十方好奇地问。

娜日丽随口编着：“临时任务，需要通报给你吗？”

“不需要，不需要，那回见啊。”斗十方一转身，毫无征兆地跑了。

跑啦……真跑啦……小步走出没多远，撒丫子就跑了!娜日丽愣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看到值班室的标志踱过去时，一下子发现自己的疏漏了，那屏显标志着车站的值班带班领导呢，姓伍，根本不姓刘。

心血来潮，结果被打击了一把，转眼那人溜得没影了，悻悻然的娜日丽回到了车站一公里外泊停的外勤车上，还没开口，程一丁倒先问了:“发生什么了，那家伙怎么跑了? ”

“邪了，他一眼就看出我是警察来了，搭讪了几句，估计是把我当作整顿非法营运车辆的了，吓跑了。”娜日丽递着执法记录仪，那里面有整个过程，她赶紧解释着，“我是觉得这人挺有意思，山南海北的方言都会说，就想逗他几句，结果给跑了。”

“反正也是个闲任务，老程，要不咱们回吧，人家拉客，咱们干耗什么? ”有点犯困的邹喜男语焉不清地道。

陆虎接着视频放着，随口道了句:“应该没什么嫌疑啊，没准找着王雕他们真是巧合……呀嗬，这货嘴长得像翻译机啊，说方言这么溜? 广东话谁听得懂? ”

“我能听懂点，‘宾斗’不就是哪里的意思? 问妹子去哪儿呢。”程一丁道。

邹喜男迷迷糊糊道:“你就听懂俩字能叫听懂? 靓女我也听懂了。”

几人笑着，困意渐消，重复看了遍视频，啧啧称奇。听懂不稀罕，能说得像可就难了，最起码从各地老乡转换得这么行云流水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看到末尾，陆虎甚至有点惋惜：“这本事要当警察多好啊，化装侦查，那不得见人骗人，见鬼骗鬼？”

“警察才挣多少？这水平，要流窜起来骗财骗色，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哟，我咋觉得这人老可惜了，男怕入错行啊，拉个客真屈才了。”邹喜男评价道。

“也是啊。”程一丁也犹豫了，评价道，“咱们抓回来那些电诈的，普通话都讲不利索，业务水平比这个可差远了，这家伙才多大啊，总不能去过那么多地方还学会这么多方言吧？”

“不会真是个骗子吧？”娜日丽怀疑道，“打黑除恶两年多来，犯罪率直线下降，大大小小的涉案嫌疑人可都窝起来了，不会是暂时失业，出来玩个票赚个生活费吧？”

陆虎一愣，憋了句：“你可真有想象力，理由呢？”

“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便衣来了，还摆了我一道。”娜日丽看来对此耿耿于怀了，愤然说着，“侦查员我也干了几年了，跟毒贩都打过交道，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程一丁和陆虎解释不了了。这人很邪性，解释不通的东西太多。

“那正好，别露面了，该他们去了。”邹喜男道。第二位暴露的，就不用到前台了。

“是够奇怪的啊，硬挤对着大邹买了一包笔，又一眼瞄出娜娜是便衣，陆虎你上，干脆亮身份查他身份证。”程一丁道。

“好。哎，这吓跑了还能回来吗？”陆虎道。

“应该能回来吧，又不是负案潜逃，错过这点还不就溜回来了？”程一丁道。

几人商议着，又等到困意渐来，下一趟列车进站了。陆虎踩着汽笛声响的节点进了车站，这回猜错了，找了两圈居然没找着人，而且下站的客人挺多，又是半夜，几乎是一窝蜂似的涌出来。眼看着走了大半也不见人，他有点失望地往外走。看来是真吓跑了，这人一溜，恐怕在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永无再见机会了。

不对，他刚出门厅，又看到位穿着制服的人把人往出租车上塞，一下子愣了，似乎那个制服男刚才就在站里，什么时候到站外了？他往近走了走，啧啧啧，一下子郁闷上头了，可不是那货是谁？小样，换了个保安不像保安、乘警不像乘警的制服正拉客呢，撮合着一个旅客和四个打工仔模样的，就听他正说着山西话：

“老哥，没事，俄(我)就在车站当保安呢，秦大姐那店离这儿不到二里地，干净比不了酒店，舒服比不了家，这是真的不能骗人，可便宜啊，一晚上三十块，还能加床……大姐，俄老乡，你得照顾好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赚个辛苦钱都不容易……别叫车了，直接走过去，老哥，你们老家离俄老家出不够三十里地，四月八赶集俄以前跟俄大(我爸)经常去呢……下回去你村瞅瞅啊……秦大姐，把俄老乡照顾好啊，不远，就几步路……”

连说带拉，热情和乡音不但打消了疑虑，而且成功地又冲了单业绩。陆虎方要上前拦住目标，却不料有两个膀大腰肥的老娘们冲上去直接把“目标”拽住了。

一个裹着围巾的生气道：“不给我们拉，咋给她们家拉？”

另一个拿着牌子的更生气地说道：“十方，今儿不给我们拉几单跟你没完啊。”

“姐啊，婶啊，你俩就不瞅瞅那是啥客人？抽的四块钱的烟，指甲缝都是黑的，胶鞋都开帮了。那人不是你们的客。”斗十方道。

举牌婶不悦了，争辩道：“不想给我明说，咋不是我们的客？我们五十块钱一夜，又不挑客。三十五十不差个啥。”

这话有歧义，听得那围脖姐没心没肺地笑了。斗十方却在解释着：“五十块真不行，没看犹豫得想往回走？这都两点了，稍贵点，他们直接睡到车站，不谁也挣不上啦？也就三十块勉强能接受，还得说半天……哎婶，你这牌谁给你写的？”

“咋啦？我老汉(老公)写的。”那举牌婶看着自己的牌子，歪扭写着新春旅店的住宿条件：热水空调，免费wifi。只不过错了个字母，wifi写成wife了。

斗十方可没揭破，嘴里啧啧有声赞着：“哎呀婶啊，你可嫁对人了，咱叔可真有文化，洋码字都会写啦。”

“那是，要不凭啥出来办企业呢……嗨，你别走，下站拉人算我们的啊。”举牌婶警示着斗十方，恩威并济又加了一句，“一个人头十块，拉够五个多加十块。”

“好，冲婶你又加钱，又提供免费wife，必须给你家新春旅店这个大企业。”斗十方笑着走了。

陆虎没憋住，噗地笑了。那两位婶侧头，一看是陌生人，立马怒目而视，尴尬得陆虎逃也似的走开了。他走出去才发现，自己查身份

证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居然和车站停车场的保安相识，就窝在保安室里和一个保安瞎扯，没有旅客他根本不出来。

此事又告一段落，回到车上，挪了蹲守的地方，本来大家都困了，一看这段视频，又给逗醒了。好歹还是有收获的，知道这个人叫“十方”。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倾向不明，而且接到了向小园组长的收队命令，估计也算放弃了。只是时间已经到两点多了，四人商议着干脆就在车里眯一会儿，其实心里都有点不服气，就跟这个货摽上了，总不能不眠不休连落脚地也找不着吧?

最后一列车是过路的，到站就凌晨三点了，而这个时候来乘早班车的旅客也渐渐多了。程一丁负责的这一站，那个穿着保安服的“十方”仍然在上蹿下跳地拉客，得天独厚的方言技能让他优势明显，那些举牌子拉旅客的，多数还是靠他这个中介才能多带走几个人。程一丁粗粗一数，这三个多小时，三次下站旅客，他拉走的倒有几十人之多。

本来准备直接询问的，不过程一丁发现，这人拉完最后一站旅客，又转回车站大厅，进大厅就钻到角落的候车椅上倒头就睡，睡得又快又死，甚至连程一丁从他身边走过都没有被惊醒。

那张脸年轻甚至还有点稚气，表情却写满了疲惫。他睡得如此香甜，让程一丁都没有舍得惊扰他，默默地看了眼，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一个为生活或者生存已经如此疲累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嫌疑人?谁又忍心去打扰呢?

冤家路窄，又损又坏

嗡……

床头柜上手机振动的长音，旋即告警声起。

被窝里的向小园被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拿起手机一瞧，一眼看得睡意全无。这是数据捕捉告警，一个月的研判剔出来的疑似目标只要出现在公安监控的范围，面部识别会自动告警。大数据捕捉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刚消失一天的奇葩骗子：王雕。

“喂，收到告警了吗？”向小园拨着电话问。

电话另一头传出了程一丁的声音：“收到，我们正赶去他出现的方向。”

“落脚点、接触的人、去过的地方都重点标注。”向小园道。

“收到。”

“其他情况有吗？那位神秘目标最终追到了吗？”

“不用追，我们在车上睡，他在车站里睡，这不刚醒。”

“好吧，放弃他，追王雕。”

“是。”

挂了电话，向小园看看时间，已经指向清晨六时，差不多就是每天起床的时间了。她翻查着手机信息。这几位外勤很忠于职守，昨夜的监控日志已经存进了服务器，她远程登录粗粗查看，拉客，拉

客……这么简单枯燥的活儿，他愣是干到了凌晨三点多，然后就睡在车站的长椅上。

到此就是整个监控的结束点了，定格的照片被向小园放大，放大。睡着的男子表情安详，去除表情的浮滑和眼中的奸诈，看上去是位帅气年轻的小伙子，如果不是追踪，恐怕无法相信这么稚嫩的外表能背负动那么重的苦累。

“这是个有故事的人啊。”

向小园轻声叹喟道。不过，对于故事她却没有深究的好奇了，因为每一个草根的背后都有着辛酸的故事，总有倔强的在拼命扛着生活压力，想打拼出一片天下，可惜幸运者总是少数，多数都会被生活打击到体无完肤，最终画上一个绝望的句号。

这一页，她翻过了，不再去想。

车前置显示屏上，惠民街公交站，挤攘上车的人群里，能看到高个子的包神星正打着哈欠。王雕个子矮，被人群遮挡住了。公交关门启动，后车里，程一丁缓慢跟上。这个时间点，快到早高峰了，他跟得比较紧，备选方案是万一车流太挤，副驾的陆虎会徒步追上同乘公交。

“这俩货真贼啊，从哪儿冒出来的？莫名其妙在新庄出现了。”陆虎打着哈欠道，一夜无用功累得够呛。

程一丁被传染得打个哈欠，说道：“我跟贩毒的都没这么费劲过，原来觉得向组长年轻，经验不行，这嫌疑目标挑得有失水准，现在看来啊，这个傻雕不简单啊，能扛过刑警队的审讯没露口风，绝对不是一般人。”

“那没准他知道的就不多呗。”陆虎道。

“他是装傻啥都没说，总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程一丁道。

“案子也不重啊，就拉了一车三无产品。”陆虎道。

“可关联的案子重啊，那趟诈骗洗劫了两千多个中老年大妈大爷，赃款有一千多万去向不明。王雕交代的收货人都没落实，只能判他个非法经营罪。”程一丁道。

“我都听说现在有专业替人扛罪的活儿，按月计酬，月薪比咱们只高不低，很多诈骗案涉案公司的法人就是这种角色，坐牢居然也能被人演绎成一种赚钱方式。”陆虎道。

“看，你也觉得傻雕像这类人吧？”程一丁反问道。

“不，我希望他是真傻，否则那种专业扛罪的，我们真对付不了。他们干的就那么点事，既认罪又服法，你能怎么的？关键节点他一声不吭或者没接触、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治。贩毒吧，重罪，哪怕零口供也可以从重处罚，这小毛骗的，没办法啊。”陆虎道。

“天网都有疏漏，犯罪的网，就不可能没窟窿，咱们没有找到突破点而已……咦？这不是去中州北站的方向吗？”程一丁愣了。车跟着上了江山路，江山路的终点就是中州北站，而他们，就是急急火火从中州北站来的，这可叫脱裤子放屁了。

“那不巧了，娜娜和大邹正好还在那儿呢……等等。”陆虎观测着两处下站，没有见人下车，这才呼叫着北站两人。

这时候北站两位正在站外小吃摊吃豆浆油条，娜日丽哭笑不得道：“你说咱这运气好还是不好啊？瞎折腾了一夜没收获，大清早的，

丢失的目标自己来了。快吃。”

“怎么办？是不是要离开中州？要是离开，那咱们得请示跨区啊。”邹喜男道。

“等等，老程有谱。”娜日丽道。

两人匆匆吃完，各自分开。邹喜男站外守着，娜日丽站门口等着。过不多久，果见王雕和包神星一摇三晃地从公交站点往车站里踱来了。

“两人都没有行李，空手。四点钟方向，娜娜。”邹喜男汇报。

“看到了。”

“我绕另一个门进去，注意他们的意图。”

“收到。”

两处盯梢换着位，盯住了浑然不觉的王雕和包神星。这两人来此的意图，还真不好揣度。如果真要出行，恐怕得随机应变跟着走了。

坏了!娜日丽刚闪身，看着王雕和包神星进了大厅，突然想起那个叫“十方”的还睡在里面，这光景可真是冤家路窄。要是两方照面，那就麻烦了……怕什么还就发生什么，恰在王雕两人进站的时候，斗十方揉着眼睛在座位上给吵醒了。他活动着胳膊腿，睡眼惺忪地朝卫生间的方向走，应该在这儿待熟了，对公共洗漱的地方很熟悉。

这时候，贼眼奇尖的包神星一把拉住了王雕，紧张而惶恐地指指斗十方，问：“雕哥，你看，你看……是不是昨天抢咱们那家伙？”

“嗯？妈的……不是冤家不碰头啊，这么巧!”王雕看看四周，似乎没同伙，他似有明悟，自言自语了句，“吃铁轮的，怪不得典口这么熟。”

“吃什么铁轮？”包神星问。

“就是火车站一带骗的，抽奖、卖药、丢包……‘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在这一带混的最多。”王雕小声道，一直观察着，似乎在找斗十方的同伙。

包神星可不管这些，恶狠狠地提议道：“他一个人，堵厕所里干死狗日的。”

“我手机得拿回来，上面有好多信息……干!这个点他们不扎堆。”王雕道。

贼骗意见一致，直接付诸行动了。两人加快步子，往公共卫生间的方向堵上了。娜日丽在背后可尴尬了，接到的命令是——原地待命。

报应来得如此之快，斗十方刚解开裤子准备放水，那俩货就冲进来了。他急得一提裤子，后退戒备，不过晚了，这是个绝地，一溜蹲坑的甬道，再往后就是墙了。

“呵呵，没想到吧。”包神星奸笑着。

“好巧啊，还没请教大名呢。”王雕坏笑着，摸摸脸上未消的余肿。

两人往近走一步，斗十方就往后退一步，其间有方便的旅客从蹲间出来，一看这架势，赶紧贴着墙跑了。这年头，恐怕没人管这闲

事。包神星慢慢地抽着皮带，在手里示威似的啪叽啪叽抽响了几下。王雕站定，大马金刀地一叉臂，说道：“我手机呢？”

“在啊。”斗十方不卑不亢地道。

似乎没吓住，王雕一伸手：“手机拿来。”

“然后呢？放我一马？”斗十方笑着问。

“这我不能骗你，怎么着也得把十几个耳光还给你吧？妈的，还烫了老子一烟头，也得还。”王雕一副睚眦必报的嘴脸，记得挺清。

“你他妈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真敢动手？”斗十方睥睨道，像是根本没把面前两人放在眼里。

包神星啪地一甩皮带，惊得斗十方一退闪开了。就听包神星恶狠狠地道：“你就是天王老子，今儿也得把你扇成孙子，信不？”

“告诉你个秘密，其实老子是……不对，我是……警察。你确定你们敢袭警？”斗十方严肃道。

此话一出，真把王雕吓了个哆嗦。说话的斗十方瞬间气势凛然，还真和那些雷子有几分相像。不过只是一刹那，王雕旋即哈哈笑道：“妈的，又是打人又是烟头烫，还抢老子的手机跟钱，你要是警察，老子能当公安局长了。”

“雕哥，别跟他啰唆，干死这孙子。”包神星要上手。

斗十方一伸手：“停停……有话好说，这是你的手机。”

他说着，眼瞟着小便池台子，手在兜里一翻，王雕的手机亮在手里，堪堪叫停了包神星甩皮带的动作。王雕一伸手：“拿来。”

“急着往回拿，手机里有秘密吧？”斗十方问。

“有啊，有本事不给啊。”王雕伸手。

斗十方手一绕，绕到了身后，然后一扔，东西飞进了蹲坑间便池里，当啷响了一声。王雕急得往里钻，嘴里骂道：“卧槽，老子今天弄死你!”

他钻进那儿一刹那，包神星皮带扬起来就打，却不料斗十方早有准备，不退反进，一跃踩着小便池拔高了身形，凌空朝着包神星就是一大脚丫。巨大的冲击力把包神星蹬得咣的一声撞到了蹲间门上。里头正蹲着不敢吭声的一位吓了一跳，噌地光着屁股站起来了。

一着不慎，斗十方夺路而逃。一屁股坐定，包神星气得三尸神暴跳，爬起来就追。出门的斗十方不往外跑，噌地钻进了女厕所，里面啊地尖叫了一声。跟着包神星蒙头蒙脸撞了进去，躲在蹲间的斗十方猛地冲了出来。包神星急得扔皮带，可不料下半身空门大露。斗十方一个撩阴腿狠蹬。包神星捂着裆部噔噔噔连退几步，疼得龇牙咧嘴叫老大。

蹬完就跑，不光跑，斗十方一龇牙，扯着嗓子“啊啊……”学着女人又尖又细的被非礼声音跑出去了。厕所里女客被惊动不少，一开门，瞅见地上坐着个捂裆的大男人，跟着节奏“啊啊……”地开始尖叫了。

斗十方一阵风似的蹿出去，路过一个拿包的男人，跑过去又返回来问：“大哥，你老婆在厕所？里面出事了。”

“我闺女……啥事？”那男子急了，吓住了。

“有人耍流氓，快去……啊，女厕所有人耍流氓!”斗十方嚷着跑了。

女厕所里喊声又起，这男子终于吃不住劲了，咬牙跑了进去。一男的正提着裤子扶墙站起来。他二话不说，上前揪住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耳光，边抽边喊：“囡囡，在哪儿呢？没事吧？”

“没事，爸，我没事。”闺女吓得根本没出来，在一蹲间里回应。

这下放心了，那男子噼里啪啦又是一顿耳光，还有几个膀大腰粗指甲长的婆娘，伸手就挠，边挠边喷着唾沫骂：“让你耍流氓……”

王雕迟了一步，追岔了，便池里掏出来的根本不是手机，而是一副塑料盒子装的扑克牌。他往外追，听到尖叫声时才反应过来，那货进了女厕所，等掉过头来已经迟了。喊着奔出来的斗十方把乘警也惊动了。乘警和保安都往那儿跑，旅客有的也跟着去了。王雕跑了几步倒停下了，看着人堆，苦着脸不敢靠近了。女厕所里被人逮着，那可比当贼、当骗子还丢人，憨炮兄弟怕是在劫难逃了。

噢，对了，那孙子呢?

他再次掉过头来向斗十方跑出去的方向追，可出去一看，车站已经是人来车往，近处密密匝匝，远处熙熙攘攘，哪还有斗十方的人影?

唉……苦也!他气得蹲下身子，然后又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可从来没受过这么大委屈啊，这亏吃得都倒不出苦水来。

对了，急糊涂了，还有事呢!他又一屁股坐起来，往车站里跑。这时候包神星已经被乘警拧着往值班室去了，那货还兀自喊着：“冤枉啊!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哪，我没耍流氓!”

民警吼道：“就你，还是好人？”

包神星狡辩着：“坏人也不能冤枉啊！不信你查查，我犯过盗窃罪，不是流氓强奸罪。”

这么狡辩最直接的后果是，又被几个心有不忿的群众趁乱踹了几脚。有人骂道：“狗日的，当贼还有理了，说得这么光荣。”

他被带进值班室了。王雕捂着脸，羞于和这货相认。他等在出站口外面，不知道在等包神星，还是在等其他人……

叮……铃铃铃……

正做笔录的民警顺手拿起来道：“您好，北站派出所。”

“我是铁路公安处刘泽清……刚才是不是抓了个耍流氓的？”

“嗯，正做笔录。”

“不用做了，放人。”

“啊？”

“啊什么，没听清？”

“是。”

民警终于听清了，确实是放人，而且确实是处里直接来的电话。他放下电话，看着脸上挠痕处处、表情萎靡不振的包神星，啪地合上了记录本，直接一句：“跟我来。”

这会儿包神星老实了，不敢反犟，乖乖地跟着走，从侧门进站，穿过候车台，走了好一段距离，却是乘务车辆出入的铁大门。那民警

一开大门，愤愤不平地指着：“走吧。”

“啊？这就让我走？”包神星晕了。

“难道你真要流氓了？留置你四十八小时？”民警问。

“我真没有，这不被人踹老二上了，才提裤子。那些个老娘儿们，长得一个比一个丑，真要流氓也是她们要流氓，看把我脸上挠的。这是故意伤害啊，别以为我不懂法，我可刚从监狱出来。”包神星气苦地摸着自己的脸。

“你要告她们可以，可那地方没监控啊。”民警道，一下子把包神星说愣了。民警又道，“再说你……为什么解皮带？还在女厕所解？”

“这……”包神星噎住了，总不能说是报复去了吧？就是能说，也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啊!

“不走继续回去待着做笔录。”民警道。

不说了，包神星翻了个白眼，抬腿就走，身后门当啷关上了。走了好远，回头看不见民警了，他恨恨地朝着门唾了几口泄愤，又赶紧加快步子绕着往车站来了。

还好，雕哥没走，电话联系着等在路边呢。惨兮兮的包神星快步奔上来。本来一肚子气的王雕看着兄弟满脸血丝、比被流氓要了还委屈的表情，一下子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

这一笑，包神星可快哭了，他气愤道：“从进监狱起我就把你当大哥啊，衣服裤子、臭鞋臭袜，包括臭裤衩都是我给你洗……不能这样不够义气啊，我挨打，你在旁边看，我被抓，你他妈不管……算了，当我眼瞎了，大不了自己混，谁稀罕谁呀……”

说完拂袖而去。王雕看样子确实不忍心丢了这位，赶紧拽着安慰道："这不没事吗？我还得接人呢，知道你没啥事，人要接不着，那不影响咱们日后的生意嘛……少扯淡，让人看见笑话，走了，走了，带你认个人，保准吓你一跳。"

气鼓鼓的包神星被王雕拽着，在不远处一个女人身侧站停了。果如他所言，包神星眼神一滞，真吓了一跳，眼前，一个长发、着黛蓝长裙、面容姣好、满脸笑容的女人，美得让人无法揣度她的年龄，像包神星这样的，就连刚才的委屈和身上的疼痛也忘了。

"王雕，这是你等的……朋友？"那美女笑着问。

王雕拍着胸脯说道："我兄弟，月山监狱一块儿出来的，人品您绝对放心，就没一桩像样，吃喝嫖赌全沾。"

"你损我还是夸我呢？"包神星听得不入耳了。

王雕解释着："这行是人品越烂才越合格，性格里有真善美干不了，像你全是假丑恶，哎，正好合格。"

"姐姐，是这样吗？"包神星不确定这个入行标准，征询着。

那女人掩嘴一笑，点点头道："差不多，王雕的眼光从没错过，呵呵，又找了个好帮手啊……带我去找他们，很远吗？"

"市界上，有点远，咱们直接叫个车。"王雕殷勤地拦了辆出租车，扶着车顶把这个神秘女人请进了车里，然后把眼馋巴巴快流口水的包兄弟推到了副驾，自己绕了圈坐在后排了。

车走了，影像留在了程一丁手持的观测镜里。

他就在这三人对面的煎饼果子摊上，一手拿着煎饼果子啃着，另一只蜷着的手慢慢收回了对着这个方向的摄像头。看着车影消失的方向，他起身快步上车，上车即走。陆虎呼叫另一组，程一丁接驳着影像导出。同一时间，刚刚吃早饭的向小园从手机上看到了这个美女的肖像。

也在同一时间，反诈骗中心数据研判台席，收到外勤要求确认身份的请求。采集的肖像，还有近距离录下的声音被技侦拉进数据比对模板，一屏是陌生女，一屏是飞速切换的嫌疑人数据库，每天这样的采集和比对很多，技术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枯燥和无聊。他正收拾着自己的工作台，可不料今天意外了。不到两分钟，数据台“嘀——嘀——”长鸣，黄色告警。

这是数据库重大诈骗嫌疑人信息的预警，他一看女嫌疑人的信息，吓得嘴唇哆嗦了一下，急急地拨通了俞主任的电话……

疑踪乍现，闻之色变

“聂媚，三十七岁，20××年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20××年因虚假宣传被处以治安拘留十五天，并处罚金五千元；20××年涉嫌收藏品诈骗被刑事拘留，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又是块牛皮糖啊。”

俞骏看着此人的履历，罪罚倒不重，但诈骗案和其他案子不同，头疼的不是那些骗枭，有证、有据、有赃迟早钉死，怕的就是这些积极参与却涉案不深的外围人员。正因为刑罚过轻，他们才一次又一次越过红线。

站在办公桌前的向小园点点头道："这个评价很中肯。这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最早参与传销，是讲师身份。那时候传销没有入罪，只能以非法经营罪处罚；之后参与过保健品虚假宣传，而且在收藏品诈骗被查处一案中更离谱，她居然拍摄过广告，轮番在地方电视台播放。据深港反诈骗中心的信息，此人足迹遍及广、深、粤、湘几个省市，就凭一张嘴皮子给诈骗团伙当帮凶。"

"啧，外围，都是在骗局中扮演个推销的角色，仅仅拿一部分报酬，可能还是现金支付，等事发后早就脱离案中，完全可以推说自己不知情……这样的话，那最重也就是个虚假宣传。"俞骏皱着眉头道。

诈骗的定义是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这种人，因为不会和被骗的非法资金关联，所以入罪极轻，可现实中，这类能蛊惑人心的嫌疑人是最难缠的，骗子可能得全靠他们把一拨拨韭菜忽悠进来，方便一茬一茬收割。

"所以，她被深港反诈警方标记为重点预警的嫌疑人，只要她出现的地方，恐怕很快就会一片狼藉。"向小园道。这个无心发现让她格外兴奋。

"哦哟，南方查得越来越严，这些货混不下去了，都跑咱们内陆省来折腾了。咦？傻雕怎么居然认识这种人物？"俞骏扶着额头，蓦地冒出来个疑点。理论上王雕这种货色，离聂媚的层次可差得太远。

"您仔细看一下，今天是个巧合，他们是早早到了中州北站……"

"接人。"

"对。"

"那背后另有其人。能请得动聂媚这种角色的，必须是熟人。"

“说不定以前都当过同伙，毕竟诈骗这个行当里，聂媚算得上个名人，脸蛋漂亮，又能言善辩，组局少不了这种人。”

“对，肯定已经开始了，在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好，非常好，如果真有即将发生的案情，那这次我们就真做到警于事前了。”

俞骏往椅子后一靠，忧色中又多了几分期待。他看着向小园，仔细地重新打量一番。向小园笑而未语，干脆拉着椅子坐下了，似乎让俞主任刮目仔细相看一遍。

半晌，俞骏哧声笑了，道：“你其实憋着一口气，等着给我好看是吧？”

“是憋了一口气，在努力证明着自己。”向小园纠正道。

“看来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于大数据预警我知之尚浅，特别是你通过大数据锁定重点嫌疑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是我有点落伍了。”俞骏诚恳道。

“我不是来要道歉的，而是来要继续追踪和介入侦查的命令。”向小园道。

俞骏一笑道：“这不明摆着吗？线索指向都出来了，给哪个队长都红着眼抢功上了。没问题，重心向你们倾斜，人手若不够，中心统筹安排。”

“谢谢俞主任。噢，对了，还有一件事……早晨您给铁路公安打电话让放了包神星，据民警讲，包神星交代的过程是，那个叫‘十方’的男子抢了他兄弟的手机，两人其实是去堵他，结果被他反杀了。”向小园道。

俞骏给听蒙了，打断问：“这不是在女厕所发生的事吗？”

向小园一笑，解释了一遍，听得俞骏瞪大了眼，想清其中关节后笑得直打跌，好奇问：“什么意思？怎么还没有放弃对他的兴趣？”

“这部手机似乎没有还给王雕。”向小园道。如果服软还了，那就应该不会反击这么激烈。

问题来了。俞骏想了想，奇怪地道：“你是指这部手机可能有什么让王雕在乎的信息？”

“不然呢？再神通广大，总不能千里眼、顺风耳吧？他们是怎么上下联系的？既然骗子都经常换号码，那岂不是得经常断了联系？可这与事实又不相符啊。事实上，他们的联系很畅通，而且也很诡秘。”向小园道。

“有道理，应该是有某种特定的方式……干脆直接点，去趟他们的工作单位，对钱加多和络卿相询问一下，他们也是警察，应该知道轻重。”俞骏道。

“我已经安排了，接下来，我会尝试用大数据的方式扫一遍王雕、聂媚消失的区域，今天应该有结果。”向小园起身道。

“去吧，这单活儿看来只有你能干了。”俞骏道。向小园应声，信心满怀地走了。将出门时，俞骏又喊了声：“等等。”

“怎么了？还有安排吗？”

“惯例得泼你一盆凉水。现实生活里，在财物易手之前，你看不出谁是骗子来，诈骗案里也是如此，不到收盘或者收割，很难看出诈骗的端倪来。”

“同意。悲观主义者发明了降落伞和救生舱，以求安稳；乐观主义者发明了飞行器和火箭，以求进步。我们从来都不冲突。”

向小园嫣然一笑，掩门而去。俞骏想了想，也难得地笑了……

现代侦查与以往相比，数据和信息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外勤提供指向性信息，剩下的基本就不用人力了，比如王雕走时，所乘的是一辆出租车，那他经过的所有公安检查站摄像头就会提供完整的过程，既然聂媚是乘老式火车来的，那从购票信息、上下站点等信息上，同样可以查出她的行程；哪怕他们下高速消失的地方无人追踪也不是问题，联网的银行、酒店、交通等网络，总有撞到的地方。等有更详细的指向信息出现，才可能有近距离贴靠侦查或者监控居住的必要。

所以四位外勤又领了个闲任务，程一丁和邹喜男此时坐在金河区110指挥中心。等人的工夫，指挥中心的闫主任抱了一堆资料给了两位同行。主任是位四十开外的女警，显得有点紧张，几次欲言又止，茶水倒了三遍，终于还是憋不住了，问了句意料之中的话：“同志，多多到底犯啥事了？”

这个……没法说。程一丁摸摸胡茬儿，反问：“闫主任，不能我来找就是犯事啊，咋不往好处想呢？”

“哎哟，我这已经是往好处想了，这个死东西打进来就没少给我惹事，每个班都得有好几个投诉。实在是我们这儿性别比例失调太大，要不早把他打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不可能犯啥事呀，又不缺钱的。”闫主任嘀咕道。

程一丁随口问：“听您这么一说，他在这里表现……很差？”

“还行吧，普通话讲得好，嘴也利索，就是人长得寒碜了点，可咱们这话务员是幕后，不说那个。”闫主任看样并不想指摘出钱加多“很差”的具体情况。

同来的邹喜男扬着个人信息资料问：“考勤……连着半年垫底了，评优也是倒数第一，而且投诉量最多，这样的辅警没被开了，还真是奇迹啊。”

“啧，也不能这样讲嘛，他要不垫底，那不得别人垫底？扣点工资他不在乎，可别人不可能不在乎啊。实话实说啊，我们这儿话务员百分之九十都是辅警，一个班就是十二个小时不歇，黑白颠倒，工资又不高，这么辛苦……这人真不好招，能待下来的都不容易了。”闫主任语重心长道。

这也是事实，基层哪有轻松的岗位？程一丁找着话题道：“哦，明白了，不容易……可我还有点不明白，这人上的是卫校，学的还是护理专业，怎么招进来的？”

“刚才不说了吗？发音准，普通话标准，我们这儿主要考这个。”闫主任道。

这时候，门毫无征兆地一开，吓了三人一跳。钱加多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张口道：“三姑，叫我干啥呢？对了，我爸钓了几条水库鱼，让我给你带几条，赶紧吃啊，这鱼新鲜呢……我妈说，下个月大姑家办喜事，到时你喊上她啊……”

他提了一袋鱼，直接给放桌下了，一边说一边又给自己倒了杯水喝，喝完才愣住。三姑难堪地掩着额头，两个陌生男子咬着下嘴唇在笑。

“咦？这是……三姑咋啦？”钱加多愕然问。

“两位刑警问你点事……有什么事如实向组织上汇报，不许扯谎啊。我回避一下。”闫主任难堪地起身离开了。

钱加多懵头懵脑地看看三姑走了，又看看不认识的两人，翻白眼了。这货说话倒没问题，可这表情出来，有点像缺心眼。邹喜男板着脸客气道：“坐，钱加多同志……怎么你姑姓闫啊？亲姑？”

“必须是亲的啊，都说我长得像我姑。她随我奶奶的姓啊，就问我这个事啊……问完我先走了啊。”钱加多回答完起身就要走。

“坐坐。”程一丁憨着笑把人摁住了，他靠着办公桌看了看显得有点紧张的钱加多，刑警的毛病出来了，开始诈，“你应该知道我们问什么。”

“看把你能的，你咋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呢？”钱加多噎回去了。

“嗨，态度端正点啊。”邹喜男严肃喝了句。

“咱仨人就他歪着，谁不端正啦？”钱加多指着斜靠着桌子的程一丁，又结结实实地噎了邹喜男一句。

程一丁有点上火了，离桌在屋里踱步，打着手势，开问，直入主题。

主题很简单，啪叽手机一扬。钱加多愣了，是昨天羊汤摊自己递手机给傻雕的情景。邹喜男直问：“这件事，记得吗？”

“你们是警察吗？”钱加多问。

“是啊，如假包换。”邹喜男道。

“那就不对了，那摊每天总有贴假二维码骗钱的，昨天还把我的手机骗走了，你们居然坐视犯罪发生，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钱加多先声夺人，叫板上了。

“这不来给你解决问题吗？”程一丁道，绕着问，“认识骗你手机的人吗？”

“认识，我都要回来了。”钱加多得意道。

“怎么要回来的？”邹喜男问。

“我找着他了，他就给我了。”钱加多道。

“怎么找着的？”程一丁又问。

“哎，我说你烦不烦呀，我问你，有人报案吗？”钱加多问。

两人摇头。

这不就得了，钱加多翻着白眼，道：“这不就得了，没人报案，你们跟我扯什么淡？休息一天多不容易呢，还被你们叫回来。”

完了，这是个混进组织的浑球儿，估计是仗着亲姑在这儿当领导，根本不鸟其他人。

程一丁干脆不问了，拿着手机挑着段落放，于是钱加多眼睛又眨巴不停了：三人堵着王雕摁着打、抢东西……视频清清楚楚地再现在眼前了。

估计知道是什么事，证据确凿得让钱加多开始摸嘴巴了。邹喜男直等他摸了几个来回，才严肃道：“身为警务人员，不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啊。”

“问题是，没人给我解决问题啊。每天110接警丢手机的多了，找回来的有几个？有的连案也不立。”钱加多口气软了。

“我的来意不是跟你讨论问题，而是问一下，这个帮你解决问题的人是谁，穿红衣服的。”程一丁问。

钱加多斜眼眨巴了几下，答非所问：“后果很严重吗？”

“你说呢？”邹喜男反问。

这是常用套路，以反问隐藏自己的意图，无非是吓吓对方，让他往严重的方向想。

成功了!吓得钱加多脸上肥肉哆嗦了几下。在这支纪律队伍里，有时候些许小事给抓了典型，那也是天大的事，更何况又是打人又是抢手机还抢钱，哪怕是抢回自己的也不对嘛。钱加多表情渐渐悲恸，脸拉得就像快要哭出来了。

“有点出息行不？这就吓尿了？敢干还不敢承认。”程一丁刺激道。

受刺激的钱加多腾地站起来，怒冲冲地对着程一丁吼道：“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别人骗走我手机，我还不敢抢回来？他妈的傻雕就一骗子，我还不敢扇他俩耳光？他不但骗了我手机，还转走我两千块钱，我要回来有什么不对？你们逮不了骗子，办不了案子，只会吓唬自己人的，才叫没出息……吓唬谁呀？我就一辅警，一个月工资三千块不到还得扣好几百，搁你们说得我被骗了不声不吭，即便报警你们也没治，我自认倒霉才对是吧？扯淡!老子不干了!给你，铐我走。”

尴尬了，没想到这胖子还这么横。邹喜男目光征询着老程；程一丁没反应。

“不锈，那我走了，该怎么处罚通知我。”钱加多收回手，真走。

“站住。”程一丁一把搭住钱加多的肩膀，突然来一问，“你这位朋友叫十方，真以为你能保得住他？”

一下子被戳破了心事，钱加多气势瞬间萎了，难堪道：“既然知道了，别难为我兄弟，好汉做事好汉当，该怎么处理我扛着。”

即便真把钱加多吓住了，这货似乎也没准备说，此时可真让程一丁兴趣又来了，那个红衣男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钱加多这么保着他……

同样的难题摆在络卿相面前了。这位新入籍、正经八百国考招录的民警，倒比钱加多要好对付得多，不过，自带着高学历人士的那种狡黠，编了好几个故事，先说是偶遇红衣男，后来站不住脚，就推说是钱加多的哥们儿，真不认识；再后来打架那场景一出来，络卿相找到托词了：“看，我就在那儿戒备，是他们打!”可继续往下又掩饰不住了，三人在车里谈笑风生，在饭店觥筹交错的，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不知道姓名，实在说不过去啊。难为得络卿相扶着额头，使劲搓着，搓不出应对之策了。

“别搓了，再搓把皮都搓掉了。”陆虎提醒了句。这家伙满口瞎话，与文质彬彬的外表恰成反比。

娜日丽提醒着：“不要再编了，这事都不重，你这光编圆不了的，多难为情啊。”

“哦，看来你们都知道了，那不早说？”络卿相尴尬地放下了手，喃喃道，“这算什么事啊？平时丢手机的多少呢，就没见几个找回来的，真找回来了，反而成大事了。”

“没你想象得那么大，可也不小。说吧，这个红衣服的是谁？”娜日丽问。

“我真……没法说。”络卿相难堪道。

陆虎接道：“换个地方说怎么样？市局政治处？”

“别，我不是不说，是没法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信，也管不着他。”络卿相道。

“哟，总有能管着他的吧？”陆虎不信了。

“那你得先说啊。”娜日丽道。

络卿相一晃，凳子响了响，他坐定了，像是下定了决心，复杂、尴尬、难堪，几种情绪交织在他白皙的脸上，然后轻声来了一句：“他是警察。”

“呃——”娜日丽冷不丁被刺激，一直憋着看络卿相表演，冷不丁被噎了下。

陆虎立时拉脸了，训斥道：“有句真话行不行？就这满身匪气，一天打了两架，跑几个地方捞外快的要是警察，我们成什么了？”

“你看，我说了你们都不信。”络卿相尴尬道。

这……这表情像是被逼到进退维谷无奈了，想想那人一对二绝地翻盘的神勇表现，陆虎压抑着惊讶，愕然道：“不会……真是吧？”

“不可能啊，我们最初就是这样设想了，已经查过所有在籍的各类警种了，如果有，早查到了。”娜日丽道。

络卿相笑了，淡淡地说了句：“他不是正式警察……他姓斗，叫斗十方，他在登阳市，距中州一百一十公里，每到休班就到中州打工，上学的时候也在中州。”

“哪个警种有这么宽松的时间？”娜日丽一下子消化不了。

“看守所。排班是四十八小时连班，没有节假日，不过两个班间隔的时间也有四十八小时，两天……监管支队，自带保密功能，除非是政治处，否则其他部门无权查询。”络卿相娓娓道出了斗十方的身份，属于登阳市公安局下属的监管支队，那是一个建制在看守所的特殊队伍，负责看管刑拘、逮捕到判决之后下监狱期间的各类犯罪分子。

如此难以接受的真相，让娜日丽和陆虎愕然了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同一时间，收到信息的向小园手一颤，差点把手机给摔到地上。她一手拿手机，一手揉眼睛，生怕看错了似的看了好几遍，好久才抬起头来，美目圆睁，俱是惊愕。这个信息似乎比她发现聂媚的出现还让她震惊。

接下来是俞骏了，拿着手机一瞅，一句“哎呀，我去”，真把手机给摔了。他赶紧弯腰捡起来，幸好屏幕没碎，擦擦屏幕，上面清楚地显示着警服照片，文字标注——监管辅警：斗十方。

后果很严重，最起码对钱加多和络卿相来说都很严重，两人被分别带上车，直接给带到反诈骗中心来了……

第三章 搬救兵惨吃闭门羹

未谙其意，见猎心喜

窗外向下，是蓝白相间的办公隔间，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以及大屏中控电脑装饰了一大间，那种极具现代气息的办公环境恰是络卿相的梦想，只可惜他今天是作为“嫌疑”身份被留置在这个环境里的，这就有点感慨和郁闷交织了。

两人被滞留在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地方，对面一位女警虎视眈眈地盯着，都来一个小时了，啥反应都没有，这就更让络卿相忐忑不安了。

咕……咕……两声清脆的声响打破了宁静，络卿相、娜日丽的目光都看向傻了吧唧的钱加多，准确地说是钱加多的肚子。面对类似责备和嘲讽的目光，钱加多可不觉得羞耻，他愤愤道：“我要举报你们，不给饭吃，迫害自己的同志。”

“这还没到午饭时间呢!”娜日丽指指墙上的表，刚过十一时。

钱加多一撇嘴，说道：“我连早饭都没吃好不好？”

“挺好，午饭也别吃了，就当减肥了。”娜日丽噎了句。

钱加多又要挑衅，络卿相急得在他脚上踩了一脚，疼得钱加多哎哟一声，怒问：“踩我干吗？”

“能安生点吗？”络卿相警示道。

钱加多咋就不服呢，瞪着眼回敬：“不能。”

“不能也得能，还不是因为你那台破手机，都被你害死了，今儿这警服怕是要被扒喽。”络卿相气不自胜地道，偷瞄了没有表情的娜日丽一眼——越没表情，越让他觉得事态严重了。

钱加多可没觉得，但被络卿相这么一说，也跟着难受了。这事确实是他对不起兄弟。他撇了撇嘴，思考着，冷不丁霸气道：“大不了……我养你呀。”

络卿相一怔，喉咙里重重呃了声，差点作呕。一直在憋着的娜日丽终于憋不住了，噗一声笑得脸埋进臂弯，使劲地搁对面花枝乱颤，好容易憋停抬头，又看到络卿相和钱加多可怜巴巴地凝视着她，期待着，她被逗得捂着嘴直接跑外头笑去了……

俞骏和向小园此时就在一楼。信息研判大厅里，密密匝匝的各类数据在几十台电脑的分屏上跳跃，聂媚消失的区域给了一个大数据的指向，可没料到比想象中难，快到中午了，一遍都没有过滤完。

“您猜的是正确的，现实和虚拟是两个世界，按理说地方不算大，没想到还真难找。”

向小园有点失落。高科技和非接触式侦查虽然比重越来越大，可并不能替代所有工作。

俞骏笑着解释道：“聂媚是从段口东高速下路，方向是西陶镇，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去丰乐工业园区。这个区是登阳市趁着中州机场出口业务飞涨时新建的，注册企业两千多户，理论上好查，但实际中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注册个空头公司避税，根本没业

务；再比如，镇办、乡办甚至个人凑个热闹在这儿设个点，说不定厂房是租来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还有那些注册信息不全的，都可能对大数据的分析形成干扰。”

“谢谢您的解释，我怎么觉得您越来越有耐心了？”向小园笑着道。

俞骏也笑了，道了句：“不客气。从发现你不只是来镀镀金、踩个跳板升职走，我就耐心了。你不也变了吗？称呼里‘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我都不太习惯了。”

“毕竟是我们的前辈，您得学着习惯，我已经改不了了。哟，陆虎他们来了。”向小园指着门的方向。

陆虎和邹喜男匆匆奔过来，递着几页纸，汇报着。俞骏扫了几眼，眼睛亮了亮，递给了向小园。两人相视，表情似乎喜上眉梢，就听俞骏笑道：“没看出来啊，倒让谢副厅给说着了，还真藏龙卧虎。”

“陆虎，你接触的络卿相，什么感觉？”向小园问。

陆虎奇也奇怪道：“没什么特别感觉啊。有点蔫，半天问不出一句真话来，要不是我们背后追踪着，他根本不说，编的故事一套一套的。”

“咱们就缺这种人，你们都太老实……走，会会去。”俞骏喜滋滋地带着几人，去会滞留于此的钱加多二位了。

本来就心虚，一眨眼又进来一群，把钱加多和络卿相结结实实给吓了一跳。两人对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低下头，这事恐怕赖不过去了。

“介绍一下，我是反诈骗中心主任俞骏，这位是副主任兼新成立的反诈骗X小组组长向小园。别紧张，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俞骏开场道。他和向小园落座，三位外勤或倚或坐，显得并不那么正式。

态度似乎很好，钱加多稍放心了点，好歹从警时日不短了，知道不敢乱说话。络卿相老老实实回答道：“谢谢领导，其实……也没我们什么事……”

“那看来都是斗十方干的坏事，你们是俩好人哇。”俞骏笑着道。

一听这话，知道底都泄了，钱加多一听怒了，指着络卿相道：“嗨，你个叛徒!吃的时候都有你一份，怎么就把兄弟卖啦？”

旁听的嗤声笑了。络卿相即便能对付得了严刑拷打，恐怕也对付不了这号猪队友。他苦着脸干脆不敢吭声了。

“安静。”俞骏唬了声，吓住了钱加多，一指道，“钱加多，你消停点啊，知道你家境不错，不在乎这份工作，从你进来我已经接到七八个电话都是打听你的，从区派出所到分局长，你家门路挺广的啊？要不我给领导们都白话下，你是怎么去抢钱、抢手机捎带还打人去的？”

“他们是骗我的，我是把自己的抢回来了。”钱加多狡辩道。

“哦，你也知道自己是抢回来的了？”俞骏揪着话头了。

钱加多待要解释是“要”回来的，不料俞骏一摆手：“向组长，这个你来。”

直接无视钱加多了。向小园审视几眼乖乖仔样的络卿相，轻声道：“络卿相，首先向你声明一点，我们组已经得到市局政治处的授

权，可以对特定警员背景进行详细挖掘和分析，所以，对你的背景就多了解了一些，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回答一下。”

“嗯。”络卿相应声道，表情很凝重，凝重到没有变化。

“你是怎么认识斗十方的？你们的生活轨迹里似乎并没有交集。”向小园问。

“通过他。”络卿相一指钱加多，解释道，“我和多多，不，钱加多是高中同学，后来我上了中州大学，他上了卫校，有天他带了个朋友介绍给我，就是斗十方……斗十方上的是中州大学南校，那是个独立的文科学院，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也不在一个专业。”

“第二个问题，你在大学时自行设计完成过一个网站模板，后来嵌入校园网里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栏目，名字叫……”向小园放慢了语速。

络卿相有点得意道：“反骗校园行。”

他这一得意，钱加多看不下去了，补充着：“抄的。”

“是，大部分内容都是从网络上搜集整理的，也可以说抄的，无非是警示同学而已。”络卿相道。

“很好，你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你的毕业论文《互联网背景下网络诈骗防范与对策》可以查到，其中有涉及声纹识别、大数据过滤等一些很有前瞻性的设想，放到现在不稀罕，可在几年前，已经很不错了。”向小园微笑着道。

她的微笑仿佛有感染力一般，络卿相如沐春风，不好意思道：“谢谢。”

“也是抄的。”钱加多又在补刀了，那义正词严故意报复络卿相的样子把俞骏也逗乐了。络卿相已经习惯了似的解释着：“引用的地方都注明了，声纹识别民用发展很快，只是应用到警务上稍晚了点。西方在技术和人权的碰撞上一直举棋不定，技术早已经成熟了。”

“对。那我问你个反技术的问题。”向小园看了眼纸张道，“你的栏目里有一篇关于‘金评彩挂风马燕雀’的综述是如何来的？这个有关‘八大骗’的陈述，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啊。”

络卿相想了想，道：“这个真是抄的。”

“哪儿抄的？”向小园问。

“斗十方给我抄的。”络卿相道。

向小园好奇道：“这个比网络流传的都完整，他怎么可能抄得到？”

“我本来抄好了，他笑话我很多地方不对，给我改了一遍……比如有的叫‘金皮彩挂’，有的叫‘金评彩挂’，以前‘皮’是指卖狗皮膏药的，‘评’指评书，他说了，‘皮’和‘评’其实是一类，都靠嘴巴混饭，江湖上叫‘讲口为王’，意思就是什么都能当狗皮膏药给兜售出去，所以说‘评’才是正确的。”

说到此处，俞骏的目光没来由地一亮，眼前浮现的是斗十方叫卖黑金笔那套玩意儿，他脱口问：“这么说来，斗十方似乎是行家啦？”

“差不多，反正他没被骗过。”络卿相道。

钱加多不同意了，撇着嘴纠正道：“他上学一年年领贫困补助的，别人骗他啥去？”

有这个搅局的在，乐子就大了，把众人逗得忍俊不禁。俞骏拍拍桌子警示道："钱加多，没问你不要说话。"

"嗯，不说。"钱加多鼻子哼哼着，翻白眼了。

向小园定定心神，表情严肃，慢慢说道："下一个问题，你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找到了斗十方，斗十方是怎么带你们找到王雕的？"

"这个……人网。"络卿相道。

"人网？"这个词把反诈骗中心的全给新鲜得愣住了。

"是这样，他十几岁就在中州市里打工，洗盘子、刷碗、卖衣服、卖家具、当保安、跑外卖，什么都干过，认识的人很多，找人、找工作、找租房什么的，他比谁都门儿清。"络卿相道。

娜日丽插了句："太牵强了吧？这回找的可是个刚出狱的骗子。除非他找到原来和王雕接触的人群，就这么巧？"

"您忘了他现在的身份了？打黑除恶两年多来，刑事拘留的一大部分都是异地关押，搁他那岗位上，能认识的坑蒙拐骗偷抢，包括涉黑、涉恶分子，不比谁多啊？"络卿相给了个无懈可击的解释。

没错，他是看守所的管教民警，哪个犯事的还不从那儿过？只是出来还联系这个节点让俞骏皱眉头了。这是件绝对有悖职业素养的事。

向小园顿了顿，一欠身，保持着严肃表情道："最后一个问题，抢走王雕手机的人，是不是斗十方？"

"不是!"络卿相和钱加多齐齐否认，异口同声，但马上觉得反应不对。

“哟，看来你们都知道手机被抢走了，不是斗十方，那是谁呀？”俞骏换着口吻问。

回答这么干脆，太浮夸了，假得两人自己都牙疼了。钱加多不敢看俞骏的眼光，躲闪着。没承想最终落到这个实锤上，而落到这个实锤，恐怕兄弟几个都前途堪虞了。

“有句话叫人性是不能考验的，我不想把你们架到火上烤啊，比如络卿相同志，我问你，你是让我把你交到督察手里查呢，还是直接告诉我？王雕是我们追踪的嫌疑人，你把目标吓跑，我们都差点找不着，非要兜圈子？”俞骏直接唬道，口吻一变，加重语气继续问，“自己说，是不是有部手机被抢了？”

“是。”络卿相声如蚊蚋，撂了。

“谁抢的？”俞骏问。

“斗十方。”络卿相难堪道。

问话到此戛然而止。络卿相难过地掩面低头。钱加多此时倒无所谓了，反正瞒不住了，捅出来倒一点儿也不紧张了。他看着俞骏，又看看小组几人，不客气地道：“没本事抓骗子，可有本事吓唬我们，多大个事儿呀，我和斗十方两人抢的，没他的事。”

“哟，这是不服气啊……陆虎，大邹，带他们俩吃饭去，看着别通风报信。”俞骏一摆手，下命令了。

两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霸气侧漏，一个霜打雷击，被三位外勤拥着去食堂了。脚步声去了很远，向小园和俞骏相视间，眼里都多了几分亮色。俞骏道：“看来我们都有想法了。”

“也都有顾虑。”向小园道。

“络卿相经验不足，钱加多太散漫，又是个辅警，不过这两人请的客卿肯定经验丰富，上手会很快，跨市调人也不是问题……但是，这个人的履历听得我心里发毛啊。”俞骏思忖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他的资料里只填了一个父亲的名字，斗本初，无业；家就住在西陶镇段村，登阳市边上，家离登阳看守所不到五公里……理论上那儿应该是个封闭的生活空间，可奇怪的是他居然在距离百十公里外的中州混得如鱼得水……这个岗位可以接触到各色的嫌疑人，但职责以外如果还和那些刑满释放、取保候审、多次进出看守所的高危人群来往的话，那这个人就得打个问号了。”

向小园抽出一页纸推到俞骏面前，道：“您看，他的履历、个人情况，清白得像一张白纸，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他刚刚通过了招录事业编民警的考试，我查了下，去年还参加过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认证考试，但没考过。”

每个人都有明暗两面，只不过这个人明暗对比太过强烈。俞骏犹豫片刻，倒不确定地问向小园了：“你看呢？小组编制倒还可以进几个，但咱们系统哪个单位也是好进难出，从一个偏远看守所岗位调到市区，借调肯定不好好干，手续过来可是一步登天啊……呵呵，我有点庸俗，先考虑的是实际问题。即便这个不是问题，那这背景也有点让人担心啊，这里可是全省大数据的中枢，有点问题我们谁都交代不了。”

“我觉得应该接触一下，就像他俩一样，不看都不知道还有隐藏技能呢。最起码有关八大骗的传说，目前这是最翔实的一份……我想，就以王雕的手机为由接触一下。”向小园道。

“行，得狠点，看我把他吓住啊，呵呵。”俞骏道，起身往门外走着。

“您把络卿相吓住了，我怎么觉得您有点失望啊？”向小园追着问。

俞骏失望道：“连狡辩都不会，玩不转反骗这一套。”

“您不能要求反骗警员都具备这种恶劣品质啊，搁您这选拔方式，除了斗十方，没人合适。”向小园笑着道。

“‘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深渊就是对自我的内省，当你看到了足够多的恶，对自己内省足够深的时候，你会看到水面上倒映的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如同看怪兽一般地看着你。”俞骏前行着，答非所问。

向小园回答道：“这句不是杜撰，出自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尼采论述的是一种怀疑论态度，思考过程就是一种推论，因此亦是无意义的。‘凝视深渊’可比为与黑暗博弈、与自我对话、思索与审视宇宙的不确定性等，您有新的解释吗？”

“这个解释已经够了，思考诈骗这个问题的过程，将无可避免地改变思考者本身，可能也就是改变问题本身，所以思考者最终获得的答案，一定不是思考者最初想要的答案。继续往下推论，‘骗人和被人骗’会变成一个没有结果的循环，无限制地怀疑、实践，就有了下一句，与魔鬼搏斗的时候，要谨防自己也变成魔鬼。”俞骏道。他指摘着，像兴致大发给向小园提醒几句一样。

向小园思忖着问：“您在提醒我，不要沉迷太深？”

“不，我在提醒你，如果不具备魔鬼的品质，就没有和魔鬼搏斗的资格。”俞骏道，驻足看着向小园蔫蔫地笑了笑，径自前行了。

向小园站在原地想了很久，还是不服气地追了上去……

月黑风高，夜访囹圄

漆黑沉沉的夜里，孤独的车灯划过，车里人视线所及皆是秋收后遍地的庄稼茬子，偶尔会惊动栖息的野兔或者地鼠，在灯光下傻愣片刻，然后奋力逃窜，倏忽消失在黑暗中。

外勤绝对没有办公室的工作舒服，就这么一段并不长的夜路都让向小园像穿越回了上个世纪，沿路只遇上两辆突突响的三蹦子，连车灯都没有，偶尔星星点点的像冒鬼火的地方那就是沿途村落了，不过并没有静谧之感，在这种月黑风高的季节里反而增添了一份诡异的色彩。

路的尽头便是登阳市第三看守所，车驶近大门口便泊定。看守所的一位带班领导已经在此等候了。下车握手相互介绍，对方姓仵。连连碰上奇怪的姓氏连向小园都觉得讶异，斗、仵、络似乎都不在百家姓里。

进所的手续相当烦琐，外层由武警看守，验过证件，留存，上缴手机等通信工具，又电话核实了省厅开具的介绍函才予以放行。一圈高墙里，一座像环形堡垒的建筑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了，关押着六百余名嫌疑人的看守所腹地。

“目前在押人数六百四十八人，在职警务人员六十一人，轮班监管；工作人员二十九人，包括厨师、清洁、医护等。这座看守所是新建的，旧址在登阳市老城区，规划开发区时整体搬迁至此，离市区比较远，有二十七公里，直属于登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管理……说新建，时间其实也不短了，有十几年了。俞主任，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您还想了解什么？”

仵所长且走且汇报，进内层里回头问。

“哦，基本情况都了解下，这里关押的中州市押解人员多吗？”俞骏问。

“有近一半是，特别是近两年打黑除恶以来，各地都使用异地关押的方式，我们这里离中州比较近，是首选。”仵所长道，进了内层，他刷卡开门，领着两人进入，指指值班的地方，介绍着入所收管的流程。案卷、档案、人员都是联网的，数位合一、验明正身才有资格住进这个“管吃管住”的地方，哦，对了，还管医疗，值班室隔壁就是医护室，里面有人值班，正推着一个装满各式药品的手推车出来。

“条件不错啊!”俞骏随口赞了句。

仵所长不知其意，按部就班介绍着：“嗯，基本条件还是可以的，这上面是排班表和嫌疑人的配餐，保证营养健康，食物是统一配发。根据省厅的要求，原看守所代买、代售的情况一律取缔了，这也是出于管理和安全的考虑。”

稀饭、馒头、稀饭、馒头……偶尔有一两顿大米或者面条，清汤寡水的肯定能保证营养和健康，不过俞骏和向小园可没注意这些细节，两人都瞄到了今天排班表上，C区值班民警，正贴着民警斗十方的照片。

“仵所长，你们这儿是按字母分区管理的？”俞骏随意问。

“哦，对，分A、B、C、D四区，普通号；未命名的是严管区，刚进号的都要在严管区待上一到两周，情绪稳定之后，监管民警会根据个人情况分配到号房，考虑的情况主要有是否同案、是否吸毒、是否有其他疾病等，有些嫌疑人的情况很复杂，甚至还要考虑到宗教信仰的情况。”

仵所长说着，请两位到他的办公室。他几次面露惑色，不过职业素养很好，让他把所有的疑问都压下去了。

那些没说出来的疑问自然是这两位不速之客的来意了，不像查违纪的，不像组织谈话的，当然更不像来检查的，可就偏偏趁这个特殊的时间突然来，而且来头还吓人，这么个所的编制惊动省厅来人，在建所历史上很罕见，上一次还是因为意外死亡来了调查组。

落座，这里简陋到连饮水茶具都没有的程度，仵所长用纸杯给两人倒了两杯白开水。向小园微笑致谢。可能她的亲和力更好一点，所长趁机问：“这位向督察，您有什么需要特别询问的情况吗？”

“特别？我为什么要特别？”向小园道。

“这是个性别单一的地方，几乎没有女同志来过，包括警务人员。”仵所长道。

“她是心理咨询专业的，仵所长，您坐，我直接说我的来意吧。省厅在关注心理方面有些政策要出台，我们来此就是做个前期调研，找你们这里的特定人员谈谈话，了解一下基层情况，没什么大事，咱们这行嘛，有些虚工作也得实干嘛。”俞骏道。

这个老油条给了个极其合理的解释。仵所长明显放松了，不过还是提醒着：“如果提审嫌疑人，必须有市公安局的准许，而且必须有所方人员陪同，全程要留下影像记录。特殊点的嫌疑人，可能还得直接关联的办案人员陪同。”

“不用，不用，您理解错了，我们不接触在押嫌疑人……民警怎么样？我们主要关注特殊环境里警务人员的心理健康。”俞骏道。

“哦，那就简单了。”仵所长一下子更放松了，开了铁皮柜子，拿了一份档案递到了俞骏手里，介绍着本所在职辅警、民警等人员的组成。俞骏一页一页翻着，随便挑了两三个人，一扬手道：“就这几位吧，我接触一下。”

这出隐藏真实来意的戏就这样开始了，不得不承认俞骏也是天生的欺诈性格，装模作样地问被所长召来的民警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心理状态、思想认识等，末了总是夸赞几句，把小民警听得喜滋滋地走了。到了第三位，俞骏提异议了：“这一位我们干脆到他的工作环境走一遭聊聊吧，哟，这次您别跟着。您在旁边，他们的反应有点紧张啊。”

连说带蒙，仵所长一点儿也没有怀疑，直接领着两人到C区了。每个区通向办公区域还有一道铁门，开门时，仵所长回头犹豫地看了两人一眼。俞骏好奇地问：“怎么了？您好像……有顾虑？”

“女同志进这儿不合适啊。”仵所长道。

“有类似规定吗？如果有，我们不难为您。”俞骏道。

“那倒没有，只是这地方嘛，有点那个……”仵所长难言道。向小园明白了，笑道：“没事，这里的监控直通省厅，能看到。”

那就没问题了，仵所长开门把两人请了进去，在步话上吼了斗十方一句。甬道尽头，穿着警服，提了一长串钥匙，咣当咣当巡逻的斗十方转过头来，朝俞骏两人走来。

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某个铁窗口上，有人看到了进来的女警，瞬间口哨声起，然后踢踢踏踏不知道多少脚步声往窗口方向凑，口哨声此起彼伏。向小园看到不远处的铁窗里挤着一堆人脑袋，有人情急地在喊着："哎哟哎哟，大美妞，大美妞!"

嘭……嘭，斗十方挨着个儿擂门，挨着仓号吼道："全体向后转!"

管教发话还是有威信的，一堆堆脑袋退下。走到俞骏面前的斗十方立正、敬礼，汇报道："登阳三看值班民警斗十方，向您汇报，请指示。"

"哦，随便看看，这是你工作的地方？"俞骏作势视察。

"是。"斗十方自己挨着仓号的一边，把两人请在靠外的方向。生怕被关押的嫌疑人滋扰似的，他挨个儿关着铁门上打饭的窗口，汇报道："C区一共十仓，每仓十到十五人不等，每半个小时巡逻一次，各仓号的监控直联市局和省厅，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接受监督。"

"哦，挺好，干几年了？"俞骏问。

"报告领导，两年零八个月。"斗十方汇报道。

"据我所知，你考过了事业编招聘，即将成为这里的正式干警？"俞骏问。

"是的，感谢组织培养。"斗十方道。

“从事这份工作对你的心理有没有影响？我指……毕竟这里从坑蒙拐骗到江洋大盗都有，和他们相处有压力吗？”俞骏问。

“没有。一般进来的都老实，罪越重反而越好管，最闹腾的不是这些罪重的，而是那些短期的，特别是酒驾和醉驾的，顶多待几个月，很难管理。”斗十方道。

“哦，这里面……打架闹事的多吗？”俞骏停了下来，在斗十方即将关上一处窗口时拦着，好奇地往里面看了眼。晚上了，里面通铺和墙之间的甬道或坐或站着一大堆人，个个剃个秃瓢，看样子能吓人一跳。恰在此时，喊话器里响起了仵所长的声音，让各仓号坐好，保持秩序，还有让那个号子里洗澡的穿上衣服。

声音严厉，号子里瞬间恢复了秩序。俞骏看到了，每人一个小凳子，端坐得挺快，一眨眼就整整齐齐码了两列。

恐怕单看表象无从了解真相，俞骏关上窗门时，斗十方才汇报：“不打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牢头、狱霸的现象已经基本消失了，对于不服管教，我们有谈话、训诫、戴戒具等多种惩罚教育方式……简单讲吧，一般打架至少戴十五天的戒具，再横的戴两次也就老实了。”

“哦，那倒是……向组长，您有什么问的？”俞骏词穷了，把话题递给了向小园。向小园提议道：“还是到办公的地方看看吧，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谈话。”

“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斗十方道。

“除了巡逻，你难道就待在甬道里？”俞骏问。

“我们时间是卡死的，遭遇任何情况，必须保证三十秒之内到达现场……哦，我们倒是有谈话的地方，您二位要是不嫌弃，就到那儿

吧。”斗十方邀请着。

就这小事都得跟领导汇报一下，得到准许后，斗十方领着两人出了监管区域，一拐到了走廊某房间。让俞骏和向小园意外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图书室，连通的一间是有个询问座位的小办公室，那椅子有隔板，有挂手铐的地方，肯定是嫌疑人的座位了。

俞骏大大方方地坐到了管教的位置，斗十方殷勤地给抱了把椅子让向小园坐到了一旁，而自己只能坐到嫌疑人的位置上了。向小园开口道：“这儿还有图书室啊，看藏书还不少啊。”

“啊，对，现在全省搞传统文化进监室活动，标配。”斗十方道。

“效果呢？”向小园问。

“非常好，《弟子规》《了凡四训》《三字经》等传统文化范本，里面八成人能背下来，四十八条监规，百分之百都能背下来。”斗十方道。

“你好像是中文专业，从事这份工作似乎不搭调啊，怎么就进看守所当管教了？”俞骏问。

“我家就在这儿，离家近呗。”斗十方道。

“有兴趣去市里工作吗？”俞骏又问。

“没有，这儿挺好的。”斗十方道，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言不由衷啊，对组织得讲实话。这地方管教民警的更迭速度很快，离市区又远，属于没人来的单位，来了也挤破脑袋想办法走。你在这儿待了两年零八个月，差不多算是最长的了，一半是辅警……招考事业编民警是对口到这里工作的，报名的本来就没几个，而且考上

的有两位居然放弃了……你很幸运啊，补缺了。”俞骏悠悠道出了斗十方的工作履历。

这就有点尴尬了，斗十方笑笑道：“对，没人愿意来，我就捡了个便宜。”

“那，你看，我知道的比你想象中多，你得实话实说……你刚才有点迟疑，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们的来意了？”俞骏直接问。

“对，能告诉我来意吗？”斗十方直接问。此时真的怀疑了，这两位和那些走马观花的检查来人不一样，最起码上级不会闲到这个时间点来。

“猜一猜……我们是冲你来的。”俞骏淡淡地道，眼瞟着斗十方，看着他的反应。

“明白了。”斗十方没有反应，直接说出来了。

“明白什么了？”向小园好奇问。

“傻雕的事吧？”斗十方直接道。

这倒把俞骏和向小园惊了下。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俞骏示意向小园上前掩上了门。重新落座后，俞骏掏出摄录放到了面前，严肃道：“我现在正式开始询问，把所有经过讲一遍。”

斗十方略一迟疑便开始讲了，怎么接到电话，怎么领着人去找到王雕，然后怎么拿回了手机和钱，意外的是，他还说到了在车站被袭击，然后脱身，整个过程基本和钱加多、络卿相所说一致，只不过隐去了两个关键点：抢王雕的手机以及究竟拿走了多少钱。

“有几个问题，第一，你从王雕和包神星身上抢到了多少钱？”俞骏问。

斗十方想想回答道：“用抢字不合适吧？我们把他堵着，他理亏，主动赔的，有三千多。钱加多被骗一部手机，而且被转走了两千块钱，我们要回了被骗的两千块，对方赔偿手机算一千多吧，还不太够。”

“你们好像把手机也找回来了？”俞骏问。

“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了，没想到真找回来了。这么算下来，好像还多拿了人家一千多块钱，改天遇上还给他呗。”斗十方轻松道。

“不光多拿了一千多吧，你似乎还抢了王雕一部手机？”俞骏问。

“噢，已经还人家了。我当时拿走是怕他拍照什么的回头报复，第二天谁知道在北站就遇上他了，我把手机还给他了，他俩还没完，结果就打起来……我出于自保，还手了，还了手就跑了。”斗十方道。

“你这回答不科学啊，包神星说你根本没还啊。”俞骏道。

“那俩一个贼，一个骗子，您宁愿相信他们，不相信一位基层民警？他们在哪儿？一对质不就行了？哎，不对啊，不用对质啊，如果落网了，手机应该就在他们身上啊。”斗十方道。

厕所发生的事，除了当事人，恐怕无从知道真相，王雕和包神星根本没落网，斗十方这么一说，倒把俞骏给将住了。而且看着斗十方面不改色心不跳、表情一点动静都没有的样子，他莫名地觉得有点欣赏。像这么一交代，倒像是见义勇为了，最起码违法成了过界，真要问责也轻得多。

似乎连俞骏也没想到对方应对得这么轻松，他凝视着斗十方，斗十方丝毫不回避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两人对视良久，谁也没示弱。即便顶着省厅的名头来，俞骏也没有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一丝紧张。

“你在撒谎。”俞骏突然道。

“你也在撒谎。”斗十方也突然应道。

“是吗？那这个是假的喽，有人敢冒充省厅的名义进入这种地方？”俞骏亮着省厅开具的介绍函。在地市级一个小看守所，恐怕这和圣旨的效力差不多。

“你不是来查这个事的，千把块的案值连派出所都不当回事，惊动省厅来人那就是笑话了，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如果我有违法违纪行为，会通过支队采取相应措施的。”斗十方道。

“那你……认为我为什么会来？”俞骏笑着问，笑得有点阴沉。向小园根本插不上嘴。她仔细地看着两人的PK，这一对算是遇上对手了，一直以来，都没见俞主任露出过这么阴险的表情。

“应该是碰巧了，你们在追傻雕和那个憨炮，正好把我们录下来了，在北站的时候，有个女便衣接触过我，应该也是你们的人。他们一共有四个人，三男一女，乘坐的是辆起亚轿车，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针对我，不过肯定是误会了，我不是骗子，也不是贼。”斗十方道。

一听这个，俞骏瞄了向小园一眼，得嘞，自己的外勤早露了，怨不得人家如此淡定。

向小园不动声色问：“你怎么知道是我们的人？”

“本来不确定，他看了你一眼，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斗十方指指俞骏，又给了俞骏当头一棒。

“你在试图激怒我，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在职的民警私自追踪嫌疑人，抢人家财物……你可以啊。”俞骏有点怒意。

“你在吓唬我。这事不归你管，你不是刑警或者派出所来人，傻雕也不可能报案，没有案由，你也没有理由追这事……如果你非要针对我个人，那随便你了。你刚才都说了，这是个没人愿意来的岗位，大不了把我开了，倒省得我犹豫。”斗十方两手一摊，皮球又踢回来了。

俞骏一欠身，一抚下颌。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斗十方一笑，不理会了。

僵住了。向小园思忖着道：“我们换一种谈话的方式，你身为警务人员，这样处理事的方式毕竟是错误的，这点，你不否认吧？”

斗十方没吭声，慎言……这种节点上来意不明，他缄默了，毕竟处理方式肯定也有问题。

“还有你寻人的方式，是通过大量的刑满释放、有前科或者仍然在犯罪的人员找人的，你不觉得这有悖于你的职业素养吗？”向小园问。

斗十方呵呵了两声。这次真把向小园也有点激怒了，她瞪着眼问：“我说错了吗？”

“一位戴着几万块钱卡地亚蓝气泡手表的女警，从空调舒适的办公室里出来指摘最底层的人。”斗十方道。

“这个来源是正当的，也有问题吗？”向小园露着皓腕上的表，无奈问道。

“那我告诉你问题在哪儿，我在这儿待了两年零八个月，每一个嫌疑人从收押到判决押解走，平均为六个月，也就是说，我至少要接触五到六拨嫌疑人。满号十仓，平均一百到一百四十人，还不算上我临时跨区替班，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工作时间里，差不多要接触七百至一千的嫌疑人……所里的要求是他们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作为管教必须了解，甚至为了让他们配合安心服刑、认罪服法，我们还得走访他们的家庭，这种情况下，和其中某些刑满释放已经回归社会的人成为普通朋友也是问题吗？法律都规定他们是公民，你还要把他们划到罪犯一类？”斗十方问。

向小园被问住了，她尴尬地转移话题问：“这和我的表有什么关系？”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何不食肉糜？您所在的位置根本没有机会了解。”斗十方道。

毫无悬念，一接触就溃不成军了。向小园用目光询问俞骏。俞骏又一欠身子坐正了，开口道：“好吧，那我把我的正式来意说一下。”

“不用。”斗十方直接回绝了。

“为什么？”向小园愣了。

“不就是这个吗？”斗十方掏着口袋，把一沓钱和一部廉价手机掏出来，扔到了桌上，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手机上已经套上了塑料袋。俞骏眼睛一直，这是把抢来的钱和手机直接交了。就听斗十方说道：“你们一定在追王雕，一定是有关什么案子，手机或许有什么线索才让你们转而把我们仨追着不放，好歹我也是警务人员，我知道轻重，喏，就这部。”

“你刚才好像说，还给傻雕了，这交出来了，岂不是抢的事实锤了？”俞骏讪笑了。

“不管你们什么来意，我没有感觉到恶意，所以，能帮就帮喽。你要揪这个小辫处分我，随便喽。我不觉得我的处理方式有什么严重问题，过程你们应该知道了。假如真把傻雕扭送公安机关，他一定会谎称是钱加多把手机递给他的，不是骗，那样不但处理不了傻雕，我们都会成为笑话。”斗十方轻松道。

俞骏拿着这部手机，扬了扬，问：“你或许可以告诉我，这部骗子的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干脆帮忙帮到底。”

掏出来，开机，俞骏递到了斗十方手上。斗十方放在桌上，点开了通讯录和图片收藏介绍着：“没什么东西，几张图片，还有通讯录，这是从云存储里直接恢复的通讯录，微信联系里只加了两个人，是刚注册的……这是个江湖骗子，老式的那种。”

“何以见得？”向小园好奇了。

“图片。”斗十方提醒道。

图片，俞骏和向小园看着，似乎是在公园围墙的墙柱上，师佳迪的寻人启事，前后看了几遍，俞骏有点怀疑，可说不上来。这和路边小广告一样的东西招鸡招鸭的都不稀罕，这实在说明不了什么。向小园更是一头雾水。两人征询地看着斗十方，等着下文。

“六十六岁，一米六六，6月6日出走？走丢还挑着好日子？这么巧，六六六六六。”斗十方提醒道。

“哦，传递消息的手段？”俞骏恍然大悟。

“对，师佳迪谐音，是假的，逗你玩呢；图片是关公像P的，义气加发财，谐音是一起发财，这是召集同伙的方式。骗子行踪不定，包括手机号也经常更换，他们多数会约定一个常去的地方，用这种方式续上联系。老派的江湖骗子常用这种手段，寻人启事、小广告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约定的方式。”斗十方道。

俞骏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睛瞪大了一圈，重新审视着斗十方。向小园压抑着心里的激动，也再一次审视像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的斗十方。

两方三人在这种奇怪的对视间保持了良久，不过最终还是被一个意外打断了——墙上的警报响了，肩上挂着的步话响了：C区某号打起来了，监控室呼叫着民警到位。斗十方用眼神征询着俞骏。俞骏摆摆手，斗十方拿起钥匙，抄起橡胶棍就跑。

当两人好奇地出来时，被铁门封住的监管区域乱象已弱，两名管教守着门，斗十方从号子里铐出来两个打架的。两个光膀子秃瓢的大汉，被斗十方喝令蹲下。其中一名犟着不服气，斗十方一棍子戳在小腹上，那人一弯腰，第二棍直接敲在腿弯上，吃痛喊着的嫌疑人被剩下两位管教压住打背铐，鼓噪的监号这才安定下来。

“没见过这架势吧？当管教必须以雷霆手段压制一切不服监管行为，这是正常处理程序。”俞骏看到了向小园表情里的不适，轻声提醒道。

“我确实是何不食肉糜啊。”向小园叹了句。身为警察，还真对这种场面不适，她不了解的东西可能太多了。

“走吧，看来他征服你了。”俞骏提醒道，朝着仵所长的来向踱去。

“这话有歧义，还不至于。”向小园道。

“你正确理解就好，我都被征服了，何况你。这小子有两把刷子，我们还没看透他，他倒先把我们给看穿了，一点儿都没紧张……”俞骏喃喃自语道，迎上仵所长，客套几句，仵所长老歉意了，一直解释号子里两个嫌疑人打架冲撞领导的事。俞骏装模作样大赞处理得当，看样子平时训练有素。

仵所长一路恭送着两位“调研”的领导出所。俞骏和向小园二人连夜返回中州，不出意外地路上已经开始商议，如何挖这个墙脚了……

事半功倍，事倍功半

一张A4纸徐徐从打印机里吐出，带着硒鼓余热的纸张递到了络卿相手里，有点发烫的纸让他的手几乎痉挛了下，文件题头是《关于络卿相等同志工作暂时调动的通知》。

市局政治处的电子发文，调出的单位是派出所，调入的单位经侦总队下属的反诈骗中心。昨夜莫名其妙就给放回来了，辗转反侧了一夜，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却不料到头来是个最好的结果。调任的事一大早就在所里传开了，所长手搭到他肩上，他抬头才发现同事艳羡的目光。

“我不知道你小家伙走的什么路子，入职不到半年就调进处级单位的绝无仅有啊，那儿条件可比这里好多了……多回来看看啊。走吧，新单位都来接你了，这条件啊，真是没法说……”

所长揽着他，和相熟的同事告别，说了一堆好好干的话。络卿相整个人还是蒙的，几乎是机械地被请上了反诈骗中心的公务车辆。

是辆SUV警车，比派出所的可强多了。开车的是老程，昨天下班刚分别，没料到今天在这种情况再见了。副驾上的邹喜男逗着他问："小络，是不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啊？"

"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头还蒙着。"络卿相有点尴尬，莫非反诈骗中心就瞄上了他这次品行不端的行为？

"你这瞎话张口就来的，要说也算是罕见的品质啊，经单位领导商议，所以就招你了呗。"邹喜男从副驾上回头笑着道。

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可又不敢再问具体究竟怎么回事，络卿相尴尬地讪笑了笑。程一丁笑道："别逗人家了。小络啊，我们都是被特招的，相比起来，你还接触过反骗，我们比你都不如，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那……我们那事……"络卿相紧张地问道。

"这点你就不如人家斗十方了，听人家怎么解释啊，知道同学丢了手机，积极帮忙寻找，然后找到了王雕，毕竟都陌生嘛，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点肢体冲突……这个手机确实是钱加多递给王雕的，人家肯定不承认是骗的，但对方理亏，还不了手机，就赔偿了三千多块钱……至于被抢的手机嘛，斗十方同志本来是预防对方拍照报复的，却不料手机里发现了犯罪信息，哎……正好，积极上交组织。"程一丁阴阳怪调地把故事又换了一个版本重复。

"哎哟，我去，好话都让他说尽了，偷驴吃肉，回头还卖好的都是他，敢情就我们挨了几板子。"络卿相一拍额头，没想到会是如此转折，不过又一激灵反应过来了，好奇问，"怎么，你们见到十方了？"

“见到了，领导都见过了。哎，小络，要不把你这个同学也请来呗，这么‘奸猾’，绝对能委以重任，领导都对人家赞不绝口啊!”邹喜男调侃道。

“不会来的。”络卿相摇头了。

“理由呢？”程一丁问。

“他考监管岗位还不就图转班空闲时间多，好赚点钱？全职来这儿能赚多少？肯定不干。”络卿相道。

程一丁嘴里啧啧有声，猜着了。邹喜男不死心地问：“那胖多多呢？”

“也不会来。一个太差钱，一个不差钱，多多准备随时回去继承家产，他爸就没指着他上班，也就是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就辅警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加油呢。”络卿相道，而且听到这消息让他格外不理解，又好奇地补充问了句，“邹哥，我问句不该问的……咱中心是不是特别缺人？”

“啥意思？”邹喜男没明白，一看络卿相愕然的样子，又马上明白了，他指摘道，“你是指不应该招多多这号人？”

“我没背后说人坏话的意思，要是当朋友，钱加多绝对够意思；但要当同事，这个……”

“啧……直说。”

“多多最爱的就两件事，吃和玩，他爸当初把他撵到他三姑那儿上班，其实就是为了不让他天天钻家里打网游。他人一根筋，上学就经

常被人骗，男生骗，女生也骗，要夸夸他帅啦、聪明啦，他能把身上的零花钱全给人家，就打个网络游戏都经常被人骗装备。”

络卿相说着，逗得程一丁和邹喜男哈哈大笑，不过这个警示似乎没有什么效果。程一丁在红灯处拐弯驶向金河区，笑着说了句让络卿相瞠目结舌的话：“我也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还得服从命令。俞主任命令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得把他钱加多请到反诈骗中心。”

“不行啊，向组，找不着。”

娜日丽打着哈欠，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从昨天开始到现在，中间没睡几个小时，把丰乐工业园区几处联网监控翻了个遍，愣是没找到聂媚的影子。

“陆虎，你那儿呢？”向小园问。

“我这儿倒是找着了，疑似啊……我投到屏上。”陆虎说着，把信息投到了联网的屏上。三人齐齐向后看，屏幕上显现出了一个平头、高个男子，腋下似乎挟着东西路过，比对的体貌特征是娜日丽在上马村追踪里偷拍到的副驾上的男子，距离有点远，相似度很高。

“详细信息有吗？”向小园盯着，有点入神。

“黄飞，男，三十三岁，两次伤害前科，但奇怪的是他不是中州人氏啊，也没在中州犯过事，这是联网的数据比对出来的，上一次入狱已经是六年多前了，在长安市。”陆虎道。入狱的记录、指模、照片、案卷编号一一呈现在屏幕上。

又是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向小园皱眉头了，她来回踱了两步。陆虎提醒道：“我还发现一个情况能佐证您昨晚带回来的消息……您看，这是恢复的王雕、包神星出狱后的行程。”

屏幕上显示着王庄到全市各个地点，南城较多，不过公园那个联络点发现之后重新梳理，就能看出问题来了，似乎整个行程轨迹都有意无意地绕着中州公园，跟踪时，以为这俩货是瞎溜达，此时再看，目的性就很强了。

“隔行如隔山啊，咱们跟了这么久才被人点透，微信号呢？”向小园问。

那是王雕手机里两个微信号其中之一，另一个不用说是包神星，这一个微信号经分析得知，关联手机是一个广东号码，而且是关机状态，和所有骗子的手机号如出一辙，几乎不用。

“这就对了，全国性的打击各类诈骗犯罪，骗子也在进化，反侦查措施是越来越厉害了，先汇总一下，现在目标有四个了，哪个露头追哪个……噢，对了，今天新人进组，招待好啊。”

向小园说着，心事重重地出去了。

寸功未进，仅仅是查遗补漏了点，让两个外勤也很懊丧。娜日丽靠着椅子叹道：“这些家伙真是神出鬼没啊，从来没感觉过这么难。”

“一般嫌疑人是找到容易抓住难，骗子恰好相反，难找，抓就容易了，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咱们上回参与的境外抓捕，都没费什么劲，可找这拨骗子呢，足足用了八个月。”陆虎道。

“我预感到啊，苦日子快开始了。”娜日丽哀叹。每每案情纠结时，就是最苦最难的时候，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困难重重……

向小园敲门而入，俞骏两脚搭在办公桌上，正在看昨晚的拍摄记录。看向小园这么行色匆匆的，他愣了下，收回了不雅姿势，好奇地接住了向小园递来的案情进展通报。

一张纸，几行字而已，他放在桌上，摁了暂停，想了想道：“不能急，这回可真摸着边了。”

“我知道，我是惊讶于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已经如此之高了，几处的公安监控都没有找到端倪。我担心的是，骗局已经开始，而我们一无所知，等摸到边际，又是个人去楼空，一地狼藉。”向小园道。

“收拾烂摊子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既然是想摸查诈骗团伙的上层组织，那一次两次的得失就没必要看得太重。一步一步来，先说眼前的啊，你愁的和我愁的不一样，除了络卿相调令一下，马上就来，那两位你猜什么情况？”俞骏问。

“怎么了？”向小园心一抽，好容易两人咬着牙决定起用了，居然还有意外。

“跨市调这么个人手续很烦琐啊，正常走流程也得几个月，我想通过市局政治处特事特办，一听尚未转正，他们为难了，总不能跨市下调令吧？可要通过省厅办，我这脸的面子不够啊，而且他这职位也忒低了，架不着动用领导啊……再然后，我向陈颢元局长请求了，想走个后门，陈局和登阳市局领导打个招呼，借个人使使……再然后你猜怎么着？不但人家那所长根本不同意，包括本人也一口就回绝，不来。”俞骏怨气十足地道。体制内办个事比想象中要难。

“您要办不了，我们就更没戏了。”向小园道。

“给我戴高帽吧，我也得顶得住啊，斗十方不来就罢了，我回头一想，就想把钱加多也弄过来……没想到又意外了，那闫主任，就他三姑说了，调什么调啊，昨天把我哥嫂、爸妈吓得还以为犯事了，我们一大家子就这一根香火，都宠得跟啥一样，当辅警也就是来熟悉熟悉社会，开开眼界，捎带看能不能找个对象，还真别把他当警察啊。”

俞骏学着钱加多三姑的口吻，听得向小园都忍俊不禁了。再往深里介绍，连向小园都吃惊不已。钱加多四个姑三个姨，除了这个当警察的三姑，剩下的都是做生意的，而且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各家不是一个姑娘就是两个千金，一大堆堂表姐妹里，就这么一根香火，可不得当宝贝宠着?

这么上心，似乎用岔地方了。向小园的问题来了:“我说俞主任，咱们不是商量招络卿相和斗十方吗? 钱加多这情况，您招来干吗? ”

“这你就不懂了，说动一个人，如果直接达不到目标，那就应该从他身边的人下手，找出他的弱点。”俞骏笑着道。

向小园愣了下:“您这是骗子思维方式啊。”

“哎，你坐，咱们一起观摩下，就把斗十方当作一个骗子模板来分析，看他的弱点何在。关于他的信息，我们可足够多了，要是这个分析不出来，那我们还是趁早收摊……开始。”

俞骏把影像接到了电脑上，从追王雕开始，一直到卖笔，到KTV驻唱，到车站和王雕PK，再到两人昨晚和他面对面谈话，几个屏轮番放着。

“等等……等等……”向小园似乎发现了什么，她拉过了俞骏面前的键盘和鼠标，娴熟地操作着。做大数据的水平确实不一样，让俞骏眼花缭乱地一阵操作，再看屏幕上一个图片屏显，俞骏霎时愣住了。

她把摄录截屏放到一起比对，追人、卖笔、驻唱以及在看守所的形象往一块儿放，几乎看不出是同一个人来，追人时是痞气十足，卖笔时是奋力吆喝，车站又是四顾茫然，还有蹲在摊后吃饭的样子，不知道哪儿触动了俞骏，让他轻轻喟叹了一声。

俞骏没太明白：“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

“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互为矛盾的，性子这么野，可偏偏守着段村那么个小地方；生存能力这么强，可偏偏又在辅警位置上待了那么久，他干的这些活儿，赚到的哪样都比当辅警高啊；还有监管岗位，那可是控制欲能极度膨胀的位置，那种岗位上出来的人，又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儿；还有这些技能的来源，包括江湖黑话、行事方式，可以说有些是从嫌疑人那里得到的，但这其中有个问题，就这些嫌疑人里，熟悉老江湖这种手段的人也不多啊。”向小园道。

俞骏兴趣来了，追问：“继续说，你似乎看出什么来了。”

“是什么羁绊着他，问题症结就是什么；是什么让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问题症结就是什么。”向小园如是判断道。

“对呀，这么拼命赚钱，总不能只抱着个娶媳妇的庸俗理想吧？”俞骏道，判断得他自己也笑了。

向小园提醒他道：“我们忽略了一个人。”

“他的父亲，斗本初。”俞骏一点即透。

“对，父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没准是一辈子的老师，而这个人，从公共信息里什么都查不到，基本和我们查那些诈骗嫌疑人一样。而且他的户籍也很奇怪，是在九十年代落的户，按时间推断，那时候斗本初已经五十岁出头了，而落户之前，什么都查不到。”向小园道。

“你内心的阴暗可是快胜过我了。按照这个推论，总不能是一位老江湖骗子培养出了一名警察来吧？”俞骏愕然道。这个推论似乎成立不

了，一个人可能有两种人生，可总不能有两种互相排斥、互为天敌的身份。

“我只是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处在监管民警的位置，和嫌疑人是敌对的位置，所以能从嫌疑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即便这个成立，那以前呢？据络卿相说，在上大学时，江湖骗子这一套他可就已经熟稔无比了，那时候他可还没有接触看守所啊。”向小园道。

“哎哟，厉害，是我糊涂了……我犯了个灯下黑的错误，看来没我想的那么简单，那咱们再合计一下，这事不整清楚我这脑袋清净不了……”

俞骏连连给向小园竖大拇指，两人开始从长计议了……

“我够……我够……我他妈够不着……”

包神星收回了发酸的胳膊，看看头顶上五米多高的摄像头，为难了。他回头看、准确讲是请示大哥。躲在死角的王雕鬼鬼祟祟给他打着手势，指头往上指。包神星寻思了一会儿明白了，狠狠骂了句：妈×的，怪不得拉老子入伙，知道老子干这活儿专业。

他又等了会儿，瞅着没有过路车的空当，一解裤带，打了圈，在杆上打着活结，然后两脚一踩，手脚并用，噌噌猿猴般在杆上上升了几米，这就够得着了。

干啥呢？把天眼变成瞎眼呗。就见包神星伸出来的长竿子顶头挂着个黑塑料袋子，唰地给扣到摄像头上了，完事呲溜往下一滑。王雕这才跑出来。包神星扔了竿子跑上来，不解地问：“这干啥呢？还不如箱里把线揪了呢。”

包神星指指公安检查站标志的配电箱。王雕骂着：“你丫脑残啊，破坏监控那罪名是闹着玩的？扣塑料袋就不一样，哎，顶多认为是风刮来的。学着点，既要达到效果，又不能触犯法律，懂不？都进几回了，也没长点记性。”

“那有什么用啊，半天人家就修好了。”包神星反驳着。

“只要今天修不好就行了。修好不能再给它戴上啊？又费不了多大工夫。”王雕且说且走，拨打着电话。两人路边等了没多大会儿，面包车、奔驰车、两辆厢货车次第出了租赁的厂区。路过时，摇下的车窗里，是安叔、张胖子和那位聂美女，招手让他们上车。

两人钻进面包车里，一路前行。安叔几次看车窗外的头顶上，给聂媚和张胖子指指点点，那两位笑得格外开心。

三个检查站摄像头上，都挂着黑色的塑料袋，正随风飘扬，像恭送着这伙上路的骗子，却不知他们要在何处设局开张……

前行无路，处处受阻

“反诈骗中心，前身为涉众类经济犯罪调查处，隶属于经侦总队。顺应近几年网络诈骗、涉众经济犯罪案件增多的趋势，原调查处和经侦总队数个部门联合成立现在的反诈骗中心，现在这里聚集了经侦、刑侦、网安、技侦等多个部门的精英，其职责在于，根据省厅‘五侦’合一的要求，全方位打击各类欺诈类案件……你们看，这里就是全省反欺诈信息梳理中枢，可以直连银行、民用通信、车管、航班、医

疗、居住等个人及团体信息，也就是俗称的大数据中心……可以进来参观一下。”

陆虎侃侃讲着，娜日丽、程一丁和邹喜男陪同，带着两位懵头懵脑地进来了。看得出络卿相有志于此，两眼俱是火热，毕竟是他学过的专业。另一位就不一样了，钱加多贼眼兮兮地东瞄西瞧，似乎在这里还没有发现让他兴奋的事物。

“怎么样，是不是对你的职业前景充满憧憬了？”娜日丽小声问络卿相。

络卿相不好意思地笑笑，点点头。几人所过之处，那些忙碌的接线员还在处理着网络安全信息。络卿相注意看了几眼就明白了，这是对不良信息的清理，什么赌博的、算命的、拉单的，这些冒出来的信息会第一时间被标记、屏蔽，必要时恐怕会反追踪其出处。他注意数了数，几十个台席似乎都在干这事。

陆虎解释道：“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各大队、网安甚至派出所有时候也要分担一部分这样的工作，现在省厅的要求是，对于发现的涉诈类信息，要逐一通知到可能受到侵害的人群，途径包括网络信息发布、APP通知，还有手机人工通知，工作量很大。”

“那还不是那么多人被骗？”钱加多挑刺儿了。

“连续打击两年多来，诈骗类案件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知道‘6·12跨国电信诈骗案’吗？你身边的几位可都是参案人员。”陆虎笑着道。

“啊？那个案你们也参加了？我在电视上见过。”络卿相羡慕地问。

娜日丽、程一丁、邹喜男很不谦虚地笑着点点头，这是职业生涯里能吹一辈子的事。

这么踑可有人看不过眼了，钱加多撇着嘴道：“都荷枪实弹的那么大阵势，实力不对等。”

三观不正到这程度就很令人郁闷了。众人互视着，络卿相佯装未见，低着头往前走。有点尴尬的陆虎小声问：“加多，那搁你说，怎么样才算不欺负人？一对一出来PK，我们敢，那骗子也未必敢呀!”

“这是个玩智力的，和武力值无关。他骗你，你能骗回来才叫本事……说这个啊，你们加起来都比不上我兄弟十方。不是跟你吹，当年我兄弟搁家具城替我表姐当销售时，他一个人，比七八个促销员卖得都多，只要有人进门，他那眼一瞄，就知道是个什么类型、想买什么东西，就是不想买的，也能被他忽悠到签单。”钱加多极力捧十方兄弟，贬低着身边这几位和他有嫌隙的警察。

不过这脑回路似乎不对，娜日丽讶异地问：“你说的是促销，我们说的是诈骗，这能一样吗？”

“你看你，都是收智商税的，有啥差别？”钱加多翻着白眼，驳回了。

余众一嗤笑，倒把娜日丽憋了个大红脸。邹喜男倒有点喜欢这位口无遮拦的钱加多了，他揽着钱加多笑问：“那这么说你一家做生意的，岂不都是诈骗高手？”

“必须的啊，你得想办法把钱从别人口袋里掏出来啊……骗子不也是这样，想办法把钱从别人口袋里掏走？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大了啊，各行各业都有诈骗成分，你买房子，开发商骗的不比谁多？上学，学校白收你多少学费？啥也没学会，连你的青春都给骗走了……还有，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们把我骗到这儿来，肯定目的不纯、动机不良……”

“别别……多多，回头咱们再讨论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还没说完呢。”

“换个地方说……”

络卿相怕这货再大放厥词，连拽带拖地拉走了，省得一室警员看怪物似的看着俩人。那两位一走，剩下的可就被当怪物看了，本来是俞主任和向组长临时有会，让几人带络卿相和钱加多参观熟悉下反诈骗中心的，没想到请进门的是个丧门星，三两句就把整个小组放到被人围观的尴尬境地了，那几个都不知道是怎么掩面逃出来的……

其实这个时候，俞骏和向小园也正被架在火上烤，参与的局长办公会议主题是反诈，“6·12跨国电信诈骗案”主谋朱丰审讯不顺，那位骗枭居然还是外籍，扯出来一堆麻烦事；境外落网的快半年了，团伙在境内的涉案人员还有数位没有归案；涉案的部分赃款去向仍然成谜，被骗资金发还进展龟速，部分赃款还在国外银行，主谋朱丰像地鼠藏粮食一样东一撮、西一撮地藏着赃款，到现在都没有挖掘完。

会后，俞骏和向小园被单独留了下来，两个人有点心虚地不敢抬头看领导。陈颢元局长看了两人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汇报，不知道心焦还是失望，把报告扔在桌上，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种场合俞骏向来是三缄其口，省得触到霉头，向小园呢？更不敢吭声了。这次临时会议几乎就是数落大会，把刑侦、追逃、经侦几位负责人都训得狗血淋头，他俩被单独留下，估计还得来一波。

“看来有点难为你们了。”陈颢元局长若有所思道。

省厅的办案要求是往小处走、深处走，主动挖掘、力求带破其他案件，归根结底是要往诈骗的上层以及案件的纵深走，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确实也有点重了。陈颢元局长思忖良久，看着两人道：“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具体困难？”

“‘6·12跨国电信诈骗案’，详细细节迟迟未出，我们缺乏比对信息；两年来我们重拳高压打击，成规模的涉众类案件几乎销声匿迹，他们敢不敢出来，是不是敢出现在我省或者中州市还不好说；我们通过大数据寻找诈骗目标，能感觉到蠢蠢欲动，但这样警于事前的侦查我们是首次，能达到什么效果，还是未知。”俞骏汇报了一堆模棱两可的话。

陈局长听出来了，手指点着斥道：“会上是嘴上抹油，会下是脚底开溜，俞主任啊，你让我拿这个去给省厅汇报？”

“陈局啊，露头就打谁都会，可人家不露头，我咋下手啊？总不能不讲证据，眉毛胡子一把抓吧？”俞骏为难地抬眼道。

“你在实践里一贯缺乏主动，有怯战和畏战情绪，这个心态我理解，到这个位置都免不了爱惜羽毛，怕发案，怕出事，更怕自己的英名毁于一旦，是不是啊？”陈局长不客气地问。

“我有什么英名啊？”俞骏尴尬道。

“怎么没有啊？‘中州反诈第一人’啊，主持过跨国电信诈骗大案的侦破，很快部里、厅里的表彰就下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出任何差池，对吧？”陈局长直指俞骏羞处似的，把话挑明了，说得俞骏捂着脸掩饰自己的难堪。

“我能……解释一句吗？”

尴尬中，向小园小心翼翼地插话道。

陈颢元好奇地看了她一眼，警示道：“别被他同化了啊，这个小油条是我亲手提拔起来的，我比谁都了解他。”

“那您肯定知道我们俞主任向来是行大于言，不出成绩不露宝。”向小园道。

“哟，这倒是，难道……”陈局长愣了下，兴趣提起来了。

“这一个多月我们一直在厉兵秣马，从大数据的甄别到实践追踪，已经发现了多个疑似目标，包括近十年一直以诈骗为生的王雕，还有新发现的重点标注涉骗人物聂媚。通过种种迹象，我们研判，这些啸聚起来的团伙，有可能在中州或者我省某市正在策划组织诈骗犯罪活动，只是，我们还需要点时间来验证。”向小园道。

陈局长愣了，拿起汇报问：“这里面什么都没说啊。哦，俞主任是怕我知道得太早，期待太高？”

“嗯。”俞骏应了声，有点羞愧地不敢承认。

“你就蔫吧，啊。”陈局愤愤地扔了汇报。

向小园圆着场：“也不能这样责怪俞主任，他一直在寻找我们队伍里通晓市井江湖、精研此类犯罪的警务人员，昨天不还来您这儿走后门想挖个人吗？”

“哦，就说的那看守所的监管民警？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中州也几万警力呢，你跑人家登阳市挖人，可把你能的，长本事了!”陈局呵斥道，不过看两位下属都这么重视，他又上心了，好奇地问，“难道，这个人确实有过人之处？”

“有的。那个岗位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嫌疑人，简直是个天然的实战场所。他是从辅警一步步学习并且考上事业编民警的，在监管过程中，还多次挖出了嫌疑人隐藏的漏罪。据我们了解，他对于传统的所谓‘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八大骗多有涉猎，这类人才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向小园给了一堆违心之词，听得俞骏咧嘴吸凉气。这姑娘成长可比他快多了，他顶多糊弄下领导，她倒好，明打明地忽悠起上级来了。

不过，这说法成功地勾起陈局长的兴趣了。他一思忖，话又变了：“要真有两把刷子，想办法挖过来啊，熟悉这种老派江湖骗子行为模式的人真不好找了，这是社会知识，书本上可学不到，最起码我看电诈团伙的话本就是一头雾水，那些江湖伎俩很多跳脱出我们正常人的认知的……我现在就担心谢副厅追问起这事来，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办一下。如果发现涉众诈骗的苗头，就积极主动跟进。小向，你的状态很好，有情况或需求直接向我汇报，不必考虑他的感受，我现在已经快指挥不动他了……”

陈局长说着起身了，谢绝了俞骏的相送，临走还提醒一句：“就这个追踪嫌疑人的案，每周向我汇报，如有重大情况，随时上报。”

交代完拂袖而去，把准备送领导的俞骏尴尬地留在了原地。领导一走，俞骏嘴咧得更长了，就那么复杂地看着向小园，没想到这位女下属野心如此之大，直接把他架火上烤了。

“我替您讨了根令箭，您不会因此对我有看法吧？”向小园不好意思道。

俞骏难堪道：“你这是逼着公鸡下蛋，赶着鸭子上架，话讲这么满，等着下回挨批啊？”

“也未必，万一有发现呢？”向小园道。

“万一？”俞骏被这个低概率逗得苦脸了。

“有很多万一，现在是处处受阻、毫无进展让陈局过于焦虑，情况会随时变化的，万一朱丰审讯有重大进展，万一归案的嫌疑人有重大发现，万一……或者我们的跟进有什么发现，都可以做一个交代，非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惹上级不痛快啊？”向小园优雅地整理着笔记本，连俞骏的也一起收拾好，起身道。

这话听得俞骏愣了下，一下子醒悟了：“哟，对了，我忘了，你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把握领导心态比我强……但你做得有点过了啊，这岂不是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而后无生。万一什么也没有发现，那怎么交代啊？”

“这就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区别了，您就不想万一有发现呢？如果那样的话，您可就是未卜先知，无愧于‘反诈第一人’的称号了啊。”向小园笑着道。

“好好，我怕了你了……你就说接下来怎么办吧。”俞骏开了门，请向小园出会议室。

向小园不客气地享受了女士优先的待遇，回头告诉他：“领导不是说了，把那位看守所的监管民警想办法挖回来嘛……领导还说了，积极主动跟进，把这个事办一下。领导都说这么多了，您还问我？”

“等等，这些话是你诱导领导讲出来的，哪是请的令箭？简直是骗根鸡毛当令箭。”俞骏道。

“有区别吗？”摁着电梯按钮的向小园回头，脸上带着促狭的笑问道，“反正现在有令箭了，也争取到时间了，总比咱们尴尬地坐到那儿

挨领导数落强吧？”

电梯叮的一声到楼层了，向小园客气地做着请的姿势。俞骏迟疑了片刻，无奈地叹了口气进去了……

急促的哨声响起，驻所武警列队，报数，统一唱首《打靶归来》或者《团结就是力量》，差不多就到午饭的时间了。

登阳三看的一隅，一人高的笼屉冒着腾腾热气，排了整整两列，被一辆轿车差不多大小的手推饭车吱呀呀推进厨房了。饭车后露出斗十方的脑袋来，他扯着嗓子喊：“嗨，高叔，车搁这儿了!”

“啊，就搁那儿，你咋来了？”轰轰作响的鼓风机声音里，蒸汽氤氲，走出来一个系着围裙的大师傅。他擦着手，接过了这辆饭车。每天饭点，这些停在仓库后面的饭车要推进来，不过，这可不是管教干的活儿，他笑着对斗十方说：“都快成正式民警了，还干这个呀？”

“就这么点儿活儿，谁干不是干啊!”斗十方说道。又一辆车进来了，推车的是个老头，被先前的“高叔”斥了句：“懒得!让人家孩子替你干活儿!”那被斥的老头笑笑，像看自己儿子一样看着斗十方，赞道：“十方从小就勤快，你又不是不知道……哎，方啊，你爸咋样了？”

“还行吧，这段时间比以前强点了。”斗十方拣着大盆，那一摞子铝盆摞得比他还高，这些盆盛满馒头后要往各个监舍分送。其实在看守所，这算是最重的一项活儿，光打饭和分馒头每天就得一个多小时。

“别让他喝酒，老斗啥都好，就是这上头下作。”推饭车的勤工随口说道。

像是触到了斗十方的心事，他怔了下，又低头分大盆了，分完盆就是卸笼屉。里面蒸得白白胖胖的馒头下雪似的哗哗往盆里堆，不一会儿，一盆一盆的馒头码齐在灶上，像堆着的小雪山一样煞是好看。

影像，显示在所长办的随机监控上，这里没有监控死角，而且不受环境影响，哪怕是蒸汽腾腾的厨房也看得一清二楚。仵所长面前的屏幕侧向他，此时看屏幕的是会后匆匆赶了几十公里路来此的中州同行：俞骏和向小园。

“这活儿怎么也得干警上手？”向小园不解了。

“帮把手很正常嘛，再说他干这个都好多年了，搁这儿的时间啊，他是最长的。他父亲老斗先前就是这儿的勤工，干了有十年。”仵所长道。

这情况让俞骏两人上心了，俞骏脱口问：“斗本初？”

“哟嗬，查得挺清啊，是叫斗本初，蒸得一手好馒头，后来那勤工都达不到他那水平。”所长道，又解释了句，“我来没几天老头就病退了……勤工都是从周边村里招的临时人员，编制啥的肯定没有，五险一金啥的更别指望，所里对这个也没法处理啊，这个……挺难为情的，干了十年的老同志就那么离职了，按政策也给不了多少补贴啥的，这才照顾刚毕业的十方来当辅警了。”

“什么病？很严重吗？”向小园问，隐隐明白斗十方拼命赚钱的原因了。

仵所长想想，疑惑地说：“不太清楚，六十多岁了，老年病呗，一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偏偏老斗又贪杯，这不喝高了摔了一跤，就偏瘫了，啧啧……没法说啊，把孩子也拖累得……不是我不给上级领导

面子啊，您借调谁都成，包括我都没问题，可这孩子不行啊，你把人借调走，家里咋办？其实你们都不是第一家想要人的了。”

“还有谁家？”俞骏没料到，自己居然不是先发现宝的。

“刑侦上，来了不止一回。”仵所长道。

两人更奇怪了，细听仵所长道来，敢情是斗十方几次挖到嫌疑人隐瞒的漏罪，让登阳市两个刑侦大队办案的刑警注意上了，也想把这个人当苗子挖到刑侦上培养，不过实在解决不了实际困难，只好作罢。这信息对于俞骏和向小园无疑又增加了分量。俞骏忍不住叹道：“不看不知道啊，这么多特长。”

不料这还不算，仵所长笑道：“他最大的特长是蒸馒头，打小就在看守所里，那灶台就是做作业的地方。”

“啊，让个小孩在这环境里啊？”向小园无语了。

“这也是实际困难啊，就老斗一个人带娃，他来上班的时候谁管啊？早年管得没那么严，所里给老斗在这儿找了个临时地方住，方便上下班干活儿，他爷儿俩就都在这儿，这不十多年下来啊，除了老斗，资历最长的要算小斗了。”仵所长道。

天哪……就连见多识广的俞骏也张大嘴无语，表现出对此人、此事的惊愕。现在俞骏理解了斗十方临危不乱、举重若轻的架势是怎么养成的了。天天在这种会聚天下烧杀抢掠的恶人的地方熏陶，还有什么比这里更挑战人的认知极限？

两人看着监控里斗十方在厨房端盆、舀菜，一辆辆饭车搭配好，干活儿娴熟麻利，动作行云流水。而且这活儿肯定很重，斗十方不时

地擦着满头的大汗。这情景不知道触及了两位观者心里什么地方，让他们俩面面相觑，良久无语……

不忌荤素，反客为主

“雨哥，开门。”

斗十方敲着值班室的门，第一道由武警值守的门禁，门应声打开，斗十方进了值班室。那位武警万年冰封的脸露出点笑容，笑吟吟地接走了斗十方手里的菜。

蒜薹肉片配蒸馍，小战士坐下狼吞虎咽地吃着，且吃且问：“咋？你好像有事，想让我教你几招？”

这里武警和监管民警是两个编制，互为掣肘，工作上相对独立，工作外可是打成一片，平时的训练免不了武警和民警PK，相比之下，民警自然是输多赢少。斗十方笑道：“你们不能以欺负业余水平的为乐啊，那个，我看看监控。”

“咋？你还查我岗？”

“不是。昨天晚上来找我那两人，证件在这儿登记过，我看下。”

“正常访问，拿的是厅里介绍函，不是找你吗？你看什么？”

“我跟你说，你肯定不信，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那你知道是谁又能咋样？那妞漂亮啊，个子赶着我这么高了，胸挺这么高，皮肤比你蒸的馒头还白，哎呀，哎呀……”

“哎呀什么？看上了？”

“也只能看看……”

斗十方翻查着监控，进出看守所的人员都会被记录，证件也被电子扫描。翻了几页，他看到了两人的证件：俞骏，中州市反诈骗中心主任；向小园，副主任。两人一对高级督察。

见他盯着屏幕好大一会儿，那吃饭的小战士悄悄地凑上来，冷不丁地“嗨”了一声。可没想到没吓斗十方一跳，像是入神的斗十方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反诈骗中心的，他们在追谁？”

“犯事了？”小战士好奇地问。

“我犯事不犯事，都已经住这儿十几年了，有区别吗？快吃吧，别说些没用的。”斗十方一把把小战士摁回椅子上。

“嗨，十方，那两人好像今天也来了，去找所长了。”小战士提醒了一句。

斗十方愣了下，不屑地哼了声，心说反诈骗中心简直闲得蛋疼，然后自己开门出去了。他且走且念叨着“向小园”“俞骏”这两个名字，好像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想来想去却从记忆中找不出影子来，待回到讯问室查了一下电脑，这才明白出处了：一则《中州市侦破跨国电信诈骗大案》的新闻，让他恍然大悟。半年前轰动一时的新闻，经侦总队出的新闻发言人就是向小园，而俞骏是以专案组成员的身份接受采访的。

“哦，这是要深挖漏犯，斩草除根，搁这儿来抓壮丁了。”

略一思索，他大致明白这两位的来意了，一明白就觉得索然无味且没有多大兴趣了。只是这位女警的照片让他多盯了一会儿，沉思间似乎在回忆昨晚见她的一颦一笑。想到细节，他蓦地起身，到小图书馆里查资料，查了很久似乎查到他需要的内容了，然后又是莫名其妙地判断了一句：“好名字，大俗即大雅……可惜，天鹅可抓不着傻雕这种癞蛤蟆。”

他手里拿着《唐宋诗词》，难道就借此书做了案情的预判?

安叔正在给王雕和包神星进行反侦查教学，最后叮嘱道：“这里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们得跟上步子，能不能玩转这个盘子，得看你们的操作了。”

安叔叮嘱道，把随身的黄飞推给王雕。两人点头致意，称着“飞哥”。这飞哥膈脾胃，人丑话不多，长相连坏人也觉得硌硬，正是当黑打手的最佳人选。

“去吧，别让人盯上啊，记住了……贼不空手，骗不回头，想混得时间长点，就多动动脑子。”

安叔交代着。三人上了车，招手再见，一路驶离。车影消失，安叔才坐回了奔驰车里，车的前方是路牌：登阳市，2km。

而王雕的去向却是相反的方向，自车里回头看不到那个车队之后，包神星这才回过头来，小声问王雕：“这咋开始干活儿了，把咱们打发走了？”

张胖子开的是奔驰，带了两辆厢货车，拉了满满两车化妆、洗涤、美容用品，不用说肯定是要靠这个发财。只是让包神星意外的

是，要开工了，反而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明面上的不能有案底，现在雷子看得多严，你搁那儿开摊一露面，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还怎么干呢？”王雕解释着。

包神星倒吸凉气，一挪屁股，不解地问：“那……那咱们干啥？不能人家数票子，咱们看乐子吧？”

“找帮手去啊。这么说吧，像你这号低级蟊贼以前干活儿，偷到手的全揣不进口袋，对吧？”

“对呀……什么？”

“别犟，给你讲道理呢，是不是？没准还得被厉害的同行给搜刮点。”

“不要提那些悲催往事成不？”

“你就说是不是吧？”

“嗯……”

包神星难堪地承认了。当贼也不容易，万一失手，不是被群众围殴就是被警察收拾，即便不失手，也会被那些经验丰富、下手更狠的老贼收拾，不是黑吃黑拿你收成，就是圈着你替他干活儿。

这就明白了。王雕解释着：“哪行都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咱们呢，得找群虾米、小鱼，让他们折腾，然后咱们在背后……啧，坐收渔利。”

“噢，我明白了，咱们要当大鱼，不能当虾米，可这……不更危险？当大鱼被雷子逮了，那还能出来吗？”包神星显得有点紧张，跟大

哥说心里话，还是胆怯。

“所以才要听安叔的教诲啊，努力别让雷子逮着啊。算了，算了，你这智商还是当傻子啥也不知道的好，跟你解释费劲呢。”王雕失去耐心了。

包神星一听不悦了，小声地嘟囔着：“你才叫傻雕好不好？”

这句被开车的飞哥听到了，蓦地笑喷了。恼羞成怒的王雕扑上来，把包神星摁在座位上，两人噼里啪啦干起来。前面的黄飞也不阻拦，悠闲地打开车上的音乐，锣鼓、梆子、二胡锵锵一响，《抬花轿》的唱腔给两人的PK配上伴奏了：

花轿起……三声炮……啊咚……啊咚……咚咚咚响啊，惊天动地……

听着振奋人心的小调，破车晃晃悠悠地蹿在二级路上，一路奔向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去了……

俞骏和向小园回到反诈骗中心已经是午后三时了。离开登阳三看，又去了趟登阳市局，一路风尘仆仆回来却显得有点颓丧，从登阳市局了解的情况更意外，看守所招聘勤工干杂活儿都是自主的，地方监管支队甚至连斗本初这个人的存在都不知道。而政治处对斗十方的政审却卡在了斗本初这儿。斗本初的户籍是在一九九几年登记到段村的，户口的迁出地、孩子的出生证明、母亲是谁，皆属于不可考的范围。

于是这就尴尬了，别说调任了，入籍都可能有麻烦。下车的俞骏看向小园，两人俱是愁眉不展。俞骏无奈笑道：“死心了吧？即便我受你乐观主义影响，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我们位置互换了，我开始有点悲观了。您说政治处审查情况如果他本人知晓的话，会不会走向反面？”向小园问。

“不好说。但我很确定，如果走向反面，世界上就会多一个经验丰富、智勇双全的骗子，而且可能是我们对付不了的那种。”俞骏道。

“同意。这一点上，我与领导的高瞻远瞩保持高度统一。”向小园道。

俞骏愣了下，反应过来，怔了下，问：“你还没死心？”

“能让您心动的人，我怎么可能死心？”向小园笑了笑，戳破俞骏的心事。

俞骏一抚下颌，为难道：“没错，我是心动，但是……啧……实在不好办啊。”

两人正犹豫间，娜日丽匆匆跑出来，慌慌张张，不等俞骏问，就急急说着：“领导，您可回来了，赶紧看看去。”

“怎么了？”俞骏和向小园诧异了，还以为有什么重大发现了。

不料错了，娜日丽气急败坏地道：“快别提了，那胖子把咱们组搞成公敌了。”

这倒把俞骏和向小园给听得云山雾罩了。向小园拉着娜日丽问，娜日丽连珠炮似的叙述了一段，说是遵照主任指示，把钱加多请到了中心，并带他参观，没承想这家伙故意挑事来了，参观时就阴阳怪气给人添堵，幸好大家忍着没人理他，没想到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反而变本加厉了，打菜和大师傅叫板，说大师傅土豆炖得太烂，青菜炒得太

老，肉片又放得太肥，米饭又太硬，总结一下就反问大师傅，你是养猪场拌饲料出身的吧？气得大师傅甩勺子不打饭了，要打人。

这个劝开了没打起来，钱加多不满意似的在食堂边吃边大放厥词，高声评价中心的技侦男是：忙成屎，累成狗，一辈子找不上女朋友。把小组一行都吓傻了。全食堂几十号人吃饭呢。就这还不算，钱加多又评价女技侦了，说是：站起来是勾着腰，低着头；一坐下是斗鸡眼，鼠标手，总结是，一辈子找不到男朋友。

这评价听得俞骏冷不丁被逗笑了，别说还真有几分神似。娜日丽难堪地道："主任，您还笑啊？都以为他是我们组的人，没当面吵起来。可谁能咽下这口气？回头就把组里网切了，这下可好了，我们都傻坐着了。"

"走，这还得了，屁事没办，倒先内讧起来了。人呢？"俞骏问道。

娜日丽指着小组办公室道："在办公室呢。他说他要见领导，给他恢复名誉。"

"哦，这么不要脸，居然还看重名节？"俞骏道。

几人进了办公室，在座的几位都齐齐起立。向小园出声问："查找故障了没有？网络连接可不能断。"

"好了。"陆虎道，赶紧又解释，"你们进门才刚好的，我们是被踢下服务器的。"

向小园脸上微微失色。这个遍布监控的地方，恐怕使绊子的警员也知道轻重，只是这种法子就让她有点失望了。俞骏压抑着怒气，鼻

子哼了哼，再抬眼时，钱加多正得意扬扬地坐在向小园的位置上，拿着向小园的马克杯惬意地呷着茶水，不时往这边促狭地瞄一眼。

程一丁气得要捋袖子了，俞骏一拦，径自上前，拉着椅子往旁边一坐，蔫蔫地盯着钱加多。他不说话，钱加多也不说话，络卿相一直给这哥们儿使眼色，钱加多都装作未见，得意扬扬地就等着俞骏发作似的。

“哟，钱老板，那是大数据分析图表，您有兴趣啊？”

俞骏不怒反笑，客气地问。

哟嗬，和想象中的勃然大怒完全相反，钱加多愣了下，放下了文件，认真摇摇头：“没兴趣，看不懂。”

“那您装这样子，看来就是想惹我发一通脾气，然后也拿你没治，您等着看乐子？”俞骏直接戳破钱加多的小心思。

钱加多也不加隐瞒，一竖大拇指，道：“看出来了啊，有两下。不瞒你说，在家里我只听我妈的，在单位我只听我三姑的，你们昨天把我三姑和我妈吓得以为我犯事要进局子了，怎么办吧？”

“咦？今天不就是专门把您请来，要给您正式道歉吗？”俞骏故意道。

钱加多愣了，看着去接自己的人，“啊”了声，明显没看出这个意向来啊!

“肯定是你们没说清楚，老程，回头做个深刻检讨……这样吧，加多，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三姑、你妈解释一下。哎哟，电话上解释不

清楚，要不咱们组集体去他家当面说清楚吧。”俞骏道，回头征询属下意见。属下对领导的眼色意会，齐齐道是。

这可把钱加多吓得一激灵，赶紧摆手：“不用，不用，行了，咱们半斤八两扯平了，民警辅警不一家人吗？客气啥？我走了。”

“哎，等等……”俞骏还真客气上了，拽着钱加多摁回到座位上，招呼着娜日丽倒水，喊着程一丁去他办公室拿好烟。众人也不客气，一人倒了一大杯水拿在手里，站到了钱加多的附近，个个不怀好意地瞅着他。这架势可把钱加多吓心虚了，紧张地问俞骏：“咋的啦？你好歹是个处长，跟我们小屁辅警置气，不至于这么没度量吧？”

“度量我倒是有，但你揣着明白装傻，故意在这儿挑起公愤，你说我怎么办你呢？”俞骏蔫蔫的。偏偏这不阴不阳的样子让钱加多有点发怵。正常情况下，他倒更愿意看到领导勃然大怒、气急败坏，然后拿他无计可施的糗样。

“那我说的是真话，又没造谣，训诫谈不上，拘留够不着，咋，还公报私仇啊？”钱加多壮着胆子道。

“这样吧，咱们自己人不能窝里斗，对吧？昨天你还训我们了，有本事抓骗子，别对付自己人吧？今天呢，我把这句话放这儿，有本事你对付骗子，别跟自己人过不去。”俞骏换了个方式说话，说到此处时，他自己都觉得灵光一现。

偏偏钱加多最受不了激将，打蛇随棍上地驳着：“不就对付骗子吗？是你们扯后腿跟我们过不去啊。那帮王八犊子，别说扇俩耳光，打折胳膊瘸条腿都不冤。”

“不用那么激烈，今天专程请你来，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想请您帮忙。”俞骏正式道。

这可真把钱加多吓着了，一哆嗦，说话都不利索了：“又逗我是吧？”

“绝对不是，我对天发誓……放下，都放下杯子。其实我们很好奇，因为我们在天网上追踪傻雕都费老大劲了，那小子神出鬼没的还真不好找。嗨，你们倒好，轻轻松松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说起来，你确实比我们加一块儿都强啊。”俞骏正色道。

一听这话，钱加多得意了，胡吹大气道：“不就个小毛骗吗？分分钟收拾他几十个。不是跟你吹，他就钻耗子洞里，我都能把他揪出来。”

这时候，向小园明白俞骏什么意思了，她暗笑。果不其然，俞骏就着这话头请求道：“那钱加多同志，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下怎么找着王雕吧。已经追丢二十多个小时了，同志们可是望眼欲穿了，对您的到来是翘首期盼呀……是不是，同志们？”

几位外勤加上向小园笑吟吟地纷纷应和：“是，就是，看来这事只能靠钱加多同志了。”

钱加多苦脸了，求助似的看向络卿相。络卿相很不义气地也开始装没看见，难为得钱加多直咂巴嘴，一犯迷糊那白痴相就出来了，这……这了半天，愣是没把“这我真不行呀”说出来，毕竟面子挣回来总不能再扔出去吧。

“看，答应了，我就知道钱加多同志对朋友义气，对同志热心……您放心，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次，我们会给您提供强有力的后台支撑，这就当警务协作嘛，办好了我给你们110指挥中心送面锦旗去……你不能对革命战友也回绝吧？”俞骏严肃道。

这把钱加多逼得进退维谷了，他嗫嚅着苦着脸自语道：“这……我……我……”

“你可是男人啊，你难道想说自己不行？”娜日丽早看他不顺眼了，刺激了句。

钱加多怒道：“谁说不行了？笑话谁呢？”

“看看，说什么来着？谁说不行跟他急。”俞骏拊掌大乐。

钱加多直拍自己嘴巴，又心虚地看俞骏。俞骏笑着教唆道：“你不是有个厉害兄弟吗？这还算个事？”

“咦？对呀。”钱加多一拍脑袋，乐了。

“从现在开始，你是担负特殊使命的辅警同志，给你四十八个小时，把人找着，否则那些骗子万一和上线接上头，更大的骗局展开以后，就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要被坑、被害啦。能办到吗？”俞骏严肃地问。

钱加多想想，两眼炯炯发光，点点头道：“能!”

“去吧，同志们等着你的好消息。”俞骏挥手。

“嗳!”钱加多领命，乐滋滋地出门。俞骏再一挥手：“老程，去送送钱加多同志。”程一丁咬得牙根痒痒，随后跟着出去了。

人一走，众人急急往窗上趴看，看着钱加多还真像负有特殊使命一般，连送他的老程都拒了，直接打了辆出租车走了。这时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俱是哈哈大笑，只有络卿相有点脸红，而且微微不适。一直以来，钱加多都是大伙捉弄的对象，这一次也不例外，要算被捉弄得最凶的一次了。

俞骏走了，向小园追出来，不客气地指摘了句：“合适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了？”

“玩过斗兽棋吗？”俞骏突然问。

“什么？”向小园不解了。

“斗兽棋八子，象、狮、虎、豹、狼、狗、猫、鼠，一级杀一级，这中间有个规则，即便很厉害的狮、虎、豹也不能越级去吃掉老鼠，懂了吗？”俞骏笑着道。

“哦，你是想让他请只猫出来？”向小园哭笑不得。

“对，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大能量，你不也在纠结值不值得付出代价吗？那就等着看喽。”俞骏悠悠道。

就是这么个意思，钱加多肯定要找斗十方，然后斗十方肯定拒绝不了帮忙，再然后……向小园突然怔住了，这种迂回的方式让她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捉弄的不只是钱加多，连斗十方也算计进去了……

识人知面，不知城府

时间：10月11日。

内容：监舍内务检查两次，基本合格。对心理状态不稳定的涉毒在押人员程某胜、李某年进行思想疏导，联系程某胜家庭成员，均不接听电话；李某年家中只有一个妹妹，且在外地打工。两人的基本生活用品以及冬衣建议由所里解决。

另：在押广西籍诈骗嫌疑人因语言不通在404监舍受人排挤，已调401监舍。该监舍有一个广东籍犯人，两人能够交流。

斗十方轻轻合上工作日志，钥匙拎下来，手铐解下来，整齐地排在值班室桌面上。又是一个连续四十八小时的值班即将结束，交接班后就可以离开所里了。每一次进来就像自己身陷囹圄似的莫名沉重，所以每一次结束，也像要解放自己一样，如释重负。

他起身，准备换下警服时，又不放心地提着钥匙，出了门，沿着走廊走着，通过铁门上的传送口子一间一间挨个儿看。每个监舍情形几乎一致，通铺、便池、内层的铁门连着外仓的放风间，不同的是那些或丑或帅或剽悍或猥琐的脸庞。他们脸上写着或恐惧、或无奈、或绝望、或期待等不一而足的复杂表情。有时候斗十方无法揣度，精神能强悍到什么程度，才能扛得住那些听起来都让人怵然的漫长刑期?

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无期、死缓?

这里五年以下的不用考虑，属于短刑期，那些短刑期的嫌疑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路过一窗口时他敲了敲铁门框，朝里面喊着：“嗨，老广。”

监舍里一个正玩着扑克的在押人员闻言，蹦起来跑过来，谄媚地说：“干部，咩系(啥事)？”

“疮好了没？”斗十方问。

“冇啊，你睇啊(没有，你看啊)。”里面的那位露着左臂上部几处斑斑疮迹，化脓了还有红肿。

“下个班管教我交代下，给你换次药……勤洗，用硫黄皂。”斗十方安排着。

那位觍着脸道谢，谢得也没啥诚意，而且还想讨根烟抽，被斗十方直接无视了。

这是个特殊的环境，哪怕同情和怜悯也是冷冰冰传递的，而且不用期待什么回报，谄媚和乖巧只是表象，可能你背过身他们就会用最恶毒的腹诽、最乖戾的目光诅咒你。

可斗十方还在做着，他记得小的时候每每父亲走过，那些绝望、凶恶、戾气十足像野兽一样的罪犯，会在那一刻绽开笑容，总是觍着脸和父亲打招呼，多讨个馒头，多要支烟，甚至纠缠着就为多打上一勺带油花的汤水。

有些事语言并不能够表达得清楚，就像他觉得这里的人十恶不赦、不可救药，可还是需要这么点起码的温情一样，可能仅仅是为了不要让这里变成彻底的沉沦之地。

踱回了值班室，换班的民警已经到岗，他交了钥匙、日志，换下了警服，通过了两道门禁，终于又一次回到了真正的人世。

将随身物品放到了塑料袋，跨上了放在看守所门口根本不用上锁的破自行车，一路咣咣当当响着往家里疾驰。傍晚的风丝丝从耳边吹过，轰隆隆作响的大货车、小轿车疾驰而过，田野里清新的空气和着车辆排放的汽油和尾气，似乎都能嗅出一种自由的感觉。这让他心情舒畅，使劲地蹬着车，伸长了脖子大吼一声：

“啊，我回来了!”

这声咆哮似乎别有韵味，声透数里，不一会儿便见一道如箭的黑影迎着他跑来。是只狗。那狗追上来，又跟着他的自行车狂奔。他逗着狗儿，忽快忽慢，狗儿上蹿下跳，甚至试着往车后座的地方扑。一人一狗打闹着，渐渐就看到了暮色掩映下的村落里，已经亮起如豆灯光的地方，那是一个能让人心迅速回暖的地方——家!

“吁……吁……自己吃。”他解开塑料袋，将给狗儿攒的骨头扔出去。狗儿汪汪叫着叼着骨头蹲在门口啃上了。今天家里的情形让斗十方怔了下，门口不远泊着一辆宝马车，那车是谁的他太熟悉，只是纳闷，怎么这个家伙能摸到他家里？而且他第一预感就是：这货上门，八成没好事。

“爸……我回来啦。杜婶……谁来了？”斗十方推门进去了。

爸没有应声，偏屋做饭的一个半老太太应了声，说你同学来了。院灯一亮，钱加多臃肿的小身板钻出来了，脸上抹着几道锅灰，笑吟吟地迎上来，不客气地提走斗十方手上的东西，撑开一看，诧异道：“哟？假公肥私，把食堂的馒头提回来啊。”

说是如此说，手已经伸进去不客气地拿了个塞嘴里了。斗十方愕然瞅着他，摸摸他脸问：“你咋啦？”

“这不给咱爸做饭吹火，把我给累的。”钱加多夸张道。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想来干什么？”斗十方逗着问。

钱加多放低了声音回答道：“奸吧，咱俩互相看不上；盗吧，你这院里找不出个比我车轱辘贵的，我盗啥？”

“那你总不会是下乡扶贫来了吧？要不借我十万二十万，我把房子修修，你以后来住也方便不是？”斗十方笑道。不知道这句话把钱加多

吓住了，还是馒头把钱老板噎住了，他嘟囔着终于对上了：“也不是不能办，我不给你介绍对象了吗？我表姐有房、有车、有存款，是你不愿意。”

“滚，别提这茬儿，你家遗传基因这么强大，你表姐长得都跟你差不多，我还不如搂着你睡呢。”斗十方反噎道。他刚要抬腿，钱加多早笑着蹿进家门里了……

“朱丰，看清楚，认识吗？”

一位警员拿着A4大小的照片纸，亮在一个嫌疑人面前。那个嫌疑人摇摇头，不认识。

“看清楚了？”

“这么近，我看清了。”

第二张，慢慢亮到他的面前，他继续摇头，不认识。

“你的罪基本都落实了啊，现在可是你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这一张。”

第三张，王雕的照片展现在眼前的时候，他眉头稍皱，迟疑了刹那。就在警员觉得有戏时，朱丰摇头了：“不认识。”

“你确定？”警员问。

“确定……我们这行接触的人多了，眼熟的也多了，真不认识，我在国外待了好几年了。”朱丰说道。

警员坐回到座位上，他的身后是一台摄录仪，看清了身前这位朱丰：还穿着西装，不过内衬显得有点脏且皱，长发未理，原本阔额方

脸、派头十足的老板相此时有点颓废。

“说说你认识的金瘸子。”警员道。

“都说几遍了啊？”朱丰显得有点烦躁。

“那就再说一遍。”警员不动声色。

“嗯，就见过两回，一回是他带我入行，有十几年了，跟我差不多高，很瘦，长脸，就是酒桌上跟我讲‘风马燕雀金评彩挂’的由来，他说我能当‘马’，这是单枪匹马、独当一面的意思。一起的还有个女的，长得挺漂亮，叫芳芳还是冰冰来着，真记不清了，我估计是瘸子搁哪儿找了个姘头。”朱丰回忆着十几年前的旧事。

“哪儿吃的饭？”

“原来回民街上有家羊肉馆，现在估计早不干了。”

“你当时是修车工，他是怎么找上你的？”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挣钱少，就想着捞点外快，经常组个局拉个小肥羊、拽个小黑牛啥的，就是打麻将三家互相通牌，三家洗一家，都是骗子呗，还不就打听着我了？”

“第二次呢？”

“就这次啊。我这些年赔赔赚赚混得也不咋的，这不他组局又喊我，给我介绍话本，给了启动资金，让我组团。我这不也是财迷心窍地就干了嘛……我就是顶了个名啊，弄了多少钱我自己都不清楚，钱都在他手里攒着，往境外转是一部分……其实我真没落点儿啥好，境外租的地方都知道我们干啥的，外国的政府、警察、黑社会轮着个儿讹我们钱，就骗的那点都不够填饱他们……其实真正发财还在境内，

可怎么操作的，我真不知道，连我手底下那会计我都当不了他的家……”

朱丰喋喋不休地说着。但凡这种叙述无论真假警察都不会打断，所谓言多必失，越多的交代就可能找到越多的漏洞和逻辑错误，这些细节会在事后分析查找，成为下一次审讯的突破点。

审讯隔着单向玻璃的另一面，俞骏、向小园侧耳听着，坐着的是谢经纬副厅长，负责此案的专案组组长。自抓捕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有余，结果还是不乐观，从谢副厅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俞骏和向小园也很失望。辨认的是王雕、包神星、聂媚的照片，包神星肯定不认识，但王雕和聂媚有可能认识，两人是抱着万一的心态来求证的，结果是大失所望，朱丰似乎根本就没见过王雕和聂媚。

“情况就是这样，再往下就是来回话了，前后基本一致，也符合大数据对资金流向的追踪，但现在是胶着状态，我们也找不到有关金瘸子和赃款更多的证据。原来我是期待如果外部查找有发现，可能推动这里……你们是期待这里的发现给你们推动就不对了。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他还有隐瞒的漏罪，有没有交代的同伙，那肯定是和他的钱有关。假如有，你们应该明白意味着什么吧？”谢副厅问道。

越是绝望中的希望，可能就越固执。向小园看着单向隔层另一端的朱丰。即便是如此境地，也颇有观感，厚唇、方脸，脸廓仿佛是刚柔相济的线条组成，如果不是坐在审讯椅上，那慵懒的样子散发出一种颓废却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气质，绝对对异性有某种杀伤力。

对了，他组织的就是杀猪盘，专“宰杀”中老年妇女，勾引她们投资或参与赌博，一步步用感情俘获她们的钱包。难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让他坚守的东西?

俞骏犹豫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扛着，十几年出来还可能有指望，可要撂了，就一无所有了，不光家里，可能连监狱服刑的生活也会很难熬。”

“假设这个推设正确，那他所交代的大部分都是谎言，所谓金瘸子，所谓被招募，所谓什么话本，岂不都成了谎言？”向小园审视间无心插了一句话。

“成长很快。没错，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选择相信他的交代，没有其他证据，也找不到其他嫌疑人；可如果不相信他，又和已经掌握的证据、事实相悖。你注意，他是骗子，从二十几岁入行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第一次犯案就是个惊天大案。我们都知道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可我们无从找到他的成长过程……或者说，他的其他犯案。”谢经纬道。

这也是试图从外部切入，带破其他旧案的思路由来。俞骏悠悠一叹，未敢再言。

两人是在沉默中告别的。谢副厅摆摆手并未相送。自这个封闭的办案组驻地过了三道安检出来，又驱车十几分钟似乎才从那种压抑的环境里回过神来，向小园叹气道：“当初谢副厅找我，我可是信心百倍地来的，没想到是现在这种情况。”

“信心现在什么情况？”俞骏问。

“和领导一样，快荡然无存了，没看出来吗？审讯也接近极致了。”向小园道。办案的有时候比犯案的还难熬，审讯室里的较量难度会很大，不用一个长达几年的时间，你可能都说不清己方是输是赢。

“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找不到新的关联嫌疑人，谁也没治。这种状态下我们是耗着，嫌疑人也是耗着，就看谁更有耐心。你见过耗时最

长的案子有多长？”俞骏问。

“全国的还是咱们省的？”向小园问。

“咱们市的。从侦查逮捕到起诉用时三年零七个月，最后证据不足，遇上清理超期羁押的被放了，出去半年犯案又进来了，新的同伙倒知道旧案，结果这回证据确凿了。”俞骏笑着道。

“你是在期待峰回路转？”向小园听明白俞骏的潜台词了。

“有时候侦破得靠技术和实力，有时候得靠运气，而有时候实力和运气都不顶用，那就得期待意外了……啧……你说咱们设的这个意外行不行啊？”俞骏问。

“反正到现在我们小组还没有发现王雕的踪迹，是不是还在中州都不确定，你期待的这个意外我看得瞎了，钱加多关了手机，不知道溜哪儿去了。”向小园无奈苦笑道。

“我敢打赌他们在一起。斗十方到今天下班就可以离所了，钱加多绝对是堵他去了，你别小看这个多多。”俞骏道。

向小园不解地问：“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还真没发现。”

“难缠啊……老闫那老娘儿们在指挥中心就没人敢惹，分局长都怕她骂街。钱加多坐反诈骗中心都敢大放厥词，那是一般人能办的事？这死皮赖脸劲儿啊，你放心吧，斗十方肯定扛不住。”俞骏笑着道。

向小园被逗笑了。两人隔空为这个较着劲，还是为一个未知的结果，真不知道剧情接下来会怎么上演。不过，哪怕相信钱加多真能请得动人，恐怕也不敢相信，就凭这俩货，能高于外勤的水平找到人？

盒子饭，米、面、菜和着一起煮的，观感不佳，可口感好，配着馒头、咸菜，钱加多滋吧滋吧吃得颇有滋味。饭间才知道，斗十方还雇了村里一个寡妇闲时照顾偏瘫的老父亲，就是那位已经认识的杜婶了。而斗十方他爸呢就有意思了，胳膊腿僵了一半，左臂和左腿还能动，稀奇的是脸也僵了一半，另一半居然还有表情，可惜说话说不清，要说什么都是“嗬哦叽喔”一大堆，只有他儿子能全懂，杜婶能听懂一点点。

“嗨，多多，你几顿没吃了，怎么来我家吃这么凶？”斗十方筷子顿着，惊愕道。这货已经下肚四个馒头了，手又伸过去了。

钱加多可没羞愧那根神经，拿着馒头啃着道：“好吃呗，比饭店的还好吃……看守所的馒头你有啥心疼的？”

“我倒不心疼，我怕撑着你啊。”斗十方无语道。

钱加多嘿嘿笑了。那老头也呵呵笑了，笑着说了句什么。斗十方回应了句，跟钱加多解释着：“我爸说你印堂高鼓，吊腮双下巴，这是大富贵之相。”

“谢谢斗叔啊……你看老爷子多有眼光。不像普通人，除了说我丑，就说不出其他评价来。”钱加多道。这话倒把杜婶给逗得差点噎着，赶紧喝了口水顺气，直夸钱加多这孩子勤快，绝对是个好孩子，夸得钱加多丑脸都快长出花来了。

吃着，聊着，老爷子饭量不大，吃完，斗十方搀着老人坐到沙发上，又拧开了电视，调的是戏剧频道。这年龄估计也就能欣赏这种娱乐。听着唱腔段子，老爷子闭目摇头晃脑，那脸上惬意的，根本不像个病人。

“十方，你晚上走还是明早走？”杜婶小心翼翼地问。

钱加多赶紧替他回答了：“晚上，我们一会儿走。”

“噢，别累着啊，钱赚多少也没个够，你自己个儿得看好自己的身子。”杜婶道。

钱加多赶紧又替他回答：“没事，婶，累不着，累不着，身体结实着呢。”

“那我就放心了，瞧你爸看见你多开心啊，呵呵。”杜婶又道。

钱加多端着碗赶紧又替说：“那是啊……”

卡住了，突然发现斗十方瞪着他，愤愤道：“跟我说呢，你一直抢什么？”

“哦，你说，你说。”钱加多觍着脸，把回答权交给了斗十方。轮到斗十方可没的说了。杜婶笑笑，直说你能有个朋友不容易，这不，得招待好点，把那一盆没吃完的馒头全堆到钱加多眼前了，而且用那种慈祥和无法拒绝的眼神催着：“吃吧，多吃点。”

那还有七八个呢，噎得钱加多突如其来一个饱嗝，愣住了。斗十方催着：“快吃，吃不完不上路啊。”

“哎，我……我……我吃不下去了。”钱加多苦着脸，幽怨地说，“婶，我吃了五个了，就没吃过这么多呢，我真吃不下去了。”

“那我再给你盛碗饭。”杜婶说着要拿碗，吓得钱加多紧紧抱着不敢放手。

乡下人就是这样，热情到你实在撑不下这才算礼尽到了。吃完饭，钱加多也没闲着，挺着撑大了一圈的肚子收拾桌子，又帮着洗

碗，还抢着杜婶的活儿倒炉灰，明显没干过，越帮越忙，被杜婶给撵到沙发上看电视了。

沙发上的这爷儿俩对话可有意思了，老爷子“哦啦喔啦”说一堆，斗十方回答了：“我知道了，爸，按月给杜婶钱呢，没落下。”

然后老爷子又哦啦叽喔一大堆，斗十方又回答了：“爸，你瞎操心，现在所里辅警工作都快四千了，补助高了好多，这馒头都你那些个老兄弟让带的，他们得空就来看你……高叔都叮嘱，别喝酒了。”

老爷子嗯了几声，而且还看了钱加多几眼，然后“叽里哦啦”又和儿子说什么。这句可能关系到对他的评价，钱加多竖着耳朵听，斗十方回答道：“他是我同学，家里有家具店、建材门市部，还有服装店，没其他事，是拉我给他当促销，缺人了……有您从小教我的本事，卖场凭脸蛋促销的，谁也干不过我呀。”

哦，是欺瞒亲爹呢，这事钱加多常干，表示非常理解以及支持，暗暗朝斗十方竖了竖大拇指。

老爷子这才放心了，靠着沙发听戏曲。斗十方起身给老爷子盖了条毯子，回头和杜婶告别，这才被早已迫不及待的钱加多给拽进车里。不对，还没告别完，斗十方又退回来，摸了摸门口狗子的脑袋。那狗汪汪惜别，感觉很通人性，都没纠缠。

“哎哟，我说你咋这么磨叽，那狗是杂交的，不是纯二哈。”钱加多发动着车，把斗十方迎上了副驾。

斗十方系着安全带道：“捡来的。这货经常在看守所周围晃悠，啃警车轮胎，喝泔水，还喝过一次汽油，就这都没事，这不，我就收养回来了。”

“我怎么听着比你还牛？”钱加多道。

话音落时，后脑勺挨了一巴掌，他嘿嘿地笑，直入主题：“我找你有事……”

“打住，你还不如我家二哈呢，这么上心，怎么被人家揪着小辫了？”斗十方道。

“我还没说呢，你知道啥？”钱加多愣了。

“知道你想找王雕，还能有啥？”斗十方道。

这话惊得钱加多嘎地一刹车，惊愕地看着斗十方，崇拜地道：“说什么来着？找对人了。你比我亲爸还亲呀，我一撅腚，你这条蛔虫就出来了。哈哈……”

笑着，像往常一样，不料几声笑后戛然而止了，钱加多猛地想起来，掏着钱包问：“说吧，多少钱？”

亲兄弟，明算账，这是哥儿俩约定俗成的规矩。斗十方这个狗头军师给了馊主意，每次都宰不少银子。可这次意外了，斗十方推开了钱加多的钱包，道：“不是钱的事，你被人家算计了，你个蠢货……算计你的目的，是想连我一起算计。”

“不能吧，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啦？”钱加多道。

斗十方不冷不热地说了俞骏和向小园两次来看守所的事，再一对比反诈骗中心处处借调人手，连络卿相那草包也没放过；反过来再考虑几个人追王雕这个骗子追得这么利索，他们不上心才怪，所以用脚指头想，也是动了拉壮丁干活儿的心思。可偏偏斗十方又是登阳市

的，跨市没那么好调，于是……还不就得把钱加多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辅警同志派出来了?

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听得钱加多无言以对，愣了半天为难了: “我也知道这情况啊，可我咋办? ”

“你当白痴有啥不好的，干吗给人当枪使? ”斗十方撑上了。

钱加多难堪道: “都怪络卿相这个叛徒，第二天他们请我去，我寻思着让我姑、我爸、我妈训了我一顿这口气得出啊，我就去了。我把他们从上到下撑了一遍……可不知道怎么撑着撑着就上当了，那个蔫主任怎么就把我领沟里了? ”

“那甭理他呗，该回去上班就去上你的班。”斗十方道。

“上什么呀!我才离开，调令就到110指挥中心了。市局的调令，别说我，我姑也扛不住啊……还咋回110指挥中心啊? 那里头都知道我调处级单位了，嚷着让我请客呢，这么灰溜溜回去多没面子。”钱加多道。

“哦，我明白了，那也简单，正好趁着这节骨眼撂挑子，老子不干了，不就啥事没有了? 他能把你咋的? ”斗十方教唆道。

这条路更难了，钱加多难堪地说: “要走随时可以走，可我不甘心啊，你是不知道他们趾高气扬那德行，我就寻思着，我他妈非办成一件事，回头给他们脸上啪啪啪打上一串耳光，哎，哥这气就顺了……不就找个骗子吗? 你那什么人网，动动就把他刨出来了。”

“哦哟，你傻呀，能找着一回是运气，要能被找着两回，那不是运气，而是对方傻X……他是个骗子啊，这你都看不出来? 傻雕老派的江湖骗子出身，又多次被逮，反侦查意识被训练得极高，而中心的人

呢？已经习惯通过监控和数据查找，只要他们刻意躲开随机监控，以及注意不要用真实身份住店、去银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天网就瞎了……这号货看守所关的多的是，大部分只能等再次犯案落网时一并清算。”斗十方解释道。

“那……那算了……反正我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白痴，大不了……我回家跟我妈卖衣服去。”钱加多听到这么难，泄气了。

“这样吧。”斗十方看着极度失望的钱加多，心里隐隐不忍了，这哥们儿傻是傻了点，可心热得烫人，斗十方犹豫道，“我是怕找不着更让你失望，捎带着对我也失望了。这么说吧，我冲着这么多年朋友的分儿上帮你一把，真要找不着别怨我，我尽力了。”

“嗯，成，那我……”钱加多赶紧又掏口袋，整个钱包往斗十方手里塞。斗十方推到一边，不屑道：“咱是兄弟对吧？兄弟给的我就觉得没意思，你不给，我凭本事让你掏了才有成就感……拿着，这事的开支少不了，算你的。”

“好，我他妈就赌这口气。”钱加多道，打着方向盘重新上路了。

斗十方看了钱加多一眼，总觉得这货不知道哪根筋不太对劲，疑惑地问：“多多，自从我认识你，就没见你对什么事上心过，今天下这么大劲，都来我家吹火倒垃圾了，不单是赌口气的事吧。”

“啧啧啧……那单位我真想去。”钱加多用力强调道。

“那就更不对了，那单位怎么可能对你这种千万身家的有吸引力？”斗十方道。

“你不知道啊，我说了你别生气啊……那里面漂亮妞可多了，比110后台强不止一个档次。我们去的那个组，那个女组长更别提了，我

在她座位上坐过，哎哟，余香撩人哪……我实在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见过一回，我日思夜想那种。”

“哎哟哟，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表述了，你不早说是这原因。”

“我怕你不帮我啊。”

“屁话!早说是这原因，我二话不说就帮你，关乎兄弟幸福的事，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理？那说好了，万一找着，我多给你买束花，你直接向她表白去，英雄一场，最后抱得美人归，多完美啊!”

“嗯，成……义气，就这么办。”

两人留下一路笑声，只不过钱加多是幸福憧憬，而斗十方笑里却含着促狭的味道。他似乎看到了未来钱加多捧一束花让向小园极度尴尬的场景，反诈骗中心再让钱加多这夯货给搅和成婚恋中心，那可就好玩了。

第四章 传统八大骗重现江湖

唾弃之地，人如垃圾

晚上腕上精美的蓝气泡手表指向了七时，向小园看到时间时，莫名地怔了下，这一刹那，斗十方那张带着不屑表情的脸浮现在她眼前。看来作为基层指挥员，该注意细节了。她悄无声息地摘下了这块名表，自副驾回头，拍拍手示意大家注意，问司机俞骏："您说还是我说？"

"非正式的访问，你来吧。"俞骏道。

这辆大商务警车把X小组全塞下了，都以为是临时任务，没想到却来城西了，铁西区。中州是个铁路枢纽，铁路员工有十万之多，而且这块的警务归铁路公安管，地方一般不插手。

"不要奇怪，既然我们一直是在原地兜圈子，那就想想别的办法。俞主任联系了铁路公安处，这儿有一位退休的老干警，叫朱家旺，今年六十九岁了，干了四十多年乘警，我们呢，今天就以晚辈的身份拜访一下……知道这次拜访的意义吗？"向小园问。

"啥意思？"邹喜男嘴快，不过脑子转得不快。

娜日丽回答道："向头儿是疑问句，你也疑问句。"

众人一笑。陆虎道："取经吧。"

“对。取什么经？”向小园再问。众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向小园点将了：“络卿相，你呢？”

“八大骗最早的聚集地和最多的聚集地就在火车站一带。经济欠发达的时代，其他地方也不好找生活，所以火车站就成了鱼龙混杂的一块江湖领域。中州是全国的铁路枢纽，这儿曾经汇集了五湖四海的人物。曾经全国评价中州火车站，就一个字，乱。”络卿相娓娓道来。

向小园面上见喜，还未点赞，开车的俞骏口哨一吹，响指脆打，笑道：“这带艺从警的，确实不一样啊，一点就通。”

“非常好。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小组之所以以‘X’冠名，是因为我们在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或者说是尘封已久，又死灰复燃的领域。大家放下以前所有的认知、经验，包括荣誉，一切从零开始。现代技术可以涵盖大多数领域，但不是全部，这个世界永远有明暗两面。”向小园道。

说得大家沉默了，俞骏却在提醒着：“鼓掌啊，这么精彩的表述。”

气氛一轻，众人鼓掌。向小园坐回来埋怨道：“您是故意的吧？让我现丑。”

“不是故意的。”俞骏笑道，“绝对是成心的，不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凝重，轻松点……哎，对了，小络，多多那活宝开工了没有？”

“好像开工了，他要了份王雕出狱后的行程电子图。”络卿相道。

一听是刚要的，俞骏道：“以多多同志的心性，应该对这个没兴趣。同志们，这个也该给点掌声，我把你们拉出来学习，外头可有人替咱们干活儿。”

没掌声。程一丁懒洋洋道:“主任，这就有点扯了，要真能找着，我们该回家相亲去了。”

“还是期待找人吧，你们是挑出来的光棍组，相亲比这个难多了。”俞骏逗了句。

众人又乐了。邹喜男回头问络卿相:“小络，他怎么找啊? ”

“我怎么能知道? ”络卿相“叛变”之后，已经无从知晓那两位的行踪了。大邹再问，娜日丽斥道:“等找着，你还怕他们不来揟咱们? ”

“我觉得那种可能不大。”陆虎道，以他偏技术的经验判断着，“全市主要的交通干道监控都已经升级，车站、银行、大型公共场合，几乎都有体貌识别捕捉，王雕、包神星、聂媚都在捕捉范本里，只要他们有一个出现，就会触发警报……这几天了，我怀疑根本不在本市，最起码不在市区。哎，对了……丰乐工业园区一条交通干道的三个公安监控点黑屏了七个小时，我今天查了，还没消息。”

“哎哟，难就难在这儿了，这些家伙要是流窜起来，那咱们的协调根本跟不上啊。”娜日丽道。

程一丁直接挖苦了:“线索都没有呢你就想协调，这跟那什么一样……”

“老程，你是不是想说，没相亲就想洞房呢? ”邹喜男开了个玩笑，惹得老程和娜日丽一前一后拧耳朵。

气氛颇佳，连俞骏也莫名地心情大好。车驶进了铁路某小区，电话联系着，这一行反骗人员终于摸到了老铁警的家里。礼不重，两瓶白干加两箱奶。不过，老铁警朱家旺可受宠若惊了。老伴端上了瓜子、茶水，围着陋室的茶几这话就开匣了。

从入警到退休之后还被返聘干过四年，这位老前辈从警四十六年，和俞骏的年龄一般大，可把众人听得咋舌不已，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当年的趣事。满面红光的老朱一听“八大骗”，愣了下，直接说道：“应该早没了吧？那些下作玩意儿还有？”

“这不我们了解一下嘛，老爷子给我们扫扫盲，我们的反骗啊，发现了类似的苗头。”俞骏道。

“不能吧？通这行的，年龄最小的得赶着你这么大了，可他也吃不着了啊，现在车站盲流都进不去，连扒手都少多了，没法偷啊，卡啦、手机啦都有密码，卖个手机吧，不值几个钱，案值还老大，划不来啊。”老朱白话着，这正是近年科技改变生活包括犯罪生活的写照。

“但里头有很多人转行啦，比如卖狗皮膏药的，他们开始当微商啦；比如车站丢包骗的，他开始上街碰瓷啦……万骗不离其宗嘛，‘金评彩挂风马燕雀’就是这个‘宗’呀。”俞骏抛砖引玉了。

这一说明白了，老朱开始白话旧事了，喝了口茶，把杯子往茶几上一顿，手指一点：“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这‘风’呀，也叫‘蜂’，一阵风、一窝蜂的意思，结伙诈骗最难搞，比如在火车上遇上个人，又好客又能说，跟你侃了一路，工作啦、家里啦、去哪儿啦反正啥啥都说，人家半路下车还舍不得了……接着呢，你就碰上算命的，突然点你一句，老哥，我看你印堂发暗，双目无神，怕是近日有灾啊。你不信是吧？那好，再点你一句，你家有几口人，你去哪儿了或者从哪儿来，你工作啥情况……说得你深信不疑，其实呀，他跟路上碰上的那人是一伙，先套好情况再跟着你给你算一卦骗钱呢。”

众人听得又惊又好笑。老头再说“马”，在这里他解释成“麻”了，麻药的麻。他干乘警时遇上过不少次旅途中遇上热心人递烟、递吃的、递饮料，结果饮料里下麻药，被劫走全部行李的事。至于“燕”

呢，同“颜”，都女骗子，也就是玩仙人跳的，从车站把你勾搭到小旅店，有时候连裤子带钱包都卷走了。还有更甚的，就在老绿皮车上的卫生间办事，你敢在卫生间里头脱裤子，那头就扒你行李。更恶劣的是，女骗子同伙甚至还扮乘警讹你掏钱。

再就是所谓的“雀”了，同“缺”，是指骗子的同伙里这种百搭似的人物，扮啥有啥样，你嫖娼了，他就是“警察”，来罚款了；你搞破鞋了，他就是破鞋老公，来要钱私了；你想当官了，他就是领导司机，能给你牵线；你想求医问药呢，他绝对认识个啥啥神医，一准能给你介绍……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他随时能变成你心里最想见到或者最不想见到的人。

“评”呢，被老朱解释成“皮”，就是那拨卖假药的，搁人流多的地方一摆摊，话不多说必须高冷，趁人多的时候，哟……有人送锦旗来了，多年不治的老寒腿好啦、癌症、肾病减轻啦、腰椎间盘康复啦、糖尿病不打针啦等等，把观望的忽悠得多少总有人掏钱试试，那药呢，肯定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其实医患就是一伙，搁一个地方骗两天，换个地儿。继续表演。

“彩”呢，就是老手艺人了，最常见的是街头两个碗变海绵球，那叫藏三仙，玩的就是手快，有时候捉弄看客也下注玩，或者联合扒手，他们变着魔术，那些围观的人的钱包就被变没了。

“挂”原本指卖艺的，胸口碎大石、口吞宝剑、油锅捞钱等等，这个艺不好学，而且越来越不好唬人之后，他们就想了个恶毒的办法，拐一拨小孩卖艺，让人瞅个稀罕，再不行干脆拐个小孩整成缺胳膊短腿或者弄瞎眼，车站人流多的地方一扔，专业乞讨，那就是个摇钱树了。

朱家旺说着，一辈子的从警经验留下的不是自豪和骄傲，似乎更复杂一点，像自责，又像愧疚。他不时唉声叹气，说了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打拐的事。中州老车站一直有个男人带着又瘸又瞎的小孩乞讨，残疾到这么可怜，即便乘警也不忍赶他们走。忽然有一日，外地警方追到了这里，解救被拐儿童才发现，这是骗子从人贩子手里租的被拐儿童，之后追踪到人贩子，审讯后才知道，孩子是被人活生生弄残疾的……

人性之恶，突破底线之后，是没有下限的，能恶到什么程度，你根本想象不到。

这是朱家旺给后辈的一句总结，听得来此拜访的小组成员凛然生畏，全身莫名地一阵寒意……

骗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前的脚步，不管身前是深牢大狱还是严刑峻法都阻止不了他们。

苑南路，解元巷，裤裆胡同。

王雕正领着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越往深里走，那股各种生活垃圾的臭味越明显，所过之处就有很多垃圾堆，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恶臭的污水里或者人粪便上，就连黄飞和包神星都嫌弃得骂骂咧咧了好几回。

“这他妈的找什么人啊？能住这种地方？”黄飞问道。

“垃圾堆里，自然是垃圾人了。”王雕道。

“啥意思，咱们还不够垃圾？”包神星问。这话引得黄飞直接扇了他一巴掌。他不敢惹这个凶神，不吭声了。

前行的王雕道："城市里有这么一拨人，欠债的、倾家荡产的、赌博输光赔尽的，或者本来一无所有、连身份信息也卖了的，只能躲在这种不见人的地儿等死。他们不敢露面，不敢见人，只能像地老鼠一样钻在这种地方。"

"这种人多了啊。"黄飞道。

"不一样，这是一群窝囊废。"王雕道，伸手敲响了其中的一幢楼门。那是幢老式的筒子楼，五层，楼下居然有看门的，晃着手电筒看看王雕，沙哑着嗓子问："干啥？"

"我傻雕，找俩干活儿的。"王雕说道。

手电在他脸上晃了几晃，门吱呀开了，是个勾腰的老头，像是和王雕有默契一般，带着三人往楼上走。失修的楼梯、狭窄的过道，弥漫着粪尿和脚臭、烟酒味，楼道还用钢筋封着，不管你把脑袋伸到哪个地方，都是一种窒息的感觉。

三层，嗒……老头一拉，昏黄的灯光亮了，屋里花花绿绿窸窸窣窣开始蠕动。等仔细看清楚了，包神星"哦哟"一缩脚，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居然是人，密密匝匝的脑袋排着，花花绿绿的，是还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各类被单，一抖搂就是一股子馊味飘过来。

"起来，起来，有活儿干啦……"老头嚷了句，随意踢着，把门口的几个踢过一边，让开了一条道。王雕拿走了老头的电筒，在人堆里刨着，准确地讲是在一堆脑袋里挑着，这个一揪头，哎哟，那人哼了哼，没啥反应；那个一揪耳朵，哎哟，那人一哼也没啥反应；再一个就直接了，直接吧唧一耳光，嗨，那人也没啥反应，只是害怕地捂着脸。

"你，干过传销是吧？"王雕揪着其中一个，突然问。

那男子年纪不大，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啊”了声。

“干过传销的懂纪律，出去外面等着。”王雕拽走一个。

东瞄西瞄又瞄上个年龄不大的，他端着那人下巴问：“咋成这鸟样了？年纪不大嘛。”

“网贷。”那人惜字如金，表情漠然。

“网贷贷不了多少啊，怎么成这鸟样了？”王雕道，肯定是欠得还不上了。

“一家贷不了多少，我贷了七十多家。”那男子道。

王雕一愣，哈哈一笑，踢了踢那人：“就你了，人才怎么能埋没在这地方呢？”

“老板，工资日结啊。”那人慢慢起身，提了个要求。

“常干的也不可能找你这种货啊。”王雕道。

可能就这么一个要求，那人“哦”了声，站出去了。

包神星有点明白了，这里基本都是这类货色，干传销被骗干搜尽，捎带连亲戚朋友也骗了，没脸回家的；贷一屁股账，根本还不上东躲西藏的；赌得倾家荡产没脸见人的。当然，也有被人骗得一干二净，包括身份信息也给人骗走的，他们只能在这里苟活，活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提及。

挑了八个年纪不大、模样尚可的下楼，王雕安排着黄飞带着他们出胡同上车，没说去干什么。那些人也没问，或者不需要问，没有身份的人能有活儿干，挣点果腹之资，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出门的时候，看门的东家按惯例向王雕伸出了手。王雕往他手里放了三张百元大钞。那人也不还价，一握手塞起来了。王雕倚在门口提醒他道：“当我没来过。”

“你不来过吗？还不止一回。”老头佝着腰，目光肯定在斜视王雕。

王雕又掏出两张来，骂道：“这些人都他妈你捡回来的，天天卖人都多少年了，棺材本早够了吧？”

老头嗖地抽走了钱，一推王雕骂了句：“滚，你都没来过，扯什么淡!”

咣当一声，把王雕和包神星关外头了。王雕也不着恼，和包神星一人点根烟，悠悠地往外走。包神星实在按捺不住好奇，追问：“雕哥，整这些人有毛用啊？”

“哦哟，用处大了，这些连人都不敢见的货啊，又便宜又放心，干事不敢报案，犯事也说不清老板，垃圾人连警察都没治。”王雕道。

包神星又问：“可他们看到咱们了啊!”

“是啊，就介绍了个活儿干，能咋的，切……你知道要干啥？”王雕反问。

“你又没告诉我，我咋能知道？”包神星愣了，确实看不透。

“这不就是了？你都说不清，他们能说清才见鬼呢。走了……等飞哥回来再找一处。张总说了，至少得找二十个。”王雕道。

两人抽着烟，扯着淡，蹿出了小胡同。到口子上，找的人已经全塞进小面包车里了，王雕叮嘱了黄飞几句，那车呜呜冒着黑烟走了。

王雕和包神星步行，边走边联络着类似这里的另一个“垃圾”转运站……

朱家旺家里，俞骏听得都忘了抽烟。老头说到愧疚处，停顿了好久。俞骏给换了茶水，斟酌好大一会儿，才出声劝慰着：“朱前辈，你们铁警和我们刑警、经警都差不多，从警时间越长，那种无力感越强，这就和江湖越老、胆子越小是一个道理，每每看着如山大案，我们都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可每次见到那些受伤害的，又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愧对他们，愧对我们这个职业……说是以求心安，其实，都是于心难安啊。”

“对，放不下啊，要不是腿脚不利索了，我根本在家坐不住，做梦都还想回列车上、车站里。”老头呷着茶。这个朴素的愿望让同行们肃然起敬。向小园注意到，在门口的衣架上，还挂着铁警的制服，烫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仿佛刚收工回家一样。

“您刚才给我们讲‘风马燕雀评彩挂’的渊源，好像还漏了一个。”俞骏提醒着。

朱老头一笑，出声道：“那是八骗之首，你以为在我的位置能了解多少？”

“这不难吧，理论上金门九种，有算命、看相、测字、扶乩、走阴、星象等，就现在网上都有，刚发的那个案他们叫什么来着？”俞骏征询同事。

络卿相回答道：“神棍局，取材于漫威神盾局这个梗，他们团伙把成员按神棍局一品、二品直到七品军师划分。”

这个梗引得大伙笑了笑，骗子去掉违法和犯罪那个层面，很多案子都透着浓浓的黑色幽默。朱家旺理解不了这种幽默，他摇摇头道：

“这只是都知道的传说，中州是八大骗的发源地，这么讲吧，江湖味也更纯一点，不是一码事。”

“那您了解的，是什么情况？”向小园好奇地问。

“金门是总揽八门首位，又是五行之首，在过去，算命、看相、测字之类的，比其他江湖都多点学问，最起码识文断字就不是谁也都会的，1949年以前，南江相、北金门这是齐名的，这些人察言观色、识人善任，颇有过人之处，所以很多时候设局，他们多数扮演幕后的角色……”朱家旺道。

俞骏突然来一句：“那您听说过金瘸子吗？”

“你也知道这个名讳？”朱家旺好奇反问。这一问，大家劲头上来了，有戏。

俞骏笑笑道：“我是只闻其名，都不知道有什么逸事，这不请教您来了？”

“这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称号。‘瘸子’有拐、骗的意思，‘金’字是报家门，合在一起‘金瘸子’，是指设局诈骗的高手。有江湖背景的人都喜欢给自己起个诨号，当然也有逃避打击的意思，但这个金瘸子不一样，不是自己起的，而是团伙对他们领头人的统称。”朱家旺道。

这就让人失望了，怨不得那么多诈骗落网的嫌疑人都交代自己的上线是“金瘸子”，敢情也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江湖伎俩。

“那这么牛的称呼，总不能有很多人吧？您听说的金瘸子是什么事？”俞骏不死心地问。

朱家旺想了想，道:“一般不是行中人，你听都听说不了。我还真听说过一件……不过有二十多年了，咱们邻省有家丝织厂，被中原市一伙骗子给骗走价值三十多万的货物，那时候可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工资才三百多……我跟你们讲，他们先是在丝织厂进货，连续进了两年，第三年突然扩大业务量了，急用，要两车丝绸，货到付款，车去厂方拉货时，对方的财务也来中原市了。当时是骗子陪着厂方来人去一家银行分理处亲自办的汇款，办完汇款那头货拉走……然后骗子请厂方的人吃饭，这头吃饭喝多了，睡过去了，那头货拉走了，隔了一天钱没到账，这才发现被骗了……你们说怎么骗的？”

“那时候银行转账跨行有时间差，他们可以利用。”向小园马上道。

朱家旺摇头。娜日丽道:“和银行里的人串通，银行里有内鬼，根本没有转钱？”

朱家旺继续摇头。陆虎从他的专业角度道:“那这案子破了吗？即便在九十年代监控再昂贵，银行也应该有了，不难破啊。”

“没有破。还是个悬案。”朱家旺还在摇头。

“骗走两车货，有目击者，作案的地方又是银行，居然都没破案？”络卿相不理解了。

朱家旺点头:“对，还就没破案，你觉得原因在哪儿？”

“那时候虽然大数据没有，监控也落后，但不至于归结到警察无能上吧？这里面肯定有某种巧妙的方式。”俞骏判断，突然灵光一闪，“银行，问题在银行上……可是，总不能银行都被他收买了吧？有过借银行行长办公室达到诈骗目的的案例，难道……”

“你不敢想和想不透的地方，就是金瘸子的高明之处。我告诉你谜底，他是在中原市某条街上租了个门面，一模一样复制了一个银行分理处，而且挑了个下雨的天气，就营业了半天，就为骗厂家来人……没有找到目击者，围绕着厂方来人的都是骗子；也没有留下痕迹，等办案的反应过来，那个银行分理处早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房东倒是见过人，不过认钱比认人清。最后只抓了个拉货的司机，是租的车，半路就卸货了……”朱家旺道，听得反诈骗中心来人一个个瞠目结舌。

居然是自己开了家银行？!这么高明且胆大的方式，就现在的高智商骗子也未必敢轻易尝试啊，可他们居然还真干成了，那就让哪怕是警察的众人也觉得瞠目结舌了。

“这种大胆的方式其实是屏蔽所有的侦查，看似大胆，反而安全，因为他超出了那个时代的侦查和追踪水平……就像美国一例飞机劫钞案一样，直接背着降落伞从天上跳下去，然后制造一起一个世纪都没有侦破的悬案。”向小园若有所思道。

“朱前辈，这个案子您怎么知道是金瘸子干的？”俞骏又问。

“我参加过排查，排查两个目标，一个是丝绸，一个是这个叫‘金瘸子’的绰号，但……都没有找到。”朱家旺幽幽一叹，结束了有关金瘸子的传说。就像受到感染一样，在场的所有警察，都像他那样幽幽一叹，心里莫名地沉重起来……

左手拿着羊肉串，右手拿着羊腰、羊鞭、羊蛋，两手各分出一支来，左一口，右一口，烫得小心翼翼，吃得满嘴流油。

“卧槽，馒头早消化了？吃这么多!”从一处胡同走出来的斗十方愕然问。钱加多这胃真不是盖的，嘴就没闲着。他边吃边分出一把来给斗十方，顾不上说，示意着吃吧。斗十方刚接着，腾出手来的钱加多

就往裤腰里一拽，变戏法似的拿出两瓶啤酒来，牙一咬盖，递给斗十方。斗十方提醒道："酒驾被查着，你可得去我那儿住几天啊。"

"都晚上十点多了，查什么呀。"钱加多道。

哥儿俩就在路牙子上一蹲，吃上了。这里属淮东路，两人是沿着王雕前二十日游逛过的路线走的。钱加多倒不清楚怎么找，对兄弟是无条件信任。斗十方也不意外，多多就这德行，容易轻信别人。

"多多，你不回家你妈不找你啊？"斗十方问。

"问了，她又不怎么管，生意忙的，没生意麻将累的。"钱加多道。

"还是那句话，我尽到力，真不一定能找到……我找几个地方，咱们蹲守，蹲今、明两天，找着就找着了；找不着，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哦，不对，我没妈，回单位。"斗十方吃着道。

"哦，咦？往哪儿蹲呢？你还没说怎么找呢。"钱加多终于想起来了。

斗十方笑道："你这反射弧也忒长了点，我以为你没兴趣呢。这个不太好解释，和很多侦查员的直觉一样，有时候错得离谱，有时候又准得吓人。简单点讲，咱们以王雕近二十天的出没地方为基准，去掉公安监控覆盖的地方，去掉类似你家那种高档小区，去掉相对正规的旅馆酒店，还要去掉洗浴、桑拿等娱乐场所……其实剩下的地方不多，比如淮东路这一片老式小区，开放式的，没有门禁，也没有保安这种，还有更烂的胡同区域，我们找他落脚的地方。"

"那要不在中州是不是就瞎了？"钱加多问。

“聪明，必须瞎。”斗十方道。

“那要钻胡同区睡两天咱们不也瞎了？”钱加多问。

“聪明，瞎了。”斗十方道。

“那他万一有了钱，住个星级酒店，不，住私人会所里，照样也瞎。”钱加多道。

“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不会那样的。习性决定行为模式，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这叫规律，反过来就不对了。就像让你住那种没电梯、没马桶、没保安的小区，你会拒绝一样，他们是不会进私人会所的。”斗十方笑着道。

“那其他呢？”钱加多问。

“不在中州就真没戏了。你看这个组追踪的日志其实标注得很明白，早上六点多就出来晃悠，贴二维码骗小钱，包神星甚至还偷工地上的铁管卖，这是处在人生低谷，两人攒钱呢……直到骗你那天，找到组织了，然后就开始消失了，第二天就去北站接了个人叫聂媚。这个聂媚又是个讲师身份，那说明设局已经开始了。”斗十方道。

“这人家都知道，没用啊，找不着人白搭。”钱加多道。

“我是说啊，既然局开始了，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一旦开始，他们就会时时刻刻注意细节不让自己暴露，以免节外生枝，所以，这些有监控的地方，这些正常的旅馆、酒店包括娱乐场所，他们轻易不会去，而且这一对贼骗在干活期间，也不会轻易出手了。”斗十方道。

“哟，你咋知道这些？”钱加多愣怔问，不过马上就明白了，直接道，“都说监狱是所大学，长本事呢，我看你就是啊。”

“也不全是。我小时候跟着我爸走南闯北，其实过的就是傻雕这种盲流生活，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这类人相对熟悉而已。你要找个开百万豪车、成天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金融诈骗犯，我还真没办法。”斗十方道。

这回钱加多上心了，好奇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被看怔了。半天，钱加多才戳破道：“没听你说起过啊，你这牛×吹得像那什么……走过南，闯过北，火车道上压过腿，还和流氓亲过嘴，从小就混黑社会。”

“你懂个屁。”斗十方翻了笑得龇牙咧嘴的多多一眼，幽幽解释着，“那叫赶大集，你丫根本没听说过，也叫江湖地摊，专赶各地初一到十五的集市，乡镇以下单位的，要不你觉得我推销咋练的？从我记事起就骑在我爸脖子上跟着赶集，什么磨刀器、切菜器、节能灯、干洗皂、耳勺小八件、两块钱随便挑……卖过多少花样我自己都数不清，那谚语叫什么来着？一入江湖深似海，学得手艺把命改……”

这新鲜事听得钱加多两眼发亮，直评判着：“看看，多有前途的事业，你爸和你咋放弃啦？”

“我爸老了，漂不动了呗。再后来淘宝电商出来，这拨江湖摊主基本就被淘汰了……说起来我挺怀念满世界漂来漂去的生活的。”斗十方道。

“哦，怨不得你能说那么多方言……这人生太精彩了啊，不像我，我小时候我爸妈天天把我关家里，要不送我姑姨那儿，也是关在家里。”钱加多忧伤道，听得无比羡慕斗十方的生活似的。

“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好，出身没法选择……走了。”斗十方起身，拎着啤酒瓶一扔，准确地扔在十几米外的垃圾桶里。钱加多看得

眼热，如法炮制，也甩手一扔，嘭的一声，啤酒瓶在桶顶炸开了，吓了几个行人一跳。

两人做贼似的赶紧溜达到其他地方去了。

接下来就枯燥了，车在路上一直转悠着。有时候停下来，斗十方在那些没有门禁、脏乱差的小区里晃悠很久才出来，而且找摊位一样很有耐心地一处一处找。钱加多根本不知道找了多少个地方，到中途他就在副驾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车泊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车上不见斗十方。他揉眼四下寻找，发现斗十方在视线之内的小区门外的垃圾堆里刨。

像拾荒的，刨啊，刨啊，仿佛那里头藏着王雕一样。钱加多失望地继续睡了，直到日上三竿才又睁开眼，没有意外地看到坐在车里发呆的斗十方。结果不用问，一无所获……

紧锣密鼓，形迹败露

这一夜心事多了就睡得不怎么好，打着哈欠懒洋洋地到组里上班的娜日丽进门时，除了邹喜男，都到齐了。她刚进门，邹喜男冒冒失失地冲进来，差点撞到她。她回敬了个白眼。邹喜男赶紧解释道：“对不起，对不起，昨天回来又找了一通江湖传闻瞎看，睡晚了。”

“过来看看，有这份细致吗？”陆虎道。

邹喜男凑了上去，扫了几眼，惊讶地叫了声。娜日丽也凑上来，敢情手里都有了。老程的那份递给了她，她仔细看看，几乎和老铁警

朱家旺所讲一致，其中有不确定的地方还标注了。昨晚几个小时的谈话有条理地形成文字以后，更直观了。

这不是陆虎的手笔。两位后进来的看向了电脑前默不作声的络卿相。络卿相带着点羞赧解释道："反正住单身宿舍也没啥事，就加了会儿班。"

"不错，将来的笔录和案情报告有人写了。"邹喜男看到了未来。

娜日丽笑笑放下总结，旧事重提："小络别因为那事记我仇啊，我是奉命去吓唬你的，其实在看到你的履历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要招你了。"

"既然招我，干吗还吓唬我一回？"络卿相问。

"组织考验下呗。咱们一样，我们都是懵头懵脑，接到调令就来这儿了。"程一丁道。陆虎无聊地看着络卿相总结的记录应了声："同志们发现了没有？很挑战咱们的认知啊。假如朱前辈所说这些八大骗尚留有传承，而且传承的人也像咱们队伍的传帮带一样，既接受经验，又汲取新知识，那能成长成什么样子，还真不敢想啊。"

这话刺激到邹喜男了，他怀疑地问："可能吗？"

目光所向是娜日丽。娜日丽却踱到络卿相身边了，没怎么客气地回敬了句："你再多睡几个小时就一切皆有可能了。"

"别老针对我嘛，将来冲锋陷阵，我一定冲在最前面还不成？"邹喜男贫了句。程一丁一把夺走了他手里的东西嘲讽道："方向不明干劲大，人都不知道在哪儿，还冲，往哪儿冲？"

也是，万事开头难倒是可以接受，但根本就开不了头就让全组难堪了。正讨论着王雕这个货是不是尚在中州的工夫，向小园推门进来了。陆虎把昨晚整理的文字资料递给她一份。向小园接过扫了几眼，向络卿相微笑示意，坐回到她单独的隔间工位上，像是有什么心事，在工位上一会儿查找电脑，一会儿沉思，又过了一会儿，直接推开玻璃门出来了。

“两个任务，老程，你核实一下朱前辈所讲的那个案子，联络一下中原市警方，案情要过来，越详细越好。可能时间太久了，这个案子联网查不到。其他人，抓紧时间消化一下我们昨天拜访获悉的这些江湖知识，可以讨论一下，消失的聂媚、王雕、包神星等，有可能从最后消失的地方去了哪儿。”她简单交代了几句，像是要出去，但不确定地又返回来，看向络卿相。络卿相心知肚明，赶紧汇报：“向组长，没有钱加多的消息，以他的德行，要不上班这个点肯定还睡着。”

唉……向小园表情里明显能看出浓浓的失望，干脆又坐回工位了。

“进来，都进来。”

黄飞壮硕的身影站在门口，招手让后面的人进去。

这是一幢写字楼的顶层，还留着新装修的气味，一进门窗明几净，蓝白金相间的工位让人眼前一亮，或者说是让从肮脏的胡同深处一下子进到这种环境里的人眼前一亮——太高大上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像他们这种没身份的平时顶多找个贴小广告、塞小卡片的活儿，哪见过这种阵势。

“站好。”黄飞训斥道。

这些包听话，一个个乖乖站成一排。

经理办的玻璃隔间里，张胖子回头征询聂媚：“咋样？”

“气质不行啊，都畏畏缩缩的。”聂媚一眼便看出问题来了，直接问，“又是从渣堆里挑的？”

“没办法呀，也就这号人好拿捏，没身份、没本事的，他不敢瞎跑、瞎说，正常人万一塌了，怕嘴不牢啊。”张胖子小声道。那表情传达的意思是，这就靠您了。

“只能这样了，凑合吧。这个中间层得控制好。”聂媚往外走了。

张胖子跟着解释道：“放心吧，敢溜号往死里整。”

两人信步上前。那被捡回来的八人有紧张的、有疑惑的、有胆怯的，倒有一多半低下头不敢直视。聂媚挑货一样挑着。黄飞小声说道：“昨儿个回来都给他们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

“嗯，东西呢？”聂媚道。黄飞掏出来的却是一摞身份证，看看证，看看人，这证和人肯定对不上号，不过凑合嘛，也没那么多讲究，长脸、方脸、胖脸只要差别不大就成。她给每人挑了个身份证，那些人漠然拿在手里。张胖子就开始训话了。

“第一件事是背下身份证上的信息，谁他妈背不下来，今晚就把你扒光了再扔回垃圾堆里啊。你们这鸟样出去也没人雇，搁这儿管吃管住管穿，一天一百块钱，条件够优厚吧？”

张胖子训着话，那些人频频点头。肯定比睡地板舒服多了。就听老板继续说道：“你们肯定好奇干什么，咋说呢，反正跟你们以前干过的一样，没啥好事，也不算坏事，咱们组个公司看能不能赚点，做好了大家都有的赚；做不好，顶多我和你们一样也赔光滚回去……要做

的事很简单，接下来我给你们安排活儿。除了背诵公司理念、产品说明外，就都坐到工位上装个相就行了，嗯，听懂了没有？”

懂了，这活儿简单，这八个无名氏心里那根弦放松了，即便不知道什么事，也知道事没有多大，大不了就是装个样骗骗那些不长眼的，老板吃肉，下面的喝汤。

“作为公司头批入职人员，我给你们分配职务啊……你证上叫什么名？吕大亮，你，总监，坐那位置上，有电脑，有茶水，以后就坐那儿装个样，除了公司要求你背的情况，其他话题你爱搭不理就成了，能做到吗？”张胖子挑了个相貌尚可的，直接封官了。那人点头喜滋滋地应了。

搭个草台班子没那么多讲究，总监有了，再封个市场部经理；市场部经理有了，再封个总经理助理；助理也有了，再封个财务部主任；主任也有了，最后还封了个总经理。被封总经理的那男子一看自己要往那豪华隔间坐，吓得一哆嗦，不敢应声了。

“别害怕，谁让你长得比我还帅呢？安心干着，干得好再给你配个女秘书。公司刚开张，大家忍耐几天啊，很快业务量就会膨胀起来，说不定干这么一趟啊，你们都学会一样吃饭本事了……开始吧。”张胖子一挥手。黄飞拿着资料给八人分着，各就各位，有的背身份证，有的背资料，那资料可是装帧精美，全是铜版纸，上面印着这个公司的名称：金叶日用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那个“总经理”是聂媚刻意挑出来示意给张胖子的，此时她去了隔间和那位“总经理”面谈。张胖子没打扰，顺手揽着黄飞的肩膀示意去外面说话。黄飞狐疑地看了聂媚一眼，小声说道：“那女的有两下啊，那货我三棍打不出个屁来，跟她倒说得挺来劲。”

“干过传销的，有共同语言。飞啊，我跟你讲啊，这些人你盯牢喽，好吃好喝供着，可谁要不地道了，下手甭客气。”

“嗯，放心，我有谱。”

“昨晚没啥情况吧？傻雕这家伙我不太熟啊。”

“放心，安叔的人，绝对靠得住。”

“他可出过事啊？”

“正因为出过事才放心，这傻雕被逮都不止一回了，每回都扛得住没往上咬，所以啊，安叔每次生意都少不了他兜底。”

“哟？这种人品可罕见啊，那别亏待了兄弟，今晚再拣几个回来，小傻雕眼光不错，拣的好歹还能认得字，上回我们找的人，连公司名都不认识，可费老大劲了。”

“那我去了啊，您忙。”

黄飞嗤笑着，转身回去了，一进公司门，那肃穆的凶相就出来了。他负责检查这些人偷懒了没有，还真别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人背得可起劲了，连水都顾不上去喝，而且进了隔间的那位“总经理”，不知道聂媚给他施了什么魔法，聂媚一走，他的精气神就上来了，在总经理室站得笔挺，像念咒一样嘴里一直念念有词。黄飞猫进来看时，那人睨了他一眼，朗声道：“我是金叶公司总经理‘沈凯达’，先生，您想问什么？”

这话说得大气，表情张扬，背手站着，派头十足。黄飞倒给听愣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这位“沈凯达”总经理就道：“聂师告诉我……我要把今天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忘记昨天，也不痴想明天。今日

事，今日毕。我要以真诚埋葬怀疑，用信心驱赶恐惧。我要让今天成为不朽的纪念日，化作现实的永恒……行动的意义等于生命，静止则等于死亡……”

这一句话“沈凯达”说得虔诚无比，眼神里甚至带上了狂热。

黄飞可是知道这是个被传销骗得一无所有的人啊，都骗到这份儿上居然还相信那玩意儿，他就理解不了了，小心翼翼地问：“我说……你叫什么来着？沈总，对……这就入戏了？你之前，还不就是干这个给折腾成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吗？”

“失意者的哭泣，抱怨者的牢骚，都是毫无意义的，哪怕以失败收场，哪怕停滞不前，我也不能丧失拼搏的勇气……人的潜能无限，但大多会因为恐惧、不安、自卑以及意志力薄弱、罪恶感而限制自己……我什么都不缺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当机会来临时，我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哪怕上帝也无法阻止我的脚步。”“沈凯达”道。像不屑和黄飞解释一样，他转身正襟危坐到办公桌前，开始大声诵读金叶公司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了。

这勤奋得像神经病了，黄飞都不好意思督促人家了。他左顾右盼看着这群昨晚还躺在肮脏胡同里的人，突然明白老板的高明之处了，这根本算不上拉人下水，简直是给了这些人一根救命稻草啊。相比他们在社会边缘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生活，这里别说是骗局，就是火坑恐怕也阻挡不了他们前仆后继往下跳啊……

一条黑色的脏塑料袋挂在监控探头上，还在飘啊，飘啊……

下午五时，赶到此处的程一丁、邹喜男看傻眼了，就像遇到熊孩子捣蛋、老娘儿们撒泼那种你无计可施的事一样，干生气，你就是没治。

“陆虎这小子有两下，判断人为是对的。”程一丁说着，踱步到近前，抬头看。

这是小组一天的分析结果，案情无法推进就只能回溯了。一回溯发现问题了，这种感应式监控是有车经过就触发，变成黑屏之前拍下了一根长竿，看不见人。陆虎怀疑这是人为破坏，组里讨论不休。老程带人走了这么一趟，却不料看到了这个让他意外的真相。

“这是往上攀爬了两米多，然后把袋子扣上去了。”程一丁手指摸着监控杆上被蹭掉了的漆痕。

邹喜男躬身看着道：“这可太贼了啊，把天眼变成瞎眼了，就检修的来了，肯定也会当风刮来的。”

“那这个丰乐工业园肯定有事。”程一丁抬头，视线里灰茫茫的一片，耸立着大大小小的建筑、楼宇以及烟囱一样的东西。在这上千家企业、工厂和仓储里寻找目标，那难度直接让他苦脸了。

“这儿出市界了吧？”邹喜男起身问。

“交界。这帮孙子想干什么呢？还故意把摄像头遮了……哎呀，咱们可能迟了啊。”程一丁拍着照，传回给了陆虎，然后对着手机留言道，“陆虎，我们在现场，这里是故意遮挡住了，你排查一下进入这里的车辆，比对一下进出，肯定有无缘无故消失的，把那几辆找出来，试试看。”

安排了这个任务，邹喜男发呆问：“老程，你这也是白弄，他进来挂上假牌，出的时候挂上真牌，你咋整？”

“不要以你的侦查水平去设计反侦查方式好不好？像故意给人添堵似的。”程一丁郁闷道。

邹喜男追着他还真就故意添堵了：“一切皆有可能，万一真是这样呢？”

“那咱们继续休假，还能咋样？”程一丁道。

邹喜男倒无语了。两人回到了车上，沿路慢行。这一条路直接通向高速入口和原二级路入口，一路两岔的地方，程一丁停下了，邹喜男知道他在想什么，直接回绝道：“别问我，我做不了这种选择，无非是两个方向，去登阳或者回中州。”

“我没想问你，我是觉得纳闷，你说，一伙骗子，怎么折腾得像贩毒一样隐蔽，至于吗？”程一丁气不自胜了，这伙骗子实在让他焦头烂额，愣是找不到一点踪迹。

邹喜男很不义气地谑笑了，判断道：“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给您添堵，还有一种情况是，咱们自己找不自在，自己给自己添堵。”

“不，这些收智商税的，和贩毒的比只能更高明，不会更低级，差就差在咱们跟不上。我确定以及肯定，这大活儿开干了。”程一丁打着方向，朝高速路驶去。

“我同意你的判断，可惜没有找到线索的渠道啊。老程，你别自责啊，就反诈骗中心也是见招拆招，见案办案，谁也不是诸葛亮，能预判出来啊。”邹喜男道。

“有预判才能有更好的预防，这一点南部沿海省市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他们发案多，实践多，已经历练出来了，而我们呢？差就差在接触诈骗的案例太少。”程一丁道。

“我也想多接触点啊，可咱们一个毛骗都看不住，说出去都嫌丢人得慌，没治啊。”邹喜男靠着副驾，点着烟。

程一丁接卡上高速了，瞅着邹喜男这懒洋洋的样子来气，直接一把将邹喜男叼着的烟给抢走了，顺着车窗一扔，烦躁地让他反思，别抽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去，华灯又上，一天又这么过去了。

干外勤的活儿是相当枯燥的，钱加多睡了半上午，斗十方也睡了。中午吃完饭，两人找了个大众浴的地方，洗洗涮涮倒头又睡，天擦黑出来逛悠，小吃街转了一圈，回民街转了一遭，七里路、货栈街各转一遭，羊汤、烩面、焖饼、琵琶酥、龙须糕……吃了几样钱加多记不清了，反正转下来就撑得不想下车了。每次都是斗十方下车去找这样或者那样的人聊几句，打个招呼就继续上车走了。

当然，还是没有消息。

转悠着就到晚上快十点了，这个点儿夜宵已经开始了。钱加多看到斗十方在一家烧烤摊上和一个胳膊上都是刺青的男子说话。那男子老吓人了，坐那儿和斗十方站着都差不多高。问了几句，斗十方再次回返车上。钱加多问："谁呀？这么凶。"

"这就是给你说过的青狗，嚣张时手下小弟好几十个，这一片至少好几百人打他的旗号。"斗十方道，驾着车往前走。

钱加多瞅着青狗远远地还拿着啤酒举着跟斗十方致意，好奇地问："哎，我说，怎么看你俩关系老铁的？"

"他被关了十个月，我是看守，他是嫌疑人，多给过他几支烟而已……不过，在那种地位极不对等的条件下，有那么点恩惠啊，比外面大几万请客都记得清。再说了，别小看几支烟，在看守所，烟可是通行货币。你要存一包烟，像在外面土豪一样受人尊敬。"斗十方笑道。

钱加多没心没肺地笑着，直说挺好玩的，真想去试试。斗十方也凑趣了，说里面最大的功能是减肥，还真可以尝试一下，一月减十斤，仨月变苗条还真不是梦。

两人说着说着就哑声，尬聊开始了，而且没有更感兴趣的话题。一天一夜，包括今天跑的地方，一满箱油都耗尽了，到这会儿，恐怕再无他法了。

“要不，咱们回吧？”钱加多弱弱地道，有点歉意。

“再试一晚上，吃了、喝了、洗了，这精神回去也睡不着。”斗十方笑道。

钱加多为难地说：“都问这么多人了还没结果，怕是真没治了。”

“不，恰恰谁也没见到他，就可能还能找到，那说明他在干活儿了，没空出来溜达，否则这鱼龙混杂的地方肯定有人见过他，只是我有点奇怪，干什么活儿呢？居然没从这些地痞流氓里找帮手。”斗十方自言自语道，把车泊到了一个地方，还是昨晚待过的地方。

“那要不在中州了呢？”钱加多问。

“我觉得应该在，傻雕和包神星去接了一个人，那有可能去相邻的市干活儿，但以他们的习性，如果布置肯定得是熟悉的地方，其他地方他玩不开呀。”斗十方道。

“什么布置？”钱加多问。

“多了，要有接应，要有帮手，要保证大部分动作都得在警察眼皮子下发生，而且不能被发觉；要保证即便事后被端了，拿钱的和钱都得安全，细节会很麻烦。”斗十方道。

这听得钱加多智商消化不了了，他又问：“你咋知道呢？好像你当过骗子一样。”

“呵呵，我十岁以前的睡前故事，就是我爸的江湖传闻，十岁以后呢，业余时间就天天和坑蒙拐骗的在一起，看守所那些勤工有一半是蹲大狱回来玩不动了被安置到那儿的，听他们吹牛×都能学成高手，要不你觉得监狱是咋学本事的？狱规里有一条明文规定就是，不得交流犯罪手段。”斗十方道。

越严禁什么，恐怕什么就越难禁止，这点钱加多自然理解。他好奇地问：“学啥了？教教我。”

“教你你也学不会……其实骗子门槛不高，关键是胆子。给你讲个案例，有这么四个骗子，已经落网了啊，主犯搁我们那儿关过。据他讲，有一天他看到领导家里被偷，丢了百八十万都不敢报案，就开始突发奇想，可他们没有偷的技术啊。于是开动脑筋，成功地用智商填补了技术的空白……他们想到了诈骗，怎么才能骗多点又不被人发现呢？这些家伙想来想去，还是朝领导下手了，你猜怎么骗的？”斗十方问。

“别吊我胃口，快说。”钱加多催道。

“他们居然想到了假扮纪检委和反贪局的，趁领导上下班冷不丁出现在小区或者家门口，笔挺西服一穿，胸前国徽一别，假证一亮，‘某某同志，我们是市纪检委，找你了解点情况，请配合我们工作’，就一句话，大部分时候把领导直接给吓蒙了，还有当场尿裤子的……人往车里一塞，或者带上去他家，哦哟，一家人一听纪检委的，吓得都不敢吭声，让他交银行账户和密码，都乖乖给你啦……就这么拙劣的作案手段，愣是两年才翻船。”斗十方笑着讲故事。

钱加多一摸脑袋：“为啥？”

“屁股都不干净，没人敢报案啊。而且他们专门挑三四线小城市作案，干完就跑，一直干得顺风顺水。”斗十方道。

“那怎么翻船了呢？这法子这么好，现在都管用啊，小官大贪的多了，就咱这地方，逮个城中村村长、支书都能整几百万。”钱加多道。

“常在河边走，咋能不湿鞋呢？水平再好，就怕巧合啊。那四个骗子有次刚诈唬完一个小处长，把人家家里购物卡、名烟名酒和银行卡装到后备厢，前脚走，后脚纪检委真去查这个贪官，一去家里……咦？那处长正满头大汗写悔过书呢，赃款、礼品已经上交了，不是说给我内部处理吗？这咋又来一波？这下就露馅了。本来还有机会跑，谁知道那四个骗子干得已经忘记危险了，还在当地使劲刷人家的银行卡和购物卡呢，公安都没出动，直接被纪检委的给抓了。”斗十方道。

两人笑得不亦乐乎。钱加多缠着斗十方再讲个。斗十方讲了个近代最传奇的“好莱坞巨骗”，克里什么朵夫，名字太长忘了，一个法国孤儿，扮过电影明星、导演、商人、银行家、投资商、F1赛车手，甚至还吹嘘自己是拳击手，最辉煌的时候，他身边聚集了纽约的电影明星、导演、商人、银行家、投资商、黑道人物，甚至连警察都骗了，都被他的‘项目投资’给圈进去了。有个法官被他忽悠上床爱上了他，整整十年，直到进监狱还在骗人说，好莱坞将把他的经历搬上银幕，并由他本人饰演……

这听得钱加多神往无比了，惊讶地道：“这么拽，我查查。”

一查，还真有，钱加多赞叹道：“太牛×了啊!咱们向往的香车美女，人家是捎带就搞到了。”

“那是，他有句名言，‘我将骗你到死无葬身之地’，太嚣张了，所以死得快，不过，也说明了骗子这个古老职业，完全可以注入新的元素，进而将其带到更高境界，就像现代流行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一样，演绎方式不同，但源头是一致的。”斗十方道。

“什么一致？”钱加多问。

“无非是了解人性，尤其是浮躁世界里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无限物欲。”斗十方道。

钱加多又不死心地问：“那……那种高明的骗子，一辈子不翻船的，有吗？”

“俗话说，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越了解人性，越容易成功，也就越容易放大你自己本性里的贪婪，所以你最终还是要输，输在自己的人性上……我爸这样说的，很有道理啊。我研究过看守所里很多类型的嫌疑人，大部分都是输给自己了。”斗十方道。

既然没只赢不输、只成不败的，钱加多就没兴趣了。再讲个故事到半截，就听到钱加多的鼾声起来了。斗十方笑着看了看这傻兄弟，轻轻地打开了车天窗，漏了条缝，免得把这货给憋着。

漫漫长夜如果睁着眼很难熬，可对于睡觉的肯定没什么感觉。钱加多中途起来一回放水，奇怪地发现已经换地方了。他撒完回车上继续睡，睡得死沉死沉的，再一次被叫起来已经天亮了，斗十方揪着他的耳朵，正轻轻扇他耳光。他烦躁地要骂人时，嘴却被捂上了。

一夜没睡的斗十方此时看上去精神格外亢奋，正给他做着噤声的动作。钱加多顺着他的指向，视线清晰时，他嗯哦几声，惊得两眼圆睁，睡意全消。

小区的一幢楼下，打着哈欠出来了一个高个、长发、花夹克男，不是那个蟊贼包神星还有谁？这货正拿着电话边走边打，像在等人一般，靠着辆泊车，很没品地解裤子，估计往车轮那儿放水。

“你拍，我下去把那个也吓唬出来。别等我，拍到你就走，他们见过你。”斗十方道，轻声开门下车，悄无声息地快步向包神星扑过去……

解铃系铃，突出困境

嘀……嘀……

刷牙的络卿相顺手一拿手机一看，卧槽了句，没顾上吐牙膏沫就喊着老程和大邹。

单身宿舍里，X小组一行人从不同的房间飞快地往办公楼方向狂奔，边走边穿衣服的，停下了提鞋的，老程是直接奔向外勤车辆的，已经发动着了。

嘀……嘀……

正在上班途中的向小园、俞骏扫了眼手机，下意识地踩下了油门，加速驶向单位……兴奋的是看到了包神星的照片，紧张的是看到了斗十方又上去找包神星了，偏偏这个时候都不敢警示钱加多，生怕这俩没有外勤经验的人惊动了这两个嫌疑人。

“吁嘘……”一声尖锐轻佻的口哨在背后响起，包神星撒尿接近尾声，全身一哆嗦正爽呢，被口哨吓得一激灵，几滴落裤子上了，再一

回头，恰好看到了那张让他做噩梦的脸，他“啊”的一声惊叫起来：

“卧槽，怎么哪儿都有你？”

“卧槽，你尿我车上了，阴魂不散的又是你，赔钱!”斗十方二话不说，上手就掏包神星的口袋，手机和一沓钱瞬间被手快的斗十方拿在手里。包神星急得伸手就夺，可不料忘了裤子还没系上。斗十方一退几步，他往前一追，裤子噌地掉了，然后腿被一绊，吧唧，露着花裤衩在斗十方面前来了个五体投地。

斗十方飞身一脚，踩在他两腿中间的裤子上。想起身的包神星被这么一绊，又趴下了，就听斗十方训道：“小样，发财了啊，这回不跟你算了，上回骗我哥们儿手机我还没要够本呢，这钱没收啊。”

“啊？那是我工资。”包神星怒道，一喊，哎哟了一声，夹紧腿了。这个不知道来路的浑蛋踢了他菊花一脚，空门暴露得他紧张了。

“干没本买卖的，还好意思说工资，这算你还我的，两清了啊。”斗十方数着钱，连钱带手机往兜里揣。

这下包神星急火了，扯着嗓子喊：“救命啊!雕哥救命啊……抢劫啦……”

一处单元楼门口，正出门的王雕看见了，一个箭步冲出来，顺手抄了块谁家窗台下的板砖，朝着包神星奔来了。斗十方早看到了，重重地在包神星屁股上吧唧跺了一脚，骂了句“再喊弄死你”，然后不等王雕追来，掉头就跑，边喊还边往后指着：

“啊，救命啊，抢劫啦……快报警啊，有人抢劫啦……”

这下水搅浑了，刚有人喊还没看清，几个路人再听到喊一细看，有个抄板砖的气势汹汹追一个人，这倒像“抢劫”。追着的王雕反应也快，看到两个路人惊恐地看他时，猛地省得了，赶紧扔了砖头块，跑上来一把搀起包神星。包神星疼得龇牙咧嘴提裤子，气得都快哭了，难过地说道：“王八蛋，又是那个王八蛋……他把我钱和手机都抢走了。”

“快走，别惹事，他妈的真是犯太岁了，大清早都能碰上这事。”王雕拽着包神星赶紧离开这个现场，毕竟两人心虚，最怕和警察打交道，说自己是受害人，那么多前科搁那儿，谁信啊!

一个接触像幕闹剧，来得快，去得更快，等那些好事者打开窗户看热闹，已不见人影了，只有一个糙爷们儿在骂街：“谁他妈往我车上尿了？骚味这么冲……”

向小园和俞骏几乎是冲进小组办公室的，几位组员围在电脑前，操作电脑的陆虎直接投到了大屏上，指着道：“看……那两个扣夹克风帽的就是，和钱加多传回来的一致，不露脸识别不出来。这个入口进去是海航小区，建成十几年的老小区了，周边比较乱，小区和两处菜市场连接着，外来和暂住人口聚集地。”

“追上去了吗？”向小园问。

“老程和大邹追上去了，离我们这儿直线距离七公里。不过，已经到上班早高峰了，可能遇到交通堵塞。不过好的一点是，这两人上了辆出租车，车号是TB2017。这个点儿跟不丢。”陆虎道。

“看……从前排看不出来后座。”娜日丽提醒着。又是一处交通监控可以捕捉到出租车，但只能看到前排的司机和空着的副驾，言外之意自然是对方的反侦查措施已经注意到细节了。

“分下工，从这个点儿回溯王雕和包神星去哪儿了，他在中州干什么。”向小园道。

娜日丽道：“我来。”

大家各司其职地干上了。俞骏干脆又调来两位技侦分析监控视频，这倒把络卿相闲下来了。他瞅了空问向小园：“组长……那个，给我安排点活儿撑。”

“哦，这个你还不太熟悉，而且没难度了，最难的已经被……被人解决了。主任。”向小园一贯利索的说话意外地结巴了下，回头看向了俞骏。俞骏抿着嘴，像做了坏事一样蔫笑着。向小园也有点尴尬了。半晌，俞骏咳了两声，装腔作势道：“向副主任，我看你一定也不好意思，要不，这任务安排给小络？”

“小络，听到了？主任给你安排工作了。”向小园道。

络卿相一头雾水问：“什么……什么工作啊？”

“解铃要找系铃人，吃水别忘挖井人啊，人撑得咱们不冤枉啊，再叫过来让人家撑一遍呗。”俞骏笑着道。

络卿相“哦”了声明白了，拿着电话拨钱加多的手机。一拨即通，钱加多直接撑过来了：“有话说，有屁放。”

络卿相被刺激了一下，看向两位领导。两人示意着：赶紧的，请来。

“领导让我通知你，回来上班。”络卿相憋出来了这么一句。明显地看到了俞骏嫌弃的表情，谎都不会撒。

那头可不客气了，直接道：“我不正在去的路上啊，我还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呢，等着哦，一定等着哦，都等着哦……”

“哎，好嘞。”络卿相挂了电话，脸上表情复杂，跟两个领导解释了句，“他说已经在路上了。”

“那个……那个斗十方？”俞骏期待地问。

“哦，对了。”娜日丽提醒道，“接触那段你们没看，他把包神星的钱和手机抢了，又抢了人家一次。”

“不是……这……”向小园苦脸了，颠倒得厉害啊，嫌疑人怎么每次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啊?

络卿相为难地看着两位领导，小心翼翼地解释着：“十方就是比较野一点，主任，那这事……”

“怎么了？看我干什么？最起码没人会把他当警察，惊动不了嫌疑人……瞧这随机应变得多好啊，人才呀，绝对是人才。”俞骏装腔作势地说着，背着手出去了。他背过脸，隐藏住了自己也牙疼的表情。

不过，哪怕在座警员脸上再嫌弃，心里还是十足地佩服。这个没有监控的地点是怎么找到的已经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那人不但找着了，还抓了个正着。突破这一点那全盘就活了。没几分钟外勤就追上去了，出租车的定位又是联网的，很快发现了更准确翔实的信息。又过了几分钟，拍到了王雕和包神星在环城路换乘面包车的情形。

那是非法营运车辆的聚集地，俗称：黑车。

这辆黑车载着两人直奔高速路，再往下就更简单了，沿路的监控加上程一丁和邹喜男两辆不断换位的追踪，很快就会有结果。

这时候最期待的倒不是结果，而是钱加多了。俞骏心神不定地几次过来瞧，明显沉不住气了还故作姿态。又一次进来时，他喜上眉梢道：“来了，大家要不列队欢迎一下？一起鼓掌啊。”

说着把人都叫起来，在办公室等着。脚步声很容易分辨，嗵嗵嗵踏着就来了，先是脑袋伸进来，一看，吓得钱加多“哎哟哟”缩回去了，办公室的人哈哈一笑。俞骏喊道：“进来啊，大家正欢迎你圆满完成任务，载誉归来。”

“哦，这样啊。”钱加多的脑袋伸进来，喜吟吟地看着大伙。就在俞骏准备带头鼓掌时，钱加多嘴里喊着“当当当当”，一下子跳进来，手里捧了老大一束花。

俞骏咧嘴“哎哟”了声，赶紧推拒着：“别价，你太高看我这领导的品位了。”

“谁给你送呀，长得还没我帅。”钱加多直接越过他，走到了向小园面前。向小园吃惊地把眼睛睁圆了。钱加多幸福地递上这一束花，郑重地拿捏着自己的表情，然后严肃地说，“在茫茫人海中相遇，让我相信了缘分，我要送上我的关心和祝福，愿你永远幸福快乐。”

花，举着，要送给向小园。

娜日丽和另外一位临时来的技侦扑哧笑了，敢情这是求爱来了。络卿相和陆虎侧过脸，憋笑憋得好辛苦，使劲咬着下嘴唇。俞骏已经掩着脸在无声笑了，天大的尴尬也没现在尴尬，谁都看得出，钱加多这货绝对是认真的。

向小园尴尬了，不过仅仅是微微失态，可能遇见过这种情形，已经让她见怪不怪了。她笑了笑，直接接过，然后礼貌地说了句：“谢谢。”

钱加多一听乐了，兴奋地问：“那我能当你男朋友吗？”

“噗!”一室笑翻了。俞骏扶着桌子差点当场倒地。尴尬间，向小园拿着花，惊讶地看看钱加多的丑脸，笑着道：“你会陷入激烈竞争的。”

“没事，我爸有钱。”钱加多直接痛快地回了句。

俞骏捂着肚子，笑着摆手道：“哎哟哟，我感动得受不了了，我出去一会儿。”说着就出去了，估计躲墙根笑去了。里面的各位已经趴桌上了，个个都是浑身在抽。向小园哪怕再豁达，也给搞成大红脸了。她显得有点难堪道：“太突然了，你得给我点儿时间。”

“嗯，没问题，其实我妈急，我不急。”钱加多道。

越说越乱了。向小园赶紧转换话题：“上班时间，不能谈这个，而且，以后不能往单位送花啊……嗯，卡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什么跟什么啊？乱写一气。”

向小园念到此处，表情严肃地看着钱加多。钱加多被看得心里发怵，紧张地问：“怎么了？这……这……是别人替我挑的。”

“你看你被人引沟里了，第一次送女生花，哪有送梅花的？”向小园问。

钱加多挠头了，愣道：“我也说该送玫瑰啊，这家伙是不是故意坑我呢？”

“是谁呀？把他叫来，我当面问问他。”向小园像是生气了。

钱加多言听计从，说了句“等着，我把他弄来”，说着就风风火火地跑出去了。

钱加多一走，俞骏才笑着进来，一室忍俊不禁。看着向小园实在尴尬，俞骏安慰道：“这……你别当真啊，肯定是被人教唆的，花都送错了，这什么呀？”

“他送的是对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梅花。”向小园红着脸道。这恐怕才是她尴尬的地方。

众人一听，止住笑了，眼巴巴看着等下文。向小园示意着花下吊着的卡片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名句啊，林逋的诗。”络卿相道。这讲的正是梅花，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含义让向组长动容。

“前两句是，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正是我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的由来，很少有人能点破他的用心。”向小园略带尴尬地说着，拿着花，踱回自己的工位，小心翼翼地插进笔筒里，然后看着花发呆。

愣着的一室众人，不知道还该不该笑……

下车，付了钱，已经身处另一城市了。

两人进了一处手机维修店，混社会的很少买新手机、好手机，凑合能用就行。出门时，王雕小心翼翼地掏着裤兜，拣了一张卡给包神星安上，且走且叮嘱道：“这事千万别说啊。”

“啥意思？叫上飞哥干死他，咱不能受这委屈!妈的，把我钱跟手机全抢走了。”包神星气不打一处来，当贼都没这么郁闷过。

“兄弟，你不懂，只要活儿开干，就一点事都不能有，别人就是天天照面扇你耳光也别吭声，小不忍乱大谋懂不？真让雷子逮着，不想

混了啊？”王雕道。

包神星更不理解了，气愤道：“是他抢咱们，他违法，不是咱们犯罪。”

“但你只要进了标‘公安’俩字那门，老板可就不这么想了。你这脸面重要呢，还是老板每天都给的钱重要？”王雕说着，已经从口袋里掏出钱，很大方，一摞抽出一半来，征询包神星。

脸面和自尊在票子面前迅速崩溃了，可有点不好意思说。王雕把钱一把塞进他口袋，揽着人走着说：“万一问你为啥换号，我就说你傻×给小姐留号码，让人骂了顿把号废了啊……傻点、蠢点没啥，活儿干完捞完钱再说其他的，这事不需要你来办，花钱办，容易得很。”

他说着，亮出手机，手机上赫然已经拍了张斗十方的照片。一想雕哥的人头人面这么熟，包神星气倒消了一半。两人就近找了个地方吃饭，吃完饭逛悠着在登阳市阳光广场玩，玩着黄飞就来了。这次黄飞可是鸟枪换炮了，居然是开着奔驰来的，车里坐着张老板。包神星和王雕刻意隐瞒下了被抢的事。张老板对这两人是大加赞赏，带着这几位进了阳光大厦……

独自暄妍，占尽风情

“张光达，这是个老传销分子啊!”

娜日丽愕然道。传销倒也算得上涉众诈骗，只是和料想的相去甚远。

“聂媚、张光达，这俩一路人，在一块儿倒正常。可怎么多了黄飞这么个涉嫌故意伤害的？难道是……请打手？但也不对啊，现在的传销以洗脑为主，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这事他们不敢干了。还有地方也不对啊，一般都是钻隐蔽小区的，搞登阳这么高档的办公区域搞传销？我怎么觉得有点魔幻啊!”陆虎道。

“这跨市了？我们管得着吗？”络卿相一脸蒙地问。他得到了几双白眼。

陆虎向他解释道：“反诈骗中心担负着向全省警务单位示警的职责，拦截网络和APP，包括所有通信传输中出现的可疑信息，这里是全省目前各类设备最完备、最先进的地方。”

“示警肯定有副作用，地方民警上门一查，分分钟惊跑。”络卿相道。作为基层派出所上来的，太熟悉了。

“哟嗬，这三位是一对半添堵挑刺儿的啊。”陆虎笑道。

娜日丽道：“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们……”

娜日丽说着，目光看向了向小园。向小园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原因很直观，钱加多一去不返，过了中午还没回来，别说向组长，全组包括俞主任都被怎么找到人这个谜搅得心里痒痒。

而且这个突破很牛了，前方的程一丁和大邹追到了登阳市，发现了又一个冒出来的有传销前科的嫌疑人，几乎可以判定，这蛇鼠一窝的，肯定没准备干什么好事。

“嗨……会议室，会议室……来了。”俞骏在门口叫。

“谁啊？”向小园问。

“还能有谁？送花的呗。”俞骏顺口开了个玩笑，招手道，“像对待朱前辈一样，都认真点啊，手头工作都放下，目标都找着了，还瞎忙乎什么？”

说完，他就兴冲冲地跑了，直跑到大厅门外。此时钱加多已经把车泊到了大院里，正拽着副驾上的斗十方。那货似乎不太情愿。俞骏跑过来时，斗十方正为难地说：“……女人是天生的骗子，知道不？她脸上不情愿，其实心里愿意得跟啥一样。还不跟你妈一样，天天骂你废物、草包、没出息，其实最疼你了……”

“都来了，那你进来呗，累了两天两夜，不牛×一下都对不起自己是吧？”钱加多拉着。

俞骏上来帮忙了，一把把斗十方拽下来，笑道：“多多，我帮你一起拉……十方啊，就为了兄弟未来的幸福，你也应该牺牲一回啊。”

“就是，这事斗哥最义气。”钱加多得意道。

两人把斗十方挤对住了。斗十方表情有点尴尬地看看俞骏。俞骏的脸皮可比他想象中厚，直道：“别看我，我的搭档你比我还清楚，一束花都搞出那么大学问来，我算服了你了。”

“和我无关啊，钱加多随便买的。”斗十方道。

“胡说不是？我都不认识那啥花，我说买玫瑰呢，你让买这个，肯定岔了。”钱加多埋怨道。

俞骏帮腔道：“对，一定让他补救回来……来来，会议室，请。”

两人被推进会议室，一组人已经等候良久了，齐齐鼓掌。哎哟喂，把钱加多给骄傲的，直给大家作揖。俞骏拉着斗十方往主位坐，

斗十方死活不坐。钱加多虽然浑了点，倒也知道尊卑，也不坐。不得已俞骏坐到了主位上，钱加多和斗十方一头坐一个。等坐下，钱加多才发现自己坐错了，向小园在对面呢。他不悦地瞪了一眼，斗十方霎时明白兄弟的意思，赶紧起身换位置，然后多多兴奋地坐到了向小园身边。

“多多，你别说话啊。”开始前俞骏警示了钱加多一句。

钱加多不悦了：“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现在要问，如何准确地找到王雕的，要不你解释下？”俞骏道。

“啊……这个……我还是不说了。”钱加多张口结舌，闭嘴了。

其他人笑笑，对此人已经不以为忤。俞骏慢慢地看向斗十方，越发来兴趣那种——换上了便装，小平头利利索索，小模样眉清目秀的，实在找不出应有的那种江湖沧桑感啊。

“说说吧，斗警官，大家等着呢。”俞骏提醒着。

目光太过热切，斗十方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慢吞吞地掏着口袋，钱、手机放到了会议桌上，犹豫道：“那个小偷身上的东西和钱，上交。他的通信记录有几个可查号码，这肯定不是用他的身份证办的号，一般开工后，都会随时换号，不能当作证据，但可以作为线索。”

“这个不重要，已经反查回了登阳市，外勤跟上了。”俞骏道。

“那就对了。”斗十方道。

“什么对了？”俞骏倒不明白了。

“墙里开花墙外红嘛，设年子，不，设局都是局外放线，局中捞钱，做局、局中、局外的不是一拨人，目的在于逃避打击、掩人耳目。放两个城市很正常，最多的可能蔓延几个城市甚至几个省。”斗十方道。

“哦，这个我们通过大数据有更翔实的反映，那我先说了啊，现在的情况是，像王雕这类小角色的反侦查能力都如此之强，他们上层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不敢妄加推测了。连续多日找不着他，连我都有点灰心了，激将钱加多去拉你只做了万一之想，啧，真没想到，你居然真找出来了。”俞骏赞叹道。

钱加多要说什么，向小园冷不丁看了他一眼，他立时全忘了，嘿嘿笑了笑，享受着被看的感觉，安生地坐着了。这时候向小园开口了，直接问：“你还是通过你所谓的‘社会关系’去找到他的？”

“这个……”斗十方有点难言了。

娜日丽故意似的插进话来：“我查了监控，昨天晚上，王雕和包神星是二十三时到这个小区的，而你是凌晨四时二十分到这里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只有你们两辆车进了海航小区的那个口子。”

“所以你肯定是得到了消息，来这儿堵他。”向小园道，表情不善，似乎要还给斗十方一个难堪似的。

斗十方比想象中难堪，嗫嚅了句还是俩字：“这个……”

“多多，你可以说句话，是不是提前预知了？哪儿来的消息？”俞骏征询钱加多。

这一问，钱加多可傻眼了，挠着脑袋懵然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天没收获，昨天我想着也不行了，就睡着了，等醒来就天亮啦，嗨，

就找着啦。”

这说了等于没说，难为得钱加多催着斗十方道：“你快说呀，咋鼓捣的？”

“要不这样，让两位女同志回避一下成不？”斗十方征询俞骏。俞骏不解了，隐隐有点明白了，笑道：“你开玩笑无伤大雅，没人当真，案情当前，谁顾得上那个？直接说就行。”

还以为是送花的事，不过会错了意，斗十方示意着在场的两位女警道：“这个方式会挑战女士的精神洁癖，二位恐怕会介意的。”

娜日丽不屑道：“放心吧，我死人都见过。”

向小园微笑道：“我最早是负责职务犯罪的，底线已经被挑战得不高了，你说吧，不会介意的。顺便说一句，你三番五次抢嫌疑人，我倒奇怪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介意。”

“不惊怎么会往窝里跑啊？不惊，他们俩闲得，在中州逛上一天？多耽误工夫，只有吓一跳才会下意识地往安全的地方跑。”斗十方淡淡道。

咦？陆虎全身一绷，醍醐灌顶，确实是这个道理。他看着斗十方，好奇又甚了几分。斗十方也在看着他，直接道：“把你记录的王雕、包神星活动日志和地图排出来。”

“这个有……”陆虎翻着电脑，拉着线，直接接驳到会议室的大屏上。斗十方起身，示意着他让位，然后大大方方地坐到了他的位置，问他怎么操作，陆虎教了教。斗十方直接在电子地图上画了个区域，近乎一个圆形，对着在场人员指点着：

“这个活动区域，基本就是王雕出狱后溜达的地方，我想你们也发现了，在出来的近一个月里，这一对贼骗没干一件好事，不是偷就是骗，为什么？容易理解，没钱，穷困潦倒，得先解决吃、喝、住的问题，多少还得存点钱以防万一之需，对吧？”

对，这个没问题。

“江湖人都凭本事自救，等闲不求人，像王雕这种也无人可求，谁都知道他是个骗子，你们在跟踪中，没有发现他接触一个可疑人物，对吧？”斗十方问。

这个也没问题，对。

“我们出事那天，后来知道也就是他联系上上线的那一天，第二天遇到我那是个巧合，他们俩是去车站接人的。之后钱加多找我说这事，我想了想可以试试。有两种可能找不到人，一种是不在中州了，一种是在中州不出门，这两种情况我都找不到。但恰恰因为他去接人了，我判断要开始干活儿了，要干活儿无非是在中州干或者相邻的县市干。在中州就不说了，即便不在中州，只要干活儿，他也会来中州，江湖讲飞鸟走兽不舍其巢，意思是如果干点见不得光的事，得在熟悉的地方，而傻雕呢？就即便在团伙里也是干黑事的，不管组什么局，他都需要从熟悉的地方找资源，所以也有可能还在中州……至于窝在某地不动，那不可能，一开干歇不下来，会很忙碌的，所以我决定找他。”

大家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斗十方再一指区域道：“一个人熟悉的区域不算大，可也不小，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你得准确了解他的习性，他喜欢出没的地方，他要干的事……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能从习性里找。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在追踪中，确实没有发现他和什么人来往？除了涉案的人，对吗？”

“对，没问题。”陆虎道。

“那这是第一个重要信息。第二个信息是，我前天没有找到，确实动用了认识的一些社会上的人物，都没有见到。他经常出没的环境无非是小胡同、大杂院、夜宵摊……以及其他一切藏污纳垢的场合。这么多天也没有人见过或者听说过他，都以为这个骗子还蹲在监狱呢，这是第二个重要信息。”斗十方道。

向小园听不下去了，疑惑地问：“为什么没有消息，反而是重要信息？”

“你犯了一个思维上的死循环，你的大脑对固有的一切，迷恋到不能自拔，这在心理学上叫思维定式。聪明人常犯的错误。”斗十方道。

向小园反问：“那不遵循定式，没有信息，能反映出什么信息来？”

“能反映出来傻雕这个家伙是个有追求的骗子，比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高个层次。”斗十方道。

有追求？有追求的骗子？这论调听得钱加多哈哈笑了，一笑才发现只有他在笑，他赶紧闭嘴了。

“既然是个有追求的骗子，一定在忙着干活儿，等闲见不到他。这时候我就想了，得找件他必须做的事，然后再想办法找人，根据他的习性去找，只有这一条路。”斗十方思索道。

俞骏好奇心被勾起，下意识问：“是什么？”

“生理需求啊，比如，女人。”斗十方坏坏笑着，挑衅似的看了向小园一眼。

“你连他本人都找不到，去找他接触的女人？”向小园愕然了。

“这就是让你们回避的原因，接下来会让你们更不适，确定要听下去吗？”斗十方问。两人没吭声，也没走的意思。俞骏示意往下讲。斗十方顿了顿，道：“这类货色谈恋爱不可能，泡妞也没工夫，娶媳妇估计从来就不想，所以他只能靠一种方式解决生理问题，嫖。”

这就恶心了，转悠到卖淫嫖娼的话题上始料未及，向小园郁闷写在脸上了，娜日丽用嫌弃的表情瞅着斗十方。斗十方浑然不觉，继续解释着：“经过严厉的打黑除恶，这种事变得也有难度了，街边洗头房基本绝迹了，高档的地方价格高昂，而且未必刚出狱就找得着，再加上囊中羞涩，短时间还没有钱干这事，但联系上组织就不一样了，饱暖了，肯定要思淫欲啊……我想到这种路子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楼凤，听说过吗？”

“暗娼吧？很多洗浴歌城的失足女都转入地下了。”来自派出所的络卿相脱口道。

“对。在这个区域，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算多，海航小区算一个，乌东路三元小区算一个，毗邻中州公园的六机械厂老小区算一个……有这么七八个吧，以没有监控或者监控很少为入选标准，我再划掉了有巡逻的地方，因为有红蓝警灯的地方对这些人会带来满满的恐惧感，而且我在这几个小区都找了找，找到了四个小区，排了班，前半夜守一个，等着他来；后半夜守一个，等他走，只要在，兴许能碰上……巧合的是，恰巧碰上了，就在海航小区。”斗十方道。

俞骏立马问：“你在小区找了找？通过什么方式发现哪儿有暗娼？”

“垃圾，典型的应该有三多，一是外卖盒多，这些流动人口收入低，都是自己做饭，价格贵的外卖盒多的地方就不正常了；二是女性用品多，这个就不解释了；三呢，是安全套多……这个，也不用解释了吧？”斗十方尴尬笑笑，看了俞骏一眼。

震惊到无以复加的俞骏，蓦地笑喷了。陆虎、络卿相齐齐喷了，果真是让女士尴尬的答案。斗十方看着两腮发红的向小园两手一摊，道：“我预警过了，是你们非要听这个下三滥故事的。”

“卧槽，怪不得不告诉我你在垃圾箱里刨什么，这么恶心的事你都干得出来啊。”钱加多震惊了。俞骏回头提醒了他一句：“闭嘴。”

钱加多一侧脸，没当回事。再看斗十方，斗十方释然道：“我不想来，就是不想揭破这个谜底，一揭破就不值钱了，而且很尴尬，对吧，俞主任，上不了台面的事，您还有兴趣吗？”

“当然有，满满的生活智慧啊。再问你个不该问的问题，可以吗？”俞骏道。

斗十方笑着揭破了：“是想问我，为什么对这种地方如此熟悉吗？或者干脆问我是不是去过那种地方？”

俞骏一怔，道：“咦？你怎么知道？那既然自问了，就自答一下。”

“我知道的原因是，这位女领导好像是新手，您无从化解尴尬，或许让我下不来台，会让气氛更好一点，您怕她受打击太大，在回护她。”

斗十方戳破这层意思，把厚脸皮的俞骏说得脸上也挂不住了。而且俞骏的问题根本难不住斗十方，他继续道：“这个答案我可以给您，

从去年冬到今春连续的扫黄，往登阳看守所送了八十多号涉嫌组织卖淫、介绍卖淫的嫌疑人，在我管辖下的有很多，我和所有人都谈过话，这是组织上的要求，非涉密类的案情，看守所提讯是需要监管民警负责押解人的。很不幸，我们见过、听过的案情比想象中多……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去试试，哪种老式小区如果出现化妆过度、出入乘出租车、站在出口接外卖、衣着打扮相对时尚的女人，完全可以判定是失足女。在一群辛苦忙碌讨生活的普通人中间，她们是另类……说句更不合适的，辖区片警对这个都很清楚。”

斗十方慢吞吞地道。答案只是把俞骏的薄面又多蹭下了一层，气氛也因此显得更尴尬了几分。良久无人吱声，静默间只有眼神的交流，不过太复杂了。

这个氛围里外来的就如坐针毡了，斗十方慢慢起身，推说还要赶末班车回看守所值班，先行告辞了。钱加多拦不及，起身要追时，回头又见若有所思的向组长，那美靥吹弹可破、星眸如水的样子，霎时像无形的锁链把钱加多的脚步拖住了，只好目送兄弟离开了。

又过了很久，俞骏欠欠身子，出声道：“小络，把斗十方刚才说的思路整理成文，加上朱家旺前辈的，列为这周的学习内容。都去忙吧。”

络卿相应了声。参会的一个个起身，连搁那儿犯傻的钱加多也被络卿相眼神示意着，跟着离开了。最后一位轻轻掩上门时，俞骏慢慢看向一直在发呆的向小园，好奇问她：“为什么不挽留？”

“不知道，人太嚣张，咱们这小庙容不下这尊大菩萨。”向小园道。

“你决定吧，处在指挥员的位置上，要感性做人，理性做事，最忌讳意气用事。”俞骏起身，如是给了向小园一句忠告。看向小园并无谈兴，他轻轻地离开了。

向小园在会议室苦坐了很久，一直无聊地在开合只字未写的笔记本，几次想扔掉那束花上摘下来的卡片，可几次又犹豫了。她有点凌乱，思绪里一会儿是喜出望外，一会儿是怯步而止，一会儿又是此人云淡风轻地叙述那种藏污纳垢时让她反感的滋味，可一会儿又变成了一束惊艳的梅花，隐隐间仿佛有暗香袭人。

不管她怎么驱赶，都从思维里驱赶不走这个人，也不管她承认与否，今天独自暄妍、占尽风情的人，只能是他……

窘境当前，处处受限

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挎着单肩包，从公交站点行色匆匆往公司快走，偶尔手里还拿着奶茶，顺便把早餐解决一下。每天在阳光大厦前都能看到成群的这类打工族。登阳这个城市虽小，可因为毗邻中州的原因，近些年经济飞速增长。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业人口也在飞速增长，以阳光大厦为中心的商业圈，已经是全市经济腾飞的标志性区域。

可恰恰这种地方对于警察来说，是任何侦查都难以触及的地方：楼层监控比看守所还严密，安保是外包的，二十四小时巡逻值班，出入要刷卡，外来要登记，除非是此地公司邀约，否则根本进不到楼层内部。

娜日丽从楼厦门厅散步一样走出来时，车里邹喜男看她步缓人慢几次回头的样子就知道没戏了，而且这地方很难隐藏形迹，进出的个个西装革履、步速极快，外来的搁那儿一站，怎么看都显得鹤立鸡群。

这或许也算实践和想象中的差别，娜日丽坐到车里，悻悻道：“进不去，环境不符合。”

侦查里，环境不符合身份如果有暴露的风险，就只能选择放弃。邹喜男道：“要不直接提取监控？”

“那还不如不进去呢，得通过登阳市局，再通过安保公司，有合适的理由才行，这个过程怎么着也得好几天吧。你觉得能保得了密吗？再说，你拿不出个像样理由来啊，现在都是警务为经济保驾护航，没案由来查人家，你连地方市局都交代不了。”娜日丽道。

邹喜男无奈问：“那咋办？”

“开走，咱们这破车在这地方太扎眼。”娜日丽道。

一辆很不起眼的起亚轿车，相比整齐泊停的中高档车辆确实有点寒酸了。邹喜男发动着车驶出了停车场，那一小时五块钱的停车费又让他龇了半天牙，这丫手机支付的票都不给，还得自己填补。

两人驶出去绕了很远，找了个街边的位置停下车，又绕了很远步行着回来了，此时才体会到这种任务的难度了。娜日丽且行且道：“大邹啊，你以前办过这种案没有？”

“坑蒙拐骗偷抢的什么都接触啊，怎么可能没办过？”邹喜男道。

“我是指现在这种，没有报案，没有案情，然后盯着有前科的嫌疑人，判断要发案，等着报案和案情出现。”娜日丽道。

邹喜男摇头了：“这可真没有。俞主任不说了吗？我们在摸索警于事前的路子。”

“察于事后还经常查不清呢，还警于事前……哎哟，真无聊啊，回单位吧，让看案卷，背八大骗；出来吧，人毛都找不着一根，得傻坐一天。”娜日丽烦闷地坐到街边护栏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阳光大厦的门厅，可惜那位目标“张光达”在此出现一次后，又销声匿迹了，连着两天都不见人影。

邹喜男坐下来，狐疑着自言自语道：“我这不也纳闷？又溜了，敢情那傻雕和斗十方有缘分啊，人家就能把他逮出来，咱们呢？死活找不着这货钻哪个耗子洞里。”

说到这茬儿，娜日丽在笑，八卦道：“你发现了没有？咱们头儿动心了。”

“你指钱加多？”邹喜男谑笑道，“那家伙这两天上班勤快的，把办公室卫生全打扫了，我就觉得向组长很尴尬啊。”

“我是指斗十方。”娜日丽道。

“肯定动心啊。那小子是个人精，就是到刑警上也吃得开。环境决定生活经验，接触过那么多嫌疑人，能学到点什么还真不好说，搁咱们天天强调条例的，你敢逮着嫌疑人又抢东西又打人？抢完还大大方方给领导拿出来？”邹喜男反问道。这人和人真是不一样。

娜日丽却是摇头道：“我指的不是那个动心。”

“哪个动心？哦哟，你不会说是……”邹喜男给吓了一跳，不假思索地摇头，“不可能。你们女人太感性，总是把什么事都想得和爱有关，总是轻易地相信一见钟情……哎，对，那天我不在场，不是多多送花求爱了吗？怎么又扯到人家斗十方身上了？”

“感觉，懂吗？女人被触到了内心，那种外在表现作不了假的，没发现这两天向组长话少了？那是被一个男人狠狠地羞辱了一下她引以为傲的智商和思维。”娜日丽道。

邹喜男放低了声音问：“你也说了，这是羞辱啊，也算动心？”

“必须算啊。不管引起女人的好奇还是好胜，都会发生动心这个结果的，我觉得有戏。”娜日丽道，回头又警示，“不许乱传啊，敢传我就说你造谣。”

说完娜日丽起身。这个话题似乎不合适，她说了两句就中止了。邹喜男可郁闷了，怔在当地，憋了句：

“嗨，明明你八卦，还威胁我？”

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就像正在办的案子一样不可理喻。两人蹲守到午饭时分，仍然是一无所获……

钱加多蹑手蹑脚地凑近了络卿相的工位，伸长脖子看。粗重的喘息惊动络卿相回头时，络卿相啊地吓了一跳，跟着愤愤道：“多多，能别这么鬼鬼祟祟的成不？大白天吓人一跳。”

钱加多嘴里嘘着，指指腕上的表，又示意着门外的方向，已有同事三三两两地往食堂去了。这下络卿相明白了，到午饭时间了。他一伸懒腰道：“哦，你是不好意思去食堂吧？撺人家大师傅时，咋没想到今天啊？”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是饿了……哎，那个……”钱加多欲言又止，目光却看着向小园的位置。那个玻璃隔断后的单独工作间，一上午了都空着。

络卿相看了看他的目光，笑了，又看看在忙碌的陆虎，没有吭声，起身拉着钱加多和陆虎打了个招呼，两人出了办公室。出门后，络卿相小声说道：“多多，你可真是干了件牛×的事啊。”

“你是指找着傻雕吧？他又找不着了。”钱加多得意道。

“那算个什么事？我是指你送花求爱……太牛×了啊，这是全警女神级别的人物，你丫也真敢啊？”络卿相问。这个笑话很轰动，轰动到钱加多走到哪里都是众人视线的中心人物，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但要摆出来讲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钱加多得意道：“那咋？想做的事不敢做、不去做，多憋屈啊……别跟我装孙子，这事其实你心里也想干，但是你不敢干，只能憋着……想否认是吧？看你的小样儿，肯定想了，不敢就是不敢。”

“不争这个，全中州警察也就你敢。”络卿相停止争论。钱加多却是不饶他，拽着问女神去哪儿了。络卿相苦脸了，问：“你搞清上下级关系了没有？你以为在你三姑那儿上班，三姑去哪儿还告诉你一声？”

两人说着出了门厅，嗨，恰好看到俞骏和向小园乘车回来，开车的是程一丁。钱加多撂下络卿相径自跑过去迎接了，直接开口就问：“嗨，主任，这是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没吃饭吧，要不咱们去外头吃？我请。”

“看看，老程。”俞骏笑着道，“多懂事，这刚进来就知道跟领导搞好关系……呵呵，多多啊，改天吧，就到食堂吃吧……怎么样，习惯

这里的工作不？”

“我还不知道干啥呢，咋习惯？”钱加多道。

“哦……这个啊。”俞骏看看向小园，看得出向小园的为难，想挑各队的精英，结果多了这么个累赘，请神容易送神难呀，这可咋办？俞骏绕着弯问：“你想干啥？要不到接线上，你说话声线不错，那儿也轻松，人工台警示疑似被侵害群众。”

“我刚从话务上下来，还干一样的事啊？天天坐办公室，一坐好几个小时，坐得痔疮都加重了。”钱加多回绝了。

俞骏一拍他肩膀，道：“那就得出外勤了，让老程带带你。”

程一丁“啊”了声。俞骏回头一使眼色，他又“啊”了声，成肯定的答应声了。本以为钱加多会不高兴，没承想这货高兴得直点头：“成，我早就想当外勤了，天天扣个耳麦当什么警察啊……哎，程哥，咱们配枪不？嗨，你别跑啊，你带我呢，你得跟我说清楚，别小看我是辅警，小活儿我不干啊，要干就干大活儿……”

钱加多缠着程一丁去了，连珠炮地问问题，算是把老程折腾得没脾气了，只能替领导扛着纠缠，把钱加多叫过一边吃饭去了。

有事了，而且是个很意外的发现。这一行三人是去了趟中原市，把朱家旺前辈所讲的那个诈骗案了解了下。准确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前，就连直接办案的民警都去世了，因为没有确定的嫌疑人信息，这个悬案都没有联网可供查询，中原市局前后换了五位局长，都督促过此案，可均无结果。

本来是去了解当年案情里“金瘸子”这个角色的具体情况，却不想种瓜得豆了，有了意外的发现，这个被命名为“3·23丝绸诈骗案”的案

情里，曾经拘留过运货的司机，姓朱，名卫红，当时因为找不到新的证据提请逮捕，刑事拘留二十五天后被释放，之后却找不到此人的去向。向小园联系当地和中州两处查询了下，却意外地发现。此人在事后已经迁了户口，而且改了个现在在中州省厅已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朱丰。

发黄的案卷资料在手机屏幕上一页一页被翻过去，边吃边看的向小园陷入沉思，忘了吃。俞骏小声提醒着："向组长，专心吃吧，万一勺子塞错地方就不好了。"

向小园惊醒，勺子已经伸在饭盆外，快戳衣服上了。她赶紧收回来，一摁手机装起来，自嘲道："这个发现都让我失态啊，俞主任，您不觉得我们已经触到了冰山一角吗？"

"你是指朱丰，也就是当年的朱卫红，不是他所交代的被雇司机，而是参与诈骗的嫌疑人？"俞骏道。

向小园肯定道："这个嫌疑还不够重吗？没有谁能第一次犯案就是个惊天大案，任何一个高明的罪犯，都是从低级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朱丰今年四十七岁，而我们掌握的只有一起诈骗案底，可能吗？"

"这点我相信，可我并不支持。"俞骏道。

"什么意思？"向小园愣了下。

"'6·12跨国电信诈骗案'到现在都没查清，你不痛不痒地把这个消息递上去又能做什么？朱丰完全可以轻飘飘地推开，'那时我确实是司机啊，你们确实冤枉我了。'找不到证据和新的嫌疑人的情况下，你能怎么办？况且时过二十多年，你觉得你能找到吗？"俞骏凉水兜头泼下来，一盆子把心里焦虑的向小园泼得有点发毛了，没明白俞骏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

“瞪什么眼？自己脸上黑自己看不见啊？我替你捋捋，聂媚、张光达一出现，你就急急向局里汇报，我问你，有意义吗？各地警方设定标记的诈骗嫌疑人，全国有近一万例，他们仅仅是在中州和登阳露个面，你就判断要有诈骗案发生……好，你判断得对，我问你，是以什么诈骗？传销诈骗，非法集资诈骗，还是其他的什么类型？考虑过没有，假如是个幌子呢？他们既不在中州，也不在登阳，而是在蓄积力量和人员，在其他省市诈骗，到时候你怎么说？”俞骏又斥道。

方寸乱了，向小园为难地扶着额头，一下子冒出来的信息太多，反而让她无从选择，现在朱丰的信息再刨出来，连方向也迷失了。

“看你也吃不下去，干脆让你再反反胃。你把几个挑选出来的外勤用得是一塌糊涂，一天跑一趟登阳，精力都累琐事上了，能出活儿吗？刚发现朱丰点儿信息，你就把其他的又想先搁下对吧？我问你，你能追得上聂媚、张光达吗？他们可都是一辈子踩着红线，还经历过深牢大狱的人，别说他们了，就傻雕和憨炮那俩小丑你都一丢再丢。”俞骏训斥着，气得连扒拉两口饭，不过，似乎越气他胃口反而越好。附近坐着的几位技侦听到主任发火了，端着饭盆悄悄溜了。

向小园难堪地道了句：“非要在这个场合向我发难吗？”

“我礼貌地告诉你，你记得住吗？你这是没学会走就想蹦跶了，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啊。你搞清楚，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运转的，你连自己属下都调配不好，还指望用思维圈住那些诈骗嫌疑人？我再问你，你对他们在哪儿、想干什么、准备怎么干、各人的分工是什么样子，有轮廓吗？没有吧。自己把自己搞成狗熊掰玉米，抓一个丢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该抓哪个是吧？”俞骏敲着筷子，越来越生气了。

如此反常，向小园更蒙了。她怔怔地看着这位蔫主任，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什么地方触到了他的逆鳞。

还没完。俞骏吃了几口，又愤愤地放下饭盆。向小园提醒着："主任，你训得够多了，要不您直接点明方向吧。"

"你最初的方向就是正确的，事只能一件一件办，饭只能一口一口吃，想一口吃掉聂媚、张光达这样的人物，你我没那本事。想拿下朱丰这样骗了一辈子的人物，差得更远……拿出你最初的虚心来，哪怕把诈骗链条最底层的研究透彻一批、抓获一批，都会是巨大的成果，否则，你只能搭空架子，对你本人，对反欺诈整体工作，都毫无益处。"俞骏道。

"我明白了。"向小园突然道，"你是在因为斗十方的事跟我置气？"

"怎么敢呢？你出身优越，不管别人出于欣赏还是嫉妒，都是以仰视姿态看您向美女呢，是不是？那些下三滥怎么入得了你的眼界？可我还告诉你，对付成长到朱丰这样有身家、有地位的人物，你的大数据追踪可能有办法，可对付傻雕这类下三滥，你还真不行。"俞骏道。

"说来说去，还是在他身上，没必要因为一个外人对你的下属说话这么恶毒吧？"向小园咧嘴了，难堪到了极点。

两人互瞪着，气氛僵到冰点。俞骏左右看看，不少下属都停箸观看。他蓦地笑了，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笑着、吃着，过了一会儿才无所谓地说着："我就说说……你的具体工作我怎么可能干预，好了，吃完了，该忙忙去。"

他扒拉完，扔下饭盆离座走了。向小园坐在全中心的男女同事怪异的视线里，努力保持着自己惯有的矜持，掩饰着自己心里的慌乱。说起来这还是头回在工作上遭遇这么大的挫折，来之前就不止一次听

说基层上来的干部素质低，可她没想到一直蔫蔫的俞骏也是这样，这次算是颜面扫地了。

“向头，咋回事啊，路上不还好好的吗？”

程一丁小心翼翼地坐过来，全组数他年纪大，也很少参与年轻人的玩笑，一直以来都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出现。

向小园吃着饭淡淡说道：“意见相左，正常争论。”

“哦。”程一丁没多问，也没多说，看到钱加多来了，他怕添乱，准备起身走，却不料向小园出声问：“老程，你对斗十方印象怎么样？”

“挺好，就是野了点。”程一丁评价道。

“我们的冲突就在这儿，他建议我想办法招这个人，而我否决了。”向小园道，她看着程一丁好像并不意外的样子，继续道，“且不说得有多大的代价，像他这种长年在看守所工作，控制欲望极度膨胀的性格，是不适合咱们这个工作的。从他对付王雕、包神星上就看得出来，见一次打一次、抢一次还了得，出了事谁兜着啊？这倒好，就因为这个人，他说我能力配不上野心，呵呵，我野心很大吗？”

像是自言自语排遣着郁闷，可不料这话让钱加多听到了。他在背后接上茬了：“野心大了好啊，要玩就玩把大的，光追几个小毛骗有啥意思？要抓就抓华尔街之狼、好莱坞巨骗那号的……那俗话怎么说来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野心不够大，就是混得差，眼光不够高，迟早混不好……咱们这小打小闹真不行，得搞点大事……耶，怎么都走啦？嗨，我还没说完呢……”

钱加多正在长篇大论开讲，程一丁和向小园生怕又出洋相，离座走了。钱加多端着饭盆追出去跟他们讲，两人几乎跑着把钱加多给甩开了……

“嘀……呜……”红色的警报灯在值班室的墙上响起。

这是一级警戒的信号。信号响起，整个看守所干警像被摁了触发键一样，开柜取警械的、整理警容的、检查各区门锁的，而外部，两队武警紧急集合，枪上肩，弹上膛，自入所大门到出所一公里警戒。

这种情况不是检查就是押解，站在内层门口的斗十方表情肃然，多年的监管工作已经养成了话少面僵的外貌。不独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管教几乎都是如此，表情和这里的高墙、铁窗很搭，永远是冷冰冰的。

“十方，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押解吧。”

“至于这么大阵势吗？”

“肯定是配得上这么大阵势的嫌疑人呗。”

“有吗？这段时间没听说过有什么大案啊。”

“咱们这儿与世隔绝的，你能听到什么……来了。”

两人正正身子，已经听到了外层凌乱的警报声，进门、过武警岗哨、提交案卷，里面足有几十名警员，不一会儿看到了戴着背铐被送进来的嫌疑人。交案卷，验明正身，押解的警员退出看守所，这边的接收工作才正式开始。

拍照，打指模，脱光全身验伤，验血。负责最后一步登记的斗十方登记着每个人的身高、体表有无伤痕、有无文身，一个个登记完了，才穿上统一的蓝色制服，给分进号房。

“彭涛，出列。”

“林大龙，出列。”

“赵忠山，出列。”

“朱丰，出列。”

“……”

仵所长按部就班地喊着名字，换装的嫌疑人挨个儿出列，挨个儿被管教领走分进号房。同案不同号，大案不同区是惯例。这是个团伙，每区都分着隔开最少三个号房。分到斗十方时，他带着朱丰进区。

“叫什么名字？”

“朱丰。”

“年龄？”

“四十七岁。”

“有无吸毒或者其他传染病史？”

“没有。”

“第一次进来吧？”

“啊……对。”

几步几句，几问几答，开锁的斗十方回头时恰好和朱丰对视上了。萎靡的朱丰看到斗十方时，像触电似的怔了下。斗十方面无表情地问：“怎么了？你被关的时间应该不短了，紧张？”

“哦，领导……你……好像我一位故人。”朱丰道，谄媚似的笑了笑。

“呵呵，回这儿就是到家了，都是故人，进来吧。”斗十方领着进了监区，在号房门前停留，让嫌疑人蹲着，等候入监信号。

最后要从监控上核实一遍押入的号房，这个间隙，朱丰抬着头眼皮眨也不眨地看斗十方。斗十方无意发现时，他开口说道：“真的，这位兄弟……您很像我一位故人。”

“光着屁股进来的，都会觍着脸套近乎啊。”斗十方面无表情道。

“你网上查下我的名，就知道……我有本事套这个近乎。”朱丰神秘笑着道。

斗十方保持着水火不侵的样子回应着：“闭嘴，摄像头会记录下你这张丑脸的任何表情变化。”

步话响了，入监命令下了。斗十方打开了铁门，朱丰被喝令站起来时告诉他：“一定查一下，很快您就会有惊喜。”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惊喜，到家了，一家子亲人呢，好好相处啊。”斗十方解着铐子，把这位送进了号房，关上了铁门。那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了。

因为临时押解入看的任务，斗十方迟了两个小时才下班出了看守所。工作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形形色色的过客，沮丧的、崩溃的、愤怒的、麻木的，什么样的鸟人都有，突然来了个谈笑风生、淡若轻风的还真不多见。他骑着自行车回家，莫名地想起了这个人、这个名，于是鬼使神差地查了一下“朱丰”这个名字。

“6·12跨国电信诈骗案”告破、中州警方自境外押解归案嫌疑人逾二百二十人、“6·12电信诈骗案”主谋朱丰落网、中州公安新闻公开披露“6·12电信诈骗案”侦破始末……一溜新闻标题映入眼中，惊得斗十方车一停，脚支着站在路上粗粗一览，没想到还真是个人物。

应该是侦查接近终结，准备提起公诉，异地关押到登阳看守所了。这种重犯倒不罕见，新闻里也只有他打了马赛克的照片。让斗十方惊讶的是，和这个名字关联的两个人，还真是故人，刚刚见过的故人，一个向小园，一个俞骏，两人并排坐在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上。

“怪不得这么跩，敢情有两把刷子啊。”

他装起了手机，继续骑车回家，心事重重的，没像平时那么疯喊，不知道是这位喊他故人的朱丰勾起了他的心事，还是反诈骗中心那两位成了他的心事……

新诈旧骗，时隐时现

向小园踱进走廊里的时候，听到了办公室里叽叽喳喳争论的声音，娜日丽的嗓门最大。这个泼辣的姑娘虽然和她性格截然相反，可奇怪地让她很喜欢。

进了办公室，争论骤停。向小园快步走着问：“不要停，继续，没有张屠户，我看我们是不是得吃带毛猪。”

众人一笑。邹喜男推着陆虎。陆虎投着大屏解释道：“实地跟踪失利，不过消息我们还是挖到了点。在登阳市这个阳光大厦里，一共有九十二家注册公司，实地办公的有七十七家，也就是说，空壳的皮包公司十五家。如果诈骗嫌疑人只用个空壳，那他肯定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既然出现了，那他一定就不是空壳，所以，我从这实地办公的七十七家里找，列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文化的、代理的、进出口的、金融类的、培训类的罗列一大堆。陆虎看了向小园一眼，继续解释道：“如果有问题，而且是近段时间有问题，那连续多月往来正常的就可以剔除，一级剔除去掉了四十四家，有的应该是已经经营了几年的公司，公户往来正常；剩下三十三家，我又做了个二级剔除，用正常公司运作需要的人工工资、水电、网络流量，如果连续五个月以上正常，也可以剔掉，那说明里面有员工，有社保和工资，也有人在工作。如果是骗子公司，这一点是瞒不住的，又剔掉了二十五家。剩下八家，基本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屏幕上公司的名称锐减了，剩下了四家金融投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一家日化、一家煤炭贸易公司。

“金融投资和小额贷款公司出现异常是合理的，P2P公司连连爆雷，做金融投资的基本都成过街老鼠了。小额贷款更不用说了，业务量基本没有了……煤炭是季节性业务，这种公司业务量会在冬季骤增，也属于正常。难道，你是指这家日化公司？”向小园道。

“对。”娜日丽给领导竖了个大拇指。

陆虎解释道：“我们刚才争论就在这儿，这家叫金叶日用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于今年六月份，迄今为止没有一单业务，连续数月的电量、水量为零，网络流量也为零，突然在近几天内有了流量——我是通过网上电力查到的……员工也是刚刚招上的。我从对应的安保公司里查到了十几张刚制作的门禁卡，就是该公司的。这些身份证登记的有四川的、有宁夏的、有广东的……来自七个省份，十六个人，包括注册法人也是外地人，叫‘沈凯达’，三十一岁，重庆人。”

“那问题出在哪儿？难道是……休眠信息？”向小园问。

邹喜男忍不住赞了声：“哎呀，头儿都猜着了，陆虎还卖了半天关子。”

所谓休眠信息是指大数据里某个相关个体的信息，突兀地出现在某处某地，这种信息反映出来的事实是，这个“个体”有可能是诈骗团伙养了一个“虚拟”的身份，比如在偏远山区收一些从不出门的人的身份证，作案时用上，等案发警察去追踪，却发现人证对不上号，真正的目标早借这个假身份金蝉脱壳了。

果不其然。陆虎介绍着：“……可能性很大，没有购票信息，没有手机信息，更没有银行卡之类的信息，仿佛这些人就是凭空出现在登阳市的。当然，不排除这个公司派辆专车，跑全国南北东西七个省市包车把他们拉到这儿。”

可能吗？当然不可能。那么出现这种反常情况的解释，就只能是一种情况了：有嫌疑。

向小园略一思索，好奇地问：“那你们争论的地方在哪儿？这个嫌疑很明确了啊。”

“恰恰有嫌疑的，我们又找出相反的东西来了。您看，它的企业代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最关键的是，我通过企业云查到了与它关联的厂家，广东的六家生产厂家，也是非常正常，还有个是地方的纳税大户……最最关键的是，我查了他们公户账户余额，这个小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四百万，已经花去一百六十万，分别是进货、装修、物业、房租等，目前还有二百四十万……这就没法解释了。”

陆虎摊手了。账户往来正常，可能解释为正规成立，装修完，准备开工的一家公司。与嫌疑相反的是，它们资金充盈，去骗……似乎无从谈起了啊。

向小园听着蹙起眉头来。程一丁犹豫间开口了：“我们当天只是监控到了张光达、聂媚出现在这儿，不一定就在这儿设点诈骗啊，难道不能是去骗这里面哪家公司？”

“程哥，您为什么就喜欢跟大伙反着来啊？”邹喜男问。

“都听电脑的，还要人脑袋干吗？陆虎都没去过现场，你去过现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信谁都有问题啊。”程一丁不客气地道。惹得娜日丽笑了。她笑着看向小园。向小园摇头道：“别看我，我可没有窥斑知豹、一叶知秋的本事……咦？还有一位怎么不吭声？好像……还少了一位。”

没吭声的是络卿相，他不好意思道：“我对户籍比较了解，身份是我查的，我比较倾向于同意……我也不知道该同意谁。”

向小园笑道：“不盲从是好事，万事开头难，我们都应该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嗯，那位呢？才新鲜了一天就睡过了？”

说的是钱加多。程一丁举手道："他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请半天假，我呢……就擅自当家了。别说半天，你请半个月都成。"

向小园笑了笑未做评价，回到了办公位置上，接了陆虎的资料仔细翻查了一遍。整个阳光大厦的注册公司她又用不同的方式筛选了几遍，用放大和缩小筛选条件的方式过滤几次，甚至过滤到只剩下一个疑似目标了，那个叫"金叶日用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的目标，仍然显示在她的眼前。

安排了陆虎和程一丁出外勤，她佯作随意叫着络卿相进来，进来她不经意地来了句："钱加多请假什么事你很清楚吧？"

"啊？"络卿相一下子被问蒙了。

"不要掩饰。老程说的时候，你已经掩饰过了。"向小园道。眼皮底下的小动作，她还是看得到的。

络卿相笑笑道："也没什么事，他去段村找斗十方了。"

"找斗十方？干什么？"向小园皱了下眉头。

"和咱们无关。"络卿相生怕领导反感，赶紧解释道，"他爸不是偏瘫吗？市里联系了家医院做检查，多多欠人家人情，不好意思不帮忙啊。"

"偏瘫？很严重吗？"向小园问。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也不算严重啊。"络卿相道。

"好吧，你去吧，尽可能地再过滤一下采集到的信息。"

"是。"

络卿相告辞出去了。向小园托着下颌怔了良久，一会儿又点着鼠标，搜索着记录仪的留存影像，堵嫌疑人、卖笔的、驻唱的、拉客的……那一幕幕影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格形象：桀骜、嚣张、倔强。

缺乏母爱的家庭，孩子的性格成长总会缺失一部分，或者体会不到别人的爱和关怀，或者能体会到也会拒绝，而且没有安全感。

向小园用她的心理学认知在揣度着这个人，可她解释不了那么多的矛盾。桀骜而嚣张的个性，往往有童年不幸的阴影，如果说斗十方有阴影的话，那不至于对偏瘫父亲还这么上心，而且这种个性的人往往很难驯于制度的约束，可他恰恰相反，不但是个警察，而且是在最严苛纪律和制度下做得很好的监管民警；倔强可能来自内心深处的自卑，但在他身上，向小园没有发现自卑。他那又奸又损的手段，恐怕会让骗子都自卑于自己的道德底线太高了。

想了许久，她不知道被触到了哪根神经，急急起身，换下了警服，中途出去了……

儿子背着爹，儿子的朋友后头扶着，偏瘫的手脚不利索，很难背，从大门口到医院这一段路都累得斗十方气喘吁吁的。钱加多快跑了几步，占了个位置，招呼着斗十方把人先放椅子上。一放下，斗十方坐下先掏毛巾，给老爸擦擦嘴角的口水，老爸不利索的嘴巴哦唔说着什么。

钱加多提醒着："快翻译，你爸说啥呢？"

"我爸说，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呵呵，爸，养儿防老是笔好生意啊，小时候背我，我都不重，你现在多沉呢，来，喝点奶。"斗

十方收着毛巾，回身从包里掏了盒奶，插好，递到老爸嘴边。老爸能动的那只手，颤抖地端住了奶盒。

“哎哟!”钱加多发现了新大陆，指着斗本初说道，“十方，你把你爸感动哭了。”

“不能吧，我都背两年了，今天才哭？”斗十方以为开玩笑，倾着身看父亲，那俩眼角果真溢着两行浑浊的泪。

钱加多可是粗线条的，闻言道：“那不是你的话，就是我把老爷子感动哭了，呵呵。”

“滚，去挂号。神经内科啊，文大夫的专家号。”斗十方斥着。钱加多转身快跑去了。这时候斗十方才回过身，看着父亲，轻轻地替他擦去眼角的泪。他笑着，很会心地笑着轻声道：“小时候，我记得走不动了，就骑在你脖子上，你就经常唱《养儿难》，还记得吗？养儿难，养儿难，养儿这活儿不能干，白天逗着孩子笑，晚上哄着去睡觉，数九寒天怕感冒，最怕娃儿哭又闹……又喂吃，又喂喝，擦屎把尿没的说；蹒跚学步照看好，跟在后头怕跌倒，牙牙学语到处跑，紧跟大人离不了……”

这是首山东谣，很小的时候学过的，斗十方本来逗老爸笑的，老爸笑着笑着却哭了，哭着哦唔，嘴唇不停翕合说着话。斗十方能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是在说：“……这病就这样啦，不看啦，爸跑一辈子江湖，没落下钱，就落了一身病，小时候你就跟着爸饥一顿、饱一顿，好容易长大了，还得受爸连累，爸这心里有愧呀……”

斗十方却打断了父亲的独特语言，说道：“啊？爸，你说的啥……我今天怎么听不懂啊？爸，你别这样，酒已经戒了，医生都说了，完全有可能恢复嘛……别说话了，这儿人多呢。”

他扶着父亲的身子，拿着喝了一点的奶盒，给父亲整整衣服，笑道：“年轻时候您多帅啊!走南闯北不管哪儿的集市，您这一吆喝，其他摊就没生意啦……当年跟在您背后想拜师学艺的都不止几十个吧，哈哈……”

爷儿俩温馨间，钱加多兴奋地跑过来。斗十方一抬头：“这么快就挂上专家号啦？”

一般排队怎么着也得一两个小时，今天可意外了。钱加多兴冲冲道：“不用挂号了，我给你请了仨专家，连检查带诊断，走。”

“哎呀，多多，我爱死你了。贵不？”斗十方心虚地问。

“谈钱就俗了啊，走。”钱加多扬着头，跩了。

斗十方赶紧把父亲背上，钱加多前头带路，上电梯，过甬道，进神经内科，直接敲响了主任室的门。没想到里面的人早等着了，一位戴眼镜的大夫招呼着护士推来了病床，跟着三位医生把脉的，看体表的，一路推着去标着EBFT神经检测的检查室。进门时，两人被医生屏到门外，让两人在外面等着。

从外面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搁着像未来世界的那种庞大仪器，甭提多高端了。斗十方看着，一把揪住傻乐的钱加多，说道：“我欠你两千还没还呢，刚攒了俩月工资还有点外快，得多少钱，够不够啊？”

“都说了，别提钱。”钱加多斥道。

“你别这样，医院要是你家开的，我就不提钱了，可这……”斗十方指指道。这么先进的仪器再加上这么上心的几位医生，恐怕是钱加多花了大力气了。

“一分钱不花你信不？”钱加多道。

“怎么可能？除非你爸是院长。”斗十方道。

“我爸不是院长，不过那位女的是副院长。”钱加多指指里面忙碌着的一位女医生，口罩白大褂遮得严严实实，看不清相貌，不过年龄应该不小了。

斗十方吃惊地看着钱加多，别说钱加多，就把他爹钱大宝叫来也没这么大面子啊。中州熙和医院有全省最好的神经内科，这里挂个专家号都得五百块钱。

“不对，不对，多多，你脸没这么大，到底怎么回事？”斗十方越想越不对，看钱加多嘚瑟那样，也越看越不正常了。这不，钱加多安抚道：“先检查完再说啊，急也不急这一会儿不是？一会儿告诉你。”

这家伙把斗十方给惊得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慌慌地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位女医生推门出来了，喊着家属是谁，然后带着斗十方到科室里，坐下来一摘口罩，是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很漂亮，不过不认识。她开口问：“你是警察？”

“哦。”斗十方惶恐地应了声。

“患者是急性脑血管病变，同一侧上下肢、面肌和舌肌下部均出现运动障碍，肌力2～4级，属于不完全性瘫……什么情况啊？你这儿子当的，耽误最佳治疗时机了。”医生道。

原因，全是写在斗十方脸上的难堪和尴尬了，他嗫嚅着，语结着。

医生唰唰写着病历，继续道:“药物要配合科学的理疗，才能有最好的效果，可能考虑中西药直流电导入疗法，当然，护理还是最关键的，要供给营养丰富和易消化的食物，满足蛋白质、无机盐和总热能的供给；患者已经失语了，还需要一定的心理疗法……啧……建议住院治疗。”医生道。

“啊？!”斗十方又是惊愕的一声。

医生盯着他，他不好意思吭声了。可能医生识人多，已经看穿了他，出声问:“这个医保大部分可以报销，总不能这么拖着啊？等着肌力降到0级，那就全瘫了。”

“不是，大夫，我们那儿新农合报销比例，出了市只有百分之三十，像这种辅助性治疗都不列入报销范围的。”斗十方难堪地道出原因。

“国家有政策，那你这当儿子的也得管呀。”医生反感地看了斗十方一眼。

“我知道，我攒了点……不过，我……”斗十方局促地说。

医生把一摞东西递到了斗十方面前:“签字吧，先住下来，费用先挂着账，有多少你先付多少……病房我给你安排好了，看在你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分儿上，我破一次例……快去办吧。”

“啊，谢谢……谢谢大夫。”斗十方被这个突至的惊喜给幸福到了，很久以来都没有勇气干的事，没想到让对方轻轻松松解决了。他兴冲冲地拿着一摞单据出了科室，办住院手续去了。

第五章 探骗局疑难重重

恩不言谢，恍若初见

车连续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安叔指示下高速口时，收费岗亭的指示灯已经亮了。下了高速，眼前一片山林遮挡，看不到方向，也看不到城市的灯火。安叔示意前方停车。张胖子看到一辆本田商务车，缓缓泊停时，那车上已经下来了一个女人，开着车厢推拉门，请几人上车。

张光达、聂媚、安叔次第出来。安叔叮嘱了黄飞一句，让他跟着。他示意着两人上了前车。那个女司机也不多言，驾车前行着。饶是张光达见多识广，此时也给搞得有点蒙了，自副驾回头问："老安，这去哪儿呀，跑这么远？再不下种，地都撂荒了啊，开支这么大。"

"你又不花钱，赔了算我的，赚了咱们平分。"后座的安叔笑道。

聂媚娇嗔一句道："这多不好意思啊，不过安叔，您真大气，都给我租的别墅，我们当年开生意的，顶多舍得租几间平房。"

"是啊，你们租几间破房都敢忽悠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这都住别墅了，胃口可别太小啊。哎，老张，你们当年组一波局，能捞多少啊？"安叔好奇问。敢情是两拨骗子友情合作，还不是一路。可这话不好说了，张光达侧头看看女司机。安叔明白其意，直道："自己人，她就是给你们找种子的。"

“哦，失敬了……怎么称呼啊？”张胖子问。

安叔说了句“胡总”，这就足够了。大家组个局骗一把都是萍水相逢的，谁也不打听谁的家底已经是惯例。那个微微发胖、相貌普通的女司机并未引起张胖子的注意，他回答着安叔的话道：“不瞒您说，前些年好做，但收费低，所以只能往大里铺，人一多消耗就多，能到我们手里有十几万了不得了；后来玩得多了，越来越不好做了，收费高了，但难度越来越大，不是给雷子封了账户，就是被工商端了老窝，玩得提心吊胆啊，能他妈挣个吃喝钱就不错了。”

“呵呵，但你们有优势，人多啊。”安叔道。

聂媚就着这话头问：“安叔，您这个盘，也需要很多人，我们这一层，您不用担心，要多少有多少，薅羊毛咱们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但是……”

“怎么了？”安叔侧头看向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眼里流出来的贪欲，比她能勾起男人的性欲要大得多，就听聂媚急切地说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要薅羊毛的羊啊。”

“马上就见到了。我来登阳比较早，有几个月了，已经培养了一批商铺和微商卖咱们的产品，虽然赚得不多，但多少都赚了点，现在有六十多个，成分复杂，当老师的、企事业单位的，还有本身就是做微商推销产品的。”开车的胡总说话了，声音有某种磁性，听着让人舒服。

不过，却很难让人满意。张光达道：“才六十多个种子，太少了啊，我们当年组局，六千人的团都有。”

“这就是南北派的区别了，你们是割韭菜，就面上一片。而我们刨花生，面上看不出来，可一深挖，挖出来的可都是干货。”安叔道。

“好吧，您是前辈，听您的。”张光达不争辩了，不过话里颇有不服。

聂媚缓着气氛提意见道：“安叔，作为行内人，我也得提个醒啊，咱们做的金叶产品一是定价太高，二是知名度又太低，三呢，您囤货量又这么大，要是操作不当砸手里，那可惨了。”

“呵呵，你们搞传销当年可是上卖天、下卖地、中间卖空气，就没空气，也能吧嗒下嘴皮卖个‘1040工程’，怎么有实物让你们卖了，反而心虚了？搞清楚一点，你通过人传人卖虚拟不存在概念，那叫传销，违法的。而现在是卖实体产品，还不是三无产品，这是合法的。”安叔道。

张胖子听得诧异，回问：“合法的，还怎么赚钱啊？”

“呵呵，面上的合法，至于里面非法的操作嘛，咱们当然谁也不能沾，你说呢，聂总？优惠条件我可给开到最大了。”安叔道。

“不一定单纯的优惠就能打动别人的心啊。”聂媚道。

“我只负责打动你的心，接下来就看你的魅力了。”安叔道。他在后座把座位上的箱子拿过来，交到了聂媚手上。聂媚狐疑地打开，借着车里的微光看清时，惊喜地喊了出来，声音极度失态。

珠宝、服饰，还有一双镶满钻坠在箱子里熠熠发光的高跟鞋，还有包，从座位下拉出来的。女人对于美的、奢侈的东西是没有抵抗力的，哪怕是个女骗子。

聂媚已经在车里急不可待地试穿了，看样子是被打动得心花怒放了……

警车……又驶出去一辆。

数了不知道多少辆，一直在反诈骗中心门外徘徊的斗十方终于鼓足勇气走了进去。他安顿好了父亲就匆匆来此了。他在值班室登记，往办公楼的方向走了几步，越走越慢，脚步像灌了铅一样，犹豫不前。

这个楼宇光鲜亮丽，入目皆是纤尘不染的地方让他莫名地感觉到了一种……尴尬。似乎是这种情绪在作祟，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看守所待久了熬出来的职业病，还是因为捉弄了向小园心里愧疚，反正现在站在这里让他觉得有点无地自容。

不过，他还是鼓起勇气进去了，有些事可以不做，有些事必须做。他站到了那间来过的办公室门口，笃笃地敲门。里面应声“请进”，他进来了，一下子惊了，整个小组的人都在。他刻意等到下班时间才来，谁知道都还在。

“咦？十方，你怎么来了？”络卿相抬头，愕然问。

斗十方尴尬地站在那儿，没吭声。众人面面相觑间，隔间里的向小园咳了一声，声音浮夸，明显不是嗓子问题。成功引起大家注意后，她提醒道：“不要辛苦，到吃饭时间了。”

咦？气氛不对啊，不像向组长平时的口吻啊。向小园干脆点着名道：“娜娜，老程，都跑一天了，下班时间还不去吃饭，等什么？”

“哦，对对……走了，走了。”娜日丽明白了，赶紧叫着大伙，一个挨一个迅速起身，直接跑出去了。跑出来就停，邹喜男一拦众人问：“兄弟们，这个八卦谁知道内情？”

“不是请都请不来吗？怎么自己来了？”陆虎看络卿相。络卿相摇头：“我一天都待在办公室，我哪知道。”

“多多肯定知道。”娜日丽道。可惜这个关键时候掉链子的货，今天翘了一天班，问的人都没有。她干脆拉住邹喜男，示意邹喜男去偷听。邹喜男瞪眼不允。娜日丽不理他了，干脆自己摸回去偷听了，结果都心痒痒，全跟着回来了，就连老程都没按捺住心里的好奇。

办公室里，向小园又坐回了座位。她优雅而从容地看着斗十方，美靥如画，星眸如水，美得让人肃然起敬。斗十方慢慢挪着脚步，像在斟酌着说什么。而向小园似乎也在犹豫着，该对他说什么。

什么也没有，斗十方站到了她的办公桌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两躬，三鞠躬，嘴里连说几声：“谢谢，谢谢您。”

“别别别……”向小园赶紧起身，可没料到貌似倨傲的斗十方会变得这么谦恭。她从桌后转过来，拉着椅子，摁着斗十方坐下，道：“你可千万别这样，我就怕这样。”

“再怎么我也得谢谢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斗十方两眼凄然，既难过又欣慰那种。能让男人放下尊严的事不多，肯定让他遇到了。就听他感激地道：“熙和医院文专家的号很难挂上，每次检查都得等一个月，谢谢您。”

向小园倒了杯水放在斗十方的面前，坐回到座位上，笑着道：“看来钱加多的保密意识要加强啊。”

斗十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钱加多嘴里套实话肯定难不住斗十方，只是意外的实情让斗十方惊愕不已。那位副院长就是向小园的母亲，女儿央娘，那还不是啥忙也帮？

看得出斗十方的局促，向小园示意他喝水，大方道：“不用这么谢我，我只是在我妈那儿给你走了走后门，做个顺水人情，费用可以暂时挂账……哦，对了，我妈说，病情不算很重啊，就是有点耽搁了，应该能恢复自理。”

这就戳到斗十方的心事了，他难堪地咬咬下唇，欲说无言。向小园赶紧道：“对不起，不该提这个。”

“没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疾病有治，穷病没治……一直想让我爸住个好点的医院来着，一直没攒够钱，都不敢进门，只能隔段时间来查查，用点药。”斗十方轻声道，他似乎还有点畏缩地观察着向小园，见她没反应，又像解释一样说着，“我知道，我的行为可能有悖于警察的职业准则，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我们家一直条件就不好，我爸穷了一辈子，也没啥指望，还不就指望儿子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什么都不用说，我理解了。”向小园道。能让一个男人屈服的软肋有很多，如果在家人身上，那并没有什么可笑，反而让人心生敬意。

“谢谢……我……我会想办法尽快还上钱……可能时间会稍长点。”斗十方道。

向小园此时一笑，说道：“为什么我听这句话，似乎缺乏底气？”

“是没底气，我也在担心我还能撑多久。”斗十方羞赧道。

“也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不管你选择什么，我想都不单纯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所以，都值得尊重。”向小园道。

低头的斗十方脊梁微微一颤，慢慢地抬起头来。一直支撑着他的倔强，来自不舍的亲情，来自生活给予的压力，来自身边那些鄙夷、嫌弃以及冷眼，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也会来自……一份尊重。

“不许说谢谢。”向小园蓦地警示。那严肃的表情把斗十方逗乐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向小园郑重告诉他：“不说谢谢的原因是，这个世界是功利的，包括我……真想感谢的话，就来点实际的，别光嘴上抹蜜，说得好听，对不对？以你的江湖经验，怎么说？知恩图报得义气对吧？”

“嗯，没问题，您看上哪个骗子了，我帮您逮回来。”斗十方也严肃道。

这决心表得向小园噗地乐了。她起身，叫斗十方过来，坐到她的位置，拉着几个文件夹，推过来一堆文件资料，笑道：“我要的是你的思维，可不是要你出去再把傻雕抢一回……这里有我们建组以来所有的存下来的资料，前期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大数据罗列分析了近两千例诈骗案嫌疑人，关键的案情信息我总结出来的有几百页；走访了基层民警、刑警，特别是参与过诈骗案的警员，有二十几个，铁路警察朱家旺这份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风马燕雀金评彩挂’的描述……总而言之，我们是在恶补诈骗知识，以期它能够对将来的反骗工作起效。”

“哦，我明白了。也……不太明白啊，八大骗这是街头把戏，这么高规格的警务对付他们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斗十方道。

“说得对。事实上是，大炮有时候打不着蚊子，大大小小的行动组织了不知道有多少回，结果你知道的，重复犯罪率高、累犯比重高、参与人员基数大，这个痼疾的根源在哪儿？是我们上面指挥层面考虑的事，不管你对我们整个警察队伍持何种看法，但有一点不会变的，

所有人努力的方向肯定一致，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向小园倚着桌子道。她隐去了关键的节点。

斗十方看着资料，思忖道：“意思是，想深挖细查，穷根溯源，怀疑可能从传统骗术里，有成气候的嫌疑人……或者，犯罪团伙？”

“啪”的一声，向小园兴奋地打了个响指，指点道：“一点即透，主任都没你反应快。”

“这不明摆着嘛，也算优势？”斗十方愣了下。

“呵呵，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养成你这种对犯罪特殊的直觉的，我想学习的，就是你这种直觉和思维……给你两个小时，八点钟咱们集中学习一下怎么样？你参与一下我们的讨论？”向小园邀请道。

斗十方有点受宠，却没有若惊，只是面带微笑点点头。

“OK，地方借给你了。还没吃饭吧？稍等一会儿我派位美女给你送一份……水在那儿，抽烟的话打开窗户，两个小时后叫你……”向小园说着，脱下了警服挂起，准备出门去食堂，出门时回头，恰和正偷瞄他的斗十方目光碰触。她读不懂这个人的目光，总觉得他似笑非笑，还隐藏着什么。

“噢，对了，我也得说句谢谢。”向小园说道，一指她的办公桌，“你又给我找男朋友，又给我挑花的，还没机会说声谢呢。”

“哦哟”，斗十方一咧嘴。向小园掩上门，把这位遮着额头难堪笑着的，独自留在办公室了。

向小园脸上的笑意未去，就全僵在脸上了。走廊站一排竖耳朵的打了个照面，没来得及跑。尴尬的娜日丽赶紧圆着：“头儿，我们等你

一起吃饭呢。”

“哦，太好了，吃完饭一起值夜班吧，咱们再这么闲着，中心都快有意见了……娜娜，你先别急着吃，打份饭给斗十方送过来。”向小园说着，优雅地走了。把一群八卦属下刺激得龇牙咧嘴，都埋怨地看着娜日丽。娜日丽厚着脸皮追着向小园先一步溜了……

花开两朵，各放其艳

“情况就是这样。”

向小园在俞骏的办公室里，简要叙述了今天发生的事。俞骏却通过监控在入神地看着翻阅资料、聚精会神的斗十方。那投入的样子给他一个错觉，仿佛这不是一个辅警，而是一位警中要员，正在用思维去破解着面前的谜语。

“俞主任……俞主任……”

“啊？哦!”

连叫几声，俞骏才回过神来。他看看向小园，做了个鬼脸，并无歉意，指着道：“这笔生意划算啊，你就找你妈开了个小后门，顺水人情换了这么个高手，划算，太划算，我怎么没想到这招呢？”

“这不是生意。他的自尊心很强，别说我们没法解决，就真出手帮助，他都未必接受。”向小园道。可能换来尊重的原因是，给予了对方同样的尊重。

“这个先放放，你并不欣赏这样的人，为什么又请回来了？”俞骏欠着身子问。

向小园笑了笑：“不欣赏是之前，现在不一样了。”

“在知道他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之后？”俞骏反问。

“对。还记得吗？那天晚上，我们回单位见到的那些出夜市的人，你都说了，一个人把所有尊严都放下去赚最辛苦的钱，这种年轻人现在不多了。很庆幸，他是我们警察中的一员。可对于他个人可能是不幸，这个职业能得到的收入抵消不了生活给他的压力。”向小园道。

观感已经全盘改变，俞骏看了眼光越来越复杂的向小园一眼，笑了。他起身道：“那检验一下，是块顽石还是块金子。”

“他反应很快，应该能满足您的期待吧。”向小园犹豫着下了个大致定义。

俞骏开门道：“其实你现在和我一样期待，但我们都会走进一个心理误区，那就是既希望我们的属下信仰坚定、纪律严明、不过红线，同时又希望他们像犯罪分子一样胆大心细，敢想敢干……哪有那么好的事啊？如果是块顽石，那和我们区别不大，你会失望的，但要是块金子，会很烫手的。”

蔫蔫的俞骏点破了向小园的心思后，踱出办公室了。这个点评恰是向小园的心理写照。她的心在摇摆不定，既希望这位对骗术耳熟能详，又害怕恰好是那样，因为骗子身上所有的特质都是和警察职业相悖的。

进了会议室，除了钱加多，人已经到齐了。稍等片刻，斗十方敲门进来了。俞骏指指主座的位置。斗十方犹豫了下，走上前。俞骏怪

怪的表情示意，他不谦让了，干脆坐下了。

“不用介绍了啊，娜日丽，老程，大邹，他叫陆虎，还有一个是你朋友。”俞骏随意道。邹喜男应景招手打着招呼：“嗨，你硬塞给我两支黑金笔，不会忘了吧？”

其他人嘿嘿笑了，气氛为之一松。斗十方面带笑容道：“惭愧，让你们把我底全摸清了……主任，组长，您让我说什么？八大骗的情况朱前辈讲得差不多了，案情呢，胶着不好判断，我看了半天，不知道该给大家说什么。”

“江湖传闻、市井逸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呢，都是对‘骗’这个字极度渴求认知的，轻松一刻，随便聊。”俞骏道。

“哦，是这样!”斗十方想了想，看看大家热切的目光，挑剔似的一个一个看过，犹豫道：“从总体上讲，有句话说得好，七十二行，诈骗为王……因为大家觉得不需要什么技能，上下嘴皮子一吧嗒，钱就到手了，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一个骗子所具备的技能，需要长期的磨炼才有可能得到，不要小看他们，每一个骗子，都堪比一个实践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

开篇就让向小园皱眉头了。俞骏用眼神制止着她，出声问：“这个理论我隐约听到过，但有点言过其实了。”

“那是您没有真正见识过，比如我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很多事，以您为例，不介意吧？”斗十方笑道，面对着俞骏。俞骏摇摇头，道：“不介意，来，你骗骗我。”

“左手，伸出来……事业线，很旺，中间有分岔，您的职业生涯似乎有过一次大的挫折……别奇怪，我可没有权限查看您的履历。您的

婚姻，嘶……在座的没人知道吧？”斗十方金口一开，吐的全是珠玉。撑着手的俞骏像被揭破了隐私，脸上不自然地抽了抽。

“您和您那位，是不是已经办手续了？”斗十方小心翼翼地问。

俞骏气得手一收，眼一瞪，要发作时又觉得不妥，强行按下了。斗十方像故意刺激他一样直接道：“没有办，应该快到那个极限了，牵绊的无非是父母和儿女吧，您父母双双一个无……对不起，主任，触到您的伤心事了，我有点造次了。”

俞骏难堪地叹了口气，被斗十方真诚的目光所动，他化解着尴尬道：“生老病死，谁能躲得过……咦，我个人信息？”

尴尬之后有点怒意了。向小园赶忙摊手：“我们哪知道!”

“相由心生，有时候看得出来的，比如娜日丽，我第一次见你就看得出来，你单身，擅长拳脚，不是汉族。”斗十方目光转向娜日丽。

娜日丽一笑，道：“是知道我名字捎带知道我不是汉族吧？”

“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也知道你的家住在景西路一带，你从小不在中州长大，是后来迁来的。”斗十方道，直接把娜日丽噎得瞪眼了。

“老程。”斗十方一指那位好奇瞄他的，点评道，“当过兵，家里不止一个兄弟，经济状况差……你和你老婆……离异。”

老程眼滞着，像给吓住了。斗十方再一指看笑话的邹喜男，点评道：“大邹，独生子，警校毕业，双职工家庭，上过子弟学校……嗯，铁路子弟学校。”

邹喜男笑意全成惊容，他看向陆虎，似乎在询问这货是不是查他们的家庭了。陆虎笑道：“你要能猜出我的家庭来，我就服你。”

“你上一代是山东人吧？靠近海边，国考考进来的，上的是一所985或211大学……虽然猜不出家庭，但我猜得出你谈过不止一个女朋友吧？而且还有被倒追，但目前为止，你心还是花的……你来自某个刑警队，辛苦而不受重视的岗位，后台的技侦？”斗十方笑吟吟地说着。

陆虎被刺激得表情不自然了，特别是花心一说，让他翻着白眼，想否认，发现已经晚了，因为前面的猜得似乎都对，这个都不会有人认为是错的。

“络卿相就算了，我们认识。”斗十方道。

络卿相赶紧拱手相谢，谢兄弟不揭丑之恩。向小园诧异地看斗十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居然没看出来还有这种本事，可这种本事出来得太不合时宜。她看俞主任愣着，出声制止道：“这个玩笑回头再开，我们……”

“这就是我要说的骗子，八大骗之首的‘金’，铁口断金……一个骗子和普通人的眼光是不同的，他们用心看，所以能看到更多的信息，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目标的弱点和喜好。如果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的话，现在已经全部上当了。”斗十方道。

俞骏恍然大悟，拍桌道：“你的话有陷阱，说‘父母双双一个无’，一个都没有了说得通，只剩一个也说得通，可要两位都健在，你怎么说？”

“我的语速很慢，我会说父母双双一个无……恙。”斗十方轻声道，惹得向小园笑出声来。俞骏眼神呆滞地看着这货，气愣是撒不出来，怒意十足地问：“那我和我家里……我正在打离婚官司呢。”

众人一愣，这可是实打实算出来的吧？

不料斗十方摇头了，解释道:“是你告诉我的。您的衬衫领子已经洗不净了，手指上的烟黄太深了，牙上的烟垢也太明显了，这样的形象身边应该没女人，否则会被嫌弃的……恰恰我发现您的眼光看女人有一种避而远之的，类似厌恶那种……所以我这样问，您的婚姻，嘶……在座的没人知道吧？婚姻没问题表情应该是惊讶，反问我什么问题，但你的反应是脸色一黯，那岂不是自己告诉我，有问题了？”

向小园这次憋住了，没敢笑。大邹却没防备，笑喷出来了，赶紧捂着嘴。

“这叫暗示，一种心理暗示。从你的情绪被我带着走，你就已经上当了。我接下来问你，您和您那位是不是已经办手续了，你气得手一收，瞪了我一眼，没发作，我就知道没办，否则你会很落寞或者很无语地避开这个话题，但表现相反，我就猜得到，您没办，不过快到那个极限了……对不起，俞主任，我只是想说得形象点，并没有揭您隐私的意思。”斗十方诚恳道。

俞骏翻了一个白眼，一欠身，被气笑了，无奈说了句:“继续，再颠覆一下我的三观。”

“好，如您所愿……八大骗起源于市井，在民智未开的时候显得很神秘，但现在来说，其实很简单，比如‘彩’，就是那些摆个摊玩藏三仙的魔术师，除了语言陷阱，其实还有视觉的陷阱……谁有烟，给我一支……视觉的陷阱有时候会给人以启迪，那就是，所有你看到的都不会是真相。”

斗十方要了俞骏一支烟，掐下了过滤嘴，两手掬着做碗状，扣着过滤嘴两手交叉换位着，让猜，你明明看到在左边，它就去了右边；明明看见在右边，它就去了左边；猜他两个手都有，一伸手都没有；

再猜都没有，斗十方唰一声手往桌上一拍，凭空拍出来七八个过滤嘴来。

这江湖伎俩玩的，可让一干反骗警员瞠目结舌，大开眼界了……

山珍海味流水般上了满满一桌，觥筹交错杯来盏往喝得意兴正浓。

坐落于青山县域的这个温泉度假村规模虽小，可因为毗邻旅游胜地清明上河园的原因，生意颇好，今天生意尤其火爆。一家叫金叶的团队包下了两层客房，餐厅都不够大，直接把宴会改到多功能厅。几十人吃喝的场面，其中不乏吆五喝六猜拳，三五抱团灌酒。酒到酣处最早推销金叶产品的胡老板给大家介绍了新来的“营销总监”聂女士。这位聂总监一出场端的是惊艳全场，让凌乱的宴会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如瀑长发，娇媚容颜，远看赏心悦目。待她娉婷踱来，只觉香风暗袭，如饮醇酒。如果说温柔的女人是金子，漂亮的女人是钻石，可爱的女人是名画，那这位惊艳出场的聂美人绝对是宝藏，身上仿佛缀满了金子、钻石以及名画，牢牢地吸引住了全场的目光。

“大家随意，我带聂总监挨桌敬酒，认识一下。”

那个女司机几乎没有存在感了，领着聂媚就近到一桌，殷勤地给聂媚斟酒。聂媚和这桌客气几句，盯上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碰杯时突然说道：“陈姐是吧？你对咱们的产品一定抱着怀疑态度。”

“没有，哪有啊？”那女人有点紧张了。在聂媚贵气和洋气的气势之下，她像丑小鸭一样莫名地紧张。

“如果不怀疑产品，那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喽。女人得对自己好一点，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可不行。”聂媚道。这话让那个女人显得尴尬了。胡老板适时解围道：“陈姐家庭拖累重，上有老，下有小，还得管俩弟弟。”

“哦，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吧，陈姐，回头公司给你家的闲人找点活儿，多赚点补贴家里。胡姐，记住这事啊，这个月办了……陈姐，别告诉别人啊。”聂媚以闺密的那种私密口吻附耳轻说，听得这个女人感激不已：“谢谢聂总。”

“不客气，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聂媚和全桌干杯，仰脖一饮而尽，白皙的肩胛和胸脯让在座一个正喝酒的结结实实噎了一家伙。

敬过这桌，胡女士轻声道：“那个长胸毛的胖子，姓于，搞运输的，是个重点户。”

“OK。”聂媚轻声回道，对于重点客户，那得重点关注一下。

敬酒的工夫，这个于胖子惊异地发现聂总监就站在他身边，还亲自给他斟上了酒，先敬他了：“于哥啊，公司可以出面协助你解决一下贷款问题，你的情况胡老板说了，不过您得保证如期还款，而且还得保证月销售额在二十万以上。”

这就有难度了，于胖子不好意思地道：“咱家有物流生意，金叶就是家里婆娘闲着没事做点，一月顶多卖个几千，要二十万，真有难度。”

“那是我来之前，既然我来了，就没有难度。提前给于哥你们透个信，咱们公司在其他省的营销投入非常大，这些客户资源呢，我会分享给大家，能不能卖出去，就靠你们个人能力了。平台一样，产品一

样，赚得可不一样哦……哦，对了，于哥，以后公司发货由你代理一部分。”聂媚道。

“哟哟，这我得敬聂总一杯，贷款那事儿真能下来？”于胖子一副奸商嘴脸，谄媚道。

“这么说吧，不但给你解决，而且保证你在两个月里赚到贷的金额，要赚不到，我个人赔您。”聂媚大气道。

“不敢，不敢，我得敬您一杯，这趟可没白来……我先干为敬啊。”于胖子兴奋地灌了一大杯。

又一桌搞定，安叔这个姓胡的女司机微笑着看看酒意盎然、一颦一笑越发妖娆的聂媚，深感这个人选择得对，这货简直就是男女通吃。她提醒着：“下一桌那个秃头的，老婆是信用社会计。”

“看女人流口水那个吧？”聂媚问。

“对。”胡司机道。

只听聂媚口哨轻吁一声，不待介绍已经凑上去了，仿佛不胜酒力，一不小心扶了下秃头哥的肩膀，差点摔倒。秃哥赶紧扶着，两人来了个近距离的接触。聂媚不好意思地说道：“哟哟，谢谢张哥，贪杯误事啊，早听说您的风采，我得敬您一个。”

“聂总监，您客气啥？一家人啊。”秃哥受宠若惊地，舍不得放开柔软的小胳膊。

“一家人，那你得帮帮妹妹啊，数你出货多，也就一两万，以前铺底不要求业绩，这个月可是要业绩了，您看怎么办吧。”聂媚瞬间变成了娇嗔的语气，似乎对付这号色欲秃顶的老男人很有奇效。

“妹妹啊，这可真有点难，咱们这价格高，定位也高，我也是凭关系给单位送福利。”秃顶哥说实话了。

“那这样啊，哥，我要跟你打个赌，这个月让你收入翻十倍，不够了妹妹赔给你。不过说好了，您得全力以赴，而且得全力配合……”聂媚娇嗔道，“妹妹赔给你”“全力配合”说得莺声燕语、语带双关。听得秃顶哥心花怒放，连连点头：“必须的，不过……十倍？”

“以为我吹牛啊？在座大家都听到了啊，这个月公司给大家全部免费铺货，卖了再结算，公司是全力以赴支持我们区，销不了全部退回来。”聂媚借话题一转身，很得体地又拉远了和秃顶哥的距离，这话却是对着全桌人说的，“不但在供货和结算上优惠，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庞大的客户资源群，一定保证大家卖得多、赚得多。这么说吧，单人过万，团体三万起跳，赚不够，公司补，怎么样？”

“好，聂总威武。”

“好，听聂总的。”

一桌喝得面红耳赤，被美女、被收入撩得心痒痒的男女，杯子重重地碰到一起。

沉闷的男人，就用优雅对付；好色的男人，就用暧昧撩拨；老实一点的男人呢，就用礼貌赢得好感……这几十位还真不在话下，半瓶酒的工夫聂媚已经俘获了不少人。桌上的窃窃私语，已经围绕着生意能赚多少，是不是能狠捞一把的话题展开了。其实都是过来人，谁都有自己的判断，逼格这么高的招待，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总监，每个人的心里多少都有点蠢蠢欲动。

气氛，要的就是这种气氛，这和传销洗脑一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会限制人的思维。这种宴会本来圈子就小，再加上酒的麻醉，似乎和

那种洗脑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光达眼见着聂媚又和一桌男女坐一起闲聊了，他起身悄无声息地出了厅门，抽了支烟点上，向阳台的方向踱去，顺手给在这里的安叔递了一支，笑着问道：“老安，你不进去啊？这里是私人开的温泉酒店，不用担心留下影像。”

“待宰的肥羊，有什么看头？”安叔抽了口，吐着浓浓的烟。

张光达道：“我观察了，家境一般啊，没几个肥的，而且不一定都上道。”

安叔道：“一只肯定不肥，多了就肥了，要把一群羊赶上船你知道用什么办法吗？”

“什么？”

“很简单，只要头羊跳上去，后面就跟着上去了。”

“那谁当这个赶羊的？要折我这员女将我可舍不得啊。”

“由利驱之，都不用赶。”

安叔回过头了，云淡风轻一句。这话让文化不高的张光达想了半天才懂。一直以来老安的高深莫测让他很费脑筋，他直接道：“跟你说个正事，啥时候引见下你老板啊。传说中的金瘸子，我可是仰慕已久啊。我们同行里有转行做电信捞钱的，好像就是这个人给培训的，能不能带兄弟玩一把那个？”

“等玩了这把，恐怕你都不想那个了，风险要比这个大得多，我们有位兄弟就是栽在这个上面，真以为雷子是吃干饭的？电诈的养种子、转账、取钱、洗钱，留下一堆证据，网络的记忆可比人脑袋要好

多了。国外是什么太平地方你了解吗？我那兄弟干这行时，地方黑白两道收他一半保护费……再加上开销，真落到手里算自己的，没多少啊。”

张光达道：“哪行能没风险啊？咱们这个……来钱也不多啊，而且这投资吓人呢，就算翻一倍才多少啊？”

“呵呵……听说过一句诗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功夫都在诗外。”安叔笑道。

张光达愣了，难堪道：“老安，你寒碜我不是？我这文化能懂诗？这句我好像懂啊，隐约懂……不跟夜总会喝酒一样，其实都是其他目的……”

“差不多，你理解力不错嘛。那你就没想过，只做一个局，只收割这么几个人，你都觉得亏，我们难道傻呀？多学学传统文化，否则你即便在局中，也看不穿局中有局。”安叔道，诲莫如深地笑笑，不往下说了。

嘶，张光达倒吸凉气，愕然了，然后思前想后，却找不到局在何处。不过，他知道面前老安的水平肯定是他望尘莫及的，还有他看出来了，盘子要比想象中大，那钱自然比想象中要多，这让他喜出望外地看着老安。

张光达没有多问，庙堂上，做学问达者为师；江湖中，做局者高者为尊，这位高人，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我也说说，朱前辈讲过的这个‘挂’字，可能有点耸人听闻啊，不过是史实，在《清稗类钞》里有翔实的记载。”

斗十方从“风马燕雀”讲到“金评彩挂”，和朱家旺不同的是，他讲得更形象，而且很多会操作，比如玩两把“彩”，比如扮几口“金”，如果不是年纪搁那儿，你真以为面前这位是星相占卜全懂的隐世高人。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

“哎，等下，这个‘挂’，现如今还有现实意义？”俞骏问。

“当然有啊，比如现在人造的景点，就深合‘挂’字的含义。光咱们省，董永与七仙女传说起源地就有五个县，都说自己正宗；王莽撵刘秀传说是四个县；传说王莽、刘秀吃过的美食，能数出十几种来吧？其实这就是个噱头。”斗十方道。

众人听得笑声连连。一贯语出惊人的俞骏今天是处处受挫，他摆摆手——你讲吧。就听斗十方道：“《清稗类钞》记载，‘毁伤面目，刖割手足，为玩物敛财之具也’……意思是，把人当作赚钱的工具，做法有很多种，搞成残疾是最轻的……”

邹喜男听得做着鬼脸看其他人，听斗十方说又是另一种感觉。他说得云淡风轻，没有朱家旺那么凝重。这些让人憎恶的骗术，有很多能被演绎出黑色幽默来，比如……直到现在还尴尬的俞主任。

“大致就这些。主任，那我……”

“我们还没听过瘾呢，是不是啊，同志们？”

“是……”

众人齐齐鼓噪。连向小园也不客气了，出声道：“多多都替你在医院守着了，多待会儿呗，其实你前面说的我们基本了解了，所以……”

“前面白说了，现在言归正传。”俞骏一唱一和，说得他自己都笑了。

斗十方笑了笑，道：“好吧，具体的案情我可不想参与。我知道你们纠结在哪儿，这个忙我帮不上。我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比天眼看得多、看得远；智商再高，也不可能在做这局前就看出这是个什么局来。”

俞骏愣了下，这倒是实话。他道：“小伙挺谦虚的，说得我就不信。都看出我离婚来了，我就不信你看不出他们怎么骗钱来。”

敢情不在乎了，破罐破摔了。大伙暗笑间，陆虎把准备好的投影放了出来。斗十方赶紧道：“主任，你们这案情分析会我参与不合适啊，保密条例我懂的。”

“就没有发现什么秘密，有什么可保的？”俞骏直接指点着案情说道：“向组长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大数据里挖出来了个王雕，你老相识了，王雕还带了个拖油瓶，就这个包神星。一个骗子，一个贼，然后这一对贼骗随后联络上了组织……但这个组织很奇怪，张光达，老传销分子，屡次被打击；聂媚，传销里的讲师；还有个黄飞，伤害罪前科……再加上大数据分析在阳光大厦里，可能这个金叶是他们窝点，可反常的也在这儿，金叶的账上资金充盈，不像那些传销分子兜里一毛钱不揣，就准备掏别人兜里钱……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你给我连起来。”

似乎报复斗十方给他的难堪，俞骏出难题了。斗十方笑笑道：“这个我真做不到，很简单啊，只要追着账户走，迟早会露馅。”

“不是迟早，是只迟不早。”向小园出声道，她看着众人，向斗十方这位外行解释着，“以前查账都得经过省总行，封账户就更慢了，即

便现在进步了，也没有那么快，从申请到冻结需要三到五天，不含非工作日，即便急事急办，也得两个工作日……还不包括我们内部的审批，所以大多数经济案件结果都是冻结一小部分，跑了一大部分，等你耗时耗力去追，那些钱不是挥霍了，就是消失了，只要一出境，追回的可能性基本就为零了。”

“哦，这样啊。这个谁也没治啊，钱就是唯一的证据，钱要没走，都不能认定诈骗不是？假如这拨是骗子的话。”斗十方道。

“你说得太对了，问题是大多数时候，人比钱跑得还快，他猫着个地方收钱呢。”俞骏道。

也对，斗十方不好意思笑笑，道：“您看，这我就外行了。”

“不不，你的思维很奇特。好吧，咱们简单点，你说这几个人吧，是不是在准备诈骗？”俞骏道。

“那肯定的。”斗十方道。

“陆虎，继续放……咱们换个思维方式，从地点上看，王雕屡次来中州，回溯的行程是这几个地方，多亏你抢了包神星一部手机，他们跑的地方就这些，张光达、聂媚和黄飞的行踪我们还未能掌握。你说这同伙间，差异也太大了点吧。”俞骏道。

王雕和包神星所走的都是些老城区、小胡同，几乎都是公共监控覆盖不到的地方，和阳光大厦的环境、张光达的坐驾、丰乐工业园的环境放在一起，直接就成云泥之别了。

俞骏解释着再要问时，向小园伸手制止了他。他回头，看到了斗十方痴痴地看投影，良久才咽了咽喉咙，目光变得肃穆了。

“看出什么来了？”向小园轻声问。

“要干大活儿了。”斗十方愕然道。

“什么大活儿？”向小园问。

斗十方却摇摇头道：“什么大活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要干大活儿了。原因就在这儿……金河里、四棉厂老家属区、六堡一带，是大量三无人员聚集的高危地带，他去这些地方只能有一个目的，找人。而在这里找人，目的也只有一个，干大活儿。”

“为什么在这儿找人就是干大活呢？”向小园道。

“你知道有一种人，穷到连自己身份证也卖了，换饭钱的那种吗？”斗十方问。

向小园一愣，还真不相信。程一丁开口了，解释道：“被人追债无处可去的、赌得倾家荡产的，还有抽到家破人亡的，甚至还有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钻在城市犄角旮旯的这类人不少……十方，这种人，都不敢见人的，能干什么大活儿？”

“不用见人，他们顶个人就行……或者这些人就杵那儿，等着警察去抓，你们抓到的那些骗子公司，公司里还不都是这么一帮不知情的？”斗十方道。

俞骏反驳道：“没错，但多数是招聘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或者打工仔，像这种三无人员，可怎么控制啊？”

“所以才叫干大活儿，敢威胁或诱拐这种人的，您觉得会是什么人？而起用这种人的优势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退路，绝望的人可比穷疯了的可怕，而且这不是一个人，是一群……真让他们尝点甜头，您

觉得还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吗？又不是杀人放火。真到事发的时候，留这么一拨人给警察，光核实一下身份的时间，就足够他们销声匿迹了吧？”斗十方连着几问，句句敲在重点上。

众人面面相觑。斗十方敲中的重点，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是把侦破这个假设要发生的“诈骗”难度，无限抬升了……

此消彼长，黯然神伤

俞骏毫无征兆地推门进来的时候，把围坐在屏幕前的向小园、程一丁等人吓了一跳。自打昨晚被斗十方刺激之后，俞主任还没有正常过来，今儿这一上班，神神道道地在楼道里自言自语，谁也不理，现在倒好，变成神经了，摸进向小园的办公隔间，在废纸篓里翻拨着。可能找到要找的东西了，他哈哈长笑两声，站了起来。

“主任，您这是……需要叫医生吗？”向小园不知道神经来自何处。

“这家伙，在这儿就已经想好了要个把戏，其实是故意要了我支香烟。”俞骏走到众人面前，摊开手，是昨晚斗十方变出来的几个过滤嘴，明显不一样，一个是他给的，另外却是……斗十方的，他在向小园的办公间已经折好过滤嘴了，就等着开会忽悠大家一下子。

“我请教了一个会玩魔术的，他是夹在手缝里的……你猜有，他夹着就不放；你猜没有，他一放，就有了；你一不小心，他把藏着的全攥手里了，一下子给一个大惊讶。过去的藏三仙啊，是海绵球，夹在指缝很容易，你看……”俞骏着魔似的跟大家玩着，不过手法太过拙

劣，夹在指缝里都露着一截。众人哧笑时，他解释道：“这得训练，还真不是一两天工夫就能玩好的。”

“您准备练这个？”向小园瞠目问。

“不是，我在找他为什么能看到那么多。除了心理暗示，还要带动你的情绪，关键时候在你的思维盲点上戳一下，我就是上了这个当……比如你，老程，你这不修边幅的，我也猜得出来，就是有老婆也得被嫌弃，还有你陆虎，顿顿吃饭啃大葱的味这么重，籍贯除了山东还能是哪儿？至于猜到娜日丽的落户，我也想通了，这个傻大姐刚报到时给财务上复印的身份证还搁这儿呢……这是关键时候用真实诈你一下，哎呀，把咱们就吓住了，这和获取别人信息诈骗是一个道理啊。”俞骏指点着。果见娜日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压在工位文件下还露了一角，随便瞄一眼就成算出来的天机了，但突然一说，谁可能想到这个细节?

这么聪明，但是问题来了，陆虎愣着问道：“主……任，那，那你这么英明，咋也跟着上当了？”

俞骏轻轻地在他脑袋上一扇，笑道：“大意，这不大意了……哎呀，把我想了一晚上，这跟头栽的。”

向小园笑道：“心服口不服吧？”

“呵呵，非要长他人志气，灭我们自己威风吗？小络啊，这个小妖怪是怎么练成的？”俞骏躬身看屏幕，随口问。

络卿相回答道：“他爸是跑江湖的，等安顿下来，十方都过了上学年龄了，家传呗。”

“嗯？那个胖妖怪呢？”俞骏又问，该上班的也没来。向小园汇报道：“我给他安排了项任务，让他去医院了。”

“也好，落个清净啊……前面的两位已经到了？”俞骏表情严肃了。陆虎接驳着通信。娜日丽和邹喜男已经到场准备进入了，两人测试影像时还晒了晒身上的消防官兵制服。

嗯，思路换了，就等看结果了。陆虎随着两人进阳光大厦的位置推移，捕捉着整幢大厦里的各个大小公司的影像。有保安陪同着，都被邹喜男借故打发了。两人径直奔向标记的四家可疑公司，重点是“金叶公司”。娜日丽一推公司门就进去了，很意外地撞上了黄飞。她气愤地喊道：“嗨，你们这儿装修把消防栓堵住了啊，有隐患啊，还有这儿是禁烟的，你浑身烟味，是不是把烟雾报警也堵上了？”

被检查的自然是赔着笑脸和好话。邹喜男和娜日丽就搁这公司讲了一堆消防安全知识，每个人发放一本消防安全手册。目的呢自不用说，反诈骗中心的远程联网，已经把领消防手册的人体貌特征一个挨一个咔咔嚓嚓给捕捉了个正着。

“哎，这样才对，做人做事不能老实，瞧这么思路一换，多轻松啊。”俞骏夸奖道。

程一丁笑着道：“这是以骗对骗啊，咱们也快成骗子了。”

“想得容易，没那么简单。没听斗大师说，所有你看到的都不会是真相，既然这么高危，而且这么容易查的人扎堆在这儿，那我觉得，恰恰这儿，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俞骏道。

向小园略一思索便想通了：“对，这是搁个空架子，等着事发后让警察去端窝的。”

“没错，这算是八大骗里‘挂’字那一诀吧，刖其手足、变其面貌的引申，给人改头换面换地方，制造一个假象和噱头。”俞骏道。

“有了!”陆虎喊了声。终于在拍到的体貌里找到了比对的对象，一个叫吕大亮的身份证在无锡出现过，银行取款的系统里捕捉到的影像，而这里也有一个“吕大亮”，两个体貌放一起完全不同。络卿相再从户籍资料里调出来原始照片一比对，金叶公司的这个“吕大亮”，确实是如真包换的西贝[1]货。

“户籍照片里很多失真度大，年限一长更不容易辨认，如果假借别人的身份证，除了航班、银行、安检等一些查得较严的地方可以识别，普通使用身份证的场所是识别不出来的，最起码住店、办执照之类的，就识别不了，有些代办公司直接拿着法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办理。”络卿相提醒道，这是他的专业。

“哦哟，现在是心服口服了，这小妖怪怎么瞄了眼王雕去的地方，就判断出要干大活儿了？老程，你也是多年的老刑警了，咋就没看出来呢？”俞骏问。

“老刑警不如小妖怪呗。”程一丁找了个无懈可击的理由，把俞骏逗乐了，他一挥手道：“让他们俩尽快撤吧，别演砸了……这下麻烦了，这让登阳市警方怎么预警啊？就是说了人家也不能信啊，说一帮骗子准备了几百万资金，招了一帮三无人员准备搞事情？这案情比故事还难编合理呀。”

这可能才是他真正为难的地方。他挠着头，踱出走廊开始犯难了。又查到一个也是假身份时，向小园循声出了办公室，等着头大的俞骏转过来，两人相视，几乎异口同声说：“怎么办？”

然后齐齐笑了。俞骏笑道:“我知道你想什么，想着静观其变，张网以待，可你想过没有，万一烂摊子太大，我们又预先知情不报，那罪过可就大了啊。”

“一预警就鸟兽散了，就用了个假身份证是多大罪啊？教育一下或者拘留十五天？那地方还有个消息树的功能，万一被查，或者发现异常，整个发案肯定就停了，或者易地、或者逃之夭夭……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追了王雕这一条线，磕磕绊绊一个多月才摸到一个即将发生的骗局的一角，我就不信，你舍得没开演就砸场？”向小园道。

“我当然舍不得，可是……”俞骏被问住了。

“我也想向局里汇报，预警，可是我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啊，总不能讲，我猜骗局要发生了吧？”向小园学着俞骏的口吻道。

这个提示让俞骏眼睛一亮，然后醍醐灌顶般地道:“也对，总不能把猜测的东西给领导汇报，带偏领导的思路就不好了，我再想想……十方父亲的病情你多关注下，有什么事及时告诉我……他这家里有后顾之忧啊，案子继续侦查，人员的事我请示一下上面，从长计议。噢，对了，还有一件事……”

“什么？”向小园驻足了，第一次见到俞主任这么犹豫不定。看到他时，他身子已经进了办公室一半，可能是故意的，最后一件事随口说了出来:“昨天在食堂，我不该当众训你啊……对不起。”

话音落时，人已经进去了。向小园怔了，怔了片刻又笑了，笑容在她的脸上一闪而逝，等进了办公室，又恢复了她庄重的仪表……

“噢……噢……我知道了，放心吧……Yes，Madam!”

钱加多在走廊里接着电话，啃着苹果，装起手机，又啃了两口把核往垃圾桶里一扔，脑袋伸进病房里，打着口哨。闻声的斗十方悄悄退出来。有了熟人好办事，本来需要排队的理疗第二天就开始了，父亲正在护士的指导和引领下慢慢走着。虽然嘴上说是不用治吧，可儿子真这么上心了，还是燃起了他的希望。眼看着父亲精神头大好，斗十方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到门口，他被钱加多一拽，直接拉出来了，斗十方道："你去上班吧，老待这儿干吗？"

"我在这儿就是上班啊，领导派我来的。"钱加多道。

斗十方无奈地说道："昨晚让你帮我看着点，你只待了半个小时就不知道疯哪儿去了。今儿你来了才二十分钟，吃了仨苹果，跑了两趟厕所，我顾得上干吗呀，还得陪你扯淡。"

"你看你这人，纠结什么细节啊，我好歹也是一片心嘛……哎，领导可上心了啊，还专门给我打电话了。"钱加多得意地道，就是向小园问了问情况，钱加多一概回答挺好，这话的关键在于引申，引申的结果是钱加多期待着问："要不你也来反诈骗中心吧？咱兄弟们到一块儿乐和，考虑考虑啊。"

这似乎已经在意料中了，斗十方摇摇头，坐到椅子上，悠然道："看守所里，戴戒具的是坏人；出了看守所，戴戒具的可就是警察了……我在里头多舒服啊，一半时间上班，一半时间自由安排，上班的一半时间，也在自由安排，不来。"

"你看你，人得有点理想啊，对吧？老关在看守所有意思啊？"钱加多劝道，一劝发现不对，又改口道，"不能这么劝你，你丫有点变态，搁那里头自得其乐呢……那这样，你有啥锦囊妙计教教我，我学

会了替你还人情去，哥我再露一手，也刷刷存在感不是？就跟抓傻雕那样，哎呀，你不知道，可把他们看傻了。”

“这个……”斗十方看看钱加多期待的表情，实在不忍打击兄弟的智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渴望，他想了想，说，“小骗好抓，大骗难防啊，控局者找不到，这案子谁也办不了。”

“等等，你说什么控局？”钱加多问。

“就是幕后Boss，比如包神星那个贼，相当于新手村的菜鸟；比如王雕呢，顶多算一个青铜选手；比如那个疑似骗子公司找的人呢，是一帮刷副本的。真正的王者高手，在骗局里是不露面的，恰恰找不到这个人，那这个案还是办不成，就是把下面的人都抓了也没用。早抓吧，不可能，你没掌握人家的犯罪证据；晚抓吧，幕后大佬早卷钱跑了，只能抓些喽啰。”斗十方道。

“我懂了，所以只有一种办法，把他们团灭是吧？”钱加多果然听明白了。

斗十方惊讶道：“我去，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下降，你倒相反了，智商上升了？”

“我也觉得我聪明了。”钱加多被撩拨得忘乎所以了，两眼放光，丝毫没想到应该怎么去团灭。

斗十方可不点破，神秘地告诉他：“那赶紧去上班，好好表现，别让人家嫌弃你……有事业、有追求的男人才会得到美女青睐，千万不能老往这儿跑啊，你说你对工作都不上心，那种事业型的女人怎么倾心于你呢？”

“哎呀，好像有道理。但是，是向组长让我来的……”钱加多愣了。

再难解释的，斗十方也能解释通。他恍然大悟道：“看看，说什么来着？女人天生害羞，你挑明了，她还没有过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所以故意支开你，你怎么可以让她得逞呢？好不容易赢得点好感，几天见不着不又凉啦？”

“哎，对呀。”

“知道对，还不赶紧上班去？”

“哦，那我走了。”

“去吧，去吧，我回趟所里，晚上要回不来联系你啊。”

“好嘞，OK。”

钱加多心里一有事，就顾不上其他了，风风火火地走了。斗十方又在理疗层的等待席等了很久，不时地伸头看父亲扶着双拐缓慢行走，偶尔爷儿俩相视，他会给父亲一个鼓励的笑容，不过头一转过来，脸上又成了愁云惨雾，于是又习惯性地掏出那一摞单据。单据上合计金额后那一串数字，让他面带苦色，让他头晕目眩，让他不止一次觉得胃里泛苦。他知道压力会很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大，会像山一样陡然压到身上。

理疗快到中午才结束，斗十方给父亲打了饭，看着他吃了，又和父亲聊了几句，便匆匆出了医院，上了公交，直去客运站，在客运站登上了回登阳市的大巴车……

下午四时整，时间卡到准点，黄飞恰好看到了运货车辆驶进登阳市阳光路鑫盛物流市场，远远瞅见押车的王雕坐在驾驶室里。他在前面挥着手，领着两辆车进了卸货地，那儿，公司的“员工”都等候已久了。

小装卸机卸货，很快，钢网围着的大院子堆成了两人多高的货山，车一让开地方，来领货的销售商们已经到场了。黄飞嚷着王雕和包神星，让这两人负责指挥分货，剩下的“公司员工”，就负责给经销商们往车上搬了。

“B020134两箱、C234154三箱、E342124四箱……赵姐，您拉得下么？”

“没事，往车里塞，不行拆开箱放车里，架不住来两回。”

“好嘞，您歇着，我们来。”

“甭客气，一家人，师傅抽烟。”

一个开着起亚车的女士，平时一箱半箱的，今天爆棚了，直接塞满了一车。这机会难得啊，先货后款，卖完才付款，做经销的谁还不是可着劲往家里塞？至于货款嘛，卖了再说呗。

快上完的光景，聂媚适时出现了。她在登记的小房间里招手叫着，经销商进来时，她拿着一摞纸神神秘秘地递给这个赵姐，叮嘱道：“您一定拿好，这可是从其他省代理手里得到的共享资源，能不能卖给他们就看您的本事了啊。”

“行不行啊？生打生的不在朋友圈里不好做啊。”赵姐犹豫道。

“聊呗，回头我在圈里分享几种聊天方式啊。其实大家进入了一个误区，总觉得产品好才能卖得俏，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卖货的人卖得好，产品才能俏，脑白金就过节送礼一招电视广告轰炸，赚了几百亿；小罐茶，那还不也是收智商税的……姐，你听我的，卖不了您又没损失不是？”聂媚安抚着这位，高高兴兴地把人送走了。

下一个，继续教，又塞给了一本所谓的“共享资源”，那人偷着乐地拉着一车货走了。

眼见着成山的货物渐渐少了，小登记室里厚厚的一摞打印本子也快没了，前后不到两个小时的工夫，登阳市前期发展的五十四名经销商已经把这里的库存去得差不多了。聂媚出门叫着黄飞，跟没顾上来的联系，直接送货上门呗。

市场出租的车辆甚多，很好找，这闲杂活儿自然由“员工们”干。王雕招回来的一干人此时精神面貌大变，个顶个人模狗样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找车歇着的工夫，王雕蹭上来，给黄飞递了支烟，点上，随意问：“飞哥，我找的这人咋样？”

“不错，每天给一百块，乖得很，就有一个犯贱被揍了顿，扔回中州了。”黄飞道。那个被揍的手脚不干净，住一块儿偷别人钱，都不用黄飞动手，他一起住的那些难兄难弟就把他打了个半死。黄飞说着，也随口问：“你们那儿没事吧？”

“没事，吃了睡，睡了吃，闲得都快长毛了。”王雕道。

“闲日子到头了，马上要忙起来了……”黄飞叹道。

这恰是王雕看不懂的地方，他小心地问：“我还没看明白，这咋整呢？把货都白给人家了。”

黄飞神神秘秘地笑了，他道:“安叔是你叔，你问我呀？”

“我不敢问，我从小就怕他。”王雕道。

“光怕啊？你还应该信他。我跟了安叔这么几年吧，就一个字，服。”黄飞叹道。

“不服不行啊，我蹲苦窑都是他照应着。就那里头都有他的关系。”王雕道。

“既然服，那你就等着看吧，很快这些人就要来抢货了，到时候恐怕你想闲都难，呵呵。”黄飞神神秘秘地笑着。王雕虽然不知内情，但他放心了。

两个小时后，这里一扫而空。临时租用的是于师傅的场地，他老婆也是金叶产品经销商，拿了几百租金，一小笔意外之财，又被黄飞架着请吃了一顿，自然是喜出望外，说什么这号客户也得保持个长期往来关系不是？酒过三巡，下次来货的时间都敲定了……

这个异常举动被在登阳的两位反骗警员侦查到了。两货厢产品，分销至几十人手里，如果是正常的销售也罢，偏偏主持的是聂媚、黄飞、王雕一干人，还有那个存在问题的“金叶公司”，这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中州反诈骗中心两位主任就此事商议之后，定下了一个侦查迁移的计划，即准备把X小组的保密侦查向登阳市迁移。

现在是针尖对麦芒铆上了，中心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至今都没有发现的幕后Boss，究竟在组一个什么样的局……

这一天，其实斗十方也回到了登阳市，下午两点就到了公安局政治处，管人事的地方。虽然已经从警两年零八个月，可他除了集训，

几乎没有离开过看守所，能见到最高的级别的也就是个大队长。在市局那些来来往往警装鲜亮的同事面前，他实在有点自惭形秽。

偏偏来得不巧，下午是主任开什么安全会议的时间，他只能在那儿坐等。一直等啊，等啊，从警的一幕幕在他的脑海里显了一遍又一遍……押解、值班、询问、检查，几乎是枯燥的重复，可为什么让他觉得如此难以割舍呢?

是一种威风？或许是。他从小跟着父亲摆摊卖货，受尽冷眼、漠视以及鄙夷，这和穿上警服的感觉截然相反，在看守所里，哪怕是怙恶不悛、十恶不赦的，哪怕是恶贯满盈、杀人放火的，在身着警服的看守面前也会乖得像只小猫。他喜欢警服，喜欢那种感觉，喜欢那种被好人尊重、被坏人恐惧的感觉。

可是……他局促地拽拽自己的衣角，这种局促和尴尬同样来自这身警服。他不止一次地憧憬着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哪怕收入菲薄，哪怕环境恶劣，哪怕压力很大他都可以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不要像小的时候一样，还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可他依然是个另类，入籍通知迟迟未下，父亲也病倒了，这个坚守的本心在合计金额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

胡乱地想着，快到下班的时分，终于听到了脚步声，两位警官说着话过来了。他起身站直，敬礼，喊了声：“报告”。

“咦？你是……”

“登阳市第三看守所辅警，斗十方。薛主任，我找您。”

“哦……我想起来了……你进来吧。”

跟着进了政治处的办公室，那位主任坐下，放好文件夹，几次看斗十方，像在斟酌什么。斗十方直接问："报告薛主任，我来就是想问一下，我同期参加考试的同事都已经接到入籍通知了，我为什么还没有。"

"啧……这个事，正在研究。"薛主任稍显犹豫，如是道了句。

"主任，我希望听到确定的结果，而且我也准备好了接受打击。"斗十方道。

薛主任又瞄了他一眼，淡淡应道："研究之后才有确定结果，你先回去吧。"

"我可以把这当作是拒绝吗？入籍黄了？是我个人问题还是指标被人占了？"斗十方问。

"啪"，薛主任拍着桌子，怒声问："你怎么跟你的上级说话呢？"

"黄了对吧？否则你不会如此恼羞，我听说我们所里分配去了一名干警。"斗十方道。

"呵呵……一个所里的辅警，呵呵，质问到政治处来了。政治处的分配还需要得到你的首肯？"薛主任气极反笑了。

"报告薛主任，这不是质问，我有权知道真相。如果真相不能令我折服，我会为我穿着的这身警服感到羞愧，因为它代表着公平和公正。"斗十方道。

"哟嗬，这小辅警厉害了啊。"薛主任被噎住了，他看看斗十方，一侧身拿了份文件佯看着，头也不抬道，"回去等着吧……要不，你替组织上来做个公平公正的决定？"

冷冰冰地被撑回来了，斗十方难堪地站了良久，然后悻悻地转身，轻轻掩上门，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公安局大院的，只是一路快跑着往车站的方向奔。很多路人都觉得这位一边跑、一边抹眼睛的警察奇怪，不，他在哭，他哭得很伤心。最后，他把警服脱了，把警帽包起来，包得整整齐齐拿在手里，却舍不得用它擦眼泪。

可他止不住哭，就那样哭着，奔着，几次狠心想把手里的警服扔进垃圾桶，却因为狠不下心来而泪流得更狠了……

撒豆成兵，点石成金

X小组的侦查迁移是在18日晚上悄无声息进行的，征用的是一处纪检委办案基地，市招待所后院。那儿的保密堪比看守所，环境呢，又和会所不相上下，关键这里还处在闹市区，离鑫盛物流公司直线距离还不到两公里。一夜休整，终于有目标、有活儿干的外勤们信心百倍地开始投入侦查任务了。

不过接下来，信心就又开始被打击了。

10月20日，外勤拍下了四辆大货往鑫盛物流卸货，还和头一次一样，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货就分流到了几十名分销商手里，开车的、雇车来拉的，甚至还有货厢直接送到指定地点的。这种商业上常见的事对于警务分析而言，就成了海量信息了。

车号关联户口，得考虑可能不是户主借的车；住址关联户籍资料，得考虑是不是租赁房屋。这些尚且罢了，最关键的是身份认定。陆虎和络卿相忙碌了一夜才确定了一半，这一半经销商有无业的，有教师群体，有当地的个体户，有数个有前科的，甚至还有数位家属居然是公务员。

百思不得其解的异象其实很简单，到今天分析出来了：微商。

对，就是那种扒拉扒拉手机，发图片，发价格，聊着聊着就能把东西卖出去的新型商业人才。

这个无门槛的模式有个很大优势就是扩散快，最早发展不到六十人，三天后能监控到的，已经攀升到八十人之多。到23日，又监控到一拨出现的生面孔，成功破百，关联的微商已经到一百一十多人了。

10月24日，俞骏赶赴登阳，他带来了局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摸清人数、有的放矢、一个不漏。

这个命令让主持登阳侦查的向小园傻眼了，罗列出来的参与人员名单把俞骏也看迷糊了。已经有一百多人了，外勤根本跟不过来。几段辛苦追踪拍下的记录，结果都是欢天喜地地去快递网点发货。向小园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一部分收货点，怎么说呢？天南海北，涉及七八个省，也就是说，这些神通广大的微商，把“金叶”产品，不知怎么就在短时间卖到了这么多地方。

“有问题，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俞骏敲着桌子，如是判断道。

像进入迷雾森林的小组成员面面相觑。向小园说道：“这才几天，几百用户，涉及八个省，二十多个城市，别说大数据，就大罗神仙也一个一个查不清啊!”

“黄飞什么情况？”俞骏问。这个貌似闲子的，位置似乎越来越重要了。

程一丁排出了对黄飞的跟踪记录，吃饭、上班、夜生活，其他倒正常，就是夜生活不太正常，带着一拨人晚上往KTV去了，出来时人数翻了一倍，记录仪上给出了解释：一个个搂了个女的出来了。

这场面看得俞骏惊呼了：“哎呀我去，这是组团去解决生理问题了……王雕呢？”

问到这儿，邹喜男有点惭愧。向小园替他说了：“每次拉货就出现，一跟就消失，还是追踪不到。我们怀疑除了阳光大厦、除了鑫盛物流市场、除了幕后藏匿的地方，还应该有个窝点，可能是货仓，我们怀疑在丰乐工业园区，可一直找不到。”

陆虎插了句：“那儿的监控一直被破坏，说破坏也不算破坏，反正不是给堵个塑料袋，就是糊一层黑乎乎的煤泥，刚清理很快就又有了。我们准备明天开始蹲守，看这群家伙是不是在那儿。”

俞骏明白了，小组投鼠忌器，而对方这些混不吝的蟊贼、毛骗肯定是肆无忌惮，偏偏丰乐工业园区那种厂多人少的地方，最难做到的就是隐蔽侦查。他思忖良久，摇摇头道：“再等等，离封盘还早……向组长，资金监控情况呢？”

“从20日开始回笼资金，但22日，账上所有的资金都转走了，收款方是广东厂方，这也是这些产品对应的生产厂家。我判断，可能还要有更大批量的货要来。”向小园道。

哦，忘了提及，此时的桌面上，就放着向小园绕了几个弯买回来的产品：牙膏、香肥皂、洗面奶、护发素、面膜、洗发养发护发水，

光洗发水就二十多种，还有洁厕的、洗衣的、香氛的。据向小园说，没买全，高端的百十种，低端的有两百多品类。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即便定价高点，也归不到诈骗一类啊，但要不归到诈骗一类，总不能张光达、聂媚、王雕这类货色改邪归正，要做正当生意了吧?

“我知道你想什么，我们也在找问题，也怀疑是不是诈骗。也就奇怪了，明明就是一群骗子，搞得风生水起还就找不到一点毛病。”向小园道，涉众的案情很难处置，现在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了，处置的方式肯定是确认违法，及时刹车，否则酿成群体事件麻烦更大。

只可惜这个“确认”太难了，商讨一夜无果，只能继续侦查，寻找证据……

25日，娜日丽蹲守终于等到了聂媚。她大大方方地住进了登阳酒店，然后大大方方地招来了那帮干微商的姐妹，把登阳酒店的餐厅给包场了。那个场面着实嗨得热闹，喝酒聊天K歌，最后走时还一人抱了一大箱。这天反而是加了一个经销商微信、坐在家里的向小园最早得到了详细信息：有人拍下了发在朋友圈里，标题是，家人们，又来新产品了，八十八元家庭体验装，后天到货。

还有一条是：恭喜我们赵姐等十位姐妹喜提本周销售金奖，货款返还十个点，不玩虚的，公司经理现场给的现金。

“如果……这就是一场质劣价高的营销推广，那路子可就全偏了。”

向小园面对着一桌子产品，拿着那些微商发的图片，心里如是道。毕竟奸商和骗子的信条是一致的，如果真是擦边的营销，那还真轮不着警察去查他们。

但接下来的事又跳出了她的判断，当夜聂媚连夜出走，去向不明。因为晚上车人都少，根本无法跟踪，这伙反侦查意识极高的人物，靠监控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行踪，顶多找到出入的路口，然后……可能是步行消失，可能是换乘车辆离开，无数种可能里，你无法去准确判断。

又过了三天，继鸟枪换炮之后，又换成原子弹了，送货的不是卡车，而是通过货运列车运来的，负责追踪的程一丁、邹喜男看得都咋舌了，六十吨的那种货厢，整整两车皮，两辆货厢车拉了四趟。

这时候，全组都开始怀疑抓王八摸进乌龟窝里，岔了……

“发货，这儿，十箱。”

“自己扫码。”

“代收货款怎么填……哎，小兄弟，你给我填下。”

“等下，等下……”

某通快递网点，一个穿着艳丽的中年女人，抱着箱子在柜台上和快递员办手续，满脸的喜气洋洋，传达的分明是幸福和美满。事实也是如此，快递员都有点羡慕地问：“赵姐，您这发货量赶上一家小公司了啊。”

“咋？货多不好呀？”赵姐问。

“不是，我是说，都给我们网点成不？我们上门收就行，多省事啊。”快递员道。

“对呀，给我留个电话。”

“名片给您。”

很快发完，这位赵姐骑着她的三蹦子离开了。

在她身后不到一百米，陆虎收回了摄录，刚放下，驾驶位置的络卿相捅捅他道：“快，又来一个。”

“哦哟，天哪……这些微商怎么骗回去的？”陆虎干脆把摄录放到了前置物台上，懒得拿了，一下午就没停过。准确地说，这些天一直就没停过。

“是不是错了啊？”络卿相犹豫道，“现在网络让全民皆商成为可能了，我这朋友圈里，生活用品基本就能被这些微商包圆了，总不能把人家都当骗子吧？虽然价格黑了点。”

“如果仅仅是你情我愿的买卖，那倒无所谓，但是……你觉得张光达、聂媚这对货色可能做正当生意吗？”陆虎道。

络卿相回道：“这归工商局查吧？以前传销也是工商局查，说不定变异了。”

打擦边球，洗脑，如果虚拟交易换成物物交易的话，这诈骗还真不好界定了。陆虎想着道：“那些产品……”

“向组长已经和省工商联系了，检验是合格的，定价高还得找物价局……但是，总不能因为定价高就定性为诈骗吧？”络卿相反问。

“哎，我去，怎么过来过去，怎么着也是把我绕死胡同里呀。”陆虎敲敲脑袋。以前没有线索，处处碰壁；现在是线索千头万绪，像陷进泥沼里动弹不得，更难受。

两人腹诽的时候，收到了向小园收队的命令，急急回返。

另一队是从西陶镇归来的，下车的程一丁、邹喜男风尘仆仆的，准确地讲是灰头土脸的，两队恰在临时驻地招待所后院碰面了。陆虎一看就忍俊不禁了。邹喜男疲惫地向他竖了个中指，累得都懒得说话了。

进到二层驻所，邹喜男把摄录往桌上一搁，恨恨道：“我在西陶丰乐工业园外面庄稼地大棚里窝了两天三夜，终于把这货给找着了，大家看……”

找的是王雕，放出来时，程一丁快进一段，然后看到了，包神星扛着竹竿，噌噌攀上监控灯杆，嗖地把黑塑料袋套到了监控探头上，然后另一个从猫着的地方出来了，虽然距离稍远，但能辨认得出，就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傻雕。

向小园重重地叹了口气，被气得有点胃疼。就这俩货，自18号到今天，已经30号了，用了差不多两周才找到踪迹。

“我们一直跟着他，找到了当地工业园区25号仓库，打听清楚了，那儿原来是做摩托车配件的一个小五金厂，今年连厂房带仓库都租给私人了。丰乐工业园区这种情况不少，有的其实就是挂个项目圈片地，专做厂房出租，签租赁协议也签给私人，走公户要交税不是？”程一丁介绍着，两人从经常跑这里的司机嘴里套的消息，而且更大的发现是，多日不见，王雕在丰乐工业园住地也聚集了二十多个人，都不知道干什么，货运吧，似乎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

“不会吧？养这么多人准备打家劫舍啊？”娜日丽把进度条退回去，又看了一遍。院子里打牌的，仓库里忙碌的，粗粗一数还真有二十多个陌生面孔。

“你们俩一会儿再休息，正好凑一块儿了，咱们讨论下，就目前这个情况，说说自己的想法……我先来，这些日化、洗涤、美容用品，已经送检了，不是三无产品，出自广东湛江××厂，属于金叶公司跟他们的贴牌产品，且不论价格，质量是合格的……这种情况在现今市场上很普遍，很多商家专注于拓宽营销渠道，把生产和运输都交给第一方，这一点没问题，包括他们公户账务往来，没有任何问题。”向小园道。

娜日丽接着道：“我追踪到了聂媚两次，都是和微商聚会，其实也不用我追踪，向组长加了一个微商，活动都能实时看到，不是发布新产品，就是喜提什么什么奖……还好，这家比较务实点，没有喜提法拉利或者高铁之类的。”

众人一笑。陆虎道：“我追踪商家标本，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一百八十多个，这其中有个疑点啊，队伍膨胀得也太快了吧？”

“只要赚钱，还有嫌跑快的？没看那赵喜梅赵姐，她老公，她俩弟弟，她俩弟媳妇，光她一家就八九个人干这个。”络卿相道。

“那还有个问题，怎么卖出去的？这前后没几天啊。”陆虎问。

“这个我倒是知道。”向小园道，拨弄着手机，给大家群发了几张截图，是加的那个微商在撩向小园，反正就是这产品怎么怎么好，洗涤液啦，给你专门拍一盆洗得黑不溜秋的脏水；美发的，给你发几张用前和用后截然不同的对比。向小园道：“营销的惯用套路，好在价格不贵，上百名销售员在卖力推销，这销量应该可观。”

“那就不对了啊。”邹喜男愣着问，“总不能傻雕洗心革面了吧？丰乐工业园区那拨人干什么的？”

“前期是他们送货，现在干什么？货都通过铁路运输了。”程一丁纳闷了。

“这好像是个奸商组局嘛……哎，那位在就好了，咱们都没做过生意。”络卿相道。他期待地看着向小园，向小园视若未见。

这人不经念叨，一念叨就来，话音落时，就听到了钱加多的大嗓门在喊：“主任，哪间房？”

“204。”俞骏的声音。

娜日丽一开门，抱着东西、满头大汗的钱加多就进来了，两筐水果，他掀着盖子自己先咬一颗，给大伙扔着。这些天钱加多同志负责队伍的后勤，已经成功赢得大伙信任了，只要你想吃啥，他就能给你找来，而且只要一条街上哪儿有好吃的，他不知道是凭感觉还是凭嗅觉，总能找得到。坐着吃的工夫，俞骏进来了。钱加多赶紧给领导递了个橘子，然后笑吟吟地坐到了向小园身边。向小园已经习惯这种难堪了，她笑着翻了翻白眼，然后钱加多幸福地羞涩了一下下，差不多就把在场的都给噎了一下下。

看完了最新情况，俞骏把摄录一放，道：“那咱们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我有点迷糊，要真是奸商，咱们可就糗了，白忙乎了。”

“我们也正在讨论，疑点太多，但是合理的地方更多，而且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圈子，或者即便我在这个圈子里，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向小园说着，突然想起了一句话，那是斗十方在介绍八大骗时说的：所有你看到的，都不会是真相。

“无所谓，成了是经验，错了是教训，侦查本身就是排除法，如果是正当的商业行为，我倒求之不得呢。可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张光达、聂媚，包括王雕这类货色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啊？你们注意

到一点没有，如果真是正当的商业行为，为什么他们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敢用？为什么还要这么鬼鬼祟祟的？”俞骏问。

众人神情一凛，对呀，走着走着怎么就忘了初心了？从根儿上讲，这根本就不正常。

“在我接触的诈骗案里，基本都和这种情况类似，发案以前，怎么查都正常，比如零元购，就是融资平台给用户的返利，他吸纳存款是合法的；比如现在乡下扫码换鸡蛋，就是某个APP平台扩大业务量，也不算违法。但是把公民信息一用到违法用途，这就玩大了……单看前面那一截，不违法。”俞骏道，咔嚓咬着苹果，就是看不穿后半截。

娜日丽问：“那主任，咱们怎么办？只能等爆雷再收拾烂摊子？也不像能爆雷的啊，这些微商鬼精鬼精的，想骗他们没那么容易吧？”

“不能这么形容微商，你才鬼精鬼精的。”钱加多突然发难了。娜日丽愣了下。络卿相赶紧解释道：“多多几个表姐，基本都做微商。”

哦，娜日丽歉意道：“对不起，我是说这拨人……多多，你一家都是商人，你看这个怎么赚钱？”

俞骏也好奇了，干脆把分析的数据给钱加多解释了一下，账户流转多少钱，进货粗略估算多少钱，一大堆监控数据、影像给钱加多一股脑儿灌进去，本来想让他闭嘴，谁知道钱加多一扒拉，道：“这还用看，赔钱生意。”

“啊？那你说说，怎么赔的？”俞骏问。

“想短期把市场做起来，必须砸钱，最好的结果是够本。你看啊，我给你数数，人工成本，一人一天最少得朝着一百块钱算，你这人脑

袋数数，得有大几十号人，再加上租车、场地、请客吃饭，得多少钱？这么大盘不砸几十万，根本起不来。”

“但你看，现在起来了啊。”络卿相反问。

“所以肯定老板砸得不少嘛，这人哗哗往里进，那肯定好处不少啊，没钱谁伺候你啊？”钱加多道。

俞骏眼睛亮了：“继续，有时候简单才是真相。”

“这也不难啊，给他俩钱不就哄进来了？进来只要能赚上钱，那肯定不走了。”钱加多道。

“那这货卖得很多啊，海量，前后根本没几天啊。”陆虎问。

“这个……”钱加多想了想，眼一瞪，计上心头，拍桌子道，“造假呗!”

“造假？!”邹喜男愣了，反问，“你脑子不正常吧？自己的生意造什么假，骗自己啊？”

“啧啧，你自己傻不能觉得别人都傻，做生意造假是基本功，比如那开发商天天喊，最后十套，优惠价什么什么的，其实一共卖的还不到十套……你路过步行街，有那么几家天天贴跳楼大甩卖、血亏大甩卖，还有更狠的，今天搬走，吐血甩卖，其实你看吧，他天天在那儿吐血甩卖，最后吐血的是占便宜的，他们自己在数钱呢。”钱加多严肃道出这些商家的秘辛，惹得大家哧哧直笑。

向小园赶紧劝阻着：“好好，停一下。”

“嗯，停了。我都不想提赚钱，太庸俗。我要当警察，这多高尚!”钱加多道。

这句听得众警察可是笑不出来了，也只有不愁钱的多多能这么潇洒和纯粹。

俞骏摆手道：“言归正传啊，今天来呢，有个题外的消息给大家说一下，中心向市局申请，准备给咱们组添个人手，我这些天就办这个事，大家猜是谁？”

“斗十方？”络卿相眼睛一亮。

“哟，大师要来？”陆虎喜形于色。

“这个妖怪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这群妖孽。”程一丁笑道。

娜日丽却对那位观感不佳，懒懒道：“来了有什么用？咱们还不都傻瞪着眼吗？”

俞骏看众人反应不同，又看看向小园。向小园也喜形于色，点头道：“现代的黑白较量更多在智商上，而这一块，可能是我们的盲区啊，我期待他的表现。”

看来这是商量好的，奇怪的是俞骏却撇撇嘴。向小园惊问道：“怎么，又有变故了？”

“对，昨天才知道，他已经连续几个班没去看守所了，辞职了。”俞骏道。

“啊？！”向小园大惊失色，“这……这……”半晌说不上话来。气无可泄时，她瞪着钱加多。钱加多愁眉苦脸道：“我也不知道。我每天都去医院走一趟，好好的啊，谁知道，这货翘班翘得挺牛×，直接不去啦。”

“大家抓紧时间休整一天，这事估计短时间没结果。向组长，你跟我去一趟登阳市局。多多，你晚上负责安排大家吃饭，价廉物美，包大家满意啊。”俞骏道。他看看表，和向小园一起离座。钱加多这眼力见儿颇好的，赶紧上前给领导开门，而且送上了一个欣喜的笑容，把向小园给刺激得赶紧加快步子走了。

“招咱们都没这么上心过啊!”邹喜男酸酸地道。娜日丽应和着：“还是辅警好啊，说开溜就开溜。”

“啧啧，事办不了，毛病倒多了，我就是辅警，怎么了？”钱加多不乐意了。娜日丽笑道：“多多，没你的事，随时都能当逃兵的，能当队友吗？”

“哎呀，肯定不是这样的。当辅警好几年了，都考过了，同期的别人都转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没转正，再说，他爸这一病，医院每天就得好几千，一下子扛上这么多债，咋还呀？他虽然脸皮厚吧，这么大金额肯定也不敢朝人张口借……你们甭看他啥也不在乎，其实挺好面子，又爱逞强……哎呀，就是这不够意思，这么大事都没告诉我。”钱加多怏怏不乐地坐下来开始生闷气了。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要遇上过不去的坎，这么个家庭情况让大伙有点同情了，只可惜这种爱莫能助的事，也只能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了……

假象似真，真相似假

阳光大厦各公司灯光渐渐熄灭，员工们三三两两开始离岗时，黄飞掐了手里的烟，一步三摇地从安全出口往金叶公司踱来。他是以公司保安身份在这里出现的，可能没人会想象到，这个公司是由一位“保安”说了算。

当然，表面功夫自然是得做到位了。他进了公司门，在座的数位还是专注地待在工位上。这可真不是装的，公司可是实实在在安排活儿了，干啥呢？发微信呗，怎么样和客户交流得发，商品的价目表得发，催收回款得发，到货通知自然也得发。本来以为有难度，可自打这些人吃上喝上偶尔还组团嫖了回女人之后，剩下的努力就都成自发的了。有时候黄飞都有一种错觉，假如公司真这么善待员工的话，没准还真能赚到钱。

瞧瞧大伙这干劲啊，公司经理“沈凯达”现在打字都噼里啪啦不带卡顿。黄飞进去时他头也没抬，还是黄飞出声问了句：“沈总啊，地址信息分发下去了吗？”

“分了，应该都收到了，都已经开始催货了。”“沈凯达”道。

“回款信息还差谁？”黄飞问。

“还差七八家，估计不好给，得上门催了。这些人还给他们货吗？”“沈凯达”道。

“给。”黄飞道。

这个字让“沈凯达”抬头不悦地盯了黄飞一眼，看得出都为公司考虑，有主人翁意识了。黄飞转身暗笑，都有点可惜这个人了，不独他，在场的他都觉得可惜，于是他拍手道：“兄弟们，明、后天周六、周末就不到这儿上班了，都去货场帮帮忙，为了表示感谢，今晚沈总

带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喝顿酒，然后嗨歌去……收工下楼，我在下面等大家。”

众人喜出望外，黄飞转身出门就听到了公司里聒噪的声音。

不多会儿，追踪的外勤又发现了同样的场景，这公司又聚餐了，在登阳市很出名的一家私房菜，那满桌珍馐美味杯来盏往的，越看越让追踪的外勤窝火……

“赵姐……赵姐……”

聂媚小心翼翼地推开了胡同边的院落大门，外面黑乎乎的，一推门可就别有一番洞天了。院子里、屋里堆满了一个个高高的货堆，只留下了一个甬道进出。听到声音的赵姐出来了，激动得两手在襟前直搓，想握手又生怕被嫌弃似的，热情地请着聂媚进家里。

“您也言语一声，看这家里乱的。”

“挺好，挺好……这是……”

屋里几个男子，封箱的，打码的，还有用扫描枪直接操作的。赵姐介绍着：“这不，货量大，我弟就直接送快递去了，能揽上件，哪家都是抢着要他们呢。”

“哟，这个好，直接在家就操作了……您别忙，我就来跟您说个事，马上还得去下一家，明儿那个体验装就全部到货了，您这儿领多少给沈总报一下。”聂媚道。

“得三五千吧，再多主要没地方搁。”

“悄悄告诉您啊，周一就是所有计件的结算，返现。”

“那……能多给我两千件吗？”

“我争取一下，不过您得找地方搁，那儿实在放不下……要不你直接找那谁、老于家商量下，你们几家堆一块儿，就到货场处理下，都省运费了。”

“成，这个办法好。”

“那您联系，还是我联系？”

“我来吧，我跟他们熟。”

“那……我就不去老于家了，我直接去找老秦去，这人可真是，卖都卖完了，货款都不结。”

“就是，那人真不地道。”

聊了几句，赵姐恭送聂媚出门，千恩万谢地送上了车。

车驶出不远，看到后视镜里的赵姐消失后，开车的张光达才出声道：“警觉了没有？”

“没有，还可了劲干着呢。”聂媚道。

“他妈的老安这水平是比咱们高一筹啊，都不知道还能这么玩，厉害。”张光达用凛然的口吻道。

聂媚却是警示的语气提醒：“差不多快到封盘了啊，可别让人偷驴，咱们拔橛子，钱可不是咱们掌控着。”

“这个你放一万个心，老安不是头一回招人合伙，他在行里信誉是最好的，再说，没听人家讲玩个小盘，他还指着咱们手底下的人给他

干大活儿呢。”张光达不屑道。

聂媚嗤笑了：“呵呵，信誉最好……骗子，两个截然相反的词，居然凑一块儿了。”

“一点儿也不违和，现在什么都是假的，还就骗子是真的，如假包换。”张光达笑道。

两人奸笑着，驶向下一家，还是聂媚家访，张光达外面等，就像当年当传销大经理一样，生意上正轨后经理就不露面了。他坐在车里警惕地观察着，还好，没有尾巴……

夜渐渐黑沉下去了，仿佛今夜比往常冷，也更黑一点。

丰乐工业园区亮起了一盏昏黄的灯光，像鬼火一样越来越近，可能它驶过你才能看清楚，是一辆老旧的摩托车上载了三个人，捆粽子一样互抱着取暖。车一闪而过，把埋伏在车里的外勤惊得赶紧低头，看看时间已经二十一时了，这莫名出现的车辆让他们心生警兆，却又无计可施。

不一会儿，这辆摩托车驶近了高速入口停下。坐车的两人下来，挥手让骑手返回，两人就近钻进了一辆轿车里。车即上即走，后座冻得呵气搓手哆嗦的赫然是多日不见的王雕和包神星，副驾回头的，是安叔，还是那么一副不阴不阳没有表情的死人脸相，看了他这俩大侄子一眼。

车走了很远，还是包神星先憋不住了，他借着迎面来的车辆偶尔耀来的灯光看那个陌生的司机，是个女人，年纪似乎不小了，但看不出来，开车居然还戴了个口罩，再一看邪了，连安叔也戴上了口罩。他要问时，被王雕轻轻踢了一脚，不敢开口了。

“嗯，长进不错。”安叔先说话了，似乎在夸奖他们学会缄默了，就听他慢条斯理地问，“安排好了？”

“好了，飞哥明儿一早来接走这里的人，这儿就不用了……嗯，我们堵了有四五回监控，不过修得也勤，没发现我们。”王雕道。这是包神星干的好事，套塑料袋，抹煤泥，包括后来还开动脑筋想了个更好的办法，找皮管灌浓墨汁，直接喷上去，那根路杆上的监控探头已经被糟蹋得不像样了。

“从明儿开始就防着门塌啊，你和小星就在中州搞，别回登阳了，封盘会通知你，万一落水，知道在哪儿上岸吧？”安叔问。

“知道，您放心，叔，我心里有数。”王雕道。

这对话听得包神星可是心里发毛，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呢，这怎么就门塌了？他听得懂“门塌”的意思是败露，封盘是要跑，落水是没跑及时，上岸他猜出来了，肯定是万一落难的紧急联系方式或者后路之类的。即便他有心理准备，此时也七上八下，对这段时间的美好生活还真是依依不舍了。

“嗯，拿着。”安叔递过来一摞钱。包神星眼一直，他妈的，真厚，总有两三万的样子，这刺激得他一下子又忘了忧愁了。

“中州的摊子做多大你看着办，能做多大就找黄飞要多少货，如果联系不上我，或者联系不上黄飞，就自己走啊，有段时间不能见面了……啥时候想收心洗手了，叔给你安排后面的事啊。”安叔道。

“嗯，我知道了。”王雕低声应着。

此外再无二话，一路直驶中州，在城边放下了两人，车自行离开了。包神星可是急不可待地问：“啥意思，这就要走？才几天啊？”

“事都办了，不走等着吃牢饭啊？给。”王雕仗义，一摞钱分成两半，包神星喜滋滋地揣着道：“也是，不能光挣钱，总得有花钱的工夫啊……哎，对，咱们来中州干吗？大保健去？”

“先办事。”王雕道。不过，他也按捺不住春心大动，又补充道：“办完再去，找个妞包夜。”

“哥，你太土豪了啊，省着点花呗。”包神星倒有节约意识了。

王雕无所谓道：“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妞今朝睡……省个毛啊，给谁省呢？车上别乱扯。”

找了辆进城的黑车，两人直驶二七路一带，到这块就往胡同口、巷口里钻，但凡碰上流里流气逛荡的，或者街边台球厅玩着的，王雕就凑上去打听个人，问了几次，知道大致方向了，往这一带纪念塔的方向走。

问的那个人是青狗。包神星小声问：“哥，你找青狗干吗？我认识。”

“这片都认识，我还担心他在里头呢。”王雕道。

“甭惹他呀，那人老黑了，专业收烂债的。原来这片街上的洗头房、KTV，还有路边揽生意的，都给他上供。”包神星紧张道，看样子这个人让他相当恐惧。

“我知道啊，干大事就得找能人啊。”王雕道。

“那他妈是个狠人。”包神星要拦着。

“没点能耐敢那么狠啊？不管什么人，都得学会打交道。咱在监狱里啥狠人没见过啊？你见得少了？”王雕道。

包神星郁闷地说：“是没少见，也没少挨打呀。”

“哎，我操，你这屌样，除了见了女人硬，干啥都软不啦唧的，不去你等着。”王雕烦了，扔下包神星走了。包神星心虚地又跟上来了。

晚上是夜市摊点热闹的时候，天气越冷反而越热闹，沿着里街一路小吃摊排过去，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麻辣串子、羊肉锅子几步就是一种味道。在大西北烧烤摊烟雾袅袅间，端坐着一个身形壮硕、相貌凶悍的男子，裸着半截臂，文身一片，衣领后刺青直冲耳际，正嚼着羊肉串，就着白酒，那喝酒都不用器皿，直接对瓶吹的豪爽架势，看得包神星一哆嗦，还真腿软了。

那男子似乎瞄到包神星了，懒得理他。王雕已经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上前点头哈腰道了句：“青哥。”

“嗯？你是……和他一路？”青狗瞄了眼，没兴趣，和他自己的两个兄弟喝着。

“不是一路，我们苦窑里的伴相跟上了，我找您有点事……那个，能方便……”王雕看着那两个外人，估计也是路上的痞子，不好相与一类的。

“自家兄弟。”青狗道。

“给您送点生意，实在不方便。”王雕吞吞吐吐。

青狗抬头，铜铃大的豹眼瞅着王雕，王雕居然没惧色，然后青狗摆了下头。那两位不悦离座了。王雕高兴地请着两位走开，喊着老板给这儿加串，账都算他的，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下来，赔着笑脸道：“有点活儿需要您出面。就多找些人，干活儿。”

“兄弟，我刚出来没几天，收债的活儿我不敢接，出头的事我也不敢办，扫黑除恶的你不知道盯得多紧，大标语都贴到幼儿园、小学了，谁敢干呀？”青狗一开口，却是让王雕意外了。或许是缺乏信任的原因，他又问，“这个货我认识，你面生啊？”

“我原来跟老骗混过。”王雕道。

“噢，千子啊。我说兄弟，你前些天是不是骗了人家一部手机，让人家收拾你了？”青狗想起一件事来，怨不得熟悉。

这话听得王雕脸不红不黑，一竖大拇指道：“青哥厉害，这小事您都知道，苦窑刚出来，没法子就弄了把，结果被个高人给摁了……咱言归正传，我找您，是这个事……”

王雕把手机亮开，拍着图片，是快件一样的包装。青狗往下翻翻，慢慢地脸上由疑到笑，明白来意了。他一推，道：“你看我傻是不？这都多少年前的把戏了。”

“这叫……互联网思维，那头已经开干了，青哥，您要加入啊，也就捡个现成。”王雕道。

青狗摇摇头道：“信不过的人老子不干，你不怕我骗你呀？”

“呵呵，不怕，就这些烂货，您要多少，我直接给您拉来，不过变不成钱，可就是一堆垃圾。”王雕道。

青狗一笑，又道：“可我怕你骗我呀。”

“我就吃熊心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啊，其实您知道这事能办，我呢，是有人介绍来的，一定会让您放心。”王雕道。

青狗不屑地说道：“无论是这货，还是老骗那货，都他妈不靠谱。”

“是杜风子……他说，狗子要是忘了他，就算了。”王雕道。那是安叔早年的诨号，怕是曾经和青狗有过交集。

果不其然，青狗的笑容僵了一会儿，慢慢笑道：“我说嘛，这么大手笔也不是一般人能弄出来的，行了，接了。”

“明早八点，货栈街家具市场，我等您。您那份儿，我明晚就给您送来。”王雕道。

青狗点点头，不多说了。王雕知趣地起身，殷勤地给结了账，又多给上了两瓶酒，诺诺点头告辞了。

人一走，自家的兄弟坐过来了，一个问：“狗哥，好像是个千子，跟他们扯什么淡？”

“背后有高人，杜风子居然冒出来了。”青狗奇怪地道。

“哪个杜风子？”另一个问。

“你们没见过，早年车站一带混，抓个奖啦、拎个包啦……呵呵，骗俩小钱，干活儿都是一窝蜂上，雷子来了也点不出究竟是谁干的，说起来也能归到“风马燕雀”老字号里啊。”青狗喝着酒，说着往事。

“那杜风子是个人名？”一个兄弟问。

“不，他是“风”头，带着我们干活儿的，姓杜，所以都叫他杜风子，倒是有两下，全身退了，没想到玩大了。”青狗啃着肉，就着酒，心里已经决定了，直接安排着，“明儿你俩多招些人，跟风捞一把去，不捞白不捞，这货估计约的人不少，老骗他们绝对跟风了。”

吃喝着，手机拨弄着，人马就开始召集了，甚至就近的已经奔来了……

“他妈的，这孙子怎么又蹿回来了？外勤都没盯住。”

俞骏气得牙疼，狠狠咒骂了一句，迟不来，早不来，都半夜了，监控捕捉报警了，发现王雕的踪迹了，时间已经指向凌晨，发现的位置是天韵街一带，那儿毗邻会展中心，安全监控很到位。

“很反常啊，这种地方似乎不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副驾上的向小园奇怪地道。

俞骏笑了，问：“想知道真相吗？如果你答应不反感我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

“怎么可能反感？”向小园不解了。

“那我告诉你，天韵街一带有几个高端酒店，一般越是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就越是涉黄严重的地方，这俩货，肯定是去找妞嗨皮去了。”俞骏道。

向小园气笑了，反驳道：“不对吧，斗十方已经分析过了，这不是符合他们身份的地方。”

“不信一会儿问问他，你没注意身份转换，这两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曾经脏乱差的地方已经和他们鼓起来的腰包不相称了。”俞骏道。

向小园相信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她没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追吗？”

“追什么追啊!明儿早上再说……正事还没办呢。咦，我说这家伙，怎么满城转悠找不着人呢。”俞骏驾着车，奇怪地说。此行是来找斗十方的，谁知道找了两个小时，居然没逮住，还是动用了GPS寻址，奇怪的是刚寻到位置，等赶到，人已经走了。

又一次错过时，向小园突然醒悟道:“他不会跑滴滴去了吧?这一晚上一直在转悠啊。”

“那他得有车呀。有吗?”俞骏问。

这倒是，向小园无法反驳了。俞骏干脆算着行程，抄近路开始追了。两人看着位置，都熟悉道路，抄了两次近路，看着电子寻址才发现居然还真是一辆车。俞骏加快速度超车，向小园从右侧车窗看清了对方驾驶位置，笑着道:“你错了，他真有车。”

“能人就是能人啊，这是个人才啊，穿着警服是条虫，脱了警服就成龙了。”俞骏开始放慢速度，等着斗十方开的车超过他。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天公就像偏不作美一样，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前方的斗十方像是发现了他们，却没有停车，像躲着他们似的，加快了速度。

后面追的俞骏也跟着加快速度，追上去了……

宁有过错，不愿错过

斗十方所驾车辆在中州大学门口泊停，乘客下车，计价刚收到钱，就有人拍车窗，窗上的水迹模糊了俞骏的脸。斗十方摇下车窗。俞骏促狭地问:“滴滴师傅，载我一程?”

斗十方脸上难堪地僵着。俞骏却不客气地绕到了副驾，一屁股坐下，再一伸手，把车前接单的手机一关，挥手道：“走吧。”

“去哪儿？”斗十方问。

“逛逛雨中夜景，多美啊。”俞骏道。

“现在快凌晨一点了，去哪儿逛？”斗十方问。

“客随主便嘛，你定吧。”俞骏道。

斗十方无语地打着方向，缓缓上路，瞄了眼跟着的后车，不用说是向小园在跟着。他轻哎几声，好几次欲言又止。还是俞骏撩拨他了：“该聊就聊嘛，开车不能这么沉闷，容易犯困。哎，对，你咋有车啊？”

“借朋友的。”斗十方道。

“耶，这丰田小越野不错嘛。”俞骏稍显诧异。

“脱保的车，都十一年了，也就半夜敢跑跑。”斗十方不好意思道。

俞骏仰头哈哈大笑几声，手指点点想说什么，却没说上来。对方的事他早摸了个底朝天，要正正常常去赚个钱恐怕也不可能。他迂回问：“那咋？就靠这黑车？能干几天啊？遇上个大查就得给扣了，要都要不回来，强制报废……哎，你咋不去驻唱了，那工资不高吗？”

“驻唱听个新鲜，天天有那节目反而不吸引人，一周有一次半就不错了。”斗十方道。

俞骏惋惜道：“哟，看来都是临时的啊。”

“嗯，能找上临时的就不错了。”斗十方道。

“那也不比当辅警强啊。”俞骏道。

斗十方有气无力地应着：“但也不比当辅警差呀，好歹赚得多点。”

“好吧，好吧，换个话题，聊钱太庸俗。”俞骏觉得天快聊死了，转弯问，“那……我们吧，萍水相逢的不说了，不能不声不响就辞了工作吧？连朋友都不知道，小络和多多总算朋友吧？有事大家一起帮你解决嘛，真说起来，也不是多大的事。”

慢慢地，车停下来了，泊在路边。淅淅沥沥的秋雨把车窗蒙上了一层雾色，雨刷轻轻刮过，瞬间又模糊了。斗十方答非所问道：“也不仅仅是这个事，一个人活着，可怕的不是看不到希望，而是根本就没有希望，一直活在绝望中。”

“哟，悲观主义，那咱们有的聊了，我的人生也很悲观。”俞骏笑道，然后很不屑地道，“你才多大啊，就绝望了，那我该怎么办？你这思路也不对，绝望的人，应该破罐破摔或者找个风骚方式自己了断才对啊。”

“呵呵，你别刺激我，要不是我爸这样子，我真敢。”斗十方道。

说得并不激进，但也不像开玩笑。俞骏点头道：“这我信，但我有点小看你啊，明明身怀绝技，偏偏要干卖力气的活儿，至于吗？就你脑袋瓜里装的那八大骗，随便拎出点来，找个钱过上好日子不难吧？”

“你什么意思？把我底都摸清了，还鼓励我当骗子去正好被你们抓啊？”斗十方反问。

俞骏也反问:“那如果我们没摸清你的底,你去当吗?”

“要当早当了,至于辛苦这么多年吗?”斗十方道。

“能告诉我原因吗?我没看出你道德底线很高啊。”俞骏问。

“你一定不知道我爸就是骗子吧,他从十几岁离家,一直到五十多岁才落叶归根,除了看守所当勤工的十年,剩下的都是以骗为生,摆摊算卦、玩藏三仙、摆棋局、猜扑克牌,后来卖假货……你们那资料里‘金评彩挂风马燕雀’,我就记得他差不多都干过……他给我的启蒙教育就是绝对不要让人戳穿你的心思,所以从小我就经常在我爸摊前,给我爸当托。”

斗十方笑着道。听得俞骏一脸牙疼表情,这个破罐真摔到政治处,那可够响了。他看着斗十方颇带得意的笑容,仿佛在等着他受刺激起身离开,划清界限。

“继续啊,还没有回答完我的问题呢。”俞骏道。

“已经回答了,即便是我爸本人,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一回,肯定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一辈子颠沛流离,到老来家徒四壁,就算是个高明的骗子,骗过了无数人又能怎么样?亲情、友情、爱情、善良、信任……多少美好的东西都错过了,他连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什么时候去世的、安葬在哪儿都说不清楚,是村里给办的。”斗十方道,幽幽长叹了一声。

俞骏无语了,嗫嚅了句:“你这爸,可真够呛啊,难为你这么上心。”

“不管他曾经是多坏的人,毕竟是把我养大成人的人,出身我无法选择。你一定觉得我的三观有点不正,这点我承认。像我们这样的家

庭，拼了命去努力，也只是能拮据地活着，家里一有事，哪怕别人看来是小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带着我流浪到了陕北一个县赶集市，我莫名得了一场病，我们爷儿俩住在小旅店里，很快就到没医没药也没钱的境地了，被旅店的人赶了出来，他天天抱着我去医院，医院不收，他见了穿白大褂的就跪着求人，不知道磕了多少头，后来硬是把一位女医生给跪哭了，才救了我一把……那次捡回命来之后，我爸像变了一个人，带着我回了老家。他说是他造的孽，不能让孩子偿还，就是报应也得报应到他身上。”斗十方悠悠说着，几次叹气间，手指轻轻拭去了眼角的湿迹。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想绝了我的念想？其实现在政审没有那么严，过去几十年的事了，也查实不了。但政治处第一次找你谈话时，你就说这些，所以让组织上犹豫了。”俞骏点了一支烟，幽幽道。这个人很复杂，明明骗是本质，却在关键点上，诚实得有点傻。

“在一个不清白的长辈和一个清白的未来之间，我选择前者。人要是无良我勉强能接受，可要无耻，我就接受不了了。”斗十方道。

这话听得俞骏一口烟呛得咳嗽了几声，他气结道：“好吧，我理解了……你是怨气满腹，钻进牛角尖了，对骗理解过深，所以太过敏感，别人望尘莫及的傍身绝技，对你而言，反而羞于示人……我直接说明我的来意吧。”

“不用了，俞主任，好意心领了，人情我还不起。”斗十方直接拒绝了。

俞骏道：“理解错了，咱们这拨人除了向组长和多多，都穷得差不多，我也给不了你这么大人情，我给你个选择吧。”

“什么选择？”斗十方终于好奇了。

“首先我得说明，你18号去政治处问入籍情况没有得到答案，原因是当天我和省厅主管经侦的谢经纬副厅长讨论后，已经电联登阳市局，调走了你的档案，因为跨市了，只能通过厅里调人。”俞骏道，又问了句，“听说你还和薛处长叫板了？”

“没有，我就问了问。”斗十方羞赧道，气一下子去了一半。

“第二……”俞骏掏着口袋，把一张折着的文件纸递给斗十方，“你的情况确实在研究，包括你父亲的情况，在看守所干了十年勤工，算是编外人员吧，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让走了，也有不符合《劳动法》的地方，所以登阳市研究决定，可以从看守所经费里报销一部分医药费，而且今后达到一定年限的那些临时人员，也要有五险一金待遇。”

“第三，市局给一线特困职工有补贴，我帮你争取了点。你手里是谢副厅和陈颢元局长特批的调任命令，请示报告是我和向组长起草的，按照惯例，到职后会给你提供一部分安家费，不多，中心规定……公正和公平还是有的，你的考试事业编民警已经入籍了。”

俞骏说着，瞟着斗十方的反应，震惊效果不错。斗十方咧着嘴，眼前看着批复的请示报告，久久无言。

“所以选择就来了，你可以选择现在的赚钱方式，不管推销也好，驻唱也罢，开黑车也行，作为朋友，我祝你财源广进；另一个选择是，拿上批文报到，做一名打击犯罪、维护正义的警察。我和你所想相反，接触过、亲历过欺诈犯罪，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有污点，反而恰恰能在打击此类犯罪中发挥特长，所以，我宁愿选择你……选择一个哪怕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也没有重操旧业的人。”俞骏道。

“不是我不想，而是因为我太了解，所以有犹豫和畏惧。”斗十方道。

“那就好，你若要犯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逮你。”俞骏笑着问，“选择呢？”

“我想想。你可能要犯错了，没有可能在案发前破解这些骗局，犯罪成立的主体、主观、客体、客观缺一不可，思维只能捕捉到主观可能，主体是谁不知道，客体不明确，客观还未找到……主任，你高看我了，我给你带不来惊喜。”斗十方拿着报告道，递回给了俞骏。

俞骏没接，笑着告诉他：“别客气，那就给我多带点教训回来，我宁愿在一个两个甚至很多个犯罪主体上有过错，也不愿错过一个打击犯罪的好苗子。”

“我……像吗？”斗十方哑然失笑。

“那在于你的选择，或者像旁观路人听之任之，或者像你父亲同流合污，抑或选择与之为敌。”俞骏说着，开门准备走了，他在一只脚下车的时候又回头道，“对了，你算出我职业生涯遇到过一次重大挫折，是怎么算出来的？”

“言少、谨慎……身上没有官威，这种人都是遭过打击的，没受过打击的处长都是张牙舞爪，要么红光满面官威派头十足的。”斗十方道。

俞骏已经站到车下了，边笑边手指点点道：“有道理，但是你算错了，我不是遭受过一次挫折，而是无数次，被停职过两次，下课过一次，至于检讨，我自己都数不清多少次了……知道我为什么还没脸没皮当着警察，冲在一线吗？”

“为什么？”斗十方好奇问。

“罗曼·罗兰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警察这个职业也是如此。”俞骏道。

“你是指认清了警察这个职业的真相，会更热爱它？”斗十方道，语气不对。

俞骏笑道：“不，是等你认清犯罪的真相，会更热爱警察这个职业……不想试试吗？看守所里一群没牙的老虎有什么意思，茫茫人海里抓到他们才是挑战啊，呵呵……黑车师傅，再见了，一定要做好选择啊。”

他说着话，拍上了门，上了后车，后车灯亮，启动，驶离。向小园看到了仍在发呆的斗十方，行驶很远都未见那车启动。她好奇地问：“主任，你瞎乐什么？谈得怎么样？”

“称呼一用‘你’，不用‘您’，就说明你情绪不对啊，你在焦虑、犹豫或者生气的时候才用这个称呼，是哪一种呢？”俞骏没正形地问。

向小园直接道：“我是焦虑，总觉得要出事啊，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哎，你直接说嘛，这位大师能来不？脾气忒牛了，连薛处长都上了。”

“啊，你都说了，这么牛的脾气，怎么可能轻易答应啊。”俞骏笑道。

向小园气道：“啊？还要怎么样啊？那你瞎高兴什么？”

“谈得来啊，所以高兴啊，又称呼‘你’……那你干脆以后别用‘您’称呼了，老换来换去的，明显没把我这主任当回事。”俞骏说

着，像故意似的，反而扯远了。

开车的向小园突然笑了，笑吟吟地开着车，反而不焦虑了。等着她着急的俞骏好奇地问：“哟，什么个意思？真不把我这主任当回事了？不想知道结果啊？”

“你这么轻松，不就是结果吗？故意问你一句吧，还卖关子。”向小园笑道。

“瞧瞧，反骗寸功未立，骗人的本事倒见长啊，呵呵。”俞骏笑道，说话平和了。雨夜空荡荡的街上没有人迹，刻意放慢速度的向小园许久不见车驶过，她还是不放心，好奇问：“说真格的，不会有意外吧？他能看穿我们，我们可未必能知道他的心思啊。”

“男儿本自重危行，岂甘平庸负此生……跑不了，是咱们的人。”俞骏自信道。

“评价这么高啊？”向小园讶异了。

“女人看男人，花一辈子可能都看不透；而男人看男人，可能只需要一眼就能看到心里。”俞骏道。

“嗷——”向小园做了个浑身发麻的恶寒动作，不问他了。虽然不知道谈得怎么样，可俞主任和男人一见钟情的样子实在让她受不了……

无论刮风下雨，都挡不住货栈街商家门前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

青狗看看手机已经快八点了，他带着手下几个兄弟四下瞄着，等着电话来，好歹曾经是一呼百应的主儿，总不能折节主动给别人打电话不是？尽管他很想。

“狗哥，那什么杜风头靠得住吗？”有个兄弟问。

青狗点点头，道：“骗我有啥意思？老子现在又穷又横的。”

众兄弟一笑，收债行当失业之后，基本都被打回原形了，穷棍一根。又一个兄弟问：“狗哥，你以前抽奖是咋玩的？要不教教咱们？”

“也不难，设一到五等奖，只要抽，都中奖，最早是五块钱抽一下，最差五等奖也中一管牙膏。哎呀，那时候抽的人多啊，把火车站门都快挤塌了。”青狗回忆着往事，笑吟吟道。

“那不对呀，都中奖，咋赚钱？”一位兄弟问。

“抽奖五块钱，一管牙膏当时进价才五毛钱，抽一下就赚四块五。”青狗瞪着眼解释着。

又一个兄弟不解问：“那万一中其他奖不就赔了？”

“你傻呀？彩票都有猫腻呢，路边小摊还把一、二、三等奖搁里头？就是有人中，也是自己人中，晒一圈再搁回去呗。”青狗道。

众痞哈哈大笑。这办法好，还真想试试。青狗教育他们了，还试个屁，早被取缔很多年了，只要咱们学会干的，基本不是被打击就是被取缔，世道越来越艰险，狗哥说他都有点怀念监狱里衣食无忧的生活了。

确实是啊，否则也不至于听到个响声就来找这俩小钱来了。说话间电话响了，哟，还真来了。青狗接着电话，带着众人往街外走。在市场后头的大停车场里，上百辆大货车排在像迷宫一样的场地里，终于碰到了昨晚那位。

“货呢？”青狗直接问，还附加一句，“我可没钱啊。”

“教你赚钱呢，怎么可能让您掏钱，安叔的旧人……开厢。”王雕喊。

后面的货栏哗声开了，是包神星开的，从一辆车跳上了另一辆车，哗声再开，满满两大车的大包装。他招呼着众人卸货，已经租赁好临时货仓了，搁进去就行，运输找小三轮解决，市场里多的是。发货也简单，找熟悉的快递，他们上门跑得快着呢。众人看青狗，青狗点点头，一帮子开始卖力干活儿了。王雕把青狗拉过一边，然后塞给了他一个包，说有人跟他联系，回头招呼着包神星走，看来业务繁忙，还要去下一家。

青狗听得目瞪口呆，慢慢地拉开包链，厚厚的一摞钱，这来得太容易了啊，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愣着的时候，包里突然振动起来，吓了他一跳，掀开包再看，里面有部手机在响，铃声是他当年玩抽奖时经常放的那首熟悉的歌：《好运来》。

还真是好运来了，青狗接着电话，转身进了两辆车之间的空隙里，鬼祟地和电话那头商量上了……

[1] “西贝”，贾，音同假。

第六章 引大鱼智斗骗子

既无地利，又失天时

暮天、乌云、老树、砖楼。

黯色的景致里出现了一把花伞，伞下的女人在楼门外伫立良久后，又一次踽踽折回。连续两天的中雨把办案组驻地这个旧砖院地面变得泥泞，她小心翼翼地走，还是免不了精致的高跟鞋上溅上泥迹，低头时，发现裤摆已经脏了，却没有时间换。

上楼，她又一次回眸，莫名想到了昨天在本子上乱画的诗句：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是啊，接受任命的时候还是秋高气爽，现在已经是万物肃杀了。每天早上起来已经能在招待所窗上看到一层薄薄霜花，来时院子里还深绿的秋草，被出入的车辆溅成了泥灰色，已经烂死在泥里了。可在她心里郁结的这个谜，依然像这天空，像这雨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放晴。

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一大堆罗列的数据，一大群已经确认和未确认的嫌疑人。到这时，她头一回体会到了独立办案的难处，每一个信息节点可能都要做出多个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带来更多的不同选择，那些线索会以倍增的速度扩散、扩散，直到你的思维无法承受其重。

她下意识地揉揉太阳穴，强迫自己去看，可翻上几页又会离奇地走神，不是嫌疑人丑陋的面孔，就是无法梳理的凌乱数据，抑或是那位她期待的人还没有出现。

“或许……是我期待太高了，太想当然了。”

她又开始这样自责着。任何案情寄托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方向上，都是危险的。所有依赖于现代大数据的侦破和排查，总会基于数据给出数个可供选择的方向，那样会剔除办案者可能存在的主观成分。

比如在侦破“6·12跨国电信诈骗案”里，她的经侦就追着一个受害人的转出资金，一直追了四级，然后在关联的二十多万个账户中分析出了隐匿的可疑账户，最终顺着赃款抓到了人。

可这一次失灵了，账户往来单一，而且是任何嫌疑人都不敢轻易用作犯罪用途的公户。因为这种公户一旦被查封，那就等于所有的辛苦全白费了。更奇怪的是，被盯上的公户里自从最后一笔款打给厂家后，已经没有钱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太诡异了。”

她眼皮跳着，总觉得有事，可总找不出这种第六感来自何方。而且这种案子需要的是很专业的技能，她忍不住想，就算把长年在看守所待着的那位请来，可能也无济于事。

沉思，听到了车声，她眉头一舒展，似乎来了。再往后，听到了钱加多的声音，莫名地心里一喜，起身要出来。不过，矜持让她又坐下来，摆着组长的样子，等着敲门声起。

没敲，直接推门进来了。她微微蹙眉。钱加多看着她憨笑道：“哟，组长在啊，我还以为没人……进来，进来。”

他拽了一把，斗十方进来了，是最初在监控上看到的那个打扮，红色的夹克，爽利的黑牛仔和运动鞋，缺了个墨镜，少了点痞相，不过活力依旧。向小园笑笑道：“晚上组里一块儿聚聚，欢迎新同事加入。”

“不用，不用，都认识，客气那个干吗？”斗十方坐下了。钱加多倒着水，斗十方还以为是给他倒，结果钱加多给向小园放在电脑边上了，很邀功地说道：“我是硬把他拉来的啊，这货居然还想休息几天。”

“那，家里安排妥当了？”向小园问。

钱加多赶紧回答：“妥了，出院了，下个疗程安排到下个月了，医生说看情况。”

“噢，你父亲一个人在家？”向小园关心道。

钱加多又回答道：“不是，雇了个村里的寡妇照顾，做的家常饭可好吃了。”

“那就好。”向小园道。

钱加多生怕自己被忽略似的又回答道：“必须好，好得不得了，一听说入籍成正式警察了，他爸可高兴了，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就是我一句也没听懂。”

向小园稍稍郁结的表情到了脸上，斗十方却是噗哧笑了。这光景钱加多才反应过来，问斗十方呢，都被他代替回答了。他赶紧补充

道："我这兄弟脸皮厚的，我怕他说什么让你下不来台。"

"噢，那他背后肯定说我坏话是不是？"向小园干脆顺着钱加多的思维走了。

这一问，钱加多猛点头道："好像说了，说咱们组是哈巴狗追兔子什么的。"

"这什么意思？"向小园明白不了这种俗话。

"想跑不能跑，想咬不能咬。"钱加多嗤笑着给出谜底来了。不料啪的一声，斗十方拿着桌上的瓶子磕了下，钱加多一瞅紧张了。斗十方手一扬，他弓着身一下子就跑了，跑了片刻，回过头来强调着："就是你说的，你就说了。"

"嘭——"斗十方的瓶子真扔出去了，砸在门上，这把钱加多成功吓跑了。斗十方上前捡起来，是一瓶护发素，他装回盒子里，放到了桌上，看着不为所动的向小园，笑道："别听他胡说。"

"不，形容得很形象，确实是跑不能跑，咬不能咬。"向小园笑了。对付钱加多还真是这种粗暴办法管用，好歹耳根子清净了。

斗十方站着，敬了个礼，似乎还有点别扭。他严肃道："报告，斗十方奉命报到。"

"等你很久了，坐。"向小园道，一摇电脑后的视频线，边调试图像边说，"我给你大致说一下案情，你抓紧时间进入状态，现在情况是这样……"

X小组的工作量够大了，丰乐工业园一个点，阳光大厦一个点，鑫盛物流一个点，三个监控点加上一个随机策应的两人组，基本上就

是小组最大的扩展能力了，整个侦破思路一是盯着金叶日用化学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的账务往来；二是追踪这些参与的微商样本，及时了解这些人的动态，他们有可能成为这一拨被收割的韭菜。第三是发掘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以及可能藏身的幕后人员。

思路不可谓不正确，只是都斩获有限。丰乐工业园错失了王雕、包神星，俩人又不知道去向了，而且那里的人也撤了，是黄飞拉走的，现在全聚到登阳市了；账户里没什么钱了，似乎等着回款；至于监控……看看窗外的天气，怕是取不到什么证据，这天气罪可是遭大了。

“等等……这样吧，咱们逛一圈，边走边说，然后晚上我补一下信息，正好也和大家打个招呼。”斗十方似乎听得兴味索然，和向小园独处还显得尴尬，于是提议道。

这恰中向小园下怀，她起身道：“那好，老程的经验丰富，你多跟他几天。”

“没问题……嗯，向组长，谢谢你啊。”出门的工夫，斗十方趁机说了句谢谢。向小园笑道：“组织上安排的，谢我干什么？接下来别嫌我催命就行。”

“啧，还是要谢谢，不是你们力推，我一看守所的辅警算个屁，没准政治处早把我刷了……其实我也早不想干啦，天天跟一帮烂人打交道，我都烦。”斗十方道。

又是算个屁，又是不想干了，听得向小园眉头皱了，且走且道：“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又回来了？”

“这不，有点不好意思嘛，但是我丑话得说前头啊，别期望太高。”斗十方提醒道。

向小园这下明白了，回道："哦，这是有点心虚，怕胜任不了工作吧？这你担心什么？各单位吃闲饭的多了，就是正经八百国考进来了，也有很多读书读呆了的，干不了找个其他的位子混呗，谁还难为你似的？"

这么轻巧就揭过了，倒把斗十方说得更不好意思了。

下楼的工夫，钱加多又急急追下来了，赶紧上车把车开过来，道："坐我的车，我开车。"

向小园意外地没有推拒，笑吟吟地坐到副驾上了。车直驶出了驻地，上路了。向小园一直观察着斗十方的表情，可意外的是并没有发现她期待的东西，似乎这里的一切，包括她本人，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似的。

第一站，阳光大厦，邹喜男负责的地方，他坐在车里打了个招呼，主要盯守这拨"边缘人"的动向，没有发现，这些人还是按时上下班，租住了三套单元房，小区离这儿不到两公里，每天步行来去，准时得很。

第二站，登阳大酒店，络卿相跑到车上聊了几句，他和娜日丽轮流在大厅盯守，那个美女聂媚入住此地已经有些时日，但没有发现她和谁来往，就是有几次跟丢了。

见斗十方入队了，他寒暄几句匆匆去了。钱加多循着导航向鑫盛物流市场开去。后座的斗十方随口问了句："市场那边是陆虎盯？"

"对，你怎么知道？为什么不是程一丁？"向小园反问。

"程一丁经验丰富，肯定得用到难度大的地方。"斗十方道。

向小园就着这个话头问："王雕和包神星又消失了，前天晚上，也就是咱们在中州见的那个晚上，算是凌晨吧，他在中州出现过，之后就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依你判断，会是什么情况？"

"丰乐园离我家不远，窝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肯定憋坏了，兴许是出去嗨皮去了，吃喝嫖呗，还能有什么？"斗十方道。钱加多一听，直着脖子问："不会又是……"

"闭嘴!"向小园训了句。钱加多不吭声了。斗十方在后头笑。向小园稍显难堪道："很不幸你猜对了，但是，一直没出现就让我觉得有问题了。"

"肯定有问题，如果是个高手做局，那肯定是落子无闲棋。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啊，向组长，您太性急了。"斗十方道。

"我性急是因为我们经侦上收拾的烂摊子太多了，涉众类犯罪后果比恶性犯罪的影响只大不小，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向小园道，口吻听得出来有气无力。有些事，还真是力不从心。

车停在鑫盛物流市场外面，这种无力感就更强了。占地上百亩的市场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商家几十户，即便雨中也没闲下来，套着雨布的大卡车进进出出，送货、接货的小货厢、三轮车，甚至还有人力搬运的，把这一带车人混行的路面变得拥挤无比。

"这里骗局每天都在上演，发假货的、货里藏私的、物流司机拉着货消失的，甚至还有货主卷了货款跑路的，而且在这里讨生活的搬运工、送货人，有前科的占的比例很大，天然的高危人群……黄飞把点设在这儿很聪明，这是个只认钱、不认脸的地方。"向小园介绍道，随后呼叫着陆虎。

不一会儿，穿着雨披的陆虎奔来了，脱了雨衣钻到了车里，一见斗十方，兴奋地握手道：“哟哟，大师，你终于来了，就靠你了啊。”

“啥意思？我替你值会儿班？”斗十方问。

“明知故问嘛，这些粗活儿怎么敢劳你大驾。我是说，这个案子全靠你了，都快把我们憋疯了，明明觉得不对劲，就是找不着毛病。”陆虎道，说了句又跟向组长汇报道，“没什么情况，我隔一会儿就顺着他们租的那货场遛一圈，今天有俩车，估计他是雇着小三轮挨家送了，多了几个生面孔，应该是从丰乐园那头拉回来的人。”

陆虎汇报着，干脆把摄录交给了向小园。向小园看了几眼递回去道：“是，没错，小心盯着，我也是总觉得不对劲，却说不上哪儿不对劲来，你去吧。”

“好嘞。”陆虎应声，要了斗十方手里的摄录仪，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披上了雨披，眼见着消失在茫茫雨中了。向小园回头问：“还想去看看丰乐工业园吗？”

钱加多一听，恼声道：“不早说，我们就从那儿来的。”

“去一趟吧，把老程接回来。”斗十方道。

向小园愕然地回头，问：“王雕这一路有可能回来？”

“也有可能不回来啊。万一不回来，老程可遭罪了。”斗十方弱弱地道。

这么一说，好像就显得当组长的有点不近人情了，向小园沉着脸没说话。钱加多呢，想说话又不敢吭声，于是这一路有了难得的静默。出市区行驶二十多公里就到了丰乐工业园区，在公安检查站的地

方，向小园叫停车辆，联系着程一丁。过了好大一会儿，程一丁才从远处一所像小房子的地方猫出来。斗十方解释道，那是地里的浇灌站，属于水利部门的设施，里面空间很小，能窝那里头可真不容易。

从程一丁被冻得冷呵呵直哆嗦的样子就看得出来。钱加多很没品地伏在方向盘上笑。老程气得伸手给了这货一巴掌，然后汇报着，两天了，没有发现回来。

向小园看了斗十方一眼，有点歉疚道："撤了吧，跟我们一起回去。"

"没事，向组，再等等，说不定天黑就出现了。"程一丁道。

"老程，你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明显不可能回来了，这都没判断出来？"斗十方道。

哟？这把程一丁说愣了，他愕然问："啥意思？你咋判断的？"

"这儿是乡下，这里的群众和城里的不一样，比如你隐藏的那个浇灌站，里面应该有电闸盒、铁灌口，现在里面还有东西吗？"斗十方问。

程一丁道："没了，什么也没有。"

"东西呢？"斗十方问。

"我怎么知道？"程一丁不解。

前面的钱加多都听不下去了，直接给答案："被偷了呗，还不跟井盖一样，搁这儿看得不严的地方，能存着才见鬼。"

“哎，就是嘛，像这种治安没那么好的厂区，没人看，群众敢给你把大门都卸了，既然两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留人看门，那就是没什么了，也不准备回来了。”斗十方道。

程一丁愕然了，从劳苦功高一下子坠落到傻不啦唧的层面了。向小园可没料到有这种情况，她问：“十方说的这情况有可能吗？”

“有，很有可能。小偷小摸倒正常，但是……”程一丁点点头，可又无法确定。

“不用那么费劲，直接去厂区看看，错不了，肯定不回来了，贼不空手，骗不回头，意思是，贼走过的地方肯定要偷点什么，骗子骗过的地方，不会回来第二次。王雕应该是做暗线的，这一路要么窝着不动，要动，肯定就不回头了。”斗十方判断道。

这么一说，倒越听越像了。钱加多依着程一丁的方向指示直驶厂区，大门紧锁，厂区封闭，搁外头还真看不出什么来。在这种无从判断的情况下，像程一丁这样外围侦查肯定是正确的。不料斗十方偏偏要别出心裁似的道：“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地儿不会有人来啊。”

向小园疑惑着。斗十方催着钱加多道：“多多，有表现机会了，找家伙。”

“哎，好嘞。”钱加多跳下车，开着后备厢找东西，没趁手的，找了个千斤顶。斗十方却是连车也不下，一挥手，道：“上，开路。”

钱加多捧着千斤顶奔上去直朝厂门咣咣两下，直接把门锁砸了，然后蹿回来，放好东西，赶紧坐回到车上，然后兴奋地看看前方，又从后视镜里看后方，说：“没人。”

“哎你……这……”向小园给气到哭笑不得了。

斗十方开门下车，道：“来吧，看看。”

程一丁下去了。向小园想想也跟着下去了。钱加多已经殷勤地打着伞上来了。向小园烦躁地训了句：“车上待着去。”

“哦，对，我放风啊，有人来我喊你们啊。”钱加多凛然道，又匆匆跑回车上了。

这办案搞得倒像作案了。程一丁暗笑着不敢发言。三人冒雨进了厂区，肯定是空空落落的，已经找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推着里层没锁的大门进了仓库，除了一堆凌乱的瓦楞板、扑克牌、方便面桶以及遍地乱扔的烟头，再无他物。

“搬空了，仓库里睡觉的地方，被子、褥子都搬走了，应该是不回来了。”程一丁往小间瞄了几眼，拍了几张照片。

此时斗十方却在那一堆瓦楞纸板前蹲下来，把纸板一张一张正反看着。踱上来的程一丁道：“这是打扑克垫着的吧？”

“肯定是啊，但他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遮住监控，这些货又不是违禁品。他们在隐藏什么呢？”斗十方好奇自问，视线直勾勾盯着一块纸板。

“应该是隐藏作案的某个环节，以防事后追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向小园道，她踱着步继续说着，“可能是关键人物，可能是关键证物，也可能是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什么。”

“这好像不是从广东厂家发回来的货啊。”斗十方道。

“不会吧，你凭瓦楞板包装箱能判断出来产地？”向小园质疑了。

“当然不能。如果包装箱上有快递单，就能了。”斗十方翻看那张瓦楞板。向、程二人蹲下来，上面贴着不干胶的快递单，字迹已经模糊了，不过能辨认得出“甘肃”二字，那肯定是始发地。

“这就奇怪了啊，大部分货源是广东发出的，总不能绕去甘肃一圈再回来吧？图什么？多花运费呢。”程一丁纳闷道。这些骗子的操作已经神秘到他无法理解了。

“走吧，既然货已易手，答案很快就出来了。”斗十方若有所思地站起身往外走，向小园跟着。程一丁倒没落下那堆纸板，赶紧当宝贝似的捡起来，抱回到车上。

第一天报到就这么结束了。返回登阳驻地，斗十方就埋头熟悉着这些天的追踪案情资料，连晚饭都是钱加多给他端进来的。

本来准备的案情分析讨论都搁置了，原因是外勤发现聂媚的踪迹，没有顾得上回来，而家里这位新人也像着了魔一样，不是直勾勾地看电脑上一段段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就是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发呆，专注到大家都不忍心打扰他……

有迹难寻，另辟蹊径

雨刷“噌——噌——”，缓慢地刮着雨水，不知道因为起床太早有点迷糊，还是视线有点模糊，钱加多发着癔症，看着看着就打了个瞌睡。

“醒醒。”副驾上的斗十方顺手一扭耳朵。

钱加多吃疼，精神了一点，嘟囔骂着：“你有病，大清早把我叫出来。”

“不是有病，是有事，急事得用急办法，我一个人办不了事。”斗十方道。

对于这种存在感，钱加多保持着一贯的警惕，直接道：“别又蒙我啊，昨天砸了个锁又被组长教育了半天，跟上你就没好事。”

“啧，爱是一种激烈情感，那你不就有机会跟人说话了吗？要不人家理都不理你。”斗十方道。

现在这种解释已经诓不了钱加多了，他开着车，打着哈欠道：“少扯，到底干啥呢？”

“停，那车，把他车给抢了咋样？”斗十方道，示意着拐弯的方向。钱加多一侧头，是一辆快递小哥的电动三蹦子，气得他无语了。斗十方却教唆着：“多多，非常时候得用非常办法，我得看到里面快递到底什么样子……你帮我就等于帮全组，帮全组就等于帮你心目中的女神。”

“那你咋不去呢？”钱加多挑重点说出来了。

斗十方笑着道：“我意思就是我去，你打个掩护，不让你担事。”

“哦，这还差不多。”钱加多乐了，手一指，警示道，“别想坑我啊，没好处我可不干。”

斗十方附耳教着，一听，钱加多似乎不愿意。斗十方又拽着他耳朵教了句什么，似乎让钱加多犹豫了。不过已经来不及商量了，那个快递小哥已经收完货准备走了。斗十方催着，钱加多赶紧倒回来。斗

十方跳下了车，佯装无事往前走着。这个通向胡同的路口两车相互看不见，钱加多只待车外的斗十方的手势一打，赶紧启动前行，往右后打方向，路滑雨大的，那快递小哥猝不及防刹车慢了，小电车噌噌滑着，咣当，撞到钱加多的宝马车上了。

哎呀呀，这瓷可碰着了。钱加多一倒车，下车看看自己的车，然后看看那吓蒙的小哥，上前凶巴巴地揪着那小哥吼道："车漆蹭了，赔钱!"

"啊……宝马？!这得赔多少啊？"小哥苦着脸道。

"过来。"钱加多抹着脸上的雨水，总不能站在雨里说吧，把小哥拉到一旁树下，愤愤地大声说道，"知道这车多少钱吗？好几十万呢。知道喷一次漆多少钱吗？好几万呢。知道蹭一块得赔多少吗？怎么也得一两万吧。直说吧，你准备赔多少？"

"大哥，我……我能挣多少啊，您这车不是有保险吗？"小哥央求着。

"保险归保险，你也得多少赔点啊……这样吧，赔五千算啦。"钱加多一副奸商嘴脸，这个都不用演技。直吓得那小哥为难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听着，不经意回头，咦？我车呢？再一看，车在噌噌自己往反方向跑。那小哥急得赶紧要追："我的车，我的车!"

钱加多拽着他："别走，你们一伙儿的是不是？你走了，谁赔我钱？"

"大哥，不是，车是公司的，车上还有快件呢，丢了我更赔不起。"那小哥急得要去追车。钱加多拽了他半天，估摸着差不多了这才放他去追。

人一走，他生怕被看出来，坐上车赶紧开溜。那头快递小哥追呀追，远远看见快递车钻进了小胡同。他气喘吁吁地追到了胡同深处，正上气不接下气时，奇了怪了，那快递车停在那儿呢。他急得赶紧奋力跑上去，一把扳住快递车，然后再往车前一挪身，咦，偷快递车的正悠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呢。

“你……你……”小哥上气不接下气。

“我怎么了？帮你呢，人家万一讹你，你赔得起啊？”斗十方道。

哦哟，这雷锋哥啊，快递小哥的怒意全成感激了，赶紧地谢谢这位大哥。斗十方叫着他挤在座位后头，干脆给他开出胡同，省得再被人蹭上讹钱。

一口气缓过来了，那小哥道：“那车好像不是本市的。”

“但肯定是本地人开的啊，找个快报废的豪车，讹一点算一点，挣钱不多，你小心点。”斗十方道。

“哟，谢谢大哥啊。”快递小哥攀在斗十方背后，诚心道。

“甭客气，要谢就给我介绍个工作呗，你这活儿是不是挺赚钱的？大清早的就出来收货，一件挣多少钱？”斗十方问。

“挣不了多少，一两块钱，又是签约客户，一件都划不到一块钱。”小哥道。

“那架不住多啊……收多了就赚多呗，你一天能收多少啊？”斗十方问。

“没多少，几百件。”小哥道。

“都一家的？”斗十方问。

“嗯，金叶的。那些个经销商才牛×，有的一天就发一两千件呢……咦？不对啊，大哥，你是不是其他快递上的，挖我们情报呢？这挖人客户可不地道啊。”小哥警觉了，对“雷锋哥”怀疑了。

斗十方在前头笑道：“瞧把你吓的，我要坑你，直接把你车给整走你不傻眼了？去吧兄弟，路上小心啊。”

快出胡同了，斗十方停了车，把车交给快递小哥。那小哥狐疑地看看斗十方，却不知道什么来路，不过还是送货要紧，赶紧加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斗十方冒雨从胡同里出来，等了一会儿，又和钱加多会合了。两人在车里密谋着，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路段，另一家快递的收货车，又一次巧合地和钱加多的车蹭上了……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碰瓷？还抢人家快递车？这……这怎么可能？”

向小园接到程一丁的电话时，直接气得快昏厥了。一大早发现俩人消失了，赶紧让程一丁去找，却不料给她带回来这么个意外。

电话确认无误，程一丁亲眼看见了。向小园在电话里吼：“你……把他们俩抓回来!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急急挂断的原因是，有人推门进来了，是俞主任。这个缺少祥和的氛围和他预料的相差甚远，他好奇问：“怎么了？这才来一天，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昨晚本来开个分析讨论会没开成，让他熟悉一下案情，谁知道一大早起来找不着人了，他们俩溜了，这不老程刚找着，说他们俩在登阳街上抢人家快递车呢。”向小园哭笑不得。

“不可能吧，他好歹是看守所出来的，能没那点分寸，想进去了？”俞骏纳闷了。向小园要通知其他几位外勤被俞骏拦下了。他思忖片刻，问：“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给他们？”

“他们不接。”向小园气愤道。

“哦……那我试试，我打不通再让人把他们找回来。”俞骏掏着手机，直接拨斗十方的电话，嘟嘟响了两声后，咦，通了，听到了斗十方的声音：“喂，主任，怎么了？”

“没事，这不问问，那儿怎么样？”俞骏问。

“哦，你是不是来登阳了？”斗十方问。

“哟？猜到了，那既然猜到了，就告诉我呗，咱不能穷得去抢快递车啊，这么没技术的活儿，说出去多丢人啊。”俞骏道。

“所以没法跟组长说呀，组里采集的信息是缺失的，微商的样本具体能发多少，发到什么地方，是什么方式，都没监控到。货都到微商手里了，说不定后台已经开始洗钱走人了，再磨叽下去，那什么也找不到了啊。”斗十方道。

“所以你就用抢快递车的方式解决？”俞骏问。

“对，今天说不定就有答案……你别用‘抢’字好不好？快递小哥不小心蹭了钱加多的车，我帮快递小哥解围，他们谢我还来不及呢。”斗十方道，反问俞骏，“俞主任，你让我撤，我马上撤回去……”

“这……这不归我管，你爱干吗干吗，我又不知道，人家报警可别指望我去领人啊。得嘞，我等你。”俞骏说着，挂了免提，朝向小园做了个鬼脸，“可能方式有点激进了，不过也说明他确实上心了。”

“但也不能这么干啊，我们是警察。”向小园道，翻了俞骏一个白眼，“你还给他们撑腰。”

“两眼如炬那是侦查员，领导呢，得睁只眼，闭只眼。这老程也真是的，怎么随随便便用个‘抢’字形容。”俞骏悠悠道，一点儿也不着急。看向小园气结，他突然问，“他不抢了王雕两次嘛，你目睹犯罪为什么不处理他？”

“那……那能一样吗？”向小园语结了，不过点醒了她，她惊讶道，“难道，他发现快递上有什么问题了？噢，对了，主任，昨天我们在丰乐工业园区有发现，居然有单货是从甘肃发到西陶镇的，这和广东厂家的来货方向不一样，而且昨晚上聂媚又和微商们聚会，又是发奖金……我觉得要出事啊，这些可都是劣迹斑斑的前科人物。”

“找不到赃款，找不到窝点，无从下手啊。”俞骏看着向小园递过来的手机，朋友圈又是某某姐妹喜提多少多少奖金的炫耀，这看似简单、细思离奇的案情，又一次把俞骏难得挠头发愁了，别说下手，向上汇报都没法汇报……

“你问清了？”青狗问。

“问清了，付款了。”一个小痞子道。

“确定没忽悠你吧？”青狗又问。

“确定，快递点就在我门口呢，他敢哄我，我弄死他。”小痞赌咒道。

另一个帮腔了:“大哥，咱们落伍啦，人家现在都是网上支付，那边一收钱，这边就收到了，跟扫码买菜一样，根本不见现钱。”

终于确定了，开车的青狗直拍自己脑门，痛不欲生道:“呀呀呀，他妈妈的，又替偷驴的拔橛子了，一件才给了四块钱，把咱们给傻乐的。”

他懊悔着，踩着油门加速，在管城老区里一幢居民楼下停下了，自己下了面包车让兄弟们等着，他要去找找另一个此行中人，老骗。

此人姓卞，犯过诈骗案，卞骗同音，后来干脆就被人叫老骗了，就住一楼。青狗咚咚敲门，好一会儿门开了一道缝，一个脑袋干巴瘦、两眼奇大的中年男人出来了，一张口满嘴口臭地问:“咋了，青兄弟?”

“开门，问你个事。”青狗道。

“不方便，有事门外说。”老骗道。

“那我可砸窗进去啊!”青狗横道。

“啥事你吭个声，我真不方便。”老骗道。

“就那发货的事，杜风头跟我通了个话，可我联系不上他了。”青狗道。

“噢，嫌赚得少呢吧。哈哈哈，兄弟，那不能怨人啊……进来吧。”老卞开了门，一进门，老卞赶紧关上门，而且青狗也挪不动脚了，因为房间里，一件一件的货从地板直摞到了天花板，堵得严严实实，敢情这货闷声干大活儿呢，惊得青狗道:“卧槽，这么发财的事，你居然不叫上我!”

“青兄弟，这有风险的。”老卞道。

“喝酒撸串还要噎死人呢，以为老子文盲？多大风险……哎，老骗，啥也不说了，分兄弟一份。”青狗不客气了。

老骗附耳说道：“这个你跟着别人干不合适，得自己拿，然后你自己发，就算折一半也是赚的，但是，风头要给你指点，那绝对不是折一半，几乎是十成八九。”

“那你告诉我，找谁？”青狗问。

老卞倾着身，往里面看看，屋里还有两个在操作打印机的，他确认没人听到后小声告诉青狗：“市郊，永平路头，油脂仓库倒数第七个。”

青狗扭头就走，一刹那又回头问：“自己干多少钱？给我个实数。”

老卞给他比画一个数字，青狗告辞匆匆走人了。

此时，在永平路油脂仓库，标着B9号的仓库里，几辆面包、小货厢正往车里塞货，每车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塞完后，那些人付款的方式都很屌，基本都是一摞现金啪地一扔。收钱的黄飞一掂，接着一示意，然后恭立的包神星就递给他一个优盘加一摞纸。那人看也不看，再一挥手，这车哗哗就开走了。

仓库里已经快干净了，黄飞低头问：“还有几家啊？”

“混得好敢干的就那几家，再有个大户就是青狗了，那丫手底下人多。”穿着工作服，蹲在一边抽烟的王雕道。

“这都过了中午了，应该不会来了吧？兴许找不着这儿。”黄飞道。

“放心吧，哪有闻着腥味不来的猫啊。”王雕道。

话音刚落，就听到了突突突的引擎声音。黄飞伸出头看看，笑了。青狗带着一群人来了，那这仓库里的余货，看样子是有着落了……

雨天的黑夜来得早，不过对于等待一天的俞骏来说够漫长了。因为天气的缘故，他把所有外勤都召回来了，就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又一次案情分析。他鼓动大家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推测骗子究竟要干什么，然后讨论出来这样一个结果：这伙骗子应该是把登阳的几百微商收割了一遍。

先诱之以利，优惠出货，然后再设法在销售上作假，让微商赚到钱，再然后，把队伍膨胀起来，想办法把质次价高的货都囤积在微商手里，这样一来，三百人的微商队伍能收割到的就可观了。向小园用一个关系图推算了一遍，放着胆量算到了百万以上。

可参案的人有的不太信，觉得匪夷所思。有的不太明白，这如何造假？俞骏呢，又觉得哪儿不对，想来想去，指出了个问题：骗得太少了，似乎和张光达、聂媚的身份不太相称。

说来说去都有点主观，直到词穷快冷场了，终于听到钱加多和斗十方上楼的声音了。络卿相提前一步上前开了门，本来以为两人会风尘仆仆，却不料这一对吃着汉堡配着可乐，嚼吧着进来了，还给大家带了几份。钱加多给大伙分着，按惯例又把最好的一桶鸡翅全放向小园面前了。

这两人一回来，会场的气氛就轻松了。俞骏不客气地抢了个鸡翅直接道：“说说吧，两位。”

“我吃着，多多，你说。”斗十方道，嘴里还没啃完。钱加多也在吃着，不客气道：“我开了一路车，刚从中州赶回来，也不让歇口气啊？主任，你先说。”

“对，印证一下。”斗十方道。

“别争了，我来说，刚才我们的讨论结果，可能性是这样……”

向小园打断了，操作着电脑，身后的墙上闪出来一个精致的关系树和损益表，把这个营销作假，通过诱使囤货的方式收割微商的假设提了出来。

斗十方和钱加多听着听着，就全笑了。就在俞骏觉得思路可能碰撞到一块儿时，却不料斗十方摇头道：“错了，不全错，但也只对了一点点，不是在进行中，而是这个骗局已经完成了。我和多多也做了个假设，而且验证了其中一部分，接下来，我给大家设计一下这种骗局可能的模式。”

斗十方站起来，向小园优雅地把位置让给他，他却操作不了那高大上的玩意儿，干脆抽出马克笔，在白板上噌噌地开始画这个庞大的骗局了……

细思极恐，四座皆惊

“首先，得感谢向组长，如果不是她锲而不舍地追踪傻雕和包神星，恐怕没有这个荣幸能够目睹这种精妙的骗局。”

斗十方开场了。这倒是句实话，所有的后续都来自向小园在大数据里精准的挑选，撞上骗局可能有偶然的成分，但发现参与骗局的骗子，绝对不是偶然。

一个“X”画在墙上，被斗十方圈起来了，由他往下画了个箭头，写了“微商”二字，再圈起来，就听他介绍道：“这个组局人我暂且以X代替，他的第一拨目标，就是微商，是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的火种，这个过程很漫长，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推销和分销之间最初的信任建立之后，接下来就容易多了。”

膨胀、膨胀……斗十方连画了几个圈扩大，他接着介绍：“刚才向组长的判断我觉得应该和真相相去不远。登阳市几十人的微商队伍，把货输到他们手中，然后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再把客户资源给到他们手里……这一点别人办不到，张光达、聂媚这种人办得到，因为他们的传销就有这样大量的骨干人员，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扮成买家，买走微商手里的货，造成畅销局面，非常容易。”

向小园笑了笑。俞骏这时候向向小园竖了竖大拇指。关键时候还是昨天从丰乐工业园厂区捡回来的瓦楞板起作用了，一个运单号码联系到了另一个城市的住址信息，向小园扩大了搜索范围，在这个区域里，找到了一百二十二名有记载参与过传销的人，而且有二十二名是与张光达一案有直接关联的传销人员，那这波操作就昭然若揭了。

停顿了一下，斗十方看着满桌的商品，沉思道：“第一拨其实很规范，而且下了血本的，这些产品质量、口碑都不错，价格比市场价虚高了三倍左右，像这种不知名品牌的产品，唯一的好处是，利润可操作的空间很大。正如向组长判断，在不断的流通中，想方设法把这些

货物都囤积在微商手里，那经销商确实要狠赚一笔，有多少呢？我们大致算一下。

“金叶公司整个支出，我们现在大致可以算出来，阳光大厦的场地租赁、装修、办公设施配置，一共花费在七十到八十万之间，属于中上等；运费、租车、人工开支，可以看出花销超过三十万；还有很多隐性支出，比如丰乐园的租赁场地、直接支付给微商的某些费用，还有大量的奖金支出，且不论合不合乎财务规范，这些支出就已经超过两百万了，再加上他们置办这些商品的费用、每次营销需要的吃喝拉撒支出，还有那些关键人物拿的钱，这个成本算到三百万是低的……还有一块最大成本是，如果自销自买，自己搞个销售旺盛的局面，那经销商的利润也得从他们成本里出。综合考虑，金叶公司砸出去三百多万，然后回笼四百万，其实赚不了多少……声明一下，我对财务不敏感，下午回到中州请钱加多一位堂姐给算的，大致和向组长算的差不多，比向组长算出来的利润要低一点。”斗十方道。

听到这话钱加多想插嘴，不过看大家这么全神贯注的，他没敢吭声。

“我的纠结点也在这儿。”向小园插话了，“如果仅仅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把货囤到微商手里，这只能算一种无良的商业操作，似乎并不过界，毕竟现在奸商和骗子的道德底线差不多，相比现在常见的商家办会员卡收钱就倒闭，金叶还算有良心的。”

“对，依靠市场循环赚的钱，有暴利，但不会有暴发，因为必须有高额的成本支撑着，就像这种操作，他需要有大量的现金流，想得到的利润越大，那投入的成本就会越高，其实相当于用三倍的成本去搏一倍的利润，这其中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万一某个环节失灵，马上就自行崩盘。现在市场很多像造反派一样一夜崛起的品牌，都重复过这条死路……这也是钱加多堂姐教的，她是做美容联销店的，下午给我

讲了很多个案例。”斗十方道，时时不忘提携钱加多一句，把多多说得不时地骄傲一下。

“别岔题，往下说。”俞骏提醒。

“往下说，还要从钱加多的堂姐开始。”斗十方道，一扬头，“多多，拿东西去。”

钱加多闻言赶紧起身出去了。

众人纳闷间，斗十方解释道：“向组长，您买回了几乎所有的产品吧，偏偏漏了他们公司最新推出的体验装。”

“这里面有问题吗？”向小园好奇。

“玄机，就在体验装上。”斗十方道。

片刻后，钱加多已经拿回来了，是两条烟大小的包装。俞骏笑着道：“知道主动侦查了，花了多少钱，回头报销啊。”

“不用，上午碰瓷讹了几个。报销修车费不？那我重新喷漆啊？”钱加多道。

俞骏被刺激得哭笑不得了。

其他人哧哧在笑。这时候连向小园都忍俊不禁了，她出声道：“多多，你这位堂姐很了不起啊，有机会引见一下。”

“没问题，她可单身啊……你们……”钱加多拆着包装，两眼贼溜溜瞄着众人。络卿相赶紧捂着脸，其他人不明所以。这钱加多真诚道：“欢迎未婚适龄人士打扰，我堂姐陪嫁优厚啊。”

“多多，咱别走题成不？”俞骏劝道。

钱加多看着俞骏，突然兴奋道：“主任，你不是那个……”

“敢拿我开涮，信不信我抽你啊？”俞骏凶道。

一句话把钱加多吓得不敢造次。此时包装拆开了，简装三个小瓶，护发、洗发、养发三件，一个面膜包装，简陋了点，这些东西被钱加多认真地摆到了向小园的面前。

“这是六十八至八十八元不等的体验装，肯定卖贵了，大家猜一下它的成本。”斗十方道。

这个男士就成外行了。娜日丽瞅瞅，猜了二三十块。向小园想了想，顶多二十几块。斗十方把揭谜底的权利又转到钱加多了。钱加多得意道：“女人身上的钱好赚，那女人身上哪个部位用的东西是暴利呢？一是脸上，二是头上……暴利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一个美容美发的场所，它进洗发水是按桶进，一百升或者二百升的桶，快赶上以前那种汽油桶了，平均一升呢，就是……一块多钱。”

嘶……现场两位女士瞪眼了，十足地不信。

“这都是贵的了，要是小作坊化学勾兑更便宜，按吨算。商业秘密啊，我姐嘱咐我了，不能乱说。”钱加多道。听得两位女士心里硌硬了，娜日丽愕然咒了句：“我……我再不羡慕别人花几百上千做头发了啊。”

“那这究竟底价是多少钱？”向小园好奇了。

“不超过十块，看多少量了，我姐说这种优惠促销装基本都是定制白送，所以成本要无限拉低。”钱加多道。俞骏听得心里隐隐警兆升

起，犹豫道："向组长，这种代收货款的体验装究竟发出去多少？"

"这个……真没考虑到具体数量。"向小园被难住了。她此时也警醒了，看着斗十方问，"难道是……"

"对，一种邮件诈骗的翻版，成本不超过十块钱的体验装，加上成本不超过十元的运费，代收货款以八十八元算，只要邮出去的四件里有一件付款签收，那就够本了，只要高出这个成功率，就都是赚的。"斗十方道。

陆虎提醒道："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精准的用户信息了……难道？"

"没有精准的用户信息，都不敢干这种生意。"斗十方把陆虎的怀疑说了出来。

现代网络时代，信息泄密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俞骏越想越紧张，看着斗十方问："你发现了多少这种情况？"

斗十方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俞骏。手机相册里上百张图片，瞬间把俞骏看愣了。他递给了向小园。向小园接驳着手机拷贝出来，投影到了墙上，一页一页翻着让大家看，"碰瓷"的几辆快递车里，整齐地码着这种包装，登阳的大街小巷里跑的标着不同公司名称的快递小车；没被碰瓷的，也不知道怎么被斗十方拍下来了，上面还有各快递网点的照片，这种体验装在网点一堆一堆放着，看着格外扎眼。

"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但量非常大。这中间有个默契，其实只要你付快递费，快递公司和快递员即便知道有猫腻也不会管那么多，因为各家收货竞争很激烈……这就是我要说的骗局的第二层了。在砸了重金，造成公司烧钱、市场旺销的假象之后，就有现在大家看到的经销商队伍膨胀起来了，从五六十人短期内膨胀到了三百多人，像向组

长关注的样本，那位赵姐、开大车的于师傅，本来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全家上阵了……有了前期的成功经验，那大家想想，把这样的体验装给了经销商，如果再有准确信息的支撑，做大这个骗局，还有难度吗？”斗十方解释道。

这可能……出大事了。陆虎不自然地紧张了，看着两位领导。俞骏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向小园已经在计算着了，她轻声念着：“登阳全市有八百九十六个注册快递网点，分属于十七家不同的快递公司，如果算上区域性物流小公司的话，网点还要再加九十多个，日平均包裹数，全市应该超过十万了。”

俞骏抚着下颌在思忖。向小园说完数字怔住了，最早出现在登阳已经半年了，大量发送包裹已经快一个月了，那包裹应该怎么算？几万？肯定太少，十几万？差不多。说不定已经攀升到一个她不敢想象的数字了。

“但这中间有个问题。”程一丁开口了，所有的案情把可能性梳理完整，最合理的那一种就是最可能的方式了，他提问，“一件两件，甚至十件八件无所谓，但如果量足够大，那收款方就跑不了了，那干这生意岂不是找死？迟早会被查到。”

“八大骗玩的就是障眼法，这么多经销商队伍，忽悠微商注册几个个体工商账户很难吗？现在的支付是非常快捷的，那边只要收款，就自动支付到客户预留的账户，这估计就要成一笔烂账了。收款的账户可能分属不同的个人名下，即收即走。而被追责的账户户主，恐怕未必知道这种操作手法，或者还有更脑残的，自己个人收钱，要是量收得很少，也就十几件几十件的钱，能有多少责？但是这个队伍庞大，如果这么干的人非常多，那是不是……就很麻烦了？”斗十方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道。

程一丁吧唧着嘴为难了。基层经验丰富让他可以判断出，斗十方不是危言耸听，最差的情况就是无限接近真相的一种，那些最底层的群众可不介意浑水摸上几条鱼，如果真是存心教唆，那这个诈骗手法能膨胀到多大的盘子，他还真不敢想象。

俞骏思索了良久，终于开口了："这应该就是真相了。我说嘛，百八十万肯定不合张光达这类货色的胃口……辛苦了两位，看来向组长和我没看错人。"

"虽然没看错我和多多，不过您似乎看错这个骗局了，起码没看透。"

斗十方一点儿也不谦虚地道。这句话引得俞骏和向小园愕然盯着他。就见他指指墙上才画了一点的图道："如果真是'风马燕雀'中的'风'头出马，那这个骗局就应该还有一层，做局者讲究落子无闲棋，如果仅仅收割微商，再靠微商队伍盲发邮件诈骗，其实有一个总经理法人扛罪就行了。那黄飞、王雕、包神星，以及他们找的这二十几个没有身份的人，就是多此一举了，所以我判断，绝对还有第三层……"

斗十方说着，把X、微商两个圈着的重点之后，又分了一层，这第三层在哪儿，把大家本来已经提到嗓子眼的心啊，又给吊上了……

中州，永平路某快递仓储。

成件成件的快递打包被装卸车铲上了大型物流运输车上，运输都是夜间完成的，每天别人下班的时间，反倒是快递行业最忙碌的时候。今天雨下得太大，这家快递网点的小老板心绪不宁地看着那些大件的快递，眼皮跳了好几下。

吁呜一声口哨，有人在门口叫着他，他快步跑出来，恭敬且心虚地小声道了声：“青哥。”

来人正是曾经威名赫赫、被扫黑打击到已经落魄的青狗哥。他拿着两条烟，硬塞到这小老板手里，拍拍他肩膀道：“兄弟，全靠你了啊。”

“哥，要出事啊，您这一把就干一两千件，这个……”小老板难堪道。

青狗怒道：“妈的，又不是没给你快递费，你磨叽个毛啊!出事也是我们扛，关你屁事，你负责发出送到给我货款不就行了？哎，二毛，你混的时候哥没少罩着你吧？”

“所以我才跟青哥你说呀，我知道这怎么回事，您要弄上十件八件甚至几十件，都没啥事，但一个人名下收钱多了，真怕出事，一查一个准，我这儿也不好弄。”小老板道。

青狗听出话音来了，小声道：“老骗他们搞的是公户什么的，我不懂那个啊，他说是从谁那儿买上一个操作，可你知道，哥哥我这文盲出身的，玩不转那个啊。”

“那这样，哥，你多找些人，就用他的身份证和银行账户收一下钱，我就当不知道，他们也不敢欠您的钱，这不……”小老板教着一种相对稳妥的方式。

青狗一听乐了，狠狠抱了他一下，道：“兄弟，啥都不说了，回头我谢你……等我找人去啊。”

青狗告辞上车走了，车里一干痞混电话不断，开始嚷了：

“喂，在哪儿呢？拿你身份证和银行卡，我发个货，代收货款的。”

“喂喂……收个货款，没多少，几千块，回头请你一顿。”

“什么，你妈的，身份证丢了不赶紧去补……你妞有证也行啊，快拿过来。”

“……”

青狗反应算是慢的了。此时，东城发货的大户老骗已经发完货了，正数着手机上到账的货款，计算着今天赚了多少。无数个大小快递点将装车时，还有络绎不绝的客户来车，有很多人知道其中的猫腻，可这些连收货也不让上门收的人，能给他们艰难的经营增加更多利益，那总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吧。

漆黑的暗夜中，瓢泼的雨中，那些被利润刺激得蠢蠢欲动的人，一刻也不停歇地奔波在逐利的路上……

第三层，只有一个字：风!

斗十方此时脸上泛着病态的兴奋，邮件诈骗是个老手法，但注入这么多新思维，而且把盘子做到如此之大，实在让他觉得惊艳无比。就听他介绍道：

“八大骗中，‘风’的解释是一阵风、一窝蜂，这里面有个简单的原理，如果想骗更多，那就得把骗局做得足够大；但做大了，意味着罪责也就更大。一面是想收钱，一面是要扛罪，这中间很难取舍，那怎么办呢？八大骗‘风’字一路想出了他们的办法，而且屡试不爽。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乘风起浪，复制出无数个同伙，能搅多大的浑水就搅多大，然后浑水摸鱼，逃之夭夭。

“那么，这样王雕、黄飞、包神星以及这路人的用途就明了了，他们可以连接到城市的最底层，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张诈骗群体。可以这么想象，像金河里、四棉厂老家属区、六堡这类三无高危人群的聚集地，他们可能找多少人？还有那些在城市犄角旮旯和夹缝中的人，都是很容易被人鼓动，进而被人操纵进入骗局的，而且将来案发之后，我们面对的或许是最差的情况……所谓的嫌疑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受害人。”

俞骏开始不安了，他问道：“这种诈骗，你觉得和传统八大骗，特征上有相似之处？”

“对，厅里研判是正确的，只有最底层混迹起来的人，才懂得如何撬动和利用这个层面去实现诈骗。整个骗局里，微商、快递、三无人员，全部成为做局者的棋子，全部在为他服务，这就像以往‘风’这一路做邮件诈骗，会鼓动一片或者一村的人，都往全国各地发求助信；或者得到公务员名录之后，发敲诈信一样。还有那种更老式的，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搞抽奖、促销诈骗，包括抽奖的、宣传的，甚至围观的都是骗子，你根本分不清谁是‘风’头。”

“那他撬动这些人，又怎么获利？”络卿相问。

“笨死你呀，教会别人怎么骗，再把这东西卖给他不就行了？十块钱买，转手卖八十，你不愿意呀？”钱加多指指桌上的体验装，损了络卿相一句。

这个笑话没逗笑大家，反而个个脸现苦色，估计都感觉到智商被狠狠涮了一次。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向小园有点紧张地搓手，看看俞骏，质疑道，“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达到这个程度得多大的货量，得多

少人参与啊？而且……登阳已经有几百微商队伍，难道再发展几百甚至上千人加入队伍？”

“您忘了，傻雕不在登阳，几乎都没来过登阳，黄飞也离开了，他们在哪儿呢？”斗十方问。

嘶，这回真把俞骏吓住了，他脖子一梗，问：“在哪儿？”

“在中州。”斗十方道，示意钱加多。钱加多这才卖关子似的把自己手机打开，递给了向小园。向小园狐疑地接住了。她操作的时候，斗十方介绍道：“昨天我想了一夜，一直跟不上这个思路，今天在登阳发现各个快递已经铺遍之后，把我吓住了，而且想到傻雕带的这群人肯定没闲着，如果要在更大的地方搅个更浑的水池，那会在什么地方呢？于是我们就回了中州，以发快件的名义，故意挑了不少快递点去查探，结果我们发现……中州已经泛滥了。”

投屏上墙了，钱加多用手机偷拍的，不过看得清就是这种体验装，或大或小地堆放在每个快递点里，一屏一屏放过，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快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泛滥到快递领域了。

“中州的快递网点比登阳多两倍，两千一百多个。”向小园愕然说道，不敢往下想这种情况泛滥的后果了。

“天哪……这群骗子。”俞骏叹气道，震怒之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头靠着椅背道，“娜日丽，你和大邹从现在开始盯死聂媚，绝对不能让她溜了，随时准备对她采取控制措施。”

“是。”

“老程，你带上络卿相和陆虎，盯住金叶公司这些人，如果发现张光达露面，不管他和谁在一起，都先摁了。”

“是。”

“钱加多，你负责给大家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可能会很快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是，没问题。”

“十方，向组长，跟我走……知会一下登阳市局，而且今晚务必向陈局和谢厅汇报。向组长，你马上通知反诈骗中心人员全部到岗，对已经接入的快递信息进行验证，最晚明早我们商量出个解决方案来，这要出大事了。”

他匆匆起身，一队人分开各奔职责，冒着如泼夜雨出发了……

欲速反迟，乱象难止

“X4报告，目标尚未离开。”

娜日丽推着清洁工的推车，在走廊尽头轻声汇报。她传回了聂媚喝得微醺的样子，是一个男人陪同她回房间的。那个男子是当地农商行的一位小领导，这两人恐怕要有不可描述的事，都进去很久了没见出来。……

“X1报告，这里能观测到七个目标，找不到黄和沈。”

程一丁汇报，他在楼顶找的观测位置录下了两个房间里，金叶公司那几个替身在喝酒打牌，黄飞一直未归，包括那位“法人沈凯达”也不见了。

……

每隔十分钟的汇报结束，时间指向二十三时，向小园又一次心绪不宁地踱着步，隔一会儿就看看反诈骗中心数据验证的变化。随着一点一点的积累，这个验证已经没有意外了。

“嗨……”向小园干脆上前，把趴在工位上睡觉的斗十方吓醒了。斗十方可能是真累了，昨晚几乎没睡，今天兴奋地奔了一天，从坐上车回中州就开始打瞌睡，回到反诈骗中心直接就睡过去了。被吓醒后，他迷迷糊糊地问：“几点了？”

“二十三点。”向小园道。

“我才睡了一个小时。”斗十方道。

“不错了，去洗把脸，我有事跟你说。”向小园道。

“不等命令吗？俞主任还没回来吧。”斗十方道。

“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我命令你马上去洗脸清醒一下，马上回来。”向小园愤然道。

斗十方“哦”了声，揉着眼睛起身出去了。人一走，向小园倒有点歉疚了，从昨天报到，到现在，估计就睡了这么一会儿，可现在发现的信息太过吓人，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一会儿，斗十方抹着脸回来了，他看看向小园，发牢骚道：“这有什么急的？抓又不能抓，查又不敢查，估计得到天亮才有结果。”

“你心可真大，那你别把消息刨出来啊，以前是大家睡得着，你一个人睡不着；现在倒好，你能睡着了，别人都睡不着了……帮我看看。”向小园道，让开了座位，把屏幕给了斗十方。斗十方戳着指头数

着，愕然念着：“我滴个天哪……都快两个月了？账户名称很陌生啊。”

“现在买一整套带网银的账户不难，你不该惊讶呀。”向小园解释道。真到技术的层面，这位似乎就有点白痴了，看他用电脑的手势向小园就判断得出来。

摸索着鼠标往下拉拉，斗十方愣道：“那这看来没错了，有公户收款的，有私人，而且很乱，不算很集中……可能找其中的几个收款大户，但是，可能账户是买的，也是关联不到人。”

“对，这还是不完全的快递信息，全国性的、管理规范的快递或者物流，理论上信息都要接入到民用IDC，也就是智慧城市的数据存储中心，这项工程在我们市还没有全部完成，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比现实要延迟四十八个小时左右，还有一部分中小型快递、物流，根本不具备数据接入能力，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监管的盲点。自去年到现在，一共发生过四起快递网点卷走代收货款跑路的事，涉案金额都不少……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其实在现实中，这些经营者对于联网管理是持抗拒和不配合心态的。”向小园委婉地表达着，可能能查到的数据，仅仅是一部分。

“你直接说，差多少吧。”斗十方听明白了。

“差一半吧。”向小园道。

“哦。”斗十方无动于衷，淡淡道，“那我也没办法，只能一家一家查实了。你看大学城这几个快递，一个网点每年包裹一百三十多万个，每个月平均超过十万，这还只是一家，我去……这生意这么赚钱啊。”

这估计又得让片警来回奔波了，恰恰是这个落后模式恐怕不可取，数据统计怕是一星期都下不来。不过这思路太过清奇，居然看出赚钱来，让向小园有点无语了。她纠正道：“同志，心眼不能偏啊，你即将接触的可是全省的数据核心，这在懂行的眼里，比一座金库还让他动心。”

“不会，隔行如隔山，你给我数据我也不会用……咦？你的意思是？”斗十方斜觑着向小园。向小园笑笑点点头，道：“这个团伙里，有个懂数据的，有兴趣了吧？”

哦!斗十方眼睛亮了亮，笑笑道：“流氓有文化，谁看都害怕；坏蛋有文化，天下要称霸啊，哈哈……那你叫我干吗？顺着数据分析完全可以找到来源啊。”

“时间，时间不够啊。”向小园道，有点懊丧，每一次都输给了时间，任何一个罪犯，特别是这种高智商诈骗，不会留给警方充足时间的。

“我知道你的犹豫了，一启动，怕打草惊蛇，逃了就麻烦了；但不启动，眼看着就要蛇吞鲸象，后果堪虞，是不是？”斗十方扭头问。向小园点点头。和斗十方说话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比和俞主任更甚，有时候很省劲，不过有时候很难堪。这不，斗十方也笑笑：“我顶多算个侦查员，你顶多算个副处级侦查员，这是俞主任和更高级别领导正在讨论决定的事，你想越位？”

向小园翻翻白眼，警惕地看看开着的门外无人经过，她压低了声音道：“我在这儿面子被涮了一遍又一遍，在上级面前抬不起头来，总不能在下级面前也颜面扫地吧？你还知道我这个侦查员前面带了个副处级啊？”

“Sorry，那你说了，你都发愁，我能怎么办？”斗十方道。

总是这么淡定的样子让向小园看不懂了。她拉着椅子坐下，好奇地问：“为什么你对骗子和骗局的兴趣，似乎比对你同行和上级的还高？你可是警察呀，我为什么没有发现一点疾恶如仇的情绪呢？”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我管辖的人员里，诈骗是最‘善良’的一种。”斗十方道。

也对，如果别人的神经是铁打的，那这位的肯定是钢模浇铸的，向小园放弃了，关了数据演示，点开了回传的汇报视频，给斗十方看实时的影像资料。被监控的聂媚尚在，金叶公司的几位也在，黄飞、王雕、包神星以及可能是此次诈骗策划嫌疑人的张光达，全体消失。

这回有效果了，斗十方发呆了片刻，脱口道：“麻烦了!”

“说说，有多麻烦？”向小园问。

“江湖做局的高人呢，讲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得断句理解，意思是不尽取，不竭用，否则一个人吃相太难看，不给同道分点，容易招祸。”斗十方解释道。

“这算什么麻烦？”向小园没明白。

“意思是，那位大写的X可能已经捞够了，应该准备或者已经跑路了，现在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恐怕我们没机会抓到他……顶多能抓到黄飞和聂媚这一层，而且都起诉不了，他们肯定一毛钱都没沾。”斗十方道。

“我担心的恰巧就是这个，怎么破？”向小园问。

“你又忙糊涂了，想找现在这个已经学会屏蔽侦查、躲开监控、隐匿身份的X，已经很难了。”斗十方正色道。

“我知道啊，在这个上面我不糊涂啊。”向小园道。

“但你可以找以前的他啊。”斗十方提醒道。

“哦——对呀，以前的他——”向小园如醍醐灌顶，慢慢地脸上浮现出笑容来。如果这个人起于微末，现在又撬动了这个层面，那在此次众多的参与者中，就应该有知道甚至认识他的人，否则不可能短时间找到这么多敢于作奸犯科的人，还教唆他们上路。

“你确定？”向小园精神被刺激上来了。

“我看数据表时就确定了，想知道吗？”

“你居然在领导面前卖关子？快说。”

“不卖关子，但你给换点福利，您得让我睡会儿，我现在头都快炸了。”

“好，没问题。”

向小园答应了，斗十方这才点开数据表道：“轧钢厂这片可疑快件较多，还有吴团团、孙烽这个名，我差不多就能想到吧。原因呢，也不深奥，吴团团绰号臭蛋，是个几进宫的老痞子；孙烽绰号叫老游，开游戏厅的；轧钢厂这一片呢，也有个人物叫卞军，绰号老骗。以上几个都是屡次犯事，屡被打击的，年纪都一大把了，以他们的黑恶痞混的朋友圈，最适合干这种事，甚至他们中间就有人生活无着，不得已还送过快递……其实地下世界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只要一个

两个人知道这种发财门路，马上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像瘟疫一样扩展开，那……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了。”

“对，传说再神的什么‘风’头，也不可能无风起浪，他肯定在这儿有根有源……那这件事的关键点，还有可能在王雕身上。”向小园道。对于这个绕回来的发现，让她莫名地兴奋，她兴冲冲地看着斗十方等着下文，却不料等到了斗十方一句很丧气地话：“那现在我能睡会儿吗？”

“没出息，去吧……到宿舍楼307，老程和大邹的值班铺。”向小园道。

“哦，好嘞。”斗十方起身，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快步跑了。

重新坐下来的向小园却来了兴致，她把剔出来的名单设定了查询条件。思路还真是决定出路，电脑很快给出了答案。代收货款的甲方是私人的，有诈骗、寻衅滋事、盗窃前科的人员，足足有一百五十八人，单这数据就把向小园吓了一跳，敢情是幕后Boss把中州二进宫的来了个坏分子总动员……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日前在登阳、中州两市发现的这种邮件盲发诈骗，已经有逾十七万件，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两个月前，九月份左右，量从少到多，现在具体发展到多大了，还有待进一步查实。我们反诈骗中心接入的IDC数据对两市的物流、快递行业还没有达到全覆盖。”

俞骏介绍着，在这里暂停了，低头看了下手机，又补充道：“最新消息是，反诈骗中心在发货人信息中，剔出了一百六十七名有前科人员，六十一名有诈骗前科，八十四名是累犯。向组长判断，主谋应该已经藏匿，她建议从这些人中查找此次组织和策划层面的信息。”

陈颢元局长倾听着，笔记本上龙飞凤舞画着三层骗局的模式。他看了眼沉思的谢经纬副厅长和登阳市局两位还在紧张惶恐的领导，出声道：“我觉得很精彩啊，骗局很精彩，你们反骗工作做得也很精彩，毕竟我们是首次警于事前，没有等到最后烂摊子不可收拾才发现。”

“但……终究可能还是个烂摊子，现在在路上的快件估计还有十几万件，被骗走的金额，就现在看，应该是个千万级的，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骗局开始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接受任务的时候……唉，惭愧，陈局、谢副厅，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在这个案子上我很失职。”俞骏深刻地道。

说得情真意切，不过肯定是以退为进，这么说陈局倒不好意思了。谢副厅此时才瞪了眼，啪地合上了笔记本，道了句：“装腔作势……你这是成心不想让登阳市局同志下台是吧？”

俞骏蔫蔫地给了个苦脸色。登阳两位领导更难堪，毕竟自己地面上的案情，结果被人家跨市给刨出来了，临时被通知来厅里开会，进门时都一头雾水呢。

“老实说，干得不赖，最起码在最差结果来临之前，给我们准备时间了。我不批评你们，你们确实已经尽力了，而且给了我‘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八大骗确实存在的证据……但我也不会表扬你们，因为在第一场较量中，我们已经输了半筹，按照现在局势已经泛滥的情况看，捞大头的，应该已经全身退出了……不吃干净，留给同行而且制造混乱，这确实是个高人。”

谢副厅给了这个X一个超高的评价。又停顿片刻，他看看麾下众将，咬牙切齿道：“而且这个高人给了我们一个选择，只要我们出手止乱，他就可以闻风而逃；但如果我们犹豫出手，那乱子会更大。不管我们怎么选择，都是输了半场，乱子已经在路上了……那现在，该我

咬着牙做这个选择了。不管骗局有多精彩，骗子有多高明，我们的对付方式只有一种——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大家可能会考虑社会影响问题、舆情问题以及我们的形象问题，但这些和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与社会经济秩序的被破坏相比，都不是问题。现在我代表省厅发布以下命令……

“第一，由中州市反诈骗中心提供数据支撑，中州、登阳两地警方联动，对于此次涉案的所有嫌疑人、参与人按属地管理原则，迅速采取措施，重点及重大嫌疑人员，即时抓捕。

“第二，各派出所、刑警队以及治安单位，借此机会对辖区快递物流行业进行一次清理，如有发现蓄意为诈骗犯罪提供便利者，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迅速通知各物流快递行业的经营部门，对于未代收货款的快件做封存处理，未支付给发货的款项，一律止付。

“第四，迅速查封冻结所有涉案账户，反诈骗中心负责追踪赃款资金去向。

“第五，对于登阳市这些大量的一般参与人员，做好说服和解释工作，要充分发挥社区、治保的作用，警惕工作方式方法不当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

“……这是一次断腕行动，经过这次阵痛，我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骗子一次又一次挑战社会公德和法律底线，他们不会停止，那我们也没有懈怠的理由，对于他们只有一个态度：深挖细查，穷追猛打，直到斩草除根，终结诈骗。”

一声令下，全城警动。

两城的各派出所在紧急集合，治安巡逻拉网封锁路口，社区的治安点和治保人员也被通知到场，连接一线的反诈骗中心把收集的人员体貌发送到了参案警员的手机，开始按图传唤或者缉拿了。最郁闷的恐怕是那些快递网点了，半夜被敲开门，要采集原始数据。很奇葩的是，行动刚开始就发现半仓库未发出的快件，敢情这个发快递的，也在暗地通过这个赚钱。

零时整，邹喜男和娜日丽等到了支援，手势一下，门嘀的一声被刷开了，一队警员冲进了房间，“不许动!不许动!”的声音响彻房间，夹杂着女人的尖叫。灯打开时，正和那位银行小领导做不可描述糗事的聂媚抱着被子瑟瑟发抖。娜日丽在床头和被子里搜查着，搜不到，然后直接伸手。

聂媚乖乖地交出藏在被子里的手机，没有来得及发出信息。娜日丽接驳着数据线，通知家里远程登录，这可能是连接幕后的唯一一条线。另一头警员们背过身，等着这一对男女穿上衣服，然后被带上警车，登阳大酒店的抓捕顺利完成。

同一时间，登阳刑警冲进了金叶公司租赁的员工宿舍，挨个抓捕，照着身份证点名。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居然没有一个是人证符合的，全部是假证。

中州市的抓捕和传唤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反诈骗中心列出有的前科人员，信息到辖区派出所手里，最了解他们的莫过于片警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大同小异的情形。

夜市摊上，有片警大喊一声：“臭蛋!”这一声效果奇佳，正吃烤串的一个斜眼男掉头就跑。这八成就是犯事的征兆，不过今天跑不了，几个路口都被堵着，没几步就被扑倒了。

某居民小区，片警在没有物业管理的楼门里侧耳倾听，哗啦啦麻将响的地方就是目标了。咚咚一敲门，连吼带骂撑了几分钟，户主不情愿地一开门，刚要解释我们这是自己家玩，不是赌博，门外的警察已经冲进去了。打麻将的一个中年猥琐男被派出所的盯住了，那民警调侃：“光腚，看来赚了不少钱啊，光灿灿的小手表都戴上了。”

“赚钱、戴表都不犯法吧？”光腚强撑了一句。

“你每次只要手里有钱了，基本就没干合法的事，自己个儿戴上。”民警递着手铐。

光腚委屈地拿着，给自己铐上了，不情愿地说着：“人家真没犯事啊。”

“那你戴得这么主动？我们都不好意思抓你了，一会儿回去自己写写，别费工夫啊。”民警带着他离开，回报指挥：李光明被滞留。

很快，绰号“老骗”的卞军被抄老窝了。带走他时，捎带查到了半屋子未发出的快件。卞军在车上号啕大哭着：“哎呀，我这是花钱买的，我也是受害人啊……你们不能这样啊，我是受害人啊!”

这拨骗子几乎没有战斗力，很快各派出所滞留室里满了。看来今夜要无眠了，他们的战斗力可都在嘴皮子上，抓着了，那才是较量的开始。

行动突然有猝不及防的效果没错，可容易出现疏漏也没错，已经返回中心的俞骏和向小园坐镇指挥。这么大的动静，奇怪地居然没有惊动黄飞、王雕一干人。到凌晨二时，俞骏下狠招了，通知前沿各队伍办一件事：查房。

这一查可就鸡飞狗跳了。文化路一处正规的洗浴中心，有男子攀着窗户下楼，被发现后撒丫子跑，后面的巡逻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追。那货是光着屁股跑的，等逮着才确认不是目标，是个嫖娼的。

没跑的，已经穿上裤子准备死不认嫖的，倒还真有两位是目标，又逮住了。

凌晨三时，一队治安人员正查辖区内酒店登记客房的工夫，不经意瞅到目标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狗哥出来了，不知道是赌赢了，还是嫖爽了，一手搂个妹子，正笑着从电梯里出来呢。治安队三人上前围住了，不料这家伙酒劲未消，又在妞面前不甘示弱，和那治安队的嚷嚷开了。揪着个队员嚷着:“老子犯啥事了? 你不说，我跟你去，我是你爹，还是你是爹，这么听话? ”

这边骂着，那边步话通知着，跟着警笛一响。青狗明白了，一把扔下那人夺路而逃，疯狂地冲出了门厅，无人敢挡。警车上刚下来的警员又上车了，拉响了警报，街上的追逐战开始了。本来以为能躲过一劫的青狗跑出几公里才发现想错了，跑到主干道上，十几辆警车围追堵截上来了，他绝望地喊:“啊，太过分啦!抓恐怖分子也不用这么吓人吧……”绝望的他举手，束手就擒。

疏漏就在这个无人注意到的地方，其实今夜是青狗安排请客的，王雕和包神星还在温柔乡里，大队的警车把他们吓醒了。他们早顾不上被窝里的温柔了，从安全楼梯猫下来。门关着，亏得包神星做贼出身的技术没落下，扒拉开了后门的锁溜到街上，没走多远被吓得又钻回胡同了。街上时不时就有警车驶过，大半夜太吓人了。

“咋回事呀? ”包神星问。

“我咋知道!”王雕烦躁地道。

“是不是扫黄呢？没咱们的事。”包神星抱着万一之想。

“不管扫什么，咱们都在被扫范围……坏了。”王雕拿着手机拨电话，不通了，惊恐道，“可能真是狗哥。”

“问问黄飞。”包神星提醒着。

王雕正有此意，拿着手机一拨，坏了，电话都不通了。他黯然了片刻，做了件让包神星奇怪的事，手机直接拍向墙面，碎屏，然后又踩了两脚，再然后，不容分说把包神星的手机也拿过来，直接毁了，然后拉着包神星，沿着小胡同往里走，找了个避风地方——臭烘烘的犄角旮旯坐下来，反而安全地开始抽烟了。

“啥意思？”包神星问。

“犯事啦。”王雕道。

“不是……这不干得好好的？狗哥还差一半货款没给呢。”包神星惋惜道。好容易享受到美好生活，不能就这么结束了吧？

“记得咱们经理是谁吗？”

“‘沈凯达’。”

“记得咱们这段时间干什么了吗？”

“装卸、搬运啊。”

“行了，别知道得太多啊，万一被提溜住，嘴牢点啊。”

“我倒想不牢，除了‘沈凯达’，其他人名我都不知道，知道的没准也是假名……哎，雕哥，咱们跑啊。”

“跑个球啊，现在出去不找死吗？窝着，躲开风头再走。来，抽烟，这儿他妈味儿真大，不过这地方安全，没人会来，等天一亮，就好混了。”

这一贼一骗真的是不简单，愣是窝在这个臭烘烘的胡同绝地，隔绝了中州的全城警动，直到天亮都没有人发现他们。

登阳，天亮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遍了。未得通知和根本不信的上百微商奔向阳光大厦。那儿已经人去楼空，警察正搬着电脑，最后锁上门时，贴上了封条和一个通知，和所有诈骗崩盘的通知一致：

经查，“金叶日用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涉嫌诈骗，现将该公司查封，受害群众可到登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特此通知，云云。

同样的剧情总是在不断上演，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哭天抢地、漫骂发泄的，把取证的警察堵得都下不了楼。不管什么情况，警察只能硬着头皮进行。好歹已经传唤了一部分，没有酿成大乱。只可惜还是低估了形势，吵嚷的，追着警察下楼，刚到大厅，就见保安慌张地在喊有人要跳楼。

外层已经聚集了不少围观人等。现场警员刚刚通知，就听得人群鼓噪。他抬头，看到了一条黯色的曲线从楼顶划下来，然后，一声闷响……停车场边上，绽开了一地血色。

有人认出来了，正是金叶一个微商，最惨烈的一幕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棋差一着，亡羊补牢

离天亮四个小时前，丰乐樱花园附近。

樱花尚未开放，毗邻樱花园的民宿是生意最萧条的时候。民宿区建在远离城镇的黄河之畔，不是旺季，白天鲜有来车，可在深夜的某个时间点，其中一幢房间的灯光突然亮了。

张光达匆匆叩响了二楼的门，开门的是安叔，他已经穿戴整齐了。另一个是那位最早到登阳发展业务的女士“胡总”，正收拾着桌上的电脑，电脑旁边整齐地放着各色U盾，足有二三十个。

“怎么了？”张光达心里泛起不祥的预兆。

安叔平静地道：“该走了。”

“啊？”张光达惊愕道，一下子失态了，“坏了，小聂还在登阳。”

他掏着手机，不过动作瞬间僵住了，安叔的手已经伸到了他的面前，他只得无奈地把手机递给安叔，不过还是抱着万一之想道：“老安，不至于吧？”

“自己看。”安叔摆头示意着，那位女“胡总”把电脑屏幕挪过来：门咚的一声，影影幢幢冲进去一群人……那是金叶公司员工租住的单元房。这几秒钟的视频看得张光达浑身冰凉，有点恻然地问：“那小聂怎么办啊？老安，你不能丢下她，不能丢下她。”

张光达有点失态地拽住安叔的胳膊。安叔回头，漠然地看着他，淡淡道：“怪不得你混得这么惨，生意就是生意，加进感情色彩就不对了。你救得了她吗？”

一句话问得张光达无言以对了。安叔抽出胳膊，拍拍他的肩膀道：“现在连主谋‘沈凯达’都跑了，你总不至于想回去给警察补上这个缺吧？快去，收拾东西，上路了。”

催了两次，张光达垂头丧气地回房间了。这边“胡总”已经收拾妥当，提着行李拉杆箱，而安叔连行李都没有，两人小心翼翼地下楼。胡总轻声道：“反应比想象中快多了，还有几笔款没收回来。”

“精明的商人从不拿走最后一个铜板。”安叔道。

“我们算商人吗？”胡总笑着问。

“算，玩弄智商的人。”安叔头也不回道。

下楼，上车，和张光达分乘两辆车，驶离这个隐秘的地方。车驶上黄河大桥时，“胡总”刻意放慢速度，向窗外撒了一些什么东西，好像是那些用于转账的U盾，然后驾着车，消失在茫茫雨夜中。

四个小时后，两队警员包围了丰乐樱花园民宿，像大多数时候追踪到骗局的源头时一样，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早上十时，来自中州市局、登阳市局以及省厅的警员陆续会合到反诈骗中心。猝然发案的案情惊动了各方，爆出越来越多猛料的排查，让各方都坐不住了。

“目前为止，已查到的支付快件，达到三十一万件左右，这是截至今天上午九时的数字，还在增长。按平均每件八十八元计算，约两千七百余万元案值，即便刨除这其中的货物价值、快递费用以及代收费用，被诈骗分子攫取的非法收入也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向小园在中心位置讲解着。众人面前就是中心最显眼的数据大屏，在对各快递网点数据提取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自我们昨天采取行动，目前滞留在快递网点以及路上的快件，统计尚有十九万八千余件。我们已经向各地警方做了提醒，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些未支付成功的快件，分属于中州和登阳不同的个人、个体商户，或者公司商户。根据目前各警务单位的核实情况看，他们是以十五到二十元不等的价格从别人手中买下的。有关这个诈骗团伙的详细案情，我们还在追踪。”向小园道。

两大块，一个是已诈骗成功的，一部分是还在路上的。让她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这个骗局果真有三层，这位幕后的X不但自己狠狠骗了一把，还教唆着别人去骗，连别人用于诈骗的货物都是他提供的，现在倒好，一窝蜂跟着他行骗的都砸手里了。

俞骏看着诸位同行，补充解释道：“很遗憾我们没有抓到此案的主谋，案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且已经引起了跟风效应。昨晚开始的行动到现在，已经滞留了超过九十人。我们惊讶地发现，有很多快递网点都沦陷了，从承包经营的到快递员都参与了此事，甚至还有自己单干的，网购十块、八块的货物然后浑水摸鱼，搞这种盲发诈骗……信息是怎么泄露的我们正在查，现在无法分辨究竟是哪一家快递公司的用户资料泄露，不过我们能确定的是，可能不止一家，仅在我市大学城的两个不同公司的快递网点，就向诈骗团伙输送了二百二十万元的代收货款，这种利益捆绑导致本案定性难、梳理难，将来肯定还要出现定罪难的情况。”

众人哗然，哪怕是警察，哪怕是对犯罪有过深入研究，恐怕也想象不到一个简单的代收货款快递能演绎成这种千万级别的大案。向小园给众人分发着资料，本案定名为“八十八元货到付款诈骗”。各分

局、刑警队领回了辖区重点标记人员的排查要求，这些人多数还被滞留在派出所、治安队，现在大量的人员必须迅速以涉案轻重甄别分开，否则以派出所的处理能力马上就会捉襟见肘。

来访的络绎不绝，到十一时，中心又接到市局命令，把中心的停车、会议、培训等场地全部腾空，因为大量的涉案快件分散不妥，要收集到这里统一处理。向小园忙着指挥众人腾场地，腾到一半，第一批就运来了，跟着是警车、快递公司的车辆开始走马灯似的进出，把还滞留在中州未发出的以及昨晚缴获的涉案快件，一堆一簇地在这里登记存放。

到中午时分，忙碌的场地里响起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吃饭，吃饭，大家都到食堂吃饭……"

是钱加多，早上就回来了，各警务单位次第启动后，主办本案的X小组反而没什么事了，金叶公司那帮"员工"和聂媚都暂被登阳警方滞留，小组归队能做的事就只有这个了……收集，登记快件。

"我说，都没听到啊，不准备吃啦？"钱加多跑到大邹跟前，催着。大邹有点落寞地盯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咦？似乎不对劲啊，怎么都懒洋洋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又追着陆虎问，陆虎也懒得吭声似的，他又要去追娜日丽时，被络卿相拽住了，警示道："别光知道吃，都烦着呢。"

"烦着也得吃啊。哎，不对啊，这不事都完了，烦什么？"钱加多不解了。

络卿相小声告诉他："根据聂媚手机提取的信息，没追到主谋。"

“哦，幕后大Boss溜了。”钱加多抚着脑袋，脑子反应过来了。不过他心里可没装这个，不当回事道，“这难道和吃饭有必然联系吗？”

“对，多多说得对。”有人接上了，是俞骏匆匆赶来了，他拍着巴掌道，“过来，过来，都过来。”

干活儿的小组人员聚到他左右了，俞骏抿着嘴、满脸笑意地审视一遍，又看看向小园，然后赞许道：“你眼光不错，都是有强烈荣誉感的同志……不过啊，现在怎么看挫败感这么强啊？不至于啊!”

“就是啊。”钱加多接领导的话茬儿了。俞骏直接把他拉过一边说道：“领导说完你再说啊，不能抢领导词。”

钱加多“哦”了声：“您说。”那谄媚样子把大伙逗乐了。俞骏道：“轻松点，我们及时制止了一桩正在发生的诈骗大案，你们清理的快件如果流向市场，可就又是上千万的非法资金进了骗子腰包，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胜利啊。”

“我们动作还是太慢了，登阳方面技术上分析聂媚的手机行程，足足用了三个多小时，等包围了樱花园骗子已经走了，其实就差一步。”娜日丽道。这恰是最惋惜的。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到那个转账的，获取一手证据，那这个案子就完美了。

众人的心结可能都在这儿。向小园宽慰道：“我们满打满算成立不过两个月，能有这样的斩获已经不错了……我们工作的意义不是抓了一个或者几个坏人，而是保护更多的好人不成为坏人的侵害目标。吃饭，走了。”

“对嘛，美女领导说得多好啊。”钱加多词穷憋了句。众人哈哈大笑着，向小园现在都不觉得很尴尬了，她很大方地一手搭在钱加多的肩膀上，说：“大家反映你后勤供应得不错，继续努力。”

“必须的，这个我专业。”钱加多眼睛一亮，看到向小园的玉手在肩上时，蓦地觉得浑身酥了，不料刚高兴一下，那手就化作纤指，指向他道：“如果想继续发挥你的专业，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得遵守啊。”

“什么？”钱加多问。

“同一组的队友，异性之间不准谈恋爱，以免影响工作，如果违反规定，会被调离的，所以，我思来想去，还是不能当你女朋友，否则不是你被调离，就是我被调离。”向小园道。

“啊？!”钱加多的爱情憧憬破灭了，一下子苦脸了。

“这个组都是单身，我这不单身马上都要回归单身了，你想搞特殊化呀？”俞骏故作姿态地斥了句，这个小疙瘩正好趁此机会解开，否则什么时候看这货都别扭。

“太不人道了，太过分了……你过不下去了，就逼着大家都单身啊。”

钱加多幽幽地在背后说了句。俞骏回头作势要收拾他，惊得钱加多一溜烟跑了。

最后一位没心没肺的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了，钱加多怏怏不乐地去找斗十方，端着饭在餐厅里找了几遍没找着，快吃完了，才发现斗十方打着哈欠进来了，一边抖着身上的雨水，一边往打饭的窗口跑，看那样是刚睡醒，饿了。他拍着桌子把斗十方叫到了他对面一块儿吃，斗十方刚坐下，他就神神道道地凑上来道：“跟你说个事。”

“失手了？”斗十方吃着道。

“你咋知道？”钱加多愣了。

“不都写在大家脸上呢吗？”斗十方道。

钱加多好奇地瞅瞅，不解地问：“怎么可能写到大家脸上……哎，他们失手了，我失恋了……”

“哦，这事啊，那说说呗，说说你的痛苦以及郁闷，让兄弟们乐和乐和。”斗十方嗤笑着，终于有让他兴奋的事了。

这一句管用，气得钱加多端饭起身去寻络卿相说话，不理会斗十方了。斗十方若有所思地吃着，有点走神，不经意抬头时，面前多了两位，像是刻意坐到他对面的，一看两人饭菜几乎没怎么动的样子就知道，心事重了。

不用说，是俞骏和向小园了。斗十方不紧不慢地嚼着，几次眨巴眼睛却没有说话。俞骏憋不住了，小声问：“睡醒了吧？你可真行啊，这么大的事出来，你反而睡得安生了。”

“两位领导夙夜劳累，我觉悟自然得比你们低一点。”斗十方谦虚道。

向小园不悦，道：“我怎么觉得你老是话里带刺啊？是不是从我们见第一面，你就对我有成见？”

“情绪，你有情绪，你的情绪有点失控啊。”斗十方好奇问，“发生什么让你失控的事了？”

这一问恰到重点了，向小园掏出手机，点开，推到了斗十方面前。斗十方一瞅，愣了，默然拿到手里，看了半晌，又轻轻地放回向小园面前，良久无语。

是关于那个跳楼的报道，了解更详细情况的向小园轻声道：“她叫赵喜梅，是首批参与者，也是我选择的追踪目标之一。她把她两个弟弟、丈夫，还有小姑子、夫家的几个亲戚都带进金叶微商里了……看到这行能赚点钱之后，几家人凑的五十多万全投进来了，她出得最多，还把房子抵押了，警方要查封她囤的产品，她去阳光大厦找公司理论，然后看到了查封通告……一下子想不开，就直接从楼上跳下来了，才三十多岁，孩子刚上小学……”

向小园说道。因为这一跳，登阳的排查都迟缓了，怕引起更大的事端。俞骏补充道：“这次涉众类案件，全部厘清恐怕得一两个月，至于消除影响，就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一两年……十方，我很好奇啊……”

“好奇什么？”斗十方随口问。

“好奇……你似乎对骗局的兴趣，要远大于对普通人的同情心。”俞骏道。

“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及时止乱，这位赵姐肯定会继续盲发这种包裹，她心里也知道是诈骗，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家庭，或者是为了其他什么高尚的目标，她继续干着……而且不会停止，又怎么讲？”斗十方问。

这一下倒把俞骏问住了。俞骏想了想，只能报之一叹了。本案涉案人员，既是受害人，又是嫌疑人的情况很普遍，最终恐怕也只能依法处置，处理结果恐怕会有很多合法不合理的地方，就比如这些要全部收缴的快件。

“没有抓到目标，根据聂媚的手机分析出了可能藏匿的地方在丰乐樱花园，等我们赶到已经人去楼空了，他们可能有某种渠道得知崩盘

了。”向小园转着话题道。

“这个查也得很久。找到黄飞他们了吗？”斗十方问。向小园失望地摇摇头。

斗十方看了眼，又埋头吃饭了。此时饭桌上的情形很古怪，仿佛斗十方才是领导似的，向小园在看着他的脸色说话。俞骏也感觉出这种怪异，他笑了笑道：“在职务上我们是上级，可在具体案子上，看来决策权得给你了……除了聂媚落网，其他人都溜了，包括那个傀儡‘沈凯达’居然也消失了。昨天的行动太糙了，可也没办法，这锅夹生饭我们硬着头皮也得吃下去，否则听之任之，乱子只会更大……损失看了吗？我发给你了。”

“看了。”斗十方道。

“基本合乎你的判断，不过干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一点。这个金叶公司还违规担保，给旗下的二十六名经销商贷了三百多万，昨天抓到聂媚的时候，办贷款的就和她躺在一张床上。”俞骏道。

这是嫌微商穷，替他们贷上款，然后再方便多骗点。听到此事的斗十方笑了，哭笑不得的笑，评价道：“人性里的恶要释放出来，能做出什么事来都不用奇怪。”

“所有选择坐视罪恶而不去制止的人，都是同谋。”俞骏道。

斗十方一怔，抬起头来，在和俞骏的相视间，头一回发现这位蔫蔫的主任有如此犀利的目光，像试图洞穿他的身心一样，两人相互直视着。好半晌，俞骏问：“你在逃避什么？”

“逃避？有吗？”斗十方怔了下。

俞骏看着他，审视着，缓缓道："需要我说明吗？对于一名警察，正义伸张，宵小束手是最振奋人心的时刻，你却躲在宿舍里睡觉。"

斗十方的目光说不出来地复杂，声音不自然地低了："我也不知道我在逃避什么。"

"我来告诉你，你在逃避一个真实的自己，少年时的颠沛流离，求活儿时的奔波忙碌，艰难生活以及一切遭受过的冷眼鄙夷，哪怕再善良的人也会变得神经麻木，哪怕再热心的人，也能学会从不博取，当然也不会给予别人同情。但你仍然会同情那些人，因为同情，而选择逃避。"俞骏道。这个人的三观让他很头疼，可能是特殊环境的缘故，他在心理和心态上，和那些作奸犯科的嫌疑人更接近。

"谢谢你为我开脱，说真的，这让作为职业警察的我都有点嫌弃自己。也有职业带来的困惑吧，比如在看守所，那里面关着很多有特殊人格魅力的人。"斗十方又低下头，专心地吃饭了。

俞骏笑了笑，就着这个话题道："不过这一次他可是露了马脚，如果迟个把月可能做得更好，偏偏我们行动突然，他跑得也仓促，跳出来的线索很多，多数是黄飞出货，还有人提到了一个绰号叫'杜风头'，这位人物可能姓杜，再加上樱花园排查，我想，我们离他不远了。"

"远水不解近渴，你在找一个最快的切入点？"斗十方问。

俞骏看了向小园一眼，笑了，很喜欢这种默契，他直接道："对，现在是一盘乱棋，棋眼在哪儿，不是谁都能看出来的。"

向小园补充道："据传唤的参与人员口供显示，这个杜风头二十多年前在车站经常组织抽奖，带着一拨人骗钱的，青狗、老骗、光腚这

几个老油子都曾经在那一片混过，遗憾的是，这一次跟风可没讨到便宜，替风头挡枪了。”

“青狗……不会有任何交代的。”斗十方笑道，表情里有让人看不懂的自信。

向小园自己低头翻查着联网信息，看了片刻道：“对，他确实什么也没交代，不过他的手下交代他们昨天去油脂仓库买的货，凑了不到十万块钱，还欠对方一半，按体貌特征描述应该是黄飞，王雕也在场，就是王雕去联系的……你根本没接触案情，怎么知道他不会有任何交代？”

“因为他是纯粹的江湖人，江湖事江湖了是他的个人信条，有事通过警察解决那不符合他的风格，他会自己解决的。”斗十方道。

这些论调就跳脱出向小园的社会认知了，她将征询的目光投向俞骏。两人商议过，这盘乱棋走到现在这个程度，虽然过于仓促和突然，可同样打乱了犯罪团伙的计划，如果能找到对方的某个纰漏，那便还有机会追踪到对方的线索。

所有的警务技术和手段的实施都需要时间，偏偏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俞骏看看表，犹豫半天道：“你知道我想问什么，他们不是你的同伙，我才是你的同事，总不至于混淆自己的站位吧？”

“我没有混淆，我已经告诉你了。”斗十方抬头，又一次重复，“青狗。”

“这是个顽固死硬分子，反社会性格的人。”俞骏不解。

“是啊，信仰这么坚定的人不多见吧？”斗十方道，他迎着向小园怀疑的目光解释着，“快意恩仇说的就是这种人。他住登阳看守所的时

候啊，是个刺儿头，不管你把他关到哪个号子里，用不了一天，头铺的位置就会给他空出来，其实头铺的位置意义不大，但是一种象征，为了这个象征，他可是没少戴镣铐。”

“这意思是，很要面子？”俞骏道。

“对，吃了这么大亏，要是咽下这口气，可比杀了他还难受。”斗十方道。

似乎触到灵感的小尾巴了。俞骏犹豫问：“你的意思是……”

“放了他，反正他也没骗到一毛钱，还被人骗了好几万。”斗十方道。

向小园被噎了一家伙，俞骏受刺激似的乱挠腮帮子。这个大胆的想法似乎有某种合理性，他一下子理不清其中的利害关系。

斗十方提醒道：“耗子打洞雀上房，偷鸡得找黄鼠狼，这路子只有熟悉的人才能找到……风头肯定跑得最快，可总不能跟风的都跑这么快吧？就没一个两个落下的？比如黄飞，比如傻雕，比如那个蠡贼……别忘了青狗的身份啊，那可是专业收债的，欠债的就是钻耗子洞里，他都能找出来收本追利。”

俞骏听得豁然开朗了。他看着斗十方，笑意慢慢爬上了脸庞，就那么笑吟吟地看着，仿佛斗十方脸上长了花一样，让他越看越有兴趣……

名为放曹，实为借刀

“2室的，完了没有？”

“没有。”

“快点，这边等着呢。”

“所长，这骗子满嘴跑火车，交代了十个数字，就没对上的。”

“什么？”

陇海路须水街派出所，所长一听审不下来，吼上了。他发愁地看了眼派出所或站或蹲等着的还有二十多人，排队等领鸡蛋常见，像这样排队等着领处罚可是难得一见，偏偏所里业务水平实在跟不上，半天审不清个小毛骗。所长上前把2号特询室的民警叫出来，那民警递着反诈骗中心的统计，这个叫马宝云的名下，一个多月统计到的发出快件有八百多件，是个重点协查户。他往里头瞄了瞄，长脸、小八字胡子、剃了锅盖式的很潮的发型，上面还染了一层银不银、灰不灰的颜色，一眼让这位识人多矣的所长有了大致判断。

小警员小声说了，就认还没收到货款的，所以只认了四十多件。上面协查的信息有证有据，四十多肯定交代不了，这所长拿着笔录进去，大马金刀地一坐，吼道：“坐好!”

那人吓了一跳，背杵直了，就听所长迅雷不及掩耳道：“不认拉倒，这儿凑不够数，就按八千件算，八千乘以八十八，按这个定案值，送看守所。”

“什么？八千？哪有那么多？”这人急了。

“你不说，我只能估了。来，带走!”所长嚷着。

警员进来了。那人急了，抓着桌沿喊：“所长，你别坑我啊，顶多七八百，你不能完不成任务给加个零啊，那我不冤死啦？”

“到底有多少？上面统计你发了八千件嘛，你确定只有七八百？”所长带着迷蒙的表情问。

这个猝来的欺骗表情让那人在仓促间赶紧赌咒发誓：“真的只有七八百，别说八千，要上了千，你怎么整我我都不吭声，真没赚几个钱啊，那发出去的好多根本收不着钱，赔的还没算上呢。”

“哦……原来是这样啊，差不多，我多看了个零……来，继续审，抓紧时间，就按七八百来。”所长一笑起身了。这位马宝云瞬间郁闷了，几秒钟不慎上了恶当了，他拍着额头感慨道：“哎呀呀呀呀……谁是骗子呀？我这功力差远了。”

“好好说话，到底发了多少？哪家快递？大致什么时间？”民警摊开了笔录。

这回，开始挤着牙膏交代了。

从凌晨到现在已经傍晚了，雨都停了，排查还没有停，所长无意瞄到院子里进车，匆匆跑出来时，意外地看到了反诈骗中心的那两位名人，赶紧迎上去握手问好，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千言万语化成了一句：“你们可真厉害啊，头回见骗半截的给抄窝了，今儿排队来我这儿投案自首、主动交代的快递员就有十来个。”

“还是不够厉害，没有更早地发现。”俞骏谦虚道。向小园客气地问：“找你说个事，借一步说话。”

“好……来，请请。”所长把两位请到了办公室。

不知道商议了什么内容，很快，所长带着两人往后院滞留室去了。那儿有个铁栅门关的简易关押室，进去时里头蹲了七八个嫌疑人。所长小声道："就这伙，块头最大的那个就是席青山，关的都是他手下，这帮收债的没少到这儿报到。"

向小园提溜着刚装好的塑封袋子递给所长，俞骏侧头示意：放人。

所长一下令，门当啷打开了，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出来了。毕竟在警察面前，哪怕最黑的黑社会也会温顺得让人不自在。有位谄媚地给所长鞠躬，谢谢所长英明。所长呢，照例要教育几句，指着青狗道："席青山，我就不说你了，刚出来才几个月，这就又准备进去？打人、抢人、讹人都干过了，这又学骗人了？一辈子非要把坏事干绝吗？"

"所长，我们是受害人，您让承认，我们都承认了；您要收缴货，我们都上缴了。那我们被人骗的那八万块钱找谁说理去？"青狗郁闷道。

"你被骗的那八万另案处理，你骗人这叫犯罪未遂，亏是没收钱，再收钱该把你收监了，一码归一码……都听好了，所里研究决定，暂时释放你们，保持二十四小时手机开机，随传随到啊。"所长宣布着，把每个人的随身物品交还。这一行人点也不点，已经急急地往外跑了。

这就是上级来人的用意，人一走，所长的纳闷说出来了："我说俞主任啊，别怪我多嘴啊，就青狗这样的，再投一回胎，也还是个坏种，你就再给他示好也是白搭。"

“谢谢喽，这也得一分为二看，这次盲发诈骗，他确实是受害者，这八万块对他来说，差不多得倾家荡产了吧。”俞骏道。

“这不是笑话，不信您瞧着，还要出事，这急红了眼，出去就没好事。”所长道。

“那就好，我们就怕没事……回见啊。”俞骏招着手，带着向小园一起上车驶离了。最后这句话倒让所长愣了好久，直觉这不是什么好事，还是不打探为妙。

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一上车，向小园打开笔记本电脑，输入命令，接通了反诈骗中心的追踪系统，片刻后，虚拟的电子地图上看到了一簇红点。

手机，递回给青狗的被扣押手机。俞骏脸上浮现着玩味的笑容，悠悠道：“接下来就看狗哥有多大能耐了。”

“这个要是被发现，我可是难辞其咎啊。”向小园尴尬笑道，做这种事好像还不够熟练。

“那群流氓脑袋瓜子要够用，还至于被人骗光裤衩吗……各单位注意，X1到X4号，现在方位出现在了陇海路，从现在开始放下手头的活儿，专心盯我给出的方位，目标随时可能出现，是哪个目标我不确定，一旦发现方位区域有本次涉案的嫌疑人，马上定向追踪……如果追踪条件不利，可以采取抓捕。”

X1到X4次第回应，俞骏挂好步话，一踏油门，车疾驰着穿梭在中州各条大街上，在人来车往的街市上，等待着，寻找着，期待着一个渺茫的机会……

“嘀……嘀……”微信一响，坐在熙熙攘攘夜市吃烩面的一位边吃边拿出来看，看着看着被烩面噎了，喷着汤汁说了句“快看”，把手机亮给对面的伴儿。那位一看：“卧槽，还有人敢骗疯狗的钱？”

可不咋的，狗哥发飙了，微信追杀令出来了，瞅见这俩人随便一个，打个电话就值五百，知道人在哪儿领路值一千，要是把人堵上了，给一万。

此人看着，慢慢地目光转向同伴。两人心意相通，相互点头，然后快速扒拉着烩面，心急，一时吃不完的扔下半碗就跑了。两人出门且走且发着信息：昨儿个半夜在须水工贸桥这片的网吧见了，老俞家火锅后头那家。

信息一去电话就来了，问明了情况，然后被骂了两句，不过好的是，微信收到了转账，二百五十块。

狗哥算账忒清，不是实时信息给减半了。

两人乐滋滋一人分一半，这倒上心了，各打着电话问相熟的混子，就一件事：找人，名好记，叫傻雕。

熙攘的夜市、灯光昏暗的陋巷、车水马龙的车站，抑或是在那些肮脏角落、萧瑟街头，总有发愁明日衣食的人看到这条信息眼前一亮，然后努力回忆着，是否见过这个人，一看这个人似乎就是自己的同类，说不定真在哪儿见过。

对于始作俑者，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青狗此时就蛰伏在第六机械厂家属院，一拨被骗的兄弟围着他不时地给他消息，他的面前跪着一男的，如果金叶公司的人在场的话，一定认得出这是他们的总经理“沈凯达”。得到消息很偶然，“沈凯达”是被黄飞送到这里的某个楼凤

的温柔乡藏着的，却不料这个暗娼恰是某混子的姘头，既落狗哥个人情，又能拿点小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被又早又快地出卖了。

网吧，那肯定是钻进去睡觉了；胡同的面摊，那肯定是吃去了，都没有寻找的价值。青狗烦躁间，一抬腿，把“沈凯达”又踹了个仰面朝天，怒声道：“再想想，还去过哪儿？”

“没去过哪儿，就在仓库里干完活儿，吃了饭就到这儿了。”“沈凯达”双手护着胸，侧躺着，头使劲地往下缩。

“妈的，不说，信不信放你孙子的血!”一个混子扯着头发，把人揪起来了。“沈凯达”一副了无生机的死相让他觉得棘手，那混子惊讶道：“哥，这孙子不是咱们一路的。”

“当然不是，风头的替身，我们也算……妈的，这回糗大了，别人偷驴，我们组团给人拔橛子。”青狗明白过来了，说得好不懊丧。找着人都好说，不管扣着人还是威胁到风头，钱都可能要回来，可现在难办了，明显是收盘走人了。

只要思路一阻，气无可泄，拳脚就开始活动了，他把“沈凯达”揪过来噼里啪啦又是一顿胖揍。折腾的方式五花八门，充满了奇思妙想，比如给他灌了大半盆凉水，还捆着下面的那活儿不让他放水，等揍一会儿又吐出来。

又是一顿狠揍，青狗蹲着拿掉“沈凯达”嘴里的卫生纸，问：“妈的，你不是跟风头的人，到底是谁？”

这一下“沈凯达”涕泪横流地说了，说他叫张建，被人骗去一回打黑工，两回传销，后来想借钱做生意，又被骗了，钱没见着，背了一屁股债，加上这回，第五回了，是被人骗去当总经理了，一共就给了几千块外带几回大保健。

越说青狗的脸越阴，看这样找到人的希望渺茫了，正发愁这个货怎么处理呢，又一条让他看到希望的信息来了：有人两小时前在火车头浴池里见过。

一问看清了吗，让对方形容下。对方回道："戳个大脑袋，小眼麻子脸，咋瞅都不顺眼。"

"对头，是傻雕没错了!"青狗一摆头，"走，把兄弟们都撒到那一片，去火车头大众浴那儿肯定是连洗带睡觉，那地方能躲过警察查，出来肯定在周围吃。"

"哥，那这货呢？"一兄弟指着惨兮兮的"沈凯达"。

"带上，妈的!"青狗道，招呼着众兄弟出门。临走时另一室一妖艳娘儿们探出头来亲亲热热地喊了声"青哥"。青狗顺手把赏金给塞到对方胸前沟里。那妞热情地说着："哥，你忙完来坐会儿啊。"

"坐个球啊，哥惨得都快跟上你卖了。"青狗牢骚了句，摔门而去。

"X3报告，他们似乎抓到一个人……我正跟着他们。"程一丁的声音。

向小园急急道："把实时情况发过来。"

步话放下，手机响起，上面是模糊的图片，似乎是两个人架着一个上了车。向小园惊愕地看向俞骏问："这什么情况？"

"看不清楚啊，这谁呢？"俞骏伸手拨着图片。

向小园愕然问："不会黄飞被他们抓了吧？"

“不至于啊，黄飞可是街头恶霸出身，要是他，不至于没什么动静，不是。”俞骏判断道。

向小园随即在步话上通知道：“X3跟着他们，其他人保持分散队形，相隔不要超过十分钟路程。”

一阵“收到”的回复，最后一句回复是斗十方的，他在步话里问：“我是X几号？”

“0号吧。”俞骏回道。

“不错，一个圈，句号，诈骗的终结者。”程一丁的声音。

“不错，一个蛋，傻蛋，你跟傻雕兄弟吧。”钱加多的声音，肯定是抢了陆虎的步话插嘴。

俞骏赶紧让他们在通信里噤声，别占频道。又是一阵静默。俞骏跟着脑子的大致方向，在街市上绕。向小园直勾勾地盯着对方行驶的方向，生怕错失。车行间，俞骏随意道：“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渠道是比我们灵，这才两个小时，已经找到信息了。”

“隔行如隔山嘛，这个咱们学不来。”向小园道。很难想象，大排查之后还有机会追踪漏网的嫌疑人，看这样子希望还很大。她出声问：“如果找到傻雕，该怎么办？假如傻雕对杜风头也不知情，或者像席青山一样，也抱着江湖事江湖了的信条，那我们岂不是仍然要白忙活一场？”

“这个我交给十方了。如果真能找到，就让他协助傻雕跑路，反正是个非关键嫌疑人，放了比抓着的价值更大。”俞骏道。

“你刚才和他谈话就是这些？”向小园抬头问。

“嗯，这是基于你通过大数据的发现，他和骗子渊源这么深，那知道的应该不少。”俞骏道。

“行吗？”向小园犹豫道，她意外地在这个时候只考虑到行不行，而没有考虑风险。

俞骏发现了，笑着道：“看，你都没觉得有风险，只是觉得行不行。那你说呢？可能咱们站他面前第一次时，就没有秘密了，把我都忽悠得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就不信傻雕能扛得住。”

“可是，他已经抢了傻雕三回了!”向小园道。

“那就再来一回呗，反正傻雕现在是过街老鼠，谁逮着也得收拾他。”俞骏促狭道。

走到现在已经满满的黑色幽默了，向小园不吭声了，注意着方位移动，开始确认：

“各组注意，向庆丰路和交通路一带移动。”

“X1明白，我就在附近。”娜日丽的声音。

“X2明白，我在大学路，隔一条街。”邹喜男的声音。

“X3明白，我超过他们在前面。X4落后一下，前面替我。”程一丁的声音。

一阵紧密安排后，俞骏已经驶到了交通路路口，他最后通知着：“0号，他们会在交通路和庆丰路之间的地域开始寻找，关闭你的通信频道，视线之内，我们策应你，需要的时候会把青狗惊走，剩下的全看你了。”

“知道了。”一句回复，又静默了。

不过车外响起了两声喇叭声。俞骏侧头时，恰看到摇下的车窗里，斗十方向他做了个OK的手势，超过他，直驶向这一区域了……

半夜钻进黑网吧睡了一宿，早晨出来逛荡了一圈，倒碰上了几辆警车，把王雕和包神星吓得又龟缩回去了。过了中午，两人就猫进火车头洗浴这儿了，正规大众浴啊，那里头泡澡的多了，很多老头搁里头唱戏、下象棋能熬一天，而且那儿能睡觉，免费的。

王雕和包神星就睡到傍晚才出来，反正生活就是逛吃逛吃，沿着街路逛了一会儿，身上疲惫尽去，可饥饿来袭，此时正坐在一家老中州面馆里稀里呼噜吃着烩面，说起来生活不错，一人一瓶小酒，还点了仨菜，酱牛肉、猪头肉加一份下酒菜，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饥寒时想酒想肉，饱暖时思欲思淫，等一切都得到了，还要感慨一声良辰美景奈何天，又有心事了。包神星幽怨地看了王雕一眼，这美好的生活转眼即逝，让他实在于心有憾哪。他小声问：“雕哥，到底啥时候走啊？”

以他的意思，是赶紧溜了，身上揣的钱找个地方吃了、喝了、花了、嫖了、爽完了再说，搁中州跟个地老鼠一样钻来钻去，实在不是有钱人应该过的生活啊。

王雕大嚼着牛肉道：“这不正想呢吗？来得太快，我还没来得及想呢……这会儿安叔肯定早走了，黄飞没准也溜了，咱们这个……从哪儿走呢？”

有难度，警察倒是好对付，青狗、光腚这拨道上兄弟没落着钱，就不好对付了，毕竟是他出面把人带局里的。王雕边吃边思考着，是雇个黑车走呢，还是溜到北站那块上绿皮车，那儿查得松，可惜他觉

得都不保险，自己熟悉的地方都免不了碰上道上兄弟，万一碰上就麻烦了。

叽歪了半天，脑子里还是没出路。包神星不屑道："我还不信邪了，咱们就挤着末班公交出市区，他们还能找着咱们怎么着？"

"问题是大半夜你出了市区，也没地儿去了。"王雕反驳道。

也对，扎堆的地方不能去，能去的地方又没人没路，想来想去还是雇个普通出租车到附近哪个小县城，然后再换乘，但这也有问题，到个陌生地方怕身份证不好使啊，万一也查到咱们了，那不给警察送上门了吗?

"这个倒是有。"王雕掏着口袋，有一摞身份证呢，他排到桌上道，"我在飞哥那儿拿了几张，就是没注意忘挑了。"

"呀呀，这个过分了啊，你拿'00后'的身份证，咱们胡子拉碴一大把，一看也太假了啊。"包神星拿了两张身份证看着，这恐怕糊弄不过去。

冷不丁地身份证被人嗖地抽走了。包神星回头骂着，话没出口就全吓回去了。三个人凶神恶煞地站在他身边，他惊得再回头，雕哥吓得往桌下钻，被人踹了一脚拎出来。三人不客气地挟着他们俩。那老板刚要吱声，有人掏着包神星的口袋，掏出钱来抽了两张一扔。耶，那老板不吭声了，只当没看见。

挟着两人出了门，掏钱的那位拿钱在包神星脑袋上磕磕，戏谑道："这小子攒得不少啊，敢诓狗哥的钱，其他的呢？"

"就……就这么多，这是我们的钱。"包神星道，"哎哟"了一声，那人在屁股上给了他一膝撞。

王雕也被迅速搜了身，辛苦钱被摸得一干二净，现在也顾不上钱了。王雕道：“兄弟，兄弟，钱都归你们，放我们一马。”

“那不够咋办啊，这才多少？”搜钱的道，不客气地把王雕的钱和手机都装起了。

被拎着领子的王雕忙不迭地解释着：“这真不赖我们啊，谁知道雷子出手这么快，又不是成心骗狗哥不是？”

“狗哥说了，朝钱说话，你要还上，啥都好说；还不上，那就啥也别说。”那人道，拎着王雕就往附近的倒垃圾小胡同里钻。两人稍不情愿，拧耳朵的、敲脑袋的，还有往裆里踢的阴招就上来了，一眨眼，两人就给弄进去了，接着哎呀、妈呀、爹呀一阵告饶声传来。

“嘭，哎呀……卧槽，哎呀……”抱着头的王雕猛地觉得身上一轻，隐约见打自己的人被袭击了，来人似乎是帮他的，他赶紧往外爬。剩下的一个扑向来人，不料一触即溃，哎哟哟捂着裆连退数步，咚一声一屁股坐地上了。

“快走!”那人拉着王雕跑。王雕喊着：“憨炮，快走!”

包神星连滚带爬地出来了，三人发足狂奔。王雕看到那人戴了个口罩，他边跑边喘着气说道：“谢谢大哥。”

那人没吭声，回头看，哎呀坏了，追来了一大片。他拽着王雕叱喝了声：“快!往路外，那辆车，车号767。”

前面拼命地跑，后面玩命地追，幸好今天运气不错，蓦地响起了警报声，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和警报从后面追上来了。那七八个追兵队伍瞬间散了。警车里有人探出脑袋，指着还追着的两人吼着：“站住!抄着家伙干什么的？”

那俩心一慌，咣当把手里的镐把扔了，一转向，撒腿就溜。警车停下来，两位着警装的喊着追这拨人。可把前面那仨乐坏了，成功地跑到了车前，开车门往座位上一扔，哎呀，这他妈劫后余生的，太幸运了。车一发动，如离弦之箭，迅速驶离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他们离开的地方，那两位警察也没追，慢悠悠地上了车，又不紧不慢地驶离了……

沦落之人，同赴前程

“谢谢啊，大哥。”

“就是，他妈的，这差点要了小命。”

“谢了啊大哥，救命之恩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这……这位大哥，您是？”

车里王雕和包神星两人揉着身上的伤处，千恩万谢说了一大堆，惊魂方定又觉得哪儿不对劲，半晌明白过来了，咱见人骗人，见鬼骗鬼的，倒霉正常，不倒霉是反常，要是不倒霉还遇上贵人，那就有点科幻了。

车加速，加速，蓦地一打方向，泊到了一处相对僻静的路边，那人熄火，伸手一摁车灯，灯光一亮，他摘下了口罩，一刹那，把副驾上的包神星吓得像见鬼一样尖叫起来。王雕一探头，也是吓得下意识地要跑。

“刚才还叫哥，现在就要跑，没点义气。”斗十方笑着道。

“卧槽，他妈的我……”包神星想耍横，奈何底气不足。王雕说：“算了，今儿倒霉到家了，我们也没啥让你坑的了，还跟我们过不去啊……不谢了，走。”

开车门，斗十方戏谑问：“傻雕，现在你是公敌了，雷子在搜捕你，青狗、光腚的兄弟也在找你，到明天你要还能站着两条腿走路，老子把第三腿输给你。”

这倒是，犹豫间王雕又关上门了，他郁闷地问：“哎，我说，你到底谁呀？”

“这都看不出来，英雄啊，在美国叫美国队长……哈哈，好了，好了，别郁闷了，抽根烟，以前兄弟们有过节儿，说开了就好，真没想到咱们一路上的嘛。不过也好，不打不相识嘛。”斗十方给两人发着烟，点上。

危难见真情，哪怕假情假意，总比危险强啊。两人抽上了，包神星问：“你是哪路啊？”

“你这眼力不行，得问你雕哥。雕哥，你说呢？”斗十方回头问。

王雕瞅瞅他，却没说话。斗十方却热情道：“我直说吧，本来以为你俩小蟊贼毛骗的，老子都懒得搭理，谁知道老子也有走眼的时候，没想到你们俩居然系出名门，整出这么大事，厉害，厉害，确实厉害……他妈的敢骗青狗的反正我没见过。当然，搞这个快件收钱的活儿，确实厉害。”

酒鬼爱被人夸酒量好，赌徒就算输光了也喜欢被人夸技术高，那骗子呢？自然对夸奖自己骗活干得好不介意。这表扬终于打动王雕

了，他说道：“没骗青狗，是他运气不好，进得迟了，早开干的早赚了。”

包神星补充了句：“哎，你到底谁呀？”

“不都说了，同行，过去叫张口吃八方，现在叫收智商税……其实我得谢谢你们啊，我也跟着新社里区短毛发了几百件，本来想做大，可短毛这货不地道，不多给地址信息，还得从他们手里拿货，妈的。”斗十方骂道。这是警务里提取的信息，也是涉案人之一。

王雕说：“货谁都会发，信息是关键，自然不能随便给人，那信息就是钱，搁网上都能换成钱。”

“这倒是……我就一直在打探哪位高人干的，我这心里仰慕之情……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斗十方道。包神星接上了：“如滔滔江水不绝？”

“哎呀，说啥来着？这么有文化，一看就是干大事的……我打听到啊，这是传说中的风头出手，我想顶多有个把人干这事就不得了了，嗨，卧槽，没想到是两个市的网点都在干这事……厉害，厉害，前辈高人风范，‘金评彩挂风马燕雀’中的高手，不同凡响啊。”斗十方道。

“你说的是安叔吧？”包神星道。王雕制止都来不及。不料斗十方啊呸了一声，道：“你他妈叫爷都嫌低了，什么安叔，他叫杜风头，我的偶像。”

“那是同一个人。”包神星辩道。

“放屁，那怎么不叫安风头？”斗十方强辩道。

“我也不知道，雕哥的叔。”包神星道。

回头，王雕这个老江湖可是警惕性高得很，根本不搭腔，这就剩下教育包神星这个小蠢贼了，就听斗十方一副长辈口吻教育着：

“做好人得诚实，做坏人得踏实，你这乱攀关系的只能当个贱人啊……别跟我犟，我师父是最后一代金瘸子，他是八门之首，杜风头是他的红颜知己，以为我不知道啊……懂什么叫红颜知己吗？就是姘头，杜风头是个女的，什么时候成你叔了？瞎扯。”

包神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后座的王雕却是剧烈咳嗽上了。憋得包神星极力自证清白道：“我见了，就个老头儿，什么姘头啊……咦，这到底谁跟谁呀？不会那聂小娘儿们是风头吧？”

智商不够的包神星被成功搞糊涂了。王雕却是不谈这个，一支烟抽完扔了烟头，刚喊声“兄弟”，斗十方伸手制止他说话了，直接绝交话出来了：“啥也别说了，老子看走眼了，你这俩傻逼是给人当炮使的，不是名门之后……既然不跟老子一路，那救你就没意思了，咱生意人，只谈钱，不谈其他了啊。”

一说这个，包神星“哎呀”一声，直道苦也，郁闷地说道：“雕哥，他们把我身上一万多块全抢走了。”

王雕的结果一样，青狗的人就是冲钱来的，自然是先搜干净。他一摸空空如也的口袋，这才想起又掉回窘迫境地，而且是最困难的那种。

偏偏斗十方不依不饶地给两人算账了：“青狗可是开出奖金来了，逮着你俩的，一个奖五千，我呢，打五折买一送一，两人一共给上五千得了，我把你俩送出城，够意思吧？”

耶……送出城，包神星兴奋了下，不过马上黯然了，哪出得起五千？更何况已经身无分文，就是出了城也得困死啊。王雕更为难了，

嗫嚅道:“你不难为我们吗?我们刚被人抢了。”

“看看,还说安叔是杜风头,要是安叔门下的人啊,那绝对是纵横四海,吃遍天下,八大门的入门偈叫什么知道不?一入江湖深似海,学得绝技把命改……你看你俩这德行,像有绝技?全是绝望。而且我最恨这种没本事还瞎装相的货,你要踏踏实实认个,说不定兄弟我真帮你一把。”斗十方恶心着两人,指头戳着,唾沫星飞着,恶毒的话刺激着,逼急了,得把他俩卖给青狗,肯定能换俩钱。

终于把王雕刺激上头了,王雕怒道:“我不是杜风头门下,可他是我叔!”

斗十方听得一愣,然后反应极快地来了句:“放屁!你不是姓傻叫傻雕吗?你叔也姓傻?”

“不是,不是,这是别人乱叫的,谁姓傻呀?我姓王,王雕,安叔原来和我爸是工友,他姓杜,杜其安,想见他的人多了,轮不着你。”王雕撑回来了。

“哦,真的假的啊?我分不出来啊。”斗十方犹豫了,眼珠骨碌碌乱转。

包神星追问:“你师父不是金瘸子吗?你问问不就知道了?”

“问个屁,最后一代金瘸子比我叔还高一辈,是他带我叔出道的,算起来坟头草都一人高了,他上哪儿问去?”王雕在后座冷言冷语道。

尴尬了,斗十方吧唧着嘴巴,比刚才被撑的王雕和包神星还尴尬。他自嘲道:“好吧,看来你们也看出我是个西贝货来了,既然都是道上人,得嘞,钱不收了,你俩请便。”

“那我们……”包神星想挪，可屁股不听使唤，身上还疼着呢。

“你借我们点钱，回头我给你引见我叔。”王雕凑上来了。人不到难处不求人，这是真到难处了。

“你看，你看，大家都是骗子，说借字多丢人，有本事你骗我俩，借你怎么可能？那不等于给狗送肉包子，还能要回来吗？”斗十方恶心道，一摆手赶客人了，“自己个儿走吧，你要是八门之下，就是再身无分文，也能吃香喝辣，你叔一点儿都没教过你？藏三仙会不？拉黑牛会不？胸口碎大石最差的那种总学过吧？多少会几招彩力子也行啊，只要有人的地方，还愁吃喝？你可好意思借钱啊。”

这话专业，听得王雕无言以对，深悔当初没有好好学艺。包神星可不明白了，好奇地问：“这啥意思啊？”

“都是八门绝技，比如，看这个火机……咦，没啦……咦，咋又出来了？”斗十方手扒拉着火机玩着，一下消失，一下出现，把包神星玩傻眼了。再回头看王雕时，待不住也走不了的王雕终于还是低头了：“会这几手，大哥你肯定是八门之下……我们呢，你也知道，不是落雷子手里，就是落那帮痞子手里，现在手头确实也没钱，你要帮我们这一把，我们兄弟承您这份情。”

斗十方没答应，却是摇头晃脑说道：“寒冬乱雪担柴汉，暴雨鲸波踏浪船。酷暑凉荫难住客，功名利禄赶人鞭。”

“啥意思？”包神星反应迟钝，听不懂了。

“无利不起早。”王雕黯然道了句，求着说着，“我懂，你把我们送长安市上岸，不管找到我叔还是找着其他人，我都能给你一笔钱，要想引见我叔也成，说不定还有大年子(生意)一起做。你都知道了，我叔一把收了多少……那才是大玩家，您这几百件，不够瞧的。”

“这个……这个……”斗十方已经动心得心痒难耐了，他挠着下巴，看这一对可怜兮兮的，你可说这救呢，还是不救呢?

这时候，他身上的手机响了，斗十方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他知道，应该是家里憋不住了。

一接听，传来了娜日丽嚣张的骂声：“王八蛋，你把车开哪儿了?老娘那车没保没审验啊，敢他妈让扣了，老娘跟你急眼啊!”

哦哟，这丫开的还是辆黑车，肯定跑不了远路了。王雕和包神星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被击碎了，看来这位“同行”比他们还不靠谱。可恰恰这种不靠谱，却让他们对他的信任多了几分……

于是家里就看到这样的影像，凶巴巴的娜日丽在一处居民楼门口收了斗十方的车。那三人弃车步行了，估计是来回一商量，租辆车还不如偷辆车。三人鬼鬼祟祟，找着根细钢片子把路边的一辆老式轿车给成功“偷”走了，然后一路畅通无阻，离开市区，上了高速。

做了这个仓促安排，已经回到中心的俞骏笑逐颜开。他和向小园兴奋地回到了办公室，一开电脑，就能看到被“偷”的那辆车的实时位置。两辆外勤车已经跟上去了。撤回来的陆虎、络卿相、娜日丽也是一脸兴奋，兴冲冲地进了俞骏办公室。俞骏一看少了个人，陆虎赶紧解释道：“多多缠着老程，也跟着去了。”

“太突然，得好好合计一下，明天早上就能到长安市，看来你们这次得跨省了。留家里一个，再去两个互相照应。”俞骏道。话音刚一落，那三位就争了，都不想留家里。

“先别争……听听。”俞骏放大了车里传输的音频。

斗十方在训包神星:“……憨炮，你不是偷东西出身吗?专业技术不过关啊，偷车都不会。”

“就是不过关才改行啊。”包神星幽怨地说。

斗十方又训王雕了:“傻雕，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能找这么个猪队友啊，这多拖后腿呀，跑都不利索。”

“我们是在苦窑里的患难兄弟啊，他老被人欺负，一块儿出来的，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呀。”王雕解释了。

包神星幽怨地补刀了:“我白给你洗了大半年臭鞋、臭袜子、臭裤衩啊?伺候你舒服了你咋不说?”

“扯淡，劳改队里一个队的臭袜子、臭鞋都是你洗，你他妈再这么没出息，我真不管你了啊。”王雕心情不好，话快到绝情了。

“你……你们别这样嘛，大不了，你们俩的我都洗。”包神星明显处在最弱势，生怕被扔下似的哀求道。

这一段听得众人哈哈大笑。正在操作电脑的向小园蓦地使劲一拍手:“有了!”

电脑一移，屏幕上亮着一份户籍资料，杜其安，一九七×年生，籍贯:中原市黄安县十八排镇某村，照片是上个世纪的那种大头照，显示的是已转出户籍。

“我以为筛选需要很长时间，这个名字的重复率不高?”俞骏问。

“重复率不高是一个方面，齐、棋、七、奇……等等我都试了，筛出来的人有一千多人，但是，近二十年，没有再找到任何电子记录，

就这一位，杜其安。”向小园道。这是反向思维，恰恰隐蔽最好、没有任何信息，就成了最大的嫌疑。

“好，组织辨认一下，娜娜，和你在上马村拍到的比对一下，大家再辛苦一下，把本次追踪的所有材料都整理一下，特别是聂媚出现过的酒店，提取监控后看有没有发现……小络再确认一下户籍信息。陆虎，你暂且负责监听，把他们谈话中所有涉及的信息节点，一定准确无误地记下来。”俞骏兴奋地安排着。各人领命而去。俞骏兴奋得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此时坐下才觉得烟瘾上来，抽出一根来，要点时，不经意看到向小园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俞骏不好意思地放下了。向小园却道：“抽吧，这么兴奋，不来一支庆祝一下多扫兴。”

“也是啊，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反正都崩盘了，太出色了啊，三言两语就兜出底来了，你说，要是那个风骗和咱们这个‘奇骗’有机会PK，谁更胜一筹？”俞骏点着烟，饶有兴致地问向小园。

“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期待。”向小园笑着道。

正说话间，又听到斗十方在忽悠了：“要说这八门，最牛×的还是金门啊，紫微斗数、面相手相、八封六爻、奇门遁甲、地理风水等，都属于金门，我师父确实不是金瘸子，但早年和金瘸子谋过面，受过他的点拨，咋点拨呢？一句算贫富，一言断生死……就是能看准，我呢，就学了点皮毛，傻雕你信不？……卧槽，你居然不信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少年失怙，白话讲就是你爹死得早，你妈跟人跑……这是可以看出来，有科学道理的；你双眉吊梢，印堂发暗，两眼无神，腮线不等……哎呀，这叫命途多舛哪……”

算得这么准肯定把王雕吓唬住了，王雕也肯定不知道算得准是因为看过他资料的缘故。向小园能想象得出，斗十方现在肯定和头回来反诈骗中心那神棍的样子一样，绝对是骗死人不偿命。听到“你爹死得早，你妈跟人跑”的损话，向小园噗地笑得趴桌上了。俞骏抚着脸笑得被烟呛住了，直咳嗽。

两人都舍不得离开，甚至舍不得漏掉一句。这一对半组合，一个贼、一个骗子、一个又贼又“骗”的警察，接下来能搞出什么事来，实在是让人期待啊……

(第一部完)

《反骗案中案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斗十方在长安市街头，忽然被蒙头带上一辆面包车，消失在监控和外勤的视线中。中州市反诈骗中心紧急组织赴长安小组，全力追寻斗十方的下落……

反诈骗中心X小组的成员，面对逐层显露的线索，惊觉一个更大的骗局正在酝酿之中。一个将传统江湖骗术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新型骗局已悄无声息地蔓延了十几省。他们能否破解层层障眼法、捕捉幕后骗枭？

敬请期待《反骗案中案2》！

64场精密骗局、58种设局手法、9种诈骗话术、5个连环套，
全面揭秘网络诈骗，教你防范最新骗局。

反骗案中案

2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骗案中案 . 2 / 常书欣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21.7
ISBN 978-7-5594-5342-6

Ⅰ . ①反… Ⅱ . ①常… Ⅲ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16904 号

反骗案中案 . 2

常书欣 著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李晓宇
封面设计	刘小梅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99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5342-6
定　　价	4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联系电话：010-87681002。

目录

第一章 女扮男装深入迷局
第二章 忍辱负重再入虎穴
第三章 顺藤摸瓜骗局初显
第四章 坚守底线义不容辞
第五章 情深意长人心难测
第六章 一网打尽再踏征途

第一章 女扮男装深入迷局

一去两地，望眼欲穿

一个女人的脸能美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和她不要脸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邹喜男心里跳出这么一句话。他写笔录的手抖了一下，抬眼看着坐在被审位置的美女——聂媚。

“你再说一遍，你和张光达是什么关系？”邹喜男愕然地问。

聂媚朝他微微一笑，道：“按你们的定义，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

“哦，看来你是职业的啊。”娜日丽道。第五次提审了，除了听聂媚承认了一大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无所获。

再恶毒的话也刺激不到不要脸的女人。聂媚笑笑，很优雅地道：“就算是吧。”

“这个人，认识吗？”娜日丽亮出一张电子肖像，转移了话题。

那是根据户籍资料恢复的杜其安的照片。聂媚看着照片皱了皱眉头，似乎在思考。娜日丽面无表情地提醒了她一句：“看仔细点。你的罪不重，可别让偷驴的跑了，剩下你这个拔橛子的扛罪。”

“哎哟……”聂媚迟疑了片刻，摇摇头道，“真不认识。”

“你确定？这可是给你一个机会。”娜日丽道。

“谢谢这位警官，我真不认识。我要是不认识还胡说，万一把你们带沟里，我岂不是真有罪了？”聂媚很委婉地给出了个不配合的态度。

和前几次一样，审讯进行不下去了。熬了两个小时，笔录还是寥寥一页。邹喜男同娜日丽交换了一个眼神，把笔录打印出来，递给聂媚签字捺手印。看着她捺手印的娜日丽随口问了一句：“女看守所的生活怎么样？不想早点出去啊？”

“呵呵，这个我说了不算，谢谢关心。”聂媚头也不抬地道。

“有时候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其实我们掌握的情况比你想象中的多，你真想扛这罪啊？”娜日丽语带威胁。

聂媚捺完手印，抬头很淡定地道：“这个，您说了也不算，再次感谢关心。”

“带走吧。”邹喜男烦躁地挥挥手。聂媚起身，上铐，被看守带离。临走时，她还不忘回头朝两位提审她的警官嫣然一笑。

人走了，娜日丽才有点失态，鼻子里哼哼着，拳头攥得指节咯咯响了几下，一副浑身气力无处发泄的样子。邹喜男起身道：“走吧，人审不下来，别把自己给气着了。”

“哎哟，气死我了，人怎么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娜日丽愤慨地道。

对此，邹喜男报以牙疼的苦笑。没有抓到张光达、杜其安、黄飞一伙人，没有截获他们在登阳已经转走的赃款，只负责教唆以及跟关

键人物上床的聂媚，肯定是一推六二五，什么也不认了。诈骗成立的先决条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这位，根本就没碰过钱。

两个人出了登阳市看守所，驾车返回中州。侦破“货到付款诈骗案”的兴奋已经消散十几日了，其实算不上侦破，只是骗局的崩盘比预料中早了一些时日而已，而且与其他案例一样，留下一个庞大的烂摊子，让各级警务单位处理到焦头烂额。

“大邹，案值标的最终是多少？”娜日丽问。

“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肯定超乎想象。这个杜其安厉害啊！除了咱们发现的中州、登阳，他们还在中原、南安、成阳几市搞付快递费就送体验装，就算一件只赚几块钱，也发了几十万件货。哎哟，我的天哪，现在省厅都查得头大，各地都开始对快递公司进行规范了。”邹喜男道，他停顿了片刻，又想起一件事来，补充道，“咱们的斗大师都没想到这茬儿吧？”

“要完全破解骗子的思维，哪有那么容易？他预料到有三层诈骗已经很不错了。”娜日丽道。斗十方的惊艳表现，实在是让她叹为观止。

“还有个问题啊，十方跟着傻雕这家伙已经跑到长安十来天了，不会被骗了吧？”邹喜男道。

娜日丽的心蓦地揪起来了，脱口道：“别胡说。”

“我知道，现在大家对他的期待无限提升了。可是反过来想啊，聂媚这算中层了吧，同伙都把她扔在这儿不闻不问。你说就傻雕那货色，团伙能把他当回事吗？他可能知道多少？我觉着啊，没准这家伙是胆怯，就忽悠着斗十方把他们俩带离中州。别忘了，他也是个骗子啊，从业时间比咱们警龄都长。”邹喜男判断道。

那这就是最差的一种情况，此案到此也就中止了。除非聂媚指认，否则就只能等到那些嫌疑人下次犯案，因为目前的人证和物证，包括电子证据，都没有指向张光达和杜其安的。

“唉……”听到娜日丽一声长长的喟叹，邹喜男不敢再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层忧虑可能要越来越深了。

“小络啊，来，我问你个事儿。”陆虎招着手，搬着涉案物品的箱子坐下来。他背靠着的，就是本次货到付款诈骗案中的“货”。现在整幢楼的大厅、食堂，包括会议室走廊，都是这玩意儿。

拿着本子清点物品的络卿相踱过来，边写边问着：“啥事儿？”

“你那位兄弟……靠谱不？我是说，装骗子这行当。”陆虎问，问得莫名其妙。

不过络卿相能领会其中的意思，他笑着道：“他没来时你担心他品行不端，现在嘛，是不是担心他品行不够不端，然后万一被骗子识破，咱们追的案子功亏一篑？”

“难道你没这种担心啊？所有的线索都悬到他这一个点上了，他这儿一断，整个案子就完了。”陆虎道。

络卿相愕然道：“这你让我怎么回答？”

“你和他交往不少，总该知道点嘛。”陆虎道。他明显是心绪不宁，想找点安慰而已。

络卿相想了想，却不知道该怎么说。陆虎提醒道：“我总觉得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风范。记得他头回来中心吗？三言两语就点出了我们

天网排查出现的疏漏。第二回来更了不得，把我们挨个戳了一遍，虽说是江湖伎俩吧，可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说到这茬儿，络卿相鬼祟地笑着问：“你是指刺激俞主任，还是忽悠你们？”

“也不全算忽悠吧，最起码眼力和思维方式过人嘛。”陆虎现在对斗十方全是正面的评价了。

“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还大啊。你要经历一次他那成长经历，你也能达到那水平……你是纠结，这种眼力和思维，能不能和杜其安这类的骗子在同一层面上PK，对吗？”络卿相问。

陆虎点点头，兴奋道：“对！如果这可行的话，那我们就等于在未知的领域多了一双眼睛，这可比诈骗嫌疑人的数据库价值还要大啊。”

“怪不得你今天神情恍惚，敢情是‘做梦娶西施’啊。这是钱加多才会犯的错误，怎么你也会犯啊？”络卿相问。

陆虎一下子没明白，愕然地问：“做梦娶西施——怎么讲？”

“想得美呗！呵呵。再怎么说他和咱们年龄相当，高能高到哪儿去？是你的期待太高喽！”络卿相斥了一句，按部就班地忙自己的事去了。

陆虎悻然而坐，正郁闷着，手机来了信息，一看是俞主任发来的。他知道是什么事儿，一看信息内容，猜测得没错，又是让他去段村斗十方的家里探望，信息里强调：“一定、务必照顾好斗十方同志的家人，有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

这就是他的任务。想想堂堂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干着这婆婆妈妈的事，而不能亲赴一线，实在是让他壮志难酬。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连钱加多都不如，那家伙死皮赖脸地跟着程一丁待在长安市不回来，现在都算得上实打实的外勤了。哪像他，这么循规蹈矩的人，却只能去做点家里柴米油盐的琐事。

他郁闷了良久，又一次来了信息催促时，才有点不情愿地起身，准备再去段村扮演一回保姆的角色。

此时俞骏和向小园正坐在谢副厅的办公室里，几百页的资料摆在办公桌上。陈颢元局长汇报了十几分钟，明显觉得谢副厅听得心不在焉。俞骏又补充汇报了一下案情进展，谢副厅听得几次皱眉，从表情上都能看出他对本案的进展不甚满意。

确实不太满意。如果能早几天发现骗局已经如此大，如果能早几个小时追到丰乐樱花园，此刻可能就是另一番情形了。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几个涉案嫌疑人，连上追逃网的证据都不足。

“哦，从时间上来看，其实在小向刚入职反诈骗中心时，也正是我们几个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有关‘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八大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我们的辖区把骗局铺开了啊！”

谢经纬副厅长插了一句话，手指敲击着桌面。桌子上摆着三张打印的肖像，杜其安、张光达，还有一个最早在登阳发展“金叶”代理的女人，身份尚未确认，只知道叫“胡总”。

“嗯，是这样的，现在这事的后果才慢慢浮现出来。我们接到的来自全国各地警方的协查通报已有几十份了，都是有关货到付款诈骗案的，金额也不算大，基本都是68元、88元。多数受害人发现上当之后未必会报案，即便他们报案了也没被重视，等各地警方发现数量很

多、成规模之后，时间上也已经晚了。”俞骏解释道。报案顶多是去辖区派出所，几十块的案值恐怕连民警也没法办，等积累和汇总起来发现不对劲，再通过上一级、上上一级跨省通报，传回始发地，这其中耗费的时间足够骗子脱身了。

陈颢元局长看领导脸色阴晴不定，插话道：“我们正在组织相关警力排查详细案情，而且正在组织讨论善后事宜，消除不良影响，同时会同工商等部门，对全市快递行业来一次大的整顿，以确保不会有人再钻这样的监管漏洞。”

“亡羊补牢的事好做，但偷羊的逮不住，下次羊还得丢……小向，资金追踪是什么情况？”谢副厅开口了，明显对善后情况的兴趣不大。

向小园闻言汇报道：“还是典型的操作方式。我们追踪了十九个涉案账户，一部分是嫌疑人用登阳微商的身份证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一部分是买来的普通账户，注册时都用‘金叶日化’‘金叶日用品’等相似的字眼蒙混。这些账户到账即走，分流到二级、三级账户里，然后再进入不同的个人银行卡，被取现或者消费。一共涉及六省二十多个地市，整个过程在48到72小时内完成。”

“那这就说明，他们背后有专业的人士甚至专业的团队在支撑？”谢副厅表情肃穆地道。这种操作算不上高明，可难就难在分散，动辄就跨好几个省市，真要查清楚，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是这样的。”向小园点头道，“一笔或者几笔钱，分流到几十甚至几百个账户里，操作非常烦琐，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事。追踪他们信息来源时，我们发现在选择侵害目标的时候，他们选择的都是有过网购甚至就是有过货到付款网购的人，这一点和电信诈骗的操作模式也有共通之处。”

谢副厅脸上的肃穆更深了几分。原始的电信诈骗是撒大网捞小鱼，对一个地区进行无差别的电话轰炸。等骗子进化后，通过某些手段获取比如银行存款、个人消费甚至家庭情况的翔实信息之后，就演化成精准的批量诈骗了，这种危害是呈几何级增长的。

这些信息指向的是一个更严重的情况。谢副厅犹豫地道："你是说，他们和地下黑产有关联？"

"应该有，我们中心随机抽取了十万例受害人样本，其中百分之六十有过网购或者货到付款历史。如果没有准确的信息支撑，骗子不可能完成作案。"向小园道。

"形势严峻啊，同志们！我们办案在向数据化迈进，他们也在向数据化迈进；我们有大数据，他们有黑产。在虚拟世界的较量里，我们一直站在防守的位置，并不占优势啊！"谢副厅道。

网络安全，立足点是整个民用商用网络的整体安全，再好的防火墙也防不住无所不在的黑客或者内鬼，骗子一旦与那些非法获取的数据结合，便促进了整个黑色产业链的升级。就像卖红薯和卖粉条一样，那些本来只值块把钱的非法数据被骗子一加工，价值就翻倍了。

越深挖，越心惊，沉默片刻，谢副厅收起了桌上排的那三张肖像。看看两位显得有点疲惫的下属，他心情有点复杂地道："反骗和其他警种工作有差别，什么差别呢？其他案子是越查越明朗、越办越兴奋。而反骗呢，就相反了，越查越迷茫、越办越失望，你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啊。"

"对，我们反诈骗中心现在都快成仓库了。关键的嫌疑人只抓到了聂媚，而且我们可能都无法给她定罪，她根本没有沾钱，连教唆都不承认，只说自己是帮忙宣传。"俞骏道。

陈局长也插了一句话："今天我还看到一组新闻，南方某市对一例特大传销案宣判，20多名A级头目，分别被判处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一年零五个月刑期。这些人可是把上千人骗进了传销团伙里。刑责轻也是这类案高发的原因之一啊。"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更倒逼着我们要查得更清、刨得更深，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击得更准更狠，你们两个，"谢副厅把眼光投向了向小园和俞骏，他的肃穆背后是一种莫名的兴奋，安排道，"虽然没有任何嘉奖，不过坦白说你们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下一阶段，我不对你们提具体要求，就四个字——穷追不舍！"

"没问题，我们已经在做了。"俞骏道。

"另外，你们下了一步好棋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这一步棋要是奏效的话，我们有可能事半功倍，从内部攻破犯罪团伙的堡垒啊。"谢副厅期待地道。

俞骏笑了，难得被领导这么当面夸赞，他解释道："这是临时的决定。当时我们只是想通过席青山把王雕和包神星这两个关键嫌疑人找出来。没想到刚找出来，斗十方就刨出了杜其安这条线，于是我干脆让他跟着王雕一起离开，这些人被打散了肯定还要重聚，如果能等到那个时候，找杜其安就容易了。"

"可能除了杜其安，还会有其他未露面的骗子的行踪……所以啊，这是一步好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谢副厅的兴奋点原来在这儿。因为这步棋，他把货到付款诈骗案的进展都暂时搁一边了。

俞骏对向小园示意了一下。向小园掏出手机，调出视频，递到谢副厅面前，解释道："我们两位外勤跟着策应，今天是第十三天，他们还在长安，还没有和上线接触。这是昨天拍到的视频。"

谢副厅点开了视频。三个人，当中一人戴着墨镜，正带着一高一矮两个人从饭店里出来，高的在发牢骚：“这他妈裤带面还真跟裤带似的，嚼着干巴巴的，跟咱们那儿的比差远了。”矮的又说了：“一方水土，一方吃食，就这味道吧。”带头的那位嘚瑟着：“你俩听着啊，没文化是不行的，泡妞不会你只会嫖娼，吃面不懂你只配喝汤，看人家墙上那诗‘半碗面条半碗汤，半条裤带惹祸殃。做面本是为糊口，何必非要争面王’。这里头有个典故，宋代赵匡胤的皇家御厨省亲来此地，和此地的面王有一场PK……”

视频是偷拍的。那三个人一闪而过，余音袅袅不知下文。视频里这三个人吊儿郎当、一步三晃的步姿，似乎让谢副厅很在意，他又多看了两遍，然后好奇地问：“哪个是咱们的人？”

实在不好分辨。向小园蓦地笑了。俞骏说：“话多的、说典故的那个。”

“哦，你们特事特办、破格入籍招到反诈骗中心的就是这个人啊！”谢副厅怔住了。他皱着眉头看陈局和俞骏两个人，两个人尴尬得眼珠子直向下瞟，不敢直视省厅领导的眼睛。

货到付款诈骗案的所有线索全部中断。杜其安、张光达等人不知所终，就连黄飞也销声匿迹，现在只能期待王雕能找到他的组织。所以这枚棋子其实已经处在了棋眼的位置，这盘棋能不能走活，能不能继续下去，现在全维系在这枚棋子身上了。

只不过这么高尚的远景要和这么个其貌不扬的形象结合，实在让人觉得不够和谐。谢副厅默默递回手机，给了句奇怪的赞扬，道：“气质不错，最起码没人认得出来这是个警察。”

说不清是贬是褒，也说不清是对是错，一切都在未知之中，越是未知也就越是让人充满期待。后来，这次汇报会议，演变成了对任何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的评估会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该任务进入保密序列，执行任务警员的所有档案由保密处封存。

密级：两个A。与本次货到付款诈骗案的档案密级一致。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钱加多贼头贼脑地从饭店出来，往下扣了扣比脑袋小的帽子，快走几步，钻进了一辆民用牌照的车里。里面的程一丁接过他手里的东西，一掀开，是羊杂汤配两大饼，还裹了两个柴鸡蛋。程一丁往嘴里塞着，忙不迭地说谢谢。

此行可真是发现了钱加多身上的优点，能吃会玩，出手又大方，每天变着法子找好吃的，把程一丁感动得，都不觉得这货的业务水平很次算个事了。这不，一顿饭吃得他赞不绝口。钱加多说了，这是看网上的点评找来的，这十几天，傻雕一伙儿全城转悠，他们跟到哪儿，钱加多一准就能把盯梢地的美食给找出来。

“多多，多亏你了啊。这么多年，我是头回出外勤盯梢任务干得不想结束。”程一丁笑着道。

钱加多附和道：“其实都不用盯啊，明儿去华清池玩呗，贵妃洗澡的地方，咱去泡泡？”

“哎哟，这可不行。万一家里查岗，那咱们怎么解释啊？”程一丁道。

钱加多教唆：“就说那几个货去洗澡了，咱们跟去啦？”

“啧啧……消停点，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接触上线。万一那个时候盯不住，就麻烦了。”程一丁拒绝了。

钱加多不死心，央求着：“程哥，去吧，有十方在，盯啥？他不把那俩蠢货卖了都算好的。”

“那这样，晚上你去，我守着。”程一丁妥协了一步。

钱加多却发牢骚：“一个人多没意思，要不我喊上十方去？”

“哎哟……”程一丁差点给噎着，忙不迭说着，“千万别。你和那俩照过面，一看这架势，那不明摆着有问题啊，把这两盲流惊走了可没地方找了。”

“我觉得我也有卧底潜质。你看我像警察吗？肯定不像嘛……不过我也不算是，那个，其实这活儿我都能干了，你看他们每天干什么？吃、睡、逛，这多简单。”钱加多心痒道。那仨人玩得可比他跟得自在。

“这顶多算个钓鱼任务，卧底？都不知道对方团伙什么情况，卧什么底啊，别瞎咧咧。”程一丁道。

“意外无处不在啊，还有一种情况你得考虑到。”钱加多严肃道。

程一丁听乐了，好奇问道：“什么情况？学得挺快啊，都会分析啦。”

“必须的，程哥你教得好啊。这情况是，你说万一骗子团伙相中他啦，把他带走又给钱花，又派美女陪睡，十方这定力能坚持吗？”钱加多道。

这分析听得程一丁直瞪眼，噎得吃不下去了。钱加多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又分析道：“再加一种情况，那万一人家犯罪组织相不中他，可他又跟了上去，你说他是不是得被摁着揍一顿，套上麻袋、看不见谁动手那种，一转眼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那咱们不也瞎啦……性生活吧不用考虑，反正他也没有。”

程一丁听得哭笑不得道：“你……你……你这是巴望着十方出事？”

“不出点事多无聊啊，登阳还没有开干呢就收场了……这种情况你得考虑到啊，登阳那女的，聂什么来着，长得多漂亮，把信用社主任勾搭到使劲往外贷公款呢，要是那种水平的女人勾引十方啊，顶多两分钟，他就得把咱们卖了。”钱加多道。

“你就这么信不过自己的同志？”程一丁问。

“我是将心比心啊。我觉得要换成我吧，也就支撑两分钟，他应该和我差不多。”钱加多得意扬扬道。他以自己为标准，把所有人的底线都拉低了。

程一丁边吃，边笑，边被噎，又到了一天最乐和的时候。吃到中途，斗十方几人出现，钱加多早已警惕地弯下身子，打开了安装在车上的隐形摄录设备。两个人猫着腰看那三位吃了晚饭，一摇三晃地逛在长安市的大街上，到这个时候，一天的追踪也接近尾声了……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啊。傻雕，你不是骗我吧？”

走在前面的斗十方表情凶神恶煞，回头瞪了傻雕一眼。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又吃又拿的，人就矮三分了。王雕解释着：“咱兄弟间能有点信任不？都这个时候了，我骗你有啥意思？”

“那人呢？公园快遛遍了，我都快跟老头儿老太太学会扭秧歌了。”斗十方怒道。

“兴许有事绊住了，再等两天。我们这行当经常不太靠谱，时不时地有人给警察提溜走。”王雕给了个不确定的解释。

斗十方回头一把揪住王雕领子，瞪着眼问：“那你们这一路花了我好几千块怎么算？我就剩几百块了，还能支撑几天？车都卖了，回去不要路费啊？”

“喂喂，哥，哥，消消气，兴许明天就有办法了。”王雕陪着笑脸。包神星一贯有点怕斗十方，也弱弱地劝着：“斗哥，你不赔啥嘛，不还抢了我两千多块呢。”

“我靠本事抢的，那就是我的，怎么能算你的？你偷到的钱还不就当你的，难道是别人的？”斗十方脱口一嘴歪理，偏偏这歪理能折服烂人。

包神星咧嘴道：“那倒是。可您发火也没用啊，我觉得多大个事啊，大不了咱们兄弟抱团整钱呗，也不会混不下去啊。”

“哎……对对，这倒是个办法。斗哥你这么牛，混口饭不是什么事儿。”王雕赶紧拍着马屁。

斗十方放开了王雕，很霸气地道：“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个事儿了，但带着你俩就是个事儿了。你偷吧，没贼胆；你骗吧，没骗技……你俩一点儿都不注重个人修养，业务水平这么次，怎么带啊？”

哎哟哟，把两个人训得羞到无地自容，包神星难堪地求着：“那你教教我们，我们好好学呗，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

“‘贼不入空门，骗不走生路’不懂啊？这人生地不熟的，你拿钱不怕被人砍啊。”斗十方扭头不理会他了。

包神星还要央求。王雕拉着他，道：“别瞎折腾，听斗哥的，实在没辙咱们再想办法……这其他人应该来了啊，我叔不可能骗我啊。”

“骗子还认什么亲戚？有感情的骗子，根本不可能登峰造极。高手骗人的时候先骗自己。”斗十方道。

“骗自己怎么骗？”包神星听不懂了。

王雕一拉他，道：“我叔也说过这样的话，先给自己洗脑，才能把事办好……我们没血缘关系，他不是我的亲叔，是我爸的工友。我爸在时他去过我家，后来我家一倒，我天天搁外面混。他找到我把我收留了，也不算收留，反正就是干活儿让我搭把手。”

“哎哟我去，这是找了个便宜马仔啊，你还把人当叔供着？”

“那没办法，我进监狱的时候都是他照应着，我在里头也没受啥罪，一报还一报呗。”王雕随便道，表情有点落寞。这个表情被慢行一步的斗十方看在了眼里。他随意地把手搭在王雕肩上道：“兄弟，当好人，就认认真真做好事；当坏人呢，就踏踏实实做坏事。这仁义和仗义可要不得，会害死你的。”

嗯？！这句话不知道蕴含着什么样的哲理，拨动了王雕这个骗子的心弦。他奇也怪哉地斜眼觑着斗十方，恍若初识一般。斗十方愣了一下，问：“怎么？我说错了吗？”

“很奇怪，你说的好多话，我听我叔说过差不多的……没错，我记住了，谢了啊。”王雕收回了那种惺惺相惜的眼神，难得地谢了句。

“哎，我看啊，要不咱们分手吧，花的那俩钱只当喂了狗了……你这兄弟俩可有点坑啊，我看哪，没他妈什么好处可占，就等着把我当个便宜冤大头玩呢。”斗十方牢骚着试了试水。

一试就灵。包神星急得拽上了他的胳膊，求着：“别啊，斗哥，这大晚上了，一毛钱没有，让我们去哪儿？”

“斗哥，要不你走吧，别管我们了……花的钱只当欠着，山不转水转的，等咱们再遇上一并还你，你看成不？”王雕道。

斗十方心里一惊，这是个选择关口，人总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心里想的全部。这个傻雕的心思可比一般人要深得多，是真让走还是试探一下就值得商榷了。

让外勤逮了算。斗十方心里如是道。想起已经离家十几天了，一念至此，他脱口道：“那成……老子抢过你们两回，也帮过你一回，扯平了……以后碰上是有缘，碰不上就算了……我这兜里还有八百块，一家一半。告诉你一句啊，你那什么杜风头，我看也稀松扯淡。你当狗腿跑了这么多年，他都不把你当回事，别他妈跟他玩了，混不下去了回中州找我，老骗、青狗那档子事，我替你了了。”

他说话间扔给王雕四张百元大钞，把剩下的钱一揣，大摇大摆走了。走了很远，眼看着背后无人，斗十方在个小摊前买了个雪糕吧唧吧唧舔着，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和家里交代。刚一想，电话就来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接听，传来俞骏的声音：“怎么回事？”

“我试探了下，他让我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觉得我不是一路的，想走开；第二种是，他能联系上自己人，想甩开我。”斗十方道。

“那你也不能真走啊！”俞骏轻声道。

“不走，就是继续转圈耗下去，这一走就试出来了，他们要还在闲逛，联系地方警力直接抓回去。”斗十方道。

“我怎么觉得是你想回来啊？”俞骏道。

“没错，我也真想回了。这俩货知道的情况不多，价值不大。”斗十方道。

“啧……哎哟，都还没接触上，怎么又擅作主张啊？”俞骏道。

“主任，我爸在家那情况，我天天搁外地这么游手好闲，我自己心里都硌硬啊，干脆逮回来得了，他们知道的情况我也摸得差不多了。”斗十方道。

“等着。”俞骏不容分说，挂了电话，肯定是去和另一边追踪的联系了。

斗十方悻然装起手机，像街头的小混混一样，蹲在马路牙子上舔雪糕，浑然不觉此时已是深秋要入冬的季节。随着夜色的降临，天气正变得越来越凉……

“X1，什么情况？”向小园在办公室呼叫着。

“有点不对劲啊，这两个人不是没目标地闲逛，好像在找什么。”程一丁汇报。

“需要呼叫预备队吗？零号已经和他们分开。”向小园道。

“不用，在市区他们跑不了。想抓容易。”程一丁道。

“继续监视，注意他们在接触谁。”向小园道。

双方通话暂停，俞骏使劲地以拳击掌，鞭长莫及了。他愤愤地道：“你看看，这、这……简直无组织无纪律，自己说脱离就脱离了。”

“兴许他确实无法取得对方信任，毕竟他们曾经有过节儿。”向小园道。

“信任肯定不会有，但也不至于撵人走啊，都没接触上线，怎么可能会知道？”俞骏道。

“可……”向小园语结。

俞骏指着她道：“别替他说话。咱们说的都白说了，他根本没把任务当回事。”

“不至于。”向小园刚说了一句，步话又响了，传来程一丁的声音：“目标方向，似乎还是去找零号。”

“继续监视。”向小园道。

听到这儿，向小园笑吟吟地看着俞骏。俞骏说了：“我就说嘛，患难之交，十方又身怀绝技，他们纳头便拜有可能，分道扬镳怎么可能？”

“嘀，理都被你占了，好话都被你说尽了。”向小园不屑地回了句。

此时陆虎接收到视频，似乎是隐藏拍摄的，能看到王雕和包神星快步奔着，追上了斗十方……

“钱都分了，你俩咋又来了？我就准备今晚回去呢。”斗十方道。

“别这样，斗哥，你走了兄弟们多不好意思。”包神星劝道。

王雕喘着气道：“我就随口那么一说，您咋还当真啦？今晚兄弟我给你找个去处，圆你心愿，成不？”

“哟，这是试探我呢？”斗十方一听，不悦了。

“这我当不了家，上头让试探您。您要是还和我们纠缠着，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把您甩喽；可您要执意走，那我就得把您找回来。”王雕解释道。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斗十方不幸猜中了，一点惊喜也没，恐怕自己无意间恰好通过了对方的试探。他猛然间又恍然大悟道：“哟嗬，你这个混蛋，早联系上人了，带着我遛弯玩呢？真不地道啊，亏我还给你留了钱。”

“嘿嘿……冲斗哥您这么仗义，我这不完全被您折服了？走，见见我这头的兄弟去。”王雕邀着。两个人殷勤地拽着斗十方，说话间行不多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手机了，王雕拨着电话等车来。斗十方奇也怪哉地盯着他。王雕讪讪地解释着：“我也是昨天才联系上，您没注意。”

“什么时候，我没注意到？”斗十方愣了，心里暗叫失策，被这个小骗子给蒙了一把。

“就裤带面那隔壁，我上厕所的时候联系的，那就是我叔教我上岸的地方呀。”王雕笑道。这会儿连包神星也不悦了，竖着中指骂：“雕哥你太不够意思了，我还发愁吃喝没着落呢。”

“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啊。”王雕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视线的方向却是盯着斗十方，像给他说的。斗十方竖了竖大拇

指，说：“不错，老子觉得有点心虚了。要不我还是走吧，你小子有点阴。这便宜看来占不着了。”

“你全部身家就八百块了，还分了我们一半，去哪儿呀……车来了。”王雕指着一辆驶来的加长面包车。车在几人身侧停下，唰一声门一拉。斗十方瞅见里面人影幢幢，正觉不妥，后面的王雕推了他一把，车里的人一拽，干净利落地让斗十方从原地消失了。

“嗨……嗨，干什么？”斗十方紧张了。车上多了三个人都不觉得挤。上车有人摁住他，他刚一反抗，咚一声挨了一拳，他哎哟叫疼，骂着：“卧槽，傻雕，怎么回事？”

“你不是要入伙吗？进门不得受点教育？”王雕在副驾上道。

“嗨嗨……别打别打，自己人，自己人。”斗十方又挨了两拳，赶紧认㞞。

前面阴阴的一声道：“噢，自己人就老实点，扣上。”

眼前一暗，全黑了，似乎是袋子扣脑袋上了。紧接着他被两个人挟制，手被勒了根扎带，是扎线的那种塑料条子，俗称“勒死狗”的那种。一刹那斗十方后悔万分，这可是终日打雁反被雁啄了，被个小毛骗给耍得团团转。

“傻雕，不简单啊，居然跑回来了。听说飞哥都差点折了。”陌生的声音道。

“万幸呗，老费，给我点儿钱，我都快穷疯了。”是傻雕的声音，对方应该是熟人。

“‘给’字不合适吧？”陌生的老费道。

“你不是缺人吗？后面这两头卖给你，都是好手。”王雕道。

“哦，这还差不多……可说好了啊，不守规矩我可按规矩来。”陌生人道。

“你掏钱，你做主。”王雕道。

敢情真把斗十方给当货卖了，不过把包神星也卖了。于是这货就急了，往前一凑，道：“雕哥，是不是兄弟啊？卖他就行了吧，连我也卖？哎，这位大哥，他骗您呢，我啥都不会，只会吃。你买我也没用。”

“嘭……嘭……”“哎哟哎哟！”连挨两拳两脚，包神星委屈地差点哭出来，不敢吭声了，那陌生的声音道：“第一天出来混啊？兄弟还不就是让卖的……你们居然和傻雕当兄弟，他卖给我的人都快有一个连了，哈哈……安生点，给你们找个好地方学本事，说不定你们待几天都不想回来了。”

小破车冒着黑烟加速驶离，大街钻小巷，小巷进小区，三转两转，在监控的视线里消失了，这个情况猝然一出现，把远在中州的反诈骗中心搅得乱成了一锅粥，谁也没有想到，对方是这种见面方式，干净利索，让人凭空消失……

千算万算，终是失算

和谐号高铁缓缓靠站时，程一丁迫不及待奔向了站台，焦急地看着出来的旅客。看到熟悉的面孔时，他大喊着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向

小园带队，陆虎、娜日丽提着随行设备跟着。程一丁迎了上去，匆匆出站。

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凝重。这个意外来得太突然，刚刚确定任务密级就出岔子。谢副厅当夜专程赶到了反诈骗中心，先把俞骏从头到脚骂了一通，然后一边组织赴长安的人员，一边和长安警方联络协助，要不是协调需要时间，恐怕半夜就把人派来了。

上车，驶出车站。向小园这才开口："具体什么情况？"

"东西在这儿，应该是零号被挟制上车时故意丢掉的。我当时的距离太远，根本来不及反应，而且我对这里的地形不算熟悉，一转眼就追丢了。"程一丁交出捡回来的手机。屏破了，开不了机，但这是陆虎的长项，向小园直接把破手机递给了陆虎，陆虎在车上打开笔记本电脑，立即上手操作了。

程一丁驾着车，半晌又开口了："向组长，对不起，我大意了。"

"不是你的错，我们都大意了，一次次低估这些骗子的危险性。"向小园安慰道，又问，"多多呢？"

"我提前把他送到红侦总队等着了。"程一丁道。

出了这事，其他事都上不了心了。向小园思忖片刻问着："以你们的经验，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情况？零号被识破了？"

娜日丽摇头："不可能，根本没有牵涉利害关系，不可能被识破。即便被识破了，又不像杀人贩毒那类案子，他们总不至于还杀人灭口吧？"

“那为什么要绑人呢？说不通啊。”向小园一直搞不清此事的蹊跷，她回忆道，“昨晚很奇怪，零号已经和他们分手了，还知会家里干脆把他们控制算了……他已经走了，是王雕和包神星又追了上去，然后就发生了这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啊？”

“应该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王雕已经和这里的人联系上了。”程一丁道，又补充了句对不起，又一次失误。

“斗十方都没发现，你们追踪的人当然也不可能发现。”向小园道。

陆虎出声了：“哟，这儿可能有答案，被挟制的时间段他的手机是开着录音的，文件没有损坏，我放一下……”

“钱都分了，你俩咋又来了？我就准备今晚回去呢。”

“别这样，斗哥，你走了兄弟们多不好意思。”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您咋还当真啦？今晚兄弟我给你找个去处，圆你心愿，成不？”

“哟，这是试探我呢？”

“这我当不了家，上头让试探您。您要是还和我们纠缠着，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把您甩喽；可您要执意走，那我就得把您找回来。”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哟嗬，你这个混蛋早联系上人了，带着我遛弯玩呢？真不地道啊，亏我还

给你留了钱。”

“嘿嘿……冲斗哥您这么仗义，我这不完全被您折服了？走，见见我这头的兄弟去……我也是昨天才联系上，您没注意。”

“什么时候，我没注意到？”

“就裤带面那隔壁，我上厕所的时候联系的，那就是我叔教我上岸的地方呀。”

哦……这样啊，这段对话录音解释了过程。众人恍然大悟，连听数遍。向小园问地方在哪儿，程一丁说了个凤城八路林贸集市某胡同，估计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沉吟良久，无计可施的向小园喃喃道：“看来这次我们的麻烦很大，本来最熟悉王雕的就是零号，现在倒好，我们得先找他。”

“肯定不好找，但只要有了天网权限，其他人应该好找。王雕以及可能已经潜逃回来的黄飞，我想只要能盯上他们，就应该能找到零号。”程一丁道。

娜日丽百思不得其解，纳闷道：“我想了一路，实在想不通他们抓人的意义何在。整个非法拘禁，和诈骗的罪名比都不轻呢。”

“先别胡思乱想了，答案得我们自己找。”向小园道，又和家里联系着。

这次可真是不但丢了人，而且丢人了。一行人个个心情都有点沉重，不一会儿到了长安市经侦总队。总队派了一位副政委接待，先热情地把同行一行人安排到了招待所里。办案地点下午才能腾出来，就

在总队大院里，不过现在嘛，肯定是什么都做不了，向小园一行只能开始漫长的等待……

第一次梦中呓语，包神星翻了个身，没醒。

不过光溜溜的身子贴过来，倒把另一位吓醒了，斗十方迷迷糊糊有了知觉，当发觉自己摸着一个光光的肉体时，啊的一声，吓得坐起身来了。一拉被子，看清了光着全身的是个男子，斗十方尖叫的声音又大了几个分贝，把包神星吓醒了。包神星也猝不及防，啊的一声尖叫。两个人面对面尖叫，蓦地停了。

“你又不是女的，你喊什么？”斗十方骂道。

“是女的我才不喊呢，你没对我做什么吧？”包神星下意识地伸手往自己身后摸。斗十方愤愤地道：“我还怕你对我做什么了呢……这咋回事，我衣服呢？”

“被……被子，冻死我了。”包神星拽着被子，两个人一人一角，开始找衣服。这小房间除了床和一个散发着尿臊味的便池别无他物。此时才发现被子也黑乎乎油腻腻的，不知道被多少人盖过了，斗十方嫌弃地想扔到一边，不过试了试，冷得没勇气扔开，毕竟还光着呢。

没找着衣服，包神星回忆着，脱口道：“坏啦，傻雕把咱们卖了。这不是做人肉包子的地方吧？”

“什么年头了，还会有这玩意儿，想什么呢？”斗十方倒不是很恐惧。

“那会不会取肝割肾呢？我听说黑市有做这生意的。”包神星又冒出个想法，吓得自己发抖了。

斗十方想想摇摇头：“你没听傻雕才把咱们卖了一千块钱吗？要是卖器官，不可能是这个价。”

“真是个傻雕，卖便宜了啊。那卖这么便宜，不会是打黑工吧？是不是砖窑，那可恐怖了啊，老话怎么说来着？‘好驴不进磨房，好男不进砖厂’，干一年身体就垮啦。”包神星紧张地说。他想坐起来，又怕冷。此时斗十方才注意到这货细皮嫩肉的，小样儿还蛮帅。他逗包神星，说：“会不会让你卖肉啊？”

“那屠夫的活儿我更干不了啊。”包神星不信。

“不是。我是说，会不会让你卖身赚钱去？”斗十方严肃地道。

“这破地方，不像夜总会，倒像黑社会。”包神星纠正了斗十方的话。

斗十方一掀被子，光溜溜地从被子里出来了，吓得包神星尖叫一声，赶紧抱紧了被子。包神星警示道：“别胡来啊，我不好这口。”

“吓死你……多有前途的卖淫职业你不干，非要当贼。贼也不好好当，又想学骗子，看看，被人卖了吧。”斗十方起身上卫生间，捎带着吓唬了包神星一句。

卫生间连门都没有，不过有个窗户。斗十方放水的工夫察看着环境。外屋也就十来平方米，卫生间两三平方米，老式的白炽灯泡，那线走得似乎还有监控线路，但没有发现探头。他站在卫生间一踮脚就能看到窗外，离路面有几百米，其间是菜地大棚，车声隐约可闻……这环境让他熟悉得喟叹了一声。

太像看守所了。窗户是拇指粗的钢筋，就差一队巡逻的武警了。

怎么办?

逃？不可能，最起码暂时不可能。

可要暂时不行，会发生什么就不可预料了。现在斗十方倒希望这是个黑工厂什么的，让干活的话就没有安全之虞了。可他又觉得不像黑工厂，这个地方离马路太近了，设什么样的黑工厂都不安全。

那会是什么？难道是……他在努力地搜索着记忆，在看守所见过种种奇葩的犯罪，现在和很多都像，可没有一种能确定。这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儿露馅儿了，可从头到尾盘点了一遍，也没发现啊。就像他没有发现王雕背后搞小动作一样，王雕也绝无可能发现他真正的身份。

所以肯定是临时起意，否则他不至于连同伙也卖了。想到此处，斗十方伸头看看包神星。那娃可真傻到心大的程度，居然开始点着头打瞌睡了。撒完尿，斗十方出来嗨了一声，一下子钻进被窝里了，吓得包神星光着屁股滚下了床。房间里冷，冻得他又往床上爬。斗十方捂着被子露着脸贱贱地笑，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包神星下意识地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这次喊得奏效了。大门当啷一响，仨男人进来了，看戏似的看着光溜溜的两个人。当头一个满脸络腮胡子，形象比傻雕还猥琐的汉子嚷着:“嚎什么呢？”

包神星紧张地捂着胸。那三个人哈哈直笑，然后包神星发现不对，又紧张地捂着下体。

“来了俩活宝……衣服，穿上。”另一个马脸大汉扔过来了一堆衣服。

只有内衣秋衣是自己的，外衣和裤子却变成了工作服，两个人麻利地穿上。斗十方注意到胸前印着“和平果业”的字样，不过却不知道是什么。穿戴整齐后，马脸让两个人靠墙站好，两个人依言站好，倒让马脸惊讶道：“虎哥你看，这绝对是受过教育的，这背挺得多直啊……你叫啥？”

“包神星。”

“住过多长时间？”

“一年。我和傻雕一个号子。他把我卖给你们了，没跟你们说，苦窑里我和他是兄弟。”

“说了，他说你有点蠢，让我们教育教育。”马脸汉子直接无视了包神星的套近乎，眼睛盯向了斗十方，他一抬眼皮，“你呢？”

“斗十方。斗地主的斗，十全十美的十，方向的方。大哥您好，多多关照！”斗十方鞠躬道，所谓礼多人不怪。当看守的好处是，最起码见了什么类型的坏人都不意外。

“住过几年？”

“在看守所待过两年零八个月。”

“哦，资历够老啊。”

马脸盯了一会儿，似乎没发现什么，他回头征询着络腮男。那络腮男斗十方分辨得出来，正是昨晚驾车接他们的人。络腮男还未开口，斗十方赶紧又是一鞠躬：“大哥好，多多关照。”

“瞧这眼力见儿，这一千块钱花得不亏啊。走，跟我来……”络腮男表扬了斗十方一句，一伸手，顺手扇了包神星一巴掌，教育着，“就

你不懂事，啊，乱瞄什么呢？老实点，记住这里的规矩啊，第一条规矩，离开这幢楼，两条腿一齐给你打断，听到了吗？”

“是，大哥。”斗十方抢着说道。包神星又慢了一步，挨了马脸一脚。

“第二条规矩，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听从安排，不好好干，干不好的……”

包神星抢答了：“是，大哥，打断两条腿。”

络腮男被抢词了，回头就是一耳光，骂道：“抢着说什么？是打断三条腿。”

这时候斗十方才适时点头：“是，大哥，我知道了。”

哎哟，把包神星郁闷得快哭了。

“第三条规矩，强子，告诉他们。”络腮男头也不回地说。

马脸训话了：“第三条规矩，教你们什么，就认真、用心以及刻苦地学习。偷懒、误工、误时的，我只当你们逼我出手。就像昨晚，把你们麻翻了，扔哪儿、胳膊腿全不全乎，可就没谱了啊。”

斗十方听得微微一怔，觉得这像是传销。不过他仍然是简单地重复：“是，大哥。”

包神星听得心一虚，又忘了挨打的事情了，好奇地问：“大哥，我活这么大只会干坑蒙拐骗的事，我哪懂学习啊，学习啥呀？”

马脸男一笑，一扬手，吓得包神星以为又要挨打，赶紧缩脖子。却不料马脸男手一落，揽着他的肩膀，笑着解释：“这次抢答对了，学

习的内容就是坑蒙拐骗。能学好了呀，你都不想走了。”

“两位兄弟，别介意啊，这地方特殊，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把你们请来。别误会，这里不是黑工厂、不是传销点，不是任何你想象的、要从你们身上骗钱的地方，恰恰相反，是让你们学会赚钱的地方。相信我，在这儿学成出师的，月薪过万很轻松啊……请。”

络腮男在一处大门处推开门，做着请的手势。

画风突变得让斗十方很不适应，实在猜不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和包神星踱步进去，从踏入此地的第一刻起，他的整个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

通透的大房间，入眼全是电子产品，准确地讲是电脑。工作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电脑、手机，靠窗户的地方是像书架一样的架子，不过摆的不是书，而是手机，齐刷刷的七八层，每层都有十几部手机，而这样的架子在这个房间里有好几个。被电子产品围绕着的，是二十多个长相各异的男女。对了，居然还有几个女人，踱步在手机架之间来回看，间或哪个手机屏幕一亮，她会喊一句：“第128号，谁负责？回信息。”

这时候工作间后的声音回应：“联系上了。”

又一个声音响起：“199号，要照片。”

另一个声音提醒：“199文件夹，别传错了。”

说话的声音和电脑主机的嗡嗡声相应，斗十方和包神星傻了足足几分钟。想一千思一万，可怎么也想不出，被掳来的是这种环境。

“欢迎你们踏入财富之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络腮男得意地道。

包神星没看明白，斗十方明白了一半，他小心翼翼道：“莫非是……传说中的杀猪盘？”

“天才啊，哈哈。”络腮男一笑，脸一正，又纠正了他，“不全对，准确地讲这是开盘前的训练营。只有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的同志才有机会出国赚钱啊……不过别担心，这里面揽到的业务，扣去开支也会给你们分成。恭喜二位啊，这机会可不是谁都能碰上的……来，菊儿，你过来一下。”

他招手叫了一个女人。那女的也穿着和平果业的工作服，称呼着“老板”走上来了。络腮男一指两位新人道：“他们归你带，练练看是不是这块料。”

然后他又回头警示两个人：“三条规矩，记住了吗？”

“记住了。”斗十方和包神星齐齐点头。没有落入黑工窑之虞，这倒完全放心了。

“去吧，好好干。”络腮男一挥手，打发他们上工了。他转身出门走了，而马脸那两个人却是从里面关上了门，悠闲地抽着烟，看样子对他们并不完全放心，必须时刻警惕着。

两台组装的破电脑，一份全新的职业，没有任何入职门槛，这就上工了。那个叫菊儿的女人虎着脸拿了几张废报纸，往两个人面前一扔，教学就两字：“打字。”

这是摸摸功底。斗十方自然轻车熟路，拉开键盘噼里啪啦开打了，虽然比不上这里的“员工”的水平，但底子这么好，让菊儿眼睛一

亮。她向马脸竖了个大拇指。另一位就惨了，十根指头在眼前摆弄了好久，却不知道该怎么往键盘上放。菊儿气得啪唧就是一巴掌，骂着："这年头还有没玩过电脑的人？你会不会呀？"

"不会。"包神星苦着脸道。

"上过几年学？"菊儿训着。

"上过小学。"包神星紧张道。

"上过小学就应该会呀？"

包神星憋了片刻，弱弱地解释："小……小学没念完。"

啪唧又是一巴掌，菊儿骂："没念完也能学会。"

"啊……救命啊，我打不了字，你们还是打我吧。"包神星痛不欲生地往键盘上一趴，开始耍无赖了。马脸走上前来，果真满足了他的愿望，揪着耳朵一脚一脚踹得包神星喊救命，一会儿又强迫着他坐回来。包神星一把鼻涕一把泪，抽抽搭搭地开始在键盘上戳拼音了。

还真别说，暴力出奇迹，真把包神星揍得一上午就学会打字啦……

遍寻无处，窥径有门

向小园第一次体会到一线那种满满的焦虑和难处。

这边是中州的天网等着接入长安，那头的协调还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走，因为这个案子牵扯过大，不得已动用的是省厅级别的部门协调，电话里俞骏急得都开始骂娘了。而先到长安市的小组也遭遇了不算太友好的待遇，自己辖区的事得自己办是警察的共识，这么一个小组突然到来，又要地方经侦协助，又要天网权限，偏偏还不共享案情信息，那就对不起，只能坐着冷板凳等了。

于是这个小组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先是娜日丽坐不住了，起身到向小园的房间，一出门发现向小园早站在门口了，两个人刚说几句话，陆虎和程一丁也开门出来了，两个人期待地看着向小园。向小园给了个带着歉意的表情，道："大家再安心等等吧，毕竟是两地省厅的协调，又是个保密任务，估计还得一点儿时间。"

"时间越长，找到的可能性越小啊。"陆虎道。此言只是让向小园更深地喟叹了一声。程一丁提醒道："我们不能过于依赖天网，也要研究其他的信息……比如，王雕接上头的地方。"

"那货张口满嘴瞎话，怕是不可信啊。"娜日丽道。

"要不……"程一丁用征询的眼光看着向小园。

向小园没吭声，摆了下头，于是大家都明白了，齐齐往外走。这动静把钱加多惊动了，他伸出脑袋问："喂喂！去哪儿？"

"嘘，别吭声，继续睡，别出来啊，要是政委来找，通知我们啊。"程一丁说着，把钱加多的脑袋摁了回去，直接关上了门。

众人同乘一车，汇入了这个陌生城市的车流。

"我从斗十方留下的手机里恢复了他们这十几天的行程，基本都是乱转悠，但是……这个点儿去过三次。是不是就在这儿？"陆虎在电脑

上标记着。

程一丁看了眼，道：“没错，老秦家裤带面，很出名。”

“看来我们还是低估王雕了。”向小园懊丧地道。

娜日丽说道：“我一开始觉得傻雕都快被零号忽悠傻了，难道他是装出来的？我听了好几遍，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一直没有下文，零号不耐烦了，又像往常那样说分手，以前都是王雕和包神星纠缠着舍不得分，可昨天突然就同意了。之后零号给家里打电话，觉得他们应该没料了，建议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当然这其中可能有零号的私心，他也想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们识破了零号的身份，或者根本不信任他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追上去啊，就此摆脱他不是更好？”

“你觉得呢？”向小园问。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恰恰是信任他才这样做。”娜日丽道。

“可信任……为什么又挟持人呢？”陆虎道，接下来的事就讲不通了。

“我同意娜娜的判断。”程一丁道，“别忘了这是江湖，他们的行事风格不能用正常思维去思考，就比如他们在中州的联络方式，谁能想到是一个不起眼的寻人广告？”

“那你的意思是，他入伙了？”向小园一千个不相信。

“说不好。”程一丁摇摇头。

卡住了，那个未知的领域恐怕车上没人接触得到，接触不到也就无从判断。一行人一路怀着好奇直趋这个传说中的面馆，午后时分食

客寥寥，几人佯装食客进店，一人要了碗面。饭间程一丁、陆虎、娜日丽都借故上了趟卫生间。一上倒是有收获了，这卫生间是设在饭店后厨外的简易旱厕。估计是这一溜出租房屋公用的厕所，又脏又臭，都快入冬了，那味儿还几乎能把人熏晕过去。

带回来的收获是厕所墙上各式各样的涂鸦、广告，专治性病、专治梅毒、祖传老中医、知名老军医那种。这一行人边吃边分析着这花里胡哨的广告、涂鸦。娜日丽说，如果有线索，广告应该是刚做的，旧的不用考虑；程一丁凭着经验判断，应该在显眼的地方，不可能漏掉那种；陆虎判断，措辞应该有某种不合理的地方，让别人一看就忽视，但要看的人绝对不会忽视的那种。

于是争论就开始了。有人说是治湿送疣的，有人说是做二手车广告的，还有人觉得那明目张胆贴找小姐的广告似乎有问题，争着争着觉得这话题不对，都没胃口吃饭了。向小园低头思忖良久才抬起头来，看着众人不确定地说："我刚学的口语叫'贼不空手，骗不回头'，用同样的经验判断不同的事，容易出错……这里面有个细节我们忽略了。"

"什么细节？"娜日丽问。

"你们回忆一下，王雕和包神星在中州被席青山的人堵在小胡同搜了一遍，身上值钱的东西早被抢了个光溜溜，他连饭钱都没有，更别提手机了。"向小园道。

程一丁一拍脑袋："对对，把这茬儿忘了。我们根本没见他打过电话，如果打电话，零号肯定会知道。"

"是啊，如果连手机都没有，那通过广告联系的方式就说不通了，手机都收起来吧，这顿饭恐怕都没胃口了。"向小园道。

说得大家不好意思地收起了手机。陆虎蓦地有点明悟，他看着向小园，脸上有点兴奋，脱口而出：“是不是最直接的方式？”

“应该是。这里太符合他的生存环境了。你们看呢？”向小园问。

午后时分，这里依然熙熙攘攘。吃喝用度加上小卖铺、菜摊，一条巷路二十家店铺。附近就是老居民区，时不时进出的车辆，就挤在店铺之间人车混行的路上乱摁喇叭。

“是什么呀？”娜日丽没明白。

陆虎提醒道：“接应的人就在附近，直接见面了。”

“啊？！可能吗，这么简单？”

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竖鸡蛋的手法一亮出来，那合理性就跟着出来了。

众人越想越觉得是这样，饭没吃几口就出了饭店。以饭店为中心，以上个厕所的时间为限制，在这个迷宫似的胡同巷子里开始转悠了……

午后时分，城市的某个角落，睡醒的王雕洗漱下楼，接着电话出了门。

出来的地方挂着某快捷酒店的霓虹招牌。他换了身休闲的打扮，不过还是习惯性地将长舌帽子压得很低，打完了电话，他握着手机随手一拦，出租车远远地驶了过来，他上车即走。

目标是六村堡，没有更具体的地址。司机还纳闷呢，那儿除了个四层的立交桥就没去处。嗨，还就是那地方。王雕说了，就去那桥下。

不一会儿驶到目的地，下车的王雕像当地的闲汉一样沿着立交桥下的人行通道走来走去，四下搜寻着目标，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靠着桥墩抽烟的墨镜男打了声呼哨，朝他招手，王雕奔近了，兴冲冲地说着：“飞哥……哟，还有一位啊？”

蹲着的还有个人，居然是中州那位负责金叶公司的“沈凯达”。这货又被打回了原形，畏缩地裹着衣服蹲着偷瞄王雕，脸上还带着几处未愈的伤疤。

“我把这兄弟送到个娘儿们那儿准备犒赏他，谁知道青狗居然摸到那儿了……把这兄弟打惨了。我回头找着他时，都差点没认出来。”黄飞一弹指，把烟头弹了老远。王雕却是紧张道：“飞哥，这人怎么弄回来了？”

“本来不用弄，可聂姐折了，这人就非弄不可了。就这德行被雷子一敲巴，那还不得啥都撂啦……走了，沈总。”他踢了两脚，“沈凯达”畏畏缩缩地跟在他背后。黄飞揽着王雕前头走着，且走且问：“你没事吧？怎么老费说你送了两块料？另一个是谁？”

“就是中州抢了我们两回的那个家伙。那天青狗堵住我们了，亏他拉了我一把。”王雕简略地讲着当天的经过。黄飞皱眉道：“不会吧？就你这货，还有人帮你？”

“帮我肯定不会，肯定是想趁机在我身上捞点好处……不过还是被忽悠得送了我们一程。”王雕得意道。

黄飞心里生起了一丝警惕问：“来路不明啊，敢用吗？”

“来长安十几天了，有事早出事了。那小子挺厉害的，‘风马燕雀’都门儿清，和中州老骗、青狗都熟悉，咱们的切口唇典（黑话）说得比我还溜。估计是哪个老混子家的二代。”王雕道。

和混子熟悉，又能讲唇典，那担心就几乎没有了。更放心的是，人被扔到老费那儿了，黄飞笑笑道：“你狗日的也够缺德的啊，卖了他也就算了吧，把憨炮也捎带卖了？”

“让他搁老费那儿学学本事啊。你还不知道那货多蠢，真没人带，他吃饭都成问题……你知道他怎么进苦窑的？”王雕道。

“不是盗窃吗？”黄飞道。

“啊。跟个小姐鬼混，白嫖了人家不说，还把人家钱和手机偷走了，气得那姐们儿把他点了。”王雕道。

这事确实没出息了点，听得黄飞笑得浑身哆嗦。王雕继续道：“偷没技术，抢没胆子，毛病还多。进了苦窑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就打他那号不长眼的，一天得挨三顿啊……我是看他实在可怜才带带他。”

“看不出你有同情心啊。”黄飞笑道。

“倒不是同情，就是让我想起我没入行的时候，也是这么个被人揍来揍去的德行……啧，不说这个了，我叔呢，咋安排的？”王雕问。

黄飞顺手递来一沓钱。王雕接过直接揣了起来，就听黄飞道：“这次有点走火，暂时别回中州了。叔说歇歇看风头。你呢，两件事：第一，自己去找牛老板，他那儿缺人，一准得用你；二呢，把这个货给我处理下，我带着总不方便。”

“啊？这废物能干什么？”王雕一看是让安排“沈凯达”，头疼了。

“就看你的本事了，变废为宝不是你的长项吗？这货口才不错，是没有遇到机会，遇着了没准还真行……啊，就这么说定了，咱们消停

几天再见面。”黄飞安排着，拍拍王雕的肩膀以示鼓励，自己走向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上车走人了。

包袱扔给王雕了。王雕往路牙子上一坐，招手。“沈凯达”畏畏缩缩地上前来，卑躬谄色地应了声：“雕哥。”

“你家里还有啥人？”王雕随口问。

“自打我欠了一屁股债把家里房子抵了，家里亲戚早不把我当人了。”“沈凯达”道。

“身份是肯定不能用了。”王雕为难道。

“啊，失信名单、黑名单上都有。”沈凯达道。

“这回得上追逃名单了。”王雕斜眼觑着，又加了点砝码。不过他看到“沈凯达”漠然的表情，倒是有点佩服这货了。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一文不名……穷不稀罕，可已经穷到绝望的程度，还真稀罕。

“活了干，抓了算，迟早得吃公家饭……看来你有心理准备了啊？”王雕问。

“沈凯达”点点头，道：“我都想早点进去了。但不是犯的事不够大，就是犯了事警察也找不着我，我也没办法啊。”

“那好办……走了，给你介绍点够刺激的活儿。绝望到巴不得被警察抓，你这种人才是刚需啊。”王雕道。他在前头走着，开始拨电话了。

王雕在前面和电话里的人聊着，一口一声“牛老板”：“找你谋点儿活计。手头紧啊，我还带了个兄弟……放心，政治合格，绝对是要钱不要命、一切听指挥的那种，你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后面的“沈凯达”亦步亦趋地跟着，去哪儿、干什么他都没有问，也不关心是什么事。对他来说，只要能活下去，干什么还真无所谓。

两个人拦了辆出租车，消失在林立的立交和楼厦间，不知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又开始了犯罪的勾当……

“开饭了，开饭了。”

随着铁门铛铛一敲，门开，一室人鱼贯而出。食物的香味扑鼻而来，恍惚间斗十方还以为回到了看守所，只不过错位的是，现在他处在被看管的位置。

中午吃过一顿了，米饭烩菜，就那种一海碗米饭上面再扣一勺菜那种，神奇的是滋味还不错。可没想到晚饭还是烩菜，配的是馒头。斗十方走到灶前，盛上了半碗，学着别人的样子，用筷子叉了两个馒头，看看这房间里的桌子并不足以容纳所有人，他没敢坐，老老实实地靠墙蹲着，吧唧吧唧吃上了。

确实轮不到他坐。络腮胡老板、长脸和另一打手，包括这个团伙中的四个女人，隐隐像是团队的核心。他们来得迟，直接坐到了桌边，早有人端着饭送到了面前，还多给添了几碟小菜。他们且吃且聊，听一听都觉得开眼界。

一女问：“费老板，怎么俩月了都没出海的？”

费老板解释了：“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好几个地方都出事了，一出事就给端窝，一飞机一飞机往回拉。风头上，上面的老板也不敢铺大摊啊。”

“那咱们这团队就耗着啊？”另一女问。

费老板说了："耗着呗，所以实践得改成实战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嗨，别说，兄弟们搞得不错啊……老王，周末拉车啤酒犒赏下大伙啊。"

团伙，噢不，团队有人应声，吃着的人齐刷刷地喊了声："谢谢费老板！"

不得不提一句这个奇葩团队。都不知道老板是怎么找到这么一个加强排的屌丝的，长相奇形怪状暂且不说，裤子破了个大口连秋裤都露在外头的、拇趾把胶鞋顶了个大洞露在外头的、头发脏成一绺一绺的，至于胡子，就长短不一、以各种形态拉碴在脸上。这让外人瞅见，绝对是支逃难的队伍。

又一女的说话打断了斗十方的思绪："老板啊，这儿可快两个月了。"

"嗯，这个我知道。"费老板使了个眼色，让她别说了。

别人可能不明白，斗十方心里跟明镜一样。核心人员肯定了解大形势，而大形势是全国性的扫黑除恶及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在这个趋势下，安全自然要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那么要安全，肯定得不断变换作案方式和作案地点了，一个地方肯定不能待得太久。

当专案组的保密案情资料变成活生生的真人和真事，那种怪怪的感觉既让斗十方兴奋，又让他多了几分担心。兴奋的是这消息恐怕哪一级警务单位都求之不得，担忧的是，这消息可怎么带出去啊?

"那个，小平头那个……手快，没问题。这个笨了点，得两三天入门……情绪没问题。"

似乎是在说新人，斗十方慢慢吃着，抬眼偷瞄，他和包神星的直接上司、那个脸上有雀斑的姑娘，正评价两个人。

费老板抹抹嘴角，又审视了几眼，出声道："嗨，你们两个，新来的。"

斗十方放下碗，站起来，躬身问："老板叫我？"

他起身时顺便踢了包神星一脚。包神星端着碗正吃着，被吓了一跳，一张口嘴里的菜喷了别人一头，被喷的拿筷子狠狠戳了他一下。包神星干脆呸了一下，一嘴全吐那人脸上、头上了。那人站起来要打，费老板警示着："行了行了，闹什么闹？"

那位压下火气，瞪了一眼，一抹头脸，居然还继续若无其事地吃。这个意外的插曲似乎让那雀斑妞对包神星多看了几眼，眼光里竟然多了分赞赏。

"忘了跟你们说了，这儿不能打架，想打架跟他俩打。"费老板示意了一下两个膀大腰圆的打手，威慑自不待言。包神星谄媚道："不会不会，老板放心，我正努力学习呢，都学会打字啦。"

"呵呵，那就好……跟你们俩提一嘴啊，这地儿是凭本事吃饭。招你们给了中间人两千块，一天伙食咋也得三五十块吧？你们俩把我这个开支给赚回来，再赚的钱咱们双方就开始分成了啊。就这屋里吃饭的兄弟们，你打听打听，别看个个像叫花子，哪个赚得都不少……小河北，上月你分了多少？"费老板说着，叫了一人的绰号。

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伙，看样子二十啷当岁，笑笑道："一万多块。"

“看看，月薪过万，赶上北上广白领的水平了。好好干，兄弟们，美好的生活在向你们招手。以后是开放型政策啊，谁要走，提前跟我说，到每个月结算完，我负责把他们送走，一拍两散就当不认识……现在问一句，这个月有人想走吗？”费老板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大声问道。

包神星和斗十方是肯定不敢吭声。余下的呢，可是起哄了，有的说了：“不走不走，打工哪能赚这么多？”有的说了：“哪个王八蛋才走呢。”还有的说了：“费老板，我不走啊，除非您撵我。”还有人补充：“撵我也不走。”

这一片忠心表得费老板一脸嘚瑟。不过斗十方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虚情假意。费老板肯定不想让人走是真的，这些人不想走也假不了，由此可见团队的凝聚力不是一般的好。

似乎是故意做给两位新人看的，费老板饶有兴趣地看看包神星和斗十方，出声道：“我知道你俩不放心，打个赌，干完一个月，撵你你都未必走啊……好，赶紧吃吧，菊儿，人交给你了，带上道。”

那个雀斑女应了声。

这个环境和看守所大抵类似，真实姓名属于被刻意忽略的细节，称呼多是绰号，而且是现取的，比如打饭的师傅叫“老王”，这是最文雅的一个，剩下“臭屁”“呼噜”“卷毛”“粪蛋”之类的称呼比比皆是。

大家就在这些相互恶心的称呼里吃完了晚饭。天色已黑，团队众人匆匆又回到工作间，还像白天那么忙碌着。包神星打字打得手都有点疼了，他上楼时悄悄挨近了斗十方道：“这是骗子‘风马燕雀’哪派啊，还加班？”

“这是个小门派，叫加班派。”斗十方开了个玩笑。

包神星苦着脸问："咋办啊？好好当骗子怎么不行，学文化非憋死我。"

"安生点，跑得了吗？"斗十方示意着楼下。独幢院，周遭没有灯火，只有远处偶尔有过路车辆的灯光。想脱离这个环境需要搞定一扇铁门、两层铁栅，还有费老板虎视眈眈的两个打手，肯定很难，最起码目前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包神星"唉"了声，不想了，开始咒骂王雕这个缺德货出卖兄弟。斗十方无语了，傻雕这一卖，卖得他都没脸回去了。反骗的栽在个骗子手里，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啊。

上楼，进工作间，第一件事是拉下不透光的窗帘。工作仍然在继续，不知道都在忙什么，忙得这么专心。包神星和斗十方刚坐下，那位负责的雀斑女就叫了："你……你……还有新来的，到培训室，快点。"

叫了四个人，包神星和斗十方在其中。四人离座，进了隔间的小屋，进去后情景又是一变，墙上居然像模像样地有块黑板，除了黑板，满墙贴着许多打印纸张。来不及细看，四人规规矩矩地蹲着，站在前面的雀斑女开讲了，她先扫视了一遍众人，另外两个来的时间早，对着她谄媚地一笑。

这俩穿着透趾胶鞋、蓬着一头乱发和胡茬的男子一笑的风情，绝对有让女人恶心、男人恶寒的效果，而且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馊味，呛得包神星离他们远了点。

"先给你们起个名字，方便以后称呼……本名是什么自己记着就行了。你叫……大丫，你叫二丫……"雀斑妞点了前两个。那俩下意识地

往回缩了缩露在外面的脚趾，有点不好意思。这丫，肯定是脚丫的丫。

“你……”雀斑女似乎对包神星稍有好感，想想道，“包子……你，斗斗。”

只是按姓氏随便起了个名，斗十方觍着脸未敢评论。包神星却是喜出望外，拍拍手道：“好，我叫包子……好听，谢谢美女小姐姐。”

这赞得那雀斑女脸上闪过一丝羞色，她掩饰似的转身，“笃笃”敲敲黑板，写下了第一行字：一个男人如何扮演好一个女人的角色。

她回头说道：“你们在这里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变成一个女人。如何在心理、气质、语言以及感觉上，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

语罢，包神星瞬间糊涂了，他被“变成女人”的话吓得一痉挛，直接愈懒地又滚地上了。他狠狠赌咒道：“头可断、血可流，老二不能丢。死也不干！”

开场即笑场。斗十方瞬间明白这个诈骗的类型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但也是最难的一种，是所有杀猪盘成员必修的基本功。

简单的地方在于：就是靠聊天骗钱，没有门槛。

难的地方在于：要在不同性别、不同性格间自如转换。

一刹那，他的兴趣被提起来了，很好奇这位雀斑女能不能把这种简单的骗术讲出花来……

初窥门径，与尔同行

“有人说女人好骗，而在女人的眼里，男人更好骗。这两个观点其实都正确。那么都正确也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都好骗，骗人很容易。”

雀斑女开讲了，第一句斗十方就举手了，她顺势一点，道：“斗斗，有什么问题？”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既然都好骗，那为什么让我们扮女人去骗男人，为什么不直接本色出演，去骗女人呢？”斗十方故意挑刺儿。

包神星没有自宫之虞后，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他看看雀斑妹故意道：“一个男人怎么可以骗女孩子呢，真无耻。”

大丫二丫听得出包神星在拍马屁，偷偷地嗤笑。那位雀斑老师笑道：“问题很好。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总会给她一点；而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会给他一切。’我们是做短平快生意的，骗太多回来还真消化不了。所以只要‘一点’，不要‘一切’，懂吗？”

“越不起眼越安全。”大丫出声了。

“对，还有一个解释是，要想触动女人的心，需要很多小事慢慢地积累，这需要精力和时间；而男人不同，只要精虫上脑或者心血来潮，只需要几秒钟就搞定了……懂了吗？”雀斑女笑着道。

四位听讲的男士糗着脸，不好意思说懂了。不过肯定是说对了，没人反驳。

“站起来，看你们左手向的墙面——不要看内容，看那些名字，微信名、QQ名、陌陌名，你们不需要面对面地去想方设法，其实只需要在虚拟世界来一次小小的邂逅，就把要办的事办喽。在说服他们转出电子钱包里的钱之前，你首先要了解，你面对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雀斑女说着，顺手拿起了一根树枝削的棍当教鞭，指着墙上，道：

“比如‘不瘦十斤不换头像’‘不瘦十斤不改网名’，多半是个越减越肥的胖子，这种人好逗、好撩也好骗；这种名字前面带A的，通常是微商或者代购，这种人就算了，他们算咱们同行，甭指望能从他们身上骗到钱；这种公司名加自己的名字的，多数是销售、中介，或者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都是些人精，骗这种人的成功概率也不高；这两种，直接用真名，或者用比较有禅意的成语作网名，比如‘宁静致远’‘云淡风轻’等，通常是中老年大叔专用，可能还是混得不错的那种……你们要学会在一刹那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供料组每天会给我们海量的信息，我们添加好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如果成功地加为好友之后，那能否再进一步，就取决于你在那一瞬间的判断了。”

雀斑女仔细讲着判断方法：“比如用英文名加姓的，如Andy朱或者AndyLiu的，别紧张，大部分是水平不怎么样还想跩一下的小文员；比如用英文名加表情符号做网名的，如果是女的，就是个公主病患者，如果是男的，多数是个娘炮；比如用某某酱，像鱼酱、欧尼酱等，一般是长相令人着急的二次元，自拍只能靠Faceu补救的；再比如，×××备考中、×××加班中等，或者使劲发学习内容的，年纪小的就是班干部，年纪大的肯定还没当上干部，通常是最不出色的工作狂，

让人极度反感的那种；又比如，名字是空白或者只有一个表情、数字、符号的，绝对重度装B犯，然而并没有人在意他。”

“那这个名字呢，王小小要努力力力力……”包神星挑出个另类，问雀斑女。

那女人一笑，没有被难住，解释道：“一长串的名字。比如这个，或者‘听说名字要很长才能×××××’，反正就是打到不能再长为止，通常名字越长，是傻×的概率越高，属于情绪型的那种人。你不会就是那种吧？”

“不、不、不是。”包神星糗着脸否认着。斗十方暗笑了，这个女骗子绝对是火眼金睛，八成早看出来包神星用过这种网名。

“熟悉一下，男人有五颗心，触动其中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雀斑女背手而立，给四位新人解释着。

“五颗心？”斗十方一下子没明白。

“爱心、色心、羞耻心、同情心、虚荣心。比如名字很长的这种傻×，最容易被触动到的是哪颗心，知道吗？”雀斑女征询地看着斗十方。

“虚荣心。”二丫抢答了。这货一说话就扑面而来一股口臭，刺激得雀斑女满脸厌恶。

“是羞耻心。”包神星悠悠地道，“越努力去活，就活得越矬，像我们一样。”

斗十方吃惊地斜觑包神星，看来每个人都有聪明的时候，谁也不是一味地傻。那位雀斑女似有触动，笑了，看了包神星良久才说了

句："正确，已经矬到底了，就不会更矬了。当你开始反弹的时候，该蒙羞的就是别人了。"包神星慢慢侧头，和雀斑女凝视的目光相触，目光碰撞中，似乎有某种火花迸出。斗十方在心里暗笑着，这个饥渴的妞也有颗心蠢蠢欲动了……

"嘀……嘀……"的提示音响起，网络连接成功，接入长安天网的微机一下子活了。随着陆虎鼠标的点击，广场、银行、车站、主干道的车来人往，一下子被拉到了屏幕里，寻址的方框在这一时间嵌入了监控画面。向小园看看时间，正好二十一点。

"围绕面馆主干道我设了四个点。"陆虎道。

向小园问："查一下高峰中介。"

"正在查。"陆虎道。

今天的收获拿在手里。一行人围着裤带面馆绕了几个小时，验证数次之后，最终确定面馆隔壁的"高峰中介"疑点很大，王雕在无意间说的是实话。这里有后门直通，如果王雕在上个厕所的时间完成联系，并拿到一部手机，这里最有可能，否则应该会被零号发现。更关键的是，这个中介公司的注册法人叫费才立，有诈骗前科，曾因合同诈骗被判处两年缓刑，就正常经验判断，骗子和骗子有关联属于合理范畴。

"有了……费才立，43岁，20××年被判处两年缓刑，名下注册两家中介公司，九辆车？"陆虎讶异了。

娜日丽纳闷了："九辆车，这么土豪？"

"哎哟，中介。收车顺便上到自己的名下，很正常。"钱加多开口了，弱弱地补充了句解释。

要论社会经验，钱加多可也不差，这个解释被向小园接受了，给钱加多来了个嘉许的眼神。她回头提醒道："有没有可能查到，王雕和零号离开的时间、那辆车的去向，他不可能躲过所有的监控。"

"正在查……六村堡到河堤路、横桥路……横桥方向有一个公安检查站……等等……"陆虎寻着址，拖着时间轴。拖过了，看到了程一丁开的车，然后又往回返，一帧一帧把那辆加长面包车拖到了摄像头正对的方向，截下了模糊的画面，然后一点一点过滤。他嘴里喃喃道："这是江湖人办事，应该没有刻意掩饰……半个脸，半个脸就够了……OK，有了，就是他。"

余众全聚到了屏幕前，案底资料上的照片和截屏照片比对，嘀嘀嘀的告警音响。这位费老板可能确实也没当回事，除了额头，整个脸都露着，一脸的络腮胡子，和他当年被刑事拘留时的胡子居然还高度一致。

"居然连车牌都是真的，不过不在费才立名下，应该是收购车后双方达成协议，在办过户手续之前，还要有一段时间……他肯定是顺便开了辆车去拉王雕他们了。"陆虎道。

"有了目标就好……另一个人是谁，看能不能在数据库里找到匹配的。"向小园问。

陆虎又开始忙碌了，叫着钱加多去拿打印出来的东西。钱加多等着打印的东西出来，殷勤地递到了向小园手里，向小园放在面前，心情复杂地盯着桌面上这个络腮胡子的体貌肖像，半晌无语。

"能追着人不？"钱加多小心翼翼地问娜日丽。

娜日丽道："如果不走乡道、村道、二级路，就有可能追到。"

这下钱加多蔫了，那是不可能的。基本的反侦查措施谁都懂，只要出了市区，这帮人肯定会绕路走。一绕就瞎了，自己人还落在他们手里，怎么办都是投鼠忌器。

“不可能追到。”程一丁道，“如果是个隐蔽的窝点，那他们肯定就要用反侦查手段了。只要在我们视线之外换一次车，追踪就失效了。”

“顺着藤能摸瓜，那顺着这只瓜，摸回藤去不难吧？”娜日丽道。都知道目标了，她不明白向小园和程一丁脸上的难色为什么更凝重了。

程一丁笑了笑，眼神示意了下沉思的向小园。娜日丽皱着眉头，程一丁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生怕打扰到向小园的思考似的。

娜日丽明白了，可能又一次到选择的十字路口了，是抽刀断流还是顺水推舟都不好选择。摁了费才立肯定能找到人，说不定还能捣毁个窝点。但零号的作用也止步于此，仅限于能摁这么个嫌疑人而已。

“你们觉得这个费才立……我是说，会有多大价值？”向小园组织着语言问，听得出她有点凌乱。

“一般参与总跑不了。”娜日丽道。程一丁补充：“可能也仅限一般参与。”

“等等……可能不止一般参与，我说件可能你们不相信的事，我居然能找到他和我们中州‘6·12跨国电信诈骗案’的关联。”陆虎道，把电脑屏幕推向了众人。

密密麻麻的关联线，自上而下有六层，源自查到的一张用于购买出国机票的银行卡，这张卡属于一个未涉案的普通人，已经作废，但银行的数据留存着。协调的信息显示此人是出售的空卡，该卡除了购

买机票还使用过两次，一次是接收款项，来源公司已不可考；另一次是通过网络支付购买过汽车配件，收货地址就是长安市六村堡，恰是面馆附近。肯定是假名字假电话，但货收了肯定假不了，而那一带的环境，在座的人都知道，除了这家经营二手车的，还真没有需要汽车电路总成的商户。

“有意思了。”向小园翻查着这其中若即若离的关联，捋着思路道，“可能是机票打折，钱没花完，他就顺便用这个钱购买了点配件……不是自己名字办的卡，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收货，收货的电话卡完全可以用完即扔，即便查到这儿警察也无计可施，没有证据……呵呵，看来是个狡猾的老骗子啊。”

“‘6·12跨国电信诈骗案’里，国内的策应团伙一直没有下文，不会根是在这儿吧？可是案卷里显示，话本似乎来自中州啊？”娜日丽问。

“中州距长安不过两个小时高铁行程，两地的经济往来非常密切，就隔了一座山。货到付款诈骗案涉案人员出逃的方向都是这儿，这应该不是单纯的巧合了……资料汇总一下，回头给俞骏主任发一份。”向小园安排道，陆虎应了声，继续顺着发现往大处刨。向小园思忖良久，再看众人时，众人也正痴痴地看着她，她尴尬地道了句：“你们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干脆咱们敞开来说吧，两条路。一条路是，就凭现在的证据抓住费才立没问题，找到咱们的人也没问题；另一条路是，以费才立为中心，可能找到更多的人……可能籍贯就在长安的黄飞、可能出逃的杜其安以及那个姓胡的女嫌疑人，都在费才立的联系人里。”

当然后者是最佳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如果选择后者，那就得选择对零号暂不采取援救行动了。

“这个……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再一个问题是，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娜日丽不确定地问道，目光朝的是钱加多的方向。钱加多明白了这层意思，他倒不怎么担心，想想道：“我觉得问题不大。”

“理由呢？”向小园问。

“他上学的时候，被人骗进过传销团伙里一回，你们不知道吧？”钱加多爆着料。

程一丁眼一直，愕然地问：“还有这事？”

向小园好奇道：“然后呢？”

“有什么然后啊，他实在拿不出钱来，还老勾搭传销团伙的女成员，后来传销团伙赔钱给他路费，求着他走的，他回来时还养胖了好几斤。”钱加多道，惹得几人面面相觑。然后陆虎和娜日丽憋不住，“扑哧”一声大笑了。钱加多生怕别人不信似的补充着：“真的，他给你讲‘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溜着呢……这诈骗团伙能让他干什么？你们觉得当骗子对他来说有难度？”

“那倒是啊，就是……”陆虎笑笑，下文没说。

向小园接着说了：“我相信这点他应该有谱。真干什么大活也轮不到他这种新人吧？老程，你的意思呢？不要推诿，实事求是地说。”

“向组长，您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做最正确的选择，那对他来说可就是最差的一种了。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孤身在犯罪团伙会发生什么事，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想象……而且关键是，将来即便他毫发无伤地走出来，能理解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吗？”程一丁比较老成，把几个担忧全部说到了。

向小园思忖片刻，看着众人严肃的表情，她正色问：“假如是你，你会做什么选择？”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是警察，哪怕再无法理解的任务，我们也得选择接受。”程一丁淡淡地道。

“既然扛着职责，就连谴责也一起扛吧，准备一下，开工。”

向小园决定了。说完像是很不舒服一样起了身，在楼外来回踱步，时不时地唉声叹气，她想起了自己刚入职反诈骗中心时和俞主任的一次讨论：“你凝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思考诈骗这个问题的过程，将无可避免地改变思考者本身，可能也就是改变问题本身。所以思考者最终获得的答案，一定不是最初想要的答案。继续往下推论，‘骗人和被人骗’会变成一个没有结果的循环，无限制地怀疑、实践，就有了下一句叫‘与魔鬼搏斗的时候要谨防自己也变成魔鬼’。”

现在似乎就是如此。她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心变得冷了、变得狠了，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做出了这样让她可能永远难以心安的决定……

彼之毒药，我之甘饴。雀斑妹子有关坑蒙拐骗的授课，听得斗十方对诈骗的兴趣高涨，又精进了一个层面。咋说呢，别的事是高手在民间，这事得说高手在实践，人家这种天天实践的，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雀斑妹当场玩了个骗局，群发钓鱼信息：我有个软件，给别人发红包，别人只要点了红包，不但收不到钱，反而会把微信的钱自动转给我。这个软件我现在卖600元，想要的联系。

乍一听，这骗得也太白痴了，肯定没人信。就像大家常说的“没图没真相”，这不是问题啊，马上给你做出图来。于是把准备好的聊天记录截屏当证据给那些咨询的人看。证据当然是假的，但做得惟妙惟肖，截图有、录制视频有、客户见证有，你只要想验证，如你所愿，怎么着都行。

当然，大部分有基本常识的人是骗不住的。雀斑老师说了：“智商欠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想赚快钱、焦虑、懒、没有道德感是现代一些年轻人的通病……不要认为这个很难，假设成功的概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五到百分之一，你每天发给几百人，总有那么几个会上当……事实上傻子比骗子要多得多，骗子根本不够用。第一组用这法子每天都能骗十几个人，高峰的时候，他们一天能骗到一万多块钱。”

这成果听得斗十方直吸凉气，几个新人小伙伴都惊呆了。

第二个再玩一种抽奖，交五十中了一百面额的手机游戏缴费卡，等傻子拿着得到的卡号和密码去官网充值，哟，充不了，出故障了。回来投诉，客服再给你一个退款通道，服务好着呢，不但给你退款还给你补偿，等你占了小便宜兴奋劲儿一上头，按流程输入支付密码……哎呀妈呀，又被骗了一百多。

这时候，斗十方发现团队居然有后台技术支持，小程序做得像模像样的，网址就比运营商的官网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字母。

如果这种技术含量稍高的还有门槛，那就来个更简单的。雀斑老师双手各一部手机，单手操作运指如飞，能在一分钟里至少给十个人发问候信息，而且不耽误她言传身教，这怎么玩呢？

有色心的，就跟他聊点暧昧的、小黄的话题，偶尔发张露个肩、露个腹、千万别露点的照片，资源库里多着呢，随便找。当然不能白

发，你给妹妹个红包才能给你看……虚荣心重的，你就使劲表扬他、吹捧他，妹妹这么崇拜你，瞅机会要个红包你总不好意思不给吧；有同情心呀，你就得扮离家出走的小姑娘、父母双亡跟着爷爷奶奶的小女孩之类的，要个文具钱还是没问题的；至于对付那种自恋及傻×货，你得用更二的手法激将他们。

整套手法在说话间已经完成了，雀斑妹亮出一部手机，只有短短的几句对话。

通过朋友验证，雀斑妹只是发了个奇怪的表情，一个名字叫“自在真情在人心”的网友，好像把她错认为是车站遇到的美女了，连问她是不是。

雀斑妹：“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网友：“肯定是，我猜得没错。”（几个坏笑的表情）

雀斑妹：“男人为什么都这样，好无聊哦。总不能遇到个美女就期待要和人家发生点什么吧？”

网友：“咱不是那样的人。”

雀斑妹：“就是，就是，你就是。”

网友：“我就是你还加我？”（好奇）

雀斑妹：“你看着顺眼呗。”

网友：“我猜对了吧，就是车站旁边那位。”

雀斑妹：“（坏笑）不告诉你，除非你发个红包。”

网友："你不是骗我红包吧？"

雀斑妹："发一个，让我骗你一次……今天我要连你的心都骗走……"

叮咚，红包果真来了。

四个学员看得大眼瞪小眼。一眨眼，雀斑妹又给另一位发了张KTV里一群妹子围坐的照片，又换来一个66元红包，发红包的网名叫"女生宿舍楼下卖黄瓜致富的神秘男人"，果真是名字长度和傻×程度成正比，他居然被撩得想和雀斑妹视频。雀斑妹左撩右撩，那货又给发了两个红包，1元和131.4元，再视频时，直接被雀斑妹拉黑了。

两分钟进账两百多块。雀斑妹收起手机，看着四位傻眼的学员，她笑道："你们要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把自己想象成萌萌哒小萝莉，奶声奶气地和人家说话；或者把自己想象成骚浪贱的女人，勾引一个男人时嗲声嗲气地说话；可以哀求、可以撩骚、可以发火、可以娇嗔、可以逗弄……一句话，在骗别人的时候，你先要骗倒自己。像催眠了自己一样，无所谓身处的环境，无所谓自己的性别和相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你就是什么样的女人。懂了吗？"

懂了，四人凛然受教，可似乎又不太懂。他们面面相觑，心理上和生理上背道而驰，那似乎也太难了点吧。

"自己看吧，右手边的墙上都是经典的撩骚对话，找找感觉，这么简单的致富途径你们要是还上不了道，那就安心当屌丝吧……开始吧，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明天正式开工，每天都有金额要求啊，达不到最低标准，后果会很严重哦……帅哥，看好你啊。"

雀斑妹结束了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拍拍包神星的肩膀，径自出去了。被关在一室内的几位愣了片刻，都下意识地站到了墙边，观摩学

习着这些打印的截屏对话，不同的口吻、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表达，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每次对话的末尾，都有一个红包。

“这好像也不难啊。”二丫发声道。

“而且很好玩。”大丫道。这个猥琐男咬着手指，那对未来浮想联翩的表情一出来，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大变，显得更猥琐了。

“瞧人家多专业，还整个毛‘风马燕雀’，神神道道不顶个屁用……眼看着要脱贫致富，走上人生巅峰啊，我得好好学学。”包神星兴趣上来了，趴在墙上认真地学习。

斗十方扫过一遍，平静的表情掩盖着心里的震惊。他判断得出，这有一个后台在支撑，不断提供非法客户资源以方便诈骗。而眼前所见，这个简单的方式已经被演绎成专业化、团队化、集中化的流程操作，而且可以想象到的是，背后肯定还有转账、洗钱的操作。

只可惜难识庐山真面目，身处其中的他只能目睹庞大冰山的一角。他觉得自己可能要成为史上最悲催和尴尬的化装侦查员，如果在这个骗子窝里待下去，不可能不逢场作戏，可假戏真做之后呢，将来还能说得清吗……

虎落平川，龙搁浅滩

每个城市的夜生活都大同小异，不是灯红酒绿莺莺燕燕的脂粉之所，就是蒸炒煎炸琳琅满目的美食之地。这两种地方长安都有，而且很有名，比如，东郊大唐芙蓉园。

晚7时左右，一辆商务车在保安的指挥下，好不容易塞进了逼仄的车位，从副驾下车的是络腮胡子费才立。他西装革履，腋下夹着个包。他随手抽出几张钞票给了司机，摆手让司机自己寻个地儿吃饭，有事再叫他。司机就是那位马脸，千恩万谢地走了。

迎着旗袍迎宾妹子尊崇的笑容、踏着轻快的步子，费才立快步进了电梯。五层到站，一报房间号，他被领进了一个金碧辉煌、宛如皇宫装饰的房间，在座的赫然是黄飞和王雕。两个人起身让了个座，费才立瞅瞅这地儿，看看黄飞和王雕小人得志的脸，很忌妒地用手指点着道："这是暴发户的派头、土豪的风格啊。在哪儿发财了，也不拉兄弟一把？"

"没有没有，就捡了点小钱，今天不是我请客，是傻雕兄弟替牛老板做东。"黄飞一拍旁边傻雕的肩膀道，"傻雕，我他妈真不知道你是个天才还是个傻屌，牛老板那儿的生意，十个里头有八个不敢接，出事概率百分之百……哎，我去，你一个顶十个人给他干。"

"什么，牛老板的生意？"费才立愣了下，然后表情黯淡了，那生意他居然一点都不眼红，他只是随口说了句，"傻雕，找钱可以，别去找死啊。"

"死道友不死贫道啊，怕什么？还是飞哥给的人好。那小子一见钱眼就红了，红得都不要命了。"傻雕道，端着茶水敬着说，"这得谢谢飞哥和牛老板，给了我两棵摇钱树呢。"

"我真后悔，怎么没想到能这么干。"黄飞有点懊丧，似乎是那位"沈总"让他错失了一个很好的发财机会，不过他也算大气，啜了口茶水道，"操点心啊，差不多就行，那快钱得拿了就走。"

“放心吧，我有谱，明儿把这货换个点关起来，谁也找不着……哎，对了，老费，我给你那俩干得咋样？”王雕突然想起他“卖”的两位，一转眼都快一周了，现在手里有钱了，都有点想念那俩苦哈哈的兄弟了。

费才立道：“有一个还行，有一个实在是上不了道。”

“就知道那憨炮不长进，多揍几回呀。”王雕道。

费才立说着：“揍了，还饿了几回，脑子不开窍啊。”

“不至于差到那种水平，你那儿骗红包的那套玩意儿，猪都能学会了。”黄飞道。

费才立愕然地说：“我也觉得，是头猪过咱们这一回，怎么也得学会骗其他猪吧？他就是不会，能气死你。打字也没问题，问啥都懂，操作也很上心，邪了，就是业绩为零。”

“算了算了，憨炮那是真蠢，别看他长得细皮嫩肉像个人样，蠢起来真能气死你。”黄飞摆着手，要终止这个话题。却不料听到这儿费才立明白说岔了，纠正道：“你说的是那长头发的、一直说和傻雕在苦窑里的兄弟？”

“对呀，就是他。”傻雕愣了下，没明白。

“不对。”费才立一拍大腿纠正了，“那小子上路。别看小学没毕业，打字也不利索，嗨，那小嘴甜的，就学了一天，第二天上工就骗了十几个红包，这两天都快赶上个熟练工了……我说的是另一个，就那个看着也老实，说啥他都应承，小平头那个。”

啊？！黄飞震惊了，没想到包神星居然发光散热成新星了。而王雕是惊讶于斗十方那水平，怎么可能比包神星都差，他喃喃道：“岔了岔了。”

“没错，小伙子不姓包吗，那个不上道的姓斗。”费才立道。

“这个没岔，我是说……斗十方不可能那么差啊，说起话来一溜一溜的。”王雕奇怪地问，麻雀变凤凰好接受，凤凰堕落成麻雀，就不好理解了。

“那他肯定是不适合干这个。就比如我从中州带回来那块料，哎哟，简直他妈一无是处，嗨，傻雕往老牛那儿一送，我去，成摇钱树了。”黄飞小声道。

费才立好奇道：“车手的危险性可太大，一抓着得全卖了。”

“呵呵，招人还得老派江湖人，这点啊，傻雕不比安叔差。”黄飞侧头，小声地给费才立说了几句这其中的关窍。傻雕招的是穷到绝望、连身份都没有的人，那类人怕是连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干点车手的活儿，那太小儿科了。

“好吧，你这我学不来。”费才立道。

“但你们手里的废材可以给我啊。”黄飞道。

咦？费才立一看黄飞和王雕两个人的表情，立时明白了，不悦地道：“我说二位，咱们商量好的事早几个月就该办了，一直拖着没办法。我们自己都开始实战了，这就又想挖我墙脚。”

“呵呵，一起办呗。要出海喽，准备收钱吧，你以为这么高规格的饭店是请你呀？”黄飞道。

费才立一下子惊喜了，忙不迭地谢着，再有要求都一口答应。热聊未久，来了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她一进门，黄飞赶紧上前相迎，费才立给人家搭外套，王雕伺候着茶水。她坐在主位，其他不管什么来路的人，都被她当下人使唤……

“看不清啊。”

“调成远距成像模式。”

“调了。是个背影，头发又长。”

“我看看。”

娜日丽凑了上来，她的视线里，从两公里外的楼顶看到窗户上那位女客的背影。连续一周在追踪费才立，结果这家伙根本没有回过中介所。意外的是，天网逮着了黄飞的踪迹，接着又锁定了王雕，跟着蛇鼠一窝的，费才立自己出现了，这架势估计是骗子开会，肯定没啥好事。谁料到又突兀地出现了一个美女，看样子，是会议主持的级别。

看了半天，娜日丽道：“哎哟，这能急死个人啊。”

只见其人，未闻其声。外界怎么可能知道会议的内容呢?

眼睛又凑到观测镜上的程一丁有新发现了，惊讶道：“哟，哟……向组出现了，她……”

“怎么了？”娜日丽好奇地问。话音落时，程一丁笑了，把位置让给了娜日丽。娜日丽一看，出事故了。向组长驾着从中州开来的那辆车，撞到了一辆红色的奔驰车上，保安正在拦着她理论。

“我觉得呀，这是受到了钱加多的启发。”程一丁笑道。

“说不定就是多多提的建议，要不是和王雕照过面，他得亲自上，呵呵。”娜日丽道。他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女人离座，很快看到了女人带着黄飞、傻雕一行人下楼，围着向小园理论，估计向组长得负此次剐蹭事故的“全责”了。

不为人知的是，街远处一辆通信车里，闷在车厢里的陆虎的电脑上，已经显示出了这个女人的肖像。因为“交通事故”，还留下了电话，紧跟着，电话号码关联的身份信息唰唰地在屏幕上显示，本来美女就把钱加多和陆虎看得有点发呆了，等信息出来，整个又上升了个层次，成目瞪口呆了。

她叫沈曼佳，居然是外籍，新加坡籍华人。

“哟嗬，国外来的骗子，这好玩啦。”

良久，钱加多兴奋地道。他没注意到，陆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陆虎目光注意的角度是另一屏，处理完事故，驾车走开的向小园，似乎多了个尾巴，等进一步确认，他急急地拿起步话机喊着：“向组注意，你身后有尾巴。”

“啊？！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向小园问。

“直接走……放慢速度，往我的方向来。”程一丁在麦里道。

他和娜日丽且说且跑，迅速下楼，几处明暗交错，要对上火了……

此时，斗十方正蹲在诈骗团伙的学习隔离房间里，已经没有一点火气了。

在这里没有吃闲饭的人。业绩落后，每天会被罚站、罚做俯卧撑，而斗十方属于那种业绩极差、死活骗不回一个红包来的，这种惩罚就相对轻了，除了罚站和罚做俯卧撑，只多了一项，挨饿。一天只能吃一顿，还是剩饭，而且要加班学习，三天过去，斗十方身上就多了层逃难的气质，头发乱了、胡茬长了，表情怎么看怎么憔悴，走路晃晃悠悠的，就差吹过一阵风来，一头栽倒了。

“耶！又来一个。”

外间的包神星夸张地做了个握拳的动作，大丫赶紧凑上去瞧。88元的大包，看得他差点就流口水了，觍着脸道：“包哥，教教我。”

“很简单嘛，聊天记录就在这儿，自己看。”包神星得意地道。

“不难啊……美女这是下班了吗？哦……有空吗？……你有事吗……想约你？……约人家干吗？……能干吗呀？……好吧，发个红包给我，让我考虑一下，当你请我喝咖啡了……”大丫念着这简单的对话，一下子没明白其中的玄机。

包神星解释着：“我前天就钓上了，我故意什么都没跟他说，只说我住在那一片，工作一般，单身租房，空虚寂寞……头像就是照片，他能看到啊。”

“那什么意思？”大丫问。

“啧啧啧……你咋这么蠢呢，凡这种女人都是可靠的目标。这个得有经验，比如你包哥我，当年就在夜总会混过，从头牌到公主，我接触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撩男人这个套路太简单了，曾经那里面有姐们儿撩得客人给她们买房了，要个红包也太简单了，等着看啊。”包神星已经跃居骗师地位了，他在电脑上输着字：“对我这么好干什么？”

包神星边发边扭着身体，仿佛整个人荡漾在幸福中，仿佛自己真成了个女人，连大丫都觉得恶寒了，可没想到对方的回复是：当然对你好了，这算什么，别说八十八，就八百八、八千八也不在话下。

包神星赶紧顺手打着："那发188元吧，我给你点好加啡，在靠窗的位置等你哦……位置是这儿。"

假位置、假照片随便传过去了，大丫却是发现不对了，赶紧提醒着："包哥，咖啡你打成加啡了。"

包神星无所谓地道："精虫上脑的男人，男女都分不出来，他能认出个错字来？"

话音刚落，红包过来了，这时候连收红包的雀斑妞也笑出声来了，她在手机架旁远远地给包神星竖了个大拇指。这里的分工很明确，电脑同时登录数个微信，打字聊天的、收红包的、转账的都各司其职。四个女人属于领队，相互间都在竞争业绩，冉冉升起的包神星这颗新星，都让其他组有点忌妒了。

业绩越好，主管的脸色自然越好，雀斑妹倒了一杯水，给包神星放在电脑台前，提醒他道："羊毛别只对着一只羊薅。"

"我在什么地方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能找着我？"包神星不屑，问雀斑妹，"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男的一直以为我在南京路。"

"技术，随便换呗。实在是因为月亮上没人，要不显示在月球都没问题。"雀斑妞笑道。

"那多好，有首歌不是那样，月亮代表我的心。"包神星道。

“你居然把你的心比喻成月亮，合适吗？”雀斑妞愣了下，没回过神来。她是被包神星手舞足蹈的样子给扰乱思维了。包神星贼兮兮地瞧着雀斑妞，补充着：“合适。初一的月亮，全是黑的。”

哄堂大笑。自打包神星进入状态，他像开挂一样引领着全场的情绪，大家经常会被他的疯话逗得笑得合不拢嘴，连工作效率也捎带着提高了。说话间，又有红包源源不断而来，那四位女“高管”忙着在手机上点着接收、接收……

斗十方从门缝里往外瞄。那一百多部手机是插着电源线运作的，随着女骗子的纤指轻点，一个一个的红包被接收。一串串数字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一个IP飞进不知道在哪儿的另一个IP，这个看不见的犯罪网络，轻松地收割着虚拟世界数字化的财富，一刻也不停歇。

怎么办？怎么办？

跟着狐狸钻进狼窝了，最初的设想全被打乱了，没有计划、没有后援、无法脱身……斗十方为难地向后墙撞撞脑袋，懵乎乎地清醒不了，拖延怠工肯定装不了太久，可全身心投入诈骗事业他又做不到。他没想到，自己在警察群体里是个另类，掉进犯罪团伙窝里，也是个另类，这是没办法的选择，总不能真当个骗子给团伙贡献力量吧？这里每个人每天的定量是一千块保底，骗不到这个数的，都属于不合格的“料”，他正想象着，这群骗子会怎么处理不合格的“料”。

揍一顿撵走？应该没那么轻松。

出于保密需求，这里应该没有“离职”这一说。

可真要蠢到一毛钱也骗不回来，团伙总不至于杀人灭口吧？看他们的操作方式，就是化整为零，这肯定是出于畏惧刑责，逃避打击的

心理，肯定也不会涉足重罪。

那会是什么方式呢？斗十方想不出来，熬了几天，差不多该到极限了吧？

“嗵”一声，门开了，是一个打手踢开的。他站在门口，以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斗十方，半晌开口道：“起来吧。”

斗十方手撑着地，慢慢站起来，有点想晕的样子。那人无语道：“邪了啊，猪都能学会，你学不会，就没见过这么蠢的，怎么可能一个也弄不回来啊？就瞎猫逮死耗子也能撞上一个啊。”

“我运气一向很衰，真的。”斗十方弱弱地道。

这个解释不够。那男子撇着嘴道：“骗个红包还要什么运气？我他妈都学会了，没事干手机上戳戳一天都能整几十块的。”

“我也奇怪啊。您看我很努力啊，为什么就和红包无缘呢？大哥我饿了，给点吃的呗。”斗十方惨兮兮地道。

“跟我来。”男子前面走着，斗十方慢步跟着。在一室骗红包的人面前，迎接他的都是同情的目光。斗十方羞于见人似的掩着半张脸，跟着那男子出了铁门。

人是铁，饭是钢，饿过三顿心慌慌。那男子回头瞅了一眼已经萎靡不振的斗十方，除了厌恶和可怜，就剩下呵斥和打骂了。这类人他不是没见过，一般不上道的，揍一顿就能解决，再不济饿两顿，然后别说当骗子，当婊子都行。嗨，这位就奇怪了，连揍带饿一周了，愣是上不了道。

下楼的工夫，那男子回头又是怒其不争地甩了一巴掌，骂道：“妈的，还得伺候你。老板可说了啊，实在不行明儿把你送砖窑里，总之买你那一千块还有饭钱不能白掏喽。”

“大哥，要不我当大师傅吧，我做过饭。”斗十方退而求其次。

啪唧！回答他的又是巴掌。这个请求明显私心太重，那男的骂道：“饿得撑不住就好好干，干大师傅，想偷吃了是吧，可把你想得美的，快点。”

“哦。”斗十方跟着，下了二楼厨房。那男子看着他，灶台上的半碗冷米饭和剩菜扣在一块儿，示意着他吃，这是今天仅有的伙食了，斗十方端起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耳朵不时地耸耸，像在听什么，眼珠子不时地瞟瞟，像在看什么。

对了，今天络腮胡和马脸不在，就这一个家伙，机会来了……

这个时间点，娜日丽和程一丁快步从楼里冲出来，恰好看到了停在红灯处的向小园，跟踪她的车距离她五六个车位，在两车后缓缓停下了。娜日丽向程一丁一使眼色，她快步跑向这辆车，直接笃笃一敲驾驶位置的车窗，男司机好奇地摇下窗玻璃，可不料模样尚可的微笑妹子瞬间变成母夜叉了，一伸手就卡脖子，另一手一扳车门，那头程一丁趁机上车，扭了车钥匙，顺手一按他的安全带，这头的娜日丽再顺手把他拽出了驾驶室。程一丁弓着腰从副驾坐到了驾驶的位置，等车重新启动，那跟踪的男子已经被摁在车后座上了。

不愧是刑警出身的，这兔起鹘落的利索动作看得向小园都有点羡慕了。绿灯亮起，启车即走，走出两公里泊停到路边，向小园开门下车，听着耳麦里的汇报，急急奔向后车，愕然问：“确定吗？”

“可能……确定。”程一丁尴尬道。向小园弯腰看后座，那个被摁住铐上的跟踪男，正诧异地看着她，火冒三丈地怒道：“放开，我是警察。你们哪个队的？”

“你是哪个队的？跟踪我干什么？”向小园不信地问。

“反了吧，该我审你们吧。”那男子不屑道。此时听到了警报的声音，两辆警车尾随而来，横亘一停，哗啦啦蹿下来一批警察，直接荷枪实弹地把向小园一行围在中央了。

岔了，岔了，全岔了……

长安经侦某队指挥后台，一位领队在气急败坏地摔电话。

当地经侦总队的紧急联络电话响个不停，自中州省厅来的协调十万火急要求放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偏偏处在被监控位置的沈曼佳一行似乎有所察觉，匆匆离席，把布控在酒店内的便衣给搞了个措手不及，指挥部不得已只能下令放弃。

可能最纳闷的是钱加多和陆虎了。他们眼见着中州这一小组，是被两辆警车给带回来的，而且被隔离看管在总队部，刚进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跟着乌泱乌泱来了一大群警车，都奔队部去了，仿佛中州同行是什么重大嫌疑人一样。两个人尝试着联系，还没下文，连他们俩也被临时看管起来了……

第二章 忍辱负重再入虎穴

逃出生天，不啻天裂

这个灯光昏暗、喝口水都有泔水味的冲鼻地方斗十方太熟悉了。他边吃边谋划着怎么干，等着碗快见底，他在心里演绎过无数次，终于找到防守最薄弱的机会了。

他放下碗，顺手伸进了调料盒子，手抓了一把黏糊糊的东西，对着没注意到的打手男道："大哥，我吃完了。"

"走，继续面壁，咋，还想回去睡觉啊？"那男子恶言恶语道。看着畏畏缩缩走向他的斗十方，照例顺手抬起来要扇一巴掌，可不料斗十方猝然发难，手快如闪电地摸向他的脸。他顺势后仰，可不料那手不是去打他，而是伸向他面部，扔了什么东西，哎呀……一瞬间眼不见物，刹那间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啊？！第二下才是真动手，斗十方顺腿一蹬，直接蹬上了那货的裆部。那男子撞上了门框又反弹了回来，正好被斗十方揪住，脚一绊，"咕咚"一声栽倒，栽倒时，"啊"音才落。

面口袋顺手一扣脑袋，腰上、腿弯上各跺一脚，看守出身的斗十方最懂哪儿是疼处，那人疼得喊都喊不出来。斗十方从容地掏了他腰上的钥匙，抽出裤带绑了他的两手，这才疾步退出，开了一楼的门，奔向大门，从容地再开一道门，开门刹那，空气也是自由和清新的。

他精神为之一振，回头瞄了眼，楼上才发现动静。他锁了门，一扔钥匙，拔腿就跑，迅速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头回遇到这事，那几个女骗子都傻眼了，叫着那些“学员”，解腰带、打水冲脑袋。一脸面粉、豆瓣酱的男子，连洗带吐半天，一口气才喘上来，急得喊:

“快……快给老板打电话，人跑了，这可坏事啦。”

人跑了意味着什么谁都知道，刚刚学会的致富游戏可就要OVER了，可能出国留洋的梦想就成泡影了。老板的电话一打通，命令来了:“无论如何要把人抓回来，抓不回，这个点儿就废了。”

又是一阵慌乱，打手男挑了一拨入伙时间长、靠得住的学员，砸开门开始连夜追人了……

“哎哟，卧槽，傻雕你他妈害死我了。这孙子蔫不啦唧的样子，居然把大军给放翻了。”费才立放下电话，心揪起来了，这窝点要是漏了风，那最轻的后果也是集体搬迁，且不说地方不好找，要是真耽搁一段时间，那得少赚多少钱哪，更何况还有十几个技术熟练的人，那也是钱哪。

黄飞却是埋怨着:“我说老费，你好歹也沉住气啊，一听漏风了，沈总都吓跑了，好不容易约着人家，拿不到钱你别怨我们啊。”

“我这不急的吗？！”费才立懊悔道。

刚才接电话听说人跑了，他急得当场开始安排了，那个本就是来洽淡“买人头”的沈女士一听有漏风之虞，一言未发就离座而去了。

这一行就是如此，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是风声鹤唳。骗子的个性就是狡猾，狡者必多疑，有一点疑点，就不会跟你谈了。

沉默半晌，傻雕小心翼翼道：“那地儿成片果树的，不好跑啊，这大晚上的。”

“问题是也不好找啊。”费才立骂道，心绪不定地问着王雕，“对了，这人什么来路？”

“告诉过你了，中州哪个老混家的二代，‘风马燕雀金评彩挂’，门儿清，在中州坑了我两回。”王雕道。

费才立勃然大怒问：“那你不早说？”

“你不专治各种难剃的头吗？我想着关起来他就算三头六臂也没辙吧？”王雕道。

费才立再要启衅，被黄飞拦下了，他一句话让费才立稍稍安心了，只听他判断道：“我觉得就跑了也没事，他往哪儿跑，也不会往雷子那儿跑。傻雕身边清一水的烂人，自己还没准有多少案底呢。”

“对对对，那孙子坑、蒙、拐、骗、抢，厉害着呢，手也黑，我在中州逃出来时，亏他直接把青狗的人拍了两板砖。”傻雕道。

刚放心又揪心了，费才立欲哭无泪道：“咱就是骗子窝，你硬送个土匪进来，你他妈不是坑我吗？”

“才一千块你还想要啥人？正经人能干这事？”傻雕道。

“傻雕，我他妈跟你没完。”费才立大怒。

两个人隔着座位互掐上了，黄飞急得拉架，马脸司机踩着油门加速，驶去的方向，离市区越来越远……

坐下来冷静以后，向小园大致捋出可能是什么情况了，解释不难：肯定是费才立或者黄飞或者那个冒出来的沈曼佳正在被长安警方监视，把她当成接触的可疑人物进行跟踪了，没承想，长安警方也被中州警方当成"可疑"人物给摁了。

"对不起，向组，我担心他们对您不利。"娜日丽开口小声道。门口的看守就是被她摁了的同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里面这个小组。

"说什么对不起，是我该说谢谢。"向小园坦然道。

"先别客气，这大水把龙王庙冲的，怕是麻烦了。"程一丁道。

这个是真麻烦，误会好解决，可要盯的是同一拨嫌疑人就不好说了。中州来的有越俎代庖之嫌，这不管对于哪一级警务单位，都是大忌。

话音刚落就兑现了。一阵凌乱而急促的脚步声，进来了一位面容肃穆、年届五旬的警官，中州一方众人齐齐起立，对此人敬礼。照片上见过，他是长安市经侦总队长凌宏业。而方来此地时接待小组的副政委站在人群里靠后的位置，这个娄子可能捅大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代我向谢副厅问好。"凌总队长虎着脸说了句。

这就是态度，不要你的解释，也不给你解释。向小园鼓着勇气道："报告凌总队长。"

“不用，你不是我的兵。”凌宏业有点怒意地看着这组，发泄了一句道，“你们惊走的是谁不知道吧？你们毁了刑侦同志们几个月的努力啊。小同志啊，不是老谢的面子，我非拿你们问责。”

“我们惊走的是沈曼佳，新加坡籍华人，没有案底。但我有理由相信，她和境外的电诈团伙有联系，应该是中间人的角色，这角色的任务是在内地负责组织人员出境，黑话叫‘买人头’，还有供料，很有可能和地下黑产有关联。”向小园答非所问，把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

凌总队长一怔，看看下属，有位具体的负责人喃喃说了句：“哟，知道得蛮多嘛。”

“可能比您想象中的多，另外三人分别是黄飞、费才立、王雕。黄飞、王雕涉嫌中州的‘货到付款诈骗案’，我是一路追着他来的，然后通过王雕发现了费才立这条线。我们怀疑费才立应该和境外电诈团伙有关联，组织内地人员出境，他参与的可能性很大。”向小园道。

“虽然案情你了解很多，但这个嫌疑人归我们了。你不用请求，只需要配合。”凌宏业对向小园的极力表现给了个婉拒。

向小园有点下不来台了，这是下逐客令了，而且是最不客气的那种，她难堪道：“那总得让我们知道一下，捅了多大娄子，让我们死心啊。”

“费才立和高峰中介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中，你刚才说的可能，不是可能，是事实，我们正在寻机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等了数月，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沈曼佳才出现，你们这一搅和，‘买人头’的生意可黄了。”一位高个子、很帅很清秀的男警道。

看似是经侦同行，向小园抱着希望问着：“那你们一定找到了费才立的窝点？电诈团伙要的都是熟手，国内打击严厉，他们都是散布存

在，只有要出境时才会合到一起。这些窝点可以视作电诈团伙的训练营，如果有机会端掉，那就意味着有可能找到黑产源头。”

“思路不错啊，老谢手下的兵可以。”凌总队长思忖地审视着向小园，不那么咄咄逼人地逐客了。

那位男警却否决道：“虽然监控到了，但窝点是全封闭状态的，外人根本不可能进去。而且选址都是很特殊的地方，监控的难度非常大。想端窝太天真了，他们的网络水平不比我们网安差，可能还没到地方，他们就发现了。”

这时候，向小园脸上意外地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她正式请求了：“也许我们可以帮上点忙，让我们留下吧，犯罪可没有区域限制，我们何必有门户之见呢？”

“老谢也这么说了，但我没同意。你们这个娄子捅得很窝火啊，他们这一溜走，再露面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凌总队长语气不善道。

“说不定我们能帮上点小忙。”向小园道，成不成，就靠最后一把大杀器了。

“还有什么瞒着我们的？”凌宏业好奇了。

“我们有位侦查员，可能陷在对方的窝点里了。”向小园道，这种细节恐怕谢副厅不会提及。

果不其然，凌宏业眼睛大了一圈，愕然地看着她，又看看自己的下属们。就在向小园自得时，凌宏业又一次勃然大怒道：“看看，我就说嘛，有可能是他们的人。”

“啊？又出什么事了？”向小园心揪起来了。

“炸窝了，都快失控了……跟我来，认认你的人。”凌宏业怒道。

这一行人直趋指挥室，一屏远拍的视频里，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楼身，一个身影跑了出来。然后不久，一群人跟着跑出来了，人影幢幢，到处都是手电筒和手机灯光的亮点。在这种情况下，恐怕监视也得退避三舍。

“看不清楚啊。”向小园道，负责监控的换了一屏，是抓捕的场面。两个人飞快地从侧面扑向一个人，被袭击的那人反应同步，一矮身一个兔子蹬鹰，把扑向他的人踢出几米远，然后再一挺身，把第二个扑向他的一翻压在身下，“嘭嘭”就是几下老拳。可能他没有发现第三个人，似乎中了枪，“啊”的一声扑倒，被这两位挟起来，揪着头发照了照脸。一张胡子拉碴、头发蓬乱的脸，几乎走了形。

不过现场中州小组的都认出来了，就是斗十方。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素质不错，打伤了我们两位外勤。”凌宏业道。

“人呢？”向小园急着问，有些失态了。

“当然被我们控制了，这是保护他，要被那拨人逮着，可有罪受了……你们过来，跟我说说这个人的情况。”凌宏业道。

事出突然，似乎还有什么紧急情况，向小园小心翼翼问着：“您……您对这个人有兴趣？莫非……”

“端老巢的条件还不成熟，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窝点。我们其实刚才在考虑是不是把人放回去，否则这拨人一惊走，再找又要大费周折了。”凌总队长道。

“绝对不行，把他带回来，我们回中州。”向小园一反常态，态度与先前大相径庭，这态度变化得让长安警方同行都诧异地看着她，仿佛看嫌疑人一样，满满的都是不理解……

世界上最悲催的事，莫过于斗十方今天遇到的事了，千辛万苦刚出贼巢，没跑多远就掉进了狼窝。

他被拖进的地方是一处砖窑，垒了一圈土墙院子，院子里还拴了条狗。他被捆着手，也像狗一样被踹到屋中央。这个鬼地方居然连电都没有，一盏昏黄的灯照得什么也看不真切，还不如在黑暗里目不视物，有了这种光线，反而更让人觉得阴森森的。

“这人黑着呢，疼死我啦。”

“看我这脸是不是肿啦？”

“黑青着呢。”

“哎哟，别按，疼死啦。”

两个挨打的互看着伤处。典型的西北大汉，要比斗十方高半个脑袋，偷袭都受了伤，实在让两个人有点郁闷。另一个没受伤的举着灯，照到了地上半躺着的斗十方身上。他心有余悸地检查了斗十方手腕上的扎带，似乎怕这货跑了。这家伙的战斗力实在让他捏了把汗。

“老关，电话。”有人说了。接电话的安排了句，让一位出去盯着追兵，他在门口低声接着电话，不一会儿急急地跑回来，示意着被打的同伴道：“快，解开。”

“啊？跑了谁负责，这瓜皮多横你又不是不知道。”被打的一位怒道。

“自己人，快解开。”接电话的道。

那人一听傻眼了。再催了一遍，他掏着打火机直接把斗十方手腕、脚踝上的扎带烧断，此时隐隐约约听到了人声，屋外放风的那位奔回来了。几人关了灯，只听到外面的狗猛吠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些追斗十方的人才退走。

人走了，灯重新亮了。这三位便衣打着灯，饶有兴致地看斗十方。一位道：“能混在骗子窝里，可真不容易。”

另一位驳斥了：“是不是混不下去才跑啊？”

老关似乎是带队的，纳闷地问着：“你们中州的，来我们辖区瞎掺和什么？”

斗十方看看这个，瞄瞄那个，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骗子卖了，无意陷进去的。他没吭声，那三位还以为斗十方怀疑他们的身份，一位亮着佩枪，另一位拿着手机发信息。片刻后，向小园、娜日丽、程一丁等人在指挥部的照片亮给斗十方了，这下子斗十方更尴尬了。

“自己人，说下里面的情况。”老关打开了通话，提醒道，“等着信息的是长安市经侦、刑侦联合办案组，我是外勤关跃龙，你叫斗十方吧？来自中州市反诈骗中心？”

“对。这个窝点里面干活的一共二十一个人，包括四个女的，其他人四人，一个大师傅，住在一楼。两个打手，一个马脸，一个酒糟鼻子的，领头的是个络腮胡子。他们中间我只知道一个人叫包神星，是中州‘货到付款诈骗案’的嫌疑人。其他人不知道姓名，我们相互之间都叫绰号，绰号都是现取的，应该是刻意不让大家相互知道名字……窝点的工作间在三层，通透的，电脑二十三台，其中一台应该总控制

出口，手机架存放两百余部手机，基本是每个人控制十部手机。主要的诈骗手法是骗红包、裸聊敲诈、刷单等。一共分了四个组，四个女的是教练，负责教新人入行。据他们讲，这里成绩优异的，会被选送出国赚大钱，出国的机票都免费……就这些。”斗十方思路清晰地汇报道。

“涉案情况。”手机里传来声音。

“我没有参与，不太清楚准确数目，但数目应该不小。里面对员工的KPI要求很严，业绩每天落在最后一名的要罚做俯卧撑，连续三天末尾，要罚站加罚饿，每天最低的要求，红包组每人得骗到一千块钱，正常情况下，骗一两千没什么问题……哦，对了，这里的人成分虽然复杂，但明显受教育程度都偏低，不可能玩转网络这一块。我怀疑后台有平台支撑，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供料、话术，甚至是黑产。里面所有手机装的都是数据卡，不能打电话，而且每天都会更新系统，系统的位置被动了手脚，会显示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用他们的话说，位置显示在月球上都没问题。”

“每天出入的金额大致有多少？”

“保守估计，每人平均两千总是没问题的，四五万总是有的。具体我不清楚，我进入刚一周。”

“那为什么跑啊？”

“不跑当骗子啊？我真骗起来我自己都害怕，真待上一两个月，我骗上十几二十万，我咋交代？”

“咦？你难道不是……打入对方团伙的？”

“不是，我是跟着那个叫傻雕的骗子来的长安，任务是查找他上岸的地方，没准碰运气能逮到在中州作案的那拨人。谁知道一不小心，他把我卖给这个骗红包的团伙了，把我卖了一千块钱……我再次声明，这么多人见证着啊，我在里面一分钱也没骗到，就因为这个，天天挨打挨饿，这不被逼急了才跑……丢人我不怕，出来警证丢了我可丢不起。”斗十方难堪地道。

那三位看这孩子如此诚实，不知道什么地方透着幽默，惹得他们吃吃偷笑。又问了几句，斗十方不耐烦地回答完，把手机丢给了老关，直接道：“有吃的不？”

“哦，有……有……”

脸上挨打的那位，赶紧找出包，掏出个硬邦邦的饼子递给斗十方。斗十方一嘴咬下去差点硌了牙。另一位赶紧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斗十方嚼巴着，惊讶地问：“不会吧，这么艰苦？”

“这里离镇上还有十公里，一山大果树，物资奇缺。不敢运输啊，怕多了被人撞见。”老关解释道。

斗十方嚼着道：“比骗子团伙里的伙食还差，早知道我不跑出来了。”

“不跑还不是挨打？”一位道。

“挨打我扛得住啊，出来挨处分说不清楚，那谁扛得住？”斗十方道。

三位异地外勤互视一眼，说不出对此人是笑话还是敬佩，但扛到这种程度还能伺机跑出来的，确实也不多见。共同的出身让他们和斗十方的话多了起来，里面更多的细节，在谈话中一一披露了出来……

有专业的网络传输、平台支撑，有专业的信息提供，甚至还有专业的话术教练，在会议室听着谈话的凌总队长面色渐渐凝重了。中州这一行人有点尴尬，“打入敌人内部”谓之英勇，可这位是被人“卖入敌人团伙”的，就不好说了，吹牛没几分钟就被揭穿的向小园有点脸红，还好没人注意到她。

“这些信息太重要了，比外围监视要翔实十倍不止。”那位帅帅的长安警方小伙向总队长说道。

“刚出来点意思，可就要止步于此了。”凌总队长犹豫道，目光不自然地看向了向小园。

向小园知道长安警方的想法，摇头道：“绝对不可能。他是无意陷进去的，我来此的最初目的就是援救，既然他跑出来了，也就引起对方警觉了，别说回去，可能这个窝点都要被弃置了。”

“那你们来一周了，为什么没有援救呢？也没有就此事寻求我们的协助。”那位帅警官提出了疑问。

程一丁接下了这个尴尬的话题，直接道：“我们判断他是陷进骗子窝里了，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就暂缓援救，迂回地从费才立、王雕、黄飞这几个人身上找线索。还好，我们找到了。”

“是啊，你们的线索找到了，但把我们的全掐喽？”帅警官撴了句。程一丁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等等，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费才立一行已经回到了窝点，我们考虑个折中的方式行不行。现在的任务是，第一，确保这个团伙哪怕迁址，也不被惊动；第二，确保我们的追踪可以跟进。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再把这个人‘送’回去，或许让他们抓回去，这样就出现

了两种可能，差一点的结果，他会被押到其他地方，可能是黑砖窑，可能是其他团伙。那好一点的情况……”

是那位政委在说话，总队长随口问：“是什么？”

“最差的情况都有了，剩下的都是好情况，都有可能期待更大的发现。”政委说了句囫囵话。

历来是政委说话屁都不顶，不过今天顶用了，凌宏业再一次期待地看向中州这个小组。他盯了很久才出声：“我看过这个人的资料了，我完全可以命令你们或者他这么做。他在团伙里宁愿挨打，也不愿当骗子，那对于上级的命令，绝对会硬着头皮顶上去……这是我们警察可悲但也是最可敬的地方。现在开始讨论方案，在我下这个命令之前，你们中可以去两个人见一见他……告诉他，辛苦了，即便他抗命，也不会记入档案。我会安排送你们回中州，可以开始了。”

凌宏业大手一挥，长安这边的参案人员全部讨论实施计划了。向小园一拨人默默退出来，有位外勤提醒着：“那地方很偏僻，四驱越野车才能上去。两个人。”

“我算一个。”向小园环视众人，大家都期待着。她没有挑其他人，唯一看向的是钱加多。

“给他带点儿吃的，看那样都瘦了一圈。”钱加多道，他洞悉到了最实际的一件事。

不过这话却听得向小园鼻子一酸，侧过脸，跟着长安警方这位外勤匆匆走了……

匹夫有志，愿取其辱

“人呢，人呢？”

“还没找着。”

“我不是问那个跑了的鳖孬，没看住人的那个呢？”

“在楼上。”

骗子团伙里作为领队的月月姑娘小心地道。回到驻地的费才立已经怒极失态了，带着黄飞和王雕噔噔上楼。四女二男加上那位没看住人的大军留在家里，正焦虑地等着，不知道是留是走，一见主心骨回来了，都期待地看着他。

可不料主心骨也乱了方寸，上前揪着大军，狠狠一脚踹了他个屁墩，恶狠狠骂着：“你他妈不是练过散打吗？是不是吹牛啊，光练挨打是吧？这么大的个子，被一个几天没吃饭的放翻了？”

“大哥，那小子使诈，糊了我一脸豆瓣酱。我一不小心失手了。”看守不敢反犟，解释了句。

“那他妈还不去找，有功劳啊，躺在这儿挺尸？”费才立怒道，他这满脸大胡子，凶相一出来，威风凛凛的，吓得大军一骨碌爬起来，跟马脸汉子带着余众奔出去了，这回连女人也用上了。

包神星最后跟着出去了，他愤愤瞪了衣着光鲜的王雕一眼。王雕却是没皮没脸朝他笑笑。包神星朝他竖了个中指骂了句：“不仗义，出卖兄弟。”

“滚，又没卖多少钱，让你学本事呢。”王雕骂了句。包神星不敢再启衅，跟着跑了。

费才立指着包神星去的方向道：“啊……就这个蠢包，两天就上道了，撒起娇来比娘儿们还嗲。跑的那个家伙我一直很看好，又机灵又会玩电脑，可愣是上不了道，我早该看出来有问题。傻雕，这他妈到底什么人？”

费才立再看满室的电脑、手机，这吃饭家伙，换一个眼光看，让警察端了，可就成要命的事了。

王雕却是不耐烦地把脚搭在桌上道：“都跟你说过八百遍了，是个浑蛋里的精英，烂人中的翘楚。你咋就不信呢？”

黄飞一听这句赞道：“这话说得好，傻雕你不是文盲啊。”

“我跟牛老板学的。”王雕笑道。

“两位兄弟，大哥……活老天爷啊。”费才立苦着脸坐卧不安地踱着步说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咱这活儿，官方叫‘有组织地实施诈骗’。你俩不清楚这活儿什么德行，简直就是脱裤子打老虎，既不要脸又不要命。真出了事，苦窑里得把中老年一起过了。”

黄飞又笑了，连赞费哥也有文化了。王雕却是看看手机道：“这才十点多，不管是找人还是搬家，时间都充裕得很，你急有毛用啊。现在最急、最紧张的是斗十方，我不信，黑灯瞎火身无分文，肚子都没填饱，能翻起多大浪来？那状况我在中州经历过，快他妈逼得我一头撞死了。是吧，飞哥。”

“甭提那茬儿，安叔差点失了手，媚娘子都折了，下文还没等着呢。”黄飞道，糗事自然不想摆到桌面上来。

虽是闲话，但王雕这么经验丰富地一分析，倒让费才立安生了不少。他耐着性子坐了下来，不断地打电话催着外面的人……

贼窝里乱成一团，警营里也千头万绪。

这个由长安经侦、刑侦，以及后来补充网侦加入的专案组，是三侦合一联合办案的模式，阵容相当强大。总队长亲自挂帅，来自三侦方面的都是各单位遴选的精英。主办的那位帅警官姓邵名承华，是长安反骗领域的No.1。此案的外勤是重案大队挑选的精英，领队就坐在凌总队长身侧，姓曾名夏，一位浓眉大眼的西北汉子。对付恶性犯罪游刃有余的他今天有点尴尬，先是外勤跟踪被中州警方来人给摁了，还是个女的。接着在果园抓人又伤了两个人，如果不是配备着电击枪，怕是要出更大的娄子。

“这是他的履历。小曾你看怎么样？”凌总队长直接问。

“新人啊。没有专业训练过，辅警刚转正。”曾夏挑了几点提出疑问，明显是不太确定。

“承华，你的意见呢？”总队长再问。

“我们的主要诉求是，稳住对方，给我们争取更多的取证和排查时间。窝点好端，黑产难查，找不到黑产的线索，其实这些外围的骗子没有多大意义。端一窝，他们会很快再组织一批，有专业的话术教练，用不了几天就成气候了。”邵承华解释道，还有更严重的是，一旦训练出一批骗子，这些化整为零的就会转而化零为整，批量地输出国外，组织起更大的诈骗团伙。

行话叫“买人头”，要追踪的那位沈曼佳，就是买人头的中间人。

凌宏业总队长思忖片刻道：“根据刑侦局的研判，去年输出境外的诈骗团伙成员，多数来自我们邻省，中州地带。经过连续打击，他们很可能易地死灰复燃了。如何输出到境外的，中州警方迄今为止都没

有找到相关线索，看这样子啊，八成是窝在咱们的地界。现在这个形势很微妙，基于合理性，我们务必出一个更稳妥的方案。”

“首先，取得一个骗子的信任很难。这跑了的，就别提信任了，所以只要被送回去，一顿毒打是少不了的。按照他们把人卖来卖去的风格，没准真会把人卖给哪个非法砖窑煤窑或者哪个偏远地区的黑工厂。稳是能稳住，但要去执行任务的这个人首先得能稳住……或者说，能扛住。”曾夏道，话里是满满的怀疑。人性经不起考验，这人，当然也包括警察。

看了眼众人，他继续道：“第二，连骗人都不愿骗，我真不知道中州警方是怎么培训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外勤，处理特殊情况，再怎么说也情有可原。总不能因为这个跑吧？”

“这个我解释一下，他们是撵狼进了狗熊窝，意外。还有吗？”凌总队长问。

“连低调都做不到，那更证明是生手，风险太大。”曾夏如是下结论。

政委补充了句：“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在我们监控的两个月里，他们就送走了一个人，查实后发现还是个有轻微智障的人，这是真当不了骗子才舍弃的。我觉得他们轻易不会舍弃谁，因为舍弃对他们来说同样意味着高风险，就中州这拨同行，不是也没有采取积极救援吗，为什么？要对付的是一群骗子，而不是毒贩或者打砸抢的，骗子的武器是脑子，而不是凶器。”

政委在委婉地表达着赞同的意见。但纠结之处在于，即便回去没有性命之虞，但皮肉之苦是少不了的。这一点，不管是制订计划的长

安同行，还是那位要执行计划的中州外勤，恐怕都难以接受。总不能眼睁睁地送自己人进去继续挨饿挨打吧?

所以这个任务的核心不在于方式方法的选择，那个很容易。真正的难点在于，执行计划的人自觉自愿——或者换一种直白的说法是——自己回去找死。

“稍等一下，我得和中州方面通个话了。我们大家的心结都一样，可能对自己下得了手，可对自己人却不可能下得了手。”

凌总队长纠结着拨通了中州谢经纬副厅的电话，他拿着电话起身了，两位同级别的警中大员，因为同一位警员的情况，不得不再次商议了……

“刚才路过的叫长甸镇，距离长安市67公里，属于春安县境内。这个县以盛产苹果闻名，全县一半的面积都是大大小小的果园，费才立这伙诈骗分子就是以收果子的和平果业为掩护，在这儿租下了原果脯厂的旧楼，实施诈骗……这一带收果子的很多，大部分是收获之后恒温存放，等着来年春季卖个好价钱。像他们这样的收果子的商家，长甸有八百多家。”

外勤娴熟地行驶在坑洼的山路上，也就是从进了山路他才开始说话，驶去方向未明，这种丘陵山地视线受阻，别说晚上，即便白天也看不出去多远。

这位外勤的解释向小园听明白了。流动人口和外来商户众多，就成了天然的掩护。她思忖道:“这个选址很有创意啊，按正常思维，高智商诈骗多发在城市地带，还真无法想象可以放到这种偏僻的地方来。如果仅仅是使用网络传输文字，就连数据流量上我们都监控不到，一天顶多几个G，也就是看两部电影的量。”

“对啊，所以你让总队很惊讶啊。我们摸到费才立的这个窝点用了几个月，而你们只用了几天。”那位外勤道。

“真是巧合了。我现在是满满的歉意，把你的行动全搅和了。”向小园道。

“没事，多行不义必自毙，抓住他们是迟早的事……你们那位不简单啊，其实在你们之前，我们总队已经尝试了很多次，想派人打进这个团伙，可均被识破了。那些骗子的眼睛可比我们侦查员的还尖，连车站搭讪那关都过不了……对了，他们招募的人大部分是从各地骗来的。也就邪了，这些人进去用不了几天，都心甘情愿地当骗子。”外勤道。

“利字当头，孤注一掷啊。”向小园道。她突然注意到远处影影绰绰的灯光，还未发问，外勤说了，肯定是找人的那些人，不过不用担心，这儿跑果子生意的都开的是他这种四驱破皮卡车，不会引起注意的。

不说还好，一说心又揪起来了。向小园莫名地有点伤感，本来期待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步棋，没想到却把斗十方陷到如此境地。她在纠结，这一次，可怎么开口啊?

又恢复了沉默。那些和他们方向相反的车疾驰而过，而向小园他们的车直驶上了一座山头，在山腰一座前房后窑的建筑前泊停，车未熄火。随着狗吠声起，出来两个人，领着向小园和钱加多进了土夯打就的院子，再往后面窑洞里一钻，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呈现在眼前了。

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微型发电机正嗡嗡作业，窑顶信号放大器的功率可以让这里和长安无缝对接。一位便衣正处理着偷拍的视频资

料，躺在屋里小床上的斗十方起身了，看到来人是向小园，眼睛蓦地一滞，然后有点尴尬，可能没料及是在这种最背的时候相见了。

钱加多提着兜子赶紧上前来，鸡腿、火腿肠、牛肉干，一股脑儿地往床上一倒，拆着包装道：“不是我说你啊，装逼逞能得有个度，装过头就不好了。看看，阴沟里翻船，被人家玩成傻逼了吧！”

他拆开包装，回头时却愣住了，一边是面相凄苦的斗十方，另一边是表情复杂的向小园，两个人居然都还没开口说话，还是进门时那样凝视着，仿佛石雕木塑一样，都定在原地。

“吃吧，吃吧。”钱加多递到了斗十方嘴边，斗十方感动地接过，刚感动了一下，钱加多的恶心话就出来了，酸酸地补充着，“怎么看女领导呢？你可真可以啊。”

刚来的外勤哧的一声笑了，斗十方这才狠狠咬了一口手上的东西，睨了一眼钱加多。钱加多明显感觉到了凛冽的杀气，立时后退几步。这多日不见，怎么感觉斗十方身上的气质大不相同了？不过一想也能理解，逼急了的兔子能变成狼，面前可是个被逼急带饿急的，变成什么样真不敢确定。

三两口就消灭了一个鸡腿，跟着又是一袋子牛肉干咬得咔嚓作响，吃着的时候斗十方默默地坐到了靠窑墙的位置，食速渐慢，但仍然没有说话，却不知是羞于启齿，还是无话可说。

钱加多要再说话，被屋里这位外勤拦住了，那位很识趣地拉着钱加多出了门。向小园拉过了他的椅子坐下，又觉得不妥，站起来了，可她有种莫名的感觉，似乎不管怎么都消除不了那种局促、不安，甚至还有些尴尬。

“哦，对了，看看这个，一直没联系上你。”向小园掏着手机，递给了斗十方。斗十方点下播放，那是陆虎在他家里拍的，陆虎也跟着来长安之后，络卿相接替了他的位置，一看到视频里的内容，斗十方的心就融化了，杜婶的唠叨，老爸“咿呀哦”地口齿不清，居然偶尔还能听懂一句了，是：“十方，爸快好了。”

能拄着拐走几步了，不过需要人搀着。斗十方痴痴看着，把所有的视频都看了一遍，向小园在旁边轻声道：“老人家恢复得不错，俞主任带着医生上门问诊过一次，医药费用别担心，基本报销了个差不多……不必对此有什么感激，你应得的。”

“谢了。”斗十方摩挲了片刻手机，递回给了向小园。向小园轻轻来回踱步，又卡住了，不知道下文该如何开口。

斟酌良久，她鼓着勇气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什么也别说，我知道情况。”斗十方道。

“可能还有你不知道的情况，长安警方这边正在讨论。”向小园道。

“不知道也想得到。”斗十方道。

这就把天聊死了。一个尴尬地走来走去，一个蔫蔫地蹲坐在地，怎么着这话也难投机啊！向小园发现这个落差之后，干脆学着那些不修边幅的外勤的样子，往一边一蹲，一坐，和斗十方面对面了。斗十方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洁净的鞋面已经扑上了一层灰土。他慢慢地抬起了头，眼眸如星，看着期待、紧张，而且复杂凝视着他的向小园，其实连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直接说吧，我们两地的侦查撞车了，线索交织到一块儿了，你无意中掉进来的这个窝点，正好是长安经侦监控的重点。这里的电诈有可能联结着地下黑产，地下黑产也肯定联结着境外的电诈团伙……所以，长安同行这边，就有了更大的期待。”向小园道。

斗十方随着说下文：“稳住这个团伙，别让炸了群。”

“这个目标简单，只要找到你，他们就会认为危险解除。两地的期待可能更大一点。”向小园道。

“没错，最差的结果也可以稳住这个团伙，哪怕比最差稍强一点，都值得期待啊。但你想过没有，其实最好的结果，比最差也强不了多少。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买人头’‘捡货’‘供料’那一类，都是蔑称，所有的从业人员，都会被诈骗团伙视为消耗品，不会当人看的。”斗十方道。

所以顶多能接触到底层的工作，最大的功效，无非是提供一个窝点所在的位置而已，再高恐怕不可能达到了。

“所以我反对这个计划。我来的路上考虑好了，两种情况，要么送你走，要么……带你走。”向小园道，凝视着斗十方的目光没有转瞬，斗十方并未出现她想象中的任何一种激烈情绪，这是让她最奇怪的，她好奇地问出来：“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虚与委蛇，而是表现得这么刚烈非要逃跑吗？印象中你好像不是这样。”

“那是你不了解骗子。长肉最快的猪，上案板也会最早，你不至于期待我在那里成绩优异，被他们送到海外吧？”斗十方讪笑道。

向小园笑着道：“那也不至于一分不骗，扛打挨饿呀？”

“当骗子和当婊子一样，突破底线就没有下限了，要么一毛不沾，要么一往无前，没有回头机会啊。这里面被骗进去的人，用不了几天都会心甘情愿地当骗子，为什么？钱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满足感和优越感，那东西会像毒瘾一样牵着人越陷越深……这些人几乎都是生活看不到希望、处处遭遇冷漠和遭人白眼的，一旦有一天他们发现其实世界上的蠢人还有很多，其实不用费心劳神地辛苦就可以赚到钱，你说谁还拉得住啊？”斗十方悠悠评价道。

“我只关心你，不关心其他。”向小园突然道。

“所以我才不敢辜负这些关心。我用了很多年才走出了父亲给我留下的阴影，又用了很多年才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职业。我没有勇气去欺骗那些怀着善意、怀着爱心，哪怕对陌生人也没有戒备的普通人，更别说还是在诈骗团伙的指挥下去干这些。那里面有人一天可以骗到几万元，一个月最高的据说可以骗到十多万元，我真要做了，即便我不介意，可要有天回来了，我怎么面对你、俞主任，还有这些朋友、同事？”斗十方道。那是个两难选择，他选择了最难的一种扛下来了。

向小园听得心里微微触动，而且语结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斗十方憔悴、消瘦、凄苦的脸庞。那一刻，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爱怜地触摸他的脸，在轻轻地触到时，却又如遭电击，她的手抖了抖，僵在了斗十方的视线里……

“对不起。”向小园抱歉地轻声道，慢慢缩回了手，她不知道是为自己的失态，还是为其他什么道歉，那满是愧疚的表情让她显得楚楚可怜。

“是为已经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的说对不起？”斗十方笑了，如是问道。

“当看到你的那一刹那，我决定不让它发生了，如果能够重来，我甚至希望什么都不要发生。”向小园道，可能是因为斗十方所经历的让她无法接受吧，那压抑着的悲伤快把她击溃了。

斗十方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微笑着，脏兮兮的脸上是那种很难看的微笑，他笑着道：“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坚持的理由，我进组虽然时间很短，可大家的善良、关心、帮助和期待让我感触很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归属感，我可真舍不得辜负……回不去了，我是跨省过来的，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真这么灰溜溜地回中州，恐怕我们都抬不起头了。”

“可是……”向小园为难地说道，被斗十方制止了……

长安市经侦总队指挥部，指挥的频道传来了两个人的对话，一室指战员静静地听着，声音越来越轻，似乎已经静默了，指挥部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到，静得能听到彼此加快的心跳和呼吸。

过了很久，一直沉思着的凌总队长抬起头来，轻轻地喟叹一声道：“我来跟他说吧，已经受了这么多苦，带回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不能让他再为难。”

专案组接驳着远程通信，调试片刻后，那张对于长安警方陌生的脸显示在屏幕上。凌宏业打着招呼道：“小伙子，您好，认识一下，我是这里的头儿，凌宏业，刚刚和谢经纬副厅通过话。你的经历虽然是一次意外，但给我们带回来了很多意外收获，我代表老谢及长安警方，向你表示慰问。”

斗十方站起来，敬了个礼，说了句“谢谢”，他的表情显得有点木讷，看不出更多情绪的波动。

“我开门见山地说吧，原本的计划是把你送回去，继续在这个窝点，针对这个诈骗团伙化装侦查。我个人对此期待很高，之前我们几次试图往这个团伙送自己人都失败了，能在里面待这么久，那说明你个人有独到之处，这一点你的上司向我介绍过你的特殊经历，很不简单。对于这类犯罪，可能你的理解要高于普通人很多，所以也才有了今天的这次意外，你因为很理解它，所以才不去碰它，对吗？”凌总队长问。

“是的，我的底子并不好，熬了很多年才有入籍的机会，这身警服对我来说很神圣，我不敢亵渎它。”斗十方道。

凌宏业长叹一声道：“那回来吧，可以归队了。”

两头都静默了，屏幕里斗十方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似乎惊讶于上级能做出这个决定。

“我改主意了。”凌宏业下定决心了，“不用奇怪，我刚刚改的，我们是警察，总不能以欺骗普通群众的方式获取骗子的信任，那样即便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和骗子又有什么区别……你做的是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本心，坚定信仰，才当得起警察的职责。所以，归队吧，小伙子，好样的，我们以你为荣。”

这个转折让斗十方皱眉了。凌宏业提醒道：“让驻守的外勤接线，他们会安排你回来。”

“等等。”斗十方打断了凌宏业的话。他狐疑地看着，似乎在屏幕前盯着在座的同行们看，未几，他犹豫道：“我能说几句话吗？”

“可以，怎么了？难道你对这个安排……有意见？”凌宏业奇怪地问。

“对，这等于放弃了一次近距离接触犯罪团伙的最佳机会。如果王雕、黄飞和费才立很熟悉，那可能意味着他们也参与了此事。我曾经听费才立无意透露过一句，说王雕卖给他的人都不止一个加强连……我在中州和他打过交道，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地痞无赖的形象，他会把我想象成任何人，但绝对不会怀疑我有问题。”斗十方道。

“但突破底线的事，你不能做，我们更不能做。我们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总不能监守自骗吧？”凌宏业道。

“是啊，可要是针对骗子，我倒不介意去做。我既然能骗过他们一次，也就能骗过他们第二次、第三次……之前我是无意陷进这个绝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想方设法逃出来，而现在，我知道了。”斗十方道。

凌宏业一阵激动，期待地道：“继续说。”

“只要我的‘逃跑’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成功，那他们就不会怀疑有危险；只要没有意识到危险，那这个窝点就暂时不会散，因为即便易地也容易被追踪到。但回去的方式得斟酌一下，肯定不能被抓回去，那样的话我在他们眼里仍然和被骗来的‘料’没有区别，说不定真会被揍上一顿，然后卖到哪个非法窝点里。”斗十方道。

“你……所说的，似乎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我还没理解。”凌宏业小心翼翼地说道。前面不愿参与诈骗，现在又愿意回到诈骗团伙，这种矛盾心态似乎无法正常理解。

“不矛盾。既然不能被抓回去，我可以自己走回去啊。”斗十方眼里，终于绽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种坏坏的、不怀好意的、一如往常奸诈的笑容，就听他悠悠解释着，“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微妙的处境如何？

让他们既不敢不接收我，又不敢当普通成员用怎么样？那样的话，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什么可能？”凌宏业听得一头雾水。

“我会在犯罪团伙里得到升职。”斗十方道。

现场哗声四起，事情越来越偏向诡异，本身就够绕了，又被斗十方加上了这么一层异想天开的色彩。在座的警官都皱着眉头相互交流，讨论着此举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可找不到更多的理论或者经验支撑。凌宏业直接道：“把你的想法敞开来说。”

斗十方开始侃侃而谈了，这些远程倾听的同行，脸上的表情拨云见日一样，慢慢阴霾尽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期待，还有……惊喜。

似谎非谎，巧舌如簧

北地天寒，初冬的清晨像霾一样的水雾会把山地变得幻如仙境，这时候会格外冷，哪怕裹着冬装在户外也扛不住凛冽的逼人寒意。

窝点里也暖和不到哪儿去，差不多和外面一样冷。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三楼的工作间已经全部打包了，要不是雾大的原因，半夜就得拉走了。对于参与者而言，这等于大家的财路就此断了，大家对于那位逃跑者的怨恨已经到达极点了。

观察监控的包神星正在打瞌睡。没有找到人，那就得反过来防着有人找上门了，可几个人轮班盯了一夜就看见几只山猫，到天亮时都扛不住了。

“嗨……嗨……你看。”另一个看监控的推了包神星一把，吓得包神星惊醒，还迷糊着，就见这个人看到鬼一样指着，“你看你看……这是不是那个人？”

屏幕上看到了一个人，包神星咧着嘴道：“不是人还是个鬼啊，你他妈别大惊小怪成不成？”

“不是不是……你看你看，是不是和你一起来的那人？”另一个道，不知晓姓名，但那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包神星眼睛瞪大了一圈，监控甚远，调几次拉近还是模糊的，不过看方向，居然是从路面往这个厂子里来的。两个人怔了片刻，等差不多能看清时，同时尖叫，奔向二楼。

“什么？”和衣而睡的费才立一把揪着包神星，这比人跑了还听着不科学。包神星赌咒发誓一说，费才立赶紧推醒了黄飞、王雕，又让包神星通知其他人嘱咐千万别吱声。三人猫在窗户上，这头又派人上楼顶盯着，还没等看出个所以然，哎，我去，更恐怖的事发生了，昨晚逃跑的斗十方居然爬上了铁门顶，从围墙垛子上一跃，跳进院子里了。

他跑得很急，像有人追他一样，奔向楼梯口子。那儿还有个铁栅门，没关，他直接开了门就往楼上跑。刚奔上二层，早埋伏好的马脸、军子一干人扑下来了，扭胳膊的，捂嘴的，抬腿的，直接架着他就上了楼。进了工作间，随着铁门“咣”的一声关上，斗十方被重重扔到地上。

“搜他。”黄飞肃穆得如临大敌。

斗十方被人摁住，七八只手在他身上乱摸一通，没有摸到想象中什么奇怪的玩意儿，居然摸出了个钱包，一拉开，里面居然还有一摞

厚厚的钞票。

东西交到了费才立手上，直等到楼顶回应远处没人也没车时，费才立的紧张情绪才舒缓了些，拿着钱包，纳闷了，问坐在地上衣衫凌乱的斗十方：“谁的？”

“抢了个大车司机的。”斗十方道。他说得如行云流水，看不出有什么破绽，而且很客气地道：“大哥，钱归你，让我待两天再走成不？”

“这……”费才立愣了，这剧情转折得太离谱，一时不明所以。黄飞夺过钱包一看，里面居然还有身份证和营运证，他看着脏不啦唧的帆布包，差不多就是拉果子大车司机常用的那种，这让他也纳闷地蹲下身子问：“钱都到手了，咋又回来了？活得不耐烦了？”

“大哥，走不了啊，镇边都是警察，设了好几个卡，我这一身事儿的，万一进局子又不在本地可咋整？所以……”斗十方左顾右盼着不善的眼光，吞吞吐吐道。

“放你娘的屁，我昨天半夜回来的，怎么没碰上？”费才立道。

“半夜没事啊，我就是半夜抢的包，这不大早上准备扒个车，哎呀，卧槽，哪儿都是雷子，吓死人啦。好吧，是兄弟不对……各位大哥动手吧。”斗十方一抱头，准备挨打了。

心里被人给扎了这么根刺，谁还有心思动手啊？再问一次楼顶还是没发现异常，费才立显得有点六神无主了，把黄飞拽过一边问：“咋办？”

这可咋办？本来准备找不着撤了就拉倒了，现在倒好，人自己回来了，实在没这种先例啊。黄飞为难地摸摸下巴，看看蜷在地上的斗

十方，小声和费才立嘀咕了几句，叫着王雕先行一步出去了。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响起，费才立这才又蹲下来，啪啪扇了斗十方几巴掌催着：“嗨，嗨，别他妈装这鸟样，坐起来，看着我。”

斗十方一骨碌坐正了，直盯着费才立，很真诚地道：“大哥，对不起，啥都不说了。有家法您尽管使，甭撵我走。外头太危险，我没法走，这不撤回来了。”

“哦，那不会骗红包也是装的吧？”费才立现在明白了。

“不瞒大哥说，我是觉得傻雕应该有点底子，想宰他一把。我在中州就算不上人物，可也不至于是块能被人卖的料，您要这种料，别说傻雕给你拐个连，我给您拐个加强团都没问题啊。咱要是挣那毛儿八分的红包，以后出去还咋混呢？”斗十方道。

嫌骗红包不入眼，这敢抢的人，当然看不上这点了。费才立哭笑不得道：“哟，没看出来啊，是个硬点子，玩过多大盘子？”

“再小也不至于骗个红包啊，骗一千，就有八百多是您的，剩下的还得扣伙食费住宿费……我没受过这气啊。”斗十方道。

费才立怒道：“妈的，你还嫌少了，吃饭住宿不要钱啊？买你们不要钱啊？这些设备场地不要钱啊？这生意就是积少成多嘛。”

“是啊，积少是我们干，成多就成您的了。”斗十方故意搅和着，费才立一怒，他又赶紧道，“大哥，您别生气，我抢了一万多呢，全归您，不够我再待几天，我一定认真学习，好好骗钱，成不？”

“唉……我……”费才立被抢白得居然无话可说了。他站起身，顺势踢了斗十方一脚，不客气地道，“先把他弄起来，还嫌钱少，知道老子损失了多少吗？”

“大哥，大哥……千万小心啊，停工几天吧，外面哪儿都是警察，别给逮个正着。”斗十方被挟制起来，大声关切道。不过结果是引来两个打手恶意的膝撞、窝心拳。他被拖进平时学习的那小屋里，跟着听到“咚咚”的闷响，随着一声一声闷响和重哼，在场人员的脸上肌肉不自然地抽动着。

“都学着点，这就是下场。”

费才立怒冲冲地道了句，掏着手机离开了这个地方。他是往楼下奔，现在心急如焚了，要真是路口设卡，说不定还真是冲他们来的，要是那样的话就惨了。跑了半路又折回来，让叫月月的那个女人把硬盘分开存放，那玩意儿要是落到警察手里，这厂子所有人恐怕全部得进去。

再往楼下跑时，黄飞驾车回来了，车泊在门口，两个人急匆匆地往里走。费才立奔上去焦急地问着：“啥情况？”

“不知道啊，那头那场地停了两辆警车，还有辆朝咱们这儿来了。”黄飞迷茫了。

费才立吓得六神无主了：“怎么办？赶紧跑啊。”

“跑个尿啊，真要抓你，根本就没得跑。飞哥，这不像冲我们来的啊？”王雕毕竟经历过大场面，他纳闷地问。

黄飞也点点头道：“是不像啊，一般雷子只要盯准了动手，你根本没反应机会，哪可能大张旗鼓地让你准备好，还把硬盘都拆了……现在就来了能抓到什么？你就弄批二手电脑，咋了，有罪？”

“哎，对呀……”费才立如醍醐灌顶，一下子腰杆挺起来了，刚一挺，视线不经意看到辆驶来的警车，他吓得腿一软，苦着脸道，“卧

槽，真来了，咋办？”

黄飞一伸手捏着他裤裆，表情狰狞道：“稳住，稳住。”

费才立被捏得腰挺得更直了，赶紧道：“放手，疼、疼、疼！”

王雕嗤笑着，干脆推开大门，他若无其事往门外车边走的工夫，那辆警车真停在大门口了，下来了两位警察，操着方言问着谁是这里负责的。费才立举着手：“我我我……哟哟，二位，咋这一大清早来了？我们这儿暂住证都办了啊。租赁合同什么的，都备案啦。”

“不是暂住证的事。”一位警员拉着包。

费才立看这架势不像针对他，放松地问着：“不管什么事我们都全力配合，进来坐会儿。”

“忙着呢，以后吧，这个往你们这儿贴一张。”那位警员拉开拉链，抽出来一张纸，是张通缉令，两张不认识的照片。就听那警员解释着，“昨晚我们对长甸镇盘踞的涉黑组织程大立、绰号程三的团伙进行了抓捕，有漏网人员正在搜捕。凡提供线索或者举报下落者，警方会给予五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奖励啊。”

“哦，不认识啊。”费才立道。

“没有非让你认识。贴门上，万一哪个群众认识呢？尽早抓捕归案是对大家负责。”另一位警员道。

“对、对、对，我马上贴。”费才立笑逐颜开道。

“谢了啊，感谢配合……哦，对了，昨晚还有一起抢劫大货车司机的案子，如果碰到陌生人员，打报警电话啊。”一位警员道。

另一位附和着："这个也有奖励。真没办法啊，一到冬季来收货的人多了，总有流窜过境的，今天设卡检查，光有案底的就滞留了十几个……不用送了，赶紧贴上。"

两位警察忙着去下一家了。费才立恭送他们离开，喊着楼上拿透明胶带，还真是认认真真给贴上了，这回算是完全放心了，他长舒着气道："哎呀，吓了老子一身汗。"

"瞧你那屄样，连他妈傻雕都不如。"黄飞嗤鼻道。

费才立不介意地道："跟傻雕兄弟没法比啊，我有一大家子要养呢，他光棍儿一条，怕什么啊？"

"没事，您进去喽，嫂子我会照应的。"王雕适时补充了句，一下子把黄飞逗乐了。费才立啐了一口，走到楼梯口想起斗十方来了，他一把拽着王雕道："那……干脆现在就给你个人让你照应着。"

"你说那货吧，不干。我可没钱给你。"王雕直接拒绝了。

"我不要钱了，白送给你成不？这他妈活儿不好好干，说跑就跑，跑出去就抢一把，谁受得了？"费才立道。

"你收拾不了，关我屁事。"王雕道。

白送不行，费才立念头一转，威胁着："你可想好了，不行我就打发人家走，这可是个狠茬儿。你把人家卖了，回头找上你可赖不着我啊。"

"嗨，耍流氓了是不是？老费，别逼我点了你啊。"王雕回敬了一句威胁。

黄飞听不下去了，回头道:“闭嘴，伤兄弟们和气呢，瞎扯淡，上来看看。说起来还得感谢这家伙呢，要不然糊里糊涂撞到设卡盘查的，露了馅可就麻烦了……傻雕你还真别说，我看那小子挺对眼的，对着咱们这么多人，一点都不惧。”

“我领教过了，不用你讲。”王雕讪讪道，这个人，足够让他记忆犹新了。

“要不……”黄飞回头，征询王雕的意见，两个人都明白是干什么。王雕一脸坏笑道:“我看行，这是个干胆大生意的，不撑死都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成了，人归我。先揍一顿，我扮红脸。”黄飞道。

费才立嘿嘿笑着说:“早揍上了，要不是怕这儿被点喽，老子非把他卖黑窑里不可。”

三人上了楼，进了小黑屋。靠墙坐着的斗十方正怨毒地看着王雕，有恨意、无惧色，那眼光让王雕想起了中州的事，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黄飞也算是刀尖舔过血、棍棒拼过命的，那种眼神他很熟悉，熟悉到两个人的视线似乎碰撞出了某种火花。

“是个不要命的。”黄飞笑着如是判断道，“看来不要脸的生意不合适，给你换换岗位怎么样? 走也打个招呼啊，你说你走了，老板这么大生意该多不放心啊。”

“换什么岗位? ”斗十方沉声问。

“换个……既不要脸又不要命的活儿，很符合你的气质啊。不想干你就耗这儿，想干就跟我走，给你个上位的机会，不过在我手底下要敢跑，那我就得先要你的命啊。”黄飞说完，扭头和王雕出来了。

两个人在外面等了片刻，衣衫褴褛的斗十方出来了，表情决然。黄飞笑了，斗十方严肃道：“大哥，走前我办最后一件事成不？”

“什么事？”黄飞愣了下，这儿还有什么事。

话音刚落，斗十方蓦地一转身，一个勾拳打到了马脸腮边，出拳既狠又重。马脸“嘭”地撞到了门上，然后骨碌碌滚地上了。另一个打手还没反应过来，斗十方腿一撩，正中裆部，那人捂着裆，跳脚喊疼。斗十方一跃，扯住他的头发往下一拉，跟着一下膝撞，那人“咚”的一声被撞在脸上，“啊”的一声，和马脸仰倒在一起。斗十方恨恨地朝两个人跺了几脚，又对试图起身的马脸再来了几拳，然后拍拍手，对着瞠目结舌的一干人笑笑，这才走向黄飞道：“完事，可以走了。”

这几下打人的动作兔起鹘落、干净利索。看着那俩呻吟的大个子，黄飞愕然了片刻，然后哈哈长笑着，一揽斗十方且走且道：“哈哈……骗红包还真委屈你了，哈哈……人才啊，一定给你接大活儿，要不真屈才啦。”

他揽着斗十方下楼，说不出地喜出望外，这可让费才立郁闷了，不过好歹没出娄子，他目送着这三人离开，那颗怦怦跳的小心脏，终于安生了……

黄飞搂着斗十方，王雕跟在背后，前面搂着的两个人说说笑笑，怎么看也是关系极其亲密那种，而且斗十方上车时坐的是副驾……一系列的影像被隐藏位置的外勤偷拍下来了，此时正显示在向小园和钱加多面前的电脑上。

时间不到九点，斗十方从进去到现在不到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变成黄飞的“亲密”战友了，这个转折向小园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出是怎么办到的。

她侧头时，钱加多正看她，同样迷茫的样子，估计问了也白问。还是这里姓关的那位外勤有经验，他兴奋地道：“成了，绝对成了。这个人了不得！”

“您指黄飞，还是我们这位？”向小园愕然问。

“当然是咱们这位了。这种团伙对付刺儿头，特别是知道太多的刺儿头，无非两种办法，要么打服，要么收服。他判断得很准确，既不敢把他放走，又没法留在窝点，所以只能给他换个地儿了。”这位外勤兴奋道。

“没见到他说的升职啊？”钱加多纳闷道。

“哎呀，这大哥搂着肩膀，就跟总队长在你胸前捶了两下一样，那是视为心腹了。”外勤笑着道。

向小园小心翼翼地道：“可这一去，又是前途渺茫啊。”

“正中下怀。”外勤小声道，“我们监控这里已经快一个月了，除了窝点里的人，没有发现关联的线索。咱们这位一搅和，冒出来一群啊，他这一走虽然前途渺茫，可也意味着无限可能啊。”

肯定是这样。只要自己人接触过的其他成员、窝点、信息……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关键线索，而这种诈骗团伙，难点无非是隐藏得深。只要他们露出蛛丝马迹，那以现在的侦查手段，让它现出原形就很简单了。

正如前方判断，向小园尚未回市，就接到了中州省厅的命令：全力配合长安警方办案。同时也接到了长安的命令：中州的反诈骗小组，并入长安“7·15”专案组。有关斗十方的信息攀升至该专案组头号机密，一律统称“零号外勤”。

不知道在团伙里是不是升职了，他的身份在警务档案里可是升级了：升至四颗星，绝密。

欲入此门，必污其身

自推器哧哧响着，和着水声哗哗流淌，一堆水迹冲走了剃下来的短发。在氤氲着腾腾热气的洗澡间里，斗十方舒服到几近呻吟，从未体会过一个热水澡都能给人这么多幸福的感觉。长甸镇数日像一场噩梦，他抹了抹镜子上的水迹，头发剃成无限接近秃瓢的短寸了，被揍过几顿，他自己也数不清。那些殴打在身上、脸上留下的瘀青隐隐还在，他不知道是曾经特殊的经历，还是后来特殊工作的原因，居然对于施暴的人没有太多的怨恨。

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在社会的底层相互撕咬的人们，是无法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暴力永远是通行的手段，利益是唯一的原则，可能前一刻还笑言相问，后一刻就拔刀相向，反之亦然。

“是不是我……变得不正常了？”

他扪心自问，任凭热水自头而下冲洗着，享受着那种灼热难耐的感觉。他闭着眼睛把在长甸监控点那位姓关的外勤临时抱佛脚教的传讯和联系方式复习一遍。

简单的莫尔斯电码、简单的手语，还有更直观的暗语以及直接通话的联络方式。在复习这些的时候，他莫名地觉得有点兴奋，就像曾

经猝不及防地搞了个恶作剧的那种兴奋。而现在是要在一个诈骗团伙的眼皮底下搞这个小把戏，他居然没有紧张的情绪。

所以，心里又泛起了同一个想法：“是不是我……真的不正常了？”

本来可以不去中州，可是去了；本来已经怀疑傻雕可能有问题，却去试探，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本来此次可以离开长安，现在肯定已经安生地坐上高铁回家了，却鬼使神差地自己又跳进危险中来了。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我原本自私、贪婪、小气，所谓的高尚、无私、奉献根本和我无缘，在反诈骗之前我自己都学过骗术，即便现在我仍然对那些骗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我为什么偏偏要和骗子斗个你死我活？

是看到那些受害人的惨状？没有啊，电诈都是远程的，远程犯罪根本不用面对面了。

是一种信仰的感召？不是啊，入籍太急，岗前培训还没举拳头宣誓呢。

那是身边同事的影响？也不是啊，一起都没工作过几天，这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骗子在一起啊。

那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着我鬼使神差地这么做？

斗十方心里迷茫着，哪怕对骗术洞若观火，却无法洞悉自己的心态变化。此时他心里和眼前的路一样，都是黑的……

笃……笃……

敲门声起，黄飞喊了句进来，一个男子应声而入，把一身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轻声说道：“飞哥，雕哥，服装准备好了，不知道合适不？”

是“沈凯达”，那惨兮兮地从中州被带回来的“沈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此时西装革履，又有了几分精英人士的派头。他恭立在当地，有点奇怪地看着黄飞和王雕扒拉着一堆脏衣服，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飞哥，你都有怀疑，还敢收这人啊？”王雕没当回事，抽着烟吐圈圈。

黄飞一摆手，让“沈凯达”把脏衣服打包，抬头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傻雕，我主要担心的是，这孙子万一取了钱跑了怎么办？干这活儿得胆大的，可也不能胆子太大。”

说这话时，他像是羡慕一样地看着“沈凯达”，是看人民币或者瞄骚浪贱娘儿们的那种眼神。王雕瞄到黄飞的表情了，笑着道：“吃肉要怕膻，这活儿就甭干。给他弄个看场子的活儿就得了呗。”

“啧，你狗日的吃肉，还不兴我喝点汤啊。这头货，还是我给你的。”黄飞愤愤道。如果有争执，那肯定是因为利益，明显利益不均等了。

“哥，说这话就不好了。您扔了的人，我慧眼识宝了，不能反悔啊。”王雕得意道。

黄飞低声下气了，主动给王雕发了根烟，点上，谄媚道：“兄弟，那就再废物利用一回，这找人识人的事，我还真不如你……你说里头那位，咱们怎么才能防着他，让他安生干，别出乱子？”

“不用防，也防不住。你看这货，我防了吗？”王雕扬起下巴冲着“沈凯达”。

是啊，如果论拳头，王雕并不占优势，可这位“沈凯达”还真被王雕用得服服帖帖的。他正纳闷的时候，王雕说了：“既然皆为利来，那由利驱之最好……我叔说的。其实这个很容易啊，只要让他明白，跟着你能赚到钱，一直跟着你，就一直能赚到钱就够了，而且赚得比他期待的多……是不是啊，沈总，对我这位大哥还满意不？”

“雕哥，瞧您说的，什么叫满意？您是我亲哥，比亲哥还亲。”“沈凯达”谄媚道。恶心得黄飞直咧嘴，不过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点点头道：“成，富贵险中求。我手底下要有这么一拨人啊，基本就能躺着赚钱了。”

正说着，里间的门一响，披着浴巾的斗十方拉开门出来了。黄飞一甩头，让“沈凯达”送衣服。猝然见到此人，斗十方的眼睛滞了下。这个细节被黄飞扫到了，他喊着：“等等……沈总，你认识他？”

“不认识啊。”“沈凯达”迷糊了。

黄飞好奇地问：“十方，你认识他？”

斗十方蓦地吐了吐舌头，给了个羞赧、不愿意开口那种表情，摇了摇头，招招手，让“沈凯达”把衣服送进来。然后斗十方把门关上了，这变故让王雕也愣了，刚一愣神，只听“沈凯达”呀了一声，尖叫着“干什么”，然后开门紧张地出来了。

“咋了？”黄飞给整迷糊了。

“他……他摸我。”“沈凯达”幽怨地说了一句。

“啊？！”

王雕和黄飞相视愕然，愣了片刻，看“沈凯达”宛如被人非礼的小媳妇那难堪的表情，瞬间爆出一阵狂笑。这一笑把刚才那些许怀疑给冲得无影无踪了。

里屋的斗十方可是吓了一跳，边穿衣服边扇了自己两个耳光，没想到“沈凯达”会在这里出现，差点露馅。他穿好西服，蹬上皮鞋，再出来时，焕然一新的形象让黄飞眼前一亮，这小伙子精神抖擞的，绝对比街上卖保险、干推销的干练。他起身围着斗十方转了两圈，一竖大拇指，道：“不错，帅呆了……回头哥把你带到会所，那些骚娘儿们不给钱都别想扑上来。怎么了，你满意不？”

“满意。”斗十方笑着道。

“那我就给你安排活儿了啊，这活儿很危险。”黄飞严肃道。

“放心，大哥，都是出来混的，只要不是往死里砍，敢干。”斗十方道，他判断不会有好活儿，像他这种被打上暴力标签的，八成是这种活计。

“不不不，你错了，你没危险，是我有危险。我还在犹豫，这犹豫的地方是，我能相信你吗？”黄飞严肃问，直勾勾盯着斗十方的眼睛。

“大哥，这话我没法回答，说不能吧，伤您心；说能吧，又去不了疑。只能事办到哪儿算哪儿。”斗十方道。

这个委婉的回答让黄飞很满意，他道：“成，那我就冒一次险。你要坑了我，只当我瞎了眼……江湖就别见了。”

斗十方听得云里雾里，好奇问着：“大哥，您还没说啥活儿呢？”

“不要问，跟着干就行了……走，先犒赏你一顿。”黄飞揽着斗十方，状极亲密。四人鱼贯地出了酒店房间，直接到二层餐厅叫了一桌子菜。还真是犒赏，那三位只顾着看斗十方一个人吃了……

剧情变化得太过离谱，当斗十方一身西装从酒店门厅出来的画面传回长安经侦总队专案组时，正在商讨的几位成员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这是要干什么？”邵承华盯着监控，自言自语道。他左顾右盼，中州这位女警官正熟悉着长安方面提供的资料。另一位曾夏大队长，和他知道的差不多，也在奇怪这个过于剧烈的剧情变化。

会议室就剩他们仨了，中州这个小组正在隔壁恶补案情，凌总队长带着长安几位大员去迎接中州方面的来人了，据说是反诈骗中心的一位主任。两地关联的线索越来越多，现在进入研判并案侦查的程序了，不过半路插进来的中州小组实在不怎么招人待见。邵承华和曾夏互视了眼，相顾俱是无奈。

再怎么说，中州这个外勤已经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了。所有外勤代码里，鲜有使用零号的，可一旦使用，那就意味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可能位置比他们两位专案组执行组长还要超然。

“向组长，我有个问题，可以麻烦您吗？”曾夏出声提醒专注的向小园。向小园“啊”了声，点点头，就见曾夏指指截屏的画面。向小园这才注意到斗十方形象翻天覆地的变化，紧跟着她也一脸纳闷，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升职也升得太快了吧？早上还是民工，晚上就成特工了。”

这不是玩笑，而是惊讶。邵承华道：“所以我们考虑尽快建立内外联络啊。他们一旦出了天眼监控，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即便零号想传

信，恐怕短时间也会受到限制，而且会很危险。黄飞这个人可是个有伤害前科的。”

“但是……这才半天工夫，跟进也需要时间。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点？由谁来做？必须详细稳妥，这条线连得有点岌岌可危啊……再说，毕竟才半天工夫，这能干什么啊？”向小园道。

“这个人，王雕，有案底记录，那这个人……没有任何信息，似乎在团伙里的位置也不低啊。”曾夏排出了那位“沈凯达”的照片。

向小园一言难尽了，她把“沈凯达”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原名张建，传销参与人员，欠债失信名单、失信法人均榜上有名，中州货到付款诈骗案又是个傀儡替身。

曾夏哭笑不得地道：“哟，新鲜啊，居然有履历这么传奇的人。那他什么都没有，连身份都有问题，是怎么跑出来的？”

“我们拘捕了嫌疑人之一聂媚，而他和聂媚有直接关联。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团伙出于保护聂媚的目的，捎带连他也带出来了。只要他没有被查实，那我们指控聂媚就会缺失重要人证。”向小园判断道。

“好像……哪里不对啊。”邵承华审视着这个非重要人物，蓦地醒悟了，他提醒道，“他们入住的可是秦风酒店，四星级的。你看这位‘沈凯达’，不管他叫什么吧……你们觉得他像丧家之犬的样子吗？”

“是啊，就连王雕的派头都出来了……不会来这几天已经捞了一笔了吧？消费都上去了。”向小园喃喃道，有时候真觉得这些骗子简直是人生开挂，你都不知道他们一转眼能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要有事发生了啊。无利不起早，更不会贪黑，这管吃管穿招待得这么好，总不能干赔本买卖吧。”邵承华直观地判断道。

此时屏幕上断续追踪到的车辆已经到了城边，再往前走就出城了，一出城，那天眼的功效可就要打多半折扣。对于刚刚调整的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联络的专案组，此时天眼是唯一的依仗啊。

怕什么，就来什么了。十几分钟后，那辆载着几名嫌疑人包括一位自己人的车辆，彻底消失了……

轿车换上了越野车，风驰电掣地跑了一个多小时。昏昏欲睡的斗十方迷糊着感觉到停车时，又换乘了货厢车，这一走又是一个小时左右。开始他还记着方向和路线，等后来在黑漆漆的车厢里没法记，干脆睡着了。等他被一阵冷风吹醒，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车厢开了。开车的司机和跟来的王雕站在货厢外，招手让他们下来。

“沈凯达”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子，二十啷当岁，加上斗十方三个人，迷糊下车，再被冷风一吹，彻底醒了。斗十方注意看了那男子几眼，很意外地看不清。那货居然戴着个大口罩，身处的环境是个路边空地，更没想到的是，主持此次任务的是……傻雕。

“老三，听好了，取上钱用手机导航走。要是手脚不干净，小心要你命啊。”王雕威胁道。

那小子凛然赌咒：“雕哥放心，我哪敢动那钱啊？”

“沈总，你就不多说了，干得不错。”王雕拍拍“沈凯达”以示嘉奖，再一步看到斗十方时，斗十方瞪着他。他笑着道：“我威胁不了你，但这是牛老板的生意。你拿钱跑了，黄飞得全赔。当然，可能跑得了，也可能跑不了，你可以试试。”

“这黑天半夜，你嘴上都没几根毛，好像见着钱毛了似的，说得跟真的一样。”斗十方不屑道。

“马上就有了。”王雕道，给三个人每人一部手机，手机的画面就是地图定位。斗十方看得瞠目结舌，这和警方的电子警务图差不多，只不过标注的地点不同。他们标注的地点是：银行。

“卧槽，你他妈让我抢银行去？好歹也给个顺手家伙啊！”斗十方故意道。

“那低智商的活儿是咱们干的吗？拿好，每人三张，密码就在背面，每张取两万，现在是23时10分，过了零点还能再取两万，每张卡取四万，卡好时间点，过了零点就算第二天，你们熟悉一下路线……”王雕安排道，给发了卡。片刻后又一辆车驶来，卸下来三辆轻型摩托车。王雕又交代一番，三个人骑着摩托车，直驶向道路尽处的城市了。

斗十方明白了，这不是上位，是被黄飞捡来当炮灰了。这个活儿是诈骗犯罪里一项传说中最危险的活儿：车手。就是把骗来的赃款直接在ATM机上取现，比洗钱来得利索，成本也低，当然比洗钱危险。不过危险是取钱车手的，对于老板自然没危险。即便车手被抓，也根本不知道老板是谁。

手机揣在兜里，肯定不敢用。通知家里，更不可能，这黑灯瞎火的，都不知道被拉到哪座城市了。

怎么办?

斗十方边走边想，没想出所以然来就已经进了市区，他循着路线果真看到了一处银行的24小时ATM。钻进取款间，站在ATM前，他拿着三张写着取款密码的银行卡，看着屏幕上时间的跳跃，还没有来得及做思想斗争，兜里的手机就响了。他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来，一看傻

眼了。手机微信传来了一张照片，正是他进门的样子，下面有提醒的一行字：快取快走，我们看着你。

这是被监控着，或者是手机或者是有人在暗处盯着，否则取这么多现金不可能不留后手。他略一犹豫便下了狠心，一咬牙，卡插进去了，输入密码，点取款……机器哗哗哗响着，片刻后，一整摞红通通的钞票喷吐而出。他拿着钱往怀里一揣。

果真是突破底线就不说下限了，再一咬牙，又点取款，取款机哗哗地响着，掩盖住了斗十方那一声微微的叹息，都说美色乱人性，财帛迷人心，诚然不假。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斗十方心在颤、手在抖、眼皮子在跳，说不清是激动、紧张，还是恐惧，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冲动。

第一笔钱很快取完了，他迅速离开，这里空空荡荡的，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匪中奇葩，非坏即傻

“笃……笃……笃……”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俞骏和凌宏业的交流。凌总队长看看时间已经快凌晨一时了，喊了声请进。应声而入的曾夏几乎是失态地喊了声：“总队长，出事了，可能是零号。”

“什么？”俞骏吓得跳起来了。凌宏业跟着起身出来，且走且问着：“怎么了？今儿早上才入伙的能出什么事？”

“是这样，我们刚刚接到了栾城市三分局的电话。”曾夏道。

“你不扯淡吗？栾城市离这儿三百公里呢，偏远县级市，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零号的信息？”凌宏业问。

曾夏急急解释着：“可他们拨的是零号专线。”

“啊？！”凌宏业吓了一跳，那是给零号留的紧急情况才用的专线号码，他急得拽着曾夏说着，“到底怎么回事？”

曾夏语速飞快解释着，今夜是他当班，刚刚接到这个电话说，半个小时前，栾城市三分局一辆出行警车在市区边上和一辆摩托车剐蹭，驾车的辅警下车询问情况时，遭到了对手突然袭击，把那位辅警给制住铐到车门上了，还嚣张地在警车的车漆上划了个电话，说有本事抓他，老子活得不耐烦了……说完就扬长而去。等那位辅警设法通知局里来人，袭警和划警车的早找不着人了。

于是留下的电话，就打到长安专案组了。

俞骏听得满脑门黑线，这既损且混账的手法，百分之百是斗十方。凌宏业却是重视地问着：“就算叛逃也不至于这么嚣张地袭警啊？”

“所以我觉得是出什么事了。”曾夏道。

几人匆匆赶往专案组，那里接驳的实时影像已经连通了栾城市，对方一位警官正在电话里吼。凌宏业亮了身份，对方怔住了，一时不明白什么情况。凌宏业说了：“现场什么都不许动，包括被袭击的那位同志，我们马上去人解决……让你们分局长和我联系。”

对方应声，凌宏业把任务直接调给曾夏了。曾夏呼叫外勤安排好车辆，闻讯赶来的向小园、娜日丽一行和他们撞了个正着，俞骏干脆提议让自己组的人也跟上去，两组合一组，三辆车向栾城市急驰而去……

此时，三名骑手呼啸而来，待接近货厢车时，那车门洞开，车上放下了板子，车直驶进厢里，跟着熄火，车手跳下来了。最后一辆稍晚，到车前停下了，车手嚷着：“谁来骑一下？这坡我他妈上不去。”

这个好办，那个叫“三儿”的被王雕派出来了。他一抬腿跨上车，一加油，“呜”的一声把车骑进了货厢，稳稳当当地停在空隙间。有人喊着快快，搁车、下车、关门，几乎是一气呵成。那车随即启动驶离，取钱的这三人被带进了一辆越野车里，似乎是半路坐过的那辆，驾车的不认识。王雕坐到了副驾上，车启动时，他往后一扬几个塑料袋子，后面仨接着，开始从怀里掏钱。那钱哪，一把一把地往外抓。

“别他妈捣鬼啊。一人一袋子，谁的少了朝谁说话。”王雕警示着。

往外搂着钱的斗十方不屑应了声：“还用你吓唬，这钱他妈谁敢拿？”

驾车的司机哈哈一笑，开口了：“哟，这兄弟识相……阿飞的人？”

“嗯……没碰上什么人吧？”王雕顺口问了句。

“碰上警察了。”斗十方道。

嘶一声，王雕不经意被吓了个哆嗦，怒道：“大晚上别他妈吓唬人行不行？”

“我真碰上了，妈的一巡逻警车，老子紧张得把警车都蹭了下。”斗十方道。

“那然后呢？”“沈凯达”用不信的口气问。

“我把那警察揍了一顿，然后铐上，大摇大摆地就回来了。”斗十方道。

“沈凯达”扑哧一笑，乐了。其他人愣了下，然后哈哈狂笑。那司机说了，这小牛逼吹得真有水平。王雕有点半信半疑，笑了半天，又觉得这事保不齐真有可能发生，他问斗十方：“蹭个车，至于揍人家一顿吗？”

“不出狠手不行啊。我他妈兜里揣这么多钱，跟个怀孕娘儿们一样，口音又不是本地的，一说话还不就露馅？”斗十方振振有词道。

那司机听得有点愕然地追问：“傻雕，这货什么来路，不会真袭警了吧？”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不过这事他肯定敢干，假不了。”王雕道。

“卧槽，就取个钱还他妈惹事，嫌他妈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你要真袭了警，我们怕是没跑，这么多电子眼，那还不得挨个儿一路查？”司机怒了。

“咚”的一声，斗十方重重一击驾驶座背部，直接威胁道：“再啰唆老子连你一起干啊。”

“哟嗬，你……”

“你一开车的，还真把自己当老大了……”

那人话音断了，斗十方直接扑上去了，环着胳膊勒着那人脖子，车打了个趔趄，吓得一车人尖叫。王雕知道斗十方名如其人，一贯好斗，赶紧拽着他胳膊，说着软话。斗十方发泄了一番脏话，这才放开那司机。有道是恶人还需恶人磨，斗十方这么一折腾，那司机老实了，不敢说话了。

于是车里只剩下斗十方在恶言恶语地乱骂，他是不辨方向心里急的，可急也没用，这桩罪案成功实施并且脱离现场了，作案车辆疾驰着，在漆黑的夜里越驶越远……

长安警方一行人用时两小时四十分赶到现场。郊区文峰路，被袭击的警车还在原地。接应他们的是当地的分局长，看着一车下来这么多同行愣住了，还没开口，当先的曾夏问着："人呢？"

"早跑了。我们正跟着监控找。"分局长回应了一句。

曾夏打断道："我是问被袭击的人。"

"在车里……这边。"分局长带着曾夏一行，那位坐在车里干等的小辅警下车了。事出突然，他到现在都是蒙的。本来是接应两位出警车坏路上的同事，这倒好，出门不远就被人揍了，而且还没看清是谁。他忙不迭地说着："……我真没看清人。他戴着头盔，我刚问句没事吧，他一拳就打我这儿了，然后摁着我，把我铐车门把手上了……"

"等等……他有手铐？"曾夏问。

那小辅警羞赧地道："是我的。他搜我的身，把我的抢走了。"

分局长怒得一指戳上这小辅警脑袋："没出息。"

“不是不是……情况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这位同志，你的口袋……”曾夏说着。

那小辅警又想起来了：“对，他抢我手机，给我扔车里了，我爬了半天才够着。”

又错了。曾夏回看了向小园一眼说着：“不是问你手机，而是……你掏掏口袋，看是不是多了什么东西。”

两个人在路上商议了，一致判断这可能是零号情急之下的传信方式。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把信息通过这样的“中介”传递了。那小辅警闻言下意识地掏口袋，边掏边说着：“没什么呀，我就一个钱包……咦，不对，他好像不是抢劫，没拿我手机，也没拿钱包……咦，这个……”奇怪了，多了几个小纸团，叠着的。小辅警怯生生地递给了曾夏。

曾夏展开，摁亮了手机灯光。向小园脱口道：“取款的凭条。”

“这张好像被划过……是用硬物划的。”曾夏照着其中一张，热敏纸上有浅浅可辨的划痕，很清楚，他顺口念出来，“E2414……这是，车号？”

“取款凭条……车号……”向小园回头看那辆被划的车，引擎盖上划着电话号码，她犹犹豫豫地说，“查一下ATM的记录。可能来的不止一个人，而且追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通知家里查这个车号，如果所料不差，应该是只有来的记录，没有消失的记录。”

“等等，你的意思是……”曾夏也明白了。

向小园点头道：“很可能是车手，最危险最倒霉的那种活儿。”

“快，分头部署一下。如果能追到这个线索，那比长甸的窝点价值可要大多了。”曾夏兴奋地道。

一边安排，一边把分局长拉过一边，不一会儿车人迅速散去，外头忙着联络银行提取记录，两地技侦开始排查监控，一直忙到天亮，猜想被印证了：

三个人，分别在六处24小时银行ATM上取走了36万元整。

E2414是辆货厢车，果真是只有来栾城市的记录，没有消失的记录。不过在高速检查站里找到了端倪，一辆通过的越野车打滑差点翻车，经过检查站时天眼拍下了驾驶位置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是斗十方。循着这辆车，居然追到了邻县永平县。

到上午曾夏、向小园一行回返长安时，永平县也爆出了让他们更头疼的信息：那三个车手在永平连夜取走了30多万元现金，手法和在栾城市的如出一辙。

大多数诈骗团伙洗赃款都会通过境外所谓的“水房”洗钱，像这样明目张胆地就在内地城市取钱，而且这么集中、作案手法这么利索隐蔽，如果不是自己人还真不能及时发现。再侦查时发现，全省各地市有一半都发生过类似的大额提现。这个信息还真把专案组给吓了一跳。曾夏一行在回来的路上，专案组的重点追踪方向，暂时转向了这拨取钱的车手……

斗十方是被一阵急促的擂门声音叫醒的。快天亮时才回到长安，一夜未眠，又干的是这种体力活儿，精神还高度集中，等一合眼就睡死了，揉着眼睛醒来，那位“沈凯达”已经去开门了。王雕和黄飞出现在门口，兴冲冲地进来了。王雕关上门，就见黄飞拍着巴掌喊着：“醒醒啊，醒醒啊……”

“三儿，发钱啦。”王雕喊了句。

这话管用，那个还迷糊着的小子一骨碌爬了起来，赶紧道：“飞哥，雕哥，我睡过去了。”

“没事没事……哎呀，兄弟们可是辛苦了啊。你的，你的……”黄飞随手给“沈凯达”和三儿扔了个纸包，他笑着道，“干得不赖，牛老板非常满意，哈哈……下回有大活儿一准都给咱们。十方，你的。”

纸包是黄飞亲手递上来的。斗十方接着，厚厚的一摞有大几千的样子，他表情似乎没有什么惊喜。黄飞好奇地问：“嗨，兄弟？嫌少……一晚上一顿的收入够大了吧？虽然你取得不少，但，报酬只能这么多，毕竟人家往回赚这些钱也是费了劲的，咱们要得高了啊，那人家通过‘水房’洗，都不带咱们玩了。”

“一晚上赚这么多怎么可能嫌少啊？飞哥，这活儿太吓人，大晚上就那么搂一兜钱来回跑，我紧张啊。”斗十方托词道。

“还有这笔钱，也给你，毕竟是辛苦抢的。”黄飞又掏出一包来扔到床上，却是斗十方“抢”的被费才立搜走的那笔钱。黄飞笑着坐下，一拍斗十方肩膀，道，“这跟嫖娘儿们一样，头回都紧张。手抖腿软心发颤对吧，次数多了就没事了。”

那两位也跟着笑，心里就算再有恐惧也被厚厚的一摞钱压下去了。黄飞安排着众人再睡会儿，晚上让傻雕带大伙一块儿出去嗨皮，临走又见猎心喜地瞅了斗十方几眼，像是格外赞赏一般。不过斗十方神经放松，他却突然来了一问：“你紧张好像是因为遇上警车了吧？”

“啊，我跟他们都说了。都没人信，说我吹牛。”斗十方道。

黄飞愕然回头看王雕问：“说了吗？”

“说了……啊？是真的？”王雕此时才觉得腿软心颤，那两位更是傻眼了。三儿惊得看外星人似的瞪着斗十方：“斗哥，你真的遇上警察，还把警察打了？”

“那能有假？那警察下车就问我哪儿的，我揣一兜钱哪经得起盘问？只能下手了，一勾拳一个撩阴腿就把他放翻了……飞哥，我不给您惹事啊，这不钱也有点儿了，那个，要不我……回中州去……反正戴着大头盔，他们也找不着我……”斗十方看着黄飞脸上阴晴不定，又生去意。他故意把情况说得严重了点，此时倒有点希望被赶出这个组织，毕竟和当初的料想差得太远，就这车手的活儿，是诈骗团伙的最后一公里了，想接触到团伙的核心，可能还不如留在窝点里包神星的那个位置呢。

黄飞听着，想了想，又笑了，道：“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那种情况没吓得尿裤子就不错了……你小子裤裆里夹的是颗狼胆啊。哈哈……走什么走啊？以后我不在，你就是大哥。傻雕你没意见吧？”

王雕一直就怕斗十方，赶紧摇头：“没有没有。”

“谢了，飞哥。”斗十方心情复杂地道，恭送着黄飞长笑着出门了。

再回过头来时，“沈凯达”、三儿两位小弟看他的眼神都变了。斗十方却是把自己往床上一扔，盖上被子说了句：“我实在不想当这个大哥啊，只可惜实力不允许我低调啊，睡觉……生当醉、死当睡，痛痛快快活一辈。要说痛快，还是得加入黑社会啊，哈哈……”

他发了句神经，把一摞钱乐滋滋地数了数收起，真蒙头睡觉了。那两位凛然受教，觉得这位新大哥要比傻雕豪爽得多，瞧人家这派头，袭击了警察跟没事人一样，可比咱强得不止一点半点啊。

蒙起被子的斗十方其实在暗叫侥幸，敢那么干，是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对方的秘密：根本没人尾随，而是把微型监控探头安装在摩托车车灯里，可以远程监视到取钱的车手。他倒不担心露馅儿，唯一担心的是，这个信息没有传出去。那样的话，昨晚又取赃款、又袭警的，万一家里没有得到通知，那自己得被栾城警方当悍匪追捕啊。

出门时黄飞的步幅很大，昨晚回来安排几个车手住下的这个地方在贾村，距市区尚有一段距离。他上车走的时候又回头看了眼住的那个民宅，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自顾自地笑了笑，驱车前行了。

这时候坐在车上的王雕可是心虚了，小心翼翼问着：“飞哥，那小子昨晚真袭警了？”

“你以为呢？自己看。”黄飞掏着手机，递给王雕，王雕翻着手里存储的视频，好几个移动拍摄的画面，找到了，一点开，果真是一辆摩托嘎的一声刹车不及，斜斜地和一辆警车撞了下，蹭到了警车的左侧，驾驶位置下来的辅警吼着：“干什么？没长眼啊？还是辆没牌车……”此时车一停，就听“哎哟……啊……”两声，啪啪清脆的两声，即便警车堵着拍不到那现场，也想得出这是两拳加两耳光，片刻后听到了斗十方压着嗓子威胁：“瞪什么瞪，老子就活得不耐烦。有本事来抓我，操……”

启动，摩托车扬长而去，视频完了。王雕目瞪口呆，惊得说不上话来了，他弱弱地把黄飞的手机放下，看着驾车的黄飞，脸上肌肉抽了几抽，一句话也没说上来。

“吓傻啦？”黄飞笑着问。

王雕牙疼似的回应着：“倒不至于。哥，这货……咱们敢留吗？”

要是作奸犯科，这是同路；可要是作死，就算同路也不敢认你呀。黄飞笑着道：“那你还是吓傻了。”

“就当是吧，这得害了大家啊。”王雕道。

“我倒觉得未必，跟雷子照面了，稍一不慎一露馅，咱们得被连窝端喽。昨晚也吓出了我一身汗，后来还让人沿路走了一圈，放心吧，屁事没有。”黄飞道。

“不是那么说的，现在都靠电眼。咱们就算捂得再严实，也不可能没被拍到，而且拍下就得存很长时间。现在雷子坏着呢，犯一次两次他不抓你，就等你犯多了抓个大案……跟他妈养猪一样。”

“说谁猪呢？”黄飞顺手扇了王雕一巴掌训斥道，“跑几百公里不在一个城市取现，我还就不信他们能追得到，就算追到也是一群炮灰。”

“没错，是炮灰，可别放炮时把咱们捎带上啊。”王雕道。

黄飞一笑道：“对呀，以后他就是大哥了，出事他扛呗……你顶多给他找几个小弟，啥也不知道啊，你又没取过钱。”

“哎，我去。”王雕一咬手指，斟酌一下，大拇指伸出来一竖，赞道，“飞哥你狠。”

“哈哈……过奖了，你都把人从中州诓来了，卖也卖个好价钱嘛。”黄飞狂笑着，在背信弃义以及无耻下流上，和王雕达成一致了。

车自乡路拐上了环城路，疾驰而去，路边一辆不起眼的起亚轿车换着位，悄无声息地追上去了。另一辆车循着来路在贾村转悠，是娜日丽和老程一组，两个人凭着外勤经验，愣是在村里七弯八拐的路上没找到黄飞的泊停处。这时候年纪大点的程一丁的优势就出来了，他

路过小卖部就买烟，路上碰见闲汉就递烟，旁敲侧击地硬是把黄飞开的那辆沃尔沃的去处搞清楚了。

在贾村，贾旺家里。这是个在村里游手好闲的老光棍儿，还有个和他一样不务正业的外甥叫何三强，绰号“三儿”，有盗窃前科。

自栾城市顺着蛛丝马迹连夜查，最终回到了原地，三名车手的信息在临近午时确认，被团伙视作“炮灰”的三人，可能在睡梦中也想不到他们的分量有多重，当天就被挂到了长安市经侦总队“7·15”专案组的案情讨论会上……

无法破谜，有钱壮胆

“看来是安抚一下车手。他们应该没有发现零号这个小动作。”

俞骏出声道，盯着实时回传的记录。黄飞驾车回了市区，找了家宾馆住下，和往常一样，白天是这些人的休息时间。

没人提出异议，长安方面的曾夏、邵承华点点头，向小园补充道：“我们组盯着，如果有机会接触，可以把家里的信息传给他。现在这种情况，恐怕不适合用通信工具。”

“问题不大，连袭警都敢干的，没人会怀疑他是我们的人。”曾夏评价了句，这个评价让俞骏和向小园有点脸红。看向小园尴尬，邵承华赶紧圆了句场：“没事，没事，曾大队长是正面评价的，毕竟这是特殊情况。而且现在看来，他这种另类的传信方式，是最安全的。”

曾夏笑了笑没有吭声。俞骏干咳一声，转移着话题：“那咱们继续谈案情，中州方面的情况就这些，杜其安和一个胡姓女人下落不明，剩下的，王雕、包神星、黄飞都涉案，但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截至到目前的统计是，有两千一百多万的货款被转走，下落不明。”

“就目前的形势啊，几百万标的的案子，在我们总队还真排不上队。”邵承华笑笑道，目光投向向小园，出声道，“您二位，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

“没有。”向小园已经熟悉过了案情。俞骏道：“我来得晚，听听大致情况吧，直接介绍就行。‘7·15’专案似乎没有直接关联某个重大案子？”

但凡命名的专案组，都是就案建制，而此次“7·15”专案，俞骏并没有看到关联的某个大案案发侦破进程，算算时间，都几个月了，中心人物还是只有费才立一个人。

邵承华尴尬地笑笑：“这是以省厅传达部里有关打击电信诈骗、地下黑产会议时间命名的，没有关联某个具体的案子，是因为各地屡屡都有案发。我们专案组挑选了经侦、刑侦、网安三个警种里的专业人士，试图在打而不绝的诈骗案领域来一次打断源头、打击黑金的行动。很可惜，收效不大。”

“呵呵，咱们一家人，五十步不笑一百步。我们这不也煮了一锅夹生饭，回头没想到把你们的活计也给搅和了……也不是没有进展，最起码这个费才立涉案是肯定的了。我们找到他是巧合，你们找他就不是巧合了吧？看他做的这小盘子，应该不入你们总队的法眼吧？”俞骏道。

毕竟是内行人，一语戳中了要点。邵承华解释道：“我看过你们提供的案情资料，其实我和向组长出身一样，也习惯于通过大数据盯人，这个人的疑点是通过大数据发现的。‘7·15’专案开始之前，我们就屡次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被骗的事。在分析了上万例受害人样本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六百多例和费才立名下的中介公司相关，购车、购房或者其他买卖。中介吃的就是信息饭，正常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五的关联，而他的关联达到万分之六百……高居榜首，没嫌疑都说不过去。”

邵承华停顿了下，示意着曾大队长。曾夏接着道：“我们发现的疑点是，此人由于职业和前科的缘故，和众多涉黑人物有来往，要真是个混社会的吧也可以理解。但反差强烈的是，他的中介公司居然还有海外业务。从去年到专案组建组，他的账户发生过四次海外业务收账，每笔都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他的营业场所你们去过了，那地方可比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赚钱。”

向小园笑了笑。不用说，这是给国外“杀猪盘”提供人员的报酬了。

邵承华被向小园的笑容迷得失神了片刻，俞骏又咳一声他才回过神来。曾夏继续道：“嫌疑之三，部里督导打击各地重点涉案人员的名单上，沈曼佳在列。这类连通海内外的中间人很难取证，行踪飘忽不定，通信方式更是频繁更换。数次端掉的境外诈骗窝点，或多或少都和这位沈曼佳有点关联，在查到的她的疑似联系方式里，很神奇地能和费才立名下的中介公司人员持有过的手机号建立联系。所以我们判断费才立和海外电信诈骗团伙有重大勾结嫌疑……这个嫌疑已经证实了。我们也没想到，他居然能约得到沈曼佳见面。”

“其中一个嫌疑是不是……”向小园插话道，“出境参与电诈人员，当时购买机票用过的银行卡、其他消费能够关联到费才立？”

“对，那个案情来自你们的协查通报。从建组到现在，他们换了两次地方，但是人员基本没换。我们判断应该是随着对海外电信诈骗打击力度的加大，他输出的生意也不好做了，所以干脆自己干上了。”邵承华道。这诈骗生意门槛极低，一学就通。八成跟吸毒的一样，吸着吸着也就贩上了，反正破罐破摔不在乎了。

“有一个问题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俞骏思忖着，提出问题来了。他示意倒监控，调出来昨天几帧费才立、黄飞、王雕同时出现的画面。大家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曾夏好奇地问：“您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是这样，假如以你们刚才的判断来看，费才立似乎应该是这些人的头儿，或者说应该是黄飞、王雕的金主。但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啊，似乎黄飞才是头儿……你们看，他说话时不自然地腰向前弯，要是老板，身体前倾的似乎应该是黄飞和王雕了，我怎么感觉他连王雕的地位都不如？”俞骏道。

几个细节听得曾夏和邵承华暗暗点头，这位眼光确实有独到之处。邵承华解释道：“或者可以解释为，费、黄二人都是替人打工的，黄飞这种有伤害前科、擅长斗狠的应该是团伙里实施暴力手段的角色，这种人得到别人的尊重应该很正常。”

“不不，地下世界里，拳头会向钞票致敬的。费应该是个小户。”俞骏道。

曾夏出声附和：“我同意俞主任的观点。其实我们也考虑到这儿了。可惜这些骗子太狡猾，想找他们的上线，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个点我记下了……回头看昨天到今天案发的梳理信息，昨晚到今晨车手取现，三个车手、一个王雕，还有两个司机，应该是两到四辆车，中间还有过换乘。说到这儿我得道个谢了，幸亏咱们这位零号，否则我们真不能及时发现，现在的各地经济流通，几十万的提现不起眼……到目前我们一共发现有四次类似的取现，发生在我省十一个地市。技侦还在回溯信息，总金额应该超过四百万了。”邵承华道。

俞骏还真没想到，王雕这个毛骗一转身到了长安做的都是大事。但这个转换太过突兀，他思维里实在找不到对这种转换原因分析的支撑。

“这个钱的来源有问题。上家是注册在霍尔果斯的四家传媒公司，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目前在霍尔果斯注册的公司有两万多家了，因为税收优惠政策大家蜂拥而至，大部分都是租个小门脸雇个记账会计，可能法人连霍尔果斯在哪儿都不知道……这点做得很专业。”向小园道。

既然专业，那就肯定有专业人士的参与。邵承华点点头，认可。

“还有，似乎他们取的钱和费才立没有关联。费才立那德行，要是能在这么短时间骗到几百万，我觉得他都不至于还卖人头，和海外搭线。”曾夏道。他看了向小园一眼，这样的女性在队伍里很罕见。

向小园思忖道：“我们反骗两年的经验是，诈骗已经专业化了，培训有专人，话术有专人，供料、建团、卖人头、水房洗钱，都已经流程化和专业化了。如果这样的话，费才立应该是我们发现的冰山的一角。”

曾夏笑了，点点头，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维是一致的。俞骏思索着出声道：“凌总队长让咱们研判的几个情况，我觉得都可以肯定，第

一，前台诈骗的肯定不止一个团伙，幕后有专业人士为虎作伥；第二，把诈骗移到境外虽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受制的地方也会很多，特别是我们加大国际协作打击力度之后，境内隐身的地下黑产要继续作案，肯定要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盗取信息、实施诈骗、取现……不排除他们在境内打通这样一条产业链；第三，抓到几个骗子或者几笔赃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犯罪的核心，也就是说，黑产的源头，才是本案的重点。”

“没错，重点，也是难点。”曾夏点点头。

邵承华在电脑上记录着，出声道：“这也是我们两地协作的方向。凌总队长正在省厅参加会议，回头我把咱们的讨论纪要给他过目。目前就是这样了，各组的布控任务已经安排下去了，这笔大额现金的去向还不明了。我们掌握了部分钞票的冠字号，只要不是全都消费出去了，应该都能提供线索。”

所以，接下来只能等，等这些取走的钱出现，等零号可能发现的线索，或者等着布控可能找到的新线索以及嫌疑人。每逢这个时候，都是案情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向小园趁着这个空当提了一句：“还有个问题，如果能接触到零号，我们给他传什么信息？可能这样的机会不多，即便有，时间也会很短。”

“目前还没有什么信息需要传递，你在担心什么？”邵承华好奇地问。

“假如再遇到取现的事呢？我觉得这种事恐怕会引起他的反感，毕竟是警察，在做与职业道德相悖的事。”向小园道。

曾夏扑哧一声笑了：“瞧你说的，钱取了，警也袭了，能想出这损招的人，我觉得不会有心理障碍。”

“迫不得已和主动去做，毕竟是两个概念。”向小园道。

邵承华敲着字，笑了笑道：“取钱的车手还有几个，还能取多少钱都是线索，取得越多，也就意味着我们发现去向的机会越大。如果有接触机会，就告诉他，主动一点……至于袭警嘛，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再怎么说都是自己人。”

邵承华说着自己先笑了，实在没办法圆了这件事再给零号个表扬。向小园和俞骏尴尬地赔着笑，斗十方“升职”后头一遭就这么嚣张，接下来会出什么娄子，以他们对斗十方过往的了解，还真不敢去想象……

到晚上的时候，王雕在解放路口接到了梦别周公、进城潇洒的那哥儿仨。斗十方已经俨然有了大哥的派头，一手揽一个，就像和他加上包神星三人到长安时一样。想起这茬儿来王雕心里还是有点歉意的，笑吟吟地迎上去，称呼着“斗哥”，先递了支中华烟。斗十方随手叼进嘴里，王雕又赶紧打火给点上。

第一口烟直喷到王雕脸上了。斗十方恶言恶语地骂着：“傻雕，老子在费胡子的窝点被他们整了好几天，这挨的揍我他妈迟早在你身上找回来啊。”

“别价，斗哥，这不转悠了一圈您还是大哥吗。”王雕紧张道。

“放屁，没听飞哥说了，这是既不要脸又不要命的活儿。这么干，蹦跶不了几天。”斗十方道。

这么一说，那两位脸色就凄苦了，都是逼上梁山的啊，可要是说出来就有点动摇军心了。王雕尴尬看着，那位何三强撇嘴了：“咱命就这么贱，要脸干吗？”

“哟，三儿说得多有文化。”王雕赞道。

“滚。”斗十方骂了句，揽着何三强问着，“三儿，你不是本地户吗，怎么也干这个？”

“我欠一屁股赌债，一天被人从早追到晚，还有半夜追到我床上把我拖起来的。要不是牛老板给我摆平啊，我指不定得被整成残疾人士啥的。”何三强道。

“牛老板，飞哥姓牛？”斗十方纳闷。

“不是飞哥，飞哥的老板。”何三强道。

王雕闻言嘴里“啧啧”有声，何三强畏惧似的闭嘴了。斗十方回头就是一巴掌，骂着：“兄弟们脑袋都系裤带上了。咋，还堵住嘴？”

“不是，斗哥。这里头行规，不能乱打听。”王雕道。

斗十方回头又是一巴掌，嘴里骂着：“我就关心一句，碍你蛋疼？什么牛老板驴老板关我屁事，逮着我就交代钱都给你了，你是老板。”

王雕委屈得快哭了，惹不起，又说不过，而且人家还不爱搭理，揽着那俩走了。急得王雕跟上，邀着：“走走，我请客，海天苑吃大餐。”

“兄弟们拼了命给你赚钱，光吃一顿就成？打发叫花子啊？别说你没赚钱啊，我们拿小头，你肯定拿大头。这我们不跟你争，可好歹总得犒赏下吧？”斗十方道，无形中孤立了王雕。王雕被挤对得咬着牙点头道：“成，吃饭唱歌我都管。其他不能朝我要啊，管不起。”

“瞧你那抠门样……钱我出。钱是王八蛋，花完再去赚，攒着给谁呀？还不如兄弟们一起潇洒了。对不，沈总、三儿？”斗十方大气道。

这风范绝对超过傻雕不止一倍。那两位连连点头，更紧密地团结在斗哥左右了。

于是外勤追踪的视线里就出现了一幕又一幕难以置信的场景，海天苑酒楼，这四人点了一大桌子菜，吆五喝六地浪了两小时。那儿可是长安数得着的高消费场所。几人醉醺醺地出来，乘着出租车到了另一个高消费的场所：蜻蜓KTV。

不愧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很一般的名字配着一张美女长着双翅的海报，那意境就出来了。一进门，里头女服务生穿的衣服后都缀着蜻蜓翅膀，流光溢彩的霓虹灯里飘飘欲仙，像小天使，还是衣服穿得很少的那种。

王雕有点紧张了，小声道："斗哥，这儿想带走个妞咋也得一两千啊。"

"哟，你小子门儿清啊，常来？"斗十方问。

"不可能，我是路边洗头房的消费水平，这地儿我哪消费得起？"王雕正色道。

斗十方不容分说回头又是一巴掌，骂道："你咋那么没出息呢？中州舍不得花，全让青狗搜走了吧？找妞图睡，有酒图醉，有钱图什么知道不？就图活得比人大三辈。你看你，到哪儿都畏缩，明明是有钱大爷，还整得像孙子，哎呀，我都嫌你丢人呢。"

被教训了一番，这么有文化，说得当然是好有道理的样子。王雕眼瞅着斗十方把服务生吆来喝去，还摸了一个领路妞的臀部一把，那妞居然毫不介意，还朝他笑呢。一刹那王雕还真觉得自己活得很矬。他挺挺胸膛，拿捏出很跩的样子，跟着斗十方进包厢里了。

成箱的啤酒流水般地上来了，妖娆的妹子成群地鱼贯而入了，包厢里鬼哭狼嚎的演唱会，正式上演了……

第三章 顺藤摸瓜骗局初显

方积跬步，难追千里

闪烁的霓虹、出入的靓车、暧昧的光线、时不时惊鸿一现的女人，白晃晃的长腿和夸张的服饰在监控里显得格外耀眼。

这是天眼的死角，侦查顶多只能看到外围。就这个外围都看得钱加多嘴唇上挂了一滴亮晶晶的口水。程一丁一推他脑袋，把他推到后座了。案情进入正轨后，钱加多已经被忽视很久了，以他的业务水平，组里估计没什么任务敢交给他，顶多打包份盒饭送给顾不上下车的外勤。

“怎么办？进不去啊。”娜日丽望着蜻蜓KTV的招牌，有点发愁。

程一丁把接收实时监控的手机放起来，随口道：“只能等了。这种地方对侦查来说是绝地，而且……如果不是紧急情况，还是不要进去。通过经营者倒是可以配合，但经营这种场所的，哪个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保不齐会漏风啊。”

黄飞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一点不得不重视。娜日丽唉声叹气道：“我怎么觉得零号跟故意的一样，净找咱们没法接触的地方。”

“也不算很故意吧，一伙大男人闲了能去什么地方？还不是吃喝嫖赌。”程一丁表示理解。

钱加多就神往了，在后座吧唧着嘴道：“早知道有这好事，我就去了。”

“光羡慕吃肉，人家还挨打呢。”程一丁道。

“停停停，有一个够头疼了，别把多多教坏了。”娜日丽道。

“我还用教吗？这地方我熟啊，咱们完全可以进去啊。”钱加多道。

娜日丽和程一丁蓦地齐齐回头，盯着钱加多。娜日丽问：“很熟？”程一丁问：“常去？”

钱加多猛地发现失言了，这是纪律明文禁止的。他嘿嘿笑着，道：“我不常去，但我爸常去。有段时间，我妈就经常拉着我去逮我爸，一逮着两个人就噼里啪啦干一仗……然后我就捎带着很熟喽。你们别用这种眼光看我好不好，存在即合理，经营即合法，有什么呀？大部分还不就是在里头唱唱歌、喝喝酒。真正不合法的，也不会让咱们看见不是？”

“那当然，但是……”程一丁犹豫道。

“你不熟我熟啊，这事也得传帮带、老司机领路……哎，你们不去我去了啊。”钱加多道。

娜日丽提醒着：“别呀，你和王雕照过面。”

“没事，这里头一喝上，别说熟人，亲爹都不认识。”钱加多道，嗒的一声开门下车。

这个提议一下子解决了娜日丽和程一丁的焦虑，两个人随后跟着下来了。程一丁追上小声道：“这里头消费不便宜啊。而且，咱们也不

知道他在哪间啊。”

“娜姐你来，我教你一招，会撒泼不？就泼妇那种。”钱加多问。

娜日丽瞪着眼，要捋袖子揍人了。钱加多紧张地按着她的手，解释着：“这是工作需要。你想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泼妇还是觉得你是个警察呀？”

“什么意思？”娜日丽好奇了。

钱加多贼忒忒地和娜日丽、程一丁头碰头商量上了，看样子肯定是个馊主意，听得娜日丽咬牙切齿要举拳头，不过被笑意满脸的程一丁给拽住了，不但拽住了，他和钱加多一个拽、一个推，硬是把有点不情愿的娜日丽给弄进娱乐场所了……

“重庆艳艳、东北娜娜、江西丽丽、温州妮妮、广西燕燕、贵州晶晶……问你，江西什么？”斗十方端着酒，学着妹子报名报了一串，临时做成酒令了。这艳艳妮妮晶晶早把那哥儿几个听蒙了，酒杯一指王雕，王雕反应迟钝了，报了个燕燕。然后环绕的美女爆出一阵大笑。

又错了，斗十方一指：“喝。”

左边美女一搂，右边美女一灌，咕咚咚又是一大杯。

斗十方又一指何三强嚷着：“三儿，听好了啊，重庆琦琦、广东婷婷、河南丽丽、长春美美、山东莎莎、福建芳芳……听好问题。”斗十方瞅着何三强正使劲记着，旁边陪唱的妹妹替他复述。他突然问的问题是：“我一共说了几个？”

“啊？”正努力记燕燕莎莎的何三强傻眼了。一群美女愣怔片刻，爆出一阵大笑。

“反应不过来了吧。喝吧，哈哈。”斗十方端着酒，亲自灌了何三强一大杯。

四个人倒留下了六个陪唱陪喝的美女，一般情况下，再腼腆的男人喝两口就本性毕露了，何况这几个本就不怎么要脸。再加上斗十方刻意地推波助澜，变着花样地行酒令，啤酒一箱一箱消灭得极快。眼看着哥儿几个眼神迷离了，眼看着兄弟们失态了，右摸一把，左拽一把，惹得陪唱的姐们儿不时地惊声尖叫，来一句更撩人的话：“呀！讨厌。”

这个男人都喜欢的调调对于从事警察职业的人绝对有负罪感，斗十方在用醉态掩饰着自己的不适，几次盯上那些陪唱女的手机，想想没敢下手，几次看王雕醉意朦胧的，好像下一刻就能醉倒，可再喝几杯还是那样。人不可貌相很适合这个人，毕竟在他手底吃过暗亏，斗十方的警惕心就更高了。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最美妙的声音，是娜日丽的声音，像吵架：“滚蛋，我找我老公，你们开的破地方把我老公魂都勾走了，我看又是哪个骚浪贱货，死不要脸的……别拦我啊，谁再拦我今天跟谁拼命……”

他一喜，脊背一直，旁边的美女以为他紧张了，同情地问着：“大哥，怎么了？”

“你听。”斗十方提醒着。那美女却是不在意道：“很正常啊，经常有老婆来堵老公，怎么，大哥你结婚了？”

“那怎么可能？就结了婚看见你们也想离婚了，我瞅瞅去。”斗十方眼睛闪着八卦的光芒，猫到了门口。一开门，两位穿西服看场的正和娜日丽理论。他一吹口哨，钱加多一回头，差点喊出声来。程一丁

给他做了个手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那头的娜日丽看到了，貌似放弃了，跟KTV看场的不再争执了，故意放声喊着：“你个死鬼，我知道你在里面，有本事你别回家，等老娘下去把你车砸喽……”

娜日丽被清出场了，让斗十方惊愕的是，还真有几个头秃肚肥的男人吓得退房走了，估计是心虚，莺莺燕燕的美女都没能留得住。

“咋啦，斗哥？”三儿醉醺醺地喊。

“老婆堵老公。好玩了，吓跑好几个唱歌的，哈哈。”斗十方干笑着，大气一指道，“你们……继续喝着，我他妈这肚子，哎哟喂，等我放完再跟你们干……”

他告缺出去了，还叫了个妹子。三儿开了个荤玩笑，里头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那妹子给他指示着卫生间的方向，还好奇地问：房间里不有卫生间吗？斗十方很神秘地看那妹子一眼，说了：“上厕所是一方面，主要还得跟您商量件事，一定把我那仨兄弟给多灌点，别一会儿我拼不过他们。”

说着，给那妹子塞了两张钞票。那妹子娇嗔了一句，推了他一把道：“放心吧，大哥，喝酒我们有提成，我们巴不得客人有这要求呢。”

“那就好，别等我了，给他们灌。”斗十方捂着肚子，一副内急的样子，往卫生间的方向跑去了。

终于见面了，仅容一人的卫生间，斗十方一敲门闪身进去了，进门脱了裤子放着水说着：“时间不多，有啥快说。”

“家里指示你，尽量摸清车手团伙的组成，可能不止你们几个。如果还有取钱的活儿，放心大胆地去干，取得越多露馅的机会就越多，

根据取到的钱的冠字号，我们有可能追查到去向和幕后。”程一丁蹲在那儿道。

“这我就放心了。”斗十方仿佛身上的担子卸掉一样，长舒了一口气。

程一丁笑道：“我说你小子够浑啊，怎么能想出袭警传信这招来。”

“没办法呀，懵头懵脑地就被派去了，被控制得又紧。而且车手骑的车子，我发现在车灯里面装着微型监控，应该是远程监视，今天回来黄飞就问我了。”斗十方道。

“黄飞在这个团伙里看来位置不低啊。”程一丁道。

“我套了三儿几次，好像黄飞的上头叫牛老板。三儿入行就是因为被人追债，牛老板给他摆平了。然后干上车手这活儿的几个，那个中州犯事的‘沈凯达’，是被黄飞带回来的，王雕在其中角色很奇怪，黄飞和牛老板居然都给他人让他带着干这活儿。”斗十方道。

“王雕背后的人面子大呗。”程一丁道。

“不尽然，这活儿是诈骗行当里最危险的，爹不亲、娘不爱的货色才干，我怎么觉得黄飞在坑他。”斗十方道。

“都是骗子，尔虞我诈就是本色嘛。你奇怪？你不也被坑了吗？”程一丁道。

“对，在这里获取的信息可能是有限的，我觉得接触到上层的可能性不大。”斗十方道。

“已经很不错了，车手取钱再多几次信息，家里找方向就容易多了。现在有个问题是，取钱的时间对于你来说无法预知，又不可能用手机……你觉得用信号源的时机成熟了吗？”程一丁问。

这是征求意见。带上信号源指示方向，那危险性自然就出来了，斗十方思忖片刻摇头道：“不行，我是先乘轿车离开长安，然后被关进闷罐车里，下车的时候换衣服，取钱回来还得换，那是防着有人私藏取到的现钞……万一被发现，那就麻烦了。”

“好，我会把情况反映回去……等家里再想想办法，这种随机的事只能随机应变。对了，家里一切安好，俞主任来长安了，想见见吗？”程一丁道。

“相见不如不见，我都后悔脑子一抽做了这样的决定，搞得现在上不上、下不下，连家都回不了。”斗十方道。

“呵呵，喝着小酒、搂着小妞，小话说得言不由衷啊。”程一丁笑道。

斗十方向着他竖了个中指道：“大哥，你们在背后跟着，我就算玩儿也放不开啊。”

“那就放开点，出淤泥而不染的，在这一行行不通。”程一丁道。

“谢了，还有交代吗？”斗十方问。

“注意安全，总队判断这个团伙可能和地下黑产有关联，不排除他们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没了。”程一丁道。

“临走还吓我一句，走了。”斗十方手搭上了门插。

简短的见面结束，斗十方闪身出来。一个醉汉摇摇晃晃过来，斗十方故意撞了他一下，用身体挡着。后面的程一丁闪出来，斗十方这才扶着那男子送进了卫生间。这个极快的反应让程一丁多看了斗十方一眼，他心里暗赞了一句，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喝酒、猜拳、玩游戏、嗨歌……那个男女混杂的场面极其混乱，不过看得出是斗十方在控制着节奏，骰子、扑克、行酒令样样玩得精通。刚过一个小时，已经有俩妞包括“沈凯达”都给灌躺到沙发上了，在王雕又一次被灌得往卫生间里钻时，画面停止了。

点暂停键的是黄飞，他把画面往后倒了倒，定格在斗十方叫嚣的那一帧画面上，iPad正对的是杜其安，永远面无表情，或者说表情笃定，像在思忖着什么。另一个是胡女士，她也在看着这个人。正看着时，门开了，张光达拎着瓶红酒，迎让一个梳着马尾的中年男进来了。中州归来的几个聚全了，似乎还多了一个，是一个马尾男，很有艺术范儿的扮相，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他娴熟地从柜里拿着酒杯，浅浅斟了几杯，开口说着：“老杜啊，我自打认识你，就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根本没娱乐过啊？不好酒、不好色、光好财，攒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没听说过吗？财富是海水，越喝越渴。”杜其安收回了目光，眼神空洞，似有所想。片刻后，他征询地看了胡女士一眼。

这位女士正是在登阳市打前站的那位“胡总”，现在这年头，什么“总监”“经理”“总裁”基本和绰号一样，都是骗子的代用名，所差不过是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名副其实，这位胡女士肯定是后者。即便黄飞跟着杜其安这么久，也未曾知悉这位女士的真实姓名。而且让他感到很不解的是，外界奉为神明的杜风头杜其安，似乎经常会不经意流露出对这个女人的在意。

相好？姘头？同伙？

黄飞的思路可能仅限于这么几个方面，不过他都无法证实。看那位女士表情凄婉、风韵犹存的样子，年轻时八成也是个美人坯子，只是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对了，表情，总是那种愁绪百结、楚楚惹人怜的样子。如果让黄飞准确形容，八成就像那种老公出轨、婆媳不和再加上儿女不孝的怨妇形象。

“你在读我？”胡女士突然开口了，说完目光才看向发怔的黄飞。黄飞惊得“啊”了一声，赶紧解释着：“瞧您说的，我一粗人，能读什么？”

“你在好奇我是谁、我为什么和老杜关系这么近、为什么对中州的一个混混这么上心，对吗？”胡女士问。当她收起病容的时候，表情显得诡异。像冷不丁看了段《倩女幽魂》，没前段倩女，只有后半段幽魂。

饶是黄飞混过大场面，也被问得语结了，这丫见鬼了，莫非看出我怀疑他俩有一腿？

“看来猜对了。”胡女士幽幽一叹，拿起只杯子，轻啜着红酒。黄飞尴尬道：“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没想那么多。”

“叫胡会计吧。飞啊，问你个事，这人就姓斗吗，有这个姓？”杜其安好奇地问。

黄飞点头道：“确实有这个姓，身份证上就是这个名，错不了，在中州抢了傻雕两回的就是他。后来出事那晚上，我忙着找沈总，听说傻雕被青狗堵上了，这家伙似乎帮傻雕脱了困，然后不知道怎么被傻雕给忽悠到长安来了。刚来，傻雕就把他和憨炮卖老费那儿了，后来这货不知怎么就跑了。当天我们约的沈曼佳，这不生意都给搅和了，

等回去准备转移，嗨，这货又自己跑回来了，我就捡上了……哦，对了，昨晚取钱还发生了点事。”

黄飞掏出手机，把那段视频放给杜其安看。杜其安难得地皱了皱眉头，杜其安又递给了胡会计看，这位女士也如同杜其安一样，眉头越皱越紧。

本来是商量事儿来了。一般情况下杜风头顶多是瞄一眼团伙组成，为此黄飞还安排王雕专门把一行人都带到了蜻蜓KTV happy。没料到的是，自打杜其安和这位胡女士瞄上斗十方的第一眼起，其他事情都搁在一边了，问来问去，都是关于斗十方的事。

“老杜，咋回事啊，这不你那倒霉大侄吗？”张光达端着酒杯坐到了杜其安身边问。杜其安不置可否地回了句：“没咋，这个人面熟，让我们想起个故人来。”

“故人，谁呀？您老不是个念旧的人啊。”张光达道。

杜其安嘴角一龇，没笑，解释着：“故人，就是个已故的人。”

黄飞看情况不对，赶紧说了：“安叔，有问题我立马打发走……不会是雷子的眼线吧？不可能啊，他是被傻雕诓到长安来的。”

“不会，不会，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胡妹，你看。”杜其安回头问胡会计。这位女会计还回了黄飞的手机道：“把他更详细的情况都给我。”

“好嘞，没问题。那这人——”黄飞接过手机，征询。

“该怎么还怎么。”胡会计道。

“这……”黄飞纳闷了，这态度都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没承想随手捡的人，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正常情况下，到安叔这个层次，是懒得过问下面这些人的，包括对他的侄子傻雕都没这么上心过。

“别多想，勾起点心事而已……好吧，咱们言归正传。中州那趟没达预期，本来准备两头一起做的，可不得已只能提前折一头了。牛老板，捎带给您介绍一下张总，我们在中州合作过了，要人手找他，他有的是人。”杜其安道。

这就算认识了。梳马尾的牛老板给张光达敬了杯酒，两个人相视大有惺惺相惜之意。黄飞帮腔了，小声附和道：“张总，这家蜻蜓KTV有牛老板的股份，以后谈事这儿最方便。”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得谢谢各位帮衬啊，话说落毛凤凰不如鸡，只有兄弟几个还把我当人看，啥都不说了，跟着老安一起发财，干。”张光达敬了众人一杯。居中的杜其安放下杯子，细数着要办的事宜。话说任何事到了极致都叫大道至简，杜其安对大伙的鼓动那可是高瞻远瞩的精髓。

“比如黄飞你担心说，各个城市都在加装监控探头，加强路面巡逻，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比如张总你说了，国家各部委的政策一个接一个，每一个看起来都心惊肉跳，诈骗这条路是越来越窄了；还有老牛你担心的，现在又是冻结存款，没收护照，而且境外的合伙人也不地道，经常坑队友，生意没法做了。

“这些都不是问题，乐观的人从危机中能看到机会，比如说监控探头、路面巡逻加强，其实与诈骗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是传统坑蒙拐骗，我们是用谋略和演技让那些肥羊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这些年各地监控力度越来越大，那诈骗成功率还不是嗖嗖地往上涨？比如你

说政策对挂牌地区严打，但我们又不是非要到挂牌地区犯案，中国这么大，咋？总不至于都是挂牌严打诈骗地区吧？

“再说我们的神队友啊，电信业、金融业、互联网公司，不管出台多少部法规，还不都被我们成功化解了？群众的智慧才是大智慧，比如电话卡实名制，但实名未必实人啊，最后还不是成了登记制？我们总不会傻到用自己的电话卡吧？那么多猫池、群呼、改号软件、物联网卡，哪个不是我们的机会啊？

“再说说金融业，全国有三千多家银行，我们买卖银行卡依然很容易，搞点银行卡太容易了。虽然一个银行只能开一个I类账户，但那些第三方支付的接口还是可以顺利挂到网站、MT4平台上的，一天洗个几百万根本没有问题。互联网公司更不用说了，他们线上、线下一结伙骗起来比我们都狠。我们顶多骗点钱，他们可是连命都要啊。”

“您说的是莆田系吧，我们比他们有良知多了。”牛老板接了句。

不知道这里面透着什么黑色幽默，众人“哧哧”笑了，这位牛老板就着这茬儿征询道：“说是这么说，不过确实不好混了。境外的盘可是一个接一个被端了。以前是咱们求着人家买人头，现在啊，想在内地找个人，价格已经翻了一倍。那沈娘儿们来了半个多月，愣是没招齐一个盘的人……而且她很小心，稍有点不对劲，直接就溜了……老杜，她可是找你好久了。”

“找我干什么？我们跟她从来不是一路。”杜其安道。

“混不动了，找你解难呗。东南亚一带也就几个小国家能被雷子左右，大部分够呛，所以雷子出损招啊，但凡有嫌疑的，全部注销你的护照。哎呀，这招狠啊，好多盘子里的人待不下去，也回不来，动摇军心哪。”牛老板道。

“他们更难过的还在后头。资金出入境被严管后，钱好洗不好走，风险无限加大，万一被盯上那可就人财两空了，即便能走得了，最终到手也没多少了。”胡女士道。

牛老板深表赞同，噘着嘴凛然道：“没错，人这眼不能看见钱，眼红的人太多。水房老板都不满足于那点佣金，不是在盘里捣鬼，就是卷钱走人。中州那档子事啊，好多钱还在水房没洗出来。雷子一出手，便宜那帮人了。”

“呵呵，早预料到的事……我们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不拿走最后一个铜板。这个盘子就这么做，不要眼红别人能拿走多少，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杜其安强调道，眼光看向了黄飞。黄飞点头回道：“放心，安叔，我们再多招一批人，就用这种笨办法搬走。谁也查不着。”

“但是……能查到你呀！”杜其安表情肃穆地看着黄飞。

这是个证据链的事。车手容易被抓，那接下来最危险的就是接触车手的人，总不能期待车手个个都守口如瓶吧？黄飞一愣，心里咯噔一下，表情紧张了一下。

“退到幕后。你完全可以不出面。”杜其安用眼光示意着桌上的平板，那上面直联着这里某个包厢里的几位。黄飞不解。杜其安点开了播放，回传的视频画风又变了，斗十方一手揽妹子，一手拿着麦，在歇斯底里喊唱，余下的人在沙发上东倒西歪，画面几近不可描述。

“不要期待人的忠诚，但可以期待人的贪婪。他们中间要是出个组织者，你不就安全了吗？”

杜其安悠悠地道，表情在诡异地变化。黄飞看看还在包厢里嗨的几位，又看看张光达和牛老板，慢慢地表情松弛了，给了杜其安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需要意会，可能只有黄飞懂，因为他看到了脑门锃亮的张光达和两眼瞪得溜圆的牛老板，那表情传递着安叔提到的一个重点——贪婪！

几人商议着细节，似乎不是开始做局，而是早已经在局中……

亦步亦趋，静候良机

11月12日，距离长安135公里的泾阳市，车手团伙就在大白天通过ATM取现46万元。这一次，很不幸没有及时传信，还是银行监控系统最早发现了异常，隔了十几个小时才得到证实。

11月14日，距离长安市195公里的三门市，已出省。车手团伙意外地来了一次跨省取现，连夜取走26万元。这一次终于被追踪到了，原因是斗十方确实在团伙里升职了，有了手机，那个不敢通话的手机为专案组提供了现成的信号源。

隔了一天，斗十方的信号源出现在宁陕市下属某县。这一次是个大手笔，车手团伙增加了三人，一口气取了66万元。连地方的经侦也发现了不对劲，上报了这个异常情况，不过旋即被专案组刻意地冷处理了。

11月17日，距离长安市221公里的新安市，车手团伙再次作案，取现50万元。越来越嚣张和明目张胆了，其中有一个甚至留下了半张脸的肖像……

11月18日，此时，长安市经侦总队会议室。

半张脸的肖像定格在会议屏上，介绍案情的邵承华顿了顿，用电子笔指着这张脸道：“这个人叫李全，新加入人员之一。其他两个人分别是孙洪福、赵小兵，三个人均是网赌涉案人员。据零号的消息，是牛老板推给他的……取回来的钱也是交到了牛老板手里。这个牛老板，真实姓名叫牛金，是蜻蜓KTV的股东之一，现年51岁，名下注册有体育器材类公司两个，没有前科。其他的两个股东，一个叫郑远东，一个叫高岩，这两个人来头更大，是我市的房地产商，旗下经营的皇城府楼盘属于中档楼盘。这个档次的KTV和楼盘比起来，顶多算个零头。”

他停顿了一下，言外之意很明显，像这类基本都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你说他诈骗吧，和身家比起来实在架不住；可要说他们不涉案吧，这些车手取出来的钱，和他们都神奇地扯上了关系。

“赃款来源是什么？”凌总队长直接跳过了讨论，问。

向小园接着汇报，她换着屏介绍着：“我们反查钱的来源，一共通过了三层账户，最后到了自然人的卡里被取走，每次都是在取钱前一到两小时里才转账。钱的数目很准确，除了限额两万再加上手续费，取过卡就清零了。这一点我怀疑可能是批量购置的银行卡。最终反查到来源是滨海市自贸区注册的四个对公账户，名称为‘优点’‘飙红’等，性质为网络开发、广告传媒等。这四个公司注册于半年前，给所在地经侦同行的协查通报已经发出，他们的回复是暂时联系不到法人，能联系到的只有一个记账会计。这种情况和我们反诈骗遇到的大部分手法雷同。”

没有解释，也不用解释，估计永远找不到法人。这种账户其实就为了过账，可能只是用了法人的身份证，可能连法人自己都未必知道。或者，这个公司和账户根本就是注册好用来卖的，就像骗子层出

不穷的银行卡一样，全部是批发性地收回来的，在侦查上根本不可逆。

凌总队长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些，思忖着问："那受害人呢？"

"都是三方支付，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报案。通过云计算解析出的转出账户涉及两省二十多个地市，我们介入很容易，不过那样的话，有可能惊动做局的骗子。"向小园解释道。

所有的骗局都类似，能看到的信息，一查就是遍地狼藉，幕后看不到的人总有机会逃之夭夭。现在是虚拟世界里的较量，比如反查这些钱，骗的是一个地方、过账的是另一个地方，而取钱的，又会找一个地方。凌总队长看着屏幕上经侦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密密麻麻的线条联系，眉头越皱越深，喃喃道："那么这个骗局主要针对的是南方湘鄂两省，过账的在滨海市，取钱的又在咱们这儿……这些骗子越玩越溜了啊，要不是提前捕捉到了车手信息，我们可能都无从知道已经发生了诈骗……钱的追踪是什么情况？"

邵承华接着汇报着："根据冠字号信息，我们追踪到了1121笔款项，其中960笔是个人，其余是公户存取，这些钱基本都是蜻蜓这家KTV流出的，人工工资、酒水供应，甚至他们可以以现金收入直接存银行。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有合理解释，他们完全可以推说是经营收到的款项……近些年我们接触最多的洗钱是同柜存取，像这么大批量的车手取现我还是头回见。这种方式貌似冒险，可细想之下，似乎比同柜存取还要容易操作，只要控制得了这些车手，那成本就降到最低了，即便追责，可能也追不到幕后拿钱的人。而在KTV消费这招就更高明了，这儿出现大量现金流完全有合理解释。"

邵承华放着几帧图片。零号在犯罪团伙中已经升职了，他正提着大包往蜻蜓KTV送。那么这就意味着，车手团伙一旦落网，所有车手

指认的将是他，那些人可能只认识他。犯罪本身就是地下工作，单线永远是最安全的方式，假如零号接触的仍然不是终极BOSS，那不管怎么样采取行动，仍然会错失主谋。

“看来还得等啊……我有种感觉啊，这似乎仅仅是大餐前的开胃小菜。”凌总队长意外地感慨了句。层出不穷的各类骗局已经把他的神经锻造得无比坚韧了，这几百万的取现，还没有让他激动起来。

可恰恰难过的是，总不能一直焦虑地看着这些人兴风作浪吧?

“现在的车手是两拨人，一拨来自去年网赌打击的一批嫌疑人，另一拨就是零号。”曾夏出声了，他提醒道，“我觉得这次的动作有点反常，同柜存取，一个人名下转几千万都很轻松，那无非牺牲一个炮灰。这次是找一群，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您可以反过来想。”向小园提醒道，“假如没有零号无意撞入，假如我们不知道已经有两拨团伙在大肆取现……这几百万相对于现在的经济环境，还真不起眼，如果没有预知的话，可能我们直到案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大批量存取的笨办法。”

邵承华听着，一吸凉气有点吓住了。经侦盯的都是大数据，大批量的存取，这种蚂蚁搬家的笨办法，还真不是大数据能对付得了的。可能等到发现时，连银行存的监控记录都因为过时无法提取了。

“你想说什么？”凌总队长看出了向小园似乎有潜台词。

向小园正正身子严肃道：“这是个猜测，我们梳理全省四千多例诈骗案时发现，每每总有去向不明、无法追踪的赃款，似乎都是用这种方式消失的。等我们沿着数据找到终点，却发现连监控记录都无法查找了，不是过期被覆盖了，就是遮得严严实实无法辨认，那些诈骗到

巨额款项的嫌疑人最终都难逃法网，反倒是这些偷鸡摸狗做小动作的，屡屡逃过打击。”

“你是说……同一拨人？”邵承华听出了言外之意，问话的声音都变了。

听者都诧异了。那岂不是说，在这些高明的骗子之外还有更高明的骗子，一直在险中取利，而且屡屡逃过警方打击？

“应该是同一拨人，否则就无法解释嫌疑人怎么会串案了。黄飞、王雕在中州办完事，歇口气的工夫可就又上阵了。而且中州的案子，现有的证据都钉不住他们，而我们内线的发现呢，这两个人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属于骗局的暗线，我们常规侦查看不到的那条线。如果用这种思考方式，我们现在其实是看反了，先看到了暗线在动，却没有看到明面的骗局，或者说，还没有到时间。”向小园解释道。

“那难道说……已经有个很大的骗局在运作了？”曾夏愕然问。

向小园一指屏幕道：“当然有。否则这钱从哪儿来的呀？总队长刚才不说了吗？这是大餐前的开胃小菜。我的看法是，应该不是大餐前的开胃小菜，而是被截流的小菜，大餐呢，已经在上了。”

说到此处，凌总队长也重视了，他指点着向小园道：“继续。黑吃黑、骗中骗不是没有可能，详细说说你的想法。反正这个结果出来还要点儿时间，正好可以考验一下我们的推测水平。”

“这个……就要从中州的传说讲起了，‘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八大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我们追踪的杜其安，别人称他为‘杜风头’，传说就是‘风’字里玩得最转的人。‘中州货到付款诈骗案’我们怀疑就是他的手笔，目前追到的涉案人有八百多，但这个始作俑者不在

嫌疑人名录里。他根本没有在案中露过面，全部是教唆其他人去干。这就是传统骗子‘风’的典型手法，像一阵风、一窝蜂一样一哄而上，你根本分不清谁在操作，等回过神来，他们已经一哄而散了……现在我感觉已经起风了，只是还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我从货到付款诈骗案说起吧。我们发现得够早了，可惜还是晚了，一动手才发现早就蔓延到几个市了，这种做局的手法非常有耐心。在登阳市，他们培育第一拨参与者，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前期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等到合适的时候，这种合理合法的生意就会突然驶入岔道，开始收割所有的人……”

向小园娓娓道着八大骗的江湖典故，这个案情分析会也驶入岔道了，不过听得入迷的几位都没有发觉，反而越听越觉得和在查的很多案例极其类似……

“来了，来了……”

娜日丽旋扭着焦距微调，嘴里轻声默念着。随着她的调距，接驳着追踪摄录设备的屏幕渐清，是一辆塞纳商务轿车。驾驶座的钱加多又是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轻声嚷着：“咦，我去，好几十万的专车啊。这才几天，不得不承认人家组织的待遇就是高啊。”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娜日丽瞪了他一眼。

钱加多愕然道：“难道有什么不对？酒店夜店，车接车送，这小生活美得很。”

这就对了，是真傻。娜日丽笑着道：“天上掉不了馅饼，待遇不会白给。你反过来想想，这要是将来被捕了，所有的车手可都会指认他是老大……虽然你明知道他不是，可车手现在都是他带，钱是从他手里送出的，按照刑责，罪就是他的。”

“哦，我明白了，这有可能是故意把他抬到这位置顶雷？”钱加多恍然大悟道。娜日丽点点头，一转眼钱加多的眼光变了，有点同情地看着来车，喃喃说着：“真是人生如梦啊，十方的梦想就是有车有房再泡个美丽的姑娘，现在实现喽，可惜还是一场梦。”

娜日丽笑了笑，好奇问着：“你到底是羡慕他，还是同情他啊？”

“我是羡慕这个组织的生活啊，啧啧啧，豪车美女，应有尽有，这生活多炫酷啊。十方嘛，就有点同情他了，毕竟这都是假的。”钱加多道。

“闭嘴，低头。”娜日丽轻叱道。已经习惯跟踪生活的钱加多头一低，那辆塞纳呼啸而过。他娴熟地启动车子，驶出了路边的车位，后面的追踪车辆尾随而至，驶进了他的车位，一个追踪车辆换位行云流水般地完成了。

追的谨慎且小心，被追的浑然不觉。斗十方在车里和几名男子聊天，那些人惊讶于斗十方虽然是外地人，说本地方言一点都听不出生硬来。几句牛皮一扯，几根烟一抽，人就自然熟络了。驶到地点，副驾上那位还殷勤地给开车门，迎接贵宾似的把斗十方请下车，恭送进目的地的大门——蜻蜓KTV。

背着大包的斗十方抬头看了眼霓虹招牌，在白天没有灯光效果，也就少了点感觉。稀拉的停车场里，错落的数辆车都是公司的。一辆运送酒水的货厢车正驶向后院，那儿应该正在为晚上的场子紧张准备，这里的保安已经认识他了，进门时客气地点头致意，叫了声：“斗哥。”

“辛苦了兄弟……牛老板在吗？”

“在呢，办公室等您。”

“好嘞，回见啊。”

“慢走。”

斗十方顺势给保安兜里塞了包烟。那保安投了感激的一瞥，指引着斗十方进电梯，直上六层。

出电梯正对的是安静的走廊，不是经营环境，装修就差了许多。这一周斗十方已经第四次来到这里，每次都是揣着一百二十分的警惕踱过走廊，可每次得到的都是一百二十分的失望。根本没有什么发现，半下午的时间，除了前厅和后厨，整个楼层都是空的。

敲门，进去，坐在桌后的牛老板瞄了他一眼。他上前把重重的包堆在桌上，牛老板伸手一掂，动作停了，眼光却又投向他。斗十方没有什么表情，直视着，或者说，是一种诚不我欺的坦荡表情。第四次见到这种表情了，牛老板笑着，突然问：“钱没少吧？”

“没有，取前换衣服，取回来再换一身。谁也不可能藏啊！”斗十方道。

群众总能想到简单实用的办法，像这种坏群众的好办法可能更多，一个换衣服就杜绝了车手取钱时可能发生的藏私。牛老板笑着问：“他们当然不可能藏，你呢？”

“老板，您肯定要清点，真要少了，拿我是问。”斗十方道。

牛老板再笑笑，道：“正是因为一张没少，所以我才问。”

“这不是应该的吗？”斗十方回道。

“应该是应该，但这钱谁看到都得眼珠子发红啊。以前那些狗日的，整包提回来，总得少十几、几十张……呵呵，像你这么实诚的，

我倒头回见。”牛老板说着，拉开了包链，未整理的钱就那么揉着、摞着塞了一包。这光景说起来，要抽走几张还真看不出来。

斗十方笑笑道：“我要弄就全弄走了，抽几张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啊。”

本来表扬斗十方的牛老板眼一滞，这话听得刺耳了，他斜着脑袋异样地盯着斗十方。斗十方也不掩饰，不客气地道：“我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能动的我肯定不客气，但不能动的，我也肯定不敢动心。老板您放心，我一外来户，哪敢在您手下找死啊。”

“哈哈……明白人。”牛老板笑了笑，笑着一捋梳成刷子的长发。他刚伸手，眼疾手快的斗十方已经把桌上的烟递上来了，跟着一点火。牛老板美滋滋地抽了口，赞赏地看了斗十方一眼，然后顺手一拉抽屉，厚厚的一摞钱拍桌上了，就听他大气地道：“自己拿去分，以后三儿和几个兄弟的份都由你分配，你说了算。”

“谢谢老板。”斗十方躬身，小心翼翼地把钱收到了怀里，然后鞠躬问，“老板，还有安排吗？”

“有啊，该带着兄弟们吃喝嫖赌了。赶紧的，嗯，钱可省不来，呵呵。”牛老板笑道。

“是是，老板您说得是，那没事我就……”

“去吧，等电话。”

“好嘞。”

斗十方鞠躬退出了房间。从内室出来了两名手下，牛老板一踢脚下的包安排了句：“数数，回头把三儿叫过来一趟。这人有点意思，盯

牢点。”两位手下诺诺应“是”，一个把成摞的钱捡出来，放入验钞机里清点，另一个小声安排着，似乎在让人盯这位斗兄弟。

当警察时战战兢兢，当坏蛋时，似乎也是战战兢兢。

出门的斗十方奇怪地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却有一种极其相似的感觉。所不同的是，此时对于未知可能多着一份好奇和畏惧，比如他这几十万、几十万地往这里送钱，真是太方便了。他真不知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骗局，才能像这样日进斗金地往回捞钱。

是佩服，是惊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羡慕?

斗十方说不清自己心里奇怪的感受。如果是一个传统的骗局，好识破也好理解，可加上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一切都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就比如现在，他觉得自己像颗棋子，一直在被无形的手操纵着，不知道上一刻的事是怎么发生的，更不可能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曾经满满的自信正被恐惧和疑惑慢慢侵蚀着，他无时无刻不在硬着头皮强压萌生的退意。

叮的一声，电梯到站，惊断了他的思绪。他定定心神出了电梯，无时无刻不在防备着的意外，恰在这一刻发生了。他居然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自步梯闪身进了楼内，是在长甸镇见过的那个衣衫褴褛穿着透趾鞋的“二丫”，他对这个浑身散发着馊味的屌丝记忆太深刻了，哪怕这货已经换上了新装，也改不了那张脸上天然的猥琐。

他一愣神，快步奔向步梯，追了上去。连追两层楼，在二丫拉开防火门要进去时，斗十方伸手拽住他的领子。二丫一回头，眼一瞪，诧异了:“咦？你咋在这儿？”

“咦？你咋也在这儿？”斗十方学着他的口吻。

“别闹，我忙着呢。”二丫懒得理他，要走，又被斗十方拽了回来。二丫见识过斗十方的狠劲，却是不敢发火。他紧张道：“你干什么嘛，我没惹你。”

“问题是我想惹你啊。”斗十方拽着二丫，摸摸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蛋道，“你那性感的小胡茬呢？稀罕呀，你居然刷牙了，还换上新衣裳了，咦？你小子身上有钱了吧？”

“别别，斗哥，我没干几天，哪儿来的钱，这是老板统一给买的。”二丫紧张道。

“少来，别动。”斗十方威胁道，把人按在墙上逼问着，“那两狗腿在哪儿，叫什么来着？强子，大军，就搁长甸天天打老子、不给老子吃饭的那两孙子。”

“斗哥，你别整事，大家都在这儿呢。”二丫赶紧提醒道。

“放屁，这儿不就你一个人吗？”斗十方恶言道。

“啧，我是下去给老板拿个东西。人都在呢，真的。”二丫道。

斗十方不容分说，直接搜身了。一搜还真有一包东西，往外一抽，却是几版照片，白底的，曾经在诈骗窝点见过的人，都焕然一新地上照片了。他一愣神，二丫一伸手夺了过去，紧张道：“老板说不能让人看。”

“我说你小子找揍是不是？还人都在这儿，我看那两货在不在，老子现在想起来都想弄死他们。”斗十方一捋袖子，凶巴巴地道。二丫吓得一捂嘴直往后退，又紧张提醒着：“真的都在，19号大包厢。别说是我说的啊。”

“滚！”斗十方斥了句，直接推开防火门进去了。

他放慢了步子，轻轻地踱向那个包厢，眼睛瞟到监控时，他干脆自然地推开了门。邪了，还真的都在，围着沙发或坐或站，居中一位正拿着话筒说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战略方向，未来的空间巨大……”说到“巨大”停下了，诧异地随着大家的目光看向门口，看到这位熟人之后，吓得惊声尖叫了一声。

“不好好骗红包扯什么淡呢？还他妈组团来扯淡。大丫，瞧你那点出息，说话能分清si和shi吗？那谁呢，天天欺负我那两个人？妈的冤有头债有主，老子现在也有一帮兄弟了啊，人不在替我传个话，别让我碰见，碰见我弄死他……哟嗬，憨炮啊，你打扮这么帅干吗去呢？这是咋，就骗个红包，还搞毕业典礼呢？”

斗十方恰如一根搅屎棍，戳进来了，瞅谁谁躲着、指谁谁紧张，瞄上包神星时，包神星起身拉着他劝着：“斗哥，都过去了，别捣乱。我们在这儿选拔呢。”

“屁，选拔那两字你能写对笔画我就信。”斗十方损了句。

包神星难堪道：“这不是我选拔，是费老板安排的啊。你搅了后果很严重啊。”

“是吗？我他妈就不该把你从中州救出来，现在翅膀硬了，还懂选拔啦，选拔什么呀？”斗十方拉扯着。门开了，强子和大军带着几个人进来了，挟着他往外拖。包神星这会儿牛了，得意地说道：“兄弟们要出国了，吃住都管、机票免费。看你不好好学习就这下场，好事没你的份儿。”

“那不行，我也要出国，凭什么没我的份啊？”斗十方怒道。不过明显敌众我寡，那几个人虎视眈眈把他围在靠墙的位置。这里一个认识斗十方的劝了句：“斗哥，别捣乱。要不没好果子吃。”

“成，我跟这俩有私仇，等着啊，下回别让我们兄弟把你围住。”斗十方说着，退着。那几位似乎也没有动手的意思，他靠着墙根一溜烟跑了。

身后费才立那俩打手给气得不轻，轻蔑地朝他溜走的方向啐了一口唾沫……

“他是谁？”

一个似乎是酒店房间的地方，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不悦的声音响起，她的面前定格着斗十方的照片，似乎哪怕是隔着屏幕，这个无意闯入的人也让她紧张了。

费才立难堪地吧唧了一下嘴。同来的两位女士是长甸镇的“女教练”，月月和菊儿，两个人有点尴尬地看着费老板。上次就是被这个人搅和了，可谁能料到这个搅屎棍又在关键的时刻来了。

“费老板啊，您是第一天做这个生意啊？还嫌我们折的人不够啊！”

那个美女肃穆地道。话说得有点凄婉，让三位同行也有点闻之恻然。

是沈曼佳。在这一行里她算是前辈，能够近十年一直从事着这一行生意，就足够获得同行的尊重了。好不容易通过牛老板又一次联系上金主，费才立不敢欺瞒，叹气道：“上次就是这家伙搅了盘，不过被老板收拾回来了，是个中州的混子，不上道，被老板扔到车手里

了……不用担心他，蹦跶不了几天。那行您知道，能混过三个月都是奇迹，迟早得被雷子给撸了。”

“哦……”沈曼佳似有所思，饶有兴致地多看了斗十方的画面几眼。

这时候月月、菊儿和费才立交换着眼色，视线里这个染发浓妆像个站街婊子的女人，可是“金主”啊，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又中断交易，这实在让他们担心了。

月月小心翼翼地发了句话道：“沈老板，他在盘子里只待过两三天，跑了又被抓回来了。而且我们那盘子都没挪窝直到现在。您放心，有事我们早出事了，这不好好的吗？”

“嗯，有意思。”沈曼佳不置可否地说了句，然后目光投向费才立，笑笑道，“费老板，那几个条件我重申一下，普通话不过关、口音太重的，不要；有案底的，不要；有过军警从业履历的，不要；有过参与传销、非法集资的，不要……这么算下来，其实您这二十几个人里，没几个合格的。”

训练时间短、人又不好招，费才立也是有苦难言。他解释道：“沈总，差不多就行了，现在人实在不好找，也不好培训。您说时间再长点倒是可以，可在国内害怕出事啊。这普通话，我觉得也差不多吧？”

“真不行，韭菜的智商也会提升啊。以前广普、港普掺着台普凑合着能听懂就能骗人，但现在不行啊。你只要操这个口音，他们就会认为是骗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国内反诈宣传多厉害，简直铺天盖地啊。”沈曼佳道。

她操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与费才立招募的这杂七杂八的人员的满嘴乡音，实在不可相提并论，费才立有点失望地啧啧几声，看来

这生意，没多大盼头了。

“别失望，或者我们可以折中一下。您帮我办件事，这些人呢，除了有案底实在不好操作的，我可以全收了，而且呢……”沈曼佳欠着身，眉眼轻挑，像挑逗费才立一般卖着关子，缓缓道，“我还可以提供一千套三合一的私人银行卡，或者两百套四件合一的注册公户给你们。有兴趣吗？”

“什么事啊？代价这么大？”费才立兴趣上来了，这些实名的账户售价在黑市上每个好几百，关键是你不可能买到这么多。公户的价格就更贵了，那可是能用于坑蒙拐骗的利器，骗子的最爱啊。

“找个人。”沈曼佳起身道，悠闲地踱到了窗口，似乎连进行中的选拔都无心去看了。

“谁？！”费才立加上两名女教练下意识地脱口问道。

“‘金瘸子’。”沈曼佳道。

那三个人一头雾水。月月出声道：“没听说过这号人啊。”

“所以才要找啊，你和你的老板提一下……小月你呢，和你的老板提一下，或许他们会知道的。”沈曼佳道。

费才立挠着脑袋，不解地说：“不可能啊。要是道上的名人，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

“那是因为他的层次比你们高。这样吧，你们给老板提一下朱丰这个名字。我和他曾经合作过，自己人，非常紧密的那种合作……或许你的牛老板，以及牛老板背后的老板知道这个人，或者你的逆风老板听说过这个人……不管是谁能给我消息，刚才许诺的彩头我都可以给

你们，就当是表达一下我个人的诚意啊。就说，我非常期待和这位大师合作。”沈曼佳道。

费才立噤声了，他认识的也仅限于牛老板；月月和菊儿听到“逆风”这个名字，脸上表情不自然了，似乎沈曼佳的话戳中了她们的要害，她们短时间内难以给出一个正常反应。

“不要紧张，我和你们合作这么多年了，彼此的底子还是知道点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沈曼佳回头嫣然一笑，像勾引。

费才立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要能办到我当然巴不得给您效劳，可我们和老板之间……您也知道，大部分时间都是各干各的，各凭运气，除非是特殊情况，但再特殊我们也只能管自己，做人家安排的事。”

“没关系，如果朱丰、‘金瘸子’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分量，那就再带几个字，你们的老板一定会有兴趣的。”沈曼佳挑着眉道，看三人等着下文，她一字一顿吐着：

“明……日……商……城！”

月月和菊儿骤然色变，那一刹那，沈曼佳蓦地笑了，笑靥如花，仿佛已经看到了此事的答案似的……

扑朔迷离，谜中有谜

斗十方回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自己走出KTV，步行了一公里，在街边一处便利店里晃悠了一圈，过一会儿出来站到了街

边的垃圾桶边，拆了烟包装，扔了饮料罐，点上抽了几口，顺手拦了辆出租车上车走人了。

互换的其中一组跟了上去，娜日丽和钱加多的车缓缓停到街边，车身堵着垃圾桶。下车的娜日丽进了便利店，不一会儿出来后，在垃圾桶边停留了片刻，再上车时，手里多了个饮料罐子。钱加多启动车走着，娜日丽忙着把饮料罐割开，里面的烟包装塑料纸包着一个小纸条，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一条内线的信息就到手了。

“长甸团伙正在做出国选拔，线上的，视频选拔。”

娜日丽一边念出来，一边顺手拿手机拍了个照片传回了专案组。钱加多问:“什么意思? ”

“和咱们的远程侦讯一样，不见面，通过视频就确认了。哎哟，这个就难了，沈曼佳现在连面都不露了，这怎么能知道在哪儿窝着? ”娜日丽解释道。犯罪分子精通技术的不少见，尤其是骗子，能把简单的通信技术运用到极致。

“知道也没用啊，人家不是什么掮客吗? 就算知道人家在哪儿，人家就看看视频，犯什么罪啊? ”钱加多道。

娜日丽哭笑不得道:“我怎么觉得，你总是站在犯罪分子的角度说话呀? ”

“我倒是想站在咱们的角度说，可没话说啊！这都坐了几周了，我屁股都起茧子了。早知道打死我也不来，现在倒好，想走都不行，还不能跟我爸妈说我在干什么，你说我图什么呀? ”钱加多发牢骚。

任务级别提高了，所有人的通信是严格管控的，包括给家里的电话都是组织上统一管理。这趟钱加多可是见识到厉害了，特别是连亲

朋好友都不让随便联系，朋友圈也不能随便发，快把喜欢自拍、喜欢乱晒的多多同志给憋坏了。

“慢慢就好了。”娜日丽道。

钱加多不屑道：“看这样子只会越来越差，怎么可能好。”

“我的意思，慢慢地你父母习惯了，你的朋友圈没什么人了，也就好了。”娜日丽笑了。

这回可把钱加多给结结实实地噎了一下，而后他长叹一声，继续重复着无聊的追踪作业……

两个街区之外，一处快捷酒店里，戴着墨镜、披着染发、匆匆从酒店出来的沈曼佳刚刚驻足，一辆皇冠轿车已经泊停在她身边了。她上车，把车玻璃摇下了一道缝，和后下来一步的费才立、月月等人挥手再见。那几位是分开走的，两女往后门走，费才立去了餐厅的方向。

车上的沈曼佳看着左右倒视镜和后视镜，确认没有追踪之后这才舒了口气，出声问道：“跟到了吗？”

“跟到了。他从KTV出来，步行了一段距离，之后上了出租车，现在正往西郊方向去，应该住在城边。”司机道，话音很低，口吻很谦卑，边说边递过自己的手机。

沈曼佳拿到手里翻看着，是微信上发回来的几张偷拍照，出门，进便利店，上出租车……她往回翻看着，直到确认就是这个人才放心了，她轻轻放下手机道：“尽快查清他落脚的地方。”

“很重要吗？这好像是个打手角色。”司机道。

“就差一个字，他是……车手。”沈曼佳道。

司机笑了，不在意地道：“这种炮灰多的是。怎么，沈姐对他有兴趣？”

“我对他没兴趣，可对他取走的钱有兴趣。原来他们绕过水房，居然是这么取的钱。真是不敢想象。”沈曼佳掩饰不住自己的惊愕，这种老式的手法似乎让她很赞叹。

“但这种手法是最早用过的啊，并不稀罕。”司机道。

“呵呵，锤头对付高科技，说起来是个笑话。但真能拿锤头对付得了高科技的，那绝对是高手。水房洗钱看似玩得漂亮，但不可能无迹可寻，只要被追踪资金的高手追到蛛丝马迹，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不是被冻结，就是被封户，而且只要和账户关联的人都会上黑名单……朱老板就是栽在这个上面。而车手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沈曼佳喃喃道。这种老式的方法，反而让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

“车手太容易失手了，一失手，收钱的都跑不了。”司机道。

“错，我们分给境内合伙人的资金，每次都有几百上千万。国外的团队都给抓完了，他们却一点事没出，你不觉得奇怪吗？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境内这个合伙人‘金瘸子’，究竟是何方神圣。”沈曼佳道。

“但这个车手……和我们要找的人，有关联吗？”司机问。

“牵一发而动全身。车手是他们的财源，这儿要是捅一刀，肯定捅在要害上。”沈曼佳说着，脸上浮现出诡异的微笑，似乎这个瞬间思绪通透了。

“沈姐您的意思？逼他们自乱阵脚？”司机道。

“对，既然他不出现，我们就逼他出现，他可没少在背后黑我们。”沈曼佳道。

“嗯，找到后我们合计一下。我带的人手不多啊，这可是在境内，行事得小心，武器什么的不敢用啊。”司机征询道。

“那就多动动脑子。办成一件事难，总不能办砸一件事也很难吧？这种时候局势很微妙，咱们越胆大，他们就越胆小。”沈曼佳道。

司机应了声，娴熟地驾车绕过了公安监控，驶进了岔道，不一会儿又从另一条岔道驶出，而这时候，车牌号已经变了……

何三强自住处揉着眼睛下楼，又顺着村路往前跑了两公里，这才看到辆商务车，里面一位认识的伙计向他招手。他快步上前，钻进了洞开的车门，一上车居然发现牛老板在，惊得他嘴一哆嗦，说着：“呀，牛哥，您……您怎么亲自来了？”

“闲得没事，出来透透风呗。”牛金给何三强扔了支烟，点上，车启动，牛金出声问，“我就是来问一声，你们大哥是谁呀？”

“是……斗哥啊。”何三强一激灵，把准备的答案说出来了，又赶紧补充着，“都是斗哥带我们办事，我是通过王雕认识他的，后来那几位是通过我认识斗哥的。我们就取点儿钱，都交给斗哥了。”

这是准备好的答案，每次来人都会让何三强强调几遍。何三强自然识趣，记得门儿清。这个必须记清楚，万一哪天出事了，还得给警察背诵一遍呢。牛金很满意地拍拍何三强的肩膀，嘉许道：“嗯，被人胁迫的罪都不重。没事了，你发笔财；有事了，等你出来也发笔财。”

“是，我懂，您放心，我都不认识您。”何三强谄媚了句，相比斗十方那个外来户，该怎么站队，自然很容易选择。

“不错，还有个事……斗哥这次给你分了多少钱？”牛金问。

“六千多。”何三强兴奋道。

“哟，这货说起来够意思啊，自己都没多拿。”牛金赞了一句，细算之下，这趟的报酬几乎是平均分给下面的人了。

听到这话何三强也竖大拇指了，小声道：“还真是够意思，活儿跟我们一起干，钱跟我们一起分，而且外头要有花销，几乎都是他掏钱。哎呀，这哥们儿仗义……比那傻雕强得就不是一倍两倍。您是不知道傻雕那孙子有多抠，放个炮只舍得去路边洗头房找个丑娘儿们，花不到一百块钱办事。”

这八卦听得车上几位兄弟哧哧直笑。牛金也笑得哆嗦，摆手制止何三强乱扯：“好了，好了，说起这茬儿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啊，别没事出去浪起来没边。要玩蜻蜓里娘儿们多的是，还差你这一个吗……没事就安生待着，歇两天还有活儿，没准再来几把就撤了，你爱去哪儿浪去哪儿浪，没人管你了。”

“呵呵，牛哥让浪，必须去浪。”何三强笑着道。

车绕村一圈，到了村口，何三强跳下车回了村里，这是例行的，每天都要敲打一遍。今天牛金心血来潮亲自来了，这个结果让他很放心。就在他还沉浸在三儿说的这些乐子里时，电话响了，他随手接听，里面传来了费才立急切的声音：“牛老板，有个大买卖，保证您有兴趣。您在哪儿呢？我在KTV找了一圈，咋没见到您？”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能有什么大买卖？”牛金不耐烦地道。

“一千套三合一银行卡，两百套四合一公户，要不？”费才立的声音。

牛金眼睛一瞪，明显被激起兴趣了，脱口道：“什么价？”

“免费。”费才立道。

“扯淡。”牛金骂道。

“真免费，沈娘儿们提供，她给的条件就是引见个人，这东西白给咱们。”

“谁呀？”

“‘金瘸子’。”

“什么？”

“‘金瘸子’……我没听说过，您认识不？”

“我不认识啊。”

“她说您应该认识。”

“放屁不是？她说让你吃屎，你也跳茅坑去？”

“不是不是，那娘儿们就说让我传个话，还说了个朱丰的名字，说您可能认识……”

“……不认识，别他妈乱打听，你是在找死啊。”

“我真的就传个话。这成不成，您拿主意。噢，对了，还有个名字。”

“什么？”

“她说‘明日商城’。”

“再说一遍，什么商城？”

“‘明日商城’。”

牛金的笑容收敛了，表情肃穆了，停顿了好久，他才犹豫地道：“你在公司等我，我马上回去。你跟谁也不要联系，不要打电话……快，开快点，回KTV。”

车提速，疾驰起来了，车上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影像已经定格在村口一个陌生人的手机上，这个陌生人翻着何三强上车的照片、何三强回去的照片，还有牛金露半张脸的照片，一股脑儿地点着发送，把这个秘密据点的信息，发送到了不知哪个终端……

陆虎匆匆地敲响了会议室的门，案情分析会暂停。只有特殊情况，分析会才会被打扰，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两次，一次是斗十方传回来情报，另一次就是现在。凌宏业总队长接过了陆虎递上来的打印纸，只有几张，还没有来得及装订。

凌总队长随意地挥了挥手让他下去。陆虎回头朝向小园笑了笑，出去了，他被临时编入长安经侦的数据研判小组，已经开始融入这里的环境了。

扫了几眼，凌总队长把信息递给了在座办案人员，带着密级星号的信息，发下来的只有纸质版，没有电子版，每个人拿到手里后都迅速浏览。邵承华看完，奇怪地嘟囔了句：“明日商城？明日之星？怎么办到的？这个关联太复杂了啊。”

曾夏看的时间最短，他扫了一眼，把东西直接递给了向小园——这不是他的长项。向小园仔细地看着。凌宏业总队长在等着大家的意见，他出声说着：“有点离奇啊，公司注册地在两广，转账在沪杭，取钱又在咱们省。正常情况下，出于犯罪成本和逃避打击的考虑，一般嫌疑人会采取短平快的模式，毕竟做长线暴露的机会太多……这个奇怪了，居然是反其道而行之。”

“诡异的地方太多。费才立撤点我们以为是挪窝，真没想到招募已经开始了，而且是采取线上的方式。那也就是说，沈曼佳这个掮客，肯定在某个地方看着要招募的这些人……难道是京广快捷酒店？他们都是从那儿出来的。”邵承华想到了这个疏漏，迅速反查着外勤的监控记录，只拍到了费才立从餐厅侧门出来，另一路那两名女骗子是从后门走的，体貌识别软件已经输入这些人的特征，但凡他们出现，是躲不过的。

“有种方式是可以躲过的……体貌识别软件针对的是脸部轮廓、眉距、脸中线等，对付化装没问题，可要对付刻意的干扰就有问题了。”曾夏提醒道，言外之意，像沈曼佳这号境外来的高智商犯罪分子，对这种反侦查模式肯定不陌生。

“通知一下，彻查这个时间段出入酒店的所有人员。”凌总队长道。

那是最难的。肉眼识别加身份认证，邵承华安排给了技侦。他放下电话时，向小园已经把信息浏览了一遍，她眨着美目，看着凌总队长。总队长出声催着：“我们已经被你所说的‘风马燕雀金评彩挂’的故事折服了，传说归传说，现在有信息了，得回到现实中了。说说吧，现在这个僵局，从哪儿寻找突破点，即便假设是某个江湖人物和高科技结合的怪胎在兴风作浪，又怎么挖掘这个人？”

“大数据追踪和云计算只会给我们结果，却给不了我们真相。”向小园捋捋思绪，有条理地道，“而且他们在设立公司时，肯定已经做好预防，用于转账的公户一多半是买来的，即便是自己的，法人也肯定是一个不相关的人，注册地肯定是租的，没准实地都不存在。大部分非法资金就是这样被来回腾挪，我们追踪下去会陷入这种数据陷阱里，不管采取冻结也好，查封也罢，他们都会马上逃之夭夭……钱是可以冻结一部分，但人，大部分时候都找不到。”

邵承华点点头道：“我们在查的大部分诈骗案也是这种情况，以前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适合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和尚跑了总会带走一部分庙里的财产，积累下来，也不是个小数目。”

“嗯，难点就在这儿，等我们去南方和东边省份协调有了结果，估计连庙都拆走了。那现在的情况，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以费才立为代表的这一拨人，将会有一批出境进入诈骗团伙。这情况我们掌握了一部分，像长甸这样的团伙不止一个，今天出入KTV面试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来路。第二，车手团伙在壮大。零号所在的团伙已经膨胀到十个人，王雕现在上蹿下跳的，估计很快会组织起更多的人来。第三，没有发现沈曼佳露面。如果她完成了来长安招募的使命，会再次离境。这个上了刑侦局关注名单的嫌疑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滞留她的证据，这一次再放走她，那再见到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第四，以牛金为首的KTV这个团伙，怎么洗钱，钱都洗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否参与了诈骗呢？还有，他和中州涉案的黄飞、王雕又是怎么分工的？我看幕后八成另有其人，是谁？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挖掘……问题太多，我都头大了。”凌宏业说着，下意识地点着脑袋。这群形形色色的骗子，够烧脑了。

“又倒过来了。”向小园道，众人一下子没听懂这句话，她解释道，“一般诈骗案，是先看到结果，再回溯过程，然后发现源头；上次

货到付款诈骗案，我们是先看到了过程，看到了源头，最后才等到了结果……这一次好像也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过程，却不敢想象结果。”

“是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局铺得有多大，赃款消化方式是不是只有这一种，究竟是用什么诈骗手段。似乎还没有相关的协查和报案。”邵承华迷惘着。骗局从头到尾看，从尾到头看，都看得懂，就怕这种从中间看，身在其中，反而难识庐山真面目。

“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打入团伙的零号位置太低，没有可能接触到策划层面。而且这些大小团伙的组织分工太过严密，我们需要时间来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凌宏业化繁为简，只能步步为营了。

难点就在这儿。一股脑儿端掉，恐怕又是大撒网捞一群小鱼，大鱼还没露面。

可要坐等，这些小杂鱼上蹿下跳的，你真不敢想象会留下多大的一个乱局。

这时候，一贯沉默的曾夏思忖着开口：“我们能不能也浑水摸鱼，打乱他们的节奏和步骤？”

“具体说。”凌宏业道。

“从我们刑事侦查的角度考虑，核心是人；从犯罪的目的考虑，核心是钱。人，或者钱上出点乱子，那他们的步骤是不是就得乱了？那就可以为我们赢得更多的侦查时间，否则他们干得太顺风顺水，我们来不及固定证据啊。”曾夏道。

凌宏业眼睛一亮，催着道：“再详细点。”

“除恶勿尽……不是务必的务，而是切勿的勿。我们在对付团伙犯罪的时候，有时候会离间他们成员之间的信任；有时候会挑拨不同团伙间冲突；也有时候，会欲擒故纵，让他们暴露出更多的弱点……现在这个诈骗团伙啊，我觉得可以从取钱的车手上做文章。”曾夏犹豫地道。他看看总队长的脸色，停顿了片刻，才说出具体的方案：

“这些被视作消耗品的成员，我们以其他罪名刑拘几个。比如运送摩托车的司机，他们的车辆上肯定有问题，假证假牌十有八九能查到，完全够得上刑拘；比如牛金放在零号身边的钉子，那个三儿，涉赌涉黄毛病一大堆，治拘肯定办得到……假如车手团伙成员被我们削掉几个，或者更多一点，那他们的进度，是不是就得等等我们了？”

这个既黑且损的想法听得邵承华直瞪眼，凌宏业却是蓦地笑了，赞道：“还是你们刑侦有办法啊，这办法……向组长，你看呢？”

“挺好。既达到了目的，又隐藏了意图。不过敲山震虎可以，千万别真吓跑了啊。”向小园笑着道，对这位不多话的曾夏投去了赞赏的一瞥。

“不会的，这么点儿钱，咱们都嫌少，他们怎么可能满足呢？”曾夏笑道。

专案组的几位都笑了，终于要有点动作了。四人聚在一起，开始商量这个除恶勿尽的方案了……

假戏真戏，全凭演技

程一丁得到紧急任务自贾村赶赴高速南入口，等到达时已经天黑了。这个任务来得很突然，接洽的人也很奇怪，是几位不认识的当地交警，把他带上警车，鸣着警笛就出发了。车里副驾上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子顺手扔过一身衣服来，让他换上。

一摸就是警服，一看标却是“交警”的臂章。程一丁登时摸不着头脑了，旁边那位伸手道：“中州来的兄弟吧？”

“嗯。”程一丁机械握手。

“介绍一下，我们是长甸刚撤回来的外勤组，和你们中的一位打过交道。我姓关，关跃龙。”这位握着手，很热情。程一丁的感觉却有点复杂，他随口道了句：“知道，我们那位兄弟是被你们摁了吧？”

“我们也没讨到便宜，伤了我们俩人呢，就他们……噢，对了，我们曾大队长挑选您啊，是因为零号的事局限于几个人知道，你们上手不会出意外。”关跃龙道。

程一丁换着衣服，好奇地问着：“没人跟我说是什么任务啊。”

关跃龙解释了：“临检。你现在的身份是长安市交警支队的临检人员，目标是一辆厢货车，可能载人，也可能载着摩托车。具体的任务是滞留驾驶人员，设法扣留对方的交通工具。”

“啊，你们要动傻雕那伙？”程一丁吓了一跳。

“是……技术性地动一动。”关跃龙想了想，如是道。

程一丁扣上了扣子，愕然问着：“什么是……技术性地动一动？这个骗子警觉得很，闻风就逃。零号都在他手里吃了个亏，被卖给骗子团伙了。”

关跃龙一行笑了几声，气氛活跃间，详细解释了一下。这么一解释倒让程一丁放心了，敢情是要戳一戳这个僵局，否则这些车手嚣张得越来越膨胀不好收拾了。不过又一个念头泛上心头，他问着：“这么干，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家里考虑到了各个方面，扣人、扣车可能导致的后果有这么几种，对方缩回去了，冷段时间；对方有门路，一定会有人出面摆平这事；这拨人他们不敢再用了，还得花时间找人，不管哪一种情况，总能给我们侦查赢得时间。”关跃龙道。

“我说的问题是，还有一种可能。假如这拨人，包括零号，他们都弃用了，然后异地另起炉灶，那咱们可就瞎啦。”程一丁道。

“哎哟……这个我没想到。等下，我给曾大队汇报一下。”关跃龙直接拨着电话，和曾夏在电话里把这一情况商议了片刻。等放下电话，他一拍程一丁肩膀道，“曾大队说不会。呵呵，他说还有一种可能是，零号说不定会继续升职。到这种时候，就得赌一下，否则得把咱们憋死啊……加快速度，他们的车已经在二级路上了，我们赶在长安县入口拦截。”

鸣着警笛的警车加速了，风驰电掣赶赴长安县高速入口……

一屏是红蓝闪烁的警车驶过，一屏是偶尔追踪到的厢货车画面，还有一屏是安静的贾村，那个被24小时轮班监视的地方，出入的车辆和行人都在高清屏上一览无余；更多的屏上汇集着来自中州、沪杭以及南部兄弟单位的数据，不管是谁，初入这种被数据和信息包围的环境里，都会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

把不同时间、空间，不同方式展示的事物放到同一视角，就是所谓现代侦查的方式。越来越直观和有效的验证方式，已经让传统的方

式作为一种补充存在，就像此时，越来越多的碎片信息，已经快拼出这个犯罪链条的完整拼图了。

“就差一点点了。”邵承华对着经侦中心的数据大屏喃喃道，那里展示着汇总的转账的公户信息，由多到少，数据量越来越集中，等集中到几个账户，那里基本就是源头了。

“按规章办事，总得走完流程啊。各地到总行申请，还要协调不同的商业银行，有些数据还不是实时的，各地情况各有不同，三线以外的县市……呵呵，可别期待能和省会有同样的效率。”凌总队长慨叹了一声道。再高超的技术也受限于各地不同的条件，而这些骗子，最懂怎么在地域差别以及信息不对等中寻找机会。

“还好，我们有机会争取到这个时间。”曾夏开心道。到观摩任务实施时，反而是最轻松的时间，他回头看了眼中州的同行，那位美女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在专心致志看着笔记本电脑。他好奇地问了句：“向组长，你好像对这个任务并没期待啊。”

“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大吧。”向小园说着，抬眼看了看几个屏，指点屏幕犹豫道，“车手，现在已经有两拨了；转账渠道，目前似乎是一条线；KTV，疑似通过它洗钱；费才立这一类搞诈骗培训的，四拨，八十多人，我们目前还没有搞清全部人员……好像，哪儿逻辑不对。”

凌宏业纳闷了，疑惑地问：“你想说什么？”

“我在想，来自境外的这一位，招募的诈骗从业人员，为什么和车手取现的这一拨不是一路？可不是一路吧，恰恰又有很多交集，这骗子，难道还开了几个盘口？”向小园捋顺后，却更迷茫了。

邵承华接着道："这个我的解释是啊，境内的诈骗团伙存活时间都长不了，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做短线生意，其中有些只要留下案底的，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都会被各地公安机关重点监控，全国性的重点打击电诈行动，让他们的存活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所以境外是必然的选择。向小园摇摇头道："这可以解释大势，解释不了个案。就像我们中州今年案发率降了六成，就在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眼皮子底下又发生了这起'货到付款诈骗案'。对于高手，境外境内没有区别，甚至于境内，比境外更容易操作，收益也更可观。"

"你还是纠结在'风马燕雀金评彩挂'的传说里吧？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资金的流向，而且很快就可以找到来源了。我就不信这个高手能上天遁地让我们找不到。"凌宏业不信邪地道。

向小园笑笑，未做评价。这时候有技侦提醒，目标即将出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投到那个"交警临检"的现场上了……

20时40分。

夜光表盘里显示着这个时间。两辆行驶在夜路上的车辆放慢了速度，司机的视线里，看到了在城市的边上一片灯火通明的聚集点。副驾上的人指着道："就在那儿，贾村78号，院子里有狗。"

"狗有人对付，人有几个？"

"应该有四五个。"

"到底四个还是五个？"

"我又没进去，我哪儿知道？"

"那房间知道不？"

“二层。楼梯在院子里。”

“好，准备干活儿……”

两车里响着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是换衣服。还有叮当作响的声音，似乎是警械。从外面看，两辆车连灯都没有亮，就那么摸黑，悄无声息地驶向村里。

20时45分。

王雕刚看到手机上这个时间，被司机一句“妈呀”给吓了一跳，等顺着司机“妈呀”的方向看去，他吓得一哆嗦，也喊了句“妈呀”。

视线的前方，一辆大车正被检查，另有警察在打着信号灯，示意着他们车辆靠边。司机紧张地道：“傻雕，咋办？”

“还没取钱呢，怕个鸟。这他妈是交警好不好？”王雕反应过来了。

“可我最怕交警啊。”司机紧张道。

“车、证都没问题，他注意不到车牌上。稳住点，没事。”王雕安慰着司机。

司机难堪地道了句：“可……可我喝了两口酒啊。”

“哎哟，卧槽。”王雕一拍额头，被猪队友给气晕了。

看看前方横亘的警车，司机打消了冲关的闪念，停车。一位交警向他敬礼：“请出示驾照、行车证，接受检查。”

司机故作镇定地递出了驾照和行车证。交警翻看着，随意地问：“车上拉的什么？”

“空车，空车，去拉水果。”司机道。

“那不走高速啊？”交警纳闷问。

“这不省俩过路费不是？”司机狡辩道。

那交警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手电筒照照车身，像是在检查灯光、车轮。司机脸趴在车窗上紧张兮兮地看着，冷不丁那交警的电筒伸到车窗上往里晃，紧张的司机鬼使神差地说了句：“看啥？查车呢还是查人呢？”

这一开口熏得交警直憋气，招手道：“下车下车。”

完了，暴露了。司机期期艾艾地一下车，交警喊着拿过测试仪来，这货冷不丁撒腿就跑，几位临检的交警撵着追。追了没多远，副驾上的王雕、车厢里的几人，“嘭嘭咚咚”往下一跳，像出笼的兔子，嗖嗖乱窜，跑了，高速口登时一片混乱……

几乎在同一时间，两辆靠近贾村的车辆，亮起了灯光。灯光红蓝相间，没有鸣笛，两辆车就那么闪着灯光进村了。

这光景可把两公里外观测的娜日丽看蒙了，愕然地说：“怎么来了两辆警车啊？”

“巡逻的吧，要不抓赌的？”钱加多不当回事。

“巡逻不可能两辆并行，抓赌也不到点啊。”娜日丽凭经验判断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她想不出结果来，又升高了车顶的镜头。那两辆车游弋般地驶在村中路上，靠近了他们监控的目标，泊停了。她惊

得拿起了步话机喊着：“有情况，两辆警车靠近零号目标……有情况……”

晚了，两车上呼啦下了五六个穿警服的人，砸着门，冲进了78号。院子里一片鸡飞狗跳。

此时斗十方正和车手兄弟围成一圈诈金花，院子里一响，他叼着烟愣了下，紧张了。三儿飞奔向窗口一看，喊了声：“卧槽，雷子。”

他说话间翻窗就往下跳，不过脚一着地就被人摁住打上铐子了。斗十方瞬间暴起，抄着凳子往头顶一砸，直接把头顶的灯砸了。灯一灭，跟着门“嘭”一响，来人破门进来了。往门口跑的几人身上闪着噼噼啪啪的电火花，哎哟哟倒了一堆。进来的人打着电筒，挨个儿拎起来铐上。领头的揪起一个人问：“一共几个人？”

他问的是“沈凯达”。这哥们儿被电得晕头转向，还没回过神来。楼下忽然有人在喊：“这儿，这儿还有一个。”

有人奔向窗口。院子里捉到三儿的那人指着楼上，窗口一伸脑袋，“啊”地痛叫一声，捂着脑袋缩回去了。

原来，斗十方已经趁着黑暗爬到了窗外，正顺着窗户外墙，手拽着窗缝，往围墙上挪。屋里再有追出来的人时，他一脚已经踏到围墙上，跟着一蹲，在墙上搬着板砖，朝着院子里乱喊的那位就是一撂。那人一躲，不料何三强故意一顶他，那板砖“吧唧”，干脸上了，疼得他“哎哟”捂着脸乱喊。另一个揪着何三强就是一警棍，疼得何三强喊着：“卧槽，哪儿来的警察下手这么黑？”

“拒捕可以当场击毙你，带走。”那警察吼了声，把何三强吓得不敢吱声了。

一行人被押着上了警车。毕竟不是好货色，围观的群众指指点点：老贾家这外甥都不是头回犯事了，抓了活该。村治保主任颠儿颠儿地跑来了，扯着嗓子喊着："他们不是我们村的啊。警察同志，啥事啊？"

"执行公务，别多问。"为首的上车，摇上了车窗，鸣响了警笛。车缓缓分开人群，驶出村，然后加速，很快消失了……

乱了，长安县高速入口刚追回两个人来，一个司机，一个体力不支没跑多远的胖子，身份还没确定，被铐着刚带进了警车。贾村这个点就出事了，而且出得莫名其妙。凌总队长气得直拍桌子骂娘，训着曾夏让他联络辖区派出所，看哪个不长眼的没报案就乱出警。

情况到了基层就复杂了。加上这拨车手吃喝嫖赌扰民，倒不排除有群众报案招来民警，可查来查去没人报案。满头大汗的曾夏联络了辖区及邻区派出所，都没出警记录，正不知该怎么查时，技侦的结果出来了，喊着曾大队来看。曾夏一看，傻眼了。

同牌号，同型号警车，此时还停在派出所院子里，压根儿就没挪过。

"天哪，假警车！"曾夏嘴里发苦，这伙人玩大了。

"假的？那警察也是……"向小园惊愕道，都不用说出来了，警察……肯定是假的。

真警察在长安县唱假戏，假警察却在市里唱真戏了，隔着两公里被抓走了几个人，零号是否也在内，暂时无法知晓了，几位指挥员霎时乱了方寸，都看向了总队长。

“内讧？！又不像内讧啊。怎么内讧也不可能针对车手，这是财源啊。难道是不同团伙的火并？追踪车和人。虽然我们不知道剧情，但肯定有戏了。”

凌总队长又是紧张，又是焦虑，还带着更大的期待，下了这样的命令。

天网的捕捉焦点，聚焦在那两辆警车上了。自贾村开始，一组追踪，一组回溯，搜索地双向扩大十公里，搜索时间段内出现的同型号车辆，一辆一辆刨出来。

搜索四十分钟后依然无果，紧张和焦虑弥漫在经侦信息中心。凌总队长在走廊里一遍一遍踱着步等，不时地看那部老式电话，期待着它下一刻能响起。

可惜事与愿违，它一直静默着，静默着……

峥嵘方显，若隐若现

“有情况了！”

角落里技侦台席有人喊，焦急等候的专案组成员目光齐齐射向角落那一台席，那是蜻蜓KTV的监控信息。专案组的几位围上来看，前方外勤传回来的信息是几帧画面，消失数日的黄飞来了，他乘了辆普通的轿车，在下车进KTV时，被外勤捕捉到了影像。看来对车手团伙的“技术性动一动”起作用了。

凌总队长的思路似乎被这个情况点了一下，他点评道：“看来这个KTV是诈骗团伙的桥头堡，人多眼杂的环境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掩护啊……这个消息惊动了谁，那谁和本案就应该有最直接的关联。但即便这个人出现，我们也未必认识啊。”

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判断，明知道他就在人群里，但在那种环境里，你又能知道他是谁?

这个情况尚未消化，又出现了更大的惊喜。可能是事急忽略了细节，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距离KTV三公里的交通监控上被体貌识别软件捕捉到了。“嘀嘀”的告警音响起，识别软件在模糊的画面里捕捉到了车里副驾上的人。

短发，五十岁左右，长脸，坐在副驾上正拿着手机打电话。捕捉软件信息显示，这个人和中州警方恢复的嫌疑人肖像近似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他的名字是：杜其安。

相貌迅速被过滤、放大，向小园飞快地掏出手机瞟了眼，把最早户籍档案里杜其安的照片和此人比对，这个发现让她兴奋得有点手发抖。曾夏在一旁讶异地瞄了向小园一眼，犹豫地说：“这就是你说的，那什么具备互联网+思维的老派江湖骗子？”

“对，乘坐的是蜻蜓KTV的车。您不会还坚持认为我们两地的案子关联不大吧？”向小园道。

曾夏讪然一笑，很大方地迎合了一下向小园的骄傲。他换了个角度问道：“以您提供的信息，傻雕和杜其安原本就以叔侄相称，黄飞又是跟着杜其安干活儿的，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傻雕本人的事惊动了这两位熟人？”

刑侦上的人抬杠惯了，想方设法提出可能性的目的在于排除这种可能性。向小园理解他们的说话风格，摇摇头道：“我给不出答案。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巧合……三个人同时跑出来，在同一地点碰面算一次巧合；这次长安县临检傻雕给惊了，捎带着这俩也惊出来了，是第二个巧合；长安在侦查的诈骗团伙案，把三人都关联起来了，算是第三个巧合吧。”

巧合多了，只有一种解释：嫌疑。

当然，也仅限于嫌疑。技侦反查车辆，车直接开到蜻蜓KTV停下了，下车的杜其安顺手扣上了夹克风帽，低着头。那种打扮和姿势，恐怕没有哪个角度的摄像头能拍到他的相貌。曾夏脱口道：“高手，这绝对是个高手。”

“这就看出来了？”邵承华好奇地问。

“我是指规避监控的高手。你看，他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下车快走一步，恰好和司机错位，司机的角度就对着KTV的监控探头，虽然那个探头对他没有威胁，可他仍然下意识地躲避了……实践中已经养成这种反侦查习惯的人，基本都是高手。”曾夏解释道。初识杜其安，他就兴趣浓厚了。

向小园讪讪地补充了句：“不怕您笑话，我们在中州都没有找到他的监控记录，根本无法还原他的行动轨迹，最后技术定位的地方是一处民宿。他们谨慎到连住过的房间都用酒精喷洒过，我们提取DNA确认都花了好一番工夫，到现在都无法确认。”

“有意思。”曾夏听得面泛微笑了。警匪对决，只有同等量级的对手才能唤起双方的兴趣，那现在八成就是了。他指着屏幕上的背影道：“这个人，这么快得到消息，看来一直窝在长安。”

“嘶。那意思是，他避开了所有的天网节点？”凌总队长讶然道。这是天网首次捕捉到他的行迹，那之前没有捕捉到，只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根本不在长安；一种是避开了所有公共监控。如果是后者，那他此行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肯定在长安。连傻雕和黄飞都是时隐时现，很难找到行踪，那他们的上一级，水平就应该更高了。”曾夏道。

邵承华听得瞪大了眼，愕然道：“这么诡秘啊？”

“再诡秘也得出来透气啊。看来今天有戏了……这个人。”凌宏业眼睛瞪圆了。技侦在剪切着出入KTV的人群，又一个特殊的人出现了，西装、背头、消瘦而精干。其他人愣着，面面相觑，不知道什么人会让凌总队长色变。片刻后，凌宏业呼了口气，压抑着惊讶道：“资料里有。他叫郑远东，皇城府楼盘开发商，咱们经侦总队搞过一次团购住房，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他算不上多富吧，可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兴许，就是来玩了吧？毕竟他是这里的大股东。”邵承华不愿以最大的恶意揣度这类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这就又多了一个巧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两处车手出事的同一时间段来玩。”向小园幽幽补充了句，更像是补了一刀。现在即便是真巧合，也看上去有嫌疑了……

一道昏黄的灯光自远而近移动，黑暗中看不清。待再近一点，影影绰绰的是辆摩托车。摩托车放缓了速度，灯光下一扇铁门洞开，那车直驶而入。随着铁门关闭，四周又陷入一片黑暗。

摩托车引擎声停了，车手叽里呱啦小声和两个人耳语几句。里面的人似乎是放心了，这才开了灯，晃着房间中央的两辆面包车。几人

合力往下抬着一个车宽长短的警灯，又有人仔细把车门上的胶给擦了，顺便又换下了车牌。

“妈的，假警察。”

何三强心里暗叫苦也，虽然他被蒙着头，可在路上就听到动静了。车顶响肯定是卸警灯，在车身上剐蹭，肯定是撕“公安”的标志。那时候就知道来不及吃后悔药了，现在就更没机会了。

好不容易等到忙完了，听到脚步声朝他走来，跟着脸一凉，头套被摘了。而这些换了警服的人已经戴上了头盔。当头的一位掀起面罩镜蹲了下来，后面还站着几位，在把玩着臂粗的镐把。这地方看上去像是什么仓库或者车间，堆着满地家伙，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就让几位被抓的浑身起鸡皮疙瘩。

“跪直喽。问你，叫什么？”对方蹲下问何三强。

“何三强。”

“干车手活儿多久了？”

“没几天。”

“取过多少钱？”

“没多少。”

“老大是谁？”

“跑了的那个。”

那人不问了，起身一示意，后面的咣一镐把就敲在何三强背后，疼得何三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浑身痉挛着，抽搐着，吓得剩下那几位直哆嗦。

“问你，你叫什么？”

“‘沈……沈凯达’。”

“干车手这活儿多久了？”

“一……个月不到。”

“去过几个地方？”

“十几个地方，差不多全省跑遍了，还出过省，去过三门。”

“取过多少钱？”

“每次五六万，最少四万，具体我记不清。”

“老大是谁？”

“跑了的那个，斗……斗十方。”

“不过！上家伙！”

那人一喊，后面的镐把就上来了，吓得“沈凯达”一下子扑在地上恐惧地喊着：“别打！别打！他真是我们大哥，我没撒谎！”

“我问你老大是谁。老大能和你们住一起？”那人站着，顺便踩住了“沈凯达”的腿弯，踩得“沈凯达”杀鸡般尖叫着，边叫边喊着：“饶命！饶命！我也不知道是谁。好像取出来的钱都是给KTV的牛老板了，我不认识啊！只有斗十方认识！”

“哦，这不就对了？”那人饶有兴致地蹲下来，顺手拍着“沈凯达”的脸蛋谑笑道，“牛老板叫牛金。你不认识他，他可盯你们盯得很紧，还在你们身边放了个探子哦。想看看吗？”

有人亮出手机。“沈凯达”一看眼直了，居然是在贾村，是何三强上车的照片。车里那位他确实不认识，不过应该是所谓的“牛老板”。让自己看是什么意思？他茫然不解。那人又问着：“见过没有？”

“真没有。”“沈凯达”道。

“嗯，这是实话，继续，还干过什么坏事？”那人用戏谑般的口吻问着。

一迟疑，就有人踩上来了。“沈凯达”被逼得竹筒倒豆子般地开始交代干过的坏事了。还真别说，是人就有长处，“沈凯达”屡次进入传销组织被一骗再骗，落下个本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那些人被他绘声绘色的描述吸引住，都忘记上刑罚了……

厢货车出事的消息是王雕打电话通知的。等知道这个消息，牛金联络何三强、斗十方俱告失败，派人去打听，又得到一个让他差点心梗的消息：贾村那个点被警察端了，抓走了好几个人。

这一下可是心神失守了，能联络的人他联络了一遍，此时都聚到了蜻蜓KTV四层，等着进一步的消息。人陷到警察手里一个两个可能问题不大，但两头同时出事，就让这些哪怕貌似和“车手”无关的人也坐不住了。

最坐不住的当然是牛金了。他又一次拍着桌子道：“各位，各位，赶紧想个辙啊。你们都没事，可那带头的认识我啊，他是把钱交我手里的。”

“问题不大。现金，谁能拿出证据来？”黄飞安慰道。

牛金咬牙，蹦了句：“你不至于认为，法治已经好到警察只讲证据了吧？”

“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傻雕说了，就是临检，还是交警。你找的什么人哪？好死不死酒驾，这不找死吗？”黄飞怒道。

这把牛金给憋住了。他愁苦地把眼光投向了郑老板。这位郑老板看看牛金，看看杜其安，抬眼示意着：“杜老板，从进门您还没说句话呢。”

“情况不明，我没啥可说的。”杜其安道。说话时眼珠子都没动一下，不知道是因为冷静，还是僵硬。

牛金苦着脸说：“等情况明了，就更没啥可说的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杜其安冷冷地问。

“没找上我，那没事；找上我，扛到啥时算啥时吧。关键是那个姓斗的，其他人咬不出我来。”牛金梗着脖子道。

“咬出来，你也交不出这么多钱来。你自己想好，不是扛到啥时算啥时，而是扛死喽。真出事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进去，钱还在；另一种是，人进去，钱没了。”杜其安冷冷地道。

两个艰难的选择让牛金颓丧地说着软话：“郑总，老杜，我在台前收的钱可是输送给大伙了，要不皇城府早倒闭了，就连KTV都够呛啊。黄赌毒查得越来越严，没这号来钱，就唱唱歌、喝喝酒，三天两头还得被检查，能赚多少钱啊？不能拿钱了大家都高兴，出事了，都这么等着我进去啊。”

“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胡说些什么呀。”郑总说话了，明显中气不足。

郑远东又一次看向杜其安，小心翼翼地问着：“老杜，很严重吗？”

“想听实话吗？”杜其安道。

“当然。”郑远东道。

“实话是，什么事也没有。”杜其安冷冷地道。

没有？！余众惊讶地看着他，无从明白。

“这可能是一个意外。否则犯那么大事，怎么可能只摁了个司机？其他人都跑了，你们不至于认为你们手下那几块料，比刑警的素质还好吧？在他们手底下，跑得了？”杜其安反问。

咦？好像也对，取钱这么大的事，出事不至于这么稀松平常啊。

牛金的心放下了一半，他出声道：“那贾村呢？那儿可是全端喽。”

“那就更不对了。百分之八十的车手都是在取钱时遭遇埋伏被警察逮了现行，一般都是人赃俱获，这次当不当、正不正，趁空闲时间抄了老窝。没证没据的，你准备把警察难死啊？就算对方素质再低，也应该是跟踪着，等他们犯事时动手啊？”杜其安分析道。

这让郑远东的紧张散去了一半。他反问着：“是不是以前哪次出了纰漏？”

“不会。而且这也不符合警察办案的规程啊，抓一个团伙怎么不得把周边的群众、治保走访一遍？那治保你不是认识吗？警察传讯他了吗？”杜其安问牛金。

牛金摇头：“没有啊。要是有，他早就告诉我了。”

“肯定也没有把三儿那家里搜一遍吧？”杜其安问。

“没有。抓了人就走了。那屋老贾和治保还是亲戚。”牛金道。

“这就更不对了。赃款赃物或者违禁品什么的都不查查？”杜其安问。

黄飞一摸脑袋，恍然大悟地道：“我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是说不上来，安叔这么一讲，我明白了。”

“什么意思？”牛金好奇问。

“是不是被人黑了？”黄飞愕然道。

“这才是正确答案。我之所以露面，就是想安抚一下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自己的阵脚不能乱。”杜其安道。

“那黑咱们的，能有谁啊？这……”牛金看看黄飞，一时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该来的，总会来。”杜其安道。

这时候，牛金的电话响起来了，他没接，等铃声停了，他发现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犹豫道：“是老费的电话。”

“接吧，应该是来了。”杜其安道。

牛金接了电话，嗯嗯了两句，挂了电话懵头懵脑说了句：“老费说，沈曼佳还是要约‘金瘸子’见个面，下午还答应给一千套个人账户，两百套公户，现在报酬减半了，问我能不能联系上，否则这次出海的人，她一个人都不收。”

郑远东看着杜其安，纳闷着问：“谁是‘金瘸子’？”

“是骗子行当的一个传说，从不失手的那个高手就是了。”杜其安不置可否道。

牛金补充着：“哦，对了，她还说了个名字，叫朱丰，说是和她合作过，很紧密那种，还有，这娘儿们还知道明日商城的事，是不是她在坏事？”

“嗬，这时候谁跳出来谁就是了，如果是警察，也该找上咱们了……不要回应，如果人真是她抓的，那她抓到了一手好牌，可这副好牌得迅速打出来才会奏效，否则会很烫手。”杜其安难得脸上表情动了动，像轻松了。

“烫手？”牛金纳闷了一句。

“你蠢啊？要是咱们的人在她手里，怎么到她手里的？”黄飞问。

“啊？难道，假扮警察？”牛金吓了一跳，哪怕是江湖上打了几十年滚的，也被这想法吓了一跳。

而其他人却不觉得意外，就连郑远东老板也淡定了，笑着道：“这个女人不比警察好对付啊，长安有不少老板身家折在她手里，光网赌的我就知道好几个。后来找不上大户，就大量组小户去赌，去了就把人扣缅甸让家里交钱赎人……黑得很啊。”

“那现在怎么办啊？”牛金问。

“等，等她觉得手里不是张王牌，才有的谈。”杜其安若无其事地说了句。

然后几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等，没有再等到费才立传递的消息，却把王雕等回来了。这货从路上跑到地里，似乎还在水里摔了一跤，好不容易在县城找了辆黑车回来的。杜其安仔细问过所有细节之后，更加淡定了……

时间已经指向了0时30分，自长安县高速口惊飞的几人陆续回到市区，外勤追踪到了回城的王雕，出现点也重合在蜻蜓KTV，这一次出现事关重大，凌宏业动用了交通指挥、网安、刑事侦查几处的人员回溯杜其安、黄飞、郑远东这三人的行踪，曾夏再调外勤尝试潜入蜻蜓KTV提取现场录像，两次临时决定都未收到效果。而且让专案组意外的是，无所不在的监控加上外勤，居然没有找到那伙假警察的去向，悻悻而返的娜日丽和钱加多连进组汇报都没轮上，直接坐冷板凳了。

不确定的信息跳出来得越多，就让办案的越焦虑。真相仿佛就隔着一层纸，可那层纸不管你怎么努力，就是差一点点捅不破。

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没有解决：零号。

是被抓走了，还是逃出来了？如果逃出来应该联络家里了，可连续几个小时没有收到信息，就让家里不得不考虑增补计划了。

向小园又一次看向那台静默的电话时，心里幽幽地叹了声，可能真是时运不济，噩运全让零号碰上了。她努力按捺着自己，不敢去想可能发生的事，假如是黑吃黑，能遭遇到什么？

毒打、逼供，或者比这种更黑的她没听说过的方式？

“向组长……向组长？”

“啊？！”

向小园惊醒，是邵承华在喊她，她看过去时，邵承华示意着大屏方向，凌宏业正在向她招手，她快步踱去，道了句抱歉。凌宏业安慰道：“我知道你有点心乱，我们也一样，不过我们的职业就是如此，有时候得理性……所以，我们制订的增补计划，如果有必要就需要启动了，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增补计划……是对于化装侦查的外勤万一遭遇被俘、失陷、叛逃或者泄密而执行的一项计划，两种方式：要么营救回来，要么抓捕回来，不管哪一种，都是不计一切代价。

“现在……情况还不明啊。”向小园道。

“所以要做好准备啊。敢假扮警察的，敢在黄飞、牛金头上动土的，肯定不会是什么善茬。”曾夏轻声提醒道。

“再等一等……如果搜寻由暗转明，能不能达到目的且不说，但前功尽弃是肯定的了。”向小园道。

追到那拨假警察可能不难，可一追到，不管是假警察那个团伙，还是骗子这个团伙，基本就都惊动了，而现在，明显还不到抓捕的时机。

“我也是这个意思，得和你商量一下，毕竟是你的人……我们在这儿坐等，再怎么说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啊。”凌宏业道。他背起手，叹了口气，再抬头时，监控里蜻蜓那个欢场的七彩霓虹仿佛触手可及，可就是无法透过这些灯红酒绿看到隐藏在它背后的罪恶。

就在这时候，一组铃声响起来了，是普通的老式电话铃声。听到铃声的一刹那，技侦们飞速击键的手停了下来，肃然回视。那铃声如天籁般响着，把弥漫在指挥部里的焦虑瞬间一扫而空。向小园在这一刻，狂喜地奔向了指挥台那部零号专线。她按着胸前仿佛生怕心跳出来似的，激动地按下了免提……

是惊无险，寂寞之夜

“喂？！”向小园说话了。

“是我，我没事。”

“你在哪儿？”

“在西市吃饭啊，可想不到这么黑啊，假警察、假警车都出来了，就那么大摇大摆抓上人走了，监视的都没反应过来是吧？”

向小园打断了斗十方的粗口道：“这是谁的手机号？”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你也不知道？”

“啧，吃饭时我顺了一部，拆下卡用了，牛老板给的手机我没敢用。”

“你……”

向小园语结了，她紧张而局促地看看指挥部的警员们，然后小声说着：“现在大家都在旁边，说话注意点。”

“还注意什么呀？除了我，几个兄弟给团灭了，这头组织不敢回，那头组织不好意思回，你以为我在外面好过呀？”

“那你逃出来应该马上和家里联系啊？这都几个小时了？”

“我追那拨假警察去了，没来得及啊。这不刚溜进城吃了个饭……哎，专案组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回去？”

“等等。”

向小园愕然地看向凌宏业等人，凌宏业直接说着：“问他追到了没有。”

“追到了，在天竺园骨灰纪念堂后面，贾村往东南六公里过水泥厂，再走八公里就是了。”

“啊？拉电子图。”曾夏惊咦一声，技侦鼠标一动，往那个方向一拉，是空白区域。小技侦员尴尬地看着，那地方不管公安检查还是公共监控都是空白区，这也正常啊，监控总不至于还覆盖长安这个殡葬区吧？

“原地待命，马上有人接应你，注意你的手机，不要联网，不要再插原来的手机卡。”

“好嘞。”

挂断了电话，整个房间里静得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清。凌宏业瞪了曾夏一眼：“还看什么？快去通知接应。”

“好，我马上通知……不，我亲自去。”曾夏应了声，急匆匆跑了。

凌宏业不知道是欣慰还是尴尬，踱了几步看着邵承华和向小园，想感慨句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这个人是个变数。无论之于犯罪团伙还是警方侦查，这个变数的存在，已经让凌总队长无法用正常思维去推测了，就比如现在，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怎么可能在这种条件下，还追到了对方的窝点……

其实亲自去接的曾夏抱的是同样的心思，这个人同样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带着程一丁和关跃龙赶赴西市，一路上早把斗十方的情况问了个七七八八。看守，两年零八个月；再往前，跟着在看守所当临时工的父亲，经常出入看守所；再往前，跟着走江湖的父亲流浪了十几年。这个年轻人像叠加几部截然不同传奇的经历让曾夏叹为观止了。

他评价了：“一直就在人渣堆里打滚，怪不得混得如鱼得水。”

程一丁反驳了：“曾队，您不能因为经历对人有偏见，其实这孩子很纯朴。”

曾夏再反驳：“纯朴是表面，奸诈才是内里，你看到的纯朴是因为看守枯燥的工作限制了他，而现在在团伙里，彻底解放他的个性了。”

程一丁反驳加反驳：“您这是非要给他打上标签啊，其实他根本不想干这活，巴不得早点回来呢。”

曾夏直接说了：“那，你看他像个警察吗？”

看到人了，正坐到路牙上，旁边就是烧烤摊，多日不见，胡茬子头发都长了，坐在路牙边啃着烤串，就着小酒，喝得有滋有味，得空还虎声虎气催一句：“嗨，老板，腰子烤好了吗？”

那呵斥叫嚷的痞相，活脱脱是城市底层高危及边缘那类人。曾夏笑了，关跃龙小声道：“要是咱们队里，我一准得挑走。小家伙打人又黑又狠，在长甸，我们仨差点没摁住他。”

“大部分看守所，武警训练地和民警是交叉的，素质堪比一线。”曾夏对斗十方的“负面”表现，掩饰不住地赞赏。程一丁要上前，曾夏一把拉住了他，小声提醒他：“别打扰，让他放心吃一顿。”

看程一丁不解，曾夏又道：“你可能不太了解这种任务的心理压力，寝食难安是轻的，很多人在这种高压下会垮掉，一方面要搜寻有价值的信息，一方面又要防着自己露馅儿，脚踩两只船可没那么好玩……不简单啊，这可是个新人啊。”

“好吧，这句我就不反驳你了。”程一丁笑了。

三人直等着斗十方快啃完大腰子，酒瓶子快到底才踱到他身前，两高一矮，两个高的都认识，矮的这位斗十方不认识，面无表情，寸头大眼，乍看有点木讷。曾夏这不起眼的外貌看得斗十方皱了皱眉头。关跃龙提醒道：“走吧。”

“坐我的车吧。”斗十方道，回头，却是辆三蹦子摩托车，城郊居民趁着城管管理空当会开进城载客的那种黑车。

“别告诉我，抢了一辆啊。”程一丁牙疼了。

“不是抢的，顺了辆。”斗十方道，起身朝车走去，给了个正确解释，“紧急情况警务人员有权征用车辆，麻烦你们明天送回去解释一下

啊。”

关跃龙扑哧一声笑了，曾夏也是忍俊不禁，就见得斗十方娴熟地发动了车，三人干脆上了三蹦子挤着坐下，小车歪歪扭扭在西市夜市人群里开路，这倒好，保密性比什么车都高了。出了这段拥挤路面，曾夏在车里透过小孔问着：“零号同志，你刚才看我的时候皱了皱眉头，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看到了你眼睛发亮。”斗十方道。

“我眼睛发亮？能成为你皱眉的原因？”曾夏道。

“能让一名刑警眼睛发亮的，呵呵，我怎么觉得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呢？”斗十方直接道。

这判断听得曾夏怔了片刻，居然回答不上来了。程一丁赶紧圆场道：“十方，这是曾大队长，专案组外勤组长。咋说话呢？第一句就把天聊死了。”

“那我说啥？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假警察、假警车都冒出来了，那个监控点摁住他们太容易了，嗨，到这会儿都没动静，我就纳闷了哈，你们这是看热闹呢，不嫌事大？”斗十方驾着车，愤愤道。

口气听着很不善，曾夏伸手压住了要开口的程一丁，直接道：“哟，这话说对了，今天是开案以来最热闹的一天，你是不了解情况，热闹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这案子才有戏了……这个回头说，你说说怎么追着这拨假警察的，家里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有其他行动，没有预料到第三方介入来这么一手，后台几乎所有的天网节点，都在找这拨人，光相似的同型号车辆，都摸排出几百辆了……嘶，你是怎么找到天竺园那个殡葬区域的？”

“我跟着他们走的。”

斗十方话一出口就把后面几位老刑警吓了一跳，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跟在背后？斗十方解释了，那些人冲进去时默不出声，见人就打。他就觉得不对劲，趁乱爬出窗户，又顺着围墙钻进了村里。那些“警察”没有追来，他更确定是假的，于是就顺了村道上一辆载客三蹦子先到了村口，没多大会儿那“警车”就出来了。他大摇大摆干脆走在前头，那车却也不急着走，而且没走多远就停了，都不用想就知道干什么，肯定是尽快拆掉标志，毕竟这车太扎眼。

于是斗十方半路停下，等车走了折了回去，在路下草丛里把那伙人扔掉的贴纸捡回来，捡回来又不死心，干脆顺着路又驶了几公里，然后徒步寻找，抓几个人要藏起来，选址肯定得远离市区，否则会被追踪回溯，而且得偏僻，不能有被发现之虞。等看到天竺园骨灰纪念堂时，他一下子明悟了，这是一个绝好的绑票、藏人甚至杀人越货的地方。

所以就没再费劲，很容易就找到那拨人的去处了。斗十方且行且说，等过程讲到快完时还不忘提醒里面的人，捡回来的贴纸就在车里放着，关跃龙打着手机的灯光小心翼翼找出来被揉成团的蓝色贴纸，看向曾大队长时，曾大队长正发着怔，不知道是惊讶，还是尴尬。

车停了下来，被哨警拦住了。两位上来的哨警刚要撵这辆三轮车，车里曾夏伸出脑袋喊了声，两个人一愣，赶紧起杆，这辆特殊的车长驱直入，直接和鲜亮的警车并排泊在一起。曾夏刚跳下车，斗十方已经把手机递上来了，曾夏直问：“有什么东西吗？”

“情况就这些，当时来得太突然，我只摁了手机的录音，声音也不清楚，不过……”斗十方犹豫了。

曾夏接过手机问：“直接说，不过什么？”

“这方言我没听出是哪儿的。”斗十方道。

“全国方言多呢，光长安就有十几种。”曾夏随口道。

“我们那看守所天南海北的基本都有，听不懂，但听出是哪儿的应该没问题，这拨人说的好像不是方言，像外语。”斗十方道。

曾夏愕然，越说越离谱了，他虽未吭声，却是十足地不信，带着几人匆匆进去了，第一件事是把斗十方给隔离起来，地方肯定是没准备的，直接给隔离到总队长办公室了。刚进去，斗十方就兴冲冲地坐在总队长的办公椅上直挪屁股嘚瑟，这一趟化装侦查让他身上匪气尽显，连程一丁都看不下去了，赶紧地把他拉起来……

那团揉了的贴纸被技侦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拼出了两个残缺的字，不过认得出是“公安”，以及POLICE缺几个字母，上面的指纹可就乱了，有十几个残缺的指纹，此时被提取出来正在电脑上比对，至于斗十方带回来的手机就更丰富了，光女人照片就有上百张，都是吃喝玩乐顺手照的，还有部分风景照片。在外人看来人畜无害的信息放到技侦手里就发挥大用处了，根据照片的时间戳和地址戳，可以完整地还原“作案”的行程，特别是KTV里偷拍的女人，总是有意无意在照片的某个区域留下保安或者陌生男子的肖像，这一提取，倒把牛金麾下的马仔们给挑了个七七八八。

“素质，这才是侦查员的素质。”凌总队长不吝溢美之词。曾夏咧了咧嘴没敢反驳，在他看来就斗十方那浑不吝的样子，八成就是喜欢拍女人，要不照片为什么都是胸和大腿呢？

对了，还有音频，技侦分离了那一段遭遇战录下的混乱音频，几声喊话更清晰了，发音很奇怪，在场的居然没人听懂，似乎连类似的

也没听过，不得已连线了省厅的类似专家。那位专家半夜被叫起来出现在视频里，听了几次，皱着眉头给了个不确定的答案：似乎是缅甸语里一句骂人的话。

这次可真让曾夏眼睛发亮了，又继续求证警中外事办人员，最终确定，那拨假警察里有人说得最清晰的类似“哇怒玛达”的发音，就是缅语，相当于汉语里的“去你妈的”。

这个结果让凌总队长喜出望外地和曾夏说了句：“看来，我们揪住母狐狸的小尾巴了。”

“什么尾巴？”向小园没听明白。

曾夏兴奋地解释着：“两年前我们这儿发生过十几起境内人员被骗到缅甸赌博，然后输了人被绑朝家里要钱的事。再往前，有不少小老板输得倾家荡产了，跨着境我们也鞭长莫及。我们侦查发现，这拨骗赌的是由内地和缅甸人结伙的。领头的姓武名建利，长安市下属郊县人，此人长居缅甸，偶尔会回来收债，涉嫌多起组织偷渡案件，之前他有过服役的经历，反侦查水平极高，屡次逃脱我们的追捕。”

“噢，又出来一个高手？”向小园侧头看着，一屏指纹对应的人员，在缓缓现形，是一个神情刚毅、脸廓硬朗男子的肖像，这倒不让人意外。她好奇地问着：“凌总队长刚才说的是只母狐狸啊，不是他吧？”

“中缅联合行动打掉了缅甸几个武装骗赌的团伙，这伙猢狲四散另投其他庄家，除了网赌，也就电信诈骗最合适了。”凌总队长道。

“那意思是，武建利投靠了沈曼佳？有证据吗？”向小园问。

“不是投靠，他本身就是沈曼佳的人。缅甸针对内地骗赌最大的庄家叫江前胜，是武建利的后台老板，本身和沈曼佳就是情人关系。他是粤东人，沈曼佳之后另起炉灶专干买人头的活儿，而且铺在长安这一带，八成就是武建利牵的线。”曾夏道。

其实哪个人脉的圈子都不大，犯罪的圈子也是如此，特别像这类职业化的，只要没进去，可能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团伙之间就一直有合作，当然，也避免不了争端。

比如这次，似乎就有反常的地方了，仔细听着的邵承华出声问着：“武建利、沈曼佳，理论上和长安的这些搞诈骗的团伙是合作关系啊，突然来这么一手，捅的还是取钱的车手，这不拆台吗？”

“那恰恰证明了中州方面的案情信息的合理性，这是两拨骗子，他们洗钱的方式和境外的相比太落后了，可在现在这种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执法环境里，反而这种落后的、把作案点选在三四线城市甚至更落后的县城区域实施的洗钱方式，具备优势了。这是一种逆向思维。”凌总队长慢慢捋清了。

邵承华明白了，明白了思维方式，却理解不了这种行动方式，他纳闷道：“两拨骗子，在黑吃黑？但抓车手的意义何在？”

“团伙的合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益关系；另一种是……利害关系。”曾夏道。

这一句如醍醐灌顶，一下子通透了，邵承华明白为什么凌总队长一直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了。原本还担心零号，现在嘛，他整个人都放松了，笑着看看大家说道：“大家休息一下……现在是他们之间的隔空较量，牛金这个团伙是地头蛇，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但把柄现在被沈曼佳或者武建利抓住了，车手一见光，牛金这个团伙就得散，

而且组织起来正在实施的骗局恐怕也要出问题，我想他们会以某种方式媾和的，我们呢，就好好扮演后知后觉、反应迟钝的角色，这可是一窝大鱼，惊跑了，再找可难了啊。”

说得大家都笑了，轻松的氛围中，曾夏提醒道：“零号在您办公室，他怎么处理？”

“哟，这么重要的事，我得见见他，走，一起来。”

凌总队带着专案组一行人，撂下纷繁芜杂的案情，直奔零号来了……

凌晨一点的时候，沈曼佳自盥洗室出来，匆匆地系着睡袍，卸了妆的她宛如变了个人似的，如墨长发衬着洁白的肌肤，随着走路撩起的睡袍、若隐若现的修长大腿，不管你用什么衡量标准，这都是位标准之上的美人。

只是精神欠佳，娇靥里似乎有点怒意，她匆匆开门，武建利恭立在门口，随着她倚门示意，武建利一闪身进来了，扣上门。沈曼佳问道：“你没露馅儿吧，这可是在别人地盘上，不比在缅甸。”

“有一个没抓到，跑了，会不会……”武建利心虚道，如果那个跑了的，跑回去报信，那就复杂了。沈曼佳且走且想道：“是警察抓人，这帮取钱的都是脑袋别裤带上的家伙，别说抓了几个，就是被警察吓一吓，也得破胆，回去也没好果子吃啊，牛老板先收拾的就是他们。”

这其中很微妙，如果识不破“假警察”的局，那对方肯定早乱了阵脚，但现在看来，似乎对方识破了。识破了恰恰是沈曼佳最愿意看到的，但她想不通，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坐下时又一次慌乱地拿起手机，拨号，可在最后一刻，手犹豫着，又放弃了。

她烦躁地抽出支烟，武建利赶紧点火，浓浓地一口吸进肺里。武建利直等着烟圈吐出来才小心翼翼问着：“沈姐，好抓难放啊，一放就都知道是咱们了。而且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我手下那几个，也见不得光。”

“这不是牛金的水平，要见光他早吓尿裤子了。”沈曼佳白齿红唇间出口一句脏话，内地黑社会她最了解，不管平时怎么称王称霸，一见警察准得成王八。

武建利献策说着：“会不会是皇城府那个后台？”

“不像，郑远东是商人出身，玩资金是把好手，但这行他刚入门，明日商城玩得那么好，不会是他，如果是他，应该已经来跟我谈和了。”沈曼佳道，她突然来了一句，“那个跑掉的是谁？”

“就是您给的照片上那位，带头的，姓斗。这小子鬼得很，刚进门他就砸了灯，等我们抓住其他人，他已经顺着窗户上围墙了，村里我们不敢久等。”武建利解释道，似乎很怕这个女人，说完表情有点噤若寒蝉。

“别紧张，这事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已经干得不错了。”沈曼佳安慰了句，拿起手机，翻查着她悄悄从牛金提供的视频里拍的图，那位在现场乱搅的“车手”，再一次进入她的眼帘。她百无聊赖地盯看着，不知所想，似乎对此人有兴趣，也似乎仅仅是看着，思绪在其他地方。

伫立良久，武建利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指向凌晨一点半了。他放下手腕，沈曼佳却意外地开口了，给了武建利一个最稳妥的指令：“不管有没有消息，你们天亮之前离开那儿，那些人就扔那儿，不用管。”

她起身了，武建利赶紧问着：“他们会不会对咱们动手？黄飞、牛金、皇城府老郑，手里都有不少人。”

“见到车手之前，他们不敢。回去吧，保持隐身，一堆案底的别自己先栽进去。”沈曼佳婀娜的身姿离开了，保持着一种上位者淡定的姿态。这姿态很让武建利折服。他想了想，明白其中的关窍了，直目送着老板进了卧室，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是夜，寒潮来袭，寒流带来的低温把享受夜生活的市民撵得一干二净，空荡荡的大街小巷冷寂得无聊。保持着高度戒备的武建利离开市区的路上却连辆巡逻的警车都没碰见，这让他有点失望。今夜他心跳加速地来了一场犯罪生涯里最华丽的犯事，可一点波澜甚至水花都没有激起来，这恰如锦衣夜行，如斯寂寞啊……

第四章 坚守底线义不容辞

乱象纷纭，高手从容

王雕自出租车上跳出来，匆匆地奔回蜻蜓KTV。这个欢场的喧嚣已经接近尾声，总有喝得脚步踉跄，或者醉得不省人事的人被保安搀出来或者架出来，胡乱塞进出租车里打发走。门口还有几个陪唱的妹子拽着两个依依不舍。王雕刚进门就被拉客的拽住了，急得王雕赶紧挣脱，奔向电梯，直上四层。

到地方时黄飞已经等在那儿了，拉着他就快步走，人未到声先至：“来了来了，回来了！”

被拽进房间的王雕气刚喘匀，一看现场又大气喘不上来了。杜叔在，牛老板在，难得见面的郑总也在，这么多大佬凑一块儿可是万年不遇的场景。他紧张得居然话到嘴边愣是没憋出来。

“看你这德行，慌什么啊！”杜其安悠悠道了句。

黄飞拽着他让他坐下，倒了杯酒。王雕一口灌下，这才缓过气来，不过语气还是有点急促地说着：“……我回贾村老三他舅家看了，屋里啥都在，出事的时候肯定还在打牌，扑克牌和钱撒了一地，隔壁老马家那婆娘当时正在倒泔水，她说好像还跑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围观的说，那帮警察厉害着呢，砸开门二话不说，直接就把人放翻了，老三他舅都吓跑了，我没找着人……”

“然后呢？”杜其安听着停顿有点长，催了句。

“没然后了！人都抓走了，还有什么然后？”王雕道。

“再没有警察去村里？”

“没有。”

“也没有电话什么的通知村里相关的人？”

“没有，肯定没有，都在说这个事，要通知到谁家，早传开了。您还不知道村里那事，村头放个屁，村尾都能听着响。”

“噢……东西呢？”

“在这儿。”

王雕小心翼翼掏出来，却是个被砸坏的节能灯。就在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时，黄飞接过了灯，把螺口敲掉，递给了牛金。牛金叫着人，隔壁过来了一个女人，把线头小心翼翼接好，然后插进了怪模怪样的设备里，连接上了电脑。

那女人让王雕眼睛直了下，居然是费才立骗红包窝点的那个女教练叫菊儿什么的。这个雀斑妞看样子玩这东西挺在行，不一会儿做完了直接发送，提醒道：“飞哥，到你手机上了，只有个片段。”

黄飞嗯了声，菊儿出去了，他放着收到的短视频，眼一直，斗十方和那群车手正吆五喝六地打牌，看样子在赌钱。他直接拉到了最后，听到了叫嚷的声音，看到了现场的慌乱，然后斗十方挥着凳子砸了照明灯……结束！

车手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虽然王雕并不意外，但想想自己搁那地方也住过，就有点心怵。他紧张地瞄了在座的大佬们一眼，像屁股上长刺一样，坐都有点不安生了。

“这是循环录制的，可以连续录二十四个小时，然后再从头覆盖，被那姓斗的砸坏了。”牛金骂了句，没看到后面让他有点上火。黄飞难得地替斗十方说了句话：“他反应快。人冲上来了，肯定是先砸灯，再趁乱跑……嘶，如果这家伙跑了，该有消息了啊！”

“就跑了也不敢回头啊！警察一出现，还不都被吓破胆了。”郑远东瞄了眼，没有新东西，他递了回去。牛金又递给了杜其安，杜其安却根本没有看的意思，思忖片刻道：“牛老板，沈曼佳在长安有什么底子？”

“大武。黄飞认识。”牛金道。

“退役回来的，是个狠茬，身上背了一堆事。前些年专干网赌出黑、绑人讨债的事，听说在缅甸被雷子抄了窝，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一般见不着人，他也不敢公开露面。”黄飞寥寥几句，把这个黑道恶人的底子给兜出来了。

“噢……亡命徒啊。”杜其安牙疼了。

王雕理解，犯事的人里头，骗子看不起贼，嫌他们没智商；贼呢，看不起打砸抢的，嫌他们不懂技术。不同类型的坏人会相互看不起，但有一种人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和忌惮，那就是这种亡命徒了，不管你玩智商还是玩技术，谁也不敢和这种玩命的较量啊。

“咋解决啊，老杜？沈曼佳是想插一杠子啊……咦？她怎么可能准确地摸到贾村里呢？”郑远东皱着眉头道，不悦地看了牛金一眼，明显嫌他保密工作做得太差。

牛金难堪道:“我也没弄清楚，她这次自打来，就一直想见老杜，还说什么‘金瘸子’、朱丰什么的……是不是昨天她远程招人看出什么来了，可是……我也说不清，这娘儿们其实只要守着咱们这地儿，就能发现啊。这几个人老费知道……不会是老费漏了吧。”

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众人又看向了杜其安。黄飞脸上的肌肉抽了抽，恶狠狠道:“杜叔，需要我把人招起来吗? ”

“呵呵，不用。她已经掌握了足够威胁我们的东西，他们要审出实情可比警察快多了，这个秘密已经瞒不住她了。”杜其安悠悠道。

软肋被拿捏住了，黄飞吧唧着嘴无语了，动狠的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鱼死网破，关键是现在连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杜其安此时才欠了欠身子，拿起了一杯酒啜着，淡定地道:“不要急，她的目的不是鱼死网破，否则她对在座的你们谁动手都可以，之所以只动了那几只小鱼小虾，也是给她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她当家的被逮了之后，风声这么紧，一个女人家还出来赚钱，那说明她很缺钱……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诡变，最终都要到这个目的上来，无非是分一杯羹而已，还是能接受的。”

“说不定她狮子大开口啊。”牛金提醒道。

“胃口太大，会被撑死的，我们不差钱，差的就是个够大的胃口。我们合计一下，可以让她进来，她这个靶子，可比咱们都大，不是什么坏事。”杜其安说着，似乎已经胸有成竹，而且他似乎在这里有绝对的权威，这些话竟然无人反驳，都静静地听着。

这种商议大事的时候，王雕很知趣地轻轻退出来，自外面掩上了门……

屏幕上闪过王雕回KTV的监控记录，追踪止步于此，对于蜻蜓的监控设在一处楼宇内，那个点的监视镜只能看到四层某间房亮着的灯光，里面的人都是定格的照片。

杜其安、牛金、黄飞，还有根本不认识的郑远东，再加上两位头回听说的武建利和沈曼佳，斗十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填鸭似的脑补没有接触过的信息，连背景资料带视频、图片，看得目不转睛。而观摩的地方就在总队长办公室，凌总队长反而成了客人，坐在待客的沙发上。茶水已经凉了三遍，第四遍曾夏给换上时，斗十方叹着气，抬起头来了，一抬头认出了总队长，不好意思地起身。凌宏业笑道：“请坐，这是隔离的地方，好进难出啊。呵呵，辛苦了。”

曾夏把茶水放到了斗十方面前，斗十方谢了声，却没顾得上喝，他似乎思路还没有理顺，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听俞主任说啊，你是最早发现‘货到付款案’的，我就临时决定把情况都堆给你了。我先来抛砖引玉啊，你们追的杜其安一伙骗子，和我们在追的费才立、牛金这一拨，应该是合伙了。现在呢，部里重点关注名单上这位沈曼佳，应该也是想入伙分一份，这个没问题吧？”凌宏业以问话的方式开始了。

“有。”斗十方直接道，把众人说愣了，他旋即解释着，“还缺一拨人，那拨人才是关键。”

“还有一拨？”曾夏和邵承华几乎绝望了，这个骗局深得已经超乎想象了。

“您分析杜其安的手法就知道，这个出身江湖，深谙‘风’字一骗，且不说这些江湖渊源，像这种人要做局，他跳不出自己的经验，而他擅长的地方就在于组织一小撮人密谋，然后用这一撮人做种子，到更

大的一群里煽阴风、点鬼火，煽动起来后，再去传染更大的群体和更多的人……然后像货到付款诈骗那样一窝蜂、一阵风似的就出现了，这种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的套路一致，所差只不过是他们做得更精致、更隐蔽，警方很难找到真正的风头何在。”斗十方侃侃道。

“噢，那相当于，他们还有一群这样的中层……骨干？”凌宏业道。

斗十方点点头：“可以这样说。”

“那其实现在的案情是倒挂了。”曾夏看了向小园一眼，现在明白这位美女眼光要比他远一步了。他思索着说着，“其实我们是先看到了底层，又看到了决策层，但中间的执行层还不知道是谁，在哪儿。正常情况下，等案发之后，我们抓捕的恰恰相反，能直接抓到执行层面，底层和决策层反而成了谜。”

“对，是这样。”斗十方点头。

这可就让邵承华这类技术衔的警官吸凉气了。这样一来证据就是缺失的，即便你知道是谁，知道他在干什么，可那些事就是和他无关，警察也只能望案止步了。

警察，永远在殚精竭虑寻找证据，而罪犯，永远也在挖空心思规避证据。就比如沈曼佳这样的人，频繁地出入国境，多地警方都把她列为重点关注人员，可至今仍然没有可以滞留她的证据。

“你基于江湖基础的解释很有意思，而且比专案组的形象。”凌宏业接受这个解释，而且谈话的兴趣似乎也上来了，就听他道，“第二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见到了嫌疑人，见到了赃款，甚至查到了用于转款的大量账户，却不知道骗局在哪儿，是个什么样的骗局。”

“那是因为旁观者迷，当局者清。”斗十方道。

向小园眉头皱了下：“这成语是不是反了？”

“没反，现在有了通信的便利，骗局都是闭环式的。比如骗红包，他们人在长甸，而被骗的人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广州、深圳，甚至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凌总队长您……呵呵，是有点急了，这个迟早可以看到。”斗十方道。

“我知道，但免不了担心，又是亡羊补牢啊。而且总不能坐等牢破羊丢啊。”凌宏业道，他暗暗责怪自己有点失态了，情急之下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急功近利的想法了。

“呵呵，羊不丢，也没机会更没有理由去抓人家偷羊的啊。”斗十方笑了，惹得大家都笑了。警察这种既怕发案又盼案发的矛盾心态谁都有，和坏人既想作案又怕被逮的矛盾是一致的。

“看来第二个谜仍然无解，我继续第三个，今天你们贾村出事时，我们是在长安县采取的行动，暂扣了运送车辆，司机酒驾够得着刑拘了，关键是这辆车……小邵，最新情况。”凌总队长道。邵承华走到斗十方旁边，点着总队长的电脑，联网找着资料，介绍着放出来的视频道：“我们对车辆进行封闭检查，发现在车厢顶安装有微型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可以远程看到车里动静的……也就是说，车手貌似行动自由，其实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里。”

斗十方一愣，脱口问着：“那岂不是你们检查，对方也能看到？”

“哦，那倒不会，有你提供的取款摩托车加装摄像头的信息，我们检查前做足了功课，是在干扰状态下进行的，而且我们没有拆掉。”邵承华道。

“厉害，现在监控泛滥得让人毛骨悚然啊。”斗十方咋舌道。

“对，他们的反侦查和我们的侦查几乎是同步的。综合这种情况，家里判断，应该有一个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或者是个团伙，更有可能关联着地下黑产。这样的人给诈骗团伙服务，那他们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而他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这个关联，在谁身上，那谁就是本案的关键。”凌宏业道。

这点让斗十方格外注意了，把屏上的嫌疑人肖像挨个儿看过，但在没有确定信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看谁谁就有嫌疑的情况。看了半天，他摇头了：“对不起，我答不上来，这种核心信息，恐怕团伙成员也未必都知道。”

“我不是让你现在回答上来。”凌宏业道，他说话时不自然地看了向小园一眼，然后叹气道，“而是让你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格外注意这个情况。”

“嗯。”斗十方应了声，不过马上一瞪眼，又“嗯？！”了一声，然后看看总队长，总队长有点歉意地移开了视线，又看向小园。向小园羞赧似的不敢直视。斗十方不太相信地喃喃道了句：“那……还要回去？继续？”

“我刚才和谢副厅、俞主任讨论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是对我们有利的，不但把一众嫌疑人纳入了监控视线，而且锁定了部里重点关注的嫌疑人，你脱逃并未暴露，按正常思维，没人会怀疑到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出现，那他们会更放心……毕竟，你是接款人。”凌总队长道。

这是临时商议的方案，向小园持反对意见，不过人微言轻，反对是无效的。曾夏看看斗十方，说了句：“对不起，这是我第一个提议

的，你看到我皱眉头时的判断是正确的。视频上看到你，对于是否化装侦查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不过在见到你本人之后，我比谁都支持你。”

“因为我长得不像好人？”斗十方斜眼觑着，微微有点怒意。

此话一出口，旁人都笑了，匪窝里待得身上正气全消，现在这歪眉斜眼、目露凶光的鸟样子，还真和好人有极大反差。斗十方也注意到了，自己穿的是三蹦子上的厚棉袄，污渍一片一片的，偏偏脖子上又坠了大金链子，裤子在爬窗逃跑时挂了道口子。现在待在这种环境里，他才猛然发现，不知不觉中已经走了这么远，远得都快忘记曾经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了。

不过不管是什么样子，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斗十方蓦地难堪了，像被人窥破隐私那般难堪，难堪得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尴尬间，凌总队长清清嗓子开口道：“从事这种任务的同志，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我理解。和上次一样，不管是你的直属上级，还是我这个总队长，都不下这个命令，只是一个方案，而且对这个方案附加了重要提示：第一，任务难度会大得超乎想象，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任务的危险性很大，黄飞、武建利，甚至可能还有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这些暴力犯罪分子在给诈骗保驾护航；第三，对方和地下黑产有关联，黑产在犯罪领域相当于我们大数据中心的网络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危险性还要超过那些暴力犯罪……就这些，你自己决定，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个人都支持。在这里，在这个案子中，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了。”

凌总队长说着，凝视着斗十方。斗十方闭上眼睛，像是思忖，可等了好久，他都没有睁开眼睛。于是总队长轻轻地起身离开了。他拉

开门，打着手势，把麾下几位都叫了出来，似乎要留给斗十方思考的空间和时间。

门掩上了，过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动静……

孑然一身，无人相送

曾夏又一次按捺不住，手刚伸向门把手，胳膊就被凌总队长拦住了。凌宏业无声地摇摇头，而曾夏却焦虑地指指手腕上的表，已经凌晨四点多了，不用说也知道，时间拖得越久，任务能够继续的可能性就越小，脱离对方视线这么长时间，这个故事恐怕没那么好编。

“来，都来……”凌宏业悄声邀着，把几人就近带到了隔着两间房的总队办会客室。进门后，邵承华憋不住了，征询向小园道：“向组长，这是你的人，你不能不吭声啊。”

“我们这个X小组就是拼凑的，组队本身就晚，他来得又最晚，出任务之前，还没来得及在中州反诈骗中心正式上过一天班，名义上是我的人，其实……”向小园为难地道，这话她实在说不出口。

曾夏帮着腔道：“好歹你也有个名义，我们连名义都没有。”

“真不行，这个人很有个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在中州就是想方设法把人拉进反诈骗队伍，长甸又让人家不怎么情愿地回去了，总不能再一再二再三再四，一直把人家往骗子窝里送吧？”向小园难堪地解释着，看了看总队长。

凌宏业背着手踱着步，几步后看看大家都征询他，他说着：“劝什么？该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只能他自己选择了。”

“总队长，您后面补充的那句话，是人都得给吓回来啊。”邵承华弱弱提醒了句。

是啊，又是困难，又是可能遭遇暴力犯罪，还可能受到地下黑产技术因素的干扰，都说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家怎么可能主动接受。

曾夏不一样，他思忖道：“总队长是在直言相告，这种刺激要么唤起斗志，要么……可就直接打退堂鼓了。”

“没那么复杂，要么斗志昂扬接受任务，要么认个㞞偃旗息鼓，不情不愿的，这事成不了……哎，小向啊，我怎么总觉得这孩子，似乎哪儿有顾虑？”凌总队长坐下了，说是这么说，他当然更期待前者。向小园回答着：“他父亲长年卧病，半瘫了，现在稍稍恢复了点，他以前工作的地点，登阳三看，离家只有不到五公里，就为了照顾家里考了看守所的管教岗位，除了这个心结，好像还没有别的。”

“后顾之忧解决了吗？”曾夏问。

“医疗和补助解决了一大部分，但是……这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啊。”向小园道。

“似乎不仅仅在此啊，嘶，你想想，以你和俞主任讲，这位精研骗术，熟知骗子江湖典故，而且跟着他父亲就有过实践……但是在长甸，又宁愿挨饿挨打，也不骗红包，但是回去之后，又敢放手通过袭警的方式传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凌总队长好奇了，人心比案情大多数时候更复杂，更难读懂。

“他说了，当骗子突破底线就没有下限了，要么一毛不沾，要么一往无前，没有回头机会啊，他说他用了很多年才走出了父亲留下的阴影，又用了很多年才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职业，要真做了，等有天回来，无法面对我们这些同事。”向小园道。

“啪”的一声吓了向小园一跳，侧眼一看是凌总队长拍了下大腿，这人老成精的，眼睛格外发亮，直接判断道：“那这事就成了。”

“成了？”邵承华愣了，根本没看到端倪嘛。

“你太年轻，不懂。”凌总队长道，又指着向小园说，“你太关心，也不懂。”

再一指曾夏又说了：“你虽然不年轻，但你根本不关心他，所以也不懂。”

“总队长，您这样丢出来一堆自相矛盾啊。”曾夏笑道。

“人本身就是充满各种矛盾的，特别是有个性的人，比如他，明明在最阴暗的角落耳濡目染，却选择了一个最阳光的职业；明明对骗之一途了如指掌，却甘心挣菲薄的薪水；明明知道在犯罪团伙里以他的经验和机变可以如鱼得水，却如临深渊步步犹豫……你不觉得矛盾吗？”凌总队长问。

“是啊，我都觉得对他来说易如反掌，怎么就不上道啊？”曾夏道。

“因为他曾经上过道，所以才坚决选择了与之背道而驰的方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不容亵渎的净土，或是亲情，或是爱情，或是某种信仰。可能他的纠结就在这儿，他好不容易改变了自己，而任务却是让他变回曾经的自己。”凌总队长道。

“那不还是没戏？”邵承华愕然了，听不太懂。

“错，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守住本心的人，知道该做什么。”凌总队长道。

这句话似乎明白了，他是警察，只有一种选择，去做正确的事。

可如果正确的事不违背良心，却有违本心，这个选择就难了。曾夏明白总队长的话了，他幽幽叹了句道：“我以为只有我们刑警才是一边骂娘，一边冲在最前方，看来我们这个职业不分警种，都是如此啊。”

凌宏业没理会这句牢骚，问着向小园：“他平时有关系最好的同事吗？”

“有。”向小园脑子里跳出一个人。

“叫来，聊聊天，兴许他有什么话并不方便和我们说。”凌宏业道。

向小园拿着手机，直拨钱加多的电话，可不料说曹操曹操就到，电话铃声就在走廊里响起来了。向小园拨着电话一开门，钱加多接着电话气喘吁吁跑进来了。进门一瞅，吓得哆嗦了一下，咋这么多领导都瞅着他呢，他赶紧解释着：“斗十方叫我，来来……来总队长办……公室。”

“去吧。”凌宏业和蔼地道。

这些天已经习惯了专案组这几位不是呵斥就是虎着脸，这么和蔼倒把钱加多看蒙了，犹犹豫豫退出去，又奇也怪哉地看着向小园警惕

似的关上了门。他懵头懵脑敲敲总队长办公室，耳朵刚贴在门上，门蓦地开了，他喊都没来得及喊就被拽进去了。

“咋……咋了？你……呵呵，哈哈。”

钱加多猛然间看到斗十方现在的样子，放声大笑了，很欠揍的表情左瞄右瞅，指点道：“哟哟哟，给你扛个板凳就是戗刀磨剪子的，挎个布袋就是旧手机换脸盆的……这戏咋演的嘛，昨天还老板呢，咋就化装成这鸟样啦？”

斗十方白了他一眼，大大咧咧地坐到了总队长的座位上，一晃升降椅，再一移椅子，脚一搭看着钱加多。钱加多惊得一咧嘴，恨恨道：“你小子有种，都这鸟样了还跟我嘚瑟是吧？我都看见你老窝被人家抄了，脸上那伤是逃跑时蹭的吧？”

“嗯，你巴不得我逃不出来是吧？”斗十方问。

“必须的啊，你说那伙骗子战斗力怎么这么垃圾呢？像你这号祸害怎么着也得装麻袋里揍上十顿八顿的才成啊！害得老子被人训了一顿又一顿……黑天半夜的，人家装成警察办事，谁一眼能看出来？你也没看出来不是？嗨，回头赖我们不长眼……气死我了，老子早不想干了，要不是看在美女组长的份儿上，这儿我一天都待不下去。”钱加多骂骂咧咧地说，牢骚吐了一堆，报复性地撒开野了，往总队长办的沙发上一坐，脚也搭茶几上了。

“其实没有这个美女组长，你也想当警察。”斗十方道。

“鬼才想呢。”钱加多道。

“你越嘴硬，就越不可否认，我也是，每每我穿上警服，总觉得像披上铠甲一样，有种莫名的自信、自豪、庄重……就跟着来了，人的

精气神也跟着来，敢说你没有过这种感觉？”斗十方问。

钱加多要反驳，却发现斗十方和平时嬉皮笑脸的表情不一样，从来没见过他这种正式的样子，正式得像专案组领导一样，带着深深的愁绪。他被感染得也黯然了，自嘲似的笑道：“有，我一直是别人捉弄和取笑的对象，长得傻，人也不聪明，有钱也买不来别人高看我两眼……其实咱们都一样，都在使劲地想活得像个人样，可越使劲，就越活成傻样了。”

他说着，怕斗十方生气似的悄悄瞟了两眼。今天似乎不同了，不像往常你笑话我白痴，我笑话你穷逼，都用对方无法弥补的缺陷相互攻讦，而且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斗十方，让他无语地叹着气，似乎也变成白痴了，傻傻地看着天花板。

“你说得很对，我喜欢这身警服，喜欢穿上它，喜欢别人看咱羡慕和忌妒的样子。可这次，我一点也不羡慕当正式的警察了，天天吃饭趁不上碗热的，出去回来没有准时，连给家里打电话都要被限制，窝在车里盯梢，坐得腿都展不直了……”钱加多愤愤地发着牢骚。

斗十方笑了，突来一问：“那我给领导提个要求，让你回去怎么样？”

嗯？钱加多一愣，异样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笑道：“别不信，我现在是零号，地位超然，提任何要求领导都会满足。”

“扯淡，关你鸟事。”钱加多粗口回敬过来了。

“这不就是了？还是舍不得。你想过没有？我们心里明明渴望放飞自我，渴望像犯罪分子一样潇洒人生，想咋活咋活，想干吗干吗，可为什么偏偏心心念念放不下警察这个职业呢？”斗十方反问。

这一句把钱加多问蒙了，他坐正了，想着，回味着此次参案以来的酸甜苦辣，每天都巴不得结束，可为什么回头检视时，却有了一种上瘾舍不得放下的感觉呢?

“我好像被洗脑了。”钱加多想不出原因，如是道了句。

“要洗也是自己洗的，你总不否认，这次比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事都有意义，也有价值。呵呵，有时候老天真是会捉弄人啊，我一直在努力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来适应这个职业，可不料有一天却发现，曾经改掉的毛病却成了我能够在职业生涯立足的本事，你说可笑不？”斗十方苦笑道，他掏着口袋，却发现没烟了，干脆拉开总队长的抽屉，在里面找出了待客的烟，拆了包装，点上，浓浓地抽了口。

原本是不抽烟的，这没几天已经吞云吐雾得娴熟无比了，看着袅袅烟雾中愁绪满脸的斗十方，钱加多再傻也知道这位兄弟有心事了，他弱弱问着:“你怎么了？为什么专案组领导都在隔壁等？哎，我去，你狗日的不就在骗子窝浪了几天，啥都没干成回来了，这倒要上大牌啦？”

“就回来歇口气，还得去。”斗十方悠悠道，吱溜了一口烟。

钱加多一噎，理解了，同情道:“噢，那要就要吧，怪不容易的。”

“其实我想找个知心的人聊几句的，可这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什么朋友，最起码没有知心的朋友。我突然发现我活得很矬啊，原来一直憧憬活成自己满意的样子，可活这么大都没对自己的生活满意过；原来想活成让父母骄傲的样子，可活来活去，到现在都不好意思跟家长说自己干什么活儿了。”斗十方感慨道。

钱加多不知道怎么安慰，想想说着：“还好，你都不知道你妈是谁，只有一个父亲要糊弄。”

斗十方可能没料到是这种安慰，蓦地被一口烟呛住了，剧烈地咳嗽了几声，然后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位损友。钱加多同情地回视，继续劝着：“有啥纠结的？作为你的同伙，我们比你苦逼多了。你天天喝小酒泡小妞，我们被冻得冷飕飕；你他妈天天大把抓钱的，我们抠屁股嘣指头那点外勤补助舍不得花，吃外卖都不敢订贵的；实在是我这人太纯朴诚实，否则这活儿我就干了……取钱、袭警，然后有了钱喝酒泡妞，哎哟我去，这不男人的梦想实现了吗？”

这些三观不正的劝慰话，听得斗十方边咳边笑了。他掐了烟，制止了钱加多的胡扯，摆手道：“别扯了，既然你说我讨这个便宜了，那我就继续占着便宜，叫你来，是让你帮我个忙。”

“啥忙，你说。”钱加多但凡有事一贯很仗义。

“就像我帮你的，不止一回了，你还我一次，等着啊。”斗十方看看表，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起身出门了。这事也只有钱加多懂，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不钱加多怎么朝他的背影直竖中指嗤鼻不屑呢？

出门快走几步，斗十方喊了声，向小园开门，折回来的斗十方进了这个房间。专案组几位要员期待地看着他，斗十方直接说道：“在走之前，我可以提个要求吗？一个……可能不太合理的要求。”

邵承华瞬间对此人的好感降了很多。曾夏道：“兄弟，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任务不是做生意可以讲价钱。”

“大哥，警察也是人，我们所谓的价值观里的价值，其实也是一种价钱，叫法不同而已。”斗十方㨃了一句。向小园使着眼色，生怕僵了。凌宏业舒了口气，压抑着不悦，沉声问道：“说吧，什么要求，组织上会尽量满足。”

“不，一定要满足，我要两身警服。”斗十方道。

警服？众人面面相觑，这算什么要求？

“我想和我爸通话，他的习惯一般五点就起床了，我想穿着警服和他通话，也给钱加多一身，他只要看见我和多多一块儿，会很放心的，我出来这么久了，我……”斗十方说着，鼻子有点酸，那几位听者愣了，斗十方继续道，“我还有个要求，能让队里的警员们组织个出操队伍吗？他如果看到我在这样的集体里，会更放心的……我知道，这个时间点有点过分了……你们一定查过了我的底子，我父亲早年走江湖免不了干一些下三烂的勾当，可在我懂事后一直教育我要堂堂正正地活，别学他一辈子颠沛流离没着没落……所以我一直在拼了命地考警察，我一直想活成让他放心、让他骄傲的样子……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我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宣誓成为正式警察。”

斗十方说着，和着袖子擦了把唏嘘的鼻子。向小园眼睛一红，看着他现在的样子差点失控。凌宏业肃穆的脸上慢慢地变得庄重。他凝视着表情不再讳莫如深的斗十方，去掉那层伪装，内里终究是有血有肉。曾夏上前拍拍斗十方的肩膀，一下揽住他道：“对不起，兄弟，我来领队出操。”

“我来……你让我想起了我宣誓加入警察队伍那一刻。我都快忘了，有多久没有心潮如此澎湃的感觉了，等你回来，宣誓我来主持。”凌宏业慈祥地道。他料到了这种结果，却没有料到是如此让他欣慰的结果。

“谢谢，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嫌弃我就行。”斗十方道。他敬礼，一个标准的敬礼，然后回到了总队长办。

于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在拂晓将至时发生了，总队第一次拉响了警报，当班的技侦、经侦，还有临时从附近调来的警员，迅速在总队大院集合，曾夏、邵承华、向小园各带一队，温习了一遍最简单的队列队形，整理了一遍最基础的警容，然后开始入警最基本的事：出操！

随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操令声，齐刷刷的出操队伍动起来了，整齐的方阵摄入了手机的视频里，光线条件有点差，不过好在总队的灯光都打上了。已经换上警服的斗十方把操形作为自己脸的背景，在三楼某层合适的角度正和刚起床的父亲视频着：

“爸……你看你看……能看见吗？现在是封闭训练，我这是值班偷偷给你通话，知道了给处分的，您又不是没在看守所当过勤工，哎哟，管得严呢……我听小络说你能走几步啦？我看看……家里没啥事吧，杜婶一会儿该去做饭了吧？我工资卡在小络那儿，有啥事跟他说啊……我就快回去了，今年全警大改革，我们这类考进来的，加强基础训练……真的，可能要往市里调……多多，您看您认识他吗？看把这胖子都累瘦了。”

钱加多咬着牙还斗十方这个人情了，招手呵呵笑着：“叔，您精神头不错啊，回去看您去啊……哎呀，您老说话我听不懂，还得十方翻译……十方，你爸说啥意思？”

“我爸说你没瘦啊。”斗十方翻译了。

钱加多使劲摁着脸解释：“叔，我是脸大，身上真掉膘了，不像十方，他天生吃不胖……那您可不能瘦啊，等我回去，去您家吃去啊。”

另一头，有点抖的视频里，是熟悉的面庞，是被哄得格外高兴的父亲的笑脸。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急得视频里的老斗想说什么又听不太清，不过好在知父莫如子，隔着视频儿子都能准确地读出父亲想表达的意思。两方说了很久，直到父亲催着，这个视频才挂断。

直到挂断，钱加多都没听懂哪怕一句话。他懵然问着："你爸最后这叽里呱啦说了句什么？"

"他说，别费心思骗他，不想让他知道，他不会问的，早点回家就行了。"斗十方道。

"看看，我说不行吧。你爸就是个骗子，你去骗他，可能吗？"钱加多埋怨了。

斗十方却是笑道："骗骗他也高兴啊，就像你骗你妈想要钱一样，献个殷勤总比直接伸手让人心里舒服啊，好歹总觉得没白养活啊。"

"有道理……"钱加多接过了手机，随口问了句，"哎，你爸说话，那发音变味的，你怎么可能听懂啊？"

"听不懂，读唇……我跟三看里一位老狱警学过，嫌疑人和警察是不会有真正交流的，但嫌疑人之间就有，所以你想知道些情况，就得学会观察，这观察呢，就包括读唇……那位高手通过视频，就能把嫌疑人闲聊的对话还原个七七八八，我当时学了个皮毛，没想到先在我父亲的身上用上了……多多，等我回头教你啊，咦？"

斗十方在脱着警服，却听不到钱加多的声音了，回头时，钱加多正老老实实站着，门半开着，凌总队长几人露在外面。斗十方笑了笑，继续脱着。他把警服仔仔细细叠好，帽子小心翼翼放正，然后手慢慢抚过锃亮的警徽，仿佛生怕它染尘一般，仔细地擦了几遍，这才后退几步，像无限依恋地看着，默默地拎起了那身破袄。

曾夏轻轻踱了进来，递给他一张纸，斗十方快速扫着，点了点头。曾夏收回来提醒道："现在是凌晨五时四十分，天亮前你务必赶回蜻蜓KTV，一切只能见机行事……你的手机位置信息不会显示你来过这里。他们中肯定有人精通此道，这部手机你得带回去。"

"嗯。"斗十方应了声，脸色已经恢复了凝重。

曾夏却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把手机放开，让它自由落地，"啪"的一声，屏碎了，他捡起来，交给了斗十方。斗十方问道："这是给无法联系一个合理解释？"

"对，你的核心任务是，尽可能地找到主谋，找到黑产的源头，现在几股势力都在往这里聚集，这个骗局肯定超乎想象，不管你接下来被安排在什么位置，都顺着他们走。"曾夏道。

"嗯。"斗十方接过手机，应了声。

"还有……"

"什么……"

转身的斗十方又回头，看到了曾夏，这位大队长的脸上依然是面无表情，却说了句人情味十足的话："等你回来，我陪你一起去看老爷子，就骗他说集训了很久。"

"你这张脸太死板，当不了骗子。"斗十方瞬间眉开眼笑，又瞬间怒目而视，转瞬又成了庄重肃穆，几下变脸看得曾夏真是耸然动容了，就听斗十方说，"我可是当过演员，不过以前只卖艺，这回该卖身了。"

一拎领子，竖起来了，他有点猥琐地往外走，凌总队长、邵承华让开了路，总队长不失时机地提醒了句：“你的车在后门，走，没法送你，不过我期待迎接你凯旋。”

“不用，我会自己回来的。”斗十方道。

他走过向小园身侧时，向小园看着他欲言又止，总觉得这一刻应该有千言万语，可真正面对时，却无语相视。还是斗十方落落大方地开口了，他说道：“我得坦诚告诉你，那次送花让你尴尬是我的主意，现在想想，卖弄得好浅薄。”

“还好。”向小园笑了，安慰，“勉强也算成功的卖弄吧，毕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谢，快到白雪皑皑的季节了，有机会我一定亲手送你一束梅花，只有这个季节的梅花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梅花。”斗十方道，眼神脉脉，让向小园羞赧地躲闪。可等她决定正视时，斗十方已经转身走了，走得不像警察，横胯斜步，披衣甩手，一副嚣张的姿态。

那个孤独的身影下了楼，孤独地穿过后院，趁着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上路了，孑然一身，无人相送……

人在江湖，唯利可图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在走廊里，惊醒了在房间里已经枯坐一夜、有点昏昏欲睡的郑远东，他甚至有点后悔玩这么大，现在搞得上不上下不下，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这动静让他心跳加速了，昨晚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到现在都没消化掉。

嘭……门开了，是牛金的一个手下。牛金刚要张口骂，那手下表情说不出是惊喜还是惊吓地道："牛哥，斗子跑回来了！"

啊？牛金惊得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黄飞紧张地问："是斗十方？"

"对呀。"手下道。

"贾村跑了的那个？"郑远东问。

再次确认，杜其安的眼皮莫名地跳了跳，像警兆，当骗子的骗人骗鬼不信邪，可有时候信自己的第六感觉，这一次的感觉让他觉得奇怪。他睁开眼，黄飞几人正看着他，意外的情况，让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带上来。"杜其安直接说道。

手下应声出去，估计已经揣摩到大哥心思了。人已经等在外面了，他喊了声，有几人簇拥着到门口，有人推了一把，直接把斗十方给推进房间里了。一进门，黄飞先是扑哧笑了一声。

这娃不知道哪儿整的破袄，裹得像个收破烂儿的，细看衣服裤子都破了几处口子，脸上还蹭了一处伤，估计被这天气冻得不轻，脸色有点发紫，正哆嗦着。

"咋回事？"牛金虎着脸问。

"被黑吃黑了，那拨人真他妈黑，扮雷子把兄弟们给抓了。"斗十方惊惶道。看到警务档案里的肖像人物就坐在眼前，那惊惶都不用装了。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牛金警惕地问。

“那些人一进去，照面就打，要不就是电棍杵，警察……不，雷子就再黑，也黑不到这程度啊。我砸了灯跳窗跑，出去就觉得不对劲。”斗十方解释道。

“几个人？”黄飞问。

“五个还是六个……不会超过六个，两辆车。”斗十方道。

“没追你？”黄飞问。

“没顾上追我，那我就更认为是假的了，要真堵起来抓，像我和兄弟们干的那事，我不可能跑得了啊。”斗十方道。

这是无懈可击的解释，到现在已经没有疑惑了，可斗十方在房间诸人的眼中依然看到了深深的疑惑，这个疑惑来自反常的逻辑。郑老板笑了笑说了出来：“哟！那你还敢回来啊？就回来，也不应该是这时候啊？”

“我都在村里偷了辆车跑了，妈的上路才发现一毛钱没装，我们是赌两把的时候被冲散的，都没来得及装钱，我正想折回去，好死不死的，又撞上那两辆警车了。幸亏我穿着开三蹦子的破袄在前头走，他们没当回事。”斗十方苦着脸解释着。

这个转折把郑远东吸引住了，他好奇地问着：“又撞上了？”

“啊，我回头瞄了眼，那群狗日的卸警灯、刮标志呢，标志一去掉，就成普通面包车了。哎呀，我去，这他妈玩得太溜了。”斗十方语速飞快且语气惊愕地解释着。

故事把在场的都吸引住了，牛金问着：“那后来呢？”

“又不是雷子，我怕个屎啊，我就想看看，这群狗日的在哪儿落脚呢，就顺着他们走的路往前追，我也不敢开那三蹦子，目标太大，我往前走啊，走啊……穿过红树林，过了大棚菜地，又过了一条河……您一准想不到，那地儿啊，选得太好了。”

“别你妈废话，到底走到哪儿了？”

黄飞怒骂。故意啰嗦的斗十方惊得一激灵，他知道这些人上心了，赶紧道：“天竺园后头，我看见那车了。”

“天竺园在哪儿？”杜其安好奇地问了一声。

这几位长安的地头蛇可都门儿清，直拍脑门，敢情这么容易破解。牛金解释道：“殡葬区，是个骨灰纪念堂。”

黄飞补充道：“离贾村并不远，早该想到的，大武也是长安人，很了解这一带。”

“哦……干得漂亮！”杜其安一拍额头，由衷地赞了对手一句，既躲避了警察的天眼追踪，又阻断了同行可能的设法寻找，除了这种地方，还真找不出更好的。

这一块石头一落地，沉闷的气氛可就打破了。郑远东征询着：“老杜，你看……怎么办？”

“简单啊，多去些人，吓都吓破他们的胆了。”牛金一甩马尾长发，脸上掠过一丝狠色，一把揪住斗十方问，“你看清了？”

“必须看清了，哦，我看清车了，应该就在那儿，没见人。我左想右想，被假雷子吓跑了，还一毛钱没落着，这我也太冤了……于是往

回走，又过了河，过了大棚地……”斗十方开始啰唆了，讲得很细，眼睛的余光看着几人。

牛金不耐烦地骂着：“你他妈不傻吧？不知道打个电话？”

“跳墙下来时，把手机摔黑屏了……哎，对啦。”斗十方一惊一乍，又来了。

众人一吓，他赶紧掏出手机道：“他们进去时我摁了录像，没录着人，可录着了音……飞哥，牛哥，好像不是本地人啊，说话都听不懂。”

牛金接过手机，黄飞给门口人示意着。片刻后，那个雀斑妞出现了，和斗十方一照面，各自吓了对方一跳，那妞拿走了手机。黄飞说了：“错不了，就是大武他们，那狗日的经常带着偷渡过来的缅甸人干活儿，抓不着大摇大摆走，抓着了一判是驱逐出境，也是大摇大摆走了。”

“那这就应该没错了，老杜，你看……”牛金回头，征询着一直在观察的杜其安。杜其安眼睛还停留在斗十方身上，突然开口问道：“死窑啥地方的？”

问得莫名其妙，斗十方回答得不知所谓：“登阳，离中州不远。”

两个人互相看着，杜其安不动声色，又问着：“老饯出啥门道？”

“报口、挑将汉、藏三仙干点小买卖，上不了台面。”斗十方回答道。

“哦，老话讲啊，江湖路上一枝花，我花开尽他花杀。知道这春典吗？”杜其安问。

斗十方恭立回应着：“不是这么说的，我听到的好像是‘江湖路上一枝花，金皮彩挂不分家’。”

问完了，也答完了，杜其安保持着一动未动的姿势，又审视了斗十方良久，直到那个雀斑妞敲门进来，杜其安才不置可否地欠了欠身道：“他说得对，是我记错了。”

这似乎等于肯定斗十方了，那雀斑妞和黄飞耳语几句，似乎也证实了。黄飞放着手机里接收的那段凌乱的声音，在座的倒有人听懂了，却是郑远东老板，他思忖道：“没错，这是缅语一句骂人的话，看来沈娘儿们是想通过这办法拿住我们的把柄要挟啊。”

“这回该咱们了吧。杜叔，您看，咱们该回敬一下了吧？”黄飞道。

“费那劲干吗？说不定你去了，他们早跑了，惯于玩狠玩阴的人，客场是不会给你反击机会的……可以联系了，能动嘴皮子，就没必要动刀枪解决，再说用人成本多大呢，何必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老牛，你通知费才立，让他通知沈曼佳，就说一个小时后金瘸子要离开长安，如果想见，让她一个小时内赶到这里。”杜其安道，很淡定的神态。牛金依言打费才立的电话，一打就通，通畅得黄飞都皱眉头了，暗骂了一句。

郑远东却在踱着步道：“老杜，你考虑好了吧？这个女人我可真有点怵啊，外界评价这可是个奶上能跑马的狠娘儿们。”

杜其安没笑，倒有人哧声笑了。郑远东不悦地回视，笑的是斗十方。斗十方赶紧道歉：“对不起，这……牛老板，飞哥，我……我回避一下吧，不过麻烦通知外面兄弟，别把我当反水的盯着，还有门口那辆三蹦子是在村里偷的，就停在门口呢。”

“没事没事，我让他们处理。”黄飞一揽斗十方的肩膀，推门出去了，把手下打发走，捎带把斗十方身上的破袄给扔喽，带着他进了四层某间，安排这位劳苦功高的兄弟稍等片刻。

再返回到房间里关上门时，牛金正在骂着费才立，八成就是他这儿走的水，被沈曼佳盯上钻了空子。看到黄飞回来，牛金随口道：“要不还是安排去趟天竺园吧，天都快亮了。”

黄飞征询杜其安，杜其安点点头。郑远东好奇地问了句：“老杜，你刚才和那小子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那是唇典，也叫春典，中原一带同行特有的黑话，死窑是指常住的地方，老戗是指他父亲。这种唇典除了家传就是师傅带，外行听不懂。”杜其安悠悠道，目光深邃，似乎在思考着刚刚和他对话的那人。

这个可能除杜其安都无人能理解了，不过并没有人在意那些细节，现在只等着这个插曲做个了结，再继续未竟的事业。到现在为止，郑远东都对杜其安有点折服了，毕竟谁都没他这么能坐得住，而且现在看来，以不变应万变恰是最好的选择，否则昨晚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可能节外生枝。也不会像现在，已经敌情明了，稳操胜券了……

6时20分，外勤发现了一辆出租车泊停在蜻蜓KTV门口，下来了一个裹得很严实的女人，无法确认身份，不过后台顺着出租车的信息已经在反查这个女人的来路了。

错不了，就是沈曼佳，她直到进电梯才摘下风帽，卸下围巾，一夜煎熬让她显得有点疲惫，好在终于在最后一刻也算得偿所愿了。她抓紧时间补了补妆，尽量让自己不要显得那么憔悴，等出电梯她装起

化妆盒时，一个靓丽雅致的女人，带着天生高贵的气质，笑吟吟地出现在恭立的黄飞面前。

“沈姐，请。”黄飞鞠躬道。

“阿飞啊，可别随便找个阿猫阿狗糊弄我啊。”沈曼佳提醒道。

黄飞谄笑回应着：“沈姐，您可高看我了，假货也不敢过您的法眼啊。”

“我怎么觉得没有你不敢干的事呢？这段时间你可干了不少大事啊。”沈曼佳道，笑吟吟的未知褒贬。

黄飞推着门，请道：“这行您是前辈，甭拿我开玩笑，请。”

沈曼佳落落大方地进去了，黄飞在外面轻轻地掩上了门。此时的房间里唯余杜其安一人，他面前放着一杯红酒，双手相合放在桌上，手指修长、枯瘦、露着青筋，再仔细看，长脸，表情呆板，眼珠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一样，不知道是在看着沈曼佳，还是在等沈曼佳开口。

沈曼佳审视几眼坐下来，她轻轻把随身的包放到了右手侧的位置，也双手合着，很正式地看着对方。她这身仿貂绒面的大衣观感相当不错，衣色极黑而衬得肤色极白，刚补的口红又很艳，只可惜对面恐怕是位不解风情的，从进来到坐下，那人的眼珠仿佛都没动一下似的。

“我认识朱丰，而且和他是关系很亲密的那种。这位老先生怎么称呼？我不确定您是不是我要找的人。”沈曼佳道。

“巨润管业、长荣贸易、承隆商行、沁枫玻璃、华哲实业……这是上一次朱丰向内地转账用过的几个过桥账户，排名的方式就是使用次序。”杜其安面无表情道。

沈曼佳面色一喜，笑了，她直道：“没错，资金是我操作的，第一笔转账是付你们供料的钱，还记得是多少吗？180万元？”

“对，180万元。”杜其安道，沈曼佳微笑看着他，却不料杜其安又道，“不过不是供料的钱，供料的钱是朱丰付，接收的是逆风，户名你一定不知道，告诉你，你也无法验证。”

“供料”是指收买客户信息资料，而供这些料的，是比骗子更神秘的一拨人，境外操作的沈曼佳当然无从得知，但她已经很满意了，面前的，肯定就是如假包换的正主了。她笑着，不知是得意还是兴奋，就那么笑看着对方。

杜其安一直保持着枯槁的表情，直到沈曼佳憋不住了，终于开口道：“和传说中一样啊，自律的人不少见，可干我们这一行还这么自律的，就值得景仰了，老先生没有烟酒嗜好，似乎对女人也不感兴趣，还真像朱丰所说，是挑不出毛病来的人。”

“谬赞了，不要再提朱丰这个名字了，说不定在他的供述里，早把你我也落在公文里了。”杜其安道。

沈曼佳嫣然一笑道：“我又不止一个名字。”

“不重要，现在天眼认脸，不认名字。”杜其安道。

“我也不止一张脸啊，没听说过女人化妆堪比整容吗？”沈曼佳道。

杜其安抿着嘴，似笑未笑，未置可否。沈曼佳又审视片刻，笑得脸上带着两个小酒窝，揶揄地问着：“先生，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杜，木土杜。也有人叫我‘金瘸子’，和你一样，不止一个名字。”杜其安道。

“名字这个符号不重要，我称您杜先生吧，我想您需要一个新的合伙人，本来我还在犹豫，不过现在看来，您和我既然有过相同的朋友，那就算得上是故人了，您一定不会拒绝我的毛遂自荐吧？”沈曼佳道，笑里是满满的自信。

“但我想听听你自荐的理由啊。”杜其安道。

“嗯……”沈曼佳踟蹰片刻，像在斟酌用词，毕竟总不能赤裸裸地威胁，片刻后她笑着道，“有很多理由啊，比如我有充足的公户、私人账户，鸡蛋不可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您一定会用得上的；比如那个冉冉升起的明日商城，它在推广、运作等方面，搭把手的人您总还是需要的，否则以您的身份，也不至于和牛金这样的人合作；再比如，您如果喜欢使用车手取现的那种原始方式，其实有更好的途径，不需要找当地这些地痞流氓，不可控不确定的人和事，毕竟风险太大……我好像听说，牛金牛老板在这个上面就遇上了点麻烦，您总不至于期待那些人守口如瓶吧？”

话很委婉，声音很轻，带着某种迷人的磁性。长期以来，沈曼佳对自己的说服力是很有信心的，即便在杜其安这样的老江湖面前，也没有哪怕一点拘谨。她说着，如水眼眸直勾勾看着杜其安，现在她怀疑杜其安有面瘫一类的毛病，否则怎么总是无动于衷呢?

装！他在装，沈曼佳心里暗道。商人之间就是尔虞我诈，骗子之间，那可是更甚于奸商之间的较量，不到迫不得已，恐怕没人会拱手

让出到手的利润。

两个人又这么相互盯着。好半晌，仍然是沈曼佳开口了，她道：“看来杜先生对我的毛遂自荐没有兴趣啊。”

“不，还是有的。但我接受不了以威胁的方式合作。”杜其安道。

“威胁？怎么可能？”沈曼佳笑了，一摊手很诚恳地道，“作为合伙人，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不管有什么难处，我都会倾尽全力解决的。”

“不不不，那不是待客之道，我要连解决这点小事的能力都没有，我会羞于和您合作的。”杜其安道，像突然间眼睛睁大了，目光犀利起来，那两束光像刺一样，看得沈曼佳如芒在身。她脑子飞快运转着，在很确定这一夜根本没什么动静时，她笑着回应道：“您这么说，除了让我更加尊重您，实在无话可说了。”

“呵呵。”杜其安发出了一声笑声，可表情没有笑意，他放大了声音喊了声，“小飞，进来倒杯酒。”

门推开了，沈曼佳下意识侧看，黄飞是带着一人进来的。看到那人，沈曼佳微微皱了下眉，这个细微的动作被杜其安看在眼里。他问道：“沈小姐，认识我这位兄弟吗？”

“面生啊。”沈曼佳严肃道，像在认真打量斗十方。

“十方啊，认识一下，这位是东南亚一带各大盘都有关系的沈小姐，给沈小姐倒杯酒。”杜其安道。

斗十方应了声，四下瞅瞅，黄飞给他指指地方，他上前提着瓶子，小心翼翼倒了一杯，客客气气放到了沈曼佳面前，躬身道：“沈小

姐，请用。”

“谢谢。”沈曼佳笑笑，表情稍有点不自然了。她拈着杯脚，晃晃杯里的酒，揶揄道，“看来，我这不是毛遂自荐，是飞蛾扑火了啊……很遗憾，主动权易手了，佩服。”

要是这个人跑回来，那发生了什么事肯定瞒不住牛金这拨人了。沈曼佳的自信被打击后，警惕起来了。

“口服心不服啊……你在读我，我也在读你，你一夜没睡好吧？一直在等电话？接到电话就匆匆来了，来得很急，头发都显得有点乱，而且妆是刚补上的。这和你精致的风格有反差啊，是不是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惊慌？境外那些盘子现在风气很不好，看着有利就对自己的同行下手。啧，这样可不行，会毁了大家的生意的。”杜其安道。

沈曼佳摇着杯子，脸未见稍红，她摇头道：“我一个弱女子，您不会认为我能有这么大能量吧？”

“那你这么自信，真的以为我们找不到藏人的地方在天竺园？”杜其安蓦地抛出了这个猛料。

沈曼佳手一抖，红酒倾了，哪怕她反应再快，掩饰再好，也有几滴洒出来了，落在了面前的桌面上。她轻轻地放下杯子，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慌乱了。

“你现在心里浮起的第一个念头，一定是鱼死网破，是吗？”杜其安问。

还真是如此，沈曼佳手缩回来，一掩秀靥，轻叹了声，等手离开时，笑靥已变肃穆，直道：“即便是我做的，我也不可能承认，您说对

吧？即便不是我做的，看来也只能算到我头上了，杜先生划下道来吧，我输了。”

“还差一点，就让你口服心服了。”杜其安道，抬头示意了下黄飞，黄飞拿起手机拨号，是视频通话，接通后，他把手机放到了沈曼佳的面前。视频里，扫了数辆各式车辆，轿车、面包车，还有两辆商务车，横七竖八地泊在路上，视频往远处摄，是一座废弃的旧楼，那儿还泊停着两辆面包车。不用说，里面的人还没来得及撤走，视频里浓重的乡音问着：“飞哥，这帮鳖屃还在里头呢？咋弄？”

黄飞征询了杜其安一眼，杜其安示意了一下，就在沈曼佳觉得六神无主时，黄飞拿走了手机，直接道：“撤回来吧，自己人……快点，多大个事，咋去这么多人，在坟地里吓唬鬼呢？”

他说完挂了电话，对着斗十方笑了。这一次翻盘可全凭这兄弟了，否则可没有现在这么扬眉吐气。

反观沈曼佳可就难堪了，她抿了抿嘴，露着一圈好看的贝齿，不过表情实在尴尬，看人家并没有什么表示，还是知趣地先开口了：“这样吧，我带来了二百多个公户，杜先生说得对，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没话说。”

“呵呵，如果你对我个人还满意的话，那我们谈谈合伙人的事吧。”杜其安道。

沈曼佳眼神一滞，这个突来的转折让她警惕地思考是否有诈。杜其安道：“你是晚辈，我和你较劲，就有点欺负你了，如果你怀疑我合作的诚意，现在就可以走，不必留什么账户，我们不缺这点东西。”

他示意着，黄飞知意，打开了门，向沈曼佳做着请的手势。沈曼佳蓦地起身，拿起了包，不客气地噔噔噔出了门，直往电梯走去，等

进了电梯时，人都没跟出来，等电梯门打开，厅堂里只有一位保洁。蒙蒙亮的天色，视线里街上已经行人车辆渐多，就和平时的一天没有什么区别，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她快步走到了门口，踟蹰了片刻，打了个电话，又噔噔原路返回了。

等她再回到原处，一切依旧：杜其安坐着像没有动过，那两位站着的，也像没有动过一样。

“你一定确认过了，我们没动那些人。”黄飞笑道。

沈曼佳对着杜其安，深深鞠了一躬，诚恳地道：“谢谢杜先生，我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在海外都变成丧家之犬，而您在这查得这么严依然不动如山了。”

“不客气，坐……对于你这个新的合伙人，我就得提点苛刻条件了。”杜其安道。黄飞掩门，斗十方知趣欲回避，却不料杜其安像多长了一只眼睛一般提醒道：“十方别走，等着。”

斗十方应了声，老实站在原地了。情绪有点激动的沈曼佳坐下，很真诚地说着：“有事您吩咐就行了，我现在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自打半年前出了那档子事，以前共事的老板们都躲得远远的，有大活儿也不交给我干了。”

“那既然知道我们手里有大活儿，毕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这样吧，你在国内建个水房，十五个点，能洗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杜其安道。

沈曼佳脸上一阵狂喜，激动得站起来了。斗十方心里咯噔了一下，“水房”是洗钱手法或者地下钱庄的统称，十五个点，相当于要提取总金额百分之十五的佣金，那对于任何一个做这类黑生意的人，都是天上掉了块大蛋糕的好事。

“风险你自己把控，逮住可就是要命的事，不过这行没这么多讲究，你应该清楚。”杜其安道。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再次感谢杜先生，小女子真是无以为报了。”沈曼佳鞠躬道。

“不用客气，刚才你说你有的条件里，我还真看上了。”杜其安道。

“什么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啊？”沈曼佳不好意思道，说这话有点楚楚可怜，其实心里在打鼓，哪怕就是看上自己，她斟酌着也得答应。

“你的人。”杜其安道。

沈曼佳的脸唰地真红了，美目顾盼看着杜其安。杜其安猛地惊觉话里的歧义，赶紧摆手道：“别误会，我是指你手下的人，不出这事我还没想到，出了这事我倒有个想法，既然你有渠道把境外的人输送进来，那就干脆多弄进来点，不过前提是，能绝对控制得住，而且，听命于你的那个小伙子呢，交给牛老板办事，如何？”

沈曼佳思忖着此举的用意，黄飞插了句道：“大武在我们地界犯的事不少，他经常带缅甸人收债那招很牛逼，即便出来判上三两年，附加刑都是驱逐出境，等回到他们国家，嗨，屁事没有。”

明白了，这是用这拨人代替车手。斗十方心里直打鼓，这犯罪升级果真是不敢想象，都升到国际的范畴了，要真搞上那么一拨连假警察都敢扮的外国法盲，从法律范畴讲还真像黄飞说的那样。

沈曼佳片刻便反应过来了，点头道：“那没问题，但大武……跟我很久了，他留在牛老板这儿，倒不是不行，那我可就没有任何依仗了。”

“呵呵，所以就给你另派了一个，你出面肯定不方便，他就没问题了，而且你也不可能让大武大摇大摆出来啊？我派给你的人你一定会有兴趣的，八大门世家出来的人，江湖经验非常丰富，机变能力更不用说，比你的人只强不差。”杜其安道。

“谁呀？”沈曼佳好奇了。

杜其安眼光投向了斗十方：“喏，就他。”

“啊？我？”斗十方惊愕地指着自己，这一转折，怕是又要把所有步骤打乱了。

沈曼佳同样惊愕，直接道：“他好像是个车手。”

“我前身还是民工呢，黄飞前身连民工都不如，英雄不怕出身低嘛。生面孔总比熟面孔好使，要不把黄飞派给你，我们之间，总得有个中介联结啊。”杜其安道。

“阿飞我可不敢当马仔，我同意，但我希望知道你组盘的详细情况，最起码得保证，不至于砸盘走人的时候，我在盘里被砸。”沈曼佳附加了个条件。

“成交。你随时可以看，甚至下个盘都可以交给你坐庄。”杜其安道。

“好，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再次感谢杜先生。”沈曼佳颇为豪气地端起酒一饮而尽，而杜其安只是沾了沾唇。放下酒杯，沈曼佳再无赘言，告辞走人了。接着杜其安也起身离开了，黄飞要去送时，斗十方终于憋不住了，拽着黄飞求着：“飞哥，飞哥，我还是跟着你吧，这不能说把我送人就送人呀？”

“这么好的事，你哭丧个脸？哎，我去，你丫不会真是个基佬吧？”黄飞取笑道。

斗十方难堪道：“是基佬你送给女人，那不更坑人？”

“别扯淡，这等于把你撤下火线，你不是犯贱吧？杜叔这是拉你上位，车手那活儿还想干？”黄飞斥道，训得斗十方不敢吭声了。前行的杜其安回头看了眼，像笑了，却看不到笑容。他背着手，一边前行一边道：“这不是上位，不过是个上位的机会，有事直接和牛老板联系，他会告诉你做什么，跟着别人多长个心眼啊，只要没被抓了，没被卖了，这趟走完你就上位喽。”

他说着，在隔壁的房门前停下了，牛金、郑远东出来了，斗十方惊讶地发现，那个雀斑妞居然在房间里，她面前的笔记本电脑，正连着自己带回来的那部手机，敢情这还是个数据恢复的高手。

“看什么？”黄飞不悦地扇了斗十方一巴掌。斗十方捂着脑袋回头懵然问着：“这不我们在长甸的教练吗？嗨，菊儿，我那包兄弟在哪儿，他还好不？”

那妞懒得理他，起身关上了门，直接给斗十方留了个卫生眼。斗十方回头时，那拨人也跟着自步梯下楼了，走步梯肯定去了后门，肯定下一刻又会杳无行踪，只是苦了斗十方，被卖了一回刚缓过神来，又被送人了，这可咋办呀？

信息尚未来得及传出，身份就变换了，KTV领班送了身新衣服，那雀斑妞给了部新手机，送人回来的牛金老板给了把车钥匙，直接就让他去新地址上工了。而且当天沈曼佳就打包了行李，坐着斗十方驾的车离开了长安市。开车的斗十方，连目的地在哪儿都不知道。

刚显露出来的线索，自此又陷入一片混沌……

大骗不骗，大象初显

一周后，中州国际机场，来自长安的经停航班到港，出港口攒动的人头里，个子颇高人又帅气的邵承华，那么鹤立鸡群地从旅客里出来，一眼就被接机的俞骏看到了。他给谢副厅示意了下，谢经纬随即看到了老朋友凌宏业。

都是总队长的身份，都来自经侦，工作上免不了来往，这一次因为两地的案情关联，来往得可就更紧密了。四人握手寒暄，俞骏接了凌总队长的行李，谢经纬抱歉地说排场小了千万别介意。凌总队长可没心情讲这个排场，人未登车，已经急急问上审讯的情况了。

指的当然是对旧案嫌疑人朱丰的审讯情况。谢经纬摇摇头道：“没什么进展，这些个职业骗子，察言观色都是专家水平，我们那一套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

“尽快安排我们试试吧，根据现在的情况，杜其安和朱丰的渊源很深，而我们对杜其安的情况知道得太少。”凌宏业道。

上了一辆SUV警车，俞骏驾着车，排队出停车场。谢副厅应了这事，关切地问着那头的案情，邵承华早有准备，把随身带的平板递了上来说着：“离目标越来越近了，这是案情发展，现在零号已经成了沈曼佳的贴身跟班。真是无法想象啊，他们一周内穿越六座城市，要么自驾、要么雇车、要么搭顺风车，住的地方不是民宿就是租房，反正就一点，我们通过大数据和监控，能追踪到的线索几乎没有。”

“大数据的出现，促进了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的迅速提高啊。”谢经纬看着案情，刚看一页就纳闷了，“啊？连开发商也参与这个骗局？”

“对，我们一周前佯动了一下，扣留了一辆载着取款车手的厢货车，车里发现了隐蔽监控，司机因为酒驾被刑事拘留。而这个车呢，随后皇城府开发商的项目经理就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交警大队故意扣留了这辆车三天，说情的都找到市局，最后这位……郑老板都出面了。”邵承华笑道。

这其中的官样文章并不难做，市局相关人员肯定给了郑远东老板一个“摆平”的机会，那辆车的去向恰是郑老板所开发项目的地下车库。一来二去，又被专案组盯上了几个有IT背景的其他人员，不用说，肯定是检查一下，车里的监控被发现了没有，是否录下了什么东西。

谢经纬继续看着，眼睛慢慢变亮，零号虽然地位不高，可这个变数像搅动着整盘棋的劫子，每一个关键的变化，都会牵扯出更多的嫌疑人，看到案情进展时，他不由自主道：“明日商城？居然还和中州货到付款诈骗案的金叶有关联？”

“对，我们通过特殊手段从大数据中挖掘到了早期的信息，这个明日商城和金叶日化的网页制作手法、源代码，有多处相似、共通之处，应该是同一拨人的手法。我们伪装进入这些骗子的客户群，初步了解了他们的诈骗方式，主要是通过APP发展会众，以点赞、投票、接单的方式给会众分红，比如会员每天接单6条，单价一条0.4元，月收益72元，年收益864元；再往上是达人，日接单数量12条，年收入达到1728元；再上一级是网红，年收益3168元；再往上明星，年收益9720元……接单的任务很简单，给指定的微博点赞，或者参与庄家给

出的投票链接，对于赋闲没有收入，或者业余时间较多的人，这种挣零花钱的方式还是挺有吸引力的。”邵承华介绍着。

“那他们骗什么？这不还得倒贴吗？”谢副厅没明白。

所有的骗局都是这样，表面上看怎么也能赚点，等参与进去，都不知道怎么赔了。邵承华介绍道：“很简单，加入会员接任务赚钱，是要交会费的，比如会员每年交96元，达人交196元，按级提价，每级能接到的任务也有差别。”

“哦，会员费是一次性交，而收益是按月给，这中间差额就出来了，不管什么时候砸盘，都是赚的……咦，也不对呀，这肯定是做长线，但一长线就要赔钱啊，比如你会员一次性交了一年的96元，第一月你得返还收益72元，差额24元。但如果经营到第二个月底，那岂不是还要赔72元？”谢经纬算着账，俞骏笑了，假装不解继续开车。

凌宏业哈哈大笑道：“你和我一样，都算不过来这个账，第一个月发展了一百人，到第二个月，我发展了一千人，一千人的会费差额，补这一百人的赔钱绰绰有余，等到第三个月，可能到了五千、八千，甚至一万，那照样还赔得起，轮不到组局的人掏腰包。”

“那就……必须让参与人数在短时间内膨胀起来，否则西墙拆了不够补东墙。”谢经纬道。

“这才是正解，而且骗局要成功，也必须让一拨人赚到钱，这是个坑杀模式，等参与人数膨胀到差额能够满足骗子胃口的程度，那就全部坑杀了。”凌宏业解释道。邵承华补充了：“我们网络追踪这个幕后团队，他们发布的点赞、转发、投票等一些任务，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通过其他电商方式接的单，目前的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这种需求。”

“哦，那他们岂不是还要收一笔劳务费？”谢经纬道。

“对，是这样的，这些任务甚至确实存在，我们计算下来，几乎要和会员的收入持平……比如会员接单一条0.4元，而有投票需求，如果想从网上购买不同IP的电子投票，每条最低也需要0.4元。”邵承华道。

“哦……这样啊。”谢经纬想想道，“单纯做这个，好像只是擦边，严格意义上不算违法吧？只要他们没有卷走所有的会员费。”

“骗子的胃口怎么可能满足于那点会员费，往下还有厉害的。”凌总队长笑道，谢经纬赶紧往下翻，就听凌宏业道，“第二步是有推广收益，一级直推，发展下线，可以提取会费的百分之十五作为奖励；二级间接推广，可以提取百分之五的收益作为奖励。也就是说，成为会员不但可以接任务赚钱，而且你拉别人进来，别人交的钱有十五个点是你的，别人再拉别人进来，还有五个点是你的，动不动心啊，老谢？”

“哎呀，这和货到付款诈骗思路差不多啊，都是几块几毛钱，不起眼的小生意玩成大买卖啊。”谢经纬惊讶了。

“你觉得够大了？不够。”凌总队长笑道，“继续，现在的关注度就是商机、流量就是钱，用户规模到了一定程度，那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有用户不断加入，又有点赞、关注、投票增加人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于是就开发了经销商套餐，可以发布产品，可以扩大广告知名度，可以在庞大用户群体里迅速让人熟知，你说要是小商户，他会不会动心呢？”

“当然会。”谢经纬下意识道。

凌宏业一笑，提醒着：“好吧，买经销商套餐，一年1880元，掏钱。”

前头的俞骏“噗”的一声笑了，他插了句道：“这个局我也似曾相识，货到付款诈骗案，零号当时就分析出来了有三层，但最终离骗子的思维还差了一步，我们以为铺在登阳和中州两市，却没有想到，其实他们已经在我省大部分地市发展了，如果不是处理得当，可能会爆个更大的雷。”

“对，现在的规模有多大？”谢经纬好奇地问，这种几毛钱的小生意搁普通人还真看不起，但他清楚，在骗子手里可能膨胀到令人不敢想象。

果真如此，邵承华凛然道：“我们查到的数据涉及二十多个省市，大数据和云计算能捕捉到的线索，粗略估计应该超过了二十万个节点……一个不同的IP算一个节点，即便考虑进去一个人有多个会员账号的因素，实际上也应该接近十万人了。”

“哎呀，我的个天哪。”谢副厅瞬间拍拍额头，头先膨胀了。

“现在案情的难处是得找到关键的节点，我们不可能在二十多个省市同时部署警力，要部署肯定得找到组局的这拨骨干和中坚力量，只要把这拨积极参与和骗子沆瀣一气的圈进来，那我们的行动就成功了一半，而且这一半决定着另一半的成功，没有这拨人，即便抓到杜其安、牛金、郑远东这类上层，也钉不住他们。”凌宏业道。这是个证据链的问题，那些上层，除了拿钱不会和这些人有关联，即便拿钱，也是通过几层洗白。

“所以，你们想从朱丰这里找到更多信息？”俞骏问。

邵承华回答道：“没错，他和杜其安、沈曼佳都有旧交情，而我们现在掌握杜其安的信息太少，这个人神出鬼没的，根本建立不了有效追踪。如果不是零号随行，恐怕我们现在连沈曼佳都追丢了。”

事实上是，现在已经追丢了很多人，零号被“送”给沈曼佳后，沈曼佳在视线里了，长安这边的监控可瞎了。武建利带着一帮车手飘忽不定，而专案组投鼠忌器，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网络追踪进展越来越大和现实恰成反比，专案组最早盯上的费才立、王雕都找不到准确动向了。

当然，有一个很确定的消息是，费才立培养的那群“学业有成”的骗子，要出境了。

看着案情的谢经纬问着：“这群人怎么处理？”

“不处理。”凌总队长抿着嘴无奈道。

或者，也没法处理，他们持着旅游护照，是合法地出境旅游，警察能以什么理由滞留呢?

“这有可能是个试探啊。”俞骏反应道。

邵承华补充着：“没错，我们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决定暂不动手，像沈曼佳这样的人，来回各国国境线，对整体警务舆情肯定把握到位。我们一动这些人，恐怕马上就会惊动她……而现在，零号并没有发现她的秘密。”

“别愁啊，老谢……越有进展越着急，这是好事。”凌宏业安慰了句。谢经纬随口道：“咱们的进展，跟不上骗局的发展啊，我怎么觉得这种模式很眼熟？”

“像传销的分级模式，是一种变种，把现实中封闭人员的方式，改成通过网络和APP形成闭环模式，目的都是绕过警方的关注和侦查。”俞骏开口了。

这一句直指中心，凌宏业赞了句：“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我们目前暂且对本案的定性就是——虚拟传销。”

“又能填补一下诈骗类型的空白了。”谢副厅看着，随口问了句，“我们那几位现在在哪儿？”

“滨海市。”邵承华道。

“昨天不是还在天津吗？”谢副厅讶异地问了句。这个沈曼佳带着零号像旅游一样，几乎是一天一个城市，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今天要接触下，晚点可能会有消息。”邵承华道。

“但愿能带来好消息吧，唉……我们的耐心都快被消耗光了啊。”谢经纬悠悠道，欠了欠身子。一提到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代号的人，他的思绪就乱了，案情进展带来的兴奋，远没有对前景的迷茫给他的心理影响大。

车驶出高速没有回市区，直趋登阳三看。那个关押着诈骗嫌疑人朱丰的看守所，就是此行的目的地……

不知道是空气里的潮意，还是满街不同于北方冬天的浓浓绿意让斗十方不舒服，他自城隍庙的小弄堂里出来，很不自然地耸耸肩，有点痒，人毕竟得服水土，换个地方恐怕难服了，而这一周，连续换了七个地方，换得他都有点麻木了。

不过还是有收获的，最起码骗子的存在方式就让他惊愕无比，那简直堪比电影《碟中谍》里特工的藏身方式，出行或自驾、或租车、或换着手机号约顺风车。斗十方神奇地发现沈曼佳居然和他一样身具一种特殊本领，各地的方言说得纯正无比，到哪儿都会被当成当地人，就比如到这儿，她的满口吴侬软语能把斗十方听傻眼。

至于落脚的地方就更牛了，斗十方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每天沈曼佳还联系他，恐怕连家里也追不上这个女骗子的行踪。

于是他身处的这个位置就尴尬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或者更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自弄堂出来他在口子上等了片刻，人来人往的旧街陋巷让他有点怀念中州了，就像大学那段无忧无虑的闲逛时间，不过那时候心理上没有这么大压力，不像现在，连过往的莺莺燕燕都提不起他的任何兴致来了。

嘎……一辆出租车泊停在他身边，司机摁了两下喇叭。斗十方这才惊醒，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上，司机戴着帽子，出声问着："去哪儿？"

"会展中心，具体不知道在哪儿。"斗十方道。

司机放下了计价器，侧头看了眼斗十方，四目相接，赫然是中州反诈骗中心女警官向小园在亲自驾车，斗十方并不意外。向小园笑着问："好歹给点惊讶表情啊，否则我这化装都没有一点成就感。"

"太浮夸了，不予评价。"斗十方道。向小园笑着提醒："前置物箱里，抓紧时间看，到站需要四十分钟，别以为很轻松，说不定哪儿有只眼睛正盯着你。"

"哟，这么专业？"斗十方讶异地问。经侦出身的向小园，今天说了句很专业的外勤语言。

“早被逼得学会了。”向小园目不斜视，专心开着车。斗十方取出了前置物箱里的平板电脑，划开，看到了熟悉的案情进展、通报、案情分析的会议记录，关键的部分，还有视频和画面，草草浏览过，他奇也怪哉地说了句：“虚拟传销？！”

“对，目前看来是这种组织模式，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限制人身自由、封闭式洗脑、面对面授课，现在都进化到全部通过手机和网络组团了，所以我们冠之以‘虚拟’二字。”向小园道，瞄了眼发愣的斗十方，又问道，“这个很难理解？”

“是很难理解啊，那这样一来，核心不是骗子，而是这些APP的制作、发布者，那可就比抓骗子还要难了。”斗十方思忖道。

“对，进入视线的越来越多，可东一撮西一撮，确实不好判断，牛金一撮，黄飞和武建利凑一块儿了，费才立这一拨今天要出境了，你那两位老朋友，王雕和包神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长安消失了，再加上沈曼佳这一路，还有不知道的黑产那一路，我都有点头大了。”向小园道，现在只能追着钱的线索一点一点捋，但关键问题在于，谁也无从知道，他们洗钱的渠道究竟会有多少。

斗十方挠挠下巴，那是犯难了，他想想说着：“到这份上，我都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啊，看不懂的地方太多，比如沈曼佳，从长安出来就是一路游玩，偶尔兴趣来了，找个当地的美食叫我去吃，她住哪儿，到一个地方会干什么，我是丝毫不知情啊……可我又想，既然和杜其安、郑远东他们算一伙了，那头干得热火朝天的，她怎么还有心思四处玩呢？”

“那是你不理解水房的运作，只要一动起来，操纵的人肯定远离案发点，现在恰恰是动起来了的正常情况。”向小园道。

“水房？”斗十方咂巴着嘴，到这个程度，他脑子里装的骗术可就派不上用场了。

向小园解释道：“所谓‘水房’是对洗钱的一个形象称呼，其实真正的水房，可能是一部电脑，可能是一个硬盘或者U盘，更甚至可能是一个云盘，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完成转账……唯一需要的是，或者密码器，或者U盾，或者密保，不同地方的银行对于公户转账都有这种安全限制，这些东西和账号、密码匹配，她应该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

“那就更难了，她可能自己掌握，可能甲乙合作方各自掌握一头，互相掣肘，反正都不在案发地，全国两千多个市县，只要有网络就能作案，我的个天哪，这得把雷子难死啊。”斗十方道。

“雷子”这个词让向小园皱了皱眉头，然后哭笑不得了，斗十方说话都开始下意识地不像自己人了。她纠正道：“这个技术性的问题你可以不用考虑，只需要汇报沈曼佳的详细情况就可以了。”

“她不也在你们的监视中吗？你们不也看到了，除了吃喝拉撒，就是学习，光派我去买注册会计师类的书籍就有好几次，长安出来开了九个小时的车，她在车上一半时间看电脑，一半时间看书。电脑屏幕我偷看了，遗憾的是，我根本看不懂，乱七八糟的图表。”斗十方郁闷地道，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沈曼佳的身份，恐怕会被她的勤奋迷惑的。

“股市、期货、原油、黄金、白银……都可能成为她洗钱的通道，她可是个国际级玩家，要不是被咱们封停了一批账户损失惨重，我估计她轻易都不会回国。”向小园得意道。

“那意思，她是挣佣金，而本金被警方查封了，这个雷只能她顶着是吧？”斗十方好奇地问。

“恭喜，和经侦局的判断一致，另一个判断是，随着我国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力度空前加大，那些组团的庄家，可能不在乎沈曼佳丢的那些钱，但肯定会在乎沈曼佳这个知道详细内情的人。”向小园道。

斗十方明白了，脱口道：“所以她才选择留在国内，而且行踪诡秘，轻易不显山露水。中国对于国际犯罪分子，是一块禁地。”

“对，但不全对，不全对的地方在于，她怎么掺和进长安这个小盘子里了？好像不是她的风格。”向小园道。

“地主家没余粮了，也得想辙呗。”斗十方靠着车椅，随口说了句。

这个思路有点偏了，向小园往回扳正道：“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在沈曼佳身上，骗局如何运作已经基本了解，现在破局的关键在于，我们无从知道那些个中心窝点在哪儿，这个‘窝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传销窝点，更准确地讲，或者应该叫数据节点，也就是他们发布任务、网络和数据维护的中心节点，再加上中心点以下，需要有这么一群推广这个模式的核心人物。”

嘶……斗十方吸了口凉气，脊背一直，似乎想起什么来了。向小园下意识地将车速放慢了些，却不料两眼迷茫的斗十方说了句：“你问我，我问谁呀？这事就算沈曼佳都不一定知道。”

“好吧，不能难为你，你已经远远超出期待了。”向小园安慰道。

“哈，明显言不由衷，你在期待我给你带来惊喜，可惜我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咱们这个职业老有人讲无力感，我现在体会到了，面对着诈骗这个庞然大物，我翻来覆去想，都是一种无处下手的感觉啊……贪婪驱使下，一个人能爆发出来的创造力、破坏力，

简直无法想象啊。”斗十方悠悠叹道，两眼迷茫，不复当时破解货到付款诈骗的那种自信满满。

“谢厅说过这样一句话，别的案子是越查越明朗，而诈骗类的案子不同，是越查越迷茫，不到你破局的那一刻，可能都无法看清全貌，所以，别气馁。”向小园鼓励了一句，明显觉得斗十方情绪低落，这样的鼓励恐怕效果也是微乎其微。斗十方抱着平板发呆，看一会儿，又发呆一会儿，发呆的时间要比看的时间长得多，看表情就是越查越迷茫，越想越失望的典范。向小园都不敢和他讨论了。

直到目的地，车泊停时，向小园叫了两声，斗十方才反应过来，“嗒”的一声开门下车，开车的向小园喊了声：“嗨，起码的礼貌也没有了啊？”

“啊？”斗十方怔着回头看。

向小园嗔怒似的提醒着：“不说再见，也不说声谢谢啊？”

“哦，谢谢……再见。”斗十方扭头，拍上了门。

这莫名的情绪气得向小园狠狠剜了两眼他的背影，无可奈何地驾起车，迅速驶离现场。

循着手机定位上的位置信息，约见的西餐咖啡厅就在左前不远位置，斗十方慢步踱进厅里，四下搜寻着，转眼间，看到角落里正操作着电脑、肩膀和耳朵夹着手机在通话的沈曼佳。她穿着洁白的线衣，如墨长发配着洁白线衣下凸凹有致的身材，像有某种磁性一样吸引着异性的目光，总是在她的方向多停留几刻。

忙碌间，沈曼佳似乎看到斗十方来了。她边通着话，边招手向斗十方示意着，斗十方换上了一副欣喜的笑容，迎了上来……

真情假意，难分难辨

“好的，我马上……确认吧，富四方地产有限公司，我从愚业机械这里给你们过桥，同类、关联公司的来往，大额往来不会引起注意……应该很快就能到账……”

沈曼佳说着，顺手拿下了手机，双手在键盘上飞舞着，那击键的节奏如同有着某种旋律，在她修长、白皙的手指里流出，对面的斗十方看得痴了一样，发了好一会儿呆。

终于等到结束了，沈曼佳扣上电脑，随手放进了包里，一面响指喊着服务员，一面看着斗十方问：“十方，吃点什么？”

“你点吧，我没来过这种地方。”斗十方诚实道。这种讲究精致的地方可不是他这类胃口大钱包小的人敢轻易进来的。

“好吧，那我做主了。”沈曼佳和侍应轻声说着，现在不说方言了，叽里呱啦几句外国话，侍应越发恭敬了，礼貌地记着菜单退下了。沈曼佳再看斗十方时，还是那么傻不啦唧地发着呆，那傻样子惹得沈曼佳憋着笑，调皮地斜视着他。斗十方被看得不好意思了，尴尬地笑笑躲闪着。

“你一定在好奇，为什么这几天一个接一个城市跑，跑了这么多地方却无所事事，是吗？”沈曼佳问。

斗十方不好意思道：“有点好奇，但没那么多，您玩的是高智商活儿，我也不懂。”

“没那么神秘，无非是挪来挪去，别让人揪着你的小尾巴就OK了。十方，你今年多大了？”沈曼佳笑着问，那温婉的表情，搁谁谁也得受宠若惊。斗十方回答道：“27岁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什么人了，有个父亲。”

“哦，那你妈妈？”

“我都不知道我妈是谁。”

“Sorry，不该问这个。”

“没事，我确实没有妈，问也问不出来。”

“……”

沈曼佳被这个回答给噎了下，噎得哭笑不得，最终还是报之以一笑，笑的时候突然又问：“那你的真名确实就叫斗十方吗？”

“呵呵，这行除了绰号是真的，那名儿就没几个是真的，我们都是买好几个身份证换着用。沈姐，您怎么突然问这个？”斗十方局促道。这和入警政审一样，犯罪团伙怕是也得对新成员摸摸底，这一块家里已经有准备了，斗十方在犹豫是不是使用与零号配对的假身份。

“活儿完了，心情好呗……也对，名字真假没有意义，看人得看本人，你跟我一周了，看出点什么来了没有？”沈曼佳问，问的时候欠了下身子，双手自然地交叉在胸前，像面试考官一样审视着斗十方。

斗十方点点头道：“看出来了。”

“什么？”沈曼佳似乎意外了，脱口问道。

“漂亮啊，谁都能看出来。”斗十方道，KTV里调侃娘儿们倒是学了几招。

果真管点用，沈曼佳喜上眉梢，笑得贝齿外露，再精明的女人也免不了这个俗套。她坦然收下了这个彩虹屁，对斗十方的好感似乎越来越甚了，菜上来，客气而不失几分殷勤地给斗十方递餐巾，教他如何正确地吃西餐，省得被人当土老帽儿。斗十方依法学着，一手刀一手叉，笨拙地切着牛肉往嘴里放。他认真地嚼下一块时，对面的沈曼佳再也忍不住，放下了餐具，餐巾掩着嘴哧哧地笑。

“错了吗？”斗十方愣了。

“噢，好像我记错了，应该是这样拿餐具。”沈曼佳反过来，左叉右刀拿起来了，和刚才示意的恰恰相反。她窃笑着开始切肉了，现在心里很肯定了，对面是个如假包换的土包子，装都装不出来的那种。

“才无所谓呢，我觉得西餐这玩意儿，就是叫花子过年，当了裤子换镯子，要论吃文化，哪个国家的能吃过中国人？”斗十方道，不过还是刀叉换手，又认真吃上了。

这话听得沈曼佳既好笑，又觉新奇，看着不解地问：“什么叫当了裤子换镯子？”

“穷讲究呗。”斗十方道。

沈曼佳冷不防地被逗得笑喷了，她赶紧补救着掩着嘴，笑得刀叉都差点掉了，好半天才消化了这个笑料。她异样地看着斗十方，两眼冒小星星那种，斗十方被看得浑身不自在了，这时候沈曼佳才道：“这

几天只顾忙，都没发现你这么好玩……我得向你致个歉啊，这几天真是冷落你了。”

“您别客气，您一客气，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干活儿都是老板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没二话。”斗十方道。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在费才立手下，不像你说的这样啊？”沈曼佳问。

“那孙子不能共事，挣一块他得抽八毛，就剩那么点，还得让我们食宿自理。”斗十方气愤道。

沈曼佳笑了笑解释道：“这个你冤枉他了，行内差不多都这样，具体干活儿的能拿到两成已经不错了，圈回来的钱可不是一拨两拨人在分。”

“哦，那我当时不知道啊，主要是他们手段太可恶啊，业绩不达标，不是罚站就是罚不让吃饭，太过分了。”斗十方给自己解释了一句。

“呵呵，比这过分一百倍的我都见过，对于处在底层的人，谁也不介意对他们敲骨吸髓，是虚荣、嫉妒，甚至仇恨在支撑着一个底层人的成长，你同意我这句话吗？”沈曼佳问，眼睛直勾勾看着斗十方。

斗十方点点头：“同意，好像事实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生活啊，沈姐您……”

“我也一样，只是比你多成长了几年而已。有一天，等你上了一个阶层再回头，就会看得更清了。”沈曼佳道，笑吟吟看着懵懂的斗十方，突然又问，“就没有想过上一个阶层吗？”

那眼神像勾引，美靥红唇，翕合着仿佛有暗香来袭。斗十方像饥渴一样使劲咽着，喉结滚动，艰难地道：“沈姐，您得直白点，暗示我不太懂。”

正等着斗十方沦陷的沈曼佳蓦地听到这句白话，又被逗乐了，她笑着道：“这就是我有点喜欢你的地方，不做作，也不掺假，跟在我背后很老实，没要什么小动作，最起码我没发现有什么小动作……那我直白点告诉你吧，你的手机是被做过手脚的，电话、短信、微信，不管你用什么，不管你去哪儿，都会被那一方——我的合伙人知道，他们有一个后台，是一位技术大牛，我们都叫他逆风，从网赌出黑到冒充公检法，到钓鱼网站，到现在的明日商城，技术类都是这位大牛的手笔，监视你这么个小人物，那自然是小菜一碟了……就比如你们当车手，真以为能放那么松啊？别说干活儿了，说不定连吃饭睡觉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啊？！”斗十方摸着身上，拿着自己那部手机，像烫手似的想扔，却又没敢扔。

“不要紧张，他们又不会顺着Wi-Fi冒出来，这个算是入门技术，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比如，你在出来第二天入住民宿的时候打过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个叫傻雕的人的。再比如，昨天在天津的时候，你到蓟桥路一带去了趟。”沈曼佳信手拈来一般，轻描淡写地说着只有斗十方一个人干的事。

斗十方擦擦额头，尴尬道：“傻雕是杜风头大侄，我和他一起来长安的，去蓟桥路我是闲逛，去找找有没有那个……”

“卖春的地方？或者叫……大保健？”沈曼佳说着，表情却没有一点笑意。

“这您都知道啊？”斗十方这回是真吓了一跳，他突然想起来了，惊愕道，“出来头天，您要过我的手机拨过一个号码，难不成是？”

“对，监视软件，连你浏览的网页那种私密信息也可以看到，对不起啊，这一行就是这样，我们都不该信任谁，或者说，我们除了自己，谁都不信。”沈曼佳道，这一次眼睛都没有看尴尬的斗十方，只顾低头轻嚼着，那锃亮的叉子在她的贝齿间轻咬过，一束刺眼的闪光让斗十方怔了下。他觉得后背发痒，浑身有点发冷，这其中要是有点小把柄被抓到，他真无法想象，面前的这位美女，会怎么把他往死里坑。

“这些都是闲话，说到这里又回到原点了，想不想上一个阶层？”

半晌，沈曼佳抬头悠悠道。看斗十方犯愣，她才醒悟道：“对了，我应该直白点，那我这样问你，你在黄飞手下不过是一个车手，车手在我们这行里，是最低级的消耗品，你不会不知道吧？”

“嗯，知道。”斗十方道。

“我很看重你身上有几分狠劲，大武居然没有抓住你，而你没有跑，居然跑回去了，很不简单啊。”沈曼佳欣赏地道。

斗十方挠挠脑袋不好意思道：“对不起，沈姐，我坏了您的好事。”

“不不不，你回不回去，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好的结果也无非就是现在这样子，洗钱也是个风险活儿，我是凭本事吃饭，唯一不同的是，你从车手里脱颖而出了，得到杜先生的青睐了。”沈曼佳道。

“哎，对了，杜先生说，我走完这一趟，就上位了。”斗十方道。

沈曼佳笑道：“其实不用走完，就能上位。”

她说着，从包里拿出来一个信封，厚厚的一摞，肯定是钞票，抽出来，居然还有一摞外钞。斗十方没明白，沈曼佳笑着解释道：“人民币给你零花，欧元呢，自己存着，这儿有五十张，能兑换多少人民币你自己查一查。”

“好像很值钱。”斗十方手拿着，搓了搓100面值的欧元，他抬头看沈曼佳问，“代价是什么？”

“没什么代价，给你的零花钱，回头你找一个可靠的账户，我可以方便时给你转点，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钱。”沈曼佳微笑着道。说了半天，就这个微笑最迷人，迷得斗十方不好意思地看着、笑着，等发现沈曼佳秋波盈盈两腮酡红时，斗十方又羞赧地把手里的钱放下了。

“你要拒绝，我可就真意外了，你好像在中州因为个破手机都抢了别人几回。”沈曼佳提醒道。

这个提醒让斗十方面色一怔，吓了一跳。

沈曼佳笑道：“别紧张，我找合伙人，怎么可能不对合作者底细摸一摸呢？该你表态了，亲爱的。”

“我……我不值这么多钱啊。”斗十方诚恳地回了句。

“那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这一拨转账已经告一段落了，会有几天空闲时间，按照我和杜先生的约定，这个盘子是个什么样会让我看一遍。当然，关键的地方肯定会捂着不让我知道全貌，我需要一双眼睛，能帮我看到更多东西。”沈曼佳道。

“卧槽，双料卧底？！”斗十方心里暗道，嘴里却说着，“更多东西……是指什么？”

“很简单啊，组这样一个局，需要一个技术牛人，得有APP，得在线上把所有人联结起来；得有水房，懂网间结算以及能娴熟挪移资金的人；得有组局人，能想出模式，做出话本的人……这些我都可以办到，但唯独缺一种人，就是那种短期内可以通过线下营销、推广、互动，进而让参与人群数量裂变的能人。我一直搞不清，他们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铺到这么大。”沈曼佳轻声问。

斗十方眼睛亮了，沈曼佳给的活儿，居然和家里布置的任务如出一辙，而她的形容更形象一点，这一下如醍醐灌顶，似乎让他整个思路通透豁然开朗了，开朗得他都掩饰不住脸上的喜色了。

“你好像……知道了点什么？”沈曼佳问。

“沈姐，您可能不知道，杜先生之前干过一件事，中州，货到付款，全中州和登阳的快递网点，有一多半被他坑了，也是短时间里，教唆了几千人参与。”斗十方道。

“有所耳闻，这正是我‘尊重’这位前辈的地方，别说在境内了，就是在境外都经常听到‘金瘸子’的大名，应该就是杜先生。海外组盘其实几乎全靠内地支撑，从信息输送到目标选择，他们坐在那儿，就要吃掉三成多的收入啊。”沈曼佳道。两个人谈话渐入佳境，类似秘密要传回总队，怕是要让领导激动到颤抖了。

“呵呵，江湖人有江湖人的方式，这个呀，我这样解释一下，其实就像您玩资金易如反掌一样。”斗十方慢条斯理说着，手却抽出三张钱，叠成了三个小炮形，放在面前，双手缓慢一摁，来回动着，问沈曼佳道，“右手有几个？”

“一个。”沈曼佳眼睛眨也未眨，清楚地看到了。

斗十方手一抬，桌上没有，再抬眼，斗十方亮出来的手心手背都没有了，沈曼佳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左手有几个？”斗十方问。

“我刚才明明看见两个。”沈曼佳道。

“您确定？”斗十方问。

“确定。”沈曼佳道。

斗十方抬手，沈曼佳一把握住了他的手，一翻，奇了，桌上没有，手里也是空的。她再看斗十方，斗十方脸上是神神秘秘的笑容。沈曼佳愕然之后，轻轻拍掉了他的手，然后兴趣盎然看着他问：“你要告诉我什么？”

“江湖伎俩，您得用江湖人的方式去想，千万不能太深了，想他有什么异能，有什么撒豆成兵的本事，刚才这招就是江湖人常玩的藏三仙，其实就是障眼法，你没注意到我其实来回动时，已经把钱摸到桌沿扔下去了，扔下去之后才让你猜。”斗十方伸手，从桌下的两腿间拿起来刚刚扔下的三张叠成炮样的钞票，在手心里掂掂，然后口中一喊，“变！”

一声都没响，钱没了，看得沈曼佳眼一直。

斗十方再一喊：“变。”

钱从另一只手里出现了，看得沈曼佳眼快晕了。

还好没失去理智，她哭笑不得地问着：“这魔术，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魔术也是一种骗术，我要告诉您的是，其实变来变去，就这三张钱，凭空变不出钞票来。既然凭空变不出钱来，怎么可能凭空变出人来，还是一个团队？”斗十方道。

沈曼佳眼睛一亮，兴奋地握住了斗十方的手道：“你是指，中州……”

“肯定是那拨人，我知道黄飞当时就在那儿，长安和我一块儿的车手里，有个在登阳当法人的替死鬼，他们怕警察抓，就一起带出来了，您知道那个货是搞什么的？”斗十方道。

“搞什么的？”沈曼佳完全被吸引住了。

“传、销。”斗十方一字一顿，把谜底告诉了沈曼佳。

这一提醒把沈曼佳的思维点亮了，她欣慰道：“那这就没错了，他只要能找到这样一群人，这个拼图就完整了……太棒了，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啊。”

“错误？什么错误？”斗十方问。

“你呀。居然错失了你，而且把你给我了。”沈曼佳秀眉轻挑。

此时两个人才惊觉，手还握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松开，沈曼佳倒不羞怯，直问着：“现在想好了，该为谁服务吗？”

“想好了，我为它服务。”斗十方笑了笑，轻轻地把桌上的钱收起，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口袋，然后正色看着沈曼佳，用严肃的表情纠正了是“它”，而不是“她”。

“那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来，干杯。”沈曼佳端着高脚杯，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线衣往下滑了一大截，露着自肩胛至胸前的一片雪白，透过红亮的酒色，是一双秋波盈盈的媚眼。此情此景此言，要表达的准确意思，似乎就有点不言而喻了……

一日千里，变中有变

豪德公寓坐落在文化路尽头，在冬季潮湿的雾霾天气里，这个高档地方其实和其他地方没甚差别。走廊里等了一个小时的钱加多和娜日丽直冻到发抖哆嗦，快支撑不住才看到了一辆警车驶来，这里管理相当严格，向组长从早晨协调无果，直到辖区派出所的人过来，这才被允许进入。

这是今晨沈曼佳离开的地方，非要对这里搜查一次的原因是：昨晚斗十方和沈曼佳就在这里的房间待了一夜。

“租了半年了吧，不会有什么事啊，我们查得很严的，而且这小区遍地监控的……所长，什么事啊？”

钥匙晃荡声中，保安出现了，一位警服中年男应该是所长了，一句话屏蔽了废话：“有任务，别多问。”

把保安给唬退了，开门，所长摆摆手打发走了人，而自己却站在门口守着，向小园抱歉道：“高所，谢谢您，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天下警察一家人，说什么见外的话，速度快点，这种地方住的都是外籍人员，尽量别惹出什么动静来。”地方派出所所长警示了一句，

然后在外面小心翼翼关上了门。

一进门向小园分发着手套、鞋套，语速飞快地说着：“所有房间检查一遍，可疑的地方全部记录，可能提取DNA的地方都留存一下，这个房子是四个多月前就租下的，物业也说不清楚，不过费用是交了半年的，他们连人回来了都不知道。”

“隐私保护好的地方，都是只认钱，不认人。”钱加多道，套着手套傻眼了，“这怎么干，我没干过？”

“跟着我。”娜日丽拉了他一把，钱加多正纳闷为什么组长脸色铁青呢，被娜日丽拉到小卧室里了。

沙发，有点乱，角落里似乎有一样不和谐的东西，向小园凑近了看，是一只袜子，男人的袜子，她小心翼翼放进了物证袋里，想了想，连沙发巾也给拍了个照片。她退了几步，仔细观察着这个空落落的房间，属于那种极简风格的装饰，一眼过去一目了然，轻轻推开大卧室门的时候，里面的景象让她皱了皱眉头，床单和枕巾凌乱地扔着，两个枕头……她的脑海里轰的一声，一幕最不堪、最担心的画面浮现出来，而且挥之不去。

正努力驱赶着这幅画面，偏偏那头响起了娜日丽的声音：“向组，您来看。”

是卫生间的方向，向小园快步走去，在厕纸桶里，赫然有一个用过的安全套扔在那儿，在一片秽物中格外显眼。

“收集一下。”向小园退出去了，这场景让她反胃。

领导一走，娜日丽踢了钱加多一脚问：“笑什么？”

“我没笑。”钱加多拉下脸否认了。

“我明明看见你笑了。”娜日丽怒目而视。

钱加多要憋严肃表情，实在憋不住了，哧声一笑道：“好吧，我笑了，笑笑又不违纪……哎，我明白为啥组长脸色变了……我去，这把嫌疑人给上了，跩，跩死啦。”

“别废话，收集一下。”娜日丽没心情胡扯，又踢了钱加多一脚，估计把闷气全发泄到钱加多身上了，疼得钱加多龇牙咧嘴。不过看气氛这么不对，他倒不敢启衅，只得捏着鼻子，把这个重要“证物”给收集到物证袋里。

在请示专案组之后，此处收集的证物就近送到了地方法医鉴证中心。三人尚未回归，此事已经引起轩然大波，毕竟和嫌疑人如此亲密地接触，可能引发的后果实在难以预料……

这一天长安方面和凌宏业总队长带着邵承华正在中州反诈骗中心，陪同的是谢经纬副厅和俞骏主任，其实一夜没怎么休息好，连着提审中州跨国电信诈骗案嫌疑人朱丰和中州货到付款诈骗嫌疑人聂媚，四次提审不在同一看守所，直到半夜才回来，两个人熬得眼睛有点肿，回看视频时，偶尔会捂着嘴打个长长的哈欠。

“停，停，这儿……”凌宏业道。

俞骏回放，画面是邵承华亮出了照片，朱丰明显眼睛一瞪，脸上肌肉拉紧了片刻。这个动作暂停后，俞骏道：“这是一个下意识的表情，应该没有假，是突然看到了让他意外的东西，那么我觉得，他的交代是可信的。”

“据他交代啊，他以为沈曼佳早就被灭口了。近两年来，我们部里组织了数次跨境打击电信诈骗，封存的各类违法资金以百亿计，那么作为水房操纵人的沈曼佳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可以说是损失惨重，虽然不是她的钱，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些幕后拿钱的金主越来越坐不住了，钱拿不回来是小事，要是涉案的事也露了那可就是大事了，那么沈曼佳一直滞留在境内就有充足的理由了：她在被人追杀。”邵承华道。

凌宏业点点头：“这个部里和经侦局的分析是一致的，我们一直没动她，就是想看看，她在境内关系分布在什么地方，看来杜其安这一支没错了，朱丰和杜其安都出身你们省，‘6·12跨国电信诈骗’的关联嫌疑人又在长安，昨天出境的六十多个人，都是自长安抵达中州，自这里的国际机场出境……不简单啊，沈曼佳居然还在为境外的诈骗团伙提供从业人员。”

俞骏补充了句：“这拨骗子的手笔很大，货到付款没处理的货还堆了我们半幢楼，这个案子尚未了结，长安又搞起来了……我昨晚和长安经侦上的同志们聊了下，单从技术上讲，金叶日化搞的网上商城，和明日商城确实有很多雷同的地方，由此判断他们有黑产支撑的可能性有多大，是不是也要考虑单纯花钱买技术成品的可能？”

“目前得到的黑产信息很少，暂时不能做出准确判断。”邵承华道。谢经纬插进来了，狐疑道：“我还是没有看明白啊，沈曼佳这种处境，最好的选择应该是隐姓埋名蛰伏起来，既然不蛰伏，掺和进明日商城这个骗局里似乎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同样，杜其安、郑远东这一伙接纳她入伙，好像也透着诡异，这棵大树这么招风，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风险有多大吧？”

“是啊，她要一失陷，岂不是把藏得最深的杜其安都要牵出来了？”俞骏自语道，他又判断着，“除非杜其安另有安排，这个总能脱

身事外的风头，不可能只准备一种方案。”

“我们想贴近骗子的思维，除了搞清所有骗局的细节，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还有这个人……这个聂媚我觉得呀，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她的背景，你看她的自信尚在，心理防线根本没有被摧毁啊。”凌宏业接过了遥控，放着另一组审讯视频，侃侃而谈的聂媚哪怕剪成了短发，依然风韵犹存，对答相当得体。这些经过传销历练的人，说起来都是反审讯高手，他们就靠嘴皮子吃饭，想用语言和逻辑来攻击他们的心理防线，那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个人已经超期羁押了，刚延长了一次，‘货到付款诈骗案’确实找不出更多指向她的证据，她顶多算积极参与，而且没有拿过钱，现在把我们都难住了。”俞骏道。

“今天的信息有多少了？”谢经纬问道。

这是问大数据监测的明日商城APP活跃流量，邵承华掏出了手机，联网反查，片刻后汇报了个数字：“二十七万……一夜增长了七万多，傍晚到凌晨以前是活跃峰值，我们两省二十多个地市均有分布，四川、河北、江浙、两广一带都有数个城市出现集中点，数量裂变得很快，第一个十万用时近一个月，而第二个十万用时不到一周，现在增加一个十万，恐怕只需要一天。”

听到这话的时候，哪怕是从事经侦工作已久的凌宏业手都抖了一下。即便保守估计，这二十多万的活跃流量也代表着几万人的参与，如果不是中途截获信息介入，恐怕又是一个震惊全国的骗局。虽然群众的心态已经对层出不穷的骗局麻木了，可对于警察而言，屡屡出现而且屡屡得手的骗子兴风作浪，那是一种耻辱！

“如果实在不行，可能还得做成夹生饭。”凌宏业道，这是万一之选，在座的也都明白，现在并未掌握骗子的全部洗钱渠道，不管怎么收网都会漏掉一部分，可你不收网，骗局裂变失控的结果会更不堪设想，就像很多案例一样，骗子都抓了，账户里还一直在进钱。

“我们确定一个峰值，灵活把握吧，最起码大多数涉案人得进网里。”谢经纬给了句无奈的话。

这时候，邵承华的电话响了，跟着凌宏业的响了，接着俞骏的也响了。几人急急拿起手机，以为有了重大情况，一听，都变脸了，而且接听完电话，都面面相觑，似乎就谢经纬一个人不知情，他追问着：“又有什么坏消息？总不成现在就砸盘走人了吧？”

“可能……是个比砸盘还坏的消息。”凌宏业眼珠未动，僵硬地说了句。俞骏倾身，谢经纬凑上来，听了下属耳语几句，谢经纬陡然色变，气得“咚”的一声拍了一巴掌，震得茶杯盖嗡嗡直响。

这个更坏的消息传过来了，是前一天的监控录像，是秘密提取自西餐厅的，在座的看到了沈曼佳和零号由局促到亲密，甚至看到了沈曼佳排出了一摞厚厚的钱，被零号塞进了口袋；再之后，拍到了沈曼佳挽着零号出餐厅的照片；再往后，两个人逛商场，做头发护理，然后去KTV，出来后就醉意盎然了。如果这些还不算什么的话，那么两个人还干了件更雷的事，居然一起回到了沈曼佳在滨海市的临时住所，一夜未出。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乘上了西行的列车。

最后回传的是对房间搜查的录像及图片，凌乱的床铺、沙发，以及卫生间里那个用过的安全套，让在座的警中大员一个个面如死灰。这确实是个比砸盘走人还坏的消息，如果零号真被这个女骗子俘获，那所有的反骗行动部署，都岌岌可危了……

呼啸的列车在汽笛声中缓缓减速，广播里响着到站的提示音，其中某节车厢里轻呓一声，一个帽子遮着脸的女人如梦初醒，从她倚着的肩膀上展直了身姿，戴正了帽子，赫然是已在滨海千里之外的沈曼佳。

她醒了，这才发现倚在斗十方的肩膀上睡了一路，看看表情温馨的斗十方，她抱歉道："不好意思，昨晚太累了。"

"不管你找什么理由，都会得到原谅的。"斗十方笑道。

沈曼佳掏着包，补着妆，小声问着："那是基于我是老板的原因，还是美女的原因？"

"不管哪一种，我都无法拒绝啊。"斗十方道。

"贫吧，如果我非要准确和正确的唯一答案呢？"沈曼佳语带娇嗔。

斗十方一扬头："问它，镜子会告诉你，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它会给你还原一个美丽的真相。"

正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沈曼佳被这话甜得似乎有些眩晕了，她故意地做了个鬼脸说着："看，镜子受不了了，太酸了。"

"哟，不对，是甜齁了。"斗十方道。

沈曼佳笑着用小拳头捶了他一下，说笑间列车泊停在站上，自车窗向外望去人来人往。沈曼佳看到斗十方四下搜寻的眼光时，突然问了句："你见过他，一定能认出他来。"

斗十方摇了摇头，小声道："那晚上太黑，只顾逃命呢。哪能认得出来？"

“他可是能认得出你来，知道为什么吗？”沈曼佳神秘地看着斗十方。

斗十方一摸脑袋，想到了，好奇地问着：“你们想捅牛老板一家伙，肯定盯了好久，我是送钱的，肯定盯上我了，对吗？”

沈曼佳一笑，手指一点斗十方凑上来的额头道：“聪明……看，他来了。”

斗十方抬头，看到了车厢里新上来的一位，超过一米八的大个子，脸如刀刻斧凿那般硬朗的线条，哪怕冲锋衣的帽子扣着，也掩饰不住逼人的威猛气息。他上得前来，一屁股坐到了斗十方的身侧，和窗口坐的沈曼佳，恰恰把斗十方夹在中间。

武建利，沈曼佳的贴身保镖，在长安站中途上车，和西去的两位会合了。

知道了这个亡命徒的身份和背景，斗十方就有点忌惮了。他不舒服地挪了挪屁股，武建利侧头睥睨一笑，带着轻蔑的口吻说着：“嗨，小子，记得我吗？”

摇头，斗十方凛然给了个紧张的动作。

“我可记得你，砸了灯就跳窗跑了，可以啊，居然还一路跟在我们后面，我居然没发现。”武建利似乎对于那次失手有点耿耿于怀。

斗十方觍脸笑道：“不打不相识嘛，我开了个破三蹦子，你们把我当成村里人了。”

“这小子贼得很，沈姐，您小心点，别着了他的道。”武建利提醒道。

沈曼佳媚眼一笑，努嘴吹了一声轻佻的口哨，纤指一伸，轻佻地挑着斗十方的下巴，斗十方配合地抬着头做了个鬼脸。就听沈曼佳道：“他现在是我的人，不许吓唬他，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这语带娇嗔的威胁更像撒娇，不过在武建利这儿像命令一样。他正色道：“知道，放心，他把咱们当自己人，那我就当他是兄弟。”

“必须的，我们在这里势单力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十方不错，可能在这个局里呀，看得比谁都清。这段时间你在长安怎么样？”沈曼佳问。

“不怎么样，干车手这活儿太危险，怕是再做几趟就得换手。”

“进来的人还没出事吧？”

“暂时没有，但撑不了多久，这帮穷鬼可都是没见过钱的，每天大把大把取，指不定哪天得出事。”

“支撑多久算多久，这个局也不会太久，起势太快，我研究过金瘸子的手法，别人割韭菜是割光刨净，而他呢，是割一把就溜，不贪多。以前我和朱丰合作时，经常听到他讲这个逸事，有句格言叫‘不拿走最后一个铜板’。”

“我觉得呀，这个家伙是教唆别人拔橛子偷驴，他只负责卸肉。”

听到这儿时，斗十方忍不住哧了一声，武建利盯着他问：“怎么？不对吗？”

“不，非常形象，他出身风马燕雀之流，人称风头，当风头的手法，正像您所说，偷驴的拔橛子的甚至卸肉的都是他教唆跟风来干

的，而他拿的还未必是最大最肥的一块，所以不但追随者众，而且安全性还高。”斗十方解释道。

“对，这小子脑袋好使，咦，你脑瓜这么好使，怎么干车手活儿？”武建利好奇地问了句。

“这个说来话长了，我是被坑了一把，就老杜的大侄，狗日的一千块钱把我卖给老费了。”斗十方难堪地简要叙述了下自己的“沦落”经历，听得武建利嗤笑不已。而沈曼佳却是知情达理地把手搭在斗十方肩膀上安慰道：“知足吧，你已经很幸运了，老费一千块买个人，训练一下帮他赚上一笔钱，然后把这些人再卖给我，一个人头算一万呢，到了境外更凄惨，那看守可是真枪实弹，谁敢跑可是直接开枪的。”

“啊？外面这么黑啊？”斗十方愕然了，突然想起长甸镇那拨苦命兄弟，还在憧憬面朝大海、赚赚外快的海外生活呢，他随口问道：“那我在长甸见的那拨人，走了吗？”

“昨天吃饭时走的，他们不顺利走，我也未必敢大摇大摆来啊。”沈曼佳淡淡地说道，对于底层不管多么凄惨的未来，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她好奇地问着斗十方：“怎么了？你总不至于对你被卖身的地方还有感情吧？”

“他们面试时我在场来着，本来我挺羡慕，可听你这么一说，我又有点同情了。”斗十方掩饰道。另一头武建利道：“千万别，出去的虽然待遇差了点，可确实能赚到钱，有的被遣送回来，还自己找着去干呢……乞丐三年，皇帝不当；骗子三天，龙椅不上。这个职业，尝过甜头的可都放不下哦。”

“有道理，我都放不下了，这几天比我活的二十几年都赚得多。”斗十方附议，对沈曼佳投去了感激的一瞥。沈曼佳微笑致意。自她视

线的角度，是斗十方讨好的笑脸，和斗十方脑袋后武建利微笑的笑脸，这颇有深意的眼神，却不知道是给谁的。

或者说，给谁都可以，两个人似乎都领会到了眼神里的嘉许。

火车疾驰，穿山越岭，视线里从郁葱的秦岭到泛黄的沙漠石山似乎只有很短的一个瞬间。黄昏来临，残阳如血的风景挂在车头方向时，目的地金川市到了。三人相随出了车站，接站的等候已久，那两位接站奇葩连不认识的沈曼佳都一眼看到了。

是消失多日不见的那对活宝——王雕和包神星。他们高高举着一张瓦楞纸板，上书“斗十方”，就这么简单的笔画“斗”字都少了一点，看得沈曼佳和武建利大眼瞪小眼，然后相视大笑。

那俩乐滋滋地迎了上来，千算万算，仍然错失最简单的这一算，诈骗团伙的最关键一站，斗十方都没想到，居然和这俩夯货关联着……

第五章 情深意长人心难测

魔长道消，说繁实简

“看看人家混的，卧槽，这货不是卖身发财了吧？”

“雕哥，遇上这么大老板，我也想卖。”

王雕和包神星举着牌子，冻得冷呵呵地评价两句，看到来人真让这两位仁兄自惭形秽了。瞧人家皮鞋锃亮，衣服光鲜，甩着手，腕上明晃晃的手表，那派头跟哪儿来投资的老板一样。咱兄弟俩还是裹着厚羽绒服，老旧的款式，咋看都像接站的黑车司机。

说话间那三位出来了，虽说是故旧，可毕竟有点过节儿，此时见面稍微有点尴尬，两个人干笑着问好。斗十方指着包神星问着：“咦？你不牛逼烘烘地要出国了吗？咋窝到这鬼地方来了？”

“这不赖我啊，沈老板不收啊。”包神星难堪道。沈曼佳笑着解释着：“这个是为你着想，有案底的真不行，很麻烦的。”

“那你呢，傻雕，不自己组团了吗？咋也沦落到这地步了？”斗十方看着擦鼻涕的王雕，这境况还真让人大生同情之心。

王雕尴尬地看了武建利一眼，扬头示意着，武建利却懒得跟他说话，憋得王雕解释着：“有武哥那帮人在，基本上没我们什么事，那帮家伙又能打又能跑，关键是他妈便宜，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就抓着也没用。”

武建利瞪了一眼，王雕不敢吭声了，领着众人出站。这其中的关窍斗十方却是清楚，曾经在登阳看守所就关押过几名偷渡入境人员，都是些边陲小国的，正像王雕讲的，把这些人用于某些犯罪是相当经济实惠而且安全的方式，只是他没想到，真会在实践中遇到这种事。这让他不由得多看了武建利几眼，那家伙提着几十斤重的行李箱轻若无物。斗十方自忖要和他PK会是什么结果……想想算了，肯定打不过。

“怎么了？”沈曼佳晃了晃斗十方的胳膊问。斗十方这才发现沈曼佳又是亲昵地挽着他的手臂，这让他有点不舒服，想挣扎，不料沈曼佳故意挽得更紧了，促狭似的对着他做了个鬼脸道：“身畔有美女不注意，怎么看大武那么含情脉脉的？”

观察太入微，斗十方还未解释，羡慕嫉妒恨的王雕回头插刀了，提醒沈曼佳道：“他喜欢男的。”

呃……斗十方被噎。沈曼佳一愣，侧头看着斗十方，脱口问：“真的？”

这个难解释了，斗十方没来由地面红耳赤，总不能真在一个女人面前讨论自己的性取向吧。王雕得意地奸笑，却不料沈曼佳给他解围了，一挽斗十方的胳膊道：“即便你说的是真的，那也是以前，我可以很郑重地告诉你，十方喜欢的……是女人。”

咦哟哟……王雕被刺激得妒意更甚，忍住不回头看那两个人的亲昵动作，实在让人觉得活得太矬了。

落后几步的斗十方小声说着：“沈姐，非要这样吗？生怕别人不起疑心啊？”

“呵呵，你害怕了？”沈曼佳眨着美目问。

“厚此薄彼啊，知道这边走得近了，那边可就离得远了。”斗十方提醒道。

“如果恰恰相反呢？你和我走得越近，那边对你兴趣越大，呵呵，信不信？你可以更近一点。”沈曼佳笑着，像在挑逗，不过趁着她分神间隙，斗十方挣脱了，抢先一步上前给沈曼佳开了车门，做回了自己跟班的角色。沈曼佳坦然地享受着他的恭敬，很优雅地坐进车里，而且挪了挪，示意斗十方坐到她身边。这回斗十方可不敢了，故作未见，和武建利挤到了一起。

这辆商务车驶进了西风猎猎、黄沙飞舞的西北边陲之城，又一种陌生的城市风情扑面而来。是终点，还是又一个驿站，斗十方无从判断，可他判断得出，可能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岔路了，因为他从下车伊始就四下观察，却没有发现哪怕一个盯梢和监控的家里人……

分析仪连接的打印机徐徐地吐着热敏纸，那张加急做的分析报告被穿着白大褂的警务人员撕走，他拿起来扫了几眼，然后快走几步，递给了门口等候已久的一位警方同行。

“能确认吗？”向小园接过报告单，一大堆医学和技术参数，跨行就难懂了。

“床单上的毛发可以确认，皮屑可以确认……其他的也没有啊。”同行道。

“那个……那个安全套里……”向小园艰难地提到这个。

“这上面不是有吗？”同行道，指指那一项，“你们送的检材被排泄物污染了，量不足，无法给出准确检测结果。”

又隔了一会儿，同行问发愣的向小园：“还有问题吗？”

“哦，没有了。”向小园被惊醒，像做了坏事一样，逃也似的离开了法医鉴定中心。

此时那份鉴定报告就捏在向小园手里，耳边听到的是航班起降的播音提示，身边坐着的是出来一周多的两位下属。钱加多正在玩手机游戏，娜日丽陪坐着，一直未敢打扰向组长的思路。

向小园又一次看表，还没有到登机的时间，其实时间没过多久，两次看表的间隔不过几分钟。娜日丽小心翼翼开口了，安慰道：“向组，也许是您多虑了，没有您想的那么严重。”

“我可以不往严重处想，可专案组呢？今天离开既没有示警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你说我能不多想吗？”向小园道，现在恐怕必须假定零号和这个重点嫌疑人已经发生过亲密关系，循着这个亲密关系，专案组会预测可能造成的后果，这项工作应该已经提到优先级别了。

“我觉得……他，不像那种人。”娜日丽说得语气犹豫，一回忆相识的种种，语气就更犹豫了。人性是不能考验的，忠诚取决于忠诚的代价，背叛取决于背叛的砝码，如果代价太大，如果砝码足够大，可能事情就会走向与你预想相反的方向。

“又是钱，又是美女的，能经得起诱惑的真不多，很多事都是这样啊，刀山火海闯得过来，艰难苦重扛得下来，可遇到了糖衣炮弹，根本没有抵抗力，每个人都有弱点，只要被击中弱点，恐怕无人能幸免。”向小园悠悠道。她无聊地看着手机，放大着餐厅提取视频里的画面，那是斗十方和沈曼佳在说着什么，沈曼佳握着斗十方的手腕，看得出沈曼佳的喜悦毫无做作……那问题就来了，难道真的是？不过几天时间就如胶似漆了？而且他俩在如胶似漆之前，根本毫无征兆，除非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向组，怎么了？”娜日丽问。

狐疑的向小园道：“哪儿有点不对劲啊，前几天她对零号不闻不问，而且零号连她住在哪儿都不清楚，这在滨海最后一天，怎么突然一见钟情了？”

“女骗子。别忘了她的身份啊，扮演个一见钟情很难吗？”娜日丽道。

“动机呢？零号身上有什么值得她需要委屈自己才能得到的东西？”向小园问。

也是啊，娜日丽下意识地挠着下巴，脱口道了句：“委屈自己，必有所求，而零号能给她的……她是不是拉拢啊？她这一伙势力最单薄，拉拢几个人为自己服务，说不定还想搞什么小动作。”

“那代价也太大了啊，这就值得献身？”向小园不信了。

“一个单身女人，她也有这种需求啊，零号也不丑，说不定顺便满足一下呢。”娜日丽道。向小园被这话噎愣了，另一头却哧哧笑了。娜日丽回头顺手一拧，笑着的钱加多已经习惯了这个暴力女的动作，早躲开了，他笑道：“你们以女人的心态，怎么可能判断得准男人的心态呢？这事问我啊。”

“问你？”向小园哭笑不得了。

娜日丽直接问着：“那你说什么心态？”

“有便宜哪个男人不会占啊！又是这种好事。”钱加多直白道。

这真把两位女生噎住了，两个人愣了半晌说不上话来。向小园中止了讨论，提着行李排队候机了。娜日丽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钱加

多收起了手机不屑地说着：“看看，没话说了吧，最简单的就是真理，而且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比如……我！”

“一边去，别排我后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娜日丽烦躁地把钱加多撵走了。

登机，目的地：长安。

自车站行驶了近四十分钟，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色已晚。长安就够冷了，金川更冷，一开车门，呼呼的冷风灌进车厢，能让人激灵灵打个寒战，好容易焐热的身体瞬间又像掉进冰窟窿里。

“快点，快点，冻死了。”包神星在车下跺着脚，很没品地催着。下车的斗十方把他推过一边，又上前给沈曼佳开车门时，那活儿早被武建利抢了。他跟沈曼佳可能更默契一点，很自然地扶着车门迎着沈曼佳下车，等关上车门时，他已经在领着沈曼佳走向大门了，下一刻，已经殷勤地推开了玻璃门。

落后一步的斗十方看这样子愣了下，可不料吹冷风的来了，包神星悄悄凑到他耳朵边说着：“吃醋了吧？”

“我……我吃什么醋？”斗十方不悦地盯着他。

“呵呵，想巴结就得勤快点，想抱大腿就跟紧着点，看看，被人抢了吧？”包神星示意着前行的两个人。那两位在进门的方向向他们招手。

斗十方快步奔上来，顺势在后脑勺给了包神星一巴掌。包神星哎哟一声骂了一句。那样子看在武建利眼中，他笑了笑，小声和沈曼佳说着：“这家伙在车手里也是个狠茬子，都怕他。”

“那你看怎么样？”沈曼佳小声问。

“不错，胆子脑子都有，是干这行的料。”武建利赞了句。

话音落时，斗十方已经走到了他们身前。沈曼佳自然地拉着斗十方的胳膊相偕而行，笑着道：“大武难得夸人啊，对你可是赞不绝口。”

“我有什么可赞的。”斗十方不好意思了。

“必须有。我们追人几年可从来没失过手，就让你溜过一回，差点坏了事，下次绝对不让你溜了。”武建利跟着道。

斗十方愣了下，好奇地问：“下次？还有下次吗？”

“哦，也对，现在我们站一边，我是说啊，假如还有下次，你一定溜不了。”武建利笑着道。

斗十方笑了笑，不置可否地道：“那可未必，往往你觉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栽跟头的时候，江湖有句老话讲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

武建利不知道听进去没有，不过对此言表现得毫不为意，反倒是沈曼佳特别关照斗十方，故意对武建利说：“大武，回头你跟牛老板说啊，十方我喜欢，这个人我撬走了，不跟他客气。”

武建利应了声，斗十方未知其意，偏偏还有个多嘴的包神星听到了，凑着上来问着：“嗨，沈老板，还挖人不？您看我行不行？”

嗯？还有毛遂自荐的？沈曼佳被搞蒙了，武建利瞪了眼没好气地说着：“扯什么淡？不都干得好好的？”

“好什么呀，骗红包刚入门，老费就卖人头把人全卖了，没地儿去傻雕就带上我来这儿，冻得跟尿样先不说，那张胖子抠得跟蚂蚁放屁一样，你是不知道有多小气，一包烟钱都算得清呢。”包神星倒着苦水，敢情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如意。

听到张胖子的称呼，斗十方脸上释然地笑了笑，沈曼佳晃晃他的胳膊，小声问：“怎么了？”

“这么抠就没错了。”斗十方道。

沈曼佳不解，看看发牢骚的包神星，皱着眉头没明白。斗十方再一次附耳告诉她：“干传销的骗钱不容易，抠门是本色。”

这个解释，把沈曼佳逗得花枝乱颤，倒把武建利和包神星看迷糊了，几人等着王雕泊好车，进门带着走上楼。在这座金川大厦的中层，租了半层楼的一家公司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了，似乎和传闻有出入，里面装饰得富丽堂皇，带门禁的玻璃隔间，蓝色的公司LOGO是一个月出的画面，图案是由0和1组成的，标志着这个公司是货真价实的IT公司。

不过包神星的解释就不一样，他指着公司标志解释着：你看，杵这么大个蛋蛋，它不“扯蛋”都不可能。

众人皆笑，王雕赶紧把这货拉到身后低声威胁着，公司里等待已久的人已经出来了，矮胖身材，武建利和沈曼佳均不认识，不过斗十方认出来了，正是在中州货到付款诈骗案里挂上号的那个没有找到证据的嫌疑人——张光达。

“哦哟哟，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沈老板吧……巾帼不让须眉啊，请请请，抱歉啊，没顾得上去迎接大驾，这位就是……大武吧，你也请……傻雕，你们外面候着。”张光达把这一行三人迎进了公司。两三

百平方米的工作间，此时是下班时间，工位已空，不过看整齐的电脑，敢情这儿还就是个实实在在办公的公司，目光扫过时，这公司还有两位在，好像一个女人的身影挺熟悉，但隔着玻璃门看不清。不过当斗十方看到包神星屁颠屁颠往那方向跑，他一下醒悟过来是谁了。

长甸镇那个诈骗教练，叫菊儿什么的雀斑妞，只是没承想她也来到这儿了。

到了门口，谦让进来，这里面装饰得就更有看头了，大号的书架摆得琳琅满目，钢木玻璃组合的办公桌椅配着外星人高端办公电脑，豪气和大气尽显，看了一圈悠然坐到了老板椅上的沈曼佳赞道：“张总啊，神速啊，这儿启用应该没几天，这就装修好了？”

“不是，直接租了家公司，反正又干不了多久。”张光达倒着水，果真很抠，连茶叶都没放，不过给递的烟是中华。武建利和斗十方推拒了，两个人是跟班的身份，保持着起码的规矩。

沈曼佳可就大气了，直接用命令的口吻道：“账目拿过来看下，这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知道，大账都过您手呢，郑老板早吩咐过，您有什么不解的尽管问我，我呢，还指望着下回跟着您发财呢……菊儿，你来一下。”张光达说着，拉开门喊了声，回头又笑吟吟解释着，“不瞒您说，我这老板也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再说我也看不懂那玩意儿，得专业的人给您瞧。”

沈曼佳笑问着：“自己不管着账，这可是大忌，我一直有点奇怪，你们这种上下线的信任是如何建立的？”

海外回来的，不怎么懂国情。张光达小声解释着：“这生意啊，是看账拿人，按钱论罪，所以呢，我们这个组织自大经理以下，都不碰

钱，即便失手进局子了，也只能算是‘受骗群众’，被遣返回原籍。”

“但是，这样的话……”沈曼佳愣了，根本不沾钱的骗子，就不好理解了。

张光达继续道：“没人敢欠我们的钱，所有的老板都靠我们办事。这么说吧，您这身份是割韭菜的，圈进来的人呢，那就是韭菜，而我们呢，是负责帮您这样的老板圈韭菜的工人。”

“哦，明白了。”沈曼佳恍然大悟，然后好奇地问，“那，张总，您手下这样的工人有多少呢？”

“嗯，信得过的，大几百总是有的，要拉伙开干的，一两千人没问题。您放心，我们的人绝对安全，一拨一拨的基本都有亲戚关系，要不就是同一个地方的，只要认识其中一个，就能招来一群……咱中国人多啊，你一个人骗一块钱，那就十好几个亿。而且傻子太多，骗子根本不够用。您别笑，不说别的，就说那香港富婆代孕，那么老的梗，现在还能骗到钱；咱们这高科技现代化网络化的手法啊，我学了好几天才明白，这市场呀，大有可为啊……菊儿，你来。”

张光达一番鸿篇大论，终于在雀斑妞进来时暂停了。这个妞还是那副看谁都厌弃的表情，直接忽略了熟人斗十方，不过对沈曼佳还是挺尊重的。她打开电脑，登录网站后台，演示着网站的运作，以及各数据簇的互联，还有各地之间的结算。别说斗十方了，就是经历过无数跨国电信诈骗案的沈曼佳，都被这种撒大网专捞小鱼的诈骗方式给惊呆了……

大象无形，大骗无形?

上午时分，川南某县，冬季的风景依然是处处绿色。

丁零零……一声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房间里一个蓬头睡衣、系着围裙的主妇，正百无聊赖地拖着地，生活就像她凌乱的房间、臃肿的身材和干不完的家务一样，充满着习惯性的麻木。她拖地拖到桌边，顺手拿起了手机，是“巅峰客服25”发来的信息，这让她眼睛一亮，内容是：淘宝做任务的半小时内联系，佣金3元，仅限第25期会员。

这是群主，她是会员，粗算已经入会月余，她娴熟地登录明日商城APP，找到了对应链接，打开，是一处县域地区评选优秀人物的投票页面。她按照任务要求投票，然后截屏，发送，OK，任务完成……刚输入完成，丁零一声，收入到账，3元。她心里窃喜地放下了手机。

普通人的生活永远是拮据的，3元可能是一瓶调味品的钱、一份冰激凌的钱，甚至省着点可以是一天的菜钱，粗粗算来，这个月可算是把本给赚回来了。

没错，这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她回忆着每次任务、收入都是实打实靠谱，甚至她还查过某宝网上，这些客服其实就是一个网店的老板，挂单卖的其实就是这种点击、投票、点赞之类的业务。她现在有点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加个高阶的会员，那样的话，早该赚不少了，不像现在，每天只给3元的任务。

她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拨打着一个熟悉的号：

“哎……大花，你给我介绍的这会员……不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太抠了吧，每天那么多任务呢，只给3元佣金的任务？不能多给点？”

“大姐呀，现在投票都控制，一部手机相当于一个账号，你没看每天只能投7票，说起来都多给你了。”

“其他任务也行啊？”

“各组都排着呢，按编号自动发的，这能走得了关系？”

“那……那你不是说，有高级别的？”

“有，你自己缴费就可以申请升级……再教你个办法，用你老公的、亲戚的，不管谁的手机号注册一个，两个会员号就相当于两个人，三个号就相当于三个人，那你接的任务就多了，反正一个月就回本……对了，老会员介绍新会员，要返还百分之十五，新会员以后再介绍的会员，你还挣百分之五。”

“这个……返还？”

“高级会员才交一百多，你要介绍四五个，直接就等于不交钱光赚钱了，钱你自己交公司账户里了，人家有必要骗你百八十块钱？注册个公司多少钱？运营个大网站多少钱？真是的……自己到群里看，这个月交一百赚大几千上万的都有了……”

这是闺蜜，劈头盖脸训了她一番，无外乎做饭看娃人变傻了，外面的世界变了你都不知道咋了，人家拿着手机成就人生辉煌，你拿个手机只会聊骚自拍上网……一番训斥让她无地自容，这位主妇痛定思痛，再次拿起电话时，拨打的是邻居的电话，一个和她一起买菜接娃捎带着经常传闲话八卦的婆娘。

人际关系在现代通信中像一条看不见的线，连接着你我他，那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的错综关联，具体没有人统计，不过在川南这个县城，“明日商城”几乎已经无人不知。

晋中某市，凛冽的北风刮走了树梢头的最后一片树叶，阴霾遮蔽的天空下，一个标着“行知”字样的学府，教学楼里正响彻着老师琅琅的声音。

大阶梯教室里，靠后，角落，一部手机嗡嗡响着，某学子掏出了手机悄悄地看，显示着巅峰客服的信息：“尊敬的网红会员，今天发布任务链接如下，http://www.××××××.com/d08，需要点赞转发并截图验收。”

“收到……等等，我能发展一百多个会员，但我有点担心。”

“你是担心会费的安全，还是担心提成的兑现？”

“呵呵，都担心。”

对方没有说话，片刻后，开始连续发截图，一张接一张，瞬间连发三十多张，这个学子愣愣地瞧了瞧，是注册的信息，名字被马赛克了，不过地址就是他们学校，还有转账记录，其中已经有人赚到三千多块了。他发怔的时候，信息来了，对方输入的文字显示：“诺言两个字都是只有口，没有心，我无法承诺你，只能告诉你真相让你自己选择，其实在你们学校，注册的已经有九百七十多人了，你自己可以验证一下。”

“卧槽！”这个学子差点喊出来，对方的信息冲溃了他讨价还价的想法，手指飞速地完成着微博上的任务，做完，收钱，然后编辑了一大段话在班级群里发送，大意如下：

不怕举牌游街似的尴尬，不怕发传单风吹日晒的枯燥，我兼职我自信，我兼职我无悔，我兼职我无畏，我们兼职的大学生一代，不一定能成为生活的强者，可一定也不会是生活的懦夫……同学们，我在

明日商城兼职，没有日赚过百更没有月赚过万，可赚到了自信和这个社会对我辛勤的肯定。

来吧，同学们，和我一起……下课后各宿舍舍长联系我。

苏北某县，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临近午时生意渐稀，一个菜摊后，裹着头巾的一个黑脸歪牙满脸麻星的大妈，正看着手机视频里俊男靓女的凄婉爱情故事，不知道是霸道总裁的温柔，还是霸道总裁家的奢华触动了她，她迷醉在少女心的憧憬中，手托着腮，嘴角慢慢地溢出了一滴亮晶晶的口水。

“嗨……嗨，醒醒……徐婶，你多大年纪还看甜宠剧啊？我家闺女才看那扯淡玩意儿。”

有人吼着，把她吓醒了，她抹着嘴，翻了一个白眼，没理会这个戴着市场管理袖箍的男子，没好气地说着：“不到交管理费的时候吧？讨债来啦？”

“哎，今天不讨债，给你送钱来啦。”管理员把一张装帧精美的铜版广告递给了大婶。大婶瞅着，什么商城APP推广，什么会员、达人、网红，看不太懂，不过一看交钱，她一把扔了道了句：“骗钱的。”

“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自己去问问场边卖面皮的老商，他头批会员早回本了，市场门口卖虾饺那秃陈，人家这个团队给秃陈拍了个抖音宣传一下，哎哟，那生意火爆的，都不用卖虾饺了，雇了几个人干，自己拍秃脑袋就赚钱了……这是互联网+思维，你没听过人家现在菜农咋卖菜，上网一宣传，几十万斤几十万斤卖，就你，一天能卖几十斤吗？”市管连嘲带讽，说得徐婶无地自容了。逼急了，她戳着指头道：“反正你要钱就是骗人的。”

“不是要钱，让你了解一下，要说日入几百上千，那肯定是假的，这任务啊，每天就赚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那能有假？骗你有必要费这么个劲？这一张广告纸都好几毛钱呢……别说你看不起那几块钱啊，一斤青菜八毛，能赚两毛不？一斤土豆五毛，能赚一毛五不？你闲得没事戳戳手机赚个小钱多好，不比你看那啥爱情剧强？你娃都快相亲了，咋，你还想恋爱呢？”

“呸……”

徐婶直接祭出老娘儿们的终极杀器，把市管唾跑了。这些天这货总来骚扰，说得她半信半疑，又一次拿起了那张广告纸，这回有点上心了。以她卖菜锱铢必较的算力，她掐着指头算算投入的收益，最低的一年会费96元，一个月就能赚回来，剩下还有十一个月，虽然一个月只赚一百左右，可那算起来，不也上千了？

真的？假的？她咬着手指揣度着，片刻后扔下摊子，去找卖面皮的老商和卖虾饺的秃陈了，她倒真想看看，是不是真赚钱了。等到地儿先把她看傻眼了，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人，都是市场的菜贩、肉贩、鱼贩子，叽叽喳喳似乎都在讨论这个事。之所以让大家这么群情激动，是因为头批加入的确实赚到了，赚最多的快上万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榜样羡慕嫉妒恨的力量更无穷，这一天就连最顽固的徐婶这个菜贩都追着市场管理员要入会……

粤深一带，笼罩在蒙蒙细雨中的城市，穿梭在高楼大厦间狭窄街道的红的、黄的快递哥、外卖哥、的哥以及不知道什么哥，是这座城市底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天似乎稍有不同，疾驰的电单车、出租车甚至黑车，在粤深之间但凡遇到小工厂的地方，总是递上一份广告，甚至快递到门入户

时，广告纸就被顺手贴到了快件上，那广告上赫然就是明日商城。

针对企业主的需求不同，什么多场景、全系列、超级流量、百万用户群体；什么自主投放、AI技术；什么专业推广平台、海量信息流等。如果这个还不够抢眼球，那真实案例可摆在那儿呢，两篇简短的报道：一篇是金叶日化三个月突破千万级销量的神话，一篇是化妆品微商两个月脱颖而出的奇葩。这两个厂家就在这一带，公司地址、电话注明着呢。

企业越小，老板越精，哪怕心里再蠢蠢欲动也少不了打个电话验证一下，很多人确认之后表情复杂，确认的结果是：那家金叶日化公司确实是在几个月里像“造反派”一样崛起了，不过昙花一现，现在似乎牵扯上了经济问题正被查呢。另一个微商也不是省油的灯，据说等查到时早卷钱跑路了。

这种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只在乎结果，不在乎过程和手段，他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赚到了。

这就够了，冲着不过千把块钱的会费，值得一试！

长安市，经济侦查总队，作战指挥室。

那些已经遍布全国的疑似诈骗案，反映在经侦大数据里，是枯燥的数字和图表，指挥大厅中央的大屏上，鲜红的柱状图，一天一天几乎是直线上涨，如果把峰值连线，那看上去绝对是一条接近九十度的攀爬陡坡线。

所有的作战台席已经把火力集中到这个明日商城案的关联数据搜集上了，账户出入现金流、用户群体分布、群体画像、集中地区等，这些相对案情过于抽象，不过即便抽象也看得出，如果真是诈骗，且

不说将来案值有多少，现在用户群体已经覆盖十几个省份了，一旦爆雷，那规模绝对和不久前P2P、O2O席卷全国的案情有一拼。

“同志们啊，我们的想象可是跟不上裂变的速度啊，大家说说吧……虽然案情分析会上大多数时候说的是废话，可是还得开，为的就是没准哪句重复的废话里能触到灵光，让我们找到一个破局的点，现在这个点，越来越模糊啊。”凌宏业道，他扫了眼与会的人，自己麾下，再加上中州方面的向小园、俞骏，现在就连中州的反诈骗信息中心也在跟进这个案子，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但问题是，火力要对准的目标，却太分散了。

俞骏接下来就提到这一点了，他开口分析道：“这种涉众类案件的案情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大家看分析出来的针对群体：低收入人群、学生、打工者等，每个人百八十甚至再高点不过几百块，但加起来肯定是个恐怖的数字。这类成规模的涉众类诈骗是最损的一种，即便砸盘，大部分底层人员也不会报案。即使报案，案值也不在立案范围，他们设定商户加入会费最高不过2888元，现在大部分地区的立案案值还是3000元。”

邵承华接着他的话道：“还不能定性为诈骗，只是疑似虚拟传销。”

“呵呵，快了，我们坐等定性无非是给他们毁灭证据和逃逸的时间。”俞骏笑道。

他的态度在这里一直不讨喜，凌总队长也有点反感，他开口道：“说句丧气的话，证据，证据不足啊。我们只查到了两个窝点，一个在川南，组建明日商城分公司的法人董晋有传销案底；另一个在苏北叫刘仁直，同样的案底，不过已经是五年前了。外调的情况反映，他在

当地居然都成了个小网红，抖音上粉丝有好几万，呵呵……比我们全城警力都多啊。”

“这种人要是涉案，那就不敢想象了，现在粉丝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类别，粉丝疯狂起来，花再多的钱也心甘情愿。”向小园补充了句，她看了看长安方面的同事，欲言又止了。自滨海归来这里就因为斗十方的事蒙上了一层阴影，偏偏斗十方连着一周没有任何消息。曾夏带着程一丁、关跃龙几位外勤追到金川市，蹲了好几天，仍然没有联系上，现在阴影恐怕要成阴霾了。

“如果不行，只能快刀斩乱麻，这个裂变的速度必须控制住。后台操盘的可是一群传销分子，他们的能量不容小觑，即便今天动手，我估摸着案值也应该有大几千万了。”俞骏道，他对于货到付款诈骗案仍是心有余悸，倒不是案有多大，而是那种繁杂会拖垮你的精力、耗尽你的资源，让你什么事都干不成。

此话一出，明显地看到了凌总队长脸上的犹豫，快刀斩乱麻容易，那抓到主谋可就难了，他伸手动着遥控笔，一屏显示着一群上榜的嫌疑人，就听他说道：“现在车手的情况已经查清了，是一帮缅甸人，有26人，全部隐藏在长安县果脯加工厂里，武建利已经数日未归，我们假定一个现在动手的方案，大家算一下，能抓到武建利，能端了这个非法入境的窝点人员，能关联到取钱洗钱的牛金、黄飞等人……或许运气好一点，能找到关联沈曼佳的证据，把她依法滞留，但余下的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便我们抓到，也得放人。”

再上层，皇城府的郑远东、主持骗局的杜其安，这些停留在嫌疑层面的人，恐怕不可能在事后找到证据。而且他们除了被拍到了出入蜻蜓KTV的视频，可能再不会与本案有任何关联。

“凌总队长，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无奈的结局，有时候也不得不以大局为重，不能因为一个两个嫌疑人未落网，而坐视成千上万的群众掉进骗局里。”俞骏道。

凌宏业像不为所动一样，反驳了句：“你这话很对，骗子也是这样想的，警察永远要顾全大局，而顾不上他们这些组局的人，所以他们一直能从容地逃走，从容地置身事外，从容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俞骏道。

“但会是这个结果。”凌总队长道。

两个人撐上了，俞骏自动噤声了。一噤声，凌宏业又觉得自己话过了。察言观色的向小园圆了句场道：“目前战机尚未捕捉到，确实也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时候，好容易盯上了一窝骗枭，这在以前都不敢想象，以前顶多抓上几个跑腿的，上层的人和转走的钱，大部分找不回来……假如有机会抓到杜其安、郑远东之类的策划人员，那可是个人财两不空的最好结果。”

俞骏翻了一个白眼泼着凉水提醒着：“还有地下黑产，要不连他们也一窝端了？”

这一下把向小园给泼得透心凉了，那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关联到黑产的迹象。

“看来又是一个没有结果的讨论会。”凌宏业等了片刻没人发言，他出声道，“那解决不了远处，说下近处的事，俞主任啊，我想听一下你的个人意见，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零号真和沈曼佳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而且被她收罗，那对于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危害会有多大？”

“这个……”俞骏被难住了，他想想说了句不确定的话，“他总不至于告诉沈曼佳自己是警察吧？”

邵承华本来绷着脸，一下子被逗乐了，他终于说了句话：“可他也不告诉警察沈曼佳的事啊，拖延、推诿、下意识地保护，那这个事就难办了。化装侦查要求绝对忠诚的意义就在于此，且不说叛逃、黑化，执行任务人员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可能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还没有确定，你怎么知道他动摇了？”向小园道。

“都睡一张床上了，我就不信他是柳下惠。”邵承华道。

向小园愤然反驳：“为什么不能是酒醉失态？男女间也就那点事，总不能以一事定性吧？万一就是个酒后乱性呢？男人在这个上面有几个把持得住？换你和那么一位娇滴滴的女骗子在一起，我就不信你还能绝对忠诚。”

俞骏一捂嘴，没憋住，笑了。邵承华面红耳赤，凌宏业干咳了两声，摆手叫停，然后和着稀泥道：“这事，冲着小向据实回报，不偏不袒，我站她的台……零号第一次是主动请缨，第二次是有点无奈，两次都让我很感动。要是我们这样一个同志真倒在女骗子的石榴裙下，那就太可惜了。小向，你最有发言权，你认为呢？”

“我脑子很乱，说不清楚，但那天见十方时，他的情绪似乎不对，很颓废……他这个人很奇怪，不管是干坏事，还是发现别人干坏事，都会很兴奋，只要情绪一低落，那就是他在自责脑袋跟不上犯罪思维了……可是接下来的事我就看不懂了，他和沈曼佳走到一起，就很兴奋，而且后来我们对餐厅提取的监控视频分析发现，两个人很自然，不像装的，似乎确实很兴奋……”向小园努力回忆着。

俞骏皱着眉头问：“哪种兴奋？你仔细回忆下。”

“就像……上次和钱加多找到傻雕那种，他应该有什么发现了……”向小园脸愁苦着，想不通此节，而且从那天以后，斗十方仿佛变了一个人。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可能发现了什么秘密。”俞骏道，两眼空洞，在迅速回忆着和斗十方交往的点点滴滴，以那些为基础判断这个人可能去干什么。

凌宏业等不及俞骏思考了，追问着：“另一种可能呢？”

“另一种是，他将成为我们这里尘封的秘密……相信我，他要是跑了，会比沈曼佳、杜其安更难找到。”俞骏道，他没有意识到，这话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带来了更大的问题，截止到今天，零号失联已经整整一周了。

果真是无聊的一天，直到晚上，依然没有任何消息，追到金川的外勤，憋得都快坐不住了……

异乡浪迹，是近是远

与北方寒冷的天气相比，地处西南的天府市是那种带着潮意的湿冷，街上银杏树的叶子快落完了，可其他的树和草地居然还是绿的。最惹眼的莫过于这里怒放的蜡梅，粉的、红的、黄的、白的，街头巷尾都飘着这种五颜六色花朵的馨香。

梅花……远处一丛梅花似乎触动了倚在树干旁的斗十方，那美丽的花儿让他想起一个人来，一旦想起来，就有莫名的愁绪涌上心头。他回头看，王雕和包神星就在不远处，“天府市高新区创业孵化园”的标志格外醒目，斗十方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站了，他和王雕、包神星扮演司机的角色，载着张光达和沈曼佳，反正从西北跑到西南再一路回来，一走就是十几天。

对外联系？别想了，别说前几天武建利还跟着，根本要不了小动作，就是武建利不在，他们几人也被看得牢牢的，干任何事从不让其中某人落单，手机全部上交，身上证件、钱全部没有。后来斗十方醒悟过来了，张光达把干传销的经验全部用上了，别说斗十方了，哪怕就老杜的侄子傻雕这样的，他都信不过。

这就是骗子的生活，除了自己谁也信不过。斗十方一直觉得张光达在和沈曼佳密谋什么事，可他更惊奇地发现，张光达似乎连沈曼佳都信不过，总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往回走着，到了车前，拽着包神星，掏了包神星兜里的烟，叼上一支，然后又摸火，气得包神星不给他了，瞪着眼呵斥：“咋，没长嘴啊？不会要啊？”

“跟你客气什么？”斗十方硬掏了他的火机，点上，塞回包神星口袋，冷不丁地端起了包神星的小帅脸，莫名其妙地审视。包神星恶寒似的挣脱了骂着：“别打我主意啊，死基佬。”

“站住。”斗十方拽着他，盯着包神星躲闪的目光问着，“你老实交代，那雀斑妞是不是把你上了？”

“什么呀？你胡扯。”包神星不承认了。王雕听这话就凑了上来，直嘲讽着：“我说憨炮，你丫口味真重，那女的身上肯定一身麻子，那

么丑你都硬得起来?

“哪有啊？就脸上有点雀斑，身上挺白的。”包神星狡辩着。

斗十方和王雕相视一笑，王雕故意问着：“那胸呢？太小了。”

“不小，一只手正好摸住。”包神星道，此言一出看斗十方和王雕鬼鬼祟祟的表情，猛然发现失言了，气得他直竖中指骂着，“干不上憋死你俩狗日的。”

“可把我俩憋的，来，说说，我说你可以啊，咋把咱们教练发展成炮友了？”斗十方问。王雕附和着：“长本事了啊，不但会骗钱，还懂卖身求荣了，啧啧啧……看这成长得多快。”

“别跑。”斗十方拽着羞不自胜的包神星追问着，“你得说说啊，说起这点来我挺佩服你的，你说她还揍过你，怎么着两个人滚床单了……你老实说，什么时候的事？”

“说清楚啊，不说清楚我告诉飞哥，小心飞哥剁了你的小鸡鸡。”王雕威胁着。

不知是纠缠，还是威胁起作用了，逼得包神星期期艾艾地承认了，就是招聘那天住在快捷酒店里，晚上没事喝了几杯，喝完顺便就把事给办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斗十方听得不过瘾似的。王雕强调着：“细节，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啊，我就不信这能跟大保健一样，脱了就开干。”

两个人拽着包神星不撒手的工夫，冷不丁听到了一声呵斥：“嗨，干什么呢？又欺负小包。”

张光达和沈曼佳出来，两个人赶紧放开了包神星，王雕坐到了驾驶位置，包神星上了副驾。斗十方开车门迎着两位，笑着做了个鬼脸把这事搪塞过去了。羽绒衣裹得严严实实的沈曼佳只是笑了笑，坐到了车上。那位恭送的经理模样的点头哈腰地把这一行人送走了。

“基本就这样，沈总啊，您还满意不？”张光达客气地问。

“不是满意，是震惊啊，我之前见过的盘子，都是供料很准确，知道姓名、职业、住址、账户余额才对症下药，真想象不到还能这么玩啊，杜先生是个天才啊。”沈曼佳赞道。

张光达笑着附和着：“可不让您说着了，我们之前玩传销那套啊，最早是几千块，后来消耗太大扛不住，涨到四万八，就那1040工程。老杜找到我时啊，我一听这几块几毛的生意，就觉得是扯淡，嗨，他就跟我杠上了，要带我去看个盘，合适我干，不合适，只当陪玩。这一看啊，把我给带上道了。”

“我好像听说过，货到付款？”沈曼佳问。

“嗯，要不是被雷子砸了盘，现在都不会是这个样子，本来金叶就是树个标杆，金叶做起来，那头是几个小厂联合给咱们供货，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信了，那小商户要是蜂拥进来，可比会员散户要值钱得多……这不被雷子半路砸盘了，不得已，这头的只能另起炉灶。”张光达道。

“所以说是天才啊，破了局还能再组起来，特别是这个设计思路，几乎是现代网商电商的经营思路啊，积少成多，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把生意做大了……我实在不敢想象，这才几天啊，已经突破二十万用户了。”沈曼佳赞道。

张光达也性起了，笑道："这个啊，是人骨子里的劣根性在作怪。您是有钱人，理解不到没钱人那种贪小便宜的心态，他就为省几块甚至几毛钱，能在手机上戳一天；没看超市只要萝卜白菜便宜上几毛钱，哎哟，那些个老头老太太能排一天队，买上一麻袋往家里扛……只要他们一算能讨到便宜，其实都不用咱们费劲，那人是噌噌地往里进，就跟一些网购平台一样。"

几人笑着，沈曼佳回头看了斗十方一眼，随口问着："十方啊，杜先生这个思维，属于传统，还是现代啊？"

"贪小便宜，不分传统和现代，任何时候都适用。"斗十方道。

"对，但能从这里找到机会，而且能做这么大，唯杜先生一人而已。"沈曼佳赞道。

"那是，不服不行啊。"张光达附和道，他拿着饮料，殷勤地递给沈曼佳问，"那沈总啊，您是国际玩家，这回头有生意啊，千万别忘了我。咱别的本事没有，就说你买人头，那真没什么问题，您要多少，我给您招多少……而且甭担心有什么事，一听出国，就乌泱乌泱都来了。"

"好，没问题。"沈曼佳接着饮料，淡淡应了声，答应得有点轻描淡写，不像那么正式，而是提醒着张光达，"这走完了别难为这几位兄弟了，我们呢，找个地方吃饭，商量下接下来的细节。"

"好嘞。"张光达应着，叫着包神星把前置箱里各人的东西拿走，回头查着手机，找了家饭店，开着导航循着路线过来了……

嘀……嘀……长音告警，坐在车里的关跃龙翻查着手机，一看拍下的画面，往后座曾夏眼前一晃道："看，就是他们。"

司机程一丁也看了一眼，看到驾车的王雕时，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我的个天哪，终于追上了。”

“通知娜日丽和那一位跟上来，他们和王雕照过面，不要露面。”曾夏在后座出声道，连声音都听得出疲惫来。

那两位是在交通监控中心，一个在监控上看，一个在路上追，此时终于有结果了，而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周，再追不着，别说家里，这几位追踪的人都快疯了。

在金川一直找不到人，一帧一帧地查交通监控只查到了大致的去向。曾夏带着这一组花了几天工夫才摸清张光达换了个名注册的公司，守了几天不见人，这才查出入记录，查到了经常出入这里的一辆车。继续查车，没承想那车居然出现在粤港一带。等他们追过去查，那车已经离境了，于是他们追着一座一座城市走，一直跟不上这些人的速度。直到家里醒悟，这似乎是一次巡视，干脆根据大数据在明日商城的用户分布集中的城市找。哟，这个思路终于对了，终于找到了。

不过已经两周过去了，家里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拉网抓捕方案了，这儿即便有消息，恐怕也未必会比大数据的更准确和翔实。

“曾队，能问句不该问的话吗？”程一丁开口了。

曾夏在后头挪挪浑身酸疼的身子道：“你是想问，家里的指示？”

“对，这家伙前半场表现惊艳，后半场全成惊吓了，我估摸着家里差不多该判断他跟沈曼佳私奔了，不会是要把他带回去吧？”程一丁问。

“如果是呢？”曾夏问。

“那这个恶人让我来当，多少给他留点面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是还没查清吗？”程一丁道。

曾夏在后面道：“多虑了，真相出来之前，家里不会放弃任何一位自己的同志，怀疑是正常的，我们都不要添乱，我可以告诉你，家里的指示是，有危险援救，有过错挽救，都是不惜一切代价。”

“那我就放心了……看，是不是前面那辆车？”程一丁问。

此时关跃龙也收到信息了，直道：“咦？追踪的手机有信号了，是零号在滨海使用过的手机号。”

“看来这些团伙的保密措施不比我们差啊，但愿是我们错了啊，否则我们对自己人得先提防。”曾夏道。

这句话听得车上人都暗暗叹息了声，再无赘言。

追踪和定位同步跟上了，失踪两周之久的零号，在一处名为客来悦的不知名饭店前，重新出现了……

“十方啊，我忘了件事……”

沈曼佳在进饭店前突然停下了，要过了车钥匙，把斗十方拉过一边耳语几句，斗十方快步又跑回车上，开着车莫名其妙走了。

那几位大眼瞪小眼，沈曼佳嫣然一笑道：“女人每个月总要有那么几天不舒服，得买点备用的东西啊，你们会好奇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自然不会好奇，三人笑了笑，相伴进了饭店。

绝好的接触机会，程一丁立即加速，超车，然后摁喇叭示意。斗十方开的商务车在拐弯处靠边，曾夏快步跑过来，一拉门进去了，追

踪的车辆成了断后的车辆，两车一前一后沿街前行着。

“这是干什么？”曾夏纳闷问。

“给沈曼佳买点女人用品，卫生巾、内衣内裤之类的。这娘儿们毛病多。”斗十方道。

曾夏一阵牙疼，道了句：“这关系够近的了啊。长话短说，为什么两周失联？”

“张光达带着我们把大盘的点都走了一遍，两周跑了好几千公里，手机没收了，出入都不落单，晚上睡觉都和沈曼佳在一个房间，不可能有机会，我也急啊。”斗十方道。

“你……和她睡一个房间？”曾夏吓了一跳。

“别误会，套间。武建利离开后，我一直是保镖兼司机角色。”斗十方道。

“你该汇报了。”曾夏道。

“我都觉得不用汇报了，这辆车停留的地方反查一下，基本都是盘点，有IT公司、有网络广告公司，有的根本没公司，所有核心人员都来自张光达早年的传销团队，这帮人拉队伍的本事很厉害，听口风，应该已经超过二十万人了。”斗十方道。

“这个情况家里已经掌握，你失联期间，洗钱一直未停，被监控的账户已经有几百个了，武建利现在已经离开长安，在中州一带组织车手继续作案。”曾夏道。

“不对劲啊。”斗十方突然道。

“什么不对劲？”曾夏问。

“我觉得来得太容易了，杜风头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啊，他应该清楚沈曼佳树大招风的危险性更高，让张光达陪她巡视盘点一圈，这岂不是把所有窝点都置于危险之中了？除非……除非是想踢掉几个分钱的，砸盘的时候别说沈曼佳，连张光达一起砸喽。”斗十方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现在的追踪并未找到杜其安的藏身地，这个情况家里考虑过了，几个团伙极有可能也在相互博弈，出现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并不意外，很可能武建利这一帮也会被扔出来当替罪羊。”曾夏道。

“那只能走着看了，还有一个情况是，这几个团伙能够联合作案，起关键联系作用的是一个‘逆风’的名字，我搞不清是个团伙，还是个人，但这个逆风应该是首恶，中州货到付款诈骗、洗钱、提供网络技术支持，都与这个逆风有关，张光达和沈曼佳都不知道这个逆风是谁。”斗十方道。

“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消息。”曾夏有点失望道。

斗十方瞟了眼，为难道：“大数据也查不到吗？这个APP的中枢在哪儿，哪儿就是终极标靶。”

“呵呵，主站服务器在国外。很棘手，线上只要一封肯定打草惊蛇，但在线下，我们找到蛇的可能性又微乎其微。”曾夏道。对付骗子，特别是以网络为凶器的骗子，想人赃俱获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只能同时端这些窝点了，沈曼佳的秘密全部在她的随身电脑里，但密码在她的脑子里，这个人有个特长，记忆力很惊人，手机上用的是二十几位的密码，几乎每天习惯性地换；电脑更不用说了，她的手击键速度我都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快……那么多账目都不用想，

每次操作像玩游戏一样，那得多好的记忆力啊。”斗十方回忆道，语气里甚至有点羡慕。他敢断定，经侦上的高手拉出来，无非也就这水平。

“这个你不用考虑，只要她不是扛着现钞出境，赃款跑不了……”曾夏不时看着斗十方，他说这些的时候，曾夏感觉他口气似乎怪怪的，似乎斗十方对这个嫌疑人褒大于贬。这对于心思敏锐的老刑警，可能就得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他突然冷不防地问：“在滨海，你们最后走的那一晚上，你们住在一起，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啊，她喝醉了，我喝多了，我估计她想灌醉我呢。”斗十方道。

“然后呢？”

“后来就回到她的住处了，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安排的这些临时住处，好像到每个地方都是长居一样，不排除暗处可能还有其他同伙接应。”

“不要答非所问，你们在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睡觉啊，还能发生什么？啊……你们不会是以为……”

“不要分你们、我们，我在问你问题，你睡在哪儿？”

“沙发上啊……她睡在大卧室，中间起来吐了两回……你们，不会搜查她的住所了吧？”

“你说呢？”

车嘎的一声刹住了，斗十方把着方向盘思忖了片刻，他的眼睛直视前方，不过明显思路放飞了，半晌反应过来，却是很愤怒的口吻

道："骗子最擅长的就是留后手，她要是留一个后手，那他妈我就惨了……是不是她发现了什么？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好。可真发现什么，怎么可能反其道跟我走得更近呢？"

他纠结了。曾夏道："你一失联，知道家里多担心吗？我们一组人这两周什么也没干，就找你了。凌总队长说了，宁愿放弃这个案子，也不能放弃这位同志。"

"别扯好听的，是怕我和沈曼佳私奔吧？你老兄也不想想，我就傻出天际，也不至于和一个部里盯上的重点嫌疑人谈情说爱呀？再说了，我这鸟样我自己都不满意，她那身份能看上我？这不扯淡吗……哎，不对，这娘儿们有事没事在人前老故意撩我一下，都以为看上我了，这是哄着我卖命呢，还是骗着我送死呢？傻雕他们这么想情有可原吧，不能你们也这么想啊？"斗十方怒斥着。

曾夏提醒着："开车，时间不能耽搁太久。你考虑一下，家里的意思是，这个骗局不能坐观其大，要尽快刹住蔓延势头，所以，现在到考虑你是否撤出的时候了，毕竟她这一路是个洗钱中间环节，主要节点不在她身上。"

"你下命令吧，你说撤，我立马开车消失。你以为我每天胆战心惊过得很舒服啊？家里在听着是吧，我等着。"斗十方把车泊到了超市门前，自顾自下了车，奔进了超市，即便这种情况下，他似乎也没有忘了要给沈曼佳买女性用品。

车里，曾夏看着斗十方急匆匆地进去，他观察四下无人注意，拨着手机回问："……情况就这样，请示下一步计划。"

手机里回复了一句"稍等"，然后未挂断的手机中传来家里几位的争论，听到邵承华一句很清楚的话是：他在撒谎，送检床单上的皮

屑、毛发，其中的一个和他吻合……

听到这儿时，曾夏有点失望地闭上眼，头仰靠着椅背，如果与恶龙搏斗的最后变成恶龙，与骗子较量的最后也成了骗子，那可能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了……

千里之行，又回原点

屏幕上，那辆GL8商务车开始回程了，曾夏要求确认命令的声音又重复了一次。

千里之外，决定此车去向的长安经侦总队作战指挥室，凌宏业僵在座位上好一会儿了，听得出零号的情绪不佳，态度很差，提供的信息价值也不大，只有“逆风”这个名字惊得凌总队长眼皮跳了一下，不过旋即失望更大。

搞经侦的现在和网安联系越来越紧密，原因是大部分网络黑手基本都和经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安总局曾出过在逃计算机犯罪人员名单，这份名单未公之于众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在逃人员，肖像都是空白，这就是在行内很有名的“黑客榜”，而所谓的逆风，全榜排名第四。多起诈骗、非法入侵、盗窃信息等案件都和他有关联，这种神龙首尾都不见的人物，恐怕不是一个经侦总队敢于奢望把他绳之以法的。

邵承华看总队长走神了，提醒了句：“总队长，他快到了。”

“你的意见呢？”凌宏业抬头，不置可否地看着这位下属。

邵承华没客气，直接道："撤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有怀疑，那不如不用，否则我们还得准备几套预防方案。再者，现在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已经能锁定大部分节点，只要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涉案公司，阻断这个APP的网络连接，完全可以把他们连根拔起。"

这似乎没有说动凌总队长，他还是痴痴看着屏幕。一旁的向小园反对道："现在贸然撤回，同时惊动沈曼佳和张光达，也就等于惊动了全部的人，这个后果你负责啊？"

"其实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全部滞留这四个人，沈曼佳的随身电脑里，应该存着她的转账记录。"邵承华道，以经侦的思维，只有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时候动手才会收获最大。

向小园又一次摇头："她进过两次监狱，曾经抓她的警察可能也是你这么想的，不过似乎没有成功。作为一名连接境内外电诈庄家的中介，能混到现在肯定有过人之处，零号刚才说的就是一种，记忆力超群。我们经侦大比武时，有人能够准确记忆一百个以上的账户和密码，我想她也差不了，如果账户和密码在她的脑子里，而不在电脑里呢？"

这是事实，邵承华一拍额头，为难了，喃喃道："但现在零号的特殊情况，可能对整个行动带来不确定的变数。"

"是啊，对我们是变数，对敌方，也是。"向小园道。

两个人针锋相对，没有任何谦让，远距离拍摄已经能看到饭店时，两个人的眼光看向了凌宏业，等着总队长做最后的决定。

"待命，3号方案，拉开监视距离。"

总队长下令了，听到了曾夏的回应，他关了麦，表情凝重地看向向小园和邵承华，很严肃地说：“不管你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我都理解。刚刚我在想，我们所谓的侦查、部署、追踪，所有反诈骗要做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欺骗。相对于诈骗嫌疑人，我们也是‘骗子’，这场较量，比的是谁更高明，我们可能不占优势，可能拙劣一点，可能输了这场较量，但我们不能输掉信任。他是基于对我们的信任才亲身涉险，也是这份信任带着整个专案组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扛着挨打也不愿骗钱的，临走的要求只是想穿上警服安慰下父亲的人，是可以把后背交付的同志，而不可能是在背后开枪的敌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选择相信他。”

这是一位老警察的识人眼光，他的眼神依然犀利，却带着某种柔和的光芒，他的表情依然肃穆，却让人觉得是和蔼的样子。

或者这就是警察，总是那么矛盾，不管是心里，还是外表……向小园心里如是想着。她对着凌宏业羞赧笑笑，像致谢，也像致敬……

“服务员，打包。”

张光达招着手，示意着服务员把几个未吃尽的剩菜包起来。这抠相连包神星都看不下去，直龇牙。沈曼佳掩着嘴笑了笑，起身。斗十方早一步拿起了外套。她穿戴着和张光达说：“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开着车回，我和十方去滨海一趟，保持联系，如果见到杜先生，一定转达我的感谢。”

“客气啥呀，都自己人……哎，对了，您要乘航班？”张光达纳闷了句。

航班、高铁……包括所有监控覆盖、可能留下电子记录的出行方式都是本行大忌。沈曼佳笑笑道：“谢谢关心，我的案底在国外，这里

不受限制。”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小心没大错……十方，照顾好沈总啊。”张光达又是一番客气，不过这家伙光是嘴上抹蜜，账都是斗十方结的。那俩跟班知道斗十方大方的性子，都趁机多装了几包烟占了点便宜。然后这一行人高高兴兴地驾车走了。

这头一分手，沈曼佳随即招手上了出租车，上车坐定后斗十方尚未发话，就听到她道：“机场。”

司机依言而走，斗十方几次偷瞄，沈曼佳在后座一手玩电脑，一手按手机，很专心致志。等到了机场下了车，她快步前行着，在航站楼里走得飞快，斗十方带着行李快步跟着。不料三转两转，他们又从航站楼的到达口出来了，再上一辆网约车，这次都不用说地方了，那导航提醒着，距目的地14公里，目的地是：火车站。

斗十方已经习惯了不多问，一路无话直趋车站。两个人汇进了人头攒动的候车大厅。斗十方对这种地方可是熟悉得紧，很快给沈曼佳找了个座位坐下，行李又占了个座位，然后起身在车站里来回找着，过了一会儿，端着一杯热水出现在沈曼佳的面前。沈曼佳正专心看着手机，被这个暖心的小动作给触动了似的，美目眨了好一会儿，才笑吟吟地坦然接下，不过嘴上却说了句：“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喝惯冷饮，反而不太习惯喝热水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生理期，还是多喝点热水。”斗十方把行李小心翼翼放在脚下，笑着道。

“这么会关心人啊，我都快被你感动了。”沈曼佳道。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不过在她脸上浮现的是欣慰的笑意，丝毫不见平素的高傲和贵气。

斗十方变戏法似的手一翻，两盒酸奶，笑道：“可以自由选择。”

“那我听你的，还是喝热水吧。”沈曼佳笑道，呷了口，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斗十方收起酸奶的动作。等斗十方直起身来，她的眼光也未躲闪，就那么喜出望外地看着，看得斗十方莫名其妙，紧张地审视一下自己，愕然问着：“怎么了，沈姐？”

沈曼佳突然问：“我能相信你吗？”

“不能。”斗十方摇头道。

“原因呢？”沈曼佳并不意外。

“不是您教的吗？只有相信自己，或者相信自己的判断。”斗十方委婉地回答了句。

“那你替我判断一下，我相信你吗？”沈曼佳换了一种说法，像故意给斗十方出难题一样。

“不相信。”斗十方给出一个答案。这让沈曼佳微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会给出一个相反的答案。”

“连一杯热水都惊讶，您是内心孤独的人，除了自己，不可能再容纳下别人。”斗十方道。

这一句似乎触动沈曼佳了。她感慨了声，审视着斗十方道：“我真无法相信，车手里居然有你这样有见识的人。”

“我父亲是个江湖骗子，他一辈子悟出了自己没有登峰造极的原因是，没文化，所以就想倾力把他的下一代打造成文化人。有时候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他越不想下一代重复他的路，他的下一代呀，还就偏

偏走上了他的老路。”斗十方带着尴尬的表情叙述着，这种基于真实的谎言在他身上毫无破绽。

沈曼佳轻呷着纸杯里的水，表情像被热意融化一般说着：“我可能不该和你走这么近，再过一段时间，恐怕我的心会被你骗走了。”

“不会的，我爸说，骗子和演员一样，一辈子要扮演很多很多角色，唯一缺的那个角色叫自己。”斗十方笑着安慰道，“我们可能扮演的都不是自己，只是一个角色在特定的情境里有了那么点感动，很快就会忘记的。”

“如果把这个情境给出个限定的话，我希望是永远。”沈曼佳像疲惫似的，轻轻地靠着斗十方的肩膀，看着车站里那些耄耋老人，那些甜蜜恋人，那些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人，仿佛羡慕似的，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也希望是，但现实和希望是一对仇家，不共戴天啊……您说的那句话很好，是虚荣、嫉妒，甚至仇恨在支撑着一个底层人的成长，我成长到现在，就没见过希望长什么样。”斗十方努力想化解此时的尴尬，毕竟被这样一位美女靠着，总免不了心猿意马。

只可惜适得其反了，沈曼佳靠得更紧了些，像享受着这片刻的温馨，她喃喃道：“我可能见到希望了，但它长得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会很可怕，会让你在半夜里梦中惊醒，会让你惶惶不可终日……可等你醒了，却又放不下它。”

“你说的是噩梦吧？”斗十方道。

“对于大多数人，活着还不就是一场噩梦？”沈曼佳道。斗十方觉得她情绪错乱，侧头看时，才发现沈曼佳靠着他，一直就在直勾勾地看着他，那眼眸如水，那肌肤吹弹可破，那白齿红唇微微翕合着，像

一个吻戏的前奏。他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清了清发干的喉咙。这时候，沈曼佳却像惊醒一样放开了他，受惊似的坐正了。

一股很负面的情绪袭来，让斗十方如此清晰地感觉到那就是怅然若失。

“呵呵，偶尔也会有美梦，看似触手可得，实则遥不可及。”他讪笑着，给自己的失态掩饰了一下。

沈曼佳把纸杯子递回给他，他接住的时候，她的手轻轻握着他，那种楚楚可怜的眼神让斗十方的心忍不住蓦地抖上几下，就听她以更低的声音道：“既然美梦易醒，那我们就回到现实中，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怀疑我对你别有用意？”

“是。”斗十方直接道。在这种人面前，掩饰没有意义。

“喏，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从不撒谎。我确实对你别有用意，否则像你这样的烂街仔遍地都是，给我提鞋都不配。”沈曼佳脸上蓦地冷若冰霜，刚才的温存如玉仿佛真的是在梦中，仿佛这一刻才是她醒来的样子。

斗十方并不意外，淡淡道：“我并没有追着给您提鞋，您不必打击我，即便没有被您赏识的荣幸，我也活得很好，我的出身您应该都知道的。”

“活得这么悲惨还没丢完气节，应该得到命运垂青，能让费才立头疼，能让杜先生对你另眼相看，能在大武手下逃走，我想你的能力应该是在情急之下才会被逼出来的那种。”沈曼佳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斗十方道。

“那就去测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帮我办件事。”沈曼佳直接道。

“您说。”斗十方道。

“找到杜先生。有什么需要和大武联系，找到时就通知大武。”沈曼佳道。

一丝不祥的预兆泛起，斗十方皱着眉头道：“这个很容易啊，我帮您联系牛老板，杜先生应该会给您面子啊。”

“呵呵，我说的不是正常联系，而是像大武找你们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牛金并不知道杜先生的下落，一个惯于幕后操纵的人，可能除了他自己，不会相信别人。”沈曼佳道。

“这样啊，那这就有点难了啊。”斗十方挠挠脑袋，怔住了，没想到自己又被委以重任了。

“仔细听我得到的信息，第一，杜先生身上有病，具体什么病我不太清楚，但有点严重。这是朱丰告诉我的，绝对可靠。第二，早年他们犯过一件什么案子，早早就脱离了原籍，这些年深居简出隐藏行迹，但狐狸不可能不露一点尾巴，他周围的人，总有某个人可能知道他的去处。顺便提一句，朱丰有几个假身份就落户在长安。第三，长安大武抓车手那晚上，他出现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些够吗？”沈曼佳盯着斗十方，叙述成了询问。

斗十方点点头。沈曼佳笑了，征询着问道：“看来对你并不难。”

“不算难，但我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斗十方道。

“你说呢？”沈曼佳问。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杜先生于你有恩啊？”斗十方道。

“呵呵，你真以为他会那么好心给我碗饭吗？错，如果完美收官我可能会拿到一份，如果出了岔子砸盘，我就是最先被盯上的替罪羊……而且，你猜得差点意思，他应该是螳螂，蝉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难道没想过，出身江湖的大部分都文化水平够呛，像黄飞那样的，你说他比黄飞还老，这样一位应该在家抱孙子的中老年人，互联网+玩得这么溜，真是天生的？”沈曼佳道，看斗十方迷茫着，她点醒了他，“逆风，逆风是他的合伙人，只有这一个解释，如果这个局是个聚宝盆，那逆风手里，会是座宝库。”

斗十方听得眼睛睁圆了，眼珠子凸出来了。这娘儿们想得比经侦总队都大，是直接想通过杜其安朝黑产下手。一个知名黑客，这些年手里积累下的财富，还有偷抢拐骗来的数据库，天知道会有多大价值。

“看来你动心了。”沈曼佳很满意地笑笑。她掏出包，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男人手包递到了斗十方手里。斗十方拉开看时，是现钞，身份证，不止一张，在沈曼佳的提醒下，侧面拉链拉开，里面还有数张手机卡。他看着沈曼佳，好奇地问道：“我能得到什么？”

“这个就俗了点，无非是钱，很多，可能多到你不敢想象，可能多到你做梦都会笑出声来。当然，假如你和我能笑到最后的话。”沈曼佳说着，她的表情似乎有一种不容拒绝的说服力，让你生不出哪怕一点怀疑。

斗十方慢慢拉上了拉链，夹在腋下。沈曼佳微微笑了，似乎故意一样问了他一句：“这么容易就相信我了？我可是个女骗子。”

“彼此彼此，我也是个骗子，你如果欺骗我……”

“你不至于会伤心吧？”

“当然不，我会骗回来。”

“好啊，看来你是答应了？”

“嗯，答应。你也答应我，将来万一被我骗了，不许伤心哦。”

沈曼佳表情一愣，旋即哧一声喷笑了，那会心的样子说不出有多赏心悦目。她点点头，拿着手机一扫，屏亮了，屏上显示着订票信息，姓名：王方；起终站点：天府至长安；发车时间：半小时以后。

“你该走了，身份证就在包里，取票、排队、检票需要很长时间，再晚就来不及了。”她催着，送行并没有依依惜别。

“这个留给你……你应该有神经衰弱，晚上老休息不好，它会有用的，自己保重。”斗十方说着，起身，竟然毫无留恋地快步奔向了取票处。

沈曼佳怔在座位上，眼睛傻傻地看着他的背影，手里机械地拿着几瓶谷维素和维生素B1。她心里有点郁结，封闭的自我总是害怕被别人窥见秘密，可真的有人窥到了，她却奇怪地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就像那杯淡而无味的热水，直到现在还让她心里暖暖的。

过了不久，她离开了，汇进了熙熙攘攘的旅客群里，那个座位很快换人了。

追到火车站的外勤在监控里一帧一帧地盯着这个女骗子的去向，可惜很快就追丢了。她没有上车，而是在站外乘了一辆非法运营的私家车，巧妙地跳出了所有人的视线……

真真假假，心心念念

钟鼓楼上咚咚的撞钟声悠长而沧桑，不管你身处哪个角落，它总会带着沾染羊肉泡馍味道的空气钻进去，就像刻意提醒你身在异乡一样，心情要么会是下车伊始的兴奋，要么就会是思念家乡的惆怅。

对于斗十方来说可能是后者，他落寞地坐在椅子上，两眼无神，像苦思着什么，又像丢了什么，反正回到长安有点不太正常。

对，丢了魂，向小园如是想着。她坐在斗十方的对面，此时身处的是一家普通酒店，谁也没想到斗十方昨晚就那么糊里糊涂地被打发回来了。向小园又一次起身，掀着帘子朝楼下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她拉展了帘子，又安静地坐了下来。

房间里一位面色晦暗、一直不停抽烟的男子，半晌没有再听到斗十方说话。他摁了录音停止键，慢吞吞问着："就这些？"

"就这些。"斗十方道。所有的过程都重新叙述了一遍，这是第三遍了，此时已经是翌日黄昏，不同的人来问过他三遍了。

"你正确看待，对于归队的同志都有这个例行程序，现在都不算归队。我有几个细节问你，不介意吧？"那位男子道。

这是保密处的，传说中那种专对自己人下手的，下手从来都不客气，他又点燃了一支烟直接道："你心里是不是喜欢这名女嫌疑人？我指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向小园呃地噎了下。斗十方笑了笑道：“这和本案有直接关联吗？”

“和本案不一定有关联，但和你本人有关联，情绪的不同可能让你做出误判，可能在叙述里有某种倾向，你自己可能都感觉不到，这是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那位保密处来的人道。

斗十方点点头，认可道：“喜欢。”

向小园一怔。保密处的人手一抖，烟灰轻轻掉了一点，沉默片刻，他继续问着：“第二个问题，在失联的两周里，你完全可能找到机会和家里联络，为什么没有任何行动？不至于手机被没收就能难得住你吧？”

“我不想联络。”斗十方又给了个石破天惊的答案，雷得向小园直咳嗽提醒，生怕他的小性子惹恼了这位。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吗？”那位很客气地道。

“我的四个同伴，一个贼，一个小骗子，一个传销分子，还有一个女骗子，但凡被谁发现不对劲，都可能前功尽弃。即便不被发现，我其实也不想联络，本案到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悬念了，长安的策划人员差不多都进视线了，那些从众的基本都没有什么价值。我想静静地观察一下这位传说中的女骗子，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的心里是什么样子……只有理解、了解，才有可能和她的思维同步，或者，超出一步。”斗十方道。

这句心声让向小园怔了下，不料却让这位来人嗤笑了一声，他笑得连下面要问的话都忘了。

“你想知道骗子有多厉害吗？”斗十方忽然问。

“很厉害吗？”那位来人好奇了。

“你判断一下。比如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发现你很多事，最早不是警察专业，一定是半路入行的。你有四十多岁了吧？单位里不招人待见，提拔也轮不到，所以工作一直郁郁不得志。生活呢，可能比较悲催，有点惧内，你在家里不掌握经济大权。有个女儿……不对，儿子，儿子很叛逆，让你操碎了心吧？我说得对吗？”斗十方悠悠说着，眼睛睥睨着，仿佛审嫌疑人一样的眼光。

形势一下反转了，那个保密处来的人瞪着眼，翕合着嘴，手里的烟忘了抽，诧异地看着斗十方，这号人可能是他平生仅见。

“看来猜对了，她的能力可不止我这么点，我读的是人，她可能读的是心啊。”斗十方凛然道，到如今还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连他自己都有点摸不清头脑。

那位来人整理着思路再要说话时，斗十方蓦地一伸手指，喊停了，指指他的右手。那位手一抬，长长的一截烟灰掉在裤子上。他尴尬地掐在烟灰缸里，再抬头时，斗十方说着：“你的思路已经被扰乱了，我们是同行，就不要给彼此难堪了，真要违法犯罪了，等那些人落网了我也包不住，您说呢？”

那位想想，看了斗十方和向小园一眼，有点无奈又带点愤意地起身，离开了，走时不轻不重地闭上了门。人一走，向小园无语道：“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没事，他又不好意思往外说。”斗十方道。

向小园做了个威胁的表情，想端起领导的架子却一下子又笑了，好奇地问着：“本事见长啊？怎么连惧内都看得出来？”

“啧，好歹保密处的，抽八块钱的烟，工资又不低，不是惧内是什么？不要太好奇，其实很好猜，查自己人这种事，肯定是找单位里谁也不待见的人干。至于半路入行嘛，他的走路姿势不对，有点外八字，这类除非是文职或者半路入调，正常的招警，会被刷下来……我也就是猜猜。”斗十方思忖道，似乎这一趟对他影响很深，就像经历了一次特殊的环境历练，都不知不觉地能看到很多曾经忽视的东西了。

向小园正在问，敲门声响了，应声而入的几位带着几分惊喜围了上来，娜日丽、程一丁、钱加多，有人摸脑袋，有人拽耳朵。钱加多情绪最强烈，直接捧着斗十方的脸吧唧亲了一口。斗十方愕然擦着脸问：“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爱我居然这么深？”

“可不，终于快结束了，你也全乎着回来了，我是高兴，终于要回家了。”钱加多兴奋道。

这一听斗十方惊得跳了起来，朝着向小园问道：“结束？什么时候？”

“七十二个小时之内，下一个洗钱峰值来临之前，各地的警力已经开始部署了，不管能不能找到黑产所在，这个虚拟传销的骗局必须终止。”向小园道，看了看表，又给出更准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小时。”

每当艰难的追查到了抓捕阶段，警察都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而斗十方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截然相反，他没有哪怕一点兴奋，表情反而呆滞得像白痴，连钱加多都不如了……

省厅多功能会议室，凌宏业摁亮遥控灯光时，一袭白色警监服的厅长目光还停留在屏幕上久久未离开。那上面正播放着从各地采集回的视频资料，和以往乱哄哄的传销的场景不同，多数是光鲜亮丽，环

境也不再是脏乱差，而是充满现代感和科技感的办公环境。唯一没变的是，这个环境里有许多和罪案信息库匹配的嫌疑人，不过是曾经的传销分子，摇身一变重新登场而已。

他坐正时，心绪难平地舒了一口气，看着在座的凌宏业、邵承华，中州方的谢经纬、俞骏。半年前贯彻省厅“7·15”反诈骗专项工作会议精神，其时对于具体的诈骗舆情尚摸不着边际，可能连他也没有想到，就在省城长安，就在眼皮子底下，还有着这样一个可能操纵着其他省份的诈骗中枢存在。

“这个计划，是个断臂止毒的计划啊。”

老厅长拿起了纸质文件，语气里和眼神里俱是惋惜，可能再多点时间，可能再多点侦查，收网战果会远远多于现在。他用目光征询着凌宏业，像是在问是否有可能把战果扩得再大一点，把骗子挖得再深一点。

凌宏业汇报道：“裂变的速度太惊人，我们本来也想等等，可放水养鱼的思路对于这些人不适用。我们计算过，如果第一层级有十个人，每个人影响也按十人计，那这种倍增方式到第四层就要突破一万人，而本案张光达团伙，核心做这个的有三百人，加上他们已经有非法资金的支持，现在发展的入会人员，我们粗略估算都有二十万人以上。在第一波返还之后，恐怕第二波就汹涌而来了，到那时候，局面恐怕更难控制。”

“这骗子们，可真是千变万化呀，从几千几万骗回了几十几百，生意不小反大了，这些人好抓，策划和组织层面这些人，有把握吗？”厅长问，刻意指出了几个，“比如像郑远东这样的，好歹还是个民营企业家，如果证据不确凿，那将来处于被动的就是我们了。”

“他那个房地产项目就是专门洗钱的，项目的门面房四年租出去过六回，手续全部完备，但都没人入驻，光违约金和房租订金他赚了几百万，到现在，房都没装修过。还有，该项目里有四十多套房被卖过两回，都是公司持有，可持有的公司用不了多久就倒闭，然后清算抵偿，又回到他手里……账目做得很巧妙，里面肯定有暗箱交易。”邵承华解释了句，这种高智商人员，恐怕你不接触核心的账目，不可能查到实质性的证据。

“还只是嫌疑啊。”厅长抿抿嘴，额头的皱纹更深了。

凌宏业道：“他是蜻蜓KTV的大股东，牛金通过现金方式消化赃款，现在也有大几百万了，这件事他们肯定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不过前期有我们的侦查员在里面，后期这拨境外人员也被我们盯着，只要武建利落网，赖是赖不掉的。这些钱肯定不是牛金独吞，一定是输送到了郑远东的生意里通过某种方式洗白。”

那这就是一个破局的点，只要抓到车手以及车手里这个送钱的，就能关联到牛金；只要拿下牛金，那就可以关联到黄飞、郑远东以及张光达。大部分的窝案就是如此，只要突破一个或者几个关键嫌疑人，那剩下的就是狗咬狗了，他们互相咬出来的事，可比警察能审出来的事要狠得多。

厅长斟酌着，突然问了一句：“更深的呢？从货到付款到虚拟传销，单凭制作精良的网页和APP就看得出，一定会有精通网络技术的嫌疑人参与，而且你们也分析得出，肯定和地下黑产有关联，这些人才是心腹之患啊。”

“这个细节现在我们可以加进来。”谢经纬道，他正正身子，“零号的回归恰巧为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据他汇报，沈曼佳试图通过他寻找匿身的杜其安，这个女骗子提供了杜其安不少信息，身患疾病，

负案，很可能就落户在长安一带，而且最关键的是，他的背后是逆风……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以杜其安的文化水平操纵骗局可以，但做到网络推广还差了点。货到付款一案中，发现大量的用户信息泄露也佐证了这一点，这个人很可能直接关联着逆风，而逆风，应该就是地下黑产的领头人物。”

“补上这一块，那这个案子就有点看头了，但是……你们这位零号，我怎么觉得回来得怪怪的？”厅长犹豫地说了句。

“不是正常回来的，而是被沈曼佳派回来对付杜其安的，这个骗局是几个团伙组团作案，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张光达是传销团伙，是被杜其安招募来的；牛金、黄飞又是长安的涉黑涉恶前科人物，八成是跟上分一杯羹；郑远东呢，看这样子八成是个输出黑金，并通过非法方式敛财的不法商人，他们之间也各怀心思，再加上后来入伙的沈曼佳，估计也没安什么好心，不排除她趁乱放火，而后再险中取利的可能……即便骗局里这大几千万不够她动心，那逆风掌握的黑产，足够其中任何一个人铤而走险了。”凌宏业道。

警察倒不是对黑产动心，而是对形势的迅速恶化揪心，邵承华适时补充着：“现在采取行动可能为时稍早，但据大数据和云计算给出的信息，我们不敢再等了，昨天我们能够监控到的账户流动资金已经超过两个亿，很多参与人员聚集的地方很让人痛心啊，这个骗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比如家庭主妇、打工群体、三四线以外的城镇人员。更可恶的是，已经扩散到在校学生群体了，每人几百或者一两千貌似不起眼，但对他们拮据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他们可能报警都无法立案追回……这个情节啊，相当恶劣，如果再扩散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中州方面，谢副厅、俞主任，你们的意见呢？”厅长问。

“我们同意。”俞骏道，看着领导。谢经纬点点头道：“同意，再养一段时间可能会找到更多线索，不过就得以更多的群众受骗、更大的损失为代价了，货到付款一案和这个极其相似，在线索藤缠麻绕、尾大不掉时，任何坐等都可能引发更恶劣的后果，那只有一种办法：快刀斩乱麻。”

“你们要充分考虑好，行动一旦打响，我们可能要面对媒体的诘难，也可能要面对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舆论会把矛头转向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在群众利益面前，在大局稳定面前，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个人的荣辱，都算不上什么。”

厅长拧开老式的钢笔帽子，唰唰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递过去，像咬着牙根在说话：“但，这把刀我还是给你们，我希望你们把伸向群众的这些黑手，斩得越干净越好，砍得越彻底越好，哪怕有一条漏网之鱼，也要穷追猛打，直到全部归案。”

“是！”

一锤定音了，领命的数人，齐齐起立，敬礼。

“怎么了，怎么了？”

从楼外盯守回来的邹喜男兴冲冲地刚上楼，就被娜日丽拽回了房间。娜日丽做了个噤声的动作，邹喜男看时怔了下，中州小组都聚在这儿了，独缺斗十方，他好奇地问着：“十方呢？都这么久没见了，我见见他呀。”

“哪壶不开提哪壶，坐下。”娜日丽摁着他坐到床上。

邹喜男是最后来的，他看看窗边踱步的向组长，看看坐在床上发呆的程一丁，还有平时碎嘴的钱加多，他们都是一种怪怪的表情，他

憋不住了，直接问：“这怎么了嘛？人好好地回来了，多喜庆的事，搞得跟光荣了一样。”

“闭上你的臭嘴。”程一丁骂道。

“这……向组，到底怎么啦？”邹喜男看情形不对，没敢吵起来。

向小园想回答，抬眼却发现自己根本回答不了，又低头在想了。钱加多倒回答了，他落寞地说道：“人倒回来了，心跟着女骗子走了，搁那边摔东西呢，还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啊？！难道他和女骗子真的发生了一段不伦之恋？”邹喜男惊愕了。

向小园气得抬头要呵斥，娜日丽却道：“不是那样，他想回指挥中心看案情……不过，专案组的命令是他暂时不准离开酒店，以防对方跟他联系。说不定还有眼线盯着，这不都得防着，他就犯浑了。”

“那不明显还是不相信他吗？把咱们的人都排除在外了，就盯一个人，还是咱们自己人。”钱加多道。

程一丁老成，安慰道：“不是那样，俞主任和谢副厅不都参案了吗？这是暂时的，毕竟现在情况还不明了。”

“哟，那你理解，你为啥还一直是苦瓜脸呢？”钱加多低头瞄瞄他，戳出漏洞来了。程一丁憨憨一笑，道：“胡说，我笑得这么甜，苦吗？”

“等等，多多你别扯，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都觉得心凉，那他费了这么大劲，那心不得凉到结冰啦？这种情况咱们应该安慰一下他啊。”邹喜男道。

一语惊醒梦中人，向小园说：“对，大邹说得对，我去。”

言罢，她毫不犹豫，径直出了门，敲响了隔壁的房间门。没应声，她直接刷卡开了门，进门却看到了让她讶异的一幕：斗十方像没事人一样，正一张一张摆着扑克牌，心无旁骛的那种，连向小园进来都没有回一下头。

确实有点不正常，失魂落魄得越看越像失恋。向小园轻轻踱了进来……

进退两难，心勇似怯

牌摆成了数列，似乎是数字相加可以翻牌，可按花色从A开始往下取牌，取开后就可以翻开下一张底牌。向小园看着，这一局渐近死局时，她有点看明白了，是按数字、花色，从小到大分类，按次序下牌，和电脑里翻扑克的游戏类似。

“这是什么玩法？”向小园问。

“看守所和监狱里的玩法，排遣无聊的方式。”斗十方思忖着，头也不回地道，“以你的心算能力，已经看出死局了。”

“对，这是随机摆牌，组合随机，并不是所有的摆牌方式都取得开，比如，如果四个A都顶头，下面的这些牌，你一张都移不走。”向小园道，这是个弱智游戏，确实是纯属无聊才玩的。

说得斗十方悻悻然收了起来，无聊地洗着牌，头靠着墙，两眼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男人最没出息的样子有两种，一种是想钱，很下

作；一种是想女人，很下贱。斗十方此时似乎就是其中之一。向小园躬身瞅瞅，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坐到了他对面的床上，踢了斗十方一脚道："起来，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不要打扰我，我心里有点乱。"斗十方道。

"化装侦查任务，归队接受审查这是正常的组织程序，你要正确对待。"向小园道。

"嗯。"斗十方道。

"干这行心里憋屈点很正常，你就是个盖世英雄，立下了不世奇功，在新闻媒体表述时，也只能以'警方'或者'侦查员'代替，我们行里只有集体主义，而没有个人主义。"向小园道。

"嗯。"斗十方又应了一声。

"现在情况不是完全明了，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正在彻查户籍，从年龄相仿的迁居人口里找出杜其安，而且又做得尽量保密，不是件容易的事。武建利、黄飞那伙人都还在，说不定还会和你联系，说不定怀疑你，会派个眼线盯着，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细节。而这个时候，你回总队看案情进展，你觉得合适吗？"向小园道。

"嗯。"斗十方道。

"嗯？"向小园愣了，放大声音问着，"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对呀，不合适啊，我何必回总队？那儿等于一个上帝视角，可以直观地看案情进展，即便看到也是警察应该看到的，他们会怎么看细节呢？"斗十方自言自语道。

"你指谁？沈曼佳吗？"向小园问，莫名地有点怒意。

“对，聪明、勤奋、漂亮、温柔……而且那么亲和，关键时候还有胆色，孤身一个女人赴宴，很不简单啊。”斗十方喃喃道。

“你在说案情，还是感情呀？她对你说什么了，这么念念不忘。”向小园哭笑不得地道。能让精似鬼的斗十方这么失魂落魄，那女人肯定不一般。

“是虚荣、嫉妒，甚至仇恨在支撑着一个底层人的成长。都是负面的东西，却包裹着一个绝美的外表……如果她没有看穿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如果她看穿了我，又为什么让我离开呢？”斗十方自问着，他隐隐触摸到了什么，可思维被阻滞着，隔着时空无法通畅。

向小园越听越迷糊了，她低下头，仔细观摩着斗十方的样子，犹豫着问：“什么看穿不看穿？她不可能看穿你的身份吧？”

“如果她没看穿，那就不应该让我走，最起码不应该那么突然，在车站毫无征兆地就给我安排好路线了。她一个单身女人，有我这么个挡箭牌总比没有强吧？何况我已经使出吃奶的劲表现了。但如果看穿了，更不应该让我走，我一走，岂不是要把这个骗局的秘密全部捅出来？”斗十方道。

斗十方说的是案情，不过让向小园更纳闷了，她愕然问着：“怎么可能看穿？除非有内鬼，但即便有内鬼也应该是牛金、郑远东这类坐地虎的人，她可是彻头彻尾的海归。”

“是啊，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在车站里我都有错觉，以为感动到她了，她靠着我的肩膀，那么温柔地说话，我感觉得出来，应该不是假的……可转眼间，她又变脸了，天哪，怪不得说女人是天生的骗子，这种状态真让我琢磨不透。”斗十方疑惑道。

听者有心了，向小园侧头剜着他问：“女人是天生的骗子，这个论断成立的条件是，男人在美女面前多数表现得像个傻子。”

“我没有指你，你不要有个人情绪。”斗十方道。

“你这还算没有个人情绪？”向小园反问。

“我没有，是你们有，所以我要把你们全撵出去。你们在意的，只是我和她之间是否有了感情，是否影响到了案情，但你们想过另一种情况没有？”斗十方问。

“什么？”向小园不解。

“如果感情也是案情的一部分呢？别奇怪，这个在骗术里很正常，色骗、脱骗、仙人跳都是此类，用异性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撩拨、挑逗、调情，把你不知不觉地勾引进套，那太容易了……但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总得先看穿我，知道我的身份啊……又说不通了，假如她知道我的身份，那应该让我死得很惨才对啊，怎么可能给了我一包钱打发我回来呢？”斗十方想着就进死胡同了，绕了无数次，依然绕不出来。

“如果这样说，会不会前面挖个陷阱等你跳？”向小园顺着思路想。

“不像啊，假如知道我是警察，一回来就等于全盘曝光，她要面对的就是整个国家机器了，再大的天坑也埋不下这个团队啊？”斗十方道，他犹豫着，又道，“而且不合理的地方太多，在各地大窝点走了一趟，这不遮不掩的，岂不是欲盖弥彰吗？朱丰的案子还没了，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嫌疑人行列，更不可能不清楚现在天眼的威力，那她走过的地方，岂不是给警察来了个自报家门……也不对，报了报张光达的家门。”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向小园听迷糊了。

斗十方此时眼又红了，戳着自己的鼻尖道：“好像我不是内线，她才是内线一样，你数数，她爆给总队的，比我带回来的还多，连杜其安的消息都是她给的。”

啊？！向小园难得地扶前额，一想似乎还真是如此，最早爆出了费才立、黄飞和王雕，之后捅了一刀惊出了郑远东、杜其安，再后来爆出来了张光达一路，直到现在，总队查杜其安的身份和藏身地点，也是基于她的信息。

“对呀！她好像才是我们最大的内线依赖。”向小园脱口而出，可这个结果离真相就相去十万八千里了。她看着斗十方，有点啼笑皆非了。

斗十方手一摊，无语了：“那么，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把我绕死了。因为我无论怎么想都想不通，除非用巧合解释所有的事。”

巧合……那只是嫌疑的前奏，警察的字典里，这个词很值得玩味，很多时候是指无法给出证据的嫌疑而已。

但这件事，似乎还只能用巧合的本义，向小园思忖道：“我们来时其实长安警方已经锁定费才立了，他们的约见被惊散还是因为你的事，这确实是一个巧合；之后她刻意去捅车手窝点，那应该是几个团伙之间的纠纷，不能算巧合，因为这些人一直就在我们的监控中。”

“那最后一次呢？她完全可以派武建利或者我去，完全可以自己去，或者更简单一点，视频了解一下即可。她连招募出境的人员都那么小心，怎么可能大摇大摆地让我陪着去逛了所有大小窝点一圈，而且和张光达这个老传销分子保持这么近的距离。这类人现在只要出现在公共监控中，地方的警察可就紧张了。”斗十方道。

向小园皱着眉头，狐疑反问：“那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刻意布置的？”

“是啊，我怀疑是这样，做局的高手可以把任何事和人作为他的棋子，比如杜其安，那些流氓地痞、那些微商、那些银行工作人员、那些快递网点和快递员，都是他的棋子，有句老话叫‘以利驱之，则无往而不利’。这是骗子的一种境界，其实他不用骗你，只要挑动你心里的贪婪或者欲望，他就成功了，所以有了另一句老话叫‘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斗十方道。

“如果说杜其安有这水平我勉强相信，但沈曼佳……”向小园有点怀疑。

“她玩得一直比杜其安大，杜趋于保守，而她更激进，你想过没有，她的姘夫、网赌庄家江前胜落网时她溜了；朱丰案她躲在幕后，朱丰团伙几乎被连根拔了，而她仍然是个疑似嫌疑，案情通报里我没有看到更详细的，不过她仍然溜了；时隔半年，她又出现在内地，而且主动参与了这起虚拟传销案，这等于大玩家进小场子里啊，我怎么觉得是来卷场子的啊？”斗十方道。

“你这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呀？”向小园实在绕不过来了，这与总队的判断，截然相反。

“我无法确定，可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斗十方道，看着向小园，可能她是唯一能吐露心声的人，他轻声道，“我觉得所有人，不管是这些大小骗子，还是我这个内线，包括警察，在她眼中都是棋子，可能她要把我们都耍一遍。而我这个棋子，可能要被她放在棋眼的位置。”

“这么看重你？”向小园不信了。

“不，是要毁了我，骗子做事的风格应该是，要么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么毁在自己手里。如果她认为无法掌握，那就肯定要毁掉……杜其安这儿肯定是个坑，不管我站在哪一边，不管是为利所驱还是为其他目的，她算准了我肯定要跳，但跳进这个坑，肯定就万劫不复了，而我却想不出来会发生什么。”斗十方道。

他说得心悸至极，惊恐至极，那种对未知的恐惧是很明显的，哪怕身处贼窝斗十方似乎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向小园直勾勾地看着他，无法理解，也无从安慰……

“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临战状态了，老谢，俞主任，对于计划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副驾上的凌宏业上车后匆匆回头问。邵承华驾车急速往总队赶，接下来要分配警力、定点抓捕，那个巨繁杂的工作恐怕得持续几十个小时。

后座的谢经纬道：“没什么意见，以你们为主，我们两地省厅共同出面协调，但动作要快啊，这次涉及十几个省市，可能后台比前方还要忙。”

“嗯，晚上经侦局调拨的人员就全部到位了，我们对这个有心理准备。我再重复一下，以往我们是顺藤摸瓜，这次我们反过来，先摘瓜，后摸藤，就从这群境外的车手入手，他们的下一次取现就是行动发起的时间。这里一打响，马上定点查封蜻蜓KTV，把这群猢狲不管大小都捞进网里。牛金、费才立、郑远东等一行策划组织人员，目前已经被监控居所。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杜其安还没有下落，这个人应该处在棋眼的位置，找到他，战果可能无限扩大；找不到他，那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了。”

“零号给的信息，是从沈曼佳处得到的，可信度不知道有多大，排查已经开始十几个小时了，按理说应该有结果了啊。”邵承华提醒了

句。

“我能提个建议吗？”俞骏一倾身，找到发言机会了。

“您说。”凌总队长格外客气。

“这个信息无法确定，这单活儿交给我怎么样？我们中州这个小组正闲着，零号虽然不能归队，但也不能老窝在酒店啊，他不正好名正言顺出来？万一和武建利还能搭上线，那就简单多了。”俞骏道。

凌宏业看看谢经纬，谢经纬点点头，他随即点头道：“好，辛苦你了，回头见到零号代我问候，而且一定要让他正确对待归队审查，千万不要有个人情绪。”

“您放心，不会的，他是个聪明人。”俞骏道。

“其实牛金、郑远东都有可能知道杜其安的下落。”邵承华道，估计还因为零号的事耿耿于怀，现在对中州这几位捎带着都有看法了。凌宏业打断了他的话道：“几头并进，那种狡猾的老骗子，恐怕一有动静就得脚底抹油，否则能骗这么多年一点案底都没留下？就这么定了……老谢，你和我一起指挥，我们‘7·15’憋了大半年，全亏你们追到长安才有起色，说起来可是拜你所赐啊。”

“呵呵，等你千头万绪忙起来，别落埋怨就行。”谢经纬笑道。

这句没吓住凌总队长，他兴奋道：“只要长安无诈，我宁愿积劳成疾……呵呵，这一场实战下来，我们的反诈骗队伍就算成形了。”

两个人既兴奋又有点紧张，匆匆赶回总队布置。俞骏领命离开时，已经有警车陆续开进总队。那些匆匆而来的警员不论警衔高低，都是临战的表情，都是跑步的速度，迅速向总队集合。

大战……俞骏嗅到了大战的气息，只可惜这次让他有点懊丧，斗十方后半场的表现让整个组错失了进场的机会。他这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一样，格外沉重……

这一天接下来的事更沉重，基于零号带回来的信息对杜其安可能易地落户的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全长安包括邻近县一共三十多个派出所的户籍警力全部拉上来了，重点针对年龄在45至55岁之间、二十年以上的落户人员进行查找。除了电子档案，户籍人员把尘封的原始档案都打开了，无电子归档的只能通过肉眼识别，这个数字是相当恐怖的，全部人员有近六万，疑似的也有好几千，但直到第二天中午，仍然一无所获。总队无奈之下，已经开始考虑放弃这个大海捞针的方式了，毕竟是女骗子提供的消息，真实性还真值得商榷。

所谓大行不顾细谨，这个细节即便无法战前突破，在战后仍然有补救的机会，相对进行倒计时的行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那些仍然在使着浑身解数招收会员的诈骗人员，那些在屏幕后喜滋滋地转账收款的参与人员才是此次行动要针对的主要目标。在长安，被监控居所、外勤追踪的嫌疑人，开始陆续地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各屏上。与之对应的是，开始组建以字母、数字分别编队的两个外勤序列，各队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熟记要抓捕的人员。

这场历时数月的追踪最后一战，在一个阴霾密布的冬日徐徐拉开了帷幕……

寻寻觅觅，灵光一现

酸汤水饺葫芦鸡、八宝稀饭肉夹馍、镜糕锅盔臊子面……还有喊声最响的肉丸胡辣汤。

小吃一条街坐落在老城区边上，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景点，从早市到午市直到夜市都是人头攒动，一刻也不停歇。这儿做肉丸胡辣汤的一家子，据说收入堪比一家上市公司，那生意火爆的啊，很多人端坐在路牙子上吃，除了吃的还有排队的，可能就为了给十大名吃站回台。

味道着实不错，斗十方掏了张纸巾擦擦嘴，在热气腾腾的肉香里，在你吹我捧的八卦里，惬意地享受着这种市井快乐，仿佛又回到了中州，像在学校后的陋巷脏胡同里大块朵颐一样，那时候觉得无聊得要死，现在才发现，要能那么无聊该多幸福啊。

“这娃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了啊？”邹喜男在车里伸着脑袋。从早上出来开始转悠，看花、逛公园、吃小吃，甚至兴之所至，还跟着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扭了会儿秧歌，这可把随行的队友们从纳闷看到疑惑，从疑惑看到惊愕，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这娃是真神经了。

就连最坚定的俞骏现在也动摇了，他看到了斗十方形单影只的萧索，看到了他愁苦脸上的落寞。仿佛这人来人往中，就他是最孤独的一样，总是在一个地方发怔很久，呆呆地看着花花草草，或者车来车往，或者儿童嬉戏，或者耄耋老人，仿佛每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在他眼中都是绝美的风景一样。

“叫住他吧，再这么下去什么都误了。”娜日丽在后座道，她看了看第三排的向小园，那埋怨的话没敢说出来。虽然谁都没说，可心里都清楚，零号身上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恐怕是此次行动整个小组被排除在外的直接原因。

“要不，叫回来吧。”程一丁也动摇了。

钱加多根本就不坚持，直道：“不能他玩咱们跟着转，他吃咱们跟着看吧？”

他一开口，俞骏问了：“多多，他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啊，反正我没见过，就一天傻乐和。”钱加多道。

邹喜男道：“傻乐和是说你自己吧？”

“是啊，人以群分呀，都傻乐和……哎，我知道了。”钱加多像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样惊呼，众人一惊，却不料这货判断道，“失恋，绝对是失恋了，被女人骗了的都这德行，小络就经常这样子，一被哪个妞甩了就这不死不活的样子。”

“胡扯！”向小园斥道。

“啧，真的，除了失恋就是失心疯了，你们选吧。”钱加多道。

向小园白了他一眼，解释道：“是这样，他昨天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到现在也消化不了，估计他自己也没明白……”

她简要地把两个人的讨论说了一遍。这带来的震惊可能更大，相比那个沈曼佳连警察都要了的论调，众人宁愿相信斗十方是真失恋了。俞骏牙疼似的龇着嘴道：“倒是有几分道理，每一节都有道理，但合在一起，就有点耸人听闻，动机呢？”

“砸盘，拿走所有的钱？”娜日丽顺着这个思路道。

向小园马上否定：“不可能。金主洗钱是分批的，量不会很大；在金主眼里，其实水房和车手概念一样，一次不能给太多，最起码不能

让对方见财起意。而水房呢，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和保证长久生意，在这一点上也非常讲究，除非是金主出事，否则不可能卷走钱。”

“那这回不正好是金主要出事吗？”钱加多道。

“咱们都不知道行动时间，她能知道？就算知道，她一个女人能对付长安这么多坐地虎？就加上武建利也不行啊。”程一丁道。

这个不可能，邹喜男插话道：“要不，想挑了黑产？逆风可是排名榜上的黑客，这么多年积累的信息，比抢银行金库还划算啊。”

“黑客可都是见光死，如果有信息泄露出来，不管白道黑道，都不介意对他下黑手的。假如露出来也轮不着她呀？她才回来几天？除非朱丰告诉她，可朱丰也未必知道啊，否则朱丰被抓，逆风应该早挪窝了，既然没挪，还在作案，那说明他有恃无恐啊……这个好像不对啊，还不如抢银行金库稳妥，被警察抓还有活命机会，可要落在这些人手里，盘里的钱足够要命的了。”俞骏冷静地分析道。

这就回到原点了，向小园道：“他就是卡在这儿，所以，他只能跟着沈曼佳的思路走，不管他站在哪一方，不管前面是个什么坑，他都得跳。”

愣了片刻，俞骏道：“所以，必须找杜其安。”

“总队也是这样想的，可找不着啊，都排查几万人了。”邹喜男道。

“谁，那谁把他拉回来吧，这不能神经到把自己脑袋当大数据电脑使啊。”钱加多坐不住了，不过刚想起身，被向小园的眼神给剜回去了。就听向小园说着：“凌总队长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能输掉信任，他是基于对我们的信任才以身涉险，也是这份信任带着我们走到了今

天，扛着挨打也不愿骗钱的，临走的要求只是想穿上警服安慰下父亲的人，是可以把后背交付的同志……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选择相信他。”

“您这是轻信，要是碰壁了呢？”钱加多胆壮了，没来由地有点嫉妒。

向小园坦然一笑道：“那就碰壁，我们无非尴尬一点，这案子最难的是他。”

这倒说到心坎上了，没人吭声了。俞骏一扭头，道：“同意，一个完美的人生不应该光是经验，还应该有教训。”

话音落时，却看到远处在路牙上玩手机的斗十方动起来了。他慢步小跑着，跑着，跑了十几分钟以后，钻进了一家医院。就在大家懵然的时候，他不多会儿又出来了，又继续跑，半小时后，又进了一家医院，待了不到半小时，又出来了，继续跑。

他像强迫症一样，似乎要顺着沈曼佳给出的杜其安有病的信息，一家一家医院找……

丁零零……电话铃声响了，正在看着电脑屏幕上账目信息的郑远东顺手拿了起来，这是公司的座机，一般情况下都是公司的事务，可奇怪的是，他却听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声音：“喂，您好，郑总。”

是沈曼佳。他皱了皱眉头，这个娘儿们就算长得再让人眼馋，他也很警惕，出声问着：“你怎么知道这个内线电话？”

“很容易啊，我问牛老板了。”对方道。

“什么事？”郑远东斟酌着，下意识地猜想这娘儿们会有什么事，八成不是什么好事。

“好事。我有个生意想和郑总您商量一下，先别急着质疑，我直接说吧，现在出境账目卡得太严，我呢，恐怕过海关没那么容易。做水房这么多年，我没攒多少钱，操作数字越熟练，也就越不相信数字财富，所以呢，我攒了不少珠宝和钻石，我想想能出手的，也就您这身家不引人注意，您会帮我吗？”沈曼佳道。

珠宝、钻石……这肯定是隐匿黑钱最好的方式，郑远东随口道：“有多少？太多还真不好出。”

“我说好听点是落难，说不好听的是丧家之犬，带不了多少，原值也就两千多个，如果你有海外账户的话，那我就找对人了。要没有，我只能另想办法了，境内我可不敢操作自己的棺材本。”沈曼佳道。

郑远东斟酌片刻，这是想在境内交易，海外收钱，但凡这种急售，不是吐血也是跳楼价。他暗自笑了笑道：“我自己没有，不过这不是问题，圈里这种人有的是，你方便的话，我给你引见几位行内人，让他们估个价，能出就当帮你了。”

“您这不难为我吗？我敢和谁交易啊？也就咱们现在有生意往来，我给您打工，想着您不至于坑我这么点才敢试试，要别人，那就免谈了。”沈曼佳道。

郑远东道：“这么信得过我啊？”

“不是信得过您，是信得过您的身家。您要帮，我一个小时后把东西带过去给您掌掌眼，您要没兴趣，那我只能再等等了，反正咱们这生意还得一段时间。”沈曼佳道。

“好吧，你和谁来？我准备一下。”郑远东留了个心眼。

“这事我敢和谁来啊，我一个人，找了个你们的人领路。”沈曼佳道。

“哈哈，不怕我见财起意啊？”郑远东开了个玩笑。

却不料那边也笑着应道：“我巴不得呢，您最好人财兼收，我后半生也有个着落了。”

“快算了啊，你躺我身边我得多提心吊胆啊。那一个小时后见。”郑远东道。

“好的，我对长安不太熟，我正和费老板手下这位小姑娘在一起，让她领我去，你告诉她位置。”

“OK。”

他斟酌片刻，兴奋之余警惕仍在，拨了电话把保镖叫到了办公室，就搁办公室开始盘算着，这个落难娘儿们身上还有多少油水，这一刀下多狠才合适……

时间，指向了17时40分，斗十方从仁爱医院出来，这一次没有再跑了，朝着一直跟着他的车辆招手，那动作是都下来，这一车人终于释放了。俞骏带队，快步走向站在厅廊下的斗十方。斗十方歪着头，像初识一样打量着自己的队友们，突然说道：“你们一定认为我神经病了。”

“没有没有。”大邹摇头否认。

“就是你最先说的，你说‘这娃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了啊’，说的时候脑袋还露在外面。我能读唇，别忘了我是看守出身，别人说话是听，

我是看。”斗十方严肃道。

大邹脸不红不黑地指着他道：“看你现在这样，还神经着呢。”

“去，一边去……怎么了，十方？”俞骏问。

“跟我来，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今天的神经行为：首先，一个人，不管他的出身和成就，他只要是一个人，就应该有生存和喜欢的空间、事物。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是个骗子，骗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知道吗？”斗十方问。

“聪明呗。”娜日丽道。

“错，是孤独，骗子是站在上帝视角的人。他可以从容地化身为任何一个角色，可仅仅是角色，就像演员一样，永远都在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不包括他自己……所以越擅长欺诈，就越会迷失自我，我综合对杜其安的了解，出身是个王雕父亲一样的民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即便他是风头的角色，也是个在市井里的下里巴人，他喜欢的，无非就是公园、遛弯、来份小吃、喝两口小酒的普通生活而已……我见过他本人，他的穿着极其普通，布鞋，老式千层底的；那种普通的老式对襟装，在他身上我找不到哪怕一点奢侈、讲究、炫耀的影子，除了那张万年不变的死人脸，再无特点……所以我想，他的思维由于某种原因一定固化在某个层次，没有变化，我从普通的市井转了一圈，就是想体味那种低俗、简陋，甚至无聊的生活。他怎么着也该腰缠万贯了，却一直被固化在这个层次，那就肯定有原因了，那个原因……沈曼佳应该没骗我，有病。”斗十方语速飞快地说着。

别人急匆匆跟着，向小园出声问着：“有病，什么病？总不能这么撞天婚地找吧？”

“本来不能，但当你知道详情后就能了。我记得旧档案里王雕的父亲叫王成，是位建筑工人，安装楼板的时候被砸死了，出事后建楼的开发商和他父亲所在的公司互相推诿，开始谁都不赔。他父亲所在的私人公司是家预制板厂，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建楼都是预制板，预制板是什么做的？这个厂里最多的是什么？”斗十方问。

“水泥呀。”钱加多道。

“我明白了，职业病。”俞骏恍然大悟。此时向小园已经翻查着手机，脱口道：“西北治尘肺病最好的医院就是这里，难道……”

“这一次，真的是巧合。”斗十方道，已经快步跑起来了，转过二楼的拐角就停下了，他伸手示意众人放轻脚步，然后慢慢从病房移步而过。病房里，一个躺在病床上看报的老人，消瘦、表情僵硬的脸，不是杜其安还能有谁？

他们一个挨一个走过，然后压抑着狂喜、激动，惊讶地多看了几眼，然后都被俞骏示意着招到远处，拉开了一段距离，那股子兴奋才开始爆发。现在看斗十方不神经了，少了个经，成神了。

“我的个天哪，几十个派出所警力在挖，没想到他躺在病床上。”俞骏哭笑不得，狠狠地捋了斗十方一把，坏笑道，“长安那位看咱们不顺眼的邵帅哥，脸要啪啪响了。”

“就是，那孙子看向组还有个笑脸，看我都像阶级敌人。”钱加多道。向小园气得把钱加多推过一边威胁道：“再胡扯收拾你啊……十方，我都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接下来呢？”

“还记得昨天那句话吗？是虚荣、嫉妒，甚至仇恨在支撑着一个底层人的成长，这些负面情绪在一个底层人身上其实是共生的。当虚荣

和嫉妒被残忍打击，那这个人对社会剩下的，也就只有仇恨了，这可能就是这位骗枭的成因……反正他走不了，我想会会他。”斗十方道。

向小园回头征询俞骏，俞骏干脆一摆头：“去吧，你俩是知己。”

斗十方抬步，俞骏提醒他时间，然后一翻手，把这个惊破天的消息往回传了，而且斗十方在门口回头看了眼同伴，他难得地笑了笑。许久没有见到他这样笑了，向小园报之以一个优雅的请的手势和微笑。她现在不再担心，她感觉得到，那个古灵精怪的斗十方又回来了。

斗十方推开门，闪身进去了……

此时，地下车库里一辆商务车车门洞开，郑远东从监控里看到，是费才立手下菊儿下来了。她给沈曼佳带着路，沈曼佳随身带了一个精致的手提箱，两个人正走向电梯。

两个女人，一个还是自己人。郑远东摆摆手，让两位保镖去迎接，不多会儿保镖迎着，菊儿领着，把大衣裹得严实的沈曼佳请了进来。郑远东一摁电动窗帘，她随意地脱了外套，交给了保镖，里面的穿着像出席宴会一样，迎着郑远东上来，热情地要给郑远东一个拥抱。

不过仅限于礼貌，郑远东把她让到了沙发上，亲自沏着茶，放到沈曼佳面前，虽然心里猫抓似的痒痒的，可还是耐着性子坐回了座位，出声问着：“沈总啊，怎么回长安也不说一声啊，咱们现在可是合作伙伴，一会儿一块儿吃饭，也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

“我这东躲西藏的，真不敢给您添麻烦。”沈曼佳客气地道。她像有点热一样，往下拉了拉衣领，不知道是天生的原因，还是刻意地打扮，胸前那个部位格外凹凸有致。

“别这样，自己人，杜先生给你面子，是因为知道你的出身。虽然你披了个海归的外衣，可根还在这里的江湖上，你姐姐沈燕和我们有旧，最早酒吧这圈里，她是个红人。”郑远东笑着道。

“厉害。”沈曼佳朝着郑远东竖竖大拇指赞道，“我在海外盘子都混了快十年了，居然还能查到我的出身。您这是高抬她，包括我，我们当年出来混也就搞搞仙人跳什么的，都是穷给逼的。这江湖啊，看来永远跳不出去。”

“为什么要跳出去呢？传统并不是一味不可取，最起码杜先生就一直给我惊喜，但你可能误会了，他是风头，不是金瘸子。”郑远东随口道。

沈曼佳看了随行人员一眼，郑远东会意，示意两名保镖和菊儿都退到门口候着。

人出了门，沈曼佳轻呷着茶水道：“我出道的时候听到金瘸子的传闻，但我一直没见过真人，经过咱们这几次合作我知道他不是金瘸子，这是杜风头的手法……不过没关系，是谁不重要，这是个成王败寇的时代，实在让我叹为观止啊。郑总啊，这波收割的，得上亿了吧？”

“那得看行情啊，你洗得不错，其实境内有大把机会，不必非舍近求远。即便在境外玩，也得靠境内支撑着……玩法得变变啊，我刚才还在看新闻，打击电信诈骗、新型诈骗等，随着宣传和普及力度的加大呀，生意的空间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境外会是重点打击领域。”郑远东道。

沈曼佳听出弦外之音了，可能还真有挽留之意，她笑道：“留条后路嘛，郑总您肯定也留了。”

“那是……咱们言归正传吧，你攒了多少硬货？”郑远东进主题了。

“呵呵，其实没有，我是骗您的，您知道我当过燕子，还上当啊？”沈曼佳突然换了一张笑吟吟勾死人不偿命的脸。

这表情把郑远东看得怔了下，也跟着笑了：“这个玩笑开不得，骗我有什么意义？”

“骗你没意义，但你认识的逆风，就有意义了。”沈曼佳随意说着，笑容收敛了，严肃了。

那表情带着诡异，把郑远东吓住了，他摇摇头道：“这个我真不清楚，不过你确定想坏了规矩？”

他瞟了眼监控，让他忌惮的人并没有出现，单单一个女人还是能对付的，他加重了声音道：“知道得太多，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在这一行，可会成要命的事了。”

“你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沈曼佳挑逗似的问。

“不好奇，守着秘密的方式会有很多种，你一个人，还是一个女人，我只好奇你哪儿来的胆量敢来威胁我？”郑远东脸上成了狞笑，他抬手拍了下桌上的呼叫器。

门外咚咚两声，一转眼那位菊儿进来了，手里持着注射枪。郑远东手刚伸向抽屉，菊儿扬手一枪，郑远东一疼，低头看着自己肩胛的部位。一阵无力感袭来，他感到天旋地转，头一歪跌下了椅子，整个人像只大虾米一样痉挛着、抽搐着，口吐着白沫，两眼凸着。那位菊儿这才从门外把两个保镖拖了进来，其中一个像他一样，脖子上扎着一根细细的针管。

“傻瓜，我们明明是两个女人。现在该告诉我逆风在哪儿了吧？你如果真愿意用生命守护这个秘密，我成全你。”

沈曼佳微笑着蹲下了身子，饶有兴致地看着抽搐着的郑远东，像看情人那般爱怜，只不过她殷红的美甲戳向了郑远东凸出来的右眼珠……

第六章 一网打尽再踏征途

骗中有骗，骗外有骗

门轻轻地合上了，是斗十方在里面合上的。轻微的声响惊动了半躺在床上的杜其安。表情从来都平静如水的杜其安终于变色了，他使劲地皱着眉头，直勾勾地盯着斗十方，眼看着斗十方从容地拉着病房的椅子，坐到了他的床边，他的眉头才跟着缓缓舒展。

“你当……警察不久吧？”杜其安轻声问。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警察的？”斗十方轻声回问。

“刚才，你进门的时候。”杜其安道，声音平静了，表情也平静了。

“我也回答你的问题，我当警察确实不久，也是刚进门。”斗十方道。他微笑着看着杜其安，像看一位长者、一位故人，而不是嫌疑人。

杜其安淡淡问：“你没有什么证据，警察办案现在还这么不讲究吗？”

“但你很讲究，否则走不了这么远，也干不了这么久，抵赖、撒谎、否认自己的罪行，对你这样的人是耻辱。”斗十方道。

完全自相矛盾的话，可听在杜其安耳中像知心话一样，让他表情看起来那么释然，眼珠子动动，再一次打量着斗十方，他换了个话题问着：“你一定找到了我的前身，否则你不可能找到这儿。”

“对，你的工友、王雕的父亲王成，是他让我联想到预制板厂，联想到这种病，或者，也开始明白，为什么王雕会死心塌地听你摆布。”斗十方看着杜其安，现在，是尊崇的眼神，毫不作假。

“谢谢，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想逃避只是痴心妄想……我十五岁出来打工，干扛水泥的粗活儿，为了活下去；后来觉得活得太累，就铤而走险，其实也是为了活下去；直到后来的后来，我越做越大，所求无非也是活下去……活在底层的人，想上一步都难如登天，如果你想跳出那个阶层，可能就要背负这样那样的罪责，即便你跳得出来，也摆脱不了那个诅咒：有一天，总是要还的。”杜其安轻声道。

“你仇视和报复社会，即便我表示同情，但也无法理解和赞同，以坑杀更多和你一样命如草芥的普通良善为代价，即便你跳得出那个阶层，即便你活得下去，余生也要活在噩梦里！值得吗？”斗十方问，质问的眼光，犀利且愤怒。

“你说得对，确实像一场噩梦，但对于已经习惯噩梦的人，已经不愿清醒过来了。”杜其安道，很礼貌地向斗十方致意。

这个老骗子，连顽抗也表示得这么委婉。两个人互盯着，像在寻找对方薄弱的地方。这一行的人都有相当强大的精神力，杜其安很意外地发现，对这个让他走眼的年轻人，这个应该是天敌的人，他居然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两个人对峙着，暂时僵持了……

此时，沈曼佳的美甲锋利地划过郑远东的眼睫，他的眼光里俱是求饶。这不知道是什么药物，让他浑身脱力，却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那个菊儿有条不紊地关上门，查看了一遍电脑和监控，这才换上注射枪，噗的一声向郑远东注射了一针。郑远东觉得浑身在慢慢恢复力气，刚能动时，这个菊儿早把他的手和脚踝用扎带扎住了，他狠狠地瞪了这个雀斑妞一眼，用那种恨不得剥皮抽筋的眼神。

“郑总，既然着道了，就得认栽啊。说吧，先说手机密码。”沈曼佳蹲着，温柔地道，那几只犀利的美甲总是有意无意在他眼前晃。

郑远东说了密码，菊儿一解，开了。

“太好了，账户密码一定也记得吧？你的密保就在抽屉里，我可知道，别撒谎哦。”沈曼佳提醒着，脸凑近了，那张绝美的脸，现在像嗜血的女鬼一样，让郑远东惊恐地交代了出来。

不过下一刻，看到菊儿在登录时，他有点后悔了，口齿不清地道：“你跑不了，带着这些钱会被警察盯上的，这是明日商城的直接关联账户。”

“呵呵，等我后悔时再向你求饶哦……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逆风在哪儿？”沈曼佳的脸严肃了，轻轻拍着躺在地上的郑远东。

郑远东艰难地说着：“这个你搞错了，逆风一直是杜先生的后台，我怎么可能知道是谁？”

“你看，我问你在哪儿，你却回答不知道是谁，这就不老实了，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沈曼佳站起身来，精致的高跟鞋尖挑着郑远东的脸道，“十多年前有一个关于私服的传说，说是三个大学生自筹了十

几万搞了个游戏私服，在短短五个月里赚到了几百万……那时候连计算机犯罪这个概念都没有，他们成功地掘到了第一桶金。尔后这三人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出国定居；第二个因为商业间谍罪被判入狱几年，出狱后就销声匿迹了；第三个似乎最聪明，转行做起了实业……郑老板，第三个是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好像和你同名啊？”

郑远东由痛苦变成了惊恐，由惊恐又变成了愤怒，可愤怒的眼光刺向的却是那个叫菊儿的雀斑妞。恰在这时，雀斑妞回头和沈曼佳说着：“沈姐，全转吗？”

“等等……郑老板，要么给你留下钱，我光要人；要么你人财两空，你自己选……”沈曼佳微笑着，往往她微笑的时候，恰是下狠心的时候。

不过这一次似乎失利了。郑远东紧咬着牙关在抽搐，不知道是要抵御药物的作用，还是要死守着这个秘密，即便抽搐到额头青筋暴露，他还是没有说话。

“看来你忘了我是逼债的出身了，你要能支持过十分钟，我还真可以考虑放过你。”沈曼佳说着，打开了随身携带的银色手提箱，几寸长的针管，后面连着的注射器里是殷红的液体。沈曼佳掂在手里，眼睛直勾勾看着郑远东，然后那针管缓缓地刺进了他的腹部。郑远东恐惧得两眼外凸，鼻涕和口水直流，含混不清的语速，都赶不上他大小便失禁的速度，他躺着的地方，迅速湿了一片……

斗十方和杜其安正僵持对视着，几十秒，或者有一分多钟，这个瞬间似乎很漫长，漫长到杜其安足够把自己的半辈子回忆一遍，这个骗子居然很意外地满眼哀伤。但那只是一闪而过，很快他就恢复了那种淡定和自信，似乎在等着什么。

“你错了，其实从你自信地认为沈曼佳会任你摆布开始，这一局你就输了，你所谓的江湖已经老去，不是她的对手了。”斗十方突然道。

这恰与杜其安的思忖相反，可能他没料到斗十方会指摘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不信地问道：“你知道问不出什么，就想诈出点什么来？”

“还用诈吗？马上就揭晓了，你的风格是因势趁利，煽风点火，游走于各式的骗子和骗子团伙之间，把他们组成势，然后像一窝蜂一样群起而骗之。而你，既可以乘机取利，也方便隐身逃匿……这一次你煞费苦心招募张光达、聂媚这伙传销分子，本想在中州起势，既捞一把现钱，又可以为后面的做铺垫，不过玩砸了，聂媚进去了，于是不得不易地再做。风头做局前期投入都不小，你总不能舍弃传销团伙这么多现成的炮灰不用，所以才有后面这场……明日商城的故事吧？”斗十方道。

杜其安笑了，笑着问：“反正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你想求证吗？”

“不想。”斗十方直接断了杜其安的念想，继续道，“骗子的排名越高，那说明行事的手段越损，风马燕雀你排首位，你的损心眼比他们可要多得多，黄飞和你大侄招募车手，是炮灰，只要出点事就首当其冲，那牛金也跑不了；至于张光达这群前传销分子，对你来说，更不介意把他们当损耗品吧？甚至沈曼佳入伙，你也没有安好心思，故意让她建水房洗钱……呵呵，我虽然不懂账务，但我想啊，她的作用无非是给你的隐匿再加上一层伪装。即便她提议想知道中层的操盘人员，你也同意，其实，你是巴不得他们一起进入警察的视线。”

“你都猜完了，希望我补充吗？”杜其安面无表情道。

“不希望，这一行从业者都有绝对的自信，我要打破你的自信……你现在得意的无非是早看出我有问题，但你的错误在于，你低估了你的同伙，她可能比你更损。”斗十方道。

“我们同伙间骗来坑去，都是各安天命。”杜其安不在意地道。

“不，这次可不是天命，而是她要你的命……你想过没有，现在行情这么差，她为什么还费劲地买人头往海外输送？生怕警察不知道她就是逃匿的中间人？你看她像只替罪羊，而她看你们，似乎也是这个角色……你可能已经策划好了，砸盘的时候直接把她砸在盘里，让她背上一身事等着被警察收拾。可你想过没有，如果她先你一步砸盘呢？如果她根本看不上你们盘里这点小钱呢？”斗十方问。

这可能刺中杜其安的心事了，他眼神停顿了下，似乎在考虑着此事的可能性，慢慢地，他的表情开始舒缓。这时候斗十方又加码问：“你一定不知道逆风是谁，尽管他在后面支撑着你。但沈曼佳知道。”

“不可能。”杜其安直接摇头。

“把不可能变作可能，不就是骗子做的事吗？无非是找到中间的那个跳板，就可以直接通向逆风……本来我以为你可能是，但看你这种情况，肯定不是了。黄飞不可能是，牛金可能不是，如果是，你们不至于都拿他挡枪，那似乎，就剩下最不可能的那一位，可能就是了……郑远东，对吗？”

杜其安的眼睛慢慢移向斗十方，斗十方不屑地道：“可以告诉你，她并不比你差，她早看出来我有问题了，可不但没有对我下手，而且加倍地对我好，差点让我以为她是喜欢上我了……我回来是她派回来的，她告诉我，找到你就通知武建利，然后武建利会想办法从你这儿拿到逆风的消息……其实她所说的全部是真话，包括告诉我你有病、

可能住在长安等，唯一在真话里夹的一句谎言就是，她根本就知道，你和逆风没有直接联系。你现在明白她想干什么了吧？”

“坏了，这个婊子要毁了所有人。”杜其安喃喃道，终于失态了，可能料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斗十方一喜，心里却在道：对了，这一个方向蒙对了。

“所以恭喜你，你并没有输给警察，而是输给了一个婊子，呵呵，阴沟里翻了这么大个船还有什么得意的，笑掉人大牙了。”斗十方起身，像兴味索然。这最后一句刺激得杜其安有点变色，他咬牙切齿地说：“江湖事，江湖了，她已经得手了，我也得手了，你毫无办法。”

斗十方蓦地回头，他看到了杜其安一张变形、扭曲、狰狞的脸，那是压抑着气急败坏所致。斗十方笑道：“是你没有办法，我不一定……江湖路上一枝花，我花开尽他花杀。老人家，你的花期已尽，该谢幕了。”

他上前拉开了门，外面齐刷刷地站着数位等候已久的警察，他们表情肃穆地走了进来，四散围在他的病床之前。杜其安像是痛苦一样，垂下了眼帘。

斗十方自外面缓缓关上了门，像有心事一样往医院外走。整个X小组亦步亦趋跟着，等斗十方醒悟过来才发现，大家都用一种膜拜的眼神看着他。特别是俞骏，这位“中州反诈第一人”现在也变色了，可能有千言万语想问，却只能用这种惊愕的表情看着，因为不知道该问哪一个细节。

停下来的斗十方思忖已定，脱口道：“郑远东，她的目标是郑远东，郑远东一定出事了。”

“不可能吧，总队设了两个监视点，要有情况早发现了。”向小园道。

“沈曼佳最惯于兵行险着，马上确认一下。”斗十方道。

向小园掏着手机，和专案组通话片刻，愕然道：“监视点回报说，郑远东的办公室拉着帘子，从下午去公司，一直没出来。”

“快，快去确认一下。”斗十方催着。

这一行人挤上了车，俞骏还不死心地问着：“沈曼佳不是让你找到杜其安，就和武建利联系吗？试试能不能诱捕这个危险分子。”

“不可能，我是放出来的一个弃子，目的就是扰乱侦查视线和判断，她应该早知道我是什么人。”斗十方道。

“没这种可能吧？”娜日丽不信地道。

“连杜其安都知道我有问题，伪装只能骗骗普通人，像他们这种人精本身就不会信任何人，即便不知道我的身份结果也一样。她只需要把我派到找杜其安的这条路上来，不管我是和警察还是和杜其安站在一起，结果没有区别。”斗十方道。

“什么叫没有区别，假设你和杜其安是一路，那她这么做岂不是自寻死路？”俞骏找到相悖的论点了。

斗十方摇头道：“你又错了，假如她自寻死路之前，把所有人送上死路，那她就等于起死回生了。她要借刀，借警察的这把刀助她成事，所以接下来她会……”

“砸盘！”

一车人齐齐惊呼，如果这个人先下手捅破天，那她就有最大的机会脱逃了，毕竟警方不可能放任这么大的骗局不顾，而去追她这么一个既无赃款，又不是重要策划组织者的嫌疑人。

怕什么来什么。话音刚落，俞骏和向小园的手机嗡嗡响起来，两个人一看，俞骏脱口道："行动即将开始，大量的资金转向金川不明账户，那些车手动了。"

"可怜的张光达，要顶最重的一口缸了。"斗十方明白了，两个人一通密谋，恐怕是沈曼佳要给他很多钱，让他挪走，这一挪怕是万劫不复了。

"咱们怎么办呀？"大邹从到长安就无所事事，现在连行动也错失了，有点失望地问。

开车的程一丁笑道："最肥的一道硬菜是我们的，还有什么失望的。"

"快点，郑远东现在是专案组排头号的嫌疑人，如果他和逆风有直接联系，而沈曼佳没来得及动手的话，那这个案子就圆满了。"俞骏抱着万一之想。

"我觉得来不及了。没得手不会砸盘，既然砸了，那她就剩最后一件事了——直取逆风。"斗十方道。

肯定是以砸盘掩护自己真实的目标，不过全组还是抱着万一之想奔向皇城府公司，到达时写字楼门口已经泊了数辆警车，救护车几乎是后脚到的。众人还没有来得及上楼，楼上就抬下来仨，俞骏亮明身份上前查看，三个刚挂上氧的，其中一个正是郑远东。

他面如金纸，心跳骤缓，医生讲注射了什么药物尚待查证，再准备询问详细情况时，人乱糟糟的，维持秩序的连他也推出了警戒线外。再往专案组里打电话，也是一直占线，深谙这种抓骗子团伙大行动的俞骏清楚，恐怕从现在开始，将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盘里涉案的大小嫌疑人员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进网，而砸盘的，恐怕就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溜之大吉了。

“这回……可能真完了。”

俞骏看着混乱的现场，救护车终于挤出来，在瑟瑟的寒风里疾驰走了，他心也跟着凉了……

动如雷霆，风起雪夜

长安县建安路建设银行分理处，ATM柜机。

一个骑着摩托车泊停的男子，像普通市民一样到柜员机前插卡，取款。他取得可能很多，手里拿了一摞，又点着继续取款，而且这个人戴着头盔，看不清长相。就在他取完最后一摞，连卡都没来得及拿走时，几位便衣哗地涌了进来，拧胳膊抱腿，瞬间把人摁倒在地，手里的钱撒了一地。用膝压住嫌疑人的便衣从此人身上搜出了两把管制刀具，摘下头盔，问话时，那人死咬着牙关，一声不吭。

有位警员拿着手机播放着一段外文，意思是：我们是中国人民警察，你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捕。

那人听懂了，表情懊丧而难过，接着被套上黑布，带上随后驶来的警车迅速离开。

长安县、长安市、深安区、宝南市……长安周边的市县在两个小时里，有21名取款车手被迅速抓捕。这些从果脯加工厂出来的车手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跟踪，而且和平时长途奔袭作案不一样，像这样就在窝边取钱还真是头一回。

长安市皇城府房地产开发公司，市刑侦大队进驻，诈骗诱发了更恶劣的刑事案件倒不意外，但就在监视小组的眼皮底下作案，就让警察有点意外了。一组现场提取证物，一组寻找作案嫌疑人的出入通道，在这里初步的发现是，整栋楼的监控被黑，硬盘被格式化了；受害人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保险柜都被洗劫一空。警方找了两个小时，只找到了一辆疑似车辆，这是辆物业绿化用车，还是在路外监控里找到的，存在嫌疑的原因是，监控拍到两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根本无法辨认。

与皇城府房地产公司相距并不远的蜻蜓KTV在行动发起的第一时间也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穿着黑衣的特警负责封锁，穿着刑警制服的负责甄别人员，还有技侦和网安上的，把这里电子产品中相关的记录一一提取。正在赶来路上的牛金被拘押。唯一的意外是抓黄飞的时候出了点纰漏，这货定位在凤苑小区，四处监视早已蹲守很久，但到抓捕的时候，咦？找不到人了，手机信号在，就是死活找不到人。就在出警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的时候，嗨，人自己出来了。

两个腿快的没乘电梯从步梯跑，结果撞到抓捕警员了，看这么情急八成没干好事，立时拿下。这头刚拿下，上头就乱了，哗啦哗啦奔出来一二十个男男女女，警员沿着走廊和楼梯控制了一路。等入户才发现，居然是个像模像样的地下赌场，里面的赌具、骰子、钱撒了一地，挨个儿甄别身份，其中的一个恰是黄飞。

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在上演着同样的抓捕情景，这个情景在长安经侦总队作战指挥部看得一清二楚，金川、天府、川南、广

安、成阳……数十个骗局泛滥的城市，在警务通平台上显示着实时进展。这一次反诈骗行动是通过两省省厅协调的，各发案地照着长安专案组列出来的名单照单拿人，如果说刚开始他们还抱着怀疑态度的话，一上手就发现不对了。那些被查的公司里面，多多少少总能找出几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多数还是传销分子。再一查，账目不是混乱就是根本没有，银行卡倒是有，一查就是一柜子，而且，多数根本不是用公司人员的身份证办的……案情催促着各地迅速补充警力，调查也迅速转向深挖。

“对，我是长安……就是这个人，你们天府市的明日商城就是他负责，他的上线是张光达，你们着重查一下他的居住点，有隐匿账户，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

“对，我是长安……两个涉案账号分别是……229，开户在农发行，账户名称是富四方地产，公司注册地就在你们查的现场，IP地址也在那里，你找到转账的人。”

“喂……喂……金川，能听到吗？画面有点卡，明日科技公司的情况我这里暂时看不到……什么？那儿下大雪，好好，我等等……”

没想到还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金川下雪了，一个中心地点反而比其他地方延迟了，过了很久，才传过来这个公司被连夜查封的实景。

邵承华接着和各地指挥部联络，这个抓捕并不困难，不过还是急得他满头冒汗，冒汗的原因是根本抽不开身兼顾其他事，而其他事比他现在做的更重要，郑远东出了什么事？下手嫌疑人是谁？还有在今晚突然出现大额转账分流到金川的十数个账户，迫使总队不得不马上采取行动，这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还有那些车手，像飞蛾扑火一样，就在长安周边犯案，结果给点着数拎回来了。负责抓捕的曾夏大队长估计都失望了，本以为会是一场棘手

的抓捕，可没想到，组织外勤精英搞的几个小队，浑身劲还没使，这就完事了。

门开了，曾夏匆匆跑了进来，正皱着眉头一遍一遍踱步的凌宏业出声问：“怎么样？”

“少了四个，武建利也没找到，果脯厂被封锁了，他们应该是乘着货车早几个小时离开的，监视期间我们不敢靠太近，避免不了疏漏。”曾夏汇报道，他看了眼中州那位领导，又继续说道，“翻译到位了，正在询问。初步情况是，下午带头的就安排好了，给了他们一人一张卡，让他们跟着手机定位去取钱，取完回来就可以回家了，这是最后一笔，取的都是他们的报酬。”

“这好像是故意扔出来，让我们替他擦屁股的。”凌宏业有几分怒意道。

曾夏未敢附和，尽管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凌宏业回头看着谢经纬，出声道：“老谢，你说句话呀？”

“我们指挥员的角色，其实就是坐在这儿下行动的命令，其他的你让我说什么呀？这七绕八绕的，我也看不懂这拨骗子是咋回事，内讧啦？”谢经纬道。

“我知道我错了，我正式向您道歉。”凌宏业道。

谢经纬脸上掠过玩味的笑意，咳了声道：“不够诚恳啊。”

“好，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想把这些人一揽子都解决在我们总队，这是人之常情嘛，长安的案子，结果被你们中州同行给端了，说出去多尴尬啊。”凌宏业道。

“所以你就把尴尬都留给那些年轻人了？而且，一个甘冒风险、只身侦查的同志，最后惹得大家对他疑窦重重，你看这些骗子，都知道优化组合、分工协作，我们呢，还有这么深的门户之见，唉……”谢经纬轻声地说。

这话听得曾夏有点羞愧了，他敬礼道：“对不起，谢副厅长，最初的质疑是我提出的，可能我错了。”

“如果再发生一次同样的事，你还会对自己的同志质疑吗？”谢经纬问。

曾夏想了想，立正，正色道：“会！在与犯罪分子进行复杂的斗争和较量中，任何疑点都不能掉以轻心。零号的出众不假，但出格也不假，对于可能导致影响行动的任何情况，我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没有必要道歉，有什么需要直接向他们下命令，他们是警察，警察不分你我，服从命令是天职。”谢经纬道。

“看来是我的格局小了……好，曾夏，驰援中州X小组，网安的最后一条线索交给你，能不能牵住黑产，就看你们的了……注意你的身份，你是驰援，一切听从X小组的指挥。”凌宏业给了曾夏一个降格的任务，听得邵承华都诧异回头了，不料曾夏却是兴奋了，激动得连应声也忘了，掉头边喊着“组队出发”边往外跑。

“你看他高兴的，降了级比提拔了还高兴。”凌宏业坐到了谢经纬的身侧。对这位同级但年长的同行，他似有很多抱歉的话要说，可只说了这么无关痛痒的一句。

但这一句又恰是最合情境的一句，谢经纬羡慕地说：“真怀念那个热血澎湃的时候啊，一遇上大案就生怕自己落了后，啧……我是真想亲自到一线和他们一起上阵啊。”

“等抓到了，我陪你一起去现场。”凌总队长道，做了个咧嘴的动作，又不好意思地问，“我脸皮是不是有点厚了啊？”

“作为同行我不能挤对你，现实中两种犯罪最不好对付，一种是不要命的，另一种是不要脸的。你这脸皮厚，我觉得也是工作需要，不碍事。”谢经纬道。

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让两方的芥蒂冰释，笑意间，又一组回传的画面让两个人的脸色凝重了。

是金川市的抓捕现场。那儿乱得跟打雪仗一样，人头攒动，人声嘈杂，实时记录仪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画面都不稳定，一不小心画面居然成了斜的，肯定是执法警员摔倒了。行动发起得这么急，怕是要出乱子了……

意外，这绝对是个意外……

金川市接到统一行动通知，倒不是不重视，但根据经验判断，无非就是一伙组团诈骗的，这些人功夫都在嘴皮上，战斗力一般都是渣。经侦协调各派出所抽调警力迅速扑向指定地点，可谁料大雪封路，有一半警车延误，更没料到的是，恰撞上了这里的骗子组团开会。先期到场的三十余名警力刚封锁楼门和大厅，还没冲上去，对方倒先下来了，电梯里出来一拨，刚拦下还没问清楚，步梯里又出来了一拨。四五名警员组成人墙拦门，跟着又发现不对了，好家伙，那步梯里像开圈放羊一样，哗哗地往外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霎时把大厅塞满了。混乱间灯光一暗，不知道哪个肇事的敲碎了门厅玻璃，瞬间那上百人涌出了楼宇。

“别拉我，凭什么拉我啊？”一男的甩着警察。

一女的刚要被警察询问，她蓦地扑向警察，抱着人摔到了雪地上，边扑腾边大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女人啦。”

“你这演得太浮夸了吧？你骑在人家身上喊人家打你？”有个貌似带头的同伙都看不下去了，提醒道。

那女的一起身，奔向另一位控制在场人员的警察。这次她注意细节了，噗的一声往那警察脚下一摔，抱着警察的腿喊打人了。那位小民警哪经历过这阵势，提醒道：“别血口喷人啊，我这儿有执法记录仪呢！”

嘭……一个东西砸在他脸上，眼前一黑，手里东西被夺了。等他抹一把脸，却是雪球，睁开眼不见记录仪去向了，连刚才控制的人也一起跑了。

第二拨调来的警力到场时现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雪地上抱成一团乱滚的，已经被戴上铐子，还在和警察理论，甚至试图抢钥匙的；更有甚者，十几个人把民警挤在角落里，就那么围着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的。泊停的警车迅速封锁路面，分散冲向聚集人群，那头的也不甘被捉，有人大喊着：“兄弟姐妹们，他们在暴力执法，我们不能屈服。”

砰……枪声响了，更暴力的动作来了，是警方一位派出所所长在大喊“全部不许动”。

这下管用，吓停了不少试图做小动作的人，骚乱像瞬间被冻住了一样。所长在大声讲着政策，拖延少许时间，第三拨更多警力到场了。

那一声枪响惊得从楼后钻出来的张光达一个哆嗦，差点在雪地上摔个狗吃屎。他顺着墙根走了几十米，瞅了个乱起的空当，然后撒丫

子就跑，一跑出出事地可就安全了。以他长年作奸犯科的经验，警察顶多封锁两到三层路口，而今天恐怕要更少。沿路所见堵车的、追尾的不少，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这逃出生天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了。

嘎的一声，一车刹停在便道处，车玻璃摇下有人喊着：“张老板。”

“啊？我不是。”他下意识道，瞅了眼，一看是包神星，又跑回来了，包神星赶紧拉开后车门。跑得气喘吁吁的张光达到了车跟前，抱着包往车上一放，人跟着直扑到车里，惊恐地喊着：“快走，快走。”

驾车的王雕迅速启动，也是惊魂方定，回头问着：“咋回事啊，老总？”

“我他妈怎么知道，钱刚到账，还开着会呢这就来了。”张光达喘着气，趴在车座上道。

“完了，那头出事了。”王雕看了包神星一眼，示意了个眼神。

包神星懊丧地道：“哎哟喂，这倒霉催的，咋就几天安生日子都过不上呢？”

“趁警察没回过神来，赶紧走，我说……咦，你们俩怎么跑出来的？”张光达纳闷道。

这就多亏傻雕了，包神星笑道：“不得不佩服雕哥啊，他每天停车都停老远走着去，我都纳闷几回了，嗨，今天才发现，还是多个心眼活得长点。”

“谁不想多个心眼，防不胜防啊……沈总刚给转过钱来，老子还以为这回真发达了，雷子后脚就跟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我……”张光达急着爬起，掏手机，却不料手机被包神星一把抢走了，顺手就给他扔到车窗外。包神星愤愤训着：“你不想活了，别拉着兄弟们一起死啊，我这智商都知道不敢用手机，你居然还装着手机跑，傻×。”

可能没想到平时唯唯诺诺的包神星居然还有这么横的一面，张光达愣了半晌回不过神来，刚回过神来，车嘎的一声刹停了，滑了好远，差点撞到对面墙上。张光达定睛一瞅，咦，这怎么开进一车宽的小胡同里了？前面的王雕从副驾驶的位置下来说着：“张总，你来开车，找个藏身地，我们换下车牌。”

“哦。”张光达从另一头下车，人胖，只能侧着身进驾驶室，挤了半天好容易上了车，一摸点火孔问，“车钥匙呢……嗨，干什么？”

他恰看到包神星提着他的包走，他急得往后爬，不料卡在两椅中间了，拿上包的包神星做了个鬼脸道：“咱们还是分散跑安全，多保重啊，张总。”

言罢，人瘦腿快的包神星撒腿跑了。这下张光达明白了，这俩货根本不是好心救他，而是盯上他跑路时的浮财了。这可咋办？张光达急得掀了方向盘下盖想学着偷车接火，半天没点着火反而被电打了一下，气得他重捶了方向盘几下。他艰难地挤下车，侧着身从车和墙的缝隙中往外挤，挤着挤着，眼看着就要出去，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先听到了警报的声音。

循着车辙追到这里的警察看到了滑稽的一幕，那个矮胖的嫌疑目标，被夹在车和墙的缝隙里动弹不得。这好歹也是个骗子吧，他涕泪横流地哭诉：这两个骗子，太欺负人了，这两个骗子，不得好死。

他哭得泪水涟涟，惹得警察们也同情心大起，赶紧几人抬车把他救出来，然后很客气地给他戴上一副锃亮的手铐……

18时40分，长安环城的高速路上，武建利驾驶着一辆越野车终于看到泊停在应急车位上的一辆普通轿车。他鸣着喇叭，打着双闪，停到那车的后面，把驾驶位置交给了车上的人，自己下车，上了前车。两车随即启动。

“还是当过兵的人靠谱，时间掌握得一分不错。”后座的沈曼佳赞了句。

武建利笑了笑道：“是沈总安排得好，说实话，干了这么久我都没发现被追踪了。”

“有些东西得靠脑子，不能光靠眼睛。杜风头搞这一出取钱，看上去是好事，实则是坑牛金他们呢。组局布子总要有人成为弃子，按风头的手法，除了他，其他人都可以是弃子。都取这么久了还没有警察追上来，那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在撒大网。”

“确实是个大网，出去的一个没漏，全进网了。”武建利掏着手机，随便按了一下，是车手毫无征兆被抓了的短视频，抓得这么精准，一点动静都没整出来，那也只有一种解释——这些车手早被盯死了，就等着下手摁人呢。

“呵呵，就是不知道杜风头怎么样了，你说那个小家伙能找到老风头吗？”沈曼佳问。武建利摇摇头，她问开车的司机道：“菊儿，你说呢？”

“我也说不上来，那个人有点邪……哎！沈姐，您确定他是警察吗？”开车的是雀斑妞，她疑惑地说，“我总觉得不太像，不像我们一路的人，可也不像是警察啊。”

“不像可不等于不是，那谁能看出我们像坏人啊？”沈曼佳笑道。这人确实邪，奇怪地勾起她的回忆，竟然有点牵挂的感觉，她像惋惜一样叹了句，“不管是不是，现在他应该都明白了。”

“那他表情一定会很精彩。”武建利道，“而且我们，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噩梦。”

“不，他不一样，他的心思很深，有时候我觉得一眼就能看透，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看到的是错觉。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沈曼佳道。

“什么？”武建利问。

“总觉得没有结束。”沈曼佳心里泛起一丝不祥的预兆，可她说不清这个感觉来自哪里，想了许久，她奇也怪哉地问，“对了，我让他找到杜其安就联系你，联系了吗？”

“怎么可能？现在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就联系也找不到我们啊，境外转接，又是阅后即焚，除非他们长着翅膀……长着翅膀也来不及啊。”武建利笑道，却不料他话音方落，手机叮咚提示了一声。他惊得眼一滞，手一翻，看到了来的信息，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念道，“天寒，你胃不好，多喝热水……这他妈什么意思？”

可这没头没脑的话却听得沈曼佳如遭雷击，她一把抢过了手机，惊愕，甚至有些激动地看着，想输什么，却又放弃了。武建利头回见这个杀伐果断的狠娘儿们犹豫了、踟蹰了。

“他的意思是，他还没有放弃。”

沈曼佳幽幽道。她闭着眼睛想静下来，可越静仿佛越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嘈杂的车站，仿佛面前站着一个笑吟吟的大男孩，正关切

地递给她一杯热水。可能一切都是假的，可那暖暖的感觉假不了，是他眼神里的，还是自己心里的呢，为什么这么久了，竟如此记忆犹新?

过了很久，沈曼佳都没有任何表示，她像思索着什么，一会儿闭目，一会儿又痴痴看着窗外。车疾驰着，渐渐黑下去的天色像预报一样下雪了，纷纷扬扬地落在车灯前、车窗上，迷乱了视线，仿佛也凌乱了思绪……

恩怨未泯，循踪追猎

时间过去九分钟，准确地讲，是九分二十秒，看着手机的钱加多终于憋不住了。他刚想开口，斗十方像脑袋后长眼睛一样，直接说了句:“闭嘴。”

“这是跟我说的吗? ”钱加多愤愤道。

大邹提醒着:“好像就你一个人说话。”

“那你不也说了? ”钱加多挑刺儿了。大邹闭嘴了，和这二货纠缠起来，会拉低智商以及形象的。钱加多见没人理他，左顾右盼着，不经意看到几辆车时，他终于有话了，“停车停车，好像专案组的人来了。”

程一丁也看到了，慢慢把车靠到了路边，后面的两辆黑色依维柯也跟着靠边。俞骏和向小园跳下车，曾夏快步迎了上来，敬礼，然后朗声道:“专案组外勤第七、九、十二组，奉命驰援你们，请指示。”

“这……”俞骏给吓了一跳，看着向小园问，“没接到这命令啊？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向小园道。

“临时命令，现在三个组全部归X小组指挥。这是我们重案队和刑侦一、三大队挑出来的精英，全部是武警重装备，考虑到武建利的出身以及还有四名境外涉案人员未落网，专案组特命我们驰援随行。”曾夏道，又来了个敬礼。

“别别，您把我整糊涂了，我现在还没谱呢，我打个电话问问。”俞骏拨着手机，发愁地看了眼天色。电话里确认后，他又眼神复杂地看了曾夏一眼。曾夏直接道：“您如果对我个人有看法，我可以回避。没错，是我从天府回来后向专案组汇报零号的情绪不对，有可能影响到行动的实施。”

“没看法，你汇报得也没错，情绪嘛，现在还不太对。”俞骏道，上前和曾夏简要交代了几句，敢情X小组在郑远东案发后离开了现场，商量之下，居然直接和武建利联系了。这情况吓了曾夏一跳，他苦着脸道：“俞主任，这事您得给组里汇报啊。”

“汇报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联系方式是一个虚拟的网络账号，服务器在境外，就是传说中的阅后即焚，无法做出定位，即便现在能定位，也晚了。”向小园说着，手伸出来，摊开，几粒雪花落在她细腻的手心，然后化了。她抬头看，渐暗下来的天空，今夜不知道会落下多少这样的雪花，不过阻断交通应该足够了。

曾夏顾不上提醒了，小声问着：“那结果呢？”

“这不还在等结果吗？”俞骏道。

“他们已经得手，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贸然联系，说不定会让对方揣度到我们的意图。”曾夏道。

俞骏笑了，很损地客气问着：“那，要不您指挥，我们听您的。”

曾夏一下被噎住了，向小园扑哧一声笑了。曾夏难堪道：“俞主任，您别挤对我成不？”

“要不听听你的意见也行，他发了条信息，信息的内容是‘天寒，你胃不好，多喝热水’。您说说，这句话对方如何揣度我们的意图？”俞骏问。

曾夏皱着眉头，不明白地问：“这什么意思？”

“你可算问着了，我们都不知道。”俞骏道。

向小园又笑了，她扶着额头掩饰着自己的笑意，总不能让同行太尴尬，就听她解释道：“我们是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找杜其安的时候，在找到的前一刻我们还觉得他精神出问题了，但下一刻，确定是我们智商有问题……王雕父亲工伤死亡，关联的一个企业主是预制板厂的，他联想到了尘肺病，联想到了长安治疗尘肺病最好的医院，就那么直接找着了。按程序办事没错，但所有的事都按程序办的话，可能总会有那么一回两回疏漏啊。”

“好吧，我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曾夏道，关键时候，能者为尊，作为警察，为了不放跑嫌疑人，谁都放得下这个架子。

“现在，没有命令，得跟着他的感觉走。上前面车吧……多多，大邹，你俩下来，后面吵去。”俞骏撵下了钱加多和邹喜男。这一行人重新登车，坐到副驾的俞骏道：“撞天婚吧，上环城路，别一会儿雪大了上不去还得麻烦。”

程一丁依言驾车而走，俞骏回头看到十方闭目养神，他道：“嗨，大师，我怎么觉得武建利不可能再联系你啊？即便他不知道你身份有问题，这事捅得他也得断了一切联系疲于奔命啊。”

“我对武建利没兴趣，又不是和他联系。而且，武建利不是个疲于奔命的人，说不定是个亡命徒。”斗十方道。

“你凭什么判定？就见过一面。”俞骏问。

“别忘了我是看守，号子里的嫌疑人，死刑的都有二十几个，相信我，他们身上的味和别人身上的不一样。”斗十方道。

“到底是看，还是闻啊？闻到什么味了？”曾夏笑道。

“人味，那些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的人，身上都没多少人味。”斗十方道。这句听得曾夏肃然起敬，作为警察他很理解这种感觉，点点头道：“差不多，他是沈曼佳的黑枪，估计身上都背有命案，这些年把人骗到境外洗劫一空，没少坑人。”

“这样的人，警觉性应该相当高……别说觉得你有问题，就即便你是同伙，这情况也得扔下你了。”向小园道，她心里其实也急了。

“我都说了，我不是跟他联系。她一定会回复的。高手都是寂寞如雪啊。”斗十方道。

“你这个牛吹得没毛病，我认了。”俞骏笑道。

“我不是说我，我是指她，一个寂寞如雪的高手，对于一个知音，哪怕是观众的那种渴望，会很强烈的。如果知音还是自己的对手，她会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激动的。”斗十方道。他目光呆滞，像陷在回

忆里，这段回忆给了他一个确定的答案，他又一次判断道：“所以她会联系，会告诉我，会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完美收官。”

这情结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俞骏看向小园一眼，小声问：“多长时间了？”

“十七分钟。”向小园道。

“那不可能有戏，我们等网安这条线索出来吧。”曾夏道。

“曾队，你一直怀疑我出问题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怀疑可能沈曼佳有问题，就只怀疑自己人出问题呢？”斗十方道。

“她就是个嫌疑人，还有什么问题？”曾夏道。

“难道不会是，她故意让你们怀疑我有问题？”斗十方道。

“这……”曾夏愣了，没明白这个逻辑。

恰在这时，响起了一声悦耳的叮声，信息来了。一车人激动得要凑上来。斗十方慢吞吞拿出手机，上面显示着一行收到的字：小骗子，你当警察多久了?

这信息一瞅，泼众人当头一瓢冷水，对方肯定知道了，如果不知道的话，难道是诈一句?

斗十方飞快地输着：女骗子，我没骗你。我都说了，看守所，两年零八个月。不过没人问我干什么，其实我是看守。

这句话像调侃，曾夏正思忖这话可能不对，叮一声信息又来了：可惜我骗了你，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发现真相的吗?

斗十方想都没想就输着：见到我第一次应该就发现了。杜其安能感觉到不对，你在他之上，自然能。

“其实比那更早，你当车手逃跑时就有人感觉不对了，他说感觉你用的是武警的动作。”对方的信息道。

斗十方啪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喃喃说着：“不该在看守所和那帮武警天天练，那套路武建利也会，这么简单。”

叮的一声信息又来：你露的馅太多了，天天灯红酒绿的却没有正经嫖过谁，传说你喜欢男人，但那天晚上，我摸的时候你好像硬了。

这就尴尬了。斗十方看围上来的几位，那几位同情地看着他，他迅速输着字：那晚我真不应该这么做，不过反正事情都发生了。我很奇怪你为什么这么做，又准备安全套，又把我床单换了，非要搞一个酒后乱性的假象，有意义吗?

“如果没人发现，那这就没什么意义，但现在你也知道了，你知道了就是意义。”对方回答道。

啪……一声轻响，是曾夏在自己脸上打了一下。斗十方看着向小园，提醒道：“要不，你也来一下？”

“嗯，等没人了我自己来。”向小园不好意思道。

斗十方低头输着：谢谢。

片刻，对方回复：不客气。

嗯？！俞骏愣了，瞪着眼，不过马上明白了，直道：“你俩真是知音啊。”

“什么意思？”凑在后面的娜日丽没明白。

“她知道我和自己人在一起，那这一句等于为我正名了，所以我要谢谢。”斗十方说道，他又在手机上输着：我是史上最蠢的卧底，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大大方方出来，还绕了半个中国，那是因为你知道和我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你没必要这样贬低自己嘛。”向小园看不过眼了。斗十方却笑着道：“女人嘛，都喜欢奉承和恭维，你还不一样？把天聊死就不好了。”

“你……”向小园气得语结了，别人一乐，叮声又来，聊天继续了，三个字：还有呢?

“看，高手寂寞如雪，我得送顶高帽。”斗十方笑道，越来越轻松了，他输着字：其实你的目标不是明日商城这个盘子，而是逆风。但你一个外来户，不但有被警察滞留之虞，而且也对付不了长安地方势力，所以你佯装入伙，给他们洗钱。其实有没有我都一样，你会寻找最好的机会砸盘，把警察都引向这些地方势力，而在砸盘之前，你会直取郑远东，这个唯一知道逆风准确信息的人，对吗?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不过现在听来仍然让人毛骨悚然，把警力都算计进去的骗子，这胆子得有多大?

信息很快回复了：你低估了你自己，你还是挺起作用的，否则我怎么敢大摇大摆去走上一圈？而且你带回去的信息很重要，一定会让警察欣喜若狂的，毕竟一个老骗子落网了，他干的事你要查清，功劳能换个局长当当。别告诉我你没找到啊，否则我会很失望的。

斗十方迅速回复：找到了，谢谢你的信息。我代表个人感谢，警方可能不会感谢你。

“没关系，不用客气，你不会怪我吧？”对方这口吻，好酸的感觉。

斗十方输着文字：有点怪，其实我很享受被你当棋子的感觉，现在成了弃子，好凄凉。

“你想说什么？”对方问，仿佛在文字里能听出这一边的想法。

斗十方输着：我想……去找你。

“好的，我等你。”对方信息回道。

这一刹那，仿佛是心有灵犀，斗十方的手停了。他抬头看着车顶，像在回忆什么，然后打开了车窗，把手机扔向窗外。

几乎是同样的动作，沈曼佳思忖片刻，慢慢地摇下车窗，看着窗外朦胧的雪色，然后手一扬，手机飞出车窗倏忽不见。

这条若有若无的线就此中断。X小组这辆车里沉闷了好久，程一丁慢慢把车泊停在临时泊车点里大家才惊醒。曾夏打开了电子地图，不过没有什么头绪。他抱着万一之想问向小园：“有没有可能追踪到？家里能同步收到这个信息。”

向小园摇摇头：“即便我们守在服务器前也追踪不到，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如果中间有一人在复制粘贴，和洗钱同柜取存一样，数据连线就中断了。”

“就算退一万步，即便可以追踪到，也来不及了。”俞骏道。

“那只有网安这一条线了，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能指向沈曼佳。”曾夏道。

“能……她是个感性的人，最起码骨子里的感性多于理性，也许现实让她越来越理性，但在某些时候，如果感性主导她的判断，那她就会犯错。她犯错的机会，就是我们找到她的机会，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疏漏。”斗十方道。

“雪越下越大了。”司机程一丁提醒了句。

俞骏、向小园、曾夏交换着眼神，曾夏不敢做主了，向小园当不了这个家。俞骏看着斗十方道：“你来指挥吧，锅我们扛。”

“她在哪儿？”斗十方问。

“半小时前通过了H25公安检查站，前方最近的出口是柳泉市南。”曾夏道。

“就这个方向……走。”斗十方道。

程一丁启动前行，俞骏问道：“你确定吗？”

“不确定，但我确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要么全抓到，要么，什么都抓不到。”

斗十方道，说完他又像发怔一样，呆呆地看着窗外。

窗外只有纷纷扬扬的雪花，迷乱了视线，凌乱了思绪。在这个雪夜的尽头是欣喜若狂，还是空欢喜一场，不管是什么都即将揭晓，可不论是什么，似乎都让斗十方高兴不起来……

奔袭夤夜，短兵相接

车拐下了柳泉市北出口，交费出站的时候，自动感应的摄像白光一闪，定格了下高速车辆的照片，那一刹那，司机下意识地低头，头上长檐的棒球帽，正好遮住了面部。

“妈的，现在境内越来越不好办事了，处处都是监控。”后座的武建利嘟囔了一句，欠欠身子，摸摸后腰硌得他有点疼的武器。

这个动作被沈曼佳看到了，她出声道：“我要活的，这个人是个移动的提款机啊。”

“知道，我还没和黑客打过交道，只看过黑客电影。”武建利笑道。

“没那么神秘，都是些技术宅男，胆小怕死，疏于社交。可在虚拟世界又恰恰相反，他们站在上帝的视角，所向披靡，无往不利。”沈曼佳道。

“会不会有保镖之类的？这么个大户。”武建利问。

前面的菊儿说话了：“说不准，郑总的保镖就有好几个，只是在自己公司没防备才着了道，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呵呵，说得是，多亏了菊儿你啊，费才立对你的情况知道多少？”沈曼佳问。

“知道不了多少，我们等于是郑总通过牛老板给他们派的培训师，同时也监督他们手脚干净点，其实我一直以为郑总是逆风。”菊儿小声道。

说到这儿，武建利都纳闷了，他问道：“沈姐，这郑远东好歹这么大的老板，怎么背地里干这种生意啊？”

“呵呵，干过这种生意啊，其他什么生意也看不上眼了。再说了，郑远东属于没背景没靠山白手起家的，我怀疑呀，他手里的正当生意都是逆风的黑钱给他撑起来的。”沈曼佳道。

“也是，现在的富豪，没几个底是干净的……菊儿，前面停一下。”武建利示意道。

车缓缓停了，地上的积雪已厚，这种天气行车是很危险的，不过这一行人早有准备。武建利叫着后车的四位，偌大的越野车里咚咚滚下几个轮胎来，这些人有条不紊地卸轮换胎。几分钟后，换上雪地胎的车辆高了一截，重新上路时，已经可以稳稳地在雪地行驶了……

“H3，你在什么位置？”

“我们在中南路，车侧滑出了交通事故，正在解决。”

“马上解决，迅速归队。”

“是。”

“B7组，你们在什么位置？”

“我们还在高速上，出了交通事故，堵车了。”

“设法尽快返回。”

“是。”

“……”

指挥台前，邵承华满头大汗，外勤组有一半遭遇恶劣天气不能正常归队，有一部分还押解着嫌疑人。越怕出乱子的时候就越出乱子，

一辆返回的警车都到门口了，“咣”的一声撞上了门栅，车刹得斜斜溜了十几米，把泊在大院的另一辆警车给撞了，气得邵承华有砸了电脑屏幕的冲动。

屏幕上清一色的白皑皑的雪色，有些地方已经挂上了冰凌。这时候想想也许还有点庆幸，如果迟几个小时，比如现在砸盘走人了，那恐怕这次行动斩获的连现在的一半都不到。等待的间隙，邵承华悄悄回瞥两位等着的领导，那两位就搁那儿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都几个小时了。确认归队的组后，邵承华径直跑上去，敬礼道：“凌总队长、谢副厅，嫌疑人费才立押解回来了，他是躲回老家去了，刚带回来。”

“要不，咱们见见去？”谢副厅道。

“成，闲着也是闲着。小邵，X小组在什么位置？”凌宏业随口一问。

“还在高速上，雪下大了，行驶的速度很慢。”邵承华道。

“嗯，让他们注意安全，随时汇报。”凌宏业似乎并不着急，撂了一句，和谢经纬一前一后出去了。

总队的办公楼层和作训室全部改成了滞留室，铐在暖气管上的、几个连铐在一块儿蹲了一溜的，还有楼梯栏杆上铐了一串的，大致看过，牛金KTV的那拨黑保安、皇城府公司的一干人员，还有组织骗红包、刷单的几个教练、组织人，费才立是最后一个归案的。两个人走到三层某间不远处时，谢经纬拉拉凌宏业，示意着尽头的方向，那个方向蹲了几个女嫌疑人正等着审讯。凌宏业不解，谢经纬小声道：“似乎有……长甸那几个？”

“哦，有……教练一共有十几个，多数也是上当受骗的，而后当了骗子，又上升到教人骗人的层次。”凌宏业道，不解地看了看谢经纬问着，“怎么了？同情心出来了？”

“不是，我是说，长得一个比一个丑，你说这造化有时候也开玩笑啊，不靠脸蛋不靠才华不靠爹妈，靠骗人也能做成个事业。”谢经纬开了个玩笑。

推门的凌宏业笑着回道：“你还有心思开玩笑，要是最丑的那个错了，最漂亮的那个跑了，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错不了。邪不胜正，多行不义必自毙，用他们的话说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今天就是偿还的时候了。”谢经纬朗声说着进来了。两位审讯的经警起身，把座位让了出来，有点诧异怎么这么高规格，不过没敢出声，而是轻轻地掩上了门。

审讯椅上的费才立耷拉着脑袋，一副如丧考妣的死相，听到对面的敲敲桌子他才懒懒抬头，先出声狡辩着：“领导啊，政府啊，这啥事啊，莫名其妙就把我抓起来了，我都回老家村里了，我啥也没干啊？不信您让人查查我的账，这经济寒冬的，赔都快赔死了，怎么可能有经济问题呢？”

“我们不是审问，那事轮不到我们干。”凌宏业道。

“聊聊天，聊天之前，先给你看段视频。”谢经纬道。

电话接通了作战室，远程控制的墙上屏幕亮了，画面一开始就把费才立吓得眼凸了出来，居然是在长甸干活儿的录像，居然是招募学员面试的进场录像，还有出境的记录。浓缩的两分多钟的无声视频把费才立看得满头冒汗，估计开始使劲地想怎么圆谎，还没想好，又闪

出几屏来：黄飞被审讯的画面、牛金交代的画面、蜻蜓KTV被查封的画面。看到尽处，费才立张口结舌，表情已经石化了。

“情况都清楚了，我拣几个问问你，这个人是谁？”凌宏业掏着手机，显示着一个女人的照片。

费才立看了眼道：“月月，教大家骗红包、裸聊的教练。”

“你哪儿请的教练，干得挺专业嘛。”谢经纬问。

“不是我请的，是牛老板介绍的。其实我不算老板，我得听她们的，下面所有组盘的，都得听她们的，弄回来的钱，是她们给我们分，她们拿的是大头。”费才立一句都不结巴地全交代了。不过听得出是全扣别人脑袋上了。

“那她们有几个人？”谢经纬问。

“我那儿有三四个，一共有十几个，原来是我们找人，她们培训，培训一段时间呢，国外有中介来招人，就就就……”费才立说着，结巴了，好像是自己把人卖了，这算多大罪他不确定了。

“就卖人头了，这个我们清楚，但我们不清楚的是，她们怎么学的？话术、话本，这可是很有讲究的。”凌宏业问。

“这个就专业了，我也弄不清，据牛老板说，有高手指点，具体什么高手我也没见过。但这些人是真厉害，反正一个生手被她们敲打几天，立马就能上了道。”费才立道。

“嗯，来认认，都是谁。”谢经纬拿着手机，显示着两排照片。

费才立一一指认，凌宏业插了一句道：“这个，这个……这个好像没见着，是不是漏网了？她叫什么？”

“我们都叫她菊儿，真名叫杨菊苹，她是大教练，里面好多人是她带出来的。”费才立道。

“看不出来啊。哪儿人？”谢经纬问。

“不知道，她原来在郑总的公司干，连牛老板和黄飞都对她挺客气的。”费才立道。

“为什么对她这么客气？有特别之处吗？”谢经纬问。

“必须有啊，管账算钱，脑袋瓜清着呢，我们拿的钱都是她给结算的，电脑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们开盘都得布线、组网，还有手机模架什么的，都得人家给干不是？我们大老粗搞不了那玩意儿。”费才立交代着。

他没有注意到，两位老警察似乎对这名并不起眼的嫌疑人，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连更细的生活情况都问上了……

此时，武建利坐在驾驶的位置看到了前方的路标：丰仪镇，15公里。

“坐标离这儿不远，应该就在这一带。”副驾上的杨菊苹思忖道，她在飞速地击着键，连续出来的屏幕似乎是访问地方的门户网站。

后座的沈曼佳开着电脑，看着电子地图上追踪到的一个红点，她按照坐标匹配地图的地名标记，面露喜色道：“菊儿，你的水平不亚于逆风啊。”

“还差一点，他是我老师，我入行都是他教的，不过没见过面，他都是在视频上给我演示。”菊儿说着，提醒了句，“发到您电脑上了。”

武建利伸头看，显示的是无卫星地图，地名是丰仪银杏基地，匹配的建筑图纸不知道杨菊苹从哪儿淘出来的，那建筑应该是整整四栋楼，实验区、办公区、住宅区都标对了，公司成员不过九人。沈曼佳格外兴奋地摁着鼠标点了点其中一位执行董事徐则臣的名字道：“看来郑总没说谎，逆风应该就在这儿。谁能想到，曾经私服的风云人物，到这么个穷乡僻壤搞起园艺来了。”

“他应该已经知道出事的消息了。”杨菊苹提醒道。

沈曼佳笑着合上了电脑道：“但他主要盯的是资金，即便他知道出事，也来不及逃跑了。加速！”

“好嘞！”武建利应了声，一踩油门，雪地胎扬起一片雪泥，自岔路驶向银杏基地。

此行占尽了天时地利，新雪覆盖的路并无车辙，那肯定是没有车驶过，而且像逆风这样层层包裹的黑客似乎并没有必要急于逃亡，否则外围盘子已经砸了这么多他依旧岿然不动就说不通了。一路上沈曼佳兴奋地和杨菊苹分析着，十几公里的路，不多时便看到了亮着灯光的园区。车方泊停，杨菊苹就听到了嚓嚓拉枪栓的声音，这声音让她的心猛地跳了跳。令她惊愕的是，连沈曼佳也抽出了武器，检查完毕往枪上拧着消声器，边拧边提醒着：“菊儿，你跟着我，大武，你带人进去，照单拿人。”

六个人分成两队，手下人摞人攀上了墙头，直接从里面暴力开门，等楼上晃起电筒，这些人已经冲到了院子中央。后行一步的沈曼佳带着杨菊苹直奔停车场，几辆车的车轮挨着个儿噗噗几枪，轮胎报销了。车胎漏气的声音几乎和楼里的枪声同时响起。沈曼佳诧异侧头，那不是自己人的武器声音。她心一跳，边对着麦说着话，边奔向了楼内。

有抵抗，那就更确定目标无误了……

末路狂花，惊鸿乍现

战斗来得突然，去得也快。武建利带着手下进去时，冷不丁有人从二楼打了一枪。这方训练有素的几位迅速分散，滚地移动寻找着最佳射击位置，两次还击。随着栏杆上几簇火花，那个中弹的惨叫一声，直接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几个袭击者交替掩护上楼，寻找着目标。武建利拎起那个中枪的，已经翻白眼活不成了，他小声咒骂了一声，用缅语提醒着，尽量要活的。

很快又接火了，三楼步梯处有人伸手胡乱放枪，几个袭击者小心躲避着，判断着这人的水平，似乎没有准头。其中一个掏出个曳光弹，一甩手嗖地扔了上去，一炸开就是亮如白昼。猝不及防的抵抗者暂时失明了，等他捂住眼睛，手一疼，腕部中枪了，刚换手在地上摸武器，噔噔噔几人冲上来了，冷冰冰的枪口已经抵在了他脑袋上。

询问简单而直接，武建利一刀子戳在对方腿上。那人惨叫着，指向了楼内。这些人马不停蹄地冲进了走廊，一阵威胁呵斥声后，安静了。

等沈曼佳循着方向上楼，踩过血流一地的走廊，推开这个封闭楼层的房间，忍不住惊咦了一声。入眼的是个偌大的工作台，支架吊装的显示屏有十几个，连接着键盘、鼠标数个，靠墙的工作台摆放着几台笔记本，机器还在嗡嗡地运行着。而工作台的一旁，有已经打包好的行李，墙角蜷缩着一个男子，在几个枪口的直指下，吓得手捂着脑袋在哆嗦。

杨菊苹迅速上手，查看着电脑，翻查着存储、日志文件，片刻后抬头道：“被清空了。”

“看来动手挺快的啊，要是我们什么也拿不走，那就只能拿你的命了……嗨，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沈曼佳说话了。

那人慢慢抬起头，惊恐的眼光看向了行李。杨菊苹蹲下一拉拉链，包里赫然是几块方盒子，她脸上一喜，一开盒子，抽出来一块硬盘，再看桌下的主机，一个硬盘阵列盒的门都未关好，她直接把硬盘插进了阵列盒，起身查看着。

大存储、高速网，这是吃网络饭的标配，那十盘阵列存储的有多少数据，就意味着多少财富。面露喜色的沈曼佳慢慢地看向蹲着的人，似乎和想象中有出入。这男子二十多岁，面目清秀，明显和郑远东不是同龄人，也不可能同过学。她踱步上前，斟酌片刻轻声道：“转账是谁操作？”

那人茫然抬头，是一双稚嫩、恐惧的眼。武建利抬了抬枪口，他急着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数据。”

“什么数据？”沈曼佳问。

“网络维护和服务器日……常维护……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人手和嘴唇一起抖着，说话都成颤音了。

“有了。”杨菊苹说话了。沈曼佳听到声音回头，看到杨菊苹两眼放光地操作着电脑，能让懂数据的喜出望外，那肯定是见到心仪的东西了，就听她说道，“全部是脱库数据，银行客户资料、车管信息资料、医保资料、快递统计数据……这块硬盘8个T，一个阵列十块硬盘，要有接近80个T的资料。”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抄底了。”沈曼佳笑道，回头看那个哆嗦的年轻人，她问着，“你是谁？”

“我……我是基地员工，负责给老板整理这些数据。”

“老板呢？”

“没回来。”

“没回来你把这儿清空了，准备私逃啊？”

“不是不是，老板通知我这个点弃了，让我带走数据。”

“什么时候的事？”

“八点多。”

沈曼佳看看表，刚过去了不到一个小时，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实话，那只能证明一件事，徐则臣不止这一个窝点。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再进一步了。

她回头示意了下，武建利掏出手机，一手用枪顶着，一手划着手机屏幕问：“老板是哪个？”

手机屏幕上放了数张照片，郑远东的、牛金的、黄飞的，包括找到的徐则臣的。那人看了半天，紧张地看武建利。武建利枪顶着提醒了一下：“看清楚啊，错了我手里的枪可要走火。”

“我……我没见过老板啊。”那人紧张道。

“上面的人都没见过？”沈曼佳诧异回头。

“只……只见过徐哥，徐……徐则臣。”那人道。

“徐则臣呢？”沈曼佳一怔，心一下子凉了。她看杨菊芊，杨菊芊也是一脸懵然，这个突来的变故，把乘兴而来的人全给打蒙了。几双眼睛都盯着这个稚嫩的小家伙，那小家伙慢慢地，手指着一个方向，似乎是另一幢楼。武建利快速移步到窗前，在他拉起帘子的同时，隐约听到了引擎的声音。

“快，漏了一个。”武建利喊着。

他麦里喊着楼下守着的，抡着钢椅砸碎了一个窗户，那个早有准备的手下放着绳子，嗖地从三楼滑下去。刚着地，一辆黑色的轿车直接从对面楼里亮着灯冲出来，拦截的两个人对着车身嗒嗒嗒就是一梭子子弹。武建利眼见拦不住，从楼上滑下支援，几个人四向围追着，边追边开枪。

楼上的沈曼佳眼见乱了，挥手道：“带上硬盘快走！”

“他呢？”杨菊芊指指畏缩在角落的男子。

“带走！”沈曼佳说。杨菊芊抽了硬盘，上前踢了那人一脚，那人畏畏缩缩走着，杨菊芊后面撵着，嫌他走得慢了，到楼口顺势又踢了一脚。不知道踢在什么地方了，那男子猝不及防，捏在手里的一样东西叮当掉到了地上，是一个液晶的微型显示屏。杨菊芊诧异道：“这是什么，你在操控什么？”

啊……那人喊着，毫无征兆地暴起，一把拽着杨菊芊往楼梯下一推。已经走了半截的沈曼佳回头朝上开枪，随着枪响，失去重心的杨菊芊扑到了她身上。她一侧身闪过了，不过开枪也失去了准头，那人连滚带爬地往回走。沈曼佳迅速跑上去追，却见得那人闪身进了一扇门，咣一声合上了。她踢了两脚踢不开，又退了两步开了一枪，却发现那是钢门。她生怕被流弹擦中只得放弃，再奔回来，摔得七荤八素

的杨菊苹正捡拾着硬盘，她捡起了那男子丢的像车钥匙一样的东西，一下子认不出来是什么玩意儿，几阶楼梯下的杨菊苹提醒着："是不是他在操控那辆车？难道他是……"

那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情况，可惜马上应验了。麦里武建利喊着："沈姐，车里没人，那小子有诈。"

沈曼佳看了眼那男子消失的方向，瞬间下了一个决定："快走，碰到高手了。"

两个人迅速下楼，刚出楼门，又听到了黑暗中嗡嗡的声音。沈曼佳急着在麦里喊着："大武小心，这可能才是逆风。"

武建利刚看到沈曼佳，不过听到警示已经晚了，一架无人机从空中俯冲下来，识得厉害的武建利迅速找了个垃圾桶蹲着隐身。那几个操着枪就打，不知是打中还是引爆了，无人机轰的一声炸开了，机身成了天然的杀伤利器，毫无遮掩的几名枪手捂脸的、捂腿的、捂眼睛的，齐齐惨叫倒地。

武建利顾不上这些手下，迅速奔向沈曼佳，把惊得花容失色的沈曼佳扶起来，这时候听到了一声尖锐的摩托引擎声，不过已经是在墙外了。等了片刻才看到一个骑手的影子，在雪地里迅速消失了。

"他才是逆风。"沈曼佳嘴唇抖着，看着一地狼藉，不知道是因为惊惧，还是因为错失了机会。急火攻心的她刚走一步就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动静太大了，马上撤吧，这不比在境外。"武建利提醒着。

"完了，我太高估自己了。"沈曼佳失魂落魄地道。那几个重伤的手下，恐怕走不成了。

“只有逃出去才有机会。”武建利干脆顺势背起了沈曼佳，他和杨菊苹迅速往外走着，却不料刚到车边，远远地有两辆车冲了过来。他把沈曼佳塞进车里，跳上驾驶位，发动车就跑。杨菊苹都没来得及上车，那车哗的一声就蹿了。她急得直跺脚，第一辆车直接冲了过去，第二辆车上跳下来四位特警，大喊着不许动，她惊得赶紧举起了手。

两车一前一后，径直追了上去……

找到了，找到了……

作战室里捶桌子跺脚的兴奋劲，把两位总队长也感染了。凌宏业狠狠捶了谢经纬一拳道：“哎呀，老伙计，这回你可是拉着我上巅峰了。”

“快调警力，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谢经纬提醒着。

两个人到了指挥台前，下一刻传回来的实时视频，把在场的警察看得一点兴奋劲都没了。地上被控制的几个外籍嫌疑人，个个重伤，楼里死亡一个，推进到那个房间时，门口倒的一个还有一口气，四名小特警急得汇报声音都乱了。这些年缉枪治爆的，一省都难得见几起枪案，今天倒好，居然是场枪战。

“往回倒，这儿……女嫌疑人身边，那个包。”邵承华提醒着。

视频往回放，定格在杨菊苹被捕的地方。邵承华指挥着现场刑警把包打开，赫然是几组硬盘，他长舒一口气道：“可能我们的斩获要超过预期了。”

“先别管东西，抓人，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凌宏业道。他的视线死死盯着那视频里忽隐忽现的逃匿车辆。那辆越野车性能极好，正在

渐渐拉开与追兵的距离。通话里俞骏正在喊：“指挥部，指挥部，我们车上没带防滑，追不上他们。”

“鸣警报，开枪示警，把他们撵到大路上。”谢经纬憋不住了，吼了声。

“是。”步话里重重地回答。一时枪声大作，是打了半梭子子弹。跟着警笛响了，前面逃窜的车辆依旧未停。

“停车吧。”沈曼佳道。

早已恶从胆边生的武建利仍然在死死踩着油门，他恶狠狠地道：“沈姐，今晚我干的事就够得着打头了，横竖都是一死，说不定闯出去还有生路。”

“跑不了，他追来了。”沈曼佳幽幽地道，绝望反而让她显得冷静。

“你是说斗十方那孙子，早该做了他，您不让，什么算计算计，最终还是把咱们算计进去了。”武建利怒道。

“那你后悔跟我回来吗？”沈曼佳侧头，幽幽地问。

“这天迟早会来，要后悔，也是后悔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武建利眼光瞥到了前方隐隐闪烁的红绿警灯，他突然一踩刹车，车在雪地上斜滑、转圈，侧滑出去几十米才停了下来。停车的刹那，他的手伸向了副驾，嗒的一声开门，然后狠狠地在沈曼佳的脸蛋上亲了下，解开了安全带，把她一把推了下去。沈曼佳被推下去才反应过来，坐在雪地里大喊着：“大武，别做傻事，我们还有机会。”

来不及了，武建利倒着车，打着方向，拐了回来，远远地后面的两辆追车驶近了。他一踩油门，一手把方向，一手伸在窗外，砰砰砰开着枪冲了上去。

这头的警车迅速横亘在路上，跳下车的刑警四散着对着冲上来的车砰砰砰连续开枪。子弹在车身、车顶擦起如烟花般的火光。后车的曾夏猛地闪出了身，一匣子子弹全部往驾驶的位置打。可那辆车依旧未停，引擎吼着、雪泥溅着，直愣愣冲过来。围攻的警力四散避让，那车咣一声巨响，冲到了警车上。两车撞点爆出了一片火光，警车被撞得翻了个个儿，越野车的前引擎几乎萎缩成平的了，浓烟过后，整个车身起火了。

远处，大队的警车排着排慢慢驶近了，亮如白昼的车灯下，焦点却不是那个撞车的现场，而是距它不远的一个女人。她穿着雪白的羽绒服，一直坐在那儿哭泣，像和雪色融为一体，在这个惨烈的现场看上去是如此美丽，那是种让人心悸的邪魅之美。

她被带走了，被两位女警带上了车，锁上了铐子。这辆警车刻意驶离了一段距离，生怕嫌疑人看到现场反应太大。雪地火容易灭，灭火器和雪球交相使用下，火很快熄了。扔了几个雪球帮忙的钱加多看长安的刑警们检视被撞车辆，他远远地躲开了。车撞得变形了，人还在里头，这场景怕是看一眼都得做几天噩梦。

退了几步，眼前满是清理现场的警察，四下找找，终于瞧见斗十方了，他站得比钱加多还远。钱加多深一脚浅一脚走上来，一拍斗十方肩膀道："好可怕……我我……我回去老老实实当辅警，不不，辅警也不当了，我当小老板去。"

"支持。"斗十方道。

“这他妈也太凶悍了吧？不就几个骗子吗？搞得跟恐怖分子似的。”钱加多叹道。

“如果有足够多的钱，什么人都能变成恐怖分子。”斗十方道。

情绪似乎还有点问题，钱加多顺着他的视线，是娜日丽、向小园看守的警车方向。他有点明白了，放低了声音问着：“你眼光不错啊，那女骗子确实漂亮，要不，上去打个招呼？”

“说什么呢？我对职业的忠诚，在她的世界里就是最大的背叛，她的真爱在那儿。”斗十方指指被撞毁的车辆，即便他识人超过常人，恐怕此时对武建利的悍不畏死也印象深刻。

“他还是这样比较可爱点，活着咱们受不了啊。”钱加多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再说时，娜日丽匆匆奔了过来，拽着斗十方就走。斗十方问干什么，娜日丽示意了下关押沈曼佳的车辆。斗十方尴尬地挣脱：“别价，我见嫌疑人不合适，别又犯错误。”

“她要见你，指挥部也同意，她有重要情报提供，见你是交换条件。”娜日丽道。

斗十方愣了下：“这也行？”

“服从命令，没有条件可讲。”娜日丽拉着脸，不过却不敢把话说得太重。

斗十方无奈地跟到了车前，坐到了副驾上。后座的娜日丽、向小园挟着沈曼佳。哭过的沈曼佳脸花了，妆乱了，可更添了一种楚楚可怜的风情，手上的铐子，身边的警察，似乎都是她的陪衬，衬得让观者心生惋惜。

向小园咳了声，提醒了斗十方的失态。坐在副驾上的斗十方想开口，却噎住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沈曼佳开口了，却依然是那种不服气的口吻。

斗十方征询地看了向小园一眼，向小园点点头，就听斗十方缓缓道：“车手窝点被你们抄了，我在那个时候回去了。那种情况下回去，肯定会被怀疑，事实也正是如此。杜其安也怀疑我，为了安全直接把我踢出了长安的圈子，扔给了你。到你这儿，我可能就是双重被怀疑了。”

“然后呢？”沈曼佳问。

“其实回去的不仅是我，还有一部被摔碎屏的手机。”斗十方道。

沈曼佳一听，恍然大悟间痛悔不已，直骂着：“杨菊苹这个蠢货，着道了。”

“对，那部手机被嵌入了一个小程序，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她读数据时会被追踪，可能瞒不过逆风那样的大师，但瞒她应该没问题。即便瞒不过，大不了我成了弃子，反正我在团伙里位置很低，也没有什么价值很大的情报……但那次她没小心着道了，我们这边网安里也有堪比黑客的高手，所以明日商城那个系统和网络，也就不是秘密了。”斗十方道。

“好像不对。杨菊苹是郑远东培养出来的心腹，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收买了杨菊苹？”沈曼佳思维清晰地又挑出了毛病。

“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通过她去查我的出身。单凭网络查不到我的出身，而你却查到了我在中州因为一部破手机抢了傻雕和包神星几

回。这个事没几个人知道，傻雕和包神星你肯定看不上，黄飞肯定和你不是一路，那得到这个消息并传给你的人，只能是杨菊苹了。”斗十方道，他看沈曼佳还疑惑着，解释道，“她和包神星有过一腿，恰巧被我知道了……她最后使用电脑的地方，网安捕捉到是在皇城府公司，你们的踪迹掩饰得很好，但找她就容易多了，或者可以说，找到她，也就可能找到你了。”

这个疏漏听得沈曼佳脑袋直磕后座。斗十方又轻声道：“你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我一直不确定是不是能骗过你，其实……”

“最后的信息，其实是扰乱我的心神，让我无暇梳理细节，然后你们通过这个疏漏得到最大的收益？”沈曼佳道，现在全梳清了，她话里带着几分愤意，又道，“你才是这个局里最可恶的骗子，骗了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人都埋坑里了。”

“理论上这是给我的赞誉，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斗十方道。

看着他的沈曼佳冷不丁地呸一声啐到了他的脸上。这个发泄气得娜日丽斥道：“老实点，别给你脸不要脸。”

“命都没了，要脸干什么？”沈曼佳恶毒地道。

“不，你还是惜命，今天让我佩服的只有一个人，你不算。虽然他坏得很彻底，可仍然让我佩服，不要脸很多人能做到，可不要命，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看得出他是为了你，可我看不出你很在乎他。”斗十方道，轻轻开了车门，下车了。

车里安静了几秒钟，沈曼佳像被斗十方的话打蔫了，她好一会儿才幽幽道：“我可能真的错过了，真该和大武一起远走高飞……唉……”

“你罪不至死，还有机会，丰仪银杏基地有一个逃走的，究竟是谁？”向小园问。

沈曼佳银牙错咬咯咯直响，表情绝望而凄厉，她恶狠狠给出了这个已经为时晚矣的信息：“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不过我很确定，他……就是逆风。”

围绕着两个案发地，更大范围的搜捕开始了。寒冷、雪夜、交通阻塞，处处都是障碍，一直持续到天亮都没有发现那个惊鸿一现，又杳无踪影的嫌疑人……

由终而始，前路漫漫

丰仪银杏基地一案并没有引起更大的轰动，案发次日在长安却发生了轰动的事。

该市有数家银行遇到经警上门办案，现场带走的银行工作人员有十数名，全市银行业像来了场不大不小的地震，跟着是银监部门正式下文处理了一批涉案的银行工作人员。第二场轰动是在政务大厅，车管、交通、税务等数个窗口，包括数名警务人员被高调带走，随即爆出了信息泄密的事，包括银行、车管以及数名被查的警务人员，其中已经有人靠出售公民信息发家致富了，据说最多的都赚上百万了。

在专案组内部，更大的变故是案发当日，部督警务队伍就飞抵了长安。银杏基地起获的十枚硬盘，存储着海量的信息，来自全国各地，这次起获相当于端了黑产的一个窝点。在了解情况后，该案涉案主要嫌疑人沈曼佳、杨菊苹被异地关押，黑产案另案处理。

经过两方协商后，中州这个小组的使命也就暂时结束了，案发后第四天参案人员做完汇报后，撤出了专案组，准备归程。

这日早早起床的娜日丽收拾好行装，拉开门时恰好看到了钱加多出来，这货有点兴奋，催着道：“快点快点，回家不着急，脑袋有问题……开门开门，起床了。”

大邹在房间里嚷了句：“还早着呢。”斗十方根本没回音，钱加多敲着门回头问娜日丽：“咦，领导呢？”

“一大早去专案组了，告别一下嘛。”娜日丽道。

“咱们迎新娘，人家进洞房，这雷锋当的，别告别，永别吧……咦，十方是不是也去了？”钱加多擂门没人答应，又问着。却不料话音刚落，门蓦地开了，斗十方穿戴整齐笑着道：“我去干什么？我急着回家呢。”

“哦……看，正常了。”钱加多看斗十方，如是判断之后，又故意问道，“你就没那个飞黄腾达的命啊，到末了，还跑了一个，跑的他娘的还是最牛逼的一个，啥都不说了，庆功会也不开了。”

“开什么开呀，逆风是排第四的黑客，部里都惊动了，哪顾得上庆功会……真不敢想象啊，无人机当飞行炸弹用，车也能改成遥控无人驾驶，这手法，也就电影上能看到，我当刑警这么久可是头回见。”娜日丽道。了解了当夜发生的事，都有点庆幸晚去了一点点，雷全让沈曼佳的人扛了，四个重伤，现在还躺着呢，最重的双眼都失明了。

“你们说什么呢？”另一间房门开了，程一丁探出脑袋来，看着娜日丽问着，“不是九点吗？好不容易睡个懒觉，多多你平时那么懒，今天咋勤快啦？”

“这不激动得睡不着吗，赶紧洗漱……来来，娜姐，咱商量下，落地了去哪家吃，这段时间都没吃好，我都掉膘了，十方，你起这么早干吗呢？”

“我跟我爸通电话呢。”

“你爸说话又不利索，有啥扯的？”

“你爸才说话不利索，滚。”

“别呀，跟你商量个事，我妈又叫我相亲呢，赶紧再给我找个人骗骗我妈去。”

钱加多不容分说，挤进了斗十方的房间。平时可能觉得这种又没劲且心烦的事，今天娜日丽听得饶有兴味，悄悄地把耳朵贴上去听钱加多和斗十方商量个啥，敢情是想让斗十方在他的女同学里找个扮女朋友去糊弄家长。斗十方的道德底线也没提高，正讨价还价着到哪儿吃两顿当报酬，听着听着娜日丽笑出声来了，冷不丁门一开，两个人就站在门口呢。钱加多惊愕道：“居然偷听我们谈事？”

“啊，偷听了，怎么着？”娜日丽剽悍道。

钱加多一摆手说着：“听就听吧，跟你搭档这么长时间，也没啥秘密了。”

“多多，这事你求我呀，他讹两顿，我一顿就打发了。”娜日丽提醒着。斗十方急着道：“还有这样抢生意的？”

“一边去。”钱加多眼里一喜，兴奋道，“对呀，来来来，娜姐，你给咱找一个，反正就是糊弄糊弄我妈，她那股劲过去就不催我了。”

“那假戏可别真唱啊。”娜日丽警示道。

“当然不，单身多好呢！过几天一说谈吹啦，唉，就糊弄过去了。”钱加多道。

“这样。”娜日丽瞅瞅钱加多，发现新大陆一样教唆着，“要不我直接扮一下，中介和演员报酬都算我的，打八折。”

“你……你不行，你不开口像个爷们儿，一开口比爷们儿还凶，我妈说话也咋咋呼呼的，你俩照面非打起来不可，不行不行。”钱加多否决了。娜日丽听得脸红了，直揪着钱加多耳朵斥着：“说谁呢，谁像个爷们儿？姐这么国色天香的，让你说得还不像女人了。”

“呀呀呀，放开……疼疼……”钱加多夸张道。被娜日丽揪着转了个圈放开后，他正要发飙，恰好看到向小园从走廊拐角进来了。娜日丽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向小园笑道：“你不能老欺负多多啊。”

“这货就欠抽，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娜日丽道，侧头看钱加多。钱加多瞧着领导，眼睛又直了，她故意问着：“哎，多多，要不让领导帮你这个忙？”

“不不不，不用不用……太漂亮的也不行，我以前花钱雇过，一眼就让我妈识破了。”钱加多道，羞赧似的逃了。

向小园好奇地问了这个小插曲，听得原委之后也是忍俊不禁。她拍着手叫大家集合，安排了最后一件事，全组要去专案组参加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当然，着重强调了一句：斗十方例外，只能在这儿等。不让斗十方出席，其他人也鼓噪着不去。向小园又多解释了句：这是命令，保密起见。

这个职业就怕听到命令，服从是不附加条件的，几人结伴离开。斗十方回房间时，被向小园叫住了，她观察了他几眼，奇也怪哉地问了句：“你似乎还在那个旋涡里没出来，有点情绪？”

“有点。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往下办？”斗十方道。

“银杏基地里又是飞行炸弹，又是遥控汽车的，还有制式武器，起获的数据80个T，涉及医卫、交通、银行、车管等几个民生领域，逃走的那位到现在为止还在恢复画像……这明显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办案能力。”向小园道。

“我知道，我们确实不具备这个专业素质，黑产另案可以理解，可这‘7·15专案’总该让我们参与吧？杜其安、黄飞也是我们案卷里的嫌疑人啊！”斗十方牢骚了句。

“两地协调，先尽量办这个……我们离开这么久了，总不能一直跨着区吧？哦，对了，国办几位要来找你了解点情况，不要耍小性子啊。”向小园提醒道。斗十方没有表示，推门进去了。

两个人分开未久就响起了敲门声，让斗十方意外的是，领头的居然是曾夏，还有一男一女不认识，年纪都不大，两个人都是一脸肃穆，没有更多表情，落座之后，直接递给了斗十方一张电脑恢复的画像。斗十方看了一眼，摇头表示不认识。

这肯定是期待他在化装侦查期间见过这个人，那位男警好奇道：“我们还没问，你就摇头？”

“再问我也不认识啊？”斗十方道。

“这是漏网的嫌疑人，你肯定不认识。我们的问题是，本案涉案嫌疑人你都接触过，你觉得谁最有可能认识他？”那位女警开口道，说话的时候还打着手势，补充了一句，“对了，他就是根据沈曼佳、杨菊苹的描述恢复的肖像，极有可能是逆风。”

“杜其安怎么样了？”斗十方没有回答，而是直接问曾夏了。曾夏回答了句：“尘肺病已经三级，看守所都得给他开单间了，看这情况活不了几天了，八成得保外。”

“涉案资金丢了多少？”斗十方又问。

“你怎么知道涉案资金丢了？”那位男警警惕地问了句。

斗十方笑笑道：“肯定要丢，否则杜其安这么辛苦，到最后身无分文，就说不通了。正常人都知道留下积蓄，干坏事的，又做这么大，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点后路？”

“你的意思是，他们后面还有人？”女警问，眼里满是疑惑。

“肯定有，不过，和我无关了。”斗十方道。

态度十分不好，那两位警官面色稍有不悦，曾夏赶紧解释着：“十方，这是部里来的同志，要追踪黑产案，我们要全力配合扫清这块毒瘤。”

“我已经配合了。”斗十方道。

“你这叫配合？”女警气得反问了句。

“对，这就是配合，我告诉过你了。”斗十方道。

“等等，你的意思是，杜其安？！”男警纳闷地问。那个老江湖骗子，似乎和这种玩网络的骗子，并不是一路。

“对，不一定认识，但线索只能从他这儿找。我所知的货到付款案，牛金、郑远东并未参与，他是通过什么和逆风联线的？那个案子的非法数据来源是逆风。第二点，赃款的去向，到目前为止没有查到

杜其安的任何财产或者藏匿资金，这么多年的积累在哪儿？是个地方，还是个人？第三点，郑远东所说的徐则臣即便不是逆风，也肯定涉案，银杏又经营那么大场面，我觉得……”斗十方犹豫着，未敢下这个定论。

那位女警倒急了，催着问着：“你觉得什么？”

“可能是几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虚拟世界再千变万化，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影，完全可以用分析案情的方式分析这些黑客的心态，黑客最高明的手法叫什么社会工程学，无非也是一种欺诈技巧而已……所谓逆风，我觉得就像我们追踪的‘金瘸子’一样，有多个冒名或者他刻意制造的假象，都叫这个名字。狡兔三窟、分身无数，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惯用的手法嘛。”斗十方道。

不知道是被说服了，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可问的了，那位男警思忖片刻道：“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们试着从杜其安这儿找找线索，希望……有机会合作。”

他客气地伸出了手，既是礼貌，又是道别。和那位女警握手的时候，那位女警意外地道：“零号同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给你一句忠告。”

“当然不介意。”斗十方怔了，初次见面他倒很好奇对方有什么忠告。

“我看过你的档案和你所写的情况汇报，所有卧底归来的同志，可能都要有一段心理适应的过程，就像演员入戏深了有时候分不清戏里和现实一样，容易混淆，也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就像你，现在可能对那个犯罪团伙的兄弟念念难忘，反而和自己人有点生分了。我的忠告是，尽快忘掉他们，在你的职业生涯里将会遇到无数形形色色的坏

人，哪怕有人性、有感情，甚至有可取之处的坏人，毕竟都是坏人，我们双脚站的位置不能有偏差，一个位置是公平，另一个是——公正。”那女警朗声道。

斗十方颓废的神态被刺激了一下，他缩回了手，立正，向这两位郑重敬礼，诚恳道了句：“谢谢！我可以有幸知道您的名字吗？”

“巫茜……女巫的巫，草字头的茜。”那位女警很大方地道，“朋友都叫我女巫，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我感觉得到您的善意，我也给您一句忠告。”斗十方道，很客气地用上了“您”字。

“洗耳恭听。”巫茜笑道，不严肃的时候，很亲和。

斗十方正色说着：“坏人也是人，如果你单纯选择憎恶、无视或者遗忘他们，你永远没有机会去理解和了解他们，比如杜其安，可能会是个零口供的结果。比如逆风，你无法理解和了解他，又如何找到他？”

这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呢？那位男警撇了撇嘴，移步走了。巫茜怔了下，笑了笑，移到门口才回头给斗十方做了个使劲睁眼挑眉的动作告诉他：“我记住了，不过需要事实检验，而且……结果我会告诉你。”

说完闭门离开了。这就结束了，黯然坐下来的斗十方总觉得心里有点不甘，似乎这种不甘并不是没有办完案子，可除了没有办完案子，他却又说不清自己还有什么不甘的。

或许，真的像巫茜所说的，自己混淆了？出现认知偏差了？对团伙的兄弟念念不忘，反过来反而对自己的同志生分了？

他躺在床上，一幕一幕回忆着，傻雕、包神星、费才立、黄飞、武建利，等等，在脑海里的影像放到沈曼佳时，自动宕机了，思维一直停留在这个人身上，再也思忖不下去了……

整9时，欢送会开罢，中州的两辆警车是在长安经侦总队的夹道欢送中走的，总队长凌宏业一路直送到高速路口。在这儿停留的时候，另车载来的斗十方作为本小组保密成员才悄然登车，踏上归程。

归程尚未抵达，长安警方侦破特大网络诈骗案的新闻已经攀上头条，这次以低收入阶层、打工群体，甚至学生，包括小学生也不放过的“虚拟传销”模式，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对骗子底线的认知。新闻发言人哪怕再含糊其词，上亿的未完全统计案值、十几个省市的蔓延范围，都足够让人咋舌不已了。

不过在亲历者眼中可就没看头了，钱加多拿着手机瞄了半天，失落地道：“对我们，只字未提；我们小组，只字未提；还有我们的功勋零号，也是只字未提……十方啊，给你零号这个代号别有用意啊，意思就是干多少都等于零。”

俞骏听得抬手“啪”地就是一巴掌，钱加多捂着脑袋回头看大伙都在笑，他不服气地道：“咋，我说得不对啊？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撤出专案你们心里都不舒服。包括你俞主任。”

这直言无忌倒把俞骏将住了，他笑了笑看看大家，好奇地问了句：“看来历练得都有长进啊，连多多都会看人了。”

“是啊，俞主任，这案子办得我们心有不甘啊。”娜日丽道了句。

可能没人像钱加多一样心里藏不住话，嘴上不说而已，这么大的案子花落别家搁谁都有点遗憾。向小园叹了口气接茬说道：“部督命

令，厅里也得服从啊，不过，再追下去我们办案能力也跟不上了啊，这案子办得就相当吃力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现在都在追逆风嘛，回头我们把逆风追到，哇……又放卫星啦。”钱加多两眼放光。这想法听得在座的瞠目结舌，敢情这货也成长了，想象力突破天际了。

愣了半天才有人哧哧地笑，钱加多悻悻然地被一阵嗤笑给湮没了。谈笑间向小园下意识地偷瞄车后座，她悄悄地扯了扯俞骏，示意了一下斗十方的方向。斗十方一路话不多说，总是那么思虑重重的样子。俞骏不忍地开口了：“十方啊，别这么颓废啊，你的格局不应该这么小啊。”

“颓废？”斗十方愣了下，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向小园，向小园刻意躲闪着他的眼光，这个躲闪让斗十方笑意更甚了，他悠悠说着：“我可是头回找到了反骗的乐趣，怎么可能颓废？”

“乐趣？什么乐趣？”大邹愣了。

“嗯，洞悉人心的乐趣你无法想象有多大。”斗十方笑道，眼睛盯上了俞骏。俞骏饶是绞尽脑汁也听蒙了，他脱口问着：“你看我……像乐趣？”

“是啊，您和您家属……”斗十方慢条斯理道。俞骏一吧唧嘴，失望及释然的表情微微一露，斗十方道：“我看到答案了……离了，已经办证了对吧？”

“作为反诈骗中心主任，这招我也会，我的表情告诉你了。”俞骏无所谓地道。

众人哧哧笑着，斗十方接着道：“我不光洞悉到这些，还看到您……恐怕一时半会儿得与我们单身一族为伍了。”

娜日丽笑得捂上了嘴，敢这样没上没下开玩笑的也就后进来的这两位，钱加多属于没心眼，而这一位属于浑身长心眼的，那开口噎死人的本事比俞主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连向小园也忍俊不禁了。俞骏尴尬片刻愤然指着斗十方道：“你小子故意让我难堪是吧？老拿这个旧梗说事？”

“不，新梗倒是有，但说出来您会更难堪。”斗十方笑道。

“有吗？”俞骏瞪着眼道。

“您没说的，或者准备说的，不就是了？”斗十方微微一笑，眼光所向，却是向小园的方向。俞骏一指向小园说道：“你露馅了，责任你负。”

“不要推卸责任好不好，我是副手。”向小园道。

众人一头雾水，看看两位领导，又看看斗十方，大邹愕然说着：“什么意思？打哑谜呢？”

“怎么回事啊？”娜日丽愣了。钱加多瞅瞅俞骏和向小园，突然灵机一动要张口，向小园赶紧警示着：“闭嘴。”

斗十方笑道：“再没人吭声，多多要猜测俞主任您的终身大事了啊。”

“哟，你咋知道啊？不会是俩领导……”钱加多兴奋地支身起来了，不料被俞骏一把拽下，顺手捂上了嘴。就听俞骏道：“好，我来解

释一下，这事本来要回到中州由谢副厅布置的，属于保密范畴，看来保不了密了……十方，你是……我们哪儿露馅儿了？多多你闭嘴。”

把钱加多放开，两位领导回看向斗十方，斗十方笑道：“你一贯蔑视上级，牢骚满腹的，这次却一直安慰大家撤出专案要想开点，这么反常谁信啊？还有你……组长，你有喜事时眉是往上翘的，想掩饰那个与生俱来的下意识动作没那么容易……那么喜从何来呢？”

“好吧，我们都有责任。”向小园笑了，跟俞骏说道。

俞骏“啪啪”一拍手，示意众人道：“详细部署还在讨论之中，针对黑产和这些骗枭，我们两地即将以本次大案为契机，组织‘三侦合一’的模式深度打击诈骗犯罪。我们的大致任务是，对‘6·12’涉案人员深挖余罪、细查漏罪。其实多多猜对了，我们的终极目标除了金瘸子，现在又多了一个逆风……同志们，不是我非要瞒，而是领导用人都这种策略，先闲你一段时间，然后一上案子，都嗷嗷叫着拼命往前跑。不过这个策略失效了，骗不了咱们反诈骗中心的。”

此话一出，众人又惊又喜，有瞪眼惊诧的、有努着嘴吸凉气的、有兴奋得吧唧嘴搓手的，看得俞骏得意说着：“向组你看，我就跟谢副厅说过，这策略是不对的，咱们当警察的都是贱骨头，忙起来牢骚一堆可谁都扛得住，但一闲，绝对受不了，两场实战下来都已经信心爆棚了。以前我觉得抓金瘸子是天方夜谭，现在啊，呵呵，我都跃跃欲试了。”

“你现在的乐观和之前的悲观，都同样盲目，我现在只相信……”向小园慢慢回头，直视着斗十方，不经意间，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斗十方。斗十方摇摇头道：“你信错了，这事谁也没把握。”

“我并不是相信你，而是相信，运气不能老让骗子得逞，总会有那么一两次站在公道和正义这一边，或者说，站在我们这一边。”向小园道，微笑而热切地看着斗十方。

半晌，斗十方看着美靥如玉，怔了。俞骏笑催着：“激励你呢，给点反应啊？”

“我不一直和向组长站在一起吗？”斗十方道。

俞骏一拍手道：“我算是也洞悉到你的内心了，女骗子和女警花，都能让你的心神失守。”

众人被逗得喷笑了，向小园给憋得两腮飞红，正要斥责几句，没个正形的俞骏赶紧拱手道歉表示失言了。向小园几次看斗十方的反应，不知道他这句话是诚心的，还是成心的，可惜那个人在她眼中越来越高深莫测，他微笑且一点也不羞赧的表情里，捕捉不到任何端倪。

一路满载笑声归心似箭，归队的当天进入了正常工作。长安诈骗大案新闻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普通群众以及网络上的吃瓜群众更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娱乐八卦、明星逸事以及桃色花边，只有这些警察依旧在紧张地忙碌着，嫌疑人尚有在逃的，案情尚须补充侦查，涉案的资金尚未完全追回。这些都亟待解决。

案子，有结案，但没有结束。反诈骗，依然在路上……

（第二部完）

《反骗案中案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长安警方对杜其安的审讯陷入瓶颈，“逆风”再次消失，至此，黑产案的线索全部中断。国家网络安全总局派人奔赴中州，探寻“逆风”的身世。

返回中州的反诈骗小组，接到了中州市各分局的求助，开始着手处理各分局的一系列积案，一切似乎回到正轨。但一段录像突然在网络上疯传，斗十方的职业生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幕后黑手究竟是何用意?

斗十方最终能否揭开“逆风”和“金瘸子”的神秘面纱?

敬请期待《反骗案中案3》！

64场精密骗局、58种设局手法、9种诈骗话术、5个连环套，
全面揭秘网络诈骗，教你防范最新骗局。

反骗案中案

3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骗案中案. 3 / 常书欣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7
ISBN 978-7-5594-5685-4

Ⅰ. ①反… Ⅱ. ①常… Ⅲ.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53718 号

反骗案中案. 3

常书欣　著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李晓宇
封面设计	刘小梅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99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5685-4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联系电话：010-87681002。

目录

第一章 查监控嫌疑人消失
第二章 风月场所明察秋毫
第三章 峰回路转罪犯显形
第四章 短暂休整重新出发
第五章 连破奇案剑指逆风
第六章 突遇险情十方遭难

第一章 查监控嫌疑人消失

大漏好补，小洞难堵

从冰冻严寒到春回大地，又从草长莺飞到百花齐放，几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如果处在封闭的空间，这种感觉会很清晰，比如，看守所。

这里只有亘古不变的青灰色水泥，墙外蔚蓝的天空总是让人觉得格外心旷神怡。哪怕一个再坏的人心里也不缺对美好的向往，最起码杜其安就是这样。每一次透过提讯室的铁网和外层铁窗眺望仅露一角的天空，他的表情会奇怪地格外欣慰，这个时候，他会暂时忘了身上的病痛，连咳嗽也好了一点儿。

但一问到案情就不行了，他不时地剧烈咳嗽，常常不得已中断提讯。这种情况又一次出现时，曾夏看了看两位国办来人——巫茜和周修文，两个人往这里跑了十七八次了，形成的笔录还没有两个人说的话多，他敲敲外层的桌面提醒着："杜其安，又走神了，回答问题。"

"哦？！什么问题来着？"杜其安收回了视线，坐正了，背后站着看守的狱医，那两位比嫌疑人还紧张，杜其安已经发生过几次喘不上来差点背过气去的情况了，实在是案情重大，否则这种人看守所根本不敢收。

"问题是，在中州和长安，你都有一位女会计跟随，这位姓什么、叫什么？"周修文问。巫茜在电脑上记录着，还没打几行字。这个关键

的问题，每一次都有让杜其安病发的效果。她看杜其安表情不对，适时提醒着：“这是第七次提同样的问题，你有六次因为这个问题病发。你如果今天还病发的话，我们可以改日再来。”

“哦，是吗，我演得居然这么浮夸？”杜其安表情一敛，尴尬了。

这黑色幽默听得狱医都气愤了，不恰当地补充了句：“老杜，你这身体都下不了劳改，就搁外头你都活不了几天了，非搁这儿让国家给你养老送终？！”

曾夏差点没憋住笑出来，杜其安尴尬地道：“哪个环境都不能待熟了，成了熟人都不好意思了。这段时间辛苦您了啊，医生。”

“知道都不容易，就相互理解下。问题基本都查清了，怎么还在小节上犯愚，总得结案吧？”周修文道。曾夏干了一辈子刑警，都有点儿佩服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了，他总是那么不温不火地一次又一次问同样的问题，锲而不舍地已经在长安待了五个多月了。

“要我说了，您一定得理解。我们是一群骗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相互之间……喀……我是说我们骗子之间，是没有什么信任基础的。比如黄飞，他并不知道我叫杜其安；牛老板呢，说不定会交代我叫杜群什么的，就连郑总也不一定知道。比如沈曼佳，她其实不是这个名，应该叫沈佳什么的……到组团这个层次，大家都会留一手，基本会隐去自己的名，顶多留个姓，大部分连姓也信不过。”杜其安咳嗽了几次，说了一堆。

周修文接着道：“那这位胡会计，连姓胡也有问题？”

“只要碰钱的，伪装都得做好点。一要防止被同行黑，二要防止被警察追。这是常识啊。从我认识她就叫胡会计……真实姓名我真没考证过啊，不问出身这是江湖规矩。”

“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周修文问。

“有两三年了吧，郑总介绍过账公司，后来认识她了，有钱就都通过她洗一下啊。”杜其安道。

“那不能把你的钱都洗没了吧？你这全部身家，十万元都不到，还不是自己的卡。以你混迹江湖这么多年的水平，不应该吧？”周修文顺着这个话题突然来一问。

这是另一个节点。谁都知道这个老骗子肯定有藏匿的赃款，可谁也无法让他说出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怎么不应该啊？我就组组局、找找人、跑跑腿，能赚多少啊？都喂不饱医院这个无底洞。现在有什么大数据，有什么天眼的，我就真有藏的钱，也躲不过你们的眼睛啊！这不能没证没据的就逼我交钱啊……哦，对了，这次组这个局，大伙儿其实一分钱没捞着，算上前期投入其实还是赔钱的。”杜其安强调道。

长安虚拟诈骗被起获和冻结的各类非法资金有一个多亿，此言倒是不虚。周修文看了巫茜一眼。巫茜接过话头问：“这话过了啊，你是史上唯一一个谁也不敢逼的嫌疑人，因为你，看守所的经费都增加了一倍啊……杜其安，你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长安组的这个局，别人没捞着钱还把自个儿搭进来是真的，但还是有人赚到钱了。据江湖传言，你们风头的手法都是教唆别人一哄而上，而你是浑水摸鱼，这次鱼确实被摸走了，你不会不知道是谁吧？”

“胡会计呗。这帮洗钱的，鬼精鬼精的，不犯事给我们分点赃，一犯事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您不会觉得她还受我控制吧？”杜其安问。

无论什么事，骗子的强大思维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的逻辑，而且还可以配上无懈可击的表情和语言。除非你用事实驳斥，否则真相只有他知道。

又一次卡在这个未知上，巫茜送了个眼色，周修文喊了“结束”。

又咳了一会儿的杜其安签字捺手印，被狱医搀着出了提讯室，临走时还回头客气地对三位警察说了句：“辛苦了几位，下回再见。”

第十九次讯问，两页。巫茜归档，表情有点儿无奈地看了看周修文和曾夏，感慨道：“我对这个嫌疑人有种奇怪的感觉，都有点儿同情他了。”

“那您得小心了，演技最好的不在电视里，都在监狱里。”曾夏没有感情地来了句。

“你觉得他仍然在撒谎？中州和长安的两起案子，他可都供认不讳啊。”周修文狐疑地道。

“钱呢？要说组局不好好挑个会计，不知道钱的去向，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啊……漏网的这个胡会计，在砸盘前其实已经把一千多万元消化掉了。我们能查到的都是不可逆的挪移方式，信用卡消费、非法提现、同柜存取等等。这是独立于其他嫌疑人之外的渠道，也是符合风头作案的手法，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是……”

“在保这个人？！”

巫茜的思路和他同步，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这句话，只不过口气不同。曾夏点点头。周修文起身道：“理论上应该如此，但我们缺乏证据支持的话，是无法成立的……走吧，没有新东西，恐怕我们斗不过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不，这应该是个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老江湖。”曾夏补充了句。已经出门的周修文听到这话踌躇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无奈地前行了。

验明证件、出所、登车，车行途中他们又恢复了惯常沉默寡言的情境。长安市虚拟传销一案已经接近审理终结，“7·15专案组”参案人员已经陆续撤走，由此案衍生出来的“黑产案”一直在前期秘密侦查阶段，但历时五个月的侦查所获并不多。

直接嫌疑人徐则臣案发时间在国外，之前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很少回来。银杏基地所谓的培育银杏只是个幌子，基地的工作人员就是安排了几个镇领导的亲戚家属，而且多数是光领工资不上班的那种。基地都建站四年了，还在建设中。传唤的在册职工几乎都是一问三不知，有的连这基地都没去过，沈曼佳反而成了唯一目睹“逆风”真容的一位。

逆风的真容，又一次被周修文从手机上翻出来。那张恢复的画像在罪案信息库里已经匹配上了真实的照片，那上面显示着这位“逆风”的传奇经历。姓名：秦江寒。年龄：29岁。16岁曾获得全国青少年计算机编程大赛亚军，后被保送至中州大学少年班。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读书，而是选择了创业，项目就是无人机，只不过创业失败，再之后就是非法出售游戏外挂被判处两年缓刑，缓刑期满后这个人就消失了，直到在丰仪银杏基地疑似出现。

“应该就是他无疑了，照片沈曼佳和杨菊苹都辨认过。”巫茜提醒了一句。

周修文抬头，前座的巫茜扭头看他。他的思绪却不在此处，思忖着道：“所有的黑客都是见光死，但这个奇怪啊，见光了反而找不到了。”

在现代技术侦查条件下，全国范围内找到一个嫌疑人还真不是难事。个人的信息不可能不和身处的这个社会产生交集，只要有交集，就应该有线索，可奇怪的是已经追查这个秦江寒数月仍然是杳无音信，就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一样。巫茜想了想，说道："他很有可能和徐则臣一样出境了。那样的话，我们可鞭长莫及了。"

"还是有疑点的。我们截获的黑产数据，初始的时间戳距离现在已经19年了，几乎是互联网兴起时的数据，整体数据各个时间段的都有，而秦江寒不可能在10岁的时候就是逆风了……如果逆风是徐则臣倒是符合，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这些数据很多是用社会工程学的诈骗手法得来的，单一通过入侵获取不了这么多，也有疑点。"周修文喃喃道。

"所以，应该是个团队。"巫茜道。

"团队的话麻烦就更大了，到底有几个逆风？到底有几个像丰仪银杏基地这样的窝点？到底这些人的主谋是谁？我们要撼动这座冰山就更难了。"周修文忧虑重重地道。

那句慢慢来的话巫茜没说出口。几个月没消息，即便他们坐得住，上面也坐不住了。欠身回来的巫茜随口问了曾夏一句道："曾队，您有什么建议？现在我们都挂空里了……哦，对了，郑远东的司法鉴定情况出来了吗？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多信息？"

问到这茬儿就一言难尽了。曾夏边驾车边解释道："做了两次，结果一致。为了逼问逆风的真实身份，沈曼佳给郑远东注射了一种好像叫硫化妥纳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可以引起神经性炎症，形成剧烈疼痛，进而摧毁人的自控力，引起突发性意识丧失，传说就叫'逼供药'。这俩女的可能也不常用，用量有点儿大，所以郑远东那耷拉下巴流口水的白痴相不是装的，是颈椎神经坏死的症状。"

“这个女人够狠啊。丰仪基地那俩保镖也是亡命之徒，她直接一路就杀进去了。”周修文叹道。犯罪也是分类型的，到职业犯罪这个层次，哪个都小觑不得。

“过去时了，不用考虑她了。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变通，不能老僵在原地打转，要么寻找关于逆风新的线索，要么寻找关于现有嫌疑人的最新线索，否则这个僵局，我们就无从打破。”巫茜道。她回头看周修文时，周修文给了个摊手的无奈动作。这时候，反而是曾夏开口了，他问道：“二位，我倒有个想法。记得零号吗？”

“他？和女骗子相互欣赏的那位？”周修文奇怪地道。那个人他和巫茜见过一面，观感甚差。

巫茜也纳闷道：“我们的专业是网安，他的脑袋再聪明，可八成是个网盲啊。”

跨警种难度会很大的，刑侦和经侦、经侦和技侦差别就够大了，而网安，建制不过数年，哪怕是行内人也很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我不是指他本人，而是说，二位没发现，这几起案子和嫌疑人，似乎都和零号一样来自同一个地方？”曾夏道。

“对呀。秦江寒虽然行踪不定，但籍贯在三门市，离中州不远，而且上的就是中州大学。”周修文道。

巫茜想了想，道：“杜其安的最早犯案肯定也在中州。这几个团伙出境都要途经中州国际机场，包括丰仪银杏基地死亡的两个保镖，其中一个杨战胜，服刑地就在中州监狱啊。”

“还有张光达。他被抓捕时浑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查到。我们反查监控，他被抓之前是被王雕和包神星接走的。我怀疑啊，那两小骗

子趁火打劫把他洗劫了，不过也正好给了他一个抵赖的理由。那俩可是连零号都坑过，也是中州人。”曾夏道。

“可他们也没什么发现啊。除了杜其安的一点儿背景资料，之前的嫌疑人朱丰，已经两次延长羁押了，第三次送检察院都被打回来了，要求补充侦查。我们最初试图针对黑产上专案的想法，现在都没人敢提了，八成得流产。”周修文道。

“要不，在流产前再抢救一下？”巫茜回头道，见周修文不解，她直接道，“我们尝试一下，要不跑趟中州？要再没有进展，别说上专案了，恐怕我们都要被召回。”

周修文忧心忡忡地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

巫茜莫名地笑了，道：“很奇怪，零号走的时候，有句话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坏人也是人，如果你单纯选择憎恶、无视，或者遗忘他们，你永远没有机会去理解和了解他们。比如杜其安，可能会是个零口供的结果；比如逆风，你无法理解和了解他，又如何找到他？”

“您千万别介意。那小子骨子里有点儿傲，身上又有点儿邪，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曾夏道。

“一点儿也不介意。他不幸言中了。”巫茜道。

周修文不服气地说道：“没有吧？杜其安交代得可是很爽利，两起案子都认了。”

“不，我觉得他仍然在演戏。如果是以认罪来掩盖更大的罪行呢？比如，钱的去向，胡会计的身份？如果那样的话，比零口供的后果还严重，他给我们的是……假口供。别忘了他是个行骗二十多年的骗

枭，他出道的时候，我们刚出生。落网若非这位零号的神来之笔，谁敢想象他就躺在病床上指挥若定呀？”巫茜道。

这话听得周修文疑窦丛生，可偏偏又反驳不得。他愣了半晌，问：“化装侦查和我们的网络追踪是两个概念，我们的重心在逆风，这样有用吗？”

“不知道。但试过我们认为有用的方式，都被证明没有起作用。”巫茜道。

“好吧，我申请一下调整侦查方向，可能我们的机会不多了。”周修文有点儿落寞地道。

他们接连数月在一一起底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及各式各样的真假难辨的供词里打转，当初领命而来的信心百倍已经快耗尽了。每一次千辛万苦剥开层层谎言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找到真相。

谎言掩盖下的，依旧是谎言和欺骗……

领导艺术，张弛有度

“……这起股票配资诈骗案，我们首先从软件分析和源代码程序入手，经过分析发现，所谓的大赢家是犯罪嫌疑人根据真实炒股软件开发的，相当于克隆了一个炒股平台，并通过各地代理商发展客户，以专业指导和8到10倍的配资诱惑股民上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平台的设计和真实的炒股平台是一致的，有股票走势，有当日盈亏，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资金接入股市，都是他们公司在后台操作……”

视频里，向小园在侃侃介绍着，她的颜值和案情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这是面对全市各分局、所的案情介绍，就听她继续道：“……往根上讲，其实只相当于一个虚拟平台的电脑操作而已，只是一个数据，和博彩软件的诈骗方式是相同的，入股你亏了，你会认为是亏进了股市，但实际上，都进入了这个公司的账户……所不同的是，这是个升级的版本。骗子们设计了A区和B区，一类是对应他们的公司后台，一类是对应正常的股市流通，他们会在后台分析面对的客户，如果发现客户有怀疑，他们会在后台一键切换，切换到正常模式后，客户的交易就会按照正常程序流入股市，等拿到交割单，或者买卖账单，得到客户的信任之后，再伺机关闭，然后切换到他们公司的后台……

“以目前的股市行情，即便他们不盯客户的本金也是赚钱的，配资的手续费相当于本金的6%到8%，利息为每月配资总额的3%，即便其中有客户赚了钱，他们也会设置种种取现障碍，让客户不得不留下继续操作……从我们接案往前到非法平台设置不到八个月时间，中州查获的两个窝点赢利1600余万元，总体的手续费就有200余万元。我们和京、浙两地警方协同，一共捣毁窝点九处，抓获嫌疑人81人……目前，涉案资金正在进一步追缴之中……”

视频里和视频外的掌声同时响起。视频里是其他警种的同人，视频外是中州市反诈骗中心的X小组，刚刚结案的股票配资案就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连接后台数据和一线追捕的核心办案人员，就是在座的各位了。

向小园在前面摆摆手，笑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中心正为我们请功。我最想说的一句是，感谢在座所有同志的付出，出于打造一支反骗尖兵的保密性考虑，露面的事都给我了，委屈大家了。”

“那没办法，我们形象不如您啊。”邹喜男接茬道。

众人一笑。陆虎道：“这个真相不用侦查，你不说大家也知道啊。”

“嘿，我没惹你啊？都是单身狗，而且一般丑，至于相互打击吗？”

“看不惯你呗，老打断组长讲话。”

“啧，你是没摊上长安那案子心里有怨言。我要衷心地劝你一句：你嫉妒也没用啊。”

“滚！”

两个人一启衅，其他人来帮倒忙了。长安虚拟传销一案，落下了陆虎和络卿相，两个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得意的莫过于钱加多了，总和中心那些女同志大吹法螺，说自己如何如何神勇地抓到了骗枭杜其安。反正他在现场，谁还能质疑什么不成？

吹牛即将开始时，络卿相赶紧制止道：“多多，你那故事已经没新意了，我们已经知道你通过分析杜其安的出身找到他在医院的那茬了。这事你哄哄信息中心那些女同志就行了，至于在咱们组吹吗？”

“咋不至于？功劳是集体的，是X小组找到的，这怎么叫吹牛啊？”钱加多瞪着眼不服道。

“这话没毛病。”程一丁故意道。

“就是，除了保密的那一号人物，多多绝对是二号人物。”娜日丽严肃道。

陆虎一下子没明白，问向小园：“向组，有这个梗吗？”

“有，你得靠思维破解。”向小园似笑非笑地回道。

钱加多似乎也不知道这个梗，疑惑地看着娜日丽。络卿相解谜道：“我破解一下，是不是这个‘二’别有用意？”

“必须有啊。这么二的人，绝对是个人物。”娜日丽一出口，惹得哄堂大笑。

钱加多尴尬了，咬牙瞪眼一副气死我了的表情，可又有点儿惹不过娜日丽。向小园斥了句不能老拿多多开玩笑。众人里还是程一丁老成，揽着钱加多肩膀道：“多多，甭理她……等你将来继承了家产当了老板，再甩给她脸色看。”

“嘿，多多，你在长安不就一直嚷嚷不干了？这咋越干还越来劲了？”邹喜男开着玩笑问。

钱加多抿着嘴道：“我要不干了就得回去做生意，十几个店面多忙啊？一天进账那么多钱还得发愁怎么花，多伤脑筋啊？还是抓骗子好玩。”

众人又是齐齐一噎，被打击以及被刺激得瞠目结舌，无语了。向小园掩唇而笑，对着愤愤的娜日丽道：“你受到的回击是不是很大？”

“我为什么一看见他，老有一种想揍他一顿的冲动啊。这不是成心寒碜我们挣工资的吗？”娜日丽道。

“这点我澄清一下，他绝对不是成心的，他一直就这样。”络卿相笑着道，看了看钱加多那地主家傻儿子的蠢相，若有所思地问，“多多，你好像从长安回来进化了，解释一下，是成心的吗？不知道大家都挣扎在贫困线上啊？”

“我知道，我不是成心的。”钱加多无奈地解释着，不过旋即咧嘴一笑，又补一刀，“但我是故意的，恶心人最高的境界是真诚地揭露别人的短处和隐私，让别人无地自容……哈哈，斗大师教的。”

“摁住！”

“这回真得揍！”

“我先来！”

被刺激的几位同事拽胳膊，抱腰，捏鼻子，揪耳朵，把钱加多虐得夸张地大喊救命。向小园乐于旁观两不相帮，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小组另类的气氛融洽，又打又闹很多时候都有加深感情的功效，正闹时门嘭的一声开了，虐着钱加多的几位手一停，愣了下。俞主任伸进头来诧异地看着他们，一时不明所以。

“这是干什么？”俞骏好奇地问。

“主任你看，他们欺负我一辅警。”钱加多告状了。

“哦，向组你来下。其他人……继续欺负。”俞骏道。

几位哈哈一笑，又摁住钱加多了。向小园笑着起身，踱到门外把一室胡闹关起来。俞骏笑问道：“咋了呀，就这么庆祝？”

“嗯，不拘一格嘛。”向小园道。

“至于吗，这个配资诈骗案对咱们来讲，应该曾经沧海难为水了，顺着报案线索查直接就一窝端了，和长安那次差远了，连货到付款都不如。”俞骏道，这起刚下的案件勉强能称为大案，只是勉强而已。

“那总不能期待每天都有大案啊，我们的理想不应该是天下无诈吗？”向小园道。

“不一定没有，只是我们未必都能看到。咦，怎么没见十方啊？”俞骏问。

“请了一天假。他父亲理疗，今天送老人回段村。”向小园道。

“这天才呀为什么总会被种种厄运困扰着……能帮的我们就搭把手。”俞骏说着，刷卡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间隙他回头瞄了向小园一眼，那种奇怪的眼神被向小园捕捉到了。

向小园斜眼一瞄，不悦地问道：“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着我，特别是在提到十方的时候？”

“我的问题也一样，为什么用这个类似质问的眼光回应我？特别是在我每次提到十方的时候？”俞骏反问。

“不要往工作以外的地方联想成不？成年人就非要有那么多臆想、猜测以及八卦吗？”向小园的脸色有几分愠意了。自打俞骏拿她和斗十方开了个玩笑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成了向小园的一块逆鳞。

俞骏笑了笑回道：“敏感不是坏事，但过于敏感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幽默不是坏事，但玩笑过头就不是好事了。”向小园针锋相对地回了一句。俞骏坐下时，她站着，可能准备听几句来个转身就走。

这就有点儿尴尬了。俞骏笑了笑道：“看来我得用事实证明一下，今天是你过于敏感，而不是我玩笑过头……自己看。”

是一封电子协查通报，来自国家网安总局，是通过省厅转发的。谢副厅的批示是转反诈骗中心，那就是有可能让中心协办。向小园瞄了几眼，惊讶道："他们要来？"

"对，你见过，就一男一女，巫茜和周修文，具体还没有定。不过我觉得，可能得咱们大师出马。"俞骏道。

"十方合适吗？这可是追黑客，我们X小组里面也就络卿相、陆虎的水平还能拿到人前，其他的都不太行，而且……十方的家庭拖累有点儿重，这案子真要耗起来，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而且都未必有结果啊。"向小园坐下来，拿着俞骏的手机，又仔细看了一遍，再抬头时，情绪更负面了，"线索几乎全部中断，黑产案一直没有建专案，问题应该就在于此，看他们这样……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说到点子上了。这种负面情况咱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讲确实够恼火的，一碰上大案都急着来抢摘桃子，等案子一僵，线索一断，又都偃旗息鼓了。哪行都不缺这种投机主义者……不过这两位应该不是，否则他们可以顺着80T的黑产信息挖出很多涉案嫌疑人来邀功请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深陷于追踪逆风的谜团里拔不出来。"俞骏道。

"我记得，好像是他们委婉地告诉咱们，地方的办案能力有限，不足以应付黑产案。"向小园道，即便是实情也让她有点儿心生愤怒。

"你已经替我发这个牢骚了，我就不说了。但牢骚归牢骚，事情还得办，其实也不难，就是杜其安、秦江寒的背景调查再细化几次，顶多再加上审几次朱丰，很难吗？"俞骏道。

"我还真不是畏难，但配合是个问题。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那位的脾气你不会不清楚吧？再说了，运气不会老站在咱们这一边。"

向小园提醒道，现在她明白俞骏旁敲侧击问斗十方的意思了：又想干票大的。

“不试试怎么可能死心？这段时间怎么样？我是问整个小组。”俞骏委婉地道。

俞骏八成决心已定，这个没有讲条件的余地。向小园笑道：“股票配资诈骗案后，他们就继续处理各所、分局汇总上来的疑难杂症，遵照中心安排，办案、学习两条腿走路，在实践中打造反骗尖兵……整个小组热情高涨……”

“等等，别抢我会上的词，简明扼要点。”俞骏打断了。

“简要说就是啊，小案比大案难缠多了，各所、分局趁这机会甩包呢，往我们这儿扔了一大堆，还有积了好多年的旧案。我看那案值啊，估计就只登记了一下，查都没来得及查。”向小园脸色一变，气愤道。

会上和会下永远是两个调调。俞骏皱皱眉头，揉揉鼻子，思忖片刻换了方式问：“那给十方安排的什么？”

“考虑他的家庭情况，其他分组没给他具体任务，机动呗。这真没法说啊，三分局撂过来十几起‘仙人跳’案，我们本以为不难，结果娜日丽一接手才发现，跨度最长两年多，受害人都找不全，愣是没找到线索。还有各派出所扔过来的保健品诈骗、美容院诈骗、健身房诈骗，反正就是那种收智商税的烂事。他们没路子解决，不能都往这儿扔啊。”向小园烦躁地道。

“得，得，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怎么有点儿牢骚就往上发？”俞骏奇怪地道，一说到这茬儿他话就多了，指摘道，“还有，你得端起架子来，不能老没上没下打成一片，连多多那二缺也敢调戏你两句。你

没个领导的架子，这镇不住人；镇不住人，这工作就没法干；工作没法干，那慢慢思想都会滑坡的。”

“您直接点，别拐弯成不？”向小园没明白俞骏的意图，难得地听到他嘴里出来这么多正能量的话。

“呵呵，年轻人，得多挫几回才能稳重起来，这么挟功自傲可要不得……任务不能这么安排，我得给你上一课，听着别吱声啊。”俞骏道，要过来手机，翻出斗十方的号码，拨了，摁了免提放在桌上。片刻后，通了，传来斗十方的声音：“主任，我今天请假了。”

“我不是问你请假的事，今儿看了看你们的工作日志，都干什么吃的！各兄弟单位可是寄予厚望来请咱们，你们可倒好，大江大河都过来了，就几条小阴沟，还都扑通扑通排着队往下跳啊？”

“我看了，都还是有些难度的。”

“这话别人说还成，你说可就跌份了啊。哎，我说你挺聪明的啊，没有具体到哪组，正好偷懒旁观是不？你可想好，不具体到个案，就意味着每个案子都得算上你，哪一组的案都有你的责任。”

“我又没推卸责任。这不还在办着呢吗？”

“好，一周内所有人手里的案清空。一周后另有安排。”

“啊？！”

“啊什么啊？你们组长就是太温柔了，把你们惯得一个个不像样子，破个屁大点的案就沾沾自喜，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听清楚了，一周后向我汇报！”

“是！”

俞骏声音严肃，人却是一副促狭的表情。他摁了手机，保持着作怪的笑容看向向小园，解释道：“学会了吗？这就是常说的领导敲打，你得学会用不同语气、表情以及方式激发起下属的斗志，挖掘他们的潜能。”

“您就把超能力挖出来，一周也不可能办到啊！”向小园苦着脸道。

“你这人咋这么老实呢？我又没指望他办到，也就指望他能受受挫。”俞骏道。

向小园愣了下，脱口道：“哦，等受了挫，再推到其他案上，就不敢又挑又拣了是吧？”

“哎，聪明了。不知耻怎么后勇啊。”俞骏拊掌大笑，得意地道。这是领导艺术，他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被领导折腾出来的。

向小园气得坐不住了，起身要说句什么，可一贯优雅的她没憋出来那句无耻，倒把她自己憋得面红耳赤，愤愤地掉头走了。她刚回办公室就听到了俞骏在门外更加严厉的声音：“向组长，召集你们小组马上开会，主题是戒骄戒躁，端正态度，杜绝情绪型、机会型的办案心态。刚刚市局领导电话询问了，居然有几个小案子都拿不下来，这不是水平问题，是思想问题……三楼会议室，马上。”

这回真没客气，俞骏在会上专挑毛病，把人挨个儿数落了一顿，什么邹喜男猴屁股坐不住，娜日丽一大姑娘天天带零食，包括程一丁沉默寡言，陆虎爱打扮得帅帅的等等都成了毛病。钱加多就不用挑了，其他人的毛病他都有。那言之凿凿、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的批评讲话效果斐然，直接把刚受到表彰的X小组数落得一个个蔫头耷脑。会议结束时个个被刺激得逆反心爆棚。

这行只有一件事能让所有人不服不行：成绩。俞主任杜撰了领导询问，各所、分局背后说小话笑话，激起了小组的斗志，啥话都不说了，全部上案子……

欲请高人，再顾茅庐

初夏的风吹面已经有了点热意，光着膀子拧衣服的斗十方使劲甩着衣服，扑面的水雾凉凉的，煞是清爽。洗完的衣服就搭在院里拉着的长绳上，是废旧电线拉的晾衣绳。搭起的衣服、床单，洗得已经褪色了，再干净也显得有点儿老旧，就像这幢旧屋老宅一样，块砖片瓦都在记忆中有了一席之地。如果它们有感知的话，一定也看到了，背影如山的父亲，是怎么样一天天苍老下来，变成现在这样步履蹒跚的样子。

“哟哟哟……慢点儿，爸。”斗十方看到父亲趔趄了一下，急得上前去搀。

老头子一瞪眼，他停下了。然后父亲咬着牙，扶着墙，另一手扶着拐，把打摆的腿慢慢收直，然后又缓缓地迈出一步，这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逼得他额头见汗。不过再回头时，他却得意地看了儿子一眼。

从瘫痪到轮椅，从轮椅到双拐，到现在拄着单拐可以勉强行走了，斗十方欣慰地笑了笑。人生就像一场奇怪的轮回，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然后又回到了蹒跚学步；从牙牙学语到口若悬河，然后又回到了牙牙学语。就像父亲曾经教他蹒跚学步一样，他现在又反过来扶着父亲重来一遍。

“爸，您可以啊……医生都很惊讶您恢复得这么快啊。”斗十方说道。这倒是实情，据医生说很多患者的恢复周期在三到五年，还不一定能恢复到什么样子。而父亲这样，算是飞速了。

“那当……然。”老斗前两字清晰，后一字嘴歪了很久才吐出来。

不过已经达到能让普通人听懂的水平了。斗十方出声道：“一入江湖深似海。”

“学……学得绝技把……命……改。”

“单等来年时运转。”

“自有好运……在……后头。”

“风刮乱丝不见头，颠三倒四犯忧愁。”

“慢……慢理来……有有……头绪，急……促反……反倒不自由。”

“哎呀，爸，您这脑子一点儿都没问题，这可是当年您教我的，我都有的记不清，您都记着呢……继续啊。”斗十方在父亲身侧看着父亲步履艰难地走着，想着小时候父亲教过的那些已经都进历史垃圾堆的江湖偈语，慢慢道，“来个难点的。瞎子点灯白费油，脱裤放屁上茅楼。”

“瘸瘸子……你个小畜生，说谁呢？”老斗话一出口，瞪眼回视，那骂人的话却是顺溜无比。

斗十方坏笑道：“听听，我小时候你这样骂我时可顺溜了。继续，不要刻意，就那么随意就出来了。”

老斗表情一喜，刚才这句确实真真切切像正常人说话一样。可轮到他再说，又结巴着，不利索了。

“换一个，时来运转喜悠悠。”

“一切烦恼从……从此休。”

“万般通达皆如意。”

“往后……诸事不犯愁。”

“再来，爸你听好，更难的啊，快点说啊。苦瓜地里睡过觉，甜瓜地里安过眠。”

“先有苦来后有甜……荣……荣华富贵在晚……年。”

“哎，对了，越来越好了。”

斗十方笑着。接了这句的老斗却停下来了，侧头看着儿子，那目光似慈爱、似惧怯、似犹豫……又似乎留恋一样的意味。这目光哪怕连儿子都没懂，只当是父亲患病之后多愁善感了。

斗十方笑道：“您算命这个常用啊，先有苦来后有甜，荣华富贵在晚年……瞧您现在就是了。以前我可没想到有一天真能考上警察，等我攒几年钱，咱们把家搬到城里啊，那地方公园可大了，比咱镇还大。等您说话利索了，到公园门口一坐，金口一响，偈子一亮，那还不是呼风唤雨，风采依旧啊。”

老斗笑了，笑着笑着，眼里却流了两行泪。

斗十方上前就着手给父亲擦了擦，劝着：“咋了吗，眼瞅着越来越好，你咋还哭上啦？哎爸，我还跟你商量个事呢。很重要。”

“什么事？”老斗脱口道。

“那个……”斗十方眼珠子骨碌一转，故作随意道，“您看咱俩一对光棍儿，家整得不像个家，我想……”

“你……有对象了？”老斗一喜，另一只手不扶墙了，抓住儿子胳膊问。

“您别激动啊，我还没对象，那个……要不给您找个对象。我看杜婶就不错，您要不好意思说，我跟她说去？”斗十方快速地把想法说了。

老斗气得举拐就打。斗十方掉头就跑。然后老斗狠狠把拐杖朝儿子扔去，嘴里愤愤地骂着：“小畜生，浑得可以啊，哪有儿子给老子找对象的理……你给我站住……”

斗十方惊愕地站住了。

怒极的老斗走上前来举起手时，也惊愕地站定了，这个刹那才发现，自己扔了拐杖也能走，而且骂起人来，一点儿也不打结……这个变化把老斗自己都吓住了。他摸摸自己的嘴，又看看自己的腿，这一想就不对了，再迈步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斗十方赶紧扶着，急促地道：“爸，没事没事，医生都说了，您的身体好着呢，得跨过自己的心理障碍……瞧您又能打人又能骂人，这一准没事。放开腿大大方方走，不要想自己是病人，那算什么病啊？不就喝了酒摔了一跤吗，戒酒都两年啦。”

“嗯，好像是……可这……我这腿，怎么又……又不听使唤了。”老斗站起来，走着，瘸着。

斗十方干脆来了个狠的，捡起拐杖就跑，边跑边道："你个老不死的，装啥装……不会走不给你养老了……"

"站住，王八蛋……小畜生……白养你这么多年了，你给我站住……"老斗一瘸一拐地追着，到了门口，没追上，儿子跑远了，又追了不远扶着墙稍歇，儿子又跑远了。他俩就这么一追一跑，给当天镇上平添了一则头条新闻："哎，妈呀，那老光棍儿命真硬，不都瘫了一年多了吗，怎么又会走啦？"

娜日丽和钱加多傍晚时分赶到斗十方家里时，看到了这出戏的末尾。老斗在院子里正戳着斗十方的脑门训，时不时地还怒气冲冲地给一巴掌。钱加多不知道啥事，正上前劝时，被娜日丽一把揪住了。娜日丽示意了两下，钱加多才明白，被戳的斗十方正乐呵呵地笑，而老斗的话居然能听懂了："你个小畜生，脱裤放屁上茅楼，下句是瘸子赛跑瞎胡闹，你是骂你爹哪，也不怕天打雷劈，还骂老不死了是吧？嫌我活长啦？"

"咋回事呢？哟……这是？"钱加多愣了，笑了。

正端着饭的杜婶笑道："这爷儿俩没病就跟哥儿俩一样，没事，坐坐……这姑娘，好像没来过？"

"我头回来，我和十方是同事。"娜日丽自我介绍。

"快坐快坐，正好吃饭，今天做得多。"杜婶道。

娜日丽正要推辞已经吃过了，却不料钱加多大大方方一坐，拿着馒头一嘴就下去半个，还顺手递给娜日丽一个，道："尝尝，好吃，手工做的。"

"你不是刚吃过吗？"娜日丽可吃不下去，放回去了。

斗十方揪着钱加多耳朵说："你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我请一天假，才过了半天就来催命啊？"

"去，去……"老斗用筷子敲着儿子，看钱加多却是比儿子还亲，筷子一叉，馒头又递上来了，"多多，多吃点。"

"哎你看，还是叔跟我亲……哎叔，您这恢复得，太惊人啦！"钱加多惊愕地道，不知不觉间又一个馒头啃上了。

这话问得老斗很得意了，来了个不利索的拍腿动作，说："此命生来最孤寒，总是自己打江山……一点儿小灾小病算个啥。想当年，你斗叔可是跨步走三江，张口吃八方，南下北上东出西行，就没有能饿着的地方。哈哈哈。"

除了偶尔吐字不清，似乎看不出他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老头甚至还站起来走了几步，腿还有点儿瘸，可是毕竟能走了。他恢复得如此神奇，看得娜日丽和钱加多都惊讶不已。

斗十方和杜婵小声解释了几句，两个人才得悉斗十方被打的缘由，这么另类的理疗恢复方式，两个人不禁莞尔。

不过老头吃得依然不多，一碗米汤、半个馒头。老头放下碗要起身时，斗十方赶紧去搀，不料却被老斗一把推开了，他有点儿得意地自己扶着院桌站起身来，显摆似的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遛了几步，这才回房歇息。

娜日丽看着斗十方的眼光眨也未眨地一直随着父亲移动，这温馨的画面有点儿感染到她了。她小声道："多多，要不算了。让十方多陪陪他爸。"

“这你就不懂了，远了香，近了臭，越来越亲越难受。我在长安待了两个月没回家，一回来我妈给亲的，哎哟，恨不得当幼儿园宝宝宠着，结果怎么样？三天没到，又开始骂我懒，骂我馋，骂我不找对象……幸亏娜姐你给挡了一回啊。哎对了，我妈还说让我把你带回去吃顿饭呢，娜姐这个……”钱加多说着，“不怀好意”地瞄上娜日丽了。本来他只想糊弄家长一回，没承想钱加多的家长眼光毒，居然相中娜日丽了。

难得见娜日丽大红脸了，她用威胁的表情瞪着钱加多道：“跟你妈讲，就说我把你甩了。别提这茬儿，再提我揍你。”

“我就说说，你还当真了？不过娜姐你再考虑下，我妈真的觉得你不错。”钱加多含混不清地说。

娜日丽气得怒道：“你妈觉得我不错，我跟你妈谈对象啊？”

“那我也觉得你不错。”钱加多突然来一句。

正喝汤的斗十方噗的一声呛住了，汤被呛到鼻孔里了，他头歪在一边咳嗽着。那边娜日丽已经用擒拿动作卡上钱加多的脖子了，还是因为杜婶在旁不好意思发作。不过杜婶开口又添乱了，她笑眯眯地瞅着两个人打闹，冷不丁来了句：“越爱拧劲越来劲，打打闹闹一家亲，瞧这俩多般配啊。十方啊，你啥时也带回个对象来？”

这可有证据了。钱加多说了：“看，杜婶都看出咱们是一对来了！不是我讹你啊。”

娜日丽由怒而笑，变成哭笑不得了，干脆不理他了。

正在吃饭的斗十方说了：“你别跟多多较劲，对付多多最好的方式是甭理他，让他自个儿玩去就行了。”

“啧啧，我这次可不是来玩了，有事求你，正经事。”钱加多严肃道。

“说，今儿哥高兴，啥事也答应。”斗十方乐呵呵地道。

“听见了，这么多证人呢。我们接的那案子，要在一周内解决，不能拖了。今天俞主任把咱们组上上下下恶心了一通，说我好吃懒做净帮倒忙，说娜姐和大邹事不过脑，说小络和陆虎不会用脑，还说别人顶多眼瞎，我们是脑瞎，连几个小毛骗也逮不住。”钱加多复述着俞骏的话，看分量不够，加砝码道，“对了，还说咱们组长居功自傲，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训几句不是正常吗？搁我们看守所，所长骂人比犯人吵架还恶心。这有什么受不了的啊，都哄着你啊？”斗十方的经历特殊，对此没有感觉。

“训别人也就行了，总不能连我心里的女神……哦，你心里的女神也训了，得争口气啊！”钱加多道。

这话刺激到斗十方了，他明知故问道：“谁的女神啊？少扯那没用的啊。”

“这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梅花是你让送的，那什么破诗也是你挑的，然后诳我去求爱……我去就去吧，嘿，回头她跟你眉来眼去。哎你说你，向组长，你的红颜知己，你可为她出生入死；我，你的蓝颜知己有难处了，你就在这儿装眼瞎呀？”钱加多数落着斗十方。

娜日丽可故意装起眼瞎来了。那两位虽然没有明示，但嫌疑已经很重了，只是没有证据而已。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干就干吧，哪这么多废话……可这，你俩急着来干吗？这一晚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斗十方妥协了，看了看屋里，生怕老爸听到一般转移了钱加多的话。

“这不六个人分三组，就你一个闲的。我们赶着来，别被他们先给抢了，多个人多份力呢。”钱加多道，干脆起身道，“我跟叔说去，有杜婶在有啥不放心的？没准你爸巴不得你别回来破坏二人世界呢。”

娜日丽紧张地赶紧阻止钱加多，幸亏杜婶没听清这句。

这多多还真不是外人，进屋跟老斗扯了会儿，回头老斗就教育儿子了：“哪行端个饭碗也不容易，刚转正就不好好干啦，等着回来再当临时工啊！去去去，该上班上班，别在家，我看着你烦。”

他俩这就顺理成章地把唯一机动的人员给抢走了。三人坐上了车返回中州，斗十方的思维一开动，首先怀疑的反而是钱加多了，直接问副驾上嘚瑟的钱加多：“不对呀，多多，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就你这懒汉加奸商性子，无利不可能起早。”

“也没啥。这么巴结你，好歹甩锅的时候你总不好意思不扛吧？”钱加多理所当然地道。

听得驾车的娜日丽笑得直颤，安慰道：“别怪多多，是我出的主意。这些毛骗小案还真不好处理，各所、分局也是凑热闹甩锅，全扔咱们这儿来了。”

“不刚下了股票配资诈骗案吗？怎么不奖反贬啊？俞主任是不是又在打什么算盘？”斗十方犹豫道。

那两位可不这么认为，娜日丽道：“听命办事，想那么多干吗？这小案子其实也是各警务单位的一块心病，要能解决，那可比破件大案

还有效果。”

“嗯，试试……案情，多多，你熟悉案情了没有？”

“当然熟悉了。”

“叙述一下。你光吃不干活儿不带你玩啊。”

“别价。这案子我看了好几遍……时间跨度是一年零九个月，接到的报案是十一起，另有三起未达到立案标准。典型的作案规律是，都发生在民航路、文化路一带。那一带几十家酒店、咖啡厅以及酒吧，外来人员较多；典型的作案手法，或者是搭讪，或者是通过社交软件联系招嫖。那陌陌啦，摇一摇啦，微信啦，一摇就摇到附近的美女……这事派出所说了，每天蹲在附近等着被摇着的妞多了去了，还真没法查。对了，她们不去KTV。我分析出了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

“KTV有自己的陪唱及坐台的，去那地儿不是找生意，是找打。”

“哎妈呀，我分析了好久才想到，你丫随口就是啊。这么门儿清？”

“呵呵，我在这些地方鬼混的时间，可比当警察的时间长多了。”

两个人的对话听得娜日丽几次笑出声来。不知道为何，有斗十方在的地方，不但心安，而且气氛很轻松，哪怕是案情也带着黑色幽默的味道。只听斗十方赞钱加多道：“多多你确实下功夫了啊，都懂作案规律和作案手法了……你说你好好的，抢着要上这案子干吗？”

“乐趣，乐趣呀，你知道不？”

“少扯。我严重怀疑，你是假公济私，趁着这案子能多去那些地方逛逛，省得在组里闷着对吧？”

“哎呀，这个……”

“啊？多多，真是这样啊？怪不得你每天晚上都要往那地儿跑。”娜日丽惊呼道。

“不是不是，我真是查案去了，我侦查去了……然后发现那片地方妞可多了，看谁都像‘仙人跳’的啊。我想来想去，这还真不好查。这种事可能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报案的这十一起都是案值稍高点的，那讹几百的，我估计呀，都不报案。”

“具体过程，你把案卷看完了吗？”

“看完了。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再加上我的猜想，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比如酒吧撩上妹了，或者社交软件摇上妞了，下一步就是喝个微醺回房间呗，回了房间肯定是亲亲摸摸，前戏做足，开干……这时候那妞就说，哥你先去洗澡啊。然后那男的肯定高兴得屁颠屁颠一脱进卫生间洗……那女的趁这时机拿上哥的包以及钱包再加上衣服裤子，立马跑喽，要么悄悄走，要么夺路而走，反正那男的光着屁股又追不出来……大多数案情都是这样的……案卷没有这么详细，我估计就是这样。对了，笔录都不全，估计有身份的都不好意思去做笔录。”

娜日丽和斗十方笑得直打战，案情被钱加多这么一加工，分外好听。就听他继续道：

“这是第一步。现在随身现金都少，作案收获都不大，所以‘仙人跳’就衍生出第二步了。那些妞都不拿受害人的手机，反而回头和失主联系，这第二步就恶劣了，要么就是威胁举报你嫖娼，要么就是威胁举报你藏毒，反正是把受害人吓住，再把包里那些证件呀、银行卡

呀，甚至护照啦，卖给受害人……这招其实挺毒的，丢一堆卡和证，办起来多麻烦，何况又在外地，万一有急事，连上飞机和上高铁都要成问题……哎，这就又得逞了，十一起报案的，都是被敲诈过的，七起找回了失物，其实就扔在离案发地不远的地方，有四起没找回来……还骗过俩老外，其中一个都六十多岁了。哎我去，这六十多了还嫖得动，我到那时候不知道还行不行……要说起来也神奇啊，那么个监控遍地、管控那么严连贼都少见的地区，出这么个牛逼的'仙人跳'，厉害，真厉害。四段监控影像，受害人都指认就是她们了，愣是找不着人。咱们真的是上当了。我三姑不是在110嘛，我说去她那儿取取经吧。她说了，那案子搁多久了你们还接，一群傻缺……"

"闭嘴！"娜日丽和斗十方齐齐呵斥。钱加多这嘴跑起火车来，那可就难刹住了，生怕这货又整一堆恶心话连自己都不放过。娜日丽道："就这么个情况，股票配资诈骗案之前我和多多接过，这案子本来以为很简单，可没想到这么烦琐。"

"就像老虎想吃小刺猬，就是没法下嘴。娜姐我这比喻对不？"钱加多补充道。

"你闭嘴，这事没准儿有戏……十方，你看呢？"娜日丽问。

"都被你们拉上船了，只能往前开了。不过也好，有机会逛逛这些平时纪律管着不让去的地方了。逛逛酒吧啦，撩撩小妹啦，应该俞主任也说不上什么来吧？"斗十方道。

钱加多一听乐了："肯定的。咱们光明正大去，查案呢。"

"那偶尔喝两口，也不算违反纪律，对吧？"斗十方道。

钱加多兴奋了："必须的，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但关键是没钱啊，总不能酒吧开发票拿回组里报销啊。”斗十方道。

钱加多一拍胸脯：“我请！”

“好，咱们就来个化装查案。”斗十方拊掌大乐。

开车的娜日丽也跟着哈哈大笑了，特别强调了一句：“多多你请啊，别到时候耍赖，我是证人。”

说案子呢，怎么就拐到请客上了。钱加多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大腿拍得啪啪直响，后悔不迭道：“娘咧，我咋觉得我被‘仙人跳’啦？这还没开始呢，钱已经掏啦。”

那两位哈哈笑着，连讨论案情带挤对钱加多请客，一路朝中州驶来了……

初识诡案，如坠云雾

民航路派出所民警史敬良第五次看表时，终于等到了联系的来车。他工作上曾经和娜日丽有过交集，看到车窗里伸出来的熟悉面孔时终于确认了，拉门上车。让他稍稍意外的是，黑咕隆咚的车里坐着另一个人，不像前几次只有两位，而且时间也不对。

“抱歉啊，史队，这个点把您叫出来。”娜日丽歉意地说了句，已经晚8时了。

史敬良道：“甭客气，今天我值班，别称呼队长了，我们巡逻队又没品没级的，叫小史得了。啥事啊？还是那档子‘仙人跳’的事？不都给你们传过案卷了？”

“这不我们请了个高手，还得再麻烦您一回。”钱加多道。

斗十方抬头斥着：“闭嘴，史队说话你别打岔啊。”

“呵呵，没事没事，多多是熟人，原来110接警上我待过。多多老板，我就纳闷啦，辅警都换几茬，您这也不转正，也不转走，还越干越来劲了？”史敬良开了句玩笑。

这又给钱加多显摆的机会了。他吹上了：“我是唯一一个不用为工资而工作的同志，这么高尚，你们怎么就不理解呢？人总得有点儿理想，有点儿信仰，有点儿奋斗目标不是……好，我闭嘴，又岔了，这个咱们随后讨论。”是斗十方凑上来把钱加多吓闭嘴了，他生怕斗十方来句恶心话让他消化不了。

有外人在斗十方倒也没发作，回头道：“史队甭理他。我就想来了解下具体案情，这个事我们俞主任很重视，逼着我们限期拿下呢。”

“啊？这也限期？”史敬良不明白了，寻思道，“你们不是惹了领导，被穿小鞋了吧？”

“怎么讲？”斗十方问。

“这么大的城市，每天像这样男女间的烂事，发生过多少还真没法统计。正常都不报案，不撞枪口上，都没那么大精力一一处理。至于‘仙人跳’嘛，这也少不了，光这片往酒店门缝里塞小卡片的，一个连打不住……现在这人也学坏了，干那事双方都先知道一下名字，不出事就正常交易，一出事肯定一口咬定开房约炮，你都拿他们没辙。”

史敬良解释着。这种案子是所有案子里最提不上台面的那种，如果不是市局对破案率有严格要求，估计都会被搁置一边。

“开房无罪，约炮有理，但‘仙人跳’就不对了，这不破坏大家对一夜情的美好向往吗？”钱加多插话道，直接把史敬良听得笑喷了。他一笑，钱加多赶紧解释：“好，我闭嘴，我又忘了。”

“你还是长点记性啊，你再扯，我这开车得出交通事故。”娜日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斗十方很奇怪地没笑。

史敬良笑了半晌，说：“是这么个理儿。我们也想维护大家的美好向往啊，可这一带情况太复杂了。”

“有多复杂？”斗十方问。

“这么说吧，航海路、民航路两路并行，交叉文化路，中间有观府巷、中原街。这一带是东城区繁华地带，全市五家五星级酒店，这里集中了3家；三星以上55家酒店，这儿有14家；三星及以下，有112家酒店，其中还有很出名的涉外酒店，索菲特兰、中原国际等等。每天光民航客运的吞吐量就有四万多人次，加上高铁、陆运，光我们的辖区非常住日流动人口就有十万之众。”史敬良委婉地告诉反诈骗中心几位同事：人海里找人，可比大海里捞针难多了。

即便不是第一次听了，娜日丽依然觉得头皮发麻。到这节骨眼上，钱加多不多嘴了，他回头悄悄瞄向斗十方，可黑洞洞的，他看不清斗大师的表情，只听到了他的声音：“其中最近的一次就在索菲特兰，当时处理情况没有记载啊。”

“就没处理，能有什么记载？”史敬良道出了一个秘辛，惊得斗十方咦了一声，再解释，史敬良自己都不好意思了，“那人一句汉语也不会讲，报警打的都是911。和酒店管理部门嚷嚷没结果，他的翻译报的案，报案时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天了……我们出警又是阻挠重重，酒店方让低调处理，怕破坏酒店形象；市局让低调处理，也怕破坏形象；后来翻译也来让低调处理，怕破坏失主形象。这毕竟是不怎么光彩的事，让失主来做笔录他都不来，对方在他们国家好像还算个有身份的商人，怕出丑闻……各方这么大阻力，怎么查？那五星酒店，正常情况下我们警察正装都不让进……个儿顶个儿都是重点保护企业、区里的纳税大户，管理层还在国外企业旗下，一个不小心得先拿我们开刀。别说我们这些小片警，就是所长也扛不动啊。”

“那一点儿都没查？”斗十方问。

“那不能。查了，也截取了事发当时的监控……也就奇了怪了，正常情况下，这些屡屡犯案的，即便我们不抓，时间长了她们总要自己撞进网里来，没有永远不出纰漏的犯罪。这一片色骗搞‘仙人跳’的、拉黑牛以及换钱骗老外的，基本都能抓到。也就是这几起，邪了，到现在都没头绪。”史敬良道。此事确有原委，倒不是片警们不尽职。

“但是……监控截屏都找到了，怎么可能找不到人？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别说找人，找条狗也不是问题啊！”斗十方奇怪地道。

说到此处，倒让史敬良惊讶了。他答非所问：“啊？你真不知道这个情况？”

“什么情况？”斗十方愣了下，然后伸头问娜日丽，“你们还有什么瞒我？”

“没有没有……那什么，我听不懂，史哥您解释下。”钱加多推辞着，这肯定是有瞒报的情况了。

未等斗十方发作，史敬良掏出手机道：“这个有难度了，刑侦三队有最好的技侦室，上次娜娜问的时候，我录了下技侦张姐给的结果……这位张姐是刑侦上的技术牛人，就算打上马赛克的图片，她都能复原，唯独我们提供的，她没办法了。”

史敬良掏出手机，找到视频，点开播放。画面上是一位中年女警，背景是堆满各类瓶瓶罐罐和仪器的实验室，这类保密的警务部门等闲难得一见。视频里这位女警解释着：“小史啊，这事我们真帮不上忙了。你们送检的画面我考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流窜作案。你们嫌疑人对比模板没有这个对象。第二种就严重了。你看画面上这个女人的脸部被头发遮了一大半，如果在这里做手脚的话，那监控就有问题了。类似案例已经出现过了，比如这一片的头发使用过含金属的染发剂，或者根本就是假发，而且假发的制作成分有金属。酒店监控大多是红外成像，一旦成像被干扰，那么恢复出来的面部就失真了。你看，这张脸左右轮廓都被掩盖着，而面部识别软件，是以轮廓及五官间距设定参数的，这上面可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这可听得斗十方瞪大眼了，敢情里头还有这么大猫儿腻，怪不得一直悬而未决。前面驾车的娜日丽尴尬地咳了声，不说话了。斗十方气咻咻地道：“哟嗬，你俩是故意不告诉我，把我往坑里拉啊。”

“哎哟，这事……”娜日丽不好意思了，讷言了。

钱加多可不客气，直接道：“怎么了？是不是兄弟啊，是兄弟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呵呵，有坑同跳。”

“我他妈……你都学会坑人了。”斗十方气得伸手扭钱加多耳朵。

钱加多嘿嘿笑着躲开了。

那位史警官不好意思地道："也不算坑人吧，要说坑，我们岂不成最坑的了。其实这一年多来没闲着，每次逮着类似的案子我们都捋一遍，请各兄弟单位上手的也不少，都没结果……这不遇上你们反诈骗中心要解决疑难杂案了，我们就试试。"

钱加多插嘴了："没用。这小案明显是破了没多大功劳，破不了惹一身骚，谁愿意招惹这事啊……我也是一时糊涂就跳坑了，我就想着抓个骗嫖客的妞能有多难，哎我去，结果比抓黑客还难。"

"这是实话。案子本身或许不难，但你要排查疑似的对象，那就太难了……你们看。"史敬良出声了，指了指窗外。

此时，车驶过观府巷子，华灯初上的街市霓虹流光溢彩，在三三两两闲步的行人间，间或能看到穿着短裙、背着小包、浓妆靓丽的妹子，对着过往的车或者单身的男行人嫣然一笑，或者来个勾魂玉指。还有更狠的，在车灯下纤指划过雪白大腿，把最媚的一面展露无遗。

不过一看到司机是女的，她们就直接闪人了。娜日丽道："真没办法，打而不绝啊。有些已经纯粹变成职业的了。"

"这还算低端的，酒店廊厅、咖啡厅甚至门厅外溜达的，这个点多的是……查得松就是现场出现，查得紧直接就转网上。其实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管不过来。"史敬良道，他还有点儿尴尬地问斗十方，"您当警察多久了？"

"呵呵，甭客气，久到足够接受这些。这是个笑贫不笑娼的物质时代。我们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治安环境，可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时代环境。"斗十方看着若隐若现的光影中那些疑似站街女的人如是说道。

史敬良给了理解的一叹，再未多言。沿着观府巷绕上了航海路，从航海路又绕回民航路，一路史敬良给三人指点着各重点管辖区域的酒店、外来人口聚集地。等他们重新绕回派出所，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正逢要出警处理一例报警，史敬良下车就再上警车，匆匆去了。

下一刻，三人换了个幽雅的环境，坐在了索菲特兰酒店毗邻的咖啡屋里，欧式风情的装饰让从老街陋巷出来的斗十方看上去有点儿好奇。这里进进出出一多半是高鼻子、高个子的外国男女，偶尔有中国人，可一开口也是叽里呱啦的外语。咖啡馆一隅的驻唱唱的也是首外语歌，好像不是英语，否则斗十方觉得自己好歹应该能听懂几个单词。

这里就是其中一例外国人被“仙人跳”的原始案发地。准确地讲，两个月前，那名嫌疑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勾搭上了一个老外，然后两个人就去了楼上的房间，再然后，那位色迷心窍的老外被洗劫一空。

斗十方思绪神游，而眼光却停留在驻唱的方向。

钱加多顺着眼光，看向了那位袒着双肩、面容姣好的驻唱，是个中国人，弹钢琴的却是个外国人。这个陌生的环境免不了让人尴尬到手足无措，他问斗十方道：“看什么？难道她是‘仙人跳’的？”

“你有病……我在听音乐。”斗十方道。

“这是什么音乐？”钱加多问。

“没听出来。”斗十方道。

“切，我以为你神神道道的有发现了呢。”钱加多嗤鼻道。

“我倒是有发现。从进门开始你的眼光就扫过了七位外国美女，忽略了其中三位，两位年纪较大，一位是黑人。剩下的四位里一位个子一米九，银发，应该是个北欧美女；另外两位胸部特别突出，突出到让你做了个咧嘴的动作；最后一位穿着短裤，腿特别修长，你的眼光在上面停留足有五秒……现在虽然你还在说话，但你的脑海里，肯定还是两条玉腿。”斗十方侃侃而谈。

听得钱加多几次梗脖子。等斗十方最后言罢，他直接成歪缩脖子了，心虚地小声问着：“你咋知道呢？”

“因为我和你看的一样，想法一致啊。”斗十方一笑。这一笑瞬间安慰到钱加多了，让他乐滋滋地揉着肚子直叫兄弟。

一旁坐着的娜日丽可受不了了，愤愤地评价了句：“怎么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男人不流氓，生理不正常。”斗十方道。

钱加多立时补充：“男人不色急，脑子有问题。”

“天哪，我跟你们俩搭档才是有问题。”娜日丽无语到直掉下巴，她苦着脸道，“这么幽雅的地方，你俩别恶心成不？”

“这就是个恶心的案子，有洁癖的话你趁早别参与。”斗十方道。

娜日丽怒道：“你以为我想啊？这不是涉及女嫌疑人所以向组非让我上。他们几个真不够意思啊，各找各的搭档，就给我留了个这货。”

这货自然是指钱加多了。钱加多不悦了，不屑地道：“真没良心，长安办案我伺候你比伺候坐月子的还操心，都喂胖了你五斤你咋不说？”

斗十方乐得一下子笑扑在桌上了。娜日丽却是快被钱加多气哭了，她气得重重地踩了钱加多一脚，不料踩错了，踩得斗十方痛得嚷了声。一旁的钱加多冷笑着说：“呵呵，早防备着你了，真以为我傻呀。”

这是个气死人不偿命的货，斗十方拦着娜日丽别跟他较劲，越较他越来劲。还好送咖啡的服务生过来了，钱加多替他们接着，把咖啡小心翼翼地放到娜日丽面前，自己和斗十方却是拿着啤酒慢啜着，喝着还对娜日丽做着鬼脸，娜日丽直接无视了。

“有意义吗？”娜日丽问，案发后两个月再来初始现场，她实在想不出意义何在，看斗十方这放飞自我的样子，她开始觉得有点儿期望过高了，提醒道，“咱们来这种地方不合适。在刑警上我办案时，这种地方只要一亮身份，身后马上会跟一群保安。”

钱加多要插话，却无话可说了，他看了看斗十方，催道：“娜姐跟你说话呢，你丫是村里出来的，别搁我们面前装深沉啊。”

“我再装也不会比你沉啊……呵呵，我在想，如果想找到这个骗子，应该从哪儿入手。那唯一可能找到的地方，还不就是她出现过的地方？所以必须来啊。”斗十方道。

“这可和刑事侦查上案发现场能提取痕迹和找到目击者不一样啊。”娜日丽摇头道。

“既然监控都没有捕捉到她，那找目击者也就没有什么意义。骗子，无非是制造错觉趁机得手，这个错觉包括思维上，也包括视觉上的……敢在这地方作案，绝对是个高手啊。”斗十方说着。一到思考的时候，他的眼神就有点儿迷离，这就有点儿像钱加多，乱看在场的美女，仿佛都是“仙人跳”的嫌疑人似的。

“说起来，你好像还没有以警察的身份正式办过案吧？”娜日丽啜着咖啡，想起这档事来了。这可能要犯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不管是货到付款还是虚拟传销，斗十方都是以侦查员的身份参与的，根本没有独立办过案。

“不影响，无非是找到真相而已，办案程序你来把握……别忘了，我见过的嫌疑人，比你们一个队抓过的还要多。这里面其实有个切入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的办案人员都忽略了。”斗十方道。

“什么？”娜日丽一喜，钱加多也跟着凑近了。

“出身……就是那种以行为模式、习性，再缩小甚至确定嫌疑目标的方式。”斗十方道。

娜日丽眼睛一突，愕然地道：“你不会比多多还白痴吧。我们最大的能力也就是查查监控，排查一下线索，虽然我们现在的建制级别提高了，但也顶多算是隶属经侦支队下属的反诈骗中心，再下属的一个独立行动组。你是盗版美剧看多了吧？把自己当FBI了？”

“哦，我明白了。”钱加多终于逮着羞辱斗十方的机会了，指责道，“这是装逼成瘾，想装个FB……I？”

娜日丽一瞪眼，钱加多悻悻地不敢多扯了。

斗十方却是毫不介意地道：“无非是点犯罪心理的知识，最早的心理学著作在中国，叫《关尹子》，和《道德经》同期。别意外，我是中文系出身，懂点古汉语……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心、物、道’的理论，认为见物便见心是初级阶段，还有一个叫‘意、识、思’，讲的意思是意识具有变动性和自觉性两个特点……这是个普遍理论。简单地讲，就和现在屁股决定脑袋的论调是一致的。”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娜日丽愣了。

“见物便见心。你身处的环境，熟悉的方式，你的穿着、行为、成长的影响等等，都能体现出你这个人的出身……也就是见物便见心。比如，刚才在观府巷见过的那些站街妹，她们可能衣着暴露地出现在这地方吗？比如那些塞小卡片招嫖搞‘仙人跳’的，能进入这种环境吗？……再比如，就咱们这样的，坐这儿都显得格格不入，明显看得出你不属于这个阶层。”斗十方道。

娜日丽若有所思地四下瞄瞄，思维被带出了点灵光，她犹豫道：“对呀，这样最起码能缩小目标范围，普通人不可能和一个外国人那么容易地交流……这个案卷上有注明，嫌疑人懂法语，从这个群体里找，那范围就会缩小很多。”

“任何伪装你都可以看作是意识的变动性，这个不好捕捉，但意识养成的自觉性，那是不容易改变的。比如，男人不管什么阶层的，不管什么品种的，好色这种意识的自觉性他不容易改，看见美女总要多看几眼……比如骗子，不管怎么变化，他们的目光肯定是盯着钱走。从这个角度考虑，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作案才能保证每次都不落空？”斗十方问。

这一次娜日丽反应过来了，好歹也进反诈骗中心这么久了，她脱口道：“有同伙？！”

“对，这就是骗子意识的自觉性，‘仙人跳’没有走单帮能玩的，最起码还应该有一到两个同伙，否则你们总不至于认为，她的运气就这么好，每次宰到的都是肥羊吧？索菲特兰这一例，现金六千法郎，古董表一块，随身的笔记本一台，还有一台限量版的都彭打火机，这一例案值就十几万了，就逮得这么准？‘仙人跳’里失手的情况太多了，

不是收获很少就是盯错了人，再不就是玩砸了，扮仙女被肥羊XXOO一顿，都可能发生。”

“失败的情况，也不会有人告发啊？也到不了案卷里呀？”钱加多道。

“失败了，还不就顺理成章成卖淫嫖娼了？”娜日丽小声道。

“你们觉得这地方是谈嫖资的地方？要是的话，成本可就太高了。”斗十方反问，笑了。

看看四周幽雅的环境，钱加多一拍脑袋明白了，指点道：“这绝对不是招嫖，而是艳遇。”

“对，能驾驭这种环境的女人，仅仅挣点出卖肉体的钱，那太小看她了。”斗十方道。

娜日丽兴趣上来了，顺着这个思路说：“所以，盯着有前科的失足女，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可能她根本不在这个群体里。”

“肯定不在，还有躲避监控的方式，你们不至于认为那些工厂下岗、学都没上几天出来混的失足女能有这本事吧？追查赃物也没有线索，不是藏着就是销赃到了外地，这种渠道怕是也不好找。还有监控一直找不到她离开的影像，甚至面部识别软件当时连相似的都捕捉不到，那说明肯定是有高明的化装手法，可再高明的化装，不可能连疑似的也没有啊……这个点，我们就从这个点切入，如果能找到她是怎么消失的，那就有可能找到消失的她在哪儿，即便找不到她，如果能锁定疑似的同伙，也同样有可能找到她。”斗十方道。

“对。”娜日丽拍案而起，兴奋道。这重重一响可失态了，四座都看着她，她一紧张，拉着斗十方就跑。

钱加多急着跟出来。后面的服务生也紧接着追出来，拽着钱加多客气地提醒着：“先生，还没买单呢。”

钱加多回头付了款，再追出来时，那两位已经把车倒出来了，等钱加多一上车便急急地开走，要重启这一谜案了……

第二章 风月场所明察秋毫

处处碰壁，技穷见绌

所有的案情都很简单，在真相大白之后。

同样，所有的案情都很复杂，在真相大白之前。

现实总会给满腔热情的人一记或者不止一记重锤。次日，向小园推开办公室门时吓了一跳，办公室里七零八落的，一组人揉着眼睛在看监控，地上扔着未来得及收拾的纸片、方便面盒。办公室里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再听还有呼呼哼哼的鼾声，往里走两步，才看到钱加多正在沙发上睡，这个夯货也加班了，还真让向小园意外了。

“快快……收拾一下。”程一丁提醒着。

大邹、陆虎、络卿相几人放下了手头的活儿，开窗的开窗，拖地的拖地。娜日丽手脚利索地倒垃圾，不好意思地对向小园说道：“对不起啊，向组，看得忘时间了。”

“这……”向小园愣了下，没等她开口说话娜日丽就奔走了。看来是昨天俞主任的刺激见效了，但效果这么显著可让向小园始料未及，她好奇地问：“咦？同志们怎么都加上班了，谁通知的？”

“娜娜提议集中力量，破其一点，让我们一起追‘仙人跳’诈骗案，这不我们就来了。”程一丁道。

擦桌子的陆虎道：“他们说有新发现，我们觉得好歹能下一起也算呀。这不就来了。”

整理桌面的络卿相补充着：“结果还是笨驴推磨，原地打转。”

“不至于啊，你们这么听话？”向小园坐下了，即使是她想召集通宵加班也得考虑下大伙儿的情绪，看到刚被推醒的钱加多时，她有点儿明白了，出声道，“不会是多多又收买你们吧？”

“那倒不是，十方昨晚回来了，说两三天就能破了这案，我们一好奇，这不都来了。”邹喜男拽着钱加多，把迷迷糊糊的多多拍醒了。

向小园四下瞅瞅，更奇怪了，出声问着：“那十方呢？”

“快别说了，这俩货一个在这儿睡，一个肯定溜回宿舍睡了，我们倒熬得加了一夜班。”邹喜男踢了钱加多一脚道，“多多，敢情是骗着我们替你看监控。你倒好，梦里会周公去了。”

“会啥呀，把我脖子疼的……哎，我回宿舍睡一会儿，困死了。”钱加多迷迷糊糊起身往外走，娜日丽叫也叫不住。向小园赶紧说：“让他去吧……你们都去休息会儿，这一个个累的。”

“不用不用，我半夜眯了会儿。”娜日丽道。

程一丁也说不用，当刑警这熬夜是基本功，这几个功力没落下，凉水洗把脸，再使劲揉揉，只要不看眼睛里的血丝，基本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向小园安排着几人轮流去食堂吃早餐，她自己起身站到了一夜的工作成果前，相应的案情、嫌疑人照片还空着，不过却写了个很响的名字：色诱连环诈骗案。一看那字体就是斗

十方的手笔，而且附了几句诗，向小园凑上去看，其诗云：“睹色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就里藏机不可问。”

“这个，我有点儿印象，好像是说，奸诈之徒利用男欢女爱这种人之常情设计圈套诈骗。俞主任也喜欢这调调。”向小园道。

“出自《二刻拍案惊奇》，十方说，现代叫‘仙人跳’，过去叫扎火囤……还分好几个类型。”娜日丽掰着指头数着，“传统基本型、足不出户型、打劫一空型、A片主角型……”

“等等，什么叫A片主角型啊？乱七八糟的。”向小园愕然道。

娜日丽一笑，解释着：“就是那种通过摄像偷拍，然后再用照片或者视频敲诈的，现在领导不老着这个道吗？还有更狠的，用未成年恫吓型，一吓一个准。”

“好吧，我看你有点儿走火入魔了。这几个放在分局的案子有很久了，我估计他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案卷资料给我，我看看到底有多难。”向小园道。

娜日丽坐到电脑前，给她传了电子文档，让全组这么上心而且没有头绪，倒真引起向小园的兴趣了。她翻看着，翻看着，慢慢地入迷了……

几位吃早餐回来的进门就看到了娜日丽的噤声动作，她指指正扶着额头作难的组长，不用说，又一位掉坑里了……

“哎耶耶耶……这个当上得厉害了。”

俞骏拍着额头站在案情白板前，刚梳理几条案情线，这才发现，X小组恐怕从上到下，结结实实地上当了，而且上的是自己人的当。

此案是在局长办公会议上由三分局提了一次，其时反诈骗中心连下两起大案，正如日中天，三分局也是那时候提议了专门针对疑难杂骗、减轻各综合警务部门工作压力的设想。局长当时就拍板，俞骏想想这事根儿还在他身上，当时头脑一热，就大包大揽了。可谁承想，各局所把影响本单位破案率统计的积案，一股脑儿全扔给反诈骗中心了。

“我刚打听了一下，索菲特兰这一案，刑侦九大队接手后又踢回三分局了，他们队长说，不是不办，是根本没法办。那种重点保护企业，又涉外，进去一趟都得报备……事主已经回国，能询问到的只有当时他在中州雇的一个翻译，也经常出差，这不没办法就又退回三分局了。”向小园道。

整个案件板上，只孤零零地写着一个法语名字，中间贴了一张监控截屏的照片。案卷也少得可怜，只有总台的询问以及翻译的笔录。那种高度注重私密的地方，能接触到的人也极其有限。

抚着下巴的俞骏思忖了好一会儿，抬头左右看时，才发现一组人都在看他。他不悦地吧唧着嘴：“看我干什么？哎，我还得问了，这咋当时没发现，现在都十几天了，好意思往回退呀？谁接的？”

“我。”娜日丽道，又补充了句，“还有多多。我当时是挑简单的，这不是这段忙股票配资诈骗案的移交，上手迟了点。”

“哦，要是钱加多就能理解了……人呢？”俞骏问。一解释，这货睡觉去了，气得俞骏半晌无语，那位是凭着热情和喜好当辅警的，他也不敢指望有多大自觉性。再看还少一位，他直接掏出电话，一通就问上了：“十方？睡得香吗？……啊？没睡，在索菲特兰？你干什么去了？……哦，成，成……”

挂了电话，俞骏的心情一下又变了。

向小园好奇地问：“不是说他去睡了吗？”

“是去了啊。零点前就走了，他说他要好好想想。”娜日丽道。

“他是把轻活儿留给你们，自己扛大头去喽……我得见见这小子，有段时间没敲打了，看来觉悟还是有长进的。你们继续，脑子里绷紧这根弦可以，但别累着了。”俞骏像是有了新的兴趣，兴冲冲地走了。他出了门，向小园就追上来了，快步走着的俞骏道：“你追我干什么？”

“您急着去干什么？”向小园问。

“是不是我说不告诉你，你也不会告诉我？”俞骏开了个玩笑。

“作为搭档，如果非要表达出来，那说明没有默契。”向小园道。

两个人下了楼，上车，驶入刚过高峰期的街市。向小园还是没憋住，问：“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老是擅自行动啊？”

“那孩子其实有心，自个儿在索菲特兰门口蹲了一夜。他说他想亲眼看看这种地方凌晨的出入人员，这可是个熬人的活儿，自己偷着去是照顾队友呢。”俞骏道，他如此对斗十方的评价似乎又上了一个层次。

向小园哦了声，没下文了。没听到反应的俞骏侧头看了眼若有所思的搭档，笑笑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

“你不刚发表了吗？”

“总得有点儿补充嘛，否则不够全面。”

“长安回来消沉了一段时间，这之后好像还好，股票配资诈骗案他没有深度参与，感觉他情绪似乎……”

“那能有什么情绪，他的兴趣不在于此。确认身份，照单拿人的事，钱加多都做得来，他能有什么兴趣……记得吗？他说高手寂寞如雪啊，他是寂寞，得给他整点事干。”

“您这是巴不得出诈骗大案啊？”

“呵呵，只有干不了的警察，哪有出不了的案子啊。就在中州，我们的破案率都上不了百分之七十，再往前，要不是部里统一组织侦破跨境电信诈骗，我们连及格线都过不去……我昨天刚看了份内参，缅北地区针对境内的电信诈骗从业人员已经近十万，每年流失的资金都有上百亿元。倒逼银行业对跨境转账限制，这也是原因之一啊……回头咱们的宣传预防还得再加加码，咱们兄弟单位里有几个省市就做得非常漂亮，各类公众号、宣传App，多的都有几百万粉丝了，全民反诈的意识每增强一分，我们的压力可能就减少一分……”

俞骏侃侃而谈，向小园应着。在工作上的配合已经渐入佳境，那种默契也已初具规模了，驶近航海路，有关整体工作布置的话题就自动中止了。俞骏放慢了车速，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在车水马龙的街市里搜寻着斗十方的身影。

看到了。向小园指指酒店对面，公交站台旁边的长椅上，斗十方正跷着二郎腿四下瞄着，像寻找下手目标的扒手似的。车缓缓停到了路牙边，向小园摇下车窗，俞骏努嘴来了声口哨。斗十方自座位跳起来，奔向车边，好奇地问：“呀！俩领导咋来了？”

“去市局刚回来，顺便接你。差不多了吧？别趁机偷懒啊，总不能这上午的时间还有招嫖的吧？”俞骏笑着道。

斗十方拉门上车，嘿嘿笑道："确实没有，我也正准备回了。"

车随即启动。俞骏随口问着："汇报一下。我看你有什么收获，分组的案你把全组都用上了，不知道节省警力成本啊？"

"那也得看情况啊，要说抓几个'仙人跳'的，派出所的水平应该就够了，可连分局、刑警队都卡住的，那就有点儿意思了，事有反常必有妖啊。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作案手法的诀窍在哪儿？"斗十方道。

俞骏自后视镜里看到了斗十方喜出望外的表情，他判断得出，这个反常已经成功引起了斗十方的兴趣。他和向小园交换了下眼色，向小园问着："然后呢？"

"还没想明白。骗术有时候和魔术一样，那个关键点……不到拆穿，一直是谜；一旦拆穿，一文不值。"斗十方道。

"说说你的发现，家里可什么都没发现。"向小园道。

"那就对了，分局肯定已经过好几遍了，这和办案水平无关。"斗十方道。他掏出了手机罗列道："自零点到现在，我统计了出入人员176人，入住客人36人，离开人员121人，其中女性有86人，而且集中在零点到两点之间。有很多是零点来，很快就走了。"

斗十方说着，已经把手机递了过去。

向小园一看，心知肚明得有点儿脸红。出租车上下来的，自酒店里匆匆出来的，无一例外都是浓妆艳抹，装扮性感可人，这种事相当于一个城市的私密处，一旦揭开，除了不堪就是肮脏。

俞骏故意道："那你如何确认这些就是失足女呢？"

“我跟这儿趴活儿的司机聊了，聊得挺投缘。他们说啊，也就卖给这种地方的客人贵，要哥们儿我想找，半价都不到……这些趴活儿司机和她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有时候都顺便给她们介绍活儿。而且这些人成分不一，有鸡头带的，有兼职的，还有异地谈好、在本地交易的。现在的通信太方便了，随便一个App上都能完成这种招嫖……你看我微信里加了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发的全部是各种美女，口号很跩啊，‘全国空降’。”斗十方道。

俞骏兴趣来了，在路边停下车，接过向小园手里的手机一瞄，乐了，嘴里念着：“别人花几十万娶回家的老婆，你确定不想花几千块尝试一下？……哟，这个文案好啊，哈哈。”

“主任，您别没个正形儿。”向小园面红耳赤地笑啐道，夺回了手机。

重新上路。俞骏笑道：“哦，那你这等于没有发现啊。这个群体的不确定性太大，如果隐藏在这个群体里，那就麻烦了。我们不可能因为追个‘仙人跳’全国空降啊。”

“收获还是有的。我的收获是，她不在这个群体里。”斗十方道。

“理由呢？”向小园问。

“如果她在这个群体里，就不可避免地有经常拉她的熟悉的司机，可能得有给她招嫖的上线，如果是那样的话，分局应该已经找到线索了，但是没有……再反过来想，本案最大的疑点是，只能捕捉她到场的影像，却没有她离开的监控发现，想想，一个失足女即便抓着也是罚点款的事，不至于要修炼这么高的反侦查能力吧？”斗十方道。

“呵呵，有道理。但假如就是呢？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似乎八大骗里面，‘燕’就是这个。”俞骏笑道。

“对，‘燕’，是‘颜’的意思，指色诱。以前‘仙人跳’团伙里负责色诱的女成员，都叫‘燕子’。”斗十方道。

“对呀。假设有这么一只‘燕子’，就不好捉了。”俞骏道。

“不可能。设‘仙人跳’的局得有个度，指导思想就是，在不报警的前提下把利益最大化。而索菲特兰这一起，纯粹就是洗劫客人的财物，并案的十一起都是漫天要价，而且很不地道，导致客人一怒之下报警……从这个上面看，不像是经常干‘仙人跳’的人作的案，是个外行。”斗十方道。

“既是‘仙人跳’，又是外行？”向小园不明白这个推断了。

“是‘仙人跳’的外行，但论作案，又称得上绝对内行……理论上五星级酒店这种地方，搞金融诈骗的人来倒说得通，专业搞‘仙人跳’的，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应该是极度缺钱而且胆大妄为的人。我在想，这个思维盲点在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就无缘无故消失了。”斗十方道。

现在所有的人都卡在这儿。向小园递回了手机，向他笑笑，安慰了句：“她已经成功激起我们所有人的好奇了，那就离现形不远了。”

“对，赶紧的，等拿下了，我到三分局撑他们分局长脸上。不声不响就挖了个坑准备看我笑话。”俞骏愤愤道。

“还有一种情况，即便找到人也可能结不了案，假如找不到赃物，那可能只剩下事主的指认和证词，这等于是孤证，形不成证据链……这可是个提上裤子不认账的事，除非她自己全认而且还能找回部分失物。所以，您得做好成为笑话的准备。”斗十方提醒道。

这话刺激得俞骏回头狠狠剜了斗十方一眼，很坚决地道："没事，我相信你。"

"谢谢领导信任……主任您不打击我，我都不习惯。"斗十方受宠若惊地说。

"别误会，我不是信任你的能力。非常之事看来还得用非常之人，能够在酒店门口蹲一夜掰着指头数失足女的，而且淘回这么多招嫖信息的，你非常得都快不正常了，我觉得有戏。"俞骏道。

这句听不出褒贬，不过听得向小园花枝乱颤，这回该是后座的斗十方面红耳赤了。

不过确实也有点儿不正常。回到组里，这一夜收罗的信息一摆，手机里的照片一提取，环肥燕瘦，各色袒胸、露腿的美女放了一屏，都是斗十方偷拍回来的。本来大家憋着笑，却不料揉着睡眼进来的钱加多一进来就吼道："我去！这么好的事一个人偷着去干，咋不叫上我？"

这倒好，一群人憋不住了，全笑场了……

不依不饶，俱是徒劳

时间倒退两个月零一天，3月16日，再准确一点儿，应该是21时01分。

自电梯间踱出来的两个男子正小声谈论着什么，一中一外，外国这位虽然年纪不小了，可挺拔的高个子再加上凌乱的卷发，配着一张

刀削脸和格外突兀的鼻子，让他在这个环境里显得格外醒目，有时候中方翻译说话，他都不得不俯下身子去听。

两个人且说且行，向门厅走去。大厅里永远是那么热闹，等在沙发上无聊看报看手机的，总台询问、办理入住或者退房的，拉着行李箱来的、准备要走的，都在各忙各的。高个子老外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和一位抱着文件匆匆走过的女生撞了一下。

只是肩蹭了一下，不过他壮硕的个子可能有着天然的冲击力，那位女生哎哟一声，捂着肩蹲下了，腋下夹着的文件掉了一地。

这把老外看愣了，似乎觉得对方也太弱不禁风了。翻译赶紧上前替他说着对不起，蹲下身给这位姑娘捡文件，好像是广告策划方案和几份旅游指南之类的。这位老外出于礼貌，也弯腰捡拾了几张，一并递回到姑娘手里。

这时候老外才看清了他撞到的人，一位美丽可人、就像他看所有中国宣传广告或者画册上的那种封面美人，乌黑的长发，乌黑的眼珠，而皮肤却很白很白，就像中国神奇的水墨画，哪怕只有黑白两色，也能描出万千风情。他呆滞间，那位女生却意外地吐了句法语："Merci bien。[1]"

"对不起，美丽的女士。"

"没关系，是我不小心……居然忽视了您这样一位伟岸的大帅哥。"

"哦，很遗憾……在这里，我经常会被人当动物园的大猩猩围观，就像傻瓜和白痴能得到的那种待遇一样。"

“没人告诉你，大鼻子可以是一个人和善的表现，像你，应该是一位善良、礼貌、机智、自由、勇敢的人……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Cyrano de Bergerac。[2]”

“对……”

这个意外，让这位老外平添了他乡遇故知的喜出望外。两个人几句就熟稔了，那位姑娘告别后到总台递了份资料，几次回头和老外招手再见，是那种手放在肩高处，轻颤手指的那种姿势，看得出同样是喜出望外。老外侧头给翻译下逐客令：“刘，我要和这位美丽的中国姑娘约会，我不送你了。”

翻译有点儿哭笑不得。未等他劝阻，老外已经大步上前，站在了那位姑娘身前，两个人交流了几句，然后翻译看到，两个人状似情侣一般，踱向了索菲特兰酒店大厅处的咖啡厅……

此时，陆虎正放那一段截取的视频资料。邹喜男看着被询问的人，一位坐在高档办公桌后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是中州某大型翻译服务社的经理刘南，案发前由他接了随同法籍人员皮埃尔的活儿。

“嗯，就是她……我正要跟皮埃尔先生说，这得小心点，那酒店里可有逮着老外狠宰的不良女人，还没等我说，他就奔上去了。”刘南咧着嘴道。那事对他们翻译服务社的影响也不小，现在就是了，都被警察找上门不止一回了。

“她的法语讲得很好。依您看能达到什么水平？”陆虎问。

“稍有点儿生硬，但很流利，和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相当吧。”刘南道。

“能听出口音吗？”陆虎问。

“她说法语，我怎么听口音？就说汉语肯定也是普通话。”刘南道。

“刚才说那部电影，中文名叫什么？”

“叫《大鼻子情圣》，20世纪90年代的片儿，法语片儿里很有名的一部，那女的肯定是找话题呢，拿皮埃尔的鼻子说事。还别说，老外还就吃这一套，一夸他帅，哎呀，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刘南道。

“然后呢？你看他们聊了多久？”陆虎问。

“皮埃尔下楼就是送我走，我们约好第二天游览清明上河园，这不他中途撩妹去了，我总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呀，老外都很注重隐私，所以我就走了……刚回到家，那头电话就来了，吓得我又赶紧回酒店。哎呀，好家伙，裹着个被单坐房间沙发上，被‘仙人跳’啦……手表、手机、婚戒、钱包，洗劫一空啊，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被整的。”刘南愕然道，两眼凸着，直勾勾地盯着两位警察，好像邹喜男的目光让他很不舒服似的。刘南提问道：“警察同志，你们不会怀疑我和坏人是同伙吧？都查了我七八回了。”

“多查，正是为了证明您的清白啊。”陆虎道。

刘南面带苦色，愤愤地道：“我自己都说不清。皮埃尔是参加长安中法文化民间交流的，专程来中州古都旅游。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在中州只有我跟他接触，您说现在出这档子事，我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清者自清，有什么需要洗的。”陆虎道，“我们继续之后的询问，他为什么哪儿都不去，执意要联络大使馆送他回国？”

“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这种事……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不好意思说不是？所以委托我去了。”刘南哭笑不得道。

“那你笔录的这个过程，也太糙了点啊，就四行。”邹喜男道。

“他就那么说的，回去两个人还啥也没干，喝了杯酒，然后他就有点儿晕，等回过神来，自己就赤身裸体躺在房间地板上了。”

可能是被下药了？！

陆虎和邹喜男相视一眼，这个细节自然无法通过笔录求证。陆虎换了个方向又问：“其他细节呢？比如，她和皮埃尔互通姓名，就算是假名好歹也有个称呼吧？”

“这个皮埃尔记得，这不是他拼的……叫XunHuan Li，后面是姓，您念念。”刘南道。

“寻欢……李，李寻欢，这么熟悉的一个名字啊？”陆虎拼着，有点儿熟悉的感觉，想着想着愕然问道，“这是……小李飞刀的名儿？”

“可不，逗他玩的，小李飞刀把大鼻子情圣给削了。”刘南道。

一直拉着脸扮严肃的邹喜男再也憋不住了，笑扑在桌面上……

叮的一声，电梯到楼层，娜日丽领着斗十方、钱加多、程一丁出来了，接应的保安已经到位，不过并不是提供协助，而是给他们了一个“三不”强调：不能弄出声响、不能打扰客人以及不能在公共区域停留过久。

涉外酒店的规矩比想象中多得多，俞主任向省厅外事处报备了，又通过几级协调才得到了酒店方的同意，即便他们进来也得是便装，而且全程由酒店安保方陪同。

四人分向行进，环形的走廊连着三十余个房间，各人标示了监控以及房间、安全出口、检修间等位置，在1105房间会合。

那两位保安被斗十方“客气地”留在门外了。娜日丽打开了电脑，程一丁拿出了当时的照片，对着电脑屏幕的娜日丽道：“向组和小络在他们的监控室，监控的死角有三个，环形走廊的三处拐角，恰恰一个拐角处还是安全出口……小络说，从他们的监控里看不到所有的房间，最起码要漏掉四处……而且这是个智能监控，可以远程控制探头的方向，当天嫌疑目标是从1105出来的，在1130房间这个地方拐过去就消失了，从这儿过去是安全出口以及1134、1136房间……如果没有上天入地，就只有这三个去向。”

“监控有没有可能被入侵？”斗十方道。

“应该不会。”娜日丽道，“刑警上考虑到这一层了，用软件分析过，没有。假如有的话，直接把这一层黑了不是更好？”

“有没有可能自安全出口出去，然后到其他楼层？”斗十方问。

“这个有可能。所以三分局留存了当天所有住客的资料以及前后三天所有的监控影像，但没有查到。”娜日丽道。

“有没有可能避开所有监控消失？”斗十方问。

“绝对没有。酒店方使用的安保是由我们公安培训的，负责人还是分局退休返聘的，该堵的漏子基本没落下。这儿的发案率很低很低，除了你情我愿的那种性交易，基本不会有其他案件发生。”娜日丽道。

“安全通道通向哪里？”斗十方问。

“一楼大厅，本来是在咖啡屋的地方，后来改到了总台的背景墙后。这个改建是通过消防审核的，而且安全系数提高了，想无声无息地出入，除非你有本事通过24小时值守的总台。”娜日丽道。

“不会爬窗户出去吧？电影上那种身材火辣的女飞贼、女杀手，不都是这么玩的，一根绳嗖的一下就下去啦。”钱加多献计道。

多多一献计，哥姐几个都是一副牙疼的表情。

斗十方拍拍他，安慰道：“你伸出脑袋瞅瞅不就行了，不高，也就几十米的玻璃墙。”

钱加多眼珠骨碌碌地转转，自动噤声了。今天比往常要严肃得多，这个组里的人处惯了，性子都差不多，没事怎么折腾胡扯都不介意，可一到案子上，就自动开启较真模式了。

想了想，斗十方又一次提议道：“有没有可能从这里的安全出口出去，到达其他楼层？”

“有。安全出口按要求是要保持疏散畅通的，所以仅用了一把很小的锁，有的楼层甚至只是防火门关闭，但并没上锁。这儿的装修比较好，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安全出口。”娜日丽道。

“那就麻烦了，她可以从这儿离开后到达楼内任何一个地方。”斗十方道。

“这个分局和刑警队也考虑过了，所以排查了当天所有的客人，全幢楼的监控都保存下了影像资料，你想知道结果吗？”娜日丽道。

“你根本没跟我们说，那就说明没结果。”斗十方道。

娜日丽笑了笑，这恰是真相：没有任何发现。这也恰是难住所有办案民警的原因，这位嫌疑目标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把一个普通的小案变成了谜案。

讨论就此陷入了死胡同。斗十方看向了程一丁，程一丁把当天的照片按拍照的位置各自放置了十几张，以他侦查员的眼光看，当天发生的情况，已然一览无余了。

休闲沙发的矮几上有一瓶红酒，地上散乱地放着一双拖鞋，床的一边扔着包，掉落出几个小本子。浴缸的位置特别留了多张照片，受害人的衣裤都被扔在水里，唯一意外的是，本该在矮几上的杯子，却泡在浴缸里，是那种酒店提供的高脚杯，和衣裤泡在一起。

“这是啥意思？”钱加多问。

“消除指纹。光滑的镜面上最易留下指纹，这样一擦一泡，就百分百安全了，这确实是个高手，指纹、毛发、皮屑类的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现场只有受害人皮埃尔的指纹。浴缸里的水溢出来，相当于把房间都给打扫了一遍。”程一丁道。

现在的刑事侦查，是基于痕迹或者影像证据推论，如果连这些都缺失了，那就成无米之炊了。程一丁抚着下颌，看着浴缸发呆，半晌犹豫着道了句：“杯子其实用卫生纸擦一下就解决指纹的问题了，有必要泡到浴缸里吗？”

“杯子里面有可能下了料，皮埃尔身高一米九二，体重有二百斤左右。而嫌疑目标穿上高跟鞋也不过一米七二，要对付这么壮的一个大个子，肯定要有其他手段。”斗十方道。

娜日丽提出异议，道：“他们是21时42分回的房间，嫌疑人21时48分离开。六分钟，怎么给人下料？”

“这里面还包括了收拾房间财物的时间，这干的真是神仙活儿啊，怪不得叫‘仙人跳’。”程一丁感慨道。

“来试一下，我们模拟一下当时那个情境。多多，来，你当受害人，我是罪犯，娜姐，你卡时间，程哥，你找毛病………来门口，开始。21时42分，我们微醺地回房间，开门，这时候，我们是搂着进来的……皮埃尔转身关上了门，这里有他的掌纹……之后，我们可能聊着电影、聊着艺术、聊着文化等等……我随手把外套扔在床头的位置，然后坐到了沙发上……”

斗十方指挥着一件事一件事地按程序来，磨蹭着坐到沙发上。娜日丽提醒，一分钟了。

“不对，应该是罪犯，我，坐到了沙发上，我是客……皮埃尔这时候弯腰去拿了一只杯子，在床前的柜子里，照片上看得到，他应该还拿白布擦拭了一下……然后按他们的习惯，斟了两杯，一杯递给了沙发上的嫌疑人……我接了。两个人含情脉脉地喝了一杯，两个杯子印一个在柜子上，一个在矮几上。他们当时站在这个位置，并没有上床……”

斗十方和钱加多依言各自放下杯子，按照照片的位置，两个人身处在沙发、床、柜的空间，地毯踩着松松软软的。看斗十方若有所思的样子，钱加多憋不住了，出声道：“那还能有什么，肯定是搂住啃两口，然后脱衣开干啊。”

娜日丽一笑，提醒道：“已经两分四十秒了。”

“对，可能就在这个节点上皮埃尔中招被放翻了。酒是皮埃尔倒的，这个时间他是清醒的，如果受到了某种袭击，那他应该会有印象……如果没有，那应该是不知不觉中招的。但是，两个人身高差距

二十厘米，近一个脑袋，也就是这样……”斗十方矮下身子，对着钱加多比画着，思绪又卡在这儿了。

娜日丽提醒四分钟了，再不收拾财物来不及了。

“好，多多，你先躺下……这还得拽了你的裤子……失去知觉的人，想剥他的裤子没那么容易啊，就算容易时间也不够了啊。”斗十方道。

“会不会跟外国黄片那样，她蹲在身下，给男老外那个……啧啧……”钱加多嘴吮着做着姿势，把娜日丽恶心到了。

程一丁提醒着，四分三十秒了。

斗十方一捋钱加多的手腕，一掏钱包，再顺手把衣服，两个杯子一卷，作势放进了浴缸，又回来作势在床边站了片刻。他几乎是匆匆忙忙地做完这一切。还没等到门口，娜日丽喊了：时间到！

“没有痕迹的原因是，他们根本没做什么。收拾和打扫需要两分钟……从进门到放翻需要四分钟，其实就仅限于这个位置……这么短短几分钟，也就是亲个嘴的时间啊……怎么办到的呢？”斗十方说着，像入魔一样抱着钱加多。

那眼神如此深情，以至于钱加多紧张道：“喂，你不是来真的吧……等等，等我闭上眼你再啃啊。”

娜日丽和程一丁笑得直颤。这时恰有人敲门了。门一开，向小园和络卿相进来了，被屋里情形吓了一跳。向小园惊愕地道：“可以啊，玩上COSPLAY啦？”

“去去，丢人。”钱加多推开了斗十方。

络卿相问情况，众人笑着大致一说，络卿相解释道：“几头情况都差不多。我和向组把他们的监控系统过了一遍，这个上面没问题，可以排除网络技术的原因。”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和酒店约定的是中午前结束，你们先对情况熟悉一下，回头陆虎那头再通过刘翻译，看能否和受害人通话，重新捋一下过程……十方，你觉得呢？”向小园问。

“时间还有点儿，我们再做最后一个测试……这样，我们用自己的侦查知识，设法来一个反侦查脱身，各人自由选择自己的逃脱方式，就像嫌疑人那样，在最后一个节点消失，然后设法离开酒店……向组，您从监控上追踪我们怎么样？”斗十方提议道。

这个方式有点儿异想天开，不过却成功勾起了大伙儿的兴趣。向小园看看时间，点点头道：“二十分钟后楼下集合，窝在那儿不动可不算啊。”

她先行一步，不一会儿收到了信息，各人开始分头离开：走安全出口的；下了两层转楼层的；甩掉了身后的保安，顺手牵了身服务员制服溜的；还有在里头迷失方向，根本连正常出口都找不着了的。

这个酒店的安保相当出色，出色到向小园有点儿失望，麾下的队员不但办案水平堪虞，连作案的水平都提不起来。没几分钟全部在监控上显形了，最差的钱加多跑都跑不利索，被楼层保安当成坏人给堵在安全出口了……

难言之隐，难隐之言

“开饭，开饭，开吃喽……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组织上慰问你们，一人加了个鸡腿。”

钱加多抱着一摞盒饭奔进来了，往桌上一放，话一说完，顺手把鸡腿一啃，看着办公室里忙碌的同事们，感慨道：“哎呀说啥来着，女人坏起来就没男人什么事。瞧瞧，就这么个‘仙人跳’的小坏娘儿们，把你们难成这样啦。”

“说什么呢？嘴贱！”娜日丽斥了句，起身拿了一份。大邹、老程各拿一份，捎带着给趴在电脑前的陆虎和络卿相各放了一份。那两位忙着做电脑立体图，一只手握着鼠标，另一只手拿着饭盒，一低头顺势嚼一口。那吃饭姿势风骚得很，看得钱加多好奇地凑上来问：“这是干啥？这么来劲？”

“建模。就是把整座酒店的立体图形做出来，你看，所有的逃生通道，所有监控的死角，全部标示出来以后，可以直观地给出逃走路线。”络卿相道。

陆虎插嘴道：“小络，都没看出来你对这个软件这么熟啊？”

“考进来之前，我可在广告公司打过工呢，要是再考不上警察，我得当设计师了。”络卿相笑道。他又标示了几处，这才得空端着盆饭狼吞虎咽。

说话间其他人都聚在这儿了。大邹问道：“这成不？不会还是无用功吧？”

“向组不是说了，破其一点，以点带面，不能全面开花，我们精力和警力都不够。”程一丁道。

大邹咧着嘴道：“你咋也打官腔了，领导说话从来都是概括性的，这一点，都不止一点。”

“两个点，作案手段和脱逃隐匿方式，说起来还是一点。”陆虎道。

“什么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好歹下过几个大案了，被这个小案搞得晕头转向。”娜日丽吃着，陷在‘仙人跳’案里，说话都若有所思，有点儿恍惚。

“那接下来呢？”钱加多好奇地问。

程一丁耐心地道：“中午回来的时候咱们在车上不是分析了吗？两种可能，既然躲不开监控，那她肯定化装了。两个月前中州的天气较冷，那时候戴个大帽子遮着脸的、风帽风衣裹着头的，人群里到处都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她肯定在监控里，也肯定不会穿着作案时的装束，那这个化装，最起码是需要时间和地点的。再加上十方判断‘仙人跳’不可能是单干，说不定在这个现场，还有她的同伙。”

这想法可能涉及的工作量听得钱加多嘴巴嗫嚅着，惊愕地道：“那这也太难了吧？”

“可能烦琐点，得动大数据了。娜姐，你们联系下其他疑似并案的例子，多点比对的信息，就多点可能啊。”陆虎道。

“可叫你说着了，我们联系过了，湘南报案这一例，八个月了。人家发了一通牢骚，说当时报案派出所光登记不出警，他急得没法子，还是给人家转了八千块……结果被卷走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一堆东西就给他扔在酒店门口的垃圾桶里。”邹喜男道。

“那你问问嫌疑人的具体描述啊？”陆虎。

“兄弟，你真是没有在基层待过，他一直强调是约了个妹子聊天，招嫖那事他敢说？一说连他也得拘，能住得起四星、五星酒店的，多少都有点儿身份，丢得起万儿八千块，可丢不起那人啊……这个还是单位科长。”邹喜男道。

所以那个所谓的“聊天”过程，也就无法采信了。陆虎想想，愕然地点了点头，道：“也是，这么丢人的事谁也不敢吭声，无形中保护了嫌疑人。”

“还有报了案，当时登记给他们办了临时身份证，事后又矢口否认，要撤案的。我刚联系的这例就是，一个国企的经理，估计律师告诉他，招嫖也得行政处罚，他现在一口咬定是当天喝多了证件和包搞丢了……没治。”娜日丽吃着说着。她和大邹、程一丁三人负责这一项，结果是……没什么结果，受害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个德行，怕再丢一回人。

众人匆匆吃着，心里有事，这饭食就不香了，吃完还得开干。

一直未发言的钱加多生怕自己被遗忘似的，看着桌上的案卷突然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嘿，我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疑点。”

啊？一众皆惊，这个吃货能留在反诈骗中心一方面是他三姑的背景，一方面也有俞主任照顾的意思，谁也没敢指望他真办事。他向来只是动动嘴，这一动脑，倒把大伙儿吓住了。

“什么疑点？”陆虎问，好像还抱着愚者千虑万一有一得的紧张。

钱加多拿起嫌疑人那张无法作为体貌识别范本的相片说：“你们看啊，这妞要个儿有个儿，要姿色有姿色，能勾搭这么多男的上当，那本人肯定也不差……这个疑点就来了，明明出卖肉体就可以赚大钱，为什么要斗智商呢，看把大家难成这样！”

众人听得瞠目结舌，以为钱加多开玩笑，停了半晌发现他很严肃，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而且他看大家怔了，还强调："要卖淫都不止这么点案值……"

大伙儿气得几乎是异口同声说了句："滚！"

又犯众怒了，钱加多知道自己不受待见，悻悻一扔案卷掉头溜了。他刚关上门，房间里爆出一阵大笑，听得钱加多好不落寞。

是啊，高手寂寞啊，普通人怎么可能理解他，还是找斗哥去……

家里忙乎着，外面的向小园和斗十方也没闲着，两个人驱车停在松岗路一处空地，沿着宽巷步行几十米，刑事侦查三大队的门牌就进入视线里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拜访一位技侦牛人，姓张名英，女刑警，网上追逃十年多涌现出来的牛人之一，很多跨度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案、旧案，专案组首选的人员肯定是这一位。

正常的情况下，越是牛人越是风光无限。可在警察这一行恰恰相反，越是牛人，就越会低调隐身，除了警务记录里的记载，这类人在外界可能连照片和履历都不为人知。向小园还是通过厅里联系的，要是同级预约，怕是会吃个闭门羹。

"这谱挺大的啊？好歹您也是个副处级干部了，都不来迎接一下？"斗十方开了句玩笑。

快到门口了，空无一人。向小园且走且笑道："大部分有才的人多少都有点儿恃才傲物的性子，她主追的是命案嫌疑人，这种小案子，还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我在视频上见过她，都没想到是个人物。"斗十方道。

向小园笑着接话道："她未必想得到你也是个人物……其实咱们这一行也是寂寞如雪，不管你有怎样的丰功伟绩，其结果都会出奇地一致，一句'人民警察'就把所有功名归于集体了。"

"咦？您说这个……是有意见了？"斗十方问。

"不，我没意见，但我也没做什么。我是说，从长安回来后，总觉得你有点儿提不起精神来，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思想症结在内？"向小园委婉地问。

"您多虑了，真没有。"斗十方道。

"那是为什么？"向小园追问着。

"我也不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和坏人待久了可能就心向坏人多点。伍建利一死，那么多人进去……我说不清这种感觉，为什么当好人，做的也是好事，抓的是坏人，可偏偏就有一种负疚感。"斗十方道。

向小园表情僵硬地问道："你还在想着那个女骗子？"

"嗯，有点儿。其实她挺可怜的，一杯热水就被感动到了，如果她真的一点儿感情、一点儿人性都没有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有赢的机会。"斗十方旧事重提，时过境迁唯有唏嘘不已。

"同情犯罪分子，可能会成为你从警的一个软肋。"向小园提醒道。

"连起码的同情都不会给予，作为警察是你的缺陷。"斗十方针锋相对，直接把向小园气得不说话了。

两个人通过门岗，谈兴已无，一路问路寻到了后院。旧式的小楼里，他们见到了那位已经微微发胖、像隔壁大婶的张英。握手寒暄后，张英直接把两个人领到了工作间，就是视频上见到过的那间，一屋子设备、层架、瓶瓶罐罐，分类还算整齐，但两位来客根本不知道大部分东西的用途。

“……这个案子你们已经是第五拨来咨询我的了，我能给出的协助有限，体貌识别软件在现实中有缺陷存在，我看过酒店出入的监控……我们用实例说吧，我标出几个地方来。这个，这种宽檐的女帽子，基本就看不到脸；这种，风衣帽子一扣，帽檐虽然不长，但角度恰好的话，监控连侧脸也拍不到。如果是一个要刻意隐藏相貌的嫌疑人，那他可选的方式很多，特别是现在信息发达，反侦查措施其实没那么神秘，一个接触影视剧小说的人，可能无形中就学会很多……”

张英侃侃而谈，甚至拉出了索菲特兰酒店的几处标注监控。现实中，像这种不可考的细节确实也有很多，单有体貌没有生物证据，本身就是本案侦查的一个致命缺陷。

向小园看向了斗十方，是他提议要来的，其实都没必要了。

斗十方认真地听着，突然拐着弯问了句：“张姐，能致人瞬时昏迷，而且持续时间不长的手法有多少？可能这种短时间的失神连本人也说不清楚。”

“嗯？你问这个干什么？”张英警惕地问。

“本案有个细节，嫌疑人走时把两个用过的酒杯都扔在浴缸里。当然，微量检测什么也没检到……但现实情况里，搞‘仙人跳’的并不排除使用药物的可能性，这位受害人身高一米九，体重二百斤，嫌疑人就那么把东西劫走了，您不觉得奇怪？”斗十方问。

“成，能看到这儿你是上心了，四队刑警也想到这儿了，可惜当时报案延时了，受害人的身份又特殊，派出所只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仙人跳’小案子，等现场勘查报告出来，这位受害人已经联络到大使馆协助回国了……这就没办法了。”张英摊手了。对于注重证据的，没有证据，哪怕是真相也只能归到猜测里。

“可能用到的药物很多吗？”斗十方问。

“接触型的我这个办公室里就能找出十几种来，有基础的药理知识就能办到，或者更简单的，可能酒吧、夜店那些卖小包的人手里就有，LSD、半人工致幻剂、红五也就是尼美西泮，都有强烈的致幻效果，还有最厉害的Y-羟基丁酸，无色无味，0.1克的量就可以让人出现幻觉、失忆的症状……当时现场勘查后，两个杯子被送到三队检测了。嫌疑人很聪明，放开了水，把房间里的沐浴液、洗发水全倒浴缸里了，别说不一定有，就是有，这种被污染的证据也无法检测了。”

向小园黯然了几分，被打击来打击去勉强承受得住。

斗十方仿佛没什么感觉一样，又换了个方向问：“那发型，能确定是假发吗？”

张英回头笑了，很大声的那种笑，笑了一会儿示意斗十方看电脑。一张人脸，在软件的分割下，快速地变成了另一张截然不同的脸。操作的张英解释着：“这不是警务软件，而是整容软件。现在单是对脸的整容方式就有一百多种，而且手术越来越简单，可能埋条蛋白线就改变了脸型，而手术恢复时间一周都用不了……很多美容院都有这种成熟技术了……发型，就说假发，你猜有多少种？”

“难不成有几十种？”斗十方犹豫地问。

“再加个零还差不多，真人发质改做的、塑料材质的、树脂材质的、金属材质的……金属材质的是特殊用途，比如你看有些小视频拍得那头发五颜六色，又顺又滑来回甩的，就是添加了部分金属材质……至于形状嘛，这里面有个文件夹，你有兴趣自己看。”张英道，把文件夹点了出来。

斗十方移动着鼠标滑了滑，满满的图片，连拉了几下都不到底，除了男式发型、女式发型，还有部分用于斑秃补发的发型；除了正常的假发，还有用于接续的发型，长短不一、形状不同、大小不同、颜色和材质各异，直接把斗十方和向小园看成两对白痴眼了。

结果，和前四拨人一样，张英把两位送到了门口。看两位垂头丧气地告辞离开，于心不忍的张英在背后喊了句：“小伙子，别气馁，你是警察，不是神探，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案子。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作奸犯科的，迟早会撞进网里。”

斗十方闻言驻足，回头看了一眼，笑了笑道：“谢谢张姐，还有一句叫，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可能对大众是，但对当事人绝对不是……我对神探没兴趣，但对这个坏人有兴趣，等我找到她一定告诉您。”

斗十方就像故意噎人一样，把一片好心的张英给噎得满脸尴尬，然后她不悦地掉头回单位了。

向小园不悦地看着斗十方，她一直以为他是个很世故的人，可奇怪的是他越来越不懂人情世故了。

这不，他一个人自顾自地走了，一点儿也没有顾及向小园的感受……

谁也免不了有点儿小性子，敏感的人更是如此，向小园不知道斗十方是不是这样，但她很肯定自己快变成这个样子了。有时候她莫名地特别期待和他说几句话，有时候又赌气根本懒得理他；有时候莫名地期待看到他，有时候哪怕就在旁边也懒得看他一眼。

现在可能就属于这种负面情绪主导，一路上向小园懒得理他，斗十方也不吭声。回到中心刚下车，钱加多就打招呼，向小园故作未见，而斗十方却颠儿颠儿地跑过去了，两个人做贼似的往楼后钻。这样子又把向小园气着了，敢情钱加多根本就无视了她。

也罢，真要进入了按部就班的程序，指望不上这俩半路出家的添把手，不添乱就已经不错了。她如是安慰着自己，快步上楼。追踪正式开始了，楼层建模、检测全部出入人员，再加上大数据这一利器，她真不相信一个嫌疑人还能上天遁地不成?

那俩在楼后的其实心里也窝火着呢。钱加多讲了讲被全员嫌弃的糗事，听得斗十方眼睛鼻子笑得挤一块儿了。没找到安慰的钱加多要拂袖而去，斗十方一把拦着兄弟安慰道:“别走，我有事找你商量，我不是笑话你，我是笑话他们。说不定真理真掌握在少数人，比如你的手里……你说这为什么作案而不做爱的原因，说不定就是破案的关键。”

“你也这样想？”钱加多愣了。

“嗯，这肯定不是个一般人，一个正常作案派出所就提溜回来了，就算是水平高点的，刑警队也不至于查不到线索啊。这种不正常的案件，我觉得你的思维说不定就是对的。”斗十方道。

钱加多喜滋滋了一下，马上又拉脸瞪着眼睛问:“你说我不正常呢是吧？”

“自打认识你，我没见你正常过啊？一个富二代这么有理想、有情操、有追求地当个小辅警，正常人他办不出这事来啊！就一个字，牛。”斗十方吹捧着。

钱加多这会儿可发现斗十方不正常了，他眯着眼瞄着斗十方问：“有话说，有屁放，你要是说好话，那绝对憋坏水了。”

“啧啧，看看，这思维判断得多准。我跟你讲，我在路上想了想，这个案咱们帮不上忙。电脑啦，大数据啦，一上咱俩就眼瞎，就让咱盯监控眼不瞎也得瞎……我就想啊，咱们换个思路，到其他地方找找线索，想不想一起来？”斗十方撩着钱加多。

多多想证明自己异于常人的诉求永远都是那么强烈，就见他眼睛一亮，脱口道：“必须一起来啊，长安干的那活儿，他们半信不信，不信就在眼前给做一桩，让他们不服不行。”

“有志气，走。”斗十方拽着钱加多。

钱加多看他这么急，好奇地问：“去哪儿啊？你不能老擅自行动，跟他们打个招呼啊。”

“不能打招呼。去娱乐场所，找个风尘里打滚的女人淘点消息怎么样？”斗十方道。

“风尘里打滚？什么意思？床上打滚的好找，这风尘里打滚的？”钱加多一下子没听明白。

斗十方笑道：“一样的，简单地讲，小姐；官方讲，失足女。”

这可把钱加多吓住了，一拽斗十方把他拽回原地，小声道：“我的亲哥啊，你都饥渴到这个程度啦？别说找小姐，就算不找只是出入娱

乐场所，也是违反纪律。”

“我不找小姐。”

“那你不找就别去啊。”

“不对，不对。我找小姐，但不是找小姐解决生理问题，而是找类似的人，解决案情里的症结问题……我问你，从人进去到出来前后也就六分钟，做手脚把个一米九的人放翻，还用不了六分钟，你不好奇她怎么办到的？还有，人一出来就凭空消失了，你不好奇她是怎么消失的？”

“这……你不是假公济私吧？找个小姐能把这事办喽？”

“初入行的肯定不行，但混了十几年的，对于这事就是没干过肯定也有所耳闻。‘仙人跳’找‘燕子’这个角色，大部分都从这个行业里物色，只要干皮肉生意的，这类活儿都能顺手干了，谁也不介意多从嫖客身上诈几两银子……你咋这么窝囊啊？以前干啥事不都雷厉风行的？你自己说吧，干不干？”

“干。”

“知道地方吗？”

“知道。”

“高档点的，路边小店可不行啊。咱们这行知道得多的是领头的，那行知道得多的叫……”

“知道，叫鸡头……好听点叫妈妈桑。有个合适的地方，酒店里自己的KTV，隐蔽着呢，表面上就唱唱歌喝喝酒，也不拉嫖……但是，

客人如果有想法，基本都能拉上……哎，我给你讲这个干什么，我是从来不去那种地方的啊，我也是听我一哥们儿说的……”

这说到钱加多的强项了，滔滔不绝的多多且说且走。两个人钻上车，一溜烟直奔灯红酒绿的风尘之所……

不耻下问，有据无证

夏天天黑得晚，两个人路上碰上了下班高峰，磨蹭了快两小时才到东城新区一家叫皇朝酒店的地方。四星级，可能建店晚，比市里那些四星、五星老店看着还高大上。而且这个外面怎么看都像酒店的地方，进去一上四层楼，立时就别有洞天了。整个一层纯粹就是夜总会的标准装饰：吧台、红色门柱、金碧辉煌的吊灯和光可鉴人的地板。偶尔有美女走过，都会像自家媳妇一样那么温柔地一笑，点头招呼，甜糯糯地来一句：“老板好。”

平时看钱加多那种甩胯的白痴走相，到这环境里可就是非常标准的大爷相了，那些问好的妞示意的方向，还就是冲他。钱加多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回头跟斗十方说着：“这种地方我是不来的，也就听我爸司机说过，有一个很厉害的姐们儿，叫花姐……她一准知道。悄悄告诉你啊，花姐坐过牢，就是因为组织卖淫和提供场所……你听说过前些年皇家一号那事吗？”

“哟？那来头不小啊。”斗十方吓了一跳。那是个全国知名的案子，就靠组织和经营这个，生意做得堪比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了。

“好像就是那时抓的，别问啊。”钱加多提醒着。

斗十方应着，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多多都没在吧台订房什么的，倒直接拨电话了，电话里说自己到哪个哪个房间了，然后顺手推门就进去了。两个人刚坐下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一推门人未进笑声和香风先来，那半老徐娘风韵依然撩人，笑吟吟地问着：“哟，钱少爷啊，今儿有兴致啊？咋来这么早呢？美女们可还没上台呢。”

斗十方扑哧一笑。钱加多翻着白眼斥道：“什么少爷不少爷的，我跟你说，我今天找你来了。”

“哟，那我可荣幸了。”花姐一撩裙子，风情万种地坐到了沙发上，顺手一摁呼叫。不过摁的时候，手被钱加多握住了。花姐这可意会错了，秋波盈盈地看着钱加多和斗十方，好奇地问：“这是……”

“有事请教……你来。”钱加多一挥手，让斗十方上。

抽回手的花姐警惕地看着斗十方，普通的薄夹克、蓝裤、没有清理干净的皮鞋，这一眼判断肯定是城市打工群体。斗十方还未开口，花姐倒警惕道：“钱少爷，我们这儿就唱歌喝酒，可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啊。”

“是啊，我知道，你们这儿的美女一个比一个纯洁，这事还用解释吗？”钱加多怼了句大实话。

花姐显得有点儿尴尬，小心翼翼地问：“那这位……”

“朋友。钱少今天心情很不好，对女人特别是对美女尤其反感，唉，说来话长了。”斗十方表情一黯然，瞎话腹稿瞬间成形了。

这么黯然而且与美女有关，成功勾起了花姐的好奇，她问：“咋了呀？钱少，上次陪你唱歌的乐乐、琪琪，你不挺喜欢的吗？”

哎呀，这底裤快给扒没了，钱加多羞赧难堪地捂着脸。

恰恰这个动作切合了斗十方要讲的故事，就听他说："一言难尽啊，昨晚上，钱少……被'仙人跳'了，手机、钱包、银行卡，还有手表……哎哟，全给人捋走啦。"

"啊？！"花姐惊愕一声，愣了。

"哎呀他妈的……这事没完啊。"钱加多捂着脸，狠狠地瞪了斗十方一眼，扮演这角色，可是够丢脸的了。

斗十方恰如其分地接上了："必须没完。敢动我兄弟，掘地三尺也得把人找出来。"

"咋这么不小心啊？"花姐同情地道，一只手扶上钱加多的肩膀，关心地问着，"在哪儿来着？"

"索菲特兰。"钱加多咬牙切齿道。

"哎哟，那你碰上高手了，一般没人敢在那地方捞货。"花姐顺口道。

"啥……啥意思？"斗十方不耻下问了。这花姐的眼光绝对赶得上老刑警了，最起码在这种事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地哪儿都是监控，保安看得又严，能在那儿找活儿的，多少都得有内部人罩着。别说'仙人跳'了，就偶尔跑单飞的敢进去，一准得被揪出去……这绝对不是我们这行的姑娘干的。"花姐道。

这也恰中钱加多的判断，专业做爱的怎么可能作案去？

看来帮不上忙，花姐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斗十方委婉地道：“我不是来您这儿找人，这不钱少说花姐又漂亮又仗义的，就想找您打听点事。”

“那更帮不上忙，谁干了这事还宣扬一下。钱少，您不是在110指挥中心吗？您这当警察的能没办法？”花姐问，可能信息还停留在钱加多的旧职上。

钱加多一翻白眼，又一张苦脸出来了，反问道：“不当这个辅警还好说，我还能凑合报个警，你说我好歹算半个警察呢，这事我咋报警？”

“也是啊。”花姐哭笑不得了，同情地拍拍钱加多的肩膀安慰着，“想开点，就当扶贫了。”

“丢钱事小，丢人事大啊，花姐，你帮不帮兄弟我吧！我可没少拿我爸那卡在你这儿刷啊。”钱加多给了个威胁的理由。

花姐赶紧点头：“帮，帮，我还能不帮你。”可一转眼，她又犯难了，摊手道：“可我咋帮呢？”

“很简单，给我们说道说道这事怎么干的，我们心里好有个谱，之后找警察朋友帮忙……是这样，钱少在咖啡厅和那妞约上了，这不就临时起意开房去了……谁知道刚进去，就几分钟……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怎么就着道了？”斗十方绘声绘色地说道。

这下花姐兴趣来了，纤指一戳，很确定地道：“下药了。”

“怎么下的药？”斗十方问。

钱加多懵懂一脸：“我也不知道。”

“那赶紧跟花姐说说，进去发生了什么事？”斗十方催着。

花姐期待地看着钱加多。钱加多实在说不清，这要能说清，那岂不是都把案子破了，他挠着头道：“……就在那咖啡厅喝了两杯酒，这不就回房了……”

“那时候头晕吗？”花姐问。

“不……晕啊，我还跟她搂着说笑呢，她说她是外国语学院的，还会说法语呢。”钱加多道，被诱导进入“受害人”那个情境了。

“那回到房间呢？”花姐问。

“那房间……不有酒吗？我就倒了两杯，一杯我拿着，一杯给她……我……”

下面太难了，钱加多犹豫地看斗十方。花姐急着问着：“然后呢？”

“然后……我就记不清了。”钱加多编不下去了。

斗十方赶紧替他编着：“就迷蒙了一下子，然后……裤子被扒，衣服裤子都被扔在浴缸里。”

花姐扑哧一笑，然后憋不住了，掩着嘴哧哧笑。钱加多斜眼瞅着。花姐赶紧摆手道：“对不起，对不起……扒裤子是怕你追出来，这个下药很容易的。”

“我没发现啊？”钱加多道。

“正常人都发现不了，别说精虫上脑的男人了。这个很容易……比如……”花姐顺手拿了两个杯子，放到了钱加多面前，示意钱加多递给

她。

钱加多一手端一个，递上去时，霎时愣了。

只见花姐解开了裙上装的一颗扣子，一端胸，胸前波涛汹涌，而且朝着他嫣然一笑。那唇红齿白的看得钱加多愣了一下，她纤手盈盈地接过一个杯子，然后轻轻地和钱加多的空杯一碰，笑盈盈道：“干杯。”

钱加多愣着，斗十方却是已经看明白了，干杯的时候，花姐的无名指在钱加多的杯沿上轻轻一触。而钱加多被那姐们儿吸引着，根本没有发觉。等他低头看时，杯子里已经多了点浅浅的白色，再细看，是花姐从脸上刮下的粉底，哎哟妈呀，刺激得钱加多赶紧放下了。

“喏，就这么简单，现在这些姑娘越来越不讲究了啊，钱少，您可长点心啊，那外头不比我们这儿。”花姐循循善诱。总之就一个意思，得来我们这儿的正规场所。

斗十方忍着笑，拿起杯子故意问钱加多：“钱少……昨晚你不是说，就沾了沾唇……这药下酒杯里倒是可能，可是花姐啊……您能确定就是这种法子？那要万一客人没喝，或者只喝了一点点，未必起作用啊。”

“对啊，我可是撩妹，不是招嫖，要那样的话，不但‘仙人跳’搞不成，那小仙女不得被白干啦？”钱加多问。

花姐一嗤笑，摆手道：“天下都没免费的午餐，哪来免费的情感……小仙女那法子可多了。可是，钱少您没跟我说清楚啊，我怎么确定啊？”

“我说清楚了。”钱加多道。

“那总不能你躺下才把你裤子拽了啊？费那劲干吗，裤子又不是贵重物品……还有，在小仙女脱你裤子之前，还发生什么事了？”花姐谑笑着问，看钱加多尴尬的样子，只当是钱少羞于启齿。

这可把钱少爷难死了，他看着斗十方。斗十方也语结了，指着钱加多道：“钱少脸皮子薄，花姐，还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说，给他对对。”

“这个吗，自己回去找两部毛片瞅瞅就明白了。”花姐道。

钱加多一愣，摊手道：“那我看得还少？我不明白啊。”

“是啊，看那能明白什么？”斗十方也没明白。

“哎……少年郎啊，女人的身体武器，可不止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花姐摊着有点儿肥的玉手，然后指指下半身，又指指胸前，然后动作停止了，像给两位少年郎释疑。

两个人呆呆地看着这风尘老美人顾盼生怜的美眸，白皙高光的美靥，还有娇艳如火的红唇，不过睫毛肯定是假的，脸上肯定是涂的，那性感的嘴唇十成十是描的……可这像勾引的样子，是要告诉两个人什么？

“我明白了，谢谢花姐。”斗十方笑着，慢慢道。

花姐努嘴，隔空给了斗十方一个飞吻，哎呀，把钱加多恶寒得全身一阵哆嗦，根本顾不上想明白了……

截图，放大，过滤镜，比对……一屏翻过，继续下一屏，监控只能忠实地还原出入的人员影像。这个忠实万一隔着帽子、大墨镜、风雪衣的高领，那识别的难度就无限加大了。

陆虎揉了揉发酸、流泪的眼睛，打了个哈欠，看看一组盯屏幕的，他慨叹了声：“我在技侦上就最怕这事，结果跑反诈骗中心，还是没逃过去。”

“监控、大数据是现代刑侦的两条腿，去哪儿也缺不了。”络卿相头也不回地应了声。

娜日丽打着哈欠说了：“这俩货跑哪儿去了，一到加班就溜号。”

她指的自然是钱加多和斗十方了。邹喜男看屏幕早头晕眼花了，接着话头说：“这俩要一起消失，而且电话打不通，一准没好事，你们信吗？盯‘配资诈骗案’，那俩货说一起蹲坑，结果喝得连路都走不成了。这多多辅警能当到今天，算是奇迹吧？”

“呵呵，多多是个福将啊，你忍心挑人家的毛病？”程一丁提醒道。

“福将吗？没看出来啊？”邹喜男道。

“你数数，组里有一个算一个，哪个没发福，反正我自打认识多多，胖了好几斤。”娜日丽解释道。

一室皆笑。坐在隔间的向小园出来了，刚要拍手让大家休息会儿。砰的一声，门开了。本来还保持着严肃表情的她看到进来的钱加多，忍不住扑哧笑了。

说福福到，一大摞打包盒子，钱加多往桌上一搁，嚷着：“蒜蓉小龙虾，还有小花甲、辣丁墨鱼仔……热腾腾的灌汤包，快来快来，同志们辛苦啦。”

众人看着向小园。向小园却落落大方地上前来，笑道："大家歇会儿……多多，这不能老让你请客啊，回头凑份子吧。"

"没事没事，这事我会找俞主任报销。"钱加多道。

"可把你能的？！"络卿相不屑道。话不好听，钱加多就不客气了，把络卿相刚拿的筷子夺了，龇牙咧嘴地撵他："你能你别吃，饿着啊。"

"好吧，支持你报销，为了肚子我放弃立场。"络卿相嬉笑着夺回了筷子。

娜日丽一手揽着钱加多，一手拿着吃的，笑着问："多多，看在今天这么破费的分上，没干活儿我们饶了你了。"

"谁没干活儿，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十方说了，你们都停下，方向不对，再费劲也是蠢驴拉磨转圈圈，屁用不顶。"钱加多道。

这话听得组员们一噎，都看向向小园。向小园哭笑不得地道："咱们好歹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至于互相贬低到这种程度吗？"

"没事，我说他们呢，不包括美女领导，以及美丽的娜姐。"钱加多嘿嘿笑着，把两位女性排除在外了。

那几位脸皮厚的倒不在乎。邹喜男边抢着吃边道："好吧，你们两头不蠢的驴……拿出点顶屁用的东西来啊？咦，十方呢？"

钱加多瞅瞅，像在找什么，然后问了句话，再然后直接在手机上发语音了，命令了一句："上来吧，主任不在。"

这干吗呢？还得躲着俞主任。片刻后自见分晓，斗十方吭哧吭哧提着一件啤酒进来了，可能没料到向小园也在，他尴尬了一下。

向小园忍着心里的不悦道：“唉，下班时间，没那么多要求。不过下不为例啊，扛一件酒到办公区，让别人瞧见像什么样子啊。”

“就是，看你就不像样子。”钱加多训了斗十方一句，啤酒一接，自个儿先开了一罐，痛饮了一罐道：“憋死我了，要不是怕查酒驾，我早喝多了……娜姐给你，大邹，程哥……领导，你也来点儿……你得来点儿，我们真有重大发现，你不喝我不告诉你，我和十方真查案去了。”

“哦，就这样查去了？”向小园愕然指着面红耳赤、酒气熏熏的斗十方。众人哼哈一笑，没把多多的话当回事。不过看向小园并未阻拦，这酒倒喝上了。向小园也抿了口，问：“多多，什么情况，你们去哪儿查案了？”

“皇朝酒店，四层有个KTV。”钱加多道。

“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邹喜男愣了，那并不是案发地。

向小园一皱眉问：“你是国家公务人员，不能随意出入这种娱乐场所，八项禁令你不知道啊？”

这话更像是朝斗十方说的，不过钱加多回答了，一指斗十方道：“我知道不能去，可他硬拉上我去的。”

众人憋着笑看着尴尬的斗十方。娜日丽笑着诱导钱加多：“多多，咋查的？叫妹子了没有？”

“没叫，不过我们约了个妈妈桑，那老女人……嘶，还是挺有味道的。”钱加多乐滋滋汇报着。这时候大家都再也憋不住了，有的吃呛住了，有的笑伏桌了。

向小园有点儿愠怒地看着斗十方道："你这是准备给自己挖个坑，迟早把自己埋进去？"

"错，是大家在坑里了，我想把大家拉出来……真相有时候和目击、描述截然相反，就比如现在……大家边吃边听我们和花姐的对话，我们和这位曾经因为组织卖淫入狱的风尘女聊了聊，收获不小。"斗十方掏出手机，放开了录音。

听着听着，大家吃嚼的动作放慢了，这位"风尘女"的直观判断，和刑警有的一拼。

听着听着，向小园的眼睛亮了。她明白了，这是以钱加多扮"仙人跳"受害人的角色去套对方的话，像这种损招也只有斗十方能想出来。她歉意地看了斗十方一眼，斗十方恰恰也在看她，惊得她赶紧躲开那目光。

听着听着，断了……撩到痒处了，程一丁急问着："下面怎么了？怎么完了？"

"花姐一直色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以为她发骚呢，结果她做了吧唧亲嘴的动作……嘿，十方一下子明白了。"钱加多道。

"明白什么了？"络卿相怔着问。

"蠢死你，玄机在这儿，啧。"钱加多做了个亲嘴的动作。

络卿相直接回应了个恶心呕吐的动作。

娜日丽却是惊呼道："啊？唇上投毒？我在刑警队听说过有乳房上抹毒麻翻受害人实施抢劫的案例……这唇上，可能吗？"

“我们联系了翻译刘南，特别让他问了句，嫌疑人进房间后是不是借故补了个妆，结果证实是。我又仔细问了下花姐，有一种防水性很好的唇膏，几乎可以作为唇膜使用，上面只要涂抹一层，麻翻一个人很容易……而且这个也求证了刘南，他和皮埃尔通话也确认，确实吻了嫌疑人……法式湿吻啊，他可能把下的药全吮下去了。”斗十方道。

众人愕然片刻，不知道淘回来的这信息有何用处。偏偏钱加多表功似的白话着：“肯定错不了。为了证实一下，我和他回我家找了一百多部黄片，几乎所有的开场，都是从吧唧吧唧亲嘴开始的。那花姐也说了，女人的武器不仅包括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钱加多连指自己几个敏感部位，听得向小园唰的一下大红脸了。娜日丽斥了声“滚”，钱加多无所谓地嘿嘿傻笑了。

“我说完，你们决定……我一直纠结作案实施的问题，酒杯里趁机投毒不是不可以，而是并非万无一失，万一受害人色急根本没顾上喝，或者喝的量极少，都达不到效果。而花姐给我讲了有很多种‘燕子’作案的手法，就像娜姐说的，乳房上也算一种……我现在试着恢复一下作案经过，其实嫌疑人作案只有四分钟的时间，两个人进门后，嫌疑人借故补了个妆，在这个时间里，皮埃尔倒了两杯酒，这是准备一夜情之前的前戏，嫌疑人从卫生间出来，可能用的是唇毒，或者指甲什么地方也藏毒，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多种方式……两个人上前，走到一起，这个时候肯定是含情脉脉相视……这恰是做手脚的最好时机……会是这样……”斗十方拉着钱加多模拟着。

一人一杯，对视，碰杯的时候故意放慢动作，或者是另一种……放下杯子，那两个人自然是抱在一起，一个忘情的吻。钱加多捂着嘴跟斗十方演绎了一下，然后……然后最关键的来了，斗十方自然而然地抽了钱加多的皮带……

陆虎惊讶地说：“这俩货够恶心的啊，不过还原得还算真实。”

“嘶，应该是这样，给皮埃尔口交的时候，正好等待毒发。”络卿相眼睛一滞，纠结通了。

“对，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迅速的方式……而且，当事人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程一丁眼睛一亮。作为刑警对于恶心的事有天然的免疫力，只要关乎案情，其他的就放一边了。

“好了，够真实了，可以下一步了。”娜日丽笑着提醒，不好意思地看了向小园一眼。

她正在沉思，不知所想。当她说到“下一步”时，向小园脱口道：“可能使用的管制药物类型很多，并不能作为线索追踪。而且，她怎么保证自己不被麻翻？”

随着向小园的问题，众人的目光又投向了坐在一旁的斗十方。是啊，要是没麻翻目标，先把自己麻翻了，那不成笑话了？对于这个问题，斗十方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保持着微醺的笑意看着同伴们，半晌程一丁先反应过来了，一拍额头道：“这不是线索，而是提供一种方向和可能。”

破案按图索骥，依靠的是线索和证据，即便有判断也有基于合理性的基础。而作案不同，是基于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往往从外表看未必是合理的，就像制作炸弹，还用你担心人家被炸飞？就如本案，即便自己被麻翻又如何？反正两个人是见不得光的交易。

想到此处，娜日丽轻敲桌子，喜上眉梢，喃喃道：“对呀，有医学知识或者了解类似知识的背景，有渠道得到这种管制类药品，或者更直接点，说不定本身就嗑药。”

邹喜男悄悄问陆虎：“这种判断有用吗？”

“对你的肌肉没用，可对大数据缩小范围就有用了。”陆虎小声道，惹得邹喜男敲了一下他的脑瓜嘣。

沉思的向小园已经忘记吃了，轻啜了一口啤酒，犹豫道：“毕竟是猜测啊，这个……”

“不算猜测，那妈妈桑是个老炮，从会所一直混到拘留所、看守所，门儿清着呢。要不是我们是熟人，她都不告诉我……现在年纪稍大了点，要再年轻点，我看她自己干这行都没问题。”钱加多道。说完马上觉得不妥了，大家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他赶紧解释：“我没当警察时去过那地方，现在我是坚决不去的啊。我爸常去，我回去教育教育他。”

众人哧哧笑着，向小园没有在意这个夯货的胡扯，又继续着她的思路道：“即便假设你的猜测成立，是通过接吻传毒……那比对的模板从哪儿来？是本地作案，还是流窜作案？是单个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一下子一堆专业问题出来了，这直接难得大家吧唧嘴了。连钱加多初来的兴奋也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他求助似的看着斗十方。斗十方想想，道：“有时候案子不能想得太简单了，每个罪犯都不简单；而有的时候，犯罪不能太复杂了，每一个犯罪的手段，戳穿了其实都一文不值……原本大家以为这是一起普通的色诱抢劫案，所以没太重视，一查二查三查，查不出来，就觉得神秘了，复杂了……其实往根上讲，还是一起色诱案，还是一起普通的‘仙人跳’，我们要找的，不是有多高智商的罪犯，而是一个有点儿小聪明的骗子。”

“小聪明？简单？那你简单地找出来呗？”邹喜男道。

“当然，要不你以为我晚上回来干什么。”斗十方狠狠地噎了他一句，起身站到了案件板前。他把案发地索菲特兰酒店圈起来，用笔戳着道，“选择这里很聪明，因为高附加值的财物很容易拿到。但选择这里也很愚蠢，因为这个高大上的地方一般骗子不会来，也不敢来，所以从累犯、前科里面找人是错误的，那些人自己也清楚，只要在这儿出现过，恐怕就得进入我们的排查对象……所以，对付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就得换一种思路。”

“注意，我们找的是骗子，骗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斗十方用笔写着。

向小园脱口道：“利用普通人的惯性思维，人为地制造思维盲点。”

“对。”斗十方写了个盲点，圈住，回头问，“第一个盲点，我们都认为她是头一次来索菲特兰，假如不是呢？假如她之前来过呢？假如她还有同伙呢？否则，皮埃尔这个作案目标是怎么选定的，随机抽了个人就中奖了？之前那些客人呢？难道也是随机抽的，然后每次案值都这么大？”

“有同伙。”程一丁一拍巴掌，如是判断道。

“第二个盲点，我们的惯性思维，一般情况下嫌疑人都是得到财物，马上脱离案发现场，假如不是呢？我们试过了，不论怎么想办法也躲不开所有监控，向组，你记得吗？你当时说过一句话——‘二十分钟后楼下集合，窝在那儿不动可不算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她就窝在那儿没动，这样的话，不管天眼、人眼，都成瞎眼了。”斗十方道。

窝在原地？不动？邹喜男被这个白痴判断狠狠地噎了一下，他要说风凉话时，又紧急刹住闭嘴了。他看到斗十方在络卿相和陆虎打印的三维图上戳了几个点，这都是监控可能的几个盲点，然后那个最直观也是最有效的可能就蹦出来了：嫌疑人如果有同伙，或者有同伙给其开好的房间，那监控找不到不就有合理解释了？！

“可能吗？在索菲特兰作了案，还在索菲特兰再住一晚上？”陆虎被这个推论吓住了，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才干这种事啊。斗十方一摊手，道：“不可能的话，你给出一个更好的解释？”

陆虎败退。娜日丽端着啤酒一饮而尽，道：“非常有可能，我在刑警队可见过杀了人还回头再到案发现场瞅瞅的，那些变态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十方，继续说。”

“只要这两个点成立，那接下来，可能就容易了，说不定今晚就能找到他们……懂法语，有医学相关知识，有可能涉毒……在案发期间出入过案发酒店，入住时间在案发前至少一天，离开时间，最早也应该是过了当晚……与现在的十一例案子、这些酒店的入住记录重合的就是了。我想，有可能连假身份证都没用，入住的不作案，我们可能根本没有证据去抓他，他也不必担心……因为他根本不作案，甚至连人都不用去，说不定只是登记一下拿到房卡而已。”

“对呀，这个方向靠谱。”陆虎兴奋道，找着纸擦着嘴。

络卿相也道：“应该换一种思路了，案发前后设定的时间太短，派出所和刑警队肯定查了N遍。”

“组长，信他吗？”邹喜男征询着向小园的意见。

一直没吭声的向小园刚要说话，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她掏出手机，一看顺手一接说：“喂，俞主任，我是……我们正在考虑换个

思路……什么？抓到了……什么情况？”

众人一吧唧嘴，期待变成极度失望了，等向小园扣了电话，都一脸郁闷了。向小园看向斗十方，表情没有波动地道：“俞主任现在在三队，三大队前段时间发过协查通报，铁路公安刚刚抓到了一个麻醉抢劫的团伙，作案手段和我们在查的类似，据他们交代在中州某酒店作过案，俞主任要求我们去核实一下。”

“抓到了现行？还是找到了赃物？”斗十方问。

“销赃团伙牵涉出来的，刚上审讯。”向小园道。

“不是一路。”斗十方直接判断道。

“你这个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向小园笑道。

“你如果见过几百个坏蛋，也会有这种直观判断的。因为在高铁、动车，以及铁路公安所辖范围内作案，和这种在高端酒店作案的罪犯，气质是完全不同的。”斗十方道。

“好，我们双管齐下，各自验证一下。娜娜跟我跑一趟，其他人，按十方给的方向研判一下，看有没有发现。今天可能要晚一点儿了，大家注意安排好轮休。”向小园道，她起身拿着东西，带着娜日丽去兄弟单位核实了。

剩下的几位对着一桌待收拾的残羹，都同情地看着有些尴尬的斗十方，这个消息来的时间实在不恰当，要真逮着了，可把兄弟这一响炮给干哑火了。过了半晌，斗十方才说：“大家是不是对我有怀疑啊？有怀疑就说嘛。”

“怀疑？不光有怀疑，意见大了。”邹喜男愤愤道，一揪钱加多，吓了钱加多一跳，只听他说，“你俩货喝花酒不叫上兄弟们，自己偷偷去，你说是不是不够意思？”

“啧，哥，这正常办案，怎么叫喝花酒呢？”钱加多解释着。

“那老实说，你是不是经常去那种地方？去就去吧，都不叫我们，是兄弟吗？”邹喜男怒道。

钱加多赶紧安慰着：“哥，下回喊上你。我爸有办的卡，消费全算我的成不？我不是不叫你们，我怕你们心里有障碍不去呢。”

怒容满面的邹喜男扑哧笑了，其他人也跟着哈哈笑了。钱加多一愣，坏了，一不小心被扒了隐私。邹喜男道：“看看，这货就是经常去，我说呢，怎么死活不找女朋友，是不是有相好的，还是那什么花姐？”

“就是啊，多多这谱，绝对是夜店小郎君的水平。”陆虎道。

“最无耻的是还装处男，唉……”络卿相补了兄弟一刀。

众人起身，不管嘴上再怎么损，也认可两个人带回来的这个方向信息，各自拉开电脑准备干活儿了。只有钱加多被损得晕头转向，白请客邀了一通损，还得收拾垃圾。他拍着大腿痛不欲生地白话着：“哥的名节啊，今天为了案子全毁啦……你们不能这样啊，咋光说我不说斗十方呢？他去得不比谁多？我今天都是被他骗去的，早知道本少爷一个人去，谁也不带，谁也不告诉，切——”

众人哧哧笑着，都忙上了，谁也没安慰气急败坏的钱少爷。钱少爷的少爷脾气上来也不得了，撂挑子不收拾了，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开始挨着个儿泼凉水。一会儿来一句：“哟，大邹，看花眼了吧？

你就多长一只眼也找不着。”一会儿又是一句：“哟，小络啊，忙着思考啥呢？听说过吗？白痴一思考，大家就发笑，哈哈哈……”“哟，陆虎？你这个名起得不好啊，这路虎是伪豪车，油耗大、毛病多，跑快了不稳，跑慢了哆嗦，就跟你一个德行……”

配着钱加多的单口相声，倒没人瞌睡了。这个奇异的想法，在大数据的研判下，在艰难地推进着，推进着……

言出随心，诡影显形

预审席上，枯坐着一位神情委顿、头发凌乱的女人，低眉耷眼的看不甚清面容，这是女嫌疑人给向小园的第一印象。

她和娜日丽进了铁路公安四处的预审室。两位预审人员示意了下，向小园悄悄向两位同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踱着步，离那个女嫌疑人几步距离时，她突然吐了句法语：

“Dresser la tête（抬起头来）。”

嫌疑人倒是真抬起头来了，不过两眼茫然。向小园又说了一句：“Vous pourriez me répéter votre nom？（能重复一下你的名字吗？）”

看清了，是位瓜子脸、面容姣好的姑娘，不过眼神发怔，犹豫地说着：“你说啥？我……没听明白。”

“没事，问你骗过外国人吗？”向小园直接问。

“没有。”女嫌疑人摇摇头。

“继续吧。”向小园向娜日丽示意着，两个人径自出去了。

在外等候的俞骏迎上来，直接问：“这么快就确定不是了？”

“她口音很重，别说法语，普通话都不过关。”向小园道。

一听这个，俞骏喃喃道：“那就坏了。三分局和派出所梳理的疑似并案信息有误，这个程某雪交代的案情里，有两件和咱们接手的案件吻合，团伙四个人，流窜作案。典型手法是在高铁、动车上制造一个偶遇的机会，然后同伙跟着受害人去某座城市，再制造第二次偶遇，第二次偶遇就是他们下手的时候。”

“呵呵，这‘仙人跳’做的，下功夫了啊。”娜日丽笑道。

“可恶至极啊，骗到回房，不在酒里就是在饮料里下药，更可恶的是，还给男受害人拍裸照进行二次敲诈，我看这作案不下几十起，都两三年了。”俞骏道。

“和咱们那起……似乎……确实是气质不同。”向小园怔了下。这种拍裸照还二次敲诈，极似黑社会的风格，确实和索菲特兰的案件截然不同。如果说那个是温柔陷阱，那这种就是黑窑魔窟。

三人出了预审地点，和铁路公安的同事告别。车驶出了大门，俞骏用脑袋撞着后座道：“先把我送回家吧，我是刚吃完饭，一听这消息急着打的就来了……哎呀，瞎耽误工夫。”

“好的。”娜日丽开着车应了声。

副驾上的向小园回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又坐正了。俞骏发现了她这个细微的动作，出声问着：“怎么了？为什么欲言又止？”

“嗯，有点儿欲说还休。”向小园笑道。

“诉苦没用，既然接了，不管是顶王冠还是个屎盆子，都得在咱们头上顶着。”俞骏道。

娜日丽笑了声。俞骏提醒着：“娜娜，不是我说你啊，你早点发现问题，咱不就推回去了，查了半截才发现是个坑，那咱们能说什么？说咱们不行？”

“是，不能说不行。”娜日丽道。

“哎对了……你们不把大师都拉入伙了，咋？大师也不行了？”俞骏想起这茬儿来了，一问，向小园又是欲言又止的难堪样子，他会意了，安慰道，“好吧，不能逼得太紧，这不才一天嘛。”

不过会错意了。娜日丽说了：“大师不是不行，是太行了。今天他们都跑娱乐场所找了个妈妈桑淘消息去了。”

向小园拦不及，这话听得俞骏在后座直接“嗝”了一声，然后惊愕地道：“这他妈钱加多放队伍里是个祸害啊。他爸的生意在娱乐场所就有股份，我跟他父亲接触过，还委婉地告诉他孩子在咱这儿没啥前途，就转正了也那点死工资没啥出息。你们猜他爸说什么？他说没指望孩子有出息，就指望别跟他一样学得吃喝嫖赌一辈子都高尚不了，放警察队伍里，他放心……话都说到这份儿上，我能咋办？”

前座的两位女士笑得花枝乱颤，向小园笑着道：“其他时候不知道，这次还真不是他带头去的。”

“那是……十方忽悠他去的吧？”俞骏猜测道。

“对，两个人带回来一个奇怪的推论，依照他们这个推论，似乎找到这个神秘嫌疑人并不难。”向小园道。

俞骏一听兴致来了，凑上来道：“说说。大师好久没出手了，我都快忘了他曾经有多令人惊艳了。”

“娜娜你来说。”向小园直接道。

“啊？我……我，向组你说吧。”娜日丽为难了。

“哟，这还客气什么？我命令你们俩，直接说。”俞骏道。

这故事在路上就开始了。娜日丽说着，向小园偶尔补充，不几句，车里就响起了俞骏爽朗的大笑声。跟着，车掉转了方向，俞骏不回家了，要回中心看看那几位的进展……

传统的侦查太慢，线索得一点儿一点儿查找梳理。

而现代基于大数据的研判又太快，基于指令的信息是瞬息而至。

二者相同的地方是，不管查找梳理还是研判，最终还得靠办案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取舍，而大数据难就难在线索的取舍上。比如现在，通过数据比对在十一所案发酒店同时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人员，一下子拉出来六十四个，数量算是压缩到极致了，但即便到这种极致，依然无法确定，因为……找的是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同伙。

到这儿就难了，一页一页打印出来的信息递到了斗十方的桌前，然后大家看着在案件板前发呆的斗十方，这方式倒是比一帧一帧盯监控轻松多了，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大靠谱啊?

“为什么要找男同伙？同伙不能是女的吗？”陆虎不服气地提问。

“一出事，不管是酒店安保还是警察，都要对女人进行一次彻查，只要是女性都会被格外关注。而且，所有的‘仙人跳’里，只会有一

只‘燕子’……另一个，拿走护照、身份证二次敲诈的，不是男性吗？”斗十方道。

“那现在这么多人，总不能对六十四个人全部进行监控吧？”络卿相问。

“有时候在选择时，必须武断一点儿，必须进死胡同。作案和破案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来人工筛选一下。”斗十方道。

他看着打印的资料，开始像看守所点名一样，踱着步说话了：

“1号，刘某胜，酒店住宿记录很多，一年有二百天，这是经常出差的，类似这种，PASS。

“9号，这是个上市公司的CEO，股民韭菜都收割不过来，还至于搞‘仙人跳’？PASS。

“23号，陈某，退房的时候开了发票，总不至于还拿着发票到公司报销作案经费吧？PASS。

“20号查一下，出现过三次……翻一下留存的监控记录把他找出来。”

终于有一个可能的人，几个人追着一个方向搜自然容易多了，入住的房间，出入的影像，搜出来到电脑上一看，几位操作的人哧地笑了，这位秃头男，是领着女人出入的，三次出入，三次不同的女人。钱加多指着屏幕抢答了：“这是约炮去了。”

“好吧，PASS。”斗十方笑道，再翻着念着，“41号，夏某某，国企出来的，那单位不差钱，他应该发愁钱怎么花，而不是找钱，PASS。

“62号，余某，星级酒店的长期住户，而且是换着住，作案估计都不够住宿费，PASS。

“再返回来，3号，这个59岁了，经常出境，应该是富家翁，PASS。

“6号，这个出现过四次，查一下。”斗十方第二次停顿了。

几个人又是反查，把这个叫赵某真的出入记录挖出来，一挖尴尬了，是个旅行团带团的，每次都带一帮人出入，其间还有不少外籍人士，明显不是。

接下就一直是PASS、PASS、PASS、PASS……PASS得邹喜男憋不住了，小心翼翼地问：“要是不在这里头，那不瞎啦？”

络卿相放飞着想象道：“如果他每次用一个假身份，那就没重复了，那不也瞎啦？”

“你们反推一下，假如案发，所有的身份登记都要过一遍，一旦有假证就会被格外关注，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个险冒得没必要，假如是这样，估计派出所和刑警队早该找到嫌疑目标了。”斗十方道。

“那借个真的不就行了？或者买个真的？这玩意儿多呢，二百块钱就能买到，要多少有多少。”钱加多也加入提异议的行列了。

“对，酒店是只收钱，不看脸，差不多就行。”程一丁道。“如果是假证，就更应该有重复的，反正没出过事，出了事全部在这个假证上，和他有什么关系？”斗十方在逆推的基础上再次反推，把同伴问住了。他想想又道：“注意，这是个‘仙人跳’的案件，可能连派出所都不会很重视，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都不会报案，有必要用来路不明不确定

的证件吗？就即便出事，我是住客，那不是一点儿毛病没有？警察还不是都盯着女人查，谁能想到男人身上？如果他足够聪明的话，肯定是这种方式。”

“好吧，继续PASS。”邹喜男无语了，催着斗十方。

“剩下的比对一下，有没有什么反常情况……我一下想不全，就是经济上、身份上、职业上等，有不合常理的情况……”他喃喃地说着，坐下来了，一页一页翻着材料。这一次陆虎先查到了，出声问：“有一个住址和身份证信息对不上的算不算？33号尹平达，身份证住址信息显示是郑东新区花园路某小区，但这幢房子没有登记在他名下。”

“傻×，那是把房子卖了，还没来得及迁走户口呢。”钱加多道。这事他熟悉，他又一想不对了，好奇地问：“咦，他是中州人，还在中州住那死贵的酒店啊？”

“查！”斗十方眼睛一亮，翻到了33号，这个没有PASS掉的原因，他又仔细看了，喃喃道，“中州外国语学院毕业……查！”

“36岁，已经注销过三个公司：一个海外留学中介，一个文创公司，还有一个最早的……医疗器材代理，当过销售代表？我去，好像有门。”

“银行开户信息……注销过十几张银行卡，四大行的，越看越可疑啊！”

“等等……反过来查，你们告诉我结果。第一，查他当天住的房间号，是不是在陆虎建模的标注房间里，避开了监控角度？”

陆虎噼里啪啦敲击着键盘，抬头回应道：“是！1105号房间，在案发楼层的下一层。”

“查他每次入住酒店的时间。应该在案发前，至少一天，必须留下足够的寻找目标的时间。”斗十方道。

络卿相提醒道：“符合。”

“继续查，以他离开的时间点向前反推，或者和他一起，或者一前一后。他退房前后的时间点，应该是‘燕子’飞走的时候。”斗十方道。

几人兴奋地拉着监控，把三所酒店的监控留存往回溯，有确定的时间点，前后一定时间戳，那就简单了。但在这关键的时候，一大瓢凉水泼下来了，没有发现。除了一个女服务员，两个保洁阿姨，还有一位老太太，没有发现其他女性嫌疑人的踪迹，时间戳从十分钟扩大到了三十分钟，依旧没有发现。

再依据身份挖掘大数据记录，如果他是同伙，至少能找到和其他人的关联，比如那只“燕子”，可一查出笑话了，这个人常联系的不过三五人，居然没一个女的。查到了两次购买机票出行的记录，他买单的另一张票是一个叫张清欢的人，可惜也是一名男性。

“错了吧？反侦查措施不至于厉害到这种程度啊？”一直坚定的程一丁也怀疑了，大家对着这个极其怀疑，又极其不合理的目标，傻眼了。

络卿相弱弱地问道：“他周围没有一个女性，是不是也是一个反常情况？”

“你这话说的，这一屋光棍儿，都反常啦？”邹喜男反驳道。

“可不能他周围关联的女性一个都没有啊？同事没有，总该有同学吧？同学没有，总该有邻居、朋友、上司、下属什么的……怎么旅游

都是跟个男的？”络卿相嘬着牙花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城市大了，什么类型的人都有。

“我怎么觉得像个创业失败的？这不拆房卖地啦？男人成功的时候，身边一定会有很多女人，要失败了，那一个女人都没有才正常啊！”陆虎道。

“同意。”邹喜男举手道，“基情永远比爱情靠谱。”

“别乱别乱……我想想，哪儿错了，哪儿错了，再找找其他信息……”斗十方伸手制止着大伙儿的玩笑，拍着脑袋想着。

这当会儿，反射弧稍长点的钱加多才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程一丁气得揪着他耳朵问：“你发什么神经？”

“哈哈，我笑这是捉乌龟把王八逮住了。找鸡呢，找了个基佬，哈哈……就你那德行快算了啊，还思考呢，你找的‘燕子’是只公的吧？哈哈哈……”钱加多笑着，都不管耳朵被揪着了。其他人也被这阴错阳差的结果给逗乐了。

继续查询筛选的络卿相且笑且道：“十方，你快众叛亲离了啊，把我都带沟里了……咦？尹平达还在中州，今晚住在金珊瑚酒店，不会这么巧吧？”

“怎么巧？”程一丁问。

“但凡住店，一般都去熟悉的酒店，最起码也择近而居……金珊瑚在东风路，你看他住的酒店几乎没有规律，好像是挨个儿住。”络卿相道，这是来自酒店入住的联网信息。

“入住时间呢？”斗十方站定了。

“昨天下午。”络卿相看了眼电脑道。

“快走，这个谜案我可能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们还在作案。”斗十方急得奔向门，拉开门回头一看没人跟来，这才愣了，问，“怎么了？”

“外勤行动得先得到请示批准。”陆虎提醒着。

邹喜男提醒道：“否则不能使用警械，不能行使执法权，更不可能抓捕。”

“十方，这只是个嫌疑，你太急了。”程一丁劝道。

“留下一个人请示，其他人跟我走，出了事……多多扛，反正他是辅警。”斗十方笑道。

他这坏笑一上来，最理解的莫过于钱加多了，他一骨碌爬起身就跟上来了，拽着斗十方就走，边走边说着：“甭带他们玩，咱俩就够了。”

两个人说着就跑了，急得程一丁赶紧追上去。邹喜男想了想，也跑了。陆虎把络卿相往座位上一摁，道：“他们不靠谱，我得看看去，你看家啊……”说罢也溜了。

络卿相拦不及，想跑呢，跑到门口又回头了，觉得不合适；想打电话通知组长和主任呢，又怕回头被斥叛徒，拿着手机正思忖着，从这个角度他看到了电脑屏幕上的内容，那是刚查找显示出来张清欢的身份户籍信息。他从远处看不清楚字，可照片能看个差不多，那是个清秀、眼睛很大、比电视上的小鲜肉还靓的男子。

“张清欢，张清欢……有意思，居然没有任何记录，会是另一个同伙？”

他把张清欢的图像采集进了比对软件，作为模板，开始检索涉案地点留存监控的影像。如果他是另一个同伙，即便没有登记也应该有出入记录，这个过程很慢，理论上应该得用几个小时，不过这一次意外了，嘀声告警，人群里居然捕捉到了同面貌的人。

他瞪得眼直了，然后惊得跳起来奔向门，拉开门就跑，边奔边拨通了向小园的电话：“向组，两个重大嫌疑人，尹平达和张清欢，详细情况回头解释。这两个人现在金珊瑚酒店，十方怀疑他们可能还在作案，就都去了。我，我现在也去了。”

数公里外的警车里，娜日丽把警灯往车顶一放，一打方向，急速超车，直向金珊瑚酒店驰去……

[1] 谢谢，多谢。

[2] 《大鼻子情圣》。

第三章 峰回路转罪犯显形

双兔傍走，安辨雌雄

车停在金珊瑚酒店门外，跳下车的俞骏下意识地看表，时间指向23时05分。刚看完时间，程一丁就奔上来了，指指停车监视的位置。俞骏问:“都在？”

“不，就我和大邹，他们开房上去了。”程一丁老实地汇报道。

“这车留给你，两个人拉开位置监视。”俞骏道，带着向小园和娜日丽径直向酒店走去。

电话里联系过了，三人直奔电梯口。这地方在警察看来实在是稀松得紧，进出根本没人注意。到电梯口时络卿相已经等在那儿了，拿着房卡一刷，直接就上了和嫌疑人尹平达的同一楼层。

行进间，络卿相小声汇报着:“这是所四星级酒店，需要房卡才能到达所住楼层，我刚才看过了，安全出口是开着的，楼层内从步梯可以上下。尹平达住在十一层，多多订了个他对门的房间，都在那儿等着。”

“安全出口、监控室，都应该有我们的人。”俞骏斥了句。

“这不刚来嘛，还没处理过类似的事，不知道咋处理。”络卿相老实地说，惹得向小园和娜日丽笑了。

电梯到站，几人噤声，悄移快步到了门口。门唰的一声自动开了，几人闪身进来。回头时俞骏才发现门后用透明胶带粘上了一部手机，手机的摄像头对着猫眼，然后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到1202房门全貌了，就像一个简单的成像仪。

他看了看陆虎，陆虎嘿嘿笑了笑，肯定是这位技侦男的手笔。再看钱加多坐在沙发上啃苹果，而斗十方躺在床上刚坐起来，迎着俞骏只是轻描淡写地道了句："主任，嫌疑人还没出现。"

"你凭什么认为嫌疑人会出现？"俞骏直接问。

"经济状况欠佳，恰恰又反常地住这种高档酒店，符合我们对嫌疑人极度缺钱的判断。十一起积案里他有两次出现过，查到他的同伴张清欢也在其余案件中重复出现过三次，他们出现的地方就是案发地，再一再二是巧合，总不能五次都是巧合吧？"斗十方道。

"这是大数据研判出来的，凭空消失只有这一种解释了。"络卿相道。

"如何解释？"俞骏问。

"发型很容易，化装也不难。那只'燕子'既然能千变万化，为什么不能化装成男人出入？我们的思维定式都是盯着女人看，甚至一张一张脸看。要不是女人装束，那不就解释了？第三个思维盲点应该在这儿。"络卿相兴奋道。

"那是个三人团伙，一只'燕子'加两个……黑话叫什么？"俞骏看向斗十方。

斗十方一笑道："旧时'仙人跳'也叫'扎火囤'，接应的叫'跳囤'。"

“噢……好，那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你这思维跳跃得比跳大绳的还玄乎，验验是不是能扎住这个跳圄的……多多，别吃了，过来安排一下。”俞骏道。

刚一说，钱加多就兴奋地跳起来了，抢白道：“主任主任，这事我可是鞍前马后操劳不少，我的事您得给解决一下啊。”

“你有什么事？”俞骏道。

“花钱哪，去KTV给妈妈桑塞了几百小费，买酒夜宵又花了好几百。这开房，他们都不掏钱，又让我花了好几百。回头得报销啊。”钱加多算着账。

“你去KTV开个发票，拿回支队来报销？项目写什么？唱歌还是喝酒？要不写嫖资？节骨眼上别给我添乱，小心我收拾你。”

俞骏虎着脸训了两句，把钱加多弄老实了。毕竟见过大场面，俞骏一一安排，斗十方、娜日丽、钱加多守在房间，络卿相、陆虎先跟他去监控安保室，然后交替在安全出口二十分钟后里外一轮换，寥寥几句后，他带人离开。没有步话，大家暂用微信即时通信工具联系。

五分钟后，俞骏一行四人进了监控室。哎呀，一开门就气着了，一个保安伏桌打瞌睡，另一个拿着手机打游戏正入神呢，面前的监控屏幕，还有几屏是雪花点，早坏了不知道多久了，人都走到他们面前了那人才醒悟，不客气地问道：“干什么？这里是你随便来的地方？出去……啊？警察？”

俞骏的证件亮在他面前，吓得他赶紧推另一个，急着就拿电话，直接被向小园摁住了。俞骏命令着：“起来，起来，你们坐一边，暂时由我们接手，替你值班。”

“那怎么好意思。”保安紧张地道。

“起来。”俞骏吼着。两个人一激灵，让出位置了。俞骏回头警示着：“听好了，我们正在追一例重大案情嫌疑人，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离开这个位置，不得和外界联系，明白吗？”

“我……要不我们通知一下领导吧。”一名保安觉得事关重大，弱弱地反驳着。

“没事，等完事了我通知你们领导。你如果怀疑我们的身份可以打110核实，但要妨碍公务，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俞骏道。

这张蔫脸不笑时有点儿阴。两名保安老老实实地坐一边了。片刻后，络卿相被派向了十一层的安全出口，守株待兔的临时行动，就此正式开始了……

23时22分，邹喜男把屏幕上出现的一对男女悄无声息地摄录了下来，一直看着两个人进酒店，然后在微信里通知着：“上去一对，男的花T恤，女的红裙，看不太清脸。”

“收到。”向小园回复。

“第几对了？”斗十方的消息。

“十一还是十二对了。周围有两个酒吧，一个夜店，还有一个通宵营业的市场，这是繁华地带。”程一丁的信息。

“现在是高峰期，不好盯啊。”钱加多居然插进话来了。

“都晚上了还有什么高峰期？”邹喜男没明白。

“笨蛋，约炮高峰期。你看吧，现在回来差不多都是一男一女成双成对。”钱加多道。

俞骏直接发了句语音：“闭嘴，特别是多多。”

微信群静默了二十秒，邹喜男的声音：“又回来一对。”

两秒后，程一丁补充：“进去一对。”

一对一对络绎不绝地进来了，看来确实是个约炮高峰期，从这里面找出化了装的嫌疑人，还真不比大海捞针简单。冷不丁又来了个更猛的，邹喜男在群里通知了：“天哪，回来两对半，两男三女一起进去啦，这个不算吧？”

此时看着群里对话的俞骏咧起嘴来，现在明白本案的难度何在了，也明白为什么“仙人跳”这种老式手法具备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了，所谓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这天下谁又免得了俗？可恰恰这种司空见惯的俗事，把案情遮得云里雾里。

他回头看着俩保安，不悦地问：“你们酒店的管理也真成问题啊，就这么放任啊？”

“领导啊，人家开房带个访客，这不违法啊。”一个保安道。

“这中间肯定藏了很多性交易的。你看这像什么样子？”俞骏指着屏上，又一男的搂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回来了，俞骏强调着，“这肯定不是这儿的住客。”

“我们酒店的规定是凌晨一点以前访客离开酒店。”另一个保安弱弱地解释道。

解释还不如不解释呢。俞骏反问道："那要在这儿住就不管是吧？即便没有登记身份证也不管是吧？"

这个难问题，居然没有难住保安，一位道："领导，我们只挣三千块钱，管不了那么多啊。"

这个回答直接把向小园听乐了，她插话道："你们就不怕引起其他治安事件？这可是有隐患啊。"

"没有没有，来高档酒店的素质一般都可以，一般不偷客人东西。"保安会错意了，解释道。另一个急着补充："就偷了也是他们自己带进来的人，关酒店什么事？"

得嘞，一对夯货，向小园干脆不问了。这时候时间又过去了两分钟，进入酒店的男女已经攀升到三十多对，各楼层都有，可能是情侣，可能是两口子，可能是招的妓，也可能是喝酒夜店刚撩上的妹，这谁又分得清呢？

对着一屏截取的浓妆女人，别说人眼，那就是AI技术做的电子眼，一时半会儿也分不清啊……

十六楼，电梯叮的一声到站，一位男士做了一个请势，电梯里的女人才笑吟吟地抬步。她高耸的胸、纤细的腰、翘翘的臀在男子眼中一闪而过，那男子心里窃喜道：极品。

"为什么老看着我？"那美女嗔怪了句，可能有了几分酒意，声音显得沙哑。

"抱歉，我是艺术家，我的工作就是凝视美女。"男子自然而然地，一手揽上了她的香肩。

那美女浅笑回眸，眼中秋波流转，嗲声道：“我猜到你是什么人了。”

“是吗？什么人？”男子不信。

“骗子……用甜言蜜语不知道骗过多少女孩子来你房间。”那美女纤指一戳。

被戳的男子笑道：“我确实是骗子，如果非要让我讲实话，我要说，其实我看到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你。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醉话，不许生气啊。”

“那赶紧哄哄我，女人使起小性子来，会扔下你不管的。”那美女笑道。

男子刷卡嘀的一声开门，一进来色急地闭上门，摁开了灯。那美女高跟鞋一踢掉，却推开了卫生间的门。这位男子促狭似的冷不丁推开门，却见那美女在涂着口红，镜子里的她，娇靥如脂，唇红如酒，哪怕看一眼也醉了。

“讨厌，不许看我妆花的样子。”那美女收起了唇膏，娇嗔道。她拉开了门，开得大了点。男子看到她笑靥如花的样子，而且她还淘气地关上了灯，隐隐间香风袭来。他伸手抱了个温香软玉，任凭美女挣扎着，而后重重地吻了下去，那吻如蜜、如兰、如幻……他感受着怀里那两坨汹涌的波涛，热烈的拥抱中那美女的情绪也上来了，他感觉到了一双小手伸进衣服去，抚着他的后背，然后又从后背抚到前面，嗒的一声解开了他的腰带。

激情瞬间而来，窸窣的声音、湿吻吮吸的声音、娇喘连连的呻吟，然后听到咚的一声重响，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宁静了。

灯亮了，美女还站在原地，那名男子已经躺在地上了。这位美女俯身，就着水龙头喝了几口水漱口，边漱边整理着自己稍显零乱的衣服，然后回过身来，在房间里一转，开始娴熟地搜房间里的背包、手包，连躺在地上那男子腕上的表也没放过……

这一切干得行云流水，不一会儿她提着个普通的袋子出现了，轻轻掩上了门，低着头，快步走着，边走边看了眼手机，手机显示：23时31分……

“十方是正确的，只能从终端堵，而不能从前端跟。”俞骏明白了，酒店按星级分各有不同，可住店的人没啥区别。现在监控里都能看到大厅左近三三两两的女人了，那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偶尔会和回来的单身男搭讪几句。是干什么的，实在令人浮想联翩啊。

“这种机会只能有一次啊。”向小园道，她指指监控里其中一屏。一个女人已经出来了，和屋里人招手再见，然后得意扬扬地进了电梯。那骄傲的样子，绝对不亚于一只刚下蛋的小母鸡。

“领导，这不是卖淫嫖娼啊，大家都是成年人，约个会啥的，也不是啥大事吧。”一个保安不和谐地打破了沉默。听得俞骏和向小园诧异地回头。另一个保安补充道：“就是啊领导，这哪能说清，兴许人家真是回屋谈理想啥的。”

“你俩真能扯淡啊。二十二楼这个从进去到出来，一共不到二十分钟，啥理想这么短时间就谈通透了？”俞骏挑刺了。

那保安难堪了，斜觑着无辜的眼神解释了句：“那男的肯定太直接了，没前戏吧。”

一旁等着的陆虎扑哧笑了，俞骏和向小园也忍俊不禁，拿这俩活宝没治了。恰在这时群里的声音响了，多多的信息：来了。尔后发过

来1206间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女人闪身进了房间。

“主任，怎么办？”陆虎问。

就是个背影，这要是星级酒店给抓错了人，万一事情闹大了，那主任这顶乌纱帽都不够扛。俞骏瞬间迟疑了，赶紧说道：“小络为什么没回音？”

如果没回音，那似乎不是从安全出口进入的，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向小园茫然道：“哪个房间出来的？”

这么多怕是一下子记不过来，她分辨着，可却对不上号。群里又在催了，急得俞骏拍案而起，可一时半会儿不敢下这个命令。

这么多约会的男女，谁敢保证能准确地盯住“仙人跳”那一对啊？！

1213房间里，钱加多都急了，看着手机轻声道：“没消息啊，主任咋了？”

“你是玩高兴了不嫌事大，主任考虑得肯定多。”娜日丽道。她看向了斗十方。斗十方跃跃欲试。她警告道：“特别是你，我的任务就是看住你，敢胡来小心我收拾你。”

“你看你，叫我来的是你们俩，现在不让动手的也是你们俩，错过现在可就错过好戏了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斗十方道，一看手机，提醒着，“进去四十秒了，开始卸妆了。”

“这个……啧……那你有把握吗？”娜日丽被斗十方挑唆急了。

“当然有，风头都抓住了，这算什么？这儿住的可是尹平达，莫名其妙进去个女人，还是自己刷的卡，你不觉得反常吗？”斗十方不屑

道。

“那……”娜日丽犹豫道。

斗十方眼瞟向钱加多。

钱加多拍着胸脯道：“推我身上，我是指挥……不就捉个奸嘛，能犯多大错误。”

“温柔点来总行吧，咱们敲开门看情况。”斗十方道。

娜日丽松动了，好奇地问：“怎么敲开门？”

“多多，快想办法。”斗十方催着。

“好嘞。去……热水壶灌满，娜姐来，我教你怎么说……扮服务员……来不及找衣服了，你把床单捧在胸前，他从里面只能看到脸……快点，去倒水，沿着门缝往里倒。”

钱加多指挥着。斗十方猫着腰就上去了。在监控里看到这场景的向小园吓了一跳，一拉俞骏。俞骏急得就奔出门，留下陆虎看着俩保安不让动。

这头说干就干上了。第二壶钱加多灌了一半，抬头示意着娜日丽。斗十方靠墙戒备。娜日丽捧着白被子上来了，笃笃笃敲敲门，客气地喊着：“先生您好，服务员。”

没反应？钱加多示意继续，连喊三声，里面才响起了男声：“怎么了？”

“先生您好，服务员。可能房间里漏水了，都渗出走廊了……暗管口在您房门后的柜子里，我需要检查一下，如果严重需要检修，得给

您换个房间了。”娜日丽重复着钱加多教的话。

“嗒”的一声门开了，一个高壮个子的男子露出头来了，先低头看了一下，惊讶道：“啊？漏这么多？”

一“啊”完，又是“啊”一声，下面还蹲着两个人呢。娜日丽一挤，抢步而进。那人急着喊：“干什么？”

钱加多拿着壶一戳，吼道：“别动，捉奸，把女的交出来！”

“滚你妈的！”那人飞起一腿。

“小心！”斗十方的腿也瞬间抬起。

“啊？！”钱加多捂着裆部噔噔连退，一屁股坐地上了。

“啊？！”那男子腿一软，倒地上了，斗十方的腿既狠且损，踢到他大腿根的脆弱部位，一下踢翻。

“啊？！”又是一声尖叫，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夹杂着摔碎物品的声音。

“啊？！”娜日丽的尖叫声音响起来。

这声音听着熟悉，络卿相从安全出口，向小园、俞骏从电梯方向奔来了，一看钱加多坐在地上，门口还倒了一个，三人加快步伐，几步飞至，帮着摁住屋里的人。

向小园急着问：“娜娜，怎么了？”

“我没事。”娜日丽的声音，“组长你来看。”

向小园跨进了房间，卫生间里零乱一片，被摁住的嫌疑人怨毒地蹲坐在地上，那场景……向小园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啊？！”

所有人迅速进屋，以免造成坏的影响，一进来就接着“啊”声不绝。那个嫌疑人妆刚卸，不知道是自己卸了还是打斗中被抓了，一头秀发扔在马桶盖上，她留着极短的寸发，露着高耸的胸部，胸以上肩部位可能在打斗中被抓了，整个胸有点儿往下耷拉……

不对，不是她，而是他。那胸不是真的。再仔细看，他整个胸部是和肤色极其接近的硅胶，如果不是被抓破了，根本看不出来；那张脸如果不是少了秀发的衬托，再怎么看也是个如假包换的美女……俞骏干脆蹲下来伸手一揪，整个胸掉下来了，看得见喉结，确实是个如假包换的男人。

这看得俞骏张口结舌。他可能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整个谜案的关窍，不过是手里这件硅胶胸衣，让这个嫌疑人在男女之间可以娴熟变换。

“他就是张清欢。这个‘仙人跳’成谜案的原因是，没有‘燕子’，是只假‘燕子’。”斗十方道，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随手一倒那个刚带回来的袋子，哗哗地掉出来十几张现钞、首饰、手表、钱包以及证件，外加一台笔记本电脑。他看看证件提醒道：“查一下余林翔住哪个房间，估计还躺着。”

络卿相用手机通知外围的程一丁和邹喜男，又通知就近的警务单位。这当口儿，有点儿郁闷的娜日丽偷偷瞄钱加多和斗十方。斗十方志得意满，钱加多哪怕挨了一踹，也奇怪地没发牢骚。她一把揪住钱加多问：“你们是不是早知道是个男的了，故意让我进来？”

“猜测，哦，不对，推理。”钱加多得意道。

这话听得络卿相没憋住扑哧一声笑了。娜日丽扔开钱加多，不客气地顺手一拎揪住斗十方。斗十方笑道：“要解释到你相信的程度，什么事也误了，小络后来发现张清欢也出现在索菲特兰却没有登记，而且小样长这么娘，我就想是他没错了……不管是扮成男的，或者本身就是男的，这是脱离现场而且让我们疏忽的唯一解释了。”

“两个坏种，让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娜日丽悻悻地放开了斗十方。钱加多捂着裆部说：“我受伤了都不慰问一句，还埋怨上了？”

“要不，我给你揉揉？”娜日丽不怀好意地笑笑，搓搓手。钱加多吓得不敢矫情了。

此时再看门口和卫生间蹲坐的两个嫌疑人，这一切变化如梦一样不真实。向小园甚至找出了手机拍下的女人照片，直到现在回头看，都看不出当时张清欢和客人余林翔进来的破绽。

接警的派出所来人了，得到信息的酒店方出面了。那个在十六层被麻翻的受害人醒了，被派出所民警带着就近去指认一下被劫财物和嫌疑人。这种证据固定得谁也没话说。不过意外发生了，客人看到被卸下假发、解下胸衣伪装的嫌疑人张清欢时傻眼了，可能不相信这是和他调情互撩的“美女”。

一旁冷眼旁观的斗十方提醒了句：“余先生，嫌疑人和你一起回房间时是不是先去了卫生间补妆，然后……你和他，不是美女的她，而是这位男他，是不是有一个激情长吻？”

那客人表情变得难堪、惊恐，然后喉头一痒，捂着嘴哕，哕反胃了要吐。

看来这是正解了，一个男的，被两个男的合伙给“仙人跳”，想想这事都觉得不科学。后来的民警最终搞清楚大致经过，要不是现场物

证确凿，要不是受害人搁那儿痛不欲生地指认，恐怕都不敢相信。

谜案告破，而且抓了现行，又是这么匪夷所思的案情，顿时在中州警方像风一样传开了。从当夜到次日，最早接案的民航路派出所、刑警三大队，以及对这个奇案心心念念的技侦牛人张姐，好几拨人走马灯似的往东风路派出所跑，就为了见识这位在监控里消失的嫌疑人究竟神秘在什么地方……

快马加鞭，义不容辞

“……我们和大家一样，起初还是准备从派出所和三队留存的案发现场监控记录里再找一遍，因为当初捕捉到嫌疑人的影像是完全化过装的，而且化得很高明。接触过这个案子的可能都清楚，这个形象几乎无法提取出来作为体貌识别的对比模板，原因是嫌疑人张清欢在男扮女装选择假发时，刻意地加入了含金属成分的发丝，这个干扰到了监控成像……据昨夜和今晨审讯发现，张清欢曾经供职于我市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别误会，也就是安装网络设备监控的小公司。他对各种型号摄像头的性能很了解，这成了他反侦查手段的主要来源。”

陆虎介绍道，说完侧头。会议室尾座的俞骏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笑容。今天上午与会的人可不少，民航路派出所、刑侦三大队、三分局再加上市局罪案研究处的，等不到结案，就追到反诈骗中心淘信息来了。这个悬案放了有些日子，而反诈骗中心刚下股票配资诈骗案，接着顺手又下一悬案，实在让大家不好奇都不可能。

“这个……你不用讲，事后找案因容易，难的是在事前准确捕捉到嫌疑人的信息……按正常的程序，从找到目标到介入侦查，再到实施

抓捕，少则几周，多则几个月……你们……算上今天好像只用了两天……就在两天前，你们中还有人去咨询我这个化装的事。”一位女警开口了，是技侦上那位牛人张英。她好奇地看了向小园一眼。向小园笑而未答。她继续说：“我很想把这件事归结于瞎猫逮了只死耗子，可是明显不像，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例信息里准确地捕捉到嫌疑人那一条，这才是关键。”

“对，这个案子我跟了一个多月，端了七八个‘仙人跳’的小团伙，就是没找到这一例。”三大队一位刑警道。

众人的眼光看向了俞骏，俞骏有点儿小得意地道：“小络你说说吧。”

“哦……是这样，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在设定搜索条件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既然这些留存监控大家都看过，而且没找出问题来，那我们肯定也不行；既然大家都从有前科的嫌疑人里找，而且没找到，我想以我们的水平，应该也找不到……我们当时也很头疼，做了现场模拟，做了酒店的三维建模，试了很多次也想不出所以然来。这个嫌疑人莫名其妙地蒸发，显得很诡异，好像她在监控里隐形了一样，当时我们就想，她不管怎么化装，总该找出什么吧？可我们一接触还是被实际给重捶了一下。大家前期遭遇的那种迷茫和纠结，其实我们都感受到了。”

络卿相说得很有条理，就是听得有点儿磨叽。后座的钱加多在打瞌睡，被娜日丽悄悄移了移位置挡住了。不过对于外来者，这可就是最精彩和最好奇的了，有人出声催着。络卿相进入主题继续说：“所以，我们只能另想办法。这个办法基于一种假设，‘仙人跳’这个套路很简单，首先必须有一个女人去勾引男人上钩，这在黑话里叫‘燕子’，但单独的一只‘燕子’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比如，这些并案里有的拿走客人的证件、卡照二次敲诈，确定是男人干的；比如，如何去选

择侵害目标也很关键，这是保证作案收获的首要条件，但当‘燕子’的人处在最危险的位置，她们是越少暴露越好，所以肯定得有同伙，事实上大部分‘仙人跳’的案子，都不止一个同伙……我们就假设至少有一个接应的同伙，假如有一个同伙的话，那我们找不到‘燕子’，总能找到同伙吧？”

“嘶……所以你们当时并不知道‘燕子’是谁，长什么样，昨晚在那儿作案？而是盯上他的同伙尹平达？”三分局那位直接质疑了句。这种办案方式，办得实在有点儿吓人。

络卿相顿了下。俞骏示意他继续说。小络直接把昨晚的筛选条件列出来，他解释道：“注意，‘仙人跳’主要是骗子作案，那骗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利用普通人的惯性思维，人为地制造思维盲点。第一个盲点，我们都认为她是头一次来索菲特兰，假如不是呢？假如之前来过呢？假如还有同伙呢？否则，皮埃尔这个作案目标是怎么选定的？随机抽了一个人就中奖了？之前那些客人呢？也是随机抽的，然后每次案值都这么大？第二个盲点，我们的惯性思维，一般情况下，嫌疑人都是得到财物后马上脱离案发现场，假如不是呢？假如她根本没有离开呢？这两个盲点让我们想到一种能够达到‘监控蒸发’效果的可能。”

“同伙……就住在酒店？！”民航路派出所那位民警史敬良脱口道，这个结果既让他震惊，又让他郁闷。

“对，其实当晚案发地点在16楼，他们就住在11楼，是通过安全出口下楼，然后进了1105房间。他们离开的时间是第二天中午，尹平达和张清欢是一前一后下楼的。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作案的‘燕子’是个女的，所以所有的精力都盯在女人身上；而且盯的时间也不对，我们普遍认为嫌疑人作完案就脱逃，设定时间最长是到我们出警后。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走，是睡了个懒觉，第二天才走的。”络卿相道。

“天哪……这么简单？！用的居然还都是真证件？！”分局的那位惊愕道。

“如果是假证件，恐怕案发后早被剔出来了。张清欢也用本人身份证登记过，不过他留寸发和化装后的样子差别实在太大，没人能想到他身上。”络卿相道。

破案，最难的恐怕不是案子，而是自己的思维转折。如果考虑到这两个盲点，那其他的就容易了，设定案发时间入住证件重复使用，再从这些人里面找背景有嫌疑的，或者即便不查证件，单查出入体貌吻合的，恐怕找到尹平达和张清欢也非难事。络卿相介绍得大家俱是惋惜不已，窃窃私语间神态不一，那种丢了便宜让别人捡着的意思很浓。

“咳……我说，大家不能这样啊，拿不下来了，往我们这儿撂，一拿下来了，又开始后悔，自己就差那一点点就拿下来了。我们费这么大工夫，反而像捡了便宜似的，还得不好意思啊？”俞骏出声了。引得大家有发笑的，有给他白眼的。市局那位来人撑了句：“我查了日志，你们的出警很不规范，大数据提供的是线索和方向，而不是证据，你们的程序有严重问题。”

“高处长，这‘仙人跳’案子，两个人关上门办事你让我怎么找证据？还不是一男一女，是俩男的。我要等证据确凿还有机会抓着吗？”俞骏道。

大家莞尔，此时才想起还有这档子事。俞骏说了，这俩男的其实是一对同性恋人，被抓了互相都不咬，要不是在租住地起获了部分证据，估计审讯都得费点工夫。

正讨论着，院子里咣当咣当闹得响起来了，乱得厉害。有人起身去看，惊讶道：“呀，俞主任，锦旗入场了。”

“不会吧，我忙得哪顾得上请功，而且这事也不至于呀！”俞骏得意地说，上前看时，却是西装革履的男士外加一群穿着礼仪旗袍的女人，有二三十人，那么浩荡地堵在门口，可把他吓了一跳。

案情介绍会自动散场了。众人急急下楼，恰碰上了来此的东风路派出所一位指导员。俞骏拽着一问。指导员笑着介绍，是金珊瑚酒店的，这不，又破了案子，又抓到了坏人，又挽回了酒店形象，这酒店方过意不去，专程感谢来了。

“你搞这调调，堵我的嘴是吧？”俞骏不客气了。

那指导员有点儿尴尬，难堪道：“我怎么敢堵您啊？这话说的！”

“那儿的治安有严重隐患，不排除是个非法性交易聚集地。这是怕我较真？”俞骏拉着脸。其他人听着想笑不敢笑，谁都知道那种情况，但那是一种没法摆到桌面上谈的事。

“已经在整改了，他们肯定也会吸取教训的……高处，这个是不是，搞个宣传啥的？”指导员绕开了。

“行喽。”高处一揽俞骏肩膀道，“每天只见上门报案的，这报喜的可不多见，招待一下，市局的宣传把你们放头条。”

“好吧，听领导的……不过那地方真得管管啊，诱发治安以及刑事案件的隐患太多。”俞骏妥协了。

那位指导员笑着道：“我当警察这么多年，男的勾引男的搞‘仙人跳’也就这一回。这么邪门的事要能常有，我们派出所该关门了。”

这话听得大家一阵笑，向着送锦旗的队伍迎上去了。

这种场面不多见，可也没什么新鲜，一团和气，一堆恭维，再加上感谢一番，过程永远大同小异。这自然没有小警员们什么事，钱加多和娜日丽悄悄从中心大厅溜出来了。难得清闲和轻松，两个人浑身自在以后，只剩了点小小的遗憾。这不，多多羡慕嫉妒恨地回看了一眼中心大厅，说道:“咱们是主角，顶多再加上十方，嘿，回头风头全给他们抢啦。”

“让你上场介绍案情？”娜日丽剜了他一眼。

钱加多一仰脖子，不服气道:“咋了？以为我不行啊？”

“嗯，行啊，从哪儿开始呢？从去KTV找个妈妈桑学习作案手法开始？”娜日丽道。

这一句结结实实地把钱加多噎住了。娜日丽笑着拍拍他的肩膀，随意地揽着他道:“别郁闷了，台上和幕后是两码事，这场面不是我们的舞台。这点你就得跟十方学学，你看人家，倒头大睡，都懒得过问了。”

“他去跟审讯了，早上才回来……哎，他说了，那俩男的伉俪情深，好了很多年了，要不是尹平达网赌输了个倾家荡产，两个人都准备出国办证呢。”钱加多道。

“其实有些嫌疑人也是受害人，受害恰恰成为他们犯罪的诱因，这种事很多啊。”娜日丽道。

钱加多一怔，换着角度道:“还是骗子惹的祸啊，要没网赌，这场轰轰烈烈的男男爱情，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悲剧结果啦。”

娜日丽笑得眉眼挤在一块儿了，哪怕多多正常思考，也会给出个不正常的结果，这恰是他的可爱之处。可能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他都抱着善意。

两个人正说着，一位参会的警察匆匆跑了过来，喊着“娜姐”。钱加多认出来了，是民航路派出所那位史敬良。他到了他们面前，很认真地说了一件事：他们所长要请反诈骗中心的高手们吃饭。他还特别强调：所长自己掏腰包。

哦……娜日丽和钱加多的表情如出一辙，做着鬼脸笑得不怀好意。

“娜姐，怎么了？我们好歹是个大所，所长兼三分局副局长，这级别也够了吧？这点面子都不给？”史敬良客气地道。

娜日丽侧头问钱加多：“多多，那句怎么说来着？说‘无事献殷勤’什么来着？”

“非奸即盗，不是好鸟。”钱加多道。

史敬良一笑，不好意思了。所长请客的意思都明白，还有扔这儿的烂事没处理完呢，而“仙人跳”案成功告破，怕是让所长看到解决麻烦的曙光了。他再要说话，娜日丽拦着他道：“别跟我说，我和多多就接了‘仙人跳’案，其他那充卡不退钱、哄老头老太太的事，是他们几个主办。”

“那你们不是一回事吗……哎，对了，那位高手给我介绍介绍呗。”史敬良期待道。

“啧……不就在你的面前吗？”钱加多拍拍自己的胸膛。史敬良嘴一咧。钱加多又拍娜日丽，手在胸前停下了，拐了个弯，拍着娜日丽

的肩提醒着："再咧嘴，娜姐出揪耳朵绝招了啊。"

"去去，别乱……什么高手啊？不都在会上吗？"娜日丽随口道，紧接着一怔，想起来一个人。

史敬良也提醒道："就那晚上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转了圈，后座坐的那是谁呀，没说几句话。"

"都没说几句话，你就知道是高手？"钱加多呛了句。

"审讯我也去了。那小伙儿厉害，不知道怎么就看出那一对男男是同性恋人，这个细节很重要啊。本来审讯口吻是：嘿，你的同伙交代了什么什么事是你干的，你是说出来呢，还是替别人扛呢……但有这个细节，口吻就变了，这么说：嘿，张清欢，尹平达已经交代他是主谋，是他让你男扮女装对酒店客人实施麻醉抢劫的……结果你猜怎么着？张清欢自己非要当主谋，把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史敬良赞叹道。

说完了，娜日丽和钱加多表情如常，一点儿也不惊讶。史敬良反而惊讶了，他奇怪地问："看来你们习以为常了啊……介绍认识下呗，天下警察总是一家，总不能咱们一个局的，还分两家？"

娜日丽刚要介绍。钱加多一拉她，挡在前面了，很郑重地和史敬良说："他正睡着，而且心情可能不太好。你现在去一准不行，估计会懒得理你。"

"咋了？我是仰慕。"史敬良道。

"我跟你说，这事还在你们身上。"

"啊？怎么了？"

“就你们这起案，知道我们费了多大劲吗？去KTV找妈妈桑了解‘仙人跳’行业的近况，不得已还得花小费淘点信息，比如那亲个嘴下药的手段，一般人能告诉你吗？还有去酒店埋伏，那可是自己花的钱啊……这都没地方报销去，你说他心情能好吗？”

“啊？！这样啊。”

“史哥，你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我保证把高手都拉你所里，不就那点充卡收智商税的事，那是手到擒来。你们报销也应该呀，给你们所里办案的。”

“倒也是啊……可这种支出咋报销啊？”

“赶紧请示，你就跟所长讲，我们中心挂靠经侦支队，财务不独立，有些事根本不好处理……你们处理不了的问题扔我们这儿，那我们处理不了的问题，你们总得帮把手吧？反正你解决不了，我们心情不爽，去了也是磨洋工。这事跟我们俞主任说吧，嘿，他不但不给报销，还把我们给训了顿，你说大伙儿心情能好吗？大伙儿要是心情不好，这事怎么可能办得了？你说是不？”

“这事肯定不好办，我问下啊……”

史敬良说着，拨着电话，扭过头在电话里和所长商议上了。娜日丽一直憋着没笑，现在发现多多的另一个优点了，虽然没有侦查思维，可有经济头脑，主意都打到派出所的经费上了。她轻声问着：“多多，至于吗？你差那点钱？”

“我倒真不差，可你们差啊！大伙儿不得吃着喝着玩着才有干劲，咋？AA制啊？”钱加多严肃地说。

这个高度绝对折服娜日丽了，她轻声附耳道：“好倒是好，主任知道了咋办？”

“这事咋深究，一深究哪能光是咱们有问题，而是派出所的管理也有严重问题。”钱加多无所谓地道。

不得不承认制度和管理上同样有盲点，钱加多出的馊招居然奏效了，他急着半路溜号去开发票。没到中午，一组人除了组长，全被他忽悠到了饭店。那头不过是工作餐招待兄弟和上级单位来人，这头大餐已经觥筹交错开始了……

有心难遇，无心撞邪

“来，张姐，我给您添点汤。”

向小园热情殷勤地给张英盛上，端到了她面前。张英谢了，又是期待地四下扫视，没有看到她搜寻的目标，似乎让她有点儿失落。放下碗的向小园好奇地问了句：“怎么了？张姐，我们中心有您熟人？”

警营是个大单位，可能很多同人哪怕属于同一城市，也可能十年八年见不上一面。不过似乎不是这个原因。张英笑笑道：“没有。如果有，也有两位，其中一位是你。”

“那另一位是我们主任了？”向小园道，眼光投向了正和分局、市局几位坐在一桌吃饭的俞骏。

张英看了眼，摇了摇头道：“我和你们主任差不多同时穿的警服，不过还真没交集。”

“那另一位是？”

向小园奇怪了，不过一想，旋即明白了，脱口道，“斗十方？！”

张英笑了，像是默认了。

向小园奇怪道：“不至于吧？劳您这么念想？”

“有点儿至于，人以类聚啊，但聚起来的一类，也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警察，有热衷于往上爬的，有热衷于刑技各类新技术的，有热衷于捞点资本跳走的，还有热衷于解决未解之谜的……我是搞技术的，对我们各队那类有特殊思维的人都有兴趣。”

“特殊思维？！”向小园不解。

“嗯，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者逆向，而是那种可以排除一切干扰，直指真相的思维。”张英呷着汤，看向小园疑惑，她笑着解释道，“比如我们前年有一例案子，九队的。一个逃亡十七年的杀人凶手，全队换了两茬人，甚至还组织过集中追踪，十几年都没有效果，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突破点。其实这个凶手的背景很简单，原本就是个街头混混，激情杀人，可逃的方式、能逃亡去的地方并不复杂，不管以经验还是知识、能力，他总能躲避开所有侦查……我一直很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除非是窝在深山老林或者边疆朔漠没露面，可即便那种情况，也有暴露的可能啊。”

“那结果呢？”向小园被勾引了一下。

“后来被刚入队的一位小警察给解谜了，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个普通的三无人员，不能把他想复杂了；又是个好酒好逞强斗勇脾气暴躁的人，那他就应该更简单，你说这种人不到派出所、看守所报个到、点个卯都说不过去不是？于是他把思路换了一下，十几年前信息

水平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各地的协查顶多有一纸传真，而且那上面图像失真得厉害，万一……这个凶手本身就在法网里，而我们还忙着四处乱追，那岂不是灯下黑了？”张英道。

向小园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脱口问：“在法网里？”

“对，他顺着这个思路查，这个凶手逃亡时用了个假身份，没逃两个月就因为打架伤人被刑事拘留，后因故意伤害被判刑四年。我们追踪的时候，他用了化名在监狱服刑；等出狱了，释放证明反而是他最好的护身符了，历次排查都把这个细节忽略了。那小同志其实就查了查几个疑似地点的服刑人员记录，直接就把改头换面的凶手给追回来了。”张英笑道。

“这样啊？！”向小园的智商被戳了一下，似乎这个故事和此次“仙人跳”有异曲同工之妙，她笑问，“所以张姐您对斗十方也有兴趣了？”

“对，常和这样的人交流，会启迪思维的。有空我想请他多到我们那儿做客，疑难杂症很多，这上面需要更多人的集体智慧啊。”张英道。看来她今天是抱着目的来了。

向小园此时才想起自己的部下，抬头四下瞅，奇了怪了，居然一个都不在，本想叫着斗十方和张姐再认识一下的。她正纳闷着。俞骏端着几听饮料上来了，给两位独处的女士各分一听，客气地邀道：“来来来，难得聚在一起啊，不让喝酒咱们以饮料代酒。张姐我敬您一杯，先在您这儿混个脸熟，万一找您帮忙，您可得把我排前头啊。”

“好，互换优先权，我们那儿悬案可比你们这儿多。”张英笑道。

“呀呀，又吃亏了……干杯，吃亏是福气，比如这次，都想坑我一下子，结果呢？给我们送荣誉送锦旗来了……特别是你们三分局的

啊，局里开个会，你们不声不响就给我挖了个坑。”俞骏说着，恰逢三分局局长也凑上来敬一杯，他捎带损了对方一句。

那分局长和张英碰杯，白了一眼，不客气地道：“能者多劳，向来如此。再说了那不是一个坑。”

“你们派出所和刑警队都没拿下来，这情况你会上都没说，还不算坑？”俞骏愤愤道。

“你误会了，我说不是一个坑的意思是……”那分局长笑着揭底道，“其实是两个坑。”

“什么？”俞骏一愣，然后恍然大悟，“那什么充卡消费诈骗也是？”

“哎，对了，你终于明白啦。”分局长得意道。

俞骏一吸凉气道：“你等着啊，你们的案全退回去，我直接跟局长说。不能你们自己不作为，拉我们在前面顶着。”

“晚了，老兄。”那分局长笑着一揽俞骏肩膀，提醒茫然的俞骏道，“就没发现你的队伍都不在？”

嗯，俞骏下意识地一扫，这才发现忙着庆功呢，敢情小组一个人都没来。他看向小园。向小园摇摇头。两个人正纳闷间，分局长笑道：“现在已经被我们请上桌了。俞主任，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能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经费的紧张问题我们给你解决下嘛……几千块钱至于把办案同志们都难住吗？”

“等等，这……这怎么回事？”俞骏一头雾水了。

“你们……到娱乐场所侦查那事，确实得拿钱开路，我理解……你们挂靠支队不好处理，这个我们处理……再难不能难一线同志……”分局长很诚恳地给他解释了一下。

向小园、俞骏听得哭笑不得，有苦说不出了，敢情钱加多就为报销几千块钱，直接把队伍全卖给三分局了……

“金猪大红袍、龙须百花黄金球、洪福脆皮鸽……这都是粤菜里的名菜，高汤焗生猛龙虾有点儿贵啊，没上。”钱加多道，他买了单，带着一行人走出金碧辉煌的粤菜大酒楼。

娜日丽应声道：“那炒饭不赖。”

“姐姐啊，那叫锦绣炒饭，一份一百多呢。”钱加多道。

吃得舒坦得直哼哼，剔着牙的邹喜男道：“我终于吃了回大餐，美中不足的是没酒啊。”

“下午还上班呢，想找刺激啊？”程一丁提醒道。

“上班都别吭声啊，咱们的身份来这种地方消费不合适。”陆虎提醒道，上前一揽钱加多说，“谢谢土豪多多啊，让我们也体会了一把奢侈生活，一顿饭吃掉半个月工资。”

“这怪不好意思的啊，老是多多请客。”络卿相道。

“没花多少钱，再说……别谢我，得谢十方，哈哈，我也是跟着沾光的。”钱加多腆着肚子，很大气地道。娜日丽笑而不语。

“咦？这货得了个什么便宜乐成这样？不对呀，多多，平时请客都是有目的讲代价，今天奇怪了啊。”斗十方好奇了。

钱加多回头说了：“我把那条儿报了。”

“什么条？”斗十方一愣。

“就咱们去KTV，还有金珊瑚开房。”钱加多道。

程一丁不信道：“不可能吧，俞主任多抠啊。”

“不是咱们单位，民航派出所给解决了。他们所长牛逼，挂着分局副局长呢，人家多大气，直接都给预支啦。”钱加多道。

“咦？我去，咱们忙着办案，这货忙着变现啊。”陆虎惊讶道，感激之情顿化乌有。

斗十方眉头一竖，一把揪着钱加多问：“报了那就不用感谢你了。难道我还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吗？你和那花姐是熟人，根本没花多少。”

“我……呵呵，话非要点破就没意思啦。”钱加多不好意思地笑道。

这一下把大伙儿都给刺激到了，不但多报，而且聚一块儿全吃了。这事要传俞主任耳朵里，那训一顿是轻的，也就钱加多这身份不知道轻重，其他人可就心虚了。斗十方悻悻地放开了钱加多，瞄了眼娜日丽问道：“娜姐你是不是知道啊？怎么也跟着他胡闹。”

“知道啊。可你们吃高兴的时候，也没问啊！只当本案犒赏大伙儿了。”娜日丽忍俊不禁了。

“也不对啊。”斗十方怔了下，看着钱加多问，“不管所里还是分局，哪家都是抠门得紧，事前谈条件还成，这事都办了，还给你毛钱呢？一句不合理支出不就打发了？你这张白痴脸不够大啊！”

“你脸大啊。他们要请你啊。”钱加多乐滋滋地道。

“耶，你出息啦？把我卖啦？一顿饭钱？”斗十方愣了，这个反转他可没想到。

“不光卖你，我把你们都卖了，我就跟他们谈了，请一送五，案子尽管来，再难的案子，一两天给他利索解决。两天就把‘仙人跳’案办了，想请这么个高手，总得付出点代价吧？”钱加多道。

“啊？派出所那消费诈骗案？”程一丁惊声道。

“对，好像就是。”钱加多道。

络卿相郁闷了，直道：“那就不是案子，没法通过警务途径解决，我都跟俞主任汇报过了，正准备推了。”

“你看你这人，别人解决不了，我们不能推啊。”钱加多争辩上了。

陆虎呛声道：“你一辅警有这么强责任心，这不吓人呢？”

“谁有责任心啦？你不能白吃人家的吧？哎兄弟们，所里说了，给车给经费，只要能给他们解决，这几个案子已经拖得他们破案率排名连续两个月倒数了。”钱加多道。

目的倒是没问题，不过这个“不能白吃”的出发点，听得哥儿几个呃了几声，差点把吃的佳肴吐出来。各人给了钱加多几个白眼。钱加多气得怒指数落道：“怎么了？怎么了？好吃好喝招待着你们，还个个耷拉着脸跟欠你们八百吊似的？谁不干给我吐出来。”

恼羞成怒的钱加多这一发飙，可把大伙儿镇住了。娜日丽说了：“就冲着他这大半年没少请客，我也坚定地和多多站一块儿……十方，

你不至于不维护兄弟的面子吧？”

“啊，为了兄弟这面子，我这脸不要了。”斗十方一揽钱加多，顿时把多多安慰得无比舒坦。

这仨一走，分裂了。邹喜男赶紧道：“等等，我也来，这大餐吃的，脸要不要无所谓啊。”

那俩最要脸的，也只能放下了，跟着大队直驱民航路派出所，像模像样地跨单位办案来了。

派出所的忙碌是超乎想象的，去的时候正有一个会在开，众人刚坐下就有两个出警，一个是车剐蹭了一下，两个车主打起来了；另一个是超市里偷东西的被小老板给扭住了，一下子把预备警力全部调出去了，会议室都没腾出来。众人只得去询问室看报案的材料。等史敬良匆匆赶来，那薄薄的十几份案卷已经被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此时众人脸上的表情，和被带进这里的嫌疑人差不多，一个个蔫头耷脑，生无可恋的样子。

“就这么个案情，弗兰健身中心消费卡的事，拖两个月了，有十几个报案，金额从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我们介入调查才发现，经营者叫石金山，因为借贷纠纷和原债主达成法庭和解，其弗兰健身购置的器材及办公用具划给对方抵债。这一抵债一关门，原来在这里已经交年费的群众就落空了，没地方健身了，能退了余额也算……我们就联系石金山，这家伙直接一句没钱把我们打发了；我们联系了仲裁调解，对方倒是愿意接受调解，但还是没钱；仲裁也头疼，又推回给我们了。我们跟报案人商量要不走法律程序起诉，嘿，大家就都不乐意了，难道报案了还不算法律程序？不愿意起诉，这不追着我们派出所处理……”史敬良解释道。

陆虎道："起诉的时限会拉长，至少半年才能进入执行。预付费消费了多少，余额多少，这都是一笔糊涂账啊，官司一年半载未必打得下来，别说要钱了，恐怕连律师费也不够。"

"可不，事主估计也揣准了这心态，成心赖掉这笔钱呢。"史敬良道。

"有多少啊？"程一丁问。

"按照群众报案的，有九万多。事主不承认，说顶多有一半。"史敬良道。

"其实应该比九万多还多，肯定有很多不报案的。"钱加多道，一说到这个，他联想了，掰着指头数，"我三堂姐、五堂姐都不止一回碰上这种事，健身的、美容的、瑜伽的、美发的，一年得交好几回智商税。这些人不是做生意，是专业收智商税的，不信你看看他经营的时间有多长？"

"八个多月。"史敬良道。

"看看，从开业到关门八个多月，够干什么？只够收割一批韭菜。"钱加多道。

"等等，多多你别激动哈，这是个市面上的惯常套路，没法界定诈骗啊！"陆虎安抚着钱加多，把目光投向了史敬良。

史敬良为难地撇撇嘴说："可不，就为难在这儿，群众确实是财物有损失才报案，不能不立案啊。但这种因为负债被清算欠下钱的，又不适用行拘或者刑拘惩罚措施啊，再加上究竟余额多少又是笔糊涂账，店都关了，可到哪儿取证去呀？"

“你看你，咱们这儿是派出所，又不是托儿所，靠着哄小孩混啊？”钱加多拍着桌子怒了，直道，“传唤回来好好收拾一顿，立马老实退钱啦，我就觉得这就不是个事。”

史敬良的表情哭笑不得成雪上加霜了。其他人笑而不语。斗十方伏着头手一指提醒史敬良：“看，这是高手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粗暴直接。”

“行了，行了，别逗多多，大家想想辙，这事吧，我觉得就是诈骗。”娜日丽道。

络卿相一合案卷道：“谁都知道，这种现象是全国性的。这还不算狠的，更狠的是法人代表找个弱智或者脑残，反正就是不给受骗的找地方说理。”

“这个也有，其他所辖区偶尔也有这种案例，不过有些金额小没立案，有的直接就是外地经营法人，卷了钱就溜了，没有反映在案卷里。可我们这儿是个中心大所，不能那么操作啊……这不，被这十几起报案给拖着，破案率月月倒数第一，实在没办法才在局里会上给你们反诈骗中心了。”史敬良道。

“你们所长那是坑我们领导不知道情况。”邹喜男道。

“那你们现在知道了，不也来啦？这高手就是高手，等一会儿我们所长说了，经费啦，车啦，啥都别考虑，不管能帮群众找回钱来，还是说服群众撤销报案达成和解都算，反正就是把事给了了，不能老挂着。”史敬良道。

看来，派出所同行的诉求也不算过分，但真要解决恐怕没那么容易。络卿相为难地刚说这个事不好解决，立时被史敬良打断了，他嘴里说：“先坐啊，我给大伙儿买饮料去，会就快完了，稍等啊。”说着

急着起身，一边听电话一边还不忘安抚请来的同行。他这忙得脚不沾地的，看得一行来人心里五味杂陈，实在不是个滋味。

千言万语汇成程一丁的一句感慨：“多多，你这顿饭好吃难消化啊。”

“你是老男人，可以说不行。”钱加多胖指头一戳，把程一丁气了个白眼，胖指又一戳其他人说，“其他的还没老呢，总不好意思说不行吧……斗哥，说句话啊！”

“为了你三堂姐、五堂姐不再被收智商税，以及为了消除你报销不合理支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这事就只有一个字，干！我们要干就干狠的，不但把报案人的钱找回来，而且要把所有被坑的会费全部找回来，这态表得可以吧？”斗十方身无正形，像是开玩笑地和钱加多说。

钱加多拊掌大乐，不过一高兴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瞎高兴，其他人都哭丧着脸，实在给不出哪怕一点儿激情来。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要遇上糟心事，就不会只是一桩，这头刚接手还没头绪，那头报案人又来派出所催了。史敬良隆重地介绍了反诈骗中心小组，介绍完就溜了。那几位自我介绍了一下，直接把中心几位都听蒙了。一位是区政府的，一位是监委的，还有一位来头更大，市政府的。他们是作为“普通群众”来的，可这种“群众”谁敢糊弄?

结果被几名“群众”教育了一通执法不作为、不为群众办事以及消极拖延推诿，等等。他们可能也未必就在乎那点被收的智商税，但这气总得有地方发泄，很不幸，反诈骗中心这几位被请来的结结实实地当了一下午出气筒……

旧瓶新酒，谋事在人

下班时间过了近半小时，娜日丽、陆虎才悄悄踅进单位，像做贼一样从后门绕进了办公楼。半个下午在当出气筒，剩下的一半去走访了其他报案群众，继续当出气筒。今天他们算是满载而归，满满的都是负面情绪。

“娜姐，娜姐……多多这事让主任知道，不会收拾咱们一顿吧？”陆虎心虚地道。

确实有此担心，否则不至于像做贼一样心虚了。娜日丽且走且道：“报都报销了，吃都吃了，还能咋的？大不了AA制退回去。”

这话却让陆虎更郁闷了，他嘟囔道：“咱们还是嫩了点啊，这里头这么大猫儿腻呢。区政府的、市政府的，加上监委的，所里一个也得罪不起，一件也解决不了，结结实实扣咱们脑袋上了。这倒好了，都知道提级处理了，咱们赖都赖不掉了。”

“哪那么多牢骚，只要报案，不管是草民还是官员，在警务意义上都是公民，都是群众，还不都是咱们的事，处理不了是能力问题，要是不处理，那就是态度问题了……咦？”娜日丽说着，看到了程一丁和络卿相从前面鬼祟地上楼了。这个点应该都下班了。两个人打着手势，往办公室走去，刷卡开门。后脚进来的程一丁发牢骚道：“我们去了趟现场，早改成火锅店了，店主一问三不知啊。找到房东了，他说石金山就租了九个月，差一个月满额……我觉得就是蓄谋收割智商税。”

“没证没据啊，现在树倒猢狲散，一个人都找不着啦……他们连用工合同都没签，员工信息为零。”络卿相在后面道。

“嘘——”娜日丽回头，做了个噤声的姿势。众人愣在当地了。视线里，向小园正坐在透明的办公隔间里看着什么，发现众人进门，她侧脸看了看时间，这才慢悠悠地收拾东西。等她从隔间出来，那惯常的亲和微笑像是在嘲弄一样，让大家感觉有点儿不自然。

“忙得连下班时间也忘了，挺辛苦啊？”向小园问。

“不辛苦，不辛苦。”陆虎和络卿相赶紧摇头道。

“哦，那正好，今天多加加班，争取一两天把这事处理好。这事虽小，但反响不小，各区、分局、派出所都有过类似的案例，如果你们能成功解决，说不定给其他兄弟单位一个很好的借鉴。”向小园正色道。

啊？！陆虎、络卿相没承想自己被自己说的话套住了，张嘴哑口无言瞪着。

“这就惊讶啦？还有更让你们惊讶的事，张清欢和尹平达已经交代了二十三起‘仙人跳’案，中心要就此事给咱们小组请功啊。你们可不能功还没请下来，自己先掉链子啊！”向小园警示道，目光看向了程一丁，“老程，你不是说肯定是蓄谋收割智商税吗？看来有眉目了啊？”

“向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程一丁要汇报。

向小园直接打断说：“再复杂，我相信也难不住你们……我和俞主任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哦，对了，我看大家精神都不错，就都通知来加班吧，反正也闲不住，我先走了。”

她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款款离开，脸上是一副促狭的笑容，不用说，她肯定知情了，也肯定是故意的。她人一走，众人奔向窗户，看到向小园在门口稍等了一会儿，乘着一辆车离开，那辆应该是俞主任常坐的车。这一发现，大伙儿更颓丧了。

陆虎一拍巴掌说："完了，主任应该知道了，咱们有的受了。"

"这么快就知道啦？"络卿相有点儿不相信。

"三分局局长下午就在咱们中心，主任一推，那还不有的说了？人都去了，费用都报了，案子都上马了，推什么推啊？"陆虎道。

这种可能性很大，跨单位报销这种事除了领导协调，也就多多敢干，这肯定瞒不住的。一想这个众人更是黯然，要是碰上个直来直去的领导，被训一顿还好说，像俞主任这样，不声不响冷不丁给你一下，而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收拾你，那才是最叫人心虚的。

他们正郁闷着，门嘭的一声开了，邹喜男和钱加多回来了。多多紧张地拽着娜日丽问："娜姐，领导没说啥吧？"

"说了，让咱们一两天解决。"娜日丽道。

"那不可能啊！"钱加多一怔，犯难了。

"知道不可能，才让你一两天解决。"络卿相剜了他一眼。

"什么意思？你说话怎么像白痴啊？一点儿逻辑都没有。"钱加多挖苦道。

众人给气笑了。陆虎提醒，领导可能知道了，所以故意甩了这么个脸子，晾起大家来了。正常情况下，以向组的性格，怎么着也会关心几句，今天可倒好，催着大家加班了。

“组长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浅薄吧？”邹喜男不同意了，维护着领导说，“兴许是真对咱们充满信心。”

“等等。”程一丁揪着邹喜男，凑上来一闻，指头戳着问，“你俩分工是去收集原弗兰健身中心员工信息的，还有时间喝两口？”

“没有没有……就在羊杂摊上胡乱吃了点，这不抿了一小口，是不是啊，多多？”邹喜男不好意思地道。

钱加多上来补刀了，一摆手道：“时间太紧，我们这不也找不着人，就弄了一瓶顺顺气。一下午净被人数落了，要不是你们拦着，就下午那个秃脑袋，我非扇他大耳光不可。”

“好吧，程哥，甭跟这俩货较劲。”娜日丽烦躁地道，把那几本案卷拿到手里，看了几眼又愤愤地扔桌上了。

络卿相追问道：“多多，十方呢？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

“他把我车开走了，说回段村给他爸送点药……要不开走我车，我还不敢喝酒呢，要赖也得赖他，是不是啊，大邹？”钱加多终于找到推卸责任的地方了。

邹喜男看大伙儿犯难，赶紧点头道：“对对，都赖他……哎，不对，大伙儿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子来了咱们捉，有啥犯难的？”

“你先清醒一会儿，去水管那儿洗洗脑袋。”陆虎道。

两个微醺的真去洗手间了，不一会儿回来成了仨，原来恰遇上从段村回来的斗十方。两个人一左一右挟着斗十方进了办公室。钱加多

咧咧嘴说：“你下午不是说好解决吗，赶紧给大家说说，看把大家难的。”

邹喜男也说了：“我俩提前把庆功酒喝了啊，你可别天桥把式——光说不练。”

斗十方倒不着急，让这两位扶着坐下。刚坐下，钱加多又殷勤地起身给他倒了杯水。斗十方看看大伙儿，一群人似乎还沉浸在一下午的郁闷里没出来，他清清嗓子道：“你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市政府那位……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那位，秃顶，是替他老婆报的案。他特别义愤填膺，一共才三千块钱，以他的身份，不至于因为三千块钱，磨这么大面子和警察叫板不是？他不止一次强调，是健身中心的教练骗他老婆交了会费……注意到了没有？”

他这一句话勾起了大家的兴趣，但仅限于兴趣。程一丁纳闷地问：“这很正常啊，亲属替当事人来报案。人家去派出所做过笔录啊。”

“你们注意一下年龄，机关事务管理局这位李振华是位‘80后’，而他老婆秦雨欣，是‘90后’，两个人差九岁……笔录上很温和，秦雨欣只是说每两个月都买私教的课，只是上上个月刚买不久，弗兰健身就倒闭了，没退费，完全没有她丈夫这么义愤填膺啊……”斗十方神神秘秘地道。

“什么意思？你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的。”娜日丽听蒙了。

“我觉得这位李领导的气，不在那三千块钱上，而在教练身上……说不定啊，他老婆和教练有暧昧，没准有一腿。”斗十方讲出了自己的推测。

众人眼神一滞，跟着哧哧笑得弯了腰。邹喜男喜不自胜道：“这案情能联想到奸情上，我墙都不扶，就服你。”

“我不是一直让你心服口服吗？其实这个事不难解决，就看你眼光准不准，下手狠不狠。有句话叫功夫都在诗外，还有句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事要处理，得绕个圈，不能针对石金山。假如他是蓄意诈骗，那他肯定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调解也好，仲裁也罢，哪怕你起诉，他也做好了拖的准备。对于这种铜嘴钢牙浑身癞子皮的，正常手段都没治。”斗十方笑道。

这下大家的兴趣可上来了，娜日丽下意识地往前拉拉椅子道：“那快说说。”

“对，我看领导晾着咱们就等着咱们出丑呢。”程一丁道。

“别太过了啊，你办事都吓人呢。”陆虎警惕道。

“我给大家讲个江湖故事，你们听完就明白了。‘金评彩挂风马燕雀’，排第二的‘评’，有些叫‘瓶’，也有叫‘皮’，它说的是一种江湖技能，把它理解成耍嘴皮子、卖狗皮膏药都行，本技能的要求就是‘钢口要好，能说会道’。第一步，叫‘圆黏儿’，就是吸引观众。”

斗十方起身，在已经空白的案件板上写了“圆黏儿”三个字，解释道：“或打拳踢腿，或舞刀弄枪，或打弹弓，或使飞镖，反正就是引人注意，引得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这才算圆好了黏子。”

演示完第一步，斗十方收势，一清嗓子，用浓重的山东乡音开始嚷了：“……我今天要练一套绝世的功夫，功夫的名字叫老李飞刀，这飞刀要戳着树上的鸟，说它戳眼不戳爪子……这地儿没鸟，那咱就戳苍蝇，戳着苍蝇死了不算本事，得叫它落地嗡嗡乱叫而飞不起来，那

才叫绝世功夫。今儿趁着老少爷们儿大姐大妈捧场，我练一练，大家替我老李飞刀传个名……我练了啊，看好啊……”

这钢口流利无比，滑顺无比，那表情真切无比，看得大伙儿笑呵呵的。再往前推十几年，这阵仗在城乡集市是经常见的。

动作停止了，斗十方换着口音解释着：“这是第二步，‘拴马拉儿’。意思就是把大家注意力吸引住……注意第三步，‘翻天印’。这就转换话题。”

一转眼，作势的飞刀却没有飞，又是山东乡音开始了：“啥？你说啥？要钱？这绝世功夫自然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练好了，众位给我传个名，可别传这个飞刀的名，这个飞刀不是人人能练会的，得传我老李膏药这个名……咱这个膏药可不是卖啊，练功夫的人，不练功夫的人……不管你闪腰、岔气，还是腰疼、腿疼，哪怕筋骨麻木、半身不遂，贴上咱这老李膏药，保证你立时舒筋活血，马上止痛……”

再一转，斗十方在白板上写着“紧蓬”“拴桩”“鬼插腿”，提醒着要从老李飞刀变成老李膏药，从练飞镖变成介绍膏药，从分文不取白送，改成买一送一。众人乐呵呵地听着，斗十方眉飞色舞地叫卖着：

“……先向诸位说明，我不是傻瓜，有膏药白送，为的是传名。常言道，小不去，大不来，名不去，利不来。可白送它有个问题，白送的他不拿我这膏药当回事，要买我这膏药，是十块钱一张，今天我就卖二十张……那位说，你不是白送我吗？送，一定送，哪位买一张，我再白送一张……贴不好你来找我，贴好了给我传个名，让大家都来找我……”

大家笑呵呵地听完这一段江湖叫卖。这倒无甚稀奇，江湖地摊和现代企业没有区别，最终都要落到“钱”字上。等斗十方收势，钱加多

嘿嘿笑着评价："当警察真是白瞎你这个人才啦，公园里摆个摊，每天咋也收个大几百吧？"

"哟，怪不得玩这么浪，这是根本不怕失业啊。哈哈。"邹喜男没心没肺地道。

娜日丽斥着让两个人闭嘴，好奇地问斗十方："你这啥意思？"

"这骗子都是一脉相承的，方式千变万化，但套路是亘古不变的。第一步，选址，考察市场，然后开健身中心，'圆黏儿'；第二步，做好服务、做好私教、做好广告，相当于'拴马拉儿'，得把观众留住……第三步，'紧蓬'，勾引客户兴趣，'拴桩'，留住客户，比如充卡这招就是同样的原理。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招'鬼插腿'，把送变成卖，或者把卖变成骗，都可以，取决于这个'圆黏儿'的本事大小，以及想收割多少……"斗十方一样一样写着，把健身的经营，完全契合地和江湖生意融合到了一起。

但即便融合到了一起，众人还是一头雾水，现在需要的是破局，而不是做局呀，大家都看着斗十方，而斗十方笑吟吟地却不揭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这时候，最白痴的钱加多却兴奋地举手抢白了："我明白了，我知道突破口在哪儿。"

斗十方夸张地做了个请势。钱加多得意扬扬地受礼，起身站案件板前，终于有露脸机会了，他清清嗓子，得意地开始了，不料刚开始就龇牙瞪眼地重重打了个饱嗝，一下子把准备倾听的同事笑翻了。大家对他的期待，也就跟着荡然无存了……

俞骏驾车在省厅后楼下停好，和向小园下了车，边看时间边往楼里走去。那里是保密处所在，一般是紧急、涉密类会议的场所，这一

次可能有点儿不简单，出于职业的素养，向小园一路只字未提。

抬步进楼时，还是俞骏开口了，直道：“你的耐心比我想象中好。”

“其实我们的好奇一样，只是强忍着耐心。”向小园道。

“有兴趣猜一猜吗？”俞骏问。

“无非是长安一案的后续，逆风、杜其安，或者这里的朱丰审讯有所进展，这个骗子江湖已经被我们捅了个窟窿，窟窿只会越来越大。”向小园道。

俞骏回头，两眼欣喜地啧啧几声，叹了句道：“咱们搭伙时，真没料到会这么默契啊。和我猜的几乎一样。”

“那几乎以外的，还有什么细节不一样？”向小园问。

“案情肯定僵住了，否则办案的肯定瞒着我们长驱直入，先下手后打招呼；现在是先招呼，那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俞骏道。

“那意味着，我们得上手了？”向小园道。

“长安一案我们已经赢得了入场券，咱们亲手组的这个小组虽然见面不如闻名，但见面以前，无人敢小觑。”俞骏笑道。

这话把向小园也逗乐了，她道：“没你说的这么差吧？‘仙人跳’这个案子，谁敢想象能两天拿下了？几个队都傻眼了。”

“膨胀得厉害啊，不栽跟头不长记性，看着吧，这回得出个大洋相。”俞骏道。

“那也未必，说不定……”向小园反驳，不过力度太小。直接被俞骏打断了说道：“健身、美容、会所甚至包括商场购物，全市收智商税的没有一千家，也得有八百家，这钱想找回来，可比找八大骗难多了。”

看来领导没抱希望，向小园笑了笑，未置可否。到楼层了，走廊里已经聚了数位来自刑侦、网安、技侦上的大员，看样子，可能会比猜测的还要严重……

没人看好的事，被几位小警玩到渐入佳境了。钱加多站定，清嗓，看看期待的众人，开口却道：“你们求知若渴，我也渴呀，也没人给倒杯水？”

“啊呸，给你倒一杯水，你好涮我们啊？”络卿相根本不信。

陆虎也不信，直道：“口水很多，要不？”

“你可以不尊重我的人品，但不能不尊重我的学识，滚。”钱加多骂道。

众人乐不可支，还是邹喜男贴心，给倒了杯凉水，作势郑重地递上道：“钱大师，请。”

“要得，就这态度，一会儿夜宵我请。”钱加多得意地拿过，一挥手强调，“不叫他们。”

邹喜男喜滋滋退下。钱加多抿了一口开始指点了，一戳案件板道：“这个生意，关键在托上。对吧，斗哥？”

娜日丽直接翻白眼催着：“那你快脱呀，我们欣赏下。”

众人哼哈一笑，钱加多瞪着眼说着："托，一手托两家托，不是脱裤子的裤子……不对不对，脱裤子的脱。"

酒喝到微醺的钱加多这开场快把大伙儿笑晕了，他急着解释道："开发商卖房，得雇人当托儿制造抢购现象；商场促销怕冷场，除了请乐队助兴，其实还得请很多闲人逛，那也有日工资；这美容美发化妆的，它隔三岔五就得搞点活动，弄几个帅小伙，'姐啊，姐啊'的，把那些傻老娘儿们全骗进去啦……哎真的，别不信啊，我就去做过两次发型，那小姑娘'哥呀，哥呀'叫得可亲热了，差点让我以为爱情来啦。"

几人笑得下巴快掉地上了。而笑着的娜日丽猛然间像被人点醒一样站起身来，愣了一秒，惊喜地看着钱加多。这一个变故让所有的人醍醐灌顶了，霎时，笑声戛然而止，那道划过思维的灵光，让众人的眼睛都格外亮。

"玩嘴皮子生意，技能在嘴皮上，可高明却不在嘴皮子上，要达到'紧蓬'，增加客户信任，拴桩，牢牢留住客户，必须有帮手，或者是托儿、同伙，都行。也只有同伙得力，这个盘子足够大，才能玩最后一把，把卖变成诈骗，也就是'鬼插腿'。"斗十方在一旁悠悠道。

"对呀，如果是蓄意的，那反常的地方就会很多，最大的可能是……"程一丁看向了斗十方。娜日丽脱口道："教练是吧，你开始就说教练……这些人直接接触每个客户，他们是最直接的推销员，如果他们和老板合谋蓄意欺诈客户，那简直是手到擒来啊。"

"这个我们可以介入，对于案件涉嫌的人员、账户，我们都可以查询，人员可以传唤。但是……他们要都不承认，全推老板身上怎么办？这种事都是法人负责的。"络卿相道。

“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负责，才无所防备……这种生意做局的拿到钱不会全吞，得分出一大部分给托儿，一为报酬，二为封口。这么讲吧，被逮着的嫌疑人都会交代自己是头回犯事，但谁也知道不可能是头回犯事。这些收割智商税的也一样，必须合谋，必须多收点，否则划不来，而且没那么巧，头回犯事就遭遇报案。”斗十方提醒道。

娜日丽一拍巴掌，明白了：“把多起消费卡不退费案放在一块儿比对，肯定有重合的人，和那些参与电信诈骗的小毛骗一样，吃惯了利，绝对不轻易改行。”

“对呀，这个似乎不难……值得一试，可是单凭口供，不能定罪啊！”陆虎道。

“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定罪，是要钱啊。呵呵，咱们就这么办，他要是能撑到最后还是一毛钱不退，或者确实就是破产没钱可退，得，咱们认输。但万一成了，那就给所有警务单位提供一个范本了，最起码将来谁想干这号收智商税的生意，得掂量掂量，他架不架得住被警察把他们一窝查个底朝天。”斗十方铿锵地道。

这办法可是把信心一下子唤起来了，众人迫不及待地各就各位，电脑上捋大数据信息的，拨电话询问报案人弗兰公司人员信息的，顺着涉案公司查找账户信息的，开始一层一层地剥洋葱往里深入了。就连最懒散的钱加多也兴奋得不回家了，忙着在手机上点外卖准备犒赏团队。他强调说：“看把大家累的，必须吃点好的，明儿找民航派出所，再报销一回。”

人心齐，泰山移。夜宵时分，这个方案已经接近成形了……

第四章 短暂休整重新出发

剑走偏锋，既狠且准

俞骏难得上班迟到了一回，误了近两小时，到单位时已经比平时上班时间晚了很多，而且是到单位才忙着草草洗脸，看样子一夜没休息好。事实也确实如此，昨晚的保密会议开到凌晨时分，回家脑细胞又兴奋了几个小时，等闭上眼天都亮了，一觉睡过了。

幸好今天没检查，没案情，建制一年多各项工作已经渐成流程，他这个主任除了安排日常和加强反诈骗的宣传预防，除了应付突发性事件，还真比在局里要清闲得多。自卫生间洗了把脸回来，进办公室时他踌躇了下，拐了个方向，径直朝X小组的办公区域踱去。

本来这个临时起意，连冠名都省了的小组，正常情况下，结案后人员可能就分流到各部门了，但每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又保留了下来。从货到付款诈骗到长安虚拟传销诈骗，回到中州又侦破炒股配资诈骗，那头案情刚清，这边困扰分局数月的“仙人跳”案又成功拿下。虽然俞骏嘴上不怎么说，可这心里呀，得乐开花了。

纯粹就是捡了支拼凑队伍，谁承想搞成尖兵王牌了。省厅领导会上都不止一次表扬过这个小组建制。这不，谢副厅这次又点名要起用X小组。

门没关，顺手一推，空无一人……哦，不，只有一人站在案件白板前，都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俞骏伸着脖子一瞅，可怜了，只有向小园一个光杆司令，部下一个都没到场。他敲了敲门，这才惊醒了向小园。回头的向小园不好意思道：“主任，有事？”

“没事，你这是？人呢？”

“这不响应号召，全到一线了。”

“不是吧？给别人家干活儿也这么卖力？再说这活儿，就卖力也干不了啊……咦？这是……”

俞骏好奇了，看着案件板上黑笔写的中心提示，怔了下。

向小园解释道：“我这不看了半天没看懂吗，十方这江湖黑话，比网上的新生词还层出不穷，不容易理解啊……‘圆黏儿’‘拴马拉儿’‘紧蓬’，还有‘鬼插腿’，这什么跟什么呀？”

“哈哈，这个我还真知道点，这是江湖卖艺的春典。你这个年龄和生活环境估计没见过，过去街上卖大力丸、狗皮膏药，这个那个，反正包治百病那种药……这分别是选址、吸引注意力、留住客户，以及变相让看客掏钱的意思……哦，这群小家伙还真上心了，这是案情分析啊，把健身房收费类比成江湖摆摊卖艺骗钱那种了……你没看这儿写着吗，‘金评彩挂’，排榜眼的‘评’，也叫‘皮’。有道理，过去这类人就是擦着边赚钱糊口，说卖也不全是卖，说骗也不全算骗，工商逮不住，警察管不了，啧……有道理，游离在红线内外的玩法。”俞骏道。毕竟是反诈骗中心的主任，这点渊源还是有的，大致给向小园讲了下八大骗这类“皮”的解释。向小园皱着眉头喃喃道：“阴魂不散啊，昨晚咱们的会议内容也是这个，今早就碰上了。”

“还是有区别的，‘金评彩挂’明四门，是能放台面上讲的。‘风马燕雀’暗四门才纯粹走的是灰暗路线。严格地说，算卦批字都算‘金’字一门，就即便现在的街市上也有的，如果当成一门养家糊口的技能和本事倒也无伤大雅，但要当成聚敛财富的手段就要出事了……去年那个网上算卦，不就骗了几千万元吗？”俞骏点评道。

向小园也有点儿疲惫，笑道：“只听说过用新办法解决老问题，但没听过，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啊。我还是没明白他们准备怎么干。”

“很容易知道啊。”俞骏道。

“是吗？您知道？”向小园不信。

“你看你笨得在这儿犯傻，查一下他们的电脑日志不就行了？这是斗十方的思路，他肯定只能给出个思路，要找出路，还得靠咱们的大数据。”俞骏提醒道。

“对对，我都迷糊了。”向小园拍着额头坐下来，翻查着小组各台电脑的联网日志，很快发现了昨晚全组人员的浏览内容。她拣着重要的一屏一屏剔出来，很快，打印机刷刷吐出了几页纸张。

俞骏顺手拿过翻看着，脸上疑惑的皱纹慢慢舒展。向小园抬头问道：“他们根据账务信息剔出来弗兰健身的几个教练，陈策、张学古、孙斌斌，还有个女的，陈莉，特别标注……这不南辕北辙了吗？”

查的是弗兰健身，理论上应该从法人代表石金山入手，现在特别标注的却是健身房从业的几个教练，这就让向小园一头雾水了。而俞骏却是见猎心喜地道：“这个办法好像对路啊，卖狗皮膏药的总得有几个捧场溜皮的，要是把这帮皮溜子收拾住，还真有可能把这事搞出点眉目来。”

向小园没明白。俞骏解释这“溜皮的”相当于“托儿”，也就是“圆黏儿”的同伙。这问题就来了，她问道：“假如是同伙那就肯定有攻守同盟，即便没有，也互相心知肚明，都是老板的事，关我们一打工的什么事？而且，根本达不到传唤条件……坏了，他们不会又突破警务规范办事了吧？”

“别。”俞骏拦着惊得站起来的向小园，劝慰道，“老程、娜娜都是老刑侦了，陆虎小络胆子又不大，再说还有派出所的民警跟着，突破什么规范啊？你得放手让小伙子们去施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主任，您这不是放手，有点儿放任了啊。”向小园提异议了。

“不会不会，十方惯于剑走偏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又狠又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放任我去干，我也没处下手啊……教练，教练……没有盯住这些人的由头啊。”

看来俞骏并不介意放任一下，而且是思索着放任以后自己的部下该如何出手，可惜这招剑走偏锋把他难住了，思来想去，怎么也破解不了……

维特健身的大标志出现在视线里时，时间指向了上午9时28分。

斗十方领头，左边跟着钱加多，右边跟着邹喜男，三人看了眼手机上的照片：张学古，男，31岁，有二级营养师资格证，健身教练。

他是个脸廓帅气、肌肉成形的男子，那种异性倾慕同性嫉妒的类型。钱加多咧着嘴道：“我现在明白政府那小领导为啥气不打一处来了，看见自己老婆和这号男的在一块儿，就算两个人没事也心虚呀。”

“那不归咱们管，十方，这咋问？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和群众打交道得千万小心，一不小心就告你个执法不规范，更厉害的是给你

传到网上。你越给群众办事，群众就越不介意黑你一家伙。”邹喜男道。

钱加多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呢？”

“你一辅警，瞎操这心干吗？”斗十方呛了句，挥手，直接进，且走且道，“你俩不要说话，我让你们欣赏一下，什么叫铜嘴钢牙口吐莲花。”

“不会吧，我就见你臭嘴磨牙口吐脏话过呀！”钱加多道。

邹喜男一笑，被斗十方顺手一端下巴，端正了表情，向左又威胁了钱加多一眼，这三位才雄赳赳地进了健身房。人很好找，张学古正指导着一个撸铁的男人规范动作。吧台喊了声，他擦着汗奔上来了。他一看来找他的人，不认识，还以为是谁介绍来健身的。不过再一亮警证，这帅哥吓了一跳，愣了。

“借一步说话，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可以吗？”斗十方客气地问道。

这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张学古把三位警察请进了休息室，和他说话的居中而坐，那两位虎着脸一左一右站着。他若无其事地倒了杯水。斗十方没有接，拿出了小本本，请对方坐下，直接撂出个白痴问题：“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您没说，我怎么知道？”张学古愣了。

又是一白痴问题，斗十方斜眼觑着问：“这种事你应该心知肚明啊！”

“啊？什么事啊？我不明白啊！”张学古愣了，估计派出所的就这水平，他使劲耐着性子，窝着火道。

这时候连钱加多也觉得窝火，一般不是拍桌子瞪眼问话吗？哪有斗十方这么扯淡的？

“哎呀……这个事。”斗十方难以启齿的表情，憋了半天才憋出来，“有人把你告了，我们得来了解点情况。”

“告我？告我什么？我整天都泡在这儿。”张学古怔住了。

斗十方憋着，憋着，又憋了个大炮说道：“告你性骚扰。”

“啊？这这……这不扯淡吗？我骚扰谁了？”张学古哭笑不得，不过语气强度明显低了一个度，看这样干过这种事。

“报案人的情况我们得暂时保密，是你在弗兰健身中心工作时的事。啧，我们也觉得这事扯淡……哎哟，可是人家报案，又到派出所闹，你说……我们也为难……哎，我说这位帅哥，我一见你，我咋觉得这事应该反过来，是那些娘儿们骚扰你才对呀？”斗十方道。

这句听着舒服，张学古道：“可不，我们这儿女学员多了，弗兰也一样。您看我这条件，需要去骚扰吗？还真不是吹牛，我跟女生表白，就没被拒绝过。”

“完了，我知道什么情况了。”斗十方道，像是恍然大悟，提醒着，“一定是你没有满足那个女人的霸占欲望，然后被人家反咬了……想想，这种情况多吗？”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太多了。”张学古道。

“还有一种情况，你和女学员不正当或者超越师生关系的关系，多吗？”斗十方又问。

张学古被问住了，脸上肌肉抽动着，表情尴尬至极。不知道是太多了回答不上来，还是太隐私了不好意思回答。他半天憋了一句：“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生活，也违法吗？”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话太不检点……这样吧张先生，我们随便问问，您呢，回头跟人家解释解释，调解下就算了，别扯不清。”斗十方道。

“我跟谁解释啊？”张学古快被问晕了。斗十方一亮机关事务管理局那位小领导的照片，他惊愕道：“男的？”

“不，他老婆。”斗十方道。

“他老婆是谁啊？”张学古蒙了。

“秦雨什么啊，你总记得吧？”斗十方问。

“哦，秦雨欣。那绝对没有，我和她绝对没有上过床。”张学古强调道。

“我是百分之一百相信你，但是……人家老公是我们顶头上司，上级主管部门，结果整出这事来，哎……这个你得证明一下，你们没上过床啊。”斗十方道。

这越来越白痴的话快把张学古问哭了，他郁闷地道：“上过床我都没法证明，没上过床我更没法证明了啊。”

“看看，这事说不清了吧？那你说，我们怎么解决啊？”斗十方问。

“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解决啊？”张学古快耐不住性子了。

在这个爆发的临界点上，斗十方一拍桌子，又来了个恍然大悟，说：“也有办法。对，我本上记着呢，3月18日，秦雨欣给你转了三千块钱……可能就是这个事让她老公起疑了，出轨或许他能理解，但出轨还倒贴，这就让人生气了是吧？这个事解释清楚，我觉得就成。”

“那不是她给我的钱，那是她交的会费，我都转给公司了。”张学古一听这么简单，赶紧解释着。

斗十方顺口道：“手机，转账记录，我看看，截个屏。”

“哦，您等下……您看。”张学古调出了转账记录，递给了斗十方。

斗十方拿着手机端详了良久。没人注意到，邹喜男和钱加多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这事情，成了。

斗十方看着对方的手机，抬眼瞅了张学古好几眼。那帅哥不明所以的时候，斗十方问道：“你没全给公司啊？人家给你转了三千，你只给公司转了一千二，这还是说不清啊！”

“私教和公司都是分成的。”张学古解释道。

“别糊弄我啊，一般都是四六、三七，哪有倒过来的？”斗十方辩道。

张学古烦躁地说：“那公司快不干了，返点都高，反正余额最后也不退。”

“哦，原来你知道那公司快不干了啊？”斗十方一支身子，恢复正常了。

张学古一下子醒悟到失言了，怔住了。想拿回手机，那站着的两位瞪着眼，他又不敢；想解释什么，又紧张得说不上话来。而斗十方却悠闲地欣赏起他的转账记录了，过了半天张学古弱弱地说：“警察……警察同志，我的手机……”

“我又不要你的手机。我说帅哥，你明知道公司要不干了，还收了二十七个人的私教课费用，我说你可够缺德啊。知道不，以编造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这是诈骗……你不但缺德，还缺少法律常识啊！”斗十方道。

“我……我……”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馊招吧？那老板是法人代表他得负责，他肯定不敢这么干，十有八九是你们下面人商量着坑客户是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老板让我们这么干，要不我们哪敢这么干。不干也不行啊，老板一宣布闭馆，那不全露馅了？”

“哦，这么说你还不算缺德，但是，是缺德老板的帮凶……你知道有学员在告你们老板吗？”

“哪个闭馆的老板都有被告的，反正又退不了。”

“哦，习惯了……那张学古，收费的事咱们先放一边，说说性骚扰的事。你这手机里，光是给女的发自己裸露照片的，有暧昧对话的，我看就有十几个人，看来你骚扰的不少啊。”

“哦哟，天地良心啊，是她们骚扰我。”

“也对，好像也是，你这活儿干得真不容易啊，健身相当于卖身啊。你告她们吗？我现在就给你立案。”

“”……

“好好，你既然不愿意报案，性骚扰的事咱先放一边。近两年内，你在三家倒闭的健身房里都当过私教，而且在倒闭前，你都有集中收取私教费用的情况……你这就违法了，懂吧？你睡了人家还收人家钱，这不成卖淫啦？”

“啊？那不是一码事。”

“那难道是收钱的不睡，睡的不收钱？”

“不是不是……做这生意的老板都这么干。那什么美容美发的，商务会所的，健身养生的，还不都这么干，我们能挣多少？”

“你这是不是推卸责任啊？这事传唤过弗兰老板石金山，人家说是个突发事件导致闭馆，根本没和你们交代过，那是你们自作主张。”

“哎哟，警察哥，您得冤死我啊，老板不发话我们哪敢干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私教，问问其他人不就清楚了。”

“那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撒谎可要负法律责任啊，这得对质。”

“就开始四六返还那天，我们六成，公司四成，收到只要转给企业微信就行了。”

“哦……我看看时间，3月12日，是这个时间点？”

“嗯……”

在性骚扰、诈骗、反骚扰、收费等等几个环节间晕头转向的张帅哥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和盘托出。钱加多摁了录像暂停。邹喜男

拨了电话。片刻后，史敬良和另一位正装民警自门外进来，走进了休息室，正式的传唤证放到了张学古面前。

这位帅哥一下子梨花带雨，泪水涟涟，等被警察带出健身馆，出门看到警车就崩溃了，号啕大哭着被带上了警车……

巧牵一发，连动全身

嗡——嗡——络卿相的手机在响着，他低头去看。娜日丽和另一位私教的询问被打断了，她看看表，时间指向了9时32分。这个时间点似乎不对，她皱起了眉头。三拨人是同时开始的，这么算来斗十方应该才开始了几分钟，不可能有结果啊！

她皱眉的动作落在对面那位女私教眼中，这位私教精致的眉眼上挂了几分笑意，很撩人、很亲和，甚至有点儿媚的那种笑意。丝毫不用怀疑，拿着这表情，在那些腰粗身肥的健身爷们儿面前撒个娇卖个萌，来一句："大哥，充卡啊，五千还是一万啊……"保准十拿九稳。

她叫陈莉，同来的史敬良认识。这也不是史敬良第一次找她了解情况了，不过每次了解都和这次一样，这美女讲得比她的身材还标准，找不到哪怕一点儿缺点。

"史警官，还有什么要问的？我的学员们都等着呢，不能影响我们的工作啊，弗兰倒闭后，我刚来这儿上班才一个月，怠慢了学员回头又得投诉到老板那儿。"陈莉说话自带点小委屈的口吻，哀求似的眼光看着史敬良。

"别问我，问我们领导。"史敬良直接示意了娜日丽一眼。

面对正襟危坐、表情肃穆、不怒自威的这位“女领导”，陈莉可就没辙了。这时候络卿相把手机递给了娜日丽，那是邹喜男给的信息，摘要了几点，然后视频文件过大，还在传输中，不过已经问出来了。这着实让娜日丽惊讶，她拿着手机，眼光瞟都未瞟这位女私教，直接问道：“弗兰健身房关门，你事前知不知情？”

“真不知道，太突然了。”陈莉道。

“3月12日到4月6日，你一共收取了多少缴费或者续费的学员？”娜日丽问。

“这我哪记得，有十几个吧……哦对，不是我收费，是公司收。”陈莉道。

“谁负责收费？”娜日丽问。

“陈策啊，老板的亲戚。管钱的肯定是老板的亲信，不可能让我碰啊。”陈莉道。

“公司每笔费用给你的分成是多少？”娜日丽问。

“这个，不定……而且涉及个人隐私，我有权不回答吧？”陈莉软软地挡回去了。

“当然。张学古你认识吗？”娜日丽话锋一转，换了。

“认识啊，都是公司聘请的私教。”陈莉道。

“你们俩说的情况应该一致喽？”娜日丽问。

“当然一致啊，公司的事，和我们私教能有什么关系？”陈莉道。

“好吧，基本就这些，如果有其他情况，我们……”娜日丽话一松，这像结束的口吻。

陈莉已经起身了，笑吟吟地道：“您可以随时找我，史警官有我电话。”

“等等，还需要一分钟给你讲清楚。”娜日丽拦着。陈莉一怔。娜日丽一叉胳膊根本没走的意思，淡定地问：“我们有义务尊重您的隐私，但作为公民，您也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果您提供了虚假情况，导致事实混淆、责任不清，那可有妨碍执行公务之嫌啊！你想清楚了，没有什么补充的？”

“真没有，法我还是懂点的。”陈莉没被吓住。

“那就好，您自己来看下，像刚刚被民警带走的张学古这种情况，够不够入刑条件……来，来，自己看。”娜日丽拿着手机，陈莉好奇地凑上来了，转账的记录，数页截屏，然后是截取的对话记录：

“私教和公司就是分成的。”

“别糊弄我啊，一般都是四六、三七，哪有倒过来的？”

“那公司快不干了，返点都高，反正余额最后也不退。”

“哦，原来你知道那公司快不干了啊？”

“……就开始四六返还那天。我们六成，公司四成，收到只要转给企业微信就行了。”

“哦……我看看时间，3月12日，是这个时间点？”

“嗯……”

当拉到屏幕最后，张学古哭得梨花带雨上警车的照片时，陈莉脸色一片煞白，手不自然地抖了抖，嘴唇翕合着，却什么音也没发出来，估计是吓得哆嗦了。

“除非陈策给你的提成全部是现金，而且还得保证他和你说的一致，否则你赖不掉；假如赖不掉，那这么高的提成拿着，你说一点儿不知情，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吧？如果存在蓄意捏造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都属于诈骗啊……陈莉啊，以你前两次提供虚假情报的行为，现在完全可以申请对你采取措施。你坐下好好想想，我们现在回派出所申请一张正式传唤文书，等一会儿警车来接你。”娜日丽这次真的起身，作势要走。

陈莉瞬间天旋地转，一下子从椅子上往地上栽。不过这次可没碰到怜香惜玉的，史敬良正拿着执法记录仪拍着。络卿相提醒道：“姐姐啊，您可是搞健身的，这么点事昏了、伤了可赖不着我们。”

“我们走。”娜日丽带着二人要离开。

将倒未倒的陈莉手一扳桌子，稳住了，急得大声说道：“对不起，是我错了，是陈策让我这么说的……他是老板的亲戚，我们不敢不听啊……警察同志，我不能坐牢，我女儿还小，她不能没有妈妈……孩子是单亲。”

陈莉说着就哭了，哭比笑来得还快。这可把娜日丽看得有点儿晕了，总不能健身也需要这么好的演技吧？她驻足道：“鉴于你前两次满嘴瞎话的原因，我们拒绝听……不过可以给你个机会，带上转账记录到民航路派出所说清楚，抓紧时间啊，给你半小时……我们也忙啊，总不能老耗在这事上啊！”

三人还真走了。陈莉急得起身，衣服没换，只掏了包里的手机追着就出来了，没犹豫直接就坐到警车里了。给证据也没犹豫，手机银行里的记录在呢，她是一边哭一边说，一边卖惨，一边毫不犹豫地把老板给卖了……

猝不及防的这一招收到了奇效，拿下了张学古，也把陈莉捎带拿下了，拿下了这两个人后，另一个收费较多的私教孙斌斌就不在话下了。三个干将一落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传唤管着公司财务的陈策了。不过前脚刚把陈策带到派出所，后脚就出事了。一拨来了五六个人，自称大成商务公司的律师，要见所长，随行的不知道什么人，不怀好意地举起了手机。门房小警吓得赶紧打电话通知所长。

此时所长正和史敬良、斗十方一起在办公室里，看着几份问话笔录商量下一步细节，找事的就来了。放下电话，所长烦躁地道："看，律师和小报记者又上门了，陈策这个人有点儿能力，现在是大成商务公司的会计师。"

"所长啊，这不相干的人，为什么让您这么紧张？"斗十方好奇了。

"哎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现在警容警纪包括作风查这么严，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啊。我们处在第一线，处处是雷啊，有时候吃个饭接个孩子都给你挑出毛病来，还别说给你捅到网上，你就有理也变没理了。"所长头疼道。

"这案子现在不归你们管啊，我来。"斗十方信心十足道。

所长愣了两秒，然后瞪着史敬良嚷了句："没听到啊，赶紧陪着十方去处理，出了事拿你是问。"

“唉，好嘞。”史敬良苦着脸应下了，随着斗十方出门。他小声叮嘱着，“说话注意啊，千万别撑人，别骂人，别用侮辱性语汇，万一给捅出来，那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话这么差吗？”斗十方回头纳闷了。

“我看你问张学古的视频了，你哪是询问，是恶心人呢。”史敬良哭笑不得道。

“真相本来就很恶心，心思纯洁的人没法和这类人对话，这不正常吗？”斗十方无所谓地道。他领着史敬良到了门口，一端手拉着架子，虎着脸吼着，“嚷嚷什么呢？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好大官威啊。”有人拿着手机直接对准了斗十方。

“我找所长，你是什么人？”那位西装革履的律师派头也不小，看样没把派出所放眼里，说话有点儿咄咄逼人。

斗十方一掏警证，往前一伸，严肃地道：“看清楚了，中州市反诈骗中心……本案已经提级处理，不归派出所管辖，有什么事你们可以跟我讲。”

捏了名字装了相，斗十方装回了警官证。那律师上前不客气地道：“好，那我就跟你讲。《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6条，‘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适用强制传唤。’我的当事人陈策先生是公司财务主管，既无违法行为，也不存在不接受传唤的情况，为什么对我的当事人使用强制传唤措施，从公司带走了人？”

“因为案情比较明朗，为了防止涉案人员相互串供、隐瞒或者销毁证据，所以采取了强制传唤措施，这个回答满意吗？”斗十方不动声色

道。

那位咄咄逼人的律师怔了下，又道："作为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人，现在向你们提出交涉，我需要见我的当事人……如果有必要，询问期间我要求在场。"

"是你，还是你们？这些人是谁？"斗十方指了指其他人问道。

"我们公司法务部的几位，还有我们约到的一位记者，家属正在赶来的路上。"这位律师道。那拍摄的亮了亮自己的记者证，给了个挑衅的眼光。

"哦，那你们一定知道是什么事吧？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斗十方道。

"您这前后矛盾啊，不是什么大事就采取强制措施？而且，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案情。"律师挑刺开始了。

"那您的来意，就是来探下情况吧？"斗十方问。

"咱们不要绕弯子。如果刑事拘留了，案情需要回避，我们也没什么说的。可如果不需要拘留、逮捕，当事人可以要求必要的休息时间，要求律师陪同，公安机关也有义务及时通知被传唤的人员……我想请问，为什么到现在都不通知家属？为什么把我们律师拦在门外？"律师摊手质问。那拍摄的给了他一个特写。

"哦，这样吧，我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大家都掏出手机来拍一下，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本案传唤的所有嫌疑人。你们可以放开了拍，放开了问，可以深切地体会一下，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和你们为人民币服务的公司员工，有什么不同。请。"斗十方不带脏字地损了句，客气地邀请着。那几位悻悻地拿着手机，反而不好意思拍了。

史敬良方觉得不妥，这头斗十方已经带着人进去一层走廊了。第一个房间，一开门几个手机摄像头对着正在喝水的张学古，他惊愕地问了句:“咦，何律师，您怎么来了？我们这事……”

那律师有点儿尴尬。斗十方上前拿着笔录，往几位面前一摊，念着:“经传唤询问，这位张学古先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他反映说，自3月12日起，原弗兰体育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石金山，明示他加快收取健身会员的费用，而且把原来四六分成的模式，改为了六四，即在原先给私教百分之四十的分成上，加了百分之二十……这位先生还说，很多健身房都是这么干的，趁着快倒闭时，赶着捞一笔，啧……石金山经营的弗兰健身之后倒闭，导致127位会员的费用余额无法追回，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而且有几十起报案，占用了大量的警务资源……你们拍清楚点啊，这个一定得传到网上，不是说公道自在人心吗？让社会舆论来评评理，如果说警察多管闲事、越界管事，或者管事不规范不合法什么的，我押着这身警装负责。”

几位跟拍的难堪了，有人把摄录收回了，有人放下了。坐在询问椅上的张学古可羞得无地自容了，捂着脸生怕被拍到。程一丁暗暗地给斗十方竖了个大拇指。

第二间，陈莉直接捂上脸了。律师就在门口，进都没进去。

第三间，是孙斌斌。这位私教一看急得喊了声:“何律师，这不关我们的事啊，老板不能不管我们吧？费用还没给我们结清呢！”

败退急走，那位姓何的律师声音低了，直接道:“我要见我的当事人，别老让我见这些无关的人。”

“石老板要只管自己的亲戚，这可就让其他人寒心了啊……来吧。”斗十方开着询问四室的门，看来是刻意把老板亲戚放到最后的。

询问座上是面目清秀的陆虎。史敬良上前和他耳语几句，两位询问的警员起身，敬礼，客气地来了句：“欢迎监督我们的工作。”

再看被询问座上的陈策，咧嘴、皱眉头，一脸嫌弃的样子，愤愤地道：“谁让你们来的？！”

那同来的律师也傻眼了，可没想到是这种情况。陈策强调说：“回去告诉我叔，做生意得讲诚信，欠客户的钱一定得付，砸锅卖铁也得退了。我都跟警察同志解释了，加大给私教的分成是公司为了提高员工积极性搞的经营策略，谁想到遇上点烂事把公司折腾倒闭了……但不能倒闭了就赖了客户的预存款啊……警察同志，我跟你们讲啊，绝对不是他们讲的这样子，怎么可能是老板教唆员工，一起去骗客户呢？这没证没据的事……哦，对了，公司还欠他们点钱，他们是血口喷人。”

这是个聪明人，择清自己和老板，又把脏水往同伙身上泼。斗十方出声道：“陈先生，这位何律师要求询问时他在场，我呢，看几位私教都认识他……要不这样，您写一个委托给我们，他可以代替你接受询问。”

“不用，不用……你叫我叔来，一定来，马上来，这事得解决，一定得给老客户们解决。警察同志没难为我，刚才就让我走，我是没脸走，赶紧的……”陈策摆着手。

那几位明白意思了，告辞退出。斗十方直送到门口，故意问律师道：“何律师，能请教件事吗？”

“什么？”何律师吓了一跳。

“原弗兰公司好像不欠张学古的钱，张学古不可能反咬公司一口啊？那你说陈会计的话能站得住脚吗？要站不住脚的话，这个就涉嫌

隐瞒真相，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啊！还有……您不是大成商务公司法务吗？这是弗兰公司的烂事，我劝您还是别掺和了，麻烦呐。”斗十方敲着边鼓，不像请教，像威胁。

那律师没回答，阴着脸上车走了。斗十方站在派出所门口，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史敬良不知道什么时候踱到他身边了，用有点儿凛然的眼神看了斗十方几眼，小声问道：“陈策是个聪明人，如果他咬定这个解释，我们也没治，很快就得放人。”

即便知道是老板教唆，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而且他们把人传唤回来才发现，弗兰公司并未按照分成全部支付，居然还欠私教的钱。还有私教收了钱没给公司的，这笔烂账要细算起来，那恐怕还得费些时日。

斗十方没吭声。史敬良又道：“现在老板石金山是破产状态，学员预存费用消费有多有少，这也是笔糊涂账啊。”

“你这人怎么活得这么悲观，不能乐观点，往阳光点的方向想？”斗十方道。

“怎么想啊？”史敬良问。

“咱们面对的是一群骗子，严格地讲，这是一群靠骗吃饭，但不会为骗吃牢饭的人，重点讲顶多踩了红线，轻点讲就是奸商，能坑就坑点，能赖就赖点。这种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知道是什么吗？”斗十方问。

“什么？”史敬良愣了。

“胆小。”斗十方道。

“胆小？赖了几十万元，刚一传唤就这么多人来派出所叫板，这叫胆小？”史敬良不解了。

“越喜欢用律师的人，那说明越心虚。连站都不敢站出来，不是胆小是什么？我当过狱警，很多十恶不赦甚至杀人放火的人，应该胆大包天吧？嘿，还真不是，那些人犯事后几乎都活在恐惧中，他不到监狱，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斗十方道。

史敬良摸着后脑勺，反问道：“这和本案有联系吗？”

“有，从现在开始，石金山就要一直在恐惧中，盯不住他，或者直接把他抓起来，那肯定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现在还是活猪，那就得有点儿动静了。”斗十方笑道。

这是一个心理战，叫擒贼不擒王，逼其来献降……史敬良突然想起在所长办公室两个人被中断谈话时说的这话，只不过被律师出现给打断了。他想了想，有点儿为难道：“我们可撑不了多久啊，这事走过调解、仲裁，就这么点事，报拘留肯定批不下来。”

“你多虑了，我们胆大，他们就胆小了，既然胆小，那撑得肯定没我们久……或者，已经撑不住了。”

斗十方笑了。在两个人的视线内，一辆奔驰车开进巷子，目的地似乎就是派出所。不过没到门口，半截就停下了，下来位矮胖、秃顶、满脸堆着尴尬笑容的中年男子，看到派出所门口站着两个人，笑吟吟地就奔上来了。

是正主石金山出现了，调解时他可没这么好的态度。斗十方和史敬良故作未见，转身进了派出所，故意给这个奸商甩了个大大的脸子。

没关系，骗子谁要脸呢。这位石老板堆着笑点头哈腰地在门房报了姓名登记，然后进了派出所大院就嚷着：“所长，所长，我们调解不是说了，是暂时没钱，不是不退钱啊？我这两天不正忙着变卖家产给客户退钱嘛，您看我这么实诚，像骗子吗？”

他边说，边摇着臃肿肥躯，颠儿颠儿直奔所长办去了……

恃才傲物，必受苦楚

弗兰健身管理公司居然退费了。

是真的退费了，中午开始通知在该公司所属的健身房交费的客户到派出所调解。很多人都不相信，直到调解协议放在面前才半信半疑，而且签了还不让走，干啥呢？退钱呗……是真退钱，退的是实打实的现金，而且退还额度是预存费用的百分之九十，这是考虑到有客户已经消费的部分，即便没有全额退，也已经远远超过客户的期待了。

从来都是收智商税的层出不穷，收了还退回来，可是破天荒头一遭。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各所、分局，连市局的领导都纳闷，这烂事还真就解决了，好奇得几位班子成员轮番致电勉励，千言万语重点是最后一句话：你们是咋办的？！

不光所长忙，所里干警平均每人都接到了三四个其他单位同行的取经电话，这边忙着调解、退费、清点，哪顾得上这个。再说……再说也说不清楚呀。于是多数是敷衍了事。一敷衍可好了，分局和兄弟单位络绎不绝地上门了。于是调解的双方，加上各单位匆匆来的，把

民航派出所堵了个水泄不通，平时车勉强能开进去，今天人来人往的，连过个人都有点儿挤。

下午5时，俞骏开车到了此地，这景象着实让他吃了一惊，他和向小园在车里瞄了半天，眼见根本不可能开进去，干脆弃车步行。一下车向小园瞄了眼俞主任，那表情复杂了，无法准确形容，她悠悠地说道:“您已经预料到了，至于这么惊讶吗? ”

“嘶——这也太快了啊！我以为得磨几个来回。”俞骏道，可能还没有想清楚其中的关窍，他且走且思忖，“这事主要卡在取证上，即便把私教诈住，要诈住那些皮粗肉厚的奸商还差了点啊，他就搞成经济纠纷给你使劲拖，谁也没治呀！”

“所以他们肯定找到了一个突破点，有可能威胁幕后奸商的安全……您说得对，十方轻易不出手，一出手肯定又狠又准。”向小园赞道。

“是啊，怎么干的? 这种事很危险啊，最起码在现在的执法环境中很危险，那些作奸犯科的可能比咱们还熟悉法律条文，咱们还没上纲上线，他们就直接上访上网。一旦到了公众舆论面前，这矛头大部分时候都是冲咱们来啊。”俞骏道。

“考虑到所有危险的人，是不会远行的。”向小园笑道。

俞骏撇着嘴，很遗憾地道了句:“恰恰我们俩也在其中，这就让我无言以对了。说起来这其实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只要追着肇事者穷追猛打，他怎么着也得退钱，但我们考虑到执法的约束，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职位，甚至还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其他负面影响……然后我们犹豫了、退缩了。其实这说到根上，就是一种不作为……哎哟，这群小家伙，非让我脸红。”

“没事，有我陪着您呢。”向小园浅笑了笑，踱进了派出所。

没想到来迟了，办公室、询问室、值班室包括监控室，哪个房间里都是人。看这样是全员上阵，连门房值班的协警都用上了。核对数额、签调解书，然后登记身份信息，甚至还有些没来的客户，办公室里正在打电话通知。一说弗兰公司要退费，那头愤愤地骂了句：“你个骗子，还想再骗我一回啊，滚！”

一句话骂得办公室的内勤干瞪眼，扯着嗓子喊：“所长，有几个客户不相信，还骂我骗子呢！”

“别用固定电话了，用110出警号拨。”所长的声音从内室传出来。

俞骏和向小园要进去，被拦下了。向小园赶紧解释：“我们是反诈骗中心的。”

“市局都来人了，不管哪个中心的，您稍等等，我顾不上招待。”小内勤估计是得令了，负责在这儿拦人。

俞骏促狭似的喊开了：“嘿，所长，我俞骏，出来招待。”

这句话管用了，门应声而开，所长抹着脑门子上的汗露出头来，一见俞骏，高兴地上前拽着他说：“快来快来，市局宣传科的非要采访，哎哟，把我给问一头汗。”俞骏被一把拉进门，所长郑重地说：“这事虽然在我们这儿解决了，但真不是我们解决的，他们反诈骗中心来了几个高手，详细情况呢……这个涉及侦查手段，不方便报道啊，要不你问他们。”

手一请，锅又甩了，俞骏一把拽着所长说：“所长，您这样就不好了，这事肯定要经过前期充分的侦查、摸排，而且要有准确的政策把

握能力，我们中心来了几个二十啷当的小屁孩，他们能解决了？您信不？”

市局宣传科的两位严肃地摇摇头，其中有位说道：“所长，这是局长亲自点的采访报道，要在内网上推广，现在这种事很多，各警务单位都头疼呢，您有高招，得拿出来啊……您要不拿，我就这么汇报上去了啊。”

“哦哟……你们把我难的。”所长拍着巴掌，苦脸了。俞骏作势旁观看笑话。气得那所长一指，愤愤道：“好，老俞，你逼的啊，有几段执法记录，你们自己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私教身上找到了突破口，得到了石金山采取提高分成收费的办法。他趁倒闭前多收了客户的费用，而且我们拿到了转账记录。”

“对呀，这个方式很巧妙。”宣传科那位兴奋了。

另一位也兴奋了，催道：“快让我们看看，能从不涉案但知情的参与人嘴里获取实情，这是名提的水平。”

“名提？！”所长愣了下，这是指审讯高手。他拿着记录仪放到了桌上，点开了，然后笑着说：“名提还真没这水平……慢慢看，我在门口等。”

诀窍在这儿？几双眼睛瞪着那小小的屏幕看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看着看着，纳闷了，开局扯的是性骚扰，牛头不对马嘴啊！听了一会儿才明白，是“女客户”转钱被老公发现的梗，怀疑“性骚扰”进而让被询者自证清白。这不，成功地把对方的手机拿到手里了，而且截屏留证了。

可这还不够啊！听着就又拐回性骚扰上，健身和卖身都能扯一块儿，几位警察扑哧就笑出来了。这是种把被询问者问得头晕眼花的思

路，冷不丁又回到收钱等于诈骗，诈骗有罪的话题上。这种情况下，被询问人肯定是把锅使劲往老板身上甩，然后……想甩得有证据，顺理成章地就获悉细节了。

不长，听完了，剩下的就简单了，说好听点这是老板和私教的攻守同盟；说不好听点，就是一组多米诺骨牌，推倒一个，其他的也顺势倒下了。宣传科的一位听得有点儿蒙，问："这个询问规范吗？"

"没威胁、没恫吓，也没有侮辱性言辞，还算规范吧。"另一位不确定道。

这时候向小园扑哧笑了，宣传科一位问："哟，向大美女，这是你们单位谁呀，认识不？"

"哦，不认识，不认识。"俞骏一拉向小园，摇头否认，然后径自出门。向小园也赶紧出来了。所长躲在门口装腔作势。俞骏直接问："我们那人呢？"

"我让小史请客去了。不违反纪律啊，我自个儿掏钱。"所长贼贼地笑道，跟俞骏一竖大拇指说，"厉害，这损招真厉害，私教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带回来的。"

"呵呵，我们一贯是'事成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向上的汇报、报告，以及给各单位的警情互通，你们自己做啊。再来烦我，我可翻脸啊。"俞骏严肃地警示了几句，果真拂袖而去。

所长追出来了，不料俞骏一喊刚进所的几位分局来人，再一指所长，这倒好，那几位兴冲冲地就把所长围住了，开口就听得所长头大了："所长啊，我们分局也有几起类似的案，咋办的？给帮帮忙……"

"服不服吧？！"

“服了，服。”

“墙都不扶就服你。”

“回头就写认㞞书。”

“我也写。娜姐你写不？”

“我还有点儿不服，咋整？”

车厢里几个人鼓噪着，唯独娜日丽有点儿不服。斗十方回头问道：“哪儿不服？我给你治治？”

“其实办起来这不是个什么事，也不算个什么大案，一天就解决了，让我服得太轻松了吧？”娜日丽道。

“就是啊，能让娜姐服的人，还没出生呢。”钱加多嗤笑道。

邹喜男喝了句：“别打岔，既然没有一致通过，那还是不服。”

“那你们想怎么着吧？我也没让你服呀……谁说这个话题来着？”斗十方问着，似乎已经有点儿醉意了。

众人指向老程。程一丁笑道：“我随口提起来的，既然是一组，那得有个主心骨。”

“你不扯吗？把向组和俞主任往哪儿搁？”邹喜男道。

“履职和升职不是一个范畴，以向组的履历，升起来用不了多久，到时候万一来个庸才给咱们当领导，那你也得服从……可办案不一样，我在九队就见过几个，都愿意跟他们组队，因为跟他们组队鲜有失手。哎哟，那办案也办得痛快。”程一丁道。

络卿相凑上来说："那位张英张姐就是，咱们拿个奖章兴奋得屁颠屁颠睡不着，人家都懒得去领了，都是队里的助手代领。"

"这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十方就是以此为乐，所以玩得比我们都轻松，都好。"陆虎道。

"哎呀，你们懂个屁。"钱加多拍着大腿揭底了，一指斗十方道，"十方打过多少工呢？代驾、送外卖、销售、练摊……对了，还有开黑车、拉客，其实就差卖身了，估计是因为长得丑，要不这活儿也干了。都干过这么多了，社会上这点猫儿腻哪能逃得过他的眼睛啊，没准他自己都干过这事。"

其他人嘿嘿哈哈直笑，又讲了一番"金评彩挂"的破解之道，服不服的最后全成了一笑置之。全部归队，此时已经天黑，开了辆大商务送人的史敬良看钱加多也跟着大队伍，出声提醒道："多多，怎么你也住队里？"

"还早呢，打会儿牌。你回吧，别管我们了。"钱加多挥手送人。

"哎，多多，要不请我们去KTV唱歌成不？"邹喜男提议。

"那去了得叫妹子陪你啊，你们敢去，我就请客。"钱加多得意道，戳到这些人的弱点上了。

邹喜男当着这么多同事，就算敢也不好意思说。

娜日丽一揪钱加多领子训着："你就不能学点好的？是不是平时没事就往那地儿钻？"

"怎么可能呢？我爸商务招待经常在那地方，万一碰上我爸多尴尬啊。"钱加多给了个无懈可击的理由，直接把哥姐几个笑得差点晕吐。

都是单身汉，除了钱加多基本都住在宿舍，结伴往宿舍楼走时。娜日丽的电话响起来了，接听后一回头，叫住了众人，指指办公楼还亮着的窗口，纳闷了：“俞主任的电话，让我们上去。”

“哎呀，要不我先回吧。”钱加多有点儿怵，想开溜。

斗十方一把拽住他说：“没事，你现在完全有恃宠而骄的资格了。”

“万一他训我呢？报销那事他要问我咋说？”钱加多翻着眼，那是他思考的表情，不过肯定没结果。

“没事，反正你脸皮厚，你就说所长非要给你报销，咋？还能退回去？”斗十方道。

这办法教得对路。钱加多一拍胸脯，就是嘛，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谁撑来了脸皮扛，不怕。众人喝得本来就有几分醉意，嘻嘻哈哈地上楼来了。一开门，走在前面的娜日丽“呀”了一声，跟着后面看到大办公室情况的人都怔了下，居然坐着一位警监服的老人，是谢副厅长，他正看着那个案件板。向小园和俞骏站在一边。

这几个就晕菜了，一个个不好意思地站到窗边，捂着嘴，生怕酒气熏人似的。俞骏和向小园都有点儿尴尬，起身的谢经纬副厅长挨个儿看了几眼，慈祥地笑了笑说：“不是工作时间就不苛求了。不错，还是有咱们警中传统的，喝酒杯碰杯，冲锋背靠背。去年组建这个小组时我很担心能走多远，现在看来，要远远超乎我的期待了。”

“谢谢领导关心，请领导多注意身体，不要加班太晚。”钱加多激动地一敬礼，攀上关系了。

其他人咬着嘴唇不敢笑。

“不用多礼，多多是吧，辅警也是警察，要以警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你可是破格招募的。”谢副厅笑着拿下了钱加多敬礼的手。

“是啊，我就喜欢当警察。报告领导，我能问个问题吗？”钱加多打蛇随棍上了。

“什么问题？”谢副厅好奇地道。

“能给我破格转正吗？”钱加多期待地问。

其他人哧哧笑了一阵。

谢副厅笑道：“我个人还没这个权力，不过我觉得未来是什么样子，都是自己争取的。加油啊，说不定真有那个机会，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授衔啊。”

“是，谢谢领导。”钱加多乐滋滋地敬了个礼。

看这几位醉态可掬，谢副厅也没再说什么，告辞走人。俞骏和向小园送下了楼，等重新回来，众人还保持着站队的姿势。俞骏猛地一拍门，嘭的一声巨响，吓了众人一跳，这是要发飙的前奏，都下意识地挺身，目视前方，准备挨训。

俞骏虎着脸，挨个儿看过，一言未发，表情肃穆得让大家猜不到他接下来要干什么。偏偏这办法在钱加多身上不管用，钱加多借着醉意，得意地对俞骏喷道：“承认吧，俞主任，你很佩服我们，佩服得都无话可说了。”

其他人冷不丁被逗得哧哧笑得直颤，连向小园都忍俊不禁，她侧过脸，估计在偷笑。俞骏的脸上也给逗出笑意了。钱加多这一试深

浅，知道没事了，呵呵傻笑着看着俞骏，又拍了句马屁说：“不过不管怎么说，您也是领导，主要还是靠您教导有方不是？”

俞骏哭笑不得了，一拍钱加多的肥脸道：“你这脸皮明明比我厚多了，我怎么可能教得出你来？看着省厅领导都不怯场，比我强多了。”

“好吧，这个优点我承认。”钱加多道。

其他人又笑。钱加多是外傻里精，毕竟是奸商熏陶出来的。可不料俞骏是皮笑肉不笑，跟着一拉脸训道：“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行了啊，打着中心的旗号去所里报销支出？”

“我确实花钱了，您不给报嘛。不能我卖身给警察事业，还得倒贴自己的钱吧……哦，不对，献身，不是卖身。”钱加多解释着，脸皮开始扛了。

“那你觉得自己没错了？”俞骏问。

“没有。”钱加多梗着脖子道。

“错了就是错了。”俞骏道。

“我没错。”钱加多不服气。

“我说你错了，不是说你报销错了，而是打着中心的旗号只报三千块错了。”俞骏一伸手，手指点点被训得傻眼了的钱加多道，“以前咱们经侦总队千万案值以下的都不接，你报销几千块钱，寒碜不寒碜？拿过去的条怎么着也得以万为单位啊！‘仙人跳’案，酒店方给咱们送锦旗、请乐队，加上赞助办案经费，那得好几万啊。你不懂店大牌子值钱啊？给他们挽回名誉，这价值多少？你个蠢货，只报几千块……你订房交的钱酒店退回来了，回头上财务领去。”

“哎哟，蠢死我了！”钱加多痛不欲生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后悔错过了一个亿。

“知道错就好了，别在下面搞小动作，经侦上缺经费那不成笑话了，回头小组会议做个检讨。”俞骏道。

这处罚恐怕是最轻的了，钱加多没想到这么简单过关，兴冲冲应了声，站直了。

其他人赶紧敛起笑容，站定听训话。俞骏踱着步道：“哎哟，大家喝酒喝得累了，啧，你看，你看……大邹啊，你能有点儿出息不？逮着别人请客就把自己往醉里灌？还有你，娜娜，跟这群野小子喝，越来越野了……你们今天玩得可够野啊，也就是撞上那么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私教，掉你们话坑里了，要稍有点儿常识，脑子转得稍快点的，得，你们等着背处分吧……现在的执法环境是什么都心里没数吗？十方，你心里有数吗？咋，还是你在看守所的时候，高墙铁网围着，没人看得见？”

“对不起，俞主任，我不同意你的话。”斗十方一挺胸，质疑了。

“好，那我听听你的话。”俞骏背着手，和斗十方面对面。

一个不屑，一个不服。斗十方清清嗓子道：“骗子就是个不要脸的群体，顾及自己的面子，顾及团队的面子，这活儿就没法干了。执法监督越来越严，目的是规范警察的言行，如果警察因为规范和条文畏惧采取有力措施，那执法监督岂不成保护犯罪、本末倒置了？”

他说着，向小园在背后给他使眼色，可斗十方像没看到一样，侃侃说完，把俞骏捽得哑口无言了。其他人也心虚了，这有点儿太不给领导面子了啊，隐隐地觉得斗十方有点儿过了。

“啊，有道理，政策水平这么高啊。”俞骏尴尬道。

“这不是肯定句，您在嘲讽？”斗十方反问。

“不不，您误解了，既然小案你们玩得这么嗨，就继续呗，‘仙人跳’案解决了，预付费也算有眉目了，还有个什么来着？……哦，小区骗老头老太太买保健品，三分局、四分局、城区分局都有一堆这种案子，赶快抓紧时间解决一下，明天下班之前向我汇报啊……休息吧，喝得都累了。”

俞骏阴着脸撂下话，不和斗十方争辩了，直接拂袖而去。

向小园黯然地看了眼，却没想到是这种结果，她默默拿起包，踱出了门，出门时回头想说什么，却咽回去了。

出了门快步走向大院，俞骏驾着车等着她上车，一上车向小园就质问道：“非要这样吗？”

“怎么样？”俞骏问。

“明天巫茜他们就到了，非要让他们在上阵之前受个挫折杀杀锐气？小区那些骗老头老太太的，抓得完吗？抓了不还得放？”向小园愤愤道。本来要交代联合办案的事，可不料被话呛住了，拐沟里了。

“其实我在考虑……是不是从中心抽其他人上。”俞骏答非所问。

这句听得向小园也上火了，气愤道：“不至于因为几句话的事就给十方穿小鞋吧？”

“你懂个屁！”俞骏怒道，一刹那吓了向小园一跳，就见他愤愤地拍着方向盘道，“咱们好不容易才组建了这么一个小组，大小案多参与，多受受挫折，锻炼两年绝对是一支尖兵，可现在是气势如虹，一

个跟头都没栽过，骄兵啊……你在人骄傲的时候再使劲捧两句就对了？再说了，这可是针对逆风、针对金瘸子的专案，折在这两个神秘罪犯追捕上的专案组，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比咱们中心级别高……你希望看到，他们刚飞起来就折翅？那可能就再没有翱翔的机会了，这个阴影很难走出来。”

向小园被训得怔了良久，然后回头看了眼还亮着灯的办公室，弱弱地道了句：“对不起，我没想那么远。可这事，谢副厅不也主张让X小组上吗？”

“没看出来他也在犹豫吗？要不，一副厅领导，没事跑咱们这小单位干吗？说是联合办案，其实是共同担责，万一将来出了洋相，谁也不笑话谁，最好出洋相的还是些基层单位……要是有准确线索，这种案根本就轮不到咱们上手。”俞骏道。有时候上级的会议、研究、研讨……没有到正式行文出“决定”字眼的时候，都作不了数。

向小园瞬时明白这种尴尬了，省厅肯定不会正式行文成立专案组，最起码没有看到可能时不会，市局更不会。通行的做法是交给对口单位处理，但这种处理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有效果和本单位没什么关系，但要没效果那关系就大了，不配合、消极、敷衍塞责、工作能力有问题等等，可能什么大帽子都能扣上来。

“当名警察真难啊。”向小园如是叹了一句。

俞骏打着方向开着车若有所思道：“当警察难，当好一名警察更难，当一名好警察，难上加难。”

这话听得向小园心里凛然一下，颇有共鸣，想想即将来的难缠案情，案情之外还得顾及这么多人情世故，她心里的这种感触更深了……

偶遇故旧，必有缘由

“去年7月14日，泰东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称其73岁母亲被一伙人诈骗，在不到四个月里花了17万元买各种保健药品，其中一部分还是借款。后经了解，除自己使用外，嫌疑人还谎称消费到多少后还有返利，诱导受害人花费巨资购买保健药品……这些药品经检测，大部分为三无产品，由于案发时间跨度较长，而且不是一拨嫌疑人对受害人下手，泰东派出所只抓到其中两名嫌疑人……”

娜日丽介绍着自己挑出来的案子，各派出所、分局划过来的案子多而且杂，X小组需要找出有代表性的，或者有关联性的，那种解决一起就可以供兄弟单位参考的。毕竟这小组不可能解决所有案子。

“这一例案值大，而且考虑到受害人的情况，再拖下去又成迟到的正义了。这些人肯定还在，如果能抓到那可就太好了。”娜日丽说着自己的想法，看了看众队友。昨晚斗十方和俞主任相互刺激了下，然后大家憋着劲，要继续侦查小案子了。

看电子案卷的络卿相立时提异议了：“娜姐，你是同情心泛滥了，这位老太太视力不好，都无法通过监控辨认嫌疑人。我们一旦介入，别说这周，今年能不能解决都悬。”

“是啊，肯定都是有实际的困难才把案卷往我们这儿送，不可能那么轻松。”陆虎提醒道。

程一丁也插上话了：“不能找时间太久的案例，这些骗子都是临时结伙，得手就溜，大部分都是流窜作案，在一座城市肯定不会待很

久。这起都快一年了，够呛。”

邹喜男正吃着煎饼馃子当早餐，看着大伙儿这么投入，他同情地看了娜日丽一眼，出声道：“这个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啊，太多了。我们大院都有这号老头老太太，被骗子捶过十七八回，还是照样上当，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舍得给骗子钱。”

“继续吃吧。”娜日丽笑吟吟地给了句，然后脸一翻满脸凶相地说，“噎死你。”

她长舒一口气坐下来道：“那看看你们的，反正我看了半夜就挑了这个，其他的案值能够得着刑拘的都少。谁来？”

“仙人跳”和预付费都是有目标的侦查，针对中老年的诈骗让中心牵头处理的，也不是没有目标，而是目标太多。各分局、派出所梳理出来有报案未结案的，有上百起，出于职业的素养，找到突破点，以点带面，带破其他案情，是唯一的办法。

所以，从昨晚到现在，除了睡了会儿，都在找这个点。娜日丽的没有得到众人认可。陆虎跳出来了，他换着投屏内容，提醒着大伙儿：“城区分局转过来协查的案子，他们在前段时间统一的排查中，先后走访了一百余位上当受骗的中老年人，搜集了用于诈骗的保健品有十几样，大家看。”

一屏一屏放过，什么胶原蛋白粉，两百八一盒；什么海狗人参丸，八十八一颗；还有什么虫草胶囊，据说什么糖尿病、关节炎、心绞痛、老年痴呆等等，是病就有疗效，花钱就能治好。更有巴西黑蜂胶、康乐贴、氨基酸、胰岛活肽等等，有的包装甚至是纯英文，这绝对是进口的吧……嘿，你仔细一查才发现，那英文单词都不对。

如果你觉得骗子就这么点本事，那你又错了。除了吃的，用的更多，什么鞋垫，一垫包治百病；什么头枕，一枕长命百岁；甚至还有叫“骚寡妇”的中老年性保健药，广告词就叫“人老枪不倒，陪你夜夜好”，冲这广告词还真有不少老不羞的吃了准备试试，结果躺进医院，医生报了警。

本来义愤填膺的案子，听得几位小警不时地哧哧笑。陆虎讲完介绍道：“城区分局循着线索抓了几个，可这些货基本都是抓着多少承认多少，顶多够得着刑拘，而且都是非本市户籍，再放出来监管不到位还得重操旧业，可不放又不可能……我觉得这些人身上，有可能找到线索。”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这价值不大。最底层跑腿的，能知道多少？”娜日丽泼了一瓢凉水。

邹喜男也跟着泼：“你坐办公室出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有多无赖。他们都是在最底层摸爬滚打的，他知道自己犯的事有多大，你道理讲不通，手段用不上，只要没逮着现行，他就死活不认。你咋整？”

“不是吧？你说的这街头小骗子，好像比大案嫌疑人还难对付？”陆虎不信了。

“是真的。”程一丁接茬了，“一无所有的人最可怕，这是一帮群氓，想动就得连根拔，抓一拨两拨根本不起什么效果。”

这是出自实践的经验，陆虎反问：“程哥，那你说咋办吧？”

“我觉得不用挑，拣着近期发生的，象征性地下几起交差呗。这和城市的小广告一样，牛皮癣，顽症。”程一丁道。

“那我们不白熬了吗？”陆虎看了眼一言未发的斗十方，提醒道，“十方，你倒是说话呀！”

“我也觉得是隔靴搔痒啊。抓几个骗子，别说分局和派出所不当回事，连骗子同伙都不在乎，这就没意思了。要么不动，要么就动狠的，不吃痛他们不长记性啊。”斗十方道。

“那我们的想法就对了，找个窝点端了，那多爽！”陆虎兴奋道。

“好啊，线索从哪儿出？你确定这些直接面对中老年销售的小骗子，可能知道窝点的下落？”斗十方问。

这一句把陆虎问住了，他撇着嘴为难地坐下了。

这时候络卿相也跳出来了，眼睛发亮地道：“你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上个月6日、19日，全市反骗联合宣传，各所、分局都在辖区查封取缔搞非法宣传、义诊的，之后那种形式的基本就消失了。”

“但诈骗并未停止，只是从公开转向地下了。”邹喜男泼凉水道。

“快算了吧。”娜日丽说，“那些人就没闲着，我们那小区前两天还有送脸盆勾搭老头、老太太去听课的。”

“那这拨人，有可能是骗子团伙的中层啊。”络卿相道。

“是啊，人家光宣传了，又没诈骗，东西确实是白送的，怎么？把人拘回来？”邹喜男问。

这就是现时反欺诈的工作难点，偷驴的不见面，教唆的不上手，真正动手的，又是一堆法盲加群氓，恐怕警察也是有心无力，实在抓不过来呀。

络卿相刚被打击觉得也行不通。不料斗十方却被这事勾起兴趣来了，他问：“有执法录像吗？”

“这个没给咱们转交过来，不在案情里。”络卿相道。

“要过来，咱们看一遍。”斗十方道。络卿相依言联系各警务单位。

找突破的思路就这么被打断了。邹喜男抹抹嘴，看看时间已经到上午九点了，而向组长的办公室还空着。他悄悄地晃了晃娜日丽，示意着向小园办公室的方向。娜日丽没明白，小声问：“怎么了？”

“咱们浪得有点儿过了啊，领导都不来了。”邹喜男道。

“来了，来了，谁说我不来了。”钱加多拎着可乐恰好进门，接上茬了。

邹喜男翻了他一眼斥道：“睡好了吧？多多，不能大家都在忙，就你一个人回宿舍睡觉啊？”

“那沙发上睡得不舒服不是，切。”钱加多直接撑他，到了娜日丽面前，却是堆着笑，变戏法似的一掏，将一杯奶茶递给了娜日丽。

娜日丽一愣，旋即扑哧一声笑了，道：“多多，你别这么殷勤，会让姐以为爱情来啦。这是什么意思？”

“我妈催着我汇报进展，周末咱们再演一回……得让我妈以为她儿子爱情来了才成。”钱加多期待地道。

说到这儿娜日丽脸上为难了，年后被钱加多纠缠着扮过一回“对象”，那回她故意没刻意打扮，没掩饰自己的职业以及性格，谁知歪打

正着了。以前刻意扮的，老两口儿一眼就能戳破，这个很随意了，老两口儿还当真了。

“奶茶我喝了，这事不能答应你，该谈你就谈一个，不能老骗你妈啊。我这同事不成你同伙了？”娜日丽委婉拒绝了。

钱加多拉着椅子坐过来，可怜兮兮地说：“是不是兄弟啊，这个忙都不帮？天天跟你们一群光棍儿在一块儿，我上哪儿找对象？就找也得有时间啊，别说找对象，我回家都少了。”

“你自己条件有问题，不能赖到工作上啊。”邹喜男道。

“呵呵，你自身条件没问题，咋也没见你找一个啊？”钱加多斜眼挖苦道。

“好吧，咱都光棍儿，不互相打击了……哎多多，你请我喝奶茶吃饭啊，我陪你回家见你爸妈去。”邹喜男灵机一动，正色道。

“你不扯淡吗？我带一男的咋回去？”钱加多愣了。

“正式宣布出柜，让你爸妈一绝望，以后保证不逼你。再逼你，咱们这儿光棍儿多，谁都能陪你回去了。”邹喜男道。

大家哗然一笑，娜日丽被奶茶呛住了。钱加多跳起来拽邹喜男，邹喜男往外跑，钱加多怒起直追，两个人奔出去了。众人正笑着的时候，斗十方蓦地说着：“停停停……这儿这儿……”

“早跑了，停不下来。”陆虎道。

“不是不是……这个。”斗十方嚷着，指着屏幕。

络卿相问：“城区分局传过来的，怎么了？”

这是统一执法时的录像，十几个中老年人，地点似乎是小区的小广场，一处两桌草台宣讲班子，被警察取缔了，仅仅几十秒的录像，众人认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啊。

“把这两个人放大。”斗十方提醒着。一个是旁边站着给发东西的，一个搬东西的，两个人的头像放大，放大。众人看得还是不明所以，不过这两个人可看得斗十方面上见喜了。这是两个熟人，居然是在长安骗红包窝点的那两个脚臭兄弟，大丫，以及二丫。两个人的猥琐胡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白衬衫打领带，脸刮得倍儿干净，头发留得倍儿精神，这一对猥琐男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变得水灵灵的像城市精英男了。

“这谁呀？”娜日丽纳闷了。

“记得去年在长安，我被卖到诈骗窝点里，这一对落难兄弟当时在团伙里，绰号叫大丫、二丫，是和我一起培训的……你们找一下，之后虚拟传销案里，长甸这群被卖到了国外，他们俩就在其中……真实名字我还不知道。这俩货，怎么出现在中州了？”斗十方笑道。

有准确的指向信息查询很快。络卿相念道：“高个儿这个叫赵成功，矮瘦的叫刘小旦，他们出境没多久便遭遇了中马两国联合行动，作为普通参与人员被遣送回国了。由于涉案较轻，没有找到其他犯罪事实，两个人被处以拘役两个月后释放。”

“服刑地在哪儿？”斗十方问。

“长安。”络卿相回道。

一个旧案里的骗子，摇身一变，又在陌生的城市里重逢了，这种人和警察没缘分还真说不过去啊。斗十方脸上玩味的笑容驻留了良

久，见猎心喜地道：“申请一下天网追踪，找找这对货在不在中州，说不定会有收获。”

络卿相和陆虎应声开始操作了。程一丁道：“嘿，别岔了啊，我们在找保健品诈骗的，这俩跟班和那些底层有什么区别？”

“你说我们办案挑选人手，是要有经验、有资历的，最好还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挑些刚入行的毛头小子？”斗十方问。

“当然是有经验的。”娜日丽顺口道。

“对喽，犯罪分子作案挑选人手也是这样想的。”斗十方笑道，“参过团入过伙，当过海归进过看守所，这资历多的不提拔，说不过去啊。我得会会老朋友去。”

众人没有被这个透着黑色幽默的判断逗乐，相顾愕然，哪怕习惯了斗十方剑走偏锋，可这也偏得太厉害了吧……

汽笛声突起，站台上送站的曾夏在视线里渐渐模糊，那位刑侦大队长跟了半年一无所获，临走还是热情相送，这结果让巫茜和周修文反倒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火车出站了，看不到人了，周修文默默坐着，喃喃说着：“欠曾大队这人情啊，怕是没机会还了。”

巫茜一捋额前的短发，尴尬笑道：“债多不愁，反正我们有钦差牌子。”

“这不是什么好事。到基层哪个单位，他们其实都清楚，有了功不归自己，有了过得自己扛，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可能鼎力协助啊，顶多是尽职，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周修文道。

“那不就结了，还得自力更生……对了，谢副厅长给的信息你看了吗？”巫茜拿着平板递上去，然后下意识地看了看左右。商务座，距离较远，互不影响，这才放心和周修文交流。周修文拨拉着屏幕，小声道：“谢副厅长是经侦出身，肯定也偏向这一块。他们主管网安的是谁？”

“还不知道，不过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中州网安总队这位宣冬青，组建过零壹战队，参与过全警网安技术大比武，成绩不错，前三名。算是网安的头牌了。”巫茜道。

周修文的手在照片上停留了一下，是个年轻人，看样子顶多30岁，再看履历，确实也无可挑剔。不过他们已经见识过各地警中奇人，这种中规中矩的警察并不鲜见，他淡淡回了声：“还成。不过网安依赖你就够了，再来一个高手也显得多余……第二个选择，为什么是个刑侦大队啊？”

“这个队里有一位追逃英模，张英，女，年龄有四十多了，从警二十年参与追逃案件一百余起，这位没拿过枪的女神捕，在部里都有点儿名气。”巫茜道。

“她的专业是技侦，似乎还缺点什么？”周修文道。可他手不再往下划了，接下来那个选择已经知道了，不但知道，而且领教过。

巫茜暗暗笑了笑，小声问道：“您是不是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太好啊？”

“难道你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周修文反问。

“确实不太好。可话说回来了，基层刑警身上哪个没点匪气，何况还是化装侦查的？”巫茜道。

周修文想了想，把平板递回给了巫茜，不确定地问："你觉得呢？"

"这得您当家，我只是个搞技术的理工女。"巫茜笑道。

"他们现在都抽调得出来吗？"周修文又问。

"谢副厅讲，基本都可以，要从队里抽一两个人没问题，再多就不好办了，最好是有线索共同跟进，他们可以提供全力配合。"巫茜道。

"人老弥奸啊，这是怕我们吃独食。"周修文哑然失笑了，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抚着下颌思忖片刻道，"拉出他们的工作日志来，看看近半年的工作状态。"

巫茜娴熟地操作着，他们有足够的权限查看内网的信息，自上而下，延伸到最基层的警务单位没有什么阻碍，就听她小声说着："张英这里没有什么大活儿，日常检测，参加过两次命案侦破，全部搞定；网安宣冬青这里在搞全市网络安全培训，升级罪案信息库，和我的工作内容差不多，网络检测、打补丁、换设备等等，计算机犯罪对于二三线城市，刚刚起步……反诈骗中心这个X小组，哟，这就精彩了，他们参与了股票配资诈骗案的侦破，哦，前两天新闻上还见了。"

"那个案发地在四川，他们是协办吧？"周修文问。

"对……咦？这儿有个好玩的，'仙人跳'案？他们还管这种事？"巫茜惊讶了，循着案件编号，浏览着大致案情。她这么上心，把周修文也吸引过来了。两个人几乎头碰头看完了不长的案情，然后抬头，相视一脸茫然。怔了好久。周修文叹道："男扮女装，唇上投毒？嘶——"

如果说作案的思路还可以理解，但能把这案破了的，就不好理解了，最起码这种秘不外宣的手段，又从何而知？毕竟看案情，是预先设伏，抓了个正着。

巫茜想了好久，歪着头还是没理解，喃喃道："进了房间，看不出来可以理解，可是……又是拥抱又是亲吻的，就算那男的没发现，可另一个男的，一点儿都不膈应？这戏演得也太投入了吧？"

两个人相视而笑，这个职业从不缺那些稀奇古怪的案例，今天这桩就算了，再往下看成功引起他们兴趣的这个小组，剩下的似乎没什么了，反欺诈的工作详细起来，和其他警务没有什么区别，重在预防，预防重在宣传，很大一部分倒是那种烦琐的工作。没有新发现，巫茜放下了平板，和周修文小声提议着："头儿，我觉得宝藏还在向小园这儿，这个X小组有点儿邪门，专走不寻常的路啊。"

"啊，就抓抓'仙人跳'，抓抓无良奸商？"周修文反驳道。

"那您没大鱼让他们逮，只能捉虾米了。一个人的人品底线是看出来的，但能力绝对不是，能力极限，绝对是逼出来的。"巫茜道。

"呵呵，我们是外来的，一没有钱重赏，二没有权提拔人家，你逼人家凭什么听啊？到基层一定得放正自己的位置啊。"周修文泼了瓢凉水，眼看着谈兴消失了。

巫茜给了个尴尬的表情，噤声了。这数月被案情早搅得寝食不安了，对于此次中州之行，看来周修文的期待并不高。巫茜再一次捋着案情，捋着捋着，不知道是真累了，还是枯燥的案情已经激发不出任何灵感了，她居然沉沉睡着了。

这段旅程不长，再过几个小时就到中州了，只是他们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是像这里，是一个失望的结束……

第五章 连破奇案剑指逆风

剑走偏锋，直抵命门

车驶过了大学北路，沿着穿城而过的金水河畔缓慢前行。像这样的搜寻行驶正常情况下难不住刑警出身的程一丁和娜日丽，不过看到即将到达的地区时，两个人下意识地道了句：完了。

前方的河医社区，几乎汇聚了全市的数家大型医院。说来也奇怪，本来是棚户区的河医社区因为医院的汇聚，反而成了房价居高的地区之一。几十栋居民楼环绕几个休闲小广场，一街之隔就是林立的医院，临近午时，各小区出入口人头攒动，各医院门口车水马龙，想在这种人口密集的区域找人，那难度可想而知。

对了，找的是大丫赵成功、二丫刘小旦。天网追踪到了上午9时，刘小旦通过了大学北路的公安检查监控，去的方向就是这个河医社区，程一丁、娜日丽带着斗十方和钱加多组了个临时追踪小组跟上来了。

“这儿往前，有家驴肉甩饼不错；东小广场那头，胡辣汤凑合……原来旧胡同那块有家烩面够地道，这拆迁后不知道搬哪儿了……咦？快中午了，你们饿不？”钱加多脑袋里几乎就是美食组成的地图，到这地方，基本就能说出排得上号来的美食了。

“要吃自己吃去，别烦。”斗十方头也不回道。

再往前行，速度更慢了，娜日丽提醒道：“这地儿混生活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你们看……送快件的、当医托的、发小广告的，甚至就蹲医院门口，向那些排队的卖矿泉水，一天都不少赚。”

钱加多一凑，好奇地问：“咋了姐，你想改行？想改行找我啊。”

“闭嘴。”娜日丽手一推，把钱加多的胖脸推到一边，问斗十方道，“这干啥都有可能啊，就只能骗？兴许人家改邪归正了呢。”

“‘乞丐三年，给皇帝不当；骗子三天，有龙椅不上’。狗能改了吃屎啊？”钱加多道。

这话听得斗十方一侧眼，怒道：“剽窃别人的话，比嫖娼还可耻啊。”

“哟，看你气得像被人嫖了没给钱一样，至于吗？”钱加多惊讶道。

“滚！”斗十方心情不太好。

前面的程一丁赶紧制止：“你俩别斗嘴，办正事呢……十方，这片区太大啊，到什么地方找啊，这都快中午了。”

“是啊，得趁中午以前找到。”斗十方道。

“什么意思？”娜日丽好奇地问。

“他们针对的是居家的中老年人，一到中午，都回去做饭了，还忽悠个屁啊……正常情况下，休闲纳凉闲逛的地方就是了，人多的地方反而不会去……小广场、小区里活动的地方，拣那种相对僻静、没有监控的地方。”斗十方道。

这个反差思维让娜日丽怔了怔。程一丁依言而行，绕着辅路、偏路以及小区里、小广场转悠，这里闲得发慌的中老年人还真不少，都快11点了，居然还有扭秧歌跳舞的，广场上那片热得跟炉子一样，愣是还有几位鹤发老大爷在舞剑。这片见得最多的倒不是保健品诈骗，而是那些背个包发小广告的大婶，随便拿一页一瞅，那上面写的必须是癌症晚期、恶性肿瘤、艾滋病三期等等，咋个咋个就药到病除了，说得有鼻子有眼。不过地址，肯定给你留在哪个胡同里或者单元楼里。

“这都有人信啊？”程一丁又被塞了一张，顺手给了娜日丽。

娜日丽往车座下一扔，说：“病急乱投医呗，逮一个算一个。反骗任重道远啊，看这些人，得有一个大队在干啊。”

“你们太小看这些小广告游击队了，那都是有组织有管理的，我四姐那家具城做广告，只要一个电话，你说要多少人，你只要五十一百的，人家都嫌少不跟你做……哎，娜姐，你们饿了吗？要不咱们先吃吧，我想到个巨好的主意，吃完饭找几十个干小广告的去瞅一圈，比咱们瞎撞好多了。”钱加多估计是真饿了，凑上来央求道。

娜日丽正要斥一句，却不料斗十方发现新大陆一样低声喊了句：“那儿，那儿……绕过去……”

他的指向是商务广场小花园的一角，聚了一二十人，似乎其中有一位在宣讲着什么，就这么光天化日？就这么众目睽睽之下？程一丁还真有点儿不太相信，他驾车绕了一处泊车，和娜日丽下车去看。斗十方葫芦里不知道卖什么药，坚决不下去，要在车上等消息。

几十步之外的宣讲似乎已经到了尾声，随着两个人的靠近，声渐入耳：

“……所以我想问问叔叔阿姨，你们愿不愿意成为我们十万广告代言人之一？愿意还不够，我们这个代言人像选人大代表一样，是要经过层层筛选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送你们每个人几万块钱的东西呢……这可是宝贝啊，它一不是药，二不是保健品，它是用食疗的方法来治病，今天拿来这两盒送给志愿者，你们拿回去吃，不需要一年两年，不需要几个月，只需要半个月时间，所有的血脂、血糖、血压都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不光治血压，眼睛不好的，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白内障、沙眼、青光眼，今天把这个宝贝带回家，按照我的方法吃，一个月保证让你的视力恢复到正常水平；还有那种夜尿频、多的，服用十天保证调整过来；还有手发抖的，这叫帕金森综合征，还有脑神经衰弱的、脑血管坏死的、手没劲儿的、脚没劲儿的、拿东西拿不起来的，都能给你调整过来……

“咱下午活动情况大家知道了吧？你们肯定也得考核我，同时我也要考虑你们是不是贪便宜的人，是不是真心实意而来，是不是相信我们……所以下午得有个门槛啊，我只选择几十个，不能超过一百个，真心实意为我们宣传……大家都是真心吧？真心不真心，钱财见人心。下午愿意来参加活动的，想选择我们的，来领我们这些宝贝……一切为了健康啊，什么是健康，健康是自己不受罪，健康是儿女不受累，健康是少拿医药费，健康是多得养老费……下午两点之前，凡是进了会场的，我们都准备了一份健康礼物啊……”

宣讲时不时被掌声打断，现场除了站着的还有沿着小花圃坐的。居中的一位衬衫雪白，脑门锃亮，说得唾沫星子飞溅，秃脑袋上剩的一圈不多的头发随着他的动作来回乱摆，那样子绝对是别有一番风韵，人群里挤着给人发“健康礼物”的可不正是大丫、二丫？

就这两位也是西裤笔挺，皮鞋锃亮，送礼物都是亲亲热热地“大妈、大叔”叫一声，那亲切的笑容，简直能让人体会到亲人般的温暖。不过看到程一丁和娜日丽两个人，大丫、二丫自动忽略了，那表情从亲人直接转换到陌生人模式了。

娜日丽故意道：“嘿，我们也要听健康讲座，在哪儿呀？”

“中老年健康保健您也有兴趣？阿姨您多大啦？”二丫刘小旦不冷不热地刺激了句。

一干听众哧哧直笑。娜日丽一下子被撑得面红耳赤，愤愤道：“骗这些大妈大爷还上劲是吧？”

“骗？哈……”大丫赵成功闻言怒极而笑，扬着手里的礼物道，“大家听听，这位不知道大姐还是阿姨说我们是骗子，哈哈……有这样的骗子吗？关心大家健康，无偿推广，免费送大家产品，要不，这位大姐，你来当当这个骗子？”

赵成功这么一鼓噪，把一干收了礼物、拿人手短的大叔大妈给鼓动起来了，都皱眉看着这位搅局的外来者。有人说了，就没少见这号小年轻，不懂点礼貌；有人说了，领不上礼物这是眼馋啦？你以为白来的？要听课呢！还有人说了，这是两口子吗？男的这么显老啊？一准是那事不和谐……你一句我一句，程一丁听得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么一大群中老年吃瓜群众解释。

结果只有一个：两个人落荒而逃。

大丫、二丫，以及那位宣讲的半秃男得意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又开始忽悠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啊，大家知道咱们从来不去做那些虚的东西，今天带礼物还是那句话，我一不图你一口烟，二不喝你一口酒，三不吃你一口饭，四不图你金和银，我把这些礼物送给你

们，只希望得到你们一样东西，那是什么呢？是认可，是表扬，是掌声，好不好？（被掌声打断）……有人心里肯定想了啊，他肯定想，周总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不要金、不要银，啥也不要，只需要我们表扬鼓掌，这能当饭吃啊……嘿，对了，还就能当饭吃，没听过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只要有口碑就有销量，有销量我们就能吃上饭，还吃得好饭……所以说，优秀的人、优秀的企业，都是表扬出来的……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

“下午两点，来不来啊。”

“来！”

“好，我在会场恭候各位大叔、大婶、大哥、大姐。”

这场表演终于在午时接近尾声了，那些提着菜篮、拿着礼物的叔婶次第离场，看样子就是附近社区的住户。那三位收拾着还剩半箱没发完的礼物，开始离场了，半秃的“周总”一到人后，说话可就没那么文明礼貌了，问刘小旦道：“那他妈谁呀，搅场的？你认识？”

“不认识，一傻×女的。”刘小旦道。

扛着箱子的赵成功小声问：“周总，今天能整多少人啊？我看悬啊！”

“可不，这生意难做了，现在的老头、老太太也学坏了，一说发东西就来了，一说掏钱立马就走……这不得整个聚集场子，得弄个高手忽悠起来。他们脑门一热，这就好办了……下午都穿上白大褂啊，这拨可是养得有段时间了，得开刀了。”周总一捋飘逸的剩发，遮住了秃顶，有点儿恶狠狠地说。

三人刚钻进小区到了侧楼后，冷不丁有人喝了声：“站住！”

大丫、二丫撒腿就跑。周总喊“站住”，这俩猛地惊醒。三人齐往后看，看到了一位吮着冰棍的胖子，正不怀好意地盯着他们。周总壮着胆子问：“干啥？”

“打劫，礼物留下，人滚蛋！”钱加多吮着冰棍儿，不屑道。

那三人愣了片刻，然后爆出了一阵大笑。赵成功调侃地问：“胖子，你是劫匪呢，还是减肥呢？”

“嘿，我们这保健油还真能减肥，三十一瓶，你要不？八折。”刘小旦亮着箱子。

周总呸了一口，扬头道：“我们的保健品包治百病，可治不了脑残，一边凉快去。”

钱加多笑了，笑得有点儿阴险。刘小旦猛地醒悟，再回头看时，一个人冲了上来，吓得他尖叫一声。赵成功定睛一看那人，吓得也跟着惊叫起来了。周总不明所以，看那个凶神恶煞冲来了，下意识地就跑，不过一跑恰和钱加多照面了。钱加多一挺肚子，直接把这位发疏头秃的给撞得退了几步。

奔上来的自然是斗十方了，他一手一个，揪着缩头的刘小旦和想溜的赵成功，顺势一脚踹向周秃子。那周总刚退回去，冷不丁屁股上挨了一下，“哎哟哟哟”吃痛前倾，扑向花圃，扑通一声，一手土一手带刺的玫瑰，疼得哇哇乱叫。这俩被拎住的也不好过，斗十方拎着往墙根处一摁，吧唧一个脑瓜嘣，骂道：“妈的，出息了啊，骗完红包又来骗老头老太太了是吧？这是什么？”

二丫刘小旦战战兢兢解释着：“进口纯天然亚麻籽油，包治百病。”

“你他妈这么猥琐，多喝点肯定管用。”斗十方拎着小瓶要给二丫灌。

二丫捂着嘴赶紧说：“斗哥，别价，就是小麻油，喝了要拉肚子的。”

“我就知道你他妈学不好，骗了多少钱，大丫？”

“啊？没有……真没有。”

“口袋……自己掏出来，别让我动手啊，妈的几个骗子是吧，不老实立马报警抓你们啊。”

啊？那爬起来的周总愕然了，这是匪喊捉匪？

那两个被威胁的可比见了警察还老实，二丫掏着口袋道：“斗哥，真没几个钱。您还不知道？咱们都是驴粪蛋外面光。”

“就是啊，斗哥，身上就是个饭钱。”大丫说着，也老老实实交钱了。

两个人加起来最大的面值也就是两张十块。那周总愤愤地上前拦着：“咋，咋，大白天抢劫呢？”

“别别，周总，熟人，长安我们的兄弟。”大丫怕惹事，赶紧劝着，然后附耳跟周总说了句。那头二丫却已经被壁咚到墙上，口袋给摸干净了，多出来十几块钱加一部手机。斗十方递给钱加多，朝着二丫屁股上一踹，上前一揪大丫，看样子嫌钱少，毫不客气地要搜身

了，边搜还边威胁周秃子说：“不相干的滚一边去啊，别让老子看你不顺眼了一起收拾。”

手机、钱一掏，钱加多不客气地全装兜里了。那周秃子可实在看不过眼了，扯着嗓子喊：“抢劫啊……大白天……啊……”

声音卡在脖子里了，是张嘴喊时，钱加多顺手把冰棍戳他嘴里了。他急急地呃呃一吐，吐完还没作势喊，钱加多一把揪着，胖脸贴近，凶巴巴地说：“信不信胖爷把你拔成全秃，毛不多，毛病这么多，闭嘴。”

两个人一前一后挤着周秃子。大丫和二丫可急了，两个人抱着斗十方求着：“斗哥，斗哥，可怜可怜兄弟啊，刚从里面出来。你把我们吃饭家伙都抢走，我们可咋活呢？”

“是啊，亲哥，手机是老板发的，不是我们的。”二丫求着。

两个人又是哀求，又是点烟，而且劝着周总说软话，捎带介绍这位斗哥是抢过车、袭过警的哥们儿，惹不起。那周总眼见着也软下来了，好说歹说，又递了两百块。钱加多这才把手机还给了那两个人。斗十方挥着讹来的钱撵着：“滚吧，滚吧，妈的一群穷逼货！”那几个如逢大赦，扛着箱子撒腿就跑。

“哎哟……”娜日丽牙疼似的哼了声，在车里欣赏了这场近距离侦查闹剧，直接反应就是无语，然后又牙疼似的哼了几次。程一丁笑道：“你看见什么了？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

“程哥，这么干迟早得出事啊。”娜日丽道。

“相比迟早出事，我更期待，这些骗子今天就出事。监控、追踪、侦查、审讯，有不反人性的手段吗？真是的，反正我越来越喜欢这俩

小子了。”老程嗤笑道。

那俩喜得颠儿颠儿地奔回来了，钻进车里。钱加多就喜滋滋地把一个U盘模样的东西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程一丁，好奇地问：“有用吗？这啥原理？”

“技侦手段，可以复制目标手机的识别码、短信及通信内容。”程一丁把这个小玩意儿插到了电脑上，联着网，那头已经传来了陆虎的画面，好奇地问：“可以呀，怎么找着的？”

“甭废话，追踪这两个手机号。”程一丁道。

几人的警务通手机很快接收到了信号，那是连接内网信号定位的追踪模拟，接下来，就要跟着信号指向，和这几个骗子捉迷藏了……

15时，长安开来的CZ182次列车准时进站，巫茜和周修文刚踱出拥挤的出口，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的高个子向小园，她和俞主任在出站口招着手。

四人重逢。周修文客气道：“哎呀，两位反骗名人一起来接站，受宠若惊啊。”

“一家人，甭客气，谢副厅下午有个会，要不他也来了。我们领导高度重视对你们的协查，这可不能嘴上说说。”俞骏不客气地抢过了周修文的行李。

周修文客随主便了。后面的巫茜斜斜抬眼，玩笑似的赞了句：“向姐，您这是走T台的身材啊！”

“可架不住是劳累的命啊……中州比长安热吧？”向小园笑道。

“现在熬得我对身外的感觉都迟钝了，早知道啊，当时就该把你们小组留在长安。”巫茜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由衷地后悔道。

“快算了吧。我们小组是各单位拼凑起来的杂牌，论专业性，入不了大家法眼。”向小园谦虚道。

这时候俞骏插进话来提醒道：“听说过商业互吹，什么时候警务也兴这一套了？不谈工作，先安顿一下……对了，周组长，谢副厅安排你们住武警招待所，离省厅很近。条件吗，有点儿一般，千万别介意啊。”

“哪里话，怎么可能介意，谢了啊。”周修文客套着。

一行人上了车，向小园驾车起步。俞骏给两位递着矿泉水道：“东站离市区稍远一点儿，不堵车得四十多分钟……两位放松下，今晚大家聚聚吃个饭，明天我带你们熟悉下……哦不对，是您二位给我们熟悉下案情。”

“没事，安排到今晚吧。”周修文道。

巫茜也附和着：“我们哪有心情放松啊，直接进入状态吧。我们需要配辆车，需要厅里给我们出个通知，朱丰所在的看守所、杜其安的老家，以及这两个人关联的社会关系，我们都要走一遍。”

“没问题，人手还没定，您二位得先等等。”俞骏不动声色地问，“您二位的意向是选谁啊，谢副厅的人选发给你们了吧？”

“嗯，收到了。”巫茜点点头，看了周修文一眼。

周修文却是说着囫囵话：“都是精英，有什么可挑的，我们最担心的是拖累大家。逆风这个案子没头没尾，查到现在，我们自己都怀疑

银杏基地遇上的是不是逆风了。”

“现在各类发达技术是把双刃剑啊，单纯的面貌识别已经算不上对付犯罪的撒手锏了。前两天我们这儿刚侦破一起‘仙人跳’案，骗的还是个外宾，系列悬案大半年没结果，最终我们找到真凶，您猜怎么回事？”俞骏随口道。

“男扮女装。”巫茜脱口道。

“啊？这么厉害？”俞骏吓了一跳。

巫茜咯咯笑道：“我厉害是因为对你们反诈骗中心的工作有所关注，这个案子挺有意思啊，我还是没明白，这男的怎么就能那么入戏？”

“本来就是个同性恋，本来就长得细皮嫩肉的比女人还娘，再加上一穿胸衣，那种硅胶的，再一化妆，哎呀，进去的时候是个女人，离开的时候是个短发的男人。一个技侦大队愣是没看出来，加上他演得还就那么投入，搞得大家都没往这方面想。”俞骏道。

巫茜笑着问：“我很好奇，是怎么侦破的？男女之间的私事都不好窥破呢，更别说男男之间了。”

“哦……这个你回头问向组长，她负责的。”俞骏直接推托了。

向小园笑道：“领导不能老甩锅啊，这事您让我怎么解释啊？”

“总不能你们队里有这种……”巫茜好奇地问。

“没有！”向小园和俞骏齐齐否认。后面那俩没忍住笑了。俞骏笑道：“如果你好奇，回头私下问。具体情况以官方公布的为准。”

“那我猜一件事，你确认一下可以吗？”巫茜问。

俞骏点头，好奇地回头看，他想不通这位女警为什么对这种案子特别上心。可巫茜还真就很上心似的，想想道：“我猜……这个案子点破玄机的，是零号？”

俞骏没有表情，不过腮边的肌肉抽了抽。开车的向小园出声道：“何以见得？”

“感觉，只有他那种经历的人，才可能窥破这种发端于人性阴暗处的魑魅伎俩。”巫茜道。

这话似乎刺激到俞骏了，他愣了愣，居然无言以对。可能越是旁观者才越可能看得清真相原委。而俞骏愣的原因是，巫茜给的定义和他曾经的看法是如此一致。

丁……零……零……手机狂响打断了俞骏的发怔，他下意识掏出来，一看是单位的：“怎么了？陆虎？……什么？调动警力？什么案由？……什么什么，发现了疑似保健品诈骗嫌疑人的窝点？你一坐办公室的怎么发现的？再说了是疑似，你确定有证据？你确定那些保健品是三无产品？……什么？和长甸镇的诈骗人员有关联？根据他们追到的？……什么地方？等一下。”

俞骏捂着电话皱着眉头问：“政七街，半亩地社区，邻近供销大厦，那是个什么地方？”

“内三环，是个城中村啊，四分局的辖区。”向小园道。

“他们说，在那儿找到了疑似保健品诈骗的窝点，可能是存储仓库。”俞骏道。

“啊？不可能吧？”向小园愕然了，干脆把车停到路边，查查地图道，“拆了一半的城中村，周边两个派出所一个分局。”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这几个家伙朝我要警力。”俞骏犹豫了。

后面的可坐不住了。周修文提醒着：“可以正常排查一下啊，这很难吗？”

“不难。”俞骏解释，“但是，他们是今天早上才介入的……还不到八小时啊？！”

啊？！周修文、巫茜齐齐瞪眼了。要是个存储诈骗媒介的窝点，那绝对是秘上加秘，卖上一盒两盒案值不好定罪，可是抓这么个窝点，那非法经营和制假就够嫌疑人喝一壶了，所以这个点绝对是骗子的软肋，这么短时间内找到，似乎确实有点儿不可能。

四人大眼瞪小眼，都一时不敢确定了，只有电话里的陆虎还在急促地催着：“主任，主任，您自己听……”

可能是现场传回来的话，是一男声在催：“快、快，兄弟们快调人，这绝对是条大鱼，逮回去别说让主任服气，绝对吓他一大跳。”

是斗十方喜出望外的声音。俞骏的脸上霎时布满黑线了，他尴尬地看着剩下几位偷笑的表情，是不是逮着大鱼了且不说，倒是先把这个俞主任给架在火上烤了。

反诈骗中心并不以外勤为主，也根本不具备端掉窝点的外勤能力，可要跨区调警更麻烦。俞骏犹豫着，好大一会儿下不了这个决心……

雷霆一击，势不可当

三个多小时前，中午时分。

程一丁一行追踪到了半亩地社区这里，被高楼大厦掩映着的城中村，等着拆迁补偿的居民，可了劲地把房往高处加，三层四层甚至五层楼都不稀罕，从政七街拐进这片就会被眼前这种错乱的景象震撼，那家伙，修得像碉堡群一样。

那位“周总”是自己进村的，大丫、二丫等在门口。这里的跟踪没多久就结束了，三人乘了一辆村里的车离开，那种货厢式的加长面包车，里面装载着什么，未知。

一个多小时前，绕了一大圈，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正式在河医社区一幢居民活动楼里开始了，与会的有三四十位，附近的居民加上来中州瞧病住在医院的病人及家属。忽悠还是老一套，可就还有人相信包治百病的说辞，再加上“周总”邀请的数位“病愈”的老头老太太现身说法，而且试用装都是免费的，这个现场不热闹都不可能。

追踪的几位注意到了，那辆加长面包是关键，整整一车礼盒，包装换了，叫“基因养胰口服液”，还有更高档的叫“龙参”，那现场领取的踊跃场面把追踪的几位看傻眼了。

免费呀，真的免费，就登记个住址和电话，还有医护人员像模像样地进行服用指导，据说还有疗效跟踪和上门服务呢。如果那俩医护不是前科人物赵成功和刘小旦，恐怕连程一丁和娜日丽都不敢怀疑这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肯定是留个上门服务的由头，然后一对一往狠里骗。可这会儿无证无据的，只能干瞪眼了。本来气不过的娜日丽商量着报警或者报12315把这伙端了。不过被钱加多拦住了，他一指人群里领礼物的几个老太太说了：“千万别，那几个肯定是社区或者居委会干部，你指望工商来了能解决？”

说得也是，那可是个战斗力最强的单位，不管片警还是工商质检办事，可全得靠他们，他们都落水了，这工作可就没法整了。

十五分钟前，追踪的四个人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初始地，半亩地社区，那幢神秘的民宅。

四分多地的旧宅，楼起了四层，院子很大，从院外走过偶尔还能听到狗吠。程一丁下去侦查了一圈回来直摇头，院墙三米高，上面安着摄像头，这一带的大院子似乎都是如此，不少经营小商品批发的直接当仓库，自己不做这种生意的也租给别人用，反正楼盖了，等拆迁也得一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

这就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此处人员的成分极其复杂，派出所联网有记录的暂住证办理，有一个住址一个月换三拨人的，像这种情况，信息就不足以采信了。

转折来自斗十方的侦查，他奔回来上车说：“黑窝点，端！”

“你怎么知道？”娜日丽问。

斗十方一亮一卷碎纸，其中有一个还留了半个撕坏的标签，他解释道：“错不了，最后的包装肯定是在这儿完成的，现在谁也不敢批量走物流，肯定都是化整为零地干。就像以前，搞个推介会当场就把钱收了，现在换招数了，推介会也不收钱，只留地址、发样品，回头主动上门，一个一个往狠里忽悠……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案情繁复却捋

不清头绪的原因。原来是垂直式，骗完就走。而现在是棒槌式，两头小，即上层和实际操作的少，而中间这一层，上门组团忽悠的队伍膨胀……万变不离其宗，无非还是骗。”

“我看你才是棒槌，这是民宅，不确定涉案嫌疑，没有搜查证，你就闯进去？除了突发案情，出警需要派出所所长级别的签字同意并备案才能行，除此之外，只有110有临时处置权……别跟我说警察见义勇为那一套，这儿有犯罪事实吗？万一没有呢？”娜日丽教训着。一下子把兴致高昂的斗十方给打蔫了。

后面的钱加多可乐了，念叨着：“棒槌，这个名字多清新脱俗。斗棒槌，好名字。”

“滚！”斗十方怒冲冲道，几乎脸对脸冲娜日丽嚷着，“你说的不是执法程序的问题，而是骗子嚣张的原因。”

“你执法的都不懂守法，咋，就明火执仗冲进去啊？等着扒你警服呀？即便是个窝点，里面有多少人？是否持有武器？是否可能遭遇反抗？这些情况你清楚吗？”娜日丽斥道。

“骗子窝点选择是随机的，而且更迭很快，知道为什么保健品诈骗泛滥而我们一直一无所获吗？你明哲保身，保住的不光是自己，还有骗子，而且……”斗十方似乎真怒了，叫嚣道，“而且……首先想到自己安危的，不配当警察！”

“你说谁不配当警察？”娜日丽怒从心起，一把揪住了斗十方的领子。

“说你啊。”斗十方不闪不避。

程一丁、钱加多一人拉斗十方，一人拽娜日丽，好不容易拽开，两个人都是气鼓鼓的。恰在这时，队里的回复来了，步话里响起络卿相的声音：“主任没有回复，还在申请中。哎，兄弟们，你们提供点证据啊，要不可让我们怎么说服领导呀，出警搜查民宅可是件大事，没违法事实那咱们可就涉嫌违法了。”

侦查好干，出警难办啊，既不像刑事案件危害大，又不像群体事件影响坏，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谁同意出警也得犹豫下，万一出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

拿起步话要说话的斗十方一念至此，又黯然放下了，说不上来了。程一丁看着两个置气的，哎了声，谁也没劝。反倒是钱加多出馊主意了，小心翼翼地说：“现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得对，娜姐也没错……这一派和谐的，又在城中村，别说人家，我都有点儿不太相信里头是个黑窝点啊，人家这儿还是文明社区呢，你不抹黑呢吗？”

“你是人欠揍，嘴欠抽啊！”斗十方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钱加多笑道：“是你今天智商欠费了啊，为什么非要申请出警，让警察自己来不就行了？没事他肯定不来，万一这个赌博啦，打架啦，甚至老娘儿们拌嘴了，110都得来……你敲开门瞅瞅，万一没事，不就不用来了，真要有事，他不来也得来啊。”

斗十方愣住了，愣了片刻，这才反应过来，钱加多毕竟是奸商出身，再白痴的脑回路都比旁人多根弦，这提醒得恰是令人醍醐灌顶。激动得斗十方搂着钱加多，吧唧在这货的脸上使劲亲了口，千言万语就一句话：“走，兄弟，一起去，大大方方进去。”

钱加多可是人憨胆大，点头道：“唉，好嘞！”

两个人说走就走，程一丁急得跟下来了，娜日丽虽有不忿，可也不至于脱伍，她默默地跟上来。斗十方不客气地说：“你最终还是相信。”

“我不是相信，也不认为我们谁错了，但我们毕竟是队友，有错也得一起扛。”娜日丽道。

“不会的，我扛，我是辅警我怕谁。”钱加多插话，倒把娜日丽气笑了。

四人大摇大摆到了门口，干这种缺德事两位老刑警就得当徒弟了。斗十方和钱加多耳语了几句，大计就定。只见斗十方咚咚擂门，钱加多扯着嗓门吼：“有人吗？开门。”

连吼数声，里头有更横的声音：“妈×的，谁呀？”

“我，社区居委会的，你家养狗了是不是？”钱加多嚷着。

“养狗碍你屁事？”里面的在嚷。

“社区出通知没看啊，长着眼让出气呢？大型犬类一律登记，不登记放出来咬人吓人咋办？不咬人不吓人，万一屙哪儿尿哪儿了，谁负责啊？开门，登记！”钱加多的土豪大气转换成官威，浓浓的基层风格淋漓尽致，听得程一丁和娜日丽先惊后愕，然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实践出真知啊，这简直不用伪装，浑然天成了。

还没开，好，更狠的。钱加多骂了句娘吼道：“……别跟你好说歹说不听啊，不听报派出所来收拾你，包括你家狗。”

说完了，他还给同事做了个鬼脸，小声解释着：“我们那片居委会就这么办事的，我家狗也没登记，我妈妈天天跟人家吵呢。”

“这行不? ”娜日丽哭笑不得了。

话音刚落，门咣的一声开了，一个男子脑袋露出来，话软了，说道:“催啥命呀，一会儿去登记不就行了。”

“等等。”斗十方扳住了门框，虎着脸问，“养了几条? ”

“两条。”

“啥狗。”

“土狗。”

“得检疫，得办证，你懂不懂法啊? ”

“就两条母狗，那咋，又不是养婆娘还得办结婚证。”

“哎，兄弟你说对了，养婆娘，哪怕你养别人的婆娘都没人管，养狗可不行，我看看。”

说着扯着就进院了，一大院堆放的纸箱油布盖着，院中央拴着一条狗汪汪乱叫，引得楼里另一条狗也在吠。钱加多瞅着狗道:“看看，大型犬类，这结婚证……哦，不对，错了，养狗证必须办。”

“那咋办呢? ”那男子问，楼上有人伸脑袋问了句，这人回着，“让办结婚证……哦不，呸，养狗证。”

被钱加多带沟里了。众人一乐，那人气得直扇自己耳光，有钱加多在，这逻辑肯定是混乱的。正说着狗呢，钱加多尖叫一声，指着货堆嚷道:“看看，老鼠老鼠……啊，你们这儿居然有老鼠，知道创建文明城市哪几项指标吗? 这不是给社区抹黑呢吗? 房东是谁……没房东租住户是谁? 这得严肃处理啊！”

“不可能吧？这儿连蟑螂都混不下去，能有老鼠？”那男子怒道。

“就那儿……快去快去。”钱加多推着这位男子，说是推，其实是拽。而其他人顺势上前，大盖布哗地一拉，下面成箱的保健品现形了。随便抽开一个箱子，斗十方抽了一瓶，指着“基因养胰口服液”对着那目瞪口呆的男子说道：“我打赌，这七个字你认不全。”

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出现在这地方，恐怕错不了了。愣着的那人此时醒悟了，惊恐地尖叫一声，一把推开钱加多就跑。不过他犯迷糊了，忘了自己把大门紧锁了，跑了几步又往楼里跑。钱加多顺势一扑，拦腰把人抱住了。程一丁上前控制人。娜日丽叫了句上面还有人，说着奔向楼里。斗十方听到一声狗叫，急切地喊了声：“小心！”

晚了，门一拉，一只黄狗扑出来了。娜日丽一闪身，狗扑空了，汪汪一嘶吼，一转身又要扑，对战经验丰富的娜日丽可没对狗经验，一下子愣在当地了。斗十方急得抄起口服液盒子就砸，嘭的一声直中狗身，那狗吠着一掉头，换目标了，嗖地直朝斗十方扑来。斗十方吓得一个跃身奔上了货堆。那狗嗖地飞身而上追着他跑。

“啊——有人跳窗跑了。”钱加多听到侧面窗户响，吼起来了。

“啊——”货堆上的斗十方在吼。钱加多一看吓得张大嘴了。那狗一点儿也不客气，结结实实地咬在斗十方屁股上了。斗十方靠着墙想翻过去，最后一刻还是被狗追上了。

“快报警！”娜日丽喊了声。

“啊！”

“看住他！”

“啊！”

“十方……”

“别管我，妈的！”

斗十方已经解下裤带顺势把狗脖子拴住了，摸屁股一手血，龇牙咧嘴地说道。

娜日丽和程一丁这一刻做了决定，两个人真冲进楼里。一上二层，一上三层。程一丁在窗口摁住了一个想跳窗的，三楼乒乒乓乓干上了。报警的钱加多眼瞅着，咣的一声一个大凳子就飞出来了，他急得躲过一边在电话里吼着：“快快，打群架了……救护车警车一起来，有人受伤了……什么伤？我不知道，好多血，好像是枪伤……我叫什么？我叫钱加多，反诈骗中心警员，我能报假警？快来啊………”

两条狗狂吠不止，三楼打斗未停，这一家的乱起惹得邻里迅速鸡犬不宁了。看那条狗被斗十方制服了，钱加多热血喷涌，手痒心痒地抄起地上扔的凳子，颠儿颠儿地追上楼加入战团了……

一切发生得迅雷不及掩耳，最先到的是110，先以为真是打架，还呵斥了灰头土脸一屁股血的斗十方几句，后一听是同行，一查证件，再一看满院的保健品，就这脏不啦唧、臭不啦唧的地方，肯定和高大上的制药企业没几毛钱关系，除了造假不会有别的。

可这真让人纳闷呢，就贩个假保健品，至于这么拼吗？等上楼一看景况傻眼了，整齐码着成件的各色保健品，包装箱、标识、灌装机、打粉机等等一应俱全，产品从龙参、虎骨以及深海鱼油等等一应俱全。挨墙蹲了一排五个被擒的人员，就这还跑了俩。惊讶不已的110警员赶紧上报分局，这窝点大了去了。

派出所闻风而至。分局一直犹豫着不敢出警，这倒好，不用犹豫了，扔下电话直接来了，他们几乎是和俞骏一行同时到的，社区那条进村路没多大会儿就被警车挤满了。俞骏刚跳下车的时候，连市局的也来了，听闻端了个保健品制贩特大窝点，一位副局长兴冲冲赶来了。

本来是一肚子火气，可看这架势又逮对了，气就消了一半，等找到自己的队伍，俞骏那股子气一点儿都没了。程一丁挂了只熊猫眼；娜日丽额头给开了条血槽；斗十方还好，苦着脸靠墙而立。俞骏满脸堆笑道：“还真逮了条大鱼，真给俞主任好看了啊……嘿，哭丧着脸干什么？又逮着死耗子了，我敢训你？”

“主任您误会了。”钱加多凑上来道。

“怎么了？”俞骏不明所以。

“他倒不怕您训，怕那个。”钱加多示意着院子里被拴住的两条狗，然后爆料道，“他被那只母狗咬了，就那只，长得细腰翘臀那只。”

程一丁、娜日丽憋不住了，捂着嘴哧哧笑。斗十方咬牙切齿，却捂着屁股不好意思动。俞骏上前一扳斗十方身子，一看，臀部血淋淋的，他回头吼着：“狗咬了还不赶紧去医院？顾得上开玩笑啊？快去，打个狂犬疫苗，多多，老程……和他一起去。”

两个人得令，一左一右搀着不情愿的斗十方离开。钱加多还在说风凉话，就听他说：“哎哟，哥呀，你这负伤太不值了。被坏人打伤了吧好说，被恶狗咬了咋通报嘉奖？这明显是你人品有问题。”斗十方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疼的，直接卡着钱加多的脖子出门了。

后来的这几位不禁莞尔。向小园看了看娜日丽额头的伤，幸好不深，干脆把娜日丽也送去了医院包扎。这头安顿未完，那头分局的就循着找上俞骏了，要让中心参案警员给个笔录。辖区管制的原则，这种案发后续的处理分局肯定要抢到手。俞骏怒道：“让你们分局长跟我说。二十分钟前我通知他出警，他还在犹豫推诿，逼得我们中心警员不得已亲身犯险，你们可好意思还跟我来说……回市局说。”

终于甩了个大大的脸子，俞骏带人直接离场了，分局长奔上来都没留住。俞骏上车只说了一句：“去医院。”

这一句让向小园心里暖暖的，后座两位互相侧目了一眼，都觉得这位主任名不虚传，最起码这个时候先想到的是属下就难能可贵。

心潮澎湃的时刻总是那么短暂，远远比不上伤痛的绵延，老程和多多陪着斗十方去了医院，不行，处理不了。他们回头又赶紧去疾控中心专门提供狂犬疫苗的单位，等处理完伤口已经是下班时分了。驾车回到单位，钱加多开门，小心翼翼地搀着斗十方下车，看斗十方龇牙咧嘴的，风凉话依旧：“至于吗，哥哥，这咋还走不动路了？”

“本来还行，打完疫苗更疼了。反骗已经落下心理阴影了，这疫苗不会是假的吧？”斗十方一瘸一拐，愤愤道。

“我觉得就真疫苗也治不了你的疯狂，呵呵。”程一丁难得地开了个玩笑，想想今天，还真是够疯的。

斗十方难堪地道：“程哥，你别跟他们学坏了啊，不能往战友伤口上撒盐啊。”

“哎呀，悠着点吧，拼命拼命，拼的是别人的功，自己的命，差不多就行了。”程一丁喃喃道，这句拖后腿的话似乎不太对，可却也挑不出错在哪儿。

他俩搀着步履蹒跚的斗十方进了食堂。一大半警员都在，可能刚刚还讨论着今天X小组的惊艳表现，这三位一出场，登时鸦雀无声了。即便没注意到的也被同事捅捅胳膊肘，示意往门的方向看。这三位灰头土脸神情委顿的，却让他们的眼里蓄上了热切的光芒。

不知道谁开始鼓掌了，一开始是稀拉的掌声，慢慢有人跟上了。很快其他人都放下碗筷，收起了刹那的失神，使劲地拍着手欢迎着归来的同事。一时掌声如雷，久久不息。

“有些事，总还是值得去做的。”斗十方靠着程一丁，脸上带着欣慰的笑。

“再过十年你还有今天的豪气，我就赞同你。”程一丁笑道。

斗十方回头看了眼满脸沧桑、未老先衰的程哥。这位处处透着生活不如意表象的程哥向来话不多，即便是丧气话，也透着善意和关切。斗十方揽着他，重重拍拍他的肩膀附耳道：“你不就是十年后的我？不照样豪气干云冲在最前？我没有多高尚，只是非常恨卖假药假保健品的，在骗子群体里，他们这些人都是败类，我爸就被坑过，所以我今天特别冲动……以后不会了啊。”

他笑着解释着，一瘸一拐走向打饭的窗口，几位同事兴奋地抢着给英雄打饭端汤，还有几位特八卦的女警围着问长问短。哦哟，以斗十方为中心把全局的注意力可都吸引完了，钱加多可被冷落了，还好有程一丁关心，坐在他旁边看着钱加多气不打一处来，报复性地往嘴里塞吃的，边吃还边翻白眼剜抢走他风头的斗十方，诅咒道：“他有啥了不起的，咱们抓到人的没人关心，这被狗咬了的还这么嘚瑟。”

不爽，非常不爽。程一丁边吃边笑，想想今天的疯劲，一点儿也不后怕，就是有点儿打心眼里喜欢上这俩疯货了……

有人欢喜，有人失望

“……现在播报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我市警方成功打掉了隐藏在我市半亩地社区城中村的一个制贩假冒保健品窝点，现场抓获涉案嫌疑人五名，起获各类假冒保健品两千八百余件，涉案金额两千余万元。本台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警方发言人……”

市局五楼会议室里，陈颢元局长摁着遥控器，似乎就等着这条新闻播报，播报到警方发言人，他摁了暂停，然后笑吟吟地看着与会人员。这是各分局长、各支队长参与的临时紧急会议，难得有这么一次气氛颇好的大会，局长笑容所向的是坐在中间的俞骏和向小园。那位在新闻里发言的副局长带头鼓起掌来。这场合让向小园、俞骏莫名地有点儿激动，两个人站起来，向领导和同事敬了一个礼。

“大快人心啊，我们需要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彰显一下我们反诈骗的决心和力度。看网上的舆情，一边倒地支持我们警方啊。”副局长笑道，然后自谦了句，“下午我替你们发言了啊，虽然有点儿脸红，可脸上也有光啊。”

众笑，这个开场说的就是会议的主题了，陈局长却没有直入主题，而是思忖道：“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上次开会部署夏季治安防范，各分局、支队，包括直属，给我扔回来一堆麻烦案子啊，一个‘仙人跳’案，拖了八个月；几起预付费调解，两个月解决不了，从调解到仲裁，又回到调解上，这么点小事，占用了大量警务资源不说，还放到办公会上；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了，各派出所、分局辖区屡屡发生保健品骗老头、老太太的案子，翻来覆去是死活解决不了，甚至还有我们民警的家属给骗子交学费……当时大家说的是难如登天，现在，反诈

骗中心刚结束股票配资诈骗案，用了五天时间，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你们，谁还有意见提提？”

有一家太优秀，就显得其他人太落后，与会的有不少当时提问题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相比之下，自己确实有点儿那个了啊。

这时候向小园也有点儿脸红地看了俞骏一眼。还好，主任毕竟是主任，脸皮较厚，他见无人发言，谦虚了句道：“陈局，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优秀，这里面确实也有运气的成分。我们小组里有一位特殊人物，曾经在诈骗团伙待过，恰巧这个搞保健品诈骗的他认识，于是顺藤摸瓜，连他也没想到，能逮到这么大一条鱼。”

“运气也是一种实力的表现。”陈局长不吝赞美言辞，直言道，“差不多一年前，我就是在这个会议室给你们布置的任务，当时都觉得难如登天，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嘛，八大骗的首犯杜其安落网，逆风的地下黑产你们端掉他一个窝点，长安虚拟传销诈骗案涉案二百余嫌疑人……战果累累啊。你们反诈骗中心这个X小组啊，声名鹊起啊，不止一家兄弟单位想淘我点信息，我都为了保持神秘感没告诉他们……其实没什么神秘，就是我们各单位抽调的小警员。”

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话锋一转，进主题了，就听领导讲道：

“大家想一想，如果他们还在原单位，一定泯然众人矣，没什么出众的地方。可为什么会出来这个‘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情况呢？我觉得主要还在思想上。不要觉得小案小事不起眼，嫌麻烦扔到一边，小事堆起来就成大案了。十几年前，我听说个电话诈骗，骗了谁多少钱，还觉得新鲜呢，发展十几年看看成什么情况了，电信诈骗直接成犯罪领域发案率最高的一类了……保健品诈骗也是这样，别觉得骗个老头、老太太是小事，一家骗几百几千，全市多少老人呢？这种关乎群众利益、关乎我们执法形象的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要求啊，大

家打起一百分的精神来，以本案为契机，把全市类似的丑恶现象来一次大扫除。”

掌声，这是布置任务的前奏，副局长接话了，敢情此次一反常态选择公开警情，为的就是接下来的任务：要开展以各分局为中心，各派出所为前站，各经侦、刑侦为依托，以“打团伙、挖窝点、断财源”为中心，全方位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的大行动，主题叫：净化城市空间，打击保健诈骗！

可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俞骏和向小园怎么一点儿激动的感觉都没有呢?

“……目前警方已经公布举报电话，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同时呢，我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犯罪现象，在我市时有发生。如果您家里有老人，一定多回家看看，多和老人沟通，我们多一份孝心，可能骗子就少一次机会……”

新闻播报近尾声，周修文关了视频，他和巫茜此时已经踱步到了离反诈骗中心不远的地方。这个突发的案情打乱了他们的安排，市局有临时紧急会议，省厅也就此事在开会讨论，他们只能暂且坐着冷板凳了。

“中州警方处理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现在这种舆情下，群众会一边倒地支持，都对这些人恨得牙痒痒。基层警方是苦于案值太小，报案追查都不能及时跟上，现在好了，一个窝点会牵扯出大量的嫌疑人、赃款、渠道信息，完全能够借此把类似犯罪势头给打下去。”周修文点赞了句，不过他对这类案情却是兴趣不高，点评末了，百无聊赖地装回了手机，眼光看向了反诈骗中心的方向。

“肯定还在加班。”巫茜道，又补充道，“我们这个职业，从上到下都一样。”

“进去看看。”周修文直接抬步了。

巫茜追着问：“组长，您是对这个中心有兴趣？还是对这个人有兴趣？”

“你说的是被狗咬的那位？”周修文问，语气怪怪的。

“呵呵，是啊。”巫茜按捺不住笑了。第二次见面，和头一回反差太大，她还没有消化掉。

“有，还真有，但问题太多啊。我们追的是一个虚拟世界的高手，这个人连电脑都用不利索，你从代码里找到的线索，我觉得就是解释他也听不懂。”周修文道。

“黑客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诈骗，社会工程学表现得尤为明显，逆风的主要活动领域，也就是电信诈骗。我们需要的是和骗子思维同步的人，即便找不到人，也应该能为我们指明方向。”巫茜道。

“你太高抬他了。”周修文语气里有几分不屑。

“第六感，也许确实高抬，但能引起您如此强烈负面情绪的人，我觉得值得我高抬。”巫茜开了个玩笑。不过她也实在搞不明白，周组长为什么就处处看斗十方不顺眼。

这不，委婉的提示又起反作用了，周修文谈兴已无，保持他的沉默肃穆了。

两个人亮着证件进了经侦总下属的这个单位，沿着办公楼走了一圈。楼里确实在加班。这里的信息监控是七乘二十四小时制，再加上

这个突发案情，估计要忙活一段时间了，而且这里的科技化程度很高，进不了核心办公区域。巫茜联系了向小园，向小园给了个远程授权，直接扫码就进去了，不过千篇一律的电脑、监控、数据分析台，在这两位大家眼里已经没有什么新奇。两个人走马观花看过之后，从办公楼出来，驻足片刻。周修文犹豫道："有兴趣去看一下他们宿舍吗？"

"这个合适吗？"巫茜不确定。

"脱了这身官衣才见个性，穿着都一样。"周修文道。

"好吧，您是头儿，听您的。"巫茜摊手道。

两个人踱向后院，宿舍楼很好找，就在眼前。警务单位这里可不设门禁，两个人直接进楼了。上楼的方向标着女警区，男警就在一层。看来，这个以宣传和网络监控为主的单位，也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至于去的方向根本不用找，站在楼口就能听到阴阳怪调的唱腔。两个人驻足细听，那唱腔听着听着就不对味了：

一呀一更里呀，月儿亮堂堂，小秃子我娶媳妇喜气洋洋，用眼往里瞅呀，瞅见了美娇娘，花枝招展地她坐大床上，上前抱着俺的美娇娘。

这厮太莽撞，小奴实在不能让，一见秃脑瓜，气滴俺脸发黄，叫一声小秃子你丧尽天良，骗俺跟你拜花堂。晚上咋睡觉啊，把俺吓一跳，一不像葫芦二不像瓢，好像牛蛋没长毛。

二呀二更里呀，狗叫半夜多，叫一声小娘子你听我把话说，别看我毛少我家产多。黄牛喂一对呀，毛驴喂两个，圈里的老母猪下了一大窝，房后还有一群鸡鸭鹅。

小奴我听此说，气滴我直跺脚，叫一声小秃子你快别说，再说气死我。黄牛做你滴妻呀，毛驴当老婆，搂着老母猪给你暖被窝，再给你下上一大窝。

两个人尴尬地互视着，那唱腔中还带着男人的笑声，方言俚语小污调子，听得巫茜不自然地抓挠腮边了。声音蓦地小了，他们听到了一个男声："十方，你不是最爱听这小调吗？我们招募你的时候，你还在夜场驻唱呢……受伤了兄弟们来安慰你啊，来，给兄弟们笑一个。"

"滚，老子屁股疼！"斗十方的声音。

又一个男声："大邹你别献殷勤啊，不跟我们去，打小算盘，把自个儿算住了吧？立功没你的份啊。"

"哎哟，天地良心啊，主任安排我把会议室打扫好，布置好，还把投影仪都重装上。你问问陆虎，是不是啊陆虎……好像接待谁呢，结果你们一家伙捅得全乱套了，没看今天全员加班了？"

"这个窝点肯定要牵出大案来了。"

"哈，对咱们来说，那还叫大案。"

"哟，这话说得对，得干一杯。娜姐，来，干一杯！"

敢情还有位女的，而且在喝酒。他们要扭头走时，却听那女声说了："要接待的人啊，咱们今天见了，记得不？跟俞主任去现场那俩，一男一女，男的长得老帅了，看得我想扑上去。"

一阵放肆的笑声。有人问："娜姐，那你咋没扑呢？"

"哎呀，都破相了，不好意思撩帅哥了。"女声道。

又一男声说了："那妞也漂亮，就是个子矮了点，否则能和咱们组长分数持平。"

"别光看脸蛋，脸大着呢。那不是长安那两位吗？警衔亮出来吓死你。"一男声。

"哼，扯淡，他们解决不了的事，不还得求咱们出马？长安就捡了咱们个现成便宜，我觉得咱们这活儿干得不对啊，怎么老是咱们娶媳妇，别人进洞房？好容易端个窝点，回头又成各单位的案子了，我倒没啥，就是可怜斗哥，被狗白咬了，连工伤都没法算呀。"有个男声在嗤笑。

"哟，多多现在有集体主义精神了啊，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同志们？"

"真不容易啊。我证明，你们绝对看错多多了，下午这家伙拎条板凳腿打架，甭提多利索了，五个有四个是他放倒的，是不是啊娜娜？"

"就是，我都受伤了，他一点儿事没有。"

"哈哈哈……你们正式警察太过分了，打了人还硬安到我头上？哈哈哈……不过我也确实挺神勇的，不是我吹啊，我几个堂姐一有事了，一准叫上我，打架赢多输少，吵架更厉害，我从来就没输过。今

天嫌疑人是男的，要是老娘儿们，都不用动手，我直接骂都骂哭她们。”

哈哈……笑声此起彼伏，那间宿舍热闹非凡，而走廊里的两位已经出去了。

周修文前行着一言未发。

后面跟着的巫茜心里又气又好笑，她眼神复杂地回看了一眼那间宿舍的窗户，心里有点儿失落地道了句：

恐怕这个小组在周组长那里，要PASS了……

举报热线电话：××××××××，注：知情群众可就近到各派出所报案。

新闻末尾，显示着提醒字幕，节目完了字幕还在电视屏幕上。看着电视机的这位“群众”目瞪口呆，其人矮胖，坐在沙发上像一坨健身球——不，加上锃亮的秃顶像两个球。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就着衣袖擦擦脑门上的汗，然后惊慌失措地喃喃道：“完了，完了，全完了，这下全完了……”

可能没人会想到，此人恰是开健身房，收了费赖账的石金山石老板。敢情他还是多种经营者呢，没想到生意连连出事，这打击简直叫痛不欲生啊。

“石叔，没事，什么完了啊？”

旁侧一个獐头鼠目、形容猥琐的男子，赫然是消失数月的傻雕。此时他摇身一变，已经西装革履了，只不过再好的装扮都掩饰不住这股子天生的坏人气质。

“狗东西！”石老板上前几步，揪着王雕的衣领子，愤愤骂着，“半亩地那点是你这家伙找的。”

“那不是您也同意的？经营我都没露过面，怨不到我头上啊……石叔，您也是老江湖了，干咱们这行，就跟当婊子一样，得时刻做好被人凌虐的准备啊。”王雕很有自觉地道。

不说还好，这话气得石老板直翻白眼，还没开口。王雕又抢白了：“您过得太安逸了不经事，这多大的事啊，房是租的，人是雇的，您更没露面，即便抓着我，您还不知道我的信誉？进去过七八十来回了，谁也没咬过。”

“不是。”石老板气得一放傻雕，怒道，“老子心疼钱哪，几千箱货，那可都是钱哪，早知道多分几处……哦哟哟，这比掉肉还疼啊。”

石老板捶胸顿足，敢情是损失的钱让他痛不欲生了。这个王雕就没办法了，只能苦着脸瞅着他，等石老板缓过这股子劲来，才提醒着：“别光顾心疼，该擦屁股了，知道您的就我和周扒皮，我准备把他带走躲躲风头。您这头得停了，啥也甭干，出去溜达溜达。过了这段风声再回来。”

“唉……”石老板想想，只能如此了，他颓然地坐回到沙发上，抚着额头道，“他妈的流年不利啊，开个健身房收个智商税，差点被雷子咬住；妈的弄点保健品，还直接被抄老窝了……这咋故意跟我过不去呢，半亩地那村里，几乎就没真货，都是假冒伪劣。有道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凭啥光抓我不抓他们啊。”

王雕解释道：“那不一样，人家三块卖五块，都知道假的。咱们三五块得卖好几百，再说了，东北招的这拨人也忒过分了，逮着个好忽悠的就往死里薅，有的一个人就薅人家十几万，那能不出事吗？咱过

去这明四暗四八大门，讲究行行有门，门门有道……咱们做得过了啊。”

“妈的，轮得着你教训我？”石老板怒道。

王雕尴尬了，弱弱地说：“叔，我哪敢教训您，就是提醒下，朱叔一个人出走，折在海外。杜叔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破财消灾，只要人没事，就不是什么大事。”

一提到这个，石金山黯然了，又是长长一叹，郁闷地思忖良久未语。王雕提醒该走了，他才摆摆手送客。王雕刚退出掩门，还没走，就听到了屋里乒乒乓乓摔家伙什的声音，看来这趟损失确实不小，估计石老板这口气得消化一段时间。

其实有啥想不开的？从派出所到拘留所到看守所直到监狱，已经住遍的王雕对此很是不屑。和别人比，石老板算得上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老婆，车和老婆都不止一个，就这处住宅在中州怎么着也得百十来万啊，搞保健品顶多折了点利润，没伤着本金都这么想不开，真是的。

他警惕地出了门，拐出胡同，钻进了一辆厢式面包，上车即走。开车的赫然是和他一起溜走的包神星，后面黑洞洞的车厢里，塞着已经吓破胆的大丫、二丫，以及周鹏。这位“周总”身世几不可考，反正王雕认识他时，他就是道上有名的皮溜子，就是那类跟着哪一类骗子都能搭伙的，人送外号“周扒皮”，那意思是，再穷的被骗目标，他都能扒下层皮来。

不过今天他被吓得不轻，要是提上一盒两盒被逮着，那顶多胡搅混赖被派出所教育一通，再不济拘留几天也放了，可今天是老窝被抄

了，这有多大罪名，想想都怵。车一开动，周鹏小心翼翼地问：“傻雕，这事有多大？”

“你穷得脑门毛都没几根，能有多大事？”王雕斥了句。

周鹏不乐意了，一捋半秃脑袋道：“这和我脑上的毛有啥关系？房可是我租的，回头不会找我的事吧？”

“啧，当马仔得有马仔的自觉。老板出门你拎包，对吧？”

“对。”

“那老板犯事你扛包，对吧？”

“我去。”

“该来的逃不掉，别瞎操心，我们换个城市玩几天。大丫、二丫，都出过国了，还这么没出息。”

“没有没有，雕哥，我叫赵成功。”

“嗯，我知道啊，还是大丫好听。二丫，你怕了？”

“我怕啥……有雕哥您当主心骨呢，要不是您提携，我们还在长安流浪呢……哎，对了，雕哥，我们碰见斗哥了。”

“哪个哥？”

“斗什么方，就是在长甸逃跑被打得老惨的那个。今天碰见我们了，妈的又抢了我们二百块钱。”

“别招惹那孙子，难缠呢。咱们吃饭凭的是脖子上这颗头，可不是拳头，那种人少来往，长安那事儿，你们还没长记性？费老板牛吧？

进去了；飞哥够牛吧？折了；蜻蜓那夜总会牛吧？全端了……干咱们这行得低调，闷声发财才是王道。”

王雕训着话，看氛围似乎已经成了这拨人的领队。说到这儿周鹏就纳闷了，小声道：“咱们够低调了啊，就这都出事。”

“多大事啊？货哪儿来的，你不知道；钱怎么走的，你更不知道。上门骗老头老太太掏钱，和你也没关系，你顶多就是别人雇着讲了讲课，东西都是免费发的，有多大事？”王雕轻描淡写，把周扒皮的罪责给轻飘飘地解释了。

“对呀？！还是傻雕里头住的时间长，有见识。”周扒皮夸赞了句，听得王雕直牙酸。前头开车的包神星哧哧直笑。

一说开了，他们的心就松了。等车驶出市区，上了环城高速，全车人就整个放松了。借着夜幕的掩护，这群保健诈骗的始作俑者集体出逃了，很快把留下他们罪恶的城市远远地甩在身后……

小案大恶，姑息必错

半亩地社区案发后23小时，差不多整整一天的时间，张英才走出了实验室。一个团队忙乎了一天一夜，密封的实验室里弥漫着难以描述的刺鼻味道，这是分析成分用多种化学方式的后遗症。她走出门摘下口罩时，新鲜的空气扑鼻而来，几乎让她有点儿眩晕的感觉。

一纸实验报告递给了在场等候已久的市局来人。那人看了眼，然后直接说：“看不懂。”

同行的几位哄地笑了。张英对这些大老粗爷们儿报以理解的一笑，解释道："你们提供的样品，我的小组做了十次实验，结果可以认定其中的一类成分，就这个，格列本脲，这是个降糖西药成分。"

"也就是说，那些保健品非法添加了西药成分？"来人问。

"对，不光格列本脲，肯定还有其他成分，你闻闻这味道就知道了。我们这儿不具备检测微量的能力，更详细的报告还得再等等。"张英道。

有人开骂了："这群孙子真缺德啊。怪不得那些老年受害人一直说这保健品有疗效，这哪是保健，简直是投毒啊。"

"也对，非法添加西药成分未经科学配比，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比如这种，可能导致低血糖，损害肝、肾功能等，算不上投毒，也算得上在食品中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张副局，咱们哪个队立功了？据说窝点查抄到了几千箱，我看新闻了，这要流到市面上，可得坑不少人呢。"张英道。

"反诈骗中心那个牛×小组呗，嘿，我们走了，局长等着这份报告呢……哦对了，有两位同行通过厅里要见你，招呼一下。"这位副局长道。

他们说完匆匆离开，张英这才发现有两位穿便装的站在门口，似乎等很久了。上前握手介绍，一位巫茜，一位周修文，两位的年龄让张英有点儿忽视，等证件一递，吓了张英一跳："总局的同志，首都来的，请请，那是上级领导了……哟，这姑娘真漂亮，我在您这么大时，还是刑警队的见习警员呢。"

"张姐，甭客气，论经验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向您请教来了。"巫茜落落大方道。

两个人被请进了办公室。一杯水方倒上，周修文开口道：“那张姐我就开门见山了。”

“好，我这儿也忙，半亩地社区这个案把好多旧案都勾起来了，需要提供技术支撑的单位很多。”张英道。

“不耽误您太多时间，我大致说一下情况。”周修文开口了，巫茜掏出平板，就听周修文解释，“是这样，去冬在长安发生过一起案子，我们警方突袭一个犯罪现场，其中一名重嫌疑人脱逃，后经对犯罪现场的其他嫌疑人询问，以及恢复画像，确定了此人是一个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当我们调阅此人的档案时，却出怪事了。”

巫茜适时把这个保密案情截取了片段递给张英，是现场采取指模、手模，以及警务档案提供的更清晰、完整的手模。问题就直观地在眼前了，对不上号。

“意思是，通过询问和恢复肖像确定是这个人，但比对指纹手模，又不是这个人。是这样吗？”张英问。

“对。”巫茜点头道，对专业领域的人，不用太多解释。

两个人不说话了。张英拿着平板仔细看了两分钟。等她抬起头来，发现那两个人期待地看着自己。她笑了，很无奈地道：“这个难题难住一个刑警队的人说得通，不至于难住你们两位国办来的啊。”

“我们就是想验证一下。”周修文道。

“那我的答案不会有新鲜的，指纹，也叫掌印，即是表皮上突起的纹线，由于人的指纹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指纹重复率极小，大约一百五十亿分之一，故其称为“人体身份证”，但在现在的科技条件下，改变它不是不可能的，植皮或者深达基底层的损伤完全可以做到

改变掌印，看你们采集的这个掌印，纹理混乱，裁接明显，如果不是P的图，那肯定是做过手术了。”张英侃侃道。

她说完了，看着两位来人。两个人的眼光有点儿见猎心喜，就在张英不明白什么意思时，巫茜起身去关门，然后周修文客气地道：“那我们在找这个人，您有什么建议？”

“没有。”张英给了个更意外的答案，直言道，“做一次就能做第二次，这个手术难度不大。如果他把手术做到脸上，就更没机会了。假如你们没有掌握对方DNA的话，即便他站在您二位面前，您也认不出来。”

搞技术的人说话都直接，特别涉及专业领域，这个本该让对方失望的回答却意外地让周修文又一次笑了。张英好奇地问：“我有点儿看不懂二位的来意了。”

“所以，还得耽误您一点儿时间，有个案子您一定会有兴趣的。”周修文说着，把自己带着的电子档案排到了张英面前。

这么不远千里找人帮忙，肯定不是容易的事，可只要是警察，也肯定按捺不住对案子好奇的驱使。张英几乎没有考虑，直接就翻开了……

正邪之间较量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你一文明执法，烂人一定无比嚣张；等你亮剑出鞘，烂人立马变成𡎺包。

对涉嫌保健品诈骗的人员梳理自案发当晚就开始了。先期是窝点被捕的五人交代，一交代逮了一串拉货的；后是各分局、派出所留有类似前科案底的传唤，你交代他，他交代你，来回串着又多了几个大串。到次日检测出非法添加西药成分，这性质可就更恶劣了。也恰恰这种更重的刑责，把这一干平时小区里活跃的推销员压垮了，能交代

的，不能交代的，竹筒倒豆子似的全撂出来了，只盼着赶紧择清自己。于是出现了一个久违的奇观，全市二十九个派出所，无论大小，一律人满为患。真是不看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靠推销这种假冒伪劣保健品为生的，居然刨出了数百人。

反诈骗中心遵照市局和总队指示负责本案的数据支撑，全中心连轴转，各所传唤、拘留回来的嫌疑人建档分类，这几百人的经济往来要梳理出有价值的线索，还有这些人的暂住地，要指挥外勤进行搜查以及取证，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三天，涉案嫌疑人摸了个七七八八，才有时间喘过这口气来。

这天上午，连夜加班就窝在办公室休息的俞骏刚眯了会儿，又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了。他一看是谢副厅的电话赶紧接起来，再一听谢副厅要来了，匆匆擦了把脸往楼下跑。半路向小园抱着一摞资料，被他嚷着赶紧收拾一下，领导要来。

“什么事啊？这头忙不过来。”向小园道。

“我估计是国办那俩的事，哎呀都没顾上。”俞骏说着跑了。

向小园一撇嘴，这可怠慢了，赶紧噔噔往小组办公室跑。不一会儿，接讯赶到俞主任办公室，敲门而入时，谢副厅已经坐在俞主任的位置，像无事闲逛一样，好奇地打量着两位。

“谢副厅，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不会也和陈局他们一样想给我当红娘吧？”俞骏紧张道，离异之后，这事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向小园掩嘴一笑。谢经纬咧着嘴一脸不屑，道：“别说，还真有打听这事的，我一口回绝了，你这不修边幅的，隔着老远就一股烟味，相也相不中，我当红娘不落埋怨吗？”

向小园又笑了。俞骏却是高兴道：“谢谢领导。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实在没心情谈这个。”

“理解，别人找对象得靠眼光，你要找对象，我估计得靠对方眼瞎。我才懒得掺和这事呢。”谢副厅笑道。向小园再笑。这回可把俞骏笑尴尬了，愤愤道：“有这么可笑吗？”

“嗯，不可笑，不过谢副厅的评价非常精准。”向小园道。

这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让气氛轻松了几分。向小园方要倒水。谢经纬拦道：“不用麻烦，我过来唠几句就走，我问个事……你们，是不是惹着国办那两位来人了？”

哟？！向小园和俞骏互视一眼，都摇头。俞骏道：“就没顾得上见面，昨天他们到市局了，哎呀，这个保健品案谁知道滚这么大雪球，一下子把我们的精力抽空，都连轴转，门都没出。”

“哦……但是，他们……他们今天上午到厅里申请协助，找到人选了。”谢副厅纳闷了。

“谁？！”向小园和俞骏齐齐惊讶。

“你们的表情说明已经有自傲情绪了，是不是觉得非你们莫属了？”谢副厅卖着关子，看两个人尴尬，道出谜底来，“张英，刑侦三大队的。”

愣着的俞骏一下子回过神来了，点点头道：“这两位还是有眼光的，追逃领域张英是一把好手，无人能出其右。”

“他们还是有保留的，希望你们的X小组参与此案，毕竟银杏基地是你们捅出来的，那是反击黑产案里数得着的一次斩获，怎么样？你

们看呢？”谢经纬问。

“参与？怎么参与啊？”向小园不解。

“这个问题该我问你们啊。本来他们看好的是X小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了，对于我吗，要是他们真挑X小组，我是有点儿担心；可人家不挑了，我又有点儿不甘心……你们似乎也是这种心态吧？”谢经纬笑着问。

俞骏笑回道：“那老领导，您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成绩也过于骄傲了？”

“哟，胆肥了，敢跟我这样开玩笑了。”谢副厅对下属这个玩笑似乎并不介意，话锋一转，一欠身子却又道，“不过你说对了，我还真是过于骄傲，咱们的反骗工作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朝你们要经验总结了啊……这个组建专业反骗团队，在一个领域深耕的思路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能走多远，我是非常期待啊。”

“您是期待国办这起案子，花落我们家？”俞骏问。

“是啊，逆风啊……部里通缉的计算机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和神秘的金瘸子有得一拼，我总觉得隐隐间好像有什么关联。黑产和诈骗是相辅相成的，诈骗相当于给了黑产一个变现的最佳途径，而诈骗同时也因为黑产的介入，无限提升了他们的科技含量、作案水平。要说他们是孤立的，说不通啊，两个处在金字塔尖的人物，我总觉得有很大的关联。”谢副厅道。

两位属下点点头，但未置可否，这种基于迹象的猜测也只能私下里说说。说完这个，谢副厅起身道：“闲话少说，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既然让参与，那就配合参与，案情分析算你们一份，回头传给你们，

抽两个人研究一下，做好保密工作啊。如果有发现，迅速向上汇报，厅里也高度关注这事。”

“老领导，我们手里这案都忙得焦头烂额了，又下任务啊？”俞骏没接，苦着脸道。

“所有人里就你敢说怪话、讲条件，这次没的可讲，好歹见了兔子我才能撒鹰不是？呵呵……既然两个案子，那就两案一起上，你绝对能行的，看好你啊……不，你们俩，不用送了。”

谢副厅说着，离座而去。两个人要送，被他坚决地赶回来了。在门口看着领导离开，俞骏脱口问：“这俩脑袋秀逗了吧，放着咱们这儿的小伙子不挑，挑了个老女人，简直是给咱们甩脸色啊！你惹着人家了？”

“怎么可能？我都没见着人。”向小园自证着清白。

一想确实也如此，俞骏走了两步，思忖片刻脱口道：“那就是怠慢了。哎哟哟，这事忙的……回头你抽时间去看看人家，好歹首都来的，警衔比咱们高几阶呢。”

“我怎么去啊？都是涉密案情和侦查，一进入状态防得多严您又不是不清楚。”向小园道。

“也是啊，那怎么办？我跟你讲啊，咱们可以不要脸，但领导好面子，这事这么整，其实让谢副厅很没面子，希望咱们把面子争回来呢。又不可能通过正式行文下命令，他这个意思呢，是让咱们关注本案，然后有发现赶紧向上汇报，最好这个案子花落中州。”俞骏解释着。

这种心情向小园理解。当警察既怕发案，又期待大案，因为办案是检验工作能力和成绩的唯一标准，有谁不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呢？那可是部里挂牌的头号大案啊。

“好吧，您安排吧。”向小园对案情背后的人情，实在提不起更多的兴趣。

“走，都知道我这个小组厉害，他们却根本不知道我厉害在什么地方。”俞骏挥手，领着向小园出办公室了。

“什么意思？”向小园追着问。

“找被狗咬的那位同志，不能让他闲着。”俞骏道。

向小园在他身后掩嘴又笑。她想想这事实在出乎意料，本来就是些小事准备历练下小组，可谁想捅出件把全中心警力都拉出来历练的事，现在反过来了，想历练的人休息了，“始作俑者”俞主任，倒被练得焦头烂额。

往大办公室一瞅，都在忙活，包括钱加多也被分配了整理传真资料的任务。一问斗十方，在宿舍。两位领导匆匆就往宿舍去，进了走廊就听到了小曲响着，俞骏暗暗说了：“看看，这小子悠闲的，这种惰性要不得。”

向小园提醒：“主任，是你准的假，一周不是还没到吗？”俞骏说了：“非常时期，发扬一下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怎么了？”

他说着推开了门。躺在床上的斗十方光着脚丫在刷手机，桌上一台老掉牙的存储卡播放器响着小调，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有点儿入神，连俞骏推门进来都没注意到。俞骏“嘿”了声，床上的斗十方才回头，惊讶地说了一句：“呀，主任，有事啊？”

“没事，这不过来看看你。”俞骏说着，坐到了对面的铺上，顺手一拎，不知道谁的臭袜子，他怒道，“谁的铺，这么不讲卫生？”

“大邹的。”斗十方道。

“记住啊，回头会上提一下，内务搞得这么差。”俞骏找着话题，四下看着，单身宿舍吧，也就没期待有多好。起身的斗十方拉着椅子给向小园，脚下却在做小动作，把床边的啤酒瓶往里踢了踢，不想力度没把握好，骨碌碌滚出来一个。他赶紧俯身捡了塞床下，然后不好意思地道：“前天的啊，下班时间喝的。”

“哎哟，这帮单身汉呀，一个个真够呛。”俞骏叹道。

斗十方坐到了铺上，提醒道：“主任，包括您吗？”

向小园跟着又是扑哧一声笑了。俞骏脸上肉颤了颤，语结了。向小园赶紧圆场道：“谈正事，别这么没大没小问主任私事。”

“主任我请假了，又给我布置任务啊？您说的三起可都完成了。”斗十方道。

俞骏瞪着眼问：“什么叫完成了，保健品诈骗案刚开始。”

“已经没有多大悬念了，处在最底层的一清扫，咱们就能安生一段时间了，那种数据活儿我哪能干得了。”斗十方道。

“源头、渠道、主谋，都还没找着啊。”向小园道。

“源头、渠道，担刑责的都好找，但主谋未必好找。”斗十方道。

“怎么讲？”向小园好奇了。

“在策划的层面，肯定从一开始就撇清和所有人的关系，这种生意得先砸进去不少钱，这不是普通骗子能干得了的。这是有本买卖，他们会更小心。”斗十方道。

“知道，但我更相信邪不胜正，天不藏奸，作恶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对了，刚收到的消息，这些保健品非法添加了有毒、有害的西药成分，性质可就恶劣了。这次啊，我们得一查到底。”俞骏道。

“哎我去，这些王八蛋真敢啊。以前‘皮’字这一路，卖狗皮膏药、大力丸虽然治不了什么病，但最起码底线是不害人，现在这些骗子堕落的，太不讲究了。”斗十方道。

向小园笑道：“听你话音，似乎痛恨骗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如以前的骗子？”

“有这种成分。过去讲盗亦有道，其实骗亦有道，为面包去犯罪的人，和为发财去犯罪的人，不在一个层次上。”斗十方道。

俞骏竖着大拇指，点评道：“哦，这是看不起这拨骗子，对吧？”

“他们和狗相比，我都不咋恨那只咬我的狗。”斗十方道。

“伤怎么样了？”俞骏问。

“哎哟，还有点儿疼。”斗十方警惕道。

不料俞骏的话跳跃性太大，话锋一转又问：“咋不回家看看？是怕你爸瞅着你受伤担心？”

“啊，可不。”斗十方道。

“其实不是给你安排任务，是怕你多心，小组一直是你带头干……你眼光不要这么警惕，好像我要坑你似的。本来有事，但现在没事了，国办那两位带来的案子没轮到咱们，毕竟是逆风啊，说不定还关联着金瘸子，X小组建组时间短，你们经验又不足。省厅呢，对咱们期望不高。”俞骏道。

这话听得斗十方一骨碌站起来了，愤然道：“凭什么啊？国办那俩人，从一开始我就看那男的不顺眼。没有咱们，他们连边都沾不着。”

“就因为那男的警衔比你高，长得比你帅吧？”俞骏刺激道。

“他的位置，我望尘莫及。但要找骗子，我们的高度，他也望尘莫及……你不用刺激我，这活儿你不让我干，我也得干。杜风头那样的人，绝对不能用传统的审讯方式，他们是骗枭啊，不比一个心理大师差。”斗十方旧事重提，心里泛起的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服气。

俞骏为难地咂巴嘴，看看向小园，像是征询：“要不咱们争取一下，能看看案卷，说不定参与下分析也成啊？”

“这个得请示一下谢副厅，不过应该可以吧。”向小园为难道。

“必须争取啊，主任，八大骗之间肯定有某种渊源，他们肯定知道其他人是谁，在哪儿，即便不知道也有可能提供出有价值的线索。而且，黑产和诈骗是蛇鼠一窝，把那其中的关键找出来，很可能连逆风都能找出来。”斗十方急切地道。

“好，这意见我会考虑的，你先休息吧，我和你们组长再合计一下。”俞骏没有表达激动，而且泼了盆凉水。而且在斗十方张口结舌的样子里，他带着向小园就此作别，离开宿舍了。

出门俞骏就小声警示：“不许笑，你今天笑得够多了。”

“我没笑。”向小园道，俞骏看她时，她却满脸笑容说，“主任，您是被反骗耽误的一位高明的骗子啊。”

“倔驴性子，哄着、打着、撵着，都不走，你不让他走，他还就偏要走。”俞骏道。

“他好像听到金瘸子这个名字，就像受刺激一样。”向小园奇怪地问。

“谁不受刺激啊？那是犯罪领域的一个标杆，他逍遥法外一天，我们就要蒙羞一天。我就盼着咱们反骗队伍快成长啊，这个领域我涉足已经晚了一步。”俞骏道。

“不算晚，说不定有后发制人的机会，而且我们的队伍已经在成长了。”向小园听到宿舍楼里的喊声，压低了声音笑着道。

是斗十方，已经穿戴整齐奔出来了。俞骏知道他要干什么，故意加快了步子。不过斗十方追得更快，缠着俞骏说：“主任，您不能因为我人微言轻不当回事，真理往往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总得给我尝试的机会啊！自打进来我没让您失望过吧？”

“倒不失望，就是每回给我惊吓。”俞骏道，故意端着架子挑毛病。

斗十方却是不依不饶地追着，两个人一路争论进了办公楼。落后的向小园心里泛起另一个疑惑，似乎以斗十方的眼光不至于看不出俞骏在惺惺作态，以他的城府，也不至于这么觍着脸表达。似乎他也脱不了俗，那种急功近利，急于表现自己的俗。

不过宁愿他是这样的俗人，更可爱一点儿，向小园心里如是想着，不过却多了一分担忧，就这么一位初生牛犊，真的有机会揭开逆

风、金瘸子那种犯罪高人的神秘面纱吗?

她很担心，不过也更期待，期待着这个人和这支队伍，能走得更远，能走得更高……

明追暗查，皆是较量

6月4日，案发后60小时，二环路明光桥社区一处私营超市。陆虎、邹喜男带领分局出警人员猝然而至。这一次可是正式出警，亮出搜查证时，店主就吓软腿了。搜查进行得很顺利，收银台和仓库间里目标银行卡赫然在目，藏都懒得藏，拿出来粗粗一数，有六百多张银行卡，基本都标着姓名、密码。这项业务是半公开的，门口就歪歪扭扭写着“代还信用卡”的业务说明。

只不过这次玩得太大了，由代还衍生出来的套现，把自己套住了。半亩地社区发现的保健品诈骗案，有三百多万资金去向就在这里，嫌疑人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几千几万地套了现。粗粗一查该店的还款流水，一个月要有两三千万，用于刷卡的POS机，柜台下摆了十几台。涉案多重，可能小老板自己也心知肚明，还没开始询问，这老板自己就吓得瘫地上起不来了……

另一组娜日丽、程一丁也在这一天远赴湘南某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控制了当地一家小型游戏公司的涉案人员，也是中州保健品诈骗的涉案人员。他们通过虚拟平台给涉案账户洗钱，从中赚取佣金，佣金不过几万，可却导致几百万的资金去向成谜。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三名即将被解押回中州的嫌疑人，平均年龄仅25岁，都是大学毕业创业人员，被一个贪念毁掉了一辈子。

6月5日，娜日丽尚在解押途中。在本省仲关县，俞骏亲自带队，络卿相随行，在地方警力的协助下，对当地已经监控确认的一家饲料厂进行突袭。这家听到风声准备转移的制假窝点被抓个正着，整整两大车的备料、包装箱被查扣。经查，中州用于诈骗的各类保健品的输送地正是此处，突审交代了原料的提供地在江浙某市。俞骏随即调集人手，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处。

6月6日，向小园集合反诈骗中心的经侦人员，对中州市中荣区、官城区、金河区所有商务写字楼进行排查清理，对具有皮包公司典型特征的有址无人、一址多人、人址不符等情况进行了梳理，隐藏在这些中小企业里的皮包公司、骗子公司被端得七七八八。根据这些线索冻结、查扣的非法资金逾千万元。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账户冻结，资金被扣，居然无人叫冤。联系那些注册的法人，情况出奇地一致，不是手机停机就是查无此人，根本无从联系。

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这是诈骗嫌疑人已经开始洗底了，以往的操作方式是中底层人员被抛弃，幕后卷钱走人。只不过这次警方是人财一起抓，把参与人员和涉案资金都截住了一大部分。这算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但离期待还是差了点，在这些凌乱的线索里，仍然没有找到那个真正操盘的幕后黑手。

犯罪的形式，在无所不在的天网以及刑侦技术提升倒逼下，已经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敢于作奸犯科的人，不但在现实世界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在虚拟世界，也趋向善于切断线索、消除痕迹。

不管套现还是变现，都相当于现金的换手或者银行的同柜取存，没有数据的关联，大数据会和传统侦查一样进入死胡同。

在查封皮包公司的次日，6月7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推进了本案。按饲料厂涉案人员交代，俞骏一行在江浙宣南市抓到一名包装箱

供货上线。这个涉案不重的人交代得也快，根据他们提供包装的去向，有四省二十余地市。这是个让警方心惊的消息。那可能意味着，在这二十余地市里，都有像中州这样的添加有毒物质的保健品，也都有像中州这样以保健品为媒介的诈骗团伙。

情况被急速上报，直达省厅，各省厅横向直联信息，把这一案情挂到首位。

6月9日，俞骏一行押解嫌疑人回到中州，中途已经得到两省警方将就此案组建专案组的消息了。

俞骏一行交接完公务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胡同吃一份脸盆大的烩面，连着漂着油花的热汤吸溜溜喝完，逼得全身发上一层细细的汗，而后一抹嘴一擦汗，那股子舒爽像把旅途的劳累尽去。络卿相和主任在一块儿还有点儿拘谨。邹喜男就没那么多讲究了，俞主任刚掏烟，他也觍着脸要了支。俞骏翻着白眼训道："大邹，你不能这么小气啊！刑侦上出来的人怎么都这么没出息，蹭饭、蹭酒、蹭烟，除了掏枪，基本不往外掏东西是吧？"

大邹嬉皮笑脸舒舒服服地抽了口道："领导慧眼如炬啊，我们就这么几个优点，你一个没落下，说得太全面了。"

"当骗子的不要脸，反骗的脸皮也快没了，快吃。"俞骏看着时间说道，"回单位瞅瞅，这趟咱们走的时间可是不短。"

"不能去南方，热死了，一身痱子。我想死这碗烩面了，我现在就奇怪呢，南方人不吃面咋就能吃饱呢？"邹喜男道。

"别搓身上，注意点个人卫生啊，你们宿舍快成垃圾堆了。"俞骏警示了句，吓得邹喜男放下手。不过起身的俞主任却不自然在脖子上搓了搓骂了句，"那鬼地方潮热得受不了，我也浑身痒。"

络卿相和邹喜男趴在桌上笑。俞骏玩笑似的轻轻拍了下邹喜男的后脑勺，径直买单去了。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拥堵，到了熟悉的单位门口，刚下车，哎呀，看见亲人啦。钱加多乐滋滋地从办公楼跑出来，被下车的大邹叫住了，有道是小别胜新婚，不只爱情，友情也算。钱加多兴奋地奔上来，抱着邹喜男转了两圈，放下人。邹喜男问："多多，想我不？"

"咋不想，都快把我想死了，小络，南方去了几天年轻啦，都出痘痘了？"钱加多说着，要摸络卿相的脸，被络卿相一巴掌打开了。他又看向俞骏时，俞骏做了个鬼脸。钱加多嘿嘿笑着问候了："主任，我咋觉得你不怀好意啊？"

"是吗？我还觉得你不干好事呢。领导不在，你们放羊了是吧？"俞骏揽着钱加多，一行人往办公楼走去。

钱加多诉着苦道："什么放羊，忙成狗了。咱办公室一天都没人，就回来了屁股焐不热又跑了，个个跟做贼一样，问啥，啥都不告诉我。"

俞骏笑了，拍拍钱加多的肩膀道："别误会，现在的市局统一指挥，任务是直接下给个人的，上车走前他们也未必知道干什么，保密起见。"

"那不能把我当外人啊？不就抓个坏蛋吗，这活儿我拿手啊。"钱加多道。

相对正式的行动可就讲究了，估计向小园是怕钱加多出洋相，刻意为之。俞骏却委婉解释着："呵呵，后面抓一百个，都比不上你们半亩地社区抓一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说犯罪堡垒是从一个最小

的像蚂蚁窝一样的小窟窿开始被攻破的，你都首功了，还在乎后面的？”

“对呀，多多。”邹喜男帮腔道，“你就是啃出第一个窟窿来的小蚂蚁……不，肥蚂蚁。”

“滚……看你那德行，那天叫你去，你都没去。我揪着那俩小骗子噼里啪啦一顿耳光，手机、钱一抢，做个手脚就把他们拿下了……”

钱加多得意地说。络卿相赶紧打断了：“别胡说。”

“我……哎哟。”钱加多愣了下。屁股一疼，是被邹喜男拧了一把。此时俞骏停下了，看看钱加多，又看看后面两个人龇牙在笑，有点儿明白了。他思忖片刻提醒了句：“执法权力是把双刃剑啊，这把剑指向坏人，不管什么招数都是对的；可要是指向错了，或者指向普通人，那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是错的……这就是要求程序正义的原因，这个上面，你们都得补补课啊。”

“嗯。”邹喜男和络卿相赶紧点头。钱加多要说什么，邹喜男又是狠狠一掐屁股。钱加多“啊”一声。邹喜男赶紧道：“看，主任，多多都有长进了，答应补课了。”

他这答应方式，气得俞骏拂袖而去。那仨没皮没脸地跟上来了，到了熟悉的办公环境，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那俩回了办公室。钱加多跟着叮嘱了一句：“主任，那会议室被组长锁了，只有十方能进去。”

“知道了，下班吧。”俞骏说了句，在手机上联系着向小园。片刻后，向小园远程授权了门禁，门“嘀”的一声开了，他像有心事未了一般，闪身进小会议室了。

一部投影，一部物理隔离不和外界联网的电脑，俞骏坐了下来，向小园给的信息是，开机密码、每个电子案卷卷宗的密码，光密码就有七八个，没开宗就已经足见此案的神秘程度。去年冬天的虚拟传销牵出来的黑产案、黑客逆风现在究竟走到了什么程度，还真让俞骏好奇心大起。

好容易有了这个喘息的时间，他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开始看这些封存的电子档案了，案件详情、现场勘查、提审记录，加上警方各次案情研究分析纪要，还有关押期间的录像，足足有几千个小时的记录。他看看这个庞大的文件夹，思路未清，头先大了……

这是第九天了，巫茜清楚地记得自己到达中州的那天，恰是保健品案发的当天。这么算起来，从中州起程到三门市，应该是第四天了。

昏昏欲睡的她迷糊地想到了这些，莫名地清醒了，看了看后座显得有点儿疲惫的张英、副驾上小寐的组长周修文，三个人的心情和此时暑季的天气恰成反比，在这个最热的季节，心却快凉到冰点了。

为了保密，阵容压缩到了极致，除了一位助手，就只有他们三人。指向很明确，就是找逆风，或者说疑似逆风的这位秦江寒的前身，从乡里的童年、少年，一直查到他18岁离开这里到中州大学读书，即便是亲自走过一遍，他们也无法相信，从这种穷乡僻壤里居然走出了一个高科技犯罪分子。

当然，他还是嫌疑，无法确认。

查到的经历很简单，巫茜再一次拿出了手机，翻着她做的草稿，找了很多他乡小、乡中的同学，有的人记得，有的人已经忘记，即便记得的，也仅记得那是位沉默寡言的同学。意外的收获来自乡里的长

舌妇，据说他妈跟村主任有一腿，有人说和当年的大队干部、公社干部都有一腿，名声坏了之后在本地嫁不出去，最后草草嫁了在当地包矿的小矿主。至于他真正的父亲恐怕是个比黑客案更难的谜，最起码在婚姻登记里，他母亲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那位小矿主，和警方的照片根本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而且这一点也不可考，他这个矿主父亲已经在一次矿难中身亡了。

按时间推算，那应该是秦江寒上高中的时间。秦江寒读的是三门市一中，这时候就有记载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在电脑领域已经展露了其过人的天赋。走访的同学里，很多同学记得他当年是一中那一带黑网吧的超级网管，本来他是为了免费上网经常去黑当时的大象网管系统。小网吧老板发现后惊为天人，然后被顺理成章地招募成网吧管理员了。

可能他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尝到甜头了，那个电脑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还算大件的年代，他已经有了发烧级游戏本。这其中也查到了一个意外，很多同学记得他就住在网吧，很少回家，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在哪儿。

其背后真相是，他的母亲和第一任丈夫在市里也是租住房子，根本没有家。再之后父亲身亡，其母在次年就改嫁了。改嫁的时间就是他高考的时间。

再之后，他离开这座城市似乎再也没有回来。

“小茜，你还在看记录？”后座的张英出声了。巫茜闻声回头，却见张英只是瞟着，头枕着后座。她“嗯”了声，张英像梦呓一般说：“犯罪都有家庭或者社会环境造就的成因，这个恐怕是一个家庭环境造就的怪胎。”

“没错，这种人身上，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缺陷？”巫茜问。

想找一个人，如果踪迹全无，那唯一而且证明有效的方式，肯定是从性格入手，从这点上考虑，追逃十几年的张英肯定有独到之处。听到说话的周修文也竖起耳朵来了。

张英却不为所动，喃喃道：“全是缺陷，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缺失家庭关爱，性格可能由内向走向偏激。这种人普遍缺乏安全感，自我防范意识极强。而且像他这种经历，不用专业素质都能想象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偏激、自私、冷漠、对人和事物没有信任……这种人不好对付，他的意识里对犯罪没有罪恶和羞耻意识，作案更多是寻求一种存在和满足感。”

“有点儿重了吧？”周修文回头道，“他的履历里，看不到您说的这种职业犯罪才有的精神特征。”

“那是因为他有很多年的履历我们还缺失着，上大学什么情况？大学毕业后出去求职什么情况？之后服缓刑并未受到重视，从这个时间到银杏基地发案，有六七年，可都是空白。”张英道。

没有找到犯罪升级的证据，并不等于对方就会原地踏步。周修文无语了。张英唉声叹气了几声，直道：“可能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抓这号人多数时候靠的不是证据和线索，而是运气。”

运气在警察看来，一点儿也不虚无缥缈，可能查个醉酒打架的，逮着个逃犯；可能吃顿饭偶遇，能碰上个追逃人员；甚至坐个车听个演唱会，负责维持治安的辅警，都有可能逮回几个网上追逃人员。有人做过统计，靠这种意外的运气逮到的逃犯，要占追逃人员的三成左右，而另外的七成里，一多半是靠天网随机抓取识别比对出来的，真正靠警力循着线索去追回来的，份额占比已经越来越小。

这话听得周修文也有点儿丧气，他黯黯道了句：“那就惨了，我们俩一贯运气很差。”

张英没有接茬。而巫茜却是一脸苦笑，说起来运气确实很差，追不到黑客逆风线索情有可原，可连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也追不到，那就得让人怀疑能力也有问题了。

可能他们的运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驱车返回三门市，市局指派人协助派出所花了几天时间终于找到秦江寒母亲田苗苗的去向了，户籍确实还在三门，可早在三年前就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离婚了，现在据说是南下打工，但准确地方还在查实。这其中还有个奇怪的事，如果有登记住宿或者其他使用身份证的记录好歹能查着，可这个田苗苗奇了怪了，什么也查不到。

周修文一行被这消息听得愣了好久没回过神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判断，恐怕秦江寒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早做准备了……

笃……笃……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沉浸在案情中的俞骏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随口问：“谁呀？”

没有回答，门应声开了。向小园提着一份外卖，笑吟吟地进来，放到了桌上。俞骏一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了，从下午6点到现在，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尴尬一笑道：“谢谢啊。”

“刚出差回来，早点休息吧，这个案子不是加一天两天班能解决的。”向小园道。

“哎哟。”俞骏长伸着坐困的懒腰，面前的投影上还放着审讯的电子记录。他随口道，“这案子办得很糙啊，郑远东无法担负刑责，杜其安重疾在身，这两个最关键的人物，口供都成问题。沈曼佳交代的全是旧案，她毕竟在境外混，对境内这个骗子的江湖所知有限啊。”

“今天没法讨论，我还没来得及看，如果您想听保健品的案子，倒是有些新发现。”向小园笑道。

“哦？说说。”俞骏一拉外卖袋子，热饮加一个煎饼馃子，他很没风度地拆开直接放嘴里了，边嚼边问道。

向小园坐下来，有条理地道：“咱们中心一共剔除了各地37家人址不符、有址无人的皮包公司，37家对应65个对公账户，总金额是一千一百多万元，从资金运作上看……好像他们的手法，又高明了不少。”

“高明在什么地方？”俞骏问，“还不是老一套。”

“不，细节变化了，以往洗钱是纯粹数据操作，走得快，只要出了境就安全了。而现在国家各大行对涉外资金控制后，大额出境没那么容易了，于是他们想出另外的方式。比如通过现在普遍存在的代还信用卡化整为零套现，一个小超市它的还款流水一个月能有两千万元。或者通过物联网卡、网上支付平台等方向变现……这样的方式最直接的后果是，被他们拉下水的替罪羊队伍急速膨胀。”向小园道。

俞骏怔了下，却不为所动，犯罪再情有可原，也改变不了犯罪的事实。他道：“值得同情，量刑酌情那是法官的事。”

“您误会了，我处理的经济犯罪案件也不少了，就有贪心恐怕也不会有同情心。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一个小超市就能套现几百万，等于他们用很小的代价就找到一个犯罪同伙，比水房洗钱的成本都低。而且这几种方式都相当于截断了数据痕迹，让我们的大数据无法再追踪，是个高手做的。可我又有点儿奇怪，这么点儿个小摊，难道是一个跨电信诈骗那样的洗钱高手做的？”向小园突来一问。

俞骏笑了，直言道：“你肯定没看案情舆情，最新的。”

“哦，我一直在支队，还真没看。”向小园道，下意识地掏着手机，翻查几页恍然大悟了，三省省厅的横向协同已经开始，这个案子有多大的盘子恐怕值得想象一下了。等向小园看完几页，俞骏笑着问：“是不是很佩服这些人？”

她愕然道：“厉害，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孤立的事件，是个案。”

“要不怎么说这几个兔崽子运气太好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这位是骗子天生的克星，那么隐蔽的一个窝点，你知道怎么敲开门的？”俞骏问。

向小园笑道：“好像是多多查养狗证？”

“嗯，可叫你说着了，运气好得我都膨胀了，还真是不佩服他们不行。”俞骏道，吃完了，抹抹嘴，眼光热切而神秘地看着向小园。

他这种眼光向小园立马意会了，摇摇头道：“别问我，这两天我根本没顾上，他是早出晚归，来去都没准时，时间都有记录。”

“我看了，似乎他在这儿看的时间并不长啊。”俞骏道。

他所指的是斗十方在这里熟悉案卷的时间，而这种案卷，是不可能被随身带走的，要看只能在这里看。俞骏翻着日志记录又道：“上午10点到下午四五点……这家伙似乎并不努力啊。他要是一声不吭，那是也被难住了。”

“要求有点儿过分了啊，晚上人家还值班呢。”向小园道。

“有兴趣去看看他吗？这家伙心眼多，他有话轻易不说出来。”俞骏贼贼地道。

向小园一脸为难："办手续太麻烦，要不是谢副厅出面，那事都办不下来……您这刚回来，咱歇一天成不，明天他就回来了。"

"哎哟，好吧……咱们抓紧时间熟悉一下，别领导问起来咱们一问三不知就说不过去了。"俞骏翻着案情综述，投影到了幕布上，很快两个人又陷进了错综复杂的案情里……

此时斗十方正在班上，穿着看守的制服，提着一大串叮当作响的牢门钥匙，在狭窄的甬道里踱步。离开这里半年多了，这个地方羁押的人差不多换了一遍，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杀人犯，死刑审核可能得一到两年时间；比如上诉的，案情繁复可能发回重审，或者像404监舍那位朱丰，光起诉书被检察院打回要求补充侦查就两次了，粗粗算来，他被羁押已经快一年了。

斗十方的目标，就是他。

踱过404的窗口，坐在头铺的朱丰正看着一本书。其他人已经准备拉铺睡觉了。时间接近22时，就寝的时间到了。夜班的管教都是临时安排，不进监舍，总是板着脸的斗十方和其他管教没有什么区别。

当……当……斗十方突然回身，在铁门口子上敲了敲。监舍里有负责传讯的赶紧奔上来，谄媚地问："报告干部，在呢。"

"叫头铺。"斗十方直接道。

传讯的一让开。朱丰站起来了，微弓着身，显了半个脸，好奇地问："报告干部，啥事？"

"你肚子不是疼吗？"斗十方莫名其妙一句。

"啊？"朱丰愣了。

“肚子疼就按呼叫。”斗十方道，噌地关上了小窗口。

朱丰一愣，然后脸上一喜，这是暗示。他上前按了监舍里的呼叫，报告肚子疼得厉害，片刻后咣咣当当门响。斗十方打开门给嫌疑人戴上了铐子，按照程序领着把他送往医务室。

这里的治病绝对是一药治百病。头疼，三黄片；牙疼，三黄片；腿疼腰疼肚子疼，不管你什么地方疼，都是三黄片。医生还烦躁地说：“快回去睡吧，睡着就不疼了，烦不烦啊，你都快住一年了还不知道啥情况。”

其实情况就是，不是要命的大病，在这里都不算病。领了药斗十方一手握着他的小臂领着人走，拐出医务间的走廊，斗十方轻轻一拉。朱丰喜上眉梢地站住了，他想到了是什么情况，外界的问候来了。

果真如此。斗十方手脚麻利地把两包烟、三卷火腿肠、两个水果，还有一份塑料袋包的荤菜塞进了朱丰的怀里，藏进了口袋里，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完成了这些动作。两个人这才若无其事地开始抬步，那个位置是唯一的盲区。

“有一男一女给你捎点东西，男的好像叫傻雕。”斗十方轻声道。

“谢谢，谢谢。”这位身家亿万的奇骗，现在乐得像偷油的耗子。

“不客气，我们职业所限，也就这么点本事。”斗十方道。他放慢了脚步，这段距离很短很短，对方又是一个骗了半辈子的人物，他生怕自己哪儿露点馅，让这几天的连夜加班毫无所获。

“那天我其实就看见您来了，我就刚进来见过您一回啊。”朱丰小声问。

“工作调动，轮岗又回来，说不定过两天又走了。你那兄弟不错，出手大方。”斗十方声如蚊蚋，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你兄弟给我塞黑钱了。

“那是……够意思。”朱丰道。

没有再多的信息。已经到门口了，朱丰娴熟地蹲下。斗十方漫不经心地拿起钥匙。朱丰抬头看斗十方目不侧视，根本没把他当回事的样子，突然开口了：“干部，给我捎句话……他一定会重重谢你。”

“传递消息被发现吃不了兜着走，我不敢。”斗十方轻声道。

“和犯事无关，就告诉他，他朱叔内火烧的，得来点祛风止痛的药。我在里头身体有个好歹，他们也不放心不是。”朱丰说着，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斗十方业已开门。他起身，斗十方给卸着铐子。他又强调：“真是内火烧的，一定告诉他。他会重重地谢您。”

“嗯。”斗十方摘了铐子，面无表情。朱丰进去了，门被锁上了。

在隔绝两个世界的门后，抬起头来的斗十方，脸上也慢慢地笑了……

第六章 突遇险情十方遭难

旧案未了，新骗欲来

——阿嚏——阿嚏——

就像心有灵犀一样，车里的王雕在这个时间打了两个喷嚏，他心里泛起了一阵阵不安，就像冥冥中的警兆一样，每每要出事时，总会这么打上两个喷嚏。

可不对呀，已经跑出来了，离中州都几百公里了，就是大罗神仙也不可能找到雕爷栖身的这地方啊。他环伺四周，熙熙攘攘的夜市，充斥着方言俚语，各式的香味扑鼻，沿街琳琅满目的小吃让人食欲大开，这地方不可能有人注意到他啊？！

“咋了，雕哥？”大丫赵成功问。

包神星抢答了：“一想二念三感冒，雕哥两响，这是有人念叨了。”

“除了雷子念叨，像老子这号的，就不会有人想。”王雕自嘲了句。

秃着脑袋的周扒皮凑上来了，小声道：“这么多天咱们都住店了，没事啊。你不会有其他事吧？”

二丫刘小旦说了：“酒店又不查，就查那也是咱们买的假证。”

“人家星级酒店只看钱，谁看脸呢。”大丫道。

这俩越扯越远了，作为新晋二大哥的包神星呵斥了句，两个人不敢吭声了。傻雕回头翻着老鼠眼扫了这俩货一眼，一如当初训练包神星一样，手指戳戳骂着：“多长点眼色，别犯浑，别犯贱，当骗子就要低调，当个成功的骗子，就得先骗自己。你看你那德行，拿个假身份证开房手都哆嗦，怎么带上你混呢？”

被教育的大丫、二丫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不敢犟嘴。训完，傻雕背着手，循着路线往前走。过了好一会儿包神星才小声问着：“雕爷，大晚上出来到底找什么呀？”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找一路呗。”王雕四下打量着，像在搜寻什么。

经历了这么多，别人可能无法相信，可包神星已经不再怀疑了，每每陷入绝境，雕哥总能绝处逢生，更何况这次还不是绝境，兜里塞满了票子可以尽情地吃喝嫖赌了，这好日子他都盼着不要结束。一听找同路，他心虚地问：“雕哥，不会又要上手吧？”

“咋，不想干？”傻雕问。

“不是，我是说咱们累死累活的还没歇几天呢。”包神星道。

“准备着准备着就到了，骗人都不想努力，将来怎么出人头地啊？你看人家周扒皮，从15岁干到今年都45岁了，这不还在努力吗？”王雕道，找到现实的励志版本了。

大丫二丫龇着牙笑。周鹏不好意思地摸摸秃脑门，客气道：“谬赞谬赞。”

“瞧瞧，看人家多谦虚。表面上穷得毛都没几根，其实呢，他房子不止一座，老婆不止一个。”王雕道。

周扒皮赶紧警示：“傻雕，不问出身，坏规矩了啊。”

好吧，王雕不说了。那仨惊讶坏了，看周鹏这其貌不扬的样子居然有这么大身家。三人景仰之心全化作一句肺腑之言：“扒皮哥，人生赢家啊！”

又是一句“谬赞谬赞”，周鹏嬉皮笑脸地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正扯着，王雕看到目标了，远处烧烤摊上有一桌子人。他喃喃道：“这帮孙子吃得乐和呢。”

五人上前，那带头的一位让包神星愣了下，面熟，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想了半天。那位小龅牙哥笑着提醒着：“天府市，高新科技园。”

哦，他一下子记起来了，和张光达、沈曼佳一路看过设的点，此人是负责人。不过当时包神星只是开车跟班的角色，根本没有和人家平起平坐的身份，可想不到又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相遇了。

“来来来，坐坐……老板，再烤五十串，拿件啤酒。”那人说着。王雕小声介绍：“姓管，大家称呼管经理就成了。”

经理、总经理、总监等等，基本被骗子玩烂了，一听这称呼就是同路人。包神星小声问：“张胖子不是进去了？他们怎么没事？”

“这你就不懂了，当今社会四大耐操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王雕问。

这么高深的问题包神星答不上来。

周扒皮抢答：“卖保险搞推销，站街小姐加传销。”

“看看，好好跟前辈学学。”王雕道。

他一边和那伙人喝着，一边抽空跟这头介绍，传销这种堪比小强的生命力诀窍在于啊，他们中有一群骨干，就是专吃这碗饭，就负责拉人头给老板当韭菜。万一出事，他们就扮成“受害者”，和那些参与传销的群众一样，收容、教育、遣返，基本是这头下火车，那头坐车又去换个地方开干了。

“我知道，我进去过。”赵成功凛然道。

刘小旦紧张地问：“挨揍了没有？”

“没有，嫌我穷，把我撵出来了。”赵成功道。

这话让管经理听到了，他敬过一杯酒来道：“那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啊。这位兄弟，来，我敬你一杯，相识就是缘分，其实我也眼拙，上回都没看出来，雕哥也是号人物。”

赵成功赶紧举杯，和那人干了一杯。那人一大杯直灌下肚子，一揽王雕道：“雕哥，这都自己人，我有话就明说啊，您也是业内人士，搞这个是个坑杀模式，一般都是先出血，后卸肉啊。”

管经理说完醉眼蒙眬地看着王雕。这话里的意思是，前期的投入要见钱。王雕无所谓地问：“还有什么担心的？一起说。”

“那就多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传销这玩意儿了，不好忽悠了，钱少了架不住，钱多了那些底层的苦穷逼拿不出来。还有查得也越来越严，没那么容易割韭菜了。去年张老板那趟玩得真不错，就最后还是

差一点点财务自由，结果把自由丢啦。”管经理道。他这口气肯定不是同情，顶多有点儿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庆幸。

王雕笑着给他倒上酒，端到手里，看了两眼，放低了声音道：“你担心的都不叫个事，上头人很快就到，钱会给足你，就怕你拉不够人头……这次是大把式出马，给你们玩招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怎么样？哪怕就是些苦穷逼货，也能变出真金白银来，你信不？”

“别人说我不信，您雕哥说我不敢不信，来，干！”管经理兴奋异常，两个大杯又重重碰在一起。

大把的肉串流水似的递上来了，大杯的啤酒仰脖子灌下去了。王雕透露的信息让这些人欢呼雀跃，恐怕又一场黑金的盛宴即将开席……

清晨，山区雾气未散、露水尚重的时候，一辆老式的警车晃悠悠地沿着土路开上了山脊，在荆棘丛生的地方停了下来。带队的警员跳下车，领着周修文、巫茜、张英又前行数百米，然后站在山梁上指着对面已经荒废的村落告诉他们，那就是目的地，安南县溪沟乡十九岭村。

得，又是一阵浓浓的失望袭来，已经荒废的村，还能有什么情况可侦查？怨不得地方警力给不出更详细的籍贯信息了。

“这个村啊，最早记录有八十多户，到迁村的时候只剩九户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迁村，一直都有人往外走，干泥瓦活儿的、拾荒的、收破烂儿的……反正什么都干，你们说的那什么杜其安，应该走了有三十多年了。这儿的人基本都是十几岁就出去谋生，混得好赖基本都不回来，也可以理解，再差也不会比这地方差。”乡警倒翻老旧的本子，那是曾经公社的公粮登记簿，翻了半天，不确定地

说，“有两家姓杜的，1981年登记的，应该都不在世了……这后人是谁，当时也不知道去哪儿找记录。我回头到县里人口普查办再查查，不一定有啊。”

“不用了，我们知道在这儿就成了。”周修文用手机拍着照片，随口道。

“那还用去吗？要去得走两个多小时。”乡警问。

巫茜喘息着，看看比她喘得更厉害的张英，出声道：“不用了吧，已经荒废的村，回头给我们一份在乡里的、还能找到的当时的村民名单，我们可能要走访一下。”

“好的，那没问题。”乡警道。

拍完照的周修文回头，突然问了句：“这里出去的人，涉嫌犯罪被查回来的人多不多？”

“哟，您可问着了，别看这村小，犯罪率是最高的。我师父那代警察经历过，只要各地发回我们县的协查通报，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十九岭村的人，偷、抢、拐、骗、贩毒、伤害，什么的都有。”乡警道。

“把这些情况给我一份更详细的书面材料。”周修文招呼大家道，“歇会儿吧，不用去了，往县里返吧。”

“稍等，我给几位拿水去。”乡警往车的方向奔去了，毕竟是什么水土养什么人，那乡警奔得步履矫健，让城里来的这几位羡慕不已。

喘过这口气来的张英道：“对不起啊，我拖后腿了。”

“瞧您说的，该对不起的是我们，我们不该把前辈您拉上做无用功。”周修文不好意思地道。

张英摆摆手，笑了笑道：“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我觉得不会是无用功，我们追逃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经常走到山重水复，无路可走，说不定就撞到柳暗花明了……可要是不走，你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一刻。”

“谢谢张姐，来自前辈的鼓励，让我们迅速回血啊。”巫茜道。

“咱们今天回乡里待一天，看还能收集到什么材料，晚上返程吧。巫茜你查一下，最近的高铁站在哪儿。”周修文道。

巫茜去掏手机。可没承想，周修文自己的手机先响了，看看信号只有一格，勉强能接。奇怪的是，居然是俞骏打来的电话。他扬了扬手机道：“俞主任打电话，真该拖上他们来练一圈啊。”

参与才晓得真不是什么好事，周修文开了句玩笑直接接了电话，一句“喂您好”就愣了，又说了句“等等”，然后干脆摁开了免提，手机里传来了俞主任的声音：“你们现在在哪儿？”

“山上，杜其安老家。不过已经是荒村了。”周修文道，“你刚才说什么重大发现？”

“是这样，我们反诈骗中心在朱丰和杜其安身上都有重大发现，如果你们那儿碰壁，尽快赶回来咱们一起商量下，可能对案情有作用。”俞骏道。

“什么什么？朱丰都已经羁押一年了，还有发现？什么发现？”周修文不信了。

“在电话里我还真不能跟你讲，也讲不清楚，但我保证会比你的所有发现都有价值。赶紧回来吧，在我们辖区，您那套未必吃得开。”俞骏道，直接挂电话了。

这话听得周修文咧着嘴尴尬了半天，而后看看巫茜和张英。张英提醒道：“他是‘中州反骗第一人’，骗谁也不至于骗你们。”

“回中州，马上走。”

周修文起身，当即决定了。

嘎嗒……空格键轻响，向小园又把监控从头开始放。俞骏刚放下手机，一伸手按在旁坐的斗十方肩上，他脸上似笑非笑。斗十方做着鬼脸，也是似笑非笑。

发现就在屏幕上，是一个小小停车场，那是登阳三看的外部，供看守所工作人员以及来探视的律师、家属泊车，重大发现是一个人，定格，放大，此人獐头鼠目，五短身材，都不用分辨就认得出，是位熟人。

王雕，绰号傻雕。从中州跑到长安，从长安又跑到宁夏，去冬的虚拟传销案都不知道这货怎么脱罪的。可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出现在登阳三看的外面，去探视的，还是跨国电信诈骗案的首犯朱丰。

“你干什么吃的，这么个重要人物都漏了。你们多熟呢？”俞骏脸上挂不住，直接训上斗十方了。

“撤出本案是服从命令，怨我啊？”斗十方愤愤道。

向小园一拍桌子说着：“你俩别吵，还有什么发现？”

“他是和一个女人来的，那辆车和人应该能找到更多信息。朱丰判决前是无法见到外人的，但可以约见律师，说不好听的啊，这些律师手脚干净的不多，塞烟的、传字条的情况，时而发生。这个很敏感，

律师的小辫未必能抓到，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居然发现傻雕出来了，于是我就试了试朱丰。”斗十方道。

“怎么试？”俞骏问。

“买了点烟、水果、火腿肠。”斗十方道。

“这种人，就这么点东西能收买了？”向小园不信。

“收买不了他，但可以让他认为，我被收买了啊。”斗十方笑道，边拿着东西边解释，“这是看守所的潜规则，没经历过的人无法领会。”

一台小型执法记录仪，播放着斗十方从塞东西到人回去的过程。听完一遍，又听一遍，俞骏喃喃道：“他认识傻雕？”

“内火烧有特别含义吗？”向小园发现重点了。

“看看，主任您还不如我们组长。”斗十方开了个玩笑，被俞骏给了个亲切的脑瓜嘣，他解释道，“唇典里，内火是老婆的意思，如果我传给傻雕，傻雕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照顾好他老婆别出事，否则他在里头就不安生了。”

“那说明，他还藏着余罪，而且攥着别人的把柄。”俞骏兴奋道。

向小园一皱眉头反问道：“可他根本没老婆啊？”

“你看你这人古板的，江湖儿女谁在乎那个结婚证啊，这种身家一打老婆都不稀罕。”俞骏道。

向小园听后啐了口，笑道：“看把你羡慕的。”

“一个老婆我都离了，多了有什么羡慕的，烦都烦死了……十方，就这么点？再来点，你窝了一周呢。”俞骏催着，对于斗十方究竟有多少发现，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就满足一下你的期待。”斗十方道，放着微型记录仪。

按照他的解释，监舍里正常的情况下，朱丰睡在头铺，最好的位置，能睡到这个位置可不是拳头硬就行了，可能会有多种原因，比如外面有人常送进吃的，特别是香烟；比如管教干部可能格外照顾；等等。那么他既然能得到这种待遇是什么情况呢？

唯一的解释是，财源、人脉都在。富在深山有远亲，换成监狱也说得通。

律师会见的情况，是录像截屏，属于正常调取。不过在斗十方的解释下就不一样了，有四位律师同时在为他服务，而实际情况是这个人已经出海多年，唯一的亲戚是几乎没有往来的叔叔，这位叔叔能付得起四位律师的高昂费用？

解释还是一个方向：财源在，为他奔走的人脉在。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第三个画面，是放风时间，朱丰似乎在教育看守所的新人，离得远，没有声音。斗十方指着画面，对着口型说：“你他妈出来混几天，老大不鸟老二的，老子杀人放火时候你他妈还穿开裆裤呢，滚，擦地去。”

还有一句是聊天，朱丰边打扑克边说：“老八，别打哈欠了，赶明儿出去带你去缅北。那地儿可是天堂啊，摇头丸一颗两元人民币，要溜冰啊，十块钱一克，极品，抽到死都花不了多少钱。那儿缅北武装司令是我哥们儿。”

唇语连着翻译出来几句，可把俞骏和向小园看傻了。俞骏不信地问:“准确度有多少？”

“不准确的我都不敢翻译，十有八九吧。”斗十方道。

“缅北那儿是个电信诈骗的聚集地，至于武装领导人，还真不知道叫什么。”俞骏道。

“你翻译的这些，与案情也有关吗？”向小园好奇地问。

“有，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事，但我有种预感，他身上的事还有很多，绝对不止跨国电信诈骗那档子事。我们不但看错了傻雕，恐怕也看错了他江湖八大门里暗四门‘风马燕雀’。杜其安是‘风头’；那这个朱丰肯定是‘黑马’，意指能够单枪匹马办事的人；第三个‘飞燕’还不知道是谁，可能不会是单单靠色相骗人的‘燕子’；第四个‘诡雀’……我想可能是傻雕。”

“傻雕在这里面居然有一席之地？”俞骏不信了，那个货实在上不了台面，当坏人估计都破坏坏人的形象。

“明四门各自干活儿，他们之所以叫‘明’，是因为手法擦边但不过界。暗四门就不同了，直接结伙犯案，这个‘雀’相当于缺，旧社会意指买个官缺、位缺好行骗，这种人应该八面玲珑，发展到后来，这个‘缺’相当于百搭，和谁都能搭伙，这就要求所有人都对他绝对信任，哪怕他落网也相信他不会咬出同伙来。当然，他还得不起眼不被人重视，毕竟要完成一个骗局，总还是需要这种抛头露面联络的人……你们想想，傻雕是不是太符合了？”斗十方道。

风头的大侄，无亲无故，从十几岁就开始出入看守所和监狱，那绝对是久经考验的反社会人士。像这类嫌疑人哪怕派出所也不会真当

回事，要找一个探视朱丰，还能传个话的人，恐怕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只是错失这么一位重要人士，实在让俞骏和向小园难以释怀。

“逆风，核心是逆风。如果你想说服巫茜和周修文，这些还不够。”俞骏道。

俞骏每每都在故意设障，试探对方能力的天花板。而斗十方的似乎还没到顶，最起码看他脸上自信的微笑就知道了。他笑着说了：“知道领导胃口大，没点硬菜还真不敢请你上桌。”说着打开了封存的电子案卷，似乎这个被翻阅过无数遍证明已经进死胡同的案情，也有被忽略的东西……

铁口断金，言必诛心

同样的动作重复第二次时，已经是第二天。周修文一行运气欠佳，返程时遇上了大雨错过了高铁，只能驱车回来，抵达中州已经是半夜，次日上午才听了一遍斗十方在登阳三看这个让他们惊讶的消息。不过惊讶的程度还差了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耸然动容了。

这足够让俞骏满意了。周修文打量着这位再次谋面的“零号”，可能确实刮目相看了。巫茜心里却是莫名地有点儿窃喜，没来由的那种。张英呢，保持着她一贯的微笑，很欣赏地看着斗十方，反而是她开口了：“很精彩。不过也只有你这种在看守所工作过的人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周组长，这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怎么错失了？长安虚拟传销案里似乎没有他啊？”

“涉案人员几百人，有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有的已经服刑期满。据查这两个人在张光达逃跑时，捎带坑了张光达一把，银川警方抓到张光达时没有起获任何证据，估计是被这俩顺走了。这也恰恰给了张光达抵赖的机会……更不幸的是，银川警方介入很晚，基本没有掌握这两个人的涉案信息，就算抓住也是参与司机跑腿的身份。”周修文道。

所以最终以钱追人，这俩上不了追逃名单，事实和证据是拦在警察面前的一道坎，而这种屡屡犯案的，最清楚怎么规避罪责。

“其实你这个重大发现，也有点儿名不副实。站在我们的位置都分析得出，朱丰肯定是逮着什么只交代什么，肯定有藏匿的赃款，也肯定有国内的同伙。最起码他得到的诈骗目标信息，就是由逆风提供的，被捕之前，他们一直有交易记录。”巫茜道。

“你有点儿难住我了，对于黑客，我所知甚少。”斗十方道。

“我们顶多比你知道的多一点点。”巫茜不想让斗十方难堪，话风很谦虚，她解释道，“如果不是你们追到银杏基地，我们都可能没机会目睹逆风的真容……算不上目睹，是从别人目睹里恢复的。”

“但那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连指纹都修改了的人，修改面部特征不是什么难事，即便现在这个人站在你的面前，即便你知道他就是逆风，你有理由拘捕他吗？”斗十方问。

没想到这个人看案卷也想到了这一层。周修文一愣。巫茜反倒被噎住了。

张英笑问道：“那你的想法呢？”

“和您的追逃思路一样，等着他们自己作死。”斗十方道。

张英点点头道：“大多数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我倒还没追过骗子，骗子也是这样吗？”

“当然，诈骗对骗子来说，是一种生存以及生活方式，从欺骗中获得钱、利益，慢慢上升到获得存在感以及满足感，可能还会上升到事业的高度。现在这个时代哪个行业都是日新月异，别说一年半载，就停滞几个月恐怕都会落伍……所以我的想法是，一个一个追，一点一点往深里查，骗局不会停止，骗子也不会罢手，总有作死被我们逮着的时候。”斗十方说。

这个道理过于骇人，听得巫茜等人大眼瞪小眼，居然一时无法评判此言的对错，而且传递的信息似乎是：这些骗局连着骗局，似乎都不是孤立的……

同一时间，一辆高速行进的商务车里，石金山挪挪一堆膘脂的身子，回头看了胡会计一眼。多少年了，花容已老，鬓生白发，每当她素颜示人时，总会让人感慨不已。

“老石，你还有那功能吗，这么看着我？”胡会计眼没有睁，似乎是靠耳朵听到了石金山的动作。

石胖子嘿嘿笑道：“比不上当年了，可偶尔还是会有的。我说胡妹，老杜他，真的那个了？”

“要么被雷子抓了，要么被仇家做了，否则这么久早该联系我们了。”胡会计黯然道。

“不会牵连到我们吧？”石金山道，他想起一事来，小声说着，“小雕后来跑出来跟我说，我心里就一直不安生，长安那事我打听了下，好像郑老板给人整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觉得啊，祸根子都在逆风这儿，还是咱们老一套靠谱。”

“呵呵，言不由衷啊。富贵从来都是险中求，靠你那两下收智商税，养得起你那几个老婆吗？”胡会计嘲讽道。她睁开眼，双眸如水，脸上还留着曾经是个美人坯子的痕迹，只是言语中的江湖气浓了点，而且很霸气，斥得石胖子尴尬地干笑无言以对。

“话不投机半句多，老杜的位置你要替不了，我找别人。我们都老了，胆子都在变小，干完这一票，我也准备退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安生地过几年。”胡会计不知是真心还是试探，有点儿黯然地说道。

一说退，老石就又有点儿惋惜了，咂巴着厚嘴唇道：“要说逆风吧，还真有两下子。都没看出来啊，一个小保健品能滚成这么大雪球。哦哟……就是可惜呀，这么大摊面一夜之间就倒了，为了干这个啊，我几乎把其他生意都停了。”

“贼不空手，骗不回头。我们从来不用重复的手法，你还是当年金瘸子教的你那套，早该丢进垃圾堆了。”胡会计道。

“至于这么埋汰比你穷的吗？说穿了你还是想组局。那说呗，我看看有多高明。”石胖子道。

胡会计顺手丢过来一摞纸。

这是行规，从不留电子的，甚至可能参与的人都只有独一份，要么阅后归还，要么阅后即焚。石金山仔细地翻阅着，时而思忖片刻，粗粗看完，脸上蕴着窃喜，是那种捡到金元宝似的窃喜。

胡会计一把夺走了东西，塞到了包里，小声道：“你意志不坚定，智商也有点儿欠费，回去好好想想再谈。”

“啧啧……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浑身都是毛病，还就智商正常。胡妹啊，这里面有个问题啊，现在雷子不是吃素的啊，玩得越

嗨，打击得越狠，去年搞那趟子货到付款，还有长安这一遭，可都半截让人给挑了。”

“但我们还是赚到了啊，所差不过是多少而已。”胡会计无所谓地道。

石金山似乎没有听到这些，期待地问：“这次呢？”

“可以用你贪婪的小心肝放肆地去想象，而且一定会超过你的想象。我们不能这么三千弱水只取几瓢了，得来把像样的再退休，总不能走一辈子夜路啊，万一真撞上鬼呢？”胡会计道。看来她和石金山的关系很近，说话间捎带着摸了摸石金山心脏的部位。

石金山笑着看着，半晌未语。

胡会计盯着他，问道：“怎么了？怕被警察抓？”

“警察我倒不怕，但我有点儿怕你啊，金瘸子都栽在你手上，我实在担心有天我被你骗得连裤衩也给扒了。”石金山无正形地道，不过眯着的眼睛却没有放过胡会计的任何一个表情细节。

淡定，微笑，一如当年的神采飞扬，让人心旌飘摇，她做了个鬼脸道：“金瘸子一直在犯案，什么时候栽了啊？！这次还是金瘸子在做，除了金瘸子没人有这么大本事不是？别跟我兜圈子了，咱们几个人谁都是哪怕敢卖亲爹亲妈也不敢卖彼此，给我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干，咱也得干票大的，省得你笑话我没出息。”石金山道，决定了，坐正了，一抬肥腿搭在前座上，仰头靠椅背时，那个即将去往的路标赫然在目：

随阳市，270km。

中州反诈骗中心，还试图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思维里捕捉这些骗子的前世和今生能够折射出来的线索。

第二个让俞骏赞叹的“重大发现”来自杜其安的视频，审讯的视频、单独关押的视频。斗十方在看守所练就的读唇本事用上了，他翻译着杜其安独处时嘴里念念有词的话：“嗡、马、拉、巴、扎、嗯、底。”这个音节和视频里的杜其安如出一辙，就像现场配音一样，连脸上表情的细节也一模一样。

像是念经，一翻译把在座的听傻了。斗十方解释道：“这是文殊菩萨祈福经，就七个重复音节。骗子无非两种归宿，不是众叛亲离、老孤而亡；便是讼狱加身，死无所葬。很多人不畏惧刑罚、不畏惧道德，却畏惧因果。按理说，杜其安已经身陷囹圄，万念俱灰，这个因果已经受了，他似乎还在畏惧什么，又在为谁祈福呢？”

没听懂，巫茜顺口问：“为谁？”

“他的同伙，他的晚辈，他在乎的人，他想念的人，无非这些……只要这些人一天不被抓，那就一天都不会停止，他应该是在为外面的那些人祈福。据我了解，杜其安是个老派的人，从他对待工友的遗孤傻雕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他的交代也看得出来。可能我之前看错了，我以为他会死不开口，反正我们的证据也不够充分，但他的选择是全盘交代了，把中州的货到付款、长安的虚拟传销主谋罪名扛了起来。从这点上看，这个骗子还是相当重情义的。”斗十方道。

周修文尴尬一脸问：“这……这就是重大发现？”

“这位领导，您应该学得城府深一点儿，下判断晚一点儿。万一我给出让你意外的结果，你就不会那么尴尬了。”斗十方嘲讽了周修文一句。周修文气得扶额头了。张英却是微笑着问：“我抓到很多网逃嫌疑人，其中也有信佛的，从这个上面能反证什么线索呢？”

“恐惧……我直觉反应是恐惧，但细想又不对，他在乎的那些是什么货色他很清楚，迟早都要进去，他对这个确定的结果不应该有什么恐惧，如果恐惧，也应该是来自未知的事。于是我就仔细回想，在长安那件事还有什么能吓住他，后来想到了，有一个人让他恐惧，这个人叫……沈曼佳。”斗十方道。他点着播放，找到杜其安听到沈曼佳名字的时候，杜其安惊得坐起，表情惊恐。

巫茜直接回应道：“他并不知道沈曼佳已经被捕。”

“审讯案情已经深入到这份儿上了，猜也猜到了。不管猜不猜得到，这个女人都有让我恐惧的地方……别说他，我想起来都有点儿后怕，于是出于好奇，我们联网渭南警方查了下沈曼佳的近况。”斗十方道，看向了俞骏。

俞骏介绍道：“很巧，沈曼佳是昨天移交检察，这个时间点恰是律师可以开始介入的时间，于是我们提取了律师会见的录像。”

录像被向小园播放出来了。距离稍远，众人以为又是读唇，却不料并没有拍到正脸，也不知道二人在说什么。众人不解时，就听俞骏解释道：“这位律师叫李衍，上海比较有名气的涉外律师，履历无可挑剔。我们同样有点儿奇怪，是谁请的这位身价昂贵的律师，专程飞到渭南办事？他的价码可不低。于是我们反查了一下李衍律师的行程，有了个意外的发现。”

机场，过安检口的监控。当那个人站在安检口时，吓了在座的一跳，如果不是知道沈曼佳还在监狱，怕是要当成她越狱出来了。监控里的女人几乎和印象中的沈曼佳毫无二致，亭亭玉立、风情万种，不过取走护照时那甜甜的一笑，却让在场见识过银杏基地枪战的人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

“她的名字叫沈燕，护照名字。国籍是马来西亚，今天的行程也很奇怪，两个多小时前，她通过中缅边境进入缅北，有点儿意思了吧？”俞骏笑道。

有人算过，诈骗国内群众的骗子有六成在东南亚，而缅北地区就占了四成，近十万人。“6·12”跨国电信诈骗主犯之一朱丰，其发家地就是在缅北，全案数百名嫌疑人，基本都是缅北系诈骗分子出身。而那个地方至今还属于军阀割据地区，中国警方无法介入，两国的警务合作和引渡条例形同虚设。

“朱丰团伙被摧毁时，沈曼佳水房沉淀非法资金没来得及转走，被逆风钻了空子，沈曼佳回国就是奔着逆风寻仇来了，到现在，仇可结得更大了。”巫茜莫名地开始担心了。女人要狠起来吓都吓死人了，想想那个妹妹干的事，这个姐姐可能善罢甘休吗?

“这对江湖姐妹好容易混出了个样子，现在连钱带人都进去了，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啊。银杏基地受伤的几个随从，似乎也来自缅北地区。”

俞骏悠悠道，把这个不确定，却很肯定的答案说出来了……

缅北，野人山区。

戴着墨镜，围着一条深色丝巾的沈燕看上去和这个地区、这个季节格格不入。到一处检查站，仿佛回到了20世纪的战争年代，那些斜

挎着枪、嘴叼着烟、满脸匪气的游击队员，总是狐假虎威地呵斥，然后索要几张纸钞挥手放行。

她缩回了车里，摁上了车窗。司机交涉放行，那游击队员看看这辆丰田越野后座衣着华贵的女人，不假思索地打发走了。敢单身出来的女人，一般惹不起，或者她身后的人惹不起。

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不一会儿进了一处像草台班子的军营，接洽的人领着司机、沈燕直到一处劳作的地方。她要见的人坐在草堆上，乍见让沈燕心里咯噔了下。

此人头发只剩一半，头上伤口肉瘤虬结，眼睛成了两个黑洞，面容已毁，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这里是当垃圾处理的，唯一没被处理的原因可能是手脚还健全，能干点活儿。

这是跟随妹妹回国内的保镖中的一位，因为伤势严重没有刑责能力被遣送回国了。司机上前塞了几张钞票。那人摸着，激动地揣进了怀里，喋喋不休地和司机叙述着那晚的经过。沈燕在一旁侧听，几次蹙眉，未听完她就踱步离开了。

“哦……美丽的‘燕子’为什么又飞回来了。”一位中年、军装、蓄着胡子的男子自楼上踱下，欢迎着沈燕，操的是不太流利的普通话。

握手寒暄。沈燕笑着道：“因为英俊的昂山将军在这里啊。”

“你要愿意留下，将军和将军所有的东西都能送给你。”这位缅人以玩笑的口吻说，眼睛贪婪地扫着沈燕。

“我的资产快败光了，这身资本可不足以永远吸引你。”沈燕自嘲道，轻飘飘化解了尴尬直入正题，指指那位道，“你卖给我妹妹的货可差了点啊，连我妹妹都折进去了。”

“这一行，什么下场都不意外，你很介意吗？”缅人将军笑道。

“我倒不介意这个下场，但我很介意，这场意外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沈燕道。

缅人将军稍稍愕然问：“你还要继续？”

“不然呢？我准备和将军再做一笔生意，给我几个人，好手，最好懂汉语，不要有案底。我会给他们新身份。”沈燕道。

缅人笑了笑道：“你确定？我们几个领地的将军，敢反政府，可没人敢去惹中国军警。”

“你怕了？”沈燕问，挑衅的眼神。

“不。”缅人摇头，“这里除了贫穷没有什么其他可怕的，我的意思是，去其他国家是卖身价，要去中国不一样，你得付双倍，卖命价。”

沈燕嫣然一笑，款款伸出手来和将军相握，一如她和这里军阀的每次合作，简短而简单地敲定：

“成交！”

中州，同一时间不同维度的反诈骗中心。

从杜其安的反应联系到沈曼佳的反应，再从沈曼佳联系到沈燕，以及她无从侦查的去向，冥冥中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但这个信号却过于遥远，足以让周修文动容，却不足以让整个案情改观。

思忖良久，巫茜打破了沉默，她提醒道：“沈燕或许会来，或许不来；这场角逐或许会在国内，或许不在国内。现在预判过于武断了，但我承认这是个合理的推测。”

“逆风一直就在旋涡里，不是这个黑客有多厉害，而是他一直致力于这一个类型，积年下来，他掌握的黑产和黑金数目庞大。不管是我们警方，还是那些可以把信息变成财富的诈骗团伙，他都是第一目标，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找他，他的仇家都不止沈燕一家。”周修文道。

但问题是，无处可找啊！找得越多，恐怕倒逼得他藏得越深，现在就是这个结果。

闻听这话向小园微微笑笑，示意的方向是斗十方。斗十方清清嗓子，接着话题道：

“有句俗话叫‘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这道理是，不管什么事都是从小到大做。我不客气地说一句啊，您两位颠倒了，就像打牌一样，出手就想出王炸，后面没法打啊。这事只能从小到大做，逆风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成知名黑客了，也是花了好多年积累的啊。”

“你要说什么？要指出我们的重大失误吗？”周修文真不客气了，反诘了句。

“那倒不是。”斗十方否认了，周修文脸上稍好看了点，却不料更损的话来了，“你们还没对过，所以就不存在什么失误了。”

张英冷不丁被刺激得扑哧一笑。巫茜面红耳赤了。俞骏干咳了两声。斗十方顺着话题道：“既然这位说预判过于武断，那我再给你们一个不武断的预判，或许会是个重大失误，你们可以不采纳。”

说着，斗十方关闭了投影，打开了电脑，投影到侧面显示器上，接着介绍说：“杜其安在担心他的同伙，外面的同伙还在关心着狱中的朱丰，但生活还要继续，如果换成骗子的生活，那这句话这样说也对，诈骗也在继续！再直白点，他们就是靠诈骗生存的，如果不去骗，生计就没有着落了，恰恰这个行业是近年发展最快的，如果不努

力一点儿，不勤快一点儿，不超前一点儿，都骗不到钱，对吧……所以，我给出一个即将发生诈骗案的地点预判。”

巫茜笑了。周修文也觉得是天方夜谭，脸上流露笑意，可笑的笑。

“组长您来吧。”斗十方把话题传给了向小园。

向小园就简单了，直接开始罗列数据：“如果您二位昨天回来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么多，我也觉得十方有点儿武断了，不过随后的数据发现，他是对的。骗子的策划层面相对神秘，我们无从找到切实证据支持，但不管什么操作，总少不了人的因素，我们根据十方的提议下了个笨功夫，把去年参与过‘6·12跨国电信诈骗’、去年10月的‘货到付款诈骗’、年底的‘虚拟传销诈骗’，包括还没有结束的‘保健品诈骗案’……这些案件涉案人员信息来了个大梳理，其中发现‘6·12电信诈骗’涉案人员，有71名于一周内离开居住地；‘货到付款诈骗案’涉案一般参与人员，有43名于一周内离开居住地；长安‘虚拟传销诈骗’参与人员里，更多，98名于近一周内离开居住地；还在侦查的‘保健品诈骗案’参与过的人员里，有26名离开居住地，这其中还有几个是刚出派出所就走了的……我们全中心昨晚集体加班筛选出来了这么多人，现在还在筛选，可能实际人数，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而且这些人，去的是同一座城市，你们相信吗？”

高铁票、动车票、大巴车票、机票……天网即便有疏漏，也找得到这些堂而皇之出行的人，他们在车站、机场都留下了潇洒出行的影像，这意味着什么？巫茜和周修文看呆了。

骗子的组团比警力调拨要利索得多，去那么多人能干些什么，想想都让警察后背汗涔涔。

巫茜和周修文互视一眼，惊愕和狂喜兼而有之，危机之于警察同样是机会。

“长期以来我们反骗工作都有一个难点，就是重复犯罪率太高。本身取证就难，定罪更难，够得着入刑的人不多，即便够得着入刑，刑期也不会很重。于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底层的参与者一次又一次地为虎作伥，如果不除根，这些毒草滋长的速度永远遏制不住。”向小园道。

嗡——嗡——手机振动的声音，俞骏收到信息了，他小声提醒了句。向小园切换着数据屏幕，笑着解释道：“刚刚又来了一个证据，通过城市天网搜索，又找到19名涉案人员已经抵达的信息，这些人肯定是以自驾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过去的，里面有几个大家熟悉的面孔……”

数幅照片闪进了屏幕，“虚拟传销案”里的管军，“6·12跨国电信案”里的田江江，“货到付款诈骗案”里的陈荣、孙盛文、原力等等，最后两张脸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王雕、包神星。两个人居然住进了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登记用的根本不是本人的身份证。

看到这儿，俞骏眉开眼笑，竖着大拇指赞了斗十方一句道：“进步了啊，以前找傻雕靠扒拉垃圾堆，现在动动脑就逮到他了，猜到骗子组团，而且找到地点，你赢了。”

“这是大数据平台的能力，不是我个人的本事。而且，中州的保健品诈骗我们介入得有点儿晚了，如果早一点儿，说不定能找到幕后那拨人。”斗十方思忖道，他看着屏幕上熟悉的肖像，喃喃道，“我不知道逆风是谁，在哪儿，怎么去找。但我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骗子啸聚，黑金扎堆的地方，一定会有他的线索。而且这座城市，很快就会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重特大诈骗。”

所指，随阳市，距离中州470km，那座城市像一只肥硕的绵羊，等着蜂拥而至的骗子举刀开宰。

这个重大发现结束陈述了，周修文震惊得好久都说不上话来，等他再一次抬头时，大家似乎都在等着他发言。他重新审视着斗十方，不吝言辞赞美道：“天才，给出这预判的，绝对是一等一的天才。”

“错，是一个天才的小组和团队。”斗十方纠正道，他指指屏幕，切换到了反诈骗中心还在忙碌的里里外外。

“你的谦虚只是掩饰一下你身上的傲气，我承认，我第一次见你观感不佳，你身上的匪气、邪气很重，也让我有点儿反感。但我现在也承认，你的睿智和傲气，很令人折服……我能对你个人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吗？”周修文问，语气越来越客气。

斗十方警惕地问：“什么？”

“不要一直针对不如你的人冷嘲热讽、不假辞色行吗……比如我？”周修文道。

巫茜一下子笑了。俞骏和向小园相视而笑。斗十方脸上的表情冰释了，然后全场都笑了。这一次他们笑得很会心，不再警惕，也不再尴尬。

这个会没开完，两方分别向上一级汇报，然后市局和省厅保密视频会议紧急召开，到傍晚时分，第一批便装侦查人员分批登车，手持着高铁票，都是同一个车次：

中州—随阳。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一辆半新的宝马自小区出来，鸣声加速，怒吼的引擎声掠过，留下一串嚣张的尾烟。

车过后不久，在路边不起眼的角落，一辆轿车不紧不慢地跟上了。

这种情况在现在车满为患的城市是很难发现的，最起码周鹏就没这本事，哪怕因为眼毒嘴利得到了“扒皮”诨号，在这上面也属于白痴水平。也实在不好发现啊，往前看，都是车；往后看，也都是车。他纳闷地唠叨着：“你俩是不是有被抓妄想症啊？哪有什么跟踪？”

“这个啊。”开车的管经理淡淡道，“雕哥最有发言权。”

“老皮你多进几回就长记性了，这没进去过的其实妄想症更厉害，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抓。”傻雕在副驾上出声道，说到这儿扭头了，好奇地问，“哎，老皮，我说你运气不错，都这么些年，咋都没听你进去呀？”

“老板吃肉，你们喝汤，我就是个舔盘子的角色，咋？还非让我进去？”周鹏愤愤道。

“有道理……哎，好像也不对，我听说你扒老娘儿们有一手，是不是也靠舔盘子？”傻雕问。

这话听得管经理狂笑起来，周鹏搁后座一点儿也不脸红道：“谬赞谬赞，我有头发时靠颜值还成，现在不行了，得靠本事。”

“给你贴个假发还是可以的啊。”管经理逗趣道，不时回头瞄，突然问道，“傻雕，是不是那辆别克？”

“对，就他们。”傻雕道。

“咋就是他们？不像啊。”周鹏有点儿不信，好奇地求教，“这雷子又没穿那身皮，你咋认出来的？”

“前天早上我就见这辆车转悠，找了个小崽子注意了下他们，路边吃饭，车里睡觉，偶尔扔了回垃圾，里头十几个攒瘪的矿泉水瓶子。这类货色，不是办案的就是作案的。”傻雕判断道。话说久病成良医，换个方式，被抓得久了，也开始了解自己天敌的习性了。

这对周鹏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管经理深信不疑，直道：“现在这电子眼太厉害，咱们这张脸啊，早成臭狗屎了，到哪儿都得招一群苍蝇过来，跟那些涉毒的一样，前脚住店，后脚片儿警就上门了。咱们要聚一块儿，警察一准得想着咱们该拉人头搞事了……生意可越来越难做了啊，妈了个×的，现在队伍根本聚不起来。”

“总有办法的，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往市政府那条路上开。”傻雕道。

“好嘞，妈的，今天咱们玩个耗子逮猫。”管经理得意道，脸上掠过一丝奸笑，故意加速，拐上了大路。

怎么玩？很快便见分晓。

通往市政府的中心路段一贯交通管理较严，再野的司机在这里也乖得别提多文明了。管经理驾车慢悠悠驶过交通岗楼，还礼貌地给交警敬了个礼喊着：“警察叔叔辛苦啦。”

那警察叔叔没理会他，反而上前两步，指着后面的一辆别克，打着靠边停车的手势。此车里坐的恰是外勤，从中州来先期侦查摸排骗子窝点的侦查员，本组带队的是程一丁。开车的刑警纳闷地问：“老程，怎么了？”

“正常检查吧，靠边，别找事。”程一丁提醒道。

车靠边，摇下车窗。那交警敬礼道：“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司机依言出示，车是本地牌照，驾照是中州的，刚要解释。那交警揣起证件就回岗亭，把车上的外勤吓了一跳，伸着脖子问：“嘿，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扣我们驾照？”

“都下来吧，连车也得扣。”交警不客气道。

“嘿，嘿，同志，自己人，自己人。我们也是警察。”司机奔下去，解释道。

“你要是警察，那问题就更严重了。”交警道，对着步话呼叫，要来拖走车辆了。车上几位都下来了，围着交警。交警针锋相对地质问着：“怎么了，还准备袭警？”

“不是，不是……你又扣照，又扣车，你说清楚我们哪儿违法了啊？”程一丁不服气地道。

“自己看，都抹在脸上呢，问我？”交警一指。

三人一回头，傻眼了，车牌照上黑乎乎的已经不辨号码了，不知道是泥还是什么污渍。程一丁尴尬道：“我们清理一下，不至于扣车啊，罚……罚款，您开罚单。”

“还有后面呢，你可遮得够严实啊。”交警怒道。

三人急急往车后奔，再看，不光傻眼，人也傻了。车牌的位置是一块姨妈巾，可能还是用过的那种，把车牌给遮得严严实实，怨不得交警找这么大晦气呢。

“谁他妈……这么损？”一位外勤气得直哆嗦。

“完了，我们被反跟踪了。”程一丁郁闷道，这脸丢大了。

此时的中州反诈骗中心还在梳理着前方发回来的海量信息。第一晚追踪到了数个落脚点，按程序进入监视，不过发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当天在龙湖景区拍到了一群人，划船的、坐摩天轮的、一起玩沙滩排球的，甚至还有集体聚餐，到晚上又在酒吧里齐嗨了一场。第二天吧，你都想象不出骗子的生活能有多么丰富多彩，他们居然登山去了，登山途中还有野餐。

于是让这些在屏幕后苦熬了许久的技侦都羡慕了，很直观地判定出：这些骗子闲暇出来搞团建啦?

眼巴巴地等了两天的谢经纬可就有点儿吃不住劲了，听到下面的小话，踱步出了信息中心，招手叫着心里早火急火燎的俞骏出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怎么回事？”

“这就是个预判，可能还得等等吧。”俞骏不确定了。

本以为是个组团诈骗的前兆，本计划如果能发现他们建立的据点，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以把诈骗扼杀在萌芽状态。可现在看来，虽然是组团了，却不像开始干活儿。

“你……越来越不靠谱，这个信息已经知会了兄弟省厅对口部门，多少人看着呢，你搞成虚惊一场？”谢副厅烦躁地道。

俞骏尴尬应答:“按规律应该是如此啊，在南部诈骗高发地区，许多兄弟单位已经开始这种预警机制了，目的也并不是非要抓到大案，而是制止可能发生的案子。”

“你的解释越来越掩饰了，前天还拍着胸脯打包票，现在自己也不确定了吧？”谢副厅道。

俞骏尴尬得无以掩饰了，正巧一位技侦奔来，慌张道:“主任，主任，咱们外勤出事了。”

“慌什么慌？都是些长年跑外的，能出什么事？”俞骏脾气全朝下属发作了。

“跟踪的车被扣了，车被做手脚了，可能暴露了，他们请示撤回。”技侦汇报道。

俞骏一怔，和谢经纬惊愕一视，知道坏事了，两个人急匆匆往里面奔。

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差，三个组有两个出事了，一个车牌被贴遭交警查扣；一个刚进驻的监视点，莫名的片儿警上门查暂住证了，一反查才发现，居然有人举报这层楼房间里有人聚众吸食毒品，当然全是乌龙事件，但在行内看来这可能是比发案更严重的一种情况:

外勤，被对方反跟踪了……

“什么什么？你们被反跟踪了？”

向小园此时正在视频上和程一丁通话。长期以来，年纪最大的老程算是组里最靠谱的一位，没想到这次掉链子比钱加多还快。

大伙儿都正盯着这事呢，还私下商讨是不是又得来一次异地办案，一听这情况都往向小园的办公室里凑。屏幕上老程说："……我们刚来这儿不太熟悉环境，可能被对方发现了，车前后牌照都被涂污了。今天上午他们出去故意把我们引到有交警查岗的路段，现在车还扣着……"

"傻雕应该认不出你来啊，那两位是刑警队的，更陌生啊。"向小园纳闷道。

"这些骗子鬼着呢，我觉得是不是故意引咱们上门呢？他们住了两天星级酒店，现在又租到单身公寓了，这个小区不可能聚一伙。"程一丁道。

"好的，你等命令。"向小园不忍再苛责，结束了对话，然后抬头看着麾下众人。钱加多要说话，娜日丽一翻白眼，惊得钱加多捂嘴了，那是闭嘴的信号。

大家把征询的眼光投向了斗十方，连着两天的发现快消耗尽斗十方的淡定了，他摩挲着下巴道："以傻雕的眼光认出一两个外勤来不难，但奇怪的是……"

"是什么？你快说呀。"娜日丽催道。

"哪个嫌疑人知道是，哪怕疑似是警察，第一反应也是躲开，藏起来，谁敢和警察叫板啊？这不是失心疯了吗？"斗十方疑问道。

对呀，傻雕是个耗子性格，等闲想找他都难，这么大摇大摆出来还摆了外勤一道，难不成他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耗子敢调戏猫了？

"高看自己，低估对方，就是这个后果。"钱加多终于憋不住了，喷了句。

这句颇有哲理的话，听得斗十方挠着头居然没有反驳，他狐疑地走出了向小园的办公室。钱加多跟着再说就不像样了：“你这预判不是扯淡吗？这等于人家刚一提裤子，你就判断人家是卖淫嫖娼？就不想想万一不是，你比犯事的还难堪？”

斗十方气得回头。钱加多一捂嘴，很自觉地道：“我滚！”

“别滚，很有道理。”斗十方道。

钱加多一愣，得意地搓手了，别人不忍揭穿就是怕斗十方尴尬呢，钱加多可不想这个，直道：“当然有道理，你总是认为你最行，是要受打击的。”

有人拽了拽钱加多，钱加多回头看，是陆虎。陆虎示意着愁眉苦脸坐下的斗十方，表情僵硬，两眼发滞。他一出现这表现就是思路纠结了，一纠结那就是自信缺失，自信一缺失，恐怕大家都要跟着茫然了，毕竟这是个预判，准了就是神话，但不准恐怕得成笑话。

现在看来，沦为笑话的倾向很明显。络卿相再次坐下，观摩着外勤发回来的偷拍视频，画面上那些有前科的嫌疑人吃得开心、玩得高兴，那根本是放空身心疯起来了，这么大摇大摆地出来还真像团建，一点儿也不像组团诈骗。

“不要太难为自己，毕竟是一种猜测。”向小园上前，拍拍肩膀勉励了斗十方一句，跟着快步出去了。这两天谢副厅一直待在反诈骗中心，恐怕今天要有变故了，另一组被反跟踪的事向小园都没敢说出来。

组长一出去。钱加多甩指、憋着气、斜着身，似乎蓄势要放大招。不料了解他的娜日丽手更快，一揪他耳朵斥着：“还不嫌烦人呀？”

“哎哟哟哟，我没干什么，怎么这么狠啊？”钱加多捂着被揪的耳朵。

放手的娜日丽怒问着：“你又想喷什么怪话？”

“啊？哎哟，我忘了。”钱加多愣了一下，然后想想，直道，“对了，我要说，这可是大姑娘肿脸上，一丑遮百美啊，以前有多美可全都不算数了啊。”

这个小市侩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对于这句话其他人居然都有同感了。那可是言辞凿凿，市局、省厅都报上去了，没准巫茜和周修文都报回总局了，这要是出个洋相，那难堪的可不止一人或者一个小团队了。

“我坚持。”斗十方慢慢地道，“反常的行径必须有反常的事要发生，骗子的目的很明确，永远是利益，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怎么获利。”

听者愣住了，这是执着，还是固执，却无从判断。

“车牌有问题……是一家安保公司的，所谓安保公司，差不多都是公安局的附属单位。”

胡会计把手机平放在桌上，看得石金山不时擦汗，都无法相信才到随阳不过几天，还真有警察追上来了。胡会计生怕他不信似的提醒着：“别忘了，逆风可是有这里最全的车管信息，小雕换住址当天他们就追上去了，肯定等着放长线钓大鱼啊。”

“厉害……别人不服，我就服胡妹你啊，这么多年还就你一直走在前头。我们是赶都赶不上。”石金山由衷地赞了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想不被人从空中拉下来，就得飞得更高……现在我知道长安错在哪儿了，啧，防不胜防啊。”胡会计哪怕领先一着，也无法原谅那次错误。她往上拨拉着手机，放大了一幅照片问着石金山，“你确定吧？”

“化成灰我都认识，就在派出所见过。这帮货太不讲究，直接就把咱大侄给拘到派出所了，吓得我出了一身汗，这孙子就搁那儿等着我们去呢。”石金山道。

胡会计看了看照片，苦笑道：“这是个骗中高手啊，如果你还咬定不退钱，其实他也怎么不了你。是你被吓住了，再怎么办也是经济纠纷。”

“咱不敢冒那险不是？再说，牵着大侄陈策呢。”石金山道。

“你做得没错，当然不能冒险。”胡会计道。

那个小警察，自然是斗十方了。照片是在反诈骗中心门口偷拍的，这种人让胡妹格外关注石金山就不理解了。他好奇地、小心翼翼地问着：“胡妹，这个人……不就是个小警察吗？至于让你这么上心吗？”

“我刚刚知道，长安坏事的可能就是他。”胡会计痛心地叹了口气，像是伤心一般叙述着这段往事道，“当时老杜觉得他有点儿问题，把人送到沈曼佳身边了，后来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本以为警察顶多收买了个下三烂的线人，没想到啊……他居然是警察。”

“怎么……怎么能犯这种错误？”石金山道。骗子就是骗别人的，要是被骗了，那被侮辱的感受估计会高于普通人。

“所以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定得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了。”胡会计靠着椅背，难堪地说道。

“那如果小心，就不应该招惹这些雷子啊？！”石金山道。

“呵呵，听说过贼喊捉贼吗？”胡会计突然问。

“什么意思？”石金山问。

“接下来，我们消失之前，给警察找点事干……这里有个咱们的同行，专以代人运营淘宝店、当当店等等为幌子诈骗，具体操作手法无非是以网上引流、推广为噱头，收网商的代理费、加盟费……干了有两年多了，呵呵，居然都没出事。”胡会计道。

石金山一皱眉头直达主题：“咱们有什么好处？”

“第一，这里地处内地，不是诈骗案高发区，从宣传上就能看出来，否则这种团伙不可能待这么久。第二，出这么大案，这么紧的风声，怎么着其他团伙也会望风而逃吧？第三，主要是第三，他们有一部分洗钱渠道，在逆风手里。”胡会计道。

这是借刀杀人，趁机取财。石金山点点头竖着大拇指道：“厉害，出手就是大招。”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警察这么快就盯上来，我在犹豫，是这些有前科的让他们预警了，还是其中的某几个人，被警察咬着不放。”胡会计思忖着。她盯着斗十方的照片，这是一根刺，刺得她心里隐隐作痛。

“有区别吗？反正他们也是炮灰。”石金山道。

“还是有区别的。凡是用人总是要成本的，这几百人开销不是个小数目。”胡会计道。

“那怎么办？”石金山问。

“只能搅浑水了，我就不信，谁能破得了这个局……你刚才说的不对，大招还没出来。”胡会计强调道。看石金山一脸茫然，她神神秘秘地笑了。

此时，夕阳的余晖懒洋洋地洒进房间，起身开了隔窗的胡会计对着无限美好的落日美景惬意地张开了双臂，似乎有什么事让她的快感充溢到了胸间，她瞟到腕上的表的时间，然后莫名其妙地兴奋道了句：

“开始了！”

开始！

烟味、汗味、脚臭味弥漫的网吧，不知道五线、六线还有九十线以外的小城，那些被游戏、影片折磨得两眼充满血丝的人，拿着破旧的手机看着发布任务的信息，很专业地从手机连到了电脑，用浏览器打开指定地址，然后下载，转发，再拍照截屏。

内容不重要，转发一次五毛钱的红包才重要。可能是明星的绯闻或者黑闻，可能是黑哪个公司、产品的，黑谁不重要，反正有人给钱。

小手一抖，五毛到手，耶，继续，再来几个夜宵和网费就够了。这些传说中的五毛党玩得不亦乐乎，捎带着把网吧其他玩家都拉进来了……

开始！

公众号在转发，群里在转发，那些在路上的、在车上的、在饭桌上的、在床上的，无聊地玩着手机，突然间扫到这则新闻，那激烈的字眼，让他们义愤填膺；那大尺度的视频，让他们惊呼；被挑起最激烈和最负面的情绪后，那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了：转发。

转发，转发……虚拟世界的蝴蝶效应看得最真切，丑事传百里的旧谚得改成传千里、万里，甚至千万里才符合真相，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毁名都不是夸张的事。

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这则消息触动了中州网安支队的预警，全员得到了迅速到岗的命令；紧接着中州市局得到了急报，直接惊动了市局；几乎在同一时间，省厅尚在开会的领导班子也被惊到了，他们翻开手机，映入眼帘的，恰是这则已在瞬息之间席卷全网的新闻。

带视频。视频里是一个男子搂着两个女人丑态百出地嗨歌饮酒，图片里是中州反诈骗中心大门一位警察出入。视频截图和这位警察的照片是同一人，新闻里给出名字了，他叫：斗十方。

惊鸿一现，倏忽又见

“哎呀我的亲妈呀……哎呀我的后妈呀……哎呀……”

客厅里传来了钱加多的大呼小叫，终于把亲妈惊动了。一位胖妇人从厨房里露出头来吼着：“咋啦？你爸都不敢换老婆，你出息啦，想换妈了？”

“不是不是……其他事。”钱加多一骨碌坐起来，像邪神附身，两眼发滞。

亲妈上得前来，伸着手指晃。

钱加多拨拉开，递过手机：“这儿呢，我没事，十方出事了。”

微信圈里不知道谁给的链接，亲妈拨拉了几下不明白了，一扔手机道：“多大个事啊？男人哪有不犯贱的，这不正常吗？”

“警察干这事就不正常了。”钱加多好歹没白当辅警。

当妈的一怔又问：“你不也是警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过，以后这地方少去，别跟你爸一样没出息。”

“这咋又扯我身上了？你跟我爸把我生这么丑，我还没埋怨你们呢，你们倒嫌弃我了？不跟你说了，我走了。”钱加多怒气冲冲地起身了。

再悍的婆娘在儿子面前也凶不起来。当妈的一拽儿子说：“别生气，妈就说说，你爸去我管，我还能管你？我都巴不得你往家领个姑娘呢。”

“哎呀，妈，你别烦，十方要出事，我得看看去。”钱加多挣脱了。

眼看儿大不中留，当妈的追着说：“啊，那你多劝劝啊，不当警察来给咱家当店长。十方机灵，是块好料，当警察都白瞎啦。”

“哎哟，妈你得气死我，能有点儿理想吗？能有点儿情操吗？能不要都掉钱眼里吗？”钱加多一连几问，开门出去了。

没走几步当妈的又在门口挥着铲子喊:“多多……妈不说钱了，对象，对象的事别忘了。让你请娜娜来咱家，咋还不来呢？”

“你急你娶个媳妇跟你过，别烦我。”钱加多撂了句，摁上电梯门走了，气得亲娘重重地摔上了门……

“坏啦……”

向小园在家里刚端起碗，习惯性地一掏手机，是同行给的这个信息，不止一个同行提醒，原本以为是哪儿又发生新型诈骗了，却不料一看吓得她手一颤差点掉了手机。

“怎么了？”好不容易见着姑娘一回的亲妈和蔼地问。专心看手机的向小园没理会，这位当医生的妈妈提出忠告了:“你可三十出头了啊，当初让你留京城你不留，看看到地方多难找个条件合适的？你要在外边飘吧，单身着我们眼不见心不烦的，你说你天天进进出出的，别的姑娘出去是约会人，你一出去就是抓人；别的姑娘是穿着打扮，你一天想的就是什么打击方案啊，你说你……怎么了？快吃啊，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坏啦……妈，我得回单位一趟。”向小园扔下筷子，起身换鞋，拎包，回头看到老母亲那期待、难堪还有怜爱地看她的眼光，她笑着上前，搂着母亲轻吻一下道，“妈，你最理解我，所以让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有事业又独立的女人，总会吸引到她的欣赏者的。我走啦，您慢慢吃，我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哎……快别提了，你爸比你还不着家。”老母亲叹了口气。余音未尽，女儿已匆匆出门了。

一出门就急忙给俞骏打电话。俞骏回了句已经知道了，正在网安总队，向小园下楼驱车直接往网安总队去了……

同一时间，住在招待所的巫茜敲响了周修文的房门。一开门，周修文看到满脸焦急的巫茜直接道：“我知道了。来，坐下说。”

“中州网安给的信息，我们刚接触过的那位宣冬青，都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他们正在分析，这件事……”还没坐下，巫茜已经连珠炮似地说了一大堆。

周修文直接打断问：“你是指，这是零号执行任务期间的事，事发地在长安，就在郑远东、杜其安露面的那个KTV里？”

“就是那时候的事。那个案子里，嫌疑人大量使用了非法的监控设备，车手、KTV、各个窝点，他们像我们建天网一样，几乎覆盖到了每一个节点。而零号执行任务期间，接触到的人，一部分应该无从知道他的身份，知道的那一部分，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巫茜道。

“那只有一种解释了……逆风！”周修文的眼睛一亮。巫茜几乎和他同时说出了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一出来，两个人就相视瞠目。巫茜坐下拉过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发怔的周修文幽幽地道：“他很荣幸，被逆风挑作对手了。”

“几个诈骗大盘洗钱都被他黑过，他是个连同行同伙都不放过的人，别说对手了。这有什么荣幸的？”巫茜道。

“足够荣幸了，我们都不够格当对手。”周修文道，听不出褒贬，却听得出无奈。就像每次遭遇逆风出手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他，可你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在哪儿，所以你毫无办法。

就如现在，两个人看着相关的搜索结果，只能干瞪眼，什么都做不了……

网安支队的会议室里，宣冬青把自己的电脑内容投放在屏幕上，正在侃侃介绍：“该信息内容做过处理，没有触发网络不良信息预警，是人工台发现的。最早溯源在18时，是18时整开始的。使用的手段很高明，是从网络、手机App同时爆发，覆盖的速度很快，不到半小时就已经覆盖全网了。”

“有幕后推手？”网安支队长问。

“肯定有，转发IP显示几乎来自全国各个省份，源头无从辨认。按最早的时间戳，反而不在大中城市，同一个时间点转发这么大量，只有一种人能做到……水军。”宣冬青道。

这和曾经的城市小广告一样，无处不在，见缝就钻，而且无药可治，那些收几块几毛随手转发的吃瓜群众，法律又能奈他们何?

“清网需要多长时间？”支队长问。

“需要知会各网安部门，而且需要得到各运营商的许可，但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通知。”宣冬青道。

黑警察的信息不鲜见，但搞到这么大声势的可就罕见了，恐怕这帖子不能一删了之了。舆论这把双刃剑，想操控它，有时候都免不了自伤，别说现在已经失控了。

情况就这些。支队长看了看俞骏和向小园，斟酌下出声道：“俞主任，要没实锤证据的倒好说，这搞得太实锤了，咋能这么不小心呢？”

“特殊情况，我们没法解释。”向小园道。

“这还用解释吗？”支队长牙疼道。

“执行特殊任务期间的事。”俞骏道。

“搂着女人喝酒唱歌？什么任务必须做出这么大牺牲啊？”支队长好奇地问，听到汇报的宣冬青扑哧一声笑了。

俞骏和向小园有点儿尴尬地起身，两个人踱到门口。心气难平的俞骏回头道：“一个炒作事件要量化到费用上，少则几万、十几万元，多则几十、几百万元，他一位刚入职不到一年的民警，炒作的价值何在？如果不用遵守保密条例，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让你很难堪的。”

两个人摔门而去。网安两位悻然相视间，不约而同地挺腰梗脖子重视了，他们想到了一种最严重的情况，来自犯罪嫌疑人的报复。

当然，只是可能……

钱加多在单位楼下就被拦住了，X小组除了执行任务的程一丁全员到场，楼梯口附近站着坐着一堆，不是发呆就是叹气，士气跌落到了冰点。连怪话连篇的钱加多今天也沉默了，唉声叹气了好一会儿，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哎，人呢？”钱加多终于想起来了，正主呢？

邹喜男指指楼上说：“关在会议室里冥思苦想呢，想了个预判无法证实，估计又去琢磨那帮骗子了。”

丑事虽说传千里吧，可往往很奇怪，经常是除了事主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的那种，估计斗十方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偏偏就这事吧，谁也不敢去告诉他。

“严重吗，娜姐？”陆虎问资历最老的，除了程一丁就数娜日丽了。

这把娜日丽问着了，她不确定地分析：“这是任务需要，化装侦查嘛，出个界也正常，应该没什么事吧？”

当然是自认为没事，她说完又不确定地补充着：“可这闹得沸沸扬扬就不好说了。”

“有什么不好说的，那不就是在执行任务？”钱加多不忿了。

络卿相点拨着：“兄弟，那是个保密任务，具体细节我在小组里都不清楚，咋？发个文澄清一下？作案手段包括侦查手段都公布一下？”

“那就坏了。”陆虎判断道，“不管是外人还是同行，都等着看笑话，你们看……其他违纪有人同情，这种没法解释的违纪不会有人同情啊。我在刑警队的同事都问了，你们组那个黑警察可出名啦。”

陆虎拿出手机，放着那段剪辑过的小视频。话说这玩得太嗨了，一手搂着妞，边唱边喝酒，浪得除了招人恨，不会有其他情感。看得陆虎郁闷道：“你说他也是，穿警服都没几回，怎么让拍着了？”

“真可怕啊，就躲在咱们大门口对面那个角度拍的。”邹喜男想想后背一阵发凉，反骗这个职业要面对的明枪暗箭一点儿也不比刑警少。

看着那照片，钱加多想起来了，回忆道：“这才没几天，就前几天他不被狗咬了休息了一两天？这是洗衣服了，就把警服穿上了，平时都不穿制服。”

照片上，斗十方穿着警式衬衫正踱出大门，正是这张照片，扇动了蝴蝶效应的第一下翅膀，怎么想都觉得魔幻。这个职业遭遇报复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都无从知道是谁、为什么。

守候了不久，俞骏、向小园出现了。两辆车停在院子里。小组众人起身去迎，不过站在门口都怔住了，同来的还有白盔武装带正装的督察，那是政治处的来人，这心可就被刺了一刀。匆匆而来的俞骏在下属面前停步了，直接问：“十方呢？”

没人回答。向小园压低了声音问娜日丽：“十方呢？”

娜日丽指指楼上：“还在想怎么抓骗子，可能他打破脑袋也想不到有人来抓他了，还是自己人。”

这话听得人心绪难平了。俞骏阴着脸道了句：“正确对待。”

言罢，俞骏、向小园带人上去了。这几位互视着，也跟着上去了。钱加多朝着俞骏的方向呸了一口，想离开又不放心，也跟着上来了。

一个接一个上来，都在走廊里停下了，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俞骏想了半分钟才对两位督察说：“你们不能进去，他浏览的是涉密案情，稍等一会儿可以吗？”

两位督察点点头。向小园刷着卡，叮的一声开门，她和俞骏进去了。没有开灯，投影仪亮着一束光，一半是随阳的地图，一半是案情电子卷宗。斗十方正靠在椅子上，苦思冥想着什么。

“吃饭了吗？”向小园问。

“还没有，一会儿去……有最新消息吗？我陷入死胡同了，跳不出来。”斗十方颓丧地回答。

“没有关于案情的最新消息。”俞骏道。

“那就只能等了，如果有骗局，应该是刚刚组局……但是，选择随阳这个地方我有点儿想不通，47个乡镇，下辖两市三区，河流山脉纵横，人口367万人，人均GDP去年是5.23万元，这绝对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市，搞哪个类型的涉众诈骗都不合适。相比周边三省邻市，这是条件最差的一个地方……除非把这儿做成骗子大本营，但那样的话，收益就不归他们了……会是什么呢？”斗十方喃喃说着。可能陷入自己布置的思维迷阵里了。

啪，俞骏摁亮了灯。愁苦的斗十方抚着下颌，眼神迷离。俞骏拉过椅子坐下来，还未开口。斗十方好奇地问：“出什么事了？好像很严重……随阳吗？”

“不是……是你的事。”俞骏道。

“不用安慰我，骗子就习惯于异想天开，我们反骗有时候也得遵循这个思路。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大胆，最起码眼界受限于体制的约束。骗子就不同了，他们可能放眼的是全国，甚至海外视角，那个视角看到的东西，要比我们高。”斗十方道。

向小园蓦地笑了，一笑却悲从中来，眼睛一酸又差点哭出来。她侧过脸，掩饰着自己的失态。

俞骏掏出手机，凝视了片刻，把手机打开，那则新闻被递到了斗十方的眼前。

斗十方眼一直，几乎是瞪着眼看完的，看完了，还保持着瞪眼的动作看俞骏。瞪了良久，他回过神来了，慢慢地放下手机道：“很不幸，我还没有揭开他的面纱，他倒先刨了我的老底了，现在逆风知道我了。”

除了长安那一位尚在嫌疑中的黑客，不会再有别人。剩下的知情人不是死亡就是尚在监狱，只有这一位站在上帝视角的黑客，有可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有能力在网上推波助澜。

“最严重的不是被逆风知道，而是被公开报道。”俞骏道。

斗十方一愣，愣了好久才开口问：“严重到什么程度？”

“省厅和市局领导正在研究。结果出来之前，由政治处对你例行询问。”俞骏道。

“知道了，什么时候去？”斗十方道，冷静了。那种冷静让俞骏一阵心悸。

“不用去。”俞骏声如蚊蚋几不可闻，轻声补充着，“他们在门外等。”

又是长时间的寂静。斗十方慢慢地冷静……或者不是冷静，是目光在渐渐变得冷下来，空洞到只剩一片冰凉。他即将经历的将是一名警察最难堪的事，哪怕你知道自己没错，也不能解释，也无从解释的事。

他慢慢站起身，看了眼俞骏。俞骏为难地抚着额头，遮着难堪的脸色，再看向小园时，向小园凄然的脸上满是尴尬，细声道：“也许没那么差，你一定要正确对待。”

“你觉得……正确的对待方式会是什么？和我……还有关吗？”斗十方说道。那眼神、那声音，冷得发颤，让向小园一阵心痛。

可心痛却无语，斗十方上前一步，她慢慢让开。斗十方拉开了门，对着两位督察道：“走吧。”

他前行着，同事靠着墙，让开了路。钱加多却没有让开，表情没来由地悲壮：“十方，他们要敢开了你，我也不干了。我妈说了，让你给她当店长去，省得在这儿挣钱不多还他妈受窝囊气。”

“怎么说话呢？配合调查不懂啊？”一位督察道。

“我不懂？好像你们懂似的！他被狗咬的伤口还没好利索呢！受伤的时候你们在哪儿？长安他进了骗子窝被人打了个半死，我们见到他时都脱相了，你们又在哪儿？八大骗头目杜其安是他追到的，你们跟他比屁都算不上！”钱加多竖着小拇指，恶狠狠地骂着。

那两位气得七窍生烟，有一位直接要掏警械了。娜日丽几人赶紧拽着钱加多，往办公室拉。钱加多还在骂骂咧咧，不得已被拽回办公室。嘭，关起门来了，隐隐的骂声传了出来：“所有警察都针对嫌疑人，只有你们针对自己人，真不地道……”

这一次闹得几近决裂了。在窗户里看着斗十方上车被带走，办公室里又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砸声。俞骏没有去管，连他也按捺不住，握着拳头重重地捶着桌面，可怎么也发泄不出这股子愤懑。

次日，一则警方的公开通告攀上了网页，其文内容是：……网传民警出入娱乐场所的不雅视频，经查情况属实，系中州市经侦支队下属反诈骗中心民警斗某某，目前，市公安局政治处已经介入调查，对涉事警务人员暂做停职处理。调查结果将公布，同时欢迎广大群众和网民对执法人员监督……

在这个诚信和公信都缺失的环境里，或许真是没有什么正确的处理方式。你否认他会觉得你撒谎，你承认他又觉得你敷衍，你就坦坦荡荡，别人也觉得你遮遮掩掩，所以这则通告除了引出更多的口水之

战和包藏祸心的猜测，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如果非要找它的作用，那也只有一个：

涉事警员违纪坐实，停职审查，通报全警以儆效尤。

魔消道长，是消非亡

世界为了谁而转动这句话，只可能出现在浪漫主义的诗句或者歌词里，现实却与浪漫无关，不管离开了哪个个体还是集体，一切还将照常运行。

6月14日，反诈骗中心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关于斗十方的处分通报，之后是集中学习条例，对违纪而且造成不良影响的警员，自上而下的处理从来不顾任何情面，不管你曾经立过多大的功劳，不管你身处什么位置。

当日，市局又来通知，反诈骗中心接手的保健品诈骗案线索全部移交刑警队接手，且该中心所有外勤工作和经侦支队、刑侦支队相应单位对接。

这等于砍掉了X小组的双腿，全部给禁足了，就差一纸命令把人员打散分流重组了。

最出格的往往出众，但出格的也最容易出事。除了对这些同事抱以同情之外，工作还得继续，后续的案情也没有更大悬念了，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起底着这个遍布四省十几市的保健品诈骗团伙。

6月21日，在邻省康南市，警方端掉了一个规模最大的下游保健品诈骗团伙。他们居然是以公司的形式正常运作，员工二百余人，针对性上门诈骗时居然还统一制服。据团伙人员交代，他们每天都有KPI的要求，完不成业绩会遭到蛙跳、背羊皮卷、罚站甚至扇耳光的惩罚。他们居然还搞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口号，叫“一等二看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你无法想象这么一个光怪陆离的“企业”，在当地还申报了“创业明星”的评选。如果不是案发，估计都能被评上，因为它确实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据初步调查，团伙吸收的成员，有一大部分是待业的大学生。这倒好，人生的第一次就业就是诈骗，又得回看守所这座“社会大学”重修了。

6月29日，第一次汇报，各警务单位接警立案、挖掘余案，累计233起。这个不起眼的保健品诈骗，从后台梳理出来的内容看，是触目惊心的，最高案值达到七十余万元，最低几千元，绝大部分是几千元到几万元。数字反映出的背后事实是，一大部分空巢中老年人群，被这些骗子结结实实洗劫了一遍。而且更悲惨的是，这些被骗的养老本钱，找回来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同日，省厅下发通知，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类似涉及民生类的诈骗类案件发文，各警务单位对在押的涉案人员加快甄别，处以刑事拘留的人员数字猛增。

又过几日，7月6日，涉及四省十余市的保健品诈骗案主谋张艳在企图偷渡时落网。历时两个月的保健品大案告一段落。据说这个主谋本身就是药企的一名销售人员，因受保健品高额利润的诱惑，转而自产自销，可能连她也没想到雪球会滚到如此之大。当天警方的新闻发布会上，给本案定的案值是：4.6亿元。

（第三部完）

《反骗案中案·大结局》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正在经历舆论危机的斗十方突然失踪。

反诈骗小组成员四处打探斗十方的下落，却在此时接到秘密任务，被迫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

失踪的斗十方实际上是遭人劫持，对方的目的似乎是获取“逆风”的下落。斗十方遭受刑讯逼供之时，中州市公安局官网公布了对斗十方的处理结果：开除公职。

失去一切的斗十方将何去何从？

是谁，在寻找“逆风”？

敬请期待《反骗案中案·大结局》！

64场精密骗局、58种设局手法、9种诈骗话术、5个连环套，
全面揭秘网络诈骗，教你防范最新骗局。

反骗案中案

大结局
（全2册）·上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骗案中案．大结局：全2册 / 常书欣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11
ISBN 978-7-5594-6179-7

Ⅰ．①反… Ⅱ．①常… Ⅲ．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47955 号

反骗案中案．大结局：全2册

常书欣　著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李晓宇　　高　旭
封面设计	刘小梅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毫米 ×990毫米　1/16
印　　张	36
字　　数	499千字
版　　次	202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6179-7
定　　价	99.9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联系电话：010-87681002。

目录

第一章 千言万语指点迷津
第二章 假戏真做与狼共舞
第三章 隐蔽见面交换情报
第四章 箭在弦上锁定目标
第五章 深思熟虑诱敌深入
第六章 雷霆手段骗子落网

第一章 千言万语指点迷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时间不详。地点不详。

一股彻骨的寒冷，带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袭来，斗十方艰难地吐声，大张着嘴，一声凄厉的叫喊听得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

他醒了。慢慢恢复的意识还有点儿模糊。哦，不对，模糊的是面前的两个人影。人影的头顶是昏黄的灯光，四周的水泥墙让他下意识地想起看守所，慢慢清醒的意识告诉他：他被人绑架了。不知道从中州被绑到了什么地方。这个过程，在他的记忆里，是空白的。

“醒了。”左边的人影说道。斗十方看清了，那是一个清癯的面孔。

“这小子素质不错。一般被用了那种药昏迷过去的人，电击都叫不醒。”右边一个络腮胡子的光头，一身类似恐怖分子的打扮，那白多黑少的眼珠子让人觉得阴森森的。

这人啪啪拍了拍斗十方的脸颊，抬起他的脸来，问：“你叫什么？”

“姓斗……名十方，你们……你们是什么人？”斗十方有气无力地道。

“坏人呗，这还用问？”瘦子幽默了一下。

不过这幽默无人欣赏。络腮胡子捏着斗十方的下巴道：“问你几句话。老老实实说啊，说不清楚会丢小命的。”

“我是警察！你们敢绑警察？敢灭口？”斗十方愤怒地看着他。

那络腮胡子笑了。瘦子笑道：“你说的是我兄弟的专长。我们绑都绑了，还怕你咸鱼翻身吗？”

斗十方活动了一下发麻的手脚，这才发现自己被固定在一张木椅子上，用胶带缠着。衣服早被扒了，就剩了条底裤，而且腹部火辣辣地疼，天知道他昏迷中发生了什么。他的目光由愤怒慢慢转向了惊恐，这个转变让络腮胡子满意地拍拍他的脸蛋，又嫌脏似的退一步拉开了距离。

“第一个问题，你当警察几年了？”瘦子问。

“辅警两年零八个月，转正不到一年，还没过实习期。”斗十方道。

“什么警衔？”瘦子问。

“没衔。转正实习期过一年以后才有。”斗十方道。

“什么警种？”瘦子问。

“经警，隶属于经侦支队下属的反诈骗中心。”斗十方道。

“直接上级是谁？”瘦子问。

“一位美女，姓向，名小园。”斗十方道。

“你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瘦子突然言辞凌厉了。

斗十方却还是病恹恹地道：“都停职了，还有什么任务？”

“啪”，一声清脆的耳光，伴着络腮胡子的骂声：“嘴巴干净点。”

脸被打歪的斗十方嘴里咸咸的。他斜睨着凶悍的络腮胡子，冷不丁“呸”的一声吐了对方一口带血的唾沫。他咬着殷红的牙花，牙缝里迸道：“来，给老子个痛快。沈曼佳、杜其风两伙人折在老子手里没错。报仇是吧，冲我来。”

那络腮胡子又要扬手，却被瘦子拦下了。瘦子凑近了点儿，凝视了斗十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你还当自己是警察呀？从你被带走到现在，你的手机根本没关机。如果有接应，他们早该找到这儿了。既然没有接应，那只可能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你被你的组织抛弃了；第二种嘛……就是你负有你那个组织给你的特殊使命。”

“呵呵……那只能靠你判断了。我不认为我的组织会抛弃我，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特殊使命。”斗十方幽幽地道，眼里无比哀伤。

这表情似乎触动了瘦子，本来他猜想斗十方的反应可能会是狡辩，可能会是求饶，可能会是歇斯底里。这些都没有出现，这种幽怨的哀伤倒比任何情绪都应景。

但猜想归猜想，相信是不可能的，瘦子退后一步道：“毛二，交给你了，做干净点，别见血。”

话很平淡，但听得人后背发麻，斗十方感到一股尿意袭来，堪堪憋住。他瞪着那个叫“毛二”的络腮胡子，实在想不出自己被灭口的理由。那位毛二像是行家里手，他掏出加厚的白塑料袋子，站到了斗十方的身后，阴森森地说道：“小子，我们也不想灭口惹麻烦，可也不想留后患。再问你一次，你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我执行的任务早完成了，两个笨蛋，背上污点的警察还可能有什么任务。”斗十方鄙夷地道。

张开的白塑料袋蓦地套住了斗十方的脑袋，紧紧环绕住了他的脖子。仅仅几秒钟的时间，袋子急剧收瘪，塑料袋里的斗十方脸部扭曲、眼睛外凸，全身痉挛着、挣扎着，可却被毛二死死压住了。

瘦子看着表，六十秒、七十秒……很快，斗十方的挣扎软了，脑袋斜斜地耷拉下来。

毛二取下袋子，嘟囔道：“这小屁孩，应该是真不知道什么。”

“麻利点，心肺复苏……加氧。”瘦子拿着两根电击棍。毛二把椅子后的氧气罩一扣，做了几次腹部按压。他一离手，瘦子两条电棍一杵，“哒哒哒”一阵电火花响过，斗十方却没有反应。毛二吓了一跳，道：“坏了，不会真弄死了吧？”

“再来。”瘦子沉稳地连人带椅放倒，帮着做了几下按压。然后两条电棍又是一杵，“哒哒哒”一阵电火花击得斗十方浑身痉挛。蓦地，他像噩梦惊醒一样，“啊”了一声，贪婪地大口呼吸着空气。

毛二有点儿吃力地把人带椅子推起来。瘦子一按开关，刺眼的灯光亮了，斗十方看得更清了。瘦子是一个儒雅精致的男人，那双像是弹钢琴或者把玩艺术品的双手，此时却拎着带血的电棍。

瘦子看着惊恐的斗十方道："最痛苦的不是死，而是死去活来，或者生不如死……我还有点儿耐心，准备再让你体验几次濒死的感觉，有兴趣吗？"

"对于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救命稻草可能都没用，你觉得威胁有用吗？"斗十方冷冷地回应他，然后侧头看着毛二，催着，"来吧，兄弟，趁老子没被开除，利索点把我做了，没准老子还能混个因公牺牲啥的，给家里留点儿抚恤金。先谢谢了啊。"

"哈……这算什么事啊。"毛二倒听得哭笑不得了。

瘦子却突然又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残疾父亲。怎么了？"斗十方翻着眼皮，看着面前这个人。那瘦子是个极善的面相，哪怕知道他是坏人也让人生不出厌感来。

"不怎么，我有点儿同情你了。不过……不过只限于同情，你要是想留条命也不是不能商量，你真的不想？"瘦子问。

"想，可我无能为力，斗天斗地最终斗不过命运，人得学会认命……你们既然绑我了，一定把我的底了解得很清楚。也就我这种小警察，你们才敢下手。我家里有一个病重的父亲，光是家庭负担就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靠着一个稳定的职业养家糊口，能够活着就已经是拼了命了……我们虽然是罪犯的天敌，可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是小人物，都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斗十方黯然道。

瘦子凑近了，凝视了他几秒钟，道："想想你的家里。你其实不用僵到这种程度。"

"呵呵……你说谎的样子，真他妈像诱供。我的命运不是你能决定的。"斗十方惨笑着。

那个瘦子微笑着告诉他："对，你的命运我不能决定，但你自己能。逆风的信息你知道多少？这个不违背你的职业操守吧？你也不愿意讲出来？"

"不是不愿意，是不知道。我们最后追踪到的信息是，他把掌纹、指纹换了。而且我们判断，他在暴露之后，有可能连脸都换了。那么多警中高手都对他束手无策，呵呵，你们倒把我当知情人绑了。"斗十方苦笑道。落到如此的境地，恐怕他也只有认命了。

瘦子看着毛二，俩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瘦子有点儿失望地道："那我就爱莫能助了。你有什么遗言吗？有机会的话我替你转达。"

"老子活得窝囊，死要死得嚣张点……听老子的遗言，你配吗？呸！"斗十方唾了口唾沫，闭上了眼。他握着拳，额头上汗流涔涔，胳膊和手还在颤抖着。

这次他却没有感觉到塑料袋，而是脖子上一疼，然后慢慢失去了知觉……

另一处不知名的地点。一个偌大的空间，极简的现代装饰，似乎像CBD的工作间。工作台前的沈燕正专心致志地看着回传的影像，直到斗十方头一歪，结束。

她关闭了这个视频，又打开另一个。那是在斗十方被注射药物后，无意识状态下的询问。问话的是瘦子，回答的斗十方两眼翻白，表情恍惚，理论上来说，在那种状态下是不可能撒谎的。

问："你叫什么？"

答："斗……十方。"

问：“你当警察几年了？”

答：“辅警两年多，转正不到一年。”

问：“警衔是什么？”

答：“还没授衔。”

问：“你的直属上司是谁？”

答：“一个美女，我心里的女神，向小园。”

每次问话到这里，都有奇怪的心跳波动，而且很明显，可以说是剧烈。沈燕很容易判断出，这货居然暗恋着他的上司。

继续问：“你的任务是什么？”

答：“没有任务。”

问：“保密处给你的代号是什么？”

答：“……停职。”

问：“逆风……逆风在哪儿？”

答：“……不知道。”

问：“不是已经找到消息了吗？”

答：“他有可能……换脸了，找不到……”

问：“换脸确定吗？”

答：“……不确定，可也找不到秦江寒。”

问：“秦江寒是谁？”

答：“……可能是逆风……”

这样的话重复问了三次，答案雷同。反映出来的信息是“逆风”名叫秦江寒。不过既然用了“可能”的字眼，那说明无法确定，包括换脸，也只是可能。沈燕的手踌躇地动着鼠标，然后默默地关了。

身旁，一位妆容过浓、体态过肥的女人出声了：“看来警察知道的没咱们多。”

“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接触到了逆风，否则逆风不可能知道他是警察，还把他和长安的事联系起来黑了他一把。”沈燕判断道。

“问题是，这可能是个巧合。他自己都说不出来，逆风和中州这伙骗子搅和在一起，谁都可能成为这个巧合的眼线。”胖女人道。

“妮可，咱们这样试试行不行？”沈燕思忖着。叫妮可的胖女人倾听着。沈燕起身犹豫道：“这个人在长安搅了逆风的局，他们在长安那次损失惨重，逆风肯定对这个人恨之入骨，没错吧？”

“肯定啊，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妮可道，她抬起大脸盘来，和风情万种的沈燕恰成反比，毫无美感。

“那我们用这个筹码钓逆风怎么样？”沈燕道。

“恐怕不太够。我们太了解他了，要么是钱，要么是很值钱的信息，其他的东西，未必能钓得住他。”妮可道。

“试试。这个人既然让逆风出手，那逆风对他肯定是既恨又忌惮。说不定会奏效，试一下在暗网上给他留言。就说这条子在我们手里，看他有什么反应。”沈燕智计方定，如是安排道。

那位胖妮可看样子是电脑专业的。她打开笔记本，打开了一个老式的、类似论坛的网页。网页加载的速度巨慢，这个间隙，妮可问了句:“那这个条子怎么办啊? 就算停职了，他也是条子，我们捏着可是颗雷呀！”

沈燕对此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道:“这么出名的黑条子，同行要是想找他，早就寻来了。他手机不是一直开着吗? 有什么信息吗? ”

“基本没有电话。只有政治处的提醒，如果逾期不到指定地点接受学习和审查，将按纪律条例处分。”妮可道，她变戏法似的掏出一部小电脑，连接着的屏幕似乎能查询到斗十方的手机记录。

“把他变得更黑一点儿。这种人不值得我们同情。”沈燕道。

对此，妮可笑了笑，未做评论。此时网页打开了，她娴熟地在论坛上搜索着，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帖子，那个发帖人只用了“NF”两个简单的字母作为昵称，不过却让房间里两个人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情绪上升了。

因为，那就是在虚拟世界大名鼎鼎的——逆风。

传输的画面显示在屏幕上，老式的台式电脑嗡嗡作响。来自网安支队的宣冬青佩服地看了一眼讲台前身着警装英姿飒爽的巫茜。能得到程序员垂青的绝对不是美貌，而是美貌下掩盖着的另一副面孔。

“……深网，或者叫暗网，英文叫Deep Web，它是由数据库、被封的网站以及新网站组成。……你们一定听说过网上黑市。其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交易额在××年已经达到了12亿美元。从世界范围来看，使用比特币及网上黑市进行的犯罪，已经是现代各国犯罪刑侦学最大的挑战。”

巫茜操作着，电脑界面停留在一个设计简陋的灰色页面。她继续道：“这种网页加载的速度非常慢，设计非常简陋。偶尔有图片，像素也非常低。而且这种网禁止一切Flash插件，因为Flash是隐藏的危险，通过Flash能找到发送者的信息……除了速度慢，浏览器的更新非常频繁，只要更新，浏览器就得重装，重装就意味着清除所有的历史痕迹……这里简陋却不简单，匿名是原则、非法是特质、犯罪是常态……”

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暗网，人们会屏住呼吸，焦灼、紧张、好奇，甚至亢奋的情绪会油然升起。当然，这仅限于懂它的人。巫茜瞥眼看着听众，络卿相和陆虎明显属于此类。而其他几位就差了点，娜日丽和程一丁眼神有点迷茫，明显是门外汉。那位邹喜男就更差了，眼皮耷拉着，脑袋一点一点的，居然在打瞌睡。

发现不对劲的娜日丽用脚尖轻轻踢了邹喜男一脚。邹喜男“啊”地惊了下，慌乱地喘着气，糊里糊涂地问：“啊？下课啦？”

众人一阵哄笑，巫茜尴尬地咧咧嘴。程一丁赶紧说道：“巫老师，他就是个肌肉棒子，文化水平低。您甭跟他计较。”

邹喜男翻翻白眼，反驳：“这太玄乎啦，犯罪分子的水平都这么高，咱们的日子还怎么过？”

“现实中，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仅仅是一次网络舆论就毁掉了一名反诈骗警员，还需要更高吗？这些离我们难道很远吗？”巫茜问道。

这一问问到了大家的伤心处，一群人都黯然不语了。他们已经被支队圈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一周多了，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而斗十方的事情一经提及，反而思念更甚。

看出大家的心情不对，巫茜歉意地道：“对不起，不该提到大家的伤心事……组织大家集训的目的不是逼大家都成为网络高手，但了解是必需的。反诈骗工作任重而道远，要成为整个反诈骗队伍的排头兵，这一项知识不可或缺。据我们研判，所谓“金评彩挂、风马燕雀”的江湖人物，和这位逆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络、合作、交易很多都是通过暗网进行的。如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何将他们抓捕归案？现在的追捕，除了枪和手铐，更多的时候还需要电脑和鼠标。”

“对不起，巫老师……我我，我一定好好学习。”邹喜男稍显难堪。

巫茜却是不介意地笑笑道：“了解一下没坏处。如果有机会和计算机犯罪人员照面，一定不要让他的手靠近键盘或者电源，说不定你后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哦。”

“呵呵，谢谢，我记住了。”邹喜男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我继续刚才的内容。原则上，每台电脑都有IP地址，这相当于每个人的指纹，通过它我们可以找到电脑的‘身份’。路由器的功能相当于邮局，你每一次的浏览请求都会给你盖上戳。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但这种路由器不同，你的请求不是直接发送，而是随机选择其他的上网者及其电脑IP在网络中传递，这相当于放弃了直达路径，而选择绕路三次来抹掉它的路由痕迹……这也是现代刑侦中破解网络犯罪的一个难点，除非你当场在电脑前抓到他，否则你无法证实他就是某个网络犯罪人员。而且在抓到他的时候，还得保证数据没有被损毁。否则，依然无法定罪……”

巫茜侃侃地讲着，其实她自己心里同样充斥着焦虑、不安，她和在座的这些人一样，接到命令就被圈进了这个陌生的地方，断绝了一

切外界联系。他们除了学习就是训练，她的经验告诉她，越是这样保密，越是这样枯燥，可能就越意味着要有大事发生了。

但这次她却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来此之前，她已经得到斗十方失踪的消息了。她怀疑事故的可能大于故事，因为目前警方对对方所知甚少，时间和细节都不足以准备一个合理的故事。

于是她和众人一样，在焦虑、不安、紧张等负面情绪里，又多了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恐惧。

不是惧敌，不是畏战，而是生怕朝夕相处的战友真有什么不测……

欲擒又纵，何去何从

斗十方曾经在审讯学上了解过，黑暗、寒冷、幽闭的空间会放大来自心底的恐惧感。他也曾亲眼见过，桀骜不驯的嫌疑人在单间里关了几天，变得比小绵羊还老实。

斗十方现在身处的环境比想象中更差，他想不起有多久没见过光了，也想不起有多久没吃到像样的东西了。这时他更深切地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说所谓的人性经不起考验，所谓的信仰扛不过恐惧，所谓的精神……在这个时候支撑不住你的躯体，只会萎靡不振地提醒你一件最原始的本能——饥饿。

他甚至饥饿到精神恍惚的程度，恍惚中还在默念：“停职、停职……老子就没有这么诚实过！”

“他们难道不想背上杀人的罪名，所以把我扔在这儿让我自生自灭？”

“不会啊，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能有什么威胁？”

“难道……是逆风的授意，要灭了我？”

“也不对呀，他们和逆风似乎是仇家。”

“那会是什么呢？”

他努力保持清醒，有时候昏过去又慢慢醒来，依然这样神经质地重复着。起初他还会擂着墙大喊大叫，那墙是纯钢制的，怎么折腾也是徒劳。由于饥饿，他折腾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躺在冷冰冰的地上，连动的力气都没有。

在这种环境里，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恍惚间门开了，而且还飘来了食物的香味。斗十方的精神稍稍恢复，一时间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这次是现实。毛二开门，摁亮了灯，厌恶地喊：“滚出来。”

他又一回身喊了人，两个人进去把斗十方连拽带搀地拖出来。仅剩一条短裤的斗十方臭烘烘的。其中一人捏着鼻子，拉着长水龙头，“唰唰”地往他身上冲水。冰冷的刺激让斗十方激灵了一下，清醒了。冲水的喊着：“去一边自己擦”，然后径自去冲洗关押斗十方的地方，那居然是一间密封的喷漆车间，这里是一所修理厂。

“穿上。”那个瘦子把衣服扔给他，怜悯地看了他一眼，和毛二站到一起。毛二笑道：“这主意还是老板想的，只要饿几天，再横的人也

老实了。那些欠钱的人都不用揍，饿极了，他们恨不得拿房子换一盒叉烧吃。”

“这个人可穷得啥也拿不出来啊，老板要亏了。”瘦子笑道。

斗十方穿好衣服，有气无力地走向他们两个人。不对，中途拐弯了，放在工具桌上的两盒外卖，他拆开都来不及掰筷子，用手抓起鸡块就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都不足以形容他这有生以来最快的一次吃饭速度，那俩人惊愕的笑容刚起，两份外卖已经只剩盒子了。

“哟，这是我见过吃得最快的一个。鸡骨头都不吐，哈哈。”毛二被这吃相逗乐了。

“上来，兄弟。”瘦子还算客气，叫着斗十方。毛二却是防备着，不料斗十方很乖，似乎并没有发难的迹象，老老实实地跟着瘦子上了金属架子搭起的楼层。那儿有一桌一床，瘦子扔过来一瓶啤酒，斗十方准确地接住，坐下，把盖子在桌沿一磕，嘴对着瓶口，“咕咚咕咚”一瓶就见底了，然后他重重把瓶子往桌上一放，看着对方。饱食之后，他的精气神慢慢地恢复了。

“呵呵，我以为你会给我一瓶子。”坐在斗十方对面的瘦子笑道。斗十方摇摇头道：“我也以为你会再给我一瓶。”

“呵呵，好。”瘦子大方地又抽出一瓶啤酒给斗十方。斗十方还是仰着脖子灌。瘦子善意地提醒：“刚饿过，不能吃太多、喝太急。”

斗十方又是一口气喝完，把瓶身往桌子上一放，精神好多了。斗十方惬意地长舒着气道：“好像从来没这么好喝过。”

“人只剩下本能的时候，快乐的阈值就会急剧拉低。一口吃的、一口喝的，甚至一个烟屁股，都会让人兴奋好久……哎，对了，你当过

看守，肯定懂这个。来，抽一口。”瘦子递过烟，斗十方夹着，美美地抽了一口，居然没有呛到。吞下去的烟让他有点儿眩晕，看瘦子的目光果真是快乐无比。

瘦子又说道：“其实我们见过面，只是你没见过我而已。”

“现在见过了。”斗十方道。

“不，我的意思是指很久以前。”瘦子笑着道，看斗十方迷茫，他笑着提醒，“其实武建利是我和毛二的朋友。沈曼佳，或者叫沈佳，算是三老板吧。”

“哦，我明白了，长安，你和武建利一明一暗，豪德公寓就是你捣的鬼吧？”斗十方愕然地问。那一次让他经历了信任危机，却没有想到还有一天能够见到始作俑者。

瘦子笑了笑，没承认也没否认，而是答非所问地说：“看来你的记忆力很好，化装侦查的素质也不错，而且化装得也不错。如果单看你本人，怎么也相信不了你居然是条子……现在看更不像了。”

那促狭的笑容让斗十方惊醒，一看自己的胳膊上，居然被文了一只黑乎乎的飞禽，他又扯开胸前的衣服，心口的位置也有一只。文身极其精美，不过看得斗十方一点儿也美不起来。

“看来你确实位置太低，根本不知道这个文身的含义。”瘦子道。

斗十方愣了，问：“咋，好像我还应该荣幸似的？”

“必须荣幸。这只夜蝠代表的帮派，是东南亚一带电诈组织的保护神，如果你能接触到机密一点的资料，就会记忆深刻的。”瘦子道。

茫然的斗十方愤愤地扔了烟头，骂道：“你们可真王八蛋啊，要是给个痛快，没准老子还佩服你们够狠，这……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不纯粹恶心人吗？”

“嗯，是恶心人，你准备怎么办？”瘦子笑着问。

斗十方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瞟着楼下。毛二在虎视眈眈，几个马仔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听到车声，似乎又有人来了，这情形让斗十方的气压下去了，一摊手道：“随便吧，都这样了，老子也无所谓了。”

“好，合作愉快……上来吧。我们毕竟是坏人嘛，不恶心人，还去激励人、帮助人吗？呵呵。”瘦子伸手喊着。

门外泊停的车里下来了一个胖女人，把一件东西交给了毛二。东西倒没有让斗十方惊讶，让他惊讶的是那个女人，能让他想起钱加多来，又胖又丑，偏偏还穿着招摇的大红色。这样一看，犯罪团伙的审美确实有待提高，斗十方觉得自己倒宁愿看到沈曼佳那样的蛇蝎美女。

“干点活儿……干完，介绍这个妹给你撩。”毛二把东西放到桌上笑着道，那是台笔记本电脑。他的话让那女人听到了，那女人用不知什么语言骂了一句。毛二却是不介意地倚着栏杆笑。

打开电脑的一个图片库，斗十方眼一直，里面居然是长安一案里各地的照片，眼前的那些人物他几乎都认识。他瞬间明白了，沈曼佳当初也布了暗桩，一直跟着杜其风、郑远东这个团伙，她肯定是在试图找出逆风是谁。

“哟，你这表情很惊喜啊，知道要干什么吗？”瘦子问。

“你们一定期待逆风和我照过面，想通过我把他找出来？”斗十方愣愣地问。

瘦个子一竖大拇指，点了个赞。

不过接下来斗十方泼凉水了，摇头道：“不可能，沈姐已经找到他了，我根本没见过他。”

“即便你见过逆风，他也会刻意地让你忽略他。黑客的生存第一法则是匿名，注意，匿名并不等于他们从不出现……别跟我说什么秦江寒，即便那是他也没有意义，名字只是个符号，并不代表本人。”瘦子道，那说话的神态，透着令人折服的自信。

斗十方眨巴了几下眼睛，思忖道：“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这些黑客一个个都富得流油，冒这个险，不至于啊！”

“富贵险中求，他们的富贵恰恰就是由冒险而来。而做局和普通做事不同，普通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做局可恰恰相反，只有当局者才清。长安那么大的一个摊子，不出面怎么可能办到。”瘦子道。他似乎认定逆风在长安一案里出现过。

可即便逆风出现过，也会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长安在案人员漏了那么多，很多连入罪的标准都达不到，这可就难了。斗十方为难地说道：“大哥，这是名黑客啊，我一个电脑盲对付得了他？如果对付得了，我至于被整得这么惨吗？”

“呵呵，逆风曾经攻破过一座三线城市的IDC，也就是‘民用大数据储存中心’，你猜他是怎么办到的？”瘦子不答反问。

斗十方摇头。就听瘦子悠悠解释：“其实电脑盲也能办到，他监视和监听了一位技术员的女朋友长达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密

钥……说实话，并不怎么高明。”

“你们认定他在我的视线里出现过，但你们也不可能拍下所有的人啊？”斗十方问。

“所以，得让你来确认是不是有这个巧合了啊。”瘦子道。

斗十方抿抿嘴，眼睛溜溜转着，像是准备开始看图片。瘦子的精神稍稍放松。不料斗十方突然来了一句：“问个事啊，大哥，你被捕前是什么警衔？”

啊？！瘦子一愣，怔住了。毛二一惊，伸手就拔枪。瘦子赶紧制止他，又愕然地问斗十方：“看出来的？”

“你说呢？”斗十方问。

“呵呵，别人如果说我像警察，我会有点沾沾自喜；但要有人戳破了这个隐私，我又有点恨不得弄死他。”瘦子瞪着斗十方，似乎在寻找这个人能看出来的原因。

“你这分析能力比我这个半吊子警察强多了，一个人干久了什么事情，身上的气质隐藏不了。你看毛二兄弟，匪气多重。再看你，这么自信，这么令人折服，偶尔还蹦出来警察才用的术语。你说在这环境下让我听到这话，不是吓人吗？”斗十方道。

“呵呵……也是，我疏忽了。不过你确实也太差劲了啊，我在你这么大岁数时早提干了。我当过一个刑警队的大队长，后来升任一个中心派出所的所长，副处级。后来我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足够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吧？相信我，有一天信仰崩塌、精神崩溃后，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会让你刻骨铭心的。”瘦子冷冷地说道。

“无论黑白，您都是前辈，把我吃得死死的啊。”斗十方郁闷道，摸了摸臂上的文身。

瘦子不无得意地笑了：“那个职业，你不会还怀念吧？”

“那你直接投身反人类的犯罪事业。我怎么觉得你反而怀念呢？”斗十方怪腔怪调地反驳了句。

那瘦子陡然色变，“嘭”的一声，瓶子在斗十方的脑袋上炸开了。可没想到斗十方躲都没躲，纹丝不动地看着他。慢慢地，一缕血色从他额头洇了下来。毛二犯愣了，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这位兄弟生这么大的气。他干脆上前拎起斗十方骂：“宋哥，这孙子不识抬举，我得收拾他。”

“放开他，给他包扎下。”姓宋的瘦子黯然坐下，扔了瓶子。没有包扎的条件，毛二只是给斗十方扯了一条卫生纸让他自己摁住。那头的宋瘦子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翻着图片，问这些团伙人物的来龙去脉，偶尔阴阴一笑，笑得捂着脑袋的斗十方心里直发毛。

介绍的间隙，斗十方又多嘴问了一句：“大哥，不会继续坑我吧？坐这儿给犯罪团伙介绍其他犯罪团伙的情况，我都说不清我是什么角色了。”

“小丑。”姓宋的瘦子迸了两个字，又补充解释着，“不管对于庞大的犯罪团伙，还是所谓的机关，我们都是跳梁小丑。”

这话有深意，也有同感，听得斗十方悻悻地不敢再问了……

“……犯罪组织在整个社会体系里是一个极其微小、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存在，但它们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可能千倍、万倍地大于它们的体量……地下钱庄，就是金融犯罪里一个毒瘤一样的存在。

“它们没有统一的形式。有借助合法公司外壳的，也有通过店铺为幌子的，甚至有什么都不借助，仅凭人脉就可以做到的……它们的资金也无固定来源，有民间集资而成，也有通过自有资金运作的。它的运作模式更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像投资公司一样拥有正规的企业运作模式，也有通过地下黑市进行交易的。这种隐蔽性，反过来助长着贪污、走私、贩毒、骗税、资本外逃等犯罪行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两年在我们加大出入境资金监管力度后，猖獗的电信诈骗犯罪，也开始摒弃自己消化和自建水房洗钱的方式，转而和地下钱庄联合，形成不同犯罪组织的联合作业。可想而知，这种危害可能要呈几何级地上升了。

“犯罪组织的经营方式，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几乎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他们通过电话或传真与客户商谈，极少与客户直接见面。双方谈妥条件后，再通过银行进行资金划拨，很少使用现金交易。大宗交易一般分成几小笔进行，相互间多以交换银行账户的形式进行交易。跨境总投资都是通过‘打数’的方式进行，资金并不过境。境外的资金境外循环，境内的资金境内循环……有的地下钱庄还为客户先垫款后收款。这种隐蔽性极强的方式如果和电信诈骗深度结合，那对我们执法来说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有几个案例给大家看。扬州警方查处的85亿元的地下钱庄案里，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仅雇用了一名帮手，租用了一个房间，用几台电脑和传真就完成了这85亿元的非法资金交易；还有深市这一例，犯罪嫌疑人通过网上复杂的划转，警方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他的作案手法；广西这个案例，犯罪团伙一共三个人，他们掌握的账户却多达两千个。这些大小账户放到海量的经济实体里，我们经警是根本无从分辨的……同志们要提高警惕啊，要是这帮会计师水平的金融高手真和

电信诈骗团伙穿上一条裤子，那我们案子的侦办，怕是要难上加难了……”

讲台上，一位身着警装的中年人正在讲课，主题是反洗钱、反电诈新形势培训，与会的是中州经侦各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经警对钱的数目是麻木的，不断飙升的案值金额已经把他们的忍受限度无限拉高了，几亿、几十亿，顶多是皱皱眉头而已。但这个新情况倒是引人注意了，电信诈骗和地下钱庄的媾合，会催生出一堆什么怪胎来，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这是向小园的专业，她听得很认真。直到有人轻轻动她的胳膊肘，她才惊醒过来，旁边的俞骏示意着他平放的手机，上面显示着一行字：你听到什么风声了没有?

向小园苦着脸，摇头。斗十方的失踪逼疯了两个人，一个是钱加多，愤而出走，一个就是俞主任，成天神情恍惚。

“我怀疑是周修文、谢副厅或者其他人做了手脚。”俞骏又输了这么一行字。

向小园掏出自己的手机输入：现在差不多所有的骗子都知道他是警察了，怎么做手脚?

对呀，这可咋整？俞骏一撇嘴，想不透了。他捂着脸思忖了一会儿又不死心地在手机上输着：但组织上的安排太诡异。这么一位警员失踪了，一声不吭，还严令我们不得和他有任何联系，要说没安排，你信吗?

向小园怔怔地看了他片刻，输着文字回答：可要说有安排，我也不信啊！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什么实施计划？我们自己对案情都毫无头绪，这种情况派出个警员干什么去？还是个声名狼藉的。

猜不透了，也说不清了。俞骏刚拿起手机，手机却意外地“嗡嗡”地响了。向小园的手机也响了，在场所有警员的手机都在嗡嗡作响。多数人掏出扫了一眼就装起了，而俞骏和向小园却看呆了，那是中州市公开查处11名公安民警的通报。

技术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崔某，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罪，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现已移送司法机关……原中州刑侦六大队队长，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原治安支队警员李某某，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投资经商办企业，违反工作纪律，违反生活纪律……

俩人急速扫过，这是公安队伍坚持刀刃向内，严字当头，坚决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的专项工作。很多查处的案件已经定论了，俩人最担心的就是斗十方赶上这班快车的风头，可怕什么就恰恰来什么，在最后一行，寥寥数语给斗十方盖棺了：

原反诈骗中心警员斗某某，执行任务中违犯警务条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在停职期间抗拒审查，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这一刻向小园觉得天旋地转，两眼一黑，伏在桌上，不住地抽泣。俞骏忘了身处何处，愤怒地摔了手机。一室学习的诸人都回头看他，很多知道内情的人给予了同情的目光，可这种同情却像一根根刺

一样让俞骏难受地踢开了椅子，冲出了培训房间，可他一出去却茫然四顾，不知该去向哪里……

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吃了两顿饭的斗十方精神已经恢复。但看他的瘦子和毛二，却肉眼可见的精神萎靡了。

“这狗东西记性贼好，可记得的都是没用的。”毛二这样评价道。沈曼佳被张光达带着跑了好几个省，窝点都挨个儿看过。只要有姓、有绰号的，斗十方都能记起来。于是一连串的人名就这样迸出来：傻雕、憨炮、张胖子、管毛、赵经理、李主管、成总监、刘经理等。毛二听得实在憋不住了，怒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哪，就没一个像样的人名？”

“大哥，这个真没有。这个团伙特殊，从不用真名。”斗十方道。

毛二不信：“什么狗屁团伙？”

“这你不懂了吧，传销。”斗十方道。

毛二再要发作，被姓宋的拦住了。他指指斗十方道：“他说得没错，这帮乌合之众确实就是这么干的。”

“哎，对，还是自己人好说话……宋哥，你们绑我没道理啊！江湖事江湖了，这是你们自己的恩怨吧？”斗十方苦着脸说着，悄无声息地夹带了私货。

宋瘦子一笑，戳破了：“别玩套话那一套，这个我比你经验多。我还真不怕告诉你，不但朱丰是我们的同伙，逆风也是我们的同伙。”

斗十方愣住了。他虽然怀疑是如此，但被证实了，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宋瘦子道：“很难理解吗？朱丰折了，逆风趁机黑了我们一

把。”

“江湖人，黑吃黑……应该有这种自觉啊？”斗十方道。

“没错，这种自觉倒是有。可是，假如逆风手里，有十亿见不得光的财富，还有可能比十几亿价值更高的非法数据，你说你动心吗？”宋瘦子眉飞色舞，像挑逗一样地问着斗十方。

“有心无力呀。谁都知道抢银行来钱快，可也得有那能力啊！”斗十方不屑道，那财富离普通人太远了。

宋瘦子笑了笑，道：“即便你不屑于那些财富，我们这儿也有警察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随便点一句，都有可能给你的肩上加颗星星……其实逆风在中州就有设点，一家叫晟辉的出口贸易公司，是他和我们建交时，洗钱的幌子，洗的少说也有十几个亿……这消息你带回去，一定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那公司现在还在，以你们天网的威力，说不定能查出很多东西来。”

话题一下转向，斗十方眉头一皱，这消息要是真的，对警方恐怕还真是猛料。宋瘦子看他的表情，好奇地又问：“怎么？你不相信？”

“相信，看来他把你们黑急了，想借警察的刀砍他。但你们也不至于绑我啊！直接给经侦上举报个黑料不就行了？”斗十方道。

“平白无故给人好处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去做。但你不同，本来我们期待你能提供点儿逆风的信息，但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本来我们以为逆风对你很上心，但他黑了你一把似乎就扔到一边了。我们联系他，他理都不理我们……呦，那成语叫什么？”宋瘦子问。

斗十方好歹是中文专业出身，提醒道：“弃之如敝屣？”

“对，聪明。你现在就是那只敝屣。”宋瘦子道。

毛二好奇地问：“宋哥，什么是敝屣？”

“破鞋。”宋瘦子道。

毛二哈哈狂笑着，一屁股坐翻了凳子。斗十方尴尬地摸摸鼻子，似乎宁愿出现这种效果。

宋瘦子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回头奇怪地看着斗十方，看了好久，看得斗十方后背发麻。过了好一会儿，反而是宋瘦子出声问：“你不好奇接下来会怎么办？”

“我说了不算，好奇也没用啊！”斗十方道。

“其实我们说了也不算，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自己看吧。”宋瘦子敲着键盘，跳出来一个网页，是中州市公安局的门户网页。手机又一找，是中州公安的公众号，两处都显示着同一内容：公开查处十一名公安民警的通报。

在最末一行，斗十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呆呆地看着，不知不觉地两行泪潸潸而流，呆滞的脸上，是万念俱灰。

宋瘦子示意毛二下楼，不一会儿他们拿出几样东西来，宋瘦子一样一样放到了桌上，慢慢地说：“我们当初怀疑逆风对你格外关注，所以就抢先动手。现在看来，你比预想中的分量要小，不管是在逆风这儿，还是在你们组织里。”

斗十方哽咽了一声，抹了一把泪。他把头侧向一边，没有说话。

“其实我们防得很严，你的人在这儿，手机在另一处，只要有不对劲儿，我们会马上扔下你走人。说实话，我们还真没胆量杀一个警

察，又没有多大的仇。不过事实证明，是我们多虑了。你的手机一直开着，到今天都没有什么电话，除了家里的，还有一个叫多多的，是你朋友吧……我和你经历过同样的人情冷暖，当我在位时前呼后拥，人人尊重。可当有一天我离开那个位置，那些我曾经帮过的、一起推心置腹甚至出生入死的人都唾弃我，生怕和我扯上哪怕一点儿关系。呵呵，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东西还给你了，我们会送你走。”宋瘦子道。

斗十方又抹了一把泪，回过头来，眼睛里俱是怨毒。

“要不，入个伙儿？”毛二试探地问，丝毫不觉得两个人仇恨难解。

“滚蛋！”斗十方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毛二要发作，被宋瘦子拦住了。他笑笑道：“我们兄弟会送你一程，后会无期……自己戴上。”

要戴的是一个黑塑料袋，肯定是怕有后患。宋瘦子和毛二自顾自地起身了，下楼乘车离开了，剩下的交给了手下人。手下人就不客气了，上来挟了斗十方脑袋就走。

黑社会的办事方式从来都是简洁实用。在黑咕隆咚的车里前行了足有近一个小时，车蓦地泊停。两个人毫不客气地把扣着脑袋的斗十方拽出来，一扔一踹，撂到车下就跑。等斗十方设法割开手上的扎带，撕开头上的袋子，只能看到两盏尾灯了，而扔他的地方，是一处垃圾倾倒地，臭烘烘的，哪怕是露天环境也让他几欲窒息。

他仰躺在这个肮脏之地，在黑暗里粗重地喘息。哪怕刚刚经历了绑架、虐待，他此时也没有一点儿劫后余生的喜悦。他在想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去哪儿?

这个简单的问题把他难住了。因为不管眼前还是心里，都是一片漆黑。

有饵难钓，无中生有

中州，货栈路。

席青山顶着大中午毒辣辣的日头从巷子里钻出来，打着哈欠在路边等车，不知道昨晚是赌了、嫖了，还是宿醉了，反正肯定是这个时间点刚刚起床。他在路边拦了辆车，上车即走，却没有注意到，一辆轿车不远不近地跟着他。

同样在中州另一地，世贸佳苑，一处高层公寓的窗口伸出一个超长镜头。镜头对着对面一家写字楼某层，清晰度非常之高，能看到“晟辉进出口商贸有限公司”的金字招牌。刚刚到下班时间，那家公司进出的人员有七八位，OL制服女或者西装男，极似精英职场剧的场景。

现代科技可以让视线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同一时刻，这两个场景正分屏显示在沈燕的电脑上。粗粗地算下，斗十方已经离开五十个小时，两天有余，却没有激起一丝浪花，这反而让她有点儿坐不住了。

用最直接的思路想，最起码他要回去找青狗报仇吧？没有。青狗的小日子过得滋润得很。

用反转的思路想，他应该把这边“无意”得到的晟辉洗钱的消息透露给警察。只要与逆风有关，警察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可奇怪了，那

儿好端端的，根本没有动静。

用反转再反转的思路想，他即便是警方布的棋子，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回到中州，居然也没有。沈燕布置在他身上的几个信号源陆续失去了信号，肯定是被他发现了。最后的追踪信号源她都不敢启用了，生怕也被他发现。

用反转反转再反转的思路想，这个家伙难道还想反杀不成?

不可能呀，偌大的陌生城市里，别说一个脱了制服的警察，就是一队真警察，也未必能办得到。

“妮可，启用。”沈燕道。

胖女人提醒:“这是位专业人士，一旦被他发现，可就全断线了。那是最后一个信号源，工作的时候会稍稍发热，有体感。”

沈燕不容分说道:“用吧。计划全乱套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好吧！”妮可拉过笔记本，敲击着键盘，很快显示出电子地图。她输着识别码边啰唆着，“这种信号源是GSM蜂窝信号激活的，一旦激活后，最长使用时间不超过72小时。当然，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导致使用时间更短……出来了，啊? ”

随着惊咦一声，一个红点显示在屏幕上。沈燕凑上来看，一下子瞪眼了。红点的位置距离他被关押的位置，线距很短。妮可测了一下，回头惊声道:“不到6公里。他怎么摸回去的? ”

“摸回去有什么用，那儿已经没人了。”沈燕不屑地答道。

不过这事儿让她的心神更乱了。她回头坐下来，直接拨通手下的视频电话。她很优雅地拿着手机，站起来踱着步，那位姓宋的显示在手机屏上，客气地说：“沈老板，有什么吩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吩咐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你猜猜，那个条子现在在哪儿？”沈燕问。

屏幕上的手下略一思索，说道：“可能在任何地方，除了原单位。”

“没错，可也不对。”沈燕说道，把手机对向妮可的电脑。

手下惊讶道：“啊？怎么摸回来了？”

“能让你惊讶不容易啊！老宋，你的这位前同行，你觉得他要干什么？”沈燕问。

“丧家之犬能干什么？狗急跳墙呗！”宋瘦子道。

“咱们的计划，因为这条小狼狗，可是一样都没奏效。我们期待从他身上挖点消息，结果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期待他把消息送回去，结果他不回去了。再这么下去，狗急跳墙的就该是我们了。”沈燕道。

宋瘦子想了想，难为地说道：“沈老板，没想到公安对自己人下手这么狠、这么快啊！他的退路一断，肯定回不去了。”

“依你的经验，你觉得这件事情里会不会有什么蹊跷？”沈燕皱着眉头问。

宋瘦子又想了想，认真地摇摇头，答道：“除非他们预判到我们要绑他，否则不可能提前做出安排。即便他是个间谍，也扛不住审讯药的威力啊。”

“那这是从被黑变成自黑……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沈燕谨慎了。毕竟对方是个前警察，有的风险不得不考虑到。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我摸不透这个人，还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最起码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宋瘦子判断。

“你这等于没说。自己上心盯着点儿，照过面的都别露面了。你要是发现不对劲儿，让毛二找道上兄弟处理一下。这是毛二的老家，他有办法。妮可会把定位发给你，再安生等等，不要节外生枝了。”沈燕道。

“好的老板，我来安排。”宋瘦子谦恭地挂了电话。

定位随即实时转到了宋瘦子的手机上。

准确地讲，这个位置是在离中州700公里的南港市。也就是说，斗十方是糊里糊涂地被人给绑了，连夜运送了700公里，从内陆被扔到海滨城市了。哪怕当看守时听说过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作案手段，但真把自己这经历说说，恐怕也未必有人相信。

动机呢？说不清啊！

说不清动机，那说发生了什么的可信度就低了。再说了，又给你文了两个黑社会标志，这就让你更解释不清了。

从一家小旅馆出来的斗十方摸摸胳膊上的文身，有点儿哭笑不得。他休息了两天，精神恢复了，可心情却变差了。这番胯下之辱能不能一雪前耻，恐怕得靠运气了。毕竟南港是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要在这个城市的犄角旮旯儿找出那帮烂人来，估计比登天还难。

但对于熟悉市井的人，应该有某种途径，最起码他凭着记忆摸到了关押他的修理厂。他在那儿猫了一天，没看到熟悉的面孔，没法下手。而且他中间发现了，这些人给他衣服、鞋，发还钱包并未安什么好心，里面都放了定位，还好被他一一摘了出来。

其实也好处理。脱个精光，剩下的东西全泡在水里，基本上就屏蔽了所有追踪了。自己的那部手机，他怀疑有问题，就未敢再开机。现在要回到原始的状态，从头来了。

他在一处躲着城管的路边小摊慢条斯理地吃了馄饨。他再一次观察着这里的环境，淮扬菜、湘菜、沙县小吃，还夹杂着舶来快餐的街道熙熙攘攘。那种混子其实很好辨认。穿着整齐、脚步匆匆的，是公司职员；左顾右盼、眼里充满好奇的，多数是游客；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的，多是聚餐的土著。所有这些正常人之外的，就多多少少和地下世界擦边了。

比如，在街头一个手插在兜里来回溜达的，看那德行，八成是个伺机下手的扒手，电子支付的普及已经快把这个职业消灭了，不过还有仅存的“硕果”，靠偷手机换俩小钱为生的。看着看着，这货果真把手伸向一位游客的包。不过他的运气太差，那游客的手机恰好响了，刚拿到手机的贼尴尬了，赶紧递给失主，说了句“您的电话”，撒腿就跑，那失主还纳闷着呢。

斗十方笑了笑，付了饭钱，起身溜达着。市井总是那么亲切和好玩，有时候那些坏人也未必面目狰狞。比如有个明显年岁偏大的“乞丐”扮成学生跪在那儿，表演极其浮夸地等着有人同情；比如那些开着电三轮的小贩，一旦有大大咧咧的游客买东西，他小指下藏的东西一弹就贴到了电子秤上，那应该是块磁铁；比如有个青头疤瘌、走路顺拐的老头儿，他也像斗十方一样看着街市，这对他来说也是生意，昨

天斗十方就亲眼看到这老家伙在车前被“撞”了两次，成功地讹了车主好几百块钱，看样子今天还没开张，正寻找目标呢。

可能是成长环境的缘故，对这些为了几个小钱拼命炫着演技的骗子，斗十方总是怀着一种好气又好笑，甚至有时候觉得好玩儿的心态。可能在骨子里，自己就不合适做个好人吧。他记得很清楚，从小跟着他爸走江湖，天天耳濡目染他爸的招摇撞骗，那时候他觉得他爸简直太牛了。其实他最初的理想，就是要做他爸那样的人，那叫“学得绝技把命改，东南西北都来财”！

是时候展露绝技了，否则他娘的快混不下去了。

斗十方看到了目标，他慢慢地靠近。那目标扣着帽子，骑了辆125摩托车，“突突突”地在人群里扭拐。目标在一处煎饺摊前停下了，一支支架下车，嚷着“煎包两盒”。斗十方和他擦肩而过，故意撞了他一下。那人怒目而视，是个一嘴小龅牙的凸脸哥。他还没说话，斗十方右手一撩，往后腰拔，嘴里说：“警察，找你有些日子了。”

“哎哟娘咧”，那小凸脸喊了一声，掉头就跑。

斗十方一笑，伸向腰后的手缩回来了，手里赫然多了一把钥匙。他顺手一插，一蹬，“突突”地发动了摩托车，掉头就走。

跑出不远的小凸脸回头一看，愣了一秒钟才回过神来，一摸自己口袋，哎呀，顿时被气得三尸神暴跳，跳脚骂着就追上来了……

“当啷”一声打开门，钱加多从家里出来，顺脚一蹬，“咚”的一声门锁上了。

他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这新的一天从中午开始。要不是电话催，他还不下来呢。刚出电梯，俞主任那张阴魂不散的脸就近在眼前

了，要不是小区管理得极严，估计俞主任得跑他家里去。

人没到声先至，就听俞骏嚷：“你下个楼要二十分钟，比个老娘儿们生娃还磨叽？肚子大了，谱也大了。”

“啥……啥事，大早上把人叫起来。”钱加多烦躁地问道。

俞骏上前不容分说，一拽他，说：“几点了还大清早，走！”

“我不去上班！”钱加多怒道，这个“理想”已经戒了。

“你要去上班也不让你去，陪我们去段村一趟。”俞骏道。

“哦。”钱加多不挣扎了，跟着俞骏走了，几步之后偷瞄一眼，试探着，“十方有消息了？”

“有的话我还去段村干什么？”俞骏道。

“可没有，你去段村又能干什么？”钱加多反问。俞骏未答。钱加多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去那儿淘点消息？可是……主任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不是就想说，我俞骏很无耻吗？”俞骏气着说道。

“错！”钱加多鼻子哼哼道，“不是你俞主任很无耻，你们都很无耻。那明明就是个特殊任务，喝两回小花酒也是任务需要，抓住杜风头的功劳还没授奖，就因为这点儿屁事被开除了？”

“舆论杀人，组织上也有考虑，这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事啊。”俞骏难堪道。

钱加多拍着大腿，如亲娘和物业理论的样子，嚷道：“我咋记得你能做主的，就是有了任务把他往前推，有了困难、有了危险把他往前推。我不记得你干过一件像样的事啊！”

“今天就干一件呗。”俞骏回头，阴阴地看着钱加多。就在钱加多察觉到危险时，已经晚了，俞骏手一伸就揪住了他的耳朵，拽着龇牙咧嘴的钱加多，且走且道：“稍对你客气一点儿，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爸说了，你在家里打游戏、打麻将，还给主播打赏。不是骗你妈妈的钱，就是偷你爸爸的钱，他是实在管不了，交给我了，伤残一律不用负责，还骂上劲了啊……”

有些事就得直截了当。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和方式的向小园，坐在车里看到了结果：那个桀骜不驯的钱大少，就被俞主任这么揪着耳朵，一脚一脚地踹着给带回车上了。

有些事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此时另一方的斗十方正骑着摩托车玩得起劲。后面的小凸脸追不动了，他就停下等一会儿，吹着口哨儿，竖着中指，极尽挑衅之能，把那哥们儿刺激得嗷嗷叫着又追上来。

连续刺激了三四回，那哥们儿终于累得奔不动了，扶着一处桥栏喘粗气，干指着骑着他摩托车的斗十方，骂都没力气了。这货累得喘了几口气，反而一屁股坐在桥面上了，不过却拿着手机对着斗十方照了几张照，恶狠狠地骂：“等着，报警抓你这狗东西！”

“你这车来路不明，黑户假牌，就这都能报警？”斗十方骑在车上问。

那人被戳破羞处，悻悻地装起手机指着斗十方骂：“等我找帅哥，砍死你。”

“要找美女还差不多，找帅哥管什么用？”斗十方说着，“突突突”骑着摩托车折回来了，车一支，钥匙一拔，在手里掂了掂，笑看着小凸脸，征询着，“怎么称呼啊，兄弟？”

“哼！”小凸脸懒得理他。

“兄弟，我从北边来的，初来乍到认个码头，得找个司机领领路啊。我不是抢你车啊，是想认识一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斗十方笑着攀起了近乎。

“哈哈，老子穷得兜里比脸还干净，车都是别人的，走眼了吧？”小凸脸自嘲带嘲笑，一并笑了。

“我们北边呀，出来混讲究一技傍身，一技在手，吃喝不愁啊。”斗十方看着小凸脸，开诈了，“我能猜出你是什么人。”

“少诈我。半座城都认识我，大名王自光，小名光板，十几年前老子叫王半城，他妈现在输成光板了。”小凸脸道。赌徒嘴脸一览无余。

不用猜，名人。斗十方笑着说道：“光板兄弟啊，失敬。这不咱们有同好吗，说不定能互相帮衬一下，五湖四海皆兄弟啊！”

说着，把车钥匙扔给了王自光。这凸脸一惊，愣着看了斗十方几眼，却不料憋了句：“别跟我装，你他妈也穷人一个。”

“没错，找你不就是为了脱贫致富吗？带我进赌场怎么样？利润分你三成。”斗十方突然问。

光板眼光一凛，表情一抽，愣然问：“什么赌场？”

斗十方没点破，指指他胸前的位置。王自光低头一看自己胸前戴着的坠饰，愣着问：“怎么了？地摊上买的，你要啊？”

“貔貅……传说这种神兽没屁眼，只吃不拉，所以很多赌场都供这个，讨个彩头，只进不出。”斗十方笑着解释，“以您十几年的资深赌历，现在还戴着，肯定没有洗心革面；假如没有洗心革面，那再以您这十几年的赌历，不知道在哪儿赌，那不成笑话了？”

王自光粲然一笑，得意了，不过摇着头道：“不是熟人带不进去，就是熟人，没钱也带不进去。省省吧，乱淘消息别真被人砍了啊！”

“我刚被人砍过，还真不在乎。”斗十方解开了衣襟，文身、伤痕，自脖子到腹部。

王自光倒吸口凉气，惊呼道：“卧槽……诈子窝里都这么黑啦？”

那文身让王自光一下子认出斗十方的来路。“诈子”是这一带对电诈、网诈、诈骗统一的称呼，果真比证件还管用。王自光站起来，仔细瞅了瞅，凛然竖了个大拇指，不过评价有点儿恶心人了：“兄弟，你这块烂肉经不起几下折腾，自己找个地儿凉快去。”

说着他爱莫能助地拍拍斗十方，径自跨上摩托车。在他踩杆发动的间隙，斗十方喊了声：“嘿，光板，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你确定不想干？”

“你发烧了吧，就你这鸟样还发财……切。”王自光回头道，一看愣住了，斗十方手里拿着他的小钱包，他一摸口袋骂道，“妈的，骗子都不务正业了，偷人家东西。”

“我可不光会偷钱包。”斗十方一拍手，钱包不见了，再一拍，手里多了一张扑克牌，他扬着扑克牌问，“这是什么？”

“老A。”王自光看愣了。

斗十方笑着道：“我其实是诈子里比较传统的一类，这一类能欺骗你的视线。你看到的，可能并不是真的；即便你看到的是真的，我也能变成假的……”

他说着，一如当年父亲摆摊翻红黑牌一样，老A一翻，再亮变成了皇后，再一换手变成了梅三，连换几下交到了王自光手里。王自光愣着接住。斗十方笑着问他：“你猜我是什么人？”

“赌……神。”王自光用景仰的眼光看着他，激动得就差纳头便拜了。

“也叫老千……落难的老千，你手里的这张牌，你想让它变成什么，它就变成什么……比如，还是变成A吧。”斗十方拿起了王自光恭敬地端在手上的牌。王自光眼看着梅三在他手里一抹，真变成A了。他嘴唇一哆嗦，激动得一把搂住斗十方，都快哭了，抒着情：“赌神大哥，你要早出现几年，我至于输成光板吗，你咋才出现啊？我都算了无数回卦了，都说我命里要遇到赌神，我可等得好苦啊！”

“这不出现了吗？走，哥带你一起发财一起飞。”斗十方手一扬，那张扑克牌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飞走了。

“好……只要你能赢，有的是场子，哈哈，发财啦……”王自光骑着摩托车，带着新认识的赌神哥哥飙起来了，风中飘荡着他放浪的歌声和笑声。

在他们离开的地方，那张扑克牌晃晃悠悠地飘落在地上，黑桃A的牌面，很大。不过微风拂过，上面的这一层蓦地翻了过来，变成了红桃Q。

哦，这就是那种魔术扑克，网上卖五块钱一副、十块钱三副，还包邮的那种。

百艺傍身，点石成金

车歪歪扭扭地驶进满是洼坑的村路。说起来段村这环境真不怎么样，一头是高墙电网、肃穆伫立的看守所，另一头是破败颓废的旧村陋街，而且所见多半是留守老人，哪怕是大白天来这里，也让人觉得有点暮气沉沉。

向小园是头一回来，莫名地想起了斗十方说她“何不食肉糜”的话。此时她的感触更深，都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怎么生活的。离理想中的乡村田园相差甚远，倒更像个巨大的垃圾场。

循着钱加多的指挥，车驶到一处旧宅。一条瘸腿的狗“汪汪”叫着奔了过来。钱加多说，那是斗十方养的很牛的一条二哈，喝过汽油、啃过轮胎、被路上的车撞过不止一回，愣是扛过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钱加多的口吻甚至都有点钦佩。俞骏随口道：“都这么不上心还养啊？”

“不是不是，那是在他收养之前的事。不知道是人随狗性，还是狗随人命，这俩货都能折腾。”钱加多道。他开了车门跳下车，先从带的东西里抽了根大火腿肠，自己先啃了一口，又递给狗。那狗儿摇着尾巴啃着，蹭着钱加多的裤腿。

看样子是熟人。下车的向小园小心翼翼地迈了步，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座墙面斑驳的旧宅，心情欠佳的时候，可能看什么景象都是哀伤的，荒草已经爬上了墙头，雨水已经侵蚀了房椽，透着寒酸。她和俞骏相视一眼，俞骏摇了摇头，似乎告诉她没有发现。

钱加多浑然未觉两位前领导的小心思，他领着二哈直接推开了门，扯着嗓子喊：“斗叔、杜婶，在吗？我来看你们啦。”

“哟，多多，是不是十方有消息快回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话听得俞骏和向小园黯然了几分，怕是要空走一趟了。还好带着钱加多，要不他们还真回答不了，就听钱加多机智地回答道：“没消息啊。多大个人了，又不是小屁孩，操那闲心干吗……哎，我叔呢？”

“下地溜达了，哎呀腿脚好点儿就闲不住，种了一小块菜地……呀呀，多多你咋又拿东西来？”杜婶道。

“每回来数我吃得多，不拿点儿东西多不好意思啊。”钱加多给了个无懈可击的理由，那老婶被逗得哈哈直笑。说吃就吃毫不客气，俞骏进门时，钱加多嘴里已经啃上黄瓜了。两个人稍显尴尬站在当地，不知是因为俞骏的阴郁，还是向小园的明艳，还是两个人的警服正装，杜婶结结实实地惊了一下。这位乡下妇人惊得嘴唇翕合，半晌说不上话来。

“婶，你不会干坏事了吧？见了警察咋吓成这样？”钱加多啃着黄瓜，没心没肺地问。

杜婶醒过神来了，糙手轻拍了钱加多一巴掌，道：“哎哟你个小屁孩，吓唬婶呢！这肯定是领导啊，咋了这是……哎哟哟这屋里乱的！”

杜婶有点儿手足无措了，又是襟前擦手，又是赶紧搬椅子。还是钱加多催：“赶紧把斗叔叫回来啊，领导家访来了。”可不，把这事给忘了，杜婶安顿着他们稍坐，自己急匆匆奔出门了。钱加多倒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找出杯子倒了水。他把水放在院桌上时，嘴里又多了一颗西红柿。俞骏哭笑不得，问：“多多，你这嘴咋就不能闲一会儿啊？”

“这是地里种的，多好吃呢。要是超市买的，我才不吃呢。哎，对，我给你们拿俩。”钱加多起身要拿。

俞骏一把拽住他道：“行了，我们哪有心情……坐下，我问个私事，你悄悄告诉我。”

“行啊，哎，对，我正要告诉你呢。”钱加多拿开西红柿，爆料道，“我举报给你点儿我爸违法乱纪的问题啊。你把他弄起来拘几天。冲着他天天在你这儿说小话，我要大义灭亲。”

这话听得向小园哭笑不得。时隔这么久，钱加多这蠢劲一点儿都没有变，真是蠢起来连自己爹都不介意坑。俞骏笑着说：“你跟你爸这样，一看就是亲生的。我的问题是另一件事。十方跟他爸，也是亲生的？”

嗯？这事把钱加多难住了。他啃着西红柿一挠脑袋，眼瞪上了，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俞骏又凑上来问：“你们关系这么好，他都没跟你说过他母亲的事？”

“哟嗬，是啊，还真没说过。”钱加多道，不过马上又想过来了，指责着，“这好理解，穷成这样，他妈跟别的男人跑，不是很正常吗？”

向小园由笑快气哭了。俞骏投降了，拦着他：“好好，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你问的对象不对，你直接问他爸啊。”钱加多道，一说到这个，钱加多还真想起来了，纳闷自语着，“对呀，他爸都六十多了，快赶上我外公了……哟哟哟，我从认识十方，他就蹦跶着挣钱，这没人疼没人爱的，不会真像二哈一样，是他爹捡回来的吧？”

“闭嘴。”向小园烦躁地斥了钱加多一句。俞骏“嘘”了一声，听到了狗叫，几人旋即起身，片刻后杜婶提着菜篮子，带着老斗回来了。这老头儿胶鞋布衣破草帽，走路稳稳当当的，还真看不出来一年前还是半瘫在床了。众人进屋，不出意外地简陋，但意外地居然有几分书香气，居中的大板桌子铺着旧报纸，那上面有几个中规中矩的魏碑体大字。

钱加多给众人倒水。俞骏绕桌一周道：“老爷子，这水平不错啊，现在喜欢这玩意儿的可不多了。”

“活动活动手脚，入不了行家法眼。”老斗谦虚道，边说边用眼睛瞟了向小园一眼。向小园生怕被窥破秘密似的躲闪着他的目光，这个人让她有点意外，那目光很澄明，可就是让人心虚。

落座，老斗坐在旧沙发上，向小园和俞骏拉着椅子坐在他对面。钱加多也想坐下凑热闹，被俞骏撵走了：“去，新摘的西红柿、黄瓜，吃去吧。”

钱加多翻了个白眼，悻悻地走了。老头儿稍有疑惑，看着这两个人未开口，只是那么看着。这光景让俞骏想起了初识斗十方那会儿，被他诳了一圈的情形，他笑着道：“您一定怀疑我们的来意。也没什么，就找您老铁口断金，给算个事。”

“那测个字吧。”老斗似笑非笑。

俞骏一支身，掏出自己证件递上去道：“我叫俞骏，就测我的姓。这是我的证件。”

老斗没有拿证件，思忖少顷，开口道：“头顶一人，你在担心一个人的安危。”

呀？出口就把俞骏镇住了。向小园脱口问：“那是安是危呢？”

“立刀旁，凶。加月成刖，也是凶。”老斗道。

“错了啊大叔。”俞骏直接否认道，“他已经安全了，没有危险。”

“相由心生，虑由己起。如果他安全了，你们也就不会在这儿了。”老斗直接点破了。

这爷儿俩一个比一个厉害，向小园算是领教了，刚进门看他其貌不扬，没想到有这种水平。她嫣然一笑道：“斗叔，我们是开个玩笑。要不是领教过十方的水平，您还真把我们镇住了。这也是算卦的一种吧？”

“嗯，唬人的小把戏。不过有时候看准了，也不能说是错的。”老斗道。

俞骏装起了证件，开门见山了：“不管您是看的，还是蒙的，确实对了。我们也确实担心一个人的安危，所以……他联系您了吗？”

没有，老斗失望地摇摇头。

“这就不对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总该和家里说一声啊！”俞骏道。

“为人子女，如果在外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你愿意带回家里让父母跟着一起操心？”老斗反问。

没错，知子莫如父，何况大部分儿女都会这样。向小园换了个方向问：“叔叔，那十方……在离开之前，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没有？或者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您别误会，我们是联系不到他，真有点儿担心了。”

老斗看了她几眼，然后弯腰，从茶几下拿出来一本崭新的相册，递上来："没说什么，就是把一些旧照片给收拾到了一起，说要出趟远门。"

向小园翻着照片，俞骏凑上来看，没几张，多数是斗十方上学的照片，不过最前面有几张老旧的褪色照，是斗十方骑在老斗脖子上照的。有些年头了，20世纪的旧照。向小园不由多看了几眼，可能是俞骏提醒过的缘故，现在越看这越不像父子俩。

"他不是我亲生的，十方自己也知道，看守所那帮老伙计都知道，还有疑问吗？"老斗直接道。

向小园小心翼翼地问："那他母亲是？"

"是个谜。永远是个谜。哪怕有一天她找上门来，我也舍不得还给她。"老斗得意地说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养了这么个有情有义、知冷知热的儿子。"

"可你好像根本不担心他。"俞骏反问。他泼了瓢凉水，这老头儿心明如镜，不可能看不出出事了。

"百艺傍身，吃喝不愁，玩累了迟早要回来。"老斗淡淡地道。

这种父子关系还真是另类，听得俞骏都牙疼。向小园愕然地问："百艺傍身？您指……"

"你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吧？"老斗突然问道。

向小园愣着反问道："何以见得？"

"这么脏的地方，你鞋帮子都是干净的，走路一定很小心。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老斗问。

“那和我的问题，有必然联系吗？”向小园一头雾水。

“有联系。百艺是些下里巴人的鸡鸣狗盗，你这种非富即贵的出身，是理解不了的。”老头道。

“那您……知道他不当警察的事了？”俞骏委婉地换掉了“开除”的字眼。

老斗眼光肃穆了几分，点点头。向小园嗔怪地看了俞骏一眼，这么直接地问出来，这不是揭人伤疤吗?

“这就是我们的来意。我们没有恶意，只是很担心他，本以为他会和家里联系的，可没想到，连您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俞骏直接挑明了。

一挑明，老斗怔了几秒钟，缓缓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突然就不当警察了，那几天他都心事重重的，应该是遇到了难题。十方这孩子宅心仁厚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教他坑蒙拐骗的，最终教出来个老实孩子，啧！”老头儿如是道，似乎为儿子成为警察有点儿惋惜。

听得向小园苦着脸问：“老……老实？那他要成了骗子才算合您心意？”

“嗯，最初就是这么想的，人为草芥，求活多艰，我们这行一代一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可到我这一代就事与愿违了，走到了相反的方向。”老斗道。

终归是警察，向小园一脸鄙夷。老斗瞄了一眼，同样鄙夷地问：“你是反骗警察？专门对付骗子的？”

“对。我们都是。”向小园道，示意了下俞骏。

老斗笑着问：“那骗，单从字面上，你知道能有多少种吗？”

这个……俞骏和向小园瞬间被这位村野匹夫问住了，还是他们专业的问题，俞骏道：“这不正好向您请教一下，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发现十方对这方面有特殊理解才招他入队的。”

“哄骗、诱骗、坑骗、局骗、软骗、诨骗、谎骗、赚骗、贼骗、煽骗、婚骗、掇骗、赖骗、串骗、诒骗、吓骗、脱骗、冒骗、诓骗……还有，拐骗、赌骗……你们用‘反骗’两个字太理想化，市井百态，处处有骗，想反，哪有那么容易啊！”老斗有点儿嗤笑地道。

这老头几句着实把两个人听得一愣一愣的。越来越偏离本意了，本想试试找点儿斗十方的消息，可没想到，皇上不急太监急，人家根本不担心呢……一念至此，向小园一蹙眉，脱口问道：“您是觉得，他懂这些，所以到哪儿都不用担心？”

“不然呢？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如果他还在当警察，那是人间正道，一生安好。如果不走正道……”老斗说着，顿了下。

这勾得俞骏好奇地问：“会怎么样？”

“会……点石成金，过得更好。”老斗邪魅一笑，看得俞骏和向小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爷儿俩总算有共同点了，坏笑起来都让人头皮发麻……

“五万。”

“六筒。”

“碰……幺鸡。”

“哟，这张什么都没有……光板，哈哈。”

斗十方中指一弹，动作行云流水，一张麻将白板准确地落进了牌堆。坐在他身后的王自光焦虑地看了一眼，这货四七筒的牌搭子扔了，偏偏听了单吊一万。就这打法，菜鸟都会嗤之以鼻，因为牌堆里，已经有两张一万了，要吊的是最后一张。

“出牌啊，大姐。”斗十方催着下一家，一位珠光宝气的胖女人。那女人打得有点儿烦了，随手一扔一张红中，怼了句:“急毛急呀？急着赢那你和呀！”

“和牌得靠运气嘛，我就运气好一点儿。”斗十方笑道。

这话听得王自光继续嗤鼻。一圈牌局都快完了，不过赢了千把块钱，来这家棋牌室，老板还专给找了几个打大码的，结果输赢都不大，眼看着牌局快完了，这位路上捡来的赌神身上的光环也快褪尽了。

下一张，斗十方手摸，露出一角，背后的王自光看到是一张发财，这一下心都凉了，牌都快尽了，估计是糊不了了。

却不料就在这时变生肘腋，斗十方欣喜若狂，狂笑几声，一翻牌，大喊:“和啦！”

牌在桌上重重一拍，王自光的小心肝跟着哆嗦了一下，那张绿发财，像变戏法一样，成一万了。他吓得一下子咬住舌尖，差点儿喊出声来。

“清一色？！”

“单吊一万？！”

“一气通贯一到九万？”

“这多少番哪？”

“给钱，给钱……”

“切切，算了，不玩了，就这么点儿了，手气真背，都快散场了来了把大和。”

那几个人有点儿郁闷，输得最多的胖女人把筹码全扔到斗十方面前，离座了。那两个人打着哈欠悻悻唠叨几句，一把大牌把场打散了，还埋怨上斗十方了。斗十方一把把筹码全搂回来笑道：“承让承让，就是手气好一点儿，哎，这位大哥，我做东，请您二位吃饭咋样？”

这赢家姿态把两个人劝退了。两个人一离场，斗十方喜滋滋地抱着筹码找老板兑换。为了逃避警察查场，标着5、10数字的筹码，对应的钱是赌客自己约定的，可能真是五块、十块，也可能是五十、一百，甚至五百、一千。斗十方玩的这场是五十一张，一把赢了厚厚的一摞。老板也精明着呢，转账只有几百块，余下全给的现金。

揣着厚厚的一摞钱出门，憋得好辛苦的王自光终于不用憋了。他没上摩托车，拽着斗十方到了一旁僻静处，小声问：“咋弄的？”

“什么咋弄的？”斗十方故作不知。

“少装，我看到最后一张是发财，怎么就变成一万了？”王自光兴奋地两眼亮晶晶地冒绿光。

“兄弟，这个太难学啊！”斗十方悄悄地往王自光手里塞了个东西。王自光拿起来一看，薄薄的一片，恰是一万的牌面，似乎还带着

磁性。他一下明白了，这是贴在牌面上，把发财变成了一万。他惊愕地喊:“这么简单? ”

“简单? 你拿上试试，你得藏在手里不被发现，摸牌一刹那还得准确地贴到牌面上，而且还得保证别人手里没有最后一张一万，否则都得穿帮。”斗十方道。

“那你……不多赢几把? ”王自光纳闷道。

“啧啧，这你就更不懂了，小赢发财，大赢赔命，要把把出千，那叫出千吗? 那叫找死。走，吃饭去。”斗十方顺手把钱大致一分，直接塞给王自光一摞。王自光数也未数，乐滋滋地往兜里一揣，亲亲热热地搂着斗十方，小声问:“要不吃完饭继续玩? ”

“嗯，可以呀。”斗十方道。

“就是有个问题。”王自光为难道。

“你说，咱们解决呗。嫌赢得少? 胃口别太大，来日方长啊！”斗十方劝道。

“有赢不嫌少，但是……那种大场玩法不一样，你会玩吗? 百家乐，庄闲和。”王自光道。

“啧，那是最简单的玩法。不会的看一眼也学会了。”斗十方道。

“但那有荷官发牌，你摸不到牌出不了千哪。我跟你讲啊，那些荷官都是帅哥从澳门请过来的，很专业的。”王自光小声道。

“帅哥……居然是个人名? ”斗十方惊愕了下。

“江帅胜，这一片地下赌场的大哥，道上都叫帅哥。他哥更厉害，最早搞网上赌博，被老公家从国外抓回来了，判了十几年呢。”王自光道。

“他哥叫江前胜，电诈行业的大佬，我听说过。”斗十方道。

王自光一拍他胳膊，想起来了，看看那文身道：“我倒忘了你也是这行的，可这打现场的，和网上打不一样，咱们这点儿钱……钱也不够，进去顶多凑个热闹。”

“说你蠢，你比蠢还蠢，傻呀！算个算术题，本金一万，连梭四把，翻多少倍？”斗十方问。王自光立马数着手指头算，手指头不够了，不过结果已经出来了，一翻二、二翻四、四翻八、八翻十六，四把连赢，那就是十六倍，变成十六万了。他一喜，立马又紧张地问：“可能吗？”

“一个长庄或者长闲就全有了，很难吗？”斗十方轻松地反问道。

王自光想想，也对。但理论如此，实践是……他纳闷道：“说着不难，我为什么一直输呢？拆房卖地成这德行了。”

“小赌养家糊口，大赌发家致富，这是说会赌的。你呢，不会赌，所以就输光受苦。不过放心吧，光板兄弟，这不咱两千变两万了，两万变二十万，很难吗？”斗十方教唆着。

蠢蠢欲动的王自光被说服了，咬牙道：“成，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摩托变吉普。吃饱睡会儿，晚上开干。”

“好嘞。”斗十方跨到了车后座。

一车俩人嚣张地驶过南港街市，准备玩票大的了……

后方前方，大杀四方

两个人在斗十方家里待了整整一下午，晚饭都是在那儿吃的。如果说斗十方曾经让俞骏和向小园惊艳的话，那老斗就无法用惊艳来形容，差不多快到惊惧的程度了。

本以为一个走江湖的文化高不到哪儿，可这老头儿竟像位博学鸿儒，星象、占卜、医药、律法，居然都有涉猎，偶尔还给你迸出几句晦涩的《易经》来，听得人云里雾里。如果你以为他是故弄玄虚，你就又错了，转眼他又会用浅直简白的俚语给你解释一遍，旁征博引让你心服口服。俞骏和向小园收起小觑之心后，开始明白为什么斗十方会是那个让人琢磨不透的样子了。

有这么个爹教着，哪怕外表低调，内里也是奢华锦绣啊！

对了，老斗解释斗十方的名字，明四暗四八门，加上上天下地，恰好十方，冠以斗姓，那是期待他成为十方天地的王者哪！

当然，通往王者的荆棘之路，是和警察这个职业相悖的。向小园和俞骏都不敢再往下请教了。他们被殷勤的杜婶留着吃了晚饭，待起身告辞上路时，黄昏已至，一轮红彤彤的夕阳渐渐落下去了。登车的几人回头看车后伫立的一人一狗，那情形又多了几分凄凉。

可能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落幕都会是这个样子，只能用回忆去慰藉余生漫长的孤独。

车拐了弯，把令人感慨的景象抛在了身后。俞骏在微微叹气，向小园也在微微叹气。钱加多打了个嗝，把气氛直接破坏了。不过谁也没说话，俞骏踩着油门，驶上了高速，车里沉闷了好一段距离。钱加多翻了两遍微信圈看不到有意思的事，还是憋不住开口了：“主任，把我放西城路那块儿，我不回去了。”

“嗯。”俞骏淡淡应了声。

“去那儿干吗？”向小园回头问，那儿离钱加多家很远。

钱加多没回答。俞骏替他回答了：“因为那儿有酒吧、迪厅，还有几个KTV，是吧？”

“啊，还不兴让人借酒浇愁吗？”钱加多道。

“会不会形容呀，你明明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俞骏道。

“你说咋就咋吧。我不能跟你们一起愁，愁出毛病来是自己的。”钱加多在后座嘟囔道。

这话听得俞骏直称赞：“也是啊，多多你是有大智慧的人啊，怨不得老斗小斗都喜欢你。这思想越复杂的人，就越喜欢和简单的人一起相处。”

钱加多吱溜一声钻到前两座中间，吓了向小园一跳。就听他道：“简单？你是不是说我傻呢？主任你搞明白啊，我现在不是警察了，临时的都不是，你污蔑我，我跟你没完啊。”

“多多，你别装了，你心里要是不急，至于猴屁股坐不住吗？你们看出来了吗，其实老斗也急。说那么多过往，无非是安慰自己……可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十方总不至于把所有人，包括亲人朋友都扔下吧！”俞骏叹了句。

这一句恰中心事，钱加多重重跌回座位，不打嗝了，真叹上气了，愤愤道：“我以前觉得骗子坏，现在觉得你们反骗的比骗子更坏，至于对自己人下手这么狠吗？”

“下落不明，情况不明，先别往最坏处想。”向小园说话了。她看着俞骏，突然问：“主任，你的判断越来越差了，根本没反应啊？”

“我也纳闷啊，如果这还没反应，那可能就真是一骑绝尘，再不回头了。”俞骏道。

“我没看到有观测点啊。”向小园道。

“我也没有。你说人这心情很奇怪啊，如果发现有，恐怕我会很担心；可发现不了，我又觉得很失望，啧！”俞骏道。

两个人的交流源于化装侦查布置时要遵循的惯例。越是保密性高的任务，考虑得越多，对于执行任务人员的家属都要监视性保护居住，以防这里成为前方同志的软肋。可惜这一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

钱加多没听懂，好奇地问：“你们说啥呢？”

“没啥。”向小园回避了。

“不说拉倒。哎对了，娜姐、小络他们呢？”钱加多想起同事来了。

一问这个，俞骏驳斥：“你还好意思问。他们打电话你不接，通知你去单位你不理，现在倒想起他们来了。”

“那不是一时之气吗，后来我悄悄地去了两回，嗯，咋一个人也没见着？”钱加多道。

向小园笑着说了：“我告诉你，你又会觉得我说谎。”

“那你没告诉我啊。”钱加多道。

“即便想告诉你，也告诉不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向小园道。

“我去，就搂个妞喝了个花酒，后果这么严重，把他们抓起来啦？那为什么不抓我呢？任务我也参加了，花酒我也经常……不，偶尔喝。”钱加多想不通了。

正说着，一声尖厉的警报声响起，两辆黑色的轿车追上来了。车灯是临时警灯，一前一后挟着俞骏驾乘的这辆车，前方开始喊话了：“豫A××213，马上靠边停车。”

“多多，你这个乌鸦嘴呀，看看，抓你来啦。”俞骏笑了，缓缓地把车靠边停下，下车的时候他看了向小园一眼。向小园满脸愁容尽去，绽了个笑容。只有钱加多蒙在鼓里，紧张兮兮地下车。

阵势不小，来了四五位，走到近前，面生。俞骏递着证件：“我们是中州市反诈骗中心警务人员，你们是谁？”

“自己人。谢经纬副厅命令你们马上报到，跟我们走。”当中这位面无表情地说道。

俞骏和向小园明白了。可还有不明白的，钱加多嚷道：“去哪儿报到？我不是警察，我不去。”

那人瞄了他一眼，简单粗暴地撂了句：“铐走！”

“我去？！别、别，我去、我去！”钱加多被来真格的便衣吓住了，紧张地钻上了车。

车前行下了高速，往城西疾驰，在江山路一带拐进了体育场旧址，再往里走，就是省劳动干部管理学院旧址了。俞骏心里越来越明朗了，原学院迁址后，这里小园区因为环境的缘故成为纪委和监委办案的首选，有“干部收容所”之称，有资格进这里的，基本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案。

经过三道门禁，车泊在一处旧式小楼前。钱加多懵头懵脑地下车，看到几人时急切地大喊：“嘿，陆虎。”

那几位穿作训服的，不是陆虎、络卿相几人还有谁。他们听到先是一愣，然后几人撒丫子往这里奔，眨眼一圈人围上了钱加多。揪耳朵的、捏腮帮子的、掐肚子上赘肉的，个个赞得“啧啧”有声，“胖了啊”“肥了啊”“过得滋润啊”。钱加多不胜其烦地拍掉几人的手，紧张兮兮地问：“咋回事呀？莫名其妙就把我抓进来了？”

那位领路的脸色稍好了点儿，答非所问：“一会儿再叙旧，反正进来的都走不了。”

这一句听得钱加多心又沉下去了。三人刚进门就看到了谢副厅从楼上下来，钱加多刚想套个近乎，却不料谢副厅拉着脸指着外面众人安排：“你们把这个胖子看好咯，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手机交上来。”

“啊？这说关就关呀？”钱加多吓菜了。那些人自动略过他，上了楼。程一丁、娜日丽、络卿相几人围上来，前面拽的、后面推的，把不情愿的钱加多拉走了。邹喜男喜滋滋地说：“好啊，好啊，终于不无聊了。我其实最想的是多多。”

络卿相好奇地问：“多多，你干啥了？都触发警报了，这儿的内卫全出动了，我还以为抓谁呢，结果抓了你这么一堆肉。”

“我能干啥？我就去段村吃了顿饭，回来的路上就被抓了……”钱加多没反应过来。

娜日丽一下反应过来了，一怔道：“你去十方家了？”

“啊，主任和组长带我去的。”钱加多道。

“是不是和咱们分析的一样，这是一个潜入任务？”娜日丽有点儿小兴奋。

陆虎提醒道：“如果投敌了，也是这个结果。”

“啊呸，你才投敌了呢。”钱加多唾了一口。

几人一停，后面追来的要收手机。众人赶紧催着钱加多给家里打电话，接下来就要回到原始时代了。钱加多经历过类似的情况，苦着脸说：“我妈得多担心我啊，又没手机玩了。咋这么倒霉呢，我都不是辅警了，还要禁足啊！”

“快打吧，服从命令。”程一丁善意地劝了一句。

钱加多拨了号码，打电话都得按免提，电话一通，钱加多急急地说：“妈妈，妈妈，我又被警察逮回队里了，得禁足一段时间，回不了家了。”

“啊？真的？”钱妈惊呼。

“可不，真的，这能开玩笑？”钱加多道。

“哈哈哈哈……”电话里一阵长笑之后，就听钱妈道，“那太好啦，省得你天天偷你爸的钱打赏主播，好吃懒做的，让队里好好操练操练你。”

“啊？这么恶毒，你是亲妈吗？”钱加多怒了。

“幸亏是亲的，不是亲的我早掐死你了。就这事？没事挂了啊。”钱妈吼着。

“你等着啊，我要报复你。”钱加多嚷着。

“就你？要有那出息，这么大了还啃老？咋报复，我听听？”钱妈针锋相对了。

钱加多一想，恶恶地说：“我不结婚，不给你找儿媳妇，我要丁克，让你家绝后。”

“哼，就这招啊，我跟你爸再生一个，很难吗？你滚远点儿啊，直接别回来了。”钱妈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拿着手机的钱加多傻眼了，就连过来没收通信工具的人也忍俊不禁。他同情地伸出手，钱加多可怜兮兮地把手机递上去，苦着脸看着兄弟们。兄弟们憋着笑，陆虎刚想安慰一句，不料一开口，自己先喷笑了。他一笑，其他人憋不住跟着全笑了。

这个丑丢大了，钱加多一拍大腿，一屁股坐在地上，真的快哭了。

楼上的谢经纬看了那活宝几眼，慢慢地关上了窗户。相比下面的闹腾，楼上出奇地安静，站在房间中央的向小园、俞骏意外地见到了消失多日的巫茜。巫茜在笑，把两个人笑得有点尴尬。回身的谢经纬

盯着两个人看了足足一分钟，才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可以啊，关于被开除公职警员斗十方，市局已经下了封口令，而且严令你们原单位人员不得和他擅自联系，这是……故意挑衅一下？”

“没有主动联系。我们是去探望一下他的家属，毕竟是前同事嘛，人走茶可以凉，总不能心也凉了吧。”俞骏道。

谢经纬没理他，看着向小园问：“你呢？”

“我……同意俞主任的意见。”向小园道。

“好，处分一直没下来，趁着今天，我就先口头宣布一下，即日起解除俞骏、向小园反诈骗中心的现任职务，具体工作由市局选派人手接手。什么意见？”谢经纬道。

“没意见。”俞骏道。

“服从组织安排。”向小园道。

两个人对此似乎并不意外，而且，似乎还巴不得这样。

“明显不服气嘛！不过不服气也得忍着，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和他们一样，全部被禁足在这儿，由巫茜老师给你们上课，好好学习学习，就这样。一会儿上交通信工具，今晚把你们见斗本初的情况写一份情况汇报。”谢经纬草草结束了。

“谢副厅，我有句话要问。”俞骏拦住他了。

“我可能回答不了。”谢经纬直接答道。

“我一直在基层，化装侦查和潜伏任务没少干，从警也二十年了，我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总不至于把能用

的人，都禁足在这里呀。”俞骏口气软了。

谢经纬不为所动，问道：“还有呢？”

“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位已经被网上公开揭底的警员，怎么出这个任务？即便市局给个书面处分，分量也不够啊？还有，不管对方是谁，肯定是诈骗行当里的老手，不可能有什么方式能够取信他们啊……还有，别忘了沈曼佳的手段，他对付郑远东可是用过硫化喷妥撒纳剂类的药物。我不认为谁能抗得住，哪怕是位训练有素的警员也不行。”俞骏道。

这话终于让谢经纬动容了，他抿了抿嘴，拍拍俞骏地肩膀道：“你把我们的担心都说出来了。那我给不出答案，唯一能做的只有等。”

“啊？还真是个任务？什么任务？”向小园急切地问。

“说了你不信，没有任务。如果有任务，就是停职。”谢副厅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又拍拍俞骏。俞骏让开了路，这位领导心事重重地走了。

房间仅余三人，巫茜被向小园和俞骏盯得不自然，她尴尬地解释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负责给大家不断灌输计算机犯罪常识……哦，还有枪械和格斗训练。我们现在直属省厅指挥，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俞骏踱了两步，坐到了椅子上。还未想明白，收缴通信工具的警员已经进来了。从此刻起，一切通信断绝，再想自己刨消息也不可能了。

“手机。”

“还有吗？”

王自光和斗十方现在也在上交手机，收手机的是一个留胡子的马仔，提醒他们俩道：“要有手机转账，现在就办。不过，光板你不会有大额转账的需要吧？”

“没有，没有，我用现金。我就来凑个热闹，这是我一兄弟，来玩两把。”王自光谄媚地道。他一拉斗十方的衣服，胸前那文身露了点儿，捎带解释了句：“自己人，回来躲风头。”

这文身比通行证还管用，那人直接放下了警惕，挥手放行。斗十方和王自光上了一辆商务车，一上车就全黑了，这车的贴膜真叫好，从里头都看不到外头。

车晃晃悠悠转了二十分钟，泊停了。下了车就看到一处四环的院墙，到这地方就没那么紧张了，望风的马仔上得前来，很客气地请一车拉来的七八人往里走。王自光在这里毕竟是名人，那马仔居然认识他，笑着逗了句：“哟，光板，又在哪儿搞到钱啦？”

“打麻将赢了点儿，来这儿碰碰手气。”王自光得意道。

“那你来对了，今儿这场开第二天，绝对放水，请！”马仔道。

“放水”是地下赌场的一个说法。新场招徕赌客，总要让人多少赢点，此谓放水，不过仅仅是口头上说说，其实真相是啥，鬼都不知道。

没想到这个地下赌场名副其实地就在地下，刚铺的简易地板、新贴的墙纸、崭新的赌台，还真有点儿澳门新世界的味道。里面的赌客

已经有二三十人了，正围着一个赌台押注。荷官似乎也是境外来的，穿着制服，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不断地在喊：“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斗哥，最低下注是两千，封顶五万。”王自光拿着可怜兮兮的一摞筹码回来了，在这里显得有点儿寒酸。赌台前有个豪客，面前已经堆了一大堆筹码了。

“给我。咱们看看路。”斗十方接过了，和王自光凑到了赌台前。

绿布、白格子线、牌盒，不断抽牌的青葱嫩手……斗十方的眼光慢慢移向那张赌台上的客人，居中的这位是主角，其他人拿着筹码观望，还有嫌换筹麻烦直接捏一叠纸钞的。这儿没那么讲究，现金、筹码一概全收。他瞄了几眼，那位一直在赌的豪客真是霸气侧漏，看准了一副，直接抓了两摞筹码往庄上一摞，恶狠狠地吼：“庄，封顶！”

那是直接砸了五万，荷官喊了几次“买定离手”，其实是等着其他人下注。不料这是个孤注，估计看热闹的人多，都怕这么大的封顶，押注被吃得多。即将结束下注时，斗十方蓦地出手了，一倾身，一把筹码直接和豪客的摞到一起：“跟庄！”

“买定离手。”荷官最后喊了一声，一按小铃铛，一张，两张……最后一张发出来，围观的人爆出来一阵嘘声。那豪客哈哈狂笑着，把一大堆筹码全部搂回到自己面前。木铲子把一小堆筹码推到了斗十方面前，斗十方捡到手里，那豪客朝他一竖大拇指道：“兄弟，有眼力。今天我是运气爆棚了，来了个长庄，继续封顶。”

哗地又上了五万，这个示范效应厉害，“嘭嘭”一阵连响，筹码、钱，押庄的垛起了一大堆，怕得有二三十万的押注。这刺激得王自光

直抚小心肝，高潮来了。他紧张地拉着斗十方，却不料斗十方意外地把刚收到手的筹码，一倾身垛到了“闲”上。

“一把进一把出，心平气和不为输啊。对不起了，大哥，我唱个反调，给您现现眼。”斗十方谦恭地说道。

“四口庄了，绝对是长庄。”豪客确定地道。

斗十方笑而未语。荷官叫着“买定离手”，一按小铃铛。一张、两张，第三张庄一出7点，这一圈人兴奋地直跺脚，嘴里不停地喊：“庄赢、庄赢、庄赢……”

闲第一张是方块2，第二张随着大家的鼓噪出来了，梅7。

哗地一下，那一圈人往后仰，龇牙咧嘴的、痛不欲生的、狠狠握拳的，还有使劲给自己一耳光的。其实离赢只有一步之遥，都出四口庄了，为什么不押闲呢。

“庄7点，闲9点，闲赢。”

荷官面无表情地说着，把一大堆筹码和现金收回去了，一小堆筹码推到了斗十方面前。

连赢两把，现在王自光看斗十方的眼光已经是景仰之情如滔滔不绝的口水了，他吸溜了一下口水，和着袖子一擦，凑上来问：“下把押啥？”

斗十方没吭声，看着豪客在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求哪位过路神仙，这一出“闲”整得赌客队伍的情绪乱了。一群人拿着筹码，押庄也犹豫，押闲也犹豫。荷官喊了几遍，闲上庄上都有下

注。那豪客也有点儿不确定了，闲上押了五千防连闲，庄上押了一万防跳庄，而且他还有些奇怪地看了斗十方一眼。

这时候，斗十方手指一弹，一枚两千的筹码骨碌碌地滚到了一赔七的押注上：“和！”

“你是故意来唱反调是吧？”豪客怒道。

“大哥，我也不知道该下什么，下个和呗，和气生财嘛。要不您也下点，一赔七呢。”斗十方道。

“前五把刚出过和。”豪客道。和是两方点数持平，这种情况不多，所以赔率高。

“那我输一把呗。小输大赢，多好啊。再来一个。”斗十方说着，最后离手时，干脆又撂了一个筹码。那筹码骨碌碌地滚动着，荷官厌恶地看了一眼，已按着小铃铛已经开始发牌了。

庄3、闲5，第一轮牌。第二轮牌庄3……最后一张亮出来牌闲A。

庄6点，闲6点，和！

“啊……”王自光一摸脑袋，激动地啪叽摔地上了。那些押注的又是表情各异，喊声不同。这时候，像陀螺一样骨碌碌转着的筹码才停下了，一停下连荷官的表情也骤变。她根本没注意到，最后扔进来的筹码，是一个一万。也就是说，这位押了一万二，要赔七倍，足足八万四。

这时候气氛奇怪了。荷官脸红一阵白一阵，看着远处，慢条斯理地数着筹码赔给了斗十方。豪客意外地盯着斗十方，奇也怪哉地说了句：“兄弟你赌神啊，连中三元。”

“运气好，运气好……刚才门口的兄弟还说了，今天场子老板放水。呵呵，捡了个便宜。”斗十方收起了筹码。手里已经拿不下了，王自光激动地往兜里揣着。那些人齐齐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不好意思地伸手止：“歇两把。甭看我，我得看你们下，我才会下。”

估计是怕别人沾他运气，这引起赌客严重鄙视。不过大赢家一停，这台就又冷了。豪客开始下小注了，偶有跟着的，也是几千几千地下，输输赢赢又过了几把。突然间斗十方筹码吧唧拍到了庄上大声说：“庄，庄、庄……庄必赢。”

这货已经令人惊艳过了。他一喊，一大堆筹码噼里啪啦地争先恐后往庄上押，就连那位豪客也跟风了，急着往庄上垛了三万。那荷官脸上表情微微一松，似乎有点儿笑意，不过还是机械地发牌，庄8、闲1……果真是庄赢面已出，众人鼓噪地喊着“花、花、花”，只要出一张花牌就是8点，却不料牌一出，是个2，憋了，零点。闲倒也真不大，是个3。闲4点赢了。

“哎呀，输了输了。”斗十方痛苦地捂着前额。那些翘首企盼的赌客眼睁睁看着筹码被全收走了，又是一番痛不欲生。

咦？还有押闲的，两个一万的筹码赔到了闲上，王自光美滋滋地收起来了。敢情是斗十方在庄上押了两千，而王自光却在闲上不声不响地押了两万。

“你们一伙儿，还有这么玩的？”豪客怒了。

“大哥，这还不跟您一手押庄，一手押闲一样，大赢赚钱，小赢护本呀。”斗十方道。

这一句倒把豪客给噎住了。一干赌客总觉得哪儿不对劲，眼看着那两个人跑着去兑筹码了，这才有人明白过来，惊呼：“还是赌神啊。

闲押两万，庄押两千，输了两千赢了两万呀？”

“这人邪了。”有人纳闷，本来想嚷出千的，可这场合怎么可能出千，先押注后出牌，除非和场子一起出千。

“多邪的人老子都见过，今儿跟他耗上了。”豪客拍着桌子道。

不过让他失望了，那两个人兑了钱，喜滋滋地离场了。这么多人总不能明目张胆地把人截下吧？门口看场的人往这边看，赌桌上的“豪客”微微摇摇头，于是斗十方和王自光二人，大大方方地赢了钱扬长而去。

赌场的服务还真不错，来者自愿，去者自便，居然还有车接车送。斗十方和王自光跳上车刚驶离未久，一辆商务车就驶进了院子。下车的毛二心里咯噔了一下，愕然地对同来的宋瘦子道：“这他妈是帅哥的场子，总不能来这儿赌钱了吧？”

宋瘦子也愕然，拿着手机看看定位，抬头道：“来晚了，人已经走了。”

“进去看看，是不是出事了。”毛二急急地往里进，看门的马仔问候着，都叫着“二哥”。他进了场子扫视一遍，看场的悄悄给他指指侧门。两个人奔去拉开门，那儿是一个通风处，“豪客”正拿着电话说：“对，就那光板，带了个小子，寸头，胸前有文身……妈的，刚开场就赢了十几万，跑啦……”

他说完挂了电话，鞠躬问候二哥、宋哥。毛二一把揪住他问：“看看，是不是这个人来过？”

“啊？就是他。”豪客惊愕地道，不知道啥情况。

“出千你们是专业的，这啥意思？这个人在这儿出千赢了十几万？”宋瘦子奇怪地问。要是正规赌场，可能还有个赢家，地下赌场嘛，有输无赢，有来无回。

“可不叫你说着了，我也纳闷呢！这孙子就带了万把块钱，进来就连中三把，只输了一把，还是押得最小的两千。”豪客道。

“只玩了四把，赢三输一？”宋瘦子问，这倒正常。

豪客解释道：“他押两千那把输了，可同来的人押两万赢了，其实还是赢的。咱们这场可是控制的，赢的都是自己人，就没外人能在这儿赢过啊！”

最后一句是真相了，声音压得极低。毛二听乐了，安抚道：“没事，没事，人、钱我都给帅哥找回来，跑不了。”

宋瘦子说了句：“场子录的监控给我看一遍，快去拿。”

“豪客”奔去了。宋瘦子和毛二对视着，两个人眼里都蓄着笑意，半晌，宋瘦子问毛二：“你想说什么？”

“能在这场子里赢钱的，那他妈可是神人了。反正我是没见过。”毛二不吝赞美道。自己的场子有多黑自己清楚，但要被黑吃黑了，他想想都佩服得不行。

“那得把人弄住了。他在这捞一票有钱了，一准得远走高飞，再找可就难了。我觉得这人身上的本事不止这么点儿，咱们还没掏干净。”宋瘦子道。

两个人低头密谋着，不一会儿拿到了监视录像，两个人且看且走，循着定位去抓捞完一票有可能飞走的赌神。

十赌九骗，骗中有骗

王自光当年确实是富二代，今夜久违的富人生活着实让他感慨了一番。他搂着左边的妹子说：“哥当年在这儿，一周得包七场啊。这次当喝一大白，不，一大杯红酒。”他一饮而尽，又搂着右边的妹子说：“穷虽穷了，不过没事，哥今儿碰上赌神了，早餐还在地摊吃，现在就来夜总会了，哈哈哈……”

这货笑得有点歇斯底里，听得出凄厉。要不是看在酒开得不少，小费给得也不少，俩妹子估计得吓跑。她们毕竟啥客人都见过，身边这位明显是个来装的二货，净拣贵的酒开，一副先把自己往死里喝的架势。

“嘭”的一声门开了，俩妹子吓了一跳。一看进来的五六个人的架势，很知趣地起身。娱乐场所经常有这种混社会的人恩怨纠缠，她们遇上这事第一反应是躲着。

王自光抬着蒙眬醉眼，口角还溢着口水，嘚瑟地从怀里掏出一把钱一扔，道：“谁呀？老子有的是钱，怕老子喝不起呀！”

当头儿的一位示意手下捡钱，然后他径自上前，一揪王自光，噼里啪啦地正反十七八个耳光，然后把酒水一泼，虎着脸问：“醒点没？”

“啊？我不认识你啊！”王自光糊里糊涂地答道。

“喝成这样……嘿，那位赌神呢？”这人揪着他问。

“休息了。哈哈，明天还要大杀四方。哈哈……”

“带走，带走。”

几人挟着王自光。王自光兀自挣扎着，却不料在这种天天有醉汉胡闹的场所，架走一个人还真不会被人注意。王自光直接被架到了一辆商务车上，这帮人还算讲规矩，有人替王自光结了账，出来上车即走。

逮到王自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宋瘦子和毛二的手机上。两个人对着面前的环境犯着愁，这是南港国际商厦，一幢五星级酒店，信号停留在这里，这可不是进去想怎么带人就怎么带人的场所。

毛二看看手机，已经零点了。他愤愤地骂了句：“这孙子挺聪明啊，钻这儿了。”

“可能预计到黑场子的钱不好消化，选址不错。”宋瘦子赞了句。

毛二点了根烟，又给宋瘦子发了一支，征询：“那咋整？”

“知道我当警察的时候会怎么处理这事吗？”宋瘦子问。

“不知道，说说，让咱学学。”毛二求教道。

宋瘦子慢条斯理地说：“一般，我盯上了目标，会判断他的走向，找准机会把我们掌握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么不动，要么一击必中！”

“宋哥，你知道我文化不高，还总喜欢给我讲理论。”毛二道。

“很简单嘛，他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定位，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而且我判断，他会很快离开，这还有悬念吗？等他出来上路，那不就解

决了。”宋瘦子阴阴地说道。

这肯定是个最好的办法，毛二甚至没有质疑宋哥的判断。两个人又招来数位手下，然后坐在车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隔十几分钟就吩咐手下的人瞅瞅，那办事方式相当完美，有俩马仔直接就和值班的保安聊上了，就坐在门口等。

一直到凌晨四时，车里已经昏昏入睡的宋瘦子被惊醒了，电话里，马仔只说了一句：“出来了。”

宋瘦子拽拽毛二，提前发动着车驶离了，边走边好笑地自言自语道：“凌晨四五时，是人体最虚弱的时候，这和我们选择突袭的时间是一样的。毛二，咱们别露面，让大帅折腾去。”

“好嘞。”毛二拿起了电话，通知自己人。

这时候斗十方已经收拾妥当，在总台退了房。出了酒店门，网约车已经到了，他上车说了句“去高铁站”，一下子泄了气一样，靠在后座上休息。

南方城市的景象很美，特别是凌晨空无一人的时候，这是能欣赏到城市建筑最美的时间。楼层的霓虹、摇曳的月色、调皮的草坪灯，把城市装点得美轮美奂。这儿带着湿意的空气和中州截然不同，哪怕是美景当前，人也总是忍不住怀念家乡。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油条羊肉汤的叫卖声，可能已经有路边热气腾腾的大锅和包子笼屉，那飘出几里的香味真是让人难忘啊。

这个点父亲快起床了，他一贯起得早，一想起最亲近的人，斗十方觉得心头被针扎了一下似的，生疼生疼的。那种疼和痛苦不一样，是一种你无法形容、无法名状可却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疼痛。父亲病

倒的时候他有过类似的感觉，总怕这个世界丢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可现在倒好，他把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段村。

“我将骗到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他莫名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手抚着胳膊上、胸前的文身，脑子里回放着一幕幕经历过的细节。一件事是由无数个细节组成的，每一个细节环环相扣，可以预见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这是作为骗子的基本功。你的眼睛看到的不只是现在，而是要比现在远一步、两步，甚至很多步。因为你预见得越远，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他强行把思绪拉回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上：被绑架、被审讯、莫名被释放、摘下一堆跟踪器……然后反过来去赌场黑吃黑，再然后，卷着这包不多不少的钱远走高飞。他心里默念：“江前胜和江帅胜是兄弟，江前胜是沈曼佳的前夫，沈燕是沈曼佳的姐姐，沈燕和江帅胜肯定有勾结，而江帅胜的老家就在南港，这兄弟俩一直把控着地下赌场，所以这里发生的一切，一定逃不过沈燕的眼睛，在某个角落里，她一定在盯着。”

“所以她不会让我走。”斗十方蓦地睁开眼睛，心明如镜，不过眼前依然是空无一人的街道，他像召唤一样念念有词说着，“出现吧，当你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其实已经身在局中。所以，出现吧，你们的思维已经进入了误区。”

就像天神显灵，他话音方落，迎面疾驰来的车嘎一声横亘在路上，后面两辆车追上来斜斜地堵着。司机惊愕地刹车，车方停，后座的斗十方跳下车就跑，不过已经晚了，三辆车下来了七八个人。司机眼见着斗十方出腿蹬翻一个，包里掏出酒瓶砸翻一个。这人打起架来生龙活虎，一两个人真不在话下。那包钱被他当盾牌使了，挡着水管和厚背刀，抽冷子就砸翻一个。不过好汉难敌人多，眼见逃不了的斗

十方跳起来，用包带子勒住了一个人做人质，刚僵持几秒钟，对方早有准备，从背后套了条蛇皮袋。一下子目不视物的斗十方落到劣势，几根棍子“嘭嘭嘭”一阵招呼，接着，他连人带袋子被拖到了车上。

驾驶位的司机早吓得瑟瑟发抖了。车走了，留下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大摇大摆地踱到网约车前敲了敲车窗。司机紧张地说：“我啥也没看见，大哥，我有一家老小要养呢。”

“有行车记录仪吗？”对方一人问。

“有，有，给您。我嫌麻烦，根本没开。”司机赶紧摘了车窗上的玩意儿递上来。

“嘿，这兄弟知趣。继续往前走，一定要开到客户指定的地方再接单啊。”那人扔下二百块钱，扬长而去。

司机弯腰捡起了落在驾驶位的钱，赶紧启动车子，加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他边走边打开了行车记录仪，不是他摘下的这一台，而是车辆自带的。画面直接就在中控大屏上显示着，时间是凌晨四时五十五分，这场打斗录得清清楚楚。

急促的哨声在省干部学院某幢建筑的走廊里响起，灯亮，一阵踢踢踏踏的声音，原X小组成员从各寝室里出来了，少了斗十方，多了巫茜。一个个都穿着作训单衣，笔直地站在门口，报数，点名……哦不对，还少了一位，教官吼：“昨晚登记的钱加多呢？”

“还睡着。”络卿相小声道。俞骏赶紧补充了句：“教官同志，他是辅警，是无意被牵涉进来的。”

“上了我名单就是我的学员，把他叫起来。”教官吼着，声音低沉，听着吓人。

络卿相和陆虎进去了。没想到钱加多胆也不大，已经在惊惶地穿衣服了，紧张地问：“这咋跟军训一样？”

“比军训严，每天都是实弹射击。”络卿相道。

“我操，不早说，我只玩过射击游戏。”钱加多道。

钱加多麻利地起身，不过发的衣服有点窄。他站到门口，肚子上的赘肉把衣服撑起了一个球形。那教官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就带队下楼了。

晨跑，二十圈起。几个年轻人已经习惯了，刚入队的向小园和俞骏都吃不消，跑了一半，向小园一手捂着腰吃力地跑，俞骏已经喘得开始挪了。至于钱加多嘛，直接大喊一声“啊，我不行了，我要昏厥了”，这货说昏就昏，直接躺倒在地，还做了口吐白沫的动作。

只可惜钱少的作秀在这儿失灵了，那匀速跑着的教官路过时提醒了句：“昏一会儿，起来继续跑啊！你就是爬着也得练完课目。其他人，继续！”

“太过分了。”钱加多一骨碌儿爬起来，浑身肉一抖一抖地跟上来了。这可不成啊，昏倒都没有理，这法子不管用，得另想辙。

几位入队早的组员先跑完全程。向小园和俞骏落后几圈，等跑完已经是汗湿全身了。最后就剩钱加多，那教官看这货实在愈懒得厉害，噘着嘴一打口哨儿，一只威风凛凛的狼犬从宿舍奔来了。教官一挥手：“上！”那狗通人性似的，追着钱加多就上去了。

钱加多猛地回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情急地狂喊：“妈呀！妈呀！救命呀！救命呀……”

他喊着“救命”，脚步一下子快起来了，飞一样地跑完两圈，到最后居然还能坚持不倒，扶着双杠，大吐着舌头，连“救命”也喊不出来了。

“其实贝贝可乖了，不咬人的。”络卿相笑道。

陆虎拍拍钱加多，说：“刚来时我也被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这是教官逼出个人潜能的方式。厉害啊，多多，你是会飞的胖子啦。”

大喘着气的钱加多说不上话来，向这俩人狠狠地竖了根中指。娜日丽不忍心，上前搀着他，嘴里劝：“别歇，慢走……很快你就会习惯的。不过多多，你确实也该减减肥了，这才几天就放飞自我了。”

休息的片刻，教官走向了俞骏和向小园，两个人赶紧站起来。那教官敬了礼，俞骏赶紧还礼道：“别价，在这里我们都是学员，没有级别。”

“我是感谢你们的配合，以你们的职位，能够有勇气走进训练场就值得尊敬了。”那教官道。

“不客气。”向小园道。

“我当然不会客气。体能是练出来的，潜能是逼出来的，我们的任务是逼出你们的潜能。每个人都有无限潜能，能逼出多少，取决于你的毅力和自律程度。”教官道。

“谢谢，受教了，我确实该锻炼了。”俞骏道。

教官回身，喊着口令，稍歇一会儿，第二组警体拳训练又开始了。

身体被压榨到极致，思维可能就要退化。事实也恰是如此，一群人都累得死去活来了，就想松口气、喘口气，哪还顾得上想其他事。

袋子被拽了，袋子里的人滚了出来。脚被胶带缠着，他根本站不起来，只能以奇怪的姿势坐着。那几棍挨得不轻，头上肿了个大包，他靠着墙使劲蹭，权当揉揉伤处。

“哦嗯嗯……”几声奇怪的声音，被缚着的十方侧头看，看到王自光被胶带封着嘴，正激动地想说什么。不过没有用，说不出来。斗十方环视周围，四个持棍的愣头青看着他，这光景没有逞英雄的机会，他呵斥了王自光一句：“安生点儿！人家要的是钱，又不要你这条烂命！”

说得王自光黯然了，钱不就是命吗？他不哼哼了，居然哭上了。一个马仔踢了他两脚骂了几句，这时候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着衬衫西装裤、挺着发福肚子的中年男人，早有马仔称着“帅哥”，拉过椅子。他一坐，其他人把截到的钱往桌上一放，小声说了句什么，应该是说钱被花了多少。

“给这位兄弟解开。”那位帅哥道。

有人割胶带，有人拉人，站起来的斗十方揉揉身上，帅哥朝他招招手，又指指对面的位置。有人放着凳子，那是礼遇了，给他坐在对面的机会，斗十方大大方方地坐下来。这中年胖男笑道：“你手也够黑啊，打伤了我们好几个人，认识一下，鄙人江帅胜，道上人称帅哥，兄弟你怎么称呼？”

“姓斗，名十方。”斗十方道。

“哪一伙儿的？那边的我倒知道些。”江帅胜问，目光落处，却是斗十方的胳膊上的文身。

“我说了您不一定信，是有人按着我强行文上的，我不是电诈团伙的。”斗十方道。

江帅胜一笑，露出几颗烟渍发暗的牙，好奇地问：“听说过逼良为娼，没听说过逼良为骗，新鲜啊。”

“骗倒不用逼，那我是专业的。老板要看得上我，说不定我能干点活儿。”斗十方的姿态放低了。

江帅胜一拍桌子，嚷：“妈的！我们对付出千的是剁指、砍手、挑脚筋，给你个好脸色你倒想往上爬了！”

“别价，江老板。”斗十方不卑不亢地说道，“您明知道我不可能出千，我也不是老千，而且像我这样穷鬼一个的，手脚全乎的才好使不是？”

“呵呵。”江帅胜笑了，这人与那愣头青相比有点可爱。他掏出手机，划出视频，一点播放，在斗十方面前扬扬，说道：“你在我的场子里连赢四把。你要是能连赢我四把，我就给你个活儿干。”

“赢不了。其实我不会赌。”斗十方道。

江帅胜一愣，拍着桌子怒道：“你不会赌都赢了，那我们成什么了？”

“你们也不会赌。其实那场子是骗，或者准确地讲，叫赌骗，是骗钱的一种。所有的地下赌场差不多都是这么玩的，说好听点叫十赌九骗，说不好听点，其实是每赌必骗。”斗十方道。

这底裤扒得江帅胜并不着恼，反而好奇地问斗十方：“知道十赌十骗还敢来赌？当然是骗，不骗怎么赚钱啊。条子查得三天两头挪窝，

你以为容易啊？”

“不容易，但你们玩得不高明，如果是真凭运气赌，我根本不敢上手，毕竟我也保证不了运气站在我这边。可要是骗赌，那我就敢出手了，而且，出手必赢。”斗十方道。

“说说。就冲这个给你留个全乎腿脚，否则早该废你了。”江帅胜道。

“手机。”斗十方一伸手，江帅胜扔给了他。就见斗十方拉着快进，指点道：“我进去后发现，荷官的牌玩得很专业。她的指微蜷、指无缝，这是高手，不管她手里藏什么都看不出来。所以整个场面的出牌，应该在她的控制下，否则就像您说的，开不了多长时间。万一遇上个运气真爆棚赢把大的，想让人家输回来的机会都没有，毕竟这里不像澳门是合法赌博。”

江帅胜一直盯着他，未语。斗十方继续指着另一位“豪客”说道：“这个人的演技有点浮夸，垛五万筹码封顶的时候，神态、表情几乎都没变化，似乎对开牌的结果并不期待。那能说明什么呢？只能是个托儿喽。”

江帅胜笑了笑道：“这个好像确实是个托儿。”

“不止他一个。手里掂着筹码，表情不激动、不紧张，眼光乱瞄门口或者别人的，都是托儿。真正的赌徒除了赌台和钱，是不会盯其他地方的。所以昨晚赌台前，除了装土豪的，他身边这个、这个，以及这个都是托儿。”斗十方揭底道。这和组局诈骗一样，你进了炒股群，觉得有专家荐股，有很多客户每天玩得像模像样。等你最后赔光了才发现，其实就自己一个炒股的，其他的都是骗子。

“有点儿意思，继续，你还没说你怎么赢呢。”江帅胜问。

“知道是赌骗，那就容易赢了。我下第一把之前是这个土豪的独角戏，没人跟，我跟着。荷官总得让我赢一把作为示范，否则没人跟上来，所以我赢了；第二把，赢过一把一下子上头了，那几位赌客把大注都押庄上了，全部押注有三十万，去掉托儿的，正常赌注也应该有七八万，而我押闲只有两万多，你们总不能吃小赔大吧？所以必须让我赢。”

斗十方解释着，再拉视频：“第三把路子变了，几个真正的赌客庄闲都有下，而且都不大。这种路数不管吃庄还是吃闲意义都不大，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都不吃，让路子更混乱一点儿，所以我判断要开和。但是我下多了呢，又怕荷官杀我，所以只下了两千。我又故意和这位土豪怼起来，趁着荷官分神准备发牌的工夫，把一枚筹码弹到了和上。注意，这是个特殊手法，筹码能转几十秒。等荷官注意到时，她已经来不及出千换牌了。所以，我赢了第三把。”

“至于第四把就简单了。”斗十方拉到最后道，“我连赢三把，又休息了几把，在场的人都认为我运气不错。我突然间押庄，你的这些托儿跟着起哄，那些上头的肯定跟上来了，这把我必输……可我的同伴押闲呢，也就必赢了。就这样，帅哥，这玩的是个心理战，不是赌术。”

几个马仔都听得神往了，好奇地打量着斗十方。在地下赌场能赢四连炮，那是十几倍的收益，要是背景再硬点儿，这钱还真拿走了。

江帅胜听明白了，微笑着思忖。思忖到这个人精妙之处，他不由得伸出手来鼓掌。他笑着问斗十方：“你真想在我这儿找个活儿？”

“嗯，落难了，总得攒点路费。您照我挑出的问题改良一下，比现在通杀要强得多。我建议啊，比如光板这种名人，您完全可以发点小钱雇他啊。”斗十方道。

王自光激动地又喊了。不过这个人让江帅胜嗤之以鼻，直接道：“这他妈是个滥赌鬼，连老婆都被他押过。”

“可以把他打造成一夜暴富的样子啊，无非是换身衣服，配个好车。名人效应，要是赌客知道连光板都能在您的场子里发财，那还不得趋之若鹜？这广告效应多好，都省了给中间人的提成了。”斗十方道。

这个反转的想法听得江帅胜眼一直，兴奋了，一挥手道：“你们把他带走，找老三合计合计，就按这位高手说的来。不都知道他赢了吗？打扮打扮让他当个托儿。”

两个马仔应声拎起王自光，撕掉胶带的一刹那，王自光如释重负地感恩了：“谢谢帅哥啊，我一定当好托儿，你们别打我啊。”

“去吧去吧。”江帅胜挥挥手，打发走了光板几人，他笑眯眯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正襟危坐，像求职人在等结果。

过了好一会儿，江帅胜起身，撂了句：“给你个活儿，可别嫌差啊。”

“放心，帅哥，我能吃得了苦。”斗十方起身恭敬地道。

“外面有辆商务车，给我几个兄弟当司机吧。他们的脾气可没我好啊，干活儿可有点儿眼色啊。拿着，这月的工钱，想多挣，靠自己的本事。”江帅胜说着，拎走了钱袋子，顺手扔给斗十方一摞一万块钱。他走时颇有深意地看了斗十方一眼，提醒了句：“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啊，要是不干或者干不好，那我可帮不了你了。”

“放心，帅哥，我一定能干好。”斗十方躬身送人了。

他揣好钱，听着引擎声响才慢慢出来，这里是个城边仓库，已经废弃了。那辆逮他回来的商务车就泊停在路边，他快步走向商务车，拉开了驾驶室的门，方一坐定，他惊得“啊”一声回头，表情愕然不已。

后座上，那个宋瘦子和毛二，都龇着嘴冲着他笑。让他大白天都觉得阴森森的，后背一阵发麻。

有时候贼船是想上都难，可有时候却是你想不上都难。现在说不清是哪一种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斗十方已经在贼船上了。

第二章 假戏真做与狼共舞

谜题求解，若隐若现

毛二是个绰号，他没介绍自己的姓名；而宋瘦子没有绰号，介绍了自己很易记且响亮的名字——宋朝。斗十方在黑恶组织第一天的工作，就是驱车行驶不到10公里，登记入住一家民宿。然后毛二和宋朝就自行离开了，让他好好休息，而且，把这辆价值不菲的商务车也留给了他。

斗十方总是在忽而天堂、忽而地狱两个截然不同的境地来回。比如今天，他早晨还被人套在蛇皮袋里，上午就躺在洁白芬芳的软床上惬意地休息了。几天前他还是这些人的阶下囚，一转眼，就成了他们的座上宾。

实力啊，实力，想低调都不允许啊。

到这步境地，斗十方反而不紧张了。他惬意地睡下了，多日求活的疲累，让他放松之后一下子睡得很死。免不了要做梦，做乱七八糟的梦，甚至做了一个被人逮住整得死去活来的梦。已经阴阳相隔的伍建利出现在他梦里，而且拿枪顶着他，戳穿了他的谎言和他的真面孔。然后，砰地一枪，斗十方惊坐起，浑身冷汗涔涔。

回到现实，这才发现是有人在擂门，咚咚直响。

他起身下床开了门，宋朝笑吟吟地站在门口，道：“你这司机可真不合格啊，现在是下午五点，直接就睡了一天。”

“这几天我不是逃命就是拼命，还不是你们害的？”斗十方并不大客气，回身坐到了床边，要穿衣服时，宋朝已经扔过来一身。夏季的标准装束，牛仔蓝、花衬衫，还有一双崭新的凉鞋。斗十方不客气地穿上，随口问道：“我说宋哥，不会又往里头塞几个信号源吧？”

“既然你都发现了，我们总不能再现眼吧？”宋朝笑道。

“不对呀。”斗十方纳闷道，“你们最后怎么追到我的？我用的假身份登记，五星级酒店那种地方，你们总不可能查得到吧？就算是警察，短时间内也不行啊。”

“你猜。”毛二得意地道。

斗十方的动作停了，他摸摸自己身上的文身，不可能是植入进皮肤了啊，那会有感觉的。

他一思索，毛二等不及了，干脆告诉他：“哎呀，你猜不着。你昏迷的时候给你喂肚子里了，过几天自己就拉出来了。这法子，你警惕性再高也没用。”

斗十方表情尴尬，啐了一口，骂道：“真孙子啊，用这么损的招儿。”

“要是不够损，还真对付不了你。你说人没留住，回头还卷了十几万飞啦，我们这脸可往哪儿搁啊。”毛二道。

斗十方穿戴妥当，起身道：“你留着我有什么用？跟着你们干吧，你们信得过我吗？再说就算你信得过，我心里也过不了那道坎啊。妈

的，差点儿没把我折腾死，我回头再给你当小弟？我的脸往哪儿搁啊？”

一连几问，毛二点点头深表同情。宋朝笑着邀道：“这不，我们兄弟请你喝顿酒，赔个不是。我们也没想指挥你当小弟，过不了这道坎儿没关系，我们和大帅都熟悉，回头给你个场子，自己抽水赚钱吧。请！”

“谢了。”斗十方一拱手，给了个江湖惯用的礼节。

三人下了楼，此次却是毛二驾车，直接从郊区往市区驶。他们就近选了家酒楼，方坐定，生猛海鲜流水般地上桌，意外的是，居然还有一碗像模像样的中州烩面。斗十方也不客气，先就着大碗吃了这家乡的味道。

屏退了服务员，敬了几盅酒，斗十方且吃且问：“在这地儿，面食可稀罕了。谢了啊！”

“宋哥专门安排老板搞了一碗。小兄弟，你原来在条子，不，警察里干啥的？”毛二问。

“反欺诈，也就是反骗。你们认识的朱丰，还有长安出事的郑远东，包括你们老板的妹妹那案子，都是我们单位办的。”斗十方直接说道，狠狠噎了毛二一句。

宋朝插话了：“这你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朱丰案是部督案件，只是因为他籍贯在中州，那儿也有个国际机场，所以放你们那儿了。长安案跨省，你们顶多是协办。”

斗十方笑了笑，对毛二说了：“毛哥，都有一叛徒前辈了，他的级别比我高多了，我这儿还有什么可打探的。”

宋朝龇着牙花，恨不得给这货一瓶子。毛二纠正道：“打探个屁，我是好奇，你在大帅场子里赢钱那本事，也是警察里学的？”

“那倒不是，家传，我爸就是老千子。南方旧时候玩江相派的比较多，北方明四暗四门，‘金评彩挂、风马燕雀’听说过没？杜其安就是其中‘风’字一门，江湖人称杜风头。”斗十方道。

毛二一愣，回看宋朝。宋朝点点头：“有所耳闻。本来以为是挂个名号扯淡，没想到这拨人是真厉害，不管打击多严，他们照干不误。”

说了一句又断音了，斗十方吃得唏嘘有声，明显谈兴不浓。毛二问了：“蒙我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警察里有政审，你这样的能当警察？这跟我们队伍的政审一样，你没玩过坑蒙拐骗，不懂吃喝嫖赌，我们组织是不收的。”

“可不叫你说着了，组织里也经常混进坏人嘛，比如我，比如……他。”斗十方笑着，示意了宋朝一下，听得毛二哧哧笑了，看宋朝表情尴尬，他又赶紧闭嘴了，端了杯酒，两个人喝了一杯。他们放下杯子时，那碗烩面已经见底了，放下碗的斗十方这才夹菜吃海鲜，看样子胃口极好，一点儿也没有水土不服的样子。

“来，我敬小兄弟你一个，有些事确实是身不由己，你原谅则个。”宋朝瞅了个机会，敬起酒来了。

“甭客气，我当过看守，抓人、拿人上手段的事我干过。不至于记仇，但真成朋友也不可能啊，就算我诚心，你们心里能没个防备？来，喝一个。”斗十方碰杯，直接一饮而尽。

这话倒是字字扎心，一点儿也不作假。毛二倒有点欣赏这小子的坦荡了，他看了宋朝一眼，两个人明显心里有话，但这话怕是不好说出来。

“我说二位，你们俩都把我审了几天几夜了，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啊？再说，我底裤都被你们扒完了，你们不至于认为我还藏着什么秘密吧？”斗十方愕然地问。

“逼问出来的和自己讲出来的，那不一样。”毛二道。

“我说的一样啊。再说我就是见习警员，还没有宣誓正式入籍，我能知道多少啊？就算我知道，你们隔着千里之外，打听中州的警务有个屁用？”斗十方道。

“不对，不对。宋哥你说。”毛二把话把交到了宋朝这儿，估计是弯绕得过大，他解释不清。

宋朝笑着道：“也没什么，沈老板本来期待你回去，但没想到你们自己人动手更狠，直接切了，这条路也就断了。本来我们想你会仓皇逃走，可却又错了，没想到你反杀回来，居然在大帅场子里捞了一笔。如果不是我们和大帅有渊源的话，你还真得逞了啊。”

宋朝笑着看斗十方，这么惊艳的小浑球儿还确实不多见。斗十方边吃边问：“然后呢？起了招揽之心？”

“你意下如何呢？如果真是招揽呢？”宋朝顺坡下驴了。

斗十方想了想，热切地看着两个人。就在两个人觉得有门时，他却笑着摇了摇头。毛二怒道：“你没路走了，都愿意去给大帅当马仔，反而看不上我们？”

“毛哥，你看我以前是当条子的，不是当傻子的。要赌个钱啥的还成，你们那事我玩儿不转呀。再说逆风那事是部里盯的大案，相比将来被警察逮住，我其实还是愿意落到你们手里。”斗十方道。

毛二不忿，宋朝却是拦着他道："这是实话，这兄弟敞亮。但，看在我们兄弟这么客气的分上，还有接下来要给你安排生意的分上，多少给点明示嘛。"

斗十方不说话了，一掏口袋，那一摞一万元扔到桌上了。他一吸鼻子，斜斜一翻眼，更直接地说道："那这点儿钱，真不够。"

"早说嘛。"毛二一拍大腿恍然大悟了，"钱还不是最简单的事，说，你要多少？"

斗十方竖着一根指头，大开口道："100万元吧，凑合在中州买套房。我也得活啊，没来钱的渠道，我总不能真当骗子去吧？"

这口气端得是不小。毛二愕然道："宋哥，我就说了吗，咱们脱裤子放屁，看这要钱多不客气，警察要黑起来根本没坏人什么事。"

"那你准备让我们用这100万元买什么？"宋朝淡定，看不出喜怒。

斗十方眯眼一笑："点拨啊。"

"你点拨我？收100万元？"宋朝惊愕了。

"不，点拨你老板。你的手包上有个反光点，有人在看咱们吃播吧？"斗十方道，示意了下宋朝放在桌上的包。被揭破的宋朝点点头，并不否认。斗十方继续问道："你们好像和长安的那伙是一路，手法都一样。今天录下的这个，有一天会出现在网上吗？那样的话，我可就不是吃海鲜了，得吃几年牢饭了。"

"兄弟，你又逛夜场又参赌，都不用其他的事情，已经够吃牢饭了。"宋朝笑道，"警察这个职业不用我教你吧？好事干一百件、一千件不会有什么反应，那是应该的；但坏事只要有一件，那就不应该，

你就会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我只是替身，你要的100万元，得让看吃播的人决定值不值。”

“无所谓了，你们犯的事比我大，总不至于举报我去。”斗十方揪了根龙虾钳子，挑着肉吃道。

那贪婪之相出来，就连毛二也有点儿厌恶了，他小声问：“说说吧。你四把赢十几万元就够稀罕了，你要动动嘴就拿100万元，我可得给你当马仔了。”

“那别耍赖啊，我就开始了，你想知道什么？”斗十方问。

宋朝一愣，反问：“我怎么知道你想卖什么消息？要不你直接告诉我逆风在哪儿。”

“好。”斗十方吃着，直接道。

毛二嘴一哆嗦，把舌头咬了。宋朝眼一直，愣了。恐怕这时候在摄像头终端后的人，也惊讶到无以复加，他们都惊愕地等着斗十方的下文。

沈燕、毛二、宋朝的照片，包括江帅胜的照片，一张一张被巫茜仔细地贴在案件板上。这是晚饭后的学习时间，从计算机犯罪直接跳到了案情分析，让下面听众微微诧异。她清清嗓子道：

“从总局传来的最新案情，沈燕、毛登科（绰号毛二），注意这一个，宋朝，南平市一个中心派出所的所长，因职务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服刑释放后消失了几年，有证据发现他加入了江前胜电诈犯罪团伙，一直在缅北、马来活动。这位江帅胜，是江前胜的弟弟，现居南港，以经营地下赌博为业。注意，我们接触过的沈曼佳和她的姐姐沈

燕，是数年前缅北诈骗行业有名的姐妹花，据传都和江前胜关系暧昧。向组，您有什么疑问？”

“这是朱丰、江前胜以及长安一案的余孽，他们在境外的组织已经被我们摧毁，现在躲在境内肯定比在境外安全。我的问题是，消息的来源是谁？总局不可能从首都把触角伸向沿海一座小城市。”向小园直接点明了。

巫茜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我的任务是把案情公布给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人举手了，不过心里都打着小九九，有怀疑一闪而过。巫茜继续道：“我们追了逆风这么多年，对他的情况多有了解。我总结一下，最初的阶段，境内外犯罪活动是这样组织的，由逆风提供黑产信息，包括诈骗目标、需要的银行卡信息等。境外的组织实施诈骗，这些钱也由境外的势力处理，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大量车手集中取现，有些案情严重的城市，银行甚至不得不限制ATM机取现。”

“第二阶段，在遭到我们打击后，车手取现以及明目张胆地转账行不通了。紧接着他们就升级了犯罪手法，获取黑产的方式不变，而转移黑产的这些人，只认钱不认人。他们不但服务于境外犯罪，而且同时也服务于境内的诈骗团伙，这让他们有机会熟悉实际诈骗的环节，进而催生出了复杂的网络划转洗钱方式。这些是黑客的长项，他们多以工贸公司、对外贸易公司等形式。把赃款大量挪出境外……这些信息来源于对银杏基地缴获硬盘的分析。我们掌握的情况是，逆风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他们在五年内划转的资金，超过100亿元。”

在座的人员一阵嘘声，这雪球大了去了。

“从整体上讲，电信诈骗已经成了犯罪领域的头号难题，大量外流社会财富倒逼我们央行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制资金出入境管理，其中就有针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因素。限制政策出台后，这种划转方式就不灵了，于是他们继续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网络支付、化整为零地在网购、电子点卡、物联网卡上等。最终汇集的资金，会由专业的洗钱人士处理，有可能出境，也有可能不出境。这些洗钱高手的背后都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完全可以做到境内外资金独立流通。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很有可能让我们追踪非法资金的撒手锏失效。”

俞骏举手了。巫茜示意，他直接问：“为什么给我们讲这种基于全国的反诈形势？总局难道准备接收我们直接指挥？”

众人一笑，这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出来了，上级的动机何在呢？又有一种疑惑在众人心里升起，都纳闷了。

“也不是不可能。由部里直接指挥的案件每年都会有很多。”巫茜搪塞了一句，转移了话题，“那再返回来我们说实际的情况，在江前胜一案里，有1.1亿元资金去向不明；在去年‘6·12’朱丰跨国电信诈骗一案里，有9000万元去向不明；在去年长安虚拟传销一案中，有3100万元最终没有找到去向。这些钱的下落最终要落到逆风头上。综合江前胜、朱丰、沈曼佳的口供，我们还原出这样一个诈骗江湖的沉浮，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同伙，叫逆风，最早给他们提供黑产信息挣取佣金。然后又通过自己在境内犯罪团伙的关系，给境外这些人提供诈骗赃款出境的便利，从几十万、几百万到上亿元，盘子越做越大。但毕竟是财帛动人心，在江前胜出事的时候，帮凶逆风顺便黑掉了江老板在境内诈骗到的赃款，之后朱丰也遭到了同样的事。两个骗枭其实是两个可怜虫，进监狱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被黑的。”

下面一阵笑声。巫茜的手戳戳“沈燕”的名字，道：“这个算得上老板娘吧，她的动作是，先去了趟缅北，不过像她这种上榜的人物，再想在当地组织恐怕就不可能了。我们分析啊，她应该是去招兵买马，为了她妹妹沈曼佳的事。这应该是个狠角色，之后她就销声匿迹了。不过我们在南港市发现了毛二、宋朝这两个江前胜的马前卒，我们判断沈燕暗藏的团伙应该也在这一带。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位沈老板娘会有什么动作？”

“报仇？”邹喜男脱口而出。

“江湖混靠本事，被人黑吃黑是本事不够，报什么仇？”钱加多加入讨论了。

娜日丽一笑，对他竖着大拇指，夸道：“有见地。”

“那她的目标肯定和沈曼佳一致，还是追逆风。”络卿相道。

“你确定？追逆风为什么窝在老家？”陆虎提异议了。

“骗子的较量还用面对面吗？说不定是智商上的较量。”娜日丽道。

巫茜插话道：“我重点问一句，她会有动作吗？”说着她的眼光投向了俞骏。

俞骏点点头：“肯定会。我们不知道如何找到逆风，但她未必不知道，毕竟他们是同伙儿。比如上一次其实就是沈曼佳带的路，否则我们根本找不到银杏基地。”

“总局也是这样判断的。而且警示我们，这股黑恶势力在南港盘根错节，不排除有实施恶性犯罪的能力。可以想象，逆风掌握的财富是

数以亿计，冲着这个，杀人放火都在所不惜啊。”巫茜道。

“这是曲线救国，迂回的方式。”向小园脱口说道。众人都看着她，她更清楚地解释道：“我们没有线索直接找到逆风，那就跟着最了解逆风的同类。但这个人未必追得上啊，都是习惯于躲在幕后的人。”

“是啊，越思虑现在的案情，我才越发现你们在长安一案中有多么艰难。我和周组长都欠你们一个道歉，我们不可避免地有贪功的心思，而事实证明，做得最好的，是你们。”巫茜诚恳地道。

人家当面说出来了，在座的反而不好意思了。俞骏却是趁机问道：“如果早这么坦诚相见就好了，请你诚恳地回答一个问题。”

“不要问我十方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巫茜打预防针了。

“不是他，是其他事，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可以吗？”俞骏问。

巫茜点点头，纳闷地看着俞骏，似乎觉得他不该还有其他问题，俞骏认真道：“周修文肯定不在中州，没有回总局。我觉得，他应该在——南港，对吗？”

咝……这个问题让向小园发根一竖，觉得意味深长。

巫茜想想，犹豫了片刻，轻声道：“对。他走的时间比十方失踪的时间晚两天，一直在南港。”

俞骏愣了，其他人也都愣了。不过区别在于，其他人迷惑得一头雾水，而俞骏，阴郁的脸上却慢慢泛起一丝玩味的笑容。

与狼共舞，与虎谋皮

斗十方此时脸上挂着神秘莫测的笑容，他吃了一口，像要开口说话。那俩紧张得眼睛瞪圆了，可不料他却没说，又吃了一口，又像要开口说话，那俩紧张得嘴都张开了。可不料斗十方依然没说话，还拿着杯子喝了一杯。

这把毛二逗得勃然大怒，骂："孙子！今天你敢涮你毛爷，信不信剥光你再电你一回？"

"毛哥，你这脾气混诈骗团伙，能混到今天简直是奇迹啊。"斗十方笑道。毛二被宋朝拦住了。

宋朝问："哦，你不是卖逆风的消息，而是卖关子啊？"

"不是卖关子，而是在考虑值不值。这话你能听懂，毛哥肯定听不懂，你背后的人呢，我不确定她能不能听懂。要是货给了不识家，那就亏大发了。"斗十方答道。

宋朝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能听懂就够了。"

"未必吧，在我们原来的单位，信任都是个奢侈的词。到现在你身处的这组织里，要说信任恐怕就是笑话吧？就怕明珠暗投啊。"斗十方道。

"明珠暗投"这个词让宋朝眉头皱了皱，似乎另有所指，他不屑地笑笑，斥着斗十方道："你高估自己的智商了。沈老板比你聪明的怕是不止一百倍。"

“那好，我告诉你逆风在哪儿。这个问题你们惊讶的原因在于，可能没其他人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唯一知道逆风在哪儿的人应该是沈老板。”斗十方道。

毛二一怒，宋朝摁着他，听得出斗十方话里有话。就听他继续道：“她肯定已经有了很多线索以及方式，也有很多想法，否则这种比登天还难的事，没人敢尝试。但是某些方面的缺失导致她无法确定一个最正确的方向，其实就差一层窗户纸，戳破便可。”

“好，继续，如何戳破？”宋朝问。

“第一，我问你，逆风会出境吗？会金盆洗手吗？”斗十方问。

“都不会。境外他不熟悉，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不敢走，在外面收拾他可比在这儿容易。至于金盆洗手更不会，这一行一旦开始便无法停止，除非被抓。”宋朝淡淡道。

“好，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骗局依然会继续。到他这个层次，恐怕设局诈骗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存在感、成就感，以及满足感。我们可能达不到他所在的层次，但有个问题，他会在什么地方诈骗？”斗十方问。

“这我哪儿知道？”宋朝愣了。

“但我知道。沿海城市、中心城市以及各省会等发达城市，现在的反欺诈预警已经深入到社区、小区、写字楼，宣传铺天盖地。常用的银行卡、对公账户等载体已经被加上了几道限制，所以除了玩高科技远程作案的，不会选这些地方。我判断，他会找三四线甚至更偏远的城市，人口聚集、经济条件尚可的，或者新开发、正在开发的区域，这种区域的信息相对闭塞，对诈骗的预警不像发达城市那么敏感。由一市或者几市向周边的县、镇扩散，是最佳的手法。”斗十方道。

毛二果真没听懂，他看向宋朝。宋朝嗤鼻，不屑地说道：“这地方就多了去了，而且和逆风的身份不符，他恰恰就是个玩高科技的。”

“别人偷驴咱拔橛子，这是犯罪升级；再升一级就是教人偷驴拔橛子，咱只负责牵驴。既然你跟着我和沈曼佳走了一圈都没看明白这个连环局是怎么做的，我打赌你肯定不了解北方八大骗的手法。‘金评彩挂、风马燕雀’，各有特色，杜其安最擅长的就是组织涉众类诈骗从中渔利，用大量的毛骗掩护自己浑水摸鱼。货到付款诈骗，长安那档子虚拟传销诈骗，都是这种手法。”斗十方道。

宋朝疑惑地出声：“这个我知道啊。可即便是杜其安也不知道逆风所在啊。”

“你太纠结于一个目标，而忘了身边的风向。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杜其安要收罗张光达这帮臭名昭著的传销分子？”斗十方问。

这一点拨，宋朝眉头一舒，脱口道：“他要拉自己的队伍？！对对……要拉队伍。逆风他们这一伙儿原来主要合作的就是缅北的江老板，这儿一出事，他们的来源也跟着断了。”

“这是第二点。他肯定在组织自己的队伍，而传销前科人员是首选，这些人原本就组织严密，数量众多，反侦查意识强，把这帮人收罗回来可就是现成的队伍。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组织的结构是自带循环，大头目抓了，下面的小头目马上能补上；小头目即便全被扫了，下面大大小小的中坚骨干仍然在。而且他们的量刑都不重，犯个事被抓，出来都还能赶上下一拨。”斗十方道。

这话让宋朝陷入了沉思。斗十方只待他思考着，听着他喃喃道：“对呀，他们不但卖信息，而且还不断往境外卖人头，为什么不能另起炉灶自己干呢？”

“往往是这样，最得力的帮手，会成为最有力的对手。单纯的电信诈骗不论在技术上，还是从组织架构上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如果前沿技术和底层的市井智慧结合在一起，那就显得匪夷所思了。我告诉你一个洗钱的事，你们洗钱都用网络转账，怕被逮着。他们就有一种方式刷卡套现。我最后一次办案，一个小超市，两个月刷卡套现近百万元。所有持卡的人都是他们找来的地痞流氓，那成本可比你们水房还低啊。”斗十方笑着道。

这时候毛二终于插上话了，连声赞道：“对对对，人海战术厉害。现在满大街信用卡套现的，都是半公开地干，要是咱们有一帮人，用这么个方法刷卡，那累死条子他们也抓不过来呀。对，这活儿传销那帮货肯定干，抓着判不了多久，出来还干。”

“嗞……可能吗？”宋朝有点儿惊讶于这个说法。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以骗子的个性，没有十几倍、几十倍的利润绝对不会掏腰包，而这拨人前期给这些传销分子的可都是真金白银，花这么大的代价，无非就是把他们作为消耗品，一茬一茬地消耗。你觉得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组织成员吗？这个成本比你们在境外组织电诈要低得多吧？”斗十方问。

毛二看看宋朝，越听越心惊了。这手笔怕是比前老板、现老板都不遑多让，那么庞大的团伙组织起来，结果是……他惊声道出来了：“哎哟我去，这得赚多少钱哪？”

“比你们只多不少。每个案件的案值都以亿计，每个案里消失的资金都是个天文数字。要是分量不够，也不至于两位沈老板都追着他不放了。”斗十方道。

宋朝此时想明白了，手指有节奏地叩着桌面，思忖道：“问题是，我们无处下手啊。难道你的意思……我直接问吧，你觉得逆风会在哪儿？”

“我想如果沈老板有你说的聪明百倍的话，已经知道了。骗局所在就是逆风所在。他是你们的同伙，作案的习惯差不多和你们一样。比如，找多个替身，把自己深藏到幕后，但不会走远，而是在幕后静静地看着每个细节。大多数时候，他会站在离骗局核心最近的视角。这个地方，不会很远。”斗十方道。看两个人愣着，他干脆提醒，“你当警察不称职，当骗子也不合格呀。只顾着盯我这个小丑，大鱼就在眼前都不知道。”

宋朝表情一下子大变，大张着嘴，手指着斗十方，终于憋出来一句话：“照片！上次跟沈总偷拍的那些人，他们在哪儿，骗局就在哪儿。骗局在哪儿，哪儿肯定有逆风的线索。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近两年来，全国入刑的诈骗嫌疑人里，有传销前科的占比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骗局，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转行。你们想想，有逆风的黑产信息加上洗钱水平，有八大骗的组织经验，再加上底层传销人员的执行力，这个阵容，不比你们在境外组织的电诈团伙差吧？”斗十方玩味地笑道。他且吃且说，状极悠闲，不知不觉已经吃多了，打了两个饱嗝。

听到这里宋朝已经佩服不已了，他下意识地看着手包，似乎在等老板的消息。毛二小声问道：“这啥意思？好像什么也没说啊？”

“老板的事不可能什么都让你知道啊。比如，前沈总就认识朱丰，还搭过伙，而朱丰和杜其安那几位是前同伙儿；比如，他们之前的合作里，没准某些细节会被留心，成为撒手锏；再比如，老板说不定已

经胸有成竹，准备关键时候对逆风致命一击，否则我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让她能安稳地坐在这里无动于衷。别看我，我顶多是个棋子，说不定和晟辉商贸公司一样，是逆风用于吸引对手注意力的棋子，只要一被折腾，马上就会成为弃子。很不幸，我现在就是了。”

斗十方自嘲道，自斟了一杯，向两个人敬了一个，然后自顾自地倒嘴里了。

这样子倒让宋朝和毛二两个人顿生歉意，正想安慰一句，桌上的手机嗡嗡地响了。宋朝看了一眼，赶紧起身走远几步，放到耳边听着。这个电话很短，宋朝几乎是刚接听就挂了。他站在门口奇怪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直接道:“说吧，这席扯淡值多少钱？”

“100万元，给你。”宋朝道。听得毛二激灵一下子，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后面还有更狠的，宋朝继续道，“附带送你一个马仔。毛二，从现在开始你跟他。”

“啊？”毛二惊得站起来了。

“我出去一趟，沈老板叫我。你……”宋朝小声说着，说完匆匆走了。毛二愣在当地半晌才回过神来，不过重新落座后，表情已经成了接受的模样，笑着给斗十方倒了一杯酒，恭敬地放到他面前。这么个面目狰狞、剃掉胡子比兽人不遑多让的爷们儿谄媚起来，实在让人硌硬。斗十方赶紧说道:“别这样，毛二，我就开个玩笑，你别吓我啊！”

“老板发了话，别说让我当你马仔，就让我当你马子，我也不能有意见。大男人说话，一口唾沫一颗钉，你选的马仔不能反悔啊。”毛二极其认真地讲，这认真说话的样子，比威胁差不了多少。

斗十方一副牙疼的表情，不过也只能忍着。这个犯罪分子比想象的有职业操守，不但伺候新大哥吃饭、喝酒，就连上厕所都跟着。直到斗十方累了回民宿休息，他都寸步不离，就在沙发上睡下了。

匆匆离开的宋朝叫了辆车，撵走了司机，自驾着径直上了高速，沿高速行进半个小时，缓缓驶入了一处服务区。这是个临停小站，仅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这样的小站有小的好处，就是非常非常僻静，特别是大晚上，除了嗖嗖掠过的轰鸣的马达声，基本没有其他的声音。

他亮了亮车灯，远处出口也有灯亮了亮。他小心翼翼地驶近，把车放在暗处，然后踱向那个漆黑的角落里，走得更近了，才辨识清楚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车门哗的一声打开，他躬身登车，车门锁上了，里面别具匠心的空间就尽落眼底。

香氛很浓，灯光晦暗，改装后的座位是环形的，中间一个小台上放着红酒和杯子。沈老板拿起酒瓶优雅地倾上了半杯，示意着给了宋朝，然后自己捏着高脚杯慵懒地靠着座位，慢摇着杯中的红酒放在鼻下轻嗅，时而还抬起长长的眼睫，看有点局促的宋朝一眼。

“干得不错，软硬兼施，总算奏效了。”沈燕称赞了一句。

宋朝无心饮酒，放下杯子道：“这个家伙口气太大。沈老板，不至于因为这几句话，就给他一百万吧？”

“为什么不呢？我们又不缺这点钱。”沈燕道。

“但是……”宋朝像不舒服，却说不上来什么地方不舒服一样。

沈燕替他说了：“你是觉得无功有禄，难以服众吧？”

“对。”宋朝干脆地认可了。

“他有句话说得好，最得力的帮手往往是最有力的对手。我的理解是，反过来也成立。”沈燕道。

“啊？”宋朝吓了一跳，这意思是，要把这个最有力的对手当成最得力的帮手。他赶紧道，“沈老板，您再考虑一下，这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收服的。”

“所以才叫你来商量啊。其实，今天我委派律师去见了见佳佳，他还在等我的电话。”沈燕说着，掏出手机，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电话通了，传来律师的问候：“沈女士，您好。”

“您好，李律师，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沈燕问。

“开庭估计还得一个多月。没有什么变故，她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我按您的要求问了她几句话，现在方便说吗？”律师问。

“嗯，说吧。”沈燕道。

“律师会见会被全程录像，所以我只能暗示。我用笔提前在手心写了一个斗十方的名字，让她看了一眼，直接告诉她，外面的这位朋友问候您。她的表情很奇怪，我说不清她在想什么，咬牙切齿，有点像愤怒，又或者像陷入回忆，好久才说了一句话，‘别去惹他’。”

“别去惹他？”沈燕纳闷了。

“对，就是这句。之后我又告诉当事人‘您的这朋友现在在沈总手下办事’，她就笑了，好像明白了，笑着说‘肯定是我姐看上他了，不过那可是只降不住的小狼狗’，一定让我劝劝您，不要高估自己的魅力。”

律师的话让沈燕沉吟良久，然后追问道：“还有吗？”

“没有了，她可能心情不太好，起诉的罪名很重。”律师道。

“好的，谢谢您，李律师。”

“不客气，有最新的消息我再联系您。”

“好的。”

电话挂了，沈燕看着倾听的宋朝，像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个妹妹呀，从小和我就是你抢我夺，谁也不服谁。能让她给这么高评价的人，还真不多，你觉得呢？”

“我其实也想不通，他这德行怎么当的警察。一定是政治处的人眼全瞎了才招这种人。警察队伍里招聘，政治、思想、信仰是放在第一位的，否则能力再好也不会考虑，这个人反了，警察的品质全没有，浑身江湖气。”宋朝评价道。

沈燕笑了，看着他，欣赏着他笔直的坐姿，调侃了句：“确实是，你比他像警察多了，但你能力真不如他。今天的这席话还真值一百万，不是他点醒，我现在都没弄明白杜其安收罗那帮传销人渣的深意，其实这和咱们在海外开盘买人头一样，确实是拉起自己的队伍了，而这支队伍有个好处是无限循环。我们对于刑罚的态度是规避，而他们这一类，连动脑筋规避都省了，直接消耗。我最早从朱丰处听到过有关八大骗的传闻，电诈历史也就十几年，而这些江湖人的市井智慧，可延续了几百年，小觑不得啊。”

“难道，他蒙对了？”宋朝不信地问。

“当然对了。如果不是在事前抓到他，我都怀疑他参与了，他猜的人员组成、组织构架，甚至案发地的描述都正确。我得到这个消息，代价都不止一百万。这个人在看守所当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看守，青狗

和他们的关系就源于此，我想呀，在那儿耗得学出本事来了。”沈燕道。

宋朝两眼圆睁，消化着这事带给他的震惊，一时竟无言以对。

沈燕欠欠身问他：“如果告诉你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能把这些人挖出来吗？”

“可能不行。我们就几个人，没有准确的信息办不了。”宋朝道。

“那大帅的人行不？”沈燕又问。

宋朝直接摇头：“大帅手下基本上都是地痞流氓，在本地还行，离开南港就差点儿意思了，要是地域不对，方言那关都过不了。”

“大帅的人，没用；我们的人，不够用；外聘的人，轻易不敢用……我现在，可上哪儿找管用的人啊。”沈燕悠悠一叹道。

“您是说，现在逆风确实像斗十方说的那样，在某个城市组局？”宋朝的思路慢了半拍。

“当然，我们都一样，再多的钱也填不满欲壑，怎么可能闲着。”沈燕道。

这个问题就来了，宋朝倾身求教：“那对付底层这帮炮灰意义何在？我们人再多，也不会比他们更多啊？”

“像你们精于格斗一样，制服一个人，得打在他的痛处，他的节奏才可能乱，他才可能露出破绽，否则一层一层招数遮着，谁也看不到真相。我现在需要能准确敲到他们要害的人和手段，否则我们没机会，逆风恐怕理都不会理我们。”沈燕道。

这把宋朝难住了，他思忖道：“您是想，把他这个弃子，当成棋子重新给放回去？以他和逆风的新仇旧怨，肯定是往狠里干，最好干个你死我活？”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处在劣势，需要一个变数，否则逆风这个局我破不了。”沈燕双眸如星，凝视着宋朝道。宋朝知道这不是直视他，而是入神了，像她所有谋划考虑细节的时候。

逆风的局，一个变数……只言片语让宋朝想起了斗十方的判断，老板可能确实不会让下面的人知道所有的事，但有人能猜到她的心思，恐怕足够让她动心了。

“你在想什么？”沈燕突然问。

一句话惊醒愣了好久的宋朝，他出声道：“过于冒险，但值得一试。”

“好，回去等消息吧，把这位爷伺候好，给他个卖身卖命的价。”沈燕道。

“好。”宋朝点头应道，车门慢慢打开，他躬身下去，快步走向车辆，上车驶离了。

看不到宋朝的车灯了，前座那位倾听良久一言未发的胖女人这才启动车辆，回头问：“沈总，这种人未必信得过。”

“你指哪一个，老宋？还是那个斗十方？”沈燕问。

“都信不过，老宋跟了江总几年，每次出事都堪堪避过，不是身上没胆，就是心里有鬼。而斗十方啊，我琢磨不透，经验告诉我，凡琢磨不透的人，都有问题。”胖女人道。

“不重要。只要管用，用便是了，不管是他们惊出了逆风，还是逆风解决了他们，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变数，我看他怎么应付。”沈燕笑道。

“斗十方和逆风不在一个量级上，加上宋朝他们几个也不行。”胖女人道。

“呵呵，你理解错了，斗十方还不够资格成为变数。走吧！”沈燕道。

胖女人愣了下，这真真假假的让她一时分辨不清了，她机械地说：“好的，那我们下一步……”

“消息快来了，我现在都有点儿难以相信，我们千辛万苦淘到的消息，和斗十方猜的基本一致。逆风针对他还是有道理的，像这样有资格日后成为对手的，得扼杀在萌芽中才安心。这两个人是对冤家啊，要是就这么把缘分断了，那可就太可惜了。”

沈燕笑着道，杯中酒一饮而尽，乘着夜色上路了……

一体两面，真假难辨

时间又过了一周，准确地讲，是钱加多已经度过了适应期，他每天掰着指头数到了第八天。意外的是，这货对被禁足居然没有太多怨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这里发现了好玩儿的事情：每天实弹射击。在外面一年也难得摸一次枪，即便实弹也是可怜的几发，而在这里是敞开供应，可能开枪开到你两手发麻、耳膜又痒又疼，教官还在那里纠

正着姿势要点让你继续练习。别人觉得难受，对痴迷游戏的钱大少来说就是享受了，他每天噼里啪啦地一通乱射，把这里当绝地求生的实景了，那骚姿势吓得教官派了一个人专门看管他。

晨练，上午培训，午休半个小时，下午训练两个小时格斗，继续培训，在黄昏实弹射击，晚饭过后还有一个小时培训，之后是洗漱休息。

枯燥的封闭生活会让你很快强制性适应，比如吃饭，已经不像在单位里那样说笑逗闹，偶尔还讨论工作，现在每个人都是低头闷声大嚼，基本上三五分钟解决。然后洗盆子，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洗完，在食堂门口列队，报数，再向楼里排队回去。

到了晚上，学习内容不多，管理也相对宽松，每天可能就这个时间最轻松了，除了不能和外界联系，并不限制你接受外界的信息，但也仅限于与工作相关，不可能像在外头玩得那么昏天黑地。

队伍的标准队列是，俞骏排头，向小园紧随，娜日丽在第三，之后依次是程一丁、邹喜男、陆虎、络卿相以及垫底的钱加多。人丑多作怪说得没错，进楼时钱加多就出怪了，嘬着嘴“嘘嘘”打口哨儿，教官养的那条黑贝摇着尾巴奔出来了，直奔到钱加多跟前蹭他，钱加多偷偷地把几块排骨扔给它。

这几天钱加多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和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起码不用怕跑步时被它威胁了。

络卿相瞥到了钱加多的动作，小声提醒：“别乱喂贝贝，教官看见收拾你啊，贝贝是退役犬，健康已经出故障了。”

“所以说你们太没人性啊，都服役这么多年了，好吃好喝死了拉倒，至于节食控制受罪吗？”钱加多反驳道。

“嘿，胖子，你干什么？”

有人吼了起来，坏啦，终于被发现了，队伍自动停下。远处教官奔过来了，这一嚷贝贝都吓跑了，等他奔过来，钱加多斜眼吊眉瞅着他。其他人知道这是钱加多准备搅事的架势，俞骏赶紧上前道：“陈教官，这孩子可能是喜欢贝贝，他不是故意的。”

“谁说我不是故意的？”钱加多怒道，把劝的人怼回去了，他不客气地道，“我就是故意的，你给贝贝每天喂米汤药汤那是违反狗性的，就像把我们关在这儿是反人性一样。”

“等等，你说什么？”教官没明白这其中的类比。

陆虎赶紧道：“教官，多多特别有爱心，保证下次不犯了。”

“不是我虐待它，它像我的战友一样，它的身体受过伤，手术几乎把胃切除完了，根本消化不了食物。我说这两天它怎么半夜嚎着打滚，原来是你偷偷喂啊。我可告诉你啊，它可是功勋犬，入籍比你们还早，出了事肯定要追究责任。”教官黑着脸道。

这倒把钱加多听懵了，他嗫嚅半天，憋了句：“咦，妈呀，我一直觉得是它跟着你，原来是你伺候它啊，敢情这是人不如狗啊！”

“你！”教官瞪着大眼，被这个憨货噎住了。

冲突即将发生的时候，警铃猝不及防地响了起来，这是紧急集合的铃声。教官退后几步，喊着操列，众人迅速整队，等两辆车趁着蒙蒙的夜色驶进来时，这一行队伍在教官的带领下齐齐敬礼。

是省厅的车。谢副厅带着几位警装人员下来了，下午离开的巫茜也跳下车，最后一位下车的稍稍引起了躁动，却是多日不见的周修

文。他是唯一穿便装的，显得有点儿风尘仆仆。

消息来了？！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俱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来的这一行人却心事重重，当先几位提着设备奔上楼，巫茜和周修文小声说着什么，也未停步地直接走了，只有谢经纬站到了队伍前。教官归队尾，谢经纬开口道：“稍息，有个紧急情况，需要你们当中来个人配合一下，其他人到会议室集中。配合，你。”

指的不是别人，正是钱加多。钱加多一哆嗦紧张道：“厅长叔叔，不能干啥都把辅警往前面推啊，再说我连辅警都不是了。我妈可就我一根独苗，我可不能出危险任务啊。”

“报告谢副厅……”

“闭嘴。”

俞骏要说话，被谢经纬烦躁地打断，他指着钱加多道：“不让你打头阵，打个电话没问题吧？”

“哦，不早说，吓死我了。”钱加多的表情一下子恢复了正常。

“跟我来，其他人解散。”谢副厅带着钱加多上楼。那几位诧异地互相对视，然后紧随其后，追了上来。

准备工作足足做了半个小时，主要是让钱加多脱了作训服，把大裤衩和花衬衫换上，会议室这个谈话的地方被改造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茶室。让俞骏一行惊讶的是，这队人不知道什么来历，就一个四面白墙的房间，居然被他们用投影的方式，营造出了截然不同的氛围。

今天的主角是钱加多，他一出场，其他人就被清场了。周修文千叮万嘱地把他送进了场景。他烦躁地驳斥道：“知道了，打个电话你搞得像打劫银行一样，至于吗？”

他大大咧咧地坐到了座位上，开着手机自拍了几张，核准后，开始视频呼叫，嘟嘟几声忙音后，通了。屏幕上出现了斗十方的脸。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死哪儿去啦？”钱加多怒斥道。

“这不没死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斗十方答道。

“还会喘气就成，我以为你想不开自绝于人民了，哈哈……这是在哪儿？”钱加多问道。

斗十方道：“南方。我打工来了，谁也没告诉，哎你别告诉别人啊！”

“我告诉谁呀？好像你还有别人关心似的。不过你真孙子啊，不告诉别人，也不告诉我？”钱加多反问道。

“我走得急，这不，没混出个人样，我也不好意思见熟人啊。”斗十方道。

“那不能连你爸也不管了啊，他都问了我好几次了，整得好像我把你拐没了似的。”钱加多道。

“我不是不想家，而是没法想家啊。这样多多，我一会儿给你转点儿钱，你去看看咱爸啊，等回去了我带你happy……成不，就当帮哥这一回，哥承你情了。”斗十方道。

“行行，我去看。别转钱了，又不差那俩钱。问你呢，你啥时候回来？我女朋友追了好久，快上手了，别办婚礼的时候你不在啊。”钱加

多道。

“快了，过几天。现在有活儿我抽不开身，别急啊，人不回去礼也回去，放心，没准给你上个大礼，哥现在攒着钱了。”斗十方道。

“那说定了啊。”

“啊，我挂了啊。”

“成……”

通话结束，钱加多把手机扣到桌面上，投影和灯光消失了，灯光再亮起时，在幕布后面的几位现身了，操作电脑的、挂着耳机的，还有向钱加多示意离开的，仿佛桌上那手机是颗定时炸弹一样。钱加多一起身，周修文就小心翼翼地把手机装进了避光的袋子里，嘱咐着一位来人带走了。

“来吧来吧，都快憋坏了，让周组长给你透露点儿，现在到关键时刻了，也不知道究竟行不行。”

谢经纬叫着门外众人，进了会议室。他忧心忡忡的话像对自己说的。其他人可纳闷了，斗十方走得蹊跷，出现得更蹊跷，缺失了过程，突兀的结果有点离奇。

最后进门的是巫茜，周修文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巫茜拿着电脑，没有投屏，直接在电脑上播放着，这一放可把众人看得心惊肉跳了。斗十方在吆五喝六地嚷着什么，面前是“庄”“闲”，再近一点，是成堆的筹码和现钞，看着这货就像赢红眼的赌徒一样，每搂一把回来，都是那么肆无忌惮地大笑，身边是一群鼓噪捧场的人。

“现在大家总不至于担心他的安危了吧？”巫茜故意问了句。

“地下赌场？”俞骏问。

“南港市，这和江帅胜有关，一定也和江帅胜的哥哥江前胜有关，和这里有关的——沈燕。”向小园思路一下转过来了。

“不对呀，现在都知道他是个警察了，这还怎么玩？”俞骏纳闷了，他强调着，“即便给他的开除通告是故意的，只要从事过警察，在团伙里也立不住脚。”

“呵呵，我曾经也有这样的疑问，知道十方是怎么回答我的吗？”周修文道，看着大伙，没人说话，都期待着他的回答。他解释道：“他说啊，‘都知道电话上来的和钱有关的事是诈骗，可为什么一直还有人上当呢？恰恰被骗的，往往还会再被骗一次。这个原因在于，一个人对未知的领域没有判断力，警务之于诈骗嫌疑人，就是这样的未知领域’。”

“所以，你们就派他打入团伙内部了？不对呀，时间对不上，机会也不可能有。”俞骏不信了。

“准确地讲，不是打入，而是被绑走了。更准确地讲，在网上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时候，十方到政治处报到，我和他长谈过一次。他在那时候预判，可能还要有针对他的后续动作，而始作俑者肯定是逆风或者与逆风相关的人。所以，当时我们就放了条长线。”谢经纬坐着悠悠道。

众人的眼光复杂地投向谢经纬，这是最虐最没有人性的一种，以人为饵，只要出一点儿差池，就是白送人头了。

“他的判断对了一半，确实有人来了，可却不是逆风或者与逆风相关的人，而是与他有仇的一个人。我们也没料到对方会干净利索地绑

人，一下子就失去了联络，不得已才把大家圈在这个干部培训中心。”谢经纬说，听得出话里的歉意和浓浓的忧虑。

周修文接过话头，解释：“大家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你们面前的同事、上级。对于警务人员，任何具有危险性的任务除非自愿，否则不可能成行。十方和谢副厅谈话的时候我在场，其实当时谢副厅给了他另一个选择，背个处分，调离原单位，安心做一个普通人。十方当时的情绪很低落，他说啊，从小他爸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一直致力于把他培养成一个骗子，即便他不想接受这个意愿，也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从问题儿童、问题少年，直到成年，还浑身是问题。他自己总是以骗人为乐，甚至在欺骗中寻找成就感和存在感，哪怕其中有不得已的原因，他终究是于心有愧。其实他心里很自卑，生活之于他是奔波、忙碌、逃避现实，以及和那些罪犯为伍。他说，苦不怕，累不怕，活在别人的鄙夷和白眼里都不怕，怕的是一辈子就这么看不到希望地活着，浑浑噩噩的像行尸走肉一样。”

周修文说着，眼见着这些同事的眼神软化了下来，可能谁都没有真正理解过斗十方的内心，现在却让一个外人知道得这么清楚。就听这位外人继续说：“但后来的生活有了变化，自从被俞主任招进反诈骗中心后，他说他在这里收获了友情、关爱、善意，以及最珍贵的信任。也许他还没有这个职业的信仰，可如果有人试图毁掉他最珍贵的东西，他一定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他选择更难的一种——背着满身诽谤和恶意中伤，成了被人唾弃的黑警察。”

一室鸦雀无声，他们哪怕是知道其中的蹊跷，也没有想到有如此的艰难选择，和头脑一热变成英雄相比，背着污名成为黑警要更难一些。俞骏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激动，一会儿咬牙切齿，一会儿又是疑惑道：“这个任务太糙了，目标、方式、过程都不明确，怎么就实施了？”

“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们的脑子都差一根弦。”谢经纬开口了，他指指脑袋道，“普通人只会按部就班照经验办事。而骗子不同，他们最擅长异想天开，然后会按照异想天开的步骤，先下手为强。就像电诈手法一样，还原后非常简单，就是提前做到好的话术、圈套，但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只要一步踏进他的设计，就得等着挨宰了。十方设计的就是这样，他认为一定还会有后手，如果想反制，就得让后手出现，否则藏着掖着，根本无法和骗子面对面PK。不管跳出来的人是谁，是逆风的人也罢，是他雇佣的人也好，只要出现，那肯定和逆风有关，线索就浮出水面了。”

“然后呢？”有人颤声道，是向小园，她眼神有点儿胆怯地看着周修文。

“最了解一个人的人，除了他自己，一是最亲近的人，二是敌人。这一次难度比较大，逆风的敌人先跳出来了，不管是什么人，十方的设计是，想办法加入对方的阵营。”周修文道。

“这……居然都能办到？”邹喜男苦着脸道，“那些骗子总不能被骗了一回，再上一回当吧？”

“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和他的差距。他的说法是，能骗骗子第一回，为什么不能骗第二回？只要有演技，处处都是戏。”周修文笑着道，难得见他有这种表情，他解释道，“其实刚才和多多的通话就是我们约定的暗语，如果提及去看家里，就是没有发现。如果说去happy，就是要有动作了。如果说想家，就是要支援，反之则不是，现在的情况是，他被毛二和宋朝跟得很紧，我们根本无法接触，这才返回来直接让多多通话。”

“他被犯罪团伙看上，我一点儿都不意外，我们都青睐的人犯罪团伙没理由看不上。”俞骏开口了，直接道：“问题是，这好像南辕北辙

了，万一被犯罪团伙委以其他重任，我们会不会瞎了？”

本来脸色凝重的众人，开始笑哭不得。能力太强了，确实想低调也难，想想斗十方的水平，怕是在团伙里也得大放异彩，可能这就是真相。谢副厅苦笑道：“可让你说着了，现在谁也看不出他这是伪装还是真实，短短半个月时间，抓他的两个人成了他的跟班，而且他们几个人组织起了地下赌场，据说收益丰厚。江帅胜对这位新人是推崇备至，连自己的奔驰商务车都给他用了。虽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现在这情况，专案组的人都捏把汗呀。”

为了配合领导的担忧，周修文又挑选了几段视频播放，两段在赌场的、两段酒宴的，还有一段是在奢侈品店挑表的。果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曾经艰苦朴素的斗警官，现在已经是西装名牌满身、随从如云的大哥派头。那十足的暴发户架势，把刚才大伙儿心里涌起来的敬意和想念登时给冲得无影无踪。

“这小子行啊！”程一丁笑道。

“这货天生是干这个的。”陆虎评价道。

邹喜男龇牙笑了，小声提醒络卿相道：“好像缺少美女啊。”

话音刚落，画面就出来了，是好几位美女拥着斗十方。周修文解释道，这是江帅胜培养的荷官，专用于地下赌场出千骗赌，不过一个个出落得花枝招展的，还真没人关注出不出千。

娜日丽看到向小园的脸色变煞白了，赶紧拉拉邹喜男，让他别乱说，却不料忘了一直目不转睛看着的钱加多。钱加多以独特的眼光看出了新意，惊呼道：“天呐！奔驰商务、劳力士绿金表、GG男装……这几个女的拿的都是LV包，这种高跟鞋叫莫罗·伯拉尼克，咱中州买不到这个牌子，假货都没有。”

“你想说什么？”巫茜纳闷地问，钱加多的思维不可以常理来推断。

“这得多有钱才这么折腾啊？一身大几十万没了。”钱加多满脸都是羡慕嫉妒恨的表情，他愤愤地说着，“这是每个男人梦想中的生活哪，怪不得连他爸都不管了，玩得这么爽，谁还想得起爹妈来呀。你们咋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突然间画风变了，同组的人围了一圈，把钱加多围在中间，个个眼光如钉、如刺地剜着他，像随时要下手。钱加多护着耳朵，斜眼防备着，不料没防住，后领子被俞骏揪住了，连拎带拖给扔到了门外，然后咣的一声关上门，把他给扔外面去了。

里面的讨论还在进行着，不管承不承认，钱加多对消费更准确的认知把这份担忧又加深了几分。

旧案钩沉，云波诡谲

钱加多被撵出来之后，程一丁、娜日丽等几位组员也陆续出来了，最后出来的络卿相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几个人使着眼色，奔回了宿舍，斗十方的消息就这么意外地出现了，但更意外的是，一组警衔高得吓人的警官不远千里来一趟，就为了让钱加多和斗十方通个电话，到现在为止，那些人估计还在分析通话呢。

憋了这么久，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按常理推测，此次的禁闭集训肯定是要在将来发出雷霆一击。关着的宿舍门里，隐隐地已经听到X小组众人兴奋的声音了。

会议室里留下的几位还在沉默中，警察这个职业或多或少总能培养出点喜怒不形于色的能力。在座的职位都不算低，所以这种能力都不浅。谢副厅一直就面无表情，周修文倒是有表情，但很少有变化，哪怕资历尚浅的巫茜也显得十足老成，尽管她心里震惊得无以复加，也明确地知道，案情不可能像周修文说的这么简单，否则都没必要回来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俞骏突然开口了，看着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清清嗓子道，“上下齐心，其利断金，不管有什么情况，我觉得没必要藏着掖着。”

话是说给周修文的，周修文尴尬地抿抿嘴，看了眼谢经纬，然后解释道：“回避总有回避的理由，您听完再决定是不是可以公之于众。”

“还有什么情况？”俞骏问，他看出来了，这个案情恐怕知情的只有周修文和谢副厅，可能谢副厅都未必知道全部。

“我简要说一下。”周修文从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存储U盘，解密，然后屏幕上显示着一堆照片影印件，似乎是一个凶案现场。他放到了俞骏和向小园面前，两个人看得云里雾里，几次皱眉之后向小园脱口而出：“徐则臣？已经死亡？加拿大警方的信息？这都几个月了？”

“七个多月前的事，按准确的时间算，是在我们端掉丰仪银杏基地、抓到沈曼佳的第二天发生的事。因为两国政治和体制上的差异，没有引渡也没有警务协作渠道，这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传回来的，所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此人在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家里被绑架，尸体出现在离市区90公里的布拉佐河畔，多处体表伤，多个脏器衰竭，窒息死亡。”周修文放着资料。

在座的专业人士很快能恢复这样一个过程：被绑架、被连续刑讯，之后因机械窒息死亡，往河里一扔了事。不管在什么地方做这种事，都是很专业的人才下得了手。

理论上一个外籍人士的凶杀案不足道，可这位徐则臣曾经是第一个被判定疑似“逆风”的嫌疑人，几乎在银杏基地事发的同时被灭口，那就疑点更重了。

“详情我们无从得知，加拿大警方提供的其他资料佐证，徐则臣生前有数个账户接收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付款，总量有1100多万美元；在对受害人的住处搜查中，同时发现他操纵着不同国家的大量的离岸账户。加拿大警方怀疑他与国际洗钱犯罪相关，这才把案情通知了国际刑警协助调查。目前的进展是，此案丢失的一大部分赃款跨了几个国家到了瑞士，还有一部分进了开曼群岛的跨国公司账户，甚至还有一小部分通过正常贸易付款的方式，回到了国内，就在南港市，接收方是这家叫“则清电子商务公司”的。不过据查实，这是家挂靠注册的皮包公司，连实际的经营场所都不存在。”周修文道。

向小园眉头皱了起来，出声道：“到瑞士，去开曼免税天堂，这都是惯用的手法，但回南港就说不通了，有这个必要吗？这些赃款肯定是历年来徐则臣从国内骗走的财富。”

“这就是接下来的故事了。南港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向中州的晟辉工贸、长安的凯达国际转了数笔账，最大的260万元，最小的几十万元。奇怪的是，这些到账的钱又被退回了。长安这个账户因为虚似传销案已经处在我们的监视下，登记法人是郑远东的一个亲戚。”周修文用奇也怪哉的表情看着向小园，像在考她。

向小园脱口道：“栽赃，即便退回也会留下电子记录的，南港则清电子商务如果牵涉境外犯罪，那它所有的出入账将来都会进入我们的

视线，包括这两家。”

“对，或者可以说，是有人在煞费苦心地提醒我们。”周修文道，他切换屏幕，显示着几层密密麻麻的数据，解释道：“我分析了这些复杂的划转，发现和我们已经掌握的几起跨国电信诈骗案有很多雷同之处，而且这里面的手法暴露了一点。如果是国际玩家，他们大多会进入证券、房地产等行业，只有了解国情的人才会选择这样一个普通、不起眼的方式进入，南港最多的就是这种小型电商，有几万户。”

“沈燕。”俞骏脱口道，“一定是沈燕在玩，这姐妹俩就是洗钱出身，境内外都熟悉，那她转账的指向……是逆风？这是要祸水东引、借刀杀人吧？”

“暂且可以这样推论，这个账户还给一个个人账户转了100万元。这个个人账户刚刚在南港办理不久。”周修文道。

“那这个就值得关注了，或者是参与作案的凶手，或者是潜入境内的嫌疑人。”俞骏直接道。

周修文没有说话，而是连续放了几屏画面，是斗十方购物、ATM机取现、银行柜台取现的监控画面，一看把俞骏眼睛看直了，他惊讶道：“别告诉我是他的账户啊。”

“这个不用推论，就是。”周修文黯然道。

这就尴尬了，估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国际犯罪扯上了关系，案情如果查不清，那不用跳黄河，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了。

“这也不是坏事啊。”俞骏来了个逆向思维，评判道，“彻头彻尾地黑了，敢说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他眼里有几分怒意，直刺着周修文，周修文叹气道：“他的事我负全责，我也赌上了这身警装，可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点儿赢面。更困惑的是，我都越来越看不清他了，在南港完全有机会和家里直接接触，他却主动切断了联系。”

主动切断联系、大肆消费、经营起了地下赌场……这事办得俞骏不好意思收回目光了。即便化装侦查，有时候也得把控住一个度，执行任务的人是没有免责的，哪怕你是出于一个正确的目的。

气氛又凝重了，巫茜悄悄看看几位，谁也无话可说了，苛责谁也不忍心，可要维护，恐怕谁也说不出口。在犯罪组织里这么放飞自我，担忧恐怕不是任务还行不行的问题，而是这个人还回不回来的问题。

可能这就是周修文中途回归的用意，谢副厅终于开口了，他斟酌道：“情况大致就这些，这个小家伙比想象中出众，但也比想象中出格，这一桩一件的，后台看得是心惊肉跳啊。有句话叫‘人性是不能考验的’，我们每年职务犯罪的都不在少数，去冬一案中的武建利，本案中的宋朝，都曾经是警务人员。面对可以随意挥霍的金钱、可以任取任予的美色、可以随心所欲的环境……我是真担心弄假成真，真变成黑警察了啊！”

谢经纬欠欠身子，脸上浓浓的焦虑。周修文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回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直接通话确认一下，确认结果还有待分析。二呢，我想听听您二位的意见，您二位毕竟是他的领路人。”

“您不觉得即便我有意见，也会保留吗？不管他做出什么选择，都无可厚非。”俞骏不客气地道。

谢副厅有点愠怒地提醒道：“不要有情绪，正面回答。”

“我回答不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坐在安全的办公室里，对他的所做、所想无法感同身受，你让我怎么回答？而且不管我怎么回答都无济于事，开弓没有回头箭，硬着头皮也得上。”俞骏道。

这是唯一的选择，周修文无非是想从这里获得更确定的判断，可惜碰了一鼻子灰。谢副厅极度不悦地哼了哼，就差把俞骏也撵出去了，俞骏干脆回敬了句：“既然知道我们最了解，为什么还假手他人？我们坐在一个屋子里都缺乏信任，何况他还在敌对犯罪阵营？”

“这个……”周修文伸长脖子要说话，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想黯然道，“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和逆风的较量比想象中残酷，一点儿麻痹和大意都要不得。”

“是啊，对自己人一点儿也不麻痹，对逆风却一直大意，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俞骏噎了句。

谢副厅瞬间发作了，一指门道：“出去！”

俞骏巴不得了，起身，敬礼道：“是！”

“站住！”谢副厅气得又吼了声，把俞骏吼立定了，气得手指发抖，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指战员吗？简直和无赖一样！事关一个罪行累累的计算机犯罪嫌疑人，你却还在意气用事，知道为什么你坐冷板凳吗？就是因为你遇事毛躁，缺乏冷静！”

“我很冷静，是他们不冷静。我问你，周组长，即便他现在彻底黑化了，你担心有用吗？还有机会补救吗？不可能了，他是个天才的骗子，连那些骗子都能被他骗得团团转，何况我们呢？”俞骏道。

气氛一下子跌进了火药桶里，周修文脸色发红，额上青筋毕现。谢副厅要怒斥，一转眼又唉声叹气。巫茜想劝一句却不知道从何开

口。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向小园说话了，她直接针对俞骏驳斥了句："俞主任，你一直立足阴暗的角度，所以只能得出阴暗的结果。事实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们眼中都只有任务，却是从来没有过执行任务的人。我们都奔着这样或者那样一个目的，却从来没有去了解过执行者的感受，就像我们身着这身鲜亮的警服，谁不是背后各有各的辛酸？"

"你不要夹杂个人情感，会成为笑柄的。"俞骏提醒道，生怕向小园失态。

"警察也是人，如果去掉所有警察的个人情感，都变成冷血的机器，那才是笑柄。谢副厅，我可以说几句吗？可能有助于周组长的判断。"

向小园征询道，谢经纬点头后，就见她若有所思地怔了会儿，然后缓缓开口道："没错，他是个高明的骗子。在他失踪的当天，其实我找过他。他一身流氓习气，还出言调戏，我当时都气昏了，恨不得杀了他。可现在我明白了，他知道我对他最了解，所以就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拉开我们的距离，他是怕我们担心。"

向小园一念至此，鼻子酸酸的，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假象，在释然之后她似乎又有点失落。对于这份把她排除在外的关心，让作为警察的她觉得有种被羞辱，却又很感动的感觉，就像他所有的行事方式一样，根本不向你解释。

这是他，就是他，那个真实的他，向小园轻声道："我见过他最难堪的样子，因为付不起父亲的医疗费，在我面前拘谨得像个小学生；我也见过他最凶狠的样子，打人的时候像个恶棍；还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为了攒点钱在市场卖笔，在夜场卖唱，大半夜在车站拉客……从理论上讲，他应该是个很自卑的人。出身、家世、学历，几乎一无

所有，从小就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可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妥协、没有看到堕落，有的只是一种高傲的倔强。你们觉得，一个连长安抓到杜风头的功劳都不放在心上的人，一个骨子里骄傲到视骗枭为无物的人，会被那么一点儿小恩小惠改变吗？周组长，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对你不假辞色吗？”

周修文猝然被问，疑惑地摇摇头。

“那是因为他一眼就能看到你的内心，你的鄙夷只配他表示不屑。我怀疑过他，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我很幼稚，根本不了解一个犯罪团伙能有多少种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我无法感受他在经历的那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生活，可我知道，没有人收买得了他，因为他是注定要站在巅峰上的人。”向小园道，心里的话吐出来，整个人都通透了。她突然间明白，为什么他后来变得越来越冷漠，那是因为，自己的犹豫、矜持和却步早被他洞悉，他在顾及着，所以距离越来越远。

会议室静默好久，好久都没有人吱声，因为他们看到，有两行清泪自向小园的眼眶溢出，而她像陷在回忆里已经失神一般浑然未觉……

“咝……”一声长长的嗅闻，斗十方眯着眼睛坐直。同车的几位女荷官都在咯咯地笑，有人手拍拍斗十方问：“靓仔，别光顾享受，答案呢？”

“不单纯是香水，似乎还添了什么料，我说不上来。”斗十方诚恳道。

几位妹子咯咯笑着解释说，当然要添点料了。所有的赌场，包括正规的赌场都会添点料，那种可以引起人兴奋的香料，甚至可能是通

过环境加氧，提升赌客的亢奋情绪。得让你使劲赌啊，怎么可以说累呢?

“厉害厉害。”斗十方听得直竖大拇指，行行有门道，只是看不到。这些天和这群娘儿们天天演戏，学的本事可不少。闻香味一辨一个准，偷牌换牌堪比专业水平了。那妹子甚至私下暗示他，可以给他介绍庄家或者叠码仔的活儿，那玩意儿可比这小地方来钱快多了。

眼看着斗十方和其中一位胸大的荷官又打情骂俏动手动脚了，前座开车的毛二出声提醒：“嘿，老大，这些妹子负责出千，不出台啊，可别过了啊，帅哥可饶不了你。”

“毛二，你也太煞风景了，多交流才有默契。嘿，小美，瞧啊，有人不喜欢我们走得太近。”斗十方道。

那些荷官的位置可不低，最起码被江帅胜很看重。有人冷嘲热讽，说老板是怕她们抢了小财神，这也太小气了。小财神，这词听得斗十方好奇拉着一位问：“你说小财神，莫非是指我？”

“当然喽，能拉客、会砌牌、能宰客……你好靓个仔，自己都不知道？到新世界分分钟成大佬啊。”那位叫小美的直接用粤语赞道。

“啊呀呀呀……”斗十方尖叫着，拍着座位嚷：“老宋老宋，这卖身卖便宜了咋办？”

“都卖了还能反悔呀？”宋朝笑道。

斗十方在后头嚷：“多少加点钱呗，这营业额快翻番了，瞧这几个妹子都坐不住了。”

宋朝笑而不语，毛二实在，直接回头讲了：“老大，这不是咱们的专业，咱们就客串一下。打现场都是捞一票就跑，你还想长干啊？”

“网上查得也不松啊，别以为我外行啊，那钱洗来洗去一半都留不下，还不如现场呢。”斗十方道。

“打住，停。”宋朝谨慎，叫停了，就快涉及商业机密了，不能乱扯。毛二有点郁闷地坐正了，商务车后座又嬉闹起来了。宋朝从倒视镜里看到斗十方又在玩变红黑的游戏了，那只手摸来摸去，不但摸牌顺溜，捎带着把荷官的脸蛋摸一遍，惹得那几位咯咯直笑。再看看毛二郁闷的样子，他这兄弟，可快成实打实的跟班了。

时针指向晚上十点，车辆准时停在一处临江别墅院外。组织的、操盘的、控制现场的各司其职的，荷官也未必知道每天在哪儿开场，而知道地点负责接送的人却从来不进现场。至于斗十方嘛，就是逢场作戏，每场必到。下车的时候已经恢复正人君子的模样，荷官被人从后门带进现场，斗十方要扮“赌客”从前厅进去，作为他现场的跟班，王自光已经恭候多时了，这位光板兄弟自打遇上赌神倒没发财，但好歹改善生活境遇了。穿着一身光鲜的冒牌阿玛尼，点头哈腰地迎上了斗十方。两个人宛如一对兄弟，互相搂着肩，摇摇晃晃地进去了。

宋朝看了看表，启动车缓缓驶离了。车行驶在稍显昏暗的临江路一带，早憋了很久的毛二摁下了车窗透着风，点了根烟，嘟囔地骂着这帮骚娘儿们不知道用了多少香水，把车上整得味儿大。宋朝听笑了，打趣道：“咋，给你找个像你一样浑身烟味的娘儿们，你受得了？”

“一码归一码不是。哎，我说宋哥，难不成真把咱俩搞成跟班啦？”毛二抽着烟，这气憋得着实有点儿不舒服，他吐槽道：“沈老板

可是胳膊上跑马的女汉子，总不能看上这小白脸吧？再说他脸也不白啊？”

“那倒不会，不过这小子确实有两下啊，场子只要有他在，收的钱总能多几成。我就一直纳闷，这货以前怎么当的警察，总不能警察专门招了这么个骗子吧？你瞧瞧，大帅请的这几个荷官，要不是咱们看得紧，私奔都没问题。”宋朝道，作为坏蛋阵营里的成员，实在接受不了比他们底线更低的。

“嗯，你看着吧，用不了几天，真得私奔。”毛二没好气地道。

宋朝笑了笑，不说话了。停了半晌没见回音，毛二侧头想说话，却不经意间发现行进的路线不对，他好奇地问：“不回市里啊？这三更半夜的，江边风又大。”

“为了预防他私奔，这不想辙吗……来了。”宋朝道。远处的路边，一处废弃的工地，有车灯闪了闪。宋朝驾车驶近，看清了是江帅胜的座驾，两个人跳下车，和江帅胜一起站在黑暗里各点着烟抽。火光明灭间，江帅胜像是思虑不定，看着宋朝问：“是沈总安排的？”

“是啊，这我敢乱说？”宋朝道。

“有点儿损啊？这不等于自己捅自己一刀吗？”江帅胜道。

宋朝小声道：“场子的钱早撤几分钟，至于荷官，大不了关几天就放了，多好呢，都省下中间人的钱了。”

“可是，出一回事可就得好长一段时间没生意，多毁信誉啊。”江帅胜道。

宋朝附耳道："沈总有大买卖，咱不能因小失大，再说这里能有几个钱？挣得连沈总账户里的零头都不够。人嘛，咱最不缺的还不就是人？"

好像说动了江帅胜，他哼了哼像是拿定了主意，扔了烟头狠狠一踩道："那可说好了，损失你们得给我补上。自打我哥进去，我这儿也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

"放心，沈总一句话的事。"宋朝道，然后附耳安排几句，江帅胜自顾自上车，径直走了。

这时候，听得一知半解的毛二才拽着宋朝问："什么意思？"

"举报这个赌场。"宋朝道。

"啊？"毛二吓了一跳，追着上车的宋朝问着，"啥？啥意思？那小子不还在里头吗？好不容易培养了这么长时间，让条子逮回去啊？"

"就参个赌，逮回去捞人呗。"宋朝道。

"宋哥，你明说，到底要搞啥？总不能让嫂子捅了小叔子的场子啊？"毛二道，说起来江帅胜和沈燕算是亲戚，这自毁长城的事实在没道理。

"这不很明白吗，不拆巢怎么肯挪窝？"宋朝坐到车上了，示意毛二噤声，看看时间，然后顺手把打火机往嘴里一塞。咬着打火机说话就等于有天然的变音器了，就听他拨通了电话说着："喂，110吗？我要举报一个地下赌场……在沿江路116号排屋别墅，正赌着呢，你们赶紧来啊，好大的场子啊，好多钱哪……我叫啥？我叫王自光，电话号码139×××××，我就是因为赌博倾家荡产的……你们赶紧来啊，一会儿散场啦，挂了啊。"

未久，两个人在暗处看到数辆警车呼啸而过，直奔别墅方向……

猝临事变，逃亡夤夜

十分钟前，地下赌场的第二波高潮来了，一圈脑袋围着赌台喊“庄、庄、庄……”结果就开出庄来了，庄上红白蓝绿可足足堆了二十多万的筹码，一把赢了庄家二十多万，参赌的一群赌客疯也似的围着斗十方，喊声变成了：“赌神、赌神、赌神……”

这些家伙亢奋得像邪教入魔一般，“赌神”可有点儿傻眼了。加上这一把，他可连赢四把了，理论上这把都该杀了，怎么可能又赢了。

庄家不可能犯傻，无非两种情况：不是故意放水，就是场里有鬼。

第一种不可能，放这么大一把，再往回收就不容易，那就是有鬼了。他抬头看看荷官，女荷官笑了笑。这个不用考虑，她是机器人，让赢便赢，让输就输，操纵全场的在角落里。斗十方回头看，换筹码的那个男子，斗十方至今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是个很不起眼的中年男，回头时恰看到这货提着包，像没事人一样往外走。

“赌神，赌神，下把下什么？”

“赌神，您先来。”

“大哥，神助啊。”

一群赌客加上两眼冒绿光的光板，兴奋得把那身冒牌阿玛尼早脱了。斗十方不假思索，两眼凸出、青筋外露，咬牙切齿地喊：“有庄必长，改路不祥……继续，庄！”

斗十方恶狠狠地一垛筹码，砰砰咚咚一圈筹码全押到了庄上。荷官“买定离手”地喊了几声，庄8点，闲一点……“哗”声群情激奋，一下子乱套了，又赢了。斗十方一阵眩晕，摇晃着差点儿栽倒。

“咋了，咋了赌神？”

“快扶着，这是怎么了？”

众赌客焦急地问，斗十方揉着脑袋，艰难万分地说：“今天运气逆天，要折寿啊……光板，快，扶我上厕所。”

“牌正红着，别臭了手！”王自光激动地喊道。

“我师傅教我，赢牌不过三，过三必遭铲。给我下把庄，你们听我的，这把闲必赢。”斗十方吼道，王自光半信半疑，押到了庄上，而另一拨赌客似乎对斗十方已经迷信了，砰砰咚咚全下闲上。

荷官机械地买定离手，开始发牌，庄8点，一出来嘘声一片，闲是7点，爆的可能性很大，嘘声一片，都是失望之色，却不料闲加牌是2，9点，果真是闲赢。

佯作难堪的斗十方长舒一口气道：“哦，好……光板扶我去。”

哎呀，这是泄露天机，自遭天谴啦？赌客拿着筹码，景仰地看着斗十方蹒跚的步履，那句自心底发出的感慨终于出来了：“这才是高手风范哪，宁愿自己输也得让大家赢。”

有人嘀咕上了：“我这几天跟他都输十几万啦。”

有人解释："这不一把就赢回来了吗？！"

也对，今天都翻本了，眼看着赌神上厕所了，这边可咋下呢？于是小牌子下庄下闲的都有，高潮瞬间就过去了。

王自光真以为斗十方不舒服了，却不料一出门，刚刚还神情委顿的斗十方表情严肃地把王自光推到角落里，轻声安抚："等着别动啊，今晚要出事。"王自光早对斗十方言听计从，不敢稍动，眼看着斗十方往楼上跑。不一会儿，又从扶手上滑下来，王自光跟着他追出门，堪堪拽住提着包换筹码的男子，那男子怒道："放开！妈的，想死啊？"

"想拿老大的钱开溜，你才想死！"斗十方二话不说，嘭唧一拳直捣鼻梁，后面王自光紧张道："别呀，哥，那是老大表弟。"

不说还好，斗十方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摁着人连拳带肘加膝撞，边打边骂："妈的，敢偷场子的现金半路跑，老大亲弟也不行……想说什么？"

斗十方揪着人，那人已经满脸是血了，再问，那人刚开口，斗十方嘭唧一拳捣在他腮边，那人扑通摔地上了。

斗十方拍拍手道："看看，没话说了吧。"

"妈呀，亲哥呀，这可要命了。"下楼的王自光吓傻了。

斗十方拎起包递到他手里道："你不是说钱才是命吗？发财的机会到了，快走。"

斗十方拉着王自光就往楼上跑，外面听到了动静的几人奔了回来。一看躺着的人，再一抬头，想往上追，却不料门口喊了，几人一犹豫，七手八脚搀起躺着的人出了门，上车即走。

二楼瞅到这奇景的王自光傻眼了，不解地问："啥意思？这看场的咋都溜了？"

"要砸场了。"斗十方道。

地下赌场是个高危地带，可能被人潜入，可能被警察探知，亦可能被同行举报。出现任何一种情况，这场子就砸了，但这种情况——赌场自己的人先跑，王自光就不明白了，斗十方一扇他后脑勺骂："没看场上一直赢？老板自己砸的！"

"卧槽，坏啦！"王自光明白过来了，下意识要跑，可脚步像被钉住了一样。从他们的位置已经看到几辆车灯瞬间熄灭，然后影影绰绰地从车上下来七八个人，那分跑着守门、守围墙、奔房后的架势，已经千锤百炼被抓过无数次的光板兄弟下意识地喊出来了：

"完了！条子来了！"

"什么，什么？"

远在中州的驻地小组听到这一讯息，扔下研判的东西，直奔会议室，咚咚擂门。门开后，他惊惶地喊："周组长，零号所在的赌场，被南港治安警力包围了！"

"什么？"周修文一下愣了。他惊声问："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王自光和零号的手机我们一直追踪着，和南港出警重合了。是几条举报信息，都反映在沿江路116号排屋别墅有地下赌场，110通知治安警力出警的。"那位警员语速飞快汇报着。

周修文急得踱步，喃喃道："不能接触、不能让他落网……这会不会又是沈燕的一次考验？或者是一次随机事件，可如果叫停出警，那

是不是嫌疑更大……”

一时间，周修文的方寸已乱，他惶惑地看着谢经纬，谢经纬道：“情况不明，这可着急上火不得。俞骏！”

“到！”

“这种情况，如果是你会怎么处理？”

“我……您确定要听？”

“说！”

“如果是我就不处理。什么都不知道，才显得更自然。”

“这……”

谢经纬犹豫了，俞骏所说的似乎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他踌躇片刻，对周修文道：“你这根弦绷得太紧了，也过于焦虑了……这样吧，虽然时机还差了点儿，不过也该到把小组交给你的时候了。他们相处的时间最长，让他们一起给你出出主意？”

“好，谢谢。我真的快支撑不下去了。”周修文道。

“集合，让所有人都到会议室，把零号所有行踪从头到尾捋一遍。”俞骏直接道。

他快步出门，警灯响时，宿舍里那拨根本没休息的早踢踢踏踏奔出来了……

从看到警察包围的眨眼工夫，斗十方把包交到光板手里，一掏口袋，只有一部破手机可用。他握着朝墙上的开关盒比画了一下，然后

垫上衣服，朝着盒身砰砰狠砸，几下砸烂。然后从包里抽了几张纸一卷，借着破手机的光瞄着，拿棍状的纸卷戳啊、捅啊、戳啊……就在王自光不知道这是干啥时，“噼里啪啦”一串电火花一闪，“嘭”地全黑了。

“短路了！牛！”王自光崇拜地刚一喊，就被斗十方拽着往楼顶上跑。场子里已经有人看向窗外，有人发现了在大喊，一群赌客急得踢踢踏踏往外涌。正包围的警力猝遇此变，步话里有人指挥着，队伍迅速向正门收拢，等大队赌客涌出来，三辆车车光一亮，警笛一响，防暴盾堵着门，防暴棍架着路，有人喊话：“警察！都别动！蹲下！蹲下！……”

即将控制住现场的时候，不料变生肘腋。一声尖叫，似乎是在楼顶，然后“哗”地从楼顶往下掉钱，纷纷扬扬的百元大钞就在头顶飞舞，刚安生的赌客一下子失控了，急着去抢。警察大喊着维持秩序，领队的指着楼顶：“楼顶有人！上两个人！”

有警员飞快冲进屋里，打着手电筒沿着楼梯往顶层奔。

此时，窝在二楼窗下的斗十方和王自光两个人大气不敢出，脚步声就从隔着一层薄门的外面响过。等脚步声一上楼，斗十方开窗，先把王自光送出窗外，让他攀着窗，再往他嘴里塞了一摞钱咬着，小声说道：“只有两米高，快跳！”

这货吓得不敢跳，斗十方朝着两只手叭叭两拳。王自光一吃疼，手一松，吧唧掉下去了，“咚”的一声摔得七荤八素，偏偏嘴里咬着一摞钱，喊都喊不出来。抬头时，斗十方整个人早吊出了窗外，一包钱一扔，辨着方向，胳膊一晃悠，准确地落下来了。他一手拎包、一手拽着王自光，沿着后墙就跑。

此时楼顶上，警员正看着堆在房顶斜面上还没有飞完的钞票，干脆在楼顶四下搜索漏网之鱼。而院子里，众赌客已经被警察喝令蹲好，控制了场面。奇怪的是，那堆钞票像自己上去的，根本没有发现可能逃脱的人。

二楼，继续搜。

楼外阴影里、靠着墙的地方，斗十方和王自光像大闸蟹一样，背贴着墙横着跑。一有光照过来两个人就齐齐不敢再动，光线一移，两个人就赶紧移动。就这么横着跑，错出几十米后，手电筒光芒搜索到了打开的窗户，照到地后窗洒落的钱，可再往远处照，已经不见人影了……

零号的手机信号消失……

中州干部培训院的秘密小组，只得了这个无法确定的信息。声像的视频连接不可能直达抓赌的治安单位，准确消息恐怕得几小时之后了。

而俞骏似乎并不太关心信号消失的信息，他和向小园仔细看着这个以“X”命名的行动组所有的日志。除了一次接触，剩下的都在失联中，唯一意外的是斗十方还用着中州的手机号。这个手机号恐怕对方也会用来观测动向，所以它一直保持开通，直到刚才信号消失。

“我们和零号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在距离南港60公里的南湾县垃圾处理厂，也就是网上公示被处分的十一名警员的当天。”俞骏喃喃道。那是一段有画面的记录，满脸血迹，胳膊和上身都带着伤的斗十方坐在摄像头的对面，正在有气无力地说着：“……我被关在一所修理厂里几天，遭到了刑讯。不过我认为刑讯不是目的，他们有意透露给我逆风曾经使用过中州晟辉工贸公司账户洗钱的信息。我怀疑是在算计我，

期待我把这个信息带回去，然后实现他们借刀杀人的目的……除了被绑架，我再也没有见到沈燕和她带着的四个人。她的目标还是逆风，我觉得她应该有线索了，这一步基本成了。”

“可能是中州的消息导致他们采取了抛弃的方式，这怎么叫……成了？”陌生的声音。

视频里斗十方道：“不管我把信息带回去、导致追捕方向直指逆风的账户，还是我不再回去，就此被毁，之于沈燕都算成了。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灭口，而是毁掉他最珍视的东西，事业、自信、精神……就像传销一样，可能连你的人格也会一起毁了。”

“你是什么意思？她放了你是毁掉你？”那个声音问。

“你说呢？”斗十方伤痕累累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捋起袖子，撕开胸前的衣服，在看的同事惊咦一声，那两处狰狞的文身赫然在目。一群人都看愣了，然后胸中腾地激起了一股子怒火。

“这群王八蛋！”一直未开口的巫茜说话了，她气得嘴唇哆嗦，指着屏幕道，“这是活跃在缅北一带一个臭名昭著的黑帮文身，成员大多是偷渡的负案嫌疑人，骗赌、电诈、收债、绑架……无恶不作，前两年被中缅联合打击后，成员大多散落到东南亚一带，小部分潜回了内地。宋朝和毛登科应该就是其中的成员。”

“羞辱，这是羞辱。”俞骏艰难地吐着这样的话，眼睛发滞道，“我们怀疑他，这些犯罪团伙也在羞辱他，这是要永绝了他回头的机会。”

“后来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我们的同志撤回来。”巫茜责备的眼光看向周修文。

“要是能确定情况，那就简单了，继续看，你确定一下。”周修文道。

“那……失利了？！”视频隔了好久才传出声音来，静默的斗十方蓦地抬头了，神情严肃地否认：“不，只要消除所有的怀疑，那他们就会深信不疑，如果他们真是抛弃了我，那就没必要往我身上放这么多追踪了。这和在长安时的遭遇一样，甚至水平可能更高一点儿。如果我是个弃子，他们没有必要下这么大功夫。”

“但你仍然是个弃子，现在你有三种选择，在当地报警，他们会消失；回到中州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正中他们下怀，他们也会消失；第三种选择是你加入他们，但似乎已没有可能，即便有可能，也无法取信于对方。”陌生的声音道，应该是周修文小组的联络人。

“这个世界通行的准则不是信任，而是利益。如果我有攫取利益的能力，或者我就是利益的一部分，他们会找上门的。”斗十方道。

“我没听明白，什么利益？”

“只能意会，很难解释。简单地讲，假如我是一个和他们同等量级的骗子，你说他们会不会动心？哪怕我有个警察前身的身份，但这个不重要，对他们而言这是加分项，在他们眼中会定义为黑吃黑的高手。”

“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不，收个小弟和结交一个兄弟，是两个概念。”

“你的意思是，你就这样回去？”

“对。我会多给出一种选择，只有跳脱出他们的判断，才有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并不担心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当我做到之后，本色和角色、戏里和戏外，都会出现混淆。”

“那你得守住本心，这一点谁也帮不了你。”

“你又错了，我是指家里，坦白地说，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对我充满了怀疑。目光不要动，你甚至已经怀疑我是不是已经变节了。你只要确定我真的变节了，可能会叫停行动，可能会把我控制。对方也一样，也在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变节了，确定我是真的变节，可能会拉我入伙，可能会委以重任。你来判断一下，我应该站在哪个位置？”

“……”

凌乱了，半晌没有听到那位的回话。周修文直接摁了暂停，解释道：“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沈燕的团伙成员相信他真的变节，已经拉拢入伙。而我们，至今无法确定！”

他脸上满是苦笑的表情，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偏偏无法确定。就像现在这样，人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消失，谁也不知道在黑咕隆咚的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跑，我撒丫子跑，斗十方背着一包钱跑得飞快。

我跑，我瘸着腿跑。王自光连滚带爬地跑，冷不丁地被脚下的湿泥滑了下，“吧唧”摔了个狗吃屎。他苦痛地嚷：“赌神哥，救我！”

“哎哟，你个丧门星，怪不得输成光板了。”斗十方回头看了眼，无奈地奔回来，连拉带拽带上他。王自光感激道：“谢谢赌神哥啊，你比我亲哥还亲。”

“有亲哥也被你输了，赶紧点儿。”斗十方小声说道，抽空回头看了眼，已经跑出去1公里多了。那个抓捕现场人多且乱，治安警力就那么点儿，应该无法分兵追他们，王自光歇气了，直道：“没事了，没事了，歇会儿。”

“快走！别歇。现场一突审，人不够、钱不够，立马抓来了，你又是个名人，过不了今晚你就得进局子。”斗十方道。

“不可能，怎么也能躲过今晚。”王自光道。

“瞎高兴了吧，过了今晚，你一准上追逃名单。”斗十方道。

这话吓得王自光一激灵，跑快了，又跑一会儿喘着气问：“哥，那咋办？”

“你是不是傻啊，都拎了一包钱了，你说咋办？分赃，花完再回来，不花完也别回来。”斗十方道。这下给王自光打鸡血了，他眼睛一亮，追着斗十方道：“是啊，这人多眼杂的，就说条子全收了，谁也说不清啊。哥，你千万别回来啊，上次没损失放了咱们一马，这次要被逮着，肯定得剁手、砍腿、挑脚筋。”

“说得好像你干过似的，吓唬谁呢？”斗十方不屑道。

“真的，哥，我见过好几回呢。最厉害的都不是这个，是杀人不见血。”王自光情绪亢奋下，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斗十方回头揪着他，唬道：“你不会手里有命案吧？这我可不能带着你啊。你要参与过命案也不行啊，条子会追你追到死的。”

“没有、没有，我碰巧见过帅哥他们整过一回。是一个欠钱没还的，要不我怎么那么怕他们，他们真敢杀人啊！”王自光紧张道。怨不得输成光板也认命了，这不认命就得没命啊。

斗十方眼睛转悠着，貌似紧张了，放开光板道：“那赶紧走，咱们都别回来了。”

“哎，反正光板一身……哥，咱们去澳门赌？要不去拉斯维加斯？我有钱的时候真去过澳门，还是那场子气派，厕所修得比餐厅都高级。”王自光憧憬道。

“你都输成这样了还想着赌啊？”斗十方道。

“不是有你吗？我给你当小弟就成。”王自光道。

“我根本不会赌，我是个骗子好不好？”斗十方纠正道。

“那就去骗赌啊，反正能赚钱就成，我不介意的。”王自光认准大哥了。

“但是我介意，赌吧，你不会赢；骗吧，你不会干；打吧，你只会跑；跑都跑不利索，快点儿！”斗十方训斥道。

两个人终于跑出了沿江路，穿过了排屋别墅区，在一片沿江绿化带附近，终于力乏地坐在地上。这时候已经看不到案发地，黑咕隆咚的环境，只有江流的声音和迎面吹来带着潮意的空气。逃出生天的兴奋尚未散尽，两辆车驶来了。两个人以为是过路的，却不料那辆车直接冲他们躺着的地方冲过来，隔着十几米刹停。两个人一骨碌爬起来

又要跑，这时候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别跑了，两条腿能跑多远？赶紧上车！”

是宋朝的声音，王自光快哭了，难受道：“命苦啊，钱还没摸呢，就追来了。”

车灯一下子灭了，“哗”的一声开门，副驾上宋朝低沉的声音说：“上车，我送你们出城，钱分我们一份，谁也不吭声。”

这句管用，两个人不犹豫了，掉头奔着上车，那车“呜”的一声倒回到路上，飞驰般驶出南港市……

以变应变，谁辨忠奸

车缓缓通过减速带，王自光紧张地看倒视镜，无车追来，他暗自松了口气。斗十方看着另一侧的倒视镜，好像也放心了，悠闲地靠着椅背，点上了一支烟。

通过收费站，车速起来了，王自光带着口臭的一口气终于舒缓出来了，整个人松弛下来了，劫后余生地叹道：“赌了一辈子都没今晚刺激，哎哟。”

“我说你们俩可以啊。”宋朝回头看看，打开手机的光亮，伸手一拉拉链，那一包钱赫然在目。跑得那么惊险还不忘钱，真难为这两个人了。他用手机手电筒照照闭目养神的斗十方，又照照王自光，光板兄弟谄媚笑道：“侥幸，太侥幸，见者有份，宋哥您先拿。”

这货不光输穷了家产，连骨气也输得丁点儿不剩了。宋朝笑笑，关了手机手电筒：“这个好说，你们想好去哪儿了吗？场子一被查，都得躲风头，特别是光板你啊，你可是南港名人，场子里有一大半人认识你。”

“这不怪我啊，别人是赢钱出名，我是输得出名了，那我咋办？”王自光为难地说道。

“问赌神哥呗。”开车的毛二笑了。

王自光真问上了。

斗十方喷了句：“你是不是傻啊？上贼船了，安生点儿。”

“啊？什么贼船？”王自光不解。不过好歹这家伙也在江湖市井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这么一提醒，他一想经过，想到了一种可能，惊得他“咝”地吸凉气了。前面的宋朝回头问：“明白什么了？”

“不会是自己砸盘吧？”王自光紧张道。

宋朝问：“何以见得？”

“帅哥那老表拿钱走，被我赌神哥给截了。而且，今晚赌场一直放水，大家都快赢疯了……不对、不对，肯定是他们自己砸盘。”王自光更确定了。

“当然是了，地下场子有时候是被条子端，有时候是被内鬼挑，但也有时候，老板自己出手砸。这一砸，中间人拉客不用分成了，参赌的肥羊也不用兑筹了，甚至连外聘的荷官报酬都省了……反正就一句，都被条子没收了，我也没办法啊。”

“宋哥，我知道，可是这回砸的不一样。人家砸盘，我们把钱截了，回头还得找我，不，找赌神算账啊。”王自光把矛头很客气递回给了斗十方。

“对，聪明。”宋朝笑赞道。

闭目养神的斗十方却沉得住气，没吭声，反倒是被提醒的王自光憋不住了，一会儿又紧张地问：“宋哥，那我们咋办呢？”

“不好办啊，人都进去了，就你俩没进去，回头条子得追你俩。钱没了，你俩也不见了，回头大帅也得找你们啊。这大几十万元呢，依大帅的性子，不能白丢了不是。对了，你们还把他表弟打了？哎我说十方，你是不是瞅着不对劲了，准备捞一票跑呢？”宋朝笑着揭底了。

斗十方终于说话了，一拍大腿道：“明人不说暗话，我就这么打算的。可我就想不明白，我把手机都砸了，都不知道自己跑什么地方了，你俩咋一下子就找来了？”

“哎哟哟……光板，你的手机赶紧扔了，不管条子还是大帅，找着你都没好。”宋朝笑道。王自光一激灵，赶紧掏出手机往窗外一扔，听着宋朝“呵呵”的笑声，这恐怕就是正确答案了。

斗十方气得“吧唧”给了王自光一巴掌，骂道：“你这个丧门星，忙着跑把这茬儿忘了。”

王自光没想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有点儿羞愧，不敢接话了。前座的宋朝道：“兄弟，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有地方去吗？我们送你一程，钱归你们俩，这点儿，我还真看不上。”

“呵呵，话没说完吧？地方是不是选好了……老宋，我怎么觉得不会是你下套吧？逼着我们跟着你走？砸盘这事，你不会恰巧就在离我

们最近的地方吧？”斗十方道。

“天地良心啊，那么不要脸的事，也就大帅他们能干出来。不过你说对了，我还真想让你们跟我走。即便今晚折进去，我花多少钱，也得把你们捞出来。”宋朝道。

“不管我跑出来，还是被捞出来，南港反正是待不下去了，真被捞出来还得承你的情呢。算计得不错啊？”斗十方笑着道。

这如同亲见的判断让宋朝叹服不已。毛二搭腔了，粗豪地喊道：“老大我直说啊，沈老板把我派给你，我一开始有点儿不服，不过今天我不得不服。啥也不说了，您要觉得那点儿钱够花了，我把您老送走，您要觉得还不够，那咱兄弟们再捞几把去呗。不怕告诉你，你要真见过沈老板是怎么给兄弟们扔钱的，赶你都赶不走。”

斗十方还没回音，王自光倒期待地攀着椅背问了：“两位老大，算我一个成不？”

“滚，我们是跟班，老大在你身边呢。”毛二道。

王自光一激灵，不解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犹豫了，俯身从包里掂出几摞钱，在手里有节奏地拍得啪啪直响，响了好久，都没停下来……

“手机最后出现的方位是这儿，S86高速11公里段，这是王自光的手机号；而零号的手机信号，是在排屋别墅消失的，中间相隔了四十八分钟。现在是23时22分，目前被滞留的参赌人员并没有零号和王自光……情况就这些，南港市局保密处已经应邀赶赴现场，估计还得一点儿时间才能有消息。”

周修文放着一些碎片信息，与会的X小组诸人从兴奋到迷惑，再到现在的紧张，心情已经起伏数次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了笼罩在大家头顶的疑问。

还有更大的疑问出来了，周修文不时看着手机，又补充道："赌场是被人举报的，音频刚提取到。"

他用手机放着一段话：

"喂，110吗？我要举报一个地下赌场……在沿江路116号排屋别墅，正赌着呢，你们赶紧来啊，好大的场子啊，好多钱哪……我叫啥？我叫王自光，电话号码139×××××，我就是因为赌博倾家荡产的……你们赶紧来啊，别一会儿散场啦，挂了啊。"

连放两遍，巫茜脱口道："变音了。肯定不是王自光。"

"对，还有一个情况是，看场的都溜了，理论上钱也应该消失。奇怪了，场子里没有，反而在房顶，后窗下也发现了，是有人在封场的时候从那儿跑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周修文为难地思索着，不敢妄下断论。

这当会儿，很久没有发言的钱加多圆眼滴溜来回瞅，但他已经自知乌鸦嘴，实在不敢开口，反倒是巫茜无意看到钱加多奇怪的表情了。她好奇地问了句："多多，你好像想说什么？"

"没有、没有。"钱加多头摇得像拨浪鼓。

络卿相提醒了："有人警告他不许开口。"

"什么意思？"巫茜没明白。

余众笑着看娜日丽，娜日丽无语道:“咋? 这么严肃的场合，还指望着看人笑话啊? ”

也是，多多一直都是另类，开口就搅场。众人脸上微笑着，钱加多有点讪然，确实是严肃的场合，乱发表意见又要惹人笑话，可他又看到周修文蹙眉苦思的样子时，再也憋不住了，喷道:“这么简单的事还用思考吗? 那是赌场啊，警察来了肯定是先拉闸后点钱，然后点人啊? 咋，等着被抓呀? ”

“是这个道理，但是……”周修文回了半截儿。

“我知道你怀疑十方卷钱跑了。”钱加多道，把众人不敢说的那句话给喷出来了。周修文道:“情况不明，这只能是推断。”

“不用推断，肯定就是，他要想彻底放飞，需要一笔钱；他如果想让别人认为他已经彻底放飞，也需要这笔钱。当好人有很多种理想，但当坏人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钱。”钱加多道。

这理糙了点儿，可似乎有点儿道理，众人愣了。程一丁提问道:“可能是庄家自己砸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信任十方，这是一次考验；另一种是惯用的手法，砸盘坑了赌客、肥了庄家。看这举报，应该是故意砸盘让警察收拾烂摊子，可奇怪的是，为什么钱没有被带走? ”

“十方身上要粘上毛，不比猴精呀? 谁能坑得了他? 肯定还有第三种情况，庄家想砸盘，结果被十方反砸了，不但没控制住人，钱也被十方给卷走了。”钱加多道。

这一提醒让周修文倒吸口凉气，指着钱加多道:“继续说下去，你说的似乎更符合十方的性格。注意，他可是还带着个拖油瓶。这个人是个赌鬼，在南港市很出名，把拆迁赔的几套房子和店铺输得一干二

净。两个人在五十分钟内，从沿江排墅已经撤到了高速路，这能说明什么？”

“有接应呗。”钱加多道。

“我们都找不到他，谁接应？”周修文道。

“只有同伙喽。”钱加多道。

这一句听得众人有点脸红，可恰是这一句，让周修文惊醒，马上通过电话布置，寻找毛二、宋朝的位置。片刻后收到回复了，两个人一直在民宿的住处，准确地说，追踪到的手机号在民宿的住处。

“不对！”俞骏脱口道，“这类人是夜生活的主角，白天睡觉才正常，晚上不可能这么安生。宋朝可是个老警务人员，如果有动作，肯定设计好了每一个细节。”

“那会是什么情况啊？宋朝和毛二理论上和江帅胜是一伙儿的，砸盘应该互相通过气，总不能江帅胜砸盘，毛二和宋朝接盘吧？”巫茜搞不懂犯罪分子的行径了。

陆虎和络卿相又要说话时，向小园回头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这时，她看到俞骏眉头锁起来、摩挲着下巴苦思着。俞骏很不自然地掏出了烟，点上，浓浓抽了几口，袅袅的烟雾中，他睁着迷离的眼，慢悠悠地道：

“我们觉得最不可能的，可能就是正确答案，他们不管把他带走、骗走、哄走，似乎都不合情理，只有这一种最合情理——逼走！出这么一档子事，涉事人在当地就难有容身之所了，恰好被他们拉进设计好的圈套中。”

“这又何必？那恰是我们的意图。”周修文道，“反正零号现在身不由己，只能跟着他们走。”

“强扭的和主动投怀送抱的，那感觉不一样。你们记得吗？十方可当过驻场演员，把小秃子演得活灵活现，他这演的是一出绝地逃亡，这倒逼对方不得不上演一出月下追韩信了。”俞骏慢慢地，思路清晰了。

“这太匪夷所思了吧？”巫茜质疑了句。

俞骏一笑，来精神了，用夹烟的手指：“那你解释一下，两个人都能逃走，那依十方的水平，一个人卷钱岂不跑得更利索？为什么还要带个拖油瓶？难道要多个分钱的？”

“他在给家里留线索。”向小园满脸惊喜。

“对。”俞骏一拍桌子，直道，“顺着这个点往下查。我们的思维得向前，不能等消息了，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给我们留下了线索。技术力量不够的话，可以调用反诈骗中心，沿路肯定有发现。”

众人愣了片刻，然后不约而同地看着周修文。周修文一激灵，奔出门外，刚出门又推门回来，叫上众人一起，那里有总局的一个高规格追踪小组，正等着下一步的命令……

“啪……啪……”

斗十方有节奏地拍着钱捆，唉声叹气了良久，黑暗中听到他唏嘘了一声。他点上了烟，抽了一口，顺便开了车窗透气。听到动静，前座的宋朝征询道：“兄弟，你要一点儿都不犹豫挣扎，我还不敢用你。你要完全无情无义，我还未必高看你，你连光板这货都拉拽着、帮衬着，看得出是位性情中人啊。”

“说起来光板兄弟是被我坑的，不管不顾，有点儿过意不去啊。”斗十方道。

王自光反倒不好意思了，谄媚道：“赌神哥，甭客气，这么多年了，我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

“你得有点儿志气，对自己得狠一点儿。”斗十方教他。

这一点王自光认可了，他拍着胸脯道：“我够狠了，我把家里几千万家当全输了，这还不够狠？”

驾驶的毛二笑喷了，笑着骂了句：“脑子缺根弦，怪不得输光赔净，不宰你宰谁呀，你这么蠢。学着有点儿眼色，宋哥跟老大说话呢，别插嘴。”

“好的、好的，不插嘴。”王自光赶紧闭嘴。

宋朝回头看看，斗十方仰着头不知所想，他劝慰道：“想得怎么样了？有去处吗？”

“你明知道我和你一样，有家难回了。”斗十方道。

“每年脱了和被扒警服的不在少数，也没听说都憋死了啊？据我所知，有些人混得还不错。我当年可比你惨多了，深牢大狱足足待了六年多，那些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不管被什么外衣包裹着的躯壳，都是被欲望主导的肉体凡胎。欲望，其实也是一种信仰，谁不想要更多的钱？谁不想掌握更大的权力？谁不想娇妻靓车豪宅？这本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宋朝淡淡地道，听不出他对自己的曾经是嘲讽还是反讽。

斗十方笑了声，出声道："不想了，逆风给我涂的那个污点，基本就给我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了。老宋，你知道最郁闷的事是什么吗？"

"是什么？"宋朝机械地问。

"是那种作为小人物的无处不在的无力感。对吧。"斗十方道，此话让宋朝大生知己之感，他想回身附和，就听斗十方话锋一转道，"但反过来，即便我脱了这身警服，感觉还是一样。我要钱，是个穷光蛋；要打，拳头不够硬。我比你还想弄死这个逆风，可我一想这档子事还是泄气啊。他有钱，要多少有多少；有人，也要多少有多少。我怎么跟他斗啊？没准落到他手里，我还得认命……别说他了，就现在落在你们俩手里，我都想着这辈子画句号了。"

"那是吓唬你呢，没冤、没仇、没好处的，弄死你干吗？"毛二插了句嘴，说出真相了。

宋朝笑了笑说道："没错，我们感觉相同，你只是暂时的气馁，逆风也是人，是人就有弱点，要没几分把握，沈老板不会回来的。这个我可以教你，单拳难敌众手，可要我们抱团联手，那形势就逆转了。你不至于认为我们只有这一点儿势力吧？"

"很多吗？我倒没发现，就帅哥那群料，真不够看啊。传销那帮人有多恶，别人不知道，宋哥你应该清楚啊。一出来一村、一窝的，要结伙干什么事，除非一锅端，否则拿那些人没辙。"斗十方道。

宋朝纳闷回头问："你怎么知道要对付那些人？"

"那些人是整个骗局的保护层，也是最底层。对标的肯定就是我，或者我们了，我总不至于已经成为中层了吧？"斗十方道。

宋朝呵呵地笑了，对毛二说：“毛二，服不服吧？老大和老板都看到一块儿了，我觉得这局赢面越来越大。”

“我可真没那么大自信。”斗十方又叼了支烟，瞥了眼已经侧头眯睡的王自光，他点着烟，顺手又摁下了车窗。宋朝没回头，说道：“会有的，能让逆风出手黑你，这资格足够了。知道不，老板身边那人也是个黑客高手，逆风理都不理她。”

“你指那个胖妞？比光板还丑的？”斗十方道。

这句损话听得毛二和宋朝哈哈大笑，毛二赶紧提醒，妮可不但胖和丑，脾气还坏。以后有机会见了别惹她，她要发起飙来，敢把咱们的账户都清零了，那惹不起。

几人哈哈笑着，驶过了一处公安检查站，横杆灯光一闪，记录下了过往车辆。不过这车特殊，遮挡板都是半开的，从头顶的方向根本拍不到全貌。偶有过往的迎面车灯从另一向车道照来，勉强可以看到两个人都戴着网球帽。除此之外，整个就是一个移动的黑暗空间。可能也正是这种安全环境，三人无话不说，随着行程的拉长，关系愈见亲近。

尽管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哪儿……

从凌晨开始，南港市警方动用了天网，以抓捕“地下赌场”漏网人员的名义锁定了出逃时间段进入高速的车辆。因为只有一个手机信号给出了大致的位置，不知道车型、不知道入口，所以原始数据大得吓人。十分钟里，六个入口，过去的车辆有一千四百多辆，一下子让技侦分析警力满负荷运转了。

凌晨二时，数据联通到交通信息中心，沿路公安检查站信息数据迁移缩减到十五分钟。也就是说，可以在中州几乎实时看到远在千里

之外的行车记录影像。

但问题依然存在，现在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果不知道车型、车号，只要车随便从一个出口下高速，那可能就让后台警力全部变成瞎子。

这时候俞骏以及X小组全体成员，意见出乎意料地高度一致，坚持认为零号一定留下了线索，理由很奇葩，都说他一定会骗过所有人的眼睛。

这个异想天开的理由，居然说服了谢副厅和周修文带的小组，组里陆虎和络卿相加入了排查搜索视频的队伍，跟着连向小园也加入了。

又过了漫长的三个小时，南港暂停、中州追踪已经重复了三次。不知道是一次有意还是无意，在中州反诈骗中心的一位技侦员放大了深夜过往公安检查站的车辆，倒没看清车辆和驾驶位置，奇怪的是发现了车顶上空飘着一样异物，还很熟悉。放大、放大、再放大，咦，认识了，是一张百元大钞。

这个截图被不明所以的技侦员报上去了，已经快绝望的络卿相、陆虎，两个人像瞬间打了一针鸡血，相视愕然了片刻，然后互相一指，道:“就是他！”

“肯定不是偶然。如果有，应该不止一处。”络卿相道。

“只有他能想出这办法来。黑夜从车窗里飘出一张纸币，迎风往上飘，在过检查站的时候，上空的位置会被拍到。但只有相机闪光能拍到，而车里的人根本看不见。”陆虎兴奋地说着，开始击键了。

一下子辨不清真伪，周修文命令所有技侦放大公安检查站的照片，不找车了，专找车顶被抓拍到异物的目标。

此时，晨曦微露，天未破晓。方向一对，信息迅速蜂拥回来了，十分钟发现了二十一处，他们刚兴奋了一下，又多出几处来。所有的照片都是一辆车号相同的老款别克商务车，看不清驾驶和副驾位置的人，却能看清车顶飘飘扬扬着一张张百元大钞，甚至还有飘了七八张的，在摄像头的灯光下，像天女散花。

兴奋的追踪小组沿着摄像头编号标注着地点，很快显示出来了一条清晰的行进路线。这辆车自南港出行，沿S86高速进入京港澳高速，向北穿过连霍高速，进入南安省，现在行车所向，有一个让专案组耿耿于怀的地名:

随阳市！

第三章 隐蔽见面交换情报

下车伊始，难题又见

沈燕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的，她慵懒地伸出玉臂，半掀被子，蒙眬的视线里窗外已经天亮。她揉揉眼额，舒了一口浊气，北方夏日的干燥让她很是不适应，喉咙有点发痒、发干，每天早晨起床都感觉很不舒服。

她似乎无心去接电话，坐在被子里靠着床，让自己的脑袋清醒一会儿。身处险境或者遇上棘手的事，她总是习惯性地让自己努力保持着最清醒的状态。而现在，是两种情况同时遇上了。在这种时候，每一次露面、每一个电话、甚至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得注意到。

“大帅的电话。”

她如是想着，然后拿起了手机，上面显示的“江帅胜”证实了她的判断。不用说是什么事，这位便宜小叔子是典型的胃口比本事大，砸了他的赌场，怕是要狮子大开口了。

电话再响时，她接住了，没好气地道：“怎么这么早打电话？不是告诉你不要随便打吗？！”

“坏事了！那个黑警察跑了！”江帅胜急急道。

“啊？！”沈燕故意愕然一声，昨晚的事她已经知道了，现在那几个人应该已经到这座城市了。

电话里江帅胜怒了，质问道：“你装什么装啊？你肯定知道！”

“我没说不知道啊，这不正好省事了。”沈燕道。

“那你知道就好办了啊。这事的损失，至少一百万，你就照这个数给我转过来。”江帅胜道。

沈燕笑着反问：“大帅，你穷疯了吧？砸场都是赚钱的，你里外赚了，回头还宰我？”

“我赚个毛呀？那孙子把二立，就我大侄给打了，场里的钱都被他截了，不知道怎么去了那么多条子，他都能跑了……哎这孙子能耐得，要被我逮着我非卸他两条腿！我说燕子，你们不会里应外合坑我吧？”江帅胜怒道。

“闭上你的臭嘴。你那边什么情况，给我细细说一遍。”沈燕好奇心被勾起来了。

电话里江帅胜骂骂咧咧地叙述了一遍。治安队扣留了几个非法入境的荷官，有微信转账记录的人也还没放，但放了几个没有找到实质证据的赌客。昨晚的情况一打听，就知道了七七八八，再一问，斗十方和光板跑了，钱也不对，这一想自然就猜到发生什么事了。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钱转给你。你安生一段时间，他跑了不正好，组织和经营赌场推到他们身上不就行了，就这样。”

沈燕安抚下了江帅胜，拿着手机，怔了好大一会儿，脸上是一种奇怪、好笑、再加上哭笑不得的表情。要是斗十方见机跑了，她倒不

至于这么奇怪，但跑之前还捞了一大笔钱就让她奇怪了。

她思忖片刻，直接拉开了门，敲响了几步之外的另一房间。门没关，一开门，胖妮可还在打着哈欠玩电脑，她说道：“怎么起这么早啊？他们一个小时前已经到了。”

“大帅的电话把我吓醒了。昨晚好像还有其他情况，他们还卷了场子几十万？”沈燕问。

“嗯，老宋说了。本来是两手准备，拉空场子，就算被警察端了也无所谓，只需要想想办法把人捞出来。但出了点儿意外，这个家伙带着光板卷了钱跑了，要不是追到光板的手机信号，这两个人怕是要得手了。呵呵，我都想不通他们怎么跑的。”妮可笑道，她侧头看看沈燕，问了一句：“沈姐，这越坏好像越合您的胃口啊？”

“嗯，有点儿意思，这事儿超出我的预期了，本来我以为还得耗几天。你这边怎么样？”沈燕上前打开窗户，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她眺望着此地与南方截然不同的风景。

身后的妮可一伸懒腰，泄气道：“不行啊，沈姐，只告诉我在这座城市，我一个‘键盘侠’没法下手啊。无法接入公共监控、无法接入民用数据中心，当然，接入天网系统更不敢想了。可即便能接入，我这手头一两台笔记本的运算能力也不够。中国警方的面部识别、追踪系统都是独立开发的，目前在世界上算是最先进的，没有哪个黑客敢在这个上面动脑筋。再说，动脑筋也没用，搜索一个面部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任何入侵都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和时间。”

“是啊，茫茫人海，找人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啊。”沈燕手叉在胸前，看着已经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的城市街道，一天早高峰即将来临，哪怕是一座三四线城市，也是缺啥都不缺人。

“四十七个乡镇，下辖两市三区，河流山脉纵横，人口三百六十七万，人均GDP去年是五万两千零三万。主城市区有一百八十多万人，相对比较落后。我现在怀疑，逆风真会选这种地方吗？”妮可为难地问道。

“我也怀疑，但给我们消息的就在这一带，应该不假。这段时间我在了解传说中的‘金评彩挂、风马燕雀’。随阳这种未被现代科技格式化的地区，还真是适合八大骗存活的市井。你不要单纯看GDP，再少，满足一个骗子的胃口也足够了，只要有方法。”沈燕答道。

说到这里，妮可期待地问：“那个变数，也就是给我们消息的人，为什么不加点儿价码？”

加点儿价码，买到更直接的消息，这个想法让沈燕嫣然一笑，她摇摇头，踱步道：“我之所以叫他变数，是因为不知道他的脚站在哪一头。而且，恐怕他也未必知道逆风究竟是谁，只是身在局中而已。这样的人给的消息，我也得半信半疑啊。”

“那现在怎么办？”妮可问。

“如果逆风真在这儿，那他的老对手总会有办法的，这个搅局的进来，我就不信逆风还坐得住。”沈燕笑道。

“有点儿高估他了吧？”妮可怀疑道。

“打穿组织破局的难度不小，是真的，但要搅局啊，我觉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只要让他们照了面，只要逆风在后台发现这个人阴魂不散地咬上来，你放心，他会第一时间来找我们的，呵呵。”沈燕笑道，想到兴起之处，她心情颇爽地离开了，关门时还不忘提醒妮可给江帅胜付钱。斗十方在南港抢的钱，可全让这边买单了。

妮可照办了，不过这事办得有点儿气郁难平，她又一次拉出有关斗十方的所有视频。从绑回来到进赌场，对比着中州警方的公告——那份公告还挂在网上。从她这里看来，这是一个警察堕落的完整轨迹。说起来他算是被精心设计、一步一步地进到了圈套里，一次又一次地挣扎、逃亡，可拼了命也跑不出这个圈套。

其实这才是一个开始，圈套之后是更大的圈套和骗局。

可怜吗？不觉得。妮可唯一关心的是，这个棋子还能走多远，能不能搅进现在这个僵局里。

文件一页一页地传输得很慢，是几个G的镜像文件。电脑上进度条的百分比慢慢增加着，忙碌了一夜的诸人此时一点儿倦意也没有。南港警方从现场提取的各种证件，和一部被损毁手机的镜像复制文件，在周修文的要求下，远程传输到中州了。

“他在南港这么久，我们一点儿接触机会也没有？”向小园纳闷了。

“有。”周修文道。

“哪一次？”向小园不解。

“这一次。”周修文在一台电脑上播放的是斗十方打麻将的视频。他身边坐着王自光，一下子把X小组成员看愣了。

周修文解释道：“他说绑他的人和地下赌场有关，第二次跑回去，只要找到进入地下赌场的方式，就有可能和那些人搭上线，所以我们就从有案底的人里找了王自光这么个人。这是个资深赌棍，在南港很有名。而且他们俩没钱，起步得赢点钱，一则当本钱，二则得让王自光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就安排了这么一场戏。”

“这是棋牌室？打麻将？没听说他这个很牛啊？”钱加多脱口道。

周修文指指打麻将的三位，又指指此时坐在这里负责远程联络的一位。众人一看，是视频中的一人。想到其中关窍的俞骏先笑了，周修文解释道：“陪他打麻将的三个人都是警察，其实这场麻将就是打给王自光看的，让王自光深信不疑，他就是个赌神。”

还有这种操作，众人听得哭笑不得，怨不得周修文没好意思说，原来是被斗十方牵着扮赌客，总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向小园却笑不出来，她更疑惑地问道：“他都不擅长这个，那进了地下赌场怎么混？”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也纳闷吗？没几天他就真成赌神了，再让他混几天，得被当地警方当作地下赌场的庄家抓捕了。”周修文稍显难堪，这恐怕也是他担心的原因。作为地下组织成员，这种“崛起”速度是要出事的。

“传输完成。”那位扮过“赌客”的警员出声惊醒了大家。镜像文件被释放，通信号簿、图片、位置信息等文件被几人分别分析。很快，巫茜出声道：“这手机被做了手脚，根目录下有黑客程序，在联网的状态下，手机的短信、图片等通信内容会被远程侦知。”

这个消息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反而让周修文如释重负了。他喃喃道：“难为他了，不联系是有原因的，如果被对方发现有问题，恐怕这场行动早就结束了。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

“女荷官的照片，还有些不雅视频。”另一警员道。

不雅视频，是偷拍一名女生的，惹得几位同事哧哧偷笑，俞骏严肃道：“如果说细节，没有人比他更懂细节，恰恰是这样，比什么都没

有更显得正常。他是被开除警籍的人，混社会总不能是个正人君子的样子吧？”

同事们唏嘘了几声，一旁等着结果的谢经纬鼻子哼哼道：“那公告浏览量才一千多，又没几个人看，关心的才当真，不关心的，谁认识斗十方是谁啊？”

难得见领导露出这么无赖的表情，向小园和俞骏相视暗笑了笑。

还是组里同事关心，络卿相小心翼翼地问：“谢副厅长，那将来怎么澄清啊？毕竟是公告过的。”

“我们执法过程中，这样那样的失误总避免不了发生，纠正不就行了？再说了，对付的是一群骗子，我还用跟骗子澄清啊？”谢经纬道。

这老而弥“奸”的样子逗得大伙儿想笑却不敢笑，都憋着。俞骏有点儿愤意道：“那老领导，你也别吓唬我这么长时间啊？”

“这是出于保护啊，既然他拍下了十方，那就有可能拍下你们反诈骗中心的所有人。这种情况下，不禁足、不封队，再出点儿其他事，你负责啊？”谢副厅长道。

俞骏再无赘言，唯余感激，向老领导敬了个礼道：“谢谢老领导。”

“不用客气，我没想感动你们，不让你憋足这口气，这动力就不足啊。”谢副厅道。

正要问时，梳理文件的一位警员出声了：“周组，这儿有两段音频，是信号消失前录下的。”

“传输出去了吗？”周修文紧张地问。

“应该没有，没有……没有远程登录痕迹，零号可能知道风险，手机经常处于流量关闭状态，上行流量很少。”警员道。

“恢复出来，可能是他留下的信息。”周修文道。

又是紧张而漫长的等待，就绪之后，音频一放开就是急促的声音：

“我是零号，情况紧急，今晚庄家一直在放水，换码的中场溜了，我判断可能是要砸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连我一起砸，送给警察收拾；另一种是有其他情况，他们砸了这里的盘逼我跟着他们走。我准备通过逃跑测试一下，如果是第二种，他们肯定能追到我，我会设法留下线索……你们一定跟上来。”

停顿，然后窸窸窣窣的声音，听到了一男的骂声：“放开！妈的想死啊？”

“拿老大的钱想溜，你才想死！”

“妈的，敢偷场子现金半路跑，老大亲弟也不行……想说什么？……看看，没话说了吧。”

“妈呀，亲哥呀，这可要命了。”

“你不说钱才是命么？发财的机会到了，快走！”

“啥意思？这看场的咋都溜了？”

“要砸场了！”

“……没看场上一直赢，老板自己砸的！”

“……坏啦！”

“完了，条子来了……”

夹杂着打斗声、惨叫声、乱嚷嚷的声音，然后音频中止，不过当晚的整个过程完整地恢复出来了。他在事发前偷偷留下了这段珍贵的音频，只要找到手机就能判断出真相。此时巫茜和周修文看向了俞骏，毕竟是斗十方的上司，他猜测得几乎完全相同。俞骏悠悠道：“我顶多能猜到，但放我身上，这个机变我做不到。对危险的直觉和对事情的预知能力，他一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是的，我现在为我的想法感觉羞愧，我欠他、欠你们所有人一个道歉。”周修文诚恳道。

谢经纬起身了，笑笑道：“别自责了，劲憋足了，该动了。所有人，现在我宣布，封闭学习结束，准备出发！”

旁听的，在座的，齐齐起立，喜形于色地敬礼吼道：“是！”

毛二是天擦黑的时候从酒店公寓出来的，他已经习惯了在陌生城市来往的生活。他先是很警惕地在租住的公寓转了两圈，没有发现异常后，才打车径直朝着宋朝指示的方向去了。

公寓是提前租好的，妮可在网上预订的。以前房东顶多看看钞票，现在好了，连钞票都不看了，交个身份证、换个密码，自己就住进去了。不过坐在车上他老觉得心不安，租了四间房，宋朝离开了，他再一走……直说吧，那俩货要是跑了，那可就瞎了。

目的地是一家中档偏低的川菜小饭店。睡了一天、还有点儿疲累的毛二上楼一坐下来，打着哈欠，直接把担心说出来了：“宋哥，你咋彻底放飞了？那俩货要是跑了咋办？总不能咱俩都出来吧？”

宋朝呷着茶，笑道："看看，你现在也认可这小子了吧？既然认可，那就得让他自愿啊，要不情不愿，这活儿也不会给咱好好干。跑了就跑了呗，没啥可惜的。"

"可是……"毛二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一下子又说不上来。

宋朝提醒他："毛二你性子可太直啊，不要轻易和人惺惺相惜。他前身可是条子，骨子里是个骗子，要换他那份真心，没那么容易。"

"知道了，宋哥，老板咋安排的？"毛二问。

"老板现在有点儿为难，她得到的消息是，逆风操纵的那群骗子，有一部分就在这个城市，让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挖出来。"宋朝道。

毛二挠挠后脑勺，难住了。宋朝说："我也觉得很为难，毕竟这是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没那么容易。"

"不是、不是。"毛二问着，"这哪跟哪呀，老板怎么把咱们当警察使啊，找这拨毛骗有什么意思？"

"顺藤摸瓜呗，电诈是远程操作，八大骗习惯的是人传人，打穿这种人摞人的组织，不比找到网络据点容易啊。我刚才想了想，这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啊。就算把大帅的几十号人拉过来，也是杯水车薪，在这么大一座城市里，实在不够看啊。"宋朝道，敢情犯罪组织里的任务并不容易，把他难为得开始挠腮了。

毛二心思单纯，想了想直接道："我有点儿明白了，其实老板早想到这儿了，这个货以前和这些骗子打过交道，有可能找到他们是吧？"

"嗯，有这层意思。现在目标不明，出手都在落空。不管是刨到这个局，还是被逆风知道有人在刨他的局，都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现在

真正为难的是，咱们和他们对不上火、照不了面啊。”宋朝道。

毛二为难地说：“这也太难了吧？咱们国内，哪个城市人都多，哪个人多的地方骗子也多，找他们还不如咱们自己组个伙儿骗钱去。”

“这你就真的高看自己了，咱俩加一块儿都不行……”宋朝正说着，有人推门进来了，是斗十方和王自光。王自光谄媚地问候，宋朝笑笑致意，毛二却是不怎么客气，对斗十方说道：“咋来这么慢？我以为你跑了。”

“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呢？钱还在老宋房间里呢，我跑了不是便宜你俩了？”斗十方坐下来，给了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宋朝笑了笑，直接把车钥匙扔到斗十方面前了：“房门密码132476，车也给你，别说埋汰人的话啊。从现在开始，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哥儿俩要拦着你，都是小妈生的。”

“那就不客气了啊。”斗十方喜滋滋地拿走车钥匙，看看毛二，又看看不敢吭声的王自光，故意道，“光板，一会儿分完钱，再分道扬镳啊。”

“嗯。”王自光点点头，一看宋朝和毛二，又“嗯？”，摇摇头。

“你不要拉倒，我一个人全要了，宋哥，那这个兄弟交给你了，你们别饿着他啊。”斗十方笑道。

王自光憋不住开口了：“你路上还说老宋和毛二……不，宋哥和毛哥要找那帮骗子，可以趁机赚笔大的，这咋一转眼撵我走呢？”

宋朝和毛二眼神一滞，被刺激到了。斗十方讪讪一笑，逗着王自光道：“你做人不能这么老实，怪不得输成光板了，怎么可以轻易把底

牌亮给人家呢？那还咋搞呢？”

“啊？”王自光凌乱了，看着这三个人都惹不起，不知道该说啥了。

宋朝笑笑问：“没事，自家兄弟，随便点儿。光板啊，赌神哥就没告诉你怎么找？这难度可大了点儿。”

服务员进来了，斗十方抢着点菜，宋朝一点儿也不避讳有人在就说这话。王自光脱口道：“他说很简单啊，比场子里抢钱还容易，弄到手就能去happy了。”

这快撩起毛二的邪火了，他憋着火看斗十方点了一堆菜，好不容易打发走服务员，毛二急着问：“你别卖关子，不知道老子的脾气大啊？”

“你给老大当老子是吧？”斗十方怒道。

毛二气得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宋朝一把拉住他，示意：“道歉！”

这可把毛二给搞得手足无措，憋得脸红耳赤说了句：“老大，对不起！”

能让这猛人服软也真不容易，斗十方话一转道：“好，那我不卖关子，卖情报成不？这个数。”

斗十方竖着一根指头，毛二看得差点儿磕牙了，紧张地说：“又是一百万？老大你真黑。”

斗十方不为所动，手指指向宋朝。宋朝也被刺激得没脾气了，点点头道：“可以接受，但得在得手之后给你。”

这装腔作势把王自光刺激到了，他抢道：“不是一百万，他说一天就能找到。”

“噗……”喝茶掩饰表情的宋朝一口喷了，毛二给搞得七上八下，瞪着王自光。王自光吓得指着斗十方道：“真的，他进门时还告诉我，只用一天。”还学着斗十方的比画姿势。

斗十方哈哈笑道：“毛二你看，抢着说话吃亏吧。这不是我坑你啊，你自己说的一百万。”

又转向老宋，笑着将了一军：“看来你不缺钱啊，也没必要替老板省钱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沈老板在境外的生意是几十亿的摊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点儿钱，毛毛雨都不算。”

“好、好、好……说说，怎么找？”宋朝道。

服务员开始上菜了，斗十方倒也不忌讳场合，直道：“老宋，你当好人不合格，怎么当坏人也不及格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特点去找就行了，很难吗？”

“还真的很难。第一，这伙骗子肯定不用自己的身份；第二，经常性犯事肯定有起码的反侦查意识，住店、租房、出行都会形成下意识的反侦查习惯；第三，上什么台子唱什么戏，现在不知道他们唱的是哪一出，也就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扮相；第四，所有犯事的，在过程中都是深居简出，会规避警察、同行以及其他可能潜在的风险；第五，最关键的一点，还不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些人，而且不知道有多少。而我们呢，只有这几个人，即便增加也增加不了多少，否则风险就在我们这一边了。”宋朝道，一下子把难度系数提升到无限大。他轻轻地把手机放到了斗十方面前，是台大屏的智能机，那上面正显示着长安一案中他随行偷拍的那伙虚拟传销涉案人的照片。

“呵呵……”斗十方笑了笑，夹着菜大嚼着，且吃且说，“问你个问题，在电诈行业里，为什么话务员都是操着一口广普或者港普，找个普通话标准的骗子肯定没有那么难。但不难，为什么不找呢？”

“哎，对呀。”毛二挠着脑袋，虽然身处这个行业，但对这个行业亟待提高的问题居然忽视了。

宋朝似乎知道，笑着问：“你好像知道啊？”

“当然，是过滤掉聪明人。那些聪明的、不上当的，你操什么话也没用；而不聪明、容易上当的，你操什么话都一样，所以相比之下略显拙劣的话术，反而更容易让聪明人直接挂断，提高效率，对吧？”斗十方道。

宋朝点点头：“没错，可这和现在这件事，又有什么关联？”

“它们的关联在于，都是一个浅显的问题，但你没经历过，就不明白其中的诀窍。我问你，这么一群传销的、诈骗的，不管聚在什么地方都会让警方警觉，可为什么却没有人抓他们啊？”斗十方问。

“没犯事抓人家干什么？”毛二驳道。

“是啊，都没犯事，你把人家想得那么神秘干什么？他们可能在行为上形成反侦查习惯这没假，你要说他们会深居简出、隐藏形迹什么的，我还真不赞同。你分析这些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定位成骗子，这是不对的。他们不觉得自己是骗子，会认为这是生意，不过是有点儿风险的生意，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处处防着警察，防着露馅儿。但其他的时候，他们会比正常人还像正常人，最起码让普通人看不出他们不正常来。这就引申出结论来了，既然是正常人，找到他们很难吗？”斗十方问。

宋朝眼睛亮了亮，灵感一闪而逝。他兴奋地看着斗十方，求教道:“请明示一下，似乎确实没那么难。”

“找女人无非美容、购物，找男人无非吃喝玩乐。别说咱们有四个人，我一个人就能找得着。老宋我觉得你当初是走后门了，这片儿警的本事你都不会？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群踩着红线混饭的流氓无赖，有那么难吗？”斗十方嗤笑道。

还真是思路决定出路，这下宋朝彻底明白了。他想想，兴奋地倒了杯酒，这回可是诚心诚意地敬斗十方了。别说宋朝，就连毛二和光板也被点拨得茅塞顿开了。就是嘛，他们找别的地方不行，找这种吃喝玩乐的地方，那还不像玩一样?

说干就干，吃完饭，这两对奇葩组合还真就上路了。第一步就是乘出租，要不就是找黑车，上车给司机递根烟就开聊了，神神秘秘问一句:

“师傅，我们外地来的，你们当地洗浴按摩有啥好地方？”

几车穿梭在夜幕下的城市，开始了寻访之旅……

云里雾里，何处觅见

柔和的月光穿越过楼前垂柳的枝头，在地上洒下一层疏影，月光与灯相映成趣。假山、绿丛、小径，隐约的景致，让观者心底会浮起莫名的祥和。

陈策慢慢地掩上窗户，他无心欣赏夜色美景，只是确定一下安全与否。

窗掩上时，掩的门被轻轻推开了，那位胡会计闪身进来。陈策小声问道："怎么样了，干妈？"

"石胖子和张副市长挺谈得来，老贾也没问题。这地方不错。"胡会计坐下来，娘儿俩在黑暗中，却没有开灯的意思。陈策把皮箱放到了桌上，打开拿着什么。黑暗中窸窸窣窣地响着，只听到他在问："见面礼，送多少合适啊？"

"2万元吧……从张副市长这儿再淘淘消息，不要太贸然了。"胡会计道。

"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得供着啊。"胡会计道。

"知道了，干妈，那我去了。"陈策道。

"司机叫小张，你多跟人接触下。"胡会计安抚道，她也起身了。

这半路娘儿俩出了门，过走廊，下楼梯。胡会计去后厨看菜品准备，陈策径直出了门。在这别墅后面，泊着一辆不起眼的大众轿车，那里面有陈策要见的人。

秘书、司机、情人，随便搞定其中之一就足以登堂入室。陈策貌似已经轻车熟路了，上前敲敲车窗，里面那位正在小憩的司机摇下车窗，好奇地问了句："怎么了？陈总。"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东西都掉地上了。"陈策佯装弯腰，然后把信封扔进了车里。

司机一捏紧张道："这……这是干什么？"

“肯定是你丢的，呵呵……张师傅，您这么辛苦，我心里过意不去。请您进去呢又不合适，我抱歉了啊。”陈策道，已经转身了。

果真和以往一样，那司机悄无声息地把“丢”的东西给装起来了。几步之外陈策蓦地回头又问了：“哦，对了，张师傅，我们万博保险公司开业已经有段时间了，业务也稳定了，您要有什么亲戚好友对这个有兴趣，就来我公司点个卯领工资。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业务发展也需要大量人才。”

“那……那谢谢陈总。”司机伸出头来，话里有点激动。

这个细节被陈策捕捉到了，他干脆回身递了张名片给司机道：“您直接打我电话就成。营销部、人力资源部，都大量缺人。我们是合资公司，薪水和福利待遇都不错，要干几年兜着底，收入会非常可观的。”

“谢谢，那太谢谢了。”司机兴奋了。

“这个更别客气，您给我介绍人，得我谢你啊。一会儿到一楼那个侧室加点儿餐哦，可能领导谈话还得点时间，辛苦您了。”陈策极尽谦恭。

这一番还是有效果的，原来神情木讷，见谁都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司机，破天荒地下车了。他和陈策握手作别，把这位在本市冒头未久的保险业新秀给恭送走了。

司机坐回车里，看了眼名片：陈策，万博（中国）保险公司执行总裁、万博（中国）保险公司荆汉市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保险协会理事等一长串头衔。这些对司机来说不重要，想攀附的商人他见过很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只攀领导，那属于不长眼的，办事会很曲

折；另一种是很有眼色的，会攀上领导以及领导身边的所有人，就像陈策这种，他预感这人办事很顺利。

这么会办事，不顺利没道理啊。他小心翼翼地装起了名片，满心窃喜地捏捏兜里硬邦邦的钞票，已经在想，把家里那个穷亲戚介绍到陈策公司，或者干脆点，给哪个托他办事的找上这份工作，没准还能收点儿好处费什么的。

漫长而枯燥的等待，因此而变得有趣了。不多时又来两辆普通轿车，司机一眼认出来了，一辆是城市银行行长的私车，另一辆是财政局一位副局长的车。现在禁令查得严，车不可能在领导名下，但在一市不大的政商圈子里，司机彼此认识倒不是什么新鲜事。

政府的、银行的、财政局的……这个能量大得去了。

司机无聊地玩着手机，越琢磨这事越有趣了。他干脆在手机上翻查着万博保险，哦，吓了一跳，敢情是中外合资，总部在上海，荆汉市是刚成立的分公司。估计要在这里开拓市场，那前期肯定是烧钱喽。

他对介绍工作的事又放心了几分，在官网上看到陈策的照片，又鬼使神差地点进去。哦哟，继续吓了一跳，这位是加拿大留学回来的海归，保险业从业八年，从业务员做到了万博中国的执行总裁。当然官网介绍和官方发言一样不可信，但凭着刚才的举动，他判断得出这个人不简单。最起码能把他的领导和银行的领导都约到这儿，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办什么事，司机不可能知道，但知道肯定是个办大事的。他的兴趣在于，自己能不能搭个便车，在不被领导知晓以及不带来麻烦的前

提下。他思忖片刻做了决定，关了介绍陈策的网页，拨了一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的电话：

“喂……二伯啊，你上次不是托我给你家凤找工作？考公现在多难呢，先找个工作干着也不错啊……是这样，我现在有个门路，是一个中外合资的保险企业，工资福利待遇都挺高。不好办，都抢着去呢，托人找关系呗，先进去的都是元老，将来没准干好了，都不用考公了……成，我给您想想辙……哎呀，瞧您说啥呢，办事正常花呢，该花花点，你谢我干什么？成……明后天您等着我消息……”

电话结束了，他心里的窃喜又多了几分。这位攀附商人的一句话，可能给他带来比兜里更多的收益。他在寻思着，给亲戚办这个事，收三万是不是少了，五万合适不？好像也差不多，现在考个工作都挤破头了，那些开培训班的张口都敢收大几万……哟，对了，他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如果他往这位急于办事的商人那里塞上不止一个人，那岂不是能挣更多？反正这位海龟土豪也不差这点儿。他决定了，如果合适就再塞一个人，就凭领导司机的身份，这个面子对方得给。

欲望和贪婪一旦打开缺口，那就关不住闸了。就像身边渐浓的夜色，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已经吞噬了月光疏影，让视线里变得漆黑一片……

距荆汉80公里外，江离市。

位于市中心的江都大厦写字楼顶层灯火通明，平常这个时间该关门了，不过今天万博保险公司的卸货，专让保安留了门。眼见着十几人搬着大箱小箱自电梯往楼上运，保安百无聊赖地踱到门口，看着一工具车的大箱小箱，好奇地问了句指挥的：“这搬啥呀？这么多？”

“票据，保单。白天大车交警不让进。”指挥的那位掏着烟给递上来。保安接了支，那指挥的直接把一包塞进保安兜里了，保安谦让两句也不客气了，这递的芙蓉王以他的工资可舍不得买。

俗话说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天上，那保安叼着烟干脆自己上手，替这家公司搬运了。指挥的倒不好意思了，那保安扛着箱子道：“哎呀呀呀，客气啥，顶楼管经理我们认识，没少请兄弟吃饭。哥儿几个，管经理的货，来帮把手。”

出来的几位保安被叫着也上手了，几人运着箱子上顶层。一出电梯，哦，这个整层租下的公司的业务真是吓人，满满地几大间，连走廊都摆上了箱子。那位浓眉大眼的管经理迎上来，笑吟吟道：“哟哟，咋把你兄弟几个也用上了？”

“别客气，顺手的事。”一位保安道。

“那就不客气了，一会儿大家一块儿吃夜宵啊。”管经理道。

人多事杂，那头摞得不对，这位管经理呵斥几句，让人摆正了。指点江山间，他无意瞄到角落里，有一位坐在箱子上抽烟的人，老管上前踢了踢，骂道：“傻雕，你改改习惯成不？这种高档地方都有烟雾报警器，你咋到哪儿抽到哪儿？”

抽烟的这位，獐头鼠目、形容猥琐，不是失踪已久的王雕还能有谁？他得意地指指头顶，管经理一瞧，烟雾报警器早被透明胶带缠住了，气得管经理一屁股坐到王雕身边，顺手从傻雕嘴里抢走烟叼上抽了几口，愤愤道：“这装相装得老子都累，我们干传销那时候不讲究这个。”

“哎，对了，我听说以前搞传销，男女共住是吧？”王雕笑着问。

管经理瞪了他一眼道：“你哪儿听说的？那不可能的，人被洗脑到只剩赚钱一个想法，基本上都不会想那事。再说了，一天三顿清汤寡水，吃饱都困难，没那需求，别把人想得都跟你一样，不想着发财，只顾着发情。”

“呵呵……你们都是我牵线的，不是我牵这条线，你们还指不定在哪儿睡地板，做梦当老板呢。敢说不是？”王雕刺激道。

说到这茬儿，管经理真是对傻雕感谢到就差纳头便拜了，他放低了声音道：“这我真不敢说个不字，咱们上头老大厉害，厉害呀，真厉害。我们那生意干得跟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咱们老板牛啊，到哪儿办事都是开绿灯，厉害！”

能让传销小头目赞到这种程度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关键是，他都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话到这儿管经理就自动打住了，这种埋头干活儿从来不多问的品质很是罕见。

傻雕赞了个，问：“你招的这些人也不错。哎，老管，我还是整不明白啊，你们以前犯了都不止一回事，咋进进出出这么快？老子上回拉了一车货，非法经营，给关了一年呢。”

“雕哥，那不一样，每次被雷子端了窝，一查，嘿，我们没碰过钱，钱都是公司走账了；再一查组织的人，大经理不认识，讲师不在，那我们只能是无辜受害群众了，反正我们自己都参与了，也掏钱了，那能咋办？以前都是遣返回家就没事了，这两年也不行了，查得太严，还不好骗钱了。”管经理道。

他看着傻雕，傻雕皱着眉头似有所想。以傻雕的智商，管经理能猜到他想什么了，小声教唆：“咱们这事，就出了事也没咱们什么事，

没碰过钱，没组织过，顶多是个不知情的员工……现在公司正是上升期，我估摸着这架势啊，最少能干一年。”

骗局里的所有人，包括骗子本人都知道是骗局，之所以安心地在局中不愿出来，是因为利益远远大于风险。傻雕似乎想的并不是这个，他撇着嘴笑了笑道：“你想多了，真让干一年，老板得上富豪榜。这不比在境外人家一时逮不着你，真要抓咱们，那是分分钟的事。”

“哟，雕哥我咋看你胆小了，是我认识的那雕哥吗？”管经理笑着道。

傻雕掐了烟头起身道：“老子从小就胆大，可被这趟生意吓得老是睡不安生啊。”

他说着，顺手拆开了一箱，抽了一摞，那是格式单据，上面标着“万博（中国）保险公司江离分公司”的字样。这生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能力，他打破脑袋也想不通，这手法简直是阎王面前谈长寿——活得不耐烦了。

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这是一个合法注册的保险公司，经营到现在顺风顺水，一点儿意外都没有出现过。

凌乱了，傻雕凌乱了，他觉得自己彻底落伍了。当了一辈子骗子，都看不懂人家新人玩的这新花样了，那落寞的心情简直堪比戏子卸妆啊。

此时，在通往随阳市的高速公路上，一辆中巴正行进在途中。

案情介绍已经分发到X小组诸人手机上，几遍看过，早昏昏欲睡。向小园回头看了眼，睡得最香的是钱加多，已经在打呼噜了。巫茜和陆虎、络卿相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在讨论着什么。被关了这

么久一下子放出来，又是直接上规格这么高的案子，怕是那兴奋劲头得持续段时间了。

她起身，往前挪了两个座位，坐到了周修文的身边。正看平板的周修文侧了眼，很客气、很礼貌，也很得体地把手里的平板递给向小园扫了一眼。是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缅北招工多被强迫参与电信诈骗的预警，向小园皱了皱眉头，问："这能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对出入境的管控成效显著，他们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无法招到更多的参与人员，所以只能走这种非法手段。不过，对于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啊。"周修文叹道。

这些过于遥远的事明显不是向小园关心的内容，她换着话题问："我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没有更具体的任务，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周修文道。

向小园脱口道："逆风？！"

"对，找到他，一切就不破自解；找不到，可能我们对于这些年大大小小的骗局还是一知半解。"周修文道。他侧看了眼表情落寞的向小园，又补充道，"俞主任应该已经在设法和零号取得联系了。专案组设置在随阳市交警大队，那儿的交通指挥中心有最直观的监控数据。随阳的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其他地方暂时找不到可以接驳中继传输的信息网点。总局已经批复我们的申请，这次专案组以'X'命名，主力队员以你们为主。"

这对地方是一份殊荣，不过向小园似乎并不为所动，她喃喃道："可能又迟了。"

"什么迟了？"周修文问。

“两个多月前，随阳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时候又是忙保健品诈骗，又是出了十方的事，紧跟着我们全部被禁足，十方又被绑到了南港。兜兜转转，似乎终于回到起点了。如果当时没这些事，直接介入随阳，那现在的形势可能要好得多。”向小园有点儿遗憾道，时间是检验预测的最好方式，只不过经常检验出来结果时，已物是人非。

“也未必，如果介入得早，管控收紧，这帮骗子会销声匿迹的。他们选择这儿，恐怕也是因为这儿的信息建设相对滞后。我们追过他很多回，都是因为没有最佳的切入点，结果收效甚微。而这一次，我无比期待了。”周修文道，即便到大数据时代，最具威力的侦查依然是深入对手内部，所有堡垒从内部攻破依然是最佳的方式。

“我在想另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向小园突然说道。

周修文不解，好奇地问：“是什么？”

“我在想，虽然随阳经济建设、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但也并不是那么差。最起码有高铁联通，有便利的交通枢纽。”向小园道。

“你是指？”周修文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我是指……曾经金瘸子、杜风头在设计骗局时，着眼的都不止一个地方。上一例保健品诈骗案，跨了三省、十几市，你如何保证随阳会是他们的据点所在？假如不是呢？周边樊城、襄州、江离、丹江，甚至离省会荆汉市也不过200多公里，他们核心可能有几人，但最早发现往这些地方聚集的前科人员有上百人。这些人已经销声匿迹，不知是隐藏起来了，还是易地再起炉灶了，但未必会聚在随阳市啊？”向小园问。

这一问，恰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零号身上的周修文问住了。他愕然了半天才给了个令人失望的答案，他说道：“如果和你猜测的一致，那

就真棘手了。”

“做好心理准备吧，肯定是最棘手的一种。”向小园道。

“你……如何判断得……这么肯定？”周修文不解。

“直觉，能让十方这么小心，连传讯都这么难，我们想测知真相，恐怕没那么容易。”向小园悠悠地道。她托着腮，不知是陷入了沉思，抑或是品味着回忆，那哀愁的样子，让周修文怔了怔，没有再往下问。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会被呛着。这话斗十方一行人深刻体会到了。本来宋朝也认可斗十方的想法，这群骗子只要兜里有几个钱，想的还不是吃喝嫖赌，而且大晚上的，肯定要找地方happy，那能去的地方无非是烧烤、啤酒摊，按摩、大保健之类的地方。这些地方，出租车司机肯定是轻车熟路，而且也不会很多，四人很轻松便知道了随阳的两三处夜市、七八家洗浴，以及很出名的KTV一条街。

但事实和想象大相径庭，烧烤摊全部不见了、KTV全部关停了，至于洗浴中心，倒是有开门的。几人进去实际体验一下，连正常按摩都没有了，想和里面那些保安、迎宾、前台搭个腔都不可能。他们都警惕地看着你，然后一句话都不告诉你。

坏了，这有事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走了许多处，斗十方恍然大悟，要手机一查，发现真相了：随阳正在创建文明城市。新闻搁宋朝眼前，宋朝郁闷得直拍大腿喊，坏了、坏了。

一问司机，您这地方咋了？司机牢骚一堆，说了，街上晚上警察看到二半夜，白天一大街全是志愿者。你吐口痰都有人管，小商小贩都给撵得不见影儿了。

所以，哥儿几个早点儿洗洗睡吧，甭乱跑了，这些天查身份证查得紧呢。

“哎呀，上当了、上当了，前几个司机都没说啊。”毛二怒道。

司机说了：“说了你们还坐车吗？这都十一点多了，没啥转悠的了。几位老板，还去吗？到了，前面就是。”

几人伸着脖子，前方“大浪淘沙”的霓虹牌子已经在望了，宋朝有点儿想打退堂鼓了，毛二打着哈欠想回了，斗十方出声道：“来都来了，干脆洗洗去。光板，别打瞌睡，醒醒，给你找个妞。”

“不可能，没老司机带，人家肯定不招待。扫黑除恶开始后，咱南港都查得紧呢，我认识几个姐们儿都改行当店员了。”王自光道。

“那你不早说。”斗十方轻轻在这货脑后扇了一巴掌。光板龇牙笑道：“我想这儿兴许查得松能找到呢，谁知道比咱们那儿还严。”

“下车，洗个澡好好休息吧。”斗十方道。

几人干脆在这个洗浴中心下了车，登记入住，不一会儿自房间到洗浴的大池子里聚合了。果真是萧条得厉害，偌大的洗浴中心不过十几人，倒有一半是服务员和搓背佬。开了一天车、还没歇过来的毛二泡了会儿先去搓背了，斗十方邀着宋朝去蒸会儿，不料宋朝毫无兴趣，斗十方转头硬拉着光板和他一起去蒸房了。

里面坐着一位擦汗的中年人，光线不好看不清。不过男人脱光都一个样，没啥稀奇，稀奇的是另一位光屁股男人，一直哗哗往蒸房炉上洒水。那一股一股热浪袭来，几下王自光受不了了，摸着满脸的汗要跑，斗十方笑拽着他道：“别走啊，我一个人多没意思？”

“哎呀，你饶了我吧，骗着大家跟你跑了大半夜，让不让人活啦。”光板拼命挣脱，跑了。

一跑，这个潮热的空间就剩三人了，三人相视而笑。泼水的是程一丁，坐着的是先期到达随阳的俞骏。程一丁笑着出了蒸房，就近泡到视线能看到蒸房的池子里，权作放哨。

里面的斗十方笑道：“没想到和领导还有这种赤裸相见的机会啊，呵呵。”

“少贫，抓紧时间。热死我了。”俞骏道。好不容易找到几人形迹，又把中州车牌泊在洗浴中心外，这个机会撞得不容易，他快速交代着，“X小组落脚地在交警一大队后院，如有紧急情况，那儿是最直接的撤回点。紧急联络号码13×××××××××。剩下的传讯方式你可以随机选，主要目标是侦知沈燕的动向，以期从她身上找到逆风的方位。”

斗十方语速飞快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汇报了一下，包括沈燕身边那女人可能也是个黑客，江帅胜可能负有命案等情况，末了要求了一句：“我这儿有个难题得马上解决一下。”

“说。”

“沈燕期待的是，依靠我们这几个人打乱可能在随阳的骗局部署，引起逆风的注意，主要目标是虚拟传销案里那帮人。我本来以为从吃喝嫖赌上能找着这群人，可一出来傻眼了，又是扫黑除恶，又是创建文明城市，把这帮人不知道扫哪儿去了。这都没天网，让我怎么找啊？”

“就算有天网，也不能帮着一拨犯罪分子对付另一拨犯罪分子啊？！”

“我知道，特殊情况吗？找不着人，怎么往下进行？”

“呵呵，你以为天网能找到吗？”

“啊？不会你们也不知道吧？”

两个人几句怼上了，看俞主任的表情，斗十方吧唧一拍额头，明白了：“家里应该不知道，肯定还没有想到这层。”

“我三个小时前才到随阳，之前都被关着，为了制造你这个‘开除人员’形象，X小组都被禁足了。现在大队人马还在来的路上，最快也得明天才能建好信息联络和指挥系统。你还不知道吧？这是个四线小城市，你以为和中州一样？体貌识别可以覆盖全市各个节点？”俞骏道。

“那我怎么办？牛都吹出去了，找不着这些人，从哪儿下手啊？”斗十方问。

“赌神你都当得了，找人能难住你？自己想办法。注意，从现在开始，有重大信息要及时传讯回家里，这里发现的情况会同步给你，联络靠随机应变吧。”俞骏道。

“就这些？”斗十方问。

“目前就这些。还有一个情况是，两个多月前，你最后在中州研判随阳要有诈骗案件，现在你们几个又回到了随阳，可奇怪的是，在随阳目前并没发现有成规模的诈骗案。我其实一直关注这儿的警情，如果有情况，应该可以发现点蛛丝马迹。”俞骏道。

“暴雷之前，很难发现雷在哪儿，这很正常。骗子又不是傻子，那么早让你发现？”斗十方道。

听到这话时，俞骏诧异地盯了斗十方一眼，愤愤道：“你小子混了几天胆肥了啊？都忘了我是你上级了吧？”

斗十方嬉笑着看向俞骏，俞骏下意识地拿毛巾遮着羞处。话说和一个后辈这么着赤裸相见，确实也有点尴尬，他直接斥道：“去吧去吧，毛登科和宋朝都是老江湖了，别让他们起疑。”

“摆什么谱啊？现在我在团伙里也是上级，是他们的上级……呵呵，那我走了。”斗十方道，按要求把俞骏交代的细节重复一遍，起身走到门口时，俞骏又喊了声：“嘿，等等。”

“怎么了？”斗十方应声回头，看着俞主任。

“我去你家里看过，老爷子很好，都下地种菜了。他被市局保密处盯着，你放心。大家都有点儿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要多加小心。”俞骏道，话里的关心甚浓，和他脸上的无动于衷恰成对比。

这位外冷内热的主任，还是那么不平易近人，不过却让斗十方觉得格外亲切。他笑了笑，像想起什么来，不过却没有说什么，拉开门走了。

过了很久，门又开了，程一丁站在门口，提醒着沉思的俞骏道：“他们走了。”

俞骏慢慢起身，下意识地擦着满身的汗水。程一丁小声道：“他状态不错，我看他和那几个人混得似乎也不错。”

“表象，只是表象啊。离真相还不知道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连外围毛骗的行踪都未掌握，真不知道幕后这几位巨骗又得捅个多大的窟窿啊。”

俞骏答非所问，说话间脸上的愁容更甚，或许担心案情，或许更担心，那个状态很佳却显得更浮滑的年轻人能不能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

初到随阳，粉墨登场

随阳市交警一大队后院毫无征兆地成了讳莫如深的地方，由市局保密处加的岗哨，执勤的武警内卫番号不详。昨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进去几辆车，一大早那些人忙碌着接驳光缆、拉线，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仪器流水般地往里面运，这架势只要穿警服的都知道该怎么应对。

什么都别问！

外面看着神秘，其实里面没有那么神奇。惯例要准备中继光缆，几个办公室的终端要调试。其实从半夜开始，网安抽调的宣冬青带着陆虎、络卿相几人，干的就是接线工和装电脑的活儿。毕竟对手可能是个有潜在威胁的计算机犯罪人员，这里肯定是越保密越好。接通网络的宣冬青和巫茜一起操作，很谨慎地清理一切有关X小组成员的个人信息，甚至连车辆进入随阳的监控都做了屏蔽。

这中间多了一个不合群的人物，谁呢？当然是钱加多了。别人忙活，他睡觉；等他睡醒了，别人还在忙活。这好奇宝宝就按捺不住，要出去寻地方吃小吃，结果被岗哨挡回来了。回来也坐不住，好奇地拽着巫茜问了："那个秃子干什么的？咋跟木头人一样？"

巫茜愕然，钱加多所指是有点儿秃顶的是网警宣冬青。他正在焊接中继传输呢，似乎听到了，没理会。尴尬得巫茜不知道怎么处理，络卿相和陆虎偷笑。还是俞骏处理得直接，上前揪着钱加多，一个脖拐子扔外面了，捎带吼：“闲着没事是吧？院子里跑十圈减减肥。去不去？再犟？！”

俞骏施展淫威把钱加多吓跑了，回头尴尬地解释：“小宣别理他，这孩子就是有点儿大嘴巴，心眼儿其实不坏。”

宣冬青笑了笑，没当回事，这位网安高手确实显得有点儿木讷。巫茜打抱不平，嘟囔了句：“主任，怎么把这人带上了啊？”

“没办法呀，你说这么个大嘴巴，我敢留在家里吗？再说了，他和零号很有默契，指不定能用上什么的。大家忙吧。”俞骏给了个不太令人满意的解释，安抚了下众人。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才告一段落，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就在这个简陋的大办公室召开了。这个仓促拼起来的组合尚需明确和统一指挥，视频电话里中州省厅宣读了任命，意外的是，任命俞骏为X小组组长，周修文为副组长。

这就又尴尬了，周修文自总局带来的团队五人，俱是诧异不已。巫茜附耳解释了句什么，那些人听罢像是认可了，不过看俞骏的眼光里，明显还有点儿怀疑。

这时候俞骏也有点儿不舒服，说推到台前就推到台前，这点可真没心理准备。他对周修文道：“周组长……怎么任命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啊？再说您这几位都是总局来的，哪有下级指挥上级的？”

“非常之事，非常之时，为什么不能用非常之法？他们几位参加过银杏基地窝点的后续追踪，事实证明，你们是最棒的。请。”周修文

道。

巫茜笑看着中州一行，出声道：“我刚才告诉我这些同事，面前就是端掉银杏黑产窝点、拿下虚拟传销一案的领队。他们和我一样，等着接受您的指挥。”

“你错了，不是你的这些同事，而是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是同事。请！”周修文二请俞骏坐在首位。

俞骏终于坐下了，他审视了一遍全新的X小组，不禁免不了踌躇满志，自嘲地笑道：“这么吓人的阵容，即便栽个跟头也得是个大动静啊。那我不客气了啊，我的风格很简单，只要对案情有利，只要对早日铲除逆风这个祸害有利，只要对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不受侵害有利，你们放手去干，责任我来扛，工作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放开提，千万别给我留面子。”

“好，这个开场提精神。”周修文带头鼓掌，气氛随即融洽了许多。

人员的搭配不难，偏网安的由巫茜领队，负责大数据；总局数位负责追踪；娜日丽、邹喜男几人被分配了外勤任务。按照X小组办案的惯例，会议室整面墙划作案件板，向小园负责把所有案情涉及的节点、嫌疑人，全部直观地呈现。

“这个好办，从哪儿开始呢？”向小园问。

“哦，对了，昨晚见零号的情况怎么样？”周修文得空把这件事问了。

“我和老程是通过刑侦上的监控追踪找到他们的，提前把车停在‘大浪淘沙’洗浴中心外面，他认识那辆车，于是就见了一面。不

过，是脱光了在洗澡堂子见的，就没录像啊。”俞骏道，众人一笑，这恐怕是最安全的方式了。俞骏低头在纸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了巫茜道：“这是零号现在在用的手机号码。另外，零号还反映了一个情况，说沈燕身边有个又丑又胖的女人，叫妮可，也是个计算机高手，你们网安行事一定要小心啊。这些躲在幕后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消失，想固定他们的犯罪证据，那可太难了。”

“那就从追踪这个号码开始吧，现在初始的目标是四个，除了零号还有他们三个，大家熟悉一下。毛登科，男，37岁，有开设赌场、暴力收债、寻衅滋事前科。近几年一直在境外活动，我们分析他应该是江前胜前团伙里打手的角色，对江前胜的二次提审很快会有信息传来。第二个，宋朝，之前为我们警务人员，因职务犯罪服刑六年。之后出境，在缅北生活过数年。前江前胜犯罪团伙成员，是个极度危险的对手，我们的常规侦查方式应该对他无效。第三个，王自光，这人是南港一个有赌博前科人物，是被他们三个捎带出来的。现在这四个人受沈燕的指挥，目标是寻找随阳潜藏的诈骗团伙。这个目标就大了，不过方向是与去年冬天的虚拟传销一案有关，所以我们分两条线。一条线追踪这四个人，另一路追踪……疑似逆风操纵的诈骗团伙究竟在不在随阳，如果在，在什么地方……开始吧。”

周修文有条理地安排完，可没想到即时就投入工作了，这项工作开始得让人瞠目结舌。因为追踪零号的一方循着手机定位接驳监控节点，只用几分钟就找到了零号。那四个奇葩正漫步在大街上，像漫无目的地闲逛。而另一路找诈骗团伙的因为涉及人员甚众，都一个小时了，连人员信息都没有输完。

早餐是春卷拐子饭，午餐是滑肉泡泡青。

今天主要的任务是沿随阳大道、交通大道、编钟大道以及林荫大道还有什么什么大道逛一圈，逛得三个跟班晕头转向，什么都记不

得，倒记得这地方的几味小吃。

猪脚做的拐子饭、肥膘做的滑肉，美食能吃得人暂时忘记忧烦。宋朝三人跟着斗十方下午又转悠几个小时，半乘车、半步行，又到一地，斗十方喜出望外直喊：“就是这里！”

是哪里呢？神农源，还是一家酒楼。毛二气得想揍人，宋朝好歹拉住了，只见得斗十方拽着王自光奔进去，不一会儿喜滋滋出来了，两个人一手提着一个怪模怪样的瓶子。

“这是什么？”宋朝愣了。

“地方特产，巷子深曲酒。看看，瓶子都是编钟样的，我记得很早以前我爸喝过，我尝了一口，那味道很特别。”斗十方干脆拧开瓶盖先闷了一口，吧唧着嘴直呼好喝。

宋朝奇怪了，问道：“你来过？”

“没有啊。查查手机不就行了，拐子饭和滑肉好吃吧？也是度娘告诉我的。”斗十方全无正形，嬉皮笑脸道。

宋朝对这货有点儿没治了，愤愤道：“有个毛二兄弟就够了，再出个斗二，还加上赌二……呵呵，兄弟你是准备气死我不偿命是吧？”

“宋哥你看你这人，我这不尽心竭力办事吗？再说了，拿人手短的，好歹沈老板也给了不少钱了，咱不能昧了。”斗十方又来一口，喝得滋滋作响，递给王自光，王自光也灌了口，辣得龇牙咧嘴直摇头：“不好喝，没红酒好喝。”

“蠢货。”毛二把王自光扒拉到一边，质问道，“你还知道老板给你的钱不少啊？你这上下行头，哪件不是老板给钱买的？你们劫了赌场

几十万，都是沈老板赔的，那边的事还得老板摆平，要不回头把你挂网逃上，搁这儿你都得被抓。”

“啊？！”斗十方大惊失色，就在毛二觉得威胁起效时，斗十方话锋一转道，“抓了我有啥好处？我不得把你们卖了？抢钱还有你们的份呢，你们协助我们逃跑，那叫从犯。你拿这个威胁警察啊？”

“哎哟，气死我了。”毛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拳头捏得指节啪啪有声。

斗十方却是把酒瓶一递，眼神睥睨着道：“来，喝两口，老大告诉你怎么办。逼我出绝招儿，那我出个招儿让你们瞧瞧，这不还不到一天吗？到一天头上，管保找到这群毛骗。”

“你说的啊。”毛二豪气，端着瓶子咕嘟几声，直接喝干了，他看也不看挥手一扬，那酒瓶准确地扔到了十几米外的垃圾桶里，这海量、这手法，吓得王自光直缩脖子。

斗十方一竖大拇指，一挥手：“走，来吧，给你们展示一下……一会儿别奇怪啊，老宋，如果给你手机号，别告诉我你找不着人啊。”

“找着手机号，还不就等于找到人了。”宋朝道。

“OK。那就好办了。”斗十方道。

四人拦了辆出租车直驱客运南站。瓜子台巷，这地名宋朝都不知道斗十方是怎么蹦出来的，而且说话的口音都不像外地人。不一会儿到地方下车，还没来得及问，斗十方就轻车熟路地钻进标着“大众生活”字样的巷子里。几乎到下班时间了，那个房子里的营生估计也没啥人，应该也是图便宜才租了巷子里的房子，老板正要关门，被斗十方喊住了。

“干啥？！”

“做广告。”

那个留着两撇小胡子、一嘴烟渍牙的老猥琐男，没想到居然就是老板，估计老板加员工就他一个人。他皱着眉头问：“你做啥广告？”

“一两个小时内，给我发遍全市的广告，有办法吗？”斗十方直接问。

那老板一吧唧嘴：“有。”

“包括网络上的、手机上的，当然还有纸质的，得有人贴到老城区，最起码晚上有人活动的地方都得贴到，能办到吗？”斗十方又问。

那老板一撇嘴道：“能。但是……”

斗十方伸手一掏，一摞钱亮在眼前，老板眼睛一瞪，病恹恹的表情瞬间精神焕发。斗十方笑着问：“但是后面是什么问题？”

“本来要告诉您，创建文明城市，小广告涨价了，不过老板这么爽利，没啥问题了。”老板伸手拿钱，这得有四五千的样子，他斜眼翻着又问，“这价码不太够啊？”

“你多长时间能开始？”斗十方问。

“不是纸质的现在就能开始，纸质的得一个小时。”老板道。

“一个小时后每隔十分钟给你一千，今晚上我吃喝拉撒的地方要碰到你没贴到的，钱甭想要了，成不？”斗十方道。

这是设了个坎儿，怕被糊弄，那老板一咧嘴：“行家呀！成，内容呢？别太过了啊，卖枪、卖炮、卖春、卖药那别乱发，回头怕麻烦。”

“那违法的事咱不干，寻人启事，不给您找麻烦。”斗十方道。

这下钱可以放心收了，斗十方加了老板的微信，准备好的内容一发，交易爽快完成。这货忙着打电话叫人，估计要安排印刷，还信誓旦旦地说，您几位忙您的，到了晚饭光景就给您传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而且简简单单一搞完斗十方就走了，那几人诧异地追上来，要看斗十方手机上的内容。不过一看之下，都是一头雾水，只见配图是个关公像，照片就过分了，文字更过分：

寻人启事

师佳迪，男，66岁，身高1.66米，长方脸，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和抑郁症。走失时身穿灰色大衣，下身穿深灰色大纹花哔叽裤。中州口音，6月6日出走至今未归。有知情者请拨打电话134×××××（微信同号），重金酬谢。

这看得宋朝也火冒三丈，几人直觉被戏弄了，气得要真揍人了。斗十方见机，在毛二暴怒之前拔腿就跑，那几个急着就追，怎么看都像胡闹一般……

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特别是坏群众。夜幕缓缓降临的时候，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里无风起浪，这拨坏群众悄然地卷进来一股浊流。

某某公厕，一男的正龇牙咧嘴地往下憋，冷不丁，遮羞门哗一声开了，吓得蹲坑男惊声尖叫：“干什么？！”他面前是位穿着带环卫标

志服的老丑男，那人一言不发，一撕不干胶，吧唧往门后一贴，把门又给他关上了。蹲坑的惊魂稍定，念着眼前只要蹲着就必须看到的内容：师佳迪，男，66岁，身高1.66米，长方脸，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和抑郁症，走时身穿灰色大衣，下身穿深灰色大纹花哔叽裤，中州口音……念着念着，受不了了，觉得贴的人比被要找的人精神病还重，听声音好像是在一个坑位、一个坑位地贴，这总不至于专门来厕所找人吧?

沿随阳大道的一溜中小饭店，几位穿外卖服装的小哥驾着小电驴在车人混行的路上急行。喇叭声响、人声鼎沸，上下班的高峰期还就这小电驴能窜行。咦？不对，穿行的车辆里有个另类，有一车，后座载着另一个人，正伸手变魔术一般吧唧、吧唧贴广告，他们所过之处，小面包的车屁股上、车后窗上、甚至外卖车载物箱上，都凭空多了一张白纸。有司机发现了，正龇牙笑着，不料回头看时，自己的后车窗也被贴了一张。气得他脑袋伸出车窗，破口大骂，可根本无济于事，那辆双人广告电单车在前方依然故我，不紧不慢，吧唧一张，吧唧又一张……

步行街里的市场，已经很整洁规范了，因为创建文明城市，这段时间许多公务员都不上班了，专在街上当志愿者，盯的就是那些小商、小贩、小广告。夜幕初降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出来晃荡的时候，所以得盯紧点。哟，有位红衣红帽的志愿者，对着远处一个鬼祟的人喊:“站住！干什么？”

是贴小广告的，得赶紧撵走，他快步奔过去。那人顺手往店门、墙上、泊停的共享单车上贴了几张，边贴边跑。那人毕竟是专业的，跑得比粘得还快，等那位志愿者追到时，人已经跑远了。他气愤地仔细地一张一张往下撕，足足六七张的样子。不过等他撕完回头时傻眼了，刚才离开的重点盯守区域现在被入侵了。有四五个手脚麻利的家

伙已经把店铺门上、橱窗上、共享车上、电杆上、垃圾桶上给粘了个遍，还有人专门盯着他，他一动，口哨一响，全部一哄而散。

广告的目的就是用大概率的撒放去撞巧合，可惜这个巧合最先撞回了自己人手里。晚饭的时候，俞骏听到楼下有人喊他，他从自己办公室出来，楼下采买晚饭归来的钱加多和娜日丽被几人围着，不知道在看什么。他以为又生了变故，赶紧下楼，等凑近一看，傻眼了。

“这眼熟啊，师佳迪……似乎去年……”俞骏一下子想起来了。向小园笑道：“这不是傻雕在公园用的那招吗？难道他们出现了？”

“哎呀，注意电话！”娜日丽提醒道。

两个人定睛一看，然后暗道“苦也”，留的是斗十方在用的电话号码，不用想也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是斗十方在捣鬼了。

“怎么回事啊？”周修文凑上来一看，看到斗十方留给家里的电话号码出现在车身上时，愕然抬头。俞骏嘬嘴“吁”一声，示意他别大惊小怪，然后揪着钱加多，严肃地问：“怎么回事？乱贴什么呢？咋不贴你脸上呢？”

“不是我贴的，我们去买饭，就打包那一眨眼的工夫，这车前车后给贴了三四张……我想起来了，傻雕，绝对是傻雕在这儿。”钱加多道。

“好了，撕了、撕了，吃饭、吃饭。”俞骏挥手道。

这回钱加多可不依不饶了，拽着俞骏提议：“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楼上定位啥的一开，顺藤摸瓜呀？”

“嗯，吃完饭动手，快吃。”俞骏胡乱应着，娜日丽开着车后厢给大伙儿派饭。钱加多心心念念要摸傻雕这只坏瓜，可也邪了，为啥这么重要的情报，都没人理他呢?

这只坏瓜是谁，可能除了钱加多都心知肚明，吃饭的几位吃着吃着就乐了。巫茜一看到那车门上的一张粗制滥造的广告纸就乐，好奇地问向小园，向小园附耳告诉了她几句，巫茜一下子明白了，好奇地问道:“这要真让傻雕看见，不一下子穿帮了? ”

“也未必。杜风头一脉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传讯方式，长安一案，他的徒子、徒孙被逮了个七七八八，监狱内外是两重天，外面的肯定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没准真把他当成出狱找来的同伙。”俞骏道，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肯定也是往好处想。向小园戳破了，小声道:“现在这里创建文明城市，这么着胡搞瞎搞，别同伙没找着，城管和派出所先找上了他们。”

“赌场庄家都当了，再贴个小广告怎么了? 你看你，就不会装个不知情? ”俞骏严肃斥道，端着饭盒起身走了。

巫茜和向小园愕然相视，不承想领队底线也这么低，愕然之后俱是哭笑不得，偏偏这时候钱加多又在一边嚷:“嘿，你们怎么了? 线索自己找上门来了，咋都不吭声了，这肯定是那个漏网的傻雕。”

佯装不知情也难呀，低着头的众人似乎没在吃，而是在哧哧地笑……

君以此兴，必由此亡

“嘀……嘀……”

手机微信提示音，一桌吃饭的男子，其中一人拿出手机，嘿嘿傻乐。

“咋了？”旁座问。

“老三把村主任媳妇给拉进群了，呵呵，你们信不？村主任媳妇比村主任说话管用，回头这村得全进来你们信不？”看手机的人笑着道，往下翻了翻，有一则朋友圈求点赞、求转发的信息让他皱了皱眉，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一时摸不着头脑。

问话的可是乐了，直跺脚道：“哎呀呀呀，发财了、发财了……这顿我请……”

“别刚摸着钱了就嘚瑟，还有老皮，什么拉人不拉人，咱这叫电子商务，你可以没出息，不能没文化啊。”主座一个高个儿、帅气，中分小发型油光裎亮、十足风流倜傥的人物训话道。

这不是别人，恰是从毛贼到毛骗，咬紧牙关改行，经过“艰苦奋斗”已经华丽转身成包总的包神星。你瞅他现在右手大金戒、左腕小名表、一身好西装的样子，谁敢相信这人几个月前还是流浪街头的混混？

要请客的是赵成功，私下里依然被称为“大丫”，虽然胡子剃了、牙刷白了、头发也理了，可依然掩饰不住眼睛里的猥琐。他谄媚道：“是、是、是，包哥教育的是，成功时不能骄傲，失败时不能气馁，我叫赵成功，我不骄傲。”

说着，他夹了块肥肉张着血盆大口，一口吞嚼着，傻乐呵。包神星正要说话，门嘭地开了，巨响把赵成功吓噎住了，凸着眼使劲儿咽，奔进来的二丫刘小旦欣喜若狂道：“包总，我在厕所里拉屉屉的时候发现新大陆了。”

“啊……呃……”一句话恶心得赵成功直呕。不过已经吃下去了，光呕没吐，包神星正夹着菜，气得啪一放筷子怒道：“不稀奇呀，你要吃屉屉发现新大陆还差不多。”

“不是，不是，你看你看。”刘小旦递着手机照片。

“无抵押当天放款？小旦你好这口？”包神星愕然了。

刘小旦惊了，拿回来一看，赶紧按一下手机道：“错了、错了，这张。”

另一张图片放到了包神星眼前，他一下子肃穆了：“寻人启事，师佳迪，男，66岁，身高1.66米，长方脸，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和抑郁症，走时身穿灰色大衣，下身穿深灰色大纹花哔叽裤，中州口音……啊？这不是？”

他看向了另一位，那位拿着手机还在看的周鹏。雕哥走时安排了，有事多问周扒皮，他的江湖经验丰富。此时扒皮兄也犯难了，他转过手机给大伙看着道：“我也正在看这个寻人启事，这倒确实是千子常用的，不过反了。”

“什么反了？”包神星不解，“我们当时出来，我见雕哥就是冲着这广告找着风头叔了。”

“对喽，这是我要招人扯旗干活儿时才发这个寻人启事，而且这法子只有咱们中州那片的千子才用。对了，还是杜风头想的这招，但凡

有落单的兄弟看到这个，总能找着去处……可现在咱们不落单，也不落难啊？”周鹏道。

“那肯定是自己人啊。”刘小旦道，他说了，听雕哥讲过江湖逸事，做人得讲义气，比如雕哥就很有义气。

包神星直接拿电话拨着王雕的号码，一拨，通了，可仅限于通了，半天没人接。赵成功瞅瞅时间，小声说：“雕哥这段时间心情不佳，老是喝酒，白天迷糊，晚上死挺，基本上没清醒的时候。”

“哎……这事我知道，杜风头后来下落不明，带着一身病，不知道怎么样了。傻雕和杜风头，比父子还亲啊，还有传说杜风头被雷子秘密抓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他心里堵呗。”周扒皮道。

这思路触得包神星灵光一现道：“咦？你们说，这不会是杜风头吧？他可是咱们的前辈，万一……他找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可能吧？咱们都改头换面了，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啦。”赵成功道。

刘小旦反驳道：“咋不可能？咱们现在上头的上头的上头的老板，传说都是杜风头的小弟。”

“你听谁说的？”赵成功不信了。

刘小旦一指周扒皮：“老皮说的，按字号排，杜风头是四门第一。”

“停、停、停。”包神星一举手，示意安静，他看看周扒皮，虽说江湖经验丰富，可猝遇此事，老江湖也拿捏不定这个新情况了，包神

星见没拿主意了，自己也蒙了，拿着手机照着广告上的输入了号码，犹豫了半天，不知道是拨呀，还是不拨……

在同一时间，不同的空间，同样有四个人拿着手机在发呆。一千、一千……大几千转出去了，反正不是自己的钱不心疼，但花出去这么多没有效果，就让人心疼了。

四人是坐在宋朝房间里的，斗十方的脚搭在茶几上玩手机，左边王自光，右边毛登科，屋里踱来踱去的宋朝听了一番他对北方“八大骗”的解释，这么着，发广告的渊源他倒是勉强接受了，但过了两三个小时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就让他又重新怀疑了。

“不对呀，十方。”宋朝寻思着，“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和抑郁症，这个正常，但走时穿灰色大衣，六月份穿什么大衣？还有大纹花哔叽裤……说的是戏服？谁一听都会觉得……你这发广告的才是神经病呀？”

“你只看到了表象，这和电信诈骗操一口广普、港普的意义是一样的，就像咱们现在，一接到咬字不清的南方人电话，说你信用卡有境外消费，直接就挂了……而这个寻人启事，让思维正常的人看，都不会理会的。”斗十方道。

所以，它的目的在于过滤掉正常的人，专门找不正常的目标。

一旁呷酒的毛二撇着嘴道：“我觉得你就不正常。”

“说对了，犯罪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形态，其实咱们是一样的。”斗十方道。

已经备受打击的毛二现在没什么脾气了，不生气了。他呷口酒道：“宋哥，好歹妮可也是玩那个大数据出身的，总不至于听这货扯淡

吧？”

“在屏幕后的见识，和行万里路的见识，截然不同。”宋朝好歹说了句公道话，但他似乎依然无法接受斗十方。斗十方没有看他，却似乎长了第三只眼睛，知道对方在看他，就听他悠悠道：“老宋你是奇怪我为什么对这个这么了解吧？”

“是啊。”宋朝直道。

“我爸就是走江湖的，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北方八大门的渊源可比警察建制的时间长多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原出现黄泛区，是八大门鼎盛的三个时期，之后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现在是借着网络死灰复燃了。要说他们真学到八大骗的精髓，我倒不觉得有，但这些招数可是学得精，不比传说中的八大骗差。”斗十方道。

“没有精髓？只有招数？”宋朝不解。

“对，比如南方的江相派，传说创始人是刘伯温，其宗旨是给底层人在社会不公的环境里求条活路。八大骗的起源类似，铁口断金和江相差不多是一脉，都是通过察言观色算命卜卦。‘金评彩挂’说穿了就是底层的手艺人，‘风马燕雀’再差点儿，也就是捞偏门的手艺人……现代的骗子顶着他们的名号捞钱，其实对传统是一种侮辱啊。”斗十方道。

“啊？”毛二侧头问，“兄弟，你这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呢？”

“你看你这人，捡钱不会，光会捡骂。我和宋哥讨论学术问题，不要乱插嘴行不？”斗十方逗着毛二。

毛二扬瓶子威胁要砸，不过斗十方根本不惧，而毛二也没有真砸下来。这时候斗十方就又有话说了，直道："其实你是怀疑，怀疑的意思是，仍然有相信的成分，否则你这瓶子早不客气地砸下来了。既然有相信的成分，那为什么不能耐心等等呢，你看人家光板兄弟，多安静。"

光板半天没吱声，斗十方回头看，却不料光板兄弟斜靠着沙发，早睡着了。这可真是明月照沟渠了，斗十方讪讪笑道："说这么多还是有效果的，最起码催眠效果明显。"

"虽然你相信这办法，但其实你心里也有怀疑的成分，否则就不会这么紧张，你一紧张话就多。而且你喜欢把话说满，就像孤注一掷一样，要么满盘皆输，要么准得吓人。"宋朝道。

哟？！不愧是前同行，这察言观色的功夫把斗十方惊了下。他很知意地向宋朝竖了竖大拇指，然后解释道："没错，骗子都是异想天开的性格，你要连异想都不敢想，天怎么开呢？"

"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啊。比如电信诈骗，一百个电话能找到一个目标，就已经是很高的概率了。"宋朝道。

斗十方捏着手机，同样反驳道："是啊，几万份广告，针对上百人，而且其中中州籍的不在少数，我就不信没人看到。"

"要是他们识破了呢？"宋朝问。

"不可能识破，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反过来也一样，他们对我们也同样一无所知。而这些底层毛骗在看守所、监狱进进出出，准确数字有多少我都没算过，突然来个颠沛流离的同行完全说得过去啊……这和人上当一样，其实你接到诈骗电话时，第一时间永远是怀疑的，所以接下来肯定要一探究竟……诈骗最直接的目的并不是马上让你怎

么着，而是引起你的好奇，让你去一探究竟，等你一探，就掉坑里了。”斗十方道。

宋朝看着他，不知是欣赏还是审视，半晌才憋了两个字评价：“怪胎！”

“嘀……嘀……”手机响了。

斗十方触电一般拿起手机，有个加微信号的请求，他笑了，是一个通过手机号搜索申请加好友的，斗十方加他，点开此人的微信头像，是句名言：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

他一下子想起这个二货是大丫，再一翻朋友圈，那货还放着自己的照片呢。宋朝赶紧说：“你等一下，我让妮可处理，给对方发个嵌入小程序的图片。”

“不用那么麻烦。对付这群文盲法盲，你用那么高的科技也不嫌寒碜。”斗十方亮出手机，那上面放大着一张图片，是介绍公司的照片，叫“神星电子商务公司”，主营业务一大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介绍末尾留着电话号码呢。

宋朝一屁股坐到床上，半捂着脸，笑得浑身直颤，敢情就这么搞定了，真不知道老板要知道这么简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表情……

“他们离开了！”

X小组驻地，监控的警员提醒道。

众人的目光转向墙上的大屏，那上面显示着从公寓出来的宋朝、毛二等人。这次连伪装都没有，直接开着从南港驶来的那辆商务车。

他们走得很匆忙，看那驾车起步的姿势就判断得出来，起步后开得很快，在交通监控里时隐时现。

向小园脱口道：“难道找到目标了？”

这么急着去干的似乎只有一件事，此话一出，目光都投向忙碌着输入嫌疑人面部特征的宣冬青一组。宣冬青道：“应该没有这种可能吧，除非是广告真奏效，和他们直接联系上了，否则不可能有第二种途径。我们刚刚建库完成，要捕捉和比对，最快也得几天，而且是运气好的情况下。”

大数据排查需要的是时间，而且遵循的是科学，像这么不科学的小广告会被警务人员嗤之以鼻的。向小园看看未发言的俞骏，又看看一脸茫然的周修文和巫茜，这个妄语不敢轻下了。

“这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如果是紧张情况，零号会示警的。”周修文喃喃了一句，明显不太确定，他持着步话询问着，“X3号，什么情况？”

“不太清楚，他们急着出来，这个观测点看不到人了。”

“是否看到对方接电话或者什么异常情况？”

“似乎一直拿着手机在说什么，但没接电话，下楼的时候，1号目标打了一个电话。”

“好的，知道了。”

通话的外勤是程一丁，远距离观测要记下目标的一举一动，这个很快可以反查，但反查还是没有这些人行进得快。从交通监控可以直观看到去向，没多久方向就明确了。周修文看了看，十二分钟，而这

时候，那辆目标车辆驶出了解放路，进入南郊园区路，那儿只有一个去处——随阳市的南郊轻工园区，是本市新的开发区。

“冬青，开发区的公共监控有多少？”俞骏表情奇怪地问。

宣冬青一查，汇报道：“园区尚未接入公共监控，远程只能看到园区路尽头，这一片开发尚不足半年。”

“哈……绝对在这里，规避排查的最好方式就是找盲区，这是个天然盲区，查一下园区的情况。”俞骏道。

耳听着键盘噼啪响，俞骏抚着下颌又命令道：“通知一下各外勤小组，不要靠太近，今晚摸一下情况，看一下能否建立观测点……搜人的事暂停一下，先把园区的情况捋清楚。”

俞骏踱着步连下数条命令，周修文一下子没明白俞骏的思路，他凑上来轻声问道：“什么也看不到，您的依据是什么？”

“大鱼潜得深，等闲肯定不会让我们看到。这里应该有一群小鱼、虾米，千万不能炸了群……依据嘛，你说两个多月前那么多传销、诈骗前科的人物，都去哪儿了呢？”俞骏笑着道。

周修文想了想，未敢再提异议，像这种老警察敏锐的直觉，有时候真不算科学，但要是准起来也是很吓人的。

目标：轻工业园区。

更准确的方向拿捏在宋朝手里，宋朝的另一部手机此时才示人，又厚、又大，像半块砖，不过小觑不得。那上面闪烁着红点定位，是后台那位妮可根据手机号给出的，虽说GPS定位在现在已经不算什么高新技术，但像宋朝这样轻松就可以拿在手里找人的，也并不多见。

对这些人的能力，斗十方又高看了一层。下车走时，他顺手在地摊上买了顶不伦不类的凉帽扣着，悄声给众人解释，肯定是熟人，伪装一下。刚说完未久，宋朝循着手机定位看着前方，不到二十米处有一个小饭店，晃悠悠地出来了四个人。他脸上一喜，示意了毛二一下，毛二脚步不停，佯做行人径直走着，和那些人擦肩而过。

后面的几个躲到一边了，近距离的偷录已经显示在宋朝手里了。他定格着画面：包神星的照片，熟悉；大丫、二丫和周鹏的他不认识。斗十方小声解释："这两个被卖人头送出去过境外，又给遣返回来了，原来在老费手下干，这个是老中州户……这个以前是个贼，改行了，你那照片里拍到过他。"

"好，换位，你们和毛二会合，我跟一段。"宋朝道，收起手机，佯作无事地跟着那几位酒意盎然的。走了十几步后回头看时，斗十方带着王自光已经坐到小摊边吃上了，毛二已经折回来和他们坐到一起了。

其实都不用跟了，凉粉吃了一口，斗十方就拽毛二，向他示意前方，还是饭店里出来的，一行十几人。毛二犯愣，斗十方小声斥道："快录，里面可能有逆风。"

毛二摁着藏在胸前的针孔录像设备，瞪着眼仔细瞧着，现在连他也眼熟了。还真是照片上见过的那些目标，而且不止一个，都喝得兴致高昂，唱的、喊着、袒胸露怀的，旁若无人。斗十方小声解释着，他们唱的那是传销金曲《出人头地》，前面那个手舞足蹈，跳的是传销舞蹈《鼓掌舞》。他们的纪律比你在骗子团伙可严多了啊，你看都喝多了，唱得还不走调。

可不，还是会唱歌的"特种兵"，就听他们唱："……我要好好地把握住在这里/干出成绩/二十年来的生活/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人在没钱的

时候/谁都瞧不起……”听着听着就把王自光感动了，他想想自己的身世，确实是没钱谁也看不起，他说：“人家唱得多对呢，一点儿也不像坏人。”

话被毛二一巴掌扇回去了，此时连毛二也惊愕了，看这些人成群结队、亲密无间的架势，恐怕找到只是开始，更棘手的还在后头……

骗分优劣，以骗诳骗

当完整的照片的影像和资料里记载的人脸重合时，一直对斗十方持怀疑态度的沈燕简直要出离惊讶了。

一天，确实才一天哪。

她翻阅着妮可整理出来的人脸对比，重合了十一个人，这估计还是去年宋朝监视照拍不全的缘故。不过据此判断，肯定是同一个团伙无疑了，他们的居住地就在轻工业园区。无法想象，他们在这里租了半幢楼，办公场所、库房、宿舍一下子都解决了，捎带着把骗子最忌惮的监控也给全部屏蔽了。

那楼被宋朝拍回来了，“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的标志赫然在目，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似乎和玩空手套白狼的出入很大。不过也恰是因为大相径庭，实在让人不敢相信这里面住着一伙儿传销和诈骗人员。

“应该错不了，有一两个是巧合，十几个就说不通了，这个黑警察真厉害啊，就算脑袋里装着大数据也不可能对比得这么快啊。沈姐，

您信不？宋朝说他发了个小广告，这伙骗子自己找上门了……对了，这是提取到的手机信息，这个叫什么成功的人，手机被我控制了。”对面坐着的妮可，给沈燕的电脑传了份资料。

沈燕翻了翻，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定位只限于在轻工园区。通话倒是不少，有上千个通话记录，这不用说，肯定是营销电话。要从这里提取出重点号码，也得费不少工夫，这事她暂且搁到一边，思忖问：“有点儿不对啊。”

“哪儿不对？不应该啊，我比对了好几遍。”妮可道。

“不、不，我不是说内容，而是说……这么大的局，不符合逆风的胃口啊，你不觉得太小了吗？”沈燕问。

妮可一拍前额，道：“对，确实太小了。”

“而且手法似乎也不对，传销是个坑杀模式，长战线消耗特别大，能收到的钱得消耗掉一半以上才能维持局面。所以你想赚更多，就得把规模做到无限大，你看这个……太小了啊。”沈燕道。

“是太小了啊，怎么着也得几个亿的盘子吧。”妮可想到这一层，却无法再深入了。

骗局就是如此，不是亲见，无法明辨，你的思维不可能知道组局的人会放飞到什么程度，哪怕是骗子也不可能洞悉另一个骗子的用心。

“往深里找，这是外围的，不管是金瘸子还是杜风头，惯用的手法是多种骗局串在一起，互为补充，而且像布雷一样。外围的只是警示雷，只要外围一响，他们就有充分的时间撤出……告诉宋朝，不要惊

动他们，想办法找其他的团伙，肯定还有……还有这些手机的归属地你列一份给他们。找找有价值的信息。”沈燕安排着。

“好嘞，这个容易，但是，要深入恐怕不容易。”妮可道。

“你是指什么？”沈燕问。

“人手太少啊，老宋粗略估了一下，公司驻地大致有三四十个人。”妮可道。

力量对比是一比十，沈燕握鼠标的手停了，想了想，犹豫道：“打探消息，又不是打架，多动脑，少动手，人手多了反而累赘。我觉得够了，逆风绝对想不到，是他恨之入骨的黑警察在拆他的台。”

想到手里的人物时，沈燕奇怪地不犹豫了，她的口气变得非常、非常自信……

案情推进得奇快，而且此次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勤居然和偷摸拍摄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的宋朝擦肩而过，据程一丁汇报，宋朝一上午在轻工园区溜达了三遍，不愧是警察出身，甚至连观测角度的选择和外勤也一致，外勤不得已只能躲着，生怕被察觉。

空白的案件板在一夜之间填补了，向小园画了一个神星电子商务的区域图，上面密密麻麻地贴上了十几个被捕捉到的传销前科人员的照片。午饭后又增加了几人，这时候才发现，他们的业务可能不局限于网上，实体似乎也有。下午该公司所有的账目信息被提取到后，着实让专案组诧异了一会儿，这个公司的往来业务已经遍及全市，拓展触角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到省外了。

“账目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公司以经营手工制品为主，这是网上做的广告。目前看来，注资资金100万元，陆续回收了230余万元合同

款，应付租金、水电、人工以及原材料，也接近300万元了，这么大规模的公司，算正常了吧？”巫茜捋理着信息，如果正常看数据，是挑不出毛病的。

“事没毛病，人有毛病啊。”俞骏说了，一指案件墙道：“我们最早追的就是包神星这个人，绰号憨炮，有点蠢，一年前还在中州小吃摊上贴二维码骗钱呢，这华丽一转身就成公司大股东了，我咋觉得这事有点儿魔幻啊。”

“让外勤再查查操作手法，这怎么骗钱的？投资够大的啊？再说，法人、公司、资产，都不好跑啊。”周修文道了。

想到这茬儿，俞骏直接伸手了，指着向小园道：“去，把多多叫上来。”

向小园离座而去，巫茜惊讶地问：“啊？您不会想和钱加多讨论案情吧？”

“呵呵，你猜对了，多多对钱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敏感。他有句名言，叫奸商和骗子是同行，都是收智商税的。不要怀疑，就在这拨骗子里，有点儿文化的占少数，没文化的是绝大多数，冬青，数据对不？”俞骏问。

“对。”宣冬青头也未回，对着电脑念：“有记载的大部分学历都是空白。他们公司现有员工里，倒是有几位大学生，不过是当地户籍，应该是刚招聘的……在反欺诈的大数据统计里，诈骗嫌疑人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而被骗的受害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却占到了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也就是说，聪明人更容易被骗……多多，进来。”俞骏喊着。

到随阳后，钱加多受到了“非人”待遇，外勤不带他，内勤不用他，居然把这么个人才放后勤上了，那情绪直接就写在脸上呢。他噔噔噔进来就说：“不刚吃了吗？又想吃？”

其实他憋着不敢笑，俞骏道：“先别说吃，你不就想上外勤吗？给你个机会。”

“好，你说的啊，把我跟娜娜分一块儿。”钱加多兴奋了。

“打住、打住，这是个追踪任务，你想追对象去啊。”俞骏驳斥道。

想让钱加多羞愧没那么容易，他一瞪眼，振振有词道：“咋不行啊？反正我这辅警当不了多久了，别啥也落不着啊？你说我还年轻着呢，总不能和你一样打光棍吧？”

案组里哄笑，俞骏尴尬地捂着眼睛，忘了不该和钱加多争辩了，这头毛驴得顺着来。“啪”，他一伸手拍案把笑声惊没了。钱加多哆嗦了一下差点儿吓跑，还好，主任表情好像没发怒，就听主任很霸气地道：“有理想，有追求，作为领导我得支持你……先把这个事办了。”

“啥事呀？”钱加多纳闷了，向小园笑着叫他过去，碎片化的信息草草一说，钱加多小眼眨巴着，伸着胖手指计算着，像村里跳大神的。这光景持续了几分钟，然后钱加多吧唧一拍手，响如惊堂地喊了声：“我知道了！”

“说说，这个钱是怎么赚的，或者……怎么骗的？”俞骏问。

周修文和巫茜等人瞠目结舌，总不能案情症结让钱加多这智商解决吧？

可恰恰就是如此，钱加多一提到赚钱，就两眼放光、神情激动得白话：“你们看应收账款这一笔，十四万，还有一笔五万二，这样算，就以每单十四为单位，不用加千、加万。看这个小广告上，高价回收对吧，这是做啥，做十字绣之类的手工。正常价位，应该不是一千四，是一百四左右。回收的价格至少要翻一番，也就是说，在二百八到三百。应该就是这么多，这都是找农村和城镇闲散老娘儿们干的活儿，再多不合实际了。”

“订单？怎么收钱呢？”陆虎问。

“哎呀，相当于来料加工嘛，给你材料，你做手工。材料款是预收嘛，不收钱，我光卖卖材料不就赚了？”钱加多道。

“听起来差价似乎很大，也能赚钱，注意下，这可能是群诈骗的，万一拿走订单，人真做出来，你不收啊？不收吧，这进行不下去，收吧，骗子可就要赔啊。”巫茜给钱加多设障。

钱加多小眼一瞪，指摘：“美女，你不注意细节啊，手工制品啊，需要时间，比如十字绣，你去哪儿找那么多老娘儿们绣花去？即便你能找到，我也不在乎，做好拿过来我就收，反正你做的要比我发展的慢，只要我足够快，就永远是赚的。”

咦？周修文一愣，好像就是这么个理儿。他心思一起，伏案用笔计算着什么。

钱加多直接道：“别算了，这个生意不用算赔赚，主要是卖订单，这和那个健身、美容收预付款是一样的，只要预付款收得足够多，远远超出成本，一旦达到奸商的期待，就关门了。”

众人被钱加多的侃侃而谈震晕了，敢情这么简单，可似乎也难不到哪儿。震惊间，向小园道：“以这帮传销人员的水平，虚拟推销都没

什么问题，实物订单，似乎更容易。但是，如果单纯是个传销，我又觉得过于简单了。”

“再难我就不知道了，但就这么几块料，能干成多大事啊？”钱加多道。

“对，我们不能把他们想得太神秘，这就是一群受人驱使的乌合之众。地点应该不止一处，其他人在哪儿呢？”俞骏点头道。

研判和分析继续进行着，钱加多被冷落几分钟后，连叫几声“主任”，惊醒俞骏后，俞骏摆手让他忙活去。这下钱加多就不乐意了，不客气地提醒：“你这当领导的办事不能这样吧？有头没尾，答应人家的事不认账了，这可这么多人听到了啊？”

“我答应……哦，外勤的事吧？”俞骏反应过来了。

“对，那我……你给下个命令呀，要不哨岗不让我出去。”钱加多期待道。

“这个啊……”俞骏想想，慢条斯理道，“这问题不还没解决吗？你虽然启发了我们的思维，但我们还没有证实你说的对不对，是吧？等两天，验证正确了你再上任务。”

“啊？”钱加多一囔，看这么多人，自己势单力薄，怕是难以如愿，他气咻咻转身走了。出了门，脑袋又伸回来，恨恨地对俞骏说了句：“等着吃饭给你们饭盒里下料啊。”

“就这么点事，你就想毒杀我们啊？”俞骏笑道，只当玩笑了。

“哼，我往饭盒里吐唾沫、擤鼻涕，让你们吃出一肚子心理阴影……不让我出去。”钱加多出大招了。俞骏气得拿起手边的资料就

扔，钱加多一转身一溜烟跑了。

钱加多总把人置于尴尬境地，不说也罢。但这最后留的一句狠话还真让人有心理阴影了，憋了半天，向小园说了：“主任，要不让他上外勤吧，他一直窝在这儿，我觉得那事他真敢干。”

众人扶额窃笑，唯有俞骏一脸哭笑不得……

此时斗十方也在干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宋朝匆匆回到住的公寓，一上午没见，那仨人没闲着，正关着门打扑克“斗地主”，他回去时毛二和光板眼都青了、脸都绿的了。斗十方面前垛了好大一堆钱，正玩得不亦乐乎，一问才知道，斗十方把南港劫回来的钱给两个人分了赃，然后顺便全部赢回来了。

“不玩了，不玩了，这牌有鬼。”毛二见宋朝回来，如见了救星一般，光板也趁机把牌扔了。斗十方收着牌提醒：“光板，你那份输完了啊，没你的了。毛二，打欠条，八万二。”

“哪有那么多？”毛二不认账了。

“这都记着账呢。”斗十方亮着一张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条，毛二凑上来说：“我看看，你瞎记了吧？”

斗十方递过去，毛二一拿，一揉，然后冷不丁地就往嘴里塞，边嚼边阴险地笑着，气得斗十方怒道：“哎，我去！要赖是不是？”

光板愣愣地看着这场面，激动道：“那我岂不是太亏啦，不行，不能算。”

说着就扑向那堆钱，毛二还替他抢了两摞往怀里塞，斗十方护也护不住，宋朝气得斥了两句，这三人才消停。宋朝兜着钱往边上一

扔，让光板装起来，烦躁道："不嫌累啊？没看十方逗你玩呢？这俩小钱都抱得跟亲爹一样，瞧你那点儿出息。"

光板讪笑着，赶紧把钱收罗到一起了，斗十方说了："怎么叫逗他玩呢，亲兄弟明算账，这不给你找着人了，一百万拿来。"

"哎呀……这事还没跟老板商量呢，你找得太快了，没来得及啊。"宋朝推脱了。毛二龇牙笑道："宋哥说找着，是抓着的意思，你完成了一半。"

"逗我是吧？那拨几十号人，你不想活，我还想混呢。要去你打头阵，我跟着。"斗十方道。

毛二说了："少来，你孙子鬼太大，我在前头，你敢先把我卖了。"

"闭嘴，别争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宋朝把情况大致一说，一听要找得再深一点儿，那就免不了和那伙人照面了。可要照面就免不了冲突，现在己方就这么几个人，想想都头大，反正毛二一想那些人成群结伙出来的样子就犯难，不落单，还真不好下手，而在园区那个偏僻的地方，让他们落单还真不容易。

"这个……"斗十方喃喃地说着，那三个人一听斗十方开口，都期待地看着他，隐隐间主心骨移位了。斗十方暗笑道："打牌赖账、干了活儿不给钱，就这么几个人劲儿都不往一块儿使，活该你没办法。"

"办法倒是有，蹲上几天，趁他们出行或者落单，逮住一两个问问就解决了。老板觉得这是冰山一角，肯定还有其他团伙。"宋朝道。

这办法直接让斗十方嗤之以鼻，他挖苦道："我说老宋，你都弃明投暗了，咋还老是条子那一套？你明明是犯罪分子，为什么不会用更

直截了当的方式呢？”

老宋被教育得面红耳赤，苦着脸问：“那你说说，什么是更直截了当的方式？”

“骗出来不就行了，亏你们俩还在诈骗团伙待过，我咋这么替你俩脸红呢？用脖子上这颗头能解决的事，为什么只想着通过拳头解决？就你拳头大啊？”斗十方这一句，连毛二也教育了，听得毛二羞赧不已，他憋得面红耳赤地反问：“你行，你来呀？”

“可不是我来，还能指望上你呀？……来，我教教你们，数据给我……哎，我去，你们的大数据水平不比警察的差呀？就给赵成功发个图片，都入侵人家手机了？”斗十方看到宋朝的手机信息时，惊讶了，幕后那个丑女黑客，怕是对标网安里任何一个高手都不逊色。

宋朝回避了这个问题，轻描淡写道：“这是部营销用手机，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光拨出去的电话就有两千多个。”

“呵呵，亏你们还是玩电信诈骗的，线索还不就在这里面……这个号，通话超过四分钟，光板，手机给我。”斗十方看着号码，光板赶紧递上手机，他循着号码拨出去，一接通，痞里痞气的口吻瞬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听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着：“您好，我是神星电子商务公司业务员，我们几天前通过话，您一定还记得吧？”

“记得……不是这个号码啊。”一个瓮声瓮气的中年人声音。

“那是我们公司赵经理跟您沟通的，先生您贵姓？”

“免贵姓王。”

“王先生，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对新加入的客户有返点提高的优惠，赵总一定跟你沟通过了，你想得怎么样啊？如果这几天办理的话，优惠力度很大哦。”

“倒是优惠够大，就是得先给钱呢，我们这地方穷的，一说先掏钱吧，就都缩回去了，再等等，我先挂了啊。”

“哎对了，你们那地方叫什么？能加您的微信吗？”

“冒山乡的……不要加了，我也不会用。”

挂了，这是一次失败的营销推广。毛二鬼鬼祟祟地笑着，像等着看斗十方的糗相，宋朝故意道：“别气馁，多推销几个，没准就能撞上。”

“呵呵……一个高明的骗子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他的下一步会怎样反转，学着点啊，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才叫高手。”

斗十方在三人瞠目结舌中，换毛二的手机直接拨通了赵成功的电话，一接通，他的口吻瞬间变了，不是普通话，而是瓮声瓮气的假嗓，而且操的是随阳地方口音：“喂，我是冒山乡的，老王你记得吗？”

“哟哟哟……记得记得，您是伍子介绍来的吧。”

“啊，是滴。”

“啥事，王叔？”

“我们乡有几个倒是有意思想干，又有点怕上当，这不，我也说不通，我带他们进城来了，你找人给大家伙说说咋样？”

“哟哟，那太好了，来来，您直接来参观我们公司，参观完包您放一百个心。”

“嗯，行，我们一会儿在东站口下车，去你们那儿……”

“没事、没事，我们派车接您，几个人啊？”

“四个，加上我五个。”

“好，啥时候到啊？”

“再有……半个小时吧。”

“好嘞，我等你们。”

挂了，通话间宋朝反应快，还用手机播放了一阵路上车喇叭的声音制造情境。这个电话挂后，毛二已经石化了，大张着嘴，眼睛发滞地看斗十方，估计怎么也相信不了，居然这么容易，打个电话就把人约出来了。

“傻看什么？还不准备走？”斗十方笑着提醒。

毛二一激灵，起身拎裤子整衣服。宋朝直朝斗十方竖大拇指，这实在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出了门，毛二紧张兮兮地小声问宋朝：“宋哥，这货以前到底是条子，还是骗子啊？这么玩都行？”

“哎呀，境界太高，我实在评价不了啊。”宋朝笑着道。

四人一行出了住处，直往客运东站去了。

半个小时后，追踪出行嫌疑目标的外勤拍下了很难理解的一幕，嫌疑目标赵成功不知道怎么去接宋朝、毛二一行了，还很客气地亲自

从驾驶位下来把人往车上请。可不料是引狼上车了，毛二一把挟住了人塞进了车里，同伙迅速抢了驾驶位置，威胁住了另一个。四人一股脑儿钻进车里，那车立即驶走。这活儿干得干脆利落，一点儿都没引起路人的关注，一看就是老手。

对了，坐在驾驶位置的“同伙”，正是斗十方。

这回该俞骏体会周修文在南港那种胆战心惊、坐卧不安的心情了，不用说，这肯定是用最直接的办法去获取信息了。这段视频回传后，专案组办公室的人都张口结舌地看着俞骏，而俞骏呢，在尴尬地挠后退的发际线后不多的头发，就那么苦着脸挠啊、挠啊，愣是一点儿招没有……

冒骗诳骗，真相自现

小面包冒着一股黑烟，从东客站一溜烟地往城外跑。握住了方向盘，宋朝几人才发现最危险的可能不是被警察逮住，而是坐这个“黑警察”开的车。那疾速穿行、几次堪堪和来车擦身而过的惊险，真把小面包车开出了F1的感觉，车上的人坐得呼通呼通直墩屁股，吓得那俩被控制的愣是连“救命”都没敢喊。

“慢点儿，慢点儿……出城了，没事了。”宋朝攥了把汗提醒道。

驶上了城际公路，斗十方终于放慢了点儿。不过，错了，副驾上的刘小旦刚松了口气，呜的一声速度又加起来了，他脖子被一根腰带和车座枕头捆在一块，重重颠了下，惊得他连声大呼：“斗哥饶命啊！”

可没想到这俩货这么怕斗十方，这倒省事了，宋朝问被毛二勒着的另一个：“叫什么？”

“赵成功。”大丫紧张道了句。

“在园区做的什么局？”宋朝问。

“没有、没有，大哥我就一打工的，你们别杀我……我身上没钱，也没值钱的东西……啊，救命啊，大哥你们饶了我吧。”大丫开始撒泼耍赖，大喊大叫兼口吐白沫，恶心得毛二只得放开了他点儿。

前面的斗十方可不客气了，提醒道：“这个死不要脸的大丫你们对付不了，搜他身上。”

王自光和宋朝摸索着，确实没多少钱，不过身份证有好几张，手机有三部。这货可能知道不是被警察逮了，不客气地张嘴就咬，倒把王自光吓了一跳，一下没摁住，这货还在张狂大喊：“有本事你弄死我呀？弄不死，我几百号兄弟回头整死你。斗十方，你都不是雷子了，吓唬谁呀？”

“哟，看来知情啊！”开车的斗十方一点儿也不着恼，笑道，“大丫你错了，如果是我雷子，还真不敢把你怎么着。你说我都不是雷子了，该担心的是不是就是你了。”

“嘘……”大丫想想，倒吸凉气，被吓了一跳。是啊，这货当雷子时都敢胡来，这要不当了，会不会变得更坏了。思忖之下，他外强中干地吼道：“你敢抢我一毛钱，我回头报警抓你。”

“哎呀，这咋越来越没出息了，光板，把他袜子脱了塞嘴里，让他好好思考一会儿。”斗十方放狠招了。

后面的赵成功挣扎着求饶，王自光可是乐于做此事，拽了臭袜子使劲一捏他鼻子，等着他张嘴，直接把臭袜子塞进去。这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了，被塞住嘴的和担心被塞的，都老实了。

十几分钟后，车拐下了大路。在一片油菜地边，斗十方跳下车，把宋朝叫下来耳语了几句。随即，赵成功和刘小旦被拽下车，靠着车坐着，手被两根扎带捆着，两个人又紧张、又恐惧、又怨毒地看着斗十方。

“别以为老子会对你们严刑拷打，那太费工夫。问你们件事，这电子商务是怎么玩的？”斗十方直接问。

那两个人互视一眼，有点儿得意，却不吭声。斗十方一招手，宋朝把王自光随身背的背包扔出来，就见斗十方拿着一摞钱，往地上一扔，那两个人眼一直，紧张了。没反应，再扔一摞，那俩眼又一直，还全身哆嗦了一下。宋朝看着暗笑了，看来这比什么刺激都管用。

斗十方笑着说：“就你们这两块料，别人啃骨头也轮不到你们喝汤，顶多凑合舔舔盘子，一天能给五十块顶破天了。”

“给一百呢。”二丫弱弱反驳道。

“哦。”斗十方惊讶道，“身价居然涨了？”

“早涨了。”二丫扭捏着，明显对斗十方这么视钱财如粪土有点儿嫉妒，酸味很浓。

“哦，还是二丫念旧点儿……把他拖走，这货不愿意说话。”斗十方又往地上扔了一摞钱，示意把大丫拖走，这下大丫急了，赶紧开口道：“谁不说话了？你没问我。”

“那我问咋玩的，很难吗？我告诉你，哥现在已经加入黑社会了，专干空手套白狼的活儿。”斗十方亮着胳膊上、胸前的文身，霸气道，“你们呀，跟着个贼能活出个人样来？咋玩的那生意，跟我说，我回头把他们抢了。”

那口气剽悍、神态霸道的样子，还真让大丫、二丫有点折服。即便气质不够，那钱总够凑了。又是一摞钱扔地上时，大丫终于守不住底线了，直接道：“斗哥，也没啥稀奇的，就是去年那帮搞传销的，变了个法子推销订单。”

“什么订单？”斗十方问。

“手工制品啊，一单140元，回收300元，十字绣啦、草编啦、纳鞋底啦，反正花样多呢，统一价140元。”

王自光一寻思，不对呀，出声问：“你们是傻子还是骗子？三百回收？人家做出来你收不收？”

二丫一笑说了：“那他得做出来呀，都签出去好几万单了，才收回来两千多单，哪有那么多老娘儿们干这活儿，其实就是签单挣提成。”

“哦，订单传销……把虚拟货币、1040工程换成十字绣和鞋底了是吧？”斗十方一言揭底了。其实越直接才是越高明的手法，这种实物可能投入大一点儿，可隐蔽性也更强，也更具说服力。

果真如此，大丫、二丫点点头。

估计这种水平的货，能干的也就这么多了，宋朝使了个眼色，真正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会意的斗十方蹲下来了，说了句：“宋哥，把他们放了吧，自己人，穷兄弟一个，不难为他们。”

说是这么说，动作却让大丫、二丫意外，斗十方在捡着钱，收回包里去了。大丫急得大喊：“嘿、嘿，这钱……不是给我们的吗？”

敢情这两个人和王自光有得一拼，见钱都忘了自己还被绑着呢，那贱相把毛二都逗乐了。斗十方严肃地拿着几摞钱道：“我光往地上扔了，什么时候说给你们了？再说，你们给的消息，也不值得给你们呀。”

“哦哟，上当了吧？我就说嘛，没这么好的事。”二丫郁闷道。

“那斗哥少给点吧，我们也给你说了这么多呢。”大丫圆滑，觍着脸求着，两眼贪婪地看着钞票。

斗十方又往地下一扔，干脆地说：“那问几个问题，谁回答上来归谁，第一个问题，其他几窝在哪儿？别觉得我不知道，去年我和傻雕可是见过那些人，可不止随阳这么多。”

“江离。”

“樊城。”

两个人脱口抢答，不过答案不一致。

斗十方一愣，两个人还以为回答不对，大丫又抢答：“襄州也有。”二丫不甘示弱，抢答：“荆汉也算。”

这一下四座城市，可把宋朝听傻了，不料还不是全部。大丫又说了：“其他地方也有，我们不知道，你得找管毛，他是大头目。那群孙子抠得狠呢，收那么多钱，根本不让我们沾，要不是看雕哥的面子，我们兄弟早不干了。”

“你俩这脑子向来不清楚，这几个地方你去过？”斗十方问。

两个二货摇头，斗十方直接俯身捡钱。二丫赶紧道：“我听老虎打电话说，江离有他亲戚，省城荆汉也有。”大丫也赶紧解释：“我听老皮说雕哥在樊城，包经理，不，包神星去过襄州，那儿肯定也有，要不他去那儿干什么？”

“哦……有长进啊，居然会判断了，考考你们。”斗十方蹲下身子，开始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很快毛二和宋朝听出来了，这儿的头儿叫“来晋虎”，和“管大军”是一路，在襄州、樊城，甚至在省城荆汉市的，也都是这帮人的同伙。因为傻雕、老皮等中州来的人，和这些人曾经不是一路，所以在团伙里地位不高，备受排挤，后来就分开去其他地方了。

看这俩蠢货的水平，顶多就能知道这么多，不过已经足够让宋朝惊讶了。问完了又有点犯愁，宋朝示意斗十方，用口型小声说，那意思是：这一对货可怎么处理呀？

带着肯定不可能，但要放了，肯定也不放心。就俩被诈骗团伙操纵的工具人，总不至于掐死人家吧？

这事斗十方已经胸有成竹了，和宋朝耳语几句，宋朝点点头，附耳小声说话。这可把那俩吓住了，二丫紧张地道：“斗哥，你不是要灭口吧？我这嘴牢着呢，出去我啥也不说，你放了我吧。”

就这嘴还牢，毛二都给气笑了，大丫也表忠心：“斗哥，要不你收我们当小弟吧，我们保证忠心耿耿。”

“就你俩，气不死我也得坑死我，光板，给他们俩解了。”斗十方直接道。光板找着小刀割了扎带，那俩一被解开，彻底放心了，挨着个鞠了一圈躬，不料毛二和宋朝顺手把两个人揪住了。斗十方继续命令：“衣服扒了。”

“哎哟哟，干啥、干啥……啊？”

“不是吧？我长这么丑，哥你都动心？我脱。”

两个人不情不愿的，斗十方道：“就这么放了你们俩，回头报警谁受得了，脱吧、脱吧，脱了给钱。”

一说给钱，两个人倒不那么抗拒了，听命监督的王自光玩兴大起，连裤衩和鞋子都给人家拽了，两个人缩成一团蹲着，紧张兮兮地看着地上的钱，又看看四个虎视眈眈的人，斗十方拿起四摞钱来，看样子要递给两个人，两个人一喜，不料斗十方只抽了两张，给了两个人一人一张100元的，两个人的脸瞬间成苦瓜脸了。

“别不乐意啊，我说到做到，说给就给，可没说给你们多少啊，蹲好。”斗十方嚷着，自己已经跳上车，四个人开着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的面包车，一溜烟跑了。

后面，两个赤条条的大男人，大白天的显得格外诡异，半晌，大丫说：“坏了，他们把公司的车都开走了，这可咋办？手机也丢了……老虎饶不了咱们啊，衣服也扒了，这可咋回去呀？”

“老虎要知道你说了这么多，别说衣服，皮都得给你扒喽。”二丫道。

“放屁，你先说的。”

“你才放屁，明明是你先说的。”

“你先说的。”

“你先说的。”

两个人争执着，冷不丁看到有车开来，两个人顾不上吵了，激动地跑上路面挥手拦车。可那光溜溜的样子，司机吓得差点儿直接把车开沟里，一加油门跑了。连着三辆车都被吓跑了，两个人互相看看，暗叫一声“苦也”，心里把那群人暗骂了千百遍。敢情扒光就是这用意，让两个人困在原地，想搭个便车都不可能。

咦？也不对，世上还是有好人的，一辆轿车慢悠悠地停下来了，车窗里伸出来两个人头，是两位男子，司机笑着问：“咋回事呀？行为艺术？”

“还是野战被人偷衣服了？”另一个问。

“大哥、大哥，拉我们回城里行不，我们有钱。”大丫紧张地一手捂着下半身，一手递过一张一百块钱，二丫也赶紧递上来一张，副驾上人说了：“兄弟，你付了车费还有钱吗？”

两个人摇摇头，那人笑着问：“那拉回城，把你们光着屁股放哪儿？”

两个人还没顾上想这茬儿，愣住了。

司机提醒道：“上来吧，别逗人家……哎，我说，出什么事了？要报警吗？”

二丫要说话，却不料大丫拽拽他：“不报、不报，没事、没事，我们在那儿野泳，衣服给人偷走了，报啥警呀，多丢人呢。”

“偷了衣服也算盗窃啊，这得报警呀，要不找不回来了。”副驾上那人献计道。

“不用，真不用，还没准是被风吹走了，怎么能去麻烦警察叔叔。”大丫道。丢人的事不怕，抓人的事可就怕了。二丫明白过来，哀求道:“两位大哥行行好，随便给个裤衩穿，不能光着啊。”

“没问题，回城里给你们买两条，给你们找个地方住都没问题。坐好喽，走喽！”司机道。

此车掉了个头，循着来路驶离了。大丫、二丫这俩憨货都没注意到，这辆车像是专门来接他们似的……

接人的不是别人，是程一丁和邹喜男，两个人从观测点一直追到路上。汇报情况后，家里命令把这两个人带回来，这两个人被扒得光溜溜，总不能真扔荒郊野地里吧?

不过这事办得就让专案组无语了，有人捂着嘴偷偷笑，有人硬憋着，不过眉眼里都是促狭，连向来不假辞色的宣冬青也难得地笑上眉梢。不得不说这个处理比铐在原地还厉害，那俩愣是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男的可以笑一笑，女同志就脸红了。音频和视频都回传了，白花花的人影就显在屏上，看得巫茜和向小园面红耳赤的，现在明白钱加多为什么和斗十方能成莫逆之交了。这哥儿俩的脑回路有共通之处，坏水总是那么出其不意地憋出来。

这其中道德底线较高的就受不了了，周修文弱弱地站到俞骏办公桌一侧。他轻轻叩响桌面示意，俞骏回头看他，他胃疼一样的脸上，表情痉挛着，说:“俞主任……这事……再不收敛点，怕出事啊。”

“虽然实践中，他在为我们提供消息。但理论上，他是被正式开除公职的人员，我没法拿警察的标准来要求他啊。”俞骏严肃道，说完他自己没憋住，眉眼挤一块儿笑了。看周修文接受不了，他提醒道:“你

想想，这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了。真要上手刑讯逼供，把人打伤、打残了，那罪过就大了。”

“好吧，我保留意见。我也是出于一片好心，等有一天他重归警队了，这些案情的整个过程、细节，都会成为考量他的根据。我真心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周修文道，虽然人差异大，可道相同。

“我知道，就像我嫌弃你一身书生气，可依然尊敬你一样，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我仍然坚持我和你认同有异的地方，犯罪实质上就是破坏既有社会、道德准则和规则的行为。警务人员遵循规则执法没有错，但要求每一个警务人员不管在针对哪一种犯罪行为时都一丁点儿错误不犯，那就是最大的错误了。”俞骏道。

周修文怔了下，反驳道：“但无意和蓄意是不同的。”

“对，你怎么认为他不是在蓄意给我们留下这两个人？你不觉得和高速撒钞票的传讯有得一比？现在他们可没有返回随阳。这两个人你可以作为人证，严肃处理零号的违规行为，或者作为知情人，探究一下传销团伙的信息。你可以做个选择。”俞骏笑道，烫山芋直接烫手地扔过来了。

周修文想想尴尬地说道：“我是没办法，被逼着做这么一个自私的选择。”

这话，听得巫茜也忍俊不禁。接下来是准备预审室，当然还捎带着给两个人准备了衣服。这两个人是出去接人时销声匿迹的，也不怕惊动窝点同伙，于是二人就荣幸地成为首批落网的嫌疑人了。

两个人被带回来，赤条条地下车，把在院子里闲逛的钱加多吓了一跳。他先惊后愕，然后哈哈狂笑着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两个人吓得

更厉害。抬头一看楼上一层都是警察，不知是羞的还是吓的，惊声尖叫着，捂着要害处自己奔预审室了。

很快，随阳这个团伙的信息被专案组掌握，惊喜和担忧是同时来的。喜的是随阳团伙大致情况已经摸清；忧的是，不止随阳，在襄州、在江离、甚至在省城荆汉市，都有这个团伙散布的窝点。可能和前几次的诈骗案一样，这个雪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滚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第四章 箭在弦上锁定目标

不期有约，识骗学骗

车在阳江高速中段放缓速度，驶入了服务区。这个双向服务区来去车辆均可进入，里面公厕、餐厅、加油站、旅店什么都有，居然还有个像模像样的冷饮咖啡店。斗十方疑心方起的时候就看到了背阴处的一辆商务车，那个叫妮可的出现了。

宋朝警示了他一句“别乱说”，两车泊到一起，宋朝把缴获的东西递给了妮可，又从妮可手里接过一样像安检仪器的东西，仔细地扫描着大丫、二丫开的这辆车。斗十方和王自光看得大眼瞪小眼，可能都有点儿奇怪，敢情犯罪现在都整这么专业了。

“二哥，找什么呀？”光板问毛二。

毛二懒得回答：“别多问。”

“这是剽窃警察的办案手法。”斗十方道，这么说无异于损人家犯罪分子呢。听得毛二呸了一口道：“条子技术比我们最少落后五年，我们玩大数据筛查目标的时候，国内这些条子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用的呢。”

“吹牛了吧，什么大数据，偷数据。”斗十方道。

“那偷来的，也算大数据，呵呵。”毛二得意道。

两个人刚呛两句，宋朝敲着熄火的车前置物箱道：“这儿有一个，拆了。”

毛二动手干活儿，干这活儿麻利得很，不一会儿宋朝又在引擎盖一侧、尾箱底部各找到一个。毛二依次拆下来三个像微电池一样连着红、蓝线的小电子元件，一并交到了商务车那位妮可手里。开关门的刹那，斗十方见到了让他惊奇的一幕，改装的商务车上居然有个小桌子，两台电脑连着搜到的几部手机，绿色的指示灯闪烁着。门关上的一刹那，他才注意到，这可能和警方的通信车一样，车顶吸附着一根不起眼的天线，在那些高人手里，恐怕这台车和一个微型指挥中心的功效类似。

此时斗十方的第六感非常敏锐，他觉得如芒在背，等他收回眼光，蓦地发现自己大意了。这辆车不远处的楼拐角站着一个眼神阴鸷、颧骨高耸的男子，正盯着他。他一下子回想起了长安，伍建利带的手下差不多都是这德行，那些从邻国偷渡来的人，是这骗子团伙里最危险的角色。

“警惕性不低呀，已经发现自己人了？”有人拍了拍斗十方的肩膀，把他吓了一跳，斗十方样子痞痞地回头道：“这帮货看着吓人呢。”

“办起事来比看着更吓人。呵呵，去吧，冷饮间里，老板要见你。跟着他走。”宋朝道，用缅语和那人打了个招呼。那人毫无表情，一摆头，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

这个见面来得很仓促，似乎也过于简单了点。就在开放的冷饮间角落，沈燕面前放着一杯带吸管的冷饮。她百无聊赖地吸着，神情显得有点儿落寞，倩影显得有点儿孤单，哪怕再敏锐的人从她身上也嗅

不到哪怕一点儿危险，估计会把她当成失恋或者失意出来旅游的女文青。

对了，她包着一块花色的头巾，与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可却成了这个环境里最亮的一抹颜色。斗十方进门径直走向她，轻轻地坐下来，沈燕一扬手指，里面仅有的一个侍应谄媚地端上饮料来，然后回身在门上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

有钱人总能左右规则，或者是钱在左右规则。斗十方回头看了看那个很尽职且不明身份的人。这个细节成为沈燕的切入点，她笑道：“雇他们，还真没你贵。”

斗十方笑道：“我们似乎还没谈价格。”

“让我听听你的期待。”沈燕道，她悠然地夹了一支烟，斗十方变戏法似的将打火机递上来。沈燕怔了下，笑了笑，凑着火苗点了烟。她俏皮地吐着烟圈，那烟圈慢慢地向斗十方袭来，在他的眼前扩大、扩散。斗十方凝视着红唇青烟，似乎有一种邪魅的魔力让他移不开眼。

“你胆子很大，但在女人面前是个白痴。”沈燕轻飘飘地化解了斗十方眼中的炙热。男人的这种目光她已经见到过太多了，完全免疫，而且在她看来，面前的人也根本不是个风月场中的人，不过她依然有点自得，毕竟被注视总比被无视好一点儿。

斗十方抿着嘴笑了笑道：“这方面我确实是个白痴，就像憧憬财富一样，仍然在暗恋阶段。”

“呵呵……我明知道你是个骗子，可为什么又感觉你那么真诚，看人我可很少有这种截然相反的错觉。”沈燕盯着他道，像在审视自己的投资是否有价值。

“因为我给您袒露的是真诚的一面，所以才引起共鸣，难道还会有其他原因吗？”斗十方道。

“好，我问你。”沈燕把抽了两口的烟掐了，笑着道，“佳佳是从郑远东嘴里得到徐则臣和丰仪银杏基地的消息的，我到现在还没有想通，她怎么会陷在那里……如果她陷在逆风或者其他人手里，我能理解，技不如人怨不着谁，但陷在警察手里，我就有点儿百思不得其解了。”

斗十方抬抬眼皮反问：“你在怀疑和我有关吗？”

“难道没有吗？”沈燕问。

“不……有。”斗十方突然想起了那杯让沈曼佳感动的热水，他正色道，“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太轻信杨菊苹了。这个叫菊儿的是个半吊子黑客，也就是那个行业所说的‘脚本小子’。她一直替逆风搜集前台的信息，有一部碎屏的手机里面，网安里的高手做了手脚。她在无知觉的情况下接入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她一直被追踪着……你也知道这里的公安监控覆盖有多广多密，其实只要追到她，也就追到沈姐了。”

“那这部碎屏手机的来源呢？谁送到这个菊儿手里的呢？”沈燕问。

斗十方尴尬地笑道：“不就坐在你面前吗？”

“哦，是你。”沈燕表情蓦地冷若冰霜，直视着斗十方。略显尴尬的斗十方叹气道：“各为其主，我没有别的选择。这事我没法说抱歉，冤有头债有主，现在杨菊苹进去了，债主就只剩我一个了。”

“不尽然，你并不了解这一行人的真实心态。其实对于严刑峻法和深牢大狱，这一行人除了恐惧，还有几分感激，要没这东西，我们这一行可就人满为患，也就无利可图了。在某种程度上，严刑和牢狱对坏人既是一种门槛，也是一种恩赐。”沈燕道。

好像是，就像宿命论一样，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所差不过早晚。但在未还之前，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或者运气能够躲过。比如，面前这一个。斗十方感觉到了她的高傲，不过可以理解，能驾驭得宋朝、朱丰，能在缅北长袖善舞，应该还有很多过人之处未显露出来。

尴尬了好一会儿，斗十方轻声道了句：“谢谢。”

“不客气，如果有合适的价格，我会卖掉你。或者，我也不介意被你出卖。这是一个各凭本事、尔虞我诈的危险游戏，你准备好了吗？”沈燕诡异一笑，笑得斗十方心惊肉跳。

他摇摇头：“并不觉得啊。”

“你居然这么迟钝？”沈燕嫌弃道。

斗十方想了想，狐疑道：“难道是……妮可有发现？”

“嗯，这辆车上有三个追踪，你们抢来的五部手机里，也是做了手脚的。恭喜你，找到逆风了。”沈燕笑道。

斗十方皱眉道：“这是这些团伙常用的手法，像赵成功、刘小旦这样的炮灰，没有一千也有大几百。单凭手机的线索可以找到逆风？”

“那倒不是，只是用一天的时间，就让我确认了正确方向，已经很了不起了，最起码比我手下这几个强。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沈燕问。

“我还没想，不过总归简单粗暴的方式会收效明显，想办法让他们炸了窝干不下去，自然就见效了。”斗十方道。

“不，头顶上悬一把剑，和出其不意直接砍一剑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直接断了念想，那谁也别想找到逆风，他溜得可比兔子还快。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天然处于劣势啊。”沈燕道。

斗十方点头回应道：“我明白了，打痛，而不打死打散，是这个意思吗？”

沈燕嘉许地点点头，饶有兴致地看着斗十方，笑眯眯地道：“该谈价格了，提前说一句，我真怕你的胃口太小让我不放心。”

“但我不知道胃口大到什么程度您才会放心，以我现在的高度提价格估计只会惹你耻笑。我这么说吧，在我有命花的范围内，你给我一份，我不贪，你不给，我自己也凭本事拿。逆风我未必对付得了，但下面这些虾兵蟹将我分分钟收拾他们。这么大一个诈骗团伙，我要榨不出油水来，会让你小看的。”斗十方道，不是具体的价码，不过这个价码似乎并不低。

看着他眼中的兴奋，类似见猎心喜的兴奋，沈燕笑，她道：“很聪明的答案，我都挑不出毛病来，接下来的动作我就更期待了。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帮小卒子，可能数量大得超乎想象。而且在另外几个城市，落脚点真不好找啊。”

沈燕说着，面对面凑得近了，吹气如兰，温香带着淡淡的烟味让斗十方失神片刻。他笑着问：“您在考我？”

“那你考得过吗？”沈燕反问。

“试试看，那两头货被扒光了扔野外今天肯定回不去，过了今天又未必敢回，车丢了，手机丢了，回去得被同伙痛殴一顿。所以我想他们回不去了，而同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肯定要找。恰恰他们也有找到车和手机的能力，如果这些东西突兀地出现在另一座城市，您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来一探究竟。毕竟逆风是个心细如发的人，每一个细节都有追求完美的强迫症。”斗十方思路清晰地说道，已经看到下一步和再下一步了。

沈燕不说话了，伸着玉手，抚过斗十方的下巴，做着俏笑的表情捏了捏，又抚了把他的脸蛋儿，很嘉许地说道：“你真是入错行了，老练得都和你的年龄不相称，省得我教你了，就这么办。宋朝和大毛归你用，人手不够随时可以添，他们俩要不听话，你直接告诉我。”

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部手机递给斗十方。谈话结束了，她笑吟吟地起身，临走时还不忘叮嘱一句：“不许调皮哦，我可在后台看着你呢。”

“好，一定会满足您的期待。”斗十方略显羞涩，捂着被捏的脸蛋儿笑道。

沈燕迈着轻盈的步伐出了门，可不料斗十方追了出来，那保镖以为要干什么，紧张戒备，却不料斗十方只是加快了步子走到沈燕的面前领着路，尔后殷勤地给拉开了车门，拍马屁地恭迎老板上车。这个小动作让沈燕格外满意，轻轻拍拍斗十方另一侧的脸蛋儿，笑吟吟地上车走了。

是两辆车，一前一后，出了服务区不知所向。斗十方恭送的背挺直之后才发现，同行的三人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纳地问：“怎么了？”

“老大你拍马屁的样子，比我还贱啊。”王自光口无遮拦，直接说出来了。斗十方啐了他一口，瞅瞅宋朝：“咋了老宋？我把老板伺候得这么舒服，怎么好像你们不舒服了？”

“不是，我有一两年没见老板这么开心过了。你给人家灌了点儿什么药啊？”宋朝纳闷地看着斗十方，像初见似的。

“男爱钞、女爱俏，长得帅天生招女人喜欢，我也没办法啊。”斗十方给了个搪塞的理由，这理由连毛二都受不了，直咧嘴作呕然后指摘斗十方说：“你真是狗舌头舔刀头，不知道厉害，江老板没被抓的时候，缅北大佬都得看她眼色办事。”

“哈，拽什么呀？！”斗十方大大方方坐到了驾驶位置，一扬头示意众人上车，不屑地说道：“明儿我给你们玩个马后炮，让你瞧瞧咱的厉害。老板喜欢我主要问题在你俩啊，你说你俩这么矬，老板能咋办？只能更看好我一点儿啦。”

边开车边损着毛二和宋朝，两个人一把年纪被损得无地自容，气咻咻地坐在后面。可能还真是失宠了，接下来干什么两个人都没得到明确的提示。随阳市交警一大队，专案组所在地。

赵成功和刘小旦一直混迹在骗子的底层还是有道理的，这一对货心里装不住事，嘴上把不住门，让程一丁和邹喜男两个老刑侦三两句就诈出真相来了。前后用时不到十分钟，两个人就把这个窝点认识的、能叫上名来的，一股脑儿全卖了。

自楼上监控里观摩审讯，中间打断两回，俞骏一直在征询细节，审讯结束后，从程一丁把笔录拿上来都过了十几分钟了，俞主任还在发呆。周修文和巫茜未敢打扰，可能猜到纠结在什么地方。这种“订单”式的传销，在前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如果一直在正常回收中，你

都无从去证明这是诈骗。就像所有的骗局在暴雷之前，不管局里还是局外，没人会把它当成骗局。

“俞主任，这个不用纠结，暂且放一放，如果不具备固定证据的条件，我们就暂且不动他们。”周修文轻声道。

不料俞骏没好话，直言道：“你倒想动？他们是几市联动，即便我们侦知一处两处也是投鼠忌器。像上一次的保健品诈骗案，中州一暴雷，其他地方的全跑了，费了多少警力都没有一网打尽。”

这是实情，底层的骗子可能被抓到，而在组织层，可能在设局的时候已经布好了完美的退路。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已经摘清了自己与骗局的关联，被警察端窝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倒是替他们收拾残局了。

看气氛尴尬，俞骏眼光投向巫茜问：“你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我的目标在逆风，和这种毛骗没有打过交道。”巫茜道。

“是啊，你也看不起这种毛骗来，逆风……不至于玩得这么Low吧？”俞骏道。

巫茜点点头道：“肯定不至于，每一次都是若隐若现，每一次都是层层包裹，不等我们找到核心，他就已经溜了。”

“所以只能等着，而且在焦虑中等着。根据赵成功和刘小旦的交代，随阳、襄州、荆汉等几地都有，这八成错不了……唑，我们该相信直觉啊，在他们最初汇集随阳时布置一下，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了。”俞骏有点儿惋惜地道。可那时候一边是保健品诈骗未结案，一边是斗十方陷进泥潭里，根本无暇顾及那个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预判。

“他的身上真是有骗子基因啊，这两个人居然被他打了个电话就骗出来了。”巫茜觉得这案情里有充斥着某种黑色幽默的成分，下面那俩骗子，一直口口声声地在说自己被骗了。

“主任，有情况。”宣冬青喊了一声。

两段视频，一段是高速服务区两车相汇的场景，一段是离开的场景。所有人的眼光注意到了那个裹着头巾的女人，虽然早露了半张脸，可躲不过识别软件的分析，结果显示这个女人的名字：沈燕。

正主出现了?

宣冬青介绍道：“我追踪了高速沿途的监控，应该是两辆车，一前一后。能看到的，沈燕、两名司机，以及这辆商务车里应该至少还有一人，宋朝往车里递东西……这两个人，无法找到任何信息，看这种体貌特征，我怀疑和长安一案的存档案情有关联，可能是偷渡人员。”

“看得太紧，得想办法建立更多沟通渠道啊，要不咱们在后台瞎分析，他在前面瞎胡来，这不得让人猜破脑袋了。”俞骏提醒道。

“这儿这儿……往回倒一点儿，放慢速度，再慢。”向小园似乎发现了不对，提醒着宣冬青。监控拍到车走时，斗十方侧过脸对着车窗，朝外勤偷拍的方向似乎做了一个鬼脸，速度放到极慢时，却不一样了，他似乎在说着什么，用口型传递。

“快……都过来，他在说什么？”周修文叫着。

一室内勤围上来，看一遍，第一个字开口音，好像是de音，第二个闭口音b，第三个却分不清闭口音还是开口音了，络卿相猜了“大奔车”，让追那辆奔驰商务？陆虎猜了“打掩护”，似乎很像？宣冬青也猜

了，说像“打补丁”三个字，似乎在传递黑客可能入侵什么地方的信息?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下子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指挥员就要求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候找到正确方向，众人的目光投向了俞骏，俞骏一挥手，老办法来了：“去，叫钱加多。”

对了，把这货忘了，两个人被滞留后才发现这位掉钱眼里的猜得有多准。不一会儿钱加多就颠儿颠儿地进来了，看着一室人都盯着他，他紧张地道：“咋了？我还没给你们准备饭呢，我就说说，我能真干那事啊。”

这倒把众人给逗乐了，俞骏说：“别废话，看看，十方在说什么。”

仅仅是远远一瞥，钱加多视力奇好，一下子瞪圆了眼睛，络卿相了解，惊呼道：“多多你好像知道啊？”

“当然知道啊。这事重要不？”钱加多问。

“当然重要了，很重要。”周修文下意识地接了一句，俞骏拦都来不及，钱加多嘿嘿一笑就坐地起价了：“既然重要，那就得提条件了啊，甭跟我讲其他，我是辅警。”

向小园笑了，小声跟周修文道：“千万不能忽视多多，否则他会睚眦必报。”

俞骏看他似乎很有把握，反而不着急了，坐下来道：“多多，你是皮又痒了吧？”

“痒啊，我手都痒。我这么要求进步的，你愣是不给机会，这不嫉贤妒能吗？”钱加多道，向小园插了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多多。现在十方被看得紧，无法建立沟通渠道，好不容易才传了这么个信息，你倒漫天要价了，想要什么？”

要……钱加多一听这个字兴奋地道：“完事了给我发个奖状咋样？盖上单位的章。在家时我妈一直骂我没出息，我得出息下给她瞧瞧。”

这么朴素的理想可把众人感动了，没承想这孩子还这么单纯，就想要个奖状。看他期待的样子，那要求进步绝对不是假的，可惜大家还一直把他当笑话。

没人说话，钱加多还以为分量不够，赶紧道：“沟通我有办法，绝对神不知鬼不觉……”

“好，我亲自给你发个，我亲自给盖章发一个……先说十方是在传递什么？”俞骏道。

这下钱加多乐了，笑吟吟地问：“你真不知道？”

“废话不是，再卖关子我抽你啊。”俞骏拍着桌子。

钱加多龇牙笑学着口型：“大……保……健。刚来不是说程哥和他在洗浴中心见的面吗？光着屁股见面多安全啊。”

众人一笑，随即眼神一凛，俞骏的愁容一下展开了，直道：“对对对，这么简单。冬青，发现他们进城后查一下当地的洗浴中心，所有的都列出来，如果有机会，让外勤设法接触。”

“脱光了就为说句话，其实和脱光了放屁是一个道理，不用那么麻烦。”钱加多不识趣地打断领导的话了，其他人暗笑着没点破，俞骏脸

上就挂不住了，回头问道：“那你说个穿着裤子放屁的简单方式？”

钱加多一指想当然道：“直接打电话呀！”

众人哗声哄笑，向小园上前拉把椅子劝着钱加多道：“你别添乱了，他正和几个嫌疑人形影不离，根本没有分身的机会，手机也可能被监听了。”

不料钱加多并未领情，而是同情地看着笑话他的众人，摇摇头道：“哎，我是真为你们的智商担忧啊，现在只要申请一个手机号，开机就有N个垃圾短信，用不了两天就有一堆推销、诈骗电话，咱们都分不清，骗子能分清？电话营销是个基本功知道吧？下面那俩光着屁股被抓进来的说的都是一溜一溜的……比如卖房的小姐姐，会这么说：先生（老师）您好，我是没良心房产的客户经理，我叫小兰，我的工号是×××……比如卖茶叶的小妹妹会这么说，哥，我是森林茶行的小美，您在我们淘宝店里买过茶的，节日快到了，我们这里有一个活动……哦，您不喜欢乌龙茶，那您平时喝什么茶？还有卖保险的，一接通就甜甜的一句，哥，我是垃圾汽车保险公司的，我在这里看到哥您的车保快到期了，您要有需要的话我们上门给您办理……”

钱加多不愧是上过卫校当过话务员的，把女人说话仿得惟妙惟肖，一干专案组人员看得大眼瞪小眼，被这个表演惊呆了，敢情这货除业务不通，其他都门儿清啊。模仿几句震住众人，钱加多恢复了原样，笑着解释道：“卖保险的、卖茶的、卖车卖房的，还有天天打电话诈骗的，你说谁能分得清清楚楚，我咋不信呢？”

“话术，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话术。”俞骏喜出望外。宣冬青立马接上了：“我们可以用95开头的出局号码，这种的骗子常用。”

“如果用我们的声音，十方应该分辨得出来。”向小园补充道。

“对呀？！可是，还有个问题。”陆虎一想，脱口问道，“他们几个可天天在一块儿，十方接骚扰电话，不还是会被怀疑吗？”

“说你学历高学傻了吧，你别不服气。你给他们都打不就行了。”钱加多损了句，惹得众人皆笑，陆虎尴尬地摸着羞红的脸，无语了。

“别乱了、别乱了，大家组织一下，捋清细节，咱们自己准备一套话术，以备紧急情况下和零号直接联系。周副组长，你把暗语给我，嵌到话术里……多多，来、来，过来，奖状回中州就给你啊。后勤的事你别管了，你正式参案，等一会儿他们讨论出细节来，你挑挑毛病。”俞骏安排着，钱加多乐滋滋地应了。一群年轻人兴奋地以社会流行的各种营销、推销甚至诈骗电话范本，开始组织编撰对骗的“话术”了。

“我现在相信骗人确实和智商无关啊。”一直被冷落的巫茜对身边傻站着的周修文轻声说了句。真相在谁手里都能接受，可唯独接受不了的是在钱加多这里。

“呵呵，等这个案子结了，我们的‘三观’应该要彻底被改写了。”周修文笑了笑，听不出这话里的褒贬，不过看他上心和众人一块儿讨论的样子，应该是对这个“骗骗子”的传讯方式并不反感。

冤家路窄，刀兵相见

起床、洗漱、晨练、早会……一群男男女女整齐地坐在会议室里，时而侧耳倾听、时而整齐鼓掌、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挥舞拳头齐

声喊着什么。

一架无人机自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窗外的安全距离掠过，拍下了如是场景。无人机回旋着，又绕楼转了两圈，等轻工业园区行人渐多时，它悄然升高，向远处飞去。

不到1公里外，无人机准确地落在一辆车的车顶上，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来接了回去，车即时发动前行。车里，前一天上外勤的钱加多看傻了眼，不愧是总局来的，侦查方式都闻所未闻，就这么一按控制钮，人都没下车，就把那个场所里的人员体貌提取了个七七八八。他伸长脖子看，那些远距离拍摄的画面分辨率极高，放大十倍都不失真，虽然不咋好看，可用于识别足够了。

“多多，别多嘴。”开车的娜日丽警示了一句，生怕钱加多胡说惹这位临时搭配的外勤笑话，人家毕竟是总局来的。

钱加多没多嘴，这位可多嘴了，操作着电脑说：“昨天全靠多多多嘴。和这些骗子较量，最终制胜的点应该在思维上，这点我是深有体会。技术和设备是次要的，我们很早就装备上了最先进的仪器，可银杏园的黑产窝点，还不是你们端掉的？”

“哎，这哥们儿谦虚，早这么谦虚，逆风的窝都给端了。”钱加多道。

那人给一噎，尴尬地笑了笑。娜日丽道：“闭嘴，就你这块儿料还想端逆风？”

“想啊，咱们组谁不想啊？”钱加多道。这倒是句实话，他攀着座位问着：“干吗不把这伙儿一窝端了呀？好几十个人呢？”

那位总局来的人奇怪地笑看了他一眼，钱加多明白是自己太急了，又赶紧反过来问：“我知道，怕打草惊蛇……但是，那俩光屁股的给抓了，不也等于打草惊蛇了吗？”

“以那俩人的分量，还惊不走这个窝点。你们看，从昨晚到今早，这个人，站在窗口打了几次电话，而成员里几乎没有拍到打电话的。这个应该就是头目来晋虎了，丢了俩人虽然不至于让他跑，但他也坐不住了，肯定要有点儿动静。”那人说着，把监控的信息上传，看着进度条缓慢移动。他看身后的钱加多在发愣，好奇地问了句：“还有疑问吗？”

“有啊，活儿都让无人机干了，那我们干什么？”钱加多问。

“越隐蔽的侦查，就越要减少露面的机会，坐在这儿不就行了？”那人诧异地说道，可能没明白钱加多为什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哎呀，我还以为能和……”

“闭嘴，再胡说把你踹下去啊。”

钱加多一句牢骚没发完，娜日丽已经抢白了。然后后面的钱加多正色端坐，显得无比老实。那位总局的外勤看看这一对，心知肚明地暗暗笑了……

进度条走完了最后一格，实时的视频显示在专案组，提取的面部特征一个一个地跳跃到屏幕的方格里。不一会儿让楼下滞留的赵成功和刘小旦辨认，名字不可能掌握，但绰号给标了个七七八八。

警方对嫌疑人信息的掌握都有两本账，一本是姓氏、籍贯，另一本就是这些江湖绰号了。比如排头的这个中年男，叫来晋虎，而团伙以“老虎”“虎哥”相称。巫茜查阅着他的简历，却总觉得他有点儿名不

副实：有过两次参与传销被遣返的记录，没有案底。严格地说，作为犯罪分子，他属于那种资历尚浅的。

“别小看这号人。”俞骏像窥破她的心思一样提醒着，“七十二行，诈骗为王，传销诈骗是王中王。最早都没法适用的刑法定罪量刑，很多组织者也只给个‘非法经营’的罪名，判很轻的刑罚，即便现在组织传销的罪名也不是很重。这仅仅之于组织者，像他们呢，一旦失手就会自动变成‘参与群众’的身份，没有接触过赃款，没有参与过宣传、鼓动以及教唆。即便有，我们也拿不到证据。结果就是这样，这些人在周而复始地干一件事。”

“似乎有变化，最起码现在有个公司包装了。”巫茜道。

“所以更难了，等于传销生意不景气，和电诈搭伙了，两股骗子一互通有无，这难度就大了啊……冬青，跟到江离的有什么消息？”俞骏问。

网安上那位回了句“没有”，俞骏掩饰不住失望，坐在椅子上长长伸了个懒腰，这一夜他就是这么囫囵在沙发上凑合着过来的。巫茜小声道：“组长，要不您歇会儿吧，有消息了我们叫您。”

“我倒不累，我就是有点儿紧张，你说零号一个人就搅得南港鸡犬不宁，现在带了一对半浑球儿，真不知道要搞出多大动静啊。”俞骏不无忧虑地说道。

下面滞留的这对，肯定让随阳的团伙警觉了。这儿一警觉，其他地方的没理由不知道。如果一知道，那辆丢失的面包车和几部手机就成了目标。可从昨夜开始，斗十方几人就驾着那辆车去了江离市晃荡，以俞骏对传销团伙的了解，他真担心从那儿奔出来几十号人，把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围殴一顿啊。

向小园想了想，轻声提醒道：“主任，要不我们电话警示一下，我们设定好的暗码，他应该能听懂。”

“不用，时机不到。我们的重心在后台、资金去向，以及对方的组织层面，过早介入这些外围的人员，会吓跑他们的。”

俞骏靠着椅背，摇摇头，有点儿不甘，可又确实不敢轻举妄动。

“什么？什么？大丫、二丫跑啦？你瞎扯不是？他们老家穷得连吃都成问题，跑回去干吗？车开走就更不可能了，那车手续就不全，想卖出去都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

被窝里，管大军怒坐起来，骂骂咧咧地听着来晋虎的汇报。据说这一对哼哈二将自昨天去接人就再没回来，随阳的伙计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这两个人私自离队走了，顺道还把公司的手机、车全给卷了。

“不可能，不可能。”管大军摇着脑袋道：“傻雕找的人，从来都是过了今天不管明儿的主，总得有个好去处才跑啊……你们等着。”

管大军跳下床，跑出了房间。这是租住的三室一厅，条件明显不错。他咚咚咚擂响了主卧室的门，几下后响起了女人的声音，嚷着“来了、来了”。哗的一声门打开，是个妖艳的女人，披头散发两眼惺忪地站在门口，下半身还露着两条长腿。管大军嚷着：“快起来，傻雕，出事了。”

“什么事啊，大清早的？”傻雕愤愤地坐起来。

管大军使着眼色，明显是有外人不好说。傻雕慢吞吞地穿着衣服，没等穿整齐管大军就上前拽着他走。他刚拽出来，傻雕又被那女

人拽回去了。女人杏眼一瞪、手一伸，怒道：“还没给钱呢？说好了包夜八百。”

“哎呀，我喝晕了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就要八百？”傻雕郁闷道。那女人却是不饶人地说：“你自己去卫生间看看，都吐了，没加钱算好的了。”

“给你、给你，自己走啊……”傻雕数完钱，利索地穿衣服，管大军拽着傻雕往自己房间里去，一关上门教育：“雕哥，你不能老这样，把不三不四的女人往家里带啊！”

傻雕一翻白眼，道：“咋，不带女人，带男人啊？”

“别抬杠，你这醉生梦死的，堕落成这样，我都替你惋惜啊，你还是我曾经认识的雕哥吗？”管大军试图激励他，没想到反作用更强。傻雕道：“堕落生活就是我们的理想，我实现理想了，你惋惜什么啊？捞点儿钱为啥，还不是为了想吃啥就吃啥，想玩啥就玩啥？”

“好好……”管大军败退了，“我不跟你争了。”

“那我再睡会儿。”傻雕要走，管大军一把拽着他道，“等等，你把我说糊涂了，正经事都忘了。随阳出了点儿事，大丫、二丫那两个人跑了。”

“呵呵，笑话，你扯什么呢。”傻雕不信，那两个见钱比爹亲的人，他比谁都了解。

“真跑了，公司的车和手机一起丢的，信号都没了。”管大军道。

这下傻雕吓了一跳，赶紧掏出兜里的手机，一看有几十个未接电话，郁闷地直龇牙咧嘴，这小酒小妞累得误了正事。他赶紧拨通了包

神星的电话问了个大慨，问完摸着下巴寻思了一会儿。管大军惊声问咋了，傻雕奇也怪哉地道：“奇怪了，憨炮说前天他们还发现我叔的那个寻人启事了，隔了一天就出事了……他们好像是去接冒山村的下线，可冒山村那里说根本没这事啊，就打过一个电话……要说那两个人卷了笔钱溜了我信，可光着屁股溜，不可能啊……我跟上头说下。”

傻雕知道事情在自己这儿解决不了了，到屋里换了手机，拨通了电话，就听他严肃而认真地说：“石叔，随阳丢了两个人、一辆车，车牌号是×××××××，还有五部手机。昨天的事，他们一天没找着人，电话也打不通，那两个人自己肯定不会跑，我寻思着，可能有其他事……”

对面是上线，管大军知趣地回避着。这个行当知道得多了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他知道上线神通广大，这点儿小事是难不住人家的。果不其然，傻雕打完电话就匆匆走了，连去干什么了都没交代一句……

车钥匙就放在桌上，五部手机一字排开。斗十方等四人已经起床了，齐聚在一家快捷酒店的房间，车就放在楼下。

斗十方掀开窗帘朝下看，这是个嘈杂的环境，楼下车人混行显得拥堵不堪，旧街道的小吃摊刚收，接下来的上班高峰即到来。他回头时，宋朝很专业地说道：“车上有三处跟踪器，和信号灯的原理一样，车身只要用钥匙接通电源，对方就可以远程测知我们的位置。这几部手机也一样，开机状态下会被跟踪到……我想这个团伙的后台就是通过这些掌握外界情况的。”

“这个不用你教啊，你在犹豫什么？”斗十方问。

“总得合情合理地让人家找到。如果是你，你不起疑？那丢的两个人咋解释啊？”宋朝问。

“如果那俩不回去，这就永远是个谜；万一回去，那自然就有解释了，没有谜题你无法勾着他们走啊。”斗十方道。

“另一个问题是，车和手机一送回去，我们就瞎了。如果能拿到对方更多的东西，就好办了。”宋朝道。

毛二眼睛一亮，不过没想出招来，而是指着斗十方道：“听老大的，他馊主意多。”

“呵呵，终于把你调教出点样子了。听我的，我拿着手机，开着车，如果有人找到我就跑，你们跟着，咋样？”斗十方道。

“不行。”宋朝和毛二齐齐道，戒备之心尚未根除，肯定不能让这货离开他们的视线。

斗十方一笑：“那好，反过来，你们两个到车里，打着车，打开手机，沿街晃悠一会儿，我和光板跟着。如果有人找来，暗处肯定还有人盯着，放心，我揪出来……没事，钱让光板背着。咋，还怕我跑了？”

宋朝和毛二互看一眼，点点头，手机和车必定得看严，他们还真怕斗十方来一个意想不到。

说干就干，两个人先行下楼。斗十方后走一步，出门就一把揪着光板，瞪着眼问：“老实说，是不是毛二收买你了？”

“没有、没有，他威胁我了。”王自光紧张道。

“威胁你什么？”斗十方好奇地问，看来是三个人都防着他。

王自光难堪地道：“他说你要跑了，回头弄死我。”

“哎哟，这个代价大了啊。看来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我还是不能跑啊。”斗十方笑道，王自光凑上来道：“老大，我和你一起，你要带上我，我就跟你一起跑。”

“没出息，跑什么跑。他们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能不能跑出来。走，跟老大看戏去。”斗十方道。

“看什么戏？”王自光不解道。

“肉搏戏，狗咬狗。”斗十方嘿嘿笑着，给了王自光一个促狭的表情，王自光根本没看懂。

这场戏在王自光一碗豆腐脑喝到一半时就开始了。起先是宋朝和毛二在车里鼓捣，发动了一会儿车，毛二还下车佯作检修。之后冷不丁就来了几个人，以王自光混迹多年的眼光看得出都不是善茬。毕竟南北的地痞流氓没啥差别，叉臂、撇嘴、腰里揣家伙、走路一摇三晃的德行变不了。而这一次他们直接守住了酒店小停车场的出口、入口，仔细一看，是把毛二和宋朝逃跑的方向全给断了。不过毛二明显艺高人胆大，快一米九的个子虎背熊腰，搁那儿一杵都吓人，他不屑地朝来人的方向唾了口唾沫。

“我觉得毛二吃不了亏。”王自光小声道。

吃饭的斗十方一笑，神神秘秘地问：“知道你为什么输成光板了吗？”

“为什么？”王自光不解。

“不知道对方的底牌就下注，怎么可能赢？别看我，我不可能输，我可是在骗子和传销团伙里待过。”斗十方轻声道。

“那里头是什么样？”王自光问。

“马上你就看到了。”斗十方道。

这时候王自光眼睛一直，从泊停的公交车上下来一拨人，你以为是普通乘客，错了，他们和先前的居然是一伙儿。然后他们层层叠叠地向毛二和宋朝围过来。当前几个人已经走到毛二近前，毛二都有点心虚了，正要开口说话，可不料那些人根本不吭声，掏出怀里的家伙就招呼。

一根锯短的水管，咣一下，毛二用胳膊直接挡住了，然后顺势一脚把那人踹出几米远，跟着肘拳飞舞、长腿乱踢，围上来的几人像沙包一样飞出去几步远。可能没想到毛二的身手居然如此了得，再加上宋朝抄着扳手跳来助威，两个人背靠背，又是几个照面，袭击的人又躺下了七八个。

远观的王自光还没来得及叫好，两个人的颓势立现。地下伤了的爬上去也要抱着腿，后面见只有两个人，拼着挨几下也要扑过来。毛二被一个躺在地上的在腿肚子上狠狠咬了一口，打了个踉跄，一下子被两三个人围住了。跳起来勒脖子的、低着头搂腰的，还有更狠的举起一辆共享单车，劈头盖脸地就砸下来。

宋朝应付着两个人，顾不过来，眼见着大发神威的毛二被围殴了。他一分神，咚地一个酒瓶怼了上来。他顺势把扳手朝偷袭的人一砸，那人啊的一声倒地。他自己头一晕，一摸额上，全是血。

远处的斗十方一伸手：“钱。”

“在这儿。”王自光紧张地拍拍包道：“老大，咱们跑吧。”

“放屁，出来混不仗义怎么行？”斗十方拽过包，拿出一大摞钱来，在围观者瞠目结舌的注视下飞奔而来。不过不是加入战团，而是挥手洒了一把钱，且走、且扔、且喊：“兄弟们，大哥让我慰问大伙儿，发钱喽。”

斗十方喊着、扔着，钞票像天女散花般纷纷扬扬。这比什么都管用，一拨打架的石化了，看着掉下来的钱，斗十方推推一个人提醒道：“快捡呀，谁捡到归谁。”又拽了一个还在挥拳的：“快捡钱，一会儿捡完没你的了。”

这么个搅局的，瞬间把肉搏戏切换成了抢钱戏。那些来路不明的打手兴奋地趴在地上捡、跳起来空中抢，抢着抢着，自己人干起来了。趁这工夫，斗十方一拽毛二、一踢宋朝，三个人落荒而逃，就一个清醒的急得喊“别抢了”，要追三人。斗十方转过身，嘭，冲他鼻子上就是一拳，那人一捂脸，斗十方抱着一侧摔，把他摔出去几步远。等那人捂着鼻子爬起来，酸疼得两眼泪流，只见抢钱的乱成一团，早不见那个扔钱的朝什么方向跑了。

跑啊，跑啊，王自光追着三个人跑了会儿喊道：“没人追了，歇会儿。”

斗十方掉过头来，朝着王自光屁股就是一脚，骂道：“快跑，抓住弄死你。”撵跑王自光，他扶着垃圾桶歇了口气，前面的人停下来等他，斗十方挥手道：“右拐，往东南方向，农贸市场乱，别走散了。”

四人跑啊，跑啊，进入熙熙攘攘的市场，到了露天厕所的垃圾堆旁觉得安全了，才终于歇了口气。宋朝说：“真可怕，一下子来几十号人。谢谢啊，兄弟！”

“不客气，毛二，这回你总得服气吧，我说我到车上当诱饵吧，你非要抢，没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儿……看看，这脑袋被人打得跟个猪头一样。”斗十方关切地说道。他这么正色一说话，倒把王自光给逗乐了，只见得毛二额头、脸上肿了几个大包，一只眼睛都青得睁不开了。都这么惨了，他还拱手作揖道：“谢谢兄弟啊，我可没想到这帮人这么黑。”

“更没想到这种情况我不但没跑，还帮你们了是吧？别谢我，就当为了老板将来给的钱啊。”斗十方拍拍毛二的肩膀，这货太高，得抬高手拍，毛二感激不尽，要给个拥抱，直接被斗十方嫌弃地推开了。

回头时，宋朝正诧异地看着他，斗十方冲他一笑，扔过来一包餐巾纸，宋朝接着擦额上脸上的血，自嘲道：“大意了，在这个小阴沟里翻船了。”

“没事，我替你瞒着，回头跟老板讲，我们已经截获这个团伙的重要信息。”斗十方笑道。

“笑话我们脸上留下对方的手模和指纹了吧？”宋朝道。

“这是其一，其二……光板！”斗十方一喊，王自光扬着手机道：“我开机拍着呢，还有辆车，老大说拍下它，我都拍下来了。”

宋朝眼一滞，这可厉害了，毛二一喜，脱口道：“啥也不说了，以后我诚心诚意认你当老大啊。”

在那个纷乱的时候都抓住机会，让两个人心服口服了，斗十方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补充道：“我这个人受不了表扬，一表扬就忍不住要和对方推心置腹……呵呵，看看这是什么？”

斗十方变戏法似的掏出来两部手机扬着，宋朝眼一直，瞬间明白了，那是撒钱、推拽别人的时候顺手捞的。他笑到无语了，王自光惊讶地问：“老大，你还当过贼？”

“当条子的时候见的坏人太多，不小心就把他们的本事学了点儿，总算有学以致用的机会了啊。走了，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要被警察追上，这招儿可就不管用了。”斗十方道。几人鬼鬼祟祟地沿着胡同小巷钻，不一会儿消失在熙攘的街市里。

他们跑过的垃圾桶前，一辆车慢慢刹停。车里的人确认后，车门打开，程一丁自车里出来，手伸进垃圾桶里摸索着，不一会儿转身上车，手里赫然多了一部手机。

“他跟一个骗子、一个贼在长安溜了一圈，把人家的本事都偷了啊！”

驾驶的位置上，邹喜男笑道。他手里把玩的手机正播放着这一段：斗十方一拳打过去，那人捂着鼻子弯腰，被斗十方抱着腰侧摔，抱的时候，斗十方的一只手已经伸进对方口袋里了。

东西现在就在程一丁手上，他联上电脑，家里很快就可以读出该手机的数据，用不了多久，这个团伙就要在大数据里显形了。现代的侦查只要有一个数据点，虚拟的追踪就可以找到所有关联。

程一丁都有点儿浑身力气用不上的感觉了。这发生的一切实在是既惊心动魄又让人眼花缭乱，他都还没想通过程就直奔结果了，那种作为侦查员发现秘密的乐趣可就少多了。

几分钟后这部手机的主人的信息就查到了：姓王，名社会，甘省人，一年前的虚拟传销一案中被判处拘役四个月。意外的是，这是一

部没有在生意上使用的实名注册手机。手机上显示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是专案组都熟悉的绰号：

傻雕。

明争暗斗，各显身手

江离市的突发情况，让100公里外的专案组驻地忙碌起来了。

由王社会的手机号关联到了九个重点嫌疑号码，由这九个嫌疑号码二次关联，有一百七十个号码，再由这个基数向外扩散，大数据在第五层关联号码时给出的数字是惊人人的，达到十五万个。

再以注册地、通话频率、出局基站等设定条件筛选，数量锐减，但也有一万多个。一般到这种程度，数据员就不敢再贸然缩减了，如果筛掉了重点嫌疑人的通话记录，那可没机会补救了。

这一万多个号码分布于荆汉、樊城、襄州、江离市、丹江、随阳等市，如果以出局基站为所在点，标注出来，可以清晰地看到几簇人员聚集的地方；其中特别标注王雕号码的关键嫌疑人，他居然和几市的人员都有联络，如果不知情，恐怕会把他当成这些纷杂线索中的主线。

数据是真实的，但也是沉默的，它给不出真相。事实上如果不是王社会的备注，恐怕拿不到这个王雕在用的手机号，这种号码肯定也不会是实名登记的。

全体技侦用两个小时做出一张虚拟的数据图，展示在专案组大屏上时，满眼都是红蓝点和红蓝线，看着都让人有眩晕的感觉。周修文盯了很久，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头。他看了看巫茜，巫茜解释道：“这仅仅是通信记录的关联图，我相信，大部分号码都不会是实名注册的。”

不是实名注册，当然也无法成为证据。运营商的管控不严一直以来就是反诈工作中的一个痛点，对此警务人员只能无语慨叹。

“但起码可以测知，这个雪球滚得已经足够大了，十五万个关联信息点，那意味着至少有上万人参与了。”周修文后背有汗涔涔的感觉，这才几天啊。

俞骏却是见猎心喜道：“我倒觉得这才是骗枭该有的水平，在极短的时间里能把骗局铺到无限大，有这种能力的人可就呼之欲出了啊。”

“但这其中还有个问题。”向小园开口道，她看着示意图道，“樊城、襄州、江离、丹江、随阳等几市符合我们的判断，警力相对薄弱、管控相对较松。但荆汉可是个省会城市，在这里作案，警方不可能没有一点儿预警啊，特别是有大量前科人员聚集的时候。”

俞骏看向了周修文，盘子这么大，恐怕这个小专案组就不够看了，即便将来需要协调，恐怕也不是这个规格的专案组可以实现的。周修文知意，随口道：“协调不是问题，但情况并不清晰啊，我们怎么向上级汇报？”

“这不才两天吗？急不得。”俞骏道。

巫茜接着问：“俞组长，刚来时是没有头绪，现在又是千头万绪，我们可怎么入手啊？目前看来，诈骗的核心，可能不是在随阳。”

“那有什么关系，正好隔空较量，省得把他们惊跑。”俞骏无所谓地道。

周修文一愣，可没料到俞骏是这么轻松的态度，他问：“那现在呢？”

“不要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见招拆招。注意一点，即便我们现在知道可能是逆风，或者是金瘸子那个骗枭在作怪，也要藏拙。过早地顺着这些疑似线索直奔主题，只会把正主惊走，也不可能拿到什么证据。不到十拿九稳，宁愿不要动手。就事论事，我们看看这摊子究竟有多大。冬青，情况怎么样？”俞骏闲坐着问。

“和预想的有点儿差别，追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宣冬青投屏，播放着一段录像：两个人交谈，然后其中一位上车，车号、驾驶员、副驾人员分别被标注了信息。就听他解释道：“我通过交通监控追这伙来历不明的人，这些人组织分工很明确。依次散开，有的去火车站、有的去汽车站，一下子就四零五散了。这个王社会倒是回去了，他去的这个地方是个物流市场，外勤发现这个叫春兰物流的关门走人了。我追踪这辆货厢，副驾上这人叫史秋魁，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

非法倒卖银行卡、非法经营几项前科，这个让巫茜等人眼睛一亮。宣冬青继续道：“我在罪案信息网里找到了他的审讯记录，近十年两次入狱，都与非法倒卖各类卡有关。第一次入狱绰号还叫‘卡霸’，第二次进去绰号就成了‘死鸡’，连起来是个杀毒软件卡巴斯基。”

这个黑色幽默没有逗笑大伙，却让周修文兴奋了一下，脱口道：“卡池，如果他们自建卡池的话，那骗局可就大了去了。”

骗子都离不开各种卡，一般都由“卡霸”这个中间人提供，如果连中间人也在局内，那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卡的需求量极大。以此反

推，骗局肯定也足够大。

“谁在追这辆车？”俞骏问。

“三组。”宣冬青道。

“咬住他们，这伙是藏在暗处的势力，一定得在控制之下。我想到一种很可怕的情况，小向你查一下，近期——前推三个月，几市的银行开卡数量、对应的身份证，特别是一证多卡而且卡使用不在本地，或者休眠的，还有异地身份证办卡、异地卡在本地使用的，任何反常情况都剔出来。”俞骏道。

向小园应了声，巫茜惊问：“您是怀疑，他们可能就地取材？”

“不然呢？你觉得‘卡霸’这号货，还会去办个物流公司勤劳致富？”俞骏反问，一句话让巫茜默认了。嫌疑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使尽浑身解数钻空子，还真不敢保证他们不捣鬼。

这个查询的难度就大了，通过省厅和省人行申请权限，四大行、各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农商行……数据可能要比嫌疑人跑得慢多了……

当鼻子上贴着创可贴的王社会赶到指定地点时，已经看到等他的面包车。他喜滋滋地奔上前来一敲车窗，却不料里头的王雕一开门，劈面就扇了他一巴掌。

捂着脸的王社会不敢吭声，喃喃地说：“雕哥，那俩人太厉害，七八个人摁不住，死鸡的兄弟伤了好几个呢。”

“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让你们打架去呢，抢钱抢得来劲了。”王雕说着又是一耳光。

“不是、不是，雕哥你听我说。”捂着另一边脸的王社会解释道，“是有个孙子捣乱，撒了钱趁机把人救走了，要不我们一准把人弄回来。”

“看清谁了吗？听说撒了好几万，比车还贵，我就觉得像听评书呢。”王雕有点儿不信。

“我说了都怕您不信，就那个人，去年在宁夏和那个漂亮女老板一起去过咱们那儿的。”王社会道。

王雕整个人一哆嗦，旋即骂道：“那是个雷子，被开了，还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看，您不信吧？您不派人录现场去了吗？一看不就知道了。”王社会道。说到这茬儿，王雕气得回头看车里，车里两个人羞愧地低下头了，气得王雕愤愤道：“可教你说着了，这俩孙子急着下车去抢钱，后半截儿没录。”

王社会笑了，一摊手道：“那这不能赖我啊！”

“这些人什么素质啊，可气死我了，你……自己滚，去襄州吧，别让雷子逮着你啊，进去可没人管了……嘿，刚才打电话你咋没接呢？”王雕吩咐着，要走了又随口一问。

王社会期期艾艾地说：“打架时手机丢了一部……不是公司的啊，我自己那部。”

“哎呀，我去……滚远点。”王雕斥了句，撂下他，上车走人了。

在车上他翻着手机，寻思着找张斗十方的照片让两个手下瞧瞧。这个好找，在网上搜了搜，几个月前的信息居然都还在。王雕找出了

一张照片让后座的手下认，那人瞄了几眼，点点头了，司机瞄了几眼，也点点头。而且附加说明：“不可能是警察，警察看见打架还跑上去给大伙撒钱？发奖金哪？”

“这个货当警察时就像个土匪，现在不当了，不会真成土匪了吧？”王雕看到了录的前半段，那个身手利落的大个子和另一个人，明显是道儿上的人，如果被斗十方救走，那明显是同伙了。

一切都很明显，偏偏让他看不明白了。尤其不明白，车和手机都找回来了，大丫、二丫被整哪儿去了。桩桩件件让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可却智力不济，想不出险从何来。

知道斗十方是警察时，他后怕了好一阵子。而现在知道他不是警察了，为什么更害怕了呢？

“雕哥，去哪儿？”

手下连问两声，才惊醒了沉思中的王雕。他随口道：“去荆汉……去了你们坐车回来，别管我了。”

他说了句，眼睛下意识地瞟着后视镜，此时夹在车站路拥挤的车流中，根本分不清是不是哪儿有双眼睛盯着他。被警察从少年抓到成年，已经练就了他奇怪的第六感，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很清晰。他觉得心慌、心悸，冷不丁地电话铃声响起，吓得他一哆嗦把手机给扔了。

车戛然刹停，手下好奇，问：“雕哥，你咋啦？”

“没事没事，你们俩干脆在这儿下吧，我自己开车去。”王雕俯身捡手机，打发手下下车。两个人下了车，这时王雕才拿起手机看这个

未接电话，再次响起时，他接了：“石叔，车和手机都找回来了，人没摁住……有个坏消息，中州那个被开除的警察记得不？”

“是他？”对方不信的口吻。

“嗯，还有两个，现场太乱我看不清了。我把视频发给你。”王雕道。

做完了这一切，他自己忧心忡忡地上路了，一路担心的有追踪、有盯梢、有拦截，可惜猜错了，什么都没有，一路畅通无阻……

石金山收到了信息，递给了胡会计，胡会计的干儿子陈策凑上来一起看，那两个打架的被截了屏，胡会计手指滑着放大，递到了陈策面前，陈策眼睛有点滞，像是熟悉这个人的身份。

“咋回事呀？那个黑警察撒钱把他们俩救走了，要不差点儿摁住。”石金山道。

胡会计道：“这个瘦子当时和伍建利、沈曼佳一起去过长安，另一个资历就更老了，算是江前胜的把兄弟，我以为他在哪儿吃牢饭呢。”

“那他们？”石金山愣了，作为更早期的同伙，他很容易想到，这可能是被现同伙坑过的合伙人找上门来了。

“沈燕来了。她怎么可能知道咱们在这里呢？”胡会计斜眼觑着石金山。石金山一身胖肉哆嗦了下，赶紧道：“你不会怀疑我吧？我都不认识沈燕，再说他们找的是传销那拨人，八成是那个姓斗的黑警察在作怪。”

“上头前段时间警示过我，说沈燕联络他，要给他一份礼物，就是这个黑警察。”陈策道，手机递回给了胡会计。

这话听得石金山不解，好奇地问：“那干吗不收下呀？哎，不对呀，他们把警察当礼物送给逆风？”

“呵呵，他们还发来了这个警察的照片，是被绑走的。”陈策道。

石金山听得又一哆嗦，吓了一跳，胡会计却是道：“没有什么稀罕的，缅北混的这帮人，杀个人都是家常便饭，绑架更是小菜一碟。策啊，这人阴魂不散的，怕坏了大事啊！”

“等等……他们截了随阳公司的两个人，人不知道去向，车和手机出现了；一晚上都没信号，第二天却在江离市出现……好像是等着咱们去人啊。”陈策思忖着，一思忖脑海里便出现了斗十方的样子。在中州，没证没据就被带到了派出所，估计他心理也有阴影了，这个人总是挥之不去。

石金山提醒道：“用的是老卡的人，那拨人不露面，已经撤了。”

“如果是沈燕，那她的目标肯定是找咱们老板……手机、车一经她的手，肯定要做手脚。”陈策想明白了，脸上浮着笑意。

石金山慌乱地说道：“那赶紧让傻雕停下，他可快来了。”

“呵呵，来就来吧，反正老板又不在这儿。我去接他……哎，对了，干妈，副市长司机小张的亲戚说今天来上班，您面试一下，安排在财务。我出去接傻雕，你们别露面了。”陈策说着，拿起公文包自行离去了。

总经理办公室只剩下石金山和胡会计了，石金山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不知所想。胡会计似乎很了解他，出声问：“老石，又在打什么算盘了？”

“我是担心啊，我干了多少年没本买卖，就在这个黑警察手里折过一回，这人有手段啊！”石金山不知道是不是搪塞，话题回到斗十方身上了。

胡会计不以为然地说道：“呵呵，有手段，他咋不知道你是假冒保健品的幕后黑手啊？知道我瞧不上你什么吗？在吃的东西上下手，属于最没品的，而且还是骗老头、老太太，既没品又没技术含量。”

数落了几句，胡会计给了个厌恶的眼神离开了。石金山怔了半天才朝着胡会计去的方向不屑地道：“都是骗钱，讲道义就没道理了吧？！”

真是的，听说过文人相轻，没听说过同行相轻的，老石摇摇头，背着手出门了。一出门恰逢穿着工装的女职务躬身问好，亲切地称他“石总”。整个开放的工作间林林总总已经有几十位帅哥、靓妹在努力工作了，说实话，看现在这境况，他还真觉得自己以前有点Low了……

四个小时后，几位神色肃穆的男子出现在荆汉市正汉大街上，他们边走边看着手机寻址，很快在一群人簇拥的地方看到了他们一直在追的目标：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现场让他们愕然，要追的车撞在一根电杆上，前车大灯都碎了，车主不知去向。交警在现场，正指挥着把面包车拖走，这几个男子拿着手机悄悄地拍了几张照片，便迅速消失在熙攘的街头了。

“全盘失利。”

电脑前追了几个小时的妮可懊丧地道，愤愤地躺在椅子上，她有气无力地道：“反追踪和手机嵌入全部白做了，这些聪明的混蛋直接交到警察手里了，线索断了。”

“哦，这样啊。”贴着面膜的沈燕走上前来，看了发回来的视频几眼。那辆面包车经过三市旅行，现在寿终正寝了。

“不对呀？”妮可神经质地又坐正了，喃喃道，“为什么大老远开到荆汉市去弃车？我的技术不是同等量级的人发现不了……他们怎么发现的？”

“还用发现吗？宋朝、毛二，包括十方，都是他们知道的人，现在他们知道我来了就足够了。没错了，是那个胆小鬼，他根本不敢露面，我看他躲到什么时候。”沈燕笑道。

“他要这样躲着，还不是想躲到什么时候就躲到什么时候？”妮可道。

“那可未必，他看得住咱们的人，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看住自己的人。”沈燕貌似并不着急。

那淡定的样子让妮可瞬间想起了她的专业：“手机？！那几部做了手脚的手机瞒不过逆风，而且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根本没有使用。”

那是大丫、二丫的手机，自从服务区做了手脚之后再没开机，而且那两个人位置太低，妮可在他们的手机里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可听沈燕的话音，仿佛是从这里想办法，这就让妮可不解了。

“稍等，一会儿他们就到了，还会带来新的手机。不用奇怪，那位黑警察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他不光会顺手劫钱，劫手机也是把好手。”

沈燕笑着，自行出去了。妮可愣了半晌，这个屡屡出彩、总是一直有过人之处的黑警察，为什么就让她觉得这么不舒服呢……

千里之外，骗尔入彀

出随岳高速30公里，就接近目的地了，一路绿树成荫看不到边际，眼前是一线天光的路，偶尔有成群的水牛跨过路面。从喧嚣的都市一下子进入乡间风景，再不懂风雅的人也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

租的是辆黑车，原本司机还紧张着，不过上路不久就和斗十方聊得热络了，倒忽略了座位后那位满脸伤痕的男子。没到目的地，宋朝就喊着下车，付了钱，打发走司机，几人在路边站成一排放水。王自光侧着头看看别人，斗十方直接道：“光板，看什么看，会让你羞愧的。”

宋朝扑哧一声笑了。话说光板兄弟也够倒霉，平白摊上这档子事，融不进团伙，也走不了，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可能光板并没有想这么多，提着裤子道：“我这二兄弟不能跟各位老大的比。我是奇怪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这儿干吗呀？”

“教你一招，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落脚点，江离一闹事，还打得那么凶，用不了多久警察就跟着监控追上来了。”宋朝道。

这是规避警察的方式，哪怕找到黑车司机线索也是断的。斗十方笑道：“我说老宋啊，你当年执法的时候，是不是就手脚不干净？”

“比你还差了点。怎么？你也想让我羞愧？”宋朝道。

斗十方嘚瑟，提着裤子说：“难道你从来没有过这种情绪？或许你背叛有值得让人同情的理由，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这德行。”

连毛二都觉得这话刺耳，不善地瞪了斗十方一眼，却不料宋朝无所谓地道：“你怎么会觉得我要找理由？我没有什么让人同情的理由，一个‘穷’字就够了。我老婆和孩子都很好，没灾没病，那些年我唯一羞愧的是，没有钱去满足一个普通妻子、孩子的虚荣。所以我就开始捞钱了，然后被人举报了，你还有疑问吗？”

这么毫不掩饰的坦荡，倒把斗十方听怔了，他看着宋朝那宛如大义凛然的表情，羞愧地摇摇头道：“没、没有，老宋你是我佩服的第二个人啊。能把这么羞耻的事说得这么大义凛然，我得好好跟你学学。”

宋朝且走且道：“我好奇第一个是谁？”

“我爸，一个江湖骗子。”斗十方无所谓地说道。

这回王自光没憋住先乐了，毛二顺势踢了他一脚，听怔的宋朝看斗十方这满脸损样，笑了笑。恐怕也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才能培养出这么个怪胎。

前行不远，车就来了，是沈燕亲自驾车。路途不长，过一条岔路就是目的地，一个市级景区，叫白鹤子坞。不是旅游旺季，那里几幢沿湖而建的民宿成了最佳的躲藏地。

到了民宿，沈燕先安排王自光和毛二回房休息，回头勾勾手，叫斗十方和宋朝跟来。两个人上了二层，观景的窗前，那位胖妞赫然在座。宋朝把手机递上去，带着歉意道：“老板，我们失手了，对方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人，要不是十方，我们怕是得陷进去。”

“没事，现在我们是攻方，有点儿小胜就是大胜，坐。”沈燕请两个人坐下。没茶，沈燕推过来几听饮料，斗十方却是注意到妮可抽出几张空白的卡，那样子和手机卡大小相符。他惊呼了声：“啊？姐姐，您这都要把运营商的饭碗抢了？”

要是能做出手机卡，那就吓人了，不过不可能啊！

那位胖妮可得意道：“只要你知道任何一张卡的IMEI、SN码，那就没难度了，没听说过克隆卡吗？”

“没有。”斗十方摇头。

沈燕笑道：“你要连这个都通了还了得，没人看得住你了。喝吧，稍等一会儿，写完卡，再读一下你们带回来的两部手机……正好也有个事想和你俩讨论一下。”

沈燕说着，把平板推给了宋朝，宋朝一看，皱了眉头。他推给了斗十方，斗十方也皱了下眉头。两段，一段是拍下了开车的司机，另一段是车扔在荆汉市某广场，给交警拉走了。斗十方道：“这就是傻雕，我现在发现可能看错人了。一直以来都以为他是个毛骗角色，但从我认识他开始，他连着几次都溜了。”

“所以最好的隐藏方式还是藏在局中，而不是局外啊，说说你们的看法。”沈燕问。宋朝道：“故意把车开到省城去扔，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移视线；另一种恰恰相反，故弄玄虚。”

“哎呀，一共就两种情况，都被你说了，肯定是第二种。”斗十方道。

沈燕笑着问：“何以见得？”

“随便扔在荒郊野外的垃圾堆里不就转移视线了？费这么大劲，肯定是故弄玄虚，而且他们的心现在也是虚的。虽然是同伙，但你们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你们，我们摸着石头逮王八，他们当王八的肯定是把水搅浑啊。”斗十方道。

宋朝愣了下，想想还真是这个理，沈燕思路被点拨了，眼睛一亮道：“精辟。”

“呵呵，这孩子还有点儿屁精。”宋朝看到斗十方眼冒小星星地看这女老板，损了句。

“不要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斗十方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下连玩电脑的妮可都受不了，直给了个作呕的表情。斗十方提醒着说：“姐姐，你别这样，我非常同情和理解你每天对着老板的那种自卑心态。”

嗯？！妮可听出话里有话，瞪眼了，这是说她丑呢。她方要发作，沈燕敲敲桌子道：“妮可，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知道你是谁。”

妮可哼了哼，不理会了，那样子居然没有一点儿自卑。

斗十方寻思片刻，侧头看沈燕时，沈燕恰也在观察他。沈燕先说了出来：“不愧是当过卧底，观察出什么来了？”

斗十方心一揪，嘴上却说：“我在观察，是不是我的用途基本结束了。”

“明显不到卸磨杀驴的时候嘛，那个场面不可能是我和妮可在场，呵呵。”沈燕毫不避讳地说，促狭地问斗十方，“用你聪明脑袋猜一猜，那个场景会出现吗？”

“会！”斗十方点头，这一句吓得宋朝激灵了一下。

沈燕问：“那你还跟来？干得还这么卖力？”

“所有的底层人都知道，自己拼命一辈子的终点还达不到有些人的起点，可所有人还是在拼命地活着。我就是这样，与其一无所有当个普通人赖活着，何不拼一把光鲜一回，哪怕是落个不得好死的结果，说不定有意外呢？”斗十方道。

这个回答让沈燕蹙了眉，可她听不出毛病，而且所有作奸犯科的人谁敢说不是有这种冒险的心态？她笑了笑，止住了话题道：“一定会有意外的，你每次都带来意外。老宋，得来一把看不见的较量了，你们可以稍事休息，等妮可这儿的信息……妮可，怎么样？”

“好玩了，他还真给带来了意外，你们看。”

妮可把笔记本翻过来，那上面是读取出来的微信信息，一个名字标着“1”的人发的信息：“……重点找学校，那些技校、体校，以及野鸡大学的，特别缺钱的、有网贷的，可以发展成下线，做一个‘四连冠’，给他们每月2000元至3000元，这个空间足够他们去发展更多的人……”

“……工地上多找找，那些小工头，他们扣工人的身份证多着呢。网吧常混的，还有中介；负责扫村的要注意啊，一定要探清情况，是村主任还是支书当家，村里有没有村霸，找个说话算数的，这事就能办。注意事项一定记牢啊，有前科的、有工作的、上黑名单的，还有当过兵犯过事的都别招惹啊……”

斗十方明白怎么回事了，有点儿郁闷。这部关键的手机没给到家里，却给到团伙了，弄岔了，这信息和手机号绝对能关联到一大波团伙人员。

宋朝惊呼了出来：“这是个办卡团伙？”

“对，中奖了，呵呵……看你这么优秀，姐就不羞辱你了。”妮可得意地道，“前五台手机卡我复制出来了，有他们的手机镜像，做一部程序一模一样的没问题，还有这两部……他们肯定用的不是自己的身份证，所以短时间内根本换不了卡。这里面关联的手机号有几百个，短时间他们也换不了，除非他们现在把七部手机全部踢下线，警示所有人出问题了，不再接收任何信息，否则，我们就有机会了。”

正面接触还隐藏着这一目的，斗十方眨巴了几下眼听懂了，这骗子确实是日新月异啊，准备出大招了：黑客攻击！

“漂亮！那就开始吧，把老家那边的都叫上线，一起玩。”沈燕道。

妮可飞快地敲击着键盘，居然还能分心说话：“我下载个黑客程序，把链接做到咱们的服务器上。现在能用的方式是，短信链接、微信图片、登录网站等几种，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沈燕问。

“这是电诈常用的软件，我担心能不能骗过这帮骗子。”妮可道，普通人容易上当，骗专业的骗子可能就存在风险了。

沈燕皱眉，喃喃道：“那得非常有噱头了，而且不能让对方瞬间警觉，万一关机就麻烦了……这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点开图片默认安装稍快一点儿，几十秒；其他就慢了，而且要程序自动发送信息和手机内容到服务器上，必须是开机状态，这个怎么也得五到十分钟，而且受网络影响较大。”妮可道。

“这个……”沈燕看向了老宋，具体问题上，就不是她的长项了。

老宋想了想道：“老办法呗，暴露的图片，噱头十足的标题党。比如这个，还是个大网站的，浏览人数三十九万。”

老宋拿着手机边查边说，两个女人都哈哈大笑。这些无良新闻可能比骗子还可恶，不但骗点击，有时候还给用链接骗钱。其实你点进去，可能文不对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你不知道的是，可能后台安装软件了、读取了你的个人信息，甚至给你的手机上安装个黑客程序也有可能。

“错！”

斗十方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又来一句，把三位乐呵讨论的叫停了。他道：“你说的这种，无差别撒放可以，但精准就差点儿意思了。你看这群办卡的纪律多严明，有人乱发黄图和来源不明的信息吗？交流都是用暗语，这还是无意被偷的手机。再则，都是骗子，你这点伎俩会被直接忽视的，即便中招也是一个、两个，有用吗？”

“嘡……”宋朝倒吸一口凉气，一下子被难住了。即便是大佬沈燕也一脸苦色，大骗不见面，小骗不好骗，隔空对付一群小骗子，还真把她难住了。

妮可看着一脸郑重的斗十方，鬼使神差地问：“好像……你有办法？”

“当然，为了将来事成后我不被踢出局，我当然得想办法啊，得给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标题及内容才能成功，随意想出来的不行。”斗十方道。

沈燕激动了，一指道：“往下说。”

“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斗十方笑了。

沈燕愠怒:“你喜欢欣赏我乱了阵脚的样子?”

“不,我是说他们。关己则乱,关心则乱。找一个他们关心的内容,一切就OK了。”斗十方道。

这个点是正确的,沈燕点点头,可具体一想又不对。对方几乎都是陌生人,怎么可能测知对方关心什么……她想到这儿时眼睛一亮。斗十方提醒道:“那两个人被我们扒光扔在野外,王自光调皮,拍了几张照片,你说用‘二男野战被人撞破,裸身狂奔’或者‘随阳两名男子公园裸奔,原因竟是……’做标题,后面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点进来看,照片就用两个人的脸……怎么样?”

三人愣了,那些人正在四处找这两个人,突然来这么一个消息,怕是会排着队扑通扑通往坑里跳。想想那场景,妮可张着血盆大口哈哈狂笑着道:“姐头回这么喜欢一个人……哈哈,太棒了!”

“先别笑,还有。”斗十方一指,把妮可的笑吓停了,就听他说道:“今天打架,你往刚才送来的两部手机关联号码发这样的新闻‘江离街头发生涉黑人员械斗,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内容你到网上抄一段,今天参与的人和知道的人,只要接到信息,保证会认认真真地读完,一定给你争取到时间。”

涉案的信息有两种人看,办案的和犯案的,这个局简直天衣无缝。宋朝此时真的羞愧了,沈燕咂摸着,给斗十方竖了个大拇指,赞道:“天才!放骗子里你也是天才,就按这个来,今天让他们全部掉坑里。”

斗十方起身去拿王自光的手机,妮可兴奋地在网上布置,一场看不见的较量,无声无息地拉开帷幕了……

明出烂招，暗藏精妙

“丁零零……”信息声响起。

饭桌上的某人拿起手机，嘴里嚼的东西噗地一喷，他赶紧转头，倒没喷桌上，全喷到邻座脸上了。那位怒极，伸手揪着他脖领子，连人带椅子摁倒在地，耳光随着骂声招呼上来了。

“哥，别打、别打，你看、你看。”

倒地的那位把手机转向他，那人一看，瞬间忘了脸上还沾着食物残渣，瞪着眼，然后痴痴看向众人。在众人不住地催问下，他才抹了把脸，艰难地道:“我的娘哟，这两个二货居然是一对相好？”

风铃声、嘀嗒声、鸣号声……乱七八糟的信息铃声此起彼伏。在座众人各摸着手机，一点开就是“随阳市二男公园野战被撞破，裸身狂奔”。众人愕然地看着，几张捂胸、挡胯的样子看得他们慢慢张大了嘴，然后愕然相视，旋即是一阵放浪的狂笑。

“就是他们，包总还在到处找呢。”

“这个新闻真的假的？《警方已经拘捕裸奔二男赵成功、刘小旦》。”

“假的吧，警察说名都加某字，应该赵某功，刘某旦。”

“反正俩都露了，哈哈。”

“不对、不对，这是随阳新闻，公众号的。”

“不对吧，现在新闻脸都不让露，还能放光屁股的？”

“不露脸还不认识呢，快跟虎哥说别找了。”

这是在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的餐厅里，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时，已经有人急着给来晋虎总经理、包神星副总经理打了电话，按捺不住地笑话：

“虎哥，别找啦，他俩在公园裸奔被警察提溜走了……真的，光屁股照片都出来了，我发给你啊……什么？谁发的？我没注意看……我先发给你。”

这一厅堂的男多女少，边吃边乐呵讨论着这一对平时就有点儿缺心眼的。讨论着又有人发现问题了，大喊：“呀？不对啊，这个微信号是刘小旦的，他发自己的裸照？”

“这不正常吗？那两个人蠢起来，连自己都坑。”有人不以为然，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即便有人泛起疑念，也在笑声中一闪而过，没有人注意到手里拿着桌上放着或兜里装的手机，在悄无声息地泄露着这个封闭空间里的秘密……

“大哥，大哥，坏事啦！”

一个西装革履、满脸坏相的小子奔进了房间。到此地才歇下来的史秋魁，刚开了瓶烧酒闷了一口舒缓焦虑的情绪，被这么一喊，他气得一顿酒瓶子，骂：“尕娃，让你去打个架，你高兴地抢钱去呢？知道坏了老子多大事？咱们的生意全靠上头这几位金主罩着，就托咱们一件事都办不成，你说你能干啥啊？”

“大哥，又不是我一个抢，都抢钱了。”尕娃苦着脸，给了个解释。

史秋魁怒道:“犟，别人抢你也抢？见了钱，你连爹都忘了。”

尕娃撇撇嘴没的说了，弱弱地解释:“当时脑子一热就抢开了，那孙子没落着好，折了好几万呢。老三一个人就抢了八千多，我才抢了十几张。”

这素质低的队伍实在不好带啊，都不知道自己误了多大的事。史秋魁气到无语，摆摆手，让他滚蛋。这小子退了出去，片刻后又紧张兮兮地回来了，还是那句:“大哥，我都忘了说了，坏事啦。”

“早坏了，还用你说？到现在老板都没来电话。”史秋魁道，他手机响了，一看并不是老板的信息，眼尖的尕娃赶紧道:“我说的就是这事，咱们上新闻啦！”

“啊？！娘呀，你不早说？”史秋魁吓得一哆嗦。尕娃赶紧解释:“我一进来你就骂我，吓得我忘了说啦……”

他声音低下去，史秋魁看那则新闻，看得脸上肌肉、眼皮子、嘴角不规律地抽动，边看边想可能有多大的后患。那新闻标题实在吓人：《江离市江城快捷酒店斗殴事件警方已介入调查，欢迎广大市民举报》。

内容比标题还吓人，现场还拍到了自己手下的丑脸，犯事的一露脸，差不多就等于露馅儿了，有个正面照片给你挂在追逃网上，你干啥都寸步难行。他小声地问道:“那个小店附近不是没监控吗？”

“不是监控，大哥，是谁的手机拍的。”尕娃提醒道。

史秋魁仔细瞅了瞅，都是竖条画面，似乎还真是手机拍的，气得他叹道：“现在手机真是害死人啊，没事自拍还不过瘾，乱拍别人，哎……这可咋办？”

“我看了，就老三和七弟能认清，其他人也认不清啊。”尕娃道。

“这是曝出来的照片，你怎么知道他们拍了多少？”史秋魁斥道，瞪得尕娃不敢吭声了，思忖良久，他拿起电话，拨通后，直道：

“王雕，出事了，我们给挂新闻上了，好几个兄弟露脸了。”

“啊？！”

那头是一声惊叫，明显被吓了一跳……

“你慢点儿说……我没收到，没人给我发，我是台按键手机……你发另一个号。老史你别急，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叮嘱下面兄弟，真被传唤或者逮着，就瞎诌个替人收债什么的，不知道老板是谁就成了……别乱说……你们该干吗干吗，没给你打电话是这边也正忙着。好了，就这样。”

王雕接完电话，掏出另一部手机，那上面的信息有好多条，他点开，看得欲哭无泪。相对而言，大丫、二丫捅的还不算大娄子，史秋魁这儿被“江城警事”的微信公众号曝出来了，这后果有多严重，他根本不敢想象。

“陈总，这可咋办？”王雕大致扫完，把手机放在陈策面前。两个人此时身处一个密闭的空间，哦，是身处一辆黑暗的车里，几百米外亮着灯光，王雕自己都不清楚准确的地址，是被陈策带到这儿来的。

“不要打乱我的思路……他们肯定是想钓咱们，也肯定没有预料到咱们去了那么多人，我让你带着几部手机，是在反钓他们……奇了怪了，为什么会没有动静？”陈策在思考着，目光直射向亮灯的地方，那是一处租赁的别墅。

又见一个人影匆匆跑来小声汇报时，王雕一下子明白了，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些手机成了“饵”了，陈总肯定已经做好了埋伏，等着对方顺着饵来上钩。

也不对，似乎没上钩。

“坏了……不会是那个人出手的吧？”陈策惊呼一声，紧张了。

“那个黑条子？”王雕问。

“他算个屁……不是他。”陈策道，王雕很识趣，不问了，但这似乎不算什么秘密。陈策喃喃道：“我听逆风讲过，江前胜、沈燕手下有个很厉害的高手，最早的赌博网站都是这个人设计的。如果是这个人出手，那会是……”

他心如死灰地看向王雕的手机，神经质地一把抢过来，然后如触蛇蝎般地在方向盘上磕碎，远远地扔出去，发动车迅速驶向别墅。随着他的手势，埋伏的人现身，撤出门外。他急急下车，王雕急急跟着，两个人奔进门廊，那几部手机就扔在窗台上。王雕正不明所以呢，陈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打电话，拨窗台上的手机号码。”

王雕依言拨出，听到嘟嘟音后，纳闷地道：“通了啊，正常啊。”

陈策看着那几部手机，王雕猛地倒吸凉气，电话通着，可手机并没有响。他不明所以，问道：“这是怎么了？”

“我们中了木马计了。”陈策难堪地道，“我说怎么手机没做手脚，他们确实没做手脚，只是复制了一张卡。”

“还有这技术？”王雕觉得超出自己的认知了。

“当然，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技术。现在看到信息的人，手机都有可能被控制了，被扒光的，不光是那俩人。”陈策道。

“那不好办了。”王雕寻思着，生意做到一半最忌讳换卡，可能这事只换卡都解决不了。

两个人对视，无计可施的时候，电话接通了，响起了一个温柔的、磁性的女声：

“喂，您是王雕先生吧？！”

一贯于出口成“脏”的雕哥，听着这骨头都酥的声音，紧张到无法言语了。陈策小声叮嘱了几句，王雕依言回话：“对，您是沈燕女士吧？！”

“对，虽未谋面，但久仰大名啊。咱们还是有点儿缘分的，我妹妹曼佳带过你。”

“嗯，沈总，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就是一个跑腿的，那事全怪那个黑警察，我没害过您妹妹。”

“我知道啊，所以我们才这么和谐地对话啊。而且，既然你的电话打过来了，一定也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吧？”

“嗯。”

“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严重一点儿。这几部复制的手机卡已经联络了所有关联号码、微信号，得到的反馈信息呢，现在有上万份了。这些可能您不太懂，不过我相信您身边站着的人一定会懂。”

“呵呵，沈总，我是一个人。”

“聪明是好事，自作聪明就不好了，一个人怎么打埋伏啊？”

“……”王雕快谈不下去了，求助地看着陈策，陈策却无动于衷，王雕想了想，说道，“我真是一个人，沈总，不相信您自己来看看。”

“您在荆汉市西南方向，雍豪府，那儿是一个别墅区，应该在17幢，我也想去，可惜没有翅膀啊……呵呵，王先生，我想拜托您一件事，可以吗？”

王雕的嘴咧到耳根了，对方客气的话却听得他毛骨悚然。连面都不见就能一句点出你位置的对手，实在让他心虚。他机械地回应道：“什么事？”

“告诉你上面的人，有位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老朋友托我代他问好。一定传达到啊，否则误了事，你老板一定会责怪你的。”

电话挂断了，王雕听得云里雾里。他看陈策，这位老板沉思依旧，面无表情，看不出他是听懂了，还是听傻了……

挂了电话，蹙眉沉思的沈燕把手机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她轻盈而优雅，修长的双手交叉托着下颌，这个思考的时间没人敢打扰，或者是不忍心打扰。她总是散发着一种既亲和又摄人的魅力，就像跌落凡尘的仙子，再愚钝的人也会生出倾慕之心，不敢有半点儿亵渎之想。

哪怕明知她不是仙子，而是骗子，凝视她的斗十方依然有点惋惜。真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啊。

片刻，她似乎回过神来了。妮可很有默契，开口汇报道：“目前已经有三千多部手机中招了，我怀疑这几个位置是他们的聚集点。第一个，随阳轻工业园；第二个，荆汉大学城一带；第三个，襄州贾洼工业园第二园区；第四个，东宝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几乎都是新建园区，都有地区政策优惠。对比随阳这一窝，我觉得差不多，三千多是个什么概念？”

妮可回头征询斗十方，斗十方想了想道：“实际永远要超过想象，人传人比手机传手机更快，也更大……其实和上回差不多，骗局开头难，有一定规模之后速度是翻倍的，没有公式能够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已经入坑了，但肯定有很多。”

“传销从来都是靠大量坑杀新人积累财富的，几万人应该是有的。”宋朝插了句话。

见沈燕无动于衷，妮可提醒道：“如果对方发现我们复制了手机卡，那我们现在的位置也有可能暴露，是不是？”

“不用。”沈燕说。知道这是担心她的安全，她笑笑道，“相信我，不会有人来，警察不会来——主要目标肯定不是我；逆风也肯定不敢来——现在光脚的是我。休息吧，明天一早再挪地方。妮可，你辛苦了，让后台的人做吧，都早点休息。”

沈燕似乎有什么心事，若有所思地离开了。这时就剩下宋朝、斗十方和妮可三人了。妮可扭过头来时，诧异地发现斗十方正像白痴一样盯着她看，她警惕道：“看什么？”

“姐姐，你别误会，我现在对你的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斗十方恭维道。妮可很受用地问：“不至于这么惊讶吧？其实白帽子里也有高手，这点世面你能没见过？”

“没有。”斗十方摇摇头，心里却在对比着巫茜和妮可的水平高低，他估计面前这位可能更厉害一点儿，毕竟不择手段。看妮可不太信的样子，斗十方解释道：“不一样啊，姐姐。他们不可能像你这么传播病毒啊，那不也成犯罪了。”

“不过是程序、代码以及应用方式的问题。如果在虚拟世界里也受制于现实世界的规则，那技术何来进步啊？每年的黑客大会，参加的人里黑白帽子各占一半。很多大厂商的零日漏洞其实都是黑帽子或者灰帽子发现的。懂吗？”妮可问，斜觑的眼睛明显充满鄙视。

斗十方嘿嘿傻笑着道：“不太懂，不过就是觉得很厉害。隔空就能挖到对方的窝点，太牛了！我还在纳闷，这怎么玩的？”

“任何嵌入式操作系统，基本都是由JAVA、C++等语言编写，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智能处理器。比如手机的铃声、图片等信息，都需要手机中的操作系统进行解释，然后显示给手机用户。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种软件，而每一个软件就相当于这个系统中的一个个体。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是人就有缺点，软件的缺点呢，就是我们可利用的漏洞。”妮可运指如飞，得意扬扬地解释着。回头看斗十方侧耳倾听，她炫耀的心理更重了，继续侃侃而谈：

“其实你也可以把病毒视为在嵌入系统中运行的软件，只不过它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破坏性的手机程序。它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浏览网站、下载铃声、浏览图片、蓝牙等方式进行传播。后果就像人患病一样，出现各种问题：宕机、关机、资料丢失、自动

发送邮件等。不过现在更多的是混合式攻击，再狠一点儿，可以重写中毒手机的存储、修改PIN码、锁机甚至损毁SIM卡。”

“这些您都可以办到？”斗十方小声问，声音犹豫。

妮可回头看他，那茫然的表情，以及拿着手机像烫手山芋的样子惹得她龇牙笑了。她逗着斗十方道：“我说的都是入门水平，很多脚本小子到暗网买个黑客软件就能办到，我们要做，就得是蠕虫了。逻辑炸弹或者远程挟持之类的，比如……这个。”

她拉出一个程序，眼花缭乱地操作着，几秒钟后，声音从电脑里传出来了，是打呼噜的声音。斗十方耳朵一竖，吓了一跳，他听出来了，是在楼下睡觉的王自光的声音，这哥们儿和他搭伴已久，他太熟悉了。

“哎呀，我的娘咧……我说怎么这么大方给我手机呢，敢情在我兜里和在你手里没啥区别啊。”斗十方紧张地把手机往桌上一扔。

妮可嫣然一笑道：“所以，一定要乖哦，要不姐姐可不会喜欢你了。”

哎呀……斗十方恶寒到哆嗦的表情惹得妮可哈哈大笑。冷不丁地一阵手机铃声响起，妮可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看着桌上的手机，这个时间点，这个特殊的环境，连宋朝都奇怪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赶紧拿起手机，给两个人看：“不要这么风声鹤唳好不好？95开头的号码，咱们同行。”

他直接外放了，里面传来了磁性的女声：“喂，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370借条公司的，您之前在我们平台申请贷款没有通过吧？经过我们后台查询了您的征信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借款的，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们的客服QQ人工审核。”

宋朝笑着道:“听口音很专业啊。”

“挂了、挂了。”妮可不耐烦了。

“这么多天好不容易有人给我打电话了，我激动得都舍不得挂了，小姐姐的声音多好听呢？”斗十方笑着说道，拿着手机说，“有，有，有需求，小姐姐我怎么加你QQ啊？”

“我们的客服QQ是4345×××××。”电话里说道。

“好的好的，给我发个短信，我记不住。哎，小姐姐，晚上能找你聊吗？”

“可以的，先生，我们客服24小时在线。”

“可别换人啊，我就喜欢听你的声音，这么甜。这么甜的小姐姐，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先生，我们这里是370借条公司，是做贷款的。”

“我知道啊，那问你个业务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

“欠债不还的，能肉偿吗？”

“……”

估计把客服问凌乱了，妮可哭笑不得地道:“挂了、挂了，男人怎么都这色坯样子？”

宋朝摆摆手:“一边去，别打扰妮可干活儿。”

切，斗十方撇了下嘴，拿着电话起身，继续撩："等等，小姐姐，你还在线吗？我确实有贷款需求，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说着话他出去了，隐隐能听到这货在楼道里和诈骗电话调情，调得还蛮来劲，间或一阵淫荡的笑声。宋朝哭笑不得地道："我们刚启用的号啊，这就被盯上了？"

妮可坐在电脑前愤愤道："盛极而衰啊，现在手机号只要入网就会被各种诈骗套路扫一遍，以后这行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啊。"

两个人感慨未竟，门外又嚷起来了，只听斗十方在大声教育："……小姐姐不是我说你啊，太不专业啦，当骗子最重要的是耐心，不管调情还是调戏你都得接下来，你不勾引得我心痒痒，我咋上当呢？要不这样，咱们视频一下，我亲自示范教你？哎，等等，别挂……居然真挂了，这么没耐心当什么骗子，要长得漂亮我都准备上当了。"

"这个活宝，能相信他吗？"

耳听斗十方脚步下楼，妮可问，尔后回头直勾勾地看着宋朝。

"你有点儿喜欢他了。"宋朝道。

"什么？"妮可脸一阵红，难堪了。

"你问，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你试图去相信他，但还在怀疑。"宋朝解释着，"而我们这一行办事凭的是技术和手段，什么时候需要信任了？"

妮可啪地一拍自己的前额，不吭声了。在心理、情绪以及识人上，身边的这人可比她这个技术宅强太多，他给的答案是诈骗行业通行的准则：

从无信任。

话中有话，骗中有骗

骗子，都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放个大招，或在你视线的盲点，或在你认知、思维的盲点，可能连幡然醒悟的机会都不会给你。

现在，远在随阳的专案组就静静地欣赏着一起在骗子眼皮子底下实施的骗局。

斗十方的声音：“等等，小姐姐，你还在线吗？”

这句调戏之后，是一句语速飞快的低声：“荆汉大学城、襄州贾洼工业园第二园区、东宝电子信息产业园区都发现有逆风的团伙。”

斗十方的声音：“我确实有贷款需求，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

话后又是一句低声：“妮可通过传播病毒测知，团伙可能有三千人左右，服务器在香港。”

斗十方的声音：“……小姐姐，不是我说你啊，太不专业啦！”

嚷后又是低声：“妮可能复制手机卡，今晚和对方隔空较量，另一方在荆汉市雍豪府别墅区，盯紧傻雕，他是个关键棋子。”

继续调戏：“当骗子最重要的是耐心，不管调情还是调戏你都得接下来，你不勾引得我心痒痒，我咋上当呢？”

继续传递：“沈燕提到了‘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老朋友’，逆风与此相关。”

调戏：“要不这样，咱们视频一下，我亲自示范教你？哎，等等，别挂……”

传递：“妮可这个黑客水平很高，似乎对逆风很熟悉。”

调戏：“居然真挂了，这么没耐心当什么骗子，要长得漂亮，我都准备上当了。”

最后的传递：“除了我们，沈燕还有隐藏势力，应该是缅北的来人，有四人。”

……

连着播放了几遍，周修文记下了几条内容，录音停止播放的时候，众人才如释重负般地出了一口大气。扮话务员的向小园心在怦怦乱跳，亲历抓捕现场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紧张过。一旁的俞骏看她紧张的样子，安慰道：“不愧当过驻场演员，如果隐去这些传递信息的话，那正常的说话一样听不出破绽。”

“毕竟是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干这事，要被发现太危险了。”向小园道。

“我们都没想到，对方怎么可能想到？他可是个见缝就钻的高手。”俞骏一拍手站起来，活动了下酸痛的腰身道，“看来两方旗鼓相

当，恐怕对方这个计算机高手还略胜一筹。冬青、巫茜，有办法查到对方使用的非法程序吗？”

“不好查。”宣冬青直接道。

巫茜想了想，摇头道：“如果对方有复制手机卡的技术，那他们拿走对方团伙成员的手机，就肯定是以那些手机的关联为基础信息发送的。除非我们的信息和他们的有交集，否则就不好查……咦？王社会的手机。”

正说着，连着电脑的手机嗡嗡响了，宣冬青拿起来一看，笑了：“不用查了，来了。”

“注意信息安全，肯定做了手脚。”巫茜提醒着。

“顶多是远程挟持非法程序，挟持的也仅限于本部手机的信息内容，除非有自动连接蓝牙……我去，还真有。”宣冬青操作着，大惊失色，还好非法的程序在这个防范极严的环境里不可能奏效。过了一会儿，宣冬青做完了手机镜像，拔了卡，这才把手机的信息投影到大屏上。显示的瞬间，俞骏哑然失笑了。

“标题党太可恶啊，我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陆虎小声道，络卿相心知肚明努努嘴，示意噤声。向小园出声道：“这也是一种诈骗，信息诱骗，只要骗看到的人点击，可能后台就自动安装了。”

“没错，这是个类似‘钓鱼王’的黑客软件，只要被钓到，手机就没有秘密可言了。妮可应该是用这个病毒的反馈信息测知了逆风操纵的团伙数量。”巫茜道。

“反追踪一下，找出他们的服务器。”周修文的脸上有点儿兴奋，他看着俞骏，俞骏点点头，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就见周修文直接

命令追到荆汉市的一组：查找荆汉市雍豪府别墅区周边所有监控，尽可能恢复嫌疑人王雕的行动轨迹。

“这几条信息很关键，你们帮我捋一下。第一，他特别强调王雕，那王雕能成为关键棋子，是不是意味着逆风和八大骗有某种很深的关联？第二，妮可和逆风很熟悉，这两大黑客高手会不会认识呢？如果认识，那就有必要深挖一下这个妮可的底子。第三，沈燕还隐藏着缅北带来的人，准备干什么？那些可都是危险分子，难道会像处置徐则臣一样？第四，他们通过技术手段测知了逆风操纵的底层团伙，难道会以此要挟他？是要报仇？还是会有什么其他目的？”

一连几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让俞骏自己都蹙眉了。他来回走了几圈，抬头时才发现大家都看着他，他讪笑道：“提问式是我的思考方式，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一起提出来，可能提供给我们多线追踪、精准研判的方案。总局的指示是不要受限于抓一人、一案，而是要把这些职业诈骗的组织、策划、操纵层面来一个连根拔起。那我们就得动动脑筋了。”

“但也只能一步一步来，先查清这几个新建园区的团伙究竟在干什么、有多少人、做到了多大的规模。”向小园道。

“嗯，这是肯定的，但一条腿走路不行，没有前瞻性的布置，恐怕网不住这群高手。而且，我预感他们不会这么简单地就搞个传销诈骗，尽管这是骗子们屡试不爽的方式。”俞骏道。

“也不能想太深，参照杜其安一案，一件事只要做到极致，就是高手的手法。”向小园道。

俞骏摇摇头道：“高手之外仍有乾坤。逆风、金瘸子都是此中之人，包括沈燕。如果不是零号的介入，我们根本不可能掌握她的犯罪

证据。甚至，截止到目前，我们都没有掌握有关她像样的信息。”

争论出真知，但那仅限于信息和线索的取舍，现在肯定不是那种情况，讨论很快就陷入僵局了，不过意外的是雍豪府别墅有了发现。监控里找到了一辆可疑车辆，面部识别软件报警，显示出了这个人的信息：

陈策，男，33岁。

剩下的条目都是问号，出问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暂无信息，另一种就是权限不足了。

俞骏奇怪地问周修文：“我们这个专案组的权限也受限？”

只可能是权限不足，如果暂无信息，这个人就进不了标注嫌疑人名单里。

这一次周修文可不像往常愁眉紧锁了，反而是一种释然的笑容，笑得有点诡异。陆虎脱口道：“这个人我记得啊，几个月前中州查健身房预付款案情，我们滞留过他几个小时。当时他是一家商务公司的经理，他叔好像叫石金山，那次主动退赔预付款了。”

“就是那次事情之后不久，十方卧底时被拍的不雅视频才哄传全网。”周修文补充道。

众人眉头一皱，心里一凛，后背有种寒意袭来的感觉。

向小园弱弱地问：“那为什么标注他是重点嫌疑人？”

一出口向小园又觉得自己问得白痴了。如果和本案无关联，那自然没有嫌疑，可如果恰巧又和追查的本案相关，又在中州出现过，还和斗十方有过交集，那嫌疑自然就扣上了。

周修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警察的朋友圈一贯很简单，接触到的人都是有限的，可能对方并没有想到他们针对的是一位熟悉市井而且记性超好的警察。我和十方见面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回忆了从长安归来之后经过的事、接触过的人，不止有陈策，还有十几个……如果再一次有交集，那就不是巧合了。巫茜，陈策的简历。”

巫茜排着陈策的简历：男，33岁。只有早年出境的记录，是被收养。九个月前突然归国，如果回国捞金不算稀奇的话，那回国之后九个月的经历就够吓人了。滨海出国培训某公司法人，之后是中州成立的商务公司合伙人，再之后摇身一变，又成为万博（中国）保险公司荆汉分公司的法人。

俞骏道：“他在中州的时间和保健品诈骗案的时间是重合的；到荆汉成立分公司，和我们最早关注到随阳的时间点也是重合的；今天，他和沈燕测到的位置同样是重合的；找一下他和傻雕的关联，如果和傻雕有关联，那就不排除，他和长安一案有关联……哟，修文，不会是？”

俞骏想到了最可能的一种情况：失踪的逆风。

“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这次他总溜不了吧。”周修文没有正面回答。再无限接近真相的可能，也仅仅是一种可能，真相必须等待证据确凿。

打印机徐徐地吐着纸张，陈策的信息人手一份。向小园小心翼翼地剪下了他的照片，贴到了案件白板上，不过拿起笔时又踌躇了。这种高高在上的精英人士，和在市井混迹的传销团伙成员，怎么建立起关联呢？

所以，这个重点嫌疑人只能孤零零地贴在案件板的中央，描述、涉案、关联等项目，向小园只能先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入夜，夏季的潮热随着夜色渐浓慢慢退却，走在沿江路上慢慢能够感受到惬意的习习凉风。踏着慵懒的脚步，百无聊赖间，可以看到江中偶尔反光的波色如镜，可以看到城市霓虹的流光溢彩。那依然匆忙的车流在夜间像一条灯河，让这座夜城灵动了起来。

不经意的美，每每总是能触动观者的某根心弦，从而生出某种情绪，或是惊艳，或是留恋，或是回忆，抑或是像此时踱步的陈策一样，是一种落寞。似乎这平淡无奇的风景可望而不可即，让他如此落寞。

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女人，发现他之后匆匆快走，他踌躇着，却没有挪步，那个女人走到他近前时驻足，默默观察了良久，然后和他一起并肩站在防护栏前，一只手慈爱地搭上了他的肩膀。

是胡会计，干妈，很多年以前他被领上路时，就认了这位干妈。很多年了，他依然像初识般，对这位干妈除了尊敬还有点畏惧，就像今天发生的事，他像做了错事一样有点儿内疚，嗫嚅半晌，都没有说一句话。

“策儿，有多严重？”胡会计问，轻抚着他的后颈。

“现在还不清楚，可能会很严重。针对便携信息设备运行的病毒，也就是攻击手机的Bug，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点开的手机都会中招。这等于对我们的人来了个点名，对她来说，很快外围就没有秘密了。”陈策掏出一部手机，已经断网了，不过信息可以浏览。

粗粗看过，胡会计皱眉了，寻思片刻后说道：“这招四两拨千斤玩得漂亮，沈燕长进了啊。我们想来个伏击，结果被他们反制了。”

“她还托人给我带话，说有个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老朋友问好。怪不得联系不上，老徐凶多吉少了。”陈策道，眉宇间皆是惊惧。

黑客是神秘的，沈燕身边同样有一个神秘的黑客，曾经和徐则臣搭过伙，这次算是见识到了。胡会计犹豫地收回了手，寻思道：“还好你没事，她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这儿，对了，怎么给你传的话？是谁？”

“他们复制了那几部手机的SIM卡。我以为他们是想追着GPS信号找我们，没想到是个缓兵之计。他们故意让我们以为没有做手脚，却用复制的卡扮成内部人员发这些手机病毒……电话是直接打给傻雕的，我就在旁边。”陈策道。

“这样啊……”胡会计有点儿不信地皱了皱眉，这群只敢隔着国境线搞诈骗的货色，在她的认知里似乎干不出让她如此惊讶的事来。她犹豫地道：“哪儿不对呀？她身边那几个人我们大致都了解，境外来的见不了光，能见光的在这个环境也玩儿不转。他们在内地公安里的案底可比我们加起来还多，这么大大方方地就来了，而且还这么快找到我们……哪儿不对呀？”

“是不是我们内部……？”陈策小心翼翼地问。

“不可能。”胡会计摇摇头直接否决道，“要在内部，她还在外围费那劲干吗？早杀上门了。”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陈策递过手机，顺手摁开了一段视频。嘈杂的场景里，一人在大声嚷嚷着“捡钱”，一把一把地撒着钱，围堵的二十多人，神奇地被金钱的魔力化解了。胡会计看得一脸牙疼的表情，都不用陈策提示：“又是他？！”

不过如果这样解释就完全合理了。胡会计道：“老杜聪明一世，可能就遇到了这么一位克星，沈家这两姐妹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啊，收了一群黑警察……我就纳闷了，前脚还不死不休地追着骗子，后脚怎么就死心塌地地入伙了？”

前有武建利，后有宋朝，现在又有斗十方。如果说同行倾轧还好处理的话，那这种当过反骗警察、现在又成同行的就难对付了，那可是天然的双重天敌哪。外围一个照面就输得一塌糊涂，再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事了。

“沈燕的长处就在这儿。缅北的几个将军都被她收买了，何况一个小警察。我在想，要不我们找个中间人和她谈谈，她终究是求财，我们真倒了，对她也没好处。”陈策道。

“如果她答应合作，你敢信不？或者，即便我们诚心妥协，你觉得她会信吗？”胡会计笑着问。

一针见血，让陈策一下子绝了此望：都是精于尔虞我诈的人，怎么可能有相信可言。

“不要被这件小事乱了阵脚，再不济我们现在也是几千人的团队，一人一口唾沫也把她淹死了，我还真不信她那几个人敢闯连营……等找到我们这儿，我们也该远走高飞了。策儿，走走吧。我怎么觉得，就算没这事，你也是心绪不宁的？”胡会计问。

陈策且走且道：“没有啊……对了干妈，杜叔有消息不？”

“没有，不用担心他，他的尘肺病已经命不久矣。我想以他的性子，应该是安安静静地找个地方谁也不见，给自己留下最后的尊严。”胡会计道。

陈策哑然失笑："我们……还有尊严？"

"当然有，你这一代已经无法理解像杜叔这样的前辈了。他其实是个很仗义、很实诚的人，当初带着一群乡邻进城打工，无非是求个糊口、混个温饱，干的是最差的活儿，受的是最苦的累，那时候才叫没有尊严。小雕的父亲运预制板被砸死了，工头儿连丧葬费都不想出。有身体差的运水泥两年过来，咳得腰都伸不直了，工头儿直接是打发走人，连路费都不多给一毛……那时候可真是诚实、勤劳，你觉得有过尊严吗？"胡会计悠悠地道。

"呵呵，我想起了一句诗叫'世界给我伤痛，我却报之以歌'。诗歌毕竟是诗歌，现实中大概率的情况是，我们给予伤痛的回应，是报复而不是报答。"陈策道，那讪笑的样子似乎感同身受。

"对于绝望的人，报复就是最好的报答。因为即便我们幡然醒悟，也依旧是无路可走。呵呵，现实可比诗歌要浪漫得多。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可是公社的三八红旗手啊。"胡会计笑着道。

这似乎勾起了陈策的谈兴，他笑了笑好奇地问："那干妈，你和杜叔遇见的那位高人，他是怎么说服你们改变世界观的？"

"不用改变，穷疯了的人随便给点钱，还有什么舍不得卖的？他给我买了几件新衣裳，骗我跟他上了床，又教我去骗别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他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犯的那案子现在还是悬案。"胡会计笑着道。

"那……顺带把杜叔也拉入伙了？"陈策道。

"对，杜叔、石叔、老贾、朱丰，都是他的拥趸。他几乎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而且他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心理魔障，如果他在的话，我们这几个人可能都不至于后来各顾自家，分道扬镳。所谓'金评

彩挂、风马燕雀’，是个乱世求活的法门，其以善为心、义为本、信为要……啧，走到今天，我居然有点儿怀念这个混蛋了。”胡会计的思绪似乎飞回了最初的时候，此时心情复杂得难以言表。

更难理解的是陈策，他好奇地问：“善、义、信？”

这总不能是骗子的品质吧?

胡会计解释道：“明四、暗四八大门，这是三字真义，它教导着入门之人就是要具有善、义、信的品质，其旨在于但求糊口之资，莫做敛财害人之举。所以旧时那些走江湖之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算命卜卦的，给钱不嫌少，没钱一顿饭也罢；摆摊卖药的，药不医病但也绝不害人；彩门的玩的和现在的魔术表演差不多，就是挣个辛苦钱……即便暗四门手脚不干净，也是非常有底线的。”

“哦。”陈策头回听到干妈讲前身，一副受教的样子，却不知这八大骗还有这么让人景仰的底线。到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反问道：“您刚才说，那位高人干过大案？那岂不是突破底线了？”

“嗯，财帛动人心，谁又能真守得住自己的底线啊？八大门创造者确实是个高人，揣摩人心是高人，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唯独揣摩不了自己的心。求糊口之资的出发点不错，但谁又能保证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节制？所以后来，明四、暗四八门所有成气候的人都脱不开这个魔咒。要么不得好活，要么不得好死，可能我的下场会是后者。”胡会计道，她苦笑着，在说自己。

陈策有点尴尬，转移话题道：“您说的这位高人……就是咱们经常借用的那个名字‘金瘸子’？”

“对，那是块金字招牌。二十多年前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现在嘛，也是。”胡会计笑道。

陈策心里一直以来的疑问借此机会问了出来：“那他人呢？”

“刚才说了，他犯了一个错误，突破底线了。他带着我们几个做了一桩大案，在那个平均工资三两百块的年代，一下子赚了几十万。”胡会计悠悠道。

“那是好事啊。”陈策顺口道。

“福兮祸所伏，这么多的钱，大家都红眼了，而且不想给他分大头，就合伙把他做了。”胡会计轻声道，这似乎也是她心里的魔障，却不知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后的现在吐出来。

陈策一下子听傻了，也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知情人都对“金瘸子”这个名字讳莫如深。

“我告诉你这些是让你明白，谁也不要相信，除了自己。抽身的时机自己把握，不要有任何顾忌。”胡会计回头叮嘱道。

可这与她眼神里的关切同样是相悖的，陈策莫名地有点儿感动，轻声问道：“那您呢？”

“捞了这么多年钱，兜里越来越满，可心里却越来越空。人穷钱能医，命穷无药治啊。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二十多年来他老在我的噩梦里出现。我和老杜一直打着这个旗号，其实是在找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得再把他往死里做一次。我这一辈子人不人、鬼不鬼的，可全是拜他所赐。”胡会计温柔慈爱的面庞变得凄厉、难堪，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做了”，却还心心念念觉得没死？有钱了，却是纠结着放不下的往事。上一代这些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在干妈心里，还有比钱更重的执念让她放不下。

陈策一肚子疑问却没敢再问，可他看得出，恐怕干妈走不出这个人的阴影……

第五章 深思熟虑诱敌深入

心有戚戚，相惜何妨

沈燕一行是凌晨时分离开的，走时夜深露重，万籁俱寂。那一对孤零零的车灯像鬼火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里。送走她们的宋朝在原地呆立了很长时间才返回民宿，他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像着魔一样连抽了两支闷烟，然后像游荡着踱步上了露台，侧着脸，看着一个方向长时间不动。

于是黑暗里的斗十方就藏不住了，过了一会儿门轻声吱响，斗十方提着半瓶酒从屋里出来，且走且道："你绝对没有发现我，只是猜测。"

"当然，如果你连这点起码的警觉也没有，我会失望的。"宋朝道，顺手接过酒，仰头恶狠狠地灌了一口。

白酒很烈，辣得他直咧嘴，接着又灌了一口，第二口咽下去，他侧头看着斗十方道："真是穷命啊，都有钱了，至于还喝这种劣酒吗？"

"呵呵，找点刺激，也是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嘛。太爽口的没感觉啊。"斗十方道。

宋朝笑笑，像在回味，道:“就像当小警察的时候，只能有这种不太费钱的娱乐，喝高了骂一场、闹一场，然后四仰八叉一躺，起来就又是生龙活虎，那时候都不知道浑身使不完的劲儿是哪儿来的。”

“环境使然，大家都拼了命地干，你总不好意思闲着。就像现在这个环境，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怎么刨坑埋人，那咱们就不自觉地要焦虑，千万别成被埋的那个人，对不？”斗十方没正形地道。

宋朝未置可否，转移着话题问:“你还用埋吗？沈老板给的一百万，你在南方花了大几十万，剩下的都从手机上转走了。十方，我有点儿纳闷啊，你以前怎么当的警察？”

做过警察，不可能不懂得作案别留线索，而像斗十方这样大大方方转走明知道可能有问题的黑钱，怎么看也是胆大包天、不知死活，万一事发，这简直就是直接得再不能直接的证据了。

“穷疯了，哪顾得上那么多讲究，再说了，比插翅难逃更郁闷的事是什么知道吗？是人赃俱获，就是人都抓住了，嘿，钱没来得及花，哈哈，你说对不？”斗十方道。

宋朝笑问:“不是吧，我倒觉得是授人以柄。”

“相对巨额资金，这点儿小钱，我倒觉得完全有可能浑水摸鱼，沈老板不就想把我绑到她战车上吗？她不出事，我自然就没事了嘛。”斗十方道。

“不，我理解的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敢这么做，要么是死心塌地，要么是别有用心，而我呢，为什么就从不觉得你是死心塌地的人啊？”宋朝笑着道。

试探？！斗十方心一惇，此番最难对付的可能还不是沈燕，而是身边这位从警时间和他年龄相仿的前辈。这种人警服虽脱，可警觉尚在，想瞒过他并不那么容易。

斗十方干笑了几声，思忖道：“每个人总有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的秘密，说不定是苦衷，这句话我也可以送给你，为什么我也从不觉得你是死心塌地的人呢？否则以你干这么多年电诈积累的身家，我在你面前算个屁？你还有兴趣和我聊？”

“呵呵，还是沈老板有识人之能，聪明，不过聪明人在这一行的下场都不太好。”宋朝倒像是没有恶意的提醒。

斗十方觉得怪怪的，反问道：“那我就得请教了，想活得久点儿，该怎么做人？”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找到正主，你的使命差不多就完成了，你已经给自己成功地续命了。”宋朝又提醒道，“沈老板的随行就在左右，不过即便是她一人你也对付不了。她最喜欢的就是射击格斗，喂在她手上的子弹得有一卡车。要不你以为武建利和毛二怎么会对她一个女流之辈臣服？”

这个却是出乎斗十方的意料了，他惊讶道：“女悍匪呀，这么厉害？没觉得啊。”

“等你觉得的时候就晚了，来，抽一支。”宋朝递过烟，两个人凑到火上，明灭的火光中，看到宋朝忧虑的脸和晦暗的眼神，斗十方叼着烟随口问：“接下来干什么？这么多团伙，我们侥幸一两回成。今晚之后，他们肯定都有防备了，咱们再出现就是送人头了。”

“不给你提示，你猜猜。”宋朝道。

斗十方略一思索便开口道：“得借兵了，而且得出奇不意，否则这铁桶一块打不破，我们反而会受到威胁。”

“我不喜欢猜测，但我可以教你个更聪明点的方式，不要问太多，有时候自作聪明可不好，害人害己。”宋朝道。

又像是提醒，斗十方以一种已经习惯自作聪明，反而有点儿无所适从的态度，轻声道：“老宋，忠心我就不跟你表了，反正你也不信，可这事你不可能不清楚，要干挺一个人得狠准损，不给对方喘的息机会。咱们两拨人屁股都不干净，要让对方瞅着空档，咱们可连一点儿招架余地都没有啊。”

斗十方的推心置腹却没有得到回应，宋朝只是嗤声冷笑，反问：“是吗？”

“哦，我忘了，不能自作聪明，那听你的。不过即便你这么听话，也未见得老板就会信你呀！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怎么觉得有点儿心虚呢？”斗十方一下子被泼了瓢冷水，自觉不敢再往深里诱导了。

宋朝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看得清明灭的烟头，随着他鼻孔里、嘴里喷出的袅袅烟雾，这人又是优柔寡断地说一句不确定的话：“当然心虚，即便你能猜中所有的事，也不可能猜中她的心思，想活着回去，就安生点儿，别锋芒太露了。”

“回去？”斗十方心一凛，眼侧视，紧张了一下。

宋朝笑了笑，远远地弹了下烟头，像是自言自语道：“我似乎听到了你的气息紊乱、心跳加速。”

“呵呵，我也看到了你忧深愁重，心有不甘。我们都是卖命，既然卖命，那纠结的只有一件事，要么卖个好价钱，要么卖个好归宿，归

宿恐怕不会很好，价钱呢却不会很差，那我就不明白了，什么让您这么纠结呢？”斗十方揶揄地道。

“你不会明白的，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可以用钱买到，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可以偷到、抢到。但有一种东西，不管你怎么不择手段都得不到，你明白吗？”宋朝问。

“不明白，是什么呀？”斗十方愣了，饶是他聪明过人也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在纠结，不管我们俩人谁想明白，都一定告诉对方啊！”宋朝悠悠地道，又点上了一支烟，他自顾自地抽着，明灭的微光中他深邃的目光看向前方。而他的前方，却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随阳市新建的专案组指挥部里，灯光通明至深夜……

追查荆汉市惊鸿一现的陈策，追查散布在周边各市的诈骗团伙，依托通信大数据的节点越来越多，沈燕身边那位神秘的黑客一搅局，有大批量的手机信号开始逐步消失，这可以直观地看出，背后操纵这些诈骗团伙的人已经警觉，开始有所动作了。

“……这种病毒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危害大，可有意识的时候，想处理也不会很难。手机删除一切数据恢复出厂设置，下载杀毒软件，或者更简单一点儿，换一部手机，继续用原卡，再厉害的病毒也无济于事了。”巫茜看着电脑道，她扫了眼几位倾听的指挥员，又补充道：“零号提供的信息是三千人，而我们找到的是一万多人。这个解释应该是这样，沈燕得到的那几部手机，可能直接切入到了团伙成员的业务领域，而我们拿到王社会这部手机，关联的是这些人的正常社交网络。比如赵成功和刘小旦两个人就有五部手机，公私是分开的。根

据这类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凡警觉，只要扔掉自己常用的业务手机，那就等于毁灭一切证据了。”

“数量差别这么大，那原因应该……是不是除了搞订单传销的，还应该有其他业务的人员？”向小园心思敏捷，脱口问道。

巫茜点点头：“对，鸡蛋肯定不是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俞组长。”周修文提醒道，“零号提供的四个地方，荆汉大学城、襄州贾洼工业园二园区、东宝电子信息产业园，加上随阳轻工业园区。这四处情况类似，都是新建未久的园区，配套尚不完善，公共监控极少，或者根本没有。唯一一个情况相对较好的大学城，又是人口极度密集的地带，基本都符合诈骗犯罪高发、高危地区的特征。”

“嗯……沈燕有什么动静？”俞骏问。

“离开了，凌晨零点四十分离开的，乘的还是随阳高速服务区发现的那辆商务车，现在已经通过了高速入口，不过车里的乘客不清楚，我们也不敢贸然追踪。”周修文道。

“她连行迹都不隐藏，那肯定是不怕追喽……方向是哪儿？”俞骏问。

查询片刻后，宣冬青汇报道：“荆汉市或者襄州市，向南目前只能看到这两个去向。”

“哦……她的意图何在呢？就这么几个人难道还动得了上千之众的传销团伙？”俞骏自言自语道。毕竟传销团伙的战斗力是出了名的，那拨人不是群众，而是流氓，还是被洗脑过的流氓。别说沈燕这几个人，哪怕是一个公安局的警力都会棘手。

沉默片刻，向小园提议道：“我们得申请增加警力了，否则这几个城市我们难免顾此失彼。”

“省厅和总局也正在研究此事，很快就有回复。目前的情况是，在这个多头乱局里，我们得找到主线，万一追岔了……我是说，我已经被他们骗过不止一次了，往往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会被他们隐藏在纷乱的骗局里，等我们追到才会醒悟上当。这一次可能都不是一个目的。”周修文道。

“逆风的目标肯定是钱，不管用什么眼花缭乱的手法，最终目的肯定是钱。只有这一个目的。”向小园道。

“是啊，哪一笔钱呢？难道只是传销的这些蝇头小利？我是指对他而言也不过蝇头小利，假如志在于此，他办万博保险公司有何意义？保险业的准入审核是相当严格的，他申请的万博（中国）保险是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光这个代理的身份花费就得上千万了。”周修文道。

如果没有之前中州的偶遇，恐怕嫌疑未必敢指向陈策这样身份的人，即便如此，还是尚有疑虑。保险的准入和审核都是相当严格的，要堂而皇之地打着这个招牌诈骗，专案组还真不敢想象，最起码他们不应该打着自己的旗号。可这些人恰恰相反，法人的位置上就是陈策。这看过来看过去，怎么看都像和阎罗王谈生意——活得不耐烦了。

在思路多头、众说纷纭的时候，就需要一锤定音的人。众人将目光投向一直发呆的俞骏，好半天俞骏才醒过神来，表情有点儿犹豫，他思忖道：“巫茜，你带人跑一趟香港，不管是沈燕还是这些诈骗团伙，其服务器都在香港，这只看不见的手得砍掉，否则我们会处处受制。”

“没问题，我带陆虎去一趟。”巫茜道。

“申请抽调侦查员队伍，全部异地用警，订单传销究竟有多少人、多大的规模，底子我们一定要摸清楚。向组，你天亮向谢副厅汇报一下，我建议迅速抽调人员，最好明天全部到位。”俞骏道。

“好的，我准备下汇报资料。”向小园道。

“紧跟零号小组的人员不能动，那儿是靠近沈燕最关键的一个节点，有可能成为全局的棋眼。小组人员全部戒备，武器配足，境外潜入的这些嫌疑人如有异动，一旦发现威胁，可就地击毙。”俞骏道。

可能没有料到，刚揭开序幕就临近高潮了，目睹过去年冬天银杏基地黑产窝点的惨相，在座众人没有觉得这道命令有何不妥之处。骗局的底层是骗来骗去，可到了黑金争夺的这一层次，肯定是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了。

“修文，看来咱们得分开一段时间了。你带组进省城荆汉吧，如果这个陈策是逆风，那就有意思了。即便他不是逆风，也应该和逆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个细思恐极的事。也就是说，逆风盯上了保险行业，如果他在这个行业里结结实实地骗一把，且不说财富损失多少，那得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啊！”俞骏道。

周修文感激地看了俞骏一眼，怨不得能驾驭零号那样桀骜不驯的人，他几乎是点出了自己的想法。略一顿神周修文道：“谢谢您，俞组长，我正有此想，我们多线并进，哪头出现线索都可以迅速跟进。”

“去吧，准备一下。”俞骏道。

巫茜和周修文对视一眼，站起身。这一组立时就要兵分三路，心里倒不激动，就是有点儿虚。陆虎起身想和俞骏告别一句都被向小园

制止了，她示意陆虎看俞主任像濒危病人一样的脸色，两个人实在不忍心打扰他的沉思。

车的引擎声响了，陆续下楼的人员登上车，专案组一下空了一大片。宣冬青下楼叫起睡觉的一位上楼换班，他看到在院子里踱步的向小园，这位技术宅立在暗处叫了向小园一声，吓了她一跳，看清是他时，向小园出声道："休息会儿吧，辛苦了。"

"我们都熬习惯了，向组，你劝劝俞主任，他到现在都还没合过眼，这案子还不知道得熬到什么时候呢。"宣冬青道。

"我不正在想怎么劝他吗，不过大概率的结果是没什么用，参不透这个局，他恐怕根本睡不着。"向小园说完径直上楼。

宣冬青正要回临时宿舍时，那门吱呀一声开了，一坨，不，一个胖子露着白花花的肉出来放水，不用定睛观察也知道是多多。他哼哼唧唧放完水，又迷迷糊糊地回宿舍睡觉了。

向小园不经意看到，给气笑了。从事这个职业改变了她很多，最直接的是心理承受力在无限增强，而底线可能在无限拉低。她现在只恨无法拉低到极限，和那些骗子的阴暗心理同步。她很清楚搭档俞骏在和她做着同样的事，而且结果也一致，作为正常的人，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法和坏人的思维同步。所以也不可能判断到，那些诡计多端的坏蛋，接下来会撂出什么吓人的大招来。

一杯水轻轻放在俞骏的面前，俞骏惊醒了，抬眼看了看向小园，他勉为其难地笑了笑，向小园道："我知道劝你睡一会儿是多此一举，我自己都睡不着。有兴趣谈谈吗？说不定能互相启发一下。"

"恐怕不能，咱们的经历虽然有差异，但都属于正常范畴，不可能有十方那样的经验。"俞骏道。

向小园笑了，点点头道：“也是啊，每次有疑难杂症，他的脑洞一开，给个让人没法相信的判断，很快就变成真相了。就像几个月前，判断到随阳这个地方，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他的预判还是差了点儿，就像我们每一次预判犯罪的过程和目的，永远都离真相差很多。因为用我们的心理和道德底线去判断嫌疑人要干什么、怎么干，几乎不可能正确，你无法知道一个人的心理究竟能阴暗到什么程度。”俞骏道。

向小园观察着俞骏，接着话茬儿问：“你好像在担心什么？逆风不可能那么简单被找到，沈燕的势力又很简单，我们介入虽然稍迟，但相比其他案子已经足够早了……你在，担心他？”

肯定是斗十方了，俞骏点了点头，这是关上门说话，他小声道：“姓沈的这一对姐妹都不是省油的灯啊，沈曼佳明知道零号身份有问题，还是照样用他，如果不是十方心眼儿多，怕是早毁在长安一案上了。这一次，我担心她是将计就计啊。”

如果那样的话，最关键的线索可能就是错的，很有可能把后续的侦查都领到沟里儿，向小园思忖片刻道：“真想不通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若真怀疑，就应该早打发了啊！可现在看来，他似乎已经接触到核心了。”

“别忘了那是个诈骗团伙，玩心眼儿他们是职业的，骗子可是站在上帝的视角，以众生为棋子，除了她自己，任何人或者物，都能成为弃子。你想想我们一路走来，抓的也不少了，聂媚、朱丰、杜其安、郑远东等，不管损失多少棋子，似乎都不影响他们的棋局。棋眼儿在哪儿呢？每一次骗局都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如果找不到棋眼儿，可能用不了多久，同样的诈骗还会在另一个地方上演。”俞骏道。

“那我们就事论事，既然我们不可能往前几步，那我们就见招拆招，想一步总可以吧？”向小园道。

俞骏回味了一下，点点头道：“对，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得承认，我是个愚者。”

“我们都是，那我们用最笨的办法反推，她再聪明，事情也得一步一步来。接下来有这几种情况，第一，沈燕让十方他们直接去捅逆风的老窝，可能吗？”

俞骏摇摇头，肯定轻易找不到。

“好，那就说第二，沈燕会召集同伙，针对逆风手下的关键人物下手，比如傻雕、王社会这一类人。”向小园又道。

俞骏又摇摇头道：“不可能，她手里的王牌打出来，就是结束的时候，那个阵容出来是要命的，不可能过早暴露。”

向小园再一屈指道：“再说第三，逆风或者其他人，肯定会针对昨晚的攻击采取预防措施，这些病毒并不致命……对呀，沈燕完全有能力用更厉害的手法，比如传染破坏性更强的非法病毒。那样的话，几乎是等于断了传销团伙的通信。”

提问的先把自己问住，俞骏解释道：“我想过让我们的网安出手，但不行，一个化装侦查的手脚不干净能理解，可要一个专案组指挥部都不能保证程序正义，那会玷污我们的信仰的。”

所以，一切只能按规矩来，向小园有点儿脸红。她掩饰道：“好。第四，这个僵局如何打破，是沈燕继续攻击逆风，还是逆风反击沈燕？我觉得逆风会投鼠忌器，而沈燕却可以无所顾忌。”

“对，我也想到这儿了，也恰恰卡在这儿。沈燕现在不可能知道最大的嫌疑人是陈策，甚至未必清楚核心团伙的目标就在保险业里，那她只能针对传销团伙下手。可你看，随阳、襄州、荆汉、江离几市都有团伙，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我们都头疼，她几个人的团伙总不能打穿这种强悍的组织吧？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还没摸清呢。”俞骏道。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如果下一步是传销团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计就计，把这些传销团伙清理掉？我知道你考虑会不会打草惊蛇，可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不觉得沈燕一直在打草惊蛇吗？她几乎像我们的外勤侦查员一样，不遗余力地在提醒着我们有关逆风的信息。”向小园道。

“对呀，难道她不怕惊走逆风？她肯定有后手啊。徐则臣死前被逼问出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会不会她其实知道是谁，只是在逼他现身。”俞骏眼神一下子凝滞了，他陷到更深、更难的思维泥沼里了。

两个人讨论到接近天亮，结果依然无果。

天亮时分，在荆汉高铁站，出来几位睡眼惺忪的男子，当头的一位裸臂短襟，文身狰狞。几人出了荆汉东站，在停车场里转悠了片刻，有人先找上他们，把领头的那位带上了一辆商务车。

是青狗连夜从中州赶来了，现在坐在沈燕的对面。沈燕正饶有兴致地给他放着斗十方的神勇表现，本来还心存惧意的青狗一下子放心了。

“我得谢谢你啊，狗哥，给我增添了一员猛将，你一定以为我是黑社会绑架灭口是吧？”沈燕笑着问。

青狗有点羞涩，不好意思道：“没有、没有，就沈老板您这气度，一瞅就是干大事的！哎，对了，您召我们来，有什么吩咐？”

“吩咐不敢当，做点儿生意。”沈燕俯身，从包里掏钱，成扎的，一扎五万。撂一扎，青狗眼皮跳一跳，再撂一扎，脸皮抽一抽，又撂一扎，青狗嘴皮哆嗦，有响声，是激动得牙齿打战了。又撂一扎，青狗捂着心脏部位快受不了了，激动道：“沈老板，您明知道我快穷疯了，您这是要我的命呀。”

“我可是要人不要命啊。这是一半，订金，只要诚心干，即便干不成也不用退，有兴趣吗？”沈燕诱惑道。

青狗眼睛一瞪，凛然回应：“必须有啊！怎么可能没有，没啥二话，我接了。”

“你还没问什么活儿，就接了？可能是会让你吃牢饭的活儿啊。不过放心，罪不会很重。”沈燕道。

“没事、没事，我们就一群混子，您也不会让我们杀人放火，吃牢饭多大个事，反正兄弟们已经习惯了，迟早都得进去报到。”青狗果真很仗义，在钱面前，牢饭都不是个事了。

“好，爽快！下车有人教你干，傍晚前把这事办完，拿另一半钱走人，当我们没见过。办不好，这钱不用退，也当我们没见过，能办到吗？”沈燕道。

“成，我信您。”

青狗接过了沈燕扔的袋子，四扎钱装起来，喜滋滋地下了车，这待遇真是没得说，已经有数辆车在等着恭请他们上车了。

看着那伙人挤挤攘攘、满口脏话，吐痰、扔烟头一点儿也不讲究的样子，车里的妮可皱眉回头问：“沈姐，这成不？他们的素质实在堪忧啊。”

“没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定行。”

沈燕笑着道，她靠着椅背和衣而眠，车缓缓驶离高铁站。

这是辆租赁的车，当再一次出现时是几个小时之后，它静静地泊在一家连锁租赁公司的院内，而租赁它的车主，早已消失了。

吓骗入场，甚于虎狼

娜日丽驾车看到襄州南高速出口的市界时，天已经大亮了。南方的夏季与北方的不甚相同，一开车窗就是一股子潮热蹿进车内，让习惯干燥的这位北方姑娘觉得浑身黏黏糊糊很不舒服，特别是车里还响着抑扬顿挫的鼾声，更让她心烦意乱。她推了推副驾上的钱加多，喊道：“嘿，醒醒，太阳晒屁股了。”

钱加多哼哼叽叽吧唧着嘴，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醒了，嘟囔着，渐渐恢复神志时，车已经驶出高速口。娜日丽泊停车辆，在手机上调着导航。钱加多跳下车放水，一泡水放得整个人清醒了，又打开车后备厢，就着矿泉水洗脸。娜日丽也下车擦了把脸，再坐回车上时，钱加多已经把面包、酸奶放在方向盘前面，殷勤地把娜日丽那股子邪火消弭于无形了。

“什么时候准备的，我怎么不知道？”娜日丽问。

“采购时我多买的，藏车里了，谁也没告诉。”钱加多得意地嚼着，秘密只分享给让他眼里冒星星的人。

娜日丽哧哧笑，几口吃完，发动着车，钱加多嘴不闲地问：“啥任务啊？半夜就把我拖走了。”

“襄州贾洼工业园第二园区，GPS上监控到了聚集点，是什么人、什么门面，暂且未知。昨晚你睡得死不知道，人全分开了，巫茜和陆虎去得更远，香港；大邹和老程跟着零号，那儿是重心……周组长的核心力量全部调荆汉了。”娜日丽道，这一次散得可真够大了，不过十几个人要在几个市同时侦查，那难度可想而知了。

特别是驶近市区，更让她暗叫一声苦也。这座轻工业城市沿途满是林立的楼厦，竣工的、半竣工的、在建的，远远地看到要去的方向，几乎还是雏形。这种地方别说警务设施，恐怕基本的公共设施都成问题。而如果没有那些设施，那就意味要把侦查拉到原始时代，得靠两条腿和一双眼睛了。

钱加多可没想这么深，吃完了擦擦嘴，翻着手机查附近的美食。娜日丽赶紧警示他，执行任务期间不许擅自行动，钱加多有点儿不乐意了，直道：“好吃好睡，干活儿不累，别光想着工作成不？”

“你就好吃好睡了，啥时候工作过？”娜日丽怼回去了。

“这不就在工作吗，要在家我怎么会起这么早？哎，娜姐，别太当真了，真要是个重要任务，怎么可能只派咱们俩。”钱加多道。

“千万别觉得自己不重要，上回保健品诈骗，不就是大杂院捅出来的？你打起精神来啊，我们的侦查直接决定后续的警力布置，重要不重要不是咱们说了算。现在恐怕没人知道哪儿是重点，都乱成一锅粥了，几个市都发现了诈骗团伙。”娜日丽道。

“成，听你的，咱俩你当家。”钱加多道。

“啊呸！”娜日丽听出这货话里有话，啐了口。不过看他时，他却美滋滋地在得意，那傻乐的样子让娜日丽莫名地脸红了。

他们沿着环城路西行，在这座城市的西北角找到了刚开发不久的二区。距离市区9公里，占地4平方公里，整个园区以化工、精纺、制衣等行业为主，一眼望去是密密匝匝的楼宇、工厂、车队。地图上不过一个小点，现实中几乎就是个迷宫，进园区未久，两个人连方向也找不着了。

“往北，北区……你们的位置和标示位置直线距离应该不到一百米。”

步话里传来了宣冬青的指示，可两个人一瞅，这是堵墙啊。

“这儿根本没路啊，你以为我们开飞机呢。”钱加多嚷着。

步话里解释：“新区建筑图未更新，不可能那么精准，我给你们标上点，你们找这个点。”

“快点儿快点儿，都快转晕了。”钱加多嚷着。

娜日丽循着导航又转了两圈，终于绕到了正门，她远远地停下，视线里是一处标着“金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门牌的院子。大院子不止一个门牌，应该是几个大小公司合租了两亩场地，简易的围栏院子里，有公司的方队阵列正在接受训话。

任务就是监视，娜日丽打开车身自带的录像设备，将随身的录像设备轻轻地搁到了车窗前。这个位置较高，可以纵览全貌。那个整装

列队的公司她估计就是了，可奇怪的不是那儿，而是她看到一辆标着“市场监督”字样的公车缓缓地停在院子门口。

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位穿市场监督制服，一位像税务人员，还有一位像是警察。此时钱加多也注意到了，直勾勾地盯着。那三个人径直踱步进了院子，刚还在训话的公司小老板点头哈腰地迎上去，把三位检查人员请到了公司里。

“咋了？”娜日丽见钱加多好久不吭声，都不习惯了。

“我咋觉得这几个人有点眼熟啊。”钱加多使劲想着，却是想不起来。

“联合检查呗，哪儿还不都一样？”娜日丽怔了下。

“不是检查不检查，那几个人……我怎么觉得我见过呢？”钱加多挠着脑袋，娜日丽质疑，钱加多反驳道：“做生意记人脸都是天生的本领，怎么可能记错呢？再说了，你看，这脖粗、腰粗、屁股大，肯定就不是本地品种啊，这地方的人天生个矮人瘦，我咋觉得是中州人？”

“胡扯不是。”娜日丽驳斥了句。

“啊，我想起来了。”钱加多尖叫一声，吓了娜日丽一跳。钱加多小声解释着，一个人是青狗手下，一年前斗十方带着他去见青狗时，就和这货在一起吃过烧烤。之所以这么记忆犹新，就是这货比他稍瘦一点，可吃得比他还多。

这故事把娜日丽听蒙了，前后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总不能中州一个痞子，到了襄州这儿的案子上吧？还是一年后，还变成了公务员！

她愣了，迅速地把这三位不相干的人员体貌发回家里识别……

公司里，热茶已经放在三个公务员面前了，那个领头的自称是“吴科长”。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姓马名礼，客套话还没开始，那吴科长就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说：“别紧张，正常检查啊，公司登记注册，人证址查一遍相不相符。这位是开发区税务分局的，看看纳税登记做了没有，台账建了没有，正常申报了没有，很简单。这位是派出所的同志，看一下你的雇佣人员，也是人证相符。如有雇佣外来人员，得办个暂住证，现在办都不花多少钱，图省事，万一混进来个坏人，你们不嫌麻烦啊？”

“是、是、是，领导说得对。”马老板点头哈腰，软绵绵地给了个闭门羹，“可公司财务不在呀。这账目我也不清楚。”

“那法人呢？是你？”吴科长脸拉长了。

“不是，不是。”马老板赶紧摇头。

吴科长翻看着本子说：“注册法人叫马英，61岁，社会信用证代码××××××，财务负责人就是你的名字吧？马礼？营业执照呢？”

“这儿、这儿，领导您看，咱们……咱们借一步说话？”马老板心虚了，哀求着。

“别来这一套啊，想贿赂国家公职人员，这是犯罪的事。现在，把税务登记证拿出来，我们有权封存你的账目，清查盘点你的财务状况。”税务黑着脸说道。

马老板傻眼了，尴尬了。半天税务人员醒过神来了，好奇地问道：“马老板，你不会是根本没记账吧？”

嗯？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是想表达是有还是没有。

“那肯定也没申报纳税是吧？”税务道。

嗯？点点头，没有。

“给他下个处罚通知。”民警气得说了句，颐指气使道，“把你的人员登记表拿过来，人证核实一下。我告诉你啊马老板，现在全国诈骗很严重，特别像你们这样不申报、不纳税的皮包公司，干几天就扯乎跑没影儿了，说不定就是骗子公司，快点。”

马老板回头看，门口等着的人露着脑袋，他使着眼色，那人蹑手蹑脚退了几步，迅速跑了。等人跑了马老板才慢吞吞地出去作势喊了几句，不一会儿回头面露难色道：“领导啊，人员花名册倒有，可这工作时间都出去跑业务了，这我咋给您叫回来啊？”

“那名单，身份证号都给我，你们公司多少人？”民警问，突然诈了句，“五百？”

“不、不，不到一百。”马老板道。

“那把不到一百的名单，快点拿出来。”民警催着，眼睛瞄着标着财务室的房间。马老板还在磨叽的当会，民警掏出东西，是个记录仪，他打开道：“你看好啊，马老板，全程录像，像你这个情况肯定要接受处罚，你要不配合了，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配合、配合，咋不配合啊。等下，我拿钥匙。”马老板说着到车里拿钥匙，眼见着他上车，可不料这货一加油门，噌地开着车跑啦。那位民警急得奔出来追，大喊着“站住”，不但车没停下，院子里还在观望的不知道什么人，呼啦啦地全撒腿跑了。

又过了一会儿，那三个“公务员”从公司出来。车发动时，开车的“税务”脱了帽子兴奋问：“拿到了吗？”

“拿到了，就财务室那笔记本，还有这么多卡……现金还有好几千呢，一会儿分分。”市场监督这位摸着后座上一盒子卡，他看了看道，“还是信用卡。”

“卡没用，我们又不敢去取钱，东西兜好，一会儿给狗哥……哎，我去，这身皮是管用啊，这么多人吓得全跑了。”那个“民警”一脱警服，露出满臂文身。

后面那个激动道：“他们是骗子团伙，不跑咋的？”

“不会有事吧？我刚才说话心里都害怕。”开车的道。

“怕什么？咱们这是替天行道，取不义之财……再说又没监控，我就不信他们敢报警。”后座那人道，先偷偷地把要分的现金藏了一份。

三人扯着，车飞驰着，迅速驶上高速，可能跑得比那群“骗子”还要快。

“什么？骗子窝点被查了？查他们的公职人员也是假扮的？”

俞骏一听，差点儿从椅子上一头栽倒。越怕事越出事，想了一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节，却不料刚消停一下，就出大情况。他急得奔到宣冬青的电脑前问：“什么情况？”

“十几分钟前，X4组发回要求确认的信息，这三个人能辨认出一个有前科的，叫吴德林，中州人，有故意伤害和非法收债前科。您看……”

记录里，是三个穿制服的男人，穿市场监督管理制服的那人，和罪案信息库里的照片一比对，可不就是吴德林！

“不知道他们进去发生了什么，很快，里面几十个人就分散跑了，包括这位开车跑的，马礼，前传销参与人员。他们三人是最后走的，X4小组问如何处置，现在成空场了。”宣冬青道。

向小园愕然看着俞骏，消息来得如此突然，这可怎么处置?

“我们昨晚才知道这个点，这群地痞流氓怎么就搅场去了？”俞骏愕然想着，驻足看向向小园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迸出来个名字：“沈燕！”

向小园急着道：“好几个点呢，沈燕不会用这种方式把骗子窝点全捅了吧？”

那可难办了，这群骗子看重的就是保密，不管市场监督还是税务，或者警察，只要穿制服的人一出现，那肯定是四散奔逃，没有比这更厉害的损招了。

俞骏大张着嘴，下不了这个判断，不过他想得更远，略一沉思道：“X4原地留守待命，不要靠近现场……向组跟我来，盯住随阳这个点，我们去市局借兵，他们来的人应该不会多，我们在半路摁。”

他带着向小园这个唯一的机动人员，两个人驱车直奔随阳市局……

此时，通往江离市的高速上奔驰着一辆贴着“市场监督”字样的车辆，车座后排的三人正头碰头看着视频教程，查注册人和地址、查纳税、查暂住证，恰把工商、税务以及警务三职全部涵盖。那仨刚从高铁上下来，愣怔怔地乱眨巴眼，心里肯定在打小九九了。

左边的说了：“狗哥，这好像叫啥罪来着？冒充国家公职人员罪？”

边上那位牢骚：“狗哥，消停点吧，现在扫黑除恶，雷子连几年前打个架的事都揪着不放，这你去冒充人家，他们逮到得整死咱们呢。”

副驾上的青狗回头睥睨后座这一对半歪瓜裂枣，严肃道：“第一，这是个骗子窝，进去不打不骂，把该说的说一遍就行。第二，标着财务室的地方，把电脑、银行卡、身份证之类的收走，拿不走的台式机拆了硬盘拿回来。第三，如果他们走，咱们动手，如果他们动手，咱们就走。说白了，这就是商业竞争，骗子间的商业竞争，咱们就是帮个忙，很难吗？”

教唆的精髓在于大事说小，小事说了，千万别让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青狗对此非常清楚，他是想了很久才想出“商业竞争”这个说辞的。

“倒是不难，可毕竟拿人家东西啊。”左边的道。

中间左右看看，出声问：“这事重不？是不是逮着得拘留呀？也不一定，要是骗子窝，他们指定不敢报警。”

“可是万一报了呢？咱们屁股都不干净，进去都是累犯。”右边的道。

对自己手下这拨人，青狗最懂用什么激励，他头也不回道：“甭废话，一人一万，不干滚蛋。反正都迟早得进去，好不容易在外面待些日子还得受穷？”

这话对路，后面的一对半被刺激到了，你看我，我看你，就一个字：“干！”

“看准了啊，东宝信息产业工业园区，里头西北角有家……名称暂时不知道，你们进去瞅瞅，就是做传销的那帮货，知道怎么找吗？”青

狗问。

左边道：“穿西装，打领带，走路酷炫拽。”

中间道：“看脸就知道，绝对没有底层苦穷逼表情，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右边的也抢答了：“我干过，进去一喊‘兄弟姐妹们’，然后他们都看你，那就是了。”

看来经验丰富，这倒不用多交代了，驶到高速路口青狗下车，那三位换上“制服”，直驱目标。

四十分钟后，随阳的指挥部接到了X2小组的汇报，这个刚要求监视的目标点炸窝了，原因是市场监督、税务和公安联合检查。坐在电脑前的宣冬青暗叫一声苦也，这一次连监视警员也没有发现“公务员”是假的。让他难堪的是，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阻止这场“骗吃骗”的闹剧。

也在这个时间，去信息产业园区的“执法”车辆已经返回高速口了，接上了狗哥，坐进去的青狗发现车里的三人兴奋异常，两台笔记本、一堆银行卡、一捧账本，甚至还顺手牵羊把那团伙的烟酒也顺了不少。一次成功尝试把这群文盲加法盲刺激得信心暴涨，一听狗哥说还有一家可以折腾，纷纷拍着还没脱制服的胸脯表态：“狗哥，别找其他人了，还有几家？我们全干了！”

一叶知秋，我心彷徨

斗十方和宋朝一行是9时到达荆随高速武村服务区的，作为团伙的成员，他们基本和曾经当警员的规格差不多，是不可能知道上峰的布置的，服从命令是基本要求。不过斗十方知道早上宋朝接了个电话，叫上他就上路了，而毛二和王自光被留置在民宿区养伤。主要是毛二，伤倒不重，就是脸肿得羞于见人。

9时40分，接到了第一辆车，一包东西给了宋朝，那车就走了。

10时20分，接到第二辆车，又一包东西给了宋朝，那车就走了。东西很多，除了看不见里面的包，还能看见的有一大摞账本。

隔了不到一个小时，又接到了一辆车，这辆标着“市场监督”的公车让斗十方皱眉了。这辆车明显是假的，主要车上坐的人太不和谐，是青狗的那几个小兄弟，也是提了一大包东西，给宋朝扔到了车后厢，然后呼啸而去。

如果你无法站在统揽全局的角度，那就无从知道一件事的前因后果，比如今天的事就让人一头雾水，斗十方在服务区沿着花圃转悠了好久都没想出头绪来。

沈燕能把青狗这帮人招来好解释，这伙烂人给钱就来。可这些烂人斗十方清楚，吃喝嫖赌打架闹事很专业，可在像沈燕这样职业犯罪的眼里，恐怕他们也是人渣。用这些人不一定能成事，但十成十可能坏事，而且还可能后患无穷。

所以，把他们招来干什么?

斗十方从这里的专业想到在做的事，从在做的事又想到其中的关联，从人员的关联又想到地点之间的关联。在似有所得的时候，宋朝的喊声把他惊醒了。

宋朝是叫他吃饭，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斗十方从服务区买了两份盒饭，回到车上，食不知味地吃了两嘴。宋朝吃着问：“你一定很好奇这是干什么。”

“问你，你也不知道，你和我一样好奇。”斗十方怼了句。

宋朝哈哈一笑，直称赞道：“我就喜欢你这不饶人的劲儿。”

“你还喜欢我什么？我一定改。”斗十方笑道，并不那么客气。

“还真没喜欢的了，就你这脾气如果还在警察队伍里混，我保证你过了40岁还是原地踏步。”宋朝道。

这下斗十方有兴趣了，好奇地问：“那以我这脾气在团伙里混，你说到时候会不会结果相反？”

“不，只会更惨。不管是在团伙还是不在团伙，作为领导或者主谋，都不会喜欢太聪明的人。”宋朝道。

“我活得好好的，让你一说，还成生不如死了。”斗十方道。

宋朝撇嘴道：“你不行，你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往根上讲，骗子无非就是靠点儿小聪明求活，要大智慧干什么？大家只求活得像个人而已，没听说谁的理想是活得像个圣人，干吗非得有大智慧？”斗十方反驳道。

这句听得宋朝一怔，点了点头，又点了点筷子道：“有道理，俱‘为稻粱谋’算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你就不应该鄙视我啊！我无非也是为了生存嘛。”

“你怎么会觉得我鄙视你？”斗十方严肃地问。

宋朝眼里一喜，反问：“没有吗？”

“不，有的，我藏得很深啊，你怎么可能发现。”斗十方哈哈一笑，把宋朝憋了个大红脸，无语地朝斗十方竖竖中指。

两个人看来都是无心吃饭，而且都不约而同地朝车后看了几眼，最终还是斗十方提议：“出于对老板负责的态度，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

“你这话肯定不是真心，但我表示支持。”宋朝道。

两个人又是不约而同地放下盒饭，一左一右下车，打开车后厢，拉开了蛇皮袋子，那些被神秘送来的东西就出现在眼前了：笔记本电脑几部、硬盘两块、银行卡无数、身份证无数，还有账本，斗十方翻了几页，惊叫了一声：“这是把传销窝抢了？”

账本递给了宋朝，那是个正常的账本，标着鸳鸯鞋底多少副、手工织篮多少个、本命年编织腰带多少条等。其实出货单就是个人业绩统计，换了一种说法而已，突兀出现的这么多东西让宋朝皱眉了。他可能在奇怪沈老板怎么还隐藏了这么大实力，分分钟把最难搞的传销团伙给打穿了。

这就是战果啊，卡、身份证、电脑都给抢了，这要放警察手里，基本证据确凿，可以照单抓人了。

“青狗是个中州的老痞子，手下曾经有几十个兄弟，这两年严打，他出来得迟，侥幸逃过了，这一次怕是得多蹲几年了。”斗十方评价道。

“什么意思？”宋朝愣了下。

“你老眼昏花了呀？他们开的是市场监督的车，肯定是扮公务员去抄场子，这跟穿上警服抓赌是一样的，人一吓跑，场子里的钱就归他们了。”斗十方道。

“哦哟……这个沈燕啊。”宋朝咧嘴叹了句，像是并不认可这种法子。

“还有更厉害的，武村服务区是通往荆汉、江离、随阳、襄州的必经之路，他们要失了手，万一被查回来，可能我们这两张脸就得进嫌疑人识别名单了。”斗十方道。

其意似乎在离间，宋朝斜眼觑了斗十方一眼道：“作为马仔得有马仔的自觉，老大出行你拎包、老大犯事你放哨、老大出事……咱扛包，难道有错吗？”

“也对……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存在可能就是为了扛包。沈老板做事的目的性很强，而且不择手段，从这事就看得出，青狗要被她送上死路了。”斗十方道。

宋朝眯着眼，似笑非笑问：“你不会劝我这个下水的再反水吧？”

“不，我会劝你忠心耿耿，将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斗十方笑道。宋朝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了腰后，像是被刺激到了，不过斗十方笑吟吟的，又让他的手僵住了，两个人目光如刀如剑地对视着。片刻后，宋朝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嘭一声关上了车后门。径直上车去了。

斗十方像是不想面对他了，自顾自踱进了服务区。他转悠着，一眨眼工夫钻到了卫生间，低头看谁在方便，冷不丁嘭地拉开一扇门，挤进去了。在里面蹲坑的一位旅客吓得目瞪口呆，斗十方直接抽出一摞钱递给他，脉脉深情地问：“卖吗？”

那男子一愣赶紧提着裤子说道:“大哥，我不卖……再说这地方人多，也不方便干这事啊。”

“卖手机吗？手机归我，你拿着钱马上消失，不许在服务区停留。”斗十方说着，又加了一小摞钱。原来他脉脉含情的焦点是男子的手机。

足足上万块，那男子看着自己手中的破手机，直接递给斗十方说:“密码2134××，我支付宝和微信只有二百块，你真要？”

斗十方认真点点头，拿住过手机，那人一把抓走斗十方手里的钱，提着裤子就跑，急得屁股都没擦。斗十方顾不上污秽，坐到了坑位上，小心翼翼地看看无人注意，然后再一掏口袋，将刚才故意激怒宋朝的战果拿了出来，是顺手偷的手机和一大摞身份证。他将这些东西往地上一排，手机咔嚓咔嚓拍着照，然后拨出号码。

于是随阳专案组驻地，那部专门联系零号的号码，第一次响了……

隐蔽在高速出口超载超限检查站小房间里的俞骏，手机嗡嗡地在兜里震动，他目光看着窗外，随手拿起来接听，然后不可抑制地惊讶道:“什么？直接通话？”

“对，零号来电，和我们判断一致，是沈燕调的人抄了传销窝点，所有抄到的东西都集中放在武村高速服务区。已经见过三拨了，最后一拨见到了席青山——绰号‘青狗’的嫌疑人，所劫物品是笔记本电脑、银行卡、身份证等。他拍了几张照片，我正在查关联号码。”宣冬青汇报道。

“好的，发过来我看看，还有什么？”俞骏小声问。

“还有，零号汇报，沈燕的动向很诡异，不好判断，但他认为这次骗局的操盘可能出乎意料，要割的韭菜可能不在传销上。”宣冬青道。

“这个我想过，有可能在保险上。这情况你跟他说了吗？他怎么说？”俞骏问。

“他说你如果这样判断，肯定就是错的。”宣冬青道。

俞骏一皱眉问：“理由呢？”

“旁观者迷，当局者清。所有骗局你不可能站在局外看到局中人的目的。而且他发现，青狗一伙儿抢回来的卡，全部是信用卡。他说有可能从现在开始，他将成为沈燕的弃子，很难再接触到她。有可能此次亮招之后，就成了两个骗子团伙上层之间的较量或者妥协，而在他的位置，就接触不到了。”宣冬青道。

沉吟了片刻，俞骏道：“好，我知道了。”

电话挂了好一会儿后，俞骏觉得右边发热，一侧头差点儿撞上一直贴近听着通话的向小园。向小园有点儿尴尬，那句道歉还没说出来，俞骏就直接问道：“你觉得呢？”

“我相信他的直觉。”向小园道。

“我也相信，可我想不明白真相是什么啊。几座城市来回蹿，别说追踪了，研判都跟不上……来了，这群人不知死活，你都想象不到他们胆子能大到什么程度。”俞骏说着，一辆市场监督的车已经开下了高速，出高速不远，有一男子下车，那车继续前行。

谈话中断，俞骏在步话里指挥着，几个便衣悄悄靠近蹲在路边抽烟的男子，冷不丁地几个人扑上去，直接摁住，蒙着脑袋塞进路边的

车里。

“走，会会去。”俞骏奔着出了临时房子，带着向小园登上了伪装厢车，车里的人露出脑袋，赫然是赫赫有名的狗哥，他愣愣地问：“哪条道上的兄弟？”

“还有姐妹呢。”俞骏笑着示意了向小园。

不过向小园的夏制警服把青狗吓了一跳，他瞪着眼看了半天，然后知趣地闭上嘴，开始装死猪了。

“青狗啊，我真不需要你配合，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你那几个兄弟带着抢来的东西就回来了。敢不敢跟我打赌，他们要像你这样一声不吭，好，我没证据，拿你没治。但他们要是全交代，是你指挥而且策划的，那这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抢劫、诈骗、非法改装仿制国家公务车辆，哎哟哟哟，这罪名得几条啊！”俞骏悠悠道。

别听这话软绵绵的，可比威胁以及恐吓都管用，青狗的脸苦了，难为地吧唧着嘴。

“说吧，啥时候接到的电话邀请，我们已经查到你乘的高铁班次。”俞骏道。

“昨天半夜。”青狗道。

“谁呀？”俞骏问。

“不认识。”青狗道。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第二个问题就说‘不’字？”俞骏问。

“不是、不是，真不认识。有个狠娘儿们，我真不知道她叫啥，给钱可大方了，她叫我办点儿事，我就来了。这真不是我主谋什么的，我哪想得出这主意来。不过这主意真好，那拨龟孙吓得屁滚尿流了。哎，对了，政府领导，那帮人都是搞传销的，骗子窝点啊，你们赶紧去抓他们，别又被我兄弟吓跑了。”青狗道。

这货的混蛋逻辑听得车上的警察哭笑不得，俞骏笑道：“哎哟，把你累得，还替我们执法，可教我怎么谢你呢。这样，来龙去脉详细说说，我看能不能找点儿从轻发落的情节。别隐瞒啊，你那哥儿几个可快回来了。”

“哎，不隐瞒……是这样，我刚开始也觉得这事有点儿危险，可那狠娘儿们答应给二十万，我这不就接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啊……”青狗逻辑虽然混乱，但啰啰唆唆把情况交代了个七七八八，快要说完的时候，追踪示警响了。

询问暂停，那三个劫掠归来的正在车上乐呵着，冷不丁地被几辆车堵住前后路，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天而降。他的一个个乖乖举着手被铐上了铐子，仨人的“公务员”制服还没脱呢，干脆就来了个现场指认。车里东西一划拉，电脑、银行卡、身份证，再加上顺手牵羊劫了一堆现金。事情果如俞骏预料，车下审问几句，那三人就把狗哥给卖了，车上的狗哥听到了，生怕自己被定成主谋，一个劲儿地交代别人的事。

“嗯？！”

一辆行进的车里，妮可整理视频时，无意看到几处定位，她奇怪地“嗯？”了声，然后迅速在键盘上运指如飞。确认之后，她稍显疑惑地说：“沈姐，随阳这儿可能有点儿问题。”

“直说。”后厢里沈燕道。

“那几个人似乎又折回去了。”妮可道。

沈燕的脸从两座中间凑过来，看着屏幕上显示的信号追踪，妮可不断放大实时地图，信号是沿高速向随阳市区折回。理论上青狗得手后应该迅速上高速，把东西交到服务区等待的宋朝手里，这一变故让她警觉了。

“等等，再等等。”沈燕说着，两个人盯着信号的路线，妮可甚至还远程打开了青狗所持的手机。视频是一片黑暗，音频倒是有，隐约可辨是汽车引擎的声音，这明显还是在车上。又等了不多会儿，信号点终于停了，妮可放大的电子地图，查询的结果让她张口结舌了：随阳市交警一大队。

“坏了，不是车被扣了吧？”沈燕脱口道，车牌和车都是假的这问题倒不算大，要是查到那几位公务员也是假的，可就真坏了。

“怎么办？要不打电话问问？”妮可征询道。

沉吟了两秒钟，沈燕做了个决定，拿着后座一部手机直接扔出了窗外，一屁股坐下道：“切断和青狗这几个人的所有联系，通知咱们的人，走。”

“好嘞。”妮可说着，解除了追踪。这辆停在高速路上临时停车点的商务车即时发动，加速驶离了。

同一时间，截停的车辆和滞留的人员正被带进随阳专案组驻地，不像平时那么大阵势，而是悄无声息地进去的。人进滞留间，车进仓库。戴着白手套手持仪器的宣冬青和络卿相根据要求，一人小心翼翼

地取走这些人身上的电子设备，全程密封，一人拿着仪器对整车进行扫描。

很快，在车尾厢的地方发现了信号源，立即拆解；就地对缴获电子设备的分析也发现了黑客软件，两个人快速做完这一切，才切断了信号。

门打开时，俞骏和向小园已经等在外面了，俞骏出声道：“直接说。”

“车辆和席青山的手机都有追踪，不过已经切断了。”宣冬青道。

“也就是说，已经惊动了？”向小园抱着万一之想，期待地问。

宣冬青和络卿相点点头。向小园有点遗憾地看向俞骏，轻声道：“不幸言中啊，肯定惊动沈燕了。”

“惊动沈燕问题不大，她就是来搅事的，就怕事不大呢……要不，反正他们在以假乱真，要不咱们也来个以真乱假，浑水摸鱼？”俞骏心思飞快地转悠着，几人听蒙了，没明白，俞骏眼睛一亮解释道：“对，逆风这个团伙也处处使用监控录像设备，那他在幕后也会很快发现是沈燕在捣鬼，而不是真的警察。那咱们乘虚插上一手，真真假假的我就不信他能分清，正好咱们趁这机会也可以摸摸这个连锁传销的底子。”

他解释着，看着向小园，向小园都没考虑就点头了。俞骏好奇道：“我以为你会劝我三思的。”

“劝什么劝，我都快憋死了。”向小园道。

说干就干，这一队借来的便衣警力马不停蹄地直奔随阳轻工业园区。冲在前面的现在是网警了，一个负责断电，一个负责掐网，不得不说这个诈骗团伙的警觉性相当高。那三个假税务、假市场监督以及假警察的出现，把这群人吓得跑得一个不剩，正好方便对人去楼空的神星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一次彻底搜查。

很快，他们发现了七处可通过IP远程连接的摄像头。培训文本、资料、名单搜出来排在地上的快有半屋子了。在移除远程摄像头，重新通电检索遗留的两台台式电脑时，楼外出事了。守着门口的两个人眼睛一直，吓了一跳，那些吓跑的人不知道怎么又回来了，个个气势汹汹而来，那便衣怒喝一声：“站住！”

“假税务、假警察来吓唬老子，兄弟们上！”当头一位一挥臂，他身边的人哗地就夺门而入，直接把两位便衣给淹没了。屋里已经听到动静的便衣愣了下，然后下意识地往一块儿聚。冲进来的看到情景来了个急刹车，面前那些便衣高举着武器，咔咔开保险的声音格外吓人，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枪哪。

“咋啦，咋啦，咋没动静啦！都没吃饱是吧？上头都说了那些是假警察，一群货吓得跟孙子一样，跑得比兔子还快。”当头的那人听着动静不大，骂咧咧地进来了，一进门眼一直，吓呆在原地。自己手下全老老实实地蹲在地上，手抱头，好几支枪指着他呢。

他下意识地扭头就跑，嗖地一个凳子飞来，嘭地直砸在腰上，这哥们儿哎哟了一声，向外跌了个狗吃屎，被上来的两位便衣给拧住了。

扔凳子的是俞骏，他拍着手从楼梯上下来，和这个被抓的来了个脸对脸近距离观察，然后摸着对方的口袋，搜出了手机。那人紧张道：“你们……你们到底是谁？我犯什么事了？”

“你说话带着颤音，明显紧张过度，先冷静一下……看好啊，我们都是真警察。刚刚抓了几个冒充警察的骗子，据他们交代，这里是个骗子窝点，在场的都是骗子。”俞骏持着证件道。

“不可能，我们这里是正规的电子商务公司。”被抓的那人解释道。

“那就不对了，你说你一正规的公司，怎么可能被几个假市场监督、假税务三两句就诈跑了呢？还有什么让他们解释一下。”俞骏道，里屋的宣冬青说：“他们注册了32家公司，纸质营业执照都在这儿，还有22台POS机，关联地址和账户全部不是这儿，目前流水有两千多万，不完全统计。”

这一说，被抓的脸色泛苦，气势全无了，俞骏道：“兄弟，这事你不能怨警察啊，你被同行黑吃黑了，我对你非常同情，来来，咱们上楼聊聊。”

这人被带上楼了，其实他是被最早关注到的涉案人员，也荣幸地成为本案最早落网的涉嫌诈骗人员，也是赵成功和刘小旦的上级、随阳这里的负责人——来晋虎。

这一次出警的警员见识到一位与众不同的警察，俞骏一会儿安排着络卿相通过来晋虎的手机发信息，一会儿又让来晋虎在微信里说话，安抚跑散的队伍。很快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里被惊散的团伙居然三三两两回来报到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自投罗网，有一个算一个，全给关到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的仓库，开始点名了。

盲人摸象，隔空较量

襄州窝点负责人马礼开车溜走后，直接去找的是王社会，话说他这会儿可是结结实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跑到王社会租住的城边村民宅时，王社会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这货擦着汗，像被狗撵一样往屋里跑，关上门直喘大气。

王社会有点不信，问道："至于吗，你怎么胆小成这样？"

"法人马英是我堂姐，那一查身份证就露馅儿。"马礼紧张道。

"为啥？瞎编个理由不就行了？"王社会道。

"我姐早死了两年了，瞎糊弄办个证还行，真查经不住。"马礼道。

王社会又气又好笑，斥道："你找个啥身份证不行，非找个死人的。到底咋回事？"

"我说不清啊。工商、税务、公安一起来了，现在工商不是叫市场监督嘛，进来二话不说要查证件，要查账、要查税务登记。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啥都没有，就等着割拨韭菜呢，哪经得起查呀？也是奇了怪了，一般都没人查啊，园区上千家企业呢。"马礼拍着大腿，痛不欲生，这可是快煮熟的鸭子……不，快长成的韭菜，全黄了。

"上来，雕哥在，一起合计合计，这地儿没人知道。"王社会拽着他进屋。

马礼好奇地问："雕哥什么时候来的？他不是在江离吗？"

"昨晚来的。"王社会顺口道。

两个人上楼进屋，傻雕早已起床了，估计是被吓起来的，正在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边抽边咳，两个人站了半晌只待咳声稍停，想汇报时，傻雕一摆手制止了，他说：“等等，不要急，不要慌，吃了干饭喝口汤，可别自己把自己噎死。”

“我倒不急，可公司里咱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都没来得及收拾啊，太突然了。”马礼道。

“再突然也不能急，等等，等等……”傻雕神经质般地重复着“等等”，他再镇定也看得出是装的。当骗子的没人不怕雷子，人被抓起来大家倒是也不介意，但介意的是，万一钱还没到手，人就被抓了，那就郁闷了。

说着“等等”时，手机响了，傻雕神经质地拿起来。看着有人发过来的视频，王社会和马礼凑上来。马礼一看被吓得一哆嗦，刚刚他在公司经历的事，可不知道咋地重现在傻雕的手机上，傻雕无所谓地说了句：“上头总得想点保护投资的方法，事前没告诉你们。不过老马你可真够呛啊，你们团队里的女员工，差不多快被你睡遍了，数你们这一组业绩差。”

这可真抵赖不了，马礼挠着腮帮子解释道：“雕哥，她们也饥渴啊，你情我愿不是个事啊。”

“没说是个事啊，是这几个人？”傻雕播着视频，那位吴领导在张牙舞爪地训话，马礼点头道：“对对，就是他们，这他妈穿制服的都这鸟样，惹不起啊。”

“别人干这生意靠眼尖，你靠的是眼瞎啊，这口音就不太对。”傻雕刚挑了个毛病，接下来的视频把三人看傻眼了。那三个“公务员”一等人走，便在公司里翻箱倒柜，电脑拔了线往包里一扔，抽屉里的银

行卡往包里一倒，铁皮的办公文件柜没钥匙直接用家伙一砸，连里头放的几条烟也不放过，三人洗劫得干脆利落，一看就不是公务员。

“唉……”傻雕看完了，气得肝火上升，无语地看向马礼和王社会。

对方可才三个人，最郁闷的就是这种阴沟里翻船，偏偏还是条传说中最能扛造的传销贼船，这比被人揭破男女糗事还让马礼脸红。他张口结舌，半天无语，差点儿要当场狂喷一口老血了。

丁零零……电话又响了，傻雕一接听，里面就传来急促的声音：“雕雕雕雕——”

“别叫雕哥了，咋啦？”王雕怒道。是包神星，他心里不祥的预感升起，急速问道：“是不是碰上税务和警察联合检查了？”

“啊？我去，雕哥你神了，这你都知道？”包神星夸张地拍马屁。

王雕气得已经说不上话来了，电话里包神星急急地道：“来了仨查证的，这一查准保露馅儿啊。法人登记的是我，我可屁都不知道啊，这会不会先抓我呢？”

“不会，没事，假的。”王雕道。

“不可能，你又骗我往坑里跳，怎么可能是假的？咱们是假的好不好。”包神星道。

“咱们是假的，他们也是假的。”王雕解释着。

“不可能，你逗我呢？咱们是假的是为了骗点钱，他们是假的是为啥，吃饱了撑的逗咱们玩？”包神星的逻辑居然非常无懈可击。

跟这货拎不清，傻雕说：“这个随后再说，你回去看看，要抓那么大个窝点，只去三个人？”

“一个人就够了，知道咱们是假的那还有跑？”包神星道。

“别跟我废话，滚回去，没事。”傻雕怒了。

“你吓唬我也没用，我和周扒皮早快到襄州了。我跟你讲啊雕哥，法人可是你让我登记的，要抓了我，我得先卖了你。”包神星听音是急眼了。

这没治了，傻雕把手机递给王社会了，让把那俩憨货带过来，省得乱闯坏事。

这头联系罢，王社会指示着方向，刚接到仓皇从随阳跑出来的包神星和周鹏，那头就又有消息来了。江离也出事了，几乎是相同的事，去的人、情节、过程像克隆的一样。这个损招恰恰击中了团伙的软肋，结果都是领头的一哄而散，扔下摊子，顾头不顾腚地跑了。

不得不说现代高科技还是管用的，最起码监控还原真相的速度足够快。坐下来刚歇口气的包神星和周鹏看得到现场也和马礼描述的如出一辙。这简直是强盗被劫，那种愤懑和羞辱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千言万语化成一句糟心的话，包神星拍着大腿道：“哎哟哟，咱们可把骗子的脸给丢尽了啊，好几十人全给吓跑了。”

“现在咋办？”王社会问刚接完电话的王雕。这趟组局，雕哥是引路人，很多智计自他而出。光凭有远程监控这一手，就足够让这群只会凭嘴忽悠的家伙马首是瞻了。

王雕略一思忖道：“上头让回去看看，走。”

“啊？现在回去？”马礼吓了一跳。

“你走没人拦你啊，不过这月分红就别想了，钱可都在上头手里分配。”王雕轻飘飘一句，直接把马礼打蔫了。

几个人挤到马礼的车上，加速往襄州市东宝信息产业园老窝疾驰，不一会儿便到了地方，沿途一直安静，并没有想象中警车追着或者公司被警车围着的情况。一个多小时前离开的公司就那么大开着门，一个人也没有，几个人远处看了看没啥情况，这才试探地往里走。

除了电脑被拿走两台、银行卡被扫了一抽屉，还有马礼的个人物品丢了一堆，其他损失倒没有。马礼望着一地狼藉，气不自胜地跌坐到沙发上。

这时，周鹏的手机响了，是微信的提示，他看了一眼道：“老虎发信息了。”

“说什么？”王雕问。

“他说没事，让大家都回去。”周鹏道。

王雕没吱声，掏出了手机，直接拨了来晋虎的电话。一接通，他便出声问道：“喂，老虎，我，傻雕，你们那儿啥情况？”

“被几个孙子给骗了，一个一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来晋虎道。

“损失大不大？”傻雕问。

“倒不大，丢了一堆卡，还有几千块钱，上头说是假的，我还没整明白。”来晋虎道。

“嗯，没事，竞争对手……那个，上头说你那边看不到影像，网也联不上了，是怎么回事？”傻雕问。

“停电了呗，轻工业园区这鬼地方，一个月能把路扒开三回，又把哪根线刨断了。我的人回来得差不多了，憨炮和周扒皮不知道跑哪儿了。”来晋虎道。

“别管他们，没事就好。”

“接下来咋办呢？这给搞得人心惶惶的。”

“虚惊一场，总比出事强吧？等等，很快就有结果了。”

挂了电话，王雕坐下来催着马礼，别郁闷了，快把人都招回来，队伍组织不易，可不能就这么散了。这倒也不难办，马礼开始拨电话一个一个联系，开始召回队伍了。

骗子在千变万化，反骗也在千变万化。

来晋虎挂断了电话，而随阳神星电子商务公司的来晋虎还戴着铐子坐在椅子上呢，他根本没有说话，而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一位警察操作着怪模怪样的设备，不知道怎么用他的声音和王雕对话。

操作者是位腼腆的男子，挂了电话向他微笑示意，一旁侧立踱步的俞骏拍拍来晋虎的肩膀问：“别犯傻了，电信诈骗出来这么久了，我们还不能电信反诈呀？这是把你说话的声调、声线、口音用电脑合成出来。恭喜你啊，你荣幸地成为这项警用技术的首位试验者。”

这份荣幸让来晋虎有点儿哭笑不得，更紧张的是，他已经发现警察知道的比他想象的多，这时候就得慎言了。偏偏询问他的这位，那病恹恹的眼睛像有透视功能一样，总能看穿他的心思。这不，稍一犹

豫，这位警察又提醒道："我知道你在揣摩我们知道多少，这个我真不能给你解释，怕吓住你……你这个团伙真没什么秘密，赵成功、刘小旦在我们这儿已经待了有些日子了。别说名字，我连你们的绰号都能叫上来。"

"我……我知道您是要问上头，可上头我真不知道是谁，他不可能告诉我们真名啊。"来晋虎道。

俞骏笑了笑，突然说道："管大军，绰号管毛，再往前你们上线是张光达，在监狱里蹲着。忘了告诉你，上次长安办的那起案子，你们在银夏市，也算涉案，跟我绕圈子好玩吗？"

来晋虎可没想到这出，他张着嘴瞪着眼，这还没较量个来回呢，人家已经都知道了，这可咋抵赖？

"问你个细节，你这儿知道得最快，而且接到消息回来得最快，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俞骏问。

这个并不神秘，来晋虎道："公司里有几处监控，是上头派人统一来装的，我们这儿的一举一动上面都知道。这和我们以前同村、同乡互相监视差不多，就是防着出事。"

"诚实，应该奖励。那谁通知你的呢？"俞骏问。

"我手机里……尾号9768那个手机号。"来晋虎道。

"认识吗？作为领导你的手机号，知道的人不会多啊。"俞骏问。

"金瘸子。"来晋虎说道，这一句听得俞骏和宣冬青竖起耳朵来了，就听他道："管毛说这是老大的电话，万一有事会直接给我们消

息。他告诉我，那几个‘公务员’在公司乱搜东西，肯定是假的，我就回来了，我都差点儿上高速走人了。”

“金瘸子？见过本人吗？”俞骏问。

“没有。”来晋虎道。

又问几句不相干的话，俞骏示意宣冬青，宣冬青在电脑里排了几组信息让俞骏看。这个尾号9768的手机号在近几个小时里频繁联系包括傻雕、来晋虎，以及已掌握和未掌握的人，电话信息都被锁定以及标注了。

俞骏示意继续和嫌疑人谈话，他悄悄掩上门出去了。下楼时，向小园正往上走，俞骏道：“到院外说。”

“院外也不方便了，随阳市局听闻这么大个团伙，已经派来两队警力。纸里包不住火啊，断电、断网瞒不了多久。”向小园追着他汇报着。

两个人一出门，已经有几辆警车驶来，俞骏头大了。这里头真要漏一个两个，怕是得走漏风声，他带着向小园走远了点儿道：“刚刚来晋虎交代，电话通知他回来的是金瘸子。冬青查到，这个号码在近几个小时里拨号不断，可能现在除了随阳这个点，其他的都稳住了。”

“是我们在追的八大骗吗？”向小园一下没捋清。

“即便不是，也是知晓内情的人，定位他没什么难度，他目前还蒙在鼓里。我在想，既然做了，咱们能不能把战果最大化。”俞骏道，因为“逆风”这个让警方一直投鼠忌器的存在，大家都憋得足够久了。

“这个……我们都当不了家，我是给你汇报个新情况。搜查发现，来晋虎这个公司还藏了一百多张信用卡，您看。”向小园拿着表格，是刚捋出来的，密密麻麻的卡号，几张照片，背面还贴着数字，看到这儿俞骏眉头一皱问：“还有密码？这是……”

“一部分是公司员工办的，一部分是用下线的名字办的，金额三到五万不等。刚刚询问得知，卡由公司代持，是作为下线加入购买公司订单的钱，这是个新的模式。我们一直纠结传销组织针对底层割不到多少韭菜，现在他们已经成功解决了——信用卡。”向小园道。

“也就是说，账面上那是表象，其实他们已经从信用卡里刷走了钱，进入不同的账户？”俞骏问。

向小园点头，兴奋里带着紧张：“对，全部是空卡，每个月以刷卡消费的形式还卡，就像市面上代还信用卡一样，给你还一万再刷出来，只需要100元不到的手续费，这其中银行要收取60元左右。”

“60比10 000，每月损耗60元就可以把10 000元的资金沉淀在资金池里？”俞骏道。

“对。不管什么时候砸盘，不管什么时候抓人，都找不到钱。他们可以以千分之六的损耗不断扩大资金池。”向小园道。

说着，俞骏脸僵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喃喃道：“我的天呐，这是……要割银行的韭菜？那银行难道一点儿察觉也没有？”

“有公司担保，只要没前科，特别是其中还有大学刚毕业的，申领一张透支卡难度并不大。而且像这种‘养卡’的方式，甚至可以自动提高额度。不过他们肯定做了手脚，信用卡发行都集中在几家地方商业银行。”向小园道。

“坏啦……坏啦……又来不及了。”俞骏端掉这个窝点的兴奋已经被巨大的惊恐替代了。如果随阳、襄州、江离几地都是这么个玩法，那幕后操盘的肯定已经洗劫了足够量的资金。这要打草惊蛇，恐怕又要留下一地狼藉。

“马上向谢副厅汇报，这里的情况知会周修文他们。外围都玩得这么巧妙，那万博保险核心恐怕玩得更吓人……沈燕还在搅局，万一两头起火，不管是吓跑了金瘸子还是逆风，我们又得功亏一篑了。”俞骏道，他急急地奔上楼，要重新审问来晋虎了。

向小园拨着谢副厅的电话，没料到是关机状态。这下她可心急了，赶紧找周修文，没想到得到一个让她稍稍放心的消息：谢副厅在航班上，很快就在省城落地，这个案子隐隐透出来的狰狞已经让两地省厅不得不联合应对了……

道长魔消，魔消道长

航班提示到站的声音刚响，周修文就伸长脖子等在接机口。过了不久看到谢副厅一行数人出站时，他迎了上去，伸手帮提行李，不过被谢副厅拒绝了。谢副厅直接握了握他的手，说了一句场面、客套，可听起来很暖心的话：“辛苦了。”

“就怕苦劳兑不成功劳啊，我的脑袋都快被这群骗子搅糊了。”周修文道。

“走，车上说。这是总局的几位，你们应该认识吧。”谢副厅道。

他们是周修文的几位同事，相互打了个招呼，匆匆出站上车，驾车的是一位外勤。周修文第一时间把几封整理好的纸质报告给了几位，是刚刚打印的，后面还有未来得及整理的信息，都是实时收到的，哗哗的翻页声音响了几十秒钟，几人扫完。总局的一位皱着眉头道：“突袭随阳窝点，会不会惊动他们啊？”

“这个俞骏呀，向来是胆大妄为。”谢副厅拍着报告，其他人听不出评价的褒贬。

“好坏参半，你们在飞行途中俞主任提供了一个新的想法，看最后一页。”周修文道，众人翻到了最后一页，周修文解释道：“他们给出的这个研判，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传销割韭菜的方式已经被发挥到极致了，如果想做短平快的诈骗，那就必须有针对性地选择高净值诈骗目标，似乎这个方式……是行得通的。”

“哦哟，这单玩大了。”有位惊讶道。

“洗劫银行？”另一位怔住了，不过想想，又觉得这种异想天开的方式透着某种可能性。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市场相对混乱的情况下，银行爆雷都不是什么稀罕事，有时候他们自己人都监守自盗呢。

众人的目光看向了谢经纬，谢经纬合上报告道：“我已经被骗子折磨得处变不惊了，我现在就关心两件事。第一件，逆风目标是否确定？第二件，零号处境是否有危险？”

“对不起，我可能要给您一个失望的答案，没确定逆风，也无法确定零号是否有危险，不过今天他还主动传了信息，几乎和我们发现的时间点一致。”周修文道。

“如果无法确定，我们就不能纠结于这一个特定的目标了，说不定他和金瘸子一样，是诈骗团伙故意扰乱我们侦查视线的一个托词，小

许，你把总局命令传达一下。”谢经纬把话语权交给了随行中的一位。

这是位和周修文年龄相仿的警员，他递上了一份未启封的绝密档案，出声道：“这是一把尚方宝剑，能斩多少妖，除多少魔，就看你们了。根据我们和境外电诈团伙较量的经验，只要能抓到这群职业犯罪分子三个要害处，那战果就小不了：第一是卡池、第二是资金池、第三是猫池。”

电诈需要大量的银行卡、公户，这是首要条件。诈骗得来的赃款要在这些卡、账户里来回划转，最后流向的地方就是资金池。而猫池就更神秘了，处理这些卡信息、账务信息、资金划转，以及选择针对性目标都需要人工或者电脑操作，集中操作这种事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猫池”。“猫池”是专为诈骗团伙服务的，找到它们不比找到逆风更容易。

“本来是一个难点，现在成三个难点了，我怎么觉得更难了。”周修文苦笑着，拆着密令。

介绍的许警官笑道：“我分析过你们的案情进展，同等体量的案子侦查时间在半年到一年我觉得正常，你们一个多月就到这水平，已经很让刘局动容了。而且这种体量我可以告诉你，猫池是绝对存在的，否则这么多银行卡还款、刷走，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去向又是不同的账户，得找多少个会计师才能处理得妥妥帖帖？还有远程监视，这比我们基层警员的水平都不差啊……刘局说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摁住和尚抄了庙，这最好的结果；第二种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也算是好结果；第三种是跑了和尚而且庙没找着，那你就等着回去领罚。”

周修文尴尬未语，有一位同行安慰道：“想开点儿，我们这不帮你来了，可别觉得我们抢功啊。”

谢副厅笑了笑道：“快看吧，我这是以德报怨，你给我失望的消息，我给你呢，是希望的曙光。”

可能文件袋里确实有货？周修文拿着一份薄薄的文件扫了几眼，脸色陡变，从失望一下子变成了惊喜。他兴奋地看着谢副厅几人，甚至激动得无法言语了，扫了几遍他不迭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是釜底抽薪啊，啧啧啧，怪不得你们这么轻松呢，敢情是都来抢功来了吧？”

“哈哈，必须抢，我老头儿都来抢了。刘局给的预计是三种，我们只有一种啊，摁住和尚抄了庙。同志们，有没有信心？”谢副厅童心大起，朗笑地问着。

一行年轻人跟着他起哄一声：“有！”

笃……笃……

敲门声惊醒了在会计师室沉思的胡会计，她招手让敲门的小姑娘进来。小姑娘是新招的，某副市长司机的拐弯亲戚。小姑娘长得清清秀秀的很讨人喜欢，进门时胡会计笑着问：“小玉，有事吗？”

“对账单我拿回来了。”小姑娘放下银行对账单，拘谨地站着。

这是会计部的正常事务，无非是每月定时跑趟银行，拿个对账单，胡会计扫了一眼没当回事。看小玉还站着，她慈蔼地笑着问：“怎么了，小玉，你好像有事？”

“哦……我……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小玉把玩着手指，像紧张。

“有什么该不该的，说吧，有什么困难公司给你解决。”胡会计笑道。

这更让小玉紧张了，她不好意思地道：“我刚来，公司给我这么高的待遇，又是安家费，又是服装费什么的，我都觉得受之有愧了。”

其实招来的这帮领导家亲戚，也没指望有什么能力，胡会计笑一笑刚要安慰她，却不料小玉说：“我学过会计学，关于咱们公司，我……我有点儿建议……”

“哦，那太好了，说说。”胡会计心里一抽，暗道坏了，吃闲饭的要管闲事，那可要出事。

小玉鼓鼓勇气道：“我梳理了一下公司的账务，有好几个问题。第一是江离、襄州等几个分公司，他们的往来账目还没有建起来，就是基本的流水账，这个漏洞会很大，收保费也不规范，有的还是从员工卡往公司户里转；第二是向总公司汇缴的保费，似乎和咱们原始账目对不上号，很多没有计入，这将来理赔时会很麻烦；第三是我看到了咱们公司出具了60多封保函，大多是给电子商务公司做的贷款担保，这可是个高风险行业，而且总公司有文件，对于此类业务是持不支持态度的……”

小姑娘林林总总说了一堆问题，胡会计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她，末了，胡会计突然问道：“你还没有工作经验吧？”

小玉愣了下，点点头。

胡会计起身，想了想，笑笑，慈蔼地说道：“你的问题这么多，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学习了十几年又上了大学，还参加了公考，算是接触社会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你曾经憧憬的一样吗？”

小玉想想，神色黯然地摇摇头，肯定是就业后已经被社会捶过不止一遍了。

“那就对了，你憧憬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一种公平环境，而真实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充斥着各种合情不合理或者合理但不合法，甚至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事。你得学会接受，而不是抗拒身边的这些事，我们公司已经够规范了，很多保险公司连底薪都不给，那可是赤裸裸的剥削。你认为哪种更好？”胡会计道，轻轻地揽着小玉的肩膀。

小玉又想想，嘬嘬嘴，尴尬地笑笑道：“对不起胡会计，我就是尽到义务，提醒一下。”

“谢谢，我一定会转达给总经理的，忙去吧。”胡会计送走了小姑娘。小玉刚出门却不料看到总经理正走进来，她像做错事一样低着头走了。匆匆而来的陈策好奇地看看小姑娘，掩上门问：“怎么了干妈？”

“本来养个吃闲饭的，来了个专业的，都看出账目一堆毛病来了。”胡会计哑然失笑道，他看陈策表情慌张，出声问：“怎么了？”

陈策俯身简要交代几句，听得胡会计耸然动容了，轻声叱道：“小看这个女人了，损失大不大？”

“损失倒不大，就是场子里的电脑、身份证、银行卡被卷走不少。”陈策道。

“坏了，这女人是要砸场，现在可真有这能力了。”胡会计道，这一行警察是天敌、同行是冤家，实在是防不胜防啊。她头疼地揉着额头像是思考应变之策，陈策小心翼翼地问：“我不确定她是要人还是要钱，目前还没有看到消息。”

“都要。境外玩电诈的这帮人不讲究，所到之处肯定是蝗虫过境。不要对他们有期望，更何况咱们还结结实实坑过人家不止一回。”胡会计道。

“那怎么应对啊？现在主动权可全在她们手上，她砸盘很容易。”陈策道，那些东西真要扔给警察，基本就完蛋了。

“你跟我说说，你究竟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胡会计话风突然变了，斜斜看着这位半路子嗣。陈策稍显慌乱，明显没料到这个时候跳出这种问题来，胡会计继续道：“这个盘虽然不小，可还不至于让沈燕这么拼着命砸，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也没什么，徐则臣有点儿东西存在我这儿，也有我一份。”陈策道，他的表情肃穆了，警惕地看着胡会计。

可能提防，可能觊觎，身处这一行恐怕连至亲都信不过。胡会计凝视着他，良久，她有点儿失望，喃喃自语道：“终究还是半路结缘……我不问你了，只提醒你，你藏着的秘密就是沈燕不放过你的原因。她现在是穷途末路，不要期待和解，她一直在搅局的原因，是在找你。”

“那我……怎么办？”陈策求计道。

“该挪窝了，咱们的缘分尽了。”胡会计有点儿伤感地道，她有时奇怪自己的直觉总是能嗅到危险降临的气息，比如现在。

这个提议却让陈策十分惋惜，他有点儿不舍。胡会计笑着道：“我也舍不得，但我更小心……我提醒过你一句话，还记得吗？”

“谁也别信。”陈策脱口道。

“对，包括我。”胡会计严肃道。

这是针对已发生的事，还是针对正在发生的事？陈策有点儿混乱了，而胡会计已经款款起身离开，招呼都没打。陈策有点儿郁闷，觉

得自己说错了话。可他又分不清干妈是舍不得对他生气，还是对他隐瞒着秘密生气，反正似乎真的生气了，干妈就那么走了。

正处在混乱间，手机意外地响了，他看看，是傻雕的号码。这枚暗棋布置得很特殊，没有人怀疑到傻雕这个小卒子其实处在棋眼的位置。他直接接听了问：“什么事？”

“所有的手机都接到了一个信息，我发给您，我们看不懂。”傻雕问。

“发过来吧。”陈策接听后，直接挂了，然后信息声音响起，他一看，有一行英文字母，是一个IP地址。他似乎并不畏惧有黑客入侵什么的，直接点开了网址。是一个视频片段，录着成堆的电脑、银行卡、身份证、账本，有整整一后车厢。

这是预料到的威胁，陈策看着视频里显示的一行英文字母，他认识这个网址。下意识地确认这里安全之后，他切换了手机卡，用电脑连接手机的热点网络，然后迅速在电脑上运指如飞地操作。不一会儿，重启的电脑成了一个不同于Windows的奇怪界面，他联网，进入。巨慢的网页慢慢显示，这种老式、几乎原始得和几十年前网络初兴时代的论坛界面一样的网页，有着传说中让人色变的名字：暗网。

他在论坛里的ID是两个花体字字母：NF。这是一个让他既感觉骄傲，又时时恐惧的ID，因为ID持有者是警方红色通缉令追捕的计算机犯罪人员：

逆风。

“他现身了。”

妮可在车里道，一模一样的界面，刷新到了留言，是一串奇怪的数字加字母。妮可记着这些数字和字母，顺手拿起手机输入，边输边道：“他给了一个即时通信的号码，阅后即焚。小样，吃不住咱们折腾，沈姐，你这借兵可是神来之笔啊。”

“你陪他聊聊。”车后的沈燕懒洋洋地道。

上线，连接，两个黑客的通信都是层层加密，没有人会期待追踪对方。妮可拿着手机扬一扬问：“他向您问好。”

“礼貌地向他问好。”沈燕笑了。

“进主题了，他问咱们要什么？”妮可问。

“你先问他能给咱们什么？”沈燕道。

输着文字的妮可很快回道：“他说给我转两个亿，黑我们的钱连本带息还给我们……哦，这混蛋现在口气蛮大的啊。”

“好啊，让他现在转，账号马上可以给他，而且是境内的，不会受到限制。”沈燕道。

妮可输着，等了片刻道：“他说给他三天时间，而且请咱们不要砸盘，否则散了伙大家都捞不到好处。”

沈燕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妮可回头看她，她怔了片刻说道：“答应他，三天后的现在如果他没有出现，敢耍花招儿，别怪我砸得他一无所有。”

妮可输着，说：“他答应了。”随即向沈燕亮着手机，用一个“DEAL”结束了对话，随即对话框像粉碎一样在手机屏幕上消弭于无形。沈燕出神地看着，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过了许久，妮可好奇地问：“他会给我们钱吗？”

“不会。”沈燕表情僵硬，眼神发滞，不过思维却在快速地运转着，给出了一个肯定以及确定的判断：

“他要跑。说不定已经准备跑了。”

知名而不识人知面，如果跑了恐怕是最差的一种结果，但沈燕却一点儿也不失望，在她慢慢恢复表情的脸上，却奇怪地显示着一丝邪魅的笑容……

紧锣密鼓，排兵布阵

“俞主任，俞主任……”

向小园又匆匆奔出来了，拿着一大摞纸张。俞骏此时正忙着和地方警力协调，毕竟不在中州，可又是同行到了自己管辖区，面子上是不怎么好看。直到省厅直接通了现场电话才把这些警力劝退，让他们以协助的形式退居外围，不过个个看上去都有点儿愤意。

回头的俞骏无奈地道：“又怎么了？急成这样？”

“告诉你，你比我还急，您看这个。”向小园递上去，是缴获的那摞营业执照，他愣愣地问：“怎么了？假冒的？”

“要是假的还真不怕，这是真的，如假包换，实实在在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而且法人都在这个公司，一共三十二位。”向小园道。

“那又怎么样？”俞骏道。

“我要告诉你，这三十二家公司都有贷款，激动吗？”向小园撂出个猛料来。

奏效了，俞骏脸色一凛，不信地问：“什么？怎么可能？”

“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他们都是以‘扶持小微企业’的形式得到了贷款。法人是团伙找来的，就搁公司里待着啥也不干，每月挣三千五，而贷款额度，最少三十万，最多的像神星电子商务公司，有一百万。都是通过地方商业银行贷的款，贷款到账，当天就被提走了。”向小园道。

“我去，又是连环骗。”俞骏吓住了，随着向小园奔进了屋内。俞骏直接闯进一个突审的隔间，看着刚成形的笔录，又看看犯事的人，一个耷拉着脑袋的小年轻，估计是刚步入社会的那类学生娃。他像做错事一样，紧张地一直拨弄手指。

“孩子，你多大了？”

“二十二。”

“毕业多久了？”

“不到半年。”

“你知道法人要对公司经营负法律责任吗？四十六万贷款的清偿，你扛得起吗？”

“……”

年轻人不说话了，头更低了，然后响起了啜泣声。俞骏苦着脸看着笔录，案由是老乡介绍了这么个工作，又以开办个公司将来方便生意做大，于是在公司领导来经理的劝说下就注册了一个。至于贷款怎么运作，他丈二和尚根本摸不着头脑，只是糊里糊涂地签了几个字。交代的情况是：公司的几十人都签了，他也就签了，他是乡下来的，公司给的待遇和福利不错，他一直对公司心存感激，云云。

憧憬一下子破碎的那种打击可足够大了，那娃哭着哭着扑通一声跪下了，声音嘶哑地求："警察叔叔，我真不知道……我真是被人骗了，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贷款的事……我不能进监狱啊，我刚毕业，一进去这辈子就毁了，我可怎么见我爸妈呀……"

"铐上吧，带出去。"

俞骏硬邦邦地撂了句，向小园面色凄然，叹着气，不过还是给这个年轻人戴上了手铐，警员随即把这个哭哭啼啼的人带走了。

"别看我，这个混蛋都落网了还瞒着这事。"

俞骏怒火中烧，往楼上去了，肯定是去收拾来晋虎。向小园生怕俞主任脾气上来，紧跟着奔上去劝道："俞主任您冷静点儿，我们都快气炸了，可还得憋着，一个随阳就这么多事，恐怕雪球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你们的信息和大数据上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大的情况没有一点儿预警。"俞骏怒问。

向小园无语地说："那三十二家公司和神星电子商务根本没有关联，法人找的都是没前科的普通人，银联的数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互通，我们有什么办法？"

“那就赶紧想办法挽回损失，马上统计一下，究竟有多少。噢对了，随阳万博保险负责的是什么人？”俞骏问。

“周鹏，绰号周扒皮那个，和包神星一起溜的。也就在市里租了个办公地点，他们人基本没去过。”向小园道。

“这个怎么办啊？就这种速度简直是坐视犯罪得逞。”俞骏气愤难平道，可却无计可施。

这时，电话响了，一看是谢副厅，他拿起电话急急汇报：“老领导，可能出大事了，我马上给您汇报一下……啊？不听，好好，我听。”

俞骏听着，愤怒的表情慢慢变得惊愕，惊愕后又慢慢平静，不知道听到了什么。不过他转瞬仿佛换了一个人，而且似乎那平静的表情后面还藏着笑意。向小园好奇地问：“谢副厅带来了什么灵丹啊？”

“告诉你就不灵了。快，马上统计这里所有卡、账户的关联信息，包括手机卡、银行卡、个人身份信息、社会信用代码等，所有关联的全要……两处省厅在布一盘大棋，我们这里将是第一枪。”俞骏安排着，话没说完人已经进去了，把向小园愕然地撂在当地，她想了想，没有跟进去。

她不用猜都知道肯定要去掏来晋虎的更多情况，不过她没猜到俞骏用了另一种方式。俞骏给来晋虎倒水，点了支烟，这货受宠若惊的，快成惊吓了，紧张地说：“政府啊，我全都交代了，您这是……”

“所以给你奖励呀，你这个人有眼色，人又聪明。”俞骏昧着良心使劲儿表扬这货。这货尴尬地看着俞骏，知道没好事，反而不敢吭声了。

“这绝对不是谬赞。你看你，个人名下不见钱，个人账户没动过，将来只能找法人麻烦，嘿，你还屁事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搞的贷款不少啊。我就纳闷了，那么多钱，他们给你分多少啊？”俞骏问。

“真没分，不信您查。”来晋虎严肃地道，表情跟真的一样。

“呵呵，我和骗子打了几十年交道，七十二行，诈骗为王，传销可是诈骗中的王中王。即便分了钱我们可能也查不出来，而且你分的这点小钱，还真架不住耗费那么大警力……老来，我直接跟你说，我可能找不到更多证据指控你。”俞骏道，这句话让来晋虎的脸上有了点小得意，可不料俞骏话锋一转道：“问题是，现在下面异口同声地指证你，你说就即便没证据，这么多口供，将来法官不得硬判你。再说，你这是个连体团伙，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敢保证其他团伙成员都有脱罪？没有交代你？”

哟？！这是个问题，来晋虎脸一抽，紧张了，毕竟这次来得太突然，根本来不及任何预防。他眼睛骨碌碌地转着，直到现在都没明白面前这个警察要干什么。

“你这人聪明，咱们糙话讲明理。咱是骗子，不是君子，到现在你要是还不懂自保，那可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啊。其他人的事你不说可没机会了。”俞骏终于把目的说清了，来晋虎眼皮跳着，估计心里盘算的频率不低。俞骏抓住这一刹那，一拍他肩膀道：“那算了，我敬重你是个有远见的骗子，你却当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傻子，没得谈了。”

俞骏一提一摞，最后又一吓，来晋虎脱口道：“不，不，没有没有。”

“还是没有？”俞骏问。

“不是不是，没有当警察叔叔是傻子，我这不正想着呢。”来晋虎立马把态度换过来了。

俞骏一掏烟，给这货再点上一支，这货满嘴喷着烟，咬牙下了个决心，曝出来了:“找老卡，史秋魁，所有的卡经他手……贷款那事我真不清楚咋办的，我也就是哄着那些憨娃签个字而已。其实连我都不信能弄出钱来，银行可比骗子精多了……嘿，谁可知道还就成了。”

“那谁联系你的？银行贷款肯定得有一个中间人。而且最起码得面审面签啊。”俞骏问。

“一个胖子，我真不认识，有这么胖，脸跟着大冬瓜一样，腮帮子直往下掉。大额款项他来带上人走个过程就办了。”来晋虎比画着，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太过明显，宣冬青一搬电脑问:“是他吗？”

石金山的照片显示在屏幕上，来晋虎凛然点点头，有点儿惊惧地看着俞骏。俞骏笑道:“我都说了，我们掌握的可能比你想象中的多……襄州谁负责？”

“马礼。”

“江离呢？”

“管毛，就是管大军。在江离，他手下一人顺便就办了。”

“那管毛干什么？”

“保险公司总经理呀，老牛了，数他们的业务量大。他们老家银夏那边一个县城，往他那儿就去了一千多人，业务都出省啦。”

哦哟，俞骏一阵胃疼，都说贼胆包天，其实比起骗子来，可真是小巫了。他忍着愤懑和怒意，面带笑容地和来晋虎聊着，那货着实放

松了，侃侃而谈，而俞骏的心可抽紧了，真不知道这雪球究竟有多大。

荆汉市，省厅直属的信息指挥中心，刚刚完成数据迁移的案情信息显示在中控大屏上，可以直观地看到襄州、随阳、江离等几市已经全部陷落，密密匝匝的红点遍布电子地图。周修文正给荆汉方面参案的介绍情况。这是根据获取的关联手机号、银行卡号所在地标注的信息节点，不一定准确，但能证明的是几个密集点，确实是诈骗团伙的聚集地，而且随着随阳方面的信息向深处挖掘，可能在几个小时内，信息量还要翻一倍。

“刚刚得到的消息。”一位保密员传递着传真电报，显示在中控大屏上。

这是在滨海的万博（中国）保险公司的查询记录。荆汉方面看着这个年纪尚轻的主要嫌疑人陈策，一番面面相觑，十足地不信。

“他这是相当于一个保险代理的身份，在荆汉开展保险业务是经过审批的，银监保监没有示警啊。再说，时间还不到三个月呢。”一位省厅警督质疑道。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参阅一下中州的货到付款诈骗案、长安的虚拟传销诈骗案，这几起案是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的作案手法屡屡出新，特征是，很擅长制造骗中骗、连环骗的作案设计，所以其中主要成员也屡屡逃脱我们的追捕。”周修文道。

“那这怎么设计？都是合理合法的保险，最起码目前没有掌握犯罪证据。而且，他们和臭名昭著的传销，这风马牛不相及呀。”那位警督道。

“以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可以给您介绍其中的一种方式。”周修文道，“传销最擅长的是拉人头洗脑，如果他们盯上刚步入社会、履历清白的人，比如刚就业的大学生，以这些人的名义开一个公司。如果这时候，有这样一个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给这样的公司担保贷款，那成功率就很高了吧？除了贷款，他们对这个公司的法人或洗脑或人身限制，那样的话，是不是就不容易发现了……时间真的不需要很长，有几个月就够了。在总公司发现问题时，他们肯定已经逃之夭夭了。”

“可能吗？！”荆汉方面的警务人员吓了一跳。

“呵呵，目前已查实，随阳这个窝点注册了三十二家公司。法人就在该公司，每个月领三千五的工资，很多法人是稀里糊涂地签字，都不知道自己背上了几十万的贷款。”周修文道，屏上亮出了一摞营业执照，质疑的人一下子闭嘴了。

“那银行？”有个刚出声，出了半截儿就咽回去了。

针对银行的骗局太多了，甚至很多银行内部人员就为骗子大开方便之门。现在除了四大国行，形形色色的商业银行、农商行，再加上各地的地方银行，可下手的地方还真不缺。

“那我们还等什么？”荆汉方面的这位警督问。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来，坐下来让总局几位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是下午四点四十，事发太过仓促，抓捕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几个关键点尚需商榷。”谢副厅安顿大家围着一张圆桌，从沈燕到毛二，到宋朝，从陈策到石金山，到王雕，到管大军，到卡霸史秋魁，众警像听评书一样听着这两拨诈骗团伙的渊源，那恩怨情仇真个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在众人了解情况的间隙，周修文悄悄踱出了信息中心。他在走廊拨通了巫茜的电话，一接通他就急切问："有进展吗？"

"我们已经检测到了维护日志，但是如果不上线的话，无法准确定位啊。"巫茜道。

"大致方位可以确定吗？荆汉可太大了，你的信息直接关系到警力布置啊。"周修文道。

这是根据资金追踪确定的一个走向，部分账户资金通过购买游戏币充值的方式进入了一家游戏网站，服务器在香港。这时候追赃款没有意义，大概率的情况是根本追不到。专案组更多的期待是，通过这个网站反追踪到诈骗团伙核心"猫池"的位置。

连续十几个小时无果，现在周修文有点儿后悔派去的力量太过薄弱了，可现在恐怕远水也解不了近渴。犹豫间，巫茜歉意地道："周组，我们竭尽全力了，可他们像消失一样根本没动静，如果现在有办法让他们动一动，给我们争取几分钟时间就能追到。"

"好，我想想办法。"周修文道，挂了电话，另一个电话拨回了总局，寻求技术协助。

斗十方是被一阵呻吟声惊扰醒的，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时，王自光正在给毛二脸上的青肿处抹药，这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毕竟是在脆弱的部位，再硬打的人也吃不住二次蹂躏。王自光可就惨了，帮个忙还得挨着骂，难得的这货居然还能赔出笑脸来。

斗十方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从床上坐起来。另一头宋朝正在发呆，看着脚下的几个大包。桌上排着身份证、银行卡等缴获的东西。中午接到沈燕撤回的命令，斗十方回来倒头就睡，敢情宋朝根本没

睡？恍惚中，斗十方觉得这货有点儿像俞骏，面对着支离破碎的证据似乎在寻找被隐藏的真相。

“我说老大啊。”毛二出声问了，“你没事的时候看着比谁都紧张，快出事了吧，嘿，你倒闲了，睡得呼呼的。”

刚入伙的人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睡得轻正常，斗十方可没想到这细节都被毛二注意到了。他使劲摆摆臂道：“可叫你说对了，快出事了，出事也就意味着完事……哎老宋，我们的钱呢？你再不给，我可直接朝沈老板要了啊。”

“老大这个就没必要了，沈老板那是出了名的大方，只会超过你的预期。这点我拿脑袋担保，您就放一百个心。”毛二道，王自光一听乐了，期待地问自己能弄多少。不料毛二可没给他好脸色，直接一个“滚”字打发了。

毛二坐起来，宋朝纹丝未动。斗十方踱到他面前，顺手拿起了他的烟叼上一支，又摸宋朝的口袋找火，宋朝气得白了他一眼骂道：“一边去。”

“别呀，有什么想不通的，我指点你一下。”斗十方大大咧咧地道。毛二说：“老宋在揣摩这是个什么骗局。”

“哦，这个我就专业了，我估计也就是三重，诈骗、托骗、冒骗。你们不了解八大骗的门道，这拨人是以玩心计为主，玩科技为辅，和电诈还是有区别的。比如你们呢，一窝端一窝死，而人家呢，是有层次感的。你端底层，中上层没事，上层出事，下两层安全，不管哪儿出事，其他关联隐蔽的人都有充分的机会溜走东山再起。”斗十方道。

这把老宋听愣然了，毛二一把推开王自光，明显好奇心起。宋朝可能是真想不明白，直接一拽斗十方拉到他坐的位置，请教道：“继

续，什么骗来着？”

“很简单嘛，比如，这是第一层。”斗十方拿着老宋的烟盒，往桌上一拍，解释道：“传销的功能就是拉人头、洗脑、掏腰包。今天你看吧，遍地都是信用卡，这其实就可以猜到了，肯定是拉上一拨新人，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办卡，然后以消费的形式刷走钱，这一下子解决韭菜太穷不好割的问题。”

“这点我能想到，那第二层呢？”宋朝问。

“既然涉及银行了，那办卡太便宜他们了，从银行搞钱的方式可多了啊。”斗十方道。

“说得这么轻巧？”宋朝不信了。

“可能比说的还轻巧，别忘了逆风是干什么的。去年长安一案光银行在职人员就处理了几十个，反正银行又不姓私，他们有什么不敢倒卖的？我不知道现在第一层是个什么情况，不过我想应该和银行业务有关联。如果知道可以告诉你。”斗十方问。

宋朝翻翻包里，拿着一枚胸卡示意：“有可能是这种？”

万博保险业务员的身份，斗十方一笑道：“那就简单了，搞诈骗、卖保险、玩传销，三者有一个共同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不要脸？！”王自光举手了。

“抢答正确。”斗十方笑着道，王自光一乐，毛二直接一脚把他踹地上了。笑着的斗十方继续道：“那这就三位一体了，既然能办卡，那办个证开个公司更简单。如果有保险公司出保函提供担保，那不管信

用卡还是贷款都会变得非常容易，即便不容易，这些人也能让这种事变得容易，这点没疑问吧？”

宋朝点点头，他相信骗子有这种能力。

“这就简单了，第一层传销，有大量的人头可用，以这些人为基础，身份信息可以申请办卡、开公司，不断地拉人，就可以不断地有卡和公司累加起来。第二层，通过表面合法、经营盈利的公司再加上保险担保，可以从银行不断抽血，反哺养活团队的消耗，等于不用花多大代价就把这个雪球滚大了。”

看众人听愣了，斗十方又把一摞银行卡往两层上面一堆道：“最关键的是第一层，假如真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话，那就太容易操作了。第一，有保费收入，这个收入可以做成两条线，一明一暗，明的上交，暗的装口袋。别不信啊，有过这种先例。第二，可以以保险公司的名义重复担保，明面上的保费就是最好的保障，没人会质疑。第三，可以以保险产品的名义销售，反正收的是现金，卖给你的是未来，而未来我肯定早跑了。第四，估计还有，我一下想不出来……咋样，够不？”

“可能吗？”毛二愣了，宋朝质疑道：“开个假的保险公司诈骗？你哄鬼呢？”

“鬼神难欺，活人好骗，我为什么要冒充呢？我就正正规规地开一个嘛，反正现在保险代理公司遍地开花，能有几个屁股干净的？我其实就想短平快捞一把就走，有啥不行的。正常理赔也得拖你两三个月，这时间早够我狠骗一拨了。挂羊头都能卖狗肉，开保险公司为啥不能搞诈骗，反正都是要砸盘走人，什么形式很重要吗？”斗十方道。

诈骗——托骗——冒骗……宋朝恍然大悟间，有点儿目瞪口呆，饶是像毛二这样胆大妄为的也吓住了，他出声问：“老宋，他说书呢，还是……”

“应该差不多，我的经验是，凡你不敢相信的，就是真相。”宋朝接受了，好半晌回不过神来。斗十方却一拨拉桌上的卡和身份证，全扔到了包里，笑着问宋朝道：“咋了老宋，你这骗子的命，咋还操着条子的心啊？”

“呵呵，观摩同行经验也是一种进步嘛，那咱们准备下，有可能接下来要针对猫池了。”宋朝道。

猫池是团伙的核心，也是最神秘的一处所在。毛二道：“那得妮可能找着啊？”

“放心吧，妮可水平不比他差。”宋朝道。

“错，绝对不会。”斗十方说，他拍着桌子提醒道，“我们屡屡险胜是因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猫池那样的要害，对方那看得不比什么紧啊？能给咱们留下机会？”

这一说又把宋朝打击了，他看向斗十方，郁闷地问：“咋自从遇上你，我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你说接下来干什么？”

“借你一句话，凡你不敢相信的，就是真相。以我看啊，会是另一种情况。”斗十方想了想，很确定迸了一个字：“撤！”

“切，不可能。”毛二道，“沈老板不会放过他。”

“看，你不信了吧？沈老板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看的是人心。这种人就像老宋说的，是具有大智慧那种人，大智慧的人呢，看事物可能

从起点一眼就看到终点；而小聪明的人才会玩手段，什么诈骗，什么黑客，等等，一切手段在大智慧人的慧眼中，都是浮云。”斗十方摇头晃脑地道。看到几个人都愣了，他还以为被自己镇住了，还是王自光给他指了下。他惊讶地回头时，恰看到门口侧立着沈燕，正笑盈盈地听着他吹牛。

“我严重怀疑你在故意拍马屁呀。”沈燕笑靥如花，笑得煞是迷人。毛二和宋朝跟着嗤笑，斗十方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说道：“没有没有，我跟他们瞎扯呢。”

“听得我这么开心，我得给你这个面子啊。”沈燕笑着道，“你们几个收拾一下，准备走了。撤！”

她关上门，笑着走了。房间里斗十方也在笑，笑得开心至极，贱相十足，刺激得那三位郁闷得都不愿搭理他了。不过不得不承认斗十方还是有独到之处的，这一行人在天擦黑的时候离开了旅游点民宿区，还真撤了。就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国道路上。那种只有大卡车行进的老路，连后续的追踪也无法跟进，潜伏的外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消失。

第六章 雷霆手段骗子落网

疑窦丛起，千丝万缕

“零号失去联络！”

一条简短的信息显示在谢副厅的警务通手机上，他暗暗叹了一口气，又悄悄装起手机，佯作无事一样端坐在会议圆桌的首位。此时周修文正在侃侃而谈：

“……惊动总局的是这个网站，这个案情要从半年多前说起。我们一直在追踪国内黑产，最终在长安丰仪银杏基地，一个黑产窝点被中州和长安警方联合端掉，不过当时端掉它时已经到了尾声，他们在发现预警后已经做了数据迁移，我们截获的是备份。从去冬到现在，我受总局命令一直在追踪它的去向，很遗憾我们并没有追踪到，反而本案中一个嫌疑人无意或者有意给我们提供了信息……

“是沈燕，在用‘新闻’诱拐诈骗团伙入坑时，通过一个网站下载链接设套，那个网站恰恰疑似逆风的手笔。在座的心里可能都明白，一般同行黑吃黑互咬时的信息，可信度比审讯发现还高。

“总局对该网站分析之后发现：其一，这里的会员是邀请式的，联系是单向的，和逆风最早建设的发财网运作模式一致；其二，该网站的构架、设计、计算语言使用习惯以及编程习惯，基本和发财网一致；其三，国内兄弟单位侦破了两起洗钱案，和该站有关联，据落网

的嫌疑人交代，原始的需求信息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大家看，我操作一下。”

他打开一个简单的网页，叫“久久财富网”，页面上有大量的赌博信息，差不多和能看到的非法网站一样。周修文点着一个隐藏点，跳出了一个对话框，输入密码后，慢慢地显示出一个简单的论坛页面，就听他介绍道：

“逆风是部督在逃的计算机犯罪嫌疑人，他经营这个产业有十年以上了，所以客源很广，东南亚一带大部分诈骗庄家都和他有过业务往来。正常登录后的流程是这样，他们邀请你加入，你有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才能登录。登陆后或者发布消息，或者发布需求，建立联系后再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因为犯罪分子联系方式可能都有不稳定性和保密性，这个类似暗网的设置，恰恰满足了境内外犯罪分子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同时也满足逆风自己的需求，因为他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转移、洗白渠道。”

“我提个问题，您有密码，我们的网安似乎进去了？”荆汉一位同行问。

周修文笑了笑道：“这使用的是被捕嫌疑人的密码，用不了多久信息公开后他就会被注销。即便我们能进入网站，也没有更大的用处，这是个信息交流联络的中转站，相互并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涉及任何收费或者转账。简单地讲，这其实相当于犯罪分子的一个‘朋友圈’，让他们互相建立联络而已。”

“另一个问题，这个境外网站和荆汉、随阳等地在发的诈骗案，是如何建立联系的？仅凭沈燕有意无意的泄露？”荆汉方面又一位问道。

“我们一直怀疑该案有自建的‘猫池’，因为要处理大量的银行卡、公户、身份证等信息，还要远程完成复杂的账户划转。目前查到的账户和银行卡分几大类：第一类是通过POS机刷进不同的账户，有的已经注销；第二类是以正常货款的方式进入异地小微企业；第三类是以正常工资、奖金等收入的形式化整为零，甚至是提现走的。总局一直在追踪这些资金划转方的网络痕迹，发现他们使用不同运营商的网络，几乎是三天一换，不过属地改不了，都在荆汉市。更直接的证据是前面刚刚侦破的这起洗钱案里，嫌疑人掌握了上百个账户，这些账户总局进行大数据回溯和原判，其来源……很有意思了。”

周修文播放着数据透视表，此时在随阳发掘出来的信用卡信息、公户信息，其划出资金正在和非法账户建立着越来越多的联系，最多的经过了十次以上的划转，跳转了不同地区的数个银行，看得警务人员倒吸凉气。要是没有终端截获的这些银行卡和账户信息，这要是一笔一笔去查得把人累死。

沉默了片刻，谢副厅开口道：“基本案情就是这样，本来一直僵着，我们无法确定这个雪球滚到了多大。总局几位在追逆风和黑产团伙，而我们在追几个诈骗嫌疑人，我们一直怀疑这是合二为一的事，直到资金建立关联后才确认。不瞒大家说啊，我是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假托一个保险公司之名，行诈骗之实，你们敢想象对整个社会和市场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吗？所以总局才痛下决心，不能等瓜熟蒂落，要直接来一个半途出击。”

可能确实不敢想象，试图质疑的荆汉方面参案人员表情复杂。毕竟是自己地盘上的事，如果再晚一点儿，让嫌疑人携款跑路，那偌大的烂摊子恐怕得激起群体事件了。

“我们……没什么说的，哪怕顶着再大的社会压力，也得把这群作奸犯科的人缉拿归案。”荆汉市参案领队表态了。

“我相信，可现在有个问题需要我们统一一个共识。”周修文道，视频切换了一个画面，是机房，画面上有两个人，正在等着，没有声音。就听他解释：“久久财富网的服务器在香港，我们的警员已经查到了上一次的服务日志，解析后发现在荆汉市，不过是几天前了……现在的问题是，人好抓，他们跑不到哪儿；钱也好找，现在的资金管控他们来不及转移出境；最难的是找到这个‘猫池’，把这群隐藏在暗处的嫌疑人揪出来。”

“这个就难了，有什么好办法吗？”荆汉的一位问。

“办法……倒是有，可以采取DDOS攻击的方式，比如CC攻击，模拟多个正常用户不停地访问论坛，造成服务器资源的浪费，网络拥堵，中止正常访问；或者攻击DNS，或者混合攻击……在出现这些情况时，作为网站的管理员会上线优化路由及网络结构或者安装入侵检测工具，如NIPC、NGREP等，或者扫描检查系统，解决系统的漏洞，或者检查这些文件的变化……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击，而是让他们的管理员上线反追踪。”周修文道，看着几位参案人员并非这个专业，他敲敲额头换了一种说法道：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这个网站看作一个饭店，有人想找到老板敲诈他，就用了一种不直接的方式，雇了几十个流氓，一下子把饭店的座位都坐满了，光坐下不点菜消费，这种情况，老板就不得不出来应对了。”

这个浅显易懂，荆汉方面的警务人员有位脱口道：“这是好办法啊。”

“这个办法的问题在于，第一，老板可能是个高手，这些流氓可能逼不出他来，或者逼出来打不过他；第二，这些流氓的角色，这一次得由我们警察来扮演。”周修文道。

有人被这个形象的比喻逗乐了，不过一笑之后又拉下脸。有人说监狱内外是个反向环境，监狱里是坏人戴着镣铐，而社会上，却是警察戴着，那镣铐是条例和各种法律法规，哪怕在虚拟世界也是一样的。周修文所说的这些无非是让大家达成共识，而这个共识，却让在座的所有人眼睛里有了犹豫之色。

随阳轻工业园区，神星电子商务公司。

接到消息半个小时后，俞骏把一支烟头踩在脚下，不经意地看时已经有一大堆了，向小园又一次匆匆地跑了出来，她看向俞骏，俞骏直接摇摇头。

“襄州警方已经接手了娜日丽的监视岗位，看样子是要开始了，现在，我们的三个组都闲了，程一丁和邹喜男正在待命。”向小园道。

总局的直接插手让案情急转直下，谁也没料到这么快，俞骏想了想却问了句其他的话：“你这儿怎么样了？”

“都捋第三遍了，知道的人名，接触过的地方，能刨的都差不多了。现在随阳警方经侦上的好手基本都拉上来了，不用考虑人和钱，数据覆盖没什么问题，荆汉的反诈骗中心隔五分钟就催一次数据更新，基本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向小园道。

“哦，那就好。”俞骏道。

向小园急得催促道：“好什么好啊，咱们的人丢了，现在都盯着大数据和万博保险这一块儿，十方怎么办？”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俞骏头疼，拍着巴掌道：“现在总局的、荆汉方面的肯定都和谢副厅在开会，难点肯定在猫池的定位上，那个目标的重要性现在是第一位了。”

“你还是……”

“我真不知道……”

“可十方……”

“作为指挥员你不能有个人情感，个人永远要服从集体，你咋就没长进呢？人家在的时候，也没见你给人家好脸色啊？端得那么矜持，早让人家死心了。”

向小园一下子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她愤愤地道：“你又把公事扯到私人感情上？你像指挥员吗？”

“你尽情指责吧，我算个屁呀……”俞骏拍着自己的额头，这耍赖耍得向小园无语了，正要说时，俞骏却反过来狐疑地问：“你说，沈燕为什么突然离开？”

“你问我，我问谁呀？”向小园反问了一句。

“别这样，我在怀疑会不会露馅儿了啊，那可危险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俞骏思忖道。向小园急急地道：“另一种情况是什么？”

“不管露不露馅儿都不重要，反正都不留活口……可她总得事办完才走啊，这没办完，怎么就走了？”俞骏无法说服自己。

“算了，你也是一团糨糊。”向小园气咻咻地走了，实在无法交流了。

俞骏无聊地又抽起一支烟，刚抽两口向小园又奔了出来，俞骏准备躲开，可不料向小园急匆匆地喊：“快，零号电话。”

“哎呀妈。”俞骏急得就往楼上奔。这事由宣冬青负责，电话已经结束了，他看见俞骏就汇报：“刚结束，不是零号来电，好像是王自光打的零号专线。”

“放录音。”俞骏道，宣冬青摁录音播放。

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快来接我，我要回家。”

听了三遍，俞骏愣着道：“什么意思？这是要家里支援了，可为什么让王自光打？”

“什么位置，先找到人。”向小园道。

“在离襄州60公里的一个二级路经处，无名，这个位置，信号还在。”宣冬青汇报道。

“通知撤回的两个组到指定位置，一定要找到人，零号肯定无法传讯，又出幺蛾子了。”俞骏道。

命令即时下达，在路上的两个组一个往前赶，一个回头调，风驰电掣地赶赴信号源地。

此时，驾车的毛登科已经看到省界，他叹了口气，宋朝回头看斗十方，车上少了一人，原来竟然是光板兄弟逃跑了。

斗十方在后座拍着大腿嚷：“看我干什么？你们宁愿相信一个赌鬼也不相信我，还让他一直背着钱。看看，这下好了吧，人都跑了，钱也没啦，你看你跟老板怎么交代吧，啊？”

“扯淡不是？”毛二怒道，“我咋觉得是你捣的鬼呢？”

“你不是更扯淡？我捣鬼我不拿上钱跑啦？就我还坑不了个光板？这是你们俩的严重失职啊，本来就不该带他，这可好了，他知道的这么多，你又天天巴掌扇着踹着，他要进了局，一准儿先卖你。”斗十方讹着毛二，这有理有据的听得毛二一阵发毛。

宋朝看斗十方义愤填膺的样子，实在分辨不出这货是讲真话还是胡扯。不久前在路边加油站加了点油，也就买包烟拿箱饮料的工夫，进厕所的王自光就不见了，而且是背着钱不见的。三人找了半天没找着，又不敢耽误时间，这才咬着牙上路的。

“在加油站你和他一起进厕所的？”宋朝道。

“是啊，他说他大便，我总不能站在跟前闻着吧？”斗十方道。

这气得宋朝一靠椅背，气哼哼地道：“没看出这东西有这么大胆啊？是不想活了。”

“要我说，咱们就该待在当地把人找着，这多危险呢，他知道得太多了。”斗十方道。

“来不及了，老板让咱们务必今晚出省，这事真是……”宋朝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压低声音道：“沈老板，出了点儿状况……不是不是……是那个赌鬼，加油站没小心，卷着钱跑了，我们没敢耽误，上路了。”

不知道说了什么，宋朝挂了电话，斗十方凑上来问：“老板怎么说？”

“呵呵。”宋朝笑了，回头告诉斗十方道，“老板说，来者自愿，去者自便，别说光板跑了，就你现在想跑，我们也开车门恭送。”

“怎么可能呢？都快到分钱的时候，想赶我走？”斗十方怒道。

“你留下我们欢迎啊，又不赶你。十方你不挺会猜的嘛，下午猜老板要撤就猜得挺准啊，咋还问我？”宋朝像放了心，反而逗着斗十方。

斗十方在车后座拍着大腿道：“听话听音，那地方肯定不能再待了，我说这是个双关音，去荆汉了，哎，叫撤到荆汉，猜对了；要去江离，哎，撤到江离，我也猜对了。万一不在这儿待了回老家，好，撤就对了，都不用算地名了……都听到老板的车回来了，拍个马屁你们还当真啦？”

原来如此，这把宋朝气笑了，毛二恍然大悟道：“我以为你真是神机妙算，敢情是贫嘴扯淡！”

前座的两位尽情嗤笑，后座的斗十方赔着笑脸。从毛二已经不再假装尊敬他的言语里，他已经确定，沈燕这样以退为进，肯定是拿到主动权了，他这个棋子可能随时成为弃子。但遗憾的是，他依然无从知道，这个主动权究竟是什么。

真真假假，兵临城下

半个小时，或者更久一点之前。

车停在加油站，老宋下车买东西，毛二看着加油，王自光背着包急急火火地往厕所奔，他没注意到斗十方跟着他进去了。水刚放了一半，斗十方在他背后一拍肩膀，吓得他一哆嗦，后面的全洒裤子上

了。他正要说话，斗十方嘘一声示意他噤声，然后揪着他进了靠墙的蹲坑关上门，小声问他：“光板，你信我吗？”

这么严肃啊，王自光点点头：“当然信啊！”

他必须信啊，从赌场救自己出来，再一路流落异地，要不是赌神哥罩着，恐怕他的小日子过不了这么舒坦。

看到这货眼里的真诚，斗十方唰唰在他胳膊上写着手机号码道：“信我就听我的，趁这个机会带上钱溜。跳出墙往北走，那儿是个镇，电话是我朋友的，你只要联系，他们在半个小时里一定会接你，除非你想私吞这些钱。”

“不会，不会。”王自光没想到逃亡来得如此之快，他紧张地问，“手机都被收走了啊？”

“笨蛋，自己想办法……跑出来小心啊，你这张脸可是被警察盯着呢，我这哥们儿有路子，给你找个地方藏几个月，风头过了再回家。”斗十方动动他的背包，然后把他往墙上推。

王自光紧张地问：“斗哥，那你呢？这帮人肯定要干大事的，我跑了他们能放过你？”

“冲你这句话，救你就不冤。放心吧，我跑得了，你在只能是累赘。快上，跳下去赶紧走啊。”斗十方推人、推屁股、推脚，把王自光推上了简易厕所的三角顶上，那货紧张地看着下面感觉有点儿高不敢跳，斗十方一吆喝：“毛二来了！”

这句真管用，王自光“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哎哟”一声就跑了。

其实他没跑远，远处就是庄稼地，成片的稻子有半人多高。他跑进水地里没多远就吧唧一下来了个狗吃屎，整个人陷泥里了。不过还好没人发现，他干脆就趴在泥地里，看着远处，那几位并没有追来，停了不多会儿，他们就上路了。

一包钱哪，都成自己的了，王自光兴奋得心肝直颤。他脑子里不止一次泛起把这钱独吞的念头，不过每次都被残存的良知击退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心里还有这玩意儿，这阻止了他不能对不起兄弟，于是他鬼使神差地又回了加油站，诌了个瞎话，借了部电话，半信半疑地拨通了那部电话。

也就半个小时的工夫，真有人来了，一个女的和个胖子，那女的奔到加油站的零售部问话。王自光有一种直觉，可能就是这个女人。他还在犹豫怎么相认，那个胖子已经瞄上他了。胖子站在车跟前一指他藏身的角落喊："嘿，光板，过来。"

"哪儿呢？"娜日丽惊得奔了出来，这黑灯瞎火的视力再好也看不清啊。

"厕所根儿好像露了个脑袋。"钱加多奔过去，躲不及的王自光被逮了个正着。钱加多也不客气，揪着人就出来了。一揪发现这货身上臭烘烘的，惊得他叫道："卧槽，光板你不是躲茅坑里了吧？这么臭！"

"我在地里摔了一跤。你们谁呀？咋知道我名字？"王自光愣了下。

"不是你打电话让我们接你吗？"娜日丽反问道，"你说我们是谁？"

"我不知道啊。"王自光愣道。

“那你咋知道电话呢？”娜日丽问。

“斗哥说的，说他兄弟有路子，找地方让我躲段时间再回去。”王自光道。

“哎呀，这地方还真给你准备好了，保证你安安生生的。”钱加多坏笑道。娜日丽说：“我们当然有路子，斗哥看来挺关心你啊……来来，上车。”

两个人带着王自光正要上车，另一组的程一丁和邹喜男也到了。那俩下车一下可让王自光有点儿警觉了，他掉头想溜，钱加多脚下顺势一绊，把这货绊了个狗吃屎，接着又拎起人来，愤愤地道：“你跑什么？”

“我怎么看着你们不像好人呢？”王自光紧张地道，下意识地搂紧了钱包。

“哎呀，这么有眼光啊？不是不像好人，就不是好人……老程，咋办？”钱加多问。

“家里急着呢，铐起来。”程一丁道。二话不说，邹喜男上前一铐，钱加多顺势抢了包，铐住人的邹喜男还不放心，仔细地搜了一遍身，这才把人带上车。娜日丽则忙着亮证件向加油站解释，随即找到亮着灯的一间屋子，把包里的东西哗哗地往外倒，十几摞钱掉到了地上。几人翻着钞票，一点儿疑点也不放过，娜日丽抖搂着包，掏着每个口袋，终于不负众望地掉下了一团纸。

钱加多抢着摊开，却是民宿提供的那种信笺，一共有两页。娜日丽赶紧拍照，回传，小心翼翼地收起那两页纸时，她愕然道了句：“沈燕居然真的撤了，她发现了什么？”

“赶紧回，肯定要有行动了。”程一丁道。

几个人又检查一遍，这才匆匆上路，一路上问着王自光各种细节……

“沈燕已经确定撤离。”

一则这样的信息分享在谢副厅和周修文的手机上，两个人都是眉头紧锁，看了看时间，又收起了手机。

行动方案仍然在讨论中，屏上显示的是各地警方陆续接手现场的监控画面。荆汉的万博保险、襄州的电子商务公司、江离的保险分公司，数个嫌疑人聚集点陆续显示在中控大屏上。其中一屏是协调指挥对各参案警务单位的点名，运警的警车、大巴车、依维柯，陆续泊到指定位置。此时播放着江离公安的画面，是集结的队伍正在上交通信工具，装备车门已洞开，各种警械已经有条不紊地发放。

“最新案情通报，省人行已经确认，有万博保险参与的贷款担保一共有145宗，涉及荆汉、随阳、襄州等市，很多是响应地方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做的担保贷款，总金额约八千七百余万，可能还不是全部。江离的保险分公司还有通过网上申请的网商银行贷款……目前滨海警方已经约谈了万博总公司的负责人，他们确认总公司对此事根本不知情，也不可能大规模批复这种业务。”

信息员汇报着最新的案情，挨个儿发了几页盖着保密字样的文件。

案情越来越趋向明朗，以传销前科人员为骨干的各种小公司，贷出去的钱，估计和打狗的肉包子没啥区别。可能此时荆汉方面众警员的思维还没有拗过来，敢情是真有人堂而皇之地以一个正规保险公司之名，行诈骗之实。

“我很懂大家的心情。坦白地说，同样的情况我经历的更多，怕抓错人承担责任，怕社会舆论指责，怕摘掉头顶官帽……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一味地瞻前顾后，恰恰是诈骗愈演愈烈的原因。我们是挡在社会黑白分界线的一堵墙，我们要挡不住诈骗这股浊流，普通群众又能怎么样？”

谢副厅说着，有点儿痛心疾首。在达成共识上仍然有分歧，证据不足是硬伤，时机不成熟让人很犹豫，至于对“猫池”要采取的针对措施，荆汉警方是持反对意见的。小案可以不那么讲究，像这样的大案要能经得起三查五审，其程序必须正义。

“好吧，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个主角。”周修文道。

此话一出，荆汉市一位同行就质疑起来了：“我有个问题，这是位海归，看其履历绝对是位精英人士，我记得这段时间他和市里领导一起出现在地方报纸上……我不是为他洗白，我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是法盲，既然不是法盲，那假托正规保险公司之名诈骗这么大的事，他还能在法人位置上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要是在法人位置放一个不相干的人，我倒相信。”

“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解释不了，只能问他了。这一个，石金山，他的履历大家看下，没有受教育记录，一共申请破产过七家公司，注销过二十二家，其中包括物流行业、体育器材行业、医药行业、娱乐行业……更可笑的是，他自己都没受过教育，居然还进入过教育行业，开培训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是亏损，然后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开着。几个月前在中州他牵涉进一起健身房预付费的诈骗案，被传唤过，这一变身，来这里当副总经理了。在中州的时候，陈策同他以叔侄相称，但我还真查不到什么关联。”周修文道。

这履历和陈策反差如此之大，除了加深嫌疑，说明不了其他问题。第三个，是一个穿花衬衫的男子，年纪不小，但打扮得很潮。周修文介绍道：“他叫贾一文，开过一家演出经纪公司，万博给他账上打的咨询和策划费用就有四百多万，这是贾一文之前年收入的十倍。注意看贾一文的户籍变化记录，此人原是中州籍，二十多年前迁移过来的。”

“第四个，就神秘了，她是注册的财务负责人，叫胡芳芳，年龄49岁，这更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啊，大家看我们在网络上查信息查到的记录。”周修文操作着电子鼠标，慢慢显示出一张纸，一看就是老旧的公函，是陕北某县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名字就叫胡芳芳。正常医学死亡，身份证的名字、号码、籍贯地，除了照片和这位胡芳芳不一样之外，剩下的都一致。

“这是没有到县公安局申请销户，直接把户籍和人员信息卖了。现在的黑产手里的数据库不但养号、养卡，有时候还养人，养的就是这种制度疏漏下的人员信息。用这种证件异地使用，系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多起类似案例。”总局的一位提醒道。

荆汉几位低声商议，然后领头的出声道：“我们同意抓捕行动方案，不过兹事体大，我需要向厅里汇报一下。徐厅正在外地开会，这么大的行动，需要得到他的首肯。”

“没问题，这次毕竟是我们有点儿越位了，一切得以你们为主。”周修文道。

那几位商议着，有人开始拨打电话。谢经纬招招手，示意周修文走到走廊外，稍事休息的片刻，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指向晚上七时，周修文迎上来时，谢经纬道：“沈燕已经脱离监控视线，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我根本没时间考虑这个，一到荆汉发现万博摊子已经铺这么大了，看得人心惊肉跳，这要再缓一两个月，他们真敢捅破天。”周修文道。正是他向总局的汇报最终促成了这次行动，不过明显不太顺利，今天才接触案情的荆汉警方现在都还持怀疑态度，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骗局就在眼皮子底下上演着。

“我也没时间考虑啊，零号还跟着啊，这可怎么办呢？”谢副厅发愁道。

“这样，让随阳的X小组留守人员专盯零号和沈燕这一条线。行动打响之后，随阳那边的保密封锁就可以撤了，全部交给随阳警方，他们就可以抽身专门针对沈燕……实在不行，让他们沿途追踪。”周修文道。

谢副厅看了他一眼，周修文赶紧解释：“我可没有抢功的意思，今天的主攻方是总局和荆汉的同事。”

“这些嫌疑人之于警察的功劳越大，就越意味着这些嫌疑人之于社会的危害越大。我倒真希望你一网打尽，别让这些余孽再出来害人啊。就这么着，我来安排……会议再持续一到两个小时，部署完成后就开始，有意见先保留，有分歧先搁置，这次行动必须干净彻底。没有雷霆手段，哪有国泰民安。”谢副厅狠狠地道，发泄着心里的郁闷。

周修文有点儿感动，认真地敬了个礼，道：“您放心，我赌上这身官衣了，拼着被扒了这身警服，今天我也要和逆风较量一下。”

“好，扒了警服大不了我们从辅警再干起，还干反骗，这辈子跟他们耗上了。”

谢副厅用电话指指周修文，铿锵地道。虽是句玩笑，可听得周修文莫名感动，这个鬓已斑白的前辈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让他致敬

的手，一时都忘了放下……

19时整，进入监控视野的陈策，乘坐一辆奔驰S系轿车离开他居住的金域海岸别墅。所有骗子和精英都有个共同点：衣食住行都极尽奢华，这也是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开车的是石金山，他圆滚滚的身子几乎把座位挤满了。他笑着问道："策啊，老贾请你好几回了，今儿怎么有心情了？"

"不能总驳人家的面子嘛，再说，我还真好奇那地方。"陈策笑道。

石金山纳闷，好奇地问："我说，你不会真没去过那种地方吧？这这……人生在世，无非吃喝玩乐嘛，要不整那么多钱干吗呀？"

"呵呵，我还真没去过，不过我赞同您的观点。"陈策道。

"这不就是了，哎对，今天那个事……"

"解决了，冤家找上门了，上头和她谈妥了，无非是想分点儿利润，到时候再说。"

"她要再捣乱，就怕出事啊，咱们这摊可经不起查呀？"

"您不是常说，江湖事，江湖了，她绝对不会把我们真交给警察的，那样的话，她可什么也得不到了。"

"也是……还是你们这文化人有心机，我们这帮人混江湖可老喽。不说别的，就说老贾对你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挖空心思赚十年，都没你划拉下给他的多。呵呵，我也是啊，以前从没想过，赚钱可以这么容易啊，净想着从别人兜里掏，就没想过银行有这么多钱呢，哈哈……"

“这是干妈很久以前就有的想法，只是苦于条件不成熟没法实施。说起来还是杜叔有眼光啊，简直化腐朽为神奇。说他点石成金一点儿不为过，即便当年的金瘸子还在，也不过如此吧。”

“哟，你一说这我想起来了，金瘸子其实比他还高一筹。”

“有吗？”

“必须有啊，他当年就是装修了个门面，做了一个银行的分理处，一模一样复制出来的，说起来和咱们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那可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候你杜叔也像你这么大呢。”

“哟！说起来杜叔是深得金瘸子的真传，可怎么会销声匿迹呢？会不会……”

“他那尘肺病本来就活不了几天了，到那份上谁敢逼他？呵呵，放心吧，乐和乐和那老小子比谁都不笨，嘴牢着呢……哎，不说这个了，今儿就喝酒唱歌乐呵乐呵。”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车驶近了荆汉国际酒店，目的地却不是这里，而是距此不远的一幢写字楼。在负一层，那里有个相对隐蔽的会所，是传说中那种妞靓价高酒水贵的地方，专为高端客户服务。

车刚泊停就有服务生来迎接，这种预约式的服务果真是无微不至。他一直把你送到门口。推门而入才显酒店的奢华，富丽堂皇得让人咋舌。长得瘦高一脸谄媚的贾一文躬身握手客气地道：“哎哟，可算请到您这尊神了，请请。”

“客气什么，您都是前辈了。”陈策谦虚道。

“咱们这行能者为大，我顶多算小弟啊，哈哈。”一把年纪的贾一文在金主面前可是极尽谦恭了。

他领人进了包厢，招呼着妈妈桑带人。眨眼间不知道从哪儿钻进来一群莺莺燕燕，几乎是统一的身高、统一的前凸后翘，整齐划一地齐齐恭身问老板好。

石金山淫眼放光瞄着，贾一文小声道：“陈总，您挑两位，这儿的素质绝对一等一的，比我手下的那些一点儿不差，看上哪个我安排。今天谁也不能跟我客气，都算我的。”

那妈妈桑正待推销，却不料陈策一挥手道：“别麻烦了，都留下陪我们唱歌喝酒，我有选择恐惧症的，一律不做选择，全选。”

“哎呀，大气！怨不得贾总推崇您哪。”妈妈桑乐坏了。

“上酒……包场得了，别接客人了。”贾一文大气道。

“好嘞，姑娘们，把客人伺候好了。”那妈妈桑给陈策抛了个媚眼，陈策不好意思地挥挥手打发走了人，顺势搂住坐下的两个女孩。

音乐响起来了，笑声浪起来了，歌声飘出来了，酒水流水似的送进来了，昏暗的灯光下觥筹交错，舞池凌乱，像每天在这里上演的纸醉金迷故事一样，序曲拉开了帷幕……

天欲其亡，必使其狂

只有身处信息指挥中心，可能才会深切地体会到，庞大的国家警察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威势会是多么壮观。

襄州、随阳、江离、荆汉等市警员陆续就位，原来杂乱的协调场面变成了整齐划一的等待。简陋的派出所里，满员的警车就泊在门口，只待命令到达就疾驰而出；安静的刑警队里，参案的警员像木雕一样安坐着，手里紧紧地握着枪支；隐藏在街道、居民点、路口的警力，都披着厚厚的伪装，深藏在这城市繁华的深处。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猫池’，荆汉市警力分配是这样，以各派出所、刑警队为基础，各组为五至十人的突袭组，以各治安点为信息节点，整个联动网络要保证在三到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后续到达的自动对事发区域形成合围。我们不知道目标是谁，在哪儿，但它肯定要有一个接入点，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突袭目标。”

周修文指着电子地图，密密麻麻连接的红线就是今天的成果，几乎把全市的基层警力都动起来，每个连接点都表示有基层警力驻守。这张大网，把荆汉上千万人口的大市覆盖得严严实实。

“总局分析，主要区域着重于荆江两岸，这是荆汉的老区，本市轻工业闻名遐迩，这一带每一个家庭可能就是一个作坊，甚至一个工厂，更甚至就是一个网络上年收入上百万的店铺。这种大流量带宽环境恰恰给黑产提供了绝好的隐藏地点，再大的数据流量在这里也不会引起注意……之所以要采取突袭和包围并用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得防止对方使用欺诈路由或者偷宽带接入的方式。能捕捉到的IP地址，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窝点，一种是窝点在这个IP附近。”

周修文说着，看了谢副厅一眼。那件纠结的事尚未解决，他停顿了下，继续道：“我们前段时间的侦查一直保持着限制和忍耐，也根本没有触及网络这一块儿，目的就是麻痹他们。只有在这麻痹的情况

下，我们的收获才可能更大。黑产的警惕性很高，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马上会切断网络销声匿迹，而只要离开网络，我们可能就再也无从知道，虚拟世界的罪犯在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就这些。”

指挥圆桌旁的各警务人员发着怔，抓捕撒网捞鱼的情况不罕见，但像这样，在虚拟世界撒网捞鱼可不多见，饵放在境外、鱼游在荆汉，而且目标并不明确，每个人的忧色都不由自主地显现在脸上。

“同志们，徐厅在外地开会，他托咱们这个临时组成的指挥部研究决定重大事项。我借此机会说几句，权作战前动员吧。”

谢经纬看了眼刚刚认识一日的同行，斟酌道：“对于此次有争议的行动方案，不管是弃权还是反对，我都表示理解，因为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人民的安宁。我们有时候甚至都要违心背愿地撒谎，不敢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告诉群众。当然，有些突破道德底线甚至人性底线的罪行，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承受不住。我想起几件让我难以启齿的事啊，我家那丫头上大学，接了电话说领奖学金需要在网上注册领取，结果她一注册，没领到奖学金，自己的生活费都被骗子转走了。就这事，我这个当警察的爹专程跑了一趟，到现在解决不了。校警都没当回事，他说这事多了，每年都有人被骗，谁摊上了谁倒霉。”

众人有点哭笑不得，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事，诈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成了公害，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谢副厅没有笑，他继续道：“还有件事，也是发生在咱们警察同行的身上。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大家知道基层的情况，一忙起来十天半月不着家很正常。他们在追一宗诈骗案，一伙儿专门针对老年人下手的算命卜卦的，就是那种算你有什么灾有什么难，得花钱破解什么的。这迷信还挺有市场，这些嫌疑人在我们市里骗了十几桩，指导员一桩一桩地审着，交代这交代着就发现，咦，这交代的地址，咋像我家呢？这交代的人，

咋像我妈呢？这下急了，赶紧回家，回去老两口正抱着哭呢，给骗走好几万，都在商量着去寻短见呢……短见倒是没寻成，可损失的钱呢，也没找回来，哎……”

一声叹息，带着在座众人都叹了口气。谢经纬接着道：“我要说的很简单，当骗子把社会的诚信、善良、勤劳收割到一定程度时，当这社会充满谎言和欺诈时，当这个社会底线开始崩塌，无人能够幸免时，包括我们警察。面对骗子，面对诈骗，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去摧毁他们，去拿回属于我们警察的荣耀，那结果只有一个——我们这身警服上会被烙上‘耻辱’两个字。所以，我别无选择。”

谢经纬说完，他拿起笔，在会议纪要上唰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加上我，本次行动我是执行人，也是第一责任人。”周修文道。

“还有我，枪在嫌疑人手里是凶器，在警察手里是武器，我们纠结方式有点教条了。”

“算我一个，技术无罪，有罪的是使用技术犯罪的人。”

“开始吧，谢副厅，谢谢您的故事，荣耀和耻辱，我们选择前者，哪怕败亦荣焉。”

……

在最后一刻，圆桌会议上意外地高度一致了。

20时30分，第一波攻击自荆汉市信息指挥中心开始了，总局远程指挥着，尝试性地向远在香港的服务器发出了登录请求……

十分钟后，数据流量骤减。

在香港油麻地一座通信大厦机房里，陆虎和巫茜在一遍一遍地擦着汗，大功率的空调开着也挡不住酷热和机器运转的双重热量。两个人身后，还有几位港警在协助，每个人衣服上都一片一片地洇着汗渍，衣服干了几遍又湿了几次谁都说不清了，等待这么久终于快到高潮了。

“第二波开始……持续十分钟。”巫茜道，她抬眼看向陆虎，下意识解释道，“如果我们针对主站攻击，那会引起他们注意，可能会关闭网站销毁数据，只有这样的节点才不会让他们感觉到威胁。”

“或者，当成是沈燕的试探？”陆虎问。

“对，这条线沈燕肯定知道。”巫茜道。

“那他们万一不上线呢？”陆虎道。

巫茜的表情一下子快哭了，她郁闷地道：“你们X小组都具备乌鸦嘴功能，一句就能把话聊死。”

“有这种可能啊，毕竟只是一个论坛。”陆虎道。

“正是因为不起眼，才有可能设置数据陷阱，主站操作的都是大拿，防得比大数据中心还严，咱们有机会进去吗？”巫茜道。

“可你还没有说，万一真不上线呢？”陆虎道。

“闭嘴……”巫茜怒了。

两个人保持着姿势，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满屏的数据变化和登录用户。

又是一波试探，这个小破站像被遗弃了一样，仍然毫无动静……

20时40分，陈策的电话在口袋里响起来了，他醉醺醺地站起身，说去接个电话。有个妹子要搀着他，被他挡开了，反而是开门进来的妈妈桑正好扶着他，他顺势搂着这个半老徐娘，惹得贾一文狐疑地附耳问石金山："老石，陈总不会好这口吧？"

"哪一口？"石金山正抱着一个妹子摸，好奇地问。

贾一文指着出门的陈策，小声地道："嫩草爱被老牛嚼？"

石金山和贾一文瞬时爆出一阵大笑。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妈妈桑把陈策领到僻静处，陈策接了电话，听筒里有人说："BBS站点流量异常，好像是DDOS攻击。"

"那上面没什么东西啊，攻击有什么意思？"陈策道。

"是啊，我也是纳闷儿才问你。"对方道。

陈策略一沉吟直接道："对攻，黑掉他们的终端。"

"OK！"

挂了电话，他的表情狰狞了几分钟，眼前俱是阴魂不散的沈燕，好一会儿他的气息才平静下来。他默默地把手机扔在这个房间的角落，然后若无其事地拉开门，妈妈桑正在笑吟吟地等着他。

不对，似乎那笑里还含着其他意味，陈策边走边说："老贾肯定喝多了，别让他走啊。"

"放心吧，在我们这儿，就没有能清醒离开的。"妈妈桑浪笑道。

“石总也安排好了啊，我是实在不能陪他们这么闹啊。”陈策笑道。

“您放心吧，石总每次来，不到天亮，撵都不走。”妈妈桑道。

“那就好，看来您的服务确实周到。”陈策笑道。

“必须的啊，您花钱得让您觉得值啊。”妈妈桑道，已经亲自为陈策打开门，这是一道暗门，自负一层通向楼上的维修通道，里面充斥着灰尘的腐味，那味道让陈策不由得捏住了鼻子，不过他还是迈步前进，借着另一部手机的光亮走向深处。

片刻后，他拐过弯，光亮消失了，眼前一片黑暗，妈妈桑轻轻地关上了门……

“上来了，上来了……”巫茜兴奋了。

“他是管理员，完了，一个照面他就把我踢下来了。”陆虎吓了一跳。

“你登录备用账号，那个他识别不了。”巫茜道。

陆虎运指如飞，重新登录页面，此时因为数据流量壅塞，速度极其缓慢。巫茜在另一侧双手已经飞成了一道残影，只能听到噼啪作响的键盘声，她边敲敲击键盘盘边喃喃地道：“这绝对不是逆风，是个小把式……说不定是逆风培养的羊毛党……居然不过滤出入防火墙的数据包，也不检查数据文件变化……咦，他在分析登录日志，坏了，坏了，他可能盯上我了……我去，他是要黑我，他们居然对攻回来了……”

陆虎脸上带着病态的兴奋凑过来，巫茜的电脑似乎不受控制了，她几次按CTRL\ALT\DEL组合键都没反应，巫茜一下子怔住了，她目瞪口呆地说："周组，他们居然黑进我的电脑了。只用了两分钟。"

"放开，让他进来。"

"是。"

巫茜一下子完全放弃了操作，陆虎小心翼翼地征询："这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都不用办了。"

"啊？那……"

"本来咱们是饵，是钓鱼，但现在鱼不但把饵吞了，还想飞起来咬钓鱼的人一口，你说还用干什么？"

"那岂不是……他要撞上咱们的网安信息中心？"

"这就叫'天要其亡，必先使其狂'，他们太目中无人了。"

这时候，巫茜反而静下来了，她摘了耳麦，在通信工具里能听到指挥部有序的声音。

"起始地址：120.0.0.×，地址为假。"

"结束地址：206.8.×.255，地址为假。"

"主机地址范围为：188.×.0.1-188.6.××.254，范围锁定。"

"B类网址：203.120.××.0，无法锁定，使用了代理服务器。"

“环回地址名称为localhost，反向追踪……”

陆虎和巫茜听着这如同天籁的声音，是总局的网安、荆汉的网安以及中州的网安在协同作业了，陆虎小声地说：“我想起了堂吉诃德，单枪匹马冲向假想敌。再悲壮的过程，结果只会增添观众的笑料。”

“我只想看见他们哭，真正的黑客精神是探索未知，而不是炫技敛财，他们是技术的败类。”巫茜道。

“这个败类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有几百个网安在追他。”陆虎笑道。

“他应该感到荣幸，可惜无人能知。”巫茜笑道。

此时听到了整齐划一的声音：

“锁定：139.22.255.×××。”

“荆汉市、江桥三官村，西北以北……”

“江桥三官村西北以北区域，沿此线2公里全部封锁。”

“向沿途各组下达电子命令，最近的是谁？”

“刑警九队一组。”

“命令他们作为突袭小组，马上赶赴第一现场。”

……

靠着椅背的巫茜和陆虎彻底放松下来，陆虎叹道：“真想去现场啊，其实还是荷枪实弹有感觉。”

“不会有感觉的，键盘侠一见光，都是一群怂包蛋。”巫茜无所谓地道。

陆虎侧头看了看，笑了，他看看自己白皙修长的手指，似乎此言不虚。

三官村，在林立民房中间一个隔绝光亮的空间，有四五个坐在电脑前的男女，打游戏的、听歌的，每人面前都有几台悬挂屏幕。房间的空地上有两列手机陈列架，自动运转的机器的指示灯在闪烁着，他们没有注意到，一旁监视门外街道的摄像头，蓦地黑了。

角落里的那个人几乎是以抢红包的手速在敲击键盘。二十分钟里，他攻破了对方两层应用程序防火墙，不算容易的过程勾得他技痒，对方似乎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他一探究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动作也越来越快。

“哈哈，兄弟们，我可能捏住白帽子的小辫子了，进去了。”

他兴奋地一敲回车，有人听到回头，然后惊声尖叫，操作的这人吓得差点儿从椅子上跌下来。

刚进入的网页一下子跳成了红旗围绕着国徽的红色画面，下书两行标语：严厉打击网络犯罪，维持社会诚信体系。

操作者使劲敲电脑键盘，没有反应了，他愣了两秒钟，旁边有反应快的吼道：“蠢货，被反追踪了，快跑。”

晚了，话音方落，嘭的一声巨响，门被爆开了，几位架着防护盾的警察冲了进来。

接着又是嘭嘭几声，厚重的遮阳帘外的窗户碎了，窗外的警察冲进来了。一时间，不许动的叱喝声、各种报警器的声音齐齐响起。砰的一枪响了，一个试图将手伸向键盘的男子，捂着胳膊惨叫着倒地。见机最快地钻进桌下的一个女人刚要伸手拉电，砰砰两枪从她眼前擦过，她吓得尖叫着“别开枪别开枪”，在叱喝中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

几乎是在突袭的第一时间，后续警力已经到位，这些特殊的嫌疑人被给予了特殊照顾，几人一组看一个，手铐反铐，全部面朝外墙远离电脑的电源线。确认数据没有被损毁后，现场突袭指挥这才确认回报：

“五个人，四男一女，暂时无法辨识身份。”

“数据呢？”

“他们没来得及断电，全部开机……这好像是个诈骗窝点。”

“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靠近。”

……

指挥部里，第一帧回传画面开始显现后，周修文一直紧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道：“错不了，就是这台机子黑进了咱们的网安中心。总局网安的LOGO。”

这里面似乎透着某种黑色幽默，像罪犯逃跑然后跳进派出所院里的那种笑话，荆汉同行有位问道：“需要马上派技术人员到现场确认了。”

“已经在路上了。”周修文道，看向了谢副厅。

谢经纬起身道：

“接下来，将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也是一个即将载入历史的时刻，我宣布第二阶段行动即时开始，行动代号：断卡。”

这是一个捂得很紧的秘密，它亮出来时，在场的警察脸上都是一种奇怪的笑容，似乎比看到这群自命不凡的黑客闯进网安主站里还让他们觉得好笑……

画地为牢，网外撒网

省人行会议厅，各银行负责人连夜匆匆赶来参加这么一个“防范金融风险紧急会议”。和往常一点儿都不一样，没有寒暄，没有领导讲话，只有一份厚厚的由公安部门提供的案情资料，一看就能明白为什么让银行数据人员全员待命了。

二十一时刚过，主持会议的领导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对着与会人员说了今天会议上仅有的两个字：断卡。

各银行联网后台数据启动了，一组一组的账户资料进入了禁止名录。这是比冻结更严厉的操作，这些余额不等的银行卡、公户将在此刻起封户，包括关联的注册身份证也将进入银联的黑名单，不再被银行前台受理。

与此同时，省通信管理局的电视会议也正在举行着，接到通知后，同样一直保持静默的会议主持人连线宣布：断卡。

全省星罗棋布的程控机房、通信机房、基房控制室，在里面驻守的技术人员把一组组数据全部输入禁止目录。和欠费、停机、关机一

样，进了目录的号码会做出特殊标记，系统会自动切断通信及网络信号，同样关联的身份证会进入黑名单，不再被运营商受理办理任何通信业务。

荆汉市物联科技公司，应省公安厅要求，对涉案物联网卡实行断卡。

远在首都的某通信软件总部，对涉案的微信、QQ等即时通信工具号码，远程实施断卡。

“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局通报的信息是，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5.5万起，抓获嫌疑人14.5万名，同比分别上升65.6%和74.1%。一方面是骗子被抓的概率明显大了，一方面是境内的诈骗犯罪回升了。据说现在偷渡出入境的费用越来越高，国外的窝点被迫解散，远不如以前舒服。我们必须找到根源，采取一次一劳永逸的打击，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治标不治本，越治病越深。断卡行动的思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很荣幸成为全国试点地区。”

在等待的间隙，谢副厅说了这段闲话。

下面讨论着，总局来人笑着道：“电话卡、银行卡是电信和网络诈骗持续高发的根源，这次‘断卡’无异于‘断奶’，必将给骗子致命一击。”

“主要在于行业的监管漏洞大，电话卡和银行卡实名制仅停留在实名开户层面，出租、出借、出售等问题仍然没有杜绝。采取关联身份证和个人征信的话，我想这种情况会出现逆转。”

“那会不会误杀啊？我们统计过，在两卡涉案人员中，有大量民工和大学生群体，仅大学生群体就要占到两成以上。”

“这个总局有考虑，总局建议出台相关地方法规，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手机卡，且被用于电诈犯罪造成损失的失信用户，只保留一张电话卡，五年内不得办理手机卡；对存在监管过失的销售渠道、代理商，停止经营资格，依法追究责任。”

“那我们的压力可就轻多了，不法分子经常在多个企业和银行用同一身份信息开卡。往往是开卡贩卖后，又注销旧卡、开办新卡，再次出售。甚至发现有以此为赚钱渠道的，只要这个监管漏洞能被堵住，再厉害的骗子也嚣张不起来了。”

在热烈的讨论中，谢经纬偶尔笑笑，没人注意到他眉宇间的忧色。这把尚方宝剑解决得了骗众，却解决不了骗枭。那些嗅觉灵敏、高度警觉的头目，仍然像幽灵一样飘忽着，他心里莫名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却说不清是来自即将开始的抓捕，还是那个去向不明的零号。

断卡十分钟后，各地同时开启了抓捕行动……

第一次抵达城中村三观村案发点的是周修文和一位总局网安警员，那儿已经惊动的群众，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众说纷纭，后续到达的人倒都形成有序的了。

通过了警戒线，两个人看这现场有点儿咋舌。就一车宽的路，四个方向视线都受阻，四面八方都有通道，而且大部分民房都是小作坊。围观的群众中充斥着不同地方的方言，同行赞了句道：“把黑产窝点选在这个地方貌似危险，实则安全，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啊，不起眼地隐藏在市井里才是最难做到的。”

“这似乎和丰仪银杏基地发现的不同啊，那里是个隔绝的环境。”周修文道。

“换思路呗，我们以前不也是追着骗子打击，越打越多，这才回过头来从根儿上挖。”同行道。

“啧……没找到时我信心很足，就是逆风除外；为什么找到了，我的信心又缺失了呢？”周修文说着心里的困惑。

“放心吧！周组，他连续损兵折将，羽翼越来越少，蹦跶不了几天了。”周行拍着肩膀安慰道。

通过门口的岗哨，两个人进了案发现场。如临大敌的荆汉警方把门口、围墙、房顶都加了岗哨。进入一层嗡嗡作响的主机房，简易式的阵列机架，防静电地板，墙角的一隅放着成箱的物品，拆开一看，正是各类诈骗必备的物品：银行卡。

同行哑然失笑：“估计是咱们这次拦腰一刀来得太快，他们的生意还没来得及做大，哈哈。”

“不过还是挺佩服他们的，构架这个服务器的人是个硬件高手，差点儿骗过咱们的追踪，一起上去看看吧。”周修文道。

两个人自房间内的伸缩梯拾级而上，二层的警员守着现场，验过证件后敬礼汇报大致情况。两个人依次坐在每个工位上操作查询，暗暗咋舌，从这里的远程监控都可以看到襄州、江离等地的现场。两个人在服务器目录里粗粗一看，各式银行卡、身份证匹配信息十几万条，账户信息上千个，每个账户都被标了特殊的序列号，周修文示意在场警员：“把这个工位上的人带进来。”

片刻后，铐着进来一个嫌疑人，居然是个女人，头套摘掉后周修文惊讶了一番。她约莫二十出头的年纪，除了微胖之外，模样尚可。

周修文直接问道：“我们在技术上算同行，所以简单点儿，网银的四件套还缺关键一套，你在这儿做的序号，东西呢？”

戴手铐的女人惊恐地指了指一个搁置杂物的柜子，周修文示意警员搜查。这儿居然被做成了一道暗门，打开后是一个几平方米的储物间。里面一箱一箱的东西被抬出来，是一些亚克力的箱子，箱子里面是一格一格的，放置着公户转账必需的网银盾、密保器等，恰对应着电脑记录。

周修文掏出手机，拨拉着，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网络大名叫什么？”

“……逆……风……”那女人蹲着，低着头。

“既然你是本行业的人，就不应该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犯的事足够让你下半辈子都蹲在监狱里。”周修文道。

那女人蓦地号啕大哭，哭得伤心至极。看守的警员呵斥了几声，她才止住，不过还是止不住地抽泣，她边抽泣边说：“我们……都叫逆风……是老板起的这个名字……我就是个拿工资打工的……以前的事我真不知道……警察叔叔，我……我下次再不敢了……”

“工资？你每月赚多少钱？”周修文问。

“六……”那姑娘及时刹车了，无辜的大眼看着周修文。

“六千不可能，只够你脚上那双鞋；六万好像有点少，顶多比你当码农稍高点儿，不至于来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六十万吧？”周修文道。

那姑娘知道瞒不了，点头嗯了声，几位听着的警察直咋舌。

“好，态度不错，说说你老板。”周修文道。

“没见过。”

“没见过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逆风几乎是我们的偶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私下里经常提到这位技术大牛。程序员这个圈子也不算大，我们都在一个论坛里玩，有一次逆风不知道怎么联系上我们了……我们，都有境外的网络账号，也经常去一些技术论坛，可能被他盯上了，后来熟了就商议着线下见面。”女程序员流着泪抽泣着交代。

“什么时间？”

“两年多前。”

“地点。”

“长安酒店，他给我们订的机票、酒店，所有开支都包了。”

“那见到面了吗？”

“没有，只有一个代理人，他邀请我们当时的三个人，给他当帮手。”

“我猜，工作的地点是在一座银杏基地？”

那女程序员点了点头，嗯了声。

“失之交臂啊，你们撤走，比我们到达早多长时间？”周修文笑着问，这一下全对上了。那女程序员道：“几个小时，我们没走远，后来

那儿就去了好多警察，我躲了好几个月才出来。”

“嗯，有点儿意思……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老板逆风居然没露过面？”周修文问。

“没有。他好像在海外，偶尔有技术上的问题我们都是在网上交流。”女程序员道。

“那你见到的所谓逆风的代理人，又是谁？”周修文道。

“江寒，叫秦江寒。”

“水平怎么样？”

“他学的程控机床和自动化专业，编程稍弱。”

“哦……那这儿的组建，我猜是秦江寒干的，然后再把你们高薪召回来的吧？”

女程序员点点头。

“召回来之后，你和所谓的逆风在网上交流过吗？”

女程序员摇摇头。

“那这里所有的事，其实是秦江寒说了算？”

女程序员点点头，惊讶地看着周修文。

“来，认一个人。”周修文招着手，那女程序员站起来走到桌边，手机上显示着恢复的肖像，那女程序员点点头，就是秦江寒。不过下一页翻到陈策的照片时，她却摇头了，表示不认识。

“那你离开丰仪银杏基地后，见过秦江寒吗？”周修文问。

那女程序员摇摇头，补充了句：“都是电话联系，信号是加密的，号码经常换。”

周修文无语地看着这位智商比情商高太多的姑娘，那姑娘紧张得又补充了句：“刚刚出事前还通了电话，这几天一直有人捣乱，可能想黑我们租赁的服务器，结果……”

“下去吧，好好整理一下思路，你们这一群逆风，还指望分担刑责啊。”周修文结束了对话。

那女人用哀求的眼光看着他，他故作未见。人被带出去之后，一旁沉默的同事道：“逆风这顶桂冠，应该是先在徐则臣头上，之后又到了秦江寒头上，秦江寒意识到他无法承受桂冠之重后，恐怕要甩给这些情商没有智商高的程序员啊。”

“可惜啊，这么好的技术人才，一顶黑帽子把一辈子交代了。希望能抓到他呀，否则这个谜我们还是解不开。”周修文道。

他开着的远程监控里，看到已经有警察冲进了襄州的窝点，抓捕开始了……

襄州市东宝工业园，营销课程正在进行中。

不得不承认做传销的人是非常敬业的，上午那么大一场惊吓，晚课照常进行，马礼作为领队，正声情并茂地在讲着营销技巧：

“……大家要明确一个要点啊，那就是，营销推销的不是产品，不是公司，不是签单，而是你这个人。个人形象打造、个人心态，客户对产品的了解和理解，等等。说到底还是营销者个人起着决定性作

用。不信你们自己瞧瞧业绩，在同等的条件下，一位气质、素质和形象都很好的女推销员，她的业绩远远超过别人。这确实是个刷脸的时代啊，你打造出什么样的个人形象，直接决定你的收入增长……接下来说痛点，痛点比卖点更重要，因为痛点可以激发客户强烈的情绪。比如有这样一个文案：能逼疯一个人的不是保费，而是医疗费。哎，这个保险文案就厉害了，只要进过医院的，一下子就戳到痛点了……大家想想，我们还能开发出什么样的好文案？”

他“循循善诱”地讲着，扫视着麾下员工，却不料在学习正酣的光景，一件不和谐的事发生了，咣当一声门被撞开，几名警察进门喊着：“都别动！”

马礼眼一直，怒从心头起，吼道：“又来，你以为我们好欺负是吧？上。”

这次轮到警察反应不过来了，这么嚣张地对抗执法还真是头回见到。他一愣神的工夫，左近的人一把抱着他的腿，使劲儿一搬就给摔人群里了，又一下哗地被人群淹没了。另两个刚要救援他，不料被一女的伸手就挠，他一躲闪，那女人一头撞了上来，由于平衡失控，他也被扑倒了。三位警员一个照面倒了一对半。

由于上午被吓跑，后来听说是东西丢了不少，现在整个团队可都是同仇敌忾了。连打带踢、连抓带挠，马礼风风火火地照着一位警察狠狠地跺了两脚骂：“说，谁让你来的。”

“我们是……”那警员还没亮明身份，话就被打回去了。

一刹那就出了乱子，后面救援的都来不及，领队急得在门外砰砰放了两枪，那些乱打乱踢的人这才怔住。紧跟着门外、窗外，嗖嗖地往里跳人，清一色的都是警服装束，这一干法盲才傻了眼。

襄州这个订单传销团伙，累计七十八人，全部被拘留。

同一时间，江离市江都大厦写字楼，当围捕的警员冲上去时，也恰逢这群骗子在开会，而且是大会，挂着保险公司的牌子，讲的是订单推销要点，甚至还创新地把推销和传销结合起来，每十份订单送一份价值8888元的人身意外险。老传销分子管大军搁台上讲，送给客户的是未来，未来是什么样大家别在乎，我觉得要在乎的是现在，现在赚不到钱肯定没有未来。

警员们几乎是踏着学员的掌声进场的，这边还算平稳，没有冲突。管大军一直在解释自己是合法的保险代理公司，有注册信息，有上头批准，不过等到财务室被查封，一摞营业执照被搜出来时，他不解释了。

江离的诈骗团伙落网，同时在当地组建的三个小团伙刚到站，即被警方滞留。

也在同一时间，已经躲到樊城市辖一镇的史秋魁团伙被地方警力包围。这个团伙的战斗力意外的非常强悍，十几把砍刀加上两把五连发猎枪，几枪就把破门的一位警员打伤了。他们以为遭遇了基层民警，这种情况只要冲出去就能逃出生天。

不过等他们准备来一次亡命之战时，却遭遇了警察的一次火力齐射。微冲、手枪一共几十支齐发，跟着催泪瓦斯又投了十几颗，藏身的小院成了个大烟囱，几分钟后大家就全被熏得扔出猎枪投降了。

后来清理现场时才发现这些人拼命的原因。团伙头目确实不愧于“卡霸”这个称号，这个团伙收集的身份证、银行卡足足装了半个货厢，看得到场的警员心肝直颤。这简直是诈骗团伙的加油站啊，还是机动的，真要流出去，不知道得坑多少人……

荆汉相对就平和了，突袭荆汉万博保险总部时，除了保安外几乎没遇到抵抗，可是按照该公司的名录照单拿人的时候却发生阻碍了。上门才发现要传唤的嫌疑人家属不是市政府的，就是区政府的，甚至街道办的，还有更尴尬的，家属是派出所的，个顶个儿关系通天。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电话响个不停，几乎都在问万博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时候，秘密抓捕的警员已经步步为营地包围了荆汉国际酒店左近的这个隐蔽会所。前队冲进去封锁了各个出口，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控制，这里只有一间在营业。警员推开门时“辣”得眼睛差点儿掉地上，包厢里几个女人裸了一半在跳着热舞，沙发上的那位左拥右抱喝得正欢。灯亮时，才发现这货已经喝得眼直了，嗤鼻道:

“来早了，阿sir，我还没脱呢。”

警员看看行动信息，脱口问:“贾一文? ”

“嗬，是啊。”贾一文不屑道。

“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现在对你正式传唤，跟我们走吧。”那警察还算客气，贾一文借着酒劲拍着桌子问:“为什么呀? ”

那警员厌恶地一甩头:“带走。”

来真格的了，两位警员架着贾一文起身出去了，然后里里外外搜查了几遍，当找到那个不起眼的暗门时，这位警员一下子懊丧了，赶紧拿起了步话……

“什么? 什么? 三个人就溜了两个? ”指挥部里，荆汉市一位同行在吼着。

“对，刚走不久，这里有个未在消防系统里备案的暗门。”汇报道。

“找，掘地三尺也把人给我找出来。”

“是。”

这位同行愤愤地挂掉了指挥步话，抬眼发现谢经纬正看着他，他尴尬地道：“谢副厅长，这……对不起……我马上命令他们查原因。”

“不用，原因不在我们内部，这次断卡是在战略上收紧，宏观上堵源，具体细节上，呵呵，不顾细谨可以理解。马上命令各地将缴获的两卡及各类证件，全部输入断卡名录，我们要布的是一个大数据的天罗地网。”谢经纬命令道。

这位指挥员领命起身，和各地警力联系着。

不过再怎么讲，还是出现了疏漏。与会人员面面相觑，却摸不清问题出在哪儿，总局的一位小声地道：“我们追踪猫池和断卡，前后相隔时间不到半小时。只要猫池被控制，其中枢几乎就被切断了，再加上断卡，他们之间互通信息已经没有可能了……谢副厅，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掌握的情况？”

谢经纬思忖着没有出声，另一位提醒道：“修文……修文有没有什么消息？”

去现场的周修文还没有消息，话音刚落，电话就来了，谢经纬拿起了电话，摁开了免提直接道：“给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石金山、陈策漏网，那个女会计还没有消息。”

“我这儿的消息还判断不出好坏，五个黑客都是被秦江寒招募入伙的，他们的上一站就在丰仪银杏基地，当时秦江寒打着逆风代理人的旗号招募了这些人，五个人都能指认秦江寒的照片。但是在重建荆汉这个猫池之后，五个人都没有再见过秦江寒，而是受秦江寒的电话指挥……几乎可以确认，陈策就是秦江寒。”周修文道。

“那能确定是逆风吗？”谢经纬满脸忧色地问道。

“他们都打着逆风的旗号，这个逻辑应该这样理解，逆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按目前的情况看，最早的应该是徐则臣，徐则臣被杀后，那秦江寒或者陈策应该是下一任逆风，其余的都是帮凶。这五个黑客平均年龄不到25岁，被招募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三年，和逆风的履历对不上号。”周修文道。

“如果徐则臣是逆风，他已经被仇杀，那沈燕追来就没道理了。”谢经纬问。

“我刚刚可能找到了原因，据他们中一人交代，这几人一直在替老板把现金兑成比特币，经他们手兑的已经有一千二百多枚，按现在的市价算，每枚接近16 000美元，可能已经洗走一个多亿的人民币了。结合徐则臣被杀的情况，我想，这个会不会是沈燕的终极目标？可能这些年诈骗积累的财富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周修文道。

本来想趁其未成气候时重拳打击，以避免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可谁能想到，骗子已经干到不堪设想的程度了。谢经纬懊恼地道：“没想到，还是有点儿晚了。虚拟货币是去政府和中心化的，恐怕追不回来了。”

“而且案情没有我们讨论的那么乐观。谢副厅，我请求马上把荆汉市网警、经警骨干力量全部调到猫池现场和万博公司查账，损失可能

比我们想象的大。”周修文提议道。

此事马上传达下去了，总局的两位离场，带着网安调来的人赶赴三官村现场。

很快有了更坏的消息：经侦初步查账便找到了疑点，万博公司在荆汉市的业务主打是高端路线，销售“复利宝”“惠利宝”“月利宝”等为名义的分红险种。初始单据已经查到了六百多名投保客户，总金额逾9000余万元，而万博荆汉分公司每月的账目流水不过2000余万元，从账目上根本查不到这笔保金的去向……

这肯定是诱骗客户买了个假保险理财，断卡行动组的一干指挥员，瞬间头大了，这不仅是个窝点，而且可能还是个马蜂窝……

猢狲四逃，不见其枭

21时50分，一行人乘着黑车出现在襄州火车站，车上憋了一路没人吭声，下车有人追着问：“咋了社会哥？”

“公司被抄了，幸亏老子喝多了，回去一瞅那阵势吓得老子一身冷汗，酒全醒了。赶紧逃走，再晚就来不及了。”王社会惊慌失措，带着几个关系尚可的同乡要准备逃亡了，在他看来，还是老式的绿皮火车靠谱。

还好，火车站一如既往，乱糟糟的很让人有安全感，几人进门舒了一口气。王社会习惯性地掏着手机准备买票，手机联不上网，他举着手机寻着网络还以为信号不好，不对，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嘿哟？今天谁都跟我过不去？手机，手机。”王社会嚷着，还以为自己的手机出问题了，不料大家伙一掏手机，邪了，都没信号了，一个个傻里巴机地面面相觑，然后有人说：“不会见鬼了吧？”

“这肯定是警察捣鬼，现在不是有什么GPS吗？”

“那是定位好吧？这是没信号，要抓咱们总不能没信号，要不然他们也找不着。”

“我觉得是老卡捣鬼，给咱们的卡有问题。”

众人商议着，可商议不出什么结果来，王社会却掏着口袋，掏来掏去兜里只有十几块钱，他催着众人凑现金，可不料凑来凑去还凑不够一张票钱。同乡不好意思地答道：“真没现金社会哥，现在吃饭买东西甚至找个站街妞放一炮都是扫码，谁装钱啊？”

“别看我，我手机根本没钱，现金更没有，我刚来没几天。”

完了，这帮货指望不上了，王社会手指点了点，气得都说不上话来。他好心拽着大家一起溜，结果还得自己买单。他四下瞅瞅，看到了ATM机，上前插进卡，不料又见鬼了，取款机也跟他过不去。哗哗的数钞声响了好一会儿，屏幕上显示“非法卡插入”，气得王社会直捶机器，不料还有更狠的，直接显示了一条“请联系发卡行取卡”。卡都不退了，直接吞了。

哎哟！我去！王社会气得差点昏厥。众同乡赶紧搀着他，齐声安慰，没钱咱们也过得去，大不了扒火车呗，只要离开这地方就万事大吉了。

好吧，最后一招，准备买几张就近站点的票，必须马上离开这地方。王社会这回留了个心眼儿，撺掇着同乡拿着一摞身份证去售票窗

口，他们几个在不远处等着。

果真是多个心眼儿没坏处，这头身份证刚递上，片刻之后两位乘警就露面了，追着买票的同乡，那同乡好死不死地喊着王社会一伙儿人说：“社会哥，这不给人活路了，跟他们拼了。”

完了，都露馅儿了，站内外的乘警都得到信息，开始追着这一伙儿人来回跑……

同一时间，一辆面包车远远地驶过随阳轻工业园区，车里四双惊愕的大眼睛看着这地方聚集的警车，然后加速驶离了。

包神星和周鹏，两个人离开襄州回随阳，这两个人确实是人傻命大，躲过了抓捕。看这样子他们知道大势已去，此地已经久留不得了。

“咋这么快呢？我刚过了几天像人的日子。”包神星道。

周鹏也纳闷了，遗憾地道：“还没赚几个钱呢，早知道就先卷一笔。”

“别说赚钱了，这里的公司都是用我名字注册的，回头我不会被警察撵着跑吧？”包神星怒道。

周鹏一点儿都不同情他，反问道：“赖我啊？我都说了这事不能办，人家一个月多给你五千你就不要命了。”

哎哟，这把包神星给郁闷的，啪啪直扇自己耳光，懊悔不已地道：“这不是因为当时没人，答应我过两三个月就改名，都是骗子我怎么能信他们呢？”

“算了，别想了，赶紧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前面买点东西，一会儿从二级路上走，你换下车牌，这车肯定被监控到了，我去买东西。”周鹏安排着逃亡计划，毕竟是见多识广的老骗子，安排得细致到位。

他们在一处小超市门口停车，车停得远了一些。包神星下车换车牌，周鹏奔着去买东西，无非饮料、罐头、面包、方便面加上几盒烟，以他的经验这趟得走个长途，长到警察来不及逮你才有机会躲段时间。

一大袋东西放在收银台上，边扫边装，周鹏郁闷地拧开饮料喝了口，收银算了300多元钱。他习惯性地掏着手机扫码结账，咦，问题来了，能扫码却付不了款。他看了看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机已经罢工了，显示着无信号，他愣着问收银员：“你们这儿……怎么没信号啊？”

“你胡扯不是？超市顶上就有基站。”那胖妹子指指电脑道：“371，给现金我找你。”

“哦，我我……”周鹏掏着口袋，已经习惯了电子支付，还就缺现金那玩意儿，掏了半天只有几张零钱，他抽着卡道，“刷卡成不？”

“成。”收银员接过信用卡，一刷，嘀嘀，无效卡；周鹏换了一张，嘀嘀，无效卡；再换一张，嘀嘀……再换卡周鹏不好意思了，直接说道：“算了算了，东西我不要了。”

“站住，那饮料。”收银妹子道。

周鹏觉得情况不对，撂下东西就跑，那妹子抄着个罐头瓶追了出来，一边按超市的警报快速报警，一边追着周鹏。刚把车牌卸了的包

神星以为出了什么事，一看紧张得顾不上安车牌了，和周鹏上车就跑，那收银妹子在车边跳脚骂了几句，放弃了。

这两个人慌乱得无意制造了一场悲剧，没牌的车刚进外环就遭遇到了查酒驾。两个人看到警服扔下车就跑，被交警当成酒驾心虚的了，而且还是无牌车辆，这还了得，一群交警可了劲儿地追两个人。

110赶来的时候，跳进河道被捞出来的两个人湿淋淋地蹲在警车旁，联网信息一对，直接被铐走了……

漏出了法网，却没有漏出大数据织就的无形网络，依赖电子支付是骗子的长项，而今天成了他们的软肋。行动发起后的一段时间里，陆续有啼笑皆非的警情传回来，溜到车站买票被乘警提溜住的，付不出出租车钱被出租车司机扭送的，还有乘黑车给不了钱，干脆被黑车司机痛殴一顿触发报警的……很多漏网的人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被捞了回来。

截至22时，案情通报摆到了谢经纬的桌案上，他粗略地计算着缴获的非法电话卡有多少张，银行卡有多少张，甄别的嫌疑人有多少个，等等。整个指挥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指挥部外面停满了银行的车、各级政府的车，还有不知道什么来路的车，据说都在打探案情，一律被哨岗拦下了。

他起身踱了几步，踱到了走廊上。现在所有的指挥成员各顾一块儿已经分散出去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不过即便有，他估计也没有谈兴，原来的设计是找到猫池，以断卡截住资金，现在看来只实现了一部分，可能大部分资金还沉淀在被截留的大量银行卡以及账户里，可他担心的是，除了截下的资金，可能还有一部分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那个数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查清楚，而现在，可能没有时间了。

他掏出手机，拨通了部下的号码，接通后，叫了声俞骏。

这位老部下最了解他，直接说道："谢副厅长，我们正在和随阳警方移交，案情推进我这里能看到，您的顾虑太多了，我觉得应该先把陈策摁住了。"

谢副厅听得哭笑不得："你以为这是二十多年前，我还是派出所所长那会儿啊？现在压力已经全部压上来了，你都不知道他干了多大的事，光在荆汉卖非法分红理财险就骗走一个多亿元，而且这事可能有政府、银行里的某些人员参与。现在替人说情和想知道案情的，都把省厅大门给堵住了。"

"然后呢？"俞骏问，似乎没有听明白老领导的潜台词。

"原来想最差情况无非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的情况是，和尚跑了，庙里的菩萨给拆走多少还不清楚。时间已经过去快一个小时了，我想全城搜捕不会有效，我们盯上的三个主要嫌疑人，全部消失了。"谢副厅道。

"我们可能最终还是贪功冒进了。"俞骏道。

"轮到你给我上课吗？不像这样快刀斩乱麻，再拖些日子，你敢想象损失到什么程度吗？"谢副厅反问道。

沉默了一会儿，俞骏回答道："我知道您心急，可我这里也没有头绪啊。"

“那就找出头绪来。俞骏，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意见，对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里某些人可能意见还不少，背后损人骂娘肯定少不了，这个我从来不介意。但我介意的是，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工作不得力，群众将来戳着我们整个警察队伍的脊梁骨骂娘。”谢副厅忧郁地说道。

又沉默了很久，俞骏说道：“我懂，我会全力以赴，我犯浑、犯错不止一次，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在警察的荣誉面前，没有个人得失和恩怨。”

轻轻地一句话后，电话被下属挂了，谢经纬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心情没来由的复杂难言……

电话挂断时，向小园已经站在俞骏旁边了。在一次足以载入警史的行动中成了旁观者，任谁都有点儿惋惜，特别是站在最近的距离还成了这样一位旁观者。

俞主任连旁观都省了，都快交接完了，他还在看那两页纸。他已经用了十几张复印件，这肯定是斗十方仓促画出来的，再一次低下头时才发现面前站着人。他一抬头，向小园便问：“我们就这么等着？”

“那你告诉我，不等着干什么？”俞骏反问。

向小园答不上来，她干脆拉着椅子坐到了对面，俞骏摊着两页纸，感慨道：“不得不承认每个领域都有天才啊，你看十方给的第一张示意图，最前端的是以电子商务为名的传销团伙，他们不断地通过拉人头的方式给终端猫池输送信息——银行卡、公户、成立的公司等，这点是必须的，相当于诈骗的基础；第二层是假托合法之名的保险公司，除了拉人头输送信息之外，更可以通过担保、销售保险产品等方式，实现诱骗目的；第三个层次是躲在视线之外的办卡中介，像卡霸

史秋魁这类，以猫池为分界线，来的钱只要经过这里，就销声匿迹了，或者这条暗渠等我们挖掘出来也晚了……你看他画的最末端，是银行，不论传销还是保险，其目的都是从银行抽血，不管团伙成员还是其他涉案人员包括猫池，都是跳板，最终目的是把银行抽出的资金来一个大挪移。”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这种既分层级又分多点的复合诈骗手法确实不多见，无论我们破其哪一点，都影响不到全局，策划层都有机会从容逃走。总局这一次‘断卡’几乎是个壮士断腕的方式，从宏观上说，也是唯一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正确方式。”向小园分析道。

“萝卜快了不洗泥啊，诈骗顶层这几位我们掌握的情况太少了，荆汉指挥部在找到猫池以前不敢对这几个下手，可惜啊，都溜了。”俞骏道。

向小园苦笑道：“主任，猫池是最好的证据，万一抓了人又找不到这个证据，那就更被动了。”

“现在不照样被动吗？别跟我讲程序正义，本案从根儿上讲就不符合程序，如果都讲程序，恐怕到现在我们还在中州犯傻呢。诈骗犯罪千变万化，有既定统一的程序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吗？再往根儿上讲，即便‘断卡’行动百利无一害，也未必全部正义。有大量受到蒙蔽的群众以及不知情的商户，莫名地被断卡，接下来社会舆论肯定毁誉参半，你怎么讲呢？”俞骏质问。向小园捂脸，不准备和他争。

赢了一着后，俞骏翻着另一张纸，仿佛这玩意儿比轰轰烈烈的断卡案情还重要似的。他喃喃道：“我们漏掉了什么，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已经看了无数遍了。”向小园道。

那是一张人物关系图，很简要，一方是沈燕一伙儿的众人，一方是逆风一伙儿的众人，不过逆风的名字打着问号，第三方是“我”。初看俞骏都不屑，这货居然把自己和沈燕、逆风放到了同等位置。而连线说明第一句是：逆风无意识破了我在长安的身份。

第二句连线说明沈燕那里却是个问号：沈燕如何找到我?

第三句连线说明有一个问号：沈燕又如何提前到了随阳一带?

处在他那个底层位置所知有限，而他给出的判断是：沈燕的目的不在骗局，所图更大。

“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猫池一直在暗网给逆风兑换比特币，联系徐则臣的死，可以判断之前他们多年从事黑产行业，这笔虚拟财富估计足够让沈燕不要命了。”向小园道。

俞骏似乎没有听到，突然说道：“青狗呢，把青狗带来。”

“啊，现在已经办交接了。”向小园道。

“快去，沈燕是通过他找到十方的，都快忘记这个节点了。”俞骏道。

向小园匆匆下楼，已经上车的席青山又被带回来，坐到了俞骏面前。这次他恐怕在劫难逃了，经历了审讯的青狗神色委顿，懒洋洋地看着俞骏。像他这号进监狱向来都是宾至如归的人，警察很难让他们有惧色。

“都‘老同志’了，政策我就不讲了，来点儿实际的。给你一包烟，外加将来案卷上可能给你写上一笔认罪态度良好。”俞骏道，一副市侩的样子。

这法子真管用，青狗一下子来劲儿了，好奇地问：“干啥？我就这么大点事，扮了一回公务员，还不是我扮的。”

“那事已经过去了，问问你那个狠娘儿们的事。”俞骏道。

青狗表情一凛，眨巴着眼警惕起来。俞骏提醒道：“我们这儿有个叛逃的自己人，别说你不认识啊。”

“哦，这事啊。”青狗放心了，得意地道：“那哥们儿在团伙里已经上位了，不过我真不知道什么。”

“这种人我们必须抓回来，还有那个狠娘儿们，她怎么找到你的？”俞骏问。

青狗摇着头道：“我真不知道，她就那么找到我了，不是我跟你吹啊，我就觉得一娘儿们都特牛地找上门跟我谈事，谈个啥呀，像这么漂亮的，咋个也得床上谈不是？谁知道我刚撩一下，那娘儿们三拳两脚把老子放翻了，哎呀这人丢的。”

“那你还替她干活儿？”俞骏不信了。

青狗一瞪眼撂了个无懈可击的理由：“人家给的钱多啊。”

“哦……”俞骏道，这绝对是实话，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爷，这是江湖颠扑不破的真理。

恰恰在这种情况下真相就不好找了，奉行这种真理的江湖人士，办事可能根本不问缘由。俞骏想了片刻，提示着其他人把记录案情的平板电脑递过来。他拿到手里翻了几页，抬抬眼皮说道：“认几个落网的人，告诉我他们的诨号，当欠你个人情啊……这个人是谁？”

杜其安的照片，青狗一看和自己关系不大，直接道：“杜风头，不知道死哪儿去了，还坑过我一把。”

王雕的照片，青狗一看直接交代：“傻雕，进去把他跟我分一块儿啊，我非捏死他，不是他们去年坑我，我至于沦落到这里吗。”

“好，我申请一下试试，这一张呢？”俞骏翻到了周鹏的照片。

“周扒皮呀，和老骗关系不赖。”青狗道。

“博闻强志啊……这一张呢？”俞骏一换，到了石金山的照片上，青狗眼皮一跳，停顿了半秒钟摇头：“哟，这个面生啊。”

俞骏笑了，然后笑吟吟地看着他，那种窥见人隐私的窃笑，笑着逗青狗道：“说瞎话不眨眼的水平你得练练，再说，石金山正在被审讯呢，这都撒谎？”

向小园几人大气不敢出，俞骏这才是个弥天大谎，他在诈嫌疑人呢。可能演技更高一点儿，把席青山诈蒙了，他嗫嚅道：“他叫老皮，和风头是一伙儿的。”

“那个狠娘儿们要是没有熟人接引，你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替她卖命啊。钱多是肯定的我相信，但我不相信的是，狠娘儿们和你在中州素昧平生，一下子就找着你……敢说没人介绍？”俞骏道。

又被拽住了遮羞布了，青狗难堪地撇嘴。半晌俞骏追问：“是谁？”

“就是老皮。”青狗道，看到瞒不住了，他交代一句附加解释道，“我就介绍他们认识了，后来我就啥都不知道了，他叛逃不关我的事啊。”

“但我们会想办法找回来呀……你认识的人不少啊。”俞骏看了向小园一眼，可能都有点儿惊讶而且可惜，像这样混迹几十年的老江湖应该早点造访，说不定八大骗早浮出水面了。俞骏换个口吻出声道：“暗四门，你应该都见过吧？”

青狗愣了，俞骏提醒道：“又想扯谎？”

“扯什么谎？你也都见过啊。”青狗道。

“风是杜其安，马是……”

“朱丰嘛。那家伙发大发了，我听说把自己送进去已经好久了。”

“燕呢？”

“和风头老皮一块儿的就是啊？风马燕雀是一家，办事都结伙儿。”

胡会计，可能是那个胡会计，向小园示意了一眼。俞骏翻到了监控拍到的胡会计的照片，是公司外一张普通的生活照，现在放在青狗面前。青狗瞄了瞄道：“差不多，年轻时比这水灵，我就瞄见过一回，燕子藏得最深，据说是金瘸子的相好……别问我金瘸子啊，那种拐王不是我能认识的。”

“那雀呢？”

“不就是傻雕吗？他干这活儿都快十来年了，哪儿缺往哪儿补。不管找人找地方还是找路子，他都是一把手啊，开盘组年子都少不了这号人。”

青狗说着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可却把俞骏、向小园等人听蒙了，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却不费工夫”的意思。谁能想到，省

厅级别的排查目标，谜底会掌握在这种市井人渣手里。

“你说石金山绰号老皮，是明四门的？”向小园插一句。

美女果然有优待，青狗笑笑点头道：“嗯，暗四门专干下三烂的事情，明四门的倒不干下三烂，不过更烂一点儿。这老皮呀，卖假面粉、假药、地沟油、假品牌的货……哎呀！反正除了真货，他们什么都卖。后来开健身房、美容院，全国开花啊，假货都省了，充完卡卷钱就跑了。嘿！居然还没事，这么多年数他过得滋润。”

估计是仇富加上自己落到此种地步的怨恨，青狗把石金山的底全兜了，再往下就没法问了，目前那几门的人警方都没有掌握体貌特征。俞骏想着这些事里的蹊跷，好奇地问青狗：“那这个我就不明白了，石金山，也就是老皮，人家介绍你和狠娘儿们认识，这回头怎么挑的是人家老石的生意啊？或者说，是那狠娘儿们教唆你挑人家老皮的生意，你说这是啥理由？”

“这太正常了，骗子窝里斗，那还不是又坑又捞，谁捞着算谁的。这就是个骗钱生意，难道谁还老老实实干啊，如果讲诚信您信吗？”青狗反问道，这弱肉强食的逻辑居然强悍到让俞骏无法驳斥。

愣神间，青狗讶异地看看围着他的几位警察，不过他在乎的不是警察，而是桌上的那盒烟。俞骏拿起烟，在鼻间嗅了嗅，问：“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找到老皮？”

“咦，您刚才不说他被审……”青狗愣了下，诧异地看着俞骏，旁边的警察忍俊不禁，一下明白过来的青狗痛不欲生地拍着额头：“呀呀呀，上当了，上当了……”

“稀罕呀，进去还不是迟早的事，你这叫上路了，已经向光明跨出了一步，别扭捏得跟个娘儿们一样，让爷们儿笑话。他坑你你还保

他，我咋觉得你不像以德报怨的人呢？”俞骏几句挑拨，然后一盒烟直接扔到了青狗面前，青狗赶紧拿着叼上一支，旁边的向小园给他点上火。

他色眯眯地瞧了向小园一眼，又贪婪地抽了一口烟。青狗闭着眼享受着此刻的眩晕，美滋滋的表情，嘴里喃喃地道：“让我想想，这老小子太鬼，一般揪不着他的小辫子。混久了都惧祸，怕报复，肯定有个谁也不知道的窝，我想想……”

他在使劲儿地回忆着，那可能不是青狗的救命稻草，可绝对是X小组的。这时候围着青狗的所有警察，都比他紧张，生怕这货想不起来……

22时30分，一艘挖沙船缓缓地驶过跨江大桥的桥洞。不对，船是在桥洞下泊停了，黑暗中，亮起一团光，是一团七彩的LED灯光，亮了三次。

这是信号，船主稍等片刻后，自桥洞上方缓缓降下来一团……不对，是一个人，慢慢地降落到船上，那人站到船上，用力一甩把绳子甩到一边去。

“钱呢？”船主问。

黑暗中降下的人将一团东西递给他，船主打着手机光亮一看，厚厚的一墩，十万块钱没拆封还盖着银行的骑缝章。他拎到手里，小声地说道：“到船尾，如果碰上检查你自己跳江，舷上有救生衣，不会游也能漂到岸边，只要走出这10公里水域，啥事也没了。”

“谢谢。”黑暗中那人道。

“不用客气，你不跳我也会把你扔下去，别出声啊。”船主怼了句，很不礼貌地把金主撵到了船尾。

那人不敢犟嘴，轻轻地挪到船尾。在一堆缆绳、机械、工具中间找到个蹲坐的地方，满鼻子的腥味让他很不舒服，可能和家里的环境差得太远。他掏着口袋，拿出一部比手机稍大的微型电脑，连上网，登录IP地址，等着传输开始。开始后，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了。

屏幕上移动着几个画面，是身着警服的人在房间里搜查着什么，而那个房间，正是他的家。

此时借着微光，才能看清这位摘下口罩的人正是陈策——万博保险公司的陈总。他瞬间做了一个决定，输入了一行命令，然后等着传输完毕显示成功时，他一合微型电脑，一扬手，那小电脑画出一道弧线，飞向黑乎乎的江面……

同一时间，金域海岸第十九幢别墅的灯光奇怪地闪烁了几下，像电流不稳的征兆。在此搜查的警员愣了一下，然后听到传来的轰轰轰轰连续的爆炸声，接着一切都被淹没在粉尘和灰烬里。被气浪震碎的玻璃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一座豪华的别墅公寓瞬间变成了墙破窗碎的毛坯。

22时38分，荆汉市“断卡”行动指挥部接到汇报，陈策住处发生爆炸，五名警员受伤，这个不起眼的现场，迅速成为全案焦点……

千头万绪，谁为人先

谢经纬一行是二十分钟后到达现场的，兹事体大，把公安、消防都惊动了。这个别墅区非富即贵，着实把人吓得不轻，已经有人连夜开着车举家离开了。当然，事发现场来的人更多，围观的群众加上闻讯而来的媒体，甚至区政府、市政府的要员，出了这等安全事故是要追究原因寻根问责的。

所以就是一个乱，多头指挥乱，人员来回乱，信息繁杂乱，不久这件事就被捅到网上了。说得可玄乎了，硬生生地拗出个豪门复仇事件。谢经纬一直在车里等了十几分钟，周修文才到达这个现场，这时候他才听到事故初步调查的结果。他下车时看了看表，已经23时20分了，他指了指表向周修文示意，周修文表情难堪，知道谢副厅的意思是：自己来晚了。

“我们警示过荆汉警方，现场也去了排爆探查的，有丰仪银杏基地的先例，我先前怀疑可能在猫池使用爆炸手法毁灭证据，可没想到，他把炸弹放到家里。”周修文歉意地道。

“不怨你呀，这个人心理有点儿变态，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布置炸药，难道就不怕把自己炸飞？”谢经纬纳闷道。越是这种胆大妄为的，就越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这个逆风确实让他领教了。

“可能另有隐情，其意似乎不在伤人。窗户只碎了玻璃，而且飞出距离不足五米，受伤的警员都是轻伤，就是吸入物使呼吸道感染产生灼痛感，他这么做肯定有理由。”周修文道。

人群被值勤警员分开，两个人进入现场。荆汉陪同的一位同行阴着脸，现场勘查的奔上来，敬礼汇报：“起爆源在各处墙上，一共找到十九个炸点，炸药是微量黑火药、硝胺以及纤维混合物，破坏力不算大，主体墙面都没有炸裂。奇怪的是还混合了一种酶——粉状物，这个不但不会增加爆炸威力，反而会减缓。”

周修文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水问道：“这水哪儿来的？”

“屋里的进水接口被炸断两处。”勘察员道。

“原因我可以告诉你，酶是消除皮屑、毛发甚至指纹等生物特征的最好方式，水口是故意炸断的，只要含水的酶一浸过这房间，能提取到的DNA就全部被污染了。”周修文道，不理会勘察的奇怪表情，继续问：“炸点是如何控制的，为什么没有找到，总局已经通知过了。”

“锁在保险柜里，就在那儿，通电的路由放在保险柜里。炸弹用的是GPS信号，每个炸弹和全屋的电路联结，这样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详细原理还需要拆解分析。还有一个情况是，其实发生了两次爆炸，第二次发生在地下室，时间相隔七分钟。”勘察道。

“都有什么东西被炸了？”荆汉同行想不通动机。

“硬盘？！”周修文脱口答道。

勘察人员惊讶地问道：“啊？您知道啊，下面的设计得更牛，和一个超级微波炉一样，是可以远程控制自动通电的。放置硬盘的底座温度可以烧到几百度，然后到极限之后，嘭地整个机器全烧了，硬盘都烧变形了。再等一会儿可以下去看。”

谢经纬看了周修文一眼，周修文愣在当地，无计可施了。荆汉的这位同行问：“该发通缉令了，现在网上早吵翻天了，我们得给群众一个交代。”

周修文掏出手机，找出两张照片，递给这位同行。他看了看好奇地问：“这个是嫌疑人陈策，这个是谁？”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周修文苦笑道：“我要告诉你，是同一个人，你信吗？”

“这怎么可能？”那位不信地又看了看，不过越看越不相信。

“差不多一年前他制造过一起爆炸案，现在我很确定他就是逆风了。消失前从容毁灭证据，也只有他有这种能力。”周修文道。

那位同行琢磨一下这事，表情愣住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是计算机大拿，找一个被警方监控不到的身份不是难事，如果连体貌特征也变得这么彻底，那可就难找了。

“怎么办啊？”周修文征询着谢副厅。

“发通缉令吧，加速清理现场，消除社会影响。”谢经纬道，他扭头出了现场，一言不发地走了。

“卧槽。”

宣冬青在电脑前惊叫了一声。

这个技术宅连话都说得不多，更别说脏话了。众人的吸引力一下子被吸引过去，只见他惊惶地回头说：“最新消息，陈策的住宅发生了爆炸……可能是捂不住了，通报出来了。内部的情况发现是，以炸点含酶的药量爆在住处，消除生物证据，而且在地下室发现了几十块被损毁的存储介质。”

“他不是跑了吗，怎么引爆的？”邹喜男多了句嘴，一说话发现自己又白痴了，那可是个技术大拿，远程操控应该不是问题。

“远程引爆，控制路由藏在保险柜里，勘察人员没有探测到。我觉得是不是这家伙都没急着跑，发现我们行动之后才从容走的。”宣冬青

道。

“这得多强悍的心理素质啊。”向小园惊讶道。人的极限在哪里，可能永远摸不到天花板。

刚刚审完青狗的俞骏却说：“千头万绪，你就是机器人也忙不过来，好猎人应该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一条。”

“可席青山提供的线索是好吃、爱嫖，还爱养小相好，这能算线索吗？别说嫌疑人，就是普通人有俩钱不也是这德行。顶多再加上关系最近的是周鹏——周扒皮，估计也没用啊，周鹏顶多是当跑腿的，能知道多少？”程一丁道，引起了一阵不和谐的笑声。

俞骏白了他一眼，道：“回头你好好补补情报分析这一课啊，长安一案后，化身陈策的逆风无意被你们给传唤到派出所。他惊奇地发现一个‘骗子’居然是警察，以他连爆炸都不在乎的性格，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有了十方在全网成为众矢之的的事，注意，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

原来俞主任开始从头捋了，他思忖道：“一直伺机报复的沈燕正苦于没有突破口，十方的事出来之后，她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绑走十方，要么和逆风交换利益，要么给逆风制造仇敌。青狗叫她狠娘儿们确实不假，这个胆大妄为的人比沈曼佳一点儿不差。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要觉得是潜入成功，任何犯罪团伙都没有绝对的信任，何况是专业诈骗团伙。我自己感觉，这个沈燕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出其不意，而且什么样的人都敢用，包括黑警察宋朝、国际刑警红色通缉的毛登科，甚至青狗这种货色，全部被她用得恰到好处。”

众人想了想，均点点头。不过也能理解，能号令缅北几个诈骗团伙的大姐大，肯定有过人之处的。大家以为俞骏要接着往下讲，却不

料俞骏返了回来，拿着纸张道:“十方唯一没有想明白的事是，沈燕是如何控制青狗的，这件事我们搞明白了，是通过石金山这个老狐狸。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十方都不确定就是随阳，而沈燕却先一步到了随阳这一带。如果不站在警方大数据这个视角，神仙也猜不到这些毛骗的流动情况啊。”

“沈燕收买了石金山? ”向小园眉头一皱，脱口道。

“对，这也就解释了沈燕的种种奇怪行为，她有内应，根本有恃无恐，可以尽情发挥。”俞骏道。

向小园迅速质疑:“也不对吧，如果有内应，并有迹象发现陈策是逆风，那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突袭抓到人。”

“第一，逆风自己的保镖也不差，要找上门肯定是一场恶战，有沈曼佳的前车之鉴，沈燕不可能不顾忌；第二，这么出名的黑客要藏点儿东西，未必找得到，或者即便找得到也没有时间，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都没有超过24小时；第三，她很清楚自己也在警方的监控名单上，行事不可能太过张扬，甚至连抛头露面的机会都要尽量减少，一旦涉及重大案情，她肯定首当其冲。所以，她根本不敢来荆汉市这样的大型城市，人越多越安全对她不适用。”俞骏道。看众人点头，他若有所思地道:“可对思维回路不一样的人，有条件他们会抓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抓住……如果我们要抓一个已经确定目标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你们说，会选择什么时候呢? ”

“我明白了，逃跑的时候，那时候收获最大、威胁最小。”娜日丽道。

“对呀，十方判断沈燕的目标不在骗局，而是企图更大……那应该是，逆风能带走的财富。”向小园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所以她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想分一杯羹，而是想把逆风惊走，只有逃跑时她才有机会……这是在逆风眼皮下设了一个局外局，只要他逃跑，那就肯定掉坑里。沈燕这么放心地离开……坏了，她肯定知道逆风的逃跑去向。”俞骏说到此处时，连他心里也惊起一丝不祥之兆，那些枪手，那些战乱之地偷渡来的枪手，很可能就埋伏在那个地方，等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快！和荆汉联系，不，和总局联系，马上全网开始搜索这群偷渡人员的去向。娜娜、老程、大邹，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出发……向组，你和冬青守在这里……我们审一遍周鹏就上路，沈燕的去向肯定有诈，埋伏不会很远，逆风逃亡肯定也不会很远。”俞骏终于下定了决心，一连数个命令，众人迅速忙碌起来了。

发动车的，提武器的，数装备的，俞骏急匆匆下楼时，向小园快步追下来，俞骏不耐烦地说道：“你个女人，别掺和。”

向小园不走，反而拽住了他，隐隐的光线里，向小园执拗地说了句：“虽然你没说那句话，可谁都知道他很危险，是我把他领上路的，我得负责。”

俞骏做了个难受的表情，狠狠一甩头，向小园面色一喜，登上车。车一发动，后面哎哟一声像是重物滚落，回头一看，钱加多迷迷糊糊地起来了。俞骏烦躁地问道：“咋你回回不离场场在呀，什么时候钻通信车里了？”

“这能赖我啊？抓这么多人我去哪儿睡去？”钱加多怒道，比俞骏声音还大。

开车的程一丁征询问：“主任，要不把他撵下去？”

“走走走，算了，多多睡足了精力旺，一会儿给大伙儿开车。”俞骏道。

“想得美，别打扰我睡觉啊。”钱加多骂咧咧地又缩回后座椅子上。

车如离弦之箭冲出了驻地，第一站要去周鹏被关押的地点，这几乎是等于火烧着了才找水源，怕是来不及呀！俞骏一路上电话不断，一个个失望的消息让这一队暗夜奔波的人越来越失望。

距荆汉市20公里处，江流变浅，可以从浅滩直接通向公路的地方，离公路再远一点儿的一片小树林里，忽明忽暗的一个小红点在夜色里看得格外清晰。

近了，又更近一点了。噢！是有人在抽烟，脚下已经一堆烟头了，又掐了一根，黑暗中人影起身，不料在更暗的地方有人声喊了句：“叔。”

“啊？！”

胖胖的人影吓得一屁股坐回去了。黑暗中跑出来的人迅速上前扶着他，石金山被搀起来时喘着气道：“好不容易跑出来，你要吓死我呀？”

“呵呵，石叔老江湖了，这点儿胆也没有？”说话的是陈策，刺激反而让他显得比平时更镇定。

“老了，没听说过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吗？谢谢策儿啊，我说你怎么今天突然叫我去唱歌，敢情是早准备好了要走。”石金山感慨道，这几乎等于救了他一条老命。

“毕竟是我叔呢，我可没什么亲人，不拉你拉谁呀。”陈策道，坐下来了。

石金山却是骨碌一下爬起来，从泊停的一辆车里拿出一包东西扔过来说道：“快换上，你身上全湿了，臭烘烘的。策啊，你咋知道他们今晚抓人啊？出城的时候吓死了，就差一点点啊，我前脚走，后脚一大堆警车就把桥封了。”

“呵呵，我并不知道，有人登录服务器时我只是有点儿怀疑，就多了个心眼儿，谁知道真出事了。”陈策换着衣裤，在黑暗里说道。

石金山问：“那咱们这上头，你不说挺厉害的？他们怎么样？”

“别问了叔，知道多了对你不好。”陈策道。

“嗯，叔不问，就是有点儿可惜，都快到手了……不过，赚得也不少，叔知足了。”石金山道，费力地从车后厢往外拖出一样东西，放在车后，走过来塞给了陈策。

钱、手机卡，陈策拿到手里笑笑道：“叔，我真有点儿舍不得你呀，我……”

“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告诉我，我们这帮老江湖有一个原则，除了自己，谁也别信……你要的车在那儿，天亮前骑出几十公里绝对谁也追不上来，接下来的事，只能各凭造化了。”石金山道，估计干这事不止一回了。没事聚头分赃，有事分头逃亡，一切肯定都在事前把退路准备好了。

“那谢谢叔了，我走了。如果见到干妈替我问好，她知道怎么找我。”陈策已经穿戴整齐，上前一跨，一踩油门灯亮了，是一辆微型的山地小摩托，扣上头盔的他顺手向石金山致意。

“去吧，去吧，路上小心。”石金山摆着手，陈策油门一轰，呜地冲上了路面，须臾间闪出去好远，路一转连尾灯都看不见了。石金山侧耳听着，听不到声音时他才跳上车，驶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带他踩过点，路很熟，曲曲弯弯的失修老路，一路上只遇到了几辆卡车。思忖了好一会儿他才拨通了电话，接通时，响起了一声磁性的不像人声的声音：“办了？”

“办了。”石金山答道。

“赶快离开。”那声音机械地说道。

“嗯，我正在走。”石金山道。

他挂了电话，顺手在方向盘上一磕，扔了手机，加速向前行着，不多时在半路上停下，换乘另一辆车离开了，那辆车似乎也被遗弃了……

一路追行，山高路远

十四个小时后，一辆泥迹斑斑的通信车赶到了这里，车上跳下来神情疲惫的俞骏一行几人，他们奔向了这辆被弃在县级公路上的陆巡疑似目标。相对应的，找到的最后信号就出现在这里。向小园极目搜寻，然后指着远处山巅的一个铁塔道：“就是那儿，那么肯定就是这辆车，打开指纹灯找一下。”

“车被锁着。”邹喜男犹豫一下。

俞骏还没吭声，向小园已经开口，说：“什么时候了还磨叽，撬了。”

撬门，戴上白手套，车窗沿边扑着金粉，他们迅速采集到了数枚指纹，一边回传，一边对车里和周边进行更细致的搜寻。不一会儿，跑向远处的程一丁喊道：“主任，你们来看。”

向小园和俞骏跑向他的方向，程一丁指着几个怪模样的烟蒂，俞骏捡起一个来闻闻，作为老烟民的他终于有用武之地。他道了句：“手卷叶子，这是那几个缅甸人，咱们云贵一带的山民也有这习惯。”

“这儿泊停过一辆越野车，看轮宽幅，我查一下……应该是哈弗车。”程一丁道。

俞骏直接驳斥道：“你说了等于没说，每个月卖几万辆，现在二手市场遍地这种车。”

向小园看着失修的旧路，俞骏发愁地问：“这路通向哪儿呀？”向小园直接道：“现在位于团容县境内，往南是石冈、鄂城、黄宁三市，再往西南就出省了，如果他们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肯定是这个方向，往北就是回头路了。”俞骏道。

那边传输现场信息的娜日丽喊：“主任，确认了其中几个指纹是石金山的。”

“还有谁的？”俞骏吼着问。

“还在确认中……车里找到了屏幕碎片，手机肯定是被拍碎扔了，这个搜查范围就大了。”娜日丽道。

一看这荒郊野外的情况，俞骏一下子泄气了，懊丧地坐在地上感慨：“天哪，这咋也来不及了呀。”

直到现在，三官庄的猫池窝点数据还没有梳理完，断卡这把尚方宝剑不可谓威力不大，或者说威力过大，直接把成建制的诈骗团伙砍了个四零五散。唯一的问题是，再人力去补救疏漏就变得其难无比，更何况这些有预谋出逃的骗枭。

程一丁看了眼发愁的俞骏和向小园，不敢吭声，到这里恐怕就是极限了。审讯周鹏的收获是，他交代了一个石金山用了十多年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只有几个人知道。而现在这部手机也毁掉了，那说明，要永远告别过去再不回头了。假设他也像陈策那样改头换面，再找到他可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怎么办，怎么办啊？”俞骏使劲捋着太阳穴，几夜未眠的他头痛得厉害。向小园想安慰一句，却不知道安慰什么。这里已经出市几十公里了，出了县级路就四通八达，而荆汉警方根本来不及把这些人的体貌和交通监控比对，即便开始估计也晚了。现在是14时20分，距离昨晚行动已经过去十七个小时。十七个小时，以现在的交通水平，恐怕出境都够了。

“十方呀十方，你上斗天，下斗地，斗他八门如儿戏，倒是给个信息呀，这跑得让我们可怎么找。”俞骏悻悻地骂着，表情快绝望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向小园劝慰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说吉人自有天相了。”

“这不扯淡么。他算个什么吉人，就是烂人一个，从小被老斗那老骗子教育的，骨子里就是一个骗子。你不要以为他有多高尚，他心里有多纯洁……我告诉你，所有精谙诈骗的人都享受那个侮辱别人智商

的过程，在这上面获得的存在感和满足感，甚至有时候比钱还重要。比如杜其安，你看他骗了多少钱，生活还那么简单。比如那个胡会计，还有陈策，他们是骗得少了吗？是还缺钱吗？他们其实就是一类人，包括沈燕也是……”俞骏神经质地啰唆着。

向小园愣了，问道：“主任，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骗有千种，诈骗为王。真正的骗枭其实就把答案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破，这局沈燕看来要赢了。”俞骏道，失落地仰躺在地上。

是啊，逆风在算计，一直在算计，X小组一直也在算计，恰恰这位只有几个人的沈燕用个简单的局外局，就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了。躺在地上的俞骏懊丧道：“我们以为自己是顺水推舟，结果却被沈燕顺手牵羊了；逆风肯定认为自己逃出生天了，结果可能是直接跳坑了；十方一直自负过人，即便他看出了端倪，也无济于事。沈燕大势已成，说不定现在都把事办完了。”

“主任，您不要这么悲观，说不定还有机会。”程一丁道。

“机会？呵呵，荆汉那烂摊子两个月都收拾不完，还有那个胡会计溜得更快。你看着吧，这些货肯定早就浑水摸鱼卷走不知道多少钱了。”俞骏道。

“走吧，不能等了。”向小园起身邀道。

“去哪儿呀？”俞骏有气无力地问道。

“往前走，前进1公里，就离十方近1公里，已经走到现在了，难道要放弃吗？”向小园反问道。

俞骏有气无力地坐起来。这时候，车上的钱加多奔下来了，拿着手机大喊：“主任，电话。”

“谁呀？”向小园喊道。

“零号。”钱加多夸张地喊着。

四下分散的人疯了似的，噌噌往那儿跑，快跑到近前时，钱加多傻呵呵地笑道：“你们这么好骗啊，可能吗？”

气得娜日丽上前就要甩他巴掌，钱加多赶紧道：“不过和零号有关。”

这时候向小园已经跑过来了，听筒里传来了宣冬青的声音，宣冬青汇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说。”向小园道。

“记得回传照片的那个手机号码吗？我们当时推断应该是零号随机鼓捣的一部手机，回传之后就失去信号了，刚刚这个信号又奇怪地出现了。”宣冬青道。

“什么地方？”向小园期待地问。

“鄂宁高速，快到黄宁市了。”宣冬青答道。

“你马上连线荆汉指挥部搜寻线索，车辆、人员、信号一切都要。”向小园道。

“没问题，我正和周组长联系。”宣冬青道。

通话结束，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几个人几乎是头挨着头在听声音。向小园眼里闪着兴奋道：“一定是他，这部随机的手机肯定没有被发现，主任，给个惊喜的表情啊。”

“哪顾得上惊喜，快走……多多开车，其他人抓紧时间睡觉。好几亿呢，说不定咱们真有机会，快快快。”俞骏吼着，眼睛像真发财要赚几个亿一样。

一行人飞速上车，钱加多也莫名地兴奋起来，坐上车轰着油门，直奔前路。

三个小时后，荆汉断卡行动指挥部，一条仅存的线索牵动着指挥部众人的心，气氛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几十台中控大屏都在搜索着鄂宁高速通过高速检查站的车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还没有发现嫌疑人就被吓了一跳。这条繁忙的高速每分钟通过的车辆是四百多辆，峰值有七百辆，限定时速120公里，一帧一帧地看，就是十双眼睛也不够。几个小时下来，盯着屏幕的技术员一个个都在做同样的动作，揉一揉眼，又继续揉着流泪的眼。

“套牌的找到四辆，无牌的十九辆，登记报废车辆三辆，远程信号联结有延迟，我们哪怕把通过的时间范围缩小到一分钟，也有几百辆。”

技术侦查把一些电子照片投到了指挥屏上，这恰恰最难判定的，偶尔有搬着遮阳板的、戴着帽子的或者戴着口罩的，直接就把体貌识别屏蔽了，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是一例两例。

指挥小组的人面面相觑，有人提议：“是不是可以在高速出口设卡，可以用交通执法的名义。”

“不行，现在被追的两路都是惊弓之鸟，而且偷渡人员都持有武器，万一和基层警员遭遇，可能要出意外事故……不能截，这是一群亡命之徒。”谢经纬道。

“那我们那位……就是您说的零号，我是说……是不是会更危险？”荆汉的同行担心地又问道。

这恰恰击在谢经纬的心上，他叹了口气，难堪地说道：“对，我请求，动用一切资源，保证他的安全……他夹在这些人中间，可能已经身不由己了。”

整个小组交头接耳讨论了一会儿，十五分钟后，荆汉特种警察训练基地的两架警用直升机起飞了，自荆汉直飞黄宁。

此时黄宁市已经接近黄昏，一轮羞红脸的夕阳挂在天际慢慢地下沉。夕阳下的湖水是金色的，湖畔教堂穹顶像夕阳的支架。偌大的支架下，山成黛色、树成墨绿色，映入眼帘如同大自然展开了一幅宁静的水墨山水画，行人反而成了画里的点缀。

点缀的东西似乎还不多，远处高地一辆白色的奔驰车里，戴着墨镜的男子收回了视线，又看了看后视镜，这个地方较偏。当时这名男子也就是看上了它的偏，离教堂不远的湖畔琥珀山庄，那儿售价高昂的别墅现在还有一半在装修，入住率极低，其实当时也是看上了入住率极低。

这名男子是陈策，已经逃出生天的陈策，即便逃出来了，他还是极小心地试探着，甚至走到了一幢别墅的门口停了好久，又离开了。

从欣赏夕阳开始，一直欣赏到夜幕降临，在这个新楼盘几乎看不到人时，他才放心地驶入，一直到达了十九幢C座。他拿的还是开发商给的袋子，那里面有钥匙，走到门口时他按了按遥控，车库门缓缓

升起，他小心地驶入，然后关上了车库门，静听了一大会儿，这才下车，自车库进入家里。客厅里坐着一位男子，他笑着说：“秦医生，抱歉让您久等了。”

被叫秦医生的笑着回头，陈策放下钥匙，又道：“不好意思以这种方式和您见面啊，可能还得麻烦您一回，我对您的手艺非常满意啊。”

秦医生呵呵两声，笑得勉强。陈策一愣觉得不对，就在他警觉的一刹那，噗的一声轻响，腿一下子剧痛，他惨叫一声倒地上。

自二楼楼梯口、厨房、卫生间里出来了几人。怨不得医生的表情难堪，陈策视野的死角里有一支枪对着医生的脑袋呢。开枪的是楼梯上下来的人，一女两男，居中的女人穿着一身休闲服像闲庭信步一样踱下来。陈策一下子明白了，咬牙切齿地喊道：“沈……燕。”

“从你黑掉水房的钱开始，就应该知道有今天了吧？”沈燕在几步之外停下来，分守楼下的毛二、宋朝，还有新晋成员斗十方，再加上两名枪手，这个阵容实在太过豪华了。

说罢她一甩头，毛二上前对陈策搜身，宋朝到外面搜那辆车，片刻搜出来一堆东西。钱包、身份证、钥匙、现金，居然还有一小袋子让人眼睛乱冒星星的小钻石。

捂着流血部位的陈策嘶声道：“沈总，我可以给您钱，我赔给您。这袋钻石价值三千多万，我把离岸账户给您，里面还有很多钱。”

“有多少呢？”沈燕笑着问。

“四千多万，美金，足够补偿您的损失了。”陈策道。

“啧啧……想买命不太够啊，有个碍眼的……”沈燕说着，眼睛瞟向了医生，她补充了一句外语，身侧面无表情的枪手一抬眼，朝医生噗噗开了两枪。那医生像截木桩一样扑倒。猝不及防的斗十方脸上被溅了几滴血，他吓得浑身一痉挛，一哆嗦，可低头时恰看到死去的医生面朝向他，额头与左眼两个汩汩冒血的洞格外瘆人，吓得他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

那头陈策也吓得惊叫一声，不住地后缩，靠着墙，看到枪口时，他额头上的汗像流水一样吧嗒吧嗒地直往下掉。沈燕拿着手机笑道：“四千万买不了命，不过能买点儿真相，想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

陈策惶然地点点头，沈燕把手机转向他。手机画面一下子把陈策吓呆了，赫然是石金山的肥脸，他说：“策儿，沈总答应只要给了钱就饶你一命，命比钱重要，想开点，钱没了还能再骗，命要没了只能去骗鬼了。”

醒悟的陈策一思索，便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身上，可能着了这个道了。沈燕边拍着搜出来的物品边笑道：“别奇怪了，在鞋里，从你知道徐则臣出事就准备跑了吧？陈策是加拿大籍，身份也是徐则臣给你造的。你从秦江寒变成陈策这事就徐则臣知道，这事我要是知道了，你一定吓得睡不着觉吧？不是你这个叔叔帮忙，我还真不敢放你跑这么远……好吧，你还准备蒙混过关啊，钱在哪儿？”

“都在这儿了，密码和账户写在车钥匙里。”陈策脸色煞白，浑身痉挛着道。

“呵呵，你和徐则臣都是我们带出来的，真以为骗得了我。”沈燕示意，毛二上手了，直接拿着仪器扫描着陈策，扫到脸部时，仪器嘀嘀响了。毛二蹲下来，那凶相看得陈策不由得喊，不过还没喊出来，嘴巴就被毛二捏住了。毛二捏着嘴像看牲口一样看着陈策的牙口，看

准后，枪口往陈策嘴里一塞，把他的嘴撑大，然后另一只手伸进去几指，硬生生一扭，再扭，使劲一下拔出了血淋淋的东西。陈策满嘴流血，手捂着脸喊痛不已。

居然是颗植在嘴里的假牙，扭下来的东西毛二就着衣角擦了擦，放在沈燕的手机摄像头前时，听到了妮可的声音："Yeah！就是它。"

"把几个亿藏嘴里，也真难为你了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沈燕接过了毛二小心翼翼递上来的东西，装起，当看向陈策时，他此时已经是面如死灰，惊恐地叫道："别杀我，比特币密钥和地址都在里面。"

"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杀你呢，杀了你荆汉那么大的事谁扛呀？呵呵，逆风先生。"沈燕笑着，眼神示意毛二，毛二用枪托往陈策后颈一敲，陈策软软地倒下了。

沈燕慢慢起身，毛二俯身捡拾着一堆东西往包里塞，起身的沈燕看向斗十方。斗十方紧张地站直了，站得很僵硬。沈燕一笑，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老宋，你在干什么？"

一直守着车库通向房间门的宋朝嗯了声回道："我在守着门。"

"快，打扫现场。"沈燕道。

宋朝刚走两步，却不料毛二毫无征兆地噗噗向他开了两枪，斗十方眼见着宋朝一个踉跄后仰，胸前绽开了两朵血花。现场的几支枪都直直地指向宋朝，而倒地的宋朝连拔枪的机会都没有，毛二上前卸了他的武器，睥睨地说了句："老宋，抱歉了。"

宋朝脸部扭曲，不知是疼痛还是愤怒，嘴唇翕合着，却发不出声来。沈燕笑笑道："老宋你应该想到有这一天的，前胜出事是你卖的他

吧？不要侮辱我的智商，从你费尽心思靠近妮可我就知道是你。昨晚高速服务区里你离开了十五分钟，别告诉我你什么也没干啊。”

宋朝像被戳破了，一下子躺平了，不过他并不是绝望，而是感到幸福。他疯狂地哈哈一笑，口鼻溢血，笑容变得格外瘆人，他笑着含混不清地说了句：

“只有骗子的良心是黑的，警察没有黑的。”

他说的那句斗十方听清了，也在那一刹那明白了，那一刻他差点儿哭出来。

宋朝故意让他注意妮可，故意和他较劲，故意和他拌嘴创造离开的机会……一切的一切。他一下子明白了，可也更糊涂了。

枪口指向了斗十方，毛二狞笑着，沈燕笑着问：“你的预判一向很准，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坦白一件事，求你饶命。”斗十方脸色凄苦地道。

“给你三秒钟。”沈燕调戏了句，却不料斗十方脱口而出：“除了老宋，其实还有一个叛徒，我们可能还没有脱离危险。”

啊？！沈燕一怔，毛二眼皮子一跳，愣了……

命悬一线，诛心之骗

“呵呵，是你吧。”毛二失神片刻谑笑道。

沈燕摇摇头道："即便是你也无所谓，我根本不在乎是谁，有多少，这个局外局，谁也逃不出去，多几个跳梁小丑算什么？"

毛二示意已经昏迷的陈策，把杀宋朝的手枪放到了陈策手里。斗十方眼神坚定，表情决然地道："这么大一个案子，首当其冲的两个主谋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地溜出来？谁敢保证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反正我当警察的时候，引蛇出洞、赶蛇出洞的事也经常干，前提是有准确的信息可以保证能钓到鱼。"

斗十方的表情和话成功地勾住了沈燕，沈燕眉头一皱，疑心顿起，刚想有动作，不料斗十方一摊手道："你们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这两天防我防得最紧。您这两位搜我不止一次了，如果有，是谁您还不清楚吗？离你最近的人，才有机会咬你最狠。"

毛二气得瞪圆了眼，沈燕看向他，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斗十方一指道："就是他。"

"呵呵……"沈燕一下子笑了。

"我和老宋一起在外接抢回来的货，他和王自光独自待了差不多一天，回头王自光就跑了，这要是带回什么消息去，那后果会很严重。还有，他吹嘘说自己上过好几回通缉令，可每次抢着开车，以他这张丑脸不用天眼识别，人眼都能识别，可居然连个临检都没遇到简直是个奇迹。我一直心里有点儿发毛，荆汉这边的警察不会都是瞎的吧？就冲在江离打架打那么凶，正常早挂网上了，可一点儿动静没有，地方公安局甚至连辟谣的信息都没出。这要不是警察全瞎了，就只有一种解释了：我们中有人和警察有默契。沈姐，您不觉得一切发展得太顺利了吗？我们几个都是一屁股案底再加上偷渡，连个查房的都没碰上过。"斗十方道，表情和语言同步，硬生生地把沈燕说得犹豫不定了。

“死到临头还骗人。”毛二恶狠狠地道，捡起放在陈策手里的武器，沈燕像默认一样。却不料此时斗十方不识趣了，怒发冲冠指着毛二道：“只能是他，他心虚了，害怕了……毛二你急不可待地想动手，是不是真隐瞒着什么？”

“真是混蛋。”毛二脾气火暴蓦地出枪，沈燕伸手一挡，噗地枪响，斗十方啊的一声惨叫，捂着脑袋后仰倒下。沈燕挡得迟了，眼见着斗十方指缝洇血，整个人疼得乱抽，沈燕怒目看着毛二，毛二倒真像心虚了一样躲闪着沈燕的目光。

“就是他，肯定是他……沈姐，搜他，万一他有问题，您就危险啦。”斗十方声嘶俱厉道，捂着脑袋坐起来了。

毛二刚要补枪，沈燕蓦地拔枪顶上来，杏眼圆睁，气势凛然地吼道：“别动……搜他。”

沈燕一踢扫描仪，两位枪手指着毛二，不客气地上下连搜，除了皮带和皮鞋的金属正常报警，没有其他的什么。毛二踢掉了鞋以示清白，他气结道：“沈总，您宁愿相信一个黑警察，也不信兄弟我？”

“兄弟就是用来卖了，老宋不也把你当兄弟，等等，包，包。”斗十方捂着脑袋，表情凄厉如鬼，那两位枪手鬼使神差地听了他的命令。扫描仪刚一搁上，便传来嘀嘀的狂响。两个人倒出刚刚装起的东西，再一捏包里，在侧包里，枪手诧异地摸了摸，然后目瞪口呆地掏出来一部手机，黑色的。

沈燕吓得一哆嗦，枪顶上了毛二的鼻子，声音变得狠厉，问：“怎么会是你？哪来的手机？”

“啊？不……”毛二吓得心胆俱裂，却一下子说不清楚。

“说。”沈燕花容色变，其声如裂。

毛二吓得解释不出来，一刹那想起斗十方偷手机最在行，肯定是他捣的鬼。却不料还没等他说出来，一声凄厉的警报声响起，斗十方捂着脑袋大喊：“沈总快走，毛二肯定把警察引来了。”

“沈总不是……”

砰……

沈燕开枪了，毛二一瘫，软绵绵地倒下了，两眼圆睁着死不瞑目，额上多了一个血洞。沈燕俯身拾起车钥匙和两位随从说了句“快走”，一位随从回头时，呀，那个中枪的斗十方不见了。手下惊呼一声，沈燕的目光恰好扫到已经溜出院子爬上门栅的斗十方。她怒极举枪，砰砰砰几枪，斗十方哎哟一声中弹掉下门栅，气得她狠狠一跺脚，带着人往楼后跑了……

警报的声音飞驰而至，一队特警架盾持枪大喊着不许动围上来。趴着的斗十方慢慢伸直了双臂，被特警翻过来，面部一扫，带队的汇报：“找到目标，重复一遍，找到目标，他受伤了。”

“把步话给他。”

特警将步话放在斗十方面前，斗十方满脸血色，逃出生天的狂喜让他笑出来了，是像哭一样的笑，他笑着又哭了，然后又笑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可能受了点刺激。”特警道。

“快，扶我进去。”斗十方突然意外地说话了。

特警们愣了，这时候通信车冲进现场了，俞骏亮着证件大喊：“我们的人，我们的人，马上控制现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他凑到近前时，一下子眼酸得差点掉泪，俯身看着血淋淋的斗十方，斗十方拽着他哀求道：“快，扶我进去。”

“十方，十方，你……啊，这，还在流血。”向小园一手摁头上的伤口，却发现肩膀处还有一处贯穿伤。

“快，扶我进去。”斗十方艰难地说道。

现场控制后，俞骏背着他，几个同事一起扶着进了现场。斗十方挣扎指着宋朝的方向，一位探脉的特警摇摇头道，小声对俞骏说：“可能来不及了，他是要抓捕的嫌疑人之一。”

“不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黑警察。”斗十方一下子失控了，他哭着，挣扎着，甩了俞骏，走两步就扑倒了。他用尽力气爬到了老宋的身边，摁着出血已少的伤口，徒劳地喊：“老宋，老宋……你醒醒，到底怎么回事？老宋，老宋你醒醒……老宋，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宋朝凄苦的脸上带着一丝的安详，去了。

失血、剧痛以及在悲伤的打击下，斗十方一下子昏厥了，他摁着宋朝的伤口，就那么昏过去了……

沈燕随身的两个枪手战术水准相当不错，眼见着要遭遇战，三人急速往另一侧道路上的泊车处狂奔。第一队特警尚未得到突击命令，在大呼不许动时，被两名枪手的子弹压了回来，三个人像幽灵一样以车为掩护，且战且退。一个枪手护着沈燕到了车前，让她上车，那车疾速发动，扔出来一支长枪给断后的另一个。

那人接枪嘭嘭连发，霰弹枪，二十米威力巨大，如疾雨的声响在警车上戳了无数个小窟窿。

“跑了两个，绿色越野车。”

“这个用的是霰弹枪，威力很大。”

“火力压制，狙击手上。”

短促的命令间，几把微冲同时压向车后伺机开枪的嫌疑人，他躲起来的刹那，另一头一位特警踩着同伴的手、肩攀上二层，迅速找着最佳射击位置。

一枪，嘭……还击……又一枪，嘭……霰弹造成了前进的屏障，第三次刚伸出头来时……砰，一声沉闷的枪声后，一切俱寂了，在小心翼翼围上来的特警身上的战术电筒的光亮下，躺着一具死相狰狞的尸体。

逃到路面上的越野车似乎揭开了追捕的序幕，不过脱离后沈燕猛地醒悟，这是要把他们撵出住宅区，这一刹那的醒悟让她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她抽过了武器和手雷准备来一场生死搏杀，可司机却像疯了一样尖叫着，指着前方。

在他们的前方，整个路面闪烁着的红蓝警灯不知道绵延了多长，像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在头顶，一架直升机轰鸣着，大型的探照灯直射着逃逸的车辆，仿佛从天而降的声音在播放着：

“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马上投降。”

“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马上投降。”

在机械的重复声中，车越驶越慢，前方的景象看得更清了。林立的警车之间，是无数个黑洞洞的枪口，第一排已经鸣枪示警了。

沈燕绝望地拿着枪顶上了自己的下颌，司机惊恐地停下车，在说着什么。头顶机械的播音还在继续，沈燕撕心裂肺地狂喊着，双手紧紧地握着扳机，在这一刹那，却怎么下不了手。她一下子放弃了，看着前方，傻笑着，然后又哭了。直等着枪口围着车身，她还是那样傻笑着，笑得像哭一样。

是日20时20分，前方确认目标嫌疑人沈燕、陈策服法，截获离岸账户以及存储虚拟货币地址及密钥的存储介质，这场出乎意料的大获全胜让指挥部一片欢腾。

这场决胜来自一个不起眼却被刻意地忽略了的信号，奇怪的是追捕并没有停下来。时隔不到二十分钟，在距离黄宁市区30公里的一处路口，又发生了一起遭遇战。这一次却是没有多大声势，在警方可以不用顾忌的环境里，枪手根本构不成威胁，三名嫌疑人被捕。

这次行动却不属于断卡行动组指挥，而且这个抓捕地似乎也来自一个不起眼的信号……

荣誉，只可能用血与火、用牺牲换来！

手术室里，无影灯下，挂着氧的斗十方静静地躺着，像睡着了。

手术室外，等待的长椅上，奔命而来的同事莫名地心颤。他不经意间看到自己满手的血都会不由自主地颤上几颤，可能想到过最差的结果，可这似乎也不比最差的结果好上多少。

“不……不会……有事吧？”

很久都没出来，向小园失态地轻声道。

“不会。你不说过吗？不管是作为骗子还是反骗的警察，他都将会站在巅峰位置……这小子命真大。”俞骏轻声道。他双手的血迹已干，却在不住地痉挛、颤抖，任谁都看得出，那可能更多的是在安慰自己。

“你害怕吗？”娜日丽轻轻握住了一直在紧张颤抖的钱加多的手。钱加多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他看着娜日丽，点点头。看到现场那两具尸体他就开始干呕，今夜可能是他一生的噩梦。娜日丽握得紧了些，轻轻告诉他：“别怕，好人才不长命，他没事，他命长着呢。”

“他算坏人吗？”钱加多有气无力地问，玩笑也没心情开了。

“算，这么多坏人都被他骗过了，好人可办不了这种大事。他是英雄了。”娜日丽轻声道。

半晌无声，她看向钱加多，钱加多痴痴地看着手术室，触景生情使他默念了一句：“可我为什么，宁愿他还是那个出口成‘脏’、蹭饭赖账，没人正眼看他一眼的十方。”

“会的，等他醒来，那德行就跟着回来了。”娜日丽胡乱安慰着。

钱加多摇摇头道：“不会的，回不来了。”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深沉，娜日丽想说什么却噎住了。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曾经和从前的十方，回不来了。

叮的一声，手术室的指示灯变绿了，等待的众人不约而同地围上去。向小园焦急地问：“医生，医生，人怎么样了？”

“额头、太阳穴以上的擦伤伤及颅骨；肩上的贯穿伤伤及肌腱和神经，而且伤到了一根动脉导致出血过多，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做了神经束膜和外膜吻接，具体效果要看他醒来再观察。”医生道。

哦，众人长舒了一口气，懂点医学的向小园此时心却揪起来了。她追问：“您的意思是，会有后遗症？”

“中两枪，再低两公分就致命了，这都算命大的了。可能会有肢体麻木、某些运动障碍等后遗症，具体得看术后观察。”医生道。

另一位护士提醒：“你们小声点儿，他需要休息和静养。”

围着的医生和护士把人送进病房后，一行人被挡在病房外，大家都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干什么。明知道是徒劳地等待，可谁也不愿意走，就那么傻等着。

次日，“断卡”行动的余威继续着，摧枯拉朽地从各地追捕漏网的嫌疑人，不断起获的隐匿资金迅速把命名为“荆汉特大假保险诈骗案”的案值不断推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以陈策为首的诈骗团伙已经悄无声息地腐蚀和笼络了大量公职人员、银行职员。这些人使他在各地的诈骗活动一路绿灯畅行，直到警方都起获赃款了，很多被骗的商业银行还蒙在鼓里。

或者说，他们像所有案中的其他人一样，是由有共同利益的内鬼操纵，都是故意“被骗”了。因此省银保监会专门发文要求各地银行自查，往往一查就是纷纷落马，详情即便警方也未能全盘掌握，只有被牵涉进案情的公职人员、银行职员不断地被传唤、拘留。

以往的案值在警方的通报里总是有点夸大，而这一次关联假保险的原因，案值被专案组使劲地挤水分。截获黑产的巨额虚拟货币被挤掉了，陈策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也挤掉了。就事论事，单荆汉几市

已经沉淀到资金池的非法资金，达到了四个多亿。而且很不和谐地，即便断卡把大部分赃款截到了半路，让诈骗分子无法转走，可仍有一小部分去向未明。那两个漏网而且不能短时间归案的“胡会计”和石金山，成了本案唯一的掩瑜瑕疵。

又数日，专案组给出了一封精简的案情通报，题为“荆汉等市假冒保险公司特大诈骗案被侦破”。通报中特别强调这是警方开始应用“断卡”打击诈骗犯罪的首次典型案例，通过这一有效方式成功截获了近四亿的被骗资金，已刑事拘留多少名嫌疑人云云。

追捕还将继续，那些不宜、不能公开的背后案情，都在“云云”中一笔带过。

64场精密骗局、58种设局手法、9种诈骗话术、5个连环套，
全面揭秘网络诈骗，教你防范最新骗局。

反骗案中案

大结局
（全2册）·下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目录

第一章 一不留神受骗上当
第二章 穷追不舍歪打正着
第三章 抽丝剥茧揭开身世
第四章 重拳出击擒贼擒王
第五章 峰回路转狱中相认

第一章 一不留神受骗上当

杳无音信，思念为谁

两个月后……

金风送爽、兰桂飘香的季节，夏日的炎热已消退，这天上午，巡逻的管教提着大钥匙串哐当一下打开了一扇仓门，对着里面喊了声：

“王自光，收拾东西。”

哎呀，同监人员都惊讶地看向了那个缩在角落认真擦地的小瘦个子，羡慕嫉妒恨。全监数这位最没出息，见谁都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所以至今还混在最底层，却不料他运气最好。按本所嫌疑人交口相传的故事判断，今年这形势，进来的鲜有能出去的了。

王自光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出门时还挨了同号人一脚，被踹了出去。他习惯性地伸着双手。出了监门戴铐子那是惯例，可今天破例了，那管教面无表情地说：“都放你了，还要铐子啊，不想走？”

“啊？想想想……”王自光一下子乐了，跟着管教亦步亦趋，可问题又来了，他小心翼翼地发问，“张管教，我家里都没啥人，离这儿好几百公里呢，这我出去咋走呢？”

“哦，说得还有理了，咋，给你派辆专车怎么样？”管教道。

“那……不敢，不敢。”王自光怯怯地说道。一个人穷到极致，就有可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搁这里头，生活用品还是所里给解决的，过分要求嘛，怎么可能敢提?

那管教且走且说，话又回来了:“呵呵，你不敢也得给你派辆车，出去可别再进来了啊，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告别不说再见，出门不再回头，没啥好说的，出去脱胎换骨，好好做人。”

管教照例教育他几句，带他出了看守所大门。王自光兴奋劲儿还没上来，又吓了一跳——门口有辆警车等着呢。两位不认识的警察一挥手，上车。

上了车，王自光不敢吭声，副驾驶座上一名警察掏出一张纸递给他，解释着:“王自光，你没有身份证件，这是公安机关给你开出的证明，这是给你购置的高铁票，还有两个小时发车，我们送你到车站，上车如果查证，你可以出示证明文件……你涉嫌参与赌博以及非法藏匿资金，但考虑到有自首情节及重大立功表现，专案组决定对你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至于你的立功表现，专案组联系了你们当地警方，决定给你2万元的奖励，回到老家后奖励会有人发给你。”

“立功？！”王自光傻眼了，拿着那几张玩意儿倒是听明白是没事了，但是怎么可能立功？干了一辈子事，可就没干过好事。

“有关江帅胜涉黑团伙一案，南港警方曾发布悬赏征集线索的通告，根据你的举报查获了江帅胜涉嫌一起命案的犯罪事实……这个你应该知道啊？”那位警察好奇地问。

“我知道……但我没跟谁说过……啊？”王自光从惊到愣，一下子想起跟谁说过了，也一下子吓得嘴唇哆嗦，然后发出奇怪的声音，像哭。那警察回头，见这货真哭了，边哭边说着:“警察叔叔，你们还是

把我送回去吧，里头管吃管住顶多没自由，这要回了老家，会没命啊……哦哟，这杀千刀的斗十方害死我了。”

“哦……对了，没给你看这个。”警察掏出手机，亮到了王自光眼前，那上面赫然是“南港警方打掉以江帅胜为首的黑社会团伙，十九名主要成员悉数落网”的标题。

这似乎是剂良方奇药，王自光一下子面色如常了，拍着大腿道：“哎哟，不早说，吓死我了……这下好，这个好，早该抓了，早抓几年少坑好多人呢。”

那两位警察相视一笑，继续向车站行驶。王自光这才恢复了惫懒德行，一路嘴嘚啵个不停，到了地方下车进车站，没几步又回来了。那警察不解地看着期待的王自光问：“还有事吗？”

“我那个……我……”王自光摸摸比脸还干净的口袋。

“哦……差点忘了。”那警察掏了几百块钱递给他。王自光千恩万谢地接着，又是几鞠躬。警察笑道：“甭客气，以后别偷鸡摸狗给我们找事，比什么都强。”

“那是，那是……不敢，不敢……哎，那个，警察叔叔，我能问个事吗？”王自光终于把憋了好久的话喷出来了。那警察笑吟吟地看着他。王自光鼓起勇气问：“他真是你们的人？”

“他是谁呀？”警察挑着眉毛，好奇地回问。

“哦，对，这个不该问啊。那能不能告诉我，他还好吗？”王自光问。

可能真和那个“他”有点感情了，毕竟现在能全身而退就是拜他所赐。王自光在狱中听说了特大诈骗案的事，他隐隐觉得其中有某种关联。

那位警察示意了下他手上拿的钱，笑而未语，一扬头，车驶离了，没有留下答案。

或许也不需要，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看着来往的男男女女，闻着熟悉的汽车尾气味道，听着嘈杂的人声，这种自由的感觉，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

他小心翼翼地揣起了那几张钞票，兴冲冲地奔进车站，汇进客流，转眼不见了踪迹……

荆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安排此事的陆虎收到了同行的回复，放下电话后心轻了一分，又了却一件事。这两个月不断冒出新的嫌疑人，不断抓人、放人可真是头一遭。可能王自光这辈子都不会想到，因为他的事，专案组专程和南港警方协调了，处理事宜的要求还是总局发出来的。

他猜得到这肯定是斗十方提的要求，只是他无法猜到，斗十方会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情，竭力地去替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赌棍提要求。其实他的罪并不重，即便判也就几个月的事。

这段时间想不通的事太多了，也没时间去想，刚装起手机，小络从会议室钻出来了，急吼吼地问道：“谁的电话？是不是家里的？”

“不是。组里不是让放王自光吗？刚办了。”陆虎道。

络卿相又接着问：“有十方的消息吗？”

“有……我能是这表情？”陆虎指指自己的脸，明显劳累过度，缺乏精神。

络卿相笑道：“也是啊，一脸倒霉相，肯定没好事。”

“滚，里面听课呢。”陆虎道。

“这都来十几拨了，还有意思吗？”络卿相烦躁道。

起获的逆风黑产团伙装备在全国尚属特例，这些天除了案情就是接待各地网安部门来人观摩。陆虎和络卿相一直跟着巫茜接受同行羡慕的目光，不过有点过量，两个人已经受不了，但大家看起来都没回去的意思。靠着窗户吸了口带着潮意的空气，陆虎道：“来的时候是夏天，这都快过完了咱们还回不去，我现在好想回家。”

“谁不想啊……哎，你说十方会怎么样啊？抓到沈燕那两拨人的案情全被捂着，零号所有相关都不许提及，我咋觉得不对劲呢？”络卿相小声道。

陆虎也小声说：“现场一下子死了四个人，把案情公布出去，普通群众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可能公布啊。”

也是，这与粉饰太平无关，过于惨烈的案情细节会远远超出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络卿相反问道：“那十方呢？”

“他的档案保密级别要提高了。”陆虎道。这是最直观的判断。

络卿相却给了个相反的判断，小声说：“文身、开赌场、劫赌场、一大部分行动在监控视线之外，我对乐观的判断总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所以，你这个悲观主义者永远只能胜任这种案牍劳形的事，那种惊心动魄、千钧一发、作为警察最荣耀的事和你就没有关系了。”陆虎道。

络卿相没承想被刺激了一下，他想了想，对着陆虎给了个回应：“啊呸！”

然后，天聊死了，人进去了。陆虎笑了笑，也跟着进去了。会议室里，巫茜还在演示着操作，整个会议桌上布置着各种缴获的设备，她正在朗声介绍：

“……这些设备无一例外都是非法产品，很多部件甚至都是手工焊接上去的。大家不要低估犯罪分子的智力，你们看这种分流器，它的焊脚有17个，需要手工一次焊接完成，使用的电路板是硫化七层PVC板材，这种板材，电子爱好者很容易搞到，但它的功能说出来就匪夷所思了——能模拟单台手机注册，可以骗过IP地址审核，五个人同时操作的话，可以造成至少一千人注册的假象……猫池的利器，据说在黑市上，这样一台机器的售价能达到至少十万……它和最早的短信群发器一样，在未了解的时候很神秘，拆解以后原理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注意发现类似的非法制造、销售窝点。这种东西给了哪个诈骗团伙都是遗祸无穷，这儿有详细的资料，大家先看一遍……”

与会的同行在认真揣摩这些设备的技术参数了，巫茜抽空看向了陆虎和络卿相，那期待的眼神传达着近两个月来问了无数次的一句话：

“有他的消息了？”

陆虎和络卿相齐齐摇了摇头，给了巫茜一个无声的答案，然后看到了巫茜满脸的失望……

中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一辆警车冲向门口时陡然加速，把屁颠屁颠抱着一包东西的钱加多给吓了一跳，赶紧往活动门一侧躲，刚想抬头开骂时，却瞬间傻乐了。摇下的车窗里，俞骏和向小园正看着他笑。

俞骏一指钱加多，说："拿过来。上班时间又偷跑出去啊？我看看干什么坏事了。"

"没有，你看，吃的。"钱加多亮着怀里的东西，是一堆小零食，奶糖、牛肉干、果脯。俞骏不客气地抓了一把，钱加多心疼地说："别呀，不是给你买的。"

"那你得贿赂我呀，翘班不得给点好处啊！"俞骏笑道，逗着钱加多问，"多多，你女神不是这位吗？咋？移情别恋了？"

被指的"女神"是向小园，向小园笑着说："是啊，多多，我都觉得很失落啊。"

都是明知故问，钱加多笑着说："你们别笑话行不？追个女生多难呢，我妈天天逼着我汇报进展。"

"那有进展了吗？"俞骏问。

钱加多一愣，点头答道："也算有吧。"

"怎么算有？到底有没有？"俞骏问。

"那胖了十几斤不算吗？"钱加多道。

向小园和俞骏一下子理解不了这个逻辑，向小园问道：“追女生，追胖了也算？”

“啊，她胖了、丑了，就没法挑我了嘛。”钱加多一脸严肃。

俞骏和向小园笑喷了。向小园生怕俞骏又没正形胡扯，赶紧挥手道：“那快去吧，加油啊……不，加餐，祝你早日成功。”

“哎，好嘞！”钱加多抱着东西喜滋滋地跑了。

再上路时，俞骏仰着头大笑了好一会儿才安生下来，且笑且说去年可真是行大运了，捡了两个宝，就这个活宝，死皮赖脸加上死磨硬泡，快把娜日丽追上了，眼看着梦想就快实现了，回来的这两个月反倒是他俩的爱情比案情还让单位里的人津津乐道。

“就是那位不知道怎么样了？”向小园突然来了一句，笑声戛然而止，转头看去，俞主任愁眉又挤一块儿了。俞骏吧唧了半天嘴，道：“不明朗啊，他这颗小卒子拱得太远，直接进中军帐了。现在局里等着厅里的消息，厅里等总局的定论……对了，昨天谢副厅还告诉我件事，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

“啊？坏消息？”向小园吓了一跳。

“不是，不是，是案情里的细节。被捕的另一名计算机犯罪嫌疑人妮可，真名叫曹妮菲，新加坡籍，她的硬盘里存着对零号的审讯记录，是通过药物刑讯的。即便在药物刑讯的状态下，零号都没有露馅儿，问他任务是什么，回答是没有任务；问他代号是什么，回答是停职。你猜他是怎么做到的？”俞骏问。

“是不是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向小园景仰地问。

俞骏一笑，摇头道："错，谢副厅说这是他设计的，其实真正的任务内容就是'没有任务'。真正的代号就是'停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无数遍的重复默念来欺骗自己的潜意识，即便无意识的时候说出来，也是这一句话'没有任务，停职'。"

啊？！向小园瞠目结舌，惊愕和震撼让她失语了。

"吓着了吧？这还不是欺骗的最高境界。"俞骏道。

"还能到什么境界？"向小园问。

"其实在最后撤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机会发出信号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沈燕已经做好了灭口的准备，毕竟价值几个亿的虚拟货币，这事肯定不能让任何人知情，包括宋朝、零号，甚至包括毛登科都在被灭口之列，这事她都支开了妮可……还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先杀了逆风请来准备整容换脸的医生，之后逼迫逆风交出虚拟货币，地址和密钥数据都存储在假牙里，之后毛登科突然对宋朝下手，然后枪口指向十方。"俞骏回忆着，在想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脱身。

"然后呢？我们见到他时，他都中了两枪。"向小园问。

"回溯的案情是，他突然诬陷毛登科是内鬼。"俞骏道。

向小园愣了，愕然问道："那怎么可能？毛登科可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人士，红色通缉令上的人。"

"我也纳闷，他居然诬陷成功了。沈燕的枪口居然转向毛登科，把这位忠心耿耿的手下打死了，趁这个机会，他逃出来了，不过也挨了一枪……应该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零号成功地干扰了她的判断，争取到了一点点时间，我想象不出有多难……可能就是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因素，让上面担心……"俞骏道。

“担心与恶龙搏斗者自身亦成恶龙？”向小园轻声地问。

“对。”俞骏道。

到此天也聊死了，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可处在下级又没法去问，每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中断，而且续不上那种。

到了省厅，两个人跳下车，意外的是谢副厅就在办公楼门口等着。看到两个人的表情，谢副厅却是开朗地笑出来：“别板着脸啊，我亲自迎接你们，这面子还不够？”

“您别给我脸，给我点消息成不？我的人到底怎么样了？”俞骏道。

谢副厅一怔，悻悻道了句：“我还是给你脸吧，又不是我把你的人扣起来了，你朝我要啊？”

“这都多久了，总得给个结论吧？”俞骏追着问。

“总局督导参与的案情，他又在核心位置，按程序也得审查一段时间啊。就算回到了省厅市局，也得走这个程序啊，这不正好也养伤嘛，你急什么？”谢副厅一手揽着俞骏。安抚不成功，俞骏拿掉他的手，给了个不悦的表情。谢副厅笑道：“这个案子破了，尾巴翘得蛮高啊……小向，你不能也骄傲吧？”

“没有，没有，我哪有资格骄傲。”向小园不好意思地说。

“不，必须有，现在厅里准备给你们申请集体一等功，全国都不多见啊……虽然案子主办在荆汉，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这个小组在本案里是首功。”谢副厅道。

真达到了这个目的，反而觉得没有那么振奋，特别是还有这么多的遗憾，俞骏强颜欢笑：“老领导，我的队伍现在是五零四散的，回来几个，荆汉给借调几个，还有一个不知道下落，您让我们怎么骄傲啊？”

“那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就这么愁眉苦脸地在家等消息；第二个，打起精神来，‘金评彩挂、风马燕雀’还没有‘众神归位’，任务在等着呢。”谢副厅说道，直接背着手走了。

两个人相视苦笑，紧跟上来。会议布置一如记忆中，一年多前，也是在这里接受的任务，也是谢经纬和陈颢元两位领导主持，也是保密员在用笔记着会议记录，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连寒暄和客套都没有，案情简讯直接就递上来了。

案情简讯的内容是荆汉市特大假冒保险公司案的进展。两个人迅速浏览，看得更快的向小园喃喃道：“漏网的石金山居然是本案主谋之一？主谋居然是胡会计？”

“基本可以肯定，断卡行动截住了大部分被骗资金，但是前期骗贷的部分资金根本没有进入资金池，是被胡会计另辟途径消化的，你看眼熟吗？”谢副厅问。

“嗯，每次涉众类诈骗，都有无法追踪的遗失资金，就像在资金池外又建了一个老鼠仓，不管砸不砸盘，他们这部分钱是先洗走的。”向小园道。从杜其安开始，她就注意到这群特殊的骗子，对于骗到的钱非常有节制，总是在一开始最安全的时期取走少量的一部分，总是在出现危险征兆的第一时间溜走。她无法形容这种手法，并不像杀猪盘的骗子那么贪婪，恰恰是这种“节制”让他们屡屡逃过追捕。

“两个月居然没有任何信息……”俞骏喃喃道，“逆风换脸这招如果他们也用上了，那就麻烦了。对于他们这种职业犯罪的，肯定会养着不同的身份。如果再以不同身份和不同面貌出现，那真就无迹可寻了。”

“对，有这种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陈局长插了句。

沉浸在案情中的向小园低头道：“我们穷追不舍，对方已成惊弓之鸟，这个难度就大了。”

“对，我和谢副厅合计了下，从现有的嫌疑人里入手，从十年二十年前的案子入手，往他们根上查，这个团伙的成形、他们犯罪的诱因等，都得查得清清楚楚，刨到知根知底，铲到一干二净。”陈局长道。

“难，最起码无法保证时效性，现在他们也五零四散，我们总不能全国范围内找人吧？”俞骏道。

“你错了，即便他们出了境，出国也得把他们抓回来。”谢副厅强调。

“哦，天哪！”俞骏忧郁地合上了案情综述，然后看到了陈局长和谢副厅期待的目光。向小园迟了一步，她合上的动作明显在犹豫。

陈颢元局长笑了，提示道：“老谢，你看他们俩一年来变化挺大，小向沾了点俞主任的毛病，不像以前那么铿锵有力、咄咄逼人了。而俞主任呢，可能受了小向点影响，不那么悲观了。”

“嗯，黄金组合啊。”谢副厅赞了句。

两位被赞的反而不好意思了，向小园说：“我真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我也一样，但咬着牙也得上手。能提个条件吗？”俞骏问。

“提吧，客气点啊，别太不像话。”陈局长笑了。对于两个人的变化，他非常满意，不过接下来脸就挂黑线了，只听俞骏说：“条件很简单，把我的X小组凑齐，一个也不能少。”

这并不过分的要求，现在却难如登天。陈颢元局长求助似的看谢副厅。谢副厅为难了片刻，手指点点俞骏——又被要挟了。他斟酌片刻道：“我先给你点信息安抚下军心吧。”

“好啊，我听着呢。”俞骏和向小园有点激动了。

“他现在在粤东省，是当地警方接走的，在处理一件特殊的事，详情我无法知悉，但很快就会有消息……而且据周修文讲，他的情绪很低落，又受了这么重的伤，几乎是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我们得多给他点时间让他走出来，将来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定论，我希望不要影响到现在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毕竟这个局面也是大家用辛苦、用血换来的……我会尽一切努力，让X小组全员归队。”谢副厅道。

俞骏和向小园对视一眼，然后缓缓起身，敬礼，沉默地接受了任务。

两位领导知道他们的心结何在，也默默相对，只可惜他们解不开这个心结，所能知悉的那位零号的信息依旧是只言片语，他的去留依然悬而未决……

无名之辈，无名之碑

“想活到回去就安生点，别锋芒太露了。”

“回去？”

“我似乎听到了你气息紊乱、心跳加速。”

“呵呵，我也看到了你忧深愁重、心有不甘。我们都是卖命，既然卖命，那纠结的只有一件事，要么卖个好价钱，要么卖个好归宿。归宿恐怕不会很好，价钱呢却不会很差，那我就不明白了，什么让你这么纠结呢？”

“可能用钱能买到，可能通过努力能得到，可能能偷到、抢到。但有一种东西，无论你怎么不择手段都得不到，你明白吗？”

黑暗里，烟头闪着明灭的光，能看到宋朝忧郁早衰的脸，他的鼻孔喷着烟雾。

噗……噗……拧着消声器的枪口发出闷响，近距离中弹的宋朝像被无形的手狠狠推了一把，整个人重重后仰摔倒。然后他痛苦地、艰难地抬起头来，可他脸上没有绝望，反而露出了像是喜悦的表情，是那种幸福的狂喜，狂喜到他哈哈大笑一声，说：

“只有骗子的良心是黑的，警察没有黑的。”

砰砰砰砰——枪声大作，沈燕、毛二狰狞的面孔看过来，手里的枪开火了。

坐着的斗十方浑身一激灵醒了过来，浑身冷汗。可能是梦中的惊叫声惊动了其他乘客，他们都奇怪地看向他。他愣怔着还回不过神来。

“快，擦擦汗。”邻座周修文递来纸巾，此时已经响起航班即将到达的声音。斗十方接过纸巾，机械地拿在手里，这才回过神来——他是从疗养基地专程飞到粤东来了。

一段时间以来，斗十方有点不太正常，心理医生看过多次了，确诊为创后应激症状，毕竟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真实死亡场面，不是什么人都能一下子从阴影里走出来的，周修文附耳小声问：“做噩梦了？”

“嗯，又梦到老宋了。”斗十方道。他知道这就是此行的目的，可理不清其中的头绪。见周修文没吭声，他回问：“老宋是警察吗？”

“不可能是，没有哪种任务需要把一名警察送到监狱蹲上几年再去执行的。”周修文道。

“那他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才明白，他一直在提醒我、暗示我，甚至给我打掩护，最后一次回传信息，他还故意生气走了……呵呵，我是人傻胆大，如果宋朝和沈燕一路，怕是早发现我的那些小动作了。”斗十方喘着大气道。

周修文轻轻抚着他的后背说：“别多想，很快就有答案了。胳膊现在怎么样了？”

斗十方拿着纸巾的手半举起来，然后莫名地抖、抖。他使劲握着拳，想控制却怎么也控制不了，片刻后，颓然放弃，一脸黯然。

“坚持理疗，会恢复的，幸好是左手，影响不算大。”周修文道。

说到此处，周修文又下意识地看到斗十方头上的帽子，子弹擦过头皮，犁了一道血槽，那一片连头发都不会长了，这相破得怕是治不回来了。

像平时一样，聊天又毫无征兆地中断，斗十方谈兴顿失。下机时他像一个失忆者一样，还得周修文不时地提醒他，生怕他走错了出口。

来接站的是一辆警车，只有一名上了年纪的警察，警车直奔地方省厅，又接了一个年纪更大的警察，驱车直至粤东省厅下属的九局。在该地一幢不起眼的老式楼里，周修文和斗十方受到了规格极低的接待。

一杯热水，茶也没有；旧式的椅子，垫子也没有。整个办公室也简陋到令人发指，只有成排的保险柜，桌上唯一的一台电脑还是老式的豆腐块一样的大显示器，这种地方反科技、反现代，只有一种可能：保密局。

“这位是陈处长，这位是赵总队长……这位就是你们想见的人，斗十方，宋朝生前基本就和他在一起。”周修文开门见山地介绍着。

那两位老警察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眼神却有点复杂，那个在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老宋，现在更模糊了。

“我知道，老宋可能会成为你的心结，其实也是我们的心结。我们两方商议了一下才有了这次见面，毕竟有可能帮助你走出阴影……我想这也是老宋愿意看到的。”

那位更老一点的警察脱了警帽，头也半秃，余发尽白。他满面愁容地摸着口袋，拿出了烟，点燃一支滋滋抽起的时候，半晌没有表情的斗十方眼睛突然动了，喃喃道：“你们抽的是同一种烟，他抽烟的姿势就是这样。”

“呵呵……对，他是我的下属，我是他师父，一开始他劝我戒烟，一个组就他一个不抽烟的，不过几年之后，他的烟瘾比谁都凶……呵

呵，毕竟我们这个职业，烟和酒是能找到的最合适的麻醉品了。他的经历没有那么复杂，警校毕业，分配到了刑警队。我那时候是队长，看小伙子挺机灵的，就抢回来当徒弟了……他确实也争气，脑子活，身手也利索，到刑警队不到三年就立了功，直接提干了……如果不出事的话，现在上个支队长或者副局长什么的，总是没问题的。”赵总队长道。

“他犯事服刑，是真的了？”斗十方问。

“是。他是我提拔起来的，也是我亲自抓的他，亲自给他戴上了手铐，送进了监狱。”总队长吸溜一声，抹了把脸，表情显得有点难堪，轻声道，“他调任南平市一个中心大所的所长，那几年当地正在开发，我是没想到，那种俗套故事能发生在他身上——给非法拆迁撑腰、收受贿赂、私放嫌疑人……就是为了收点钱。他是小县城出身的，讨了个城里老婆，房子、车子、男人的面子，无非为了这些，生生把大好前程给毁了……当时已经确定他的违法事实，是我带队抓的他。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去的时候他还人模狗样地坐在办公室里，看到我兴奋地起身敬礼。我一句话也没说。他看到我身后的人就知道来意了，提了一个要求……”

斗十方入神地听着。总队长接着说道：“他是爱面子的人，一定想体面一点走。”

“对，这个浑蛋这辈子就毁在面子上了，他居然要求别给他戴铐子，别扒他的领花，他自己上车……我当时一下子就火了，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然后亲自铐上了他。铐上时，他一下子就哭了，眼泪汪汪地对我说，赵队，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一枪崩了我吧，别把我拉到审判席上丢人现眼……”

这位总队长唏嘘了一声，狠狠地掐灭了烟头，眼睛发红。他粗大的手互相揉搓着，中断了回忆。

那位也在听的处长轻声接道：“他因为渎职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有上诉，服刑地在粤东第九监狱，实际服刑五年零四个月。事发后，刚进看守所他就跟妻子离婚了。当时儿子才4岁，出狱后妻子已经改嫁了，他父亲也是个警察，老家的乡警，从他进监狱就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出狱后回过家，可连家门都没敢进去。”

周修文静静听着，不时看看斗十方。斗十方脸上木然，没有一点悲喜，就那么木然地听着，然后机械地接了一句：“我明白了，他服刑的地方一定关过某个重要嫌疑人，是毛登科吧……他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最适合去当线人。”

那位保密处的陈处长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话停了。这些卧底归来的人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心思特别敏捷，你给他哪怕一点提示，他们就能猜到正确的结果。

总队长点点头道：“是的，你猜得对，不过也不对，拿钱买消息的才叫线人，而我没给过他一分钱，也没有承诺过给他任何待遇。我找到他时，他已经快成盲流了，每天打打短工，挣点小钱全用来买醉了，喝醉了就躺在江畔。我观察了很多天才去和他见面。那天下着大雨，很大，我要走近的时候，轰隆隆一阵雷声，突然就下起了大雨，我现在都有点迷信地相信，那是诈骗团伙搞得天怒人怨，要凭空出世他这么一个力挽狂澜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缅北以江前胜为首的电诈团伙覆灭，就是从那天开始倒计时的。”

时间倒退四年多，也是这样一个下雨的季节……

轰隆隆的雷声夹杂着暴雨骤至，赵少刚瞬间被淋得湿透。他连脸上的水迹都没有去抹一把，还是直勾勾地盯着躺在江边护栏后的人，那人像是喝多了，连自己泡在水里都浑然不觉。

他踱到他面前，躺在那儿的宋朝却不屑地说话了："赵队，我早发现你了，你都跟了我几天了，想干什么？看着我投江，然后再拉我一把？"

"你给我起来。"赵少刚蹲下，拉起了宋朝，像拖死尸一样拖着他走，到一处避雨的亭下一扔。宋朝重重地摔在地上，却还是那么带着醉意地笑。赵少刚无奈地蹲下来，拉着宋朝让他靠柱子坐着，连扇几个耳光喊着"醒醒"。

"我没醉，赵队，我又没犯事，你找我干什么？！"宋朝喷着满嘴酒气地问，监狱和流浪已经把他变得让人不敢相认了。赵少刚看着他愁苦的脸、发红的眼，想了片刻，道："你要清醒着，想听，我就给你说几句话。要不想，那就算了，只当我们没认识过。"

"我爸都不认我了，您居然还有想跟我说的话？"宋朝惨笑道。

"有，有很多。大家知道你出来了，刘政委找过我，想托我给你找个活儿干着；你的师弟，大强子，现在是景泰治安大队队长了。还有你在队里的兄弟，他们都找过我，知道你好面子，肯定谁的帮助也不接受，所以求我……毕竟我是你师父。"

宋朝一捂脸，呜呜地哭了。他伤心地哭着，泣不成声地说："别管我，我不配……我不配，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兄弟，就我成了败类……"

赵少刚坐了下来，习惯性地摸着口袋。不过烟已经湿透，他悻悻地扔了，只等宋朝哭声稍停，拍拍宋朝肩膀道："都过去了，你也为自

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总不能已经站着受刑了，回头还一辈子跪着生活，这个样子怎么行？你才多大啊？一辈子还长着呢。”

“呵呵，我又能做什么呢？”宋朝抹着脸，惨笑着。他掏出烟盒，可能流浪生活过久了早有准备，是包在塑料纸里的。他打着火点上了一支，刚抽一口，就被赵少刚夹走了，夹到自己嘴上叼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那动作恰似还在队里，讨论案情到半夜，烟都快没了，几个人分着抽。这仿佛唤起了宋朝的回忆，让他怔了良久，他奇怪地开口问：“赵队，你不会是遇上难题了，想找我捉刀吧？”

“如果是呢？”赵少刚问。

“肯定是，兄弟们想拉我一把是真的，但以您的性子，如果想帮我，绝对不会亲自出面，呵呵。”宋朝笑了，哪怕已成陌路，可毕竟曾经情同手足，彼此太了解了。

“你还没回答，如果是呢？”赵少刚问。

“那不很简单吗？俩胳膊俩腿，您看哪条顺眼，自己卸。”宋朝抽着烟，无所谓地说道，把烟递给了赵少刚。赵少刚抽着，表情变得恶狠狠，咬牙切齿地说道：“知道电信诈骗吗？”

“当然，我快出来的时候，进去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电诈团伙的，在里面我可是牢长。怎么，想知道谁的情况？”宋朝道。

“不想，境内的太低级了，现在大鱼都在境外，缅北一带已经聚集了近十万电诈成员，现在的犯罪模式是他们内外勾结，而我们鞭长莫及，只能眼看着大笔的社会财富被挪到境外，现在的案发率比你当年提高了四倍……什么感觉？”赵少刚道。

“我都不当警察了，还能有什么感觉？”宋朝道。

“呵呵，你家两代警察，你警服虽扒，可我不信你血脉里的血性也会退化到一点不剩。我们曾是背靠背的兄弟，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就不信，那些让我们热血沸腾的过去，你已经忘得干干净净……那些都是你，是我，是我们警察的高光时刻，总是让我们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值了……你告诉我，这几年你做了多少次梦，梦见还在队里？”赵少刚道。

“您还是那么卑鄙，在给我挖坑，等着我跳，就像当年布置任务一样，明明处处危险，偏偏我们还义无反顾。”宋朝道。

“那就是信仰。我对信仰的理解就是，人的心里总有一块最干净的地方不会被亵渎，比如亲情，比如至爱，比如梦想，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何况曾经是我背靠背兄弟的你……你刚才猜错了，你如果投江，我绝对不会拉你一把，一个对自己、对世界已经万念俱灰的人，拉也没用。”赵少刚道。

他说话时直勾勾地看着宋朝。曾经因为羞愧、难堪而从来不敢与人对视的宋朝，此时眼睛却放着光，那种犀利的光，那种仍然倔强的光，那种跌倒了却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不服输的光。

隔了很久，或者不算太久，就像过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宋朝一抹脸上的水迹问：

“你说吧，干什么？”

“……就这样，我自作主张派出了他。毛登科曾经是江前胜团伙成员，他从那里打开突破口。两个人曾经是狱友，这段经历恰成了他最好的伪装，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蹲了几年大狱的黑警察，还在给他的原上级提供线索。后面的事你们就知道了。两年前，缅北以江前胜为首

的电诈团伙覆灭，江前胜被我们端了窝点；一年前，菲律宾以朱丰为首的电诈团伙覆灭，朱丰被跨境抓捕归案；还有不久前，部督的计算机犯罪嫌疑人逆风落网……都是他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直到发生这次意外之前，知道他身份的只有两个人——我和陈处长。”

赵少刚总队长慢慢地叙述着往事，几次眼酸都被他刻意掩饰过了，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了几个。他失魂落魄，又接着抽上了。

斗十方看着他们两个人，似乎还有怀疑，皱着眉头。陈处长慢慢脱下帽子，像怕吓到斗十方似的缓缓道：“我见过你，还记得吗？黄宁高速服务区。”

“想起来了，可我没有注意到你。事发前一天晚上，他消失过十五分钟，后来说碰到老乡在车里喝了口家乡的酒。”斗十方回忆着。那是条旅游公路，来往车辆较多，可能正是趁那个机会两个人见过一面。

“对，这个可能让沈燕警觉了。”陈处长懊丧地说道。

“没必要自责，结果不会有差别，我们俩都在被灭口之列。”斗十方道。

陈处长愣了下，没想到自己反而被安慰了。他轻声道：“总局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王牌线人，后来的任务是设法追踪计算机犯罪嫌疑人逆风，之后他的线索和总局的线索有了分歧。他传回的信息是，逆风应该在境外，从最早作案的时间和手法判断，极有可能就隐藏在江前胜身边，所以漏网的这些人里应该就有。而总局的信息是，银杏基地疑似逆风的窝点，其人名叫徐则臣，继任似乎是秦江寒。我们一直不知道你也潜入了对方的团伙，而且还和老宋成了战友。”

“他是对的。那天的意外是，出了高速，沈燕就安排了接应，把两名枪手派给了妮可，让我们一起跟着她去堵秦江寒。石金山很早以前

就被她收买了，沈燕其实是要逼他逃跑，然后半路劫财越货……很可惜，我一直在顺着她的思路给她帮忙，当我反应过来已经晚了，身不由己……他也是。”斗十方道。这一节让他实在意难平，是他明显低估了对方的险恶。

“总局部署的特战小组计划趁他们得手逃走的时候抓捕，但没有想到她会把人分开，而且……毫无征兆地对老宋下手……”陈处长黯然道。

“团伙里就是这样，真让沈燕得手，说不定毛登科和妮可都会被灭了，多杀一人就意味着少一人分钱，少一份后患，这个您纠结什么？这个办公室档案里记载的故事，都不会比我们在谈的轻松吧？”斗十方道。

赵总队长环视一番，默默点点头：“对，但他是个例外，他并没有警察的身份。”

“理论上我也没有。”斗十方讪笑。

“那你……我听说，你一直走不出来。”赵总队长和蔼地问。

这个问题难住斗十方了。屡屡闯入他梦境的死尸、枪、血，那段经历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思忖片刻，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总是在梦里见到他，我说不清是恐惧还是怀念，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医生就倒在我面前，额头上开了个洞。我看见老宋中了两枪，身体上像被戳了两个窟窿一样往外冒血……看到毛登科被沈燕顶着脑袋，我下意识地就跑，只回了一次头，子弹从他的脑后掀了一块……白花花的……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

斗十方右手试图比画，可手不由自主地抖着，不小心把帽子撞掉了，头一侧被子弹犁开的狰狞深槽让两位同行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看

过回溯的现场，在那种情形下活着回来，简直不是运气可以形容的了。

“对不起……我一紧张就这样……最后一刻，老宋牺牲的时候，他笑着说，只有骗子的良心是黑的，警察没有黑的，我那时才确定他是自己人……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老宋……完全可以更早地发起突袭，完全可以让我们两个人联手，难道为了任务，为了一个逆风，为了抓个骗子，为了几亿的虚拟货币，我们……我和老宋，都是可以牺牲的筹码吗？为什么不早一点，哪怕早几分钟，几分钟，老宋就不会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斗十方突然泪如泉涌，枪伤已愈，心伤难平。他的手颤抖着，抹着泪，激动得不可自抑。周修文轻轻抚着他的背安慰着，却无济于事。那两位却没想到会一下子变得这么难堪。等斗十方情绪稍平，陈处长说道：“我无权评价这个任务，有时候很多英雄的故事可能源于一场事故，我没想到你对他这么在意……我和他见过三次面，这里面可能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陈处长把厚实的大疙瘩块显示器挪了挪，朝向斗十方，插上U盘，输入了一串长长的密码，一段手机拍摄的模糊视频开始播放。

是老宋的脸。他着急地说着：“老陈，你赶紧打听下，我怀疑中州那个单位又把一个兄弟派进来了，他在长安当过卧底，叫斗十方，虽然我没审出来，可我怀疑是自己人……他自以为装得很像，沈燕是在用他引逆风出来，如果不管用，那肯定让我下手弄死他，到时候我咋办？”

含着泪的斗十方一下子笑了，想起那段被老宋折腾的日子，没想到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又是一段视频，老宋说道：“坏了老陈，那小子不是一般人，居然让沈燕看上了……哎呀，这不是该高兴的事，凡是沈燕看上的人，最后都落不了全尸……还有，我认为总局的判断有误，逆风不可能在境内，绝对不可能是二十啷当岁的小伙，作案都十几年了；也不可能是徐则臣，沈燕借兵去过一趟加拿大，我估计她是灭口去了，她原来就是这么干的。江前胜一家独大不是水平很高，而是比江前胜干得好的团伙头目都被沈燕做掉了……我认为逆风是妮可。境内这一帮原来是给江前胜团伙提供服务的，他们算一伙，而境外是上层。”

斗十方静静地听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回忆着点点滴滴，情绪意外地平静了……

快进一段，老宋又在说了：“……这个追踪器我只能放在车上，现在随时可能被搜身。老陈，你汇报一下，把另一个撤走，哪怕他直接跑了都行，他已经教唆跑了一个，沈燕早起疑了，只要拿到逆风的东西，第一个灭的就是他，不能冒这个险。”

后面没有画面，似乎是老陈的声音：“真假逆风马上就见分晓了，怎么撤？一惊走了还去哪儿找啊？那个计算机犯罪嫌疑人我们连起码的情报都还没掌握，她手里的电脑只要一自毁，别说抓捕了，我们连扣留她的理由都没有。”

宋朝在争辩着：“可他还小啊，太危险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有多黑，那些枪手都是缅北游击队的，杀人比吃饭还利索，这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孩子还有个残疾父亲呢。”

老陈又说：“来不及考虑这么多了，他是中州专案组的一个特勤，和咱们的是两条线，不管你们现在跑一个还是跑两个，这事肯定黄，你决定吧。”

宋朝想了想，突然说了句：“老陈，你逼我是吧？在你眼里基层兄弟的命都不算命是吧？”

老陈也回话道：“放屁！轮着老子拿脑袋扛的时候，轮不到你；轮到警察能扛的时候，轮不到老百姓。他是警察，他清楚任务的危险性，你第一天当警察呀？哪个案子到了这种关头不是你死我活？哪轮得着妇人之仁？今天就是你、他，加上我，再加上几个警察兄弟的脑袋全撂在这儿，逆风也得服法。”

老陈的气势把宋朝镇住了，宋朝沉默了片刻，怼了句：“说得倒好听，老子不是警察。”

老陈道：“扒了你的警服而已，骨子里还是。”

宋朝：“那回头给我一身警服？我这回可真是卖命了啊。”

老陈：“组织上不可能给，我的警服给你一身吧。”

宋朝：“我就知道卖了命也落不到好。”

老陈：“那怎么着？要不撤了？还是那句话，你拿主意。”

宋朝：“呵呵，少激我，听好了，我会在离开时打开信号源，妮可的体貌特征很容易辨识，她轻易不下车，她是第一目标，而且是沈燕的钱袋子，抓住她沈燕就没辙了，如果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不说了；如果我们分开，你们直追信号源，别管我……还有，只要沈燕得手后有动作，我就下手，那几个枪手身手都不错，告诉兄弟们注意点，就这，大不了老子承认是叛徒，保住那位小兄弟，指望不上你们了。”

老陈：“等等……别犯浑，一定回来啊，等回来我真给你一身警服，不，两身，我把赵总队长的也给你。”

宋朝回头，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然后向老陈竖了一根中指……

画质模糊的视频终止了，周修文看到陈处长微笑着，却挂着两行热泪，赵总队长叹息着，一直在抹眼睛，斗十方静静地看着。

“都说大案如山，或许并不是案件如山，而是它之于每一个警员的压力都像一座山，得所有人拼着命把这座山凿碎推倒，这里面没有个体，个体得服从于集体。单纯强调集体免不了落于平庸，只有那些闪光的个体融入集体中，才会让这个集体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周修文轻声说道。他抹抹眼角，长舒着心里的浊气，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孩子，我理解你的埋怨，要骂就骂我吧，是我把他送上了不归路。你不要再纠结，我们这支队伍向来就是如此，头顶着国徽，肩扛着天职，哪怕有天大的委屈和无奈，也得硬着头皮走下去。”赵总队长哽咽着说。

斗十方摇摇头道：“我不再纠结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受到了什么胁迫，才逼不得已当了个里外不讨好，最后还把命送了的线人。我一直为他感到不值。”

斗十方舒了口气，像陷在回忆中。沉默了好久，他自言自语道：“他有次给我出了个谜语，告诉我，世界上所有东西，可以用钱买到，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可以偷到、抢到。但有一种东西，不管你怎么不择手段都得不到……我一直没明白，现在我懂了，是信仰。或许信仰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有点可笑，但就是信仰，关乎着一个人的自信、尊严、骨气，他丢掉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找回他丢掉的、曾经引以为傲的自信、尊严……还有他作为男人的面子、他的信仰。你们看，他做到了，他是笑着走的……”

斗十方笑了，笑里带泪。那几位听罢此言，一下子没忍住，全哭了。

是日，全城飘雨，粤东省厅一辆警车悄无声息地驶向烈士陵园，清障车在前，一路推开残枝断树。抵达陵园的时候，一行警察徒步上山，在无声的敬礼中，下葬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骨灰盒上整齐叠放着一身没有警号的藏蓝警服。雨中列队致敬的前面，有一个眉眼和宋朝很相似的老人，跌坐在新填的坟茔前，抱着那块没有名字的石碑号啕大哭。

无名之辈，可能无人会记得他。

无名之碑，却会被长天缅怀，被山水铭记。

音信未至，大案先起

中州北站，熙熙攘攘的客流一刻也不停歇，淹没在如潮的人海中，总会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渺小，以及一个渺小之人的个人存在感会是多么难得。

娜日丽看看腕表上的时间，已经指向11时了。一旁的程一丁笑道："大案子都办过了，这点破事还算个事啊？"

"可别漏了啊，又是一个百万案值的骗子。"娜日丽笑道。她确实也不紧张，只是有点心慌。

程一丁倚着栏杆笑道："你放心吧，这都是见钱不要命的菜鸟，根本没有反侦查措施。"

娜日丽似乎接受了程一丁的判断。说起来也确实如此，一起中介私卖业主委托的房子的案子，虽然案值听起来吓人，可俞主任瞄了一眼后连兴趣都没有，直接扔给他们几个处理了。大数据对比了嫌疑人的银行卡、手机、活动轨迹等信息，判断出她要从这里出站，这不就来堵了？程一丁心不在焉地说："嫌疑人的生活经历除了上学，就是两年的从业经历，业主委托她出售房子，她是借着普通人不太了解政务中心的便民App，扫业主的脸在网上签了委托，房子又给押到小银行贷款……呵呵，这么蠢的作案手法，一大堆证据，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蠢人往往犯大事啊，这得上百万的案值啊，后半辈子得在监狱就业了。"娜日丽道。她看着手机上嫌疑人的照片，是个面容姣好的姑娘，这似乎让她有点惋惜。

"没啥可惜的，伸手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改写了，是她自己改写的。"程一丁道。

娜日丽一收手机，有点不悦地问："我说程哥，我怎么觉得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让我同情个嫌疑人？因为她是个小姑娘？"程一丁纳闷了。

"也不是，我……"娜日丽的思维没来由地出现短暂"死机"。

程一丁笑道："你又在想十方了，大家这段时间心里都悬着……哦，不对，除了多多。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多多学习，这事就要让多多说，有什么呀？不当警察了不正好？我养他。"

娜日丽一下子被逗乐了，讪讪道："别听他胡扯。"

“其实也不算胡扯，我都动过几次念头挂枪离职，可是想想又放弃了。”程一丁道。

“因为信仰？”娜日丽问。

“也不算吧，干这么多年，除了坏人，都没跟什么人打过交道，找人、抓人、审人之外，我还能干什么？十方可就不同了，百艺傍身，到哪行都是个人物。”程一丁自嘲道。

“你是安慰我，还是安慰你自己？”娜日丽笑着问。

程一丁看着她，说不上来。可能都有，也可能都不是，给一个人下定义不算很难，但斗十方属于例外。他一直没有归队，这个队伍就像丢了魂一样，干什么都有气无力。

停顿间，麦响了，是邹喜男的声音：“X1注意，注意，家里搜索出了一个信号，正由站口进入，可能化了装。”

“换脸都不行，化个装能行啊。”娜日丽笑道。

她和程一丁同时拿起手机，家里给出的信号位置，又再列出了几个身高符合描述的目标，程一丁观察一眼对着麦说：“四个人，红蓝衣服你们俩负责，我追绿白。”

程一丁和娜日丽互相使了个眼色，这时候想揭露嫌疑人最后的伪装就需要点市井智慧了，程一丁最早靠上去一个，佯装不经意撞了下。那姑娘哎哟了一声，程一丁赶紧面对面道：“对不起，对不起……咦，胡婷，是你吗？你叫胡婷是吧？”

“滚……臭流氓，套什么近乎呢？”那女人发飙了，直接喷上了。

不是她，程一丁尴尬地挠着头败退了。

这时候，又听一声尖叫，然后啪的一声……清清脆脆、真真切切的耳光声音，夹杂着一个女人的骂声：“死胖子！摸我屁股……他摸我屁股，耍流氓了！”

完了，多多被群众围着众口群怼，邹喜男很没义气地跑了，娜日丽哭笑不得。她盯着的那位红衣服的一点好奇心也没有，根本不回头，几乎可以断定就是她了。她几步跟上去，追上这个戴墨镜、扣帽子的女人，伸手一撩，帽子自后往前一扣，那姑娘惊讶地咦了一声，差点在台阶处摔倒。娜日丽上前一扶，说：“美女小心啊。”

被搀着的那女人扶正帽子，客气地道了句：“谢谢。”

“不客气，咦？你不是胡婷吗？”娜日丽一脸路遇熟人的惊讶。

那女人慌乱了片刻之后立即摇头：“不是，不是，认错了。”

咔嚓，要抽回来的手被铐上了，娜日丽笑道：“真认错了再道歉吧，我们是反诈骗中心的，现在因你涉嫌诈骗对你实行逮捕……走吧。”

那女人吓得差点瘫在地上，娜日丽拉着她，程一丁已经上前提上了她的行李箱。那边的热闹也结束了，多多的解决方式简单而粗暴，一拉脸装着凶相吼着：“没监控、没目击，谁看见了？你打我脸上可是有证据了啊！报警，报警，我要报警，不赔一万跟你没完。”

这货一耍无赖，本来想见义勇为的群众吓跑了七七八八，趁那女人气势被压得一弱，正不知道怎么应对时，这死胖子也溜了，气得她在原地跳脚大骂：“死胖子，记住你了！”

记也没用，那货早头也不回地跑向停车场了。几人押着嫌疑人出站时，多多已经开到路边。坐到车上的邹喜男笑得直哆嗦，程一丁看

看娜日丽，娜日丽翻了一白眼，道：“瞧你那点出息。”

“我这是急中生智，我还挨了一耳光呢。”钱加多悻悻道。

邹喜男唯恐天下不乱，道：“你咋不说你还摸了人家屁股了？哎，多多，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啊，你们不说刺激一下原形毕露嘛，这刺激得多厉害，一开口满嘴歪牙，肯定就不是嘛。哎呀，我亏大了。”钱加多道。

连老程也憋不住笑了。娜日丽此时脸上却有点挂不住，吼了声：“闭嘴！”

钱加多不说话了。没吓住钱加多，却把嫌疑人吓得呀一声哭起来了。娜日丽回头凶她：“哭什么哭？叫什么名字？”

“胡婷。”

“多大了？”

“27岁。”

“抵押了业主委托的几套房子？”

“两……两三套。”

“再说一遍，多少？”

“五……五六套。”

“一套房子差不多一百万，你人不大，事办得挺大啊，仔细想想，到底多少套？”

本来就两个业主报案，这一诈，五六套，可能远远超过预估的案值。其他三人不敢吭声，都被吓住了。娜日丽也很惊讶，自己还是小觑了她。她虎着脸道：“抓你太容易了，用别人的身份证订票就找不着你了？不老实有你受的，五六套……还是含糊其词是吧？”

那女嫌疑人哇的一声哭了，哭着说道：“十三套，真的，再没有了。”

这回娜日丽的脸色更难看了，三名队友笑不出来了，怕是都被吓住了。就这娇滴滴的样子，谁敢相信这是千万案值的诈骗嫌疑人啊！

车到中途，又一辆警车驶近，超车，前车带着路，把反诈骗中心的这一行人带到了刑侦七大队，验明身份，交割执法记录。因为是女嫌疑人，全程基本是娜日丽带人交接，快一个小时才办完。车上早等得不耐烦的钱加多嚷嚷着很不服气，咋碰上了千万案值的大案，就这么送人啦?

“主任让交的，再说这也没什么意思，走程序麻烦着呢。”邹喜男道。

后上车的程一丁道：“千万很多吗？现在八位数的案值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心理波动。”

“呵，鸡屎蚊子打哈欠，老程，我咋没看出来你也这么不靠谱？口气蛮大的。”钱加多回头调侃着。刚上车的娜日丽直接扭着耳朵命令：“快开车回队里，主任和组长回来了。”

“哎，好嘞！”钱加多正经了，兴奋了，被扭了一把却还满眼冒星星幸福地看了娜日丽一眼。娜日丽倒没觉得什么，不经意间回头时，发现程一丁正和邹喜男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她一愣，那俩却哈哈笑上了。

中心办公楼里，俞骏匆匆出了办公室，刚刚布置好会议室的向小园奔出来，两个人并肩下楼。向小园道：“不得不说，咱们小组成长得确实不错了，48小时，准确找到了胡婷，而且已经查实，经她手抵押出去的委托房屋是十三套，涉案金额超过一千万了。刚刚七队已经发来感谢。”

“这简直是大炮打蚊子。就个没经验的小姑娘，发现便民App可以扫脸委托的漏洞，直接把业主委托出售的房产给抵押了，这有什么谢的？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俞骏道。

向小园笑了，问道：“莫非碰不到水平够格的诈骗分子，您很失望？”

“不但失望，而且会很寂寞的。”俞骏回头笑了笑。

“但应对真正的高手，咱们未必够格啊，‘金评彩挂、风马燕雀’，这‘金评彩挂、风马燕雀’看咱们，估计就像咱们看这个胡婷一样。”向小园道。

“呵呵，现在站在巅峰的不是骗子，是反骗的警察，比骗子更狡诈的是……”俞骏道，最后那个宾语他犹豫了下。

向小园替他说了：“不能用这个字眼形容警察吧？”

“是……是斗十方。”俞骏一摆手，给了个完美的答案，化解了自己的尴尬。

出门迎接时人已经来了，是张英，三大队那位技侦。握手寒暄几句，那四位也奔回来了，俞骏招手道：“好不容易请到张主任，一起来开个短会，一会儿一起吃饭……哎，多多，这是案情分析会，你……可以缺席。”

“凭什么呀？我这么要求上进的。”钱加多不悦了。

估计是有外人，怕钱加多大嘴巴胡说，向小园笑而不语。为了追娜日丽，多多也是拼了，处处要求上进呢。这不，俞骏一使眼色，程一丁拉着钱加多叮嘱了一番，主要内容是：现在你可是有领导的人了啊，不能让领导下不来台，对吧？至于领导，当然不是俞骏和向小园，而是娜日丽。这个叮嘱可足够了，钱加多凛然地点点头，然后想想干脆缺席了，反正在他看来案情分析都是来回话，转来转去能把人听瞌睡了。

众人入座，俞骏首先提议集体感谢张英。技侦属于后台，最辛苦和最默默无闻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们干。感谢的缘由是，这几个月来，张英往十九岭村，也就是杜其安的老家跑了数趟，从乡派出所到镇派出所，从民政局到档案局，把那个荒村原住居民居然还原了个七七八八。

“一家人客气什么，最早的户籍资料，民政局有留存的扶贫资料，档案局有乡里提供的人口、土地等资料，这些文件查下来，我想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无意中查到跨国电信诈骗案主谋朱丰的老家也在这一带，叫河西村，离十九岭村不算远，诈骗团伙最早成形是靠地缘、亲缘甚至血缘关系这种推论，值得重视一下……这些资料里有些人已经死亡，或者迁出不可考，我都标注出来了。”张英提交了厚厚的一摞资料，而且拷贝了一份电子版的，趁着这个机会，她把屏幕投到了墙上介绍道，“这里就是十九岭村，说不定你们也有兴趣去看一看。20世纪拆乡并镇以后，这里的原住民多数迁入了西沟乡下辖的几个行政大村，这地方比较落后啊，很多稍上点年纪的人都不出远门，不知道你们信不信，他们连身份证都不办。”

在座的惊讶到哑然失笑了。向小园诧异道：“真的很难相信，那么落后的一个地方，和最先进的犯罪方式能关联起来。”

“穷是原罪啊，不光先进犯罪方式，是所有犯罪方式都有，乡以下基本没有青壮劳力了，大部分都在外面打工。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算上刑事、民事、治安，犯罪率能达到37%，这些年经济发展，扶贫也到位，稍好一点。”张英道。

俞骏却是忍不住了，问：“我们在车上您不说有什么猛料吗？这些就是了？”

张英不徐不疾地笑了笑，道：“确实是猛料，是关于杜其安的。我无意中打听到的，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不要惊讶啊。”

俞骏呵呵笑了，接着众人都呵呵笑了。骗子和骗局早把反骗警员的神经锻炼成铜铸铁浇的，想惊讶都难了。

张英却胸有成竹，笑道：“那我今天就来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什么事都别太想当然了……我说两件事，一件是乡里零几年翻修小学的时候，有一部分自筹资金解决不了，当时乡里按惯例化缘，就是找本地在外面混得可以的，给你写到乡志里，然后让你捐点钱什么的，当时有个人直接给乡里捐了十万块，而且再三叮嘱不留名……这个当时的乡长记得很清楚，后来他因为贪污，截留扶贫款项被判了几年，我走访过他，他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十九岭村的。”

屏幕上显示着杜其安的照片，然后观者眼睛睁圆了一圈，眼珠子快掉下来了。

“不可能吧？”

“是不是错了？”

“我咋觉得像笑话呢？辛辛苦苦骗了点钱还捐出来？”

娜日丽、邹喜男几位一脸诧异，向小园和俞骏对视一眼，怔住了。

“如果不够，还有一件。最早出去打工的这批人只能干最底层的活儿，煤矿、窑厂、基建等，特别是煤矿、砂石和烧灰行业，当时的环境可能相当差，十几年后，这帮打工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出来了一个让人痛心的事，知道是什么吗？”张英问。

向小园脱口道：“尘肺病，这也是他落网的原因。”

“对，在西沟乡患尘肺病的有一百多人，这快二十年过去了，差不多有一半去世了，这些年当地给的救助也不少，最大的一块来自红十字会的定向救助。当然，红十字会的资金也是向社会募捐的，这事曝光有些年了，曝光之后就定向接受了社会各界的捐款。我也是听这个犯事的乡长说，当时那位杜老板回乡其实是为尘肺病的捐款来的，于是我就查了红十字会的记录。十几年前转账可没现在这么方便，但是那里的管理还算规范，留下了很多汇款单，在这里面我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事。”

张英放出内容，一摞汇款单，字迹工整漂亮，名字用的都是“杜安”，和另一份杜其安审讯记录签名相比，那几乎如出一辙的字体都不用鉴定，肯定出自一人之手。

惊讶真的来了，那不是一笔捐款，是十几笔，从五千到几万到十几万，连续捐了十几年，这事怎么就这么魔幻呢？捐赠人可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啊。

“我知道你们的惊讶来自何方，有个伟人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换个概念也说得通，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坏事……我追逃这么多年，最深切的体会不是

那些坏人穷凶极恶，恰恰相反的是，我能感受到那些背负沉重罪孽的人，其实并不比我们轻松。比如刚刚落网的在银行抢劫杀人的嫌疑人，他潜逃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后他已经成了亿万富翁，发迹后致力于慈善事业，给社会各类捐款都有几千万，他落网后，谁都不敢相信那是个抢劫杀人犯。”张英道。看着反诈骗中心的一行人，她的表情温婉而平静，不过传递的却是一个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人性问题。

“执念，这是个有执念的人，我现在都有点佩服他了，长安虚拟传销案他大包大揽地把罪名都顶自己脑袋上，对于同伙的事只字不提……这种有执念的嫌疑人很可怕，您说的银行抢劫杀人的这个人，最起码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而像杜其安这样的，未必觉得自己有罪。仇视社会的人，犯罪之于他们是找到存在感和成就感的途径。”俞骏皱着眉头道。

大家可能没想到，抓捕难，落网后审讯比抓捕更难。两个人去长安的目的就是想再接触一下狱中的杜其安，找找突破口。不过那位的尘肺病已经晚期，回答问询都有难度了，看守所方面已经打了几次报告要给此人办理保外就医，到这里笑话就出来了，不但找不到他的任何亲戚和家人，甚至他本人都不愿意出狱。

“执念到了一定程度，类似于信仰，想从他这里淘到信息恐怕难了。”向小园道。

张英笑了笑，道：“那就是你们的事了，能找到的情况就这些，更详细的情况有需要你们可以找乡派出所的同行，联系方式什么的都留在资料里了。俞主任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俞骏有点走神了。不知道谁的手机蓦地响起，还是那铃声惊醒了他，他脱口道：“谁的手机？不知道开会调静音啊？”

训了一句没反应，邹喜男指指他提醒道："主任，您的手机。"

"哦。"俞骏尴尬应声，赶紧看去，一看是谢副厅的，直接接起来，"……谢副厅，我们正在研究方案，这不才一周时间嘛，您就催进度……什么？停下来，为什么？啊……四个多亿？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准备一下。"

一挂电话，对着愕然的众队员，俞骏道："谁说闲得没大案来着？乌鸦嘴巴，可来了吧？登阳市公安局刚刚接到报案，一煤炭运销企业被骗走4.47亿元，现在省厅要在全省抽调精干力量集中侦查，谢副厅让我们中心派出人员……我看……"

他看似乎不对了，在场的都有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俞骏一拍桌子，嚷道："别一个个急得猴屁股坐不住，这肯定不是一般人干的，咱们的两个技术员还在荆汉滞留着，就你们几个肌肉棒子去了也不顶用。"

被泼了瓢冷水，群情有点不悦。向小园道："要不我先带人去看看吧，登阳离这儿不远……哦，稍等一下，我家里的电话，正好安排下。"

向小园捂着听筒小声说："妈，开会呢，今天我不回去了啊……什么？嗯，您说，我听着呢。"

事不来天天闲着，往往一来就扎堆，向小园脸色明显地变了。她黯然挂断时，俞骏见她为难，赶紧说道："我带队去吧，家里有什么事你先处理。"

"我家没事，是十方家有事了。"向小园道。

俞骏惊声问："怎么了？"

“这个……他父亲去三院检查，还是我妈安排的，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发烧，烧得迷糊了，前两天办了住院。”向小园喃喃说着。俞骏嫌她磨叽，拍着桌子催，向小园憋了好一会儿才为难地开口：“急性肝功能衰竭。”

“那正常吧，这老头喝酒喝得呗，都快70岁了。”俞骏没明白。

“肝衰竭的致死率很高，他的检查结果是酒精引起的中毒性肝炎，已经到晚期了，这种情况是要给家属下病危通知书的。”向小园苦着脸道。

队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没主意了。片刻后，俞骏拍案而起，布置道：“老程，大邹，跟我去趟登阳，向组，你和娜娜去探探老斗，顺便把这个情况给局里汇报一下。”

众人起身就跑，跑出门了才想起还有个客人。向小园又折回来。张英起身道：“你们忙吧，别管我……哎，小向，你说的老斗，难道是斗十方的父亲？我隐隐听说，他的事……”

“我回头再给您细解释，对不起了张姐。”向小园来不及解释，匆匆跑了。

或许不用解释，张英已经判断出了是什么情况。她扔下资料追着向小园出来了，也登上了去探望家属的那辆车……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要不是有病人在我这儿，你还不来看你妈是吧？

“你一个反诈骗中心的，还是个副职，比你爸还忙啊?

“咋了？我又说得不对了？你见了妈怎么像见了骗子，还苦大仇深的？”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领着向小园、娜日丽、张英几人走进住院部大楼，几人心事重重没开口，倒被向妈抢白了一顿。听到这儿，娜日丽没忍住，笑了。张英也掩着嘴不禁莞尔。向小园难堪地说：“哎呀，妈，我同事在呢，有牢骚在家里不能发吗？”

“前提是你得在家啊。”向妈又道。

“好了，是我不对，这段时间我不一直在家吗？”向小园道。

“回家就看骗子什么案例，你都顾不上跟我说话。”向妈道。

向小园气得嚷了句：“妈，你怎么这样？我们同事家属都这样了，你可好，牢骚还没完了。”

“还好意思说，算什么人啊，亲爹都快不行了，人呢？当爹妈的一把屎一把尿养儿，谁都不容易，老了、病了，床前没人的事我可见多了，你还好意思替他来。”向妈嘟囔了句，十分不满。

向小园赶紧凑上耳朵小声说了几句。向妈眼神一滞，惊愕道：“啊？真的？”

“中了两枪，差点没命，这都没敢通知家属，一直在养伤。”向小园小声道。

向妈这才重视起来，看看几位表情凝重的警察，哎了一声，领着他们继续走，又一句长叹：“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你们该通知还是得通知人来，瞒着不是个事。”

几人乘电梯上楼，进了医务室，会诊拍的片挂了一墙。向妈给三个人详细解释了一遍检查情况，又带着三人到了病房，悄悄地看了一眼病床上昏睡的斗本初。几月未见，形销骨立，谁也接受不了这好好的一个人，眼见着就不行了。

向小园就在医院走廊角落，急急地拨通谢副厅的电话汇报此事……

接完电话的谢经纬头嗡的一声大了，连叹几声，不知道是因为案情还是病情。他在登阳市局大院里踱了两圈，再抬头时才看到市局一干领导都眼巴巴看着呢。猝然案发，几个亿被骗走，从未遇见过这类大案的市局领导班子一干人等着谢副厅拿主意呢。

“别急，别急，越急越乱，你们布置下会议室，省厅和中州反诈骗中心的人员很快就到，厅里已经向全省发布招募通知，队伍马上就到。”谢经纬安抚了句。

那几位领导左看看，右看看。局长小声劝道：“谢副厅，又有什么事了？怎么，比这个案子还大？”

“没事，别瞎猜。”谢副厅直接打住了，又背着手踱了几步，思忖方定，这才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周修文的电话，就一句话：“他爸快不行了，你看着办吧！”

不等对方询问，谢经纬直接就挂了。这位特勤人员一直滞留总局，他实在想不出意义所在。刚放下电话不久，中州反诈骗中心和省厅刑事案件研究中心的两组人员就风风火火地到场了，地方警务人员陪同着直奔布置好的会务现场。

这个现场连接着刑侦一大队，也就是原始的报案点。案发时间是前一天，第一个电话是上午9时40分，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二十六

个小时，专业人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反骗止付前四个小时是“黄金4小时”，因为从报案到断卡止付，最短也需要几个小时，而现在嘛，恐怕已经来不及止付了。

画面上，报案人还在一大队接受询问，是个微秃、身胖、满脸肥膘的男子，不是老板就是大款那种形象。身份信息很明确，廉三旺，登阳市煤炭运销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是个名人，贩煤起家，做到了几亿身家，然后一个电话，把几亿身家全给骗子了。

这就有点魔幻了。俞骏发言道：“看样子廉三旺应该是个精明人啊，即便被骗，也不至于隔了一天才反应过来吧？现在止付都来不及了。”

介绍案情的刑侦一大队队长解释道：“我们也有这个疑问，其实最早案发地是长南市，那里有他供货的几个火电厂。他按照骗子的要求通知公司转完账，然后坐着火车回来了，而且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这部手机刚送技侦检测，发现已经恢复到初始状态，什么都没有了，估计是被人做了手脚。”

“又是计算机犯罪。恐怕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诈骗案里都少不了这种计算机犯罪人员为虎作伥。”谢经纬道。一个逆风服法了，可能还有无数个逆风蠢蠢欲动。

此话让与会警员默默点头。监控和大数据的发展不断减轻侦破常规犯罪方式压力的同时，也在催生着新的犯罪方式，现在技术加手段已经成了诈骗案的标配。

“这个侦破小组如果组建，估计得从长南市入手。话本什么情况？”俞骏问。

大队长道："很魔幻，冒充公安机关……而且，冒充的是中州市反诈骗中心。"

在座的警察脸上表情更复杂了，哭笑不得又咬牙切齿。骗子往往用最老套的方式给你演绎意想不到的剧情，这位大队长放着录像，还原着当时的情形……

二十六个小时之前，长南市。

长南建安大酒店顶层的一个长期包房里，打着哈欠、套着睡袍的廉三旺从洗手间出来，刚想回房再躺一会儿，这时候，外面的固定电话响了。

这部电话连着传真，或是电厂的订单，或是公司需要他过目的文件，从几年前组建这个办事处起，这部电话就一直保持畅通，不过响起的次数并不多，联系他的人也只在煤炭购销这个很小的圈子里。

他以为是传真，懒得去接。片刻后，手机响了，一看是个固定电话，他顺手接起来问："喂，谁呀？"

"你好，我是中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主任于军，我的警员编号是××××××。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吸食毒品、偷税漏税、洗钱等多项罪名，我们要对你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你可以查询本电话的归属和我的警员身份，稍后我们会有警员通知你。如果你逃走、抗拒，我们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对方话还没有说完，廉三旺的手就哆嗦起来，"吧嗒"一声手机掉地上，挂了。他失魂落魄地坐在床边怔怔想着：吸毒？就溜过几回冰啊，这警察都能知道？坏了，不会是那几个冰妹吧，可她们不知道我是谁啊？

偷税漏税？开公司哪有不偷漏税的，可咱的会计做账做得很漂亮啊，怎么可能被发现？

洗钱？有钱人谁能不洗点啊？坏了，谁眼红病犯了坑老子？

他仔细一思忖，这些罪他都犯过，有钱人的通病他一样没落下，但是……他哆哆嗦嗦地捡起手机，拨打中州当地的114查询刚才的来电。话务员很友好地告诉他："该号码隶属于中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谢谢您的查询。"

"坏了，完了。"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转悠，偏偏这时候屋外的固定电话又响了。他吓得都不敢去接，还好不是电话，是传真机。他鬼使神差地上前一瞅，差点当场昏厥。

那上面一行大字——刑事拘留证，下面盖着中州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戳。他颤抖的手不太听使唤，想拿起来，却不料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了。

老婆呀、孩子啊、别墅啊、存款啊、女人啊……这些即将失去的美好在眼前一闪而过，瞬间击溃了他，这时候，电话又响了，他几乎是爬回卧室接听手机的，拿起来就紧张地说："警、警察同志，我跟您讲，这是误会，绝对是误会……"

"你擅自挂掉警务人员的电话，我们就视之为不配合，现在你的信息已经挂到追逃网上了，你可以根据传真上的网址自行查询。别以为你藏起来我们就找不到你，你居住在长南市一家酒店里，你的家庭住址是中州市文化路××小区，你的公司开在登阳市，公司的账户为×××89898×××，你的身份证号为：140××××××××××。廉三旺，在听吗？""警察"吼道。

"在在，在听。"廉三旺擦着额头上的汗。

“你的电话已经被监控，任何试图逃避、干扰我们办案的行为，都会让你罪上加罪，你明白吗？”“警察”教训道。

“明白，明白，不过警察同志，我、我、我、我……我真没干什么。”廉三旺心虚地解释道。说到没干什么时，连他自己都没力气了。

“我们很清楚，像你这种身家的人，也没必要涉毒，顶多是被别人诱骗吸食毒品。”“警察”语气稍缓。

廉三旺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赶紧道：“对、对、对，就尝过几口……我都戒了。”

“这个是小事，但是偷漏国家税款以及洗钱，这罪名就大了。”“警察”又道。

“这个……我、我不太清楚啊，这个……”廉三旺可不敢承认这个也尝试过几次。

“现在全国断卡你也清楚，任何和犯罪相关的账户大多数都被封了，你们的账户申请以来有九年零一个月，其中几笔确实和涉案账户有过资金往来。你注意，涉嫌，并不等于就是，但是你如果刻意隐瞒并抗拒侦查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警察”讲着条文。

“没有，没有，我哪敢抗拒啊，这么大家业，我能跑到哪儿？”廉三旺已经哭上了。

“你稳定一下情绪，你的情况我们刚知道，对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们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的，所以才没有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个需要你本人亲自到我们公安机关说清楚……在此之前，要对你的资金以及资产进行电子审查。如果审查通过的话，完全可以解除你的嫌疑。”“警察”语气缓和了。

说得还算有人情味，多少给廉老板留了点面子。一想还有翻盘机会，廉三旺紧张道：“没问题，没问题，真没什么问题，不管查出什么问题来，我认罚，罚多少钱都行。”

他思忖着这个缓冲足够他回当地协调解决，毕竟他的公司也算是明星企业。

对方也思忖了片刻，道：“好吧，你的个人转账记录里有几个人嫌疑很大，于中诚、杨文河、刘灿等，其他我就不说了，这些人的情况，你马上写一个说明。”

哎哟，廉三旺苦不堪言，这里头一个赌友、一个嫖友，还有一个赌嫖都沾的损友，肯定是他们犯了事把自己牵扯上了。廉三旺急急表白道：“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写。”

“嗯，对了，你个人的账户资金以及名下公司账户资金，需要转到指定的账户接受审查，你现在可以上网，如果完全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对你暂不追逃，让你取保候审。等你回到当地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检举揭发别人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视为有立功表现。”“警察”严肃地说。

廉三旺此时已经头昏脑涨，稀里糊涂地打开了“警察”给他的网址，显示是中州市公安局的追逃网页，显示了他的身份证号码和他的头像照片、联系电话、家庭住址，还显示了他因涉嫌吸、贩毒等罪名被通缉的内容。信息只字不差。

还没来得及郁闷、悲伤，页面弹出中州市公安局发布的“资金审查许可”，廉三旺一看自己的九张银行卡、两个公司账号一字不差，那叫一个欲哭无泪……

“到这个时候，廉三旺基本就深信不疑了。他通知会计加入了远程协助，会计填写了卡号、密码、网银密码、账户名称等信息后，屏幕出现了黑屏……半个小时后，就在廉三旺生出警觉时，那个骗子居然又打来了电话，说账户资金审查基本通过，所有资金将在24小时内返回原账户，而且，考虑到廉三旺的配合态度，准予他取保候审。又等了一会儿，廉三旺收到了印着取保候审通知字样的传真，盖的是中州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章……他就是拿着这个来报案的。”介绍案情的大队长播放着影像资料，那是一张错漏百出的通知书。

大队长接着说道：“受害人的心态被拿捏得死死的，我们也问过情况了，他也说了，要骗五万、五十万我信，总不能有谁敢骗他几个亿吧？钱转走后，他其实心里也发毛，这时候主动权就易手了。不管是谁指挥他，他不敢不听，于是就按骗子的要求，和谁也没联系，老老实实坐上火车回登阳，直到钱一直没退回来，这才来报案……情况就这些，他在长南市的住所现在已经通知封锁现场了。”

“同志们，别发愣啊，说说吧。”谢经纬打破了沉默。

“熟人作案，这情况摸得也太清了。”邹喜男破天荒地抢答了，不过惹来了一阵笑声。

“可以这样想，以前我也会做这样的判断。”省厅一人提出异议，“但现在有技术条件的加入就不同了。如果你被通晓计算机的犯罪人员盯上，他会很容易偷走你的所有信息。注意，本案‘罪犯’根本没有现身，全部是用信息制造出来的恐慌。”

“这就麻烦了，看来，这位老板肯定吃喝嫖赌一样没落下，想抓他的小辫子还真不难。”俞骏道。他习惯性地抚着下巴，想着这种案情的切入点。

“钱呢？四个多亿呢，现在这情况还能转走？”程一丁问。

那位大队长解释道：“正在追。他们做煤炭生意的，典型的本大利微，每月平均流水都在几个亿，所以大额转账并没有引起银行的警觉。接收方是鼎耀财税管理公司和金源会计两家公司，注册地在中州市，开户行为两家商业银行。钱到账后被嫌疑人迅速分割，进到了十几家科技公司、游戏公司、咨询公司的户头。这些账户注册地多为沿海城市，再之后分散出去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大部分都是进了各类平台，网购、物联、游戏平台等，目前还在查。”

“这又是一个新动向，虎食鲸吞变成蚂蚁搬家了，不过这种手法，大多数去向是境外。”俞骏道。

市局一个领导插话道：“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延误了最佳的止付时间，即便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查出始末，可能也追不回钱来。几个亿的诈骗案，对我们这个小城市的影响很坏啊。”

“先亡羊补牢，能止付多少就止付多少，侦破和追赃齐头并进。案子不应该从登阳或者中州开始，应该从长南开始。谢副厅长，我提议，知会长南警方对廉三旺所居住酒店周边3到5公里全面检查，登阳方面将廉三旺的所有社会关系捋一遍。还有一个建议，我们两个专业人员被总局留在荆汉至今未归，能不能把他们调回来，再加上网安的宣冬青，组成一个虚拟、现实双管齐下的办案小组。”俞骏道。

“目前只能这样了，你来带队怎么样？有对付诈骗大案经验的，我还真找不上几个人来。”谢经纬道。

俞骏犹豫了片刻，看看周遭期待的眼神，点点头道：“好，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要一个人。”

别人不解，谢经纬却烦躁地说：“不可能，他现在这种情况，你觉得能上案子？”

“我不是说他，这事估计他也不行，办案得找对人，我指的是另一个人，她有对付计算机犯罪的经验，而且有可能给我们传帮带出几个好手来。”俞骏道。他看着谢副厅，两个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一个名字：

“巫茜！”

事能至此，必有其因

巫茜一行人是接到命令后直接从荆汉起程到长南市的，到站时已经下午三点了，一路几乎无人说话，都在拿着手机和平板熟悉案情，知道能让总局关注的案子肯定小不了，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大，案值直追荆汉的假冒保险公司诈骗案，那可是实打实的四个多亿真金白银，几乎在一天之内就被划转得七零八落，最新的消息是，断卡止付了不到五千万，接近四个亿的资金去向成谜。

呼吸了这座陌生城市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巫茜做了做扩胸动作，活动了下坐得发麻的身体。络卿相关切地问道：“老师，怎么了？好像很有感触。”

“这两年我去过多少座城市都记不清了，被关了三个月，我很怀念这种感觉。”巫茜笑道，又反问他，“叫什么老师！我有那么老吗？”

“这孩子就不会说话，要是多多在，一定会叫漂亮小姐姐，呵呵。”陆虎提着行李跟着。络卿相却懊丧地说：“都还没来得及回家，倒先摊上案子了，我以前在派出所户籍部忙得团团转，想着处级单位能轻松点，结果呢？忙得更焦头烂额了。”

巫茜笑了笑，说：“想法子把难受变成享受，习惯就好了，比如，从寻找犯罪的痕迹里找到乐趣……直接说吧，什么感觉。”

一下子就拐回到案情上了。陆虎道：“技术上应该没难度，话本也没有多大新意，但邪门的是，居然骗到手这么大金额，实在有点魔幻。你说廉三旺得蠢到什么程度才能把几个亿都转给人家？”

“对了，那公章里还有个错字，把‘检察院’刻成‘检查院’了。”络卿相补充道。

两个人不禁哑然失笑，像看到所有的骗局一样，那些骗子的拙劣伎俩能气哭你，可你就不得不服，人家就是能骗到钱。

“骗局与智商无关。你们注意没有，他们把廉三旺的家庭、嗜好、身份、银行卡、住址，甚至吸食毒品、偷税漏税、洗钱的事都摸得一清二楚，我怎么觉得像熟人作案啊？就算黑客水平再高，也不可能远程得知廉三旺吸食毒品的消息啊！”巫茜道。

“哟，对呀。”络卿相恍然大悟。

“滚。”陆虎嗤之以鼻，“别拍马屁，让你发散思维，不是让你恭维。”

这两位一正一反恰成巫茜最好的左膀右臂。巫茜回头道：“差不多就行了啊，别演过了，把争论搞成争风吃醋。”

这么直白的调侃，络卿相和陆虎可不敢接招了，毕竟在工作上，巫茜真算是两个人的老师，络卿相讪笑道：“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还真缺少点侦破思维，真相未知的时候，我还真判断不了信息的对错。”

“我跟着斗十方学了一招啊，站在警察的角度看一件事，往往先考虑合理性，而如果在罪犯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可能性。这就造成了现在我们面前的差别。考虑可能性的罪犯找到了一种方式，吓唬受害人转走四个多亿；而我们考虑合理性的，现在还觉得很魔幻。那我们一条一条数，从可能性考虑，首先，我认为嫌疑人肯定精准盯上了这个目标，而且时间不短了，肯定以某种方式接触过受害人，否则掌握这么多详细的信息说不通。”巫茜道，然后一指络卿相，“补充。”

络卿相想了想，道：“做得这么精致，我想他的隐藏手段也很好，通话的手机号码是虚拟的，那肯定有GOIP、VOIP等类似设备，人机肯定是分离的，说不定作案的在境外啊。”

“你这个判断太悲观，而且和家里的初步推断是一致的。”陆虎道。

“那你补充啊，来点乐观的。”络卿相道。

“乐观地说，我觉得能抓住大多数涉案人员。如果架设这种语音网关GOIP、VOIP等设备，那肯定在廉三旺的住处周边，以现在无所不在的监控，这些人跑不了；还有巫老师说的准确信息，我反而觉得那是个关键，找到那个途径，就有可能找到本案的幕后嫌疑人。”陆虎道。

巫茜回头笑了。陆虎纳闷了一下，却不料巫茜称赞道：“不愧是俞主任的兵，思路和他都一样。这个咱们不用操心了，俞主任已经在询

问廉三旺了，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找到隐藏的设备……不乐观地讲，很可能已经被拆走了。”

“他们要人间蒸发，一点痕迹不留我才服气。”陆虎道。巫茜一伸手比了个大拇指：“出息了，这话提神……对了，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好的。”

“坏的。”

络卿相和陆虎想法截然相反。

巫茜边走边说：“你们统一不了，那我一起说吧。坏消息是，斗本初，也就是十方的父亲被查出肝功能衰竭，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啊？！”两个人齐齐惊愕。巫茜驻足，轻声道：“好消息是，十方回来了，今天傍晚回到中州，别问我其他，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车上收到周修文组长的信息才知道的。”

“明明归来的是一个功臣，为什么总局和厅里都对他讳莫如深呢？”陆虎凄然道。

“总得有个过程，亲眼见几个活生生的人死在面前，自己还到鬼门关走了一趟，死过一次的人，能走出来，精神没崩溃就已经不错了。”络卿相道。

“不会，能把沈燕骗倒、逼崩溃的人，精神不可能这么脆弱。”巫茜回了句。这个话题有点沉闷，就此中止了。

三人出站，登上了地方警察来接站的车辆，以案发的建安大酒店为中心，各派出所、刑警队已经抽调了几十人沿路寻找监控探头，包

括道路上的、店铺里的、停车场的甚至住户以及车辆里自装的。大数据的信息收集，用最原始的方式缓缓启动了……

此时，在登阳市刑侦一大队，一页报告递到了俞骏的面前。俞骏拿起示意了下。邹喜男倒了杯水，递到桌对面廉三旺面前放下。这是徒劳的，这位受害人已经万念俱灰，比将死之人只多一口气，眼珠似乎已经不会动了，眼神呆滞空洞。刚刚询问情况的时候，这位老板说一会儿，哭一会儿，说得最多的一句是:

“四个多亿啊，我的钱哪。”

俞骏手里的报告是廉三旺手机里的检测结果，手机已经被格式化，成了块砖头。廉三旺也正是发现自己的手机开不了机了，这才跑到刑侦一大队报警的。报警时，接警的小伙子还以为这货失心疯了，不过，现在离失心疯也差不多了。俞骏连敲几下桌子，廉三旺这才反应过来，“嗯”了一声，看着俞骏。

俞骏斟酌着措辞问:“廉老板，我问你几个私人问题，你得说实话，这对找到骗子很有用，可以吗？”

“嗯，只要能把钱找回来，让我干什么都行。”廉三旺凄婉地说。

“第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你的微信转账记录，三天前，也就是案发前一天，你转给了一个叫杰妮花的人3000元钱，而且是午夜转的，这个人是谁？”俞骏问。

廉三旺顿了一下，浑身肥肉一抽，紧跟着脸上肥肉哆嗦，目光躲闪着俞骏。

“这些不记录，而且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再则说了，相比四五个亿，其他事还能叫个事？”俞骏道。

廉三旺嗫喃道：“一个女的。”

“我直接问吧，是叫了个提供性服务的，付的嫖资？”俞骏道。

廉三旺点点头。

“我再问，你每月都有类似的转账，三千、五千到一万不等，都是嫖资吧？”俞骏问。

廉三旺一拍额头，然后啪啪扇了自己几个耳光，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另一个问题，你几乎每个月都有出境记录，而且在你的个人账户里，有一张卡有多次境外消费记录，还有给游戏平台充值的记录，知道我说的什么事吧？”俞骏问。

“知道，赌博。可我真没输多少，我不太好赌。”廉三旺正色说。

俞骏道：“输赢我不关心，回头把拉你赌博，以及和你一起赌博的人列出来，这个没问题吧？”

廉三旺苦着脸点点头。

“第三个问题，你爱喝酒吗？”俞骏问。

廉三旺点点头。

“常醉吗？”俞骏又问。

廉三旺又点点头。

“醉到不省人事的时候多吗？”俞骏再问。

廉三旺还点点头。

这回该俞骏郁闷了，一拍额头，彻底失去耐性了，让程一丁接手把这些情况罗列一下，他愤愤地转到门外。邹喜男追出来时，主任正抽着烟，满脸苦色。邹喜男小心翼翼地问：“咋了主任？把你气成这样？”

“你猪脑子啊，本来我想从个人嗜好入手找点线索，可你看这货，爱喝、好赌、嫖娼、吸毒，一样都没落下，骗子要盯他真不用费什么劲，光微信关联的人就有一千多个，这还查什么呀！”俞骏气愤地说。邹喜男捂着嘴笑得直哆嗦。俞骏看这没心没肺的货，无语地拍了他一下，把他撵回去了。

他悠悠地抽着烟，愣愣地看着天空，此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期待的似乎不是案情突破，而是那位即将归来的同志……

航班到站的提示音响彻大厅，熙熙攘攘的航站楼里，向小园踮着脚尖看着出站的旅客。这一刻她很期待，可也莫名有点惶恐。她在心里反复揣摩过无数次该怎么说第一句话，直到现在她还在纠结，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看到了归来的一家三代，一个孩子扑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怀里；她看到了一对重逢的情侣兴奋地抱在了一起；她又看到了朋友相逢，勾肩搭背地搂在一起……她突然觉得很尴尬，该怎么面对他呢？

“嘿！”

一声沉闷的招呼惊醒了她，向小园一怔。有人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轻轻摘下了墨镜，把帽檐往高推了推——记忆里的面庞出现在她的眼前。

她笑了，有点羞赧。

他也笑了，有点局促。

两个人就那么笑了笑，尴尬地站着，一句话也没说。眼看着旅客快走完了，向小园才惊醒道：“来，行李给我。”

她不容分说地拿走了斗十方轻飘飘的行李。从通道里出来后，斗十方和她走到了一起。向小园掩饰似的说道：“车在停车场，得走一段路，登阳出了个五亿诈骗案，全组差不多都上去了，娜娜和多多守单位，我没让他们来。噢，对了，俞主任说到了告诉他一声，他在登阳带队，估计得上这个案子。现在全省技术力量最强的差不多就数咱们了……”

她所有的准备都弃之不顾了，说了一堆无关紧要的话。斗十方静静地听着。出门时向小园才发觉自己嘴一直不停，她尴尬笑笑道：“看我现在婆婆妈妈的，这些都是闲话，回来就好……你的伤？”

“没事，医生说的一般都是最差情况，以免你心理预期太高容易失望。”斗十方挥挥左臂，握了握拳头，明显有点勉强。向小园没有揭破，黯然哎了声，然后在左侧伸手道：“握握我的手，我看看，使劲……运动障碍不可能这么快恢复的。”

两个人十指交叉相握，向小园感觉那只手有点僵，而且握得不是那么紧。斗十方主动松开了，躲闪道：“不是障碍，是紧张。”

“胡说，你非礼别人都没脸红过，还会紧张？”向小园立刻拆穿。

“你这个缺乏证据，让我怎么承认啊？”斗十方笑道。

“那你承认，那么做不单纯是为了撵我走吧？毕竟撵我走有很多方式。”向小园问。

这个问题把斗十方难住了。他驻足，向小园回头，看到了斗十方脸上久违的笑容。他一点也不脸红地说道：“好吧，我承认我有点假公济私。需要为此道歉吗？”

“既然是故意的，无论怎么道歉都缺乏诚意。”向小园道。

“你期待的不是道歉，而是确认原来的我变了没。”斗十方凝视着她，轻声道。

向小园很喜欢这种有默契的对话，她问道：“答案呢？”

“我每周接受一次心理治疗和测谎仪询问，他们也在确认我的心理认知、倾向是否出现偏差。你想知道官方的答案吗？”斗十方问。

“当然。”向小园道。

“每个人都那么复杂，怎么可能是一台仪器、几个参数或者几张心理答题卡能说明白的？机器和测谎仪判定我比正常人还正常，得分是一个完美数值，但这个恰恰又不对了，过于正常相对我的经历来说又显得极不正常，所以他们现在还没有结论。”斗十方道。

向小园扑哧一笑，干脆挽着他前行，道：“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的？简单点不好吗？非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谁都希望简单，但总会发现，我们把世界想得太简单了。”斗十方道。

“我怎么发现你快成哲学家了？”向小园道。

“你是不知道啊，审查期间只有哲学类的书和报纸看。你要被禁足几个月，也会成哲学家的。”斗十方道。

“好吧，天快聊死了，得换个频道。告诉你件有意思的事，多多和娜娜两个人有那个意思了，多多妈妈还去过咱们中心几次给未来的儿媳送吃的，你很快会见到一个全新的钱加多。”向小园找着话题。

斗十方笑笑道：“其实多多才是大智若愚的人，我和他正好反了，我是大愚若智。”

“你好像在后悔踏入这个行列。”向小园道。

“还真有点，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久了，总会对改变自己的处境有一种过于强烈的偏执，爱炫、好斗、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等，这些毛病我都有，差点要了命。”斗十方道。历劫一次，似乎还真领悟了不少哲学道理，只是结果并不如意，就听他悠悠叹息，“可惜晚了，一过去，就回不去了。”

“你好像真的变了很多。”向小园道。

“肯定不是你期待的那种。”斗十方道。

“对，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以前的那个你。”向小园道。她明显地感到被她挽着的胳膊颤了下。然后她好奇地看着斗十方，似乎只有这一句话让他有了点反应。

笑了笑，只是笑了笑，这一笑就把所有的情绪都掩盖过去了，在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更多的端倪。那一瞬间，向小园的心像被刺了一下，有点疼，有点失望……

上车，一路沉默，那个话题向小园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斗十方靠着椅背假寐，过往一幕幕重回眼前，可能真的是过去了，就回不去了。向小园几次看他那么落寞、那么黯然、那么孤独的样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句。直到车停在医院里，熄了火，她仍然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说。

“能拜托你一件事吗？”斗十方突然开口了。

向小园道：“你说。”

“不要组织什么慰问之类的，告诉大家谁也别来，我想安静地陪陪我爸。他前半辈子颠沛流离，后半辈子含辛茹苦，没享过几天福，最大的指望就是我这个半路的儿子给他养老送终，我都差点送不了他……”斗十方咔嗒一声轻轻打开车门，下车后回头看着向小园，几乎是企求地问，“可以吗？”

“嗯。”向小园脸侧向一边，有点难堪。

在她的视线里，斗十方离开的背影似乎很犹豫、很紧张。她理解，这个职业对于亲情、对于家庭的亏欠会变成深深的自责，哪怕再豁达的人也不会原谅自己。

她其实也在自责，无法原谅自己的虚伪和自私，把一个本该平淡终老的人拉进了波诡云谲的案子里。她能读得出他眼中的爱慕和期待，可她选择了视而不见，于是一切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过去了，也就回不去了。

四顾茫然，勉为其难

“病灶面积已经扩大到60%，这个患者病情恶化得这么快？”

“应该有特殊诱因，不会是酗酒吧？”

“重叠感染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肝移植。但考虑到患者现在的身体状态，可能支撑不到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配型靠的是运气。”

“现在已经出现昏迷，基本可以判断是肝肾综合征，像患者这种肝衰竭症状，病死率极高……”

“咳……”

会诊医生们的讨论被一声咳嗽打断了。向妈敲敲桌子道：“这个情况书面汇总一下，患者家属已经到了，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家都忙去吧。”

众医生转头看到门口立着的向小园瞬间明白了，个个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向妈赶紧收拾起几张胸透图片。向小园进门反手关上，直接道：“妈，一定想办法治好他，费用我们单位先垫上，单位垫不上我垫上。”

向妈难堪了，为难地看着女儿道：“你妈就是个医生，不是个神仙。”

“那救死扶伤不就是医生本分？”向小园道。

向妈一下子火气上来了，说：“打击犯罪还是警察本分呢，你们天天打，人家不还天天犯？救死扶伤不是起死回生。这不是钱的问题，

一个肝源配型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就即便有天大的运气马上就能配上，他的身体条件也根本不适合手术。”

“那……”向小园急得快哭了，无奈地问，“那还有多久啊？”

“急性肝衰竭患者病死率极高，你刚才听到了，病程一般不超过三周。”向妈道。

向小园嘴唇一哆嗦：“三周？”

“对，考虑他在家里耽误的时间……”向妈看着女儿不敢说。

“意思是，没几天了？”向小园黯然问。

“嗯，就这两天。”向妈给了一个更大的打击和一个无奈的表情，起身提醒向小园离开她的办公场所。向小园追着亲妈拽着求着：“妈，妈，你一定有办法……你肯定有，我知道你肯定行，哪怕让老人清醒几天也行啊。我们那位同事一走就是大半年，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不能回来了等的还是生离死别啊。妈，妈，你帮我这一回，我再不惹您生气了。”

被拽着的向妈回头时，看到女儿急得直掉泪，她伸出手，给女儿擦擦眼睛叹气道：“我一直说你不适合当警察，一急了还跟小时候一样哭鼻子……哎，死亡对谁都是平等的，就是神仙也无能为力，回去吧，啊……”

向妈安慰了女儿几句，女儿却捂着脸哭泣。拍拍过于感性的女儿，向妈径自走了。这种事得让她自己消化，按照医生的职业理性，是不会给患者家属、亲人以过高期待的。更何况在医生眼中，患者斗本初已经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哭了有那么一会儿，向小园抹着泪，把纸巾扔进垃圾桶时，不经意发现有两位熟人来了，可能看她的丑态已经看了好久，她躲闪着，却无处可躲。

是娜日丽和钱加多。娜日丽径自上前，看着眼睛红红的向小园，小心翼翼地问："向组，您这是……"

"老爷子可能是真不行了。"向小园黯然道。

这替人伤心的娜日丽有点明白，却也有点不明白，轻声问："十方怎么样了？"

"回来了。老爷子都昏迷了，可能命运就这么不公啊，总是挑着那么几位，总给他厄运连连，我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扛过去。"向小园道。

"还有我们呢，一定能扛过去。"娜日丽道。

"你们别去，他想一个人静静。"向小园道。

两个人无计可施，相对黯然时，钱加多凑上来，小心翼翼地问："要不我去？"

两个人看着钱加多。钱加多赶紧表白："我跟他们爷儿俩都熟，你们女的说话啥的也不方便，他跟我没什么，啥也能说。"

"对呀，他最欣赏的就是你啊。"向小园愕然道。

娜日丽推了他一把："那赶紧去，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好，保证完成任务。"钱加多乐滋滋地跑了几步，又返回来问病房。向小园给了他病房号，又觉得不放心，让钱加多等着。不一会

儿，两个人提了一大堆营养品，让钱加多给捎着进去了。

于是，给父亲洗完便壶回来的斗十方就看到了这张熟悉的白痴脸，坐在病床前，咔嚓咔嚓啃着苹果，迷迷糊糊瞅着插着管的老斗，仿佛还有些好奇似的。斗十方没好气地问：“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管得着吗你？”钱加多没理会，又啃一口，问，“你回来咋不给我打电话？”

“那，顾得上给你打吗？”斗十方坐下来，给父亲掖掖被子，说道。

“也是啊……其实我就盼着我爸这样呢，这样多好啊，以后没人管了。”钱加多说道。这肯定是发自真心的，说得一点儿都不打结，斗十方哭笑不得地看着这货，正要骂个“滚”字，可不知道为啥，一笑之后，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了几颗泪蛋蛋。

钱加多傻呵呵的笑脸一下子被吓得僵住了，赶紧道歉说：“别哭，别哭，我是说我爸……我没咒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老爷子多亲呢。”

“没事，没事。”斗十方掩饰着，抚着父亲瘦骨嶙峋的大手摩挲着，看着已经失去知觉的父亲。

沉默片刻，钱加多忘了嚼嘴里的苹果，两只眼睛滴溜溜转悠着，小心问道：“哥，我说你别生气啊，其实你不了解你爸。”

“什么？我……我不了解我爸，那你了解？”斗十方愣了。现在唯一能让他思维“死机”的，估计就剩钱加多一个人了，他的思维逻辑和别人不一样。

钱加多点点头："对，看人灯下黑，走路脚下绊，这人和人，越远越香，越近越臭，不可能了解啊，比如我爸、我妈，他们一直认为我智力有问题。"

"你智力是有问题啊。"斗十方道。

"对呀，但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但他们认为我智力高，应该很优秀，应该能给他们长门面。你说，他俩学历加起来高中都不够，能生出个天才来？"钱加多认真地说道。

斗十方被逗得一乐，竖着大拇指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墙都不扶就服你啊，多多。"

"兄弟嘛，不谈这个，别岔话题。就说你爸，你觉得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钱加多问。

"大隐于市，淡泊名利，洞悉世俗……我的启蒙教育就是他给我的，虽然他文化不算高，可心性很高。"斗十方道。

"啊呸。"钱加多直接呸了一声，"所有的大人物都有光鲜和龌龊两面，何况咱爸这小人物乎？老子爱啥？爱酒，爱骗，那还不就和咱们爱钱、爱妞一样？那能让人得到满足感啊。"

"啊……好像也对。"斗十方张着大嘴，被钱加多惊到了。

钱加多恨铁不成钢地用手指点着斗十方说："都点拨你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我爸成这样，我一准去夜总会包个场，让他爽死。"

这点拨把斗十方点得快哭了，交友不慎也不见得能交到如此损友。钱加多见斗十方不长进，干脆打开手机，拨通了，安排道："喂，

酒乐乐吗？噢，订两瓶飞天茅台，送到三院，1508病房……快点啊。”

说完，他看着斗十方。斗十方愣着看了他好久，又看看父亲，突然有种感觉，似乎……似乎自己确实不了解父亲，从记事起他就酗酒，当儿子的这么多年却从来不知道父亲有什么样的苦楚、愤懑以及不甘，才会几十年来一直用酒精麻醉自己。

“去吧，也许你是对的。”斗十方对钱加多道。得到认可的钱加多一溜烟地窜出了病房。

还以为出了什么变故，一直等在走廊的娜日丽和向小园追着钱加多下楼，远远看着他从快递员手里接了东西。两个人急急把这货拦住，一瞅，两瓶酒，气得娜日丽“啪”就是一巴掌，骂道：“你白痴啊，他爸肝病你买酒？”

“都快不行了，也不让老头爽一把，你们不觉得很过分吗？”钱加多怒怼。娜日丽要夺，钱加多不给，两个人就地开撕。还是向小园拦住了，好奇地问：“十方让你买的？”

“他懂个屁，还是我提醒的。”钱加多得意地说，趁着两个人不备跑了。娜日丽急得要追，被向小园拽下，向小园无奈道：“让他去吧，没法子的事就认命吧。”

娜日丽纳闷地看着向小园，从来没见她这么悲观过，而且奇怪的是，连她也开始不循常理了，不但自己不去，连组织同事代表单位慰问都只字不提。不过她没敢问，这种白事也就钱加多不知深浅敢乱掺和……

“说说什么情况。”

俞骏端坐在椅子上，连接着视频通话，手机里陆虎反向自拍着，屏幕上是廉三旺在建安大酒店长租的包房。那是一个套间，办公室套休息室，足有一百多平方。这个廉老板颇懂享受，整个房间被他折腾成新中式风格，派头十足。

画面里传来了陆虎的声音:“我们刚刚对房间的线路进行了一次检测，可以排除潜入酒店作案的可能。这是几年前的综合布线，没有动过。嫌疑人给廉三旺提供的网址已经检测过了，现在这个IP已经下线，服务器在境外，就是个非法链接……房间的环境我们也检查过，在四楼，地势不算高，可以看到这里的藏身点有数个，正在排查……至于接入号码的分析，巫老师，您说吧。”

巫茜的声音响起:“几通电话都是通过同一个基站接入，但号码是虚拟的，我们判断犯罪分子应该是使用了语音网关GOIP、VOIP等设备。这种针对性极强的诈骗，如果他们预先布置的话，线索应该在外围。现在长南警方正在配合我们查找附近3公里内的监控设备。”

俞骏皱着眉头问:“VOIP是总局重点打击对象，各地均有发现，这种设备可以让至少一百多部手机通过语音网关同时通话，但本案可只针对一个目标啊，也可以这么用? ”

“除了这个，我想不出其他可能。VOIP还有一个特点是人机分离，可以远程保证高质量语音传输。我想他们作案安排得这么细致，那就肯定得人机分离，您不会觉得嫌疑人也在长南市，就在附近作案吧? ”巫茜问。

现在骗子掌握的技术几乎是和运营商同步的，理论上要高过警方的反侦查手段。俞骏想了想，道:“如果按照你的思路，有一个VOIP网关在，从案发到报案足足二十个小时，他们完全有时间拆除设备，怎么应对? ”

“我们会把以建安大酒店为中心的3公里内的区域找个遍，无论是人员、车辆还是住地，一旦发现可疑情况马上深入。至于人员，我们准备把这里的影像比对全国的反欺诈大数据，搞诈骗都是蛇鼠一窝，我觉得不可能是新手头一遭就办这么大的事。碰碰运气，说不定哪个有前科的出现就会给我们提供新的线索。”巫茜道。

这是正常的侦破思路。俞骏说：“好，随时联系，案情会随时跟你们沟通，追赃的事登阳警方已经介入了，我们查源头和人员，辛苦了。”

“等等。”

正说着，巫茜凑上来了。俞骏问：“怎么了？”

“我问句题外话，十方回去了吧？”巫茜问。

“嗯。”俞骏道。

“别嗯呀，什么情况？跟我们说说，我们现在都挺担心他的。”巫茜道。

俞骏抚了抚下巴，半晌才道：“没啥情况，我还没见着人呢，有什么随时告诉你们，别分心。”

俞骏不容分说，伸手一摁，把视频关闭了。拿着手机，俞骏捋着思路，电脑上不断增加的数据是程一丁记录的问询廉三旺的内容，以及追赃小组查到的账户信息。账户信息没看头，只要从受害人的账户出去，资金分割划转涉及的账户几乎是以裂变的速度增加，现在已经查到了四百多个账户。他知道，等查清这些账户，肯定是有户没钱，资金早被那些骗子用眼花缭乱的手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化了。

这个没看头，他在看廉三旺提供的信息。有时候办案遇上那种一屁股烂事的受害人，甚至比嫌疑人还让人感到麻烦，这个廉三旺就是了。他去过的能数得上名来的娱乐场所有二十多家，都是高档会所。能记起的女人也有那么几十个，而且都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场所。赌博次数也不少，赌友有十几个。他们经常相约到几个城市玩上几把，或者干脆到澳门去玩，次数呢……廉老板实在记不清。

这些在警务人员看来都算得上是高危接触，如果有别有用心的人对你设局下套，那就防不胜防了。原本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出是否有人接触盗取信息的可能，现在看来要泡汤了。廉老板的社交范围不确定性实在太多，想从众多的接触者中找出嫌疑人恐怕不可能了。

丁零零……手机响了，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一看是向小园的，赶紧接起来，急急问道：“怎么样了？”

寥寥数语给了俞骏一次暴击，他叹了口气，安排道：“尽人事，听天命吧，你就在医院盯着，案子的事别操心了，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嗯……主任，他是个什么情况？我接他时，老感觉他的情绪好像不对。”向小园道。

“不明朗，但也不悲观，不管总局还是省厅，不会把做出这么大贡献的同志拒之门外的，哪怕他有什么毛病。”俞骏道。

“我知道，我就是……就是……”

“就是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

“好像是。”

“他要一点没变你才应该奇怪。亲身经历了生死一线，我想谁都会变，总得给他点时间去治愈。”

“我知道，可我担心他变成的样子不是我们期待的。”

“你是指什么？”

“心灰意懒，一蹶不振……甚至，和我们形同陌路，我们队伍里抱着这种受伤心态离开的同志太多了。”

“那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吧，这个职业终归得有点信仰，如果留不住心，人迟早还是会离开的。”

“……知道了。”

那声黯然的结束语后，手机已成忙音，怔着的俞骏好久才放下电话。片刻后，他做了一件有悖职业道德的事，扔下了这里刻不容缓的案情，扔下了这里心急如焚的上下级，带着程一丁和邹喜男离开了登阳，直奔中州三院……

第二章 穷追不舍歪打正着

其人虽恶，其情却哀

半个小时前，护士火急火燎地从病房里出来冲向主任的办公室，边推门边喊着：“主任！主任，08床那位肝病患者，家属给他喂酒。”

护士推开门却愣住了，主任医师，还有两位不认识的，都那么淡定地看着她，仿佛是她大惊小怪，那可是位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患者，家属这么做是巴不得他早死？好像也不对，总不能内科这么多医生，都抱这个心态吧?

“知道了，别去打扰他们。”向妈摆摆手，把护士打发走了。护士轻轻掩上门，主任的办公室又恢复了沉闷。好一会儿，向妈看看执拗的女儿，无奈地说道：“他是急性肝衰竭，患者会在发病两三周内出来II度及以上肝性脑病，表现为性格改变、行为异常、精神错乱、意识模糊、定向力和理解力降低等，但凡有一点可能，我们也不会放弃治疗的。”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作为医生，向妈通常是对患者家属解释，现在要对自己的家属解释了，偏偏自己的家属还不领情。向小园愤愤地看了母亲一眼，脸转到一边去。那几位来解释的医生互相使着眼色，慢慢起身遁走。向妈倒了杯水放到女儿面前，凝视女儿良久，却突然粲然一笑。

“怎么了？”向小园虎着脸问。

“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我都有点嫉妒他了。”向妈笑道。

“别转移话题。能让他清醒过来吗？哪怕一小会儿，这对半路父子要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会留下终身遗憾的。”向小园道。

虽然要求急剧降低，不过哪怕是这个最低的要求恐怕也是奢望了。向妈想了想，摇了摇头，道：“送来时已经出现意识混乱了。在大部人的濒死时刻，清醒是个奢求……而且清醒，也是一种痛苦，毕竟无知觉地赴死，总比眼睁睁地看着生命消失要人道得多啊。”

“你别给我讲道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吗？”向小园生气地说。

“家属所求无非尽心，其实已经满足了。”向妈示意她看屏幕。

重症监护室里，斗十方和钱加多正不时地把酒瓶子凑到病人鼻间给他嗅嗅。对这番胡闹选择无视，本身就是医生尽心了。向小园看了母亲一眼，母亲慈爱地拍拍她的肩膀，起身离开了。

轻轻关上门后，娜日丽坐到了向小园旁边，轻声问道：“向组，别这么郁闷了，阿姨说得对，清醒肯定要比无知觉痛苦很多，这未尝不是好事。”

向小园看着娜日丽，想说什么却只余一声叹息。她自己都觉得心里解不开这个疙瘩，真不知道斗十方怎么扛得过去……

钱加多有点混账，可也不是真傻，他先是将开瓶的酒凑到老爷子鼻间，端了一会儿发现不管用，又找个棉签蘸上，在老爷子鼻间涂点，连涂几次也不奏效。小心翼翼地折腾了好大一会儿，一点效果都

没有，钱加多傻眼了。他看着拉着老爷子的手一直在发呆的斗十方，有点尴尬了。

“谢谢啊。”斗十方轻声道。

“咱不是兄弟吗？谢啥？也不管用啊。”钱加多不好意思地说。

“谢谢你有这份心啊，比我强。”斗十方轻轻摩挲着父亲瘦骨嶙峋的大手，看着脸色蜡黄、已经没有知觉的父亲，心里很是难受，却还显得如此平静。

这平静被钱加多误解了，他小声说道：“反正不是亲爹，我看你也不咋难过，其实，咱心也尽到了，这么些年你穷得连个女朋友都没敢谈，心还不都在老爷子身上？”

斗十方难堪地笑了，把父亲的手贴到面颊上，像自言自语一样说道：“是啊，我爸也一样，这么多年没找个伴，其实心思还不都在儿子身上？我上学的时候，我爸在看守所当勤杂工，每月全勤出满才一千多块钱，他一分不留全塞给我，自己就靠收破烂挣零花钱。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羞于承认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前半生那么可恶，后半生又如此可怜，说实话，我可能能一眼看穿一个陌生人，可这么多年，我都看不明白我的父亲。”

“你是说，他明明可以凭本事活得很好，却不靠本事，结果混得这么惨，就像你一样？”钱加多瞪大了眼睛，一语中的。

斗十方点点头，想想又觉得似乎不太对，摇了摇头道：“也不是，我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那身威风凛凛的警服，那些招摇撞骗的伎俩我见得多了，只是不屑于去做。我爸不一样，他早年是以此为生、以此为乐的，而且他的理想是把我培养成张口吃八方的接班人。你知道我的启蒙是什么？”

“什么？”钱加多问。

“偈语。比如，一入江湖深似海，学得绝技把命改……五湖四海任我行，四面八方都来财……时来运转喜悠悠，一切烦恼从此休……万般通达皆如意，往后诸事不犯愁……苦瓜地里睡过觉，甜瓜地里安过眠，先有苦来后有甜，荣华富贵在晚年……江湖人也是普通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无非也是无忧无虑、喜乐一生。”斗十方轻声道，抚着父亲有点冰凉的大手，看着他消瘦的面庞，若有所思地说，“可惜事不如愿十之八九，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爸，要是没有我这个拖累，这些年你肯定会过得很好，对不起。”

钱加多看到斗十方难受的样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了。他看看老爷子，又看看斗十方，胡乱安慰着：“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每次见到老爷子，他都挺好的，他活得不比谁都通透呀！”

“他是个骗子，怎么可能让人看出他的心事？”斗十方道。

有这么评价自己父亲的吗？钱加多一愣，怎么看着斗十方的表情里还带着些许骄傲？他不明白了。这爷儿俩怪不得姓斗，似乎爷儿俩还在斗着心眼。这种难题明显是他解决不了的，他郁闷地一挪椅子，却不料把床头柜上的酒瓶子给撞翻了，一下没接住，那瓶酒啪地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屋子里迅速弥漫起一股酒香。

“哎哟……这瓶咱俩喝了吧。”钱加多有点心疼地拿起另一瓶，开盖说道，“你闻闻，这多香啊。”

斗十方正想骂他一句，却不料他握着的手蓦地动了一下。他愣住，旋即满脸欢喜，惊声道：“多多，我爸似乎动了一下。”

“真的？”钱加多兴奋了。

“好像是……”斗十方抚着父亲的手，却又没动静了。

钱加多出大招了，看着斗十方正色道：“看来刺激不够，要不，灌点？”他举了举手里的小瓶盖。

斗十方点点头。钱加多手有点抖了，干脆递上来：“你爸你来，我怕万一整过去了说不清楚。”

斗十方接过酒瓶，往瓶盖里倒了点，小心翼翼地倒在父亲唇上点了点，剩下的一点，顺着唇齿给滴进去了。两个人大气都不敢出，等着老爷子的反应。只见老爷子嘴唇慢慢动了，还轻轻嗯了一声，两个人兴奋了，钱加多连说再来点，再来点。

又是一小盖子给滴进嘴里，老爷子居然抿着嘴，长长地嗯了一声。斗十方焦急地喊着：“爸！爸，醒醒，醒醒，我陪你喝两盅。”

老爷子慢慢地睁开了眼，虚弱地说了句：“嗯啊，我这是在哪儿？是不是归位了？”

“什么归位了，要回家了，都治好了，老爷子，你看他是谁？”钱加多道。

“十方……你回来了？”老爷子神志逐渐清醒，激动了。

“是啊，爸，我回来了，等天亮咱们回家啊。”斗十方鼻子一酸，颤声道。

老爷子的神志此时意外地更清醒了。他虚弱地笑了，淡淡地说：“两个小骗子，我明明是不行了，还骗我。”

“没有，没有……这不，给您弄的好酒，要病着谁敢让您喝啊。”钱加多说道。

“爸，对不起……你病了咋都不告诉我？”斗十方拉着父亲的手，心里感到一丝不祥。父亲的精神太好了，脸色似乎都在回转，变得红润。

“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呵呵，没白养，给我买的茅台，又乱花钱。”老爷子的目光落在了酒瓶上。

斗十方会意，赶紧让钱加多倒了浅浅一杯。钱加多把活动床摇起。半坐着的老爷子精神越来越好，居然伸手接住了杯子。此时，向小园和娜日丽也来了，见到老爷子拿着杯子，两个人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这可真是饮鸩止渴，一个肝衰竭的病人，这杯酒下去怕是催命了。

奇怪的是谁也没拦。老斗一饮而尽，大喘着气，把杯子又递给斗十方。斗十方怔了下，然后又倒上了。老斗此时精神恢复得像痊愈一样，笑道：“好酒，都几十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儿啊，还是你理解爸。”

“爸，我早该给您多买几瓶，这么多年，您都喝的几块钱的高粱白。”斗十方眼睛红红的，扶着父亲的胳膊。颤巍巍的老斗又抿了一杯。

这酒喝下去老斗连咳都不咳，红光满面，笑着安慰儿子：“说什么呢，是爸没本事让你过上好日子……这些年我心里老有个疙瘩解不开，这个事我得告诉你。”

“那个不重要，不是您说的吗？养儿如养狗，谁喂跟谁走，您都养了我这么多年，咱俩就算不是亲的也成亲的了。”斗十方勉强笑着。

“不，我是说，你不是我收养的，也不是我捡来的，我一直在骗你。”老爷子正色道。斗十方一愣，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就听他继续

说道："你是我拐来的。当千子都知道不得好死，所以这一脉都不传给自己后人。如果找衣钵传人，都是拐个小孩从小养着，老了好有个倚仗……"

拐来的？钱加多同情地看着斗十方。这剧情突变得连他那异常奇葩的思维也想不通。向小园和娜日丽愕然相视，大气也不敢出了。

斗十方却无所谓地笑了笑，握着父亲的手轻声道："那您现在一定很后悔，拐的儿子没传承衣钵，还成了拖累。要是没有我，您后半辈子都不会这么苦了。"

"不，这是我做过的……唯一不后悔的事。"斗老头慈祥地看着儿子，用力抬着手。斗十方把他的手扶起来。他轻轻抚着儿子的短发，那股子慈爱和自豪溢于言表。老头看不够似的打量着，悠悠地说道："我总在担心，有一天你知道了真相，会耻于有我这样一个父亲，幸好，我看不到了。"

"爸，您胡说什么呀！"斗十方轻声埋怨道。

老爷子的目光却扫向其他人，话风又转了，问道："你没告诉过你的官差同事，你爸就是金瘸子吧？"

钱加多呃的一声抽了一下。娜日丽和向小园惊呆了，难道几十年来传说中的诈骗奇人就是病床上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两个人瞬间冒出个念头：不可能！

他在看守所当勤杂工，一干就是十几年，那个封闭的环境不可能是诈骗奇人的栖身之地，更何况他还连续犯了多起大案。他们看向斗十方，斗十方却说："您当的那个金瘸子，是为生活所迫的江湖草根；警察在追的金瘸子，是为利所驱，巧取豪夺的骗枭，不是一个人。"

“我知道，但有些事你可能不知道，只要是扛起过‘金瘸子’这个大名的人，怎么可能没犯过大事？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原市设过一次局，那是我最成功的一次。用了两年时间设的局，一次骗到了两大卡车的丝绸，出手卖了二十多万，是笔那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当时这笔钱在中州都可以买好几套房子了。”

老爷子说着，平静而淡定。斗十方同样平静地问：“设局两年，用到的人会很多，怎么可能不露馅儿啊？而且这么大的案子，有违您的原则。”

“没有露馅儿是因为被骗的是邻省山源县一家集体企业，我记得那个销售员叫牛宏伟，回去没多久就因为被人怀疑是贼喊捉贼，受不了刺激上吊了……那个厂子也因为这个倒闭了，这是后话。我当时一直在得意和狂喜中，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我在想着谋别人的财，也有别人想着害我的命。”老爷子脸上的表情愤怒了，泛着异样的、病态的酡红，他喘着粗气继续说道，“那年我都40多岁了，捞这么大一票之后，其实都动了退隐的心思。我们在外地销完货，躲在沿途的一个镇上避风头，我算计好了第一步，可偏偏没有算到，在一大笔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人心能恶到什么程度。一个是和我同床共枕的女人，剩下几个还是被我带上道的穷光蛋，居然合伙算计我，想在酒里下药害死我。被我发现后，他们翻脸翻得毫不客气，一凳子就把我敲翻了……我醒来的时候躺在河岸边，那是镇边的一条河。可能是冥冥中的天意，那么深的河都没淹死我，反而把我冲到了岸边。”

斗老爷子说着，拿起杯子。钱加多赶紧拿起瓶子又给他斟了半杯，老头一饮而尽，胸膛剧烈起伏着，像在宣泄几十年的愤懑。可仅仅是一瞬间，他又转眼慈爱地看着斗十方，微眯着眼笑着说道：

“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我在一个叫董龙湾的地方拐走了你，带着你走南闯北。我们这一脉都是这么过来的，行万里路，识千种人，只

要稍加点拨，那些江湖上的伎俩便会融会贯通。其实我那时候一直活在仇恨中，期待着有一天和他们撞上，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弟子，都能骗到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呵呵，人脑子里有了执念很可怕，我都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斗老爷子自嘲地笑了笑。他像是有点尴尬，有点紧张地看着儿子。

斗十方却一边给父亲温柔地摩挲着手背，一边说道：“有些病是病入膏肓，可有些是蚌病成珠，没那些年的行万里路，识千种人，我都当不好这个官差……爸，别自责了，这说起来都是该自豪的事。”

“是，仇恨毁了我，可也成全了我，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和自豪……还记得那年我带着你到高桥镇赶集市，你一下子病了，烧糊涂了，好几天醒不过来吗？”老爷子问。

“都烧糊涂了，我怎么记得。”斗十方讪笑道。

这时候，娜日丽悄悄把手机查到的积案信息亮到了向小园眼前。那是中原市冠名为“特大丝绸诈骗案”的一起积案，状态显示在办，而内容信息里，受害人一栏所填，正和斗老爷子所讲相符：牛宏伟！

这是那个铁警讲过的奇案，向小园隐隐记得。可案子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哪怕是接触过案件的警员都未必记得清具体的细节了。向小园的直觉告诉她，眼前的就是真相了，可恰恰这个真相让她无所适从。她看着娜日丽，微微摇了摇头，示意她什么都别问。

斗本初没有觉察到这些，顺着儿子的话说道：“小时候你很捣蛋，我老揍你，你经常骂我老不死的，那次烧得感觉都不行了，其实我都想扔下你。不过那时候我才发现，毕竟两个人处了这么多年，又不是两根草木，哪能没一点感情？我居然下不了决心。可那时我一贫如

洗，吃饭都勉强……后来我还是咬着牙准备扔下你，给你买了份饺子放在租的小旅馆里，叫醒你让你吃。你说呀，爸，你先吃吧；我笑着说爸吃过了；你呢又说，骗人，你都舍不得吃好的，爸，等我长大了，挣钱了，天天给你买好吃的……我那时候一下子哭得自己都控制不住，这么多年我日日夜夜活在仇恨中，日思夜想的是怎么把一个小孩子养成心思恶毒的骗子，可我一直抹不去他心里的善良。他在心底一直把我这个骗子当成最亲的人，当成父亲……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毁了孩子你的一辈子啊，我死都没法闭眼啊……”

斗本初一下子失控了，他号啕大哭，捶着自己的胸膛，扇着自己耳光，然后剧烈地咳着，哇的一声吐了一口，不是酒，是血。被子上顿时殷红一片，把斗十方和钱加多吓傻了。向小园摁响呼叫铃，娜日丽奔出来喊医生，已经抱着父亲的斗十方两眼扑簌簌掉着泪说道:

“爸，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您别这样，我们爷儿俩虽然苦了点，可过得别提多幸福了，从小您就总把好吃的都给我，赚点工资也全部给我，您一直就是我最亲的人。”

“谢……谢谢……我……我不是你爸，我不能当你爸。”斗本初老泪纵横，颤巍巍地躺正。

“爸，我只有您这么一个亲人，不管您做了什么，对我最好、最亲的只有您一个人。除了您，我谁也不认。”斗十方抹着泪。

医生和护士闻讯奔来，斗十方想放开，却被执拗的父亲死死握住。医生踌躇了，慢慢地退后半步，眼见着患者脸色在变得灰暗，几乎是在用最后的意志力支撑自己。他嘴唇翕动着，斗十方凑上来听，那个动作慢慢地僵硬了，在儿子臂弯里慢慢流失生命光华的斗本初缓缓地闭上了眼，带着微笑，神态安详，只是脸上还留着泪痕。

过了没多久，俞骏等人从登阳匆匆赶到时，见到了撕心裂肺的斗十方。他跪在父亲的病床前抱着遗体，谁也劝不起来，谁也拉不走……

草蛇灰线，隐隐约约

万事开头难，办案也不例外。发生在长南市的登阳商人被骗五亿案件的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出现以来，已经过去一周了。

巫茜一行入驻了当地的反诈骗中心，这一周过得并不轻松，天网加上案发周边的商铺、住户居民监控探头，再加上两个派出所地毯式的查访，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突破口出现在前一夜的凌晨两点，在此之前，几十名技侦把周边的监控翻了十几遍，愣是一点信息也没有，反而是基层派出所一个小民警突发奇想，这里查获过流动赌博车辆，也查获过流动卖淫车辆……那有没有可能这个VOIP也是流动的呢？不然辖区民警都翻几遍了，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啊?

这可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了，要让VOIP流动起来并不难，只要解决设备的供电问题就可以。这和警方的应急通信车原理是一致的。这个想法很快让专案组找到了头绪，重新梳理了所有监控画面之后，还真找到了一辆可疑车辆。

那是一辆吉普越野车，本地号牌，案发后就消失了。通过车管信息查到那个号牌是假的。越野车在案发前一天出现，监控里找到了十几个画面，驾驶员都刻意地遮了大半张脸。当夜反诈骗中心发动人员围绕着该可疑车辆进行全市盘查，找到了更多的可疑痕迹。案发当天晚上，该车驶出长南市，然后又神秘地蒸发了。

目前就只查到这里了。围绕该车，还在找更多的信息，比如加油，比如泊停，比如有没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留下更多的影像画面，即便没留下，哪怕只有少半个脸的画面，也得恢复出来。

远在登阳的俞骏听着长南市参案人员的陆续汇报，沉吟良久，没有开口，一边是连线通话，一边是传输来的大量嫌疑车辆照片，他看照片的时间比看通信里那几位的时间更多，看来对前方一周时间才查到这么点信息实在不满意得很。

“主任，我们这儿推进确实不力，批评随后再说。资金追踪有进展吗？”巫茜凑到画面里。

俞骏脸也没抬，一点精气神也没有地回答道：“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意。只要钱从受害人账户出来，操作的手法都差不多。现在查到云、广、深四省，共计12个市，牵涉这12市共89个对公账户，236个私人银行卡，目前为止只付了不到6000万元，剩下的估计不好追了……受害人被蒙蔽24小时后才报案，几乎是给他们争取了一天的消化时间啊。哦，对了，这儿有刚查到的6个账户的法人信息，秦州警方协查抓获的，你猜什么情况？”

巫茜想都没想脱口道：“不会是注册了个对公账户卖了吧？”

“猜对了，就是。一个对公账户卖了1.8万元，这个嫌疑人还在读技校，发现这个致富门路后，他注册了6个公司，发了笔小财。”俞骏哭笑不得地说。

“我这儿刚收到……等一下，主任，您注意看一下，这几个账户已经买来四个月了。”巫茜道。

俞骏瞄了眼问：“怎么了？”

“这是在全国性的断卡行动之前买的。”巫茜道。

“骗子也有存货啊，这不稀罕。”俞骏道。

“但您看经营范围，有煤炭销售，和受害人廉三旺的公司经营有重合点，总不能他们的库存里有这么合适的对公账户正好能用上吧？或者说，这根本就是提前预谋好了的？从流动通信车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巫茜提醒道。

“好像也是……”俞骏狐疑地抚着下巴，喃喃道，“我想起了那些炒股诈骗、设赌诈骗，一个群里不管客户、客服、平台，所有的人都是骗子，目的就是针对受害人一个人……这个案子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啊。”

“所以我觉得还得再从廉三旺身上入手，骗子在他身上下的功夫不小，网上的线索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更多的线索还是在他现实的朋友圈里。”巫茜道。

“嗯，知道了，你们抓紧。”俞骏伸手要挂电话。巫茜急着问道：“等下，还有件事。”

“又问十方？”俞骏道。

“嗯，可我不知道该问什么，他家出事，理论上我们作为朋友都应该去一趟。”巫茜道。这时候络卿相出声问道：“主任，十方爸的后事办了？”

“向组代表单位去了，别问了……我说他情绪很好你们不信，可我说他情绪不好，你们又不信，这我没法回答。”俞骏道。

“那到底怎么样？”陆虎问。

“你个白痴，谁家有了白事情绪能好啊？不过十方已经很不错了，别分心，就这。”俞骏不想废话了，直接关掉了通信。

这时候，程一丁和邹喜男才找到说话的空当，程一丁说道：“主任，咱们在登阳似乎没起什么作用啊，案发地点在长南，报案在登阳，廉三旺家却是在中州，理论上，我们正处在与本案无关的地方。”

这就是诈骗案经常给警方带来的困扰。按照管辖地原则，主办方应该是登阳警方，但案发地并不在登阳，甚至所有的线索都和本地没有关联，也就是专案组在这里成立，每天光是协调几百个账户牵涉的线索，基本上就把所有的精力占据了，而且这种没有主线、发散式的查案方式对经验丰富的警察来说是最忌讳的。

“是啊，缺乏主线，再卖力也是方向不明，干劲大没用啊。”俞骏犯难了。邹喜男弱弱地提了个建议：“要不，主任，咱们回中州吧？搁这儿瞎耽误工夫呢不是？”

啪！一摞文件被俞骏顺手扔过去。邹喜男吐吐舌头笑了笑。他刚俯身去捡，电话又响了。这个电话让俞骏眉头一皱，是钱加多的。他赶紧问：“怎么了多多？不是让你陪着十方吗？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没事，我们在查案呢。哎，主任，我们即将揭出一个重大案情的线索，您想听吗？”钱加多问。

俞骏知道这货的水平，直接道：“不想听。”

“你看你，这又听不了吃亏，听不了上当，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不听会后悔。”钱加多道。

“多多，十方让你干啥？你直说。”俞骏说。如果有事，十有八九是斗十方教唆的，要单是钱加多一个人，除了吃，不会有其他更多的

话。

“嗯，那我直说了，我们要提审朱丰。”钱加多道。

邹喜男和程一丁扑哧一声笑了。看守所里提审一个普通嫌疑人都得过好几道手续，何况朱丰这种厅督导级别的重大案件嫌疑人，估计也就钱加多不知道轻重敢提这种要求。

咦？也不对，这个荒唐的要求俞骏没有拒绝，也没有笑，他怔了半天，回问道：“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我们这两天办老爷子的后事，问了杜婶才知道，上个月看守所老程退休，他也是个转正的老勤工，所里就组织干警和勤工们搞了个欢送，也就吃顿饭，老爷子也被请去了……杜婶回来后，他基本就没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吃饭，戒了的酒又开喝，直到喝得人事不省……”

钱加多正说着，手机被俞骏开了免提，他絮絮叨叨说得含混不清，最后还是没表达清楚理由。不过，俞骏心知肚明般说了句：“等着，我申请。”

挂了电话，抬头的俞骏看到程一丁和邹喜男欲言又止，他不悦了，说：“咋不吭声了？有意见就发表，别憋死你俩啊。”

“确实有点憋。如果斗老爷子真是那情况，岂不是金瘸子的儿子带着我们在找金瘸子？”程一丁道。这几天俞骏主任一直在写这个情况的报告，但写了多少就撕了多少，一直没个定数。邹喜男好奇地问：“主任，那个特大丝绸诈骗案如果真是斗老爷子犯的案，虽然这人都不在了，但会不会影响十方的前途啊？”

“没证没据的你就下定论啊？就你能啊？”

俞骏直接训了他们两句，脸扭过一边打电话去协调了。程一丁和邹喜男面面相觑，明显地感觉到主任越来越没有原则了……

午饭时分，朱丰戴着铐子，在狱警的带领下进了询问室。

他瘦了许多，一年多的看守所生活相当于塑形了。对环境习以为常之后他也就慢慢接受了。他犯下的跨境诈骗案已经被提起了公诉，即将开庭。这个时候被提出来，大多数情况下是律师会见。朱丰一路想了一大堆要说的话，很多细节上要避重就轻，还得多听听律师的话。

门开了，人走进来，狱警给他放下隔板时，朱丰愣了一下，隔着的另一面居然是一个美女，已经好久没见过女人的朱丰瞬间眼睛发直，下意识地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使劲咽了咽口水。

“这么饥渴呀，克制下，嘿。”对面站在门口的一个人敲着门提醒道。

正面也有一个敲着桌子的提醒着：“看来你这人天生重色轻友啊，连我这个故人也忘了？”

朱丰的目光扫过三位，一个美女，一个胖子，还有一个人有点面熟。他刚想略过，马上又抬起头，似乎想起来了，半晌才咦了声：“啊，认识，不就原来那管教吗？”

人好像有点变了，虽然这里不管是外来的还是里面的警察，都是一副没啥区别的严肃表情，但面前这位似乎和记忆中不同了。他凝视的目光里像多了些什么东西，刺得朱丰紧张到不敢直视……紧张？居然是紧张，这感觉他只在被抓时深切体会过一次，可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寻常的时刻又奇怪地体会到了。

“朱丰，我们是中州市反诈骗中心的，我是警员向小园，这位是警员斗十方，有些案情需要向你核实一下。”向小园开门见山。

“嗯。”朱丰一听，应了声。

嗯过后好几秒，没有照本宣科的重复，朱丰奇怪地抬头，多看了向小园几眼。这个女人太养眼了，实在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而且这位女警笑吟吟的，一点架子也没有，让他有种奇怪的好感。

人的欲望有时候会随着环境的改变提到顶点或者降到冰点，比如现在，朱丰看几眼美女都有幸福的感觉，这让斗十方不禁莞尔。他笑着问道：“朱老板，你在里面待了有一年多了吧？”

“嗯。”朱丰应道。

话少了就是适应了，大多数嫌疑人到最后和警察说话都是要多简练有多简练。

“不准备交代点别人的事？”斗十方问。

“嗯。”朱丰道，“嗯”后带着另一个鼻音：呵。

“有些事很麻烦啊，要是你其他同伙落网的时候你刚好去劳改了，还得被押回来和他们一起受审，想过这个没有？”斗十方问。

“真没有了，我不能乱说不是？”朱丰说道。

“那你自己呢？万一查出漏罪来，也和上述情况一样啊。”斗十方道。

“我真的都坦白了，你们那账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我赖也赖不掉啊。”朱丰道。他偷瞄了两眼，警察无可奈何的表情让他莫名地有

种满足感。男警察他没兴趣，又把目光放回到女警脸上。他饶有兴趣地瞄着，看得好不窃喜。

“那我就得跟你明说了，有个命案牵涉你，你做好心理准备啊。”斗十方突然来了一句。

朱丰切了一声，笑了，摇头道：“我们干技术活的，至于杀人吗?您别拿这套吓唬我，我顶多有动嘴的水平，还真没有动刀动枪的能力。”

“时间太久，可能你已经忘了，认一下。”斗十方把一张照片啪的一声贴在隔离窗上。朱丰扫了一眼就打算摇头，然后表情一怔，浑身一哆嗦。这张照片如晴天霹雳，让他一下子失态了。

认识！

这时候就连钱加多都明白了，照片是用技术还原的斗本初年轻时候的一张旧照片，能把朱丰吓成这样，八成是确有其事了。

“跟你说，你总觉得警察是在诈你，混这么多年了，该还的迟早要还，这位死者教你的第一句是不是这样——一入江湖深似海，学得绝技把命改……五湖四海任我行，四面八方都来财？”斗十方慢悠悠地说道。

他的声音很轻，甚至有点虚弱和疲惫，可就是这么毫无力度的询问，像有千钧之重，击溃了朱丰记忆的防线。他坐在那里战战兢兢，汗流成溪，吧嗒吧嗒掉得都来不及擦，似乎面前的照片比警察、深牢大狱还让他恐惧，紧张的情绪好久都平复不下来……

近晚7时，夜幕方至，自登阳又一次匆匆赶回中州的俞骏，急匆匆地奔向省厅办公大楼。他在这里等了很久，直到散会的同事纷纷出楼

他才加快步伐，奔向四楼谢副厅的办公室。办公室门虚掩着，刚刚落座的谢副厅似乎在等他，进门后俞骏急促地说道：“审下来了。”

俞骏打开手机，把向小园汇报的情况递到了谢经纬面前，为了对付朱丰这个骗枭，前后换了几拨办案人员，磨了一年多工夫，真没想到还有漏罪，更没想到的是，漏的还是二十三年前中原市轰动一时的特大丝绸诈骗案，而主谋……谢副厅撇了撇嘴，感到为难，主谋正是斗本初，斗十方的父亲。

这是以“命案”为切入点的询问，作为诈骗嫌疑人的朱丰知道骗人和杀人是两个不同概念，他急于摘清自己，不但交代了丝绸诈骗案的始末，连内讧的前后也交代了个清楚。趁谢经纬看的工夫，俞骏道：“具体细节还在询问中，不过可以判断出，那起案件的参与者基本就是我们追的八大骗人员，杜其安、石金山、贾一文，还有一个神秘的女人。朱丰交代，当时他们都叫她‘芳妹’，也就是后来的‘胡会计’。这个犯罪团伙的渊源，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金瘸子已经被他们做掉了，或者说，他们认为金瘸子已经死了。这之后他们都是打着金瘸子的旗号？而金瘸子，确实也就是丝绸诈骗案的第一嫌疑人，后来收养十方的人，斗本初？”谢副厅道。

俞骏点点头：“嗯，可能是那次打击让他心灰意懒，就退隐了，流浪十几年后窝到了段村看守所当了一名勤工……当然，也造就了十方这么个怪才。”

“这个女人呢，还不确定名字？”谢经纬问。

“不确定。他们几乎都是用化名，作案时聚到一起，一得手就分道扬镳，各不打听。最早传递信息用的是江湖人常用的那种张贴出来的寻人启事，还用过在报纸登广告的方式，写上只有他们才看得懂的暗

语。徐则臣加入后，他们就用上了网络通信工具……哦，对了，据朱丰交代，这个女人当时和斗本初姘居，两个人关系匪浅；干掉斗本初独吞赃款，也是这个女人领的头，后来她就成了这几个人的领头人。朱丰交代，他和江前胜搭上线在境外开始做电信诈骗生意的时候，内地的同伙就是这位胡会计，大部分黑产信息都是胡会计提供的。”俞骏解释道。

“天哪，这江湖上的恩怨情仇。那这个老斗，死得恰是时候啊。”谢副厅道。

“算个诱因吧。十方一直没弄明白父亲的反常行为，处理完后事才找到原因。看守所搞了个欢送会，欢送的是一个干了二十多年的勤工，还特意把斗本初请到了所里。那是个周末的放风时间，向小园查过监控，那个时间点，从就餐的地方恰恰可以看到放风的朱丰。”俞骏道。

谢经纬皱着眉头说：“也就是说，老斗认出了朱丰，然后……畏罪的心理压力加重了他的病情？”

“我想，不单是畏罪，毕竟他最在乎的这个养子算是警察……他最后吐露了实情，说儿子不是领养的，也不是捡来的，而是他拐来的。”俞骏道。

谢经纬怔着问：“你信吗？”

“我不知道啊，但我想，也可能他是因为十方的警察身份想编个谎，毕竟十方是个孝顺孩子，这老子肯定不想儿子因为他背上心理负担，或者影响到职业前途。”俞骏道。

“等等，这个有点乱啊……再怎么着，斗本初也是丝绸诈骗案的主谋，这个迟早得坐实。而十方是我们反骗领域的第一人，这……我觉

得斗本初都勉强可以原谅了？”谢经纬哑然失笑，这故事线索差不多清晰了，反而让人无语。

“我见过他本人，很有气质的一个人，要是没病，都有点仙风道骨的意思了。坦白地说，我现在都有点欣赏这个人了。他从知道朱丰被抓后就开始酗酒，也是故意找死。试想一下，如果人还健在，这个悬案水落石出，那十方可能就更难堪了。”俞骏轻声道。

怔了好久，谢经纬品出其中的意味来了。那位有过罪责的父亲看到儿子从警，生怕警察儿子发现自己的亲人犯罪时尴尬难堪。他无法理解这位江湖人士当时的心态，但他扪心自问，若是放在自己身上，恐怕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谢副厅……接下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俞骏小声问。

头一回两个人思路和对话似乎都岔了，谢副厅过了好久才答非所问地说了句：

“天不藏奸，地不纳垢，逃得过刑责，逃不过因果啊。我预感离八大骗归案的日子不远了。”

俞骏其实隐约也有这种预感，而且越来越清晰。可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兴奋……

天赋异禀，慧眼如炬

一条瘸腿的狗从泥泞的小巷子里跑出来，摇着尾巴走到了一个破家陋户的门前。门吱呀一声打开，把院子里的钱加多惊醒了。多多吹

声口哨，然后掏掏口袋，剥了个火腿肠给这狗儿喂上，看它毛发干枯、形容枯槁的样子，都能联想起屋里那位。

“哎呀，这家是完了啊。”

多多悲观地感叹道。他起身，悄悄走到门口，看斗十方魔怔了一样在屋里翻东西。审完朱丰两天了，他就在家里翻了两天，成果就在茶几上。除了一些旧照片，就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极其讽刺的是，传说中张口吃八方的骗术奇人一贫如洗。

当然，如果斗本初真是“金瘸子”的话。

这一点钱加多没有考虑太深，即便真是，他顶多会后悔没有多请教老爷子几招。现在斯人已去，唯一看不下去的就是十方成了这个样子。他走进屋里，看到斗十方又落寞地坐在沙发上看那堆遗物，便小声问道：“十方，你在找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爸既然有预感了，那总该留下点什么，可我什么都找不到。”斗十方抬起头来，双眼露出悲伤过后的极度迷茫。

“这是不光彩的事，给你留什么？”钱加多道。

“要有人差点弄死你，你会怎么做？”斗十方问。

钱加多一愣，脱口道：“怎么着也得还回去啊！”

“对呀，我爸是个不吃亏的性子，这么大的仇恨就这么放下了？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一看到朱丰，第一件事是先了结自己呢？”斗十方迷茫地说道。父亲的反常行径把他难住了。

“当局者迷呗。老爷子还不是想着为你好？你毕竟是警察。”钱加多说道。

“我也这么想……自从我穿上警服，我就觉得和他有点生分了，我爸常唉声叹气……有时候我还开玩笑问，爸，您是不是犯过什么事啊，这么些年都没出过段村，还极力反对我当警察。”斗十方黯然说道。

钱加多坐下来，都没法往下聊了。他看看茶几上的照片，随意翻了翻，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在找那些同伙？当时你爸咋不说呀？你现在好歹是警察，斗他们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盗亦有道，他是个老派江湖人，生不进衙门，死不交官差，这是信条……讽刺的是，他却养了个警察。”斗十方苦笑一声，一肚子愤懑难堪无处可泄。

“你想错了，老爷子都说了，拐你是他这辈子唯一自豪的事。”钱加多道。

“不，他一定在骗我。”斗十方道。

钱加多愣了，有点不理解斗十方了，奇怪地问：“这怎么可能？老爷子虽然是个骗子，可在你身上的感情绝对不假。”

“骗人不一定非得是谎言，就像医生隐瞒病情一样，出于一片好心和善意的，也是欺骗。”斗十方道。

钱加多又道：“什么意思？你是说你爸……出于好心在骗你？”

“对，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相，但肯定不是全部的真相。一个高明的骗子从不制造假象，他给你无数个真相，而这些真相的目的，是掩盖另外的真相……就像他策划那起丝绸诈骗案一样，所有的交易都是真的，让你在毫无防备的时候掉进他的思维陷阱。”斗十方微笑着，似乎想起了儿时，那位骗子父亲是如何循循善诱地教育他。

而他当时可能就像现在的钱加多一样，抓着脑袋满脸迷糊不明所以，而且，思维搭不上调，根本聊不下去。斗十方起身收拾东西，也就是那本破旧的相册。钱加多跟着他出来，随意关上了门，出了院子，才问道：“去哪儿？主任让我看着你，别想不开乱跑。”

“回单位。”斗十方道。

“啊？”这情节钱加多可没想到。他正为难时，斗十方边走边说：“出任务前有保密处的行文，有陈局和谢副厅的签字存档，我又不是真被单位开除了，咋，主任告诉你不收我了？”

“不是，不是，我巴不得你回来呢，省得把我撵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陪你。”钱加多乐了，小步奔向他的车，载着斗十方一路去往单位……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点，什么时候发现的？”

俞骏正说着话，向小园推门进来了。他示意她坐下，干脆把免提打开，手机里传来了陆虎的声音：

“今天上午，距离长南市21公里处的一个废弃浇灌站里，发现一辆车，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嫌疑车辆。现在是雨季，这个地方有点偏，所以发现得晚了点，镇派出所两天前接到报案，对比我们的协查通报后才上报，我们正在赶去的路上。”

“嗯，一会儿传视频过来。”

“好的，就快到了。”

挂了电话，俞骏道：“这都十天了，才发现作案车辆的弃置点，应该就是了……你什么事？”

向小园递上来一份传真电报，是省厅的。俞骏一看就皱眉，他暗自思忖：“周修文来外调？外调什么？这货你别看他长得浓眉大眼，憋了一肚子坏水。”

向小园笑了。对于总局这位越过他直接组织行动的同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她解释道：“省厅直发的通知，而且是加密的，我想无非是十方的事吧。”

“别看我，你什么想法？”俞骏问道。

“既然看你，肯定想法一致。”向小园道。

两个人心知肚明，外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可能招募此人。但恰恰这个原因让俞骏为难了。他不自然地放低了声音说：“他这家庭情况，咱们怎么跟上级说？总不能说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朱丰的交代，丝绸诈骗案已经冷案重启了，恐怕中原警方也得来这儿外调，想到这个向小园就头大无比。她一脸为难，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忙这个案子，这样吧，这个事我交给你办。”俞骏拿着传真电报递回来。

向小园愤愤地剜了他一眼，没接：“躲不掉，人已经在飞机上了。”

“好吧，躲什么躲，有什么说什么，就个周修文还能把咱们吓着吗？”俞骏无所谓地说道。

刚分配好，门嘭的一声被推开，俞骏惊得一下子站起来。钱加多风风火火地进了门，惊得向小园急问：“怎么了多多，十方出事了？”

“没有啊，没出什么事。”钱加多道。

“没事你冲进来干什么？”俞骏怒喝。

“我来告诉你十方回来了，在办公室，都没人招呼一声。”钱加多说道。

向小园和俞骏对视一眼，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往外跑，一前一后撞了钱加多一下，倒比钱加多风风火火跑进来还急。等钱加多返回办公室，两个人却一左一右守在门口不进去了。他刚凑上去，俞骏一把搂住他，示意他别吱声，伸长脖子定睛看时，只见斗十方站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望着向小园写的案件板发呆。

几个月不见，他消瘦了、稳重了，不像以前每时每刻都透着浮夸狡诈，也不像以前没大没小，开玩笑没轻没重，更不像以前那么毫不掩饰地咄咄逼人。可不知道为什么，俞骏和向小园都更希望看到以前那个斗十方，而现在，怎么看都觉得他身上透着一股凄凉。一个普通人，一生能经历的悲剧肯定屈指可数，可在他身上经历得太多。

“别可怜我啊，我最怕别人用可怜和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斗十方轻声道。他已经听到有人来了。

俞骏瞬间词穷，看向向小园。向小园也一下子对不上来，一拉钱加多，推进去了，用表情示意他说话。钱加多“哦”了声，急接道：“你现在成如假包换的光棍一条了，我羡慕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同情？看啥呢……八大骗呀，以前觉得神秘不已，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啊。”

正说着，俞骏和向小园踱进来了，俞骏直接把大放厥词的钱加多拨拉到一边，站到了斗十方面前，足足打量了几分钟才赞许地笑道：“我还以为需要更长的时间你才会出现在这里。”

“遭遇一次打击之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向前走得更远，一种是向反方向走得更快。”斗十方道。

俞骏笑问：“你呢？哪个方向？”

“我的选择权不在我，应该您告诉我啊。”斗十方问。

“最终结果还没有定论，但在此之前，理论上你留在原单位等候任命是没错的。欢迎回来。”俞骏伸手。斗十方和他握了握，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这时候，前方的电话来了，是案情通报。俞骏投到显示屏上，几人坐下来。对方在屏幕里一看到斗十方就乱了，陆虎嚷着叫小络来看，巫茜搂着两个人把脑袋伸到摄像头上问好。斗十方笑笑招手，好半天才平复了激动的情绪，接下来就开始郁闷了。陆虎拍着现场一辆千疮百孔的车介绍道：

“这就是案发现场出现过六次的嫌疑车辆，经过初步勘查，车身和车内全部浇上了稀硫酸，能提取的生物证据基本上全部被毁了，连车漆都没放过。不过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孔洞，我们判断应该是改装VOIP设备加装天线的时候在这儿还留了一截……我们判断这玩意儿不会被随机带走，很可能已经被抛弃，正发动镇派出所警力寻找……另外长南警方正在恢复驾驶员体貌特征，我们双管齐下吧，哪儿冒出线索，就往哪儿走……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你给我一堆不确定，我能有什么指示？”俞骏没好气地说道。

陆虎和络卿相做了个鬼脸。巫茜在视频里说道：“我们也没办法，主任，我们也是头回遇到用移动的VOIP设备作案的情况。根据兄弟单位有过的经验，这操作者十有八九是在境外，很可能等我们追到人，也找不回赃款了。”

“虽然已经出境了，但这起案子足够重新发起一次跨境抓捕了。总局和厅里的意思是要穷追不舍，他们就算跑到月球我们也得把人抓回来。放任一起类似案件，可能就要出现十起、百起的效仿案件……同志们，加把劲，我们的王牌还没出呢，一出肯定是惊天动地，哈哈，辛苦了。”俞骏心情格外好，难得地勉励了几句。

那几位的心思可能都在斗十方身上，不断给斗十方做鬼脸。一等俞骏说完，陆虎就说了，十方来长南吧，这可是条大鱼，特有挑战性；络卿相也相邀了，来吧，来吧，现在电脑用不上，得用你这歪脑筋替我们想想；巫茜呢，给逗得哈哈直笑。向小园对钱加多使了个眼色，多多知道该干吗，上前丑脸一堵，还没开口，那头的通信直接给关了。

“大邹和老程去走访受害人廉三旺了，娜娜在和技侦核查账户信息，中午……要不咱们一块儿吃个饭？”俞骏回头询问。向小园赶紧点头：“这提议不错，附议。”

“不用看我，先说谁掏钱吧。”钱加多说，此时气氛有点不太和谐，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主任，你啥时候这么大方了，不怕我吃哭你？”

向小园一笑，刚要慷慨一句，斗十方却说：“灶上吃吧，都心里有事，谁请也吃不爽……主任，这个诈骗案这么久了，怎么还没线索？”

“不是没线索，而是线索太多。想不想挑战一下？”俞骏问。

斗十方一愣：“怎么挑战？”

“五分钟，找直觉。”俞骏道。斗十方没吭声。俞骏只当他默认了，掏出手机递给他。向小园起身，把自己工位上的电脑拿过来。钱加多就像看好戏一样瞪起了眼。斗十方一手看着手机上的信息，一手

操作着电脑看报案、询问、大数据梳理、现场勘查等文件，而另一头，俞骏在卡着表，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兴奋，眼睛不时地看专注的斗十方，过了一会儿，直接喊："停，时间到。"

"时间太短了吧，再让十方多看会儿。"向小园道。她看出俞骏的意思了，只有在擅长的领域，只有在忘我的事上，才能看到以前的斗十方。

"差不多了，没什么看头。"斗十方直接地说道，他已经浏览了大半，收回了目光。钱加多警告道："允许你耍个帅，不要太过分啊。"

斗十方一笑道："看得多了所以没什么看头，这是一起量身定制的诈骗……是比现在无差别选择目标更高一层次的犯罪——精准选择一个目标深耕，从一个高净值的目标上获取最大利润。就和骗赌一样，原来是无差别选择，诱人去赌，甚至还发展到暴力拘禁，这引发的连锁反应很多。升级之后，那些赌博庄家学聪明了，专门挑有钱有身家的人下手，虽然所有资源和精力都用在一个目标身上难度会很大，但万一成功，收获要远远大于无差别选择的粗放方式。"

"这个我们已经判断到了，而且也想到了，但问题是，受害人廉三旺吃喝嫖赌什么都沾，逛夜总会、上赌场、进酒场，几乎就是他的生活常态。他的通讯录里有上千人，每个月从手机上转出来的钱就有几十万，想找出隐藏在他身边的那个内线，真不容易。"俞骏说道。

斗十方眼神迷离了，那是在思考。片刻后，他问："没有人能把案子做到天衣无缝，一定会留下什么。"

"什么也没留下。"向小园说，"他的手机都被远程格式化了，现在成了块砖头，一开始技侦都恢复不出来。"

“不，恰恰相反，假如根本未曾谋面，都是远程操作，又何必格式化受害人的手机？一定是有过接触才必须销毁痕迹。”斗十方说。

“对呀，现在经过努力通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恢复出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手机里的大部分照片也都恢复了。现在的情况是，可能连廉三旺也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俞骏道。

斗十方严肃地看着俞骏，像是有些为难，目光又严肃地看向小园，很复杂。之后他的表情缓慢地平复，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这一下钱加多都明白了，惊声道：“哟，这货看出什么来了？”

“我倒希望他能看出什么，但这案情我已经看了十天了，还有一部分是我整理的，怎么可能有漏掉的？”俞骏不信了。

“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提示你纰漏出在哪儿。”斗十方说道。

向小园吓了一跳，本想给他找点事装满脑子就不至于老是病恹恹的，没承想这颗歪脑子还真有发现了。俞骏奇怪问道：“什么要求？”

“答应了才能告诉你，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说不定这个漏洞就是个蚁穴，能成为突破口。”斗十方道。

俞骏被撩得心里奇痒无比。向小园憋不住了，直接问道：“答应，我替主任答应了，不管什么要求，你说哪儿有漏洞？”

斗十方很平静，看向俞骏。俞骏咬着牙点点头，他知道斗十方的要求肯定不那么简单，可到这份儿上也只能认了。他摆手道：“成，成，你说，不能说服我，不算数啊。”

“好，你试着听下，首先，受害人廉三旺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你都无从选择突破口，对吗？”斗十方问。

俞骏点头。

“反过来，嫌疑人如果想搞一个定制诈骗，那必须非常熟悉受害人的生活习惯、常去的地方，甚至性格特征、喜好，这点毋庸置疑。我接触的几个骗枭，无一例外都是识人高手。”斗十方道。

“对！”俞骏和向小园齐齐点头。

“第三，我们对这个受害人庞大的社会关系都束手无策，那么嫌疑人那一方，他有可能，或者说有机会，或者说有必要，把受害人的社会关系捋得一清二楚吗？”斗十方郑重地问。

钱加多插了句：“那不脱裤子放屁吗？”

虽然话糙，可就是这种感觉，已经精准选择了目标，又何必节外生枝？俞骏犹豫道：“没必要啊，是设计廉三旺，又不是设计其他人，理论上肯定是接触得越少越好。”

“那就对了。主任，您……还不明白？”斗十方问。

俞骏愕然：“我明白什么呀？”

这时候，向小园却恍然大悟：“我好像明白了。”

她急急一拉电脑找着问询笔录，翻到一段话，郁闷得直拍额头。她把电脑递到俞骏面前。那是廉三旺交代的一句话，是那位假扮警察的诈骗分子对廉三旺说的：

“……你的个人转账记录里有几个人嫌疑很大，于中诚、杨文河、刘灿等，其他我就不说了，这些人的情况，你马上写一个说明。”

俞骏咂摸着这句话喃喃道：“对呀，骗子能准确地点出廉三旺朋友圈里这三个人，恰恰三个都有黑事，正好把廉三旺吓住了……朋友圈上千人，他们如何准确地找到三个比较亲近又有前科的人？”

“八大骗金字一门里，经常有铁口断金、算无不准的神话，知道怎么操作吗？比如向组长，我准备骗你一把，但肯定不先向你下手，而是找一个不相干的老太太去和你妈妈聊聊天什么的，摸清你的家庭情况；或者雇俩不相干的人，从你的邻居那里打探，等知道情况了，我再在某个地方和你佯装偶遇，然后开话一撩……呔，这位女子我看你黛眉紧锁、步履匆忙，定有烦心之事，何不让在下给你卜上一卦？”

“对呀，功夫都在诗外，窍门都在诈骗之外。”俞骏思忖着，一下子豁然开朗，他拍案而起，“调整一下方向，把廉三旺带回来，摸一下这三个人的情况，有必要的话迅速传唤……啊？”

俞骏的兴奋被一个意外打断了，此时向小园怔怔地看着斗十方，似乎真等着卜一卦。被俞骏的声音打断后，她慌乱掩饰着说道：“他这只是个猜测。查过了呀，连个有前科的都没有。”

“不不不，问题可能还真在这儿，能从上千人里猜准三个人，十有八九有猫腻。十方，有你的啊。”俞骏兴奋地说，正要拿电话通知，斗十方一拽，道：“等等，你别光高兴，我的要求还没提呢。”

“什么要求？”俞骏这才反应过来。

“一个要求，让我参与八大骗的追踪。”斗十方指着案件板道。

偏偏这个要求让俞骏为难了。向小园没想到是这样，她为难地看着俞骏。俞骏为难地说道：“你刚回来，要不……”

“主任，假如真要上纲上线的话，可能我穿这身警服的时间都不多了，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结果，那不仅是我的遗憾，也是咱们这个团队，是全体警察的遗憾。你知道，我出身于骗子家庭，我有这个能力。”斗十方直言。

“这……”俞骏更难堪了。

“你更应该清楚，即便不当警察了我也会找到真相。我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肯定有某种原因，不管是作为晚辈还是作为警察，我都想知道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二十年前闻名的八大骗团伙雏形就是从丝绸诈骗案开始形成的，难道您不想让他们全部归案？”斗十方问。

“厅里有考虑，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症结所在。”俞骏严肃地回问。

“不就是斗本初吗？他不是我父亲，我接手不违规。”斗十方瞬间给了个荒唐的理由，然后强调道，“向组、多多都在场，斗本初说了，我是他拐来的，理论上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脸拉了半天的俞骏扑哧一声笑了，然后向小园也笑了。俞骏转身就走，几步之后才说道：“案卷就在会议室，张英去过杜其安的籍贯所在地，她最清楚。反正你也闲着，去整理案卷信息吧……钱加多也去，这是辅警的活儿，你给多多当助手。”

言罢人去。斗十方讪讪地笑了。俞骏总要这么装腔作势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如此可爱。他回过神来时，一眼瞟到向小园正瞅着他。向小园善意地提醒了一句：“杜其安恐怕都无法接受审判了，看守所已经三次打报告要让他保外就医，他的尘肺病已经到了晚期……案件的核心

应该是一个女人——一直没有找到信息的那个会计。其实总局也在追踪江汉假冒保险公司诈骗案漏网嫌疑人石金山，这个人很可能是八大骗中的一员，不过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展。”

“很快就有了，相信我。多多，走。”斗十方轻声道。他领着钱加多去了会议室。钱加多嘟囔道：“我不干活儿啊，看案卷不是我的长项，别难为我啊。”

“你要认真看，那更为难的就是我了。放心吧，我怎么可能让我为难呢？”斗十方道。

“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着像损我？”钱加多没听明白，揪着斗十方问。斗十方扭掉他的手道：“你不说我是损友吗？不损难道还夸呀？”

两个人怼着拽着离开了。向小园孑然而立，莫名有点怅然若失……

龟鳖难分，种瓜得豆

自机场到市区需要近四十分钟车程，周修文静静地坐在车里浏览一份由中州反诈骗中心提供的情况说明。那是一份非正式的官方文件。他不时地回头看看坐在第二排的俞骏和向小园，那两位明显躲闪着他的目光。这份资料的内容把他的好心情给破坏了个七七八八。

周修文又耐着性子扫了几页，然后递给了俞骏，示意他传给坐在第三排同来的一个借调人员。这位年届四旬的警员一扫文件便瞪圆了

眼，大气都不敢出，然后皱着眉头开始看内容。

“确定吗？这个事情可麻烦了。”半晌，周修文说道。他发愁地看着俞、向二人。二人点点头，向小园道：“已经如实向谢副厅汇报过，朱丰已经证实斗本初确系丝绸诈骗案的主谋，他在弥留之际说出了当年受害人的名字牛宏伟，当时我就在边上。”

周修文愣怔着，思绪可能比脸上的表情还复杂，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俞骏又补充道：“省厅已经知会了中原警方，这个冷案已经重启，据我们判断，二十三年前，这起丝绸诈骗案涉案人员很可能就是后来‘八大骗’的雏形，他们内讧做掉领头的斗本初之后，一直打着‘金瘸子’的名号作案。”

“金瘸子，金瘸子……十方的父亲？”周修文终于说话了，表情很苦涩。

向小园郑重纠正道：“严格来讲不算，‘金评彩挂’这些江湖骗子传承的时候是既不传子也不传女，都是拐一个小孩训练成传人，十方是被斗本初从一个叫董龙湾的地方拐来的，严格来说，他们没有任何亲缘或者血缘关系。”

“这让我怎么向局里汇报啊？总局和厅里已经沟通过数次，好不容易走到外调程序，这要送上去，八成得凉了。”周修文道。

这个情况下对斗十方的处理结果可能性无外乎几种，不要说晋升了，恐怕都得调离本系统，公安队伍的纯洁性永远是放在首位的，不管污点是现时的还是历史的，都具有一票否决的影响力。

“如实汇报吧，他对此有心理准备。”俞骏说道。

周修文看了几眼，唉声叹气，扭过头去了。

这时候俞骏和向小园的电话几乎同时响起，两个人安排着工作，听声音似乎是关于案情。俞骏的表情有点惊喜，吩咐对方马上传给他。向小园却惊慌失措地说着控制现场，马上就到，然后吩咐司机直奔中原大道232号名流商务旅行公司。

两个人再面对时，齐齐问对方："什么情况？"

俞骏一转念，说起自己的情况："长南警方恢复了嫌疑车辆司机的体貌特征，正在搜索确认中，照片马上传过来。你这头什么发现？"

"娜日丽他们把名流商务旅行公司堵上了，也就是廉三旺提供的名单中的一个，叫刘灿。"向小园道。

"这就发现嫌疑了，不是外围调查吗？"俞骏惊问。

向小园回道："我也不清楚，昨天才上手，他们说可能摸到条大鱼，中心的机动人员都调去现场了。"

说罢，俞骏和向小园惊愕对视，似乎都不相信这么快就打开缺口了。周修文好奇地问道："是那个五亿诈骗案吧？有突破了？"

"很可能有了，你似乎不信哦。"俞骏问。

周修文一笑道："这种案子的去向最终在境外，没那么好追。"

"呵呵，之前告诉你我们有可能追到逆风，你也是这种怀疑态度。"俞骏笑道。

周修文讪笑道："主任，您不用挖苦我，逆风一案十方是首功，谁也抹杀不了。"

“是啊，知道王牌在，还有什么不可能？什么骗子能逃得过他的眼睛啊。”俞骏得意地说。

周修文一脸震惊，问：“啊？他已经上案子了？”

旧案刚了，亲人新亡，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恐怕很难进入状态，更何况，斗十方还在被审查程序中，不可能参与在办的案件。

对此，俞骏早有应对方案。他看看后面那位又奇怪又惊愕的外调人员，悠悠地说：“高手还用参与吗？随便一指点就行了。干脆，你们也去现场调查吧。我就纳闷了，诈骗分子服法的服法，归案的归案，怎么我们自己的同志倒是翻来翻去查不清？”

这话里明显的抗拒态度让周修文二人皱眉了。两个人对视一眼，没有发作，似乎他们同样是有苦难言，特别是手上那份情况说明，其情况之曲折复杂，和要外调的对象几乎一致。

那叫一个一言难尽啊……

一个小时前，娜日丽和邹喜男驾车悄悄进了中原街这里的停车场，右侧两点钟方向就是此行的目的地，名流商务旅行公司。

外围调查的方向昨天陡然急转，指向了于中诚、杨文河、刘灿三人。于中诚很好查，一家制药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准备上市，这个时间段肯定要深居简出使劲树好形象，别说参与坏事，怕是一点负面消息也不可能有。

另一个是杨文河，是中州机电设备制造总公司的一个总经理。这位劣迹不少，让人意外的是介入调查后发现，他因涉嫌职务侵占，已经被纪委留下审查三个多月了，问题肯定一大筐，但和诈骗扯不上关

系。其人已经被查出的侵占金额有上亿元，自己的钱处置起来估计都发愁，甭说去骗钱了。

这两个人和廉三旺有差不多的爱好，但都应该属于“肥羊”系列，所以重点查实方向落到第三位刘灿身上。此时侦查人员才奇怪地发现，和廉三旺过从甚密的这位，居然是个女人。最后一次询问廉三旺有关刘灿的情况，他仍然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反正是朋友介绍、关系不赖，可为什么别人一提刘灿的名字就能吓住他呢？他憋了半天，敢情这人是个中介，介绍赌嫖的那种。

“我觉得如果有问题，肯定在她身上。”

邹喜男把刘灿的照片夹到了空调出风口上，是一个留着齐耳卷发的女人，很柔、很性感的笑容，一看就是那种知性美女。

驾车的娜日丽看了一眼目标道：“下定论有点早了啊，嫌疑归嫌疑，不能武断。”

“肯定有问题。廉三旺、杨文河、于中诚，基本是十亿俱乐部的人物，她这么一个开小旅行社的，还能夹在这十亿俱乐部中间，肯定不简单。你猜为啥一提到刘灿，廉三旺就被吓住了？”邹喜男道。

“是不是有什么黑料被她攥在手里了？”娜日丽说道。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是啊，这么个漂亮美女，专攥别人黑料，你觉得会是什么好货色？”邹喜男道。

“黑料不属于法律和侦查范畴，如果仅限于道德上的，那你不能说她违法了啊。”娜日丽往严谨的方向想，“不过这个界限有时候是模糊

的，比如介绍援交、安排出境有偿陪侍等，严格地讲都属于民不告，官不究的范围。”

“不对，所有行当里啊，不擦边不赢利，不过界不赚钱啊，你看那辆车……”邹喜男指着刚从公司门口开走的一辆车，开车的是一个秃顶司机。娜日丽没看出什么来，就听邹喜男介绍道：“那是商务调查的车，他们被人告过，说是商务调查，其实就是私家侦探，说是侦探，其实就是抓出轨，逮小三的狗仔，那秃子被拘过……咦？”

邹喜男愕然看向娜日丽，两个人心意相同。廉三旺一案里也涉及隐私泄密，如果是这类狗仔捣的鬼，那在某种程度上就讲得通了，毕竟以这类狗仔抓出轨能抓到酒店房间的本事，淘廉三旺的信息那简直是手到擒来。

“咱们从外围调查，不能瞎猜，这个我觉得还是正面接触一下。”娜日丽说道。

“别呀，现在连传唤都传不到，你上午一接触，她下午飞出国去，再等她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邹喜男提醒道。

两个人正商议间，钱加多和程一丁往这边来了。钱加多电话里问午饭搁哪儿吃去，娜日丽没理会他。邹喜男刚回了信息，目标公司就出岔子了，一辆奥迪TT直接开到了公司门口，车就杵门口，一个穿着短裙、高跟鞋的高个女生急匆匆奔进去了，两个人正纳闷，又有一辆奥迪A8横在了公司门口，两个男的气势汹汹地进去了，远远看去，似乎在和前台争执着什么。

“有戏。”

邹喜男和娜日丽一瞅，齐齐下车，扮作吃瓜群众往直接目标方向踱去。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可未必能马上看到事因。两个人到了门口，看到后进来的两个男人中，其中一男正捶着柜台叫嚣着：“识相点，把人叫出来啊，甭跟老子耍什么花招！”另一个也在嚷：“信不信今天砸了你这破店？那小妞可骗了我们不止一回了啊。”

两个人嚷着，柜台后的女招待似乎并不理会。通向公司的楼口站着四位保安，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个人叫嚷，活脱脱的武力威慑。这俩二世祖似乎也忌惮，就算想闹腾也不敢太过分。

娜日丽使着眼色，和邹喜男耳语一番，然后她落落大方地进了名流商务厅里，旁若无人地踱向楼梯口，对着那四位虎视眈眈的保安说道：“我是于总的秘书，和你们刘总有预约，谈下出境的细节安排。”

然后娜日丽很大方地递上了调查时拿到的于中诚的名片。那保安一看，刚想询问前台，那俩二世祖就嚷上了：“姐姐，骗子，这是个骗子公司！”

娜日丽故作烦躁地一扬头，问道：“怎么搞的吗？我们可是要上市，商务安排还能交给你们公司吗？”

这边客户一虎脸，那前台可来不及确认了，赶紧领着娜日丽往楼上走：“请，我们刘总在楼上。”

两个人一起上楼，却不料刚出楼梯口就听到了吵架的声音：

“灿姐，我拿的钱都给了你六成，出了事你不能不管啊！”

“我怎么管啊？谁让你脚踩两只船了，我看你还不止两只吧？刚进城时你自己什么样不记得了？是谁把你带出来的你忘了？敢跟我叫板了啊？”

“不是啊灿姐，他们朝我要钱，我都花了，我哪有钱啊！”

“那我也没钱，你说怎么办？”

“灿姐，这就不够意思了吧？我没少给你介绍姐妹啊，你要打算干看着我出事，大不了我报警把咱们全抓出来，谁也别想好。”

“是吗？那你报警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亲戚关系，还是有业务关系？”

“啊——”

两个人正吵着，接待员觉得不妥，想把娜日丽带下去。娜日丽笑了笑道：“没事，我认识灿姐，你去吧，我来处理。”

那接待员被娜日丽的淡定折服了，糊里糊涂下了楼。娜日丽又走近几步，靠到门边。此时，里面又传来了哭声，先前要挟刘灿的声音又成了哀求：“灿姐，我可怎么办啊？他们俩发现了，都跟我过不去，每天追着我……”

“哎，没文化真可怕，他敢怎么着你？”

“灿姐，那你帮帮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不是我不帮你呀，月月，你自己出去单干惹出来的事，让公司给你兜着，别的姐妹怎么说？”

“我……”

“自己从后门走，别没事就当不认识，有事就扯到公司，我最烦你这种不懂感恩的贱货……别瞪我，你随便报警，就中州这个地界，看我摆不摆得平？滚！”

两个人吵着吵着开了门，两眼泪花、怨气难消的美女开门时愣住了，门前站着一个陌生女人。娜日丽也瞬间看清，办公桌后端坐的，正是她要走访的人：刘灿。

刘灿一愣，出声问："你谁呀？怎么上来的？"

"噢，我听说有人报警，就替你们报警了。"娜日丽扬着手机。

这可把两个人都吓住了。满眼泪花的美女怔在原地，刘灿愣怔一秒，迅速地把桌上的几部手机和银行卡扫到抽屉里，然后关了电脑的页面，又顺手把桌上几份纸质的资料收拾起来。刚找着保险柜钥匙时，她不经意回头，却发现那个陌生女人正开着手机视频录她。她不明所以地问道："你谁呀？怎么上来的？"

"既然报警了，我不就是警察吗？"娜日丽拿着手机录着，故意对着刘灿说，"来来，来个正脸造型，你们刚才争论什么事来着？"

刘灿吓得一躲，正想捂脸，手里的资料哗啦掉了一地。这恰是娜日丽的目的，她把手机转向地上的资料，刚一开始录，刘灿又惊得俯下身挡着。此时，她发觉不对了，气急败坏地扑上去抢娜日丽的手机。估计是被气糊涂了，忘了对手是谁，她一抢一扑，娜日丽手一缩，一侧身，边躲边说道："我已经向你亮明身份，你的行为已经涉嫌抗拒执法，我现在正式申请对你传唤，而且这个公司涉嫌不正当经营行为，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刘灿看着门口呆立的女人，一下子错会是她搞的鬼，她声嘶力竭地喊着保安，然后冲上去揪住那女人，连抓带挠加撕头发，状似疯狂地骂道："你个烂货，跟老娘玩这一套……我让你告，让你告！"说着就是耳光连扇。那女人尖叫哭喊。娜日丽连声呵斥都没拦住，两个人眨眼间撕扯到一块儿了。楼下的保安闻讯刚往上

走，邹喜男就会合了程一丁、钱加多冲进来了，亮着证件大声道“警察”，把几位保安喝停，好不容易分开那俩撕扯的女人。那个吃亏更大的女人衣服烂了几处，脸上指甲印纵横交错，边哭喊边乱抓乱踢，半晌安静不下来。

“警察！警察……别闹了，干什么了这是？”钱加多装腔作势地吼道。幸好娜日丽没吃亏，可说了一句就没词了，他求助似的看着娜日丽。

“等一下，我申请一下传唤。”娜日丽拨着电话。

理由尚不明了，不过马上就来，那个摸着自己脸摸了一手血的女人一下子又陷入疯癫。这可是吃饭的家伙被毁了，她像发怒的母狮一样指着刘灿吼道：“警察快抓她！就是她教我们骗钱的，骗回来的钱一多半得上交她，光我就给了她一百多万。”

得嘞，这算是小事捅成大娄子了，刚刚失态此时才清醒的刘灿看到来人架势傻眼了，想打个电话也来不及了……

有时候案子来得猝不及防，其实案情的突破口有时候也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真有大队警察到场，那俩最初来闹事的二世祖反而怵了，急于摘清自己，赶紧说是被楼上那女的骗了100万元，另一个也说被骗了80万元，两个人居然还是表兄弟。这事尚待核实，楼上那骗人的女人叫王月，她一通哭闹加乱咬，全成了爆料。她拿到的钱给刘灿转了差不多100万元，楼下那男的也是刘灿教她去勾引的，而且不是教她一个人。更厉害的是，刘灿培养了一帮女的骗人，上课的地方就在这儿，至于培训资料，那地上的就是了。

于是俞骏和向小园一行到现场欣赏到了最原始的资料。

一份文案是：针对中高端男士的私密朋友圈，附电子存储及普通文档照片，里面有各类兼职，比如空姐、白领、瑜伽老师、教师、少妇、学生妹等。这个没啥毛病，就是照片太艺术了，有点撩人。

另一份文案是：白富美训练营之如何融入目标人群。讲的是邂逅、搭讪、调情等。这也没啥问题，就是话露骨了点。

再一份文案是：白富美训练营之把男人当成一条狗，讲的是如何俘获男人，让他们心甘情愿掏钱，包括上床以前使劲掏以及上床以后继续掏。这本来也没啥问题，就是掏的数额有点大了。文案举例最成功的一个小姐姐一个月掏了男人七百多万。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服务都标示了价格，包括礼仪培养、谈吐训练、整容等等。你没钱没关系，可以先由公司垫付，不过利息不菲。你没有社交圈也没关系，公司给你解决，像楼下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大凯子，公司掌握的信息多得是，不但给你创造邂逅机会，还给你打造一个完美人设，比如在哪国留学、家在哪个高端小区、父母是干吗的，虽然都是假的，不过大家都是专业演员，百分百能骗过那些相信爱情的二货。

“哦，这是捉龟逮着王八了啊，呵呵。”俞骏哑然失笑。

“针对男人设色骗局，历久而弥新啊。”向小园看着地上的证物，难得开了个玩笑。

两个人正奇怪这事就算有牵涉也是些个烂事，不知娜日丽通知他们是什么意思。答案很快递了上来，那是一份大数据研判的关联信息。娜日丽指指桌上那几部手机，小声耳语了几句。俞骏一看，皱了眉，又把报告递给了向小园。同来的周修文也好奇地凑上来看，一看惊得差点叫出来。

桌上数部手机里有一部关联到了江汉市一个叫唐宝琪的机主。这个唐姓机主在荆汉市，她的号码又关联到了一个专案组熟悉的名字：贾一文。

荆汉一案中，陈策、贾一文等人服法，陈策最后逃出监控视线的地方就是唐宝琪经营的夜总会，而贾一文和唐宝琪关系密切，经查实，贾一文善于通过性贿赂把地方官员拉下水。实施具体计划的女人都是通过唐宝琪介绍的，现在这位刘灿又和这些人关联上，那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可就足够大了。

片刻后，俞骏问道："手续办了吗？"

"正在办。"娜日丽道。

"先全部带回去，申请搜查该公司。"俞骏道。

扑通，没应声先听响，大家转头看时，还没戴手铐的刘灿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实打实地吓昏过去了……

青春作价，廉耻可沽

理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就像憧憬在真相面前不值一提。

名流商务旅行公司被查，主要负责人刘灿被扣留的消息如一阵妖风刮过，谁也没想到引起了后续的轩然大波。从派出所到刑警队再到市局，都在打探案情，甚至人情网、关系网都探到了省厅，被问到的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位是何方神圣。处在风波中心的反诈骗中心更是热闹。自中午起，奥迪、宝马、奔驰、保时捷、凌志等各色豪车流

水般地驶向中心，几个小时后，把路边都塞满了。一部分是来等情况的，一部分是来投案自首的，很多人是警方根本还没通知就来投案自首了，清一色的天姿国色、万种风情的各色美女，连交代情况的动作也如出一辙，纸巾一拭眼角、纤手一捂额头，然后语气幽怨地开始了：“我确实在刘灿那儿上过课，可我没骗人，虽然那些邂逅和偶遇是假的，可我和他感情是真的……”

不对，凌乱了，案情和感情搅和在一起，把记录的警员都搞蒙了。

直到这家公司的搜查出了结果，个中原委才算闹明白了。技侦在刘灿的私人电脑里找到了大量高净值男士的详细资料，包括车辆、受教育程度、资产等，甚至有些更详细的还记录下了性癖好。至于制订的课程就更让人瞠目结舌了，除了针对这些男士各种喜好培训相应的女生，还会创造出匪夷所思的交往机会，比如咖啡厅偶遇，可能店员和邻座都被收买了；比如在酒吧或者餐厅的邂逅，可能要不经意地吸引你的眼球，让你刚好看到一个心仪美女，也是设计好的，甚至于偶遇算命的、巧遇同校同学的、碰到个需要帮忙的，都是演员，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认识已经安排好的一个美女。

繁复不一的过程，只有一个最终目的：要钱。

这数目挺吓人的，为爱买单的那些男士都相当慷慨，买包、买车、买房，甚至买别墅的都有。仅刘灿十几张银行卡查到的金额，六个月内就有1600余万元，全部是她当“爱情”红娘收到的提成。更吊诡的是，警方联系到的那些掏钱的金主，除了个别情况，其他不是矢口否认，就是一口咬定是主动给的，这可就轮到反诈骗中心为难了。

以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才能定性为诈骗。可这方法，谁敢说和“爱情”不一样？还不都是虚构事实和隐瞒

真相？于是这些涉案的女人和受害的男人，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说辞，都说为爱情。哪怕是有家室的也声称自己找到真爱了。

“乱套了，乱套了，这咋一个比一个不要脸！”邹喜男瞅着院子里又走了一批，哭笑不得地说道。程一丁在座位上笑道：“那些小金主十几万几十万的钱可以不在乎，但脸不能不在乎，说让个小女生骗了多丢人啊，再说了，人家姑娘也付出了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那咱们忙乎个什么劲？”邹喜男道。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总是违法的，这中间刘灿是个大害，其他人估计是听到风声后怕事情抖出来给吓住了。”程一丁道。

“那刘灿和五亿诈骗案，我怎么觉得，好像路走岔了。”邹喜男皱着眉头，思忖着这个偏离方向的侦查。

整理着资料的程一丁停下来，想了想，道：“应该有某种关联，等下审讯结果吧。”

娜日丽和向小园二人已经审讯几个小时了。本案准备移交刑警队处理，反诈骗中心要在移交前找到它和五亿诈骗案的关联。看看这纷乱的线索，留守的两个人又开始头疼了。光刘灿搜集的各类高净值男士就有两千多位，那信息真不知道怎么来的。这要是照单诈骗，那指不定能再搞出几起轰动大案来。

两个人的谈话被一阵笑声打断了，一听就是多多回来了。今儿大家都忙着没人理他，那二货一下午瞅着来投案的女人。见到美女一进来，这货那叫一个眉飞色舞，神神秘秘地说着：“哎呀，你们可是错过了，美女如云啊……随便拉一个回去都不后悔，长得那叫一个水灵。”

“你随便拉哪一个都会后悔，有哪个是省油的灯吗？花十几万可能只能拉拉手啊。”邹喜男道。

钱加多一想，也对，即便他属于有钱人的序列，也对此事咋舌，他想了想，说道：“我头回发现我的智商也不差啊，你说楼下那群长相还不如我的，得蠢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爱情居然能降临到他们头上。”

说到这茬儿邹喜男来劲了，小声道：“多多，你不一样，爱情可真降临到你头上了。”

“哎，对呀，多多，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了没有？”程一丁做了个努嘴动作，逗着钱加多。

钱加多羞赧不已，不好意思地摇头道：“我不敢呀，她打我怎么办？”

“你看你，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相爱。”程一丁道。

“对，你得鼓起勇气试一次，要么挨一耳光，要么她就是你的人，回报远远大于风险，值得一试啊。”邹喜男教唆着。

钱加多眼珠一转。哟，那是心动了。邹喜男和程一丁互相使着眼色，正要继续捉弄的当儿，门嘭的一声开了，娜日丽和向小园有点垂头丧气地进来了。只见娜日丽大马金刀地一坐，两腿往桌上一搭，那剽悍的样子早把心怀鬼胎的钱加多吓得绮念顿消，赶紧殷勤上前问怎么了。不问还好，一问火就上来了，娜日丽说道：“这什么线索啊，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就是个变相色骗，就这，定性都难。”

“现在有点乱，牵涉的人太多，怕是连刘灿自己也说不清楚。首先我们得搞清思路，刘灿这种通过色骗非法攫取利益的嫌疑人，是否和五亿诈骗的嫌疑人有直接关联？”向小园思忖着。看来审讯不利。

大家刚一愣神，这次反倒是钱加多反应最快，一拍胸脯，说：“问我呀。”

“去，一边去，别添乱。”娜日丽呵斥道。

“你等着，让你刮目相看。”钱加多二话不说就出去了。

正不知这货出什么幺蛾子的时候，又听钱加多嚷道：“快来，借你脑袋瓜一用，都是你惹出来的事啊，不能管抓不管埋。”

咦，可把这事忘了，十方不就在呢吗？一听这声音，众人一齐离座，开门的，拽人的，后面推的，把有点不情愿的斗十方给弄进办公室了。斗十方被同事摁着坐下，向小园已经倒好一杯水放到他面前。斗十方笑笑道：“难在哪儿？”

“捅到马蜂窝了，你说难在哪儿？”向小园示意着中心停着的各色豪车，哭笑不得地说道，“一少半装死，联系不上，一多半坚称是谈情说爱，正常经济往来，刘灿也就吃定即便把所有人找来，怕是大部分根本不敢认这个事，现在扛着呢，说情电话快把我手机打爆了，主任干脆躲起来了。”

“所以，难的不是案情，而是围绕案情出现的各种干扰。你的思维一旦被影响，方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斗十方说道。

“你分析我没意思，帮我们分析下嫌疑人。”向小园笑着说。

众人催促下，斗十方略一思忖，道：“把所有的干扰砍掉，直奔主题，第一，诈骗嫌疑人既然说出了于中诚、杨文河、刘灿三个名字，那对方肯定知道这三人的黑事，而且这黑事同时可能威慑到廉三旺，对吧？”

“对！”众人点头。

“问题也在这儿。别说境外的人，即便是本地人，甚至我们警察，想知道这些人的黑事，也有点难度吧？”斗十方问。

也对呀！众人眉头皱起来了，娜日丽问道：“他们有专业跟踪队伍啊。”

“所以这就自相矛盾了。刘灿也被跟踪了？她干黑事干这么大结果被人黑了，那又是谁？”斗十方瞬间把娜日丽问住了，他没有解答这个问题，继续说道，“第二，刘灿和廉三旺之间见不得光的交易，非赌即嫖，没啥好事，这么隐秘的事也被第三方知道，那症结又何在？”

又打结了，斗十方继续问道：“第三个条件是，能近距离接触到廉三旺，他的手机变成砖头块肯定是在某个地方被人动手脚了，要做到这种程度，起码得有点信任吧，总不能一次邂逅就解决问题了吧？况且这种大户，除非熟悉，不太会随便找女人或者酒友。”

三个条件把众人难为了一会儿，似乎很简单，可又太绕。程一丁想了想，问道：“你这说来说去，还是刘灿有问题，难道不会是刘灿故意把自己牵涉进去？”

“那就更不对了，捞了一大笔，谁还会傻守在原地。对她而言，出境改国籍都有渠道，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今天还被抄了这么多黑料，光是个侵犯公民隐私就够她喝一壶的了，图什么呢？总不能跟缺心眼的多多一样就为了理想，家财万贯非要当个辅警吧？”斗十方笑道，钱加多自己也乐了，补充道：“不光得为理想，还有爱情。”

“再插嘴我抽你啊！”娜日丽面红耳赤地呵斥道，不骂他还好，一骂大伙都乐了，向小园赶紧摆手道：“别岔话题，你的意思是，不是刘灿？”

“对，不是，但也是。”斗十方说道，给了个相悖的结论。

众人正愕然间，钱加多一竖中指，道：“装是吧！”

几人同事笑个不停，斗十方也笑着解释道：“你们善于正向思维，我善于反向思维。当骗子的第一步是要敢于异想天开，第二步是找到一条最佳的途径让这个想法落到实处。每一个境外的电诈团伙，除了头目和赃款在境外，剩下的步骤其实都在境内，假如这个团伙头目是我，而我和诈骗选择的目标素不相识，那怎么样迅速而又准确地切入他的生活中呢？”

“这不是查案，这是作案。”邹喜男道。

“但要推衍出来，就是办案了。”娜日丽道。

斗十方提醒道：“得迅速而准确，什么是最佳的手法？”

“这个……我好像……”向小园似有所悟。她看向斗十方时，斗十方微笑着，像在给她提示，停顿片刻后，斗十方笑道：“有现成的，为啥非要费劲呢？都费劲想办法，那黑色产业链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对呀。”向小园拍案而起，恍然大悟道，“针对高净值人群做这个信息搜集肯定不是中州独有的，假如每地或者大部分地区都有，万一他们之间有联系或者有共享，那就简单了，诈骗团伙完全可以花费很小的代价切入这个领域，毕竟选择一个目标下功夫，要比无差别地选择成功概率大得多。”

“你的意思是，刘灿做商务刺探的时候无意中成了诈骗的帮凶？”邹喜男道。

“无意，肯定也不无辜。”娜日丽道。

“曾经我和沈燕团伙中的一个人讨论过，讨论的是电诈被大规模打击之后会消失还是升级。我们一致认为，只会升级，不会消失，日新月异的技术在不断改变犯罪手段，只有一样不会改变——思维……它是犯罪者的利器，执法者的武器，终极对决往往都在思维上。”斗十方说道。

众人沉默了，似乎觉得斗十方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却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愣神间，门外响起了掌声。门开时，俞骏、周修文踱步而入，两个人笑眯眯地看着众人。俞骏说道：“继续啊。”

“我说完了。”斗十方道。

“不，向组，娜娜，问计都问完了，继续啊，猫腻十有八九就在刘灿身上，可能她自己都不清楚，但能掌握这些情况的人，加上她没几个，我们离真相不远了。”俞骏说道。

向小园应了声，叫上娜日丽一起匆匆离开。剩下几位看看主任，看看斗十方。此时的气氛有点奇怪。俞骏饶有兴致地坐到了斗十方对面，默默地竖起了一根大拇指说：“高手！这趟回来我都不敢认你了。”

“有话直说，你只能夸奖一句，后面挖着坑呢。”斗十方察觉到俞骏的表情并不那么真诚。

俞骏一笑，说：“这都被你猜到，服了。长南市巫茜组的追踪也有了突破，恢复出了第一张嫌疑人照片。这次手法更高明，他们是在车辆上加装了VIOP语音网关，搞了个流动基站。”

“出谜题。”斗十方说道。

“谜题是，你猜这个嫌疑人是谁……猜着大致方向就算你赢。我认可你有关思维的论调，尽管我觉得像吹牛。”俞骏笑着道，像是在故意为难斗十方。

确实是故意。这种信息可能只有作为组长的俞骏能接触到，而且要猜一个千难万难恢复出来的肖像是谁，那不是难为人，是坑人。

“熟人，或者我们都认识的人，否则这个谜题你让我猜就没有意义。”斗十方道。

俞骏眼睛睁大一圈，微微一怔，问：“还有呢？”

“和八大骗相关的人，甚至以前案子里出现过的没归案的嫌疑人。”斗十方又道。

俞骏手抚着脸颊，没有表情，在等下文。

“具体我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一个小角色。你的表情如此轻松，那是预判有谱了。我想想，最熟悉的莫过傻雕这帮人，但已经进去七七八八了，不会是傻雕本人。他是负责补缺的，名傻人可不傻，杵在那个找死的位置上，肯定是个替死鬼……认识的替死鬼里，我知道是谁了。”斗十方灿烂地笑了。

“谁呀？”钱加多一摸脑袋。众人和他一样都愣着，没明白过来。

“登阳那位？”斗十方突然说道。俞骏一怔。斗十方顺杆上来了：“金叶公司那位傀儡总经理，没有比那位更专业的替死鬼了。”

“就那个沈什么？”邹喜男道，一下子想不起来，都过去一年多了，那个替死鬼一直挂在追逃名单上，还真想象不出，这货是怎么玩得越来越大的。程一丁找着旧案信息：张建，今年32岁，曾化名沈凯

达、陈军、高岩、王云冈等，涉嫌货到付款诈骗案被通缉。几人围看着信息，程一丁感慨道：“除恶务尽确实是有道理的，除不尽很快就会滋长起来。”

钱加多看了看，他倒想不起这个人来，好奇地问俞骏道：“主任，猜得对吗？你说话呀。”

“对，但不能算赢了，这家伙是看着我的脸猜的。”俞骏笑了，拿出手机，上面恢复的照片和邹喜男手里的通缉照片放到一起，正是此次五亿诈骗案千辛万苦找到的第一个嫌疑人：沈凯达，或者叫张建什么的。这个被警方都忽略的替死鬼，终于完成蜕变，干出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时消息是，巫茜一行已经顺着监控轨迹追上去了。

“有件事要宣布下。”俞骏清清嗓子道。几人以为要布置任务，兴奋了，钱加多赶紧提醒道：“别漏了我啊，我跟娜娜一组。”

“别猴急，其他事……和十方有关。现在组织上来人要对十方的情况做一个详细调查，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问问个人情况，包括原单位同事，原上学期间的老师、同学都可能访到，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咱们，都在内，地点在市局政治处，通知到谁，谁就去接受一下访谈。这位就是负责本次调查的周修文周警官。提前打个预防针啊，正确对待，如实说明……就这事，各忙各的吧。”俞骏说。

他径自起身先走了，那几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都不善地看向周修文，一个挨一个直接走了，情绪很明显，听关门声响就听得出来。周修文有点尴尬正待要走时，回头和斗十方说了句：“你的群众基础不错，我预感到这会是个尴尬的调查。”

“理论上，你不能和我接触，这会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公正与否。”斗十方道，平静地看着周修文，然后又问，“你尴尬的不是刚

才，而是刚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吧？”

“呵呵，什么都瞒不过你这双眼睛。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周修文看着斗十方，欣赏，却又惋惜。

“以前吧，我羞于承认有这么一个江湖骗子出身的父亲，现在，我有点为他自豪。”斗十方缓缓起身，微笑道，那笑容坦荡得一点也不像作假。

“因为他成就了现在的你？”周修文好奇地问。

“不，因为他为了当一个父亲，放弃了所有的成就，世间少了一个骗枭，多了一个父亲。如果非在职业和良心之间选择，我不可能昧着良心选择前者。”斗十方轻轻踱步，走到门口时，回头看着周修文，笑笑道，“我会离开一段时间，免得我们过于尴尬。”

门轻轻地掩上了，周修文在原地愣了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穷追不舍，且慢一步

一辆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路线走得歪歪扭扭，一面是陡峭的斜坡，长满了灌木，而另一面是看得见顶的山峦，间或还能见到儿臂粗的蛇懒洋洋地从路中间穿过，后座上没见过这架势的乘客头皮一阵发麻，吓得喊都喊不出来。

偷渡，这就是传说中的偷渡，半夜起程，边境接人，走的尽是老林子里仅容一人的羊肠小路。整整走了一上午还看不到村寨，唯一令人心安的一点是走出国境线，就不用再担心那些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

中国警察。不过在这里有了新的担忧，不单是这未开化的地方有野兽出没，而是这里总能遇到背着长枪的。偷渡客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生怕那些枪口下一时间就对准自己。

据说在这儿杀个人跟玩一样。

相比对未知死亡的恐惧，他倒更恐惧监狱里漫长的日子。当前路和背后都只剩下恐惧，一个人能迸发出多大潜力可能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比如他愣是在遍地监控的长南市完成了没人敢去尝试的流动基站；完成后又愣是穿越上千公里走到了这里，把老板都吓了一跳。

摩托又颠了一下，驾车的司机说了句生硬的汉语，他听懂了——快到了。回过神来的他抬头远眺，看到了路势渐缓的地带，山水相连的远处，有一辆越野车停着。又驶了十几分钟光景，他终于看清了，是约定好的车辆。

车停下时，车门洞开，从车里下来一个獐头鼠目的熟人。这个已经以毛骗身份登上通缉令的人物是他老板，王雕。

下了车的王雕看了眼风尘仆仆的手下，不由得想起一年多前他从中州黑户聚集地找到这个沈凯达的情形。那时候，那个懦弱胆怯，都不敢直视他人的沈凯达现在两眼凶光外露，络腮胡茬儿配上消瘦的长脸，活脱脱的一副吓人匪相。

“雕哥，我回来了。”沈凯达说道，不像以前那么卑微地点了点头。

“牛，真牛。”王雕赞道，握拳捶捶他的胸脯，那嘉许可是实打实的。

车里的人摇下了后座车窗，露出来一张肥脸。沈凯达看着眼生，不认识，不过他知道应该是上位了，最起码赢得了和上面老板见面的机会，这就是证明。那位老板跟摩托车手打了个招呼，甩了一摞钱，那车手千恩万谢地走了，然后他招手示意两个人上车。

“后面是石叔，咱们老板。”王雕坐到了驾驶位上。

沈凯达赶紧回头应了声，看清是个像弥勒佛的胖子，操的一口熟悉的中州口音。胖子用肥手摸了把他脑袋，笑道：“不错，出来就是天堂了，有你享受的……我们都是逃出来的，过程不比你这回简单。路上遇上啥事没有？”

“没有，没有。我按雕哥吩咐，尽量找黑车或者自己骑摩托车走二级路，除了到边境等了几天，啥事都没遇上。”沈凯达道。他们是两个人同去的长南市，另一个根本没露面，所以也不存在危险，他估计那人早溜回来了。

“呵呵，不简单，小人物干大事啊，哈哈。雕啊，他就跟着你啊，吃管好，钱管足，女人管够……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再过段时间，有出来的兄弟都招来，咱们也在这儿树个牌子，搞个大公司。”肥老板笑道。

这人赫然就是从荆汉逃走的石金山。一想起荆汉那次的险象环生，王雕就心有余悸，他说道：“石叔，荆汉这档子事都轻不了，我估摸着轻的都得五六年，大部分都联系不上了，估计都被端了……胡姨他们也不知道咋样。”

“那个老狐狸精你还真别操心，她道行可比咱们深得多，能逮着她的人还没生出来呢，等安全了她就冒出来了。我都认识她二十多年

了，连她窝在哪儿都不知道，每次都是她找我，我根本找不到她。”石金山说道。

“那杜叔也没消息啊？”王雕道。

这却是个心结，石金山撇了半天嘴，道：“自求多福吧，这行谁也帮不了谁，就现在咱们也是寄人篱下，都长点心啊。”

王雕“嗯”了声，驾车前行。沈凯达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下意识地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立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说话间，电话铃声响起，后座的石金山嘟囔着是不是出事了，接起后听筒里响起了中州乡音：“石总，可能出事了。”

“啥情况？”

“刘灿那娘儿们昨天中午被带走了，公司被端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这不担心吗？咱屁股不是不干净吗？”

“没事，别自己吓唬自己。刘灿那娘儿们净盯男人裤裆掏钱，那迟早得出事，谁稀罕啊！”

“不是石总，我可听说老廉的事了啊，被人弄走好几个亿啊，不会是你干的吧？我知道的还就你那大侄刨这些金主的消息上心。”

“关我屁事，我有那本事早就上天了……你给我细细说说，到底咋回来？哪个老廉？”

王雕把车缓缓停下，回头看到石金山俱是戏谑的表情。这光景可把沈凯达吓住了，几个亿？莫非就是此次在长南市干的事？即便再神经大条，他心里也紧张了。他收回了目光，又坐正身子，大气都不敢出，听着这个来自内地的电话……

中州市，江山路绿城苑小区。

一部手机从车窗里飞出来，被准确地扔进了垃圾桶，车子随即启动，倒出了车位，出了门禁。在即将出小区时，四面八方毫无征兆地警笛大作，斜刺里冲出来两辆警车堵住了去路，埋伏在值班室的几位便衣冲到了车前，喝令车里人下车。稍一迟疑，那便衣就掏出手枪拉枪栓，吓得司机赶紧开车门。下一刻，他就被人揪出来，靠车身摁住，戴上了铐子。

持枪的是邹喜男。他收回了手枪，打量着这位刘灿交代的嫌疑人。还真是漏掉了，之前监控里就见过这个秃顶男出现在了名流商务旅行公司，没承想这才是个大害，铐人的是程一丁，他顺便搜了身。这货身上有四五部手机和一摞手机卡，后备厢里是已经打包好的行李。不一会儿，又有警员从小区里奔出来，手中塑料袋里装的正是嫌疑人刚扔掉的手机。本来还心存幻想的嫌疑人看这架势，瞬间耷拉下了脑袋。

留下一部分人处理现场，邹喜男押着嫌疑人上了警车。已经在车里等候良久的俞骏打量着这位年届四旬、秃顶油腻的嫌疑人，慢慢地摇上车窗，直接问道："曹乙勇是吧？"

"是。"

"知道为什么事抓你吗？"

"不知道……不，知道。"

“那说说……你在安保公司干过好几年，和公安打交道的次数也不少，就别挤牙膏了，咱们都省点时间。”

“……那个，就是……非法获取信息吧……”

“哎，看，还是懂法的好打交道。”

俞骏叼上了一支烟，示意车往回开。他边抽边说道：“监控你有段时间了，你要不走，我们还准备等等。你这个小团伙四五个狗仔一会儿就见面了，这法子想得不错啊，专门盯有钱人，然后卖信息给刘灿，让她给这些大爷速配美女，一单赚多少钱啊？”

“没……没多少，几千块。”

“那你吃亏了，那些娘儿们没一个省油的灯，光刘灿提成都上千万了，你说你才几千，太可怜了啊……咦，不对呀，你这一单挣几千块，得刺探多少人的信息才能买得起这辆A6啊！”

嗯，被问住了，邹喜男暗笑。主任从来不参与正式审讯，不过他问话比审讯厉害，处处是坑，鲜有不被他埋坑里的。

嫌疑人曹乙勇愣了下，吞吞吐吐没说全乎，可能精神还处在高度紧张中。

“你刚才扔了部手机，再编个瞎话我听听，打给谁的？”

“石……石老板。”

“姓石名老板？”

“不不，石金山。”

这句可把俞骏吓得倒吸凉气。邹喜男明显哆嗦了一下。石金山早就上了红色通缉令，敢情身边这家伙还根本不知情。

俞骏咬咬下唇，定定心神，继续问道："很陌生啊，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行不问人家的，不合规矩。"曹乙勇道。

"我理解，出于保密考虑。但也不对呀，既然保密，你这儿正溜呢，给人家打什么电话？咋，这事他有参与？"

"没有，没有。"

"呵呵，想好再说啊。你们这路人，消息极其灵通，出什么事、为什么事来的，你心里应该有谱，就刘灿那点烂事，还不至于我们大动干戈。需要我提示吗？"

俞骏阴恻恻地笑着，那笑比呵斥还有魔力似的，曹乙勇紧张得眼皮直跳。他喃喃说道："我和他真没什么关系，就是他介绍的人，我觉得有问题，几个月前那人花钱把我手里的消息全买下了，而且让我们想办法搞更详细的。"

"后来呢，搞了没有？"

"联系不上人了，没搞。"

"不对，联系不上人了，你紧张什么？你这定力，不至于被刘灿和手下姑娘闹翻的事吓住吧？"

"这……"

确实是吓住了，但肯定不是那些男女烂事。俞骏又一次回头饶有兴趣地看着曹乙勇，似笑非笑。曹乙勇憋不住了，自证道："我干脆

点，到这份儿上也瞒不住了。没错，我们是吃这碗饭的，可我们没有骗几亿的本事和胆量啊。给介绍人的那些信息里有廉老板的情况，这不前几天听说他经营的煤销公司被人骗走几个亿，我寻思着可能坏事了。”

“石金山介绍给你的人，也就是买了你信息的人，是谁？”

“也是商务公司的，叫大成商务公司，石老板的侄子，叫……”

曹乙勇在想着名字。他没注意到，俞骏和邹喜男已经惊得瞪眼了。依此人所言，那岂不是说得到信息的是陈策，也就是那个“逆风”？可这人已经在监狱里几个月了。等待的工夫，俞骏翻着手机，随意挑出几个人的照片亮在曹乙勇面前问道：“挑挑有没有向你买出售信息的人。”

曹乙勇一张一张翻着，到了陈策喊道：“就是他，我想起来了，姓陈，叫陈策，石老板的亲戚。”

问话到此中止，俞骏叫停了车，下车在街头拨通了周修文的电话……

将近一个小时后，尚在荆汉负责专案的人员接到该信息。被关押的陈策，或者叫秦江寒，被带到了审讯室。他有点烦躁地看着警员，眼里都是厌恶。

警员还没开口，他倒先说上了：“大中午的我饭刚吃一半，又有什么事啊？我不是交代清楚了吗？你们抓不着胡会计也不能老逼我啊，我真不知道她在哪儿，一般有事都是网上留信息，方式我告诉你们了。”

警员面无表情地盯了他片刻，直接道：“其他事。曹乙勇认识吗？”

“曹什么勇？不认识。”秦江寒摇头。

“再想想，中州，你经营大成商务公司的时候。”警员问。

秦江寒眼神一闪，“哦”了一声，恍然大悟道：“我想起来了，曹秃子……哦，出大事了，呵呵。”

骗子的思维要远胜于普通人，可能给他一点提示他就能猜到出了什么事。这让秦江寒很得意，仿佛他不是戴着手铐的嫌疑人，而是那位站在上帝视角的黑客。他奇怪地看着警员，脸上泛着病态的喜悦。然后不知为何，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嫌疑人的精神没几个正常的，警员已经司空见惯。只等这位笑得浑身直抖，笑到眼里出泪，笑得有点乏了。安生了，审问的警员才谨慎地说道：“秦江寒，政策我就不重复了，你的脑子转得很快，但我还是要提醒一句，案子终究会查清楚的，到时候再把你提回来，这样的场景还得重复很多次。”

这是隐晦地给了秦江寒一个选择，毕竟主动交代要比强掏出来的可信得多。不料警员猜错了，秦江寒一点儿也没犹豫，说：“别呀，改善一下本月伙食，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

“不能讲条件，我们给予你足够的尊重，但不能违反规定。”一个警员说道。

秦江寒笑道：“那就换个能破例的人来。你们没收了我几个亿，现在又要让我提供消息，以为我白痴啊？”

审问变味了，屡次较量过后，警员对每个嫌疑人的个性都有所了解，面前这位性格属于有点扭曲的，不能以常理度之。一个警员起身，在麦里小声汇报。片刻后，他坐回了座位，看着秦江寒说道：“可以，不过仅限于今天，而且要看你具体的表现是否值得优待。”

“呵呵，看来必须值得。先告诉我，被骗了多少？”秦江寒笑着问。

“是我们问你，还是你问我们啊？”警员严肃道。跟骗子打交道，难度太大，思路经常会被带偏。

这不，秦江寒严肃地看了两位警察一会儿，思忖道：“能惊动你们这儿，那肯定不少，得上亿了；你们既然查到曹秃子了，那离真相不远了。哎，对了，我换个问题，你告诉我谁查到曹秃子的，这个不简单啊。查到这儿，这事就没有秘密了，那肯定查到刘灿了，但刘灿并不知情啊……不会冤家路窄，又是那个死条子坏的事吧？”

“不许对警察这么称呼。”一个警员说。

“不不不，我对那个主谋的憎恨要远远大于对警察。你们应该知道了，是石胖子干的，他连我都卖了。沈燕都栽了，他还能溜了？我现在谁都不服，就佩服这个胖子。”秦江寒咬牙切齿，一脸狰狞，恶狠狠地说道，“我恨不得亲手炸死他。”

“哦，那看来我们有共同话题，说说呗，灶上开始给你准备晚餐了。”一个警员乘隙提醒。

秦江寒整理了下思维，两眼空洞地看看天花板，喃喃道：“……这个胖子是个奇人，骗了一辈子，基本没失过手，他以前有个外号叫‘老皮’，制假贩假，收赃销赃，搞集资，开美容院、健身房等，反正就是骗。我都想不出来有什么骗人的事他没干过……不过，他没赚到什么

钱，最起码没赚到大钱，原因我听老杜讲过，这个货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全沾，弄的那点钱还不够他糟蹋。我做大成商务公司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眼界太小，连普通人的几千块都不放过……现在想想，是我看错了啊，他是大小通吃，根本不怕噎住。”

“说正题，你们和曹乙勇，也就是曹秃子是怎么回事？”警员问。

“这事我还没来得及干，只是对未来的一种设想。”秦江寒认真说道。

设想？骗子还有未来？警员黑着脸，可也不敢打断这货的兴致。就听他继续说道：“我跟我干妈讨论过，后来也和石胖子聊过，就是这个生意……或者不叫生意，就是你们说的电信诈骗什么的，这个诈骗吧，眼摆着要被全面打击，面对条子……不对，警察的打击，有两种情况，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实现升级。”

“怎么升级？”警员问。

“原来无差别覆盖，现在是准确信息介入，精准覆盖。再升一级，那就是定制服务啊。这和星级酒店是一样的，如果能把每个城市净值千万、亿以上的人群划分出来，根据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去给他们定制相应的方式，不但成功率和回报无限提高，还可以缩小目标……怎么说呢？原来是撒大网捞小鱼，收成没保障；后来是精准撒网捞大鱼，收成大了，麻烦也多。升级之后呢，这就是一鱼一网，一网一鱼。当然，前提是这些鱼足够肥……”

这货谈兴上来了，生怕警员不相信似的介绍着：“我们介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人在做了，不过他们的方式太低端，找一群女人满足目标客户的下半身，通过这种方式让客户心甘情愿掏钱，这个再怎么算也多不了啊，而且我很反感这种皮肉生意……可你都想象不到，这

个皮肉生意都能做到全国联网。真的，给客人提供性服务真的有全国性的网络。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而且私密性做得非常好，客户随便到哪个一二线城市，只要联系上做这种商务援交的中介，他想要什么服务都有……后来我就想了，这岂不是现成的目标客户群？呵呵，不但有目标客户群，而且有现成的实施人员，那些狗仔很专业的，几乎能提供24小时的监视，只要给钱。”

“你从曹乙勇手里买了多少这种信息？”警员问。

“不多，几百条吧，十万块钱……您别把信息想得多么神秘，那些援交中介信息是共享的，你只要享受一回服务，在整个圈里都会标注你的手机号是超级VIP客户，稍有点技术常识的人监控下这些手机号，基本就把人家底摸清了，再说摸那些人的情况都不费什么劲，很少有不喜欢黄赌毒的，即便目标不喜欢，身边人也一样啊，没有不漏风的墙，总能找着很多破绽嘛……”

秦江寒得意地说道，倒像在给警察上反诈的课程了。那两位警员和单面玻璃墙后的专案组人员却是越听心越怵，要让这种骗枭在灰色领域里尽情发挥，一单案子就是几亿，真不知道后果会多么不堪设想……

视频里的秦江寒像犯病一样，已经明显地跑题了。他还在投入地叙述，或者比叙述更甚，就像宣讲。这个“定制诈骗服务”如果有PPT的话，那一定是精彩绝伦，几乎讲到了每一个细节。

中州公安局多功能会议厅里，几位要员观摩了此次远程侦讯，困扰大家多日的五亿诈骗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可谁都没有想到，竟然还是“金评彩挂、风马燕雀”的流毒遗祸。看到末节，陈颢元局长示意周修文关了视频，然后和与会人员说道：“没看头了，咱们定下方向。谢副厅，要不您给点指示？”

这话有玩笑的意思，两个人是平级。谢经纬一笑，摆摆手道：“办案的同志们辛苦了，我没什么指示，要有也是老生常谈——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他缉捕归案。此案的性质极其恶劣，影响也极坏，哪怕放任一点都可能导致泛滥……俞主任，说说你的想法。”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会议桌末尾的俞骏，目光里的艳羡着实不少。近两年反诈骗中心屡破大案，这起发生在异地的五亿诈骗案，原本以为是块难啃的骨头，谁也没料到这过了不到两周就有眉目了。

接到同事羡慕眼光的俞骏显得稍有点不自然。他难得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案子确实有点难，我也是硬着头皮上的，还好运气不错，撞到了这条线索。刚才我看了下协办信息，经过追踪，资金大部分汇集到了云贵两省，多数进了玉石矿经营账户。这种账户出入的金额一贯较大，正常情况下不会引起银行警觉。而且其中有很多公司的分部就开在境外，境内外资金流动频繁，我担心将来的追赃可能麻烦一点……另一个问题是，石金山漏网，十有八九是躲到了境外，而据秦江寒讲，他们针对高净值人群已经建了一个很大的信息数据库，这东西要是流到境外电诈分子的手中，后果我就不敢设想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追捕石金山要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他，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陈颢元局长说道：“修文啊，总局对这个漏网嫌疑人的安排是什么？”

“还没安排。”周修文讪讪道，“荆汉的假冒保险公司一案还在补充侦查，除了诈骗嫌疑人，还牵涉保险、银行、政府等大量从业人员，特别是这群诈骗分子把很多公职人员拉下了水，办案的警力已经增加三次，还是捉襟见肘。有关对石金山、胡会计的追捕，现在仅限于上了通缉令，知会各地警方，而那位胡会计，现在我们连她的背景资料都没有掌握，只知道她是秦江寒认的干妈，就连这个干儿子也不能确定她真名实姓叫什么。”

陈局长皱眉了。谢经纬提醒道:“干了一辈子诈骗，身份恐怕已换了无数次，最早的社会身份反而不可考，这不奇怪，他们同伙之间也是相互提防的……陈局啊，我有个想法，这拨骗子，该到一揽子解决的时候了。”

陈颢元局长默默地点点头，意味深长地看了周修文一眼，斟酌片刻才试探道:“修文，本案涉及中州、登阳、长南三地，还有荆汉专案组在处理关联事宜。从案件的走向看，估计抓捕方向在境外，你参与过境外办案，以你的经验看，本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

“如果能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位置，以目前掌握的犯罪事实，我们可以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通过所在国警务单位引渡或者移交，但这个过程会很麻烦，一方面我们的追踪出不了国境线，另一方面，在缅北一带盘踞着近十万电诈人员。如果嫌疑人混在那里，那难度就大了。”周修文道。

和所有的案情一样，新线索带出了新情况，新情况又会引出新问题。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和问题里，警方在寻找着一条能最大限度彰显正义、减少损失的最佳途径……

第三章 抽丝剥茧揭开身世

新案难解，旧缘难分

视线里出现距离董龙湾镇高速出口还有2公里的标志时，钱加多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眼副驾上的斗十方，他正在发呆。说不清是近乡情怯还是寻亲心切，这几天斗十方总是莫名发呆。后面坐着的张英正在看当时审问朱丰的视频，这是本次出行邀到的“客卿”。这位在追逃领域颇有建树的女警察不止一次追到了逃亡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嫌疑人，对各种反侦查隐匿身份的难题经验丰富。

很难想象这位人称张姐的功勋警察，整个一邻居大婶的模样，不但贪嘴爱吃零食，而且说话絮絮叨叨，经常来来回回自言自语，从十九岭村、西沟乡一直到董龙湾这儿，钱加多都快憋不住了。

“嘿，快到了……我说，你俩不能一个嘴不停，一个不吭声啊，先去哪儿？”

钱加多发问了。驶出高速后，他停下车来，点着手机找导航地图。斗十方缓缓摇下车窗，看着一马平川的视线里不远处的城镇，无法倾诉那种故乡就在眼前，而自己没有一点记忆的心情。

钱加多又说了：“别看了，你被拐走的时候顶多3岁多，那年代又没监控啥的，估计给根棒棒糖就被哄走了……哎！张姐，我就听说拐卖妇女严重，那年代拐小孩也很严重？”

"就现在也照样有的。但他这个是反的。"张英道。

"反的？"钱加多不解。

张英解释道："中原地带重男轻女严重，严格地讲，这里是输入地，而不是输出地。我查过档案，中原市警方二十多年来累计抓获的贩卖人口嫌疑人有423名，有八成是把人口卖到这儿，所以打拐里最重要的一项是解救被拐妇女和儿童……像十方这样被拐走的，在这里还真不多见。当地派出所里时间符合的报案只有一起，报案人李王梅说孙子走失，但可惜的是该报案人已经死亡，而且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当地派出所给我们反馈的消息是，董龙湾镇辖区四乡29个村，撤乡并镇时户口迁移比较频繁。这个李王梅不是镇上的人，而是距本镇17公里的二龙村的村民，孙子是在镇集市上走丢的，之后那老两口就一直在寻亲，直到去世……对了，她老伴叫王文革，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在李王梅去世前也走丢了。"

钱加多郁闷地看了斗十方一眼，不敢评价了。斗十方却像窥到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连你都无语，说明我这位悲剧的主角太令人伤感了吧？"

"别乱想，不一定是你呢。"钱加多说道。

"十有八九就是了，朱丰一眼就认出我很像他认识的一个熟人王育才，那个丢小孩的爷爷也姓王，没有这么巧。"斗十方道。

说到这里，张英倾身问道："我看了几遍视频记录，据朱丰讲，王育才是个大车司机，而朱丰其时是个修理厂的修理工，因为王育才经常送货到中州一带，他们才认识的，经常介绍配货、捎货能赚点小钱，这个应该没问题，符合二十多年前那种社会情况，但是……我直说了啊十方，你别介意。但是据他交代，他最早认识那位胡会计也是

因为王育才，因为那时候跟车的就是这位胡会计……之后，也就是丝绸诈骗案发前，来招募他的也是这位胡会计。这问题就来了，假设王育才和你有血缘关系，是你父亲，那这位现在在逃的重要嫌疑人胡会计，会不会和你父亲也有什么关系？”

“不会吧，那胡会计不是斗老爷子的相好吗？总不能……”钱加多眨巴着眼睛，下面的没敢说出来。

斗十方却是不介意地说道：“仓廪实而知礼节，穷疯了的人没必要用什么道德标准去衡量……走吧，先去趟派出所。”

“那儿不是没什么信息吗？”钱加多发牢骚道。

张英提醒道：“二龙村不用去，已经迁村了，可以去趟民政部门碰碰运气。”

“民政部门？”斗十方一下子没转过弯来，不过转念一想，又想通了，回头不悦地盯了张英一眼。张英笑道：“要真正认识一个嫌疑人，那你得知道她还没有嫌疑，还是普通人时的样子。但隔了这么久，恐怕找到旧识也描述不出她真正的样子了。”

“啥意思呀？”钱加多没明白。

“没啥意思，就是想找到这个胡会计的真身。”斗十方道。

后座的张英想说什么，又憋回去了。这恐怕是她最尴尬的一次寻访，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过……

边境，陇北市。

驶近龙川口岸联合检查楼的时候，陆虎驾车缓缓靠边停下。

副驾的巫茜摇下车窗举目四顾，阔叶绿树，花花绿绿不同民族服装的风情环绕着，在视线的远处就是国境线外了。自长南市沿着沈凯达留下的痕迹一路追踪，到此中断了，小组已经滞留陇北数日，每天都隔岸兴叹。

岸……就是不远处那个口岸，进出的人员熙熙攘攘，一岸之隔的另一方通向东南亚骗子的大本营，许多屡屡出现在反电诈公文里的地名，距离这里都不远。

“这里边境线上千公里，最早贩毒都是马帮和背货，偷渡都不叫个事，花几百块钱，骑上摩托就把你送过去了。”陆虎道。这是刚刚打探到的消息。这不是秘密，一岸之隔的地方是个混乱之地，毒品和枪支泛滥，在电信诈骗入驻那里逃避打击之前，那里一直就以毒品闻名于世。

“现在涨价了，偷渡价格已经飙升到1万元了，断卡行动收效还是很明显的。这里光被查封的止付公户就有三千多户，可惜隔着国境线啊，否则我们几个人就能把事办喽。”络卿相道。

“快算了吧。”巫茜看着景色，随意挖苦道，“你不知道跨境执法有多难，或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知会，或者向地方警察提供协作要求，即便没有官僚和黑幕，可能执行起来也得很长时间。现在电诈在当地都是以公司形式成立，受地方保护的。不客气地讲，可能比毒品收入还高……啧，你要说通过当地警方把人给抓回来，我真不敢期待。”

“那地儿乱啊，当兵的能把总统给抓了……咦？巫老师，当年跨境，咱们摧毁江前胜团伙是怎么干的，那不是有先例吗？”陆虎问。

巫茜眯着眼，忿意十足地看向陆虎，撇嘴斥道：“我要有资格知道那种保密级别的信息，还至于跟你们一起跑腿啊？”

“说不定这次就有资格了。”络卿相神秘猜测着，“这么长时间没消息，而且命令我们原地待命，说不定正酝酿大动作呢。我有种预感啊，越有大事，上面就越讳莫如深。”

“把你能的。”陆虎不屑地说了句，驾车，开始掉头。这时候，巫茜的电话响了，只等巫茜拿起“嗯”了几声就挂了。络卿相有点小激动地问：“啥消息，是不是有行动了？”

“呵，猜错了，再猜。”巫茜百无聊赖地回了句。

答案只有两种，又是继续待命。络卿相长哎一声，直接瘫躺在后座上。

处在一个角度是无法看到全局每个细节缓慢推进的。

此时，中州第一看守所内，邹喜男和程一丁也有点奇怪为什么把他们撤出了在办的案子，要来审一个长途解押归来的嫌疑人，而且是一个垂垂危矣的嫌疑人。

对，杜其安从长安被押解回中州了。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是坐救护车回来的，车上还专配了昂贵的呼吸机。这个尘肺病患者，医生都下病危通知书了，可奇怪的是他生命力相当顽强，已经超过了医生对他的判断。他此时正看着处理过的审讯视频，视频看完，程一丁手里又亮着斗本初年轻时候的照片。和朱丰不同的是，这个冲击对他不大，只是让他愣了下，而且表情舒展，都有点像豁然开朗的感觉，只不过很难读懂这种人的表情语言，毕竟是个骗子，交代了一年都没几句真话的骗子。

“说说吧，老杜，你这待遇我们都嫉妒了，好歹给点干货吧。”程一丁道。

杜其安如破风箱似的重重呼吸几声，像笑了声，然后声音空洞地道：“他都说了，基本就是实情。那凳子是我砸的，我和贾一文半夜把他抬走的，朱丰开车，然后我们在镇边把他扔河里了……”

更多细节交代出来了，和朱丰的口供可以相互印证。当天是杜其安和贾一文拎了两瓶酒到斗本初和胡会计姘居的房间，一起祝贺赃款到手，酒里溶了点老鼠药。那时候毕竟年轻，作案手段太低级，敬了一杯，两个人没喝，就被斗本初瞧出不对劲来了，然后杜其安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一凳子把人砸翻了，然后几个人慌乱地把斗本初拿蛇皮袋裹起来，扔进了河里。

交代了一番，杜其安奇也怪哉地看着两位审问的人。邹喜男问道：“不要避重就轻替人掩饰，说说那位胡会计，她真名叫什么？”

“朱丰都交代不出来，我怎么知道？”杜其安软软回道。

程一丁提醒道：“你俩走得最近，别以为我们还没掌握啊，看看这个。”

再亮出来的是对杜其安外调的资料，包括那一堆捐款的签名。杜其安看到此处，难得地有了点尴尬的表情，像羞赧。邹喜男问道：“我说老杜，你杀人灭口的事说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捐款的好事，反而让你有点难堪了？”

“我要说我良心不安，你们信吗？”杜其安道。

邹喜男扑哧一笑，问：“你有那玩意儿吗？”

“所以，我只能尴尬喽。”杜其安轻声道。可能到这份儿上除非证据确凿，否则他的话已经无法鉴别真伪，包括他自己都解释不清。

“那王育才认识吗？”程一丁突然来一句。这个猝不及防有效果了，杜其安的眉毛明显动了一下。程一丁笑了，提醒道：“你算个心理大师，应该知道瞒不住的。”

“呵呵，我分析到的是，我们老板（斗本初）没有死，对吗？”杜其安又一次岔开了话题。

“你问我呀？”邹喜男笑道。

“我在提醒你，该审的是他啊。如果他还没死，如果后面的事还是他做的，那他才当得上“金瘸子”这个名头，我们……离他差远了。”杜其安道。

程一丁和邹喜男愣了下。程一丁直接问：“说明白点，什么意思？”

“找到王育才这个名字，很快就找到真相了，我交代不交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您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杜其安很客气，看来斗本初是他的一个心结。

邹喜男却不客气地道：“不能。”

“你们的语气……和表情里对他似乎没有憎恶，这让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人……一个很像王育才，我还和人讲起过，你们的人……呵呵，不会贼窝里出官差了吧？呵呵，哈哈……”杜其安奇怪地笑了，而后剧烈地咳嗽。随行的医生赶紧给他挂上呼吸机，良久，他才缓过这口气。医生却示意结束审问。可杜其安一反常态，缓过气来就补充道：“报应啊，报应，这是最恶毒的一种……也只有他能干得出来。我一直称呼他叫金老板，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告诉我，他的姓氏是不是……斗？”

处在审问位置的邹喜男和程一丁愣了，面对这位不知道是惊恐还是悲伤的老骗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似乎对方已经知道真相，可什么样的真相，才能让这位死不悔改的老骗子如此动容呢?

复印机唰声闪过，张英推了钱加多一把，示意他出门和斗十方一起待着。斗十方的情绪有点乱。等这位追出去，张英拿起了复印纸看了眼，上面是结婚证的副本。

男方：王育才。女方：胡冰芳。

这个尘封的存档已经通过远程侦讯问过朱丰、席青山，两个人认出来，就是那位神秘的胡会计。而王育才则和斗十方太像了，两个人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即便没有科学鉴定，现在张英也能把这个碎片化的情节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脉络。

斗本初死里逃生，蓄意报复，他想出了最狠的一种，拐走了胡冰芳的儿子，而后试图把他培养成一个张口吃八方的骗子，不管将来让他们亲人成仇，还是失事入狱，都是最好的报复。只不过阴差阳错的是，他与仇人的儿子相处久了，以至于舐犊情深，放下了过往。那个儿子不但没有被他培养成骗子，反而误打误撞成了反骗的警察。

至于男主王育才，已经车祸身亡，按时间推算，是在丝绸诈骗案发十三个月前，张英甚至可以描摹出胡冰芳的犯罪动机：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遗孀能走的路无非是找份活扛着，或者找个男人依靠，她选择了前者，进城打工，可能在最拮据和窘迫的时候被斗本初拉了一把，既上了床，又上了路，一条通向诈骗的不归路，从作案后黑吃黑，对斗本初悍然下手能看得出，她虽然和斗本初姘居，却肯定没有任何感情。

“孽缘啊。”张英出神地轻叹了声。所有的犯罪剖到最后，可能都无可名状，恶之狰狞或者善之人性往往同生共长，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她心事重重地出了镇政府的民政部门办公室。门口的钱加多向她招手，她快步走上去。钱加多紧张地指指站在路边、看着河沟蹲着抽烟的斗十方，离沟很近。此情此景，连钱加多都有点担心下一刻斗十方会做傻事，毕竟这个打击搁他这种神经大条的都受不了，朝夕相处二十年的父亲是诈骗嫌疑人，谁承想辛辛苦苦找到的亲生母亲也可能是个诈骗嫌疑人，这让当反骗警察的儿子情何以堪？！

张英轻轻地踱了过去。等她站到斗十方身边时，斗十方头也不回地问道：“您不会认为我会跳下去吧？”

“不会，这儿不够高。”张英道，然后递给了他复印件，“还需要鉴定。”

“要是没有起码的判断和直觉，我们这警察当得就不太合格了。差不多就是真相了。我爸到去世都没有告诉我的真相，应该就是她了。他的心结可能不只我这个警察儿子，应该还有这位让他又恨又爱的女人。”斗十方拿着复印件，看着照片上梳着大辫的女人，恬静而美丽，符合他对母亲这个词曾经所有的憧憬。唯一不符的是，相见没有欢喜，会是悲剧。

“谁都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可有权利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张英道。

斗十方抬头，看了眼慈祥的眼里透着鼓励的前辈，他折起复印件，笑了笑，无语起身。

“别嫌我话多啊，即便我无法感同身受也觉得很难堪，所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身处事中的你。我只是提醒你，你的职业是警察。”张英在背后追着，絮絮叨叨地说道。

“然后呢？”斗十方问。

“或者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或者会风言冷语，以讹传讹；更或者会让同事、上级避之犹恐不及，因为这个职业会让你承受一份多出来的压力……所以……”张英话音越来越轻。

斗十方直接打断了：“所以回避是吗？这和你刚说的是相悖的，你都说了，谁都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回避？而且，找到她的线索已经出来了。”

“有吗？什么线索可以找到她？”张英奇怪地问，这一点她还没有考虑。

“那条线索是……”斗十方驻足想了想，很肯定地道，“她一定在找我……这二十几年她一定一直在找我，一定留下了足够多的线索。”

言罢，他径直走向车辆。张英一愣，被这个反应惊住了。确实如此，假如一直在寻亲的话，那肯定留下了无数可供溯源的痕迹，只是……她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似乎斗十方的心智并未受到此事的影响，如果遇到这事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她都能理解，现在斗十方的冷静判断她反而接受不了，毕竟大义灭亲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词，哪怕是失散多年的亲人，哪怕亲人并不是一个好人。如果一方连哪怕一点感觉和触动都没有，那就让她这位老警察都有点怀疑人性了。

返程时，张英意外地沉默了，回中州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几乎一言未发……

前世今生，一语道尽

这张复印件很快形成电子档案，浏览权限设置到了五级，和一些银行劫案、连环杀人的罪案级别等同。最后一个现身的八大骗成员。也是迄今为止对她的行踪几乎没有任何掌握的嫌疑人，即便在她的同伙朱丰、杜其安眼中，她也像谜一样解释寥寥。

可谜底，竟然是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女人，来自一个小城镇的女人。

会议室里透着诡异的气氛，那张复印件简直像把斗十方和嫌疑人P在一起的恶作剧一样，看得同事们张口结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噤声不言。俞主任不在，向小园负责这次会议。她看着坐在会议桌末尾显得有点离群的斗十方，又看看复印件上差不多和斗十方一个样子的照片，几次开口，又欲言又止。就连最喜欢多个嘴的钱加多今天也学会沉默是金了，搁座位上无聊地挨个儿瞅着，看样子是不准备说话了。

“从开始接手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半了，八大骗的谜底，揭开了……既然没人说话，那我来讲这个故事，有兴趣听吗？”斗十方开口了。众人的目光投向了他。

他起身，拉过案件板，在上面工整地写了“风马燕雀、金评彩挂”八个字，手点着道：“本行有偈云‘金评彩挂是四家，风马燕雀不分家’。它的意思是，明四门‘金评彩挂’他们是各顾各讨生活，一般不用结伙；而暗四门‘风马燕雀’干的都是些不上台面的活儿，所以他们经常结伙，比如‘仙人跳’，比如骗赌的‘拉黑牛’，比如抓奖的‘宰肥羊’，

等等，都是。在此，我要向大家道歉，特别向主任和组长道个歉，在去年你们极力邀我进入反诈骗中心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抗拒的。抗拒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一直就知道，我的父亲前身并不光彩，因为这个不光彩的出身导致我在登阳市公安局入职政审迟迟未过。”

向小园的回忆飞快流转，此时心思洞明，一下子忆起了每每提到“金瘸子”，斗十方都有的反常表现。她沉声问道：“你也一直知道，你父亲就是‘金瘸子’？”

“这恰恰又是我加入反诈骗中心的原因。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绰号代表着什么，可我从小看到的是背负着这个绰号的人，带着他的儿子走乡串镇，饥一顿，饱一顿，虽然总干些没德没品没出息的骗钱活计，可那是为了生存。我知道他对此并没有负疚之感，之后他回到了老家，干上了活儿多工资少，人还不自由的勤工，生活并没有什么改观，我眼见着他渐渐老去，到去世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突然有一天，躺在这里的档案告诉我，金瘸子如何负案累累，十恶不赦，那我能信吗？所以我就来了。”斗十方道，回身，在“金”字一侧，写上了“斗本初”的名字，继续道，“但我没有想到，那些冒他大名的人不过是他的拥趸，更没有想到，他不声不响不出江湖二十年，也是因为身上背着大案。”

斗十方深深舒了口气，像是平复着情绪。众人大气都不敢出，渐渐被这个故事带入了：

“……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即便销声匿迹二十年，他仍然是主角。时间回到丝绸诈骗案的前一年多，斗本初在中州物色各地来此打工人员，‘金’字一门是靠铁口断金算卦看相赚钱的。他有那个本事，但还没有那个卖相，一般情况下是到年龄更大一点才靠这个吃饭，而且他很有野心，一直在趁年轻多捞点，在中州置房买地，但那时候已经是江湖之流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随着民智渐开，‘金评彩

挂’那一套已经不怎么吃香了，所以他要招募人员，去干大事……第一个人就进来了，杜其安。”

他在“风”字上，标上了杜其安，娜日丽提出异议：“为什么是杜其安？案情里并未见说明。”

“因为他不贪，有点义气，最起码从他收养工友儿子这事看，我想，这肯定会成为斗本初招募他的理由。至于招募过程也很简单，那些穷疯了的人只要给他指明财路，他们一定不顾一切疯狂地扑上去。”斗十方道。

看看众人，没人异议，斗十方继续道：“第二个肯定是胡冰芳。她和杜其安是老乡，其时丧夫未久，虽然当时情况已不可考，但我想无非也是这样，因为一文不名被斗本初带上了这条路。再之后，应该是胡冰芳又拉上了朱丰。至于后来移居荆汉市的贾一文，应该是我父亲的旧识。傻雕曾说过，他一个师叔是彩力子出身，那贾一文应该对应这个‘彩’字……这几个人在一起肯定把各种骗术花样玩了个遍，火车站的抽奖‘宰肥羊’、骗赌的‘拉黑牛’、摆残局的‘挖坑’、色骗的‘仙人跳’等等，欲望的闸门一打开恐怕就不容易合拢，钱这玩意儿像海水，会越喝越渴，作案肯定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有一天，他们策划起了丝绸诈骗。

“从目前掌握的案情看，出面联系业务，建立联络的应该是斗本初，他是个见人说人话的高手，通过几次交易和对方建立信任，然后在最关键的一次设局，利用当时信息交互不灵的条件，自己装修了一间银行分理处佯装汇款，完成诈骗一车丝绸的目的……这起案子里，胡冰芳、贾一文、杜其安他们扮演银行工作人员的角色，朱丰已经交代他是司机的角色，另一个，石金山，明面扮演老板，实则是个销赃的角色……这就是这个团伙最初的雏形。

“再往下分两条线，他们销赃，聚在江南省一个朱桥镇的小地方分赃。团伙头目斗本初得意忘形之下，根本没有发现同伙已起异心。过程并不繁复，几人合伙做了斗本初，然后分了赃分道扬镳。可能当时他们想着这一笔钱就足够了，但现实是根本不够，永远不会满足，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一旦释放出魔鬼，那就不可能再有天使的位置，除了在诈骗的路上渐行渐远，没有第二种结果……旧时所谓八大骗门人对自己的归宿早有定论，要么不得好活，要么不得好死。

“但是好活往往让人忽视可能不得好死的结局。胡冰芳和杜其安是同乡，贾一文和朱丰又成了他们的熟人，用不了多久肯定欲求不满，而跟着斗本初这个江湖人所学的骗子伎俩又给了他们足够施展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百艺傍身，吃喝不愁。之后中州痞子青狗、老骗、周扒皮之流，估计被他们收罗的没少干坏事，杜其安也渐渐闯出了一个‘风’头的大名。到这个时候注意一下，其实所谓‘金评彩挂、风马燕雀’全是子虚乌有，除了斗本初一人，其他人算不上有真正的传承。在那个时候，所谓传承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但这群骗子呢，为了师出有名，为了蛊惑那些财迷心窍的人加入，所以就借用了这个名头。至于他们和‘风马燕雀’行事风格的暗合可以忽略。其实天下骗术如出一辙，往根上讲都是看准人性的善良、同情、友爱，或者负面的疏忽、贪婪、好奇等下手，从古到今没有什么差别。”

顿了顿，看到同事都入神地听着，斗十方捋捋思路，继续道：

“但这个团伙还是有点差别的，如果躲过丝绸诈骗案的追捕是因为运气的话，可之后就不是了。从秦江寒被捕后的交代里可以看出，杜其安、胡冰芳和徐则臣是旧识，而且秦江寒因计算机犯罪判处缓刑时，是胡冰芳主动接纳了他，并且给了他更大施展空间，而且还认他当了干儿子……在这二十年的某个节点上，胡冰芳和杜其安应该有意

或者无意认识了徐则臣。这个靠‘私服’起家的黑客把更新的思维带给了这些传统骗子，而传统的骗术一经和现代的网络技术相融合，很快发生了裂变，这就是我看到的。八大骗的传说借助网络复活，诈骗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个火车站波及一市、几市，甚至跨省。诈骗的针对性也越来越精准，从最初的无差别电话骚扰到定点、定人邮寄，从低级的刷单解绑，到现在私人定制的隐私恐吓；从几百、几千到几十万元，到现在动辄上亿的案值金额，人性的贪婪一失控，比洪水猛兽还可怕。每每看到这些，作为警察，我心里总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几个人就犯这么多这么大的案，全国还有多少？几万、几十万这样的人？”

斗十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都黯然叹了口气，那种无力感对于警察是种折磨，甚至几近于耻辱，可又能如何？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斗十方只是把“挂”字的解释对应到了徐则臣、秦江寒的名字上，然后又在“雀”字上对应了“王雕”的名字。写完这些，他正身看着这些名字，道：“和别的诈骗团伙无甚差别，一群跳梁小丑而已。如果说非要有差别的话，那应该是他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领路人。这是第二条线，关于斗本初的。”

“明四暗四八大门，有三字真义，它教导入门之人就是要具有善、义、信的品质，其旨在但求糊口之资，莫做敛财害人之举，所以旧时那些走江湖之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算命卜卦的，给钱不嫌少，没钱一顿饭也罢；摆摊卖药的，药不医病，但也绝不害人；‘彩’门玩的和现在的魔术表演差不多，就是挣个辛苦钱……即便暗四门手脚不干净，也是非常有底线的。

“但不幸的是，这个团伙里不管是真传人还是假传人，都突破底线了。斗本初为财设局，破了这个传承的禁忌；杜其安、胡冰芳一行为赃灭口，可惜没灭干净，斗本初死里逃生，就有了后来的故事。他和

胡冰芳肯定有过那种亲密关系，以他的本事，肯定不难找到胡冰芳的出处，可能胡冰芳也没有想到她面临的是什么报复。斗本初逃生后不久，到了胡冰芳的老家，拐走了胡冰芳和前夫所生的孩子……从那时候起，他就日夜思虑，要把这个小孩培养成张口吃八方的奇骗，将来继承他的衣钵。不管这个小孩将来不得好活还是不得好死，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快意，哪怕胡冰芳有一天找上门来，面对的可能也是两败俱伤的至亲之间的报复……这个事很恶毒，但相对那些同伙对他干的事，我觉得倒也能理解。只可惜的是，那个小孩没有成长为骗子，成了一个反骗的警察……呵呵，这就是全部的故事，尽管后半段是猜测，但我想，应该和真相差不多了。”

斗十方慢慢地坐下，表情若有所思。他看着与会的同事，好像试图从同事的目光中找到他们的情绪，似乎那是他在乎的东西。可他没有找到，只有善意的同情或者怜悯，并不让人反感的那种。

“然后呢？在组织上还没有给出定论之前，你自己先把自己钉到嫌疑人家属字眼上？”向小园不悦地问道。娜日丽一拍桌子道：“没凭没据，你自己就盖棺论定，你以为你是DNA检验机呀？”

邹喜男和程一丁一笑，大邹附议道：“故事很不错，就是有点扯淡了，无法说服我们，大家说是不是？”

众人齐声应和，看着斗十方促狭地笑了。斗十方摊摊手，无奈道：“其实警察这个职业是一体两面的啊，比如我想站在普通人的角度顾念这份亲情，你们肯定要使劲把我拉回来；但反过来，如果我坚决站在职业的角度，义不容辞地把这些人包括可能是我失散二十多年的亲人抓回来，你们心里肯定又会觉得我的心太硬了，没人味了，对不对？”

大家一愣，似乎正是这样。钱加多挠挠头，终于开口了：“对呀，如果真是的话，那得多难堪。我现在才觉得你家老爷子厉害了，这仇报得可把人给坑死了。”

有人不和谐地笑了笑。娜日丽拉了钱加多一把，向小园手指敲着桌面，很急促，但思维根本拗不过这个弯来。于理合，于情不合，于情合，于理又不合，怎么想也不可能有合情合理的方式，即便有合情合理的方式，恐怕也不会符合组织原则，思维一下子拧住了。她发愁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却报之以苦笑。霎时间，她理解斗十方了，夹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恐怕谁也得纠结。

“那你呢，你是什么想法？”向小园无奈之下单刀直入了。

这种不顾对方感受的方式不太符合向小园的风格，但恰恰让斗十方释然了。他舒了口气，道：“终于有人直接问我，而不是替我尴尬难堪了。张英张主任有句话说得好，谁都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可有权利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你的选择呢？”向小园充满期待地问。

“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会被环境影响。来反诈骗中心后，我接触了这么多事，对我触动最大的，不是诈骗手段有多么精妙，不是案值有多么吓人，也不是我们干这份工作有多难，而是那些在我记忆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受害人。斗本初至死都记得那个受害人的名字，丝绸诈骗案中，那位丢了公款的受害人报案后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及时侦破，被怀疑监守自盗，受不了各方压力选择自杀；那个厂子也因此倒闭了。登阳一案，那位货款血本无归的参与者，也是选择坠楼；还有在荆汉一案，我眼睁睁地看着围绕赃款的争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冷冰冰的尸体。罪恶面前，不独是参与者身受其害，哪怕是旁观和漠视的甚至无关的也会受到荼毒，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

诈骗，我会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即便父亲不幸去世，可还有奶奶、爷爷、妈妈，那个家有温暖，有关爱，有亲情，而不是像现在，我一个亲人都看不到。我有好几次都想哭，可哭不出来，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奶奶的样子一点儿都没留下。”

斗十方难堪地说道，仿佛苍老了十几岁。他平复着情绪，咬咬牙，低沉却从容地继续说道：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但我现在有了理想，我的理想是天下无诈！如果给这个理想加上颜色，我希望是藏蓝银徽；如果给这个理想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辈子。”

他轻轻的话音撩动着每个人的心弦，向小园欣慰地笑了，娜日丽笑了，大邹和老程笑了，大家都笑了，会心地笑。其实大家不就一直在为这个理想奔波着、忙碌着、拼命着吗?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

异想天开，奇想案清

10月11日，根据曹乙勇的交代，荆汉警方逮捕了唐宝琪，又根据唐宝琪的交代，在长南拘传了当地一家会所经营者，最后接触廉三旺的女人线索找到了，就是网名“杰妮花”的那位。当晚，她在千里之外的深港市被捕，审讯后，她指认的人和曹乙勇的口供相互印证。

到此时，案发后十三天内，主谋确定，就是石金山。

10月14日，沪市警方摧毁了当地伪装成典当行的一处洗钱窝点，此处证实与长南廉三旺被诈骗五亿一案相关联，现场查抄到银行卡二百余张，各类点钞机、POS机数台。初步统计，该窝点近三个月资金流水逾9000万元。

也在当天，千里之外的南港警方查抄了四处洗钱窝点，无一例外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隐蔽操作，其中甚至还有一家就是个社区零售店，其流水金额每月也有上千万元，很不幸因为关联廉三旺的诈骗案撞到了枪口上，现场查抄到现金一柜子，正是不出境即可结算的样板。四处洗钱窝点相当于洗钱团伙在境内的“地下银行”。

一天后，15日，长南警方千里追踪，在云南省腾冲一带滞留了几个该案涉案人员，不过这一次遇到了阻力，当地警方介入，不允许跨省带走嫌疑人。细究原因又是骗子造的孽。长南警方的追踪是因为部分疑似赃款的资金到了这里，而当地警方阻拦的原因是，被滞留的涉案人员分属当地几个制药厂，而那笔疑似赃款的资金，确属客户买各类药品的款项，而且已经正常发货，交易完毕。

这就又给专案组带来了一个头疼的问题，聪明的骗子知道这些赃款不好消化，干脆把赃款装进了别人的腰包，然后再正常买走别人手里的货，等警察追来，货早已再次易手了。

也是这一天，好歹传来几个好消息。内蒙古警方、深港警方根据五亿诈骗案的信息，查获数个非法账户，成功止付六千余万非法资金，各地在“断卡”行动后，联动机制已经运作，只是相对于复杂的各种金融工具和消费环境，再加上骗子眼花缭乱的操作手法，甄别非法资金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更大的问题是，已经确认嫌疑人逃出境外，最精锐的追捕小组现在滞留在陇北待命，追捕陷入停顿。

10月16日，现在……

省厅多功能会议厅的投影里，或现场记录仪画面，或各类现场照片，整个案情的推进一目了然。本次案情会议由谢经纬副厅主持，陈颢元局长和周修文列席，剩下最后一个就是主办了，来自反诈骗中心的俞骏，整个案情资料是他带来的，即便再重复看一次也没有触发思维灵光。此时站在全局的角度看，连他也不得不佩服这些骗子，那些被骗走的钱像幽灵一样在全国不同的省市之间转来转去，而操纵者隐藏在国境线之外，这使得警方即便使出浑身解数疲于奔命，最终恐怕也是鞭长莫及。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阻止交易了一部分，这可以看作是执法进步，不像以前，赃款一旦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再没机会找回来。可俞骏知道乐观不起来，因为骗子的背后，是一帮精通法律、金融、账务的专业人士在为他们服务，在全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里，总有他们能找到的漏洞。

案情展示结束，灯亮，俞骏惊醒，看向两位领导，是一模样的愁眉紧锁。这些暴露出来的新问题、新动向让他们头大了，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不可能因为这些诈骗案件因噎废食。这些隐藏进正常交易里的非法资金的出入也就给警务提出了新挑战。两个人沉吟片刻，陈颢元局长直接看向了周修文问道：“总局对本案有什么指示？”

“情况已经报上去了，总局也在讨论，很快就有新的方案出来……我个人猜测，这种情况可能会指派一个有过跨境办案经验的指挥员负责。”周修文道。如果指派有经验的，那面前两位肯定不在列。

对此，两位领导并无不悦。谢经纬点点头道：“嗯，宜早不宜迟。这种单次巨额诈骗的苗头不打下去，很快就会有更多人铤而走险……对了，会不会是那位，前年‘6·12跨国电信诈骗案’的那位指挥员？”

“有可能，到时候可能您几位也得被拉上。”周修文给了个模糊的答案，此案僵在此处并不是他的来意，他笑笑道，“陈局，谢副厅，我来可是外调任务啊，您这快把我当成专案人员使唤了。”

“你不是有同事吗？顺便就办了，我们派人陪同，办事的好找，办案的可太难凑了。”谢经纬摆手，拍脑门子决定了。陈局笑了笑，问道：“小周啊，外调情况怎么样？首先声明，我们没有任何干涉啊，你公平、公正地说一句，那位同志，合不合格？”

“要对照规则公平地讲，不合格。”周修文道。这惹得俞骏怒目而视，却不料周修文话锋一转，道：“但要公正地讲，他不仅合格，而且还很优秀，出众的人往往很出格这句话真不假，我会如实向上汇报。顺便说一句，两位领导会后方便的话也接受一下我们的了解询问。”

“我们俩真不用询问，都是加分项，你看着差不多就赶紧结了，事不落地人心惶惶的啥也干不成……你别介意，绝对不是插手干涉。说案子，说案子，看来我们这次又沦为外围了啊。”陈局长打着哈哈，明显有回护的意思。

对于要回护的人，周修文何尝不是感慨万千。他思忖片刻，干脆直言道：“您二位可能还没得到消息吧，‘金评彩挂、风马燕雀’最后一个女嫌疑人已经找到原始肖像了，而且，可能和十方也有关系。我们有理由猜测，当年斗本初团伙内讧，斗本初作为头目，可能报复性地拐走了一个孩子，准备培养成接班人，这位被拐走的小孩，可能是这位胡会计的亲生儿子。”

“等等……你再说一遍！”陈颢元局长听得一脸惊愕。周修文又解释了一遍，谢经纬拍着桌子愤愤道：“你这不是扯淡吗？你用了几个可能、猜测？外调关乎一个同志的前程，你这也太不严谨了吧？”

“找到的照片和外调情况在这儿。”周修文拿出手机，调出照片摆到两位领导面前。

两个人俱是眼睛一瞪，这太像了，如果不是20世纪的结婚证，估计得当成斗十方本人了。这个结果惊得陈局长龇了半天牙，却发泄不出那股子窝火来，只摆手道：“这事不管怎么样，还没有得到证实，在没有确定之前，不要通知本人，这也是对同志的爱护嘛，对吧，老谢。”

“对，捕风捉影的事，再说吧。最起码也得等这个女嫌疑人归案后再说啊。”谢副厅气势颓了，生怕周修文追着不放似的。

可周修文却笑而不答，像是已有定论，俞骏却像霜打的茄子，无奈道：“还瞒什么本人啊，这就是他本人挖到的。胡会计原名胡冰芳，籍贯就在董龙湾镇，当地基本没有找到有关她的信息，除了这张可能连她也遗忘的结婚证。”

“那这是……”陈局长抬眼看向谢经纬。谢经纬也为难了，干脆直接问周修文：“这一节你会怎么描述进外调？”

“如实上报。这是他的选择，我尊重这个选择，更尊重我的这位同行。所谓行事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也无外乎如此了吧！”周修文丝毫不掩饰欣赏，如此赞道。

但赞扬并未得到共鸣，其他三位给的反应几乎相同，都是一声叹息……

此时，境外，通向木姐的公路岔口，一辆三菱越野车停了下来，王雕和沈凯达跳下去，和车上的石金山招手再见。那辆车继续前行，很快消失在视线里。

“走吧，溜达一会儿就到了，木姐说是个城市，其实和咱们内地一个镇差不多，你别当这是境外啊，基本和境内差不多，说的是普通话，用的是人民币，吃的是川味，比内地的还地道。”王雕手插在兜里走着，视线里就是所谓的城市了，不算大，不过在这种穷乡僻壤已经算不小了。

沈凯达却追着问道：“老板去哪儿呀？”

“去要钱呗，他是咱们俩的老板，他上头还有老板，上头的上头，照样还有老板。”王雕道。

沈凯达又问道：“这趟给咱们多少钱啊？我可听说了啊，长南搞了几亿呢。”

“呵呵，你还想上了？”王雕回头，摸摸沈凯达的腮帮子，调侃道，“不要期待太高，虽然几个亿，但咱们分不到一个屁，在国内咱们就怕警察，可在这地方，除了不怕警察，谁都怕，当兵的、帮派的，还有什么政府的，一个比一个黑啊，骗到手的钱挨家分点，留下的就成零头了，咱们呢，从零头里再给咱们个零头……不过也不少，搁这地儿，你只要不赌，差不多够混，消费又不高，你看，就那货都抽得起粉。”

王雕顺手指着路边两位摩托骑手，正惬意地从自制小冰壶里浓浓地抽了一口，幕天席地，云里雾里，那叫一个爽歪歪。王雕笑道：“一克就一碗烩面的价格，小卖铺里都公开卖的。这儿地摊你知道有多牛吗？直接摆AK卖，不出来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浪的地方。不过，你别瞎问、瞎转悠啊，这边人都是胡来，啥事也敢干。”

“你说得都吓着我了，这么凶你还说是花花世界？”沈凯达紧张了。

王雕笑道："总比蹲在号子里强啊。别郁闷了，搁这儿待段时间，咱们内地好多兄弟等出来了都招来，咱也扯个旗干个公司，跟他们竞争。"

"大哥，骗人可以，别骗自己啊，咱们是那块料吗？"沈凯达不信了。

王雕一揽他肩膀，道："你可说对了，这儿公司都是骗人的，专业骗人的公司。不懂了吧，近十万电诈分子齐聚缅北的盛况你是没见过，就现在倒了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在少数。你看，那城里几幢像样的楼，那里头住的都是咱们同行，刷单的、裸聊的、扮雷子吓唬人的，都在这儿呢，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人想出新招来。"

"这个……我咋觉得不靠谱呢？"沈凯达驻足看了一眼，有点惶然地道。

"呵呵，这就是屡受打击的老手和新手的区别。确实不太靠谱，其实在这里当骗子的也是被骗来的，有偷港的，有打工的，来了就收身份证培训，不上道往死里揍，上了道不好好干也往死里揍。你没来之前，我搁这儿吃饭碰见一群给公司打工的，他们在那儿感慨啊，说这世界是个大鸡笼，我们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鸡，淡定地看着同类被拔毛剥皮剁成块……等轮到我们自己，除叫嚷两句，扑腾几下，根本干不了什么，我们的下场都没什么区别，都会被拔毛剥皮剁成别人嘴里的食，这比丛林法则还狠，叫鸡笼法则。"王雕估计是浸淫犯罪日久，已经成哲学感悟了。这一番说教听得沈凯达一愣一愣的，居然无言以对。

"走吧，兄弟，跟你开玩笑呢，这次我不坑你，整点钱找个地儿过活吧，甭干这一行了。"王雕如是道，揽着沈凯达往前走，像是肺腑之言。沈凯达愕然看着他，问道："你这是咋啦，雕哥？"

“没咋，我想家了。”王雕叹气道。他眼神迷茫地看着北方，隔着群山峻岭的千里万里之外，那片熟悉的故土居然让他如此依恋。

只是他忘了，其实在故土，他也没有家……

千里万里之外的中州市反诈骗中心，王雕、沈凯达的照片显示在会议室屏幕上，八大骗现形，剩下未归案的石金山、王雕和胡冰芳自然是本次会议主题。由于五亿诈骗案的原因，石金山这几位又是当务之急。当前专案组给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提供这些嫌疑人的外围信息。

“案情进度都在大家手里了，现在在等总局的指示。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再一次发起跨境追捕，毕竟已经有先例，所以这几个嫌疑人的情况对于专案组就很重要了。几个小时前，刚刚提审过沈燕，我现在联网，我们观摩一下审讯情况。”向小园布置着，换了屏，播放着截取的记录。

沈燕交代的是和石金山合谋一事，相比秦江寒（陈策），石金山入行更早，最早干过洗钱的活儿，曾经和江前胜的团伙有过交集，之后因为赃款反目，沈燕顺着朱丰以及沈曼佳的发现找到了石金山这条线，于是上演了荆汉那出骗中骗。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控的秦江寒被这位叫叔的石胖子给狠狠坑了一把，卖给了沈燕，出卖的代价不是钱，而是一份黑产信息。

视频里，沈燕已经剪成了短发，面容有点憔悴，说话的时候低眉耷眼，再没有曾经颐指气使的霸气。斗十方凝视着，心里同样感慨着环境对一个人的改变太快了，这不过才几个月，沈燕已经判若两人，即便他从事过狱警看守的工作，也微微有点惊讶，可能是这个女人给他留得印象太深的缘故。

“嘿，嘿，嘿……”

有人在喊了，是钱加多，喊了几声才把斗十方喊醒。斗十方问道：“咋了？”

“领导说话呢，你走神！可以啊。”钱加多斥道。也就钱加多敢训斗十方。斗十方笑笑抱个歉，向小园却道：“没事，没事，隔着屏幕你不会又发现什么细节了吧？”

“呵呵，还真有，她卸了妆原来这么老啊。”斗十方开了个玩笑。

钱加多一笑，刚要接茬儿，被娜日丽一个白眼吓退了。向小园道：“据妮可，也就是真正的‘逆风’交代，用于交换的这份黑产信息是他从旅游产业里淘来的。说是淘，一半买，一半偷，主要是出境旅游的人员信息。黑产里面有个规则，越新越贵，也就是说，这一批信息新出炉的时候价格最高，一旦售出一回，价格就断崖式下跌，卖三轮后就不值什么钱了，因为在诈骗行业里，很多团伙为了降低成本，这些买来的‘料’都是共享的，但沈燕给石金山的这份不同，还没有在暗网出售过。”

“能让石金山动心，那数量不少吧？”娜日丽问。

“应该有四百多万条详细信息。”向小园道。

程一丁惊讶道：“这么多？这家伙逃出境外，会不会要大展宏图了？”

“卖了也值不少钱啊！”邹喜男道。

这时候，众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看向了斗十方。斗十方眼珠转悠着，不时撇撇嘴。钱加多憋不住问道：“别光吧唧嘴呀，等你说话

呢！”

“我说话不管什么用啊，我们抓到他的机会可能不多了。跨境追捕光两国司法部门协调估计大半年就过去了，到时候肯定来不及了。”斗十方道。

“什么来不及了？”娜日丽问。

“你想说什么？”向小园听出弦外之音了。

“他要跑！”斗十方道，思忖着给出了如是研判结果。顿了下，他接着道，“首先，曹秃子这类人挖掘的个人信息他有一大部分；其次，秦江寒和他在一起这么久，听话学样估计都学了不少，秦江寒掌握的东西估计也不少；最后，沈燕又给了他这么多黑产信息。这个家伙手里等于奇货可居了，偷渡境外的这条线肯定是他预留的后路。既然都这样留后路了，那肯定是谋划好了。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坐地起价；一种是远走高飞。我倾向于前者，原因有三：其一，缅北扎堆的电诈团伙根深蒂固，如果有外来的势力崛起，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石金山生性奸猾胆小，肯定不会冒这个险。其二，这些黑产信息也有保鲜期和保质期，沈燕未必只给他一个人，曹秃子这伙人也未必只卖给他一个人，这点他很清楚，所以囤在手里肯定不是最佳选择，他应该会选择卖出去。这个他无法自用，短时间内他不可能组织起作业队伍。其三，荆汉事发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追逃上榜，现在是全球追捕，他最好的选择是去一个没有引渡条约的地方，而不是一线之隔的邻国，更何况那里电诈扎堆，本身就目标够大，他要在其中待得时间久了，会成为最扎眼的。”

说完，全场皆静。半晌，邹喜男吧唧着嘴失落地道：“为什么我们一说都是争来争去，他一说我们就都不争了？”

“因为他把我们争论的可能都考虑进去了。”程一丁道。娜日丽开玩笑道：“十方，别这么表现得优秀行不？给他们留点空间，要不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呵呵，我留着了啊。”斗十方笑道。

“有吗？又逗我！”邹喜男想想，看向程一丁。老程摇头，坚定地道：“不可能有了，除非是解决方案。”

“哎，对了，有个解决途径，当务之急应该把他钉在原地让他动不了。”斗十方道。

钱加多终于憋不住了，做了个厌恶难耐的表情喷道：“我现在发现你不吭声的时候挺可爱，咋办啊？”

“骗子隔着千万里，凭着思维就能掏走别人口袋里的钱，这依仗的是异想天开，我也想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组长，逆风归案的消息还捂着吧？”斗十方问。

向小园点点头道：“当然，他的事估计没一年半载结不了案。”

“他是唯一漏网的，谁都知道逆风富得流油，如果……如果有途径让那拨扎堆的骗子知道，石金山身上可能揣着逆风的财富，那是不是就好玩了？哪怕是可能，也会有故事发生了。”斗十方两眼放光，成功把研判带偏了。

“对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会陷入无休止的麻烦里。”娜日丽附和道。

程一丁一拍桌，道：“这次五亿诈骗案肯定是他从当地借刀了，有这个成功案例衬托，要说这个我觉得还真有人信。”

“顶多能争取一段时间，可不顶用啊。”邹喜男道。

“静静，静静，派谁去传这个谣言呢？”钱加多问。

这句话恰击中要害，把在座的给打蔫了。斗十方一摊手，道：“所以啊，我们想和说都不顶什么用，这任务恐怕不会砸到我们头上。”

“也未必。”向小园道，一摁电脑键盘，屏幕上换了一张红色通缉令，发布时间是几分钟前，被通缉人石金山，案由为参与涉众类诈骗，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并携赃款出逃。众人咂摸着通缉令里的字眼，总觉得怪怪的，而且出现的时间点也不对。关于石金山的通缉令已经发过了，正常情况下，具体案情都是一笔带过的，而不会出现这样描述性的语言。

向小园解释道：“这是发给国际刑警的协查，看来总局是下了决心了……我刚才觉得怪怪的，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似乎有点像你说的这种用意。”

“不是像，这就是……石金山根本没有机会带走大量非法资金，而且这种侵犯公民信息的罪名，让骗子们去理解，那就是黑产，带着这个无疑等于带着金矿，他就算走到那个骗子窝也会被扣下的……这是阳谋，也算得上骗的一种，最光明正大的那种。给骗子们的丧钟敲响了。”

斗十方如是道，他有点兴奋，这种兴奋感染着在座的同事，大家继续着这一场热烈而荒唐的讨论，甚至连一贯理性的向小园也开始上头了。讨论的结果是，以中州市反诈骗中心X小组全体人员的名义向省厅递交申请，申请极短，两个字即可说明：

请战！

千里之外，利刃出鞘

木桥，佛塔，掩映在郁郁苍苍的林间，晚霞在水面上映起了一片耀眼的光，乘着轻舟的渔民悠然归来，侧耳倾听，似风声，似人声，又似梵音，说不清那种并不寂静，却让人心中宁静的感觉。

这就是石金山体会到的异域风情。他此时身处一间会客室，窗外是数个荷枪实弹的岗哨在巡逻，屋内是窗明几净，正中供着佛龛，什么菩萨，他不认识；一套镶着翡翠雕花的沙发客椅，他知道绝对价值不菲。墙上还挂着字画，他勉强认得出是“心若莲花万般禅”，肯定是这样，因为他知道这里的主人信佛。

这片未开化的土地上除了穷人，基本就只剩两种人，非富即贵，或既富且贵。如果非要再找一种人，那就是除了富和贵，还得有点文化，懂点雅趣和有点品位，这里的主人明显就是了。虽然石金山阅人无数，从贩夫走卒到官商痞黑都接触过，但在这种环境里，居然让他显得有点局促。

能让一个骗子折服的，肯定不是富和贵，更不会是雅趣和品位什么的，答案只有一种……比他更成功的骗子！

这里的主人就是了。瞧人家这阵势，国内的骗子顶多有车、有房、有公司，瞧瞧人家，都有自己的军队了。那些持枪的一个个面色黝黑、目光邪冷，石金山瞟一眼就猜得出这些是要钱不要命的主儿。他一直在寻思自己这步棋到底走对了没有，可别为他人作嫁衣裳。

会给钱吗?

他们这么强势，要来硬的我该怎么办?

这次能做成，全靠我手里的信息，他们不至于吧?

如果用强的话，我只要死不妥协，他们肯定不敢把我怎么样。

他心里来回揣度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伸头又看了眼院里巡逻的那些军人，目光在那枪尖上停留了几秒。他在想，如果枪口真顶着自己脑袋，他能不能撑得住。

“撑不住也硬撑。”

他下了这么个决心。虽说要钱不要命是贬义，但在境外没钱了基本和没命差不多，他不能拿下半辈子冒险。从荆汉出逃没带出多少身家来，怎么着也得搏一回。

两声汽笛声打断了他的纠结，他一惊，心里一喜。苦等了几个小时终于要见真正的主人了。他快步下楼，等出楼口，脸上已经挂上了习惯性的笑容，谦卑地伸着两手要和车上下来的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人握手。那个身着浅色衬衫、戴着眼镜的男子同样很客气，握着手不迭地道歉:

“对不起，石哥，公司那边出了点事，实在抽不开身，怠慢您了。”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这行实力为尊，我可不敢当您石哥，这不折我寿吗? 就叫老石……我得称您龙哥。”石金山谦卑地道。对方的客气让他很舒服，心里安定了一半。

“那不行，绝对不行。都听着啊，这位是石哥，以后是我大哥，也是你们大哥……石哥，您就叫我兄弟，就这么定了，来，请。”龙哥大

气地一吩咐，两位随从加上一众军人齐声喊石哥，可把石金山给紧张了一头汗，不得已只得客随主便，就这么被龙哥揽着进楼。踱进楼门，他手一示意，两位随从自动站在门口，知趣地掩上了门。龙哥随即揽着石金山往楼下走，笑道：“石哥，您刚才心里一定在紧张，担心我黑了您的钱吧？”

“没有，没有，那哪能呢。”石金山尴尬一笑。

“我得给您交个底，您给的这法子，这趟一共捞了四个多亿，这是两年多来缅北玩骗最大的一笔，厉害，太厉害了！但这个后遗症真不少，上游供料的、卖卡的，还有下游的‘水房’可被端了不少，内地搞‘断卡’什么的，光被雷子劫走的就有两成多，而且钱洗得太艰难，以前都是一联系一窝蜂就来了，现在倒好，一听数额都吓得不敢接了。”龙哥苦着脸道。

这是实情，石金山附和道：“这个我了解，内地抓得越来越狠，要不我也不至于跑出来。没事，龙兄弟，按回来的给我一成就行，再少点也无所谓。”

“按咱们约定的，这就到分账时间了，钱是实在还没洗回多少来，但我不能亏着您……您这一份实打实说，也得上千万了，这样，您这一份先提，我可等着后续的合作呢，头单就失了信誉那可不成。”龙哥到了地下一层，摁着密码锁，识别着虹膜，手一搬，一声沉重的开门声，他吃力地推门。石金山奇怪问道：“龙兄弟，您这是？”

“基本是我的家底了，石哥，您见过大世面的，别见笑啊。”龙哥客气地一请，这个密闭的房间灯亮了。石金山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成捆的钱，都是人民币，红通通映入眼帘，把人的眼珠子都染成红色的了，还有成摞的金条、玉石、翡翠，四面墙上还挂着各式枪支

等武器，一下子把石金山看呆了。他失魂似的踱了几步，摸摸成扎的摞成小山的钱，成块的摞成堆的金条，差一点就泪崩了。

人家这才叫成功，把骗都做成这么大事业，哪像咱呀，搞了一辈子，老了变成丧家之犬了。

“这是十万一扎，这一捆是100扎，家底不厚啊，也就这么点，顶多也就石哥您出把手的水平。”龙哥在石金山耳边轻声道，语气低调，不过更像炫耀。

从臆想中跌回现实，石金山看着那100扎，足足有两个人粗细，而且摞起来比他还高。这问题就来了，石金山苦着脸回看龙哥，道：“龙兄弟，这钱就这么分啊？这么多我拉得走吗？再说，就算拉得走，搁这兵荒马乱的地方，我不是找死吗？”

“大哥，这儿的银行您敢信吗？当地人都只要人民币。”龙哥正色道。

“可这……”石金山傻眼了。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缺失法制和规则的环境里，财富和实力必须对等，否则你不配拥有。

龙哥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知心地道：“石哥，兄弟我可是一片诚意啊，绝对不是做做样子。您带几个人，直接通知来拉走，头回合作，我得让您看到诚意。”

“不不，龙兄弟，这……现金，我是说，不能搞成……”石金山为难了。龙哥客气地告诉他：“石哥，我懂您的意思，但您得给我个身份啊，要不给您存其他地方银行您咋取啊？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瑞士、开曼群岛，都能想办法给您办喽。但这个真需要时间，我联系过几个朋友，一说需要时间，我就怕您不放心啊，总不能该着您的这份放在我这儿，这……不落袋不安啊。”

龙哥摊手道，很诚恳。不过石金山心里清楚，那诚恳里埋的是极度奸诈，这是知道他是逃亡身份，摞一摞现金为难他，即便真扛得走，恐怕也走不出这个地界。

“这样吧，我先少取点，犒赏下我那几个兄弟，剩下的洗回来再说，而且，我得托龙兄弟您给我办个身份。”石金山退一步道。

“没问题，您自己拿。”龙哥找着一个黑袋子，帮着石金山往袋子里一扎一扎扔。那成摞的不过去了一角，袋子就满了。石金山提着袋子道：“行，就这吧……谢了啊，龙兄弟。”

“石哥，我派几个人送您……这样，我干脆给您几个人，到哪儿您也方便，您要使唤着不合适，随时打发他们回来就行。忙完这一两天我请您，就到木姐凯旋门。等您的事全办妥，咱们再说商量好的那事，成不？”龙哥看来也很满意，关着门，还殷勤地替石金山提着钱袋子。

“没问题，客随主便……哎，对了，还得托您给我找辆车，我这老租车不合适。”石金山随口提了句。

“疏忽了……直接开我的，送你一辆。”龙哥道。

门开了，两个随从听了龙哥吩咐，请着石金山上车。这一眨眼鸟枪换炮了，两辆大陆巡随行几个武装人员，在龙哥依依不舍的作别中，石金山先行一步了。

车影渐行渐小，身旁一直很没存在感的随从小声道：“龙哥，有必要这么客气吗？”

“当然有。这一单就几个亿。当初他找上门推销，要不是说出逆风供料的联系方式，我还真以为他疯了。这事要在以前，就从一个人手

里骗几个亿，你信吗？”龙哥掩饰不住地惊讶，毕竟一个杀猪大盘收入可能都达不到这么多。

助理小声道：“那也不用客气啊，活儿都是咱们干的。我查了几遍了，他们就三个人。”

“不不不，那种低级手段没意思，不情不愿的，成不了事。”龙哥摇头道。

“那还真给他分一成啊？这趟咱们折的人不少，上线、下线都有被端的，我算着，能出来一半就不错了。现在内地是全境‘断卡’，太可怕了。”随从道，可能眼见着这几个丧家之犬分成上千万心疼了，又道，“咱们的开支太大。”

“呵呵……我刚才就准备给他两千万。”龙哥道。随从一愣，龙哥吐出两个字：“现金。”

随从愣然间，笑了，直向老板竖大拇指。另一个随从道：“对呀，不是咱们不给他，是他自己拿不走啊……哎，龙哥，那他身上的料？”

“别的地方是发愁没钱，这鬼地方发愁的可是有钱。你安排人，带他们浪几圈，人留住，钱和料还不什么就都留下了？多跟他们接触，想办法淘点逆风的消息。少了这个供料商，这生意太难干了。”龙哥说完，踱步回楼了。

在他回身的时候，电话响了，他拿起来，是有人发送的几张图片。那图片是通缉令。他看到刚刚从这里离开的石金山的照片赫然出现在手机上，而且通缉令里所述之事明显勾起了他的兴趣，让他玩味地笑得更开心了……

中州市局保密处，24小时值守的专线传真在临下班的时间滋滋响了起来，一页来自总局的专线传真慢慢喷吐成文。撕下传真的保密员按制度登记，通知接传单位，然后迅速传送。

这一纸传真有点意外，接传单位是反诈骗中心。俞骏口头通知X小组全体动员。他刚出了省厅，又驾车急速赶回去，不出所料，这里已经知道信息了。他几乎跑步上了楼，到谢副厅办公室时，周修文正在跟谁通着话。刚进门，后面陈颢元局长也匆匆赶来了，没头没脑地问道："怎么回事？怎么总局直接调X小组了？"

虽然有点兴奋，但实在是一头雾水。理论上，指挥不可能下达到那种基层单位。俞骏还蒙着，谢副厅看着刚收到的传真纳闷道："我不也正奇怪？您看，命令赵少刚带队，除了粤东省两个行动组，就是咱们的X小组了，咱们这个小组还排在前面。咦，这个赵少刚怎么有点耳熟？"

俞骏解释道："就是'6·12跨国电信诈骗案'抓捕行动的总指挥，粤东省一个总队长。"

"理论上应该总指挥挑队伍，但没理由千里迢迢到中州调人啊。"陈局长拿着传真，纳闷了。这个命令来得太急，又属保密事宜，打听都没法打听。

这时候周修文进来了，几人都看向他。周修文道："我认识赵总队长，刚刚问了下情况，现在各地情况已经向总局汇总了，我以为是总队长给这个人情呢，一打听才知道不是。俞主任，你们中心下午通过内网给专案组传输了一份有关石金山的情况研判，不但判断石金山要拿黑产信息交易，而且判断石金山要跑，这个判断吓了赵总队长一跳，正好他们也请战，然后赵总队长直接朝总局要了你们X小组。"

两位领导大眼瞪小眼，然后哈哈一笑。陈颢元局长笑着手指点点俞骏，道:“瞧瞧，你还没人家一个女同志有出息，这不行，那不可能，结果人家在家里就把任务给接了。”

俞骏哭笑不得地挠挠腮边。谢副厅笑着，突然脸色一正，好奇问道:“等等，修文，你说人情？什么人情？”

“哦，这个……有纪律，我不能多说，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赵总队长认识斗十方，荆汉一案妮可落网正是他们追踪抓捕的。”周修文含混回了句。

同行一点即明，但这一点，又点到了尴尬之处。陈局长小心翼翼地问道:“俞主任，十方这情况，能上案子吗？”

“他个人，我想没问题。但是，周领导，你说吧。”俞骏不阴不阳地道。

“我只有一句话，服从总局命令。”周修文道。

三人对视几眼，片刻后俞骏敬礼离开，再无赘言……

邹喜男和程一丁是扔下饭碗直接往机场赶的，娜日丽是在去钱加多家里见多多父母时半路折向机场的。小组人员陆续赶到机场公安的会客室时，俞骏和向小园已经在场了。来得太突然，连出差必备的洗漱用品都没来得及带，而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俞骏正要宣布时，连钱加多也气喘吁吁地奔来了。

“这是不把辅警当警察是吧？我这千辛万苦刚走到要见父母的这一刻，你们一个电话就搅黄了。”进门的钱加多怒气冲冲道，其他人捂着嘴笑了。娜日丽尴尬地嚷了声:“闭嘴！有任务。”

“那你说一声啊，我妈以为又吹了。”钱加多道。

“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不能说。”娜日丽瞪眼了。

钱加多拍着巴掌诉苦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骗我妈次数太多，她不信啊，她肯定认为你嫌我傻，把我抛弃了。”

大伙再也憋不住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向小园本来端着架子，可不料被多多给逗得一下子笑崩了。俞骏哭笑不得地吼了声：“入列！”

吓退了钱加多，俞骏拿着架子道：“别笑了，一个小时前接到总局命令，指派我们X小组人员急速赶赴陇北参与特殊任务，参案人员将在两个小时后乘机前往，然后乘车，约在明晨和陆虎、小络他们会合，接受行动组的指挥……我和向组长合计了一下，考虑到中心事务以及可能突发的其他案情，决定分头行动，大邹、老程、十方，跟我走。”

三人出列，领着机票。娜日丽一下子上火了，直接嚷道：“报告俞主任，为什么没有我？”

“服从命令。”俞骏吼了声，直接带人走了。

这不解释就容易出误会，娜日丽气无可泄，瞪上了钱加多。那杀气腾腾的样子吓得钱加多紧张侧身，求救似的看着向小园道：“组长，我看我今天得牺牲，能派我上前线吗？”

“不上前线，叫你们来干什么……别误会，我们有其他任务。”向小园把机票一递，钱加多和娜日丽一下子阴霾见晴，可一看机票上的目的地是首都，这就不解了。钱加多没心没肺地乐道：“哟，正好旅游啊！”

“看把你美得，组长，这怎么回事？”娜日丽问道。

“张英张主任列出了全国十几家民政、公益的寻亲机构和组织，包括与此相关的DNA数据库，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走一遍。”向小园道。听到这话，娜日丽一下子愣住了。反应迟钝的钱加多片刻后明白了，脱口道：“这是要抓十方他妈呀，太不地道了啊！”

向小园点点头，表情有点复杂地走了。娜日丽紧跟着，顺手踢了钱加多一脚，斥了句：“不去拉倒，自己滚。”

“别呀，只要你吭声，我能不去？抓我妈都行。”

说完，钱加多屁颠屁颠跟出来了。这表白得太过露骨，向小园和娜日丽加快步子，生怕被机场公安同事看出来她们和后头乐滋滋追来的家伙是一起的……

错综复杂，关系微妙

俞骏一行自落地航班刚下舷梯，便径直奔向泊停在地勤通道口闪着警灯的车辆。命令来得太突然，走得太仓促，俞骏一路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是要跨境行动，他真想不出把X小组拉来的意义何在。

一切都来不及思考，奔到警用依维柯前。接站的指挥员迎上来握手，寒暄一句“辛苦了”。一听自我介绍是叫赵少刚，几位远道而来的赶紧立正，敬礼。

“上车说。”赵少刚请着众人上车。大家一个接一个登上车，到斗十方上车时，这位赵总队长拉了他一把，然后凑近了脸好奇地看。斗十方笑了笑。对方问：“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你说是不是缘分？”

“巧合才是，人为不算。”斗十方道。

“哈哈，也对。看到中州提供的那份外围资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这个嫌疑人你们熟悉，你们来肯定对路。上车。”总队长推他上了车，自己最后关门，车即时启动。他拉下了和驾驶位置之间的隔离门，这辆货客改装车里就成一个天然的密闭空间，几椅环放，厢壁上还镶着一个小屏幕，恰好可以作为一个小型会议现场。

“车程需要两个多小时，睡觉就免了，我帮大家熟悉一下案情，从人开始。”赵总队长一脱帽子，满头白发煞是耀眼，不过在座的目光被通信员放的视频吸引住了。一个年纪不大、戴着墨镜的人出现在屏幕上，居然很帅，而且很跩，身侧还有数位持枪的警卫。

“此人姓名龚骁龙，35岁，在境内不算个人物，因为黑社会组织罪名蹲过几年牢，偷渡出境应该有五六年了。他曾经有个同伙你们可能有印象，毛登科，绰号毛二。和毛二有区别的是，这个人比较有心眼，江前胜团伙猖獗的时候，一度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几个地区，他没有只甘心当个马仔，而是私底下发展自己的小势力。两年多前，‘6·12跨国电信诈骗案’江前胜团伙覆灭，这位趁着市场空隙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成了缅北数得着的一股势力。”赵总队长介绍道。次第播放的信息量并不大，只是照片，不过冲击力足够大了。武装，这些骗子是最凶悍的一类，武装骗子。

“说说这个鬼地方。缅北是民地武装控制的地区，大大小小的民地武装有上百股，其中就包括龚骁龙这个民团。我们初步调查，应该有四五十条人枪。”赵少刚道。

俞骏下意识地问了句：“居然是民团首领？”

“对，是缅军授予的民团特权，理论上隶属国防部统一指挥，没有军费，不过这些人也不在乎那点。民团特权几乎就是贩毒和电诈特许经营许可证，在缅北这一带搞好电诈的，多数都有民团或缅军背景，这个家伙是军方的红人啊。”赵总队长道。画面出现几组龚骁龙参加地方活动的照片，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境外军方的人员。

邹喜男好奇问道：“总队长，我们可以自己出入国境线侦查吗？理论上我们不是没有执法权吗？”

如果没有，那这些侦查就不对了。这位总队长笑了笑，含糊道：“每年出入缅境的中国人，光被拦下来的就有几万人，客流几十万总是有的，你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游客无心拍下的。”

这位白发警官促狭的笑容让气氛轻松了许多。当警察的心里都明白，灰色地带，说不上对错的那种。

赵少刚继续解释道：“其实官方的合作也非常紧密。针对毒品和枪支的打击，我们应缅方邀请出境侦查、抓捕的情况很多，比如这次要去的木姐这个地方，一多半都是淘金的中国人，它和陇北只有一墙之隔，当地人骑个摩托一天可能出入境两三次……哦，对了，主要的偷渡方式也就是这个。”

“总队长，对付民团武装，我们……我们这个小组可不够啊。这什么枪啊？突击步枪，M16，雷明顿来复枪……这是毒贩的武器？我怎么看见还有火箭筒啊？”俞骏抿了抿口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些玩意儿掌握在犯罪分子手里，可不是什么好事了。

“40mm火箭筒，吓唬人的，这些人的军事素质就是渣，不是顾及在境外，咱们的特警分分钟‘秒’了他们……这个你们不用考虑。你们

要考虑的是，想办法截获石金山要交到这些人手里的黑产信息，把这个人抓捕归案。五亿诈骗案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能圆满解决，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蚕食恐将变成鲸吞。”赵总队长道。他看了看脸色凝重的几人，继续道：“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断卡’以来，缅北这一带活跃的非法资金断崖式下跌，部分搞电诈生意的已经难以为继，毕竟这里的保护费用不是个小数目。但是近期有一个振奋电诈团伙的信息是，臭名昭著的逆风现身了，而且给这里带来了海量的新料，并且这个新料一出现就闪瞎了人眼，一单就做了几亿，上下游的‘水房’、中介、车手，还有分布在不同地方的资金掮客，一片欢腾啊。”

“石金山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他是和谁结伙了？龚骁龙？”俞骏出声问道。

“对，今天，不，已经过了零点，应该是昨天，龚骁龙的一辆座驾里，我们意外拍到了这位石金山……不用意外，龚骁龙的两大主业，一个是贩毒，一个是电诈，他在部里重点打击的名单上。”赵总队长道。屏幕上播放着石金山下车的照片，这位胖子体貌太过特别，想不认识都难。

一直倾听的斗十方微微叹了口气。往前数月，这还是位在中州厮混的小老板，人生的际遇真是无法预料，估计石金山自己想破天，恐怕都不会想到今日的这般境地。

“本来是猜测，总局也一直在犹豫，现在这个信息基本坐实了。荆汉专案组还在对落网的沈燕、秦江寒，以及逆风加大审讯力度，基本情况应该清楚了。石金山敢跑到这里，唯一的依仗就是手里的黑产信息。两年前，总局针对全国的黑产一直严密追踪，逆风落网是最大的一次收获，可绝不能出现人抓了，黑产还流毒出去，那我们的辛苦可就全部白费了。”赵总队长悠悠道。

俞骏对这个行动的脉络清楚了，是发现了石金山的出没才有了定论，也跟着有了这一次紧急的部署，而且境外的侦查肯定受限，顶多是外围的了解，要真正付诸行动可能差得还远。俞骏皱了几次眉头，小声问道：“这是要火中取栗啊，而且时间肯定不多了。”

“对，这个词用得好，就是火中取栗。以往我们的联合行动是掌握确凿的犯罪证据以及确切的行踪，才有可能在缅方的配合下实施抓捕，但那是针对没有什么背景的个体罪犯，缅方也想除之而后快。针对这种攀上民团背景的就麻烦了。缅北这个地方，以前主要的经济收入是毒品，现在是毒品和电诈。想正式追捕石金山这样一个已经被民团庇护起来的，难度就上来了，毕竟我们不可能正面对决。”赵少刚道。

“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石金山，会有什么后果？”程一丁出声问道。

赵少刚笑了，直接道：“你说到我的心坎上了。那样最好，你捅娄子，我擦屁股……这话有点难听，但很多时候事情还只能这么办，毕竟是断人财路，沟通和协调真搞起来了，没几个月你来我往踢皮球，出不了结果。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各民地武装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简单地讲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可以为所欲为，制毒、设赌、组织卖淫以及杀人放火，都是常态。”

众人刚笑出来，笑容就僵在脸上了。那地方可能比传说中还要可怕，一个不法之地汇聚起一帮不法之徒，能乱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赵少刚看看来的众人，现在唯一没开口问过的恰是他最期待的那个人。他好奇地看着安静的斗十方，像是等待。

“情况不明，只能见机行事了。”斗十方道。

“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合计下方案。我接手这个任务时了解到，你们最早安排的追踪小组已经到了龙川口岸，他们追踪到了直接参与作案的一个人，现在应该也偷渡出去了，我们正在寻找这个人的行踪。对于龚骁龙，我们找机会，其余这几个目标，你们考虑下。如果给你们提供条件的话，有没有可能利索解决？我的意思是，不能搞出太大动静。”赵少刚道。

“也许有……直接参与作案的这个人叫沈凯达，是个顶缸的小角色。石金山不可能认识沈凯达，更不可能指挥他去作案，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人。”俞骏思忖道。

程一丁几人脱口而出，有点不相信地说了个名字：“傻雕？”

“对。这个傻雕每次见机都很快，能刨到沈凯达这种替死鬼的，只有他能办到。我甚至在想，过了一年半载，他敢把监狱里出来的那帮炮灰全给忽悠到这儿。现在八大骗里漏网的，就剩这俩了。找到他，说不定就有突破口了。”俞骏道。

这个信息引起了赵总队长的兴趣。很快，手机上的资料就到了赵少刚的眼前，一张极度猥琐的小丑脸。赵少刚看案情，皱着眉头问：“有用吗？”

俞骏注意到，这位总队长的目光所看向的地方，是斗十方，似乎在征询斗十方的意见，不过再一想也不奇怪了，所有人里，恐怕没有比两次卧底更有发言权的人了。

斗十方看看大家，摇了摇头，泼了瓢冷水，道：“石金山已成惊弓之鸟，再惊可就跑得更远了；龚骁龙，看这履历，算得上资深对手了，这种情况下，在取得黑产信息之前，他肯定会把石金山看得很牢，只要我们一有动向，他马上就能明白过来。至于傻雕和沈凯达，

也不能动，一动等于给他们发了个信号，他们再换上几个地方，那我们只能隔境兴叹了。”

思路清晰，恰恰说中赵总队长的心思。他一捋满头华发道：“这是个死局，不可能有试错机会。稍有差池就是满盘皆输，还可能导致我们成为那些骗子和民地武装的笑柄。可我们没有选择，死局也得解。”

警察这个职业，有时候必须接受反逻辑甚至反人性的命令，不过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相对于这个职业要达到的诉求，所有的细节瑕疵从来都无关紧要。

于是全车人陷入了沉默，对着拉出来的地图和嫌疑目标，苦思着解开这个死局的最佳方式……

“木姐”这个地名是缅语的发音，说是个市，其实相当于20世纪国内三四线小城市的水平，脏乱差遍地可见，黄赌毒公然流行，即便傻雕和沈凯达这样资深的嫌疑人，都觉得自己在这里算得上良好市民。这不，两个人此时正在瑟瑟发抖呢。

咋啦？也没咋，就是去的路上，带他们的雄哥接了个电话，半路折向一处院落。一进院子，都是持枪的汉子，他们叽里呱啦不知道说了一堆什么，那位雄哥勃然大怒，似乎叫嚷着把人拖出来。

这一拖，沈凯达差点当场尿裤子，人居然就被关在院子当中的地牢里，居然都是赤条条地被拖上来，居然连性别也不分，其中还有一丝不挂的女人。那些守卫轻车熟路地挨个踹过去。其中有的可能已经被关久麻木了，求饶都没一声。其中有一个被剃了阴阳头，雄哥踱到他身边，不怀好意地瞄瞄他的下体，睥睨问道：“钱为什么还没到账？你浪费我们电话费是吧？”

“雄哥，我一定还，我再给我亲戚……啊！”

那人的求饶尚未结束就发出一阵惨叫，是被穿着大皮鞋的脚踢到了下身。这雄哥起身用缅语嚷着，似乎安排正常作业一样。那些守卫每人分散对付几人，正常的作业包括拿块破鞋底扇耳光，揪着头发，往脸上敷块毛巾倒水，片刻间一院惨叫连连。那个刚才被问话的人似乎新欠未久，得到了特殊关照，被光着扔进了满是矿渣和石头碴的垃圾堆。那些人一边拿鞭子抽，一边看着他触电似的打滚。

“走了，走了，这群还不起债的穷鬼，天天生气。”

雄哥一揽旁边发抖的傻雕和沈凯达，先行离开了。他且走且道：“两位兄弟别笑话啊，我们就这低级水平，不像您二位跟着大老板，一单几个亿，以后可得多仰仗二位了。”

雄哥是中国人，不过汉语没有缅语流利，说不清是哪儿人，不过听得清这话里根本没有仰仗的意思。王雕尴尬应着，难得地谦虚回道：“我们也是跟石老板混，混不下去了才来投奔龙哥，雄哥，您别客气。”

“必须客气，龙老大交代下了，侍候不好二位兄弟，回头得把我扔水窝子里收拾。”雄哥打着哈哈。水窝子？沈凯达一想那光溜溜被关在水牢里的男女，吓得激灵了一下。这个细微的动作被雄哥发现了，他凑上来问：“兄弟，你没见过这事？”

“没有，没有。”沈凯达紧张地摇头。

“就是咱场子欠钱还不了的，这得有手段啊，既不能整死，也不能让他们活得舒服喽，要不他不好好还钱给你啊！这里面有讲究了，得先轻后重然后狠，你不逼一下他们，你真不知道他们家里能拿出多少钱来。”雄哥道。

王雕吓得一哆嗦，就那一院惨叫如杀猪的，敢情还不算太狠的？沈凯达鬼使神差地问了句：“要真拿不出来呢？”

“那只能卖给马帮当肉袋啦。”雄哥道。

“肉袋？”沈凯达不解。王雕斥了句，道：“就是贩毒。”

“贩毒还有这叫法？”沈凯达脱口道。

“是吞肚子里运货。”王雕道。沈凯达一愣。这叫“肉袋”倒是形象，只是恶毒了点。看着这些人，他倒觉得自己的经历都算平凡普通的了。

“雕哥懂得蛮多嘛……这没啥稀罕的，走，带你们见见这里的人间天堂，保你们没见过。”那雄哥推着二人，上车离开了。

这似乎是故意的，故意把两个人吓得心惊肉跳，不过等到下一站进入一处貌似KTV的场子，心惊肉跳又变成心旌飘摇了。门脸不起眼，原本以为这小地方也没多好的夜场，可一进门发现错了，全场乱哄哄的，得有几百人，劲爆的舞曲震耳欲聋地响着，吸粉的、嗑药的、狂摇的就那么大大方方地玩着，几个钢管T台上身材火辣、几近全裸的女人时不时引起一阵欢呼。每每她一近台前，一倾身，再起时花花绿绿的钞票塞满了胸前和腰间。

此时雄哥再看这两位，两个人瞠目结舌，大张着嘴，嘴角上挂着亮晶晶的口水，眼睛里闪着绿幽幽的光。他看着迎接来了，顺势一推，王雕和沈凯达猝不及防，被一片娘儿们环绕了。

“使劲玩啊兄弟们，明天你们要还能起了床，我可看不起你们啊，哈哈。”

说着，那两位被一群姑娘连拉带扯拽到包厢里了，不容分说地酒肉伺候上了。雄哥看着两个人半推半就入了戏，这才悄悄退出了门，点上根烟，拨通了电话，汇报道：“……龙哥，是我……按您吩咐办了，不是个狠碴儿，见咱们那架势都快吓尿了，现在我把他们带KTV这儿了，俩货很饥渴，瞅见娘儿们眼都快绿了……我可真看不出来，这几个货办这么大事，刚才说我真以为是骗子，不过，哥，接下来咋办？这儿可没秘密，用不了几天都知道财路在咱们这儿……啊？这样成不？……嗯，行。”

他挂了电话，似乎都忘记抽烟了。龙哥的安排很奇怪，居然是让他带着王雕和沈凯达大大方方逛，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呢？咦？好像不对，那个石胖子还被看着呢，光把这俩小角色放出来，是钓鱼上钩呢，还是投石问路呢？

他远远地看了很远处一片状如星河的地方，那是国境线外的另一侧，想到此处时，他一阵心悸，就像那里有一种恐惧让他不敢直视，甚至不敢去想一样……

“那个灯光汇聚的地方是口岸检查站，再远处就是木姐，距离陇北市龙川口岸直线距离17.4公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这里一直是禁毒第一线，而现在，除了毒品，还要再加上电诈。我大致了解过，今年以来，单在这个口岸已经拦下了两万七千余人。部里连发几次出境警告，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骗出境打工，一出去就落进魔爪，不是被骗赌输得一干二净，就是被逼着给电诈团伙打工，更有甚者，被贩毒团伙威逼用身体携毒运毒……这是颗毒瘤啊。”

赵少刚指着远处道。此时车即将到站，在一条公路的制高处泊停稍歇，可能是赵总队长刻意安排的。

“我在内网了解过，这里的禁毒形势很严峻。”俞骏道。

赵少刚恨恨说道："更严峻的是电诈。我本来主抓的就是禁毒反恐，这几年硬是把我逼成反诈专家了。前些年我从舆情中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各监狱释放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往这儿聚集，后来才明白，是诈骗公司业务急剧扩张，把那些打砸偷抢的都吸收到队伍里了。每年这里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察同行，大部分是追到这里就停止了，一线之隔，无可奈何啊。"

只因这条线是国境线，警察有国别，而犯罪没有。俞骏无奈道："为利所驱，比洪水猛兽还难阻挡啊。"

"对，只要没进国界，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但严刑峻法也挡不住利欲熏心的人飞蛾扑火啊。国境另一侧，那是个乱世啊，军阀林立，民团横行，毒品和电诈几乎是他们经济的全部来源。两国倒是有协作，但你觉得他们会真取缔吗？"赵少刚冷笑道。

"这里应该是个灰色地带吧，总不能眼见着他们这么猖獗啊？"俞骏小声地问。

赵少刚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又摇摇头，思忖道："我们不能侵犯对方的主权，除非对方主动要求或者双方协作，否则我们穿着这身警服，不能踏出国境线一步。在这里，我们代表的不仅是警察的荣誉，而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我们现在对嫌疑人都是全球追捕，出境，难道真没有办法操作？"俞骏问。

"有，正常的流程是，我们把嫌疑人的犯罪证据以及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交给对方的执法部门，等对方执法部门审核后决定是否抓捕，抓捕后是否引渡或者驱逐出境。很多国家其实还主张就地服刑，如果嫌疑人在所在国也有犯罪的话……算了，解释起来像笑话，

跨国的司法合作太难了，更何况这里是一片战乱之地。”赵少刚苦笑道。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俞骏压低了声音问：“我其实更想知道，不正常的流程是什么？”

随行几位笑了。赵总队长笑了笑，道：“也有，那你得两手空空出境，而且得赤手空拳从一个连的武装民团保护下带走人，带走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你得有办法在他们的追杀下逃命，而且得有办法带着人通过对方的口岸检查站。注意，民团和对方边境军队的关系很好，几乎是一家。偷渡就别想了，几乎都是他们的人。”

赵少刚说完回看俞骏，明显被难住的表情。赵少刚笑道：“要不你以为这里是怎么成法外之地的？要那么容易被拿下，就不至于盘踞这么多年了……每年牺牲在这里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但绝对不在少数，即便动用这类同志出手，我都觉得胜算不大。走吧，快到了。”

一番了解后，士气反而渐行渐落，到站后几乎落到冰点了。下车时已到凌晨时分，来迎接的巫茜、陆虎、络卿相一行也没有一点兴奋。不知是疲惫还是失落，这一晚，在赵总队长抓紧时间休息的安排中结束了。

不过也算是开始，一个很不利的开始……

厉兵砺心，事必有因

空中挂着密如蛛网的线路，胡乱分布的墙钉已经锈迹斑斑，通往这里的水泥路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再加上门口那些叼着烟的持枪守卫，你可能无法描述这种文明与野蛮共存、现代与老旧同在的环境究竟是什么地方。

是龚骁龙邀请石金山来的地方，他的公司，楼层上挂着显得有点破旧的公司名称：翔龙电信。

传说中的电诈公司就这个样子，有点让石老板大失所望了。他眯着眼打了个哈欠，显得有点意兴阑珊。前座的龚骁龙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笑了笑，浑不介意地回头说道："这就是我的公司，石哥，门脸有点小，别笑话兄弟啊。"

"不能，不能，凡事不能光看表象。"石金山道。很难想象，在这小破公司里能有多大玄机。不过龚骁龙的钱库他见过，和这里实在匹配不上。

"所以得让您来看看真相啊，这也是我的诚意，请。"

龚骁龙亲自给石金山开的车门，带着他进了院子。院子里的水泥地也显得老旧了，看这老楼怕是连电梯都没有。进门才发现，别说电梯，就连往上走的楼梯都没有，龚骁龙请他走的方向是地下室。过了两道看守紧密的铁门，门一开，突兀出现的真相吓得石金山打了个哆嗦。

足有几百平方米的地下室里灯光通明，几十位裸身的男女在不锈钢的工作台前忙碌着，称量、出模、封装、打印，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一块一块精致的包装，怕就是这里的特产了：毒品。

"呵呵，壮观吧？"龚骁龙笑着问。

石金山愣着点点头。那些工作人员浑身光溜溜的，却人人戴个大口罩，看上去诡异无比。龚骁龙解释道：“光着屁股的最诚实，所以被扒光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以前这地方全靠这个，后来有了‘电信’业务，这个反而成副业了，不得不说科技改变生活啊，几十年的老业务居然被简单的网络和电话改变了，哈哈。说起来还是‘电信’业务好啊，动动嘴就把钱赚了，不像这断子绝孙的活儿，得提着脑袋干。”

说的自然是毒品和电诈生意的对比。对了，这儿所有的“电信”业务，都是诈骗。石金山半晌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好奇问道：“这个很赚钱吧？”

“越来越差了，真运回内地才赚钱，在这里只有批发。军队提成差不多就把利润吃完了。光批发吧，利润太低；自己走货吧，危险太大，折人丢货是小事，要被那头雷子给盯上，那睡觉都安生不了。”龚骁龙道。

石金山心虚问道：“咋？还能穿过国境线抓咱？”

“大哥，这儿七八成的货都是运往国内，这么大的毒源，那头能不上心？就这木姐城里，那头过来的雷子真不在少数，没准啥时候瞅冷子就把人给提溜走了。”龚骁龙道。

这不像吓唬，石金山更心虚了，张口结舌。龚骁龙一揽他，道：“要不养这么大的民团干什么？一防自己人，二防那边来的人，主要还是防自己人，这地儿黑吃黑的太多。”

“这样啊，那咱不是交保护费了吗？”石金山道。缅境以毒养军、以军护毒已经沿袭几十年了，这里一直就是民地武装的天下。

“难啊，石哥，那些人只收钱，不管事，得靠自己。真被那边人不声不响地弄回去，就这儿的武装敢吭声？要团伙火拼谁把谁黑了，他

们更不吭声，分赃都得给他们最大的一份……哎哟，您是不知道啊，我这些年睡觉都得睁只眼。”龚骁龙道。这艰难的“创业史”连石金山也油然而生同情之感。

但石金山仍然没看明白龚骁龙的意思。他心里猫痒痒似的想问自己那事的进展，却没敢问出去。而且他现在严重怀疑，他这个大侄给他的去处十有八九是坑他。你瞧瞧，这都是武装贩毒的，老子在这儿敢谈条件吗?

肯定不敢谈，不过也得装样子谈下去。两个人走马观花地把制毒工厂巡视了一遍，就上楼了。自另一出口上楼石金山才明白，楼下制毒，楼上就是电诈，敢情还多种经营呢……

“这里就是口岸检查站，也是入境的最后一道检查站，每年从这里通送的出入人员逾20万人次。中缅边境一共有十五个这样的边境口岸，去年的时候边贸总额达到41亿美元，相当于200多亿元人民币。缅甸的优质木材、玉石，我方的建材、日用消费品，都是通过这些口岸交流的，这里也是将来‘一带一路’的重要关口，不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经济、文化的交流必将是主流。”

巫茜介绍道，身边是陆虎、小络以及从中州赶来的小组成员。俞主任一大早被赵总队长邀走了，估计要商议行动方案，而这些成员呢，就被安排由巫茜带队游览了。

大家明显有点心不在焉，邹喜男提醒道：“美女，跑题了，我是打击犯罪，对其他没兴趣。”

他一开口，陆虎和络卿相都回头怒目而视。斗十方一怔，然后笑了。这俩人明显已经自愿加入护花行列了。他和老程嗤声一笑，邹喜男尚不自觉，纳闷问道：“呀？你俩小豆芽准备跟我叫板？”

“竖起你的驴耳朵听好了，出了国境线就你这蠢样，走不出2公里。”陆虎道。络卿相附和道：“顶多1公里，1公里外就是战乱六十年的地方。”

不知情的邹喜男被训得摸不着头脑。巫茜圆场道：“没有走题。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经济建设是主流，不可能因为这里的犯罪就因噎废食，相比现在的经济总体量以及未来巨大的经济潜能，犯罪只不过是某个特定时期或者历史遗留造成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会被解决的……好吧，说这话我也没底气，我们往前走走看吧。”

想说服满是质疑目光的警察没那么容易，巫茜领着众人继续往前走，出示证件后通过了武警检查岗哨，自小广场进入安检楼。这是一处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口岸管理处，证件识别、行李扫描、面部识别，和内地没有什么区别。据陆虎说，再往前还有两处人工检查站，那里的原始检查才是最凶险的，基本上能截获试图入关的大部分夹带毒品。

此行目的地却是与口岸检查站相连的一处无名之地，过了两层岗哨、门禁，进入一个小院子，进来时正有一辆大巴准备驶离，被滞留的人员正垂头丧气地排队上车。

“不要奇怪，这是来自全国各地被劝退的群众。部里已经连续发出中缅边境警示，克钦武装和政府军有可能在近期发生武装冲突，缅北一带经营黄赌毒骗生意的民团难以为继，正大量扩充人手，他们的首选就是欺骗境内的普通群众出境打工。今年以前，十五个口岸已经劝退了非正当理由出入缅境的人员九万余人次……这和反诈的宣传、预防一样，我们要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制止犯罪的发生。”巫茜道。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斗十方几眼。不过让她失望的是，斗十方像这里出产的玉石矿一样，不管内里多么锦绣，表面上啥都看不出来。

又是邹喜男出声了，他问道：“咦，巫美女，这是不是就是缅甸招工那个，全招到电诈公司里来了？”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不单是诈骗，他们还会按文化程度和家境条件分类，有的在赌场，有的在电诈。控制人员的方式也有很多，不限制于没收护照、非法拘禁，甚至强迫卖淫或者制毒、贩毒。”巫茜道。

这把邹喜男吓了一跳，“哎哟”的嘴形刚出来，被眼明手快的斗十方一端下巴，成了哎哟声，把舌尖咬了。他气得伸手要掐斗十方，却不料斗十方的两指戳向他的眼睛，他忙不迭地后退。斗十方轻松化解，斥道：“你不要多嘴，这才开始看，狠的还在后头。”

“什么狠的？”邹喜男不解，看看斗十方，又看看巫茜问，“有吗？”

巫茜表情稍显尴尬，像被窥破隐私一样一摆头：“我忘了咱们小组口味重，还是直接来狠的吧。”

她转身走去，又沿着这个像迷宫的区域步行几分钟，到了一处武警看守的滞留场所。这里身份审核很严，核实了两遍后，面无表情的武警带着这一行人进了个四面围墙的地方。

这里像医院，有各式各样的仪器，还有警服外面套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不过病房过于简陋了，几乎是大通间，一多半床上躺着病人。那些病人无一例外都是眼神呆滞、神情木然，对外界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感知。唯一坐着的那个，工作人员在他眼前晃手指问话，而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蓦地，有反应了，却是其中一个躺着的病人从床上毫无征兆地滚了下来，吓了离他最近的程一丁一跳。那个人卷曲着满地打滚，嘴里

发出嗷嗷的叫声。闻声而来的几位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病床，推进了手术室。

“我的娘咧，这是咋啦？我咋看着像生化危机一样？”邹喜男浑身汗毛直竖。这大白天的情景倒比面对持枪歹徒还让人紧张。

“体内藏毒，很多人由于吞服过量导致胃下垂、胃壁破裂。如果毒品包装不好，渗漏了，还可能造成生命危险。被骗出境的群众，如果连电诈也做不了，就会被安排进赌场。如果那儿的活也干不了，那些犯罪团伙会设套让他们欠上一屁债，最后的下场就是被逼用身体携毒入境……他们的黑话叫这些人为‘肉袋’，十次里哪怕成功一次，对他们而言也是暴利。至于这些被称为‘肉袋’的普通人，按《刑法》，多半会被判处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巫茜道。

一旦被中国警方查获，除了在这里等待命运或者法律的判决没有其他可能。而不管是什么判决，恐怕都没有好结果。这是一群余生已毁、生无可恋的男女，是根本没有犯罪动机而被逼迫成为罪犯的普通人。

远道而来的几位惊愕，不，甚至是惊恐地看着那些人。人性能恶到什么程度，才能堂而皇之地把同类，甚至是同胞炮制成运毒的肉体容器，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行尸走肉？

够狠，狠到令人发指，狠到让观者目眦欲裂……

“回顾台式诈骗祖师爷的‘创业’足迹，至今令人唏嘘。十年前，我听到固定电话、QQ甚至书信能够完成诈骗，都觉得像神话一样，不过几年时间，现在你再看，我们每年能席卷走的财富，已经把世界上数得着的犯罪帮派远远地抛在身后，就是这里延续几十年的毒品生意和我们相比也黯然失色啊，哈哈……”

龚骁龙领着石金山上楼，铁门洞开之后，里面别有洞天，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蓝白相间的工作格间，戴着耳麦的工作人员，隔间之间还做着隔音。如果不是知道身处战乱之地，恐怕会被当作那座城市里一个高大上的现代化公司。

“最早的打电话冒充公检法、冒充熟人、冒充黑社会如今已经不行了，现在行业的前三是兼职刷单、贷款诈骗和购物退款，目前看潜力更大的是短信嗅探、木马盗窃等。现在整个行业都在开发，类型大概已经有270多种，什么原油、贵金属投资、荐股、交友，等等，说不好听点啊，原来见不得光的产业现在已经变成人人向往的职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们可以怀疑太阳明天是否升起，但千万别怀疑骗子的能力，是不是啊，石哥？”龚骁龙问。

看着这里成规模的电信诈骗终端，石金山有点自惭形秽了。他尴尬应道：“还是老弟您这儿厉害，我们也就瞎混。”

“不不不，你们可绝对不是瞎混。坦白说啊石哥，你初来乍到跟我讲冒充公检法干这单活儿，我都觉得是个笑话，可结果呢？您老可是一单成神哪……嘿，小徐。”龚骁龙叫着一个工作间的人。隔间隔音很好，敲了几次门对方才反应过来，是位留着长发的男子，摘了耳机恭身叫道：“龙哥。”

“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徐，我的业务主管……这位是石哥，长南这单就是石哥提供的。我说小徐，这回天外有天了吧？”龚骁龙道。那位小徐大惊失色，不容分说握着石金山的手连连鞠躬：“前辈，高人风范，我们服了，我们服得五体投地，真没想到还能这么玩儿。”

“别别，客气了，客气了。”石金山慌乱应道。

“回头多向前辈请教，瞧瞧人家那话本，简简单单，直指人心，哪像你们，挖空心思骗几个老娘儿们，弄点钱还不够人家水房笑话你。”龚骁龙斥道。

这位小徐尴尬地笑道：“供料断炊，只能撒大网捞小鱼啊。”

“去吧，很快就有了。”龚骁龙拍拍小徐的肩膀，训斥里也透着欣赏。小徐恭身告辞，钻进了隔间，龚骁龙给石金山解释道：“这是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在国内一家通信公司干过，VOIP网关就是他们搞出来的。这玩意儿相当于一个跳板，基本让那边的警察没机会追踪到电话来源在这儿。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专业的、分工严密的产业集群。各个派别的绝对信任可以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骗局，比如肥羊的个人信息，由黑客、内鬼或者暗网提供；比如木马病毒，得找宾阳仔；比如营业执照、公户、银行卡、电话卡，就找国内的中介；洗钱嘛，也简单，最快的点卡公司三分钟就能到账。但这个产业链几个月前遭到了几乎摧毁性的打击，您知道吧？”龚骁龙问。

石金山对那次几乎连他也被摧毁的打击自然记忆犹新，他脱口道：“断卡。”

“对，这招太狠了，上下游几乎断流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您简直是为我们送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全行业可都盯着石哥您嗷嗷待哺啊。”龚骁龙笑着道。

石金山动着心思，却不知龚骁龙何意。理论上龚骁龙是买方，应该嫌货压价才对，可这么说，岂不是给卖方奇货可居的机会？

也不对，似乎在这里自己并没有议价能力。他瞄了眼龚骁龙腰上别着的锃亮枪把，心头颤了下。这帮赌、毒、诈多种经营的怪胎，并

不像那种单纯的诈骗同行好相与，和他们打交道肯定得小心点。

“请，这是我的办公室。”

龚骁龙拉开了临窗的一间，把尚在傻看的石金山请了进去。他又忙着冲咖啡、剪雪茄，片刻后，粗大的高希霸点好火递到了石金山手里，一杯浓浓的手磨咖啡放到了石金山面前。氤氲的香味让老石有点陶醉，仿佛回到了之前在国内时那种奢靡生活。他轻轻吐着烟圈，问道：“龙老弟，我那俩兄弟呢？”

“哦，昨晚玩到半夜，估计还搂着妞做梦呢。小伙精力旺盛啊，昨晚带走七个妞。”龚骁龙哈哈大笑道。那俩不知道多长时间没见女人了，他手下安排的陪酒妹子，他们不客气地全收了。

石金山干笑两声，道：“老弟费心了啊。”

“这事，这地方还没人敢动我的人，就那边的便衣过来，他们也只敢看看。”龚骁龙得意道，“石哥，我有个想法您给点拨点拨。”

“什么想法？”石金山警惕，估计到正题了。

“您来给我搞这块生意怎么样？”龚骁龙充满期待地问。

“我？”石金山愣了。

“啊，不瞒您说，这里的人您按部就班地教他们怎么干，没问题；但要创新地干一件事，就不行了。您呢，上头来的，眼光和格局都是我们不具备的，更何况您有逆风这条线，您就是到哪个公司，他也得把您当大爷供着。”龚骁龙道。

“呵呵。”石金山笑了。这恐怕是想连人带料一起留了，他摇摇头，道：“龙老弟，我干这行几十年了，老了，也累了，就想整点棺材

本养老，而且呀，凭我自己的感觉，雷子里也有高人啊，以前组个局、设个盘，一般情况是吃干抹净都撤身了，雷子才能反应过来。而现在啊，你刚组好局，雷子就出现了，甚至还没组局，你这张脸搁哪儿一出现，雷子就盯上了，这行啊……”

一言难尽，对于骗子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石金山深有体会。龚骁龙劝慰道：“别介啊石哥，您眼光放长远点，骗不成中国人，咱们骗外国人啊，就算不去骗外国人，咱们可以教外国人骗外国人啊，比如让日本人骗日本人，让美国人骗美国人，那照样大有可为啊！您看看国内，那些搞P2P的，拿个直销牌照搞传销的，或者开个资金盘融资的，那什么钱宝网、云联惠、善心汇、五行币，等等，哪个不是吸金过亿？您给提供的这个思路啊，我觉得已经站在思维前沿了，再加上我们的前沿技术，我们兄弟联手，那百分百大展宏图啊。”

“龙兄弟，不瞒您说，您说的这些技术什么的，我还真是一头雾水，我也是借花献佛，那法子和这点肥羊信息，是别人给我的，我们呢，也就想换俩小钱，真没那么大想法，您可千万别把我高看喽。”石金山谦虚道，生怕对方误会。

“那石哥啊，您刚来时说，逆风……到底怎么样了？”龚骁龙好奇地问。

石金山心一抽，记忆里掠过那个夜晚，之后发生了什么，他无从知晓，可他相信，下场恐怕不会比他现在更好。他摇摇头，面无表情地道：“不知道，不过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应该换脸了。”

对于深谙犯罪的人来说，能听懂话里的意思，在国内这是唯一能躲过无所不在的监控的最佳方式。只是这个答案让龚骁龙很失望：“我对这位前辈非常神往，只不过他在这行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以前

在暗网上只要留言，基本有求必应，而且他的供料含金量很高，在上游产业领域，无人能出其右啊。”

“您现在还在怀疑，我手里的料不是出自逆风？”石金山笑着问。

“不不不，石哥，您千万别误会。”龚骁龙客气道。

石金山干笑着呷了口咖啡，慢吞吞道：“这批信息按行话叫‘生料’，从来没有人用过，是我和一个高手耗时大半年收集的，成本都不止100万元，主要来源一部分是银行大客户的信息，另一部分是各地商务招待以及高端会所的名录。所不同的是，我们对这些信息进行了深挖，细致到住宅、车辆、银行户头、生活习惯甚至性癖好和社会关系。具体您也看过了，其实只要针对这些人的弱点设套，基本套一个准一个，在无限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无限提高了可能收益。如果不是我的团伙在荆汉出事，被警察收拾得七零八落，这事我们也就自己干了。”

石金山说着，龚骁龙听着，他瞟了眼桌上打印好的文字，下意识地把那份东西拿开。上面印着一个网页，正是荆汉特大假保险案的报道。那个哄传一时的诈骗案案值可能算不上顶值，但其如此胆大妄为且异想天开，实在让同行忍不住点赞。

“信息压缩存储在十几个云存储里，我知道其中两个的地址和密码，龙老弟如果有兴趣，我现在就可以给您，您可以验验真伪。”石金山道。他奇怪地发现龚骁龙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不过出于谨慎和礼貌，他没有打扰。

此时的龚骁龙确实分心了，面对的电脑屏幕上有数则信息，英文、中文繁体、马来文和泰文，那些文字传达着同一个意思，只有电诈这个行业的人能看懂：逆风回归，大量生料即将上线，欲购从速。

信息来自暗网，地下世界的消息鲜有失误，这就有意思了。龚骁龙将目光再次投向石金山，不得不重新审视下该怎么处理这位自称是“逆风”的使者了……

国境的另一面，整个一天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参观学习，从口岸检查站到滞留人员，再到看守和监狱关押的人员，算是大开了一次眼界，不过没学到什么东西，就是窝了一肚子气回来。

毒品和电诈在这里是仅次于边贸的两大产业，也是控制这个地区民地武装经费的来源。对于堂而皇之地犯罪，他们自然是放之任之，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每年以数十亿计的社会财富流失，再加上那些数以万计的普通人被迫、被骗成为涉赌、涉毒、涉骗的犯罪嫌疑人。

下午参观回来后，大家各回房间。作为警察，那种无能为力的郁闷很折磨人，大家都闷在房间里没有出来。一直在天将擦黑的时候，角落的一扇门打开了，斗十方轻轻从房间里出来，来回踱了几步，然后走过甬道，上了楼，敲响了总队长的房门。

片刻后，门开了，总队长警惕似的把房门只开了一道缝，奇也怪哉地看着斗十方，半晌才问：“有事吗？”

“有点不自量力的事，想毛遂自荐，您有兴趣吗？”斗十方笑笑。

“正在研究行动方案，还没到讨论的时候，或者说，你还没资格坐在这里。不过没关系，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可以破例。”赵少刚也笑了，打着哑谜。

“行动快了，就在这一两天。”斗十方道。

赵少刚被吓了一跳，皱眉问：“何以见得？”

“下车伊始就制造仇恨，现在把大家搞得疾恶如仇的，不是行动，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用意。”斗十方道。

从这些就猜到了要行动，不得不说面前这位比其他人敏锐得多。赵少刚笑笑道：“嗯，没错，但这些差不多都猜得出来，算不上秘密。”

“那么诱捕是不是秘密？”斗十方直接道。

赵少刚一皱眉头，摇头道：“错。”

“错不了。一个手里掌握着民团武装的嫌疑人，一个我们并不掌握情况的地区，不可能是正面抓捕。即便明面上控制这里的民地武装同意，暗地里也一定会通风报信，这儿绝对是个兵匪一家的天下，否则就不会有十万电诈分子都往这里汇集了。”斗十方道。

“但还是不对。这些人富甲一方，又拥兵自重，我们又能拿出什么香饵诱他上钩呢？”赵少刚道。

斗十方想了想，直接道：“有一个诱饵，逆风。”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眼，即便所代表的人已经服法，此时仍然具有说服总队长的魔力。赵少刚侧身开了门，道：“进来吧。”

屋中央坐着俞骏和巫茜，都笑着看着他，就像在等他一样。斗十方进去后，门被轻轻地掩上了……

第四章 重拳出击擒贼擒王

长线香饵，暗夜张网

看到石金山上车，龚骁龙轻轻放下了帘子。此时天色已晚，连酒带饭殷勤招待并没有让这位内地来的石老板松口，他仍然坚持先拿到新身份、护照以及传闻中的海外账户余额才会提供手里的信息。原本顺理成章的事，现在龚骁龙有点犹豫和怀疑了。

笃笃的敲门声起，他顺势回身开门。是那位长头发的年轻人，这是公司的技术专家，有前科没前途后，流落到这里淘金，被他挖来的，在本行也算资深的了。龚骁龙坐下，犹豫道："小徐，问你个事，这位石老板要500万美元加一个合法身份，你怎么看？"

"如果是逆风的料，高点也值了，毕竟长南这一单，收的都不止这个数。"小徐道。他揣度老板是不是不准备给这个钱，或者根本就没准备给，提醒道："这么重要的信息他不会不防着，使用强力没那么容易到手。"

"这个你不用考虑，和以前交易对比一下，说说看。"龚骁龙疑惑问道。

"以前交易您知道啊，或者给咱们寄送一个大容量硬盘，小部分供测试，大部分加密，付尾款后会发送给咱们密码；或者让咱们提供云存储，他给你存进去，服务器肯定不能在境内，毕竟国内那些网警也

不是吃素的；即便是存进咱们指定的云存储里，也是加密数据。逆风向来谨慎，收钱更谨慎，除了一小部分定金，大额的多数用虚拟货币交易。如果没有虚拟货币，他会根据你所在地区所用的币种提供最方便的交易方式。”小徐道。因为很小心的缘故，这位暗网大神一直是黑白两道都在追踪的目标，可惜还没有听到谁能追到他的传说。

小徐顿了下，又提醒道：“逆风的网络水平是顶尖的，准确地讲，他应该是个贼，他提供的车管、医保、教育等多个行业的信息多数是偷来的，而且黑过不少咱们同行，以前这儿的江老板移居菲律宾组局，资金池就被他洗劫过……不过在供料上还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这一块儿他的信誉不错。”

“这个石金山说他和逆风是合伙人，荆汉组盘被内地警察给端了，他是险险逃生，而逆风下落不明……我本来觉得这货是个骗子，可这个骗子，一把就骗回几个亿来，这把我搞蒙了，你说是信他，还是别信他？”龚骁龙道。

“长南市做的这一单，我看话本，也就是假公检法的老套路，他们加的这些细节估计真实感强，把肥羊唬住了……但也有点问题，他好像是个电脑盲啊，逆风身边要这种人，我有点想不通。哎，对了老板，他跟您讲逆风长什么样了吗？多大年龄了？”小徐问。

“应该有二十几岁，而且换过脸，这点我倒信。”龚骁龙道。

“那就更不对了。”小徐提醒道，“最早交易离现在差不多十年了，十几岁的黑客倒有可能，但十几岁就进电诈行业不太可能啊，而且，逆风在内地倒是有可能，但亲自组局设盘子绝对不可能。他要是缺钱，只要一招呼，哪怕是假信息，恐怕东南亚这一带的团伙，都急着给他转账。”

“可不让你说着了？自己看。”龚骁龙移过来笔记本电脑，上面的页面小徐一看就眼直了。他有点激动地道：“哎呀，王者回归啊，这下我们可有料了。”

“和以前一样吗？”龚骁龙问。

“一样。头茬儿新料都在这儿卖，而且逆风向来只卖头茬儿，而且定金只收比特币，交了定金他才跟你聊一会儿，否则你想跟他打招呼都没机会。”小徐羡慕道。

“别傻愣着了，问问港台水房那些人谁有比特币，赶紧交，放料时间只有一天。”龚骁龙安排道。小徐依言拨着电话，问了几人很快搞定。接下来，小徐输了个IP地址，就等着逆风主动联系。

而此时，龚骁龙还在想着石金山这事，这个连暗网也不知道的骗子，偏偏搞回来几个亿，实在让他搞不清，那货供的料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现代的警务已经划分为网上和网下两个战场，网上虚拟世界里，较量的是技术和代码，和现实世界最大的区别是：你可能无从知道自己的朋友或者对方究竟是谁。

此时的“逆风”不是别人，正是巫茜。斗十方进来不久，巫茜笑着出声了：“第七家。”

“什么第七家？”斗十方好奇地问。

“第七家给我交定金的。”巫茜笑道。

斗十方眼皮一跳，明白了，脱口道：“你在假扮逆风？”

巫茜一笑，做着鬼脸问：“不像吗？反正没人知道逆风是谁……也不是没人知道，最起码我们知道。”

说完这些，她对着另一个平板传话，询问一个IP地址和网名的具体情况。平板里传来解释的声音，那声音斗十方熟悉。他悄悄伸头看，屏幕里的人让他眼皮又跳了跳，是妮可，那个肥女人，真正的逆风，此时正通过网络远程侦讯。听到解释，俞骏低头在纸上写道：FIGHT，缅北，玛仓堡，疑似孙清电诈团伙。

“我来解释吧，逆风被捕的消息我们一直捂着，这个女人犯的事不比跨境这些电诈团伙少，她呢，也很注意自己的隐私保密，被捕后，她就一直被异地关押另案处理……东南亚一带的电诈团伙，她大多数都打过交道，没想到这次用上了。有关龚骁龙团伙的信息，她提供了不少……哦，对了，龚骁龙这个方向，还是沈燕指给他的。”赵总队长解释道。

俞骏补充道：“他出卖秦江寒，也就是假逆风，换了沈燕手里的黑产信息，估计沈燕当时给他也没安好心，石金山到这儿，恐怕是羊入虎口。”

斗十方想了想，直接问道：“计划呢？”

巫茜扑哧一笑，这口吻仿佛他才是指挥员一样。此时斗十方才晓得自己的身份，不好意思笑笑道：“对不起，我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

“恰恰相反，你要循规蹈矩我才会奇怪，而且失望。俞主任，你说说咱们讨论的情况。”赵总队长道。

俞骏直接在纸上列了，点着地图上几个地点道：“几个大方向，第一个地点是龚骁龙的家，这个地方离城较远，有20多公里，守卫众

多，而且离克钦军的驻地很近。第二个地点是个废弃玉石厂，就在城边，这里被他们改造成了一个赌场。据回流的人员指认，应该关押了十几名内地群众。第三个地点是他的公司，在木姐县城北区，叫翔龙电信，人员情况不详。不过据侦查员判断，应该是毒诈一体的窝点，人数至少在几十人；这个地点是重点。石金山的住处和玉石厂相隔2公里，楼下就住着他们民团的人……还有这儿，一个也是中国人经营的酒店，傻雕和沈凯达住在这里，楼层暂且不详。”

“注意，木姐这一带在克钦武装势力范围，地方武装下面还有几股民团力量，总数在三百到五百人之间，以雇佣军和偷渡到这里的有前科人员为主，一大部分是中国人……我们之前在这里有过的行动经验是，获取准确的信息，或者获得民地武装的协助。民地武装和政府是两张皮，警察局是个摆设，但即便是个战乱之地，它也是一个国家，我们绝不能做侵犯别国主权的事。”赵少刚道。

斗十方抬头问：“您前后语言是相悖的，民地武装不服从中央指挥，本身就是分裂势力，您难道说尊重的是分裂势力的主权？”

赵少刚笑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别期待有成规模的行动，最起码明面上绝对不行。关注这个地区的国家很多，万一酿成国际事件，我们可背不起这个锅啊。”

“哦。”斗十方明白了，说了句，“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之前的解救行动也类似这样。假如得到确切情报，我们总不能坐视我国的公民在境外受到非人待遇，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这一点上，即便是民地武装也是同意的。”赵少刚道。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其中的微妙关系，但我知道，坐视罪恶的发生而不去阻止，等同于罪恶的同谋，对普通人如此，对警察，尤其如此。”斗十方道。

赵少刚愣了愣，粲然笑道：“当兵的服从命令，这不是你纠结的事，而是我难办。俞主任，你直接说计划草案。”

“好，我接着说。”俞骏有种怪怪的感觉，总觉得赵少刚和斗十方有特殊感情似的，那是多年上下级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可他们偏偏又不是。不过这时候他来不及细想，直接道：

“第一种，诱出傻雕和沈凯达，通过他们诱出石金山。只要诱离居所，那就方便我们动手了。这个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诱出傻雕能不能引出石金山，而且时间需要多少，都值得商榷。第二种，直接集中力量对石金山下手，可能面对四到八名守卫。这个方案存在的问题是，住处离玉石厂太近，如果惊动对方的话可能力量翻倍，一旦交火，我们肯定失利。第三个问题是，伺机在石金山行动的路上下手，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掌握其具体的行踪，这个机会如果等，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全部方案的背景是，由巫茜假扮逆风混淆视听，如果能更进一步，设法把龚骁龙调开，或者就把他滞留在翔龙公司驻地以方便我们行动。”

斗十方听着解释，看着地图。赵少刚补充道：“还有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准备知会控制该地区的民地武装，以正式协商解救被困公民的名义进入木姐区域，解救玉石厂被困人员。正常情况下，民地武装会同意的。但问题又来了，一旦我们联合民地武装对玉石厂的人员进行解救，肯定会惊动距此不远的石金山以及那些守卫，甚至于我们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有可能私底下通知龚骁龙，然后转移。”

不受控制的区域，整个行动几乎都是无法控制的细节。两个人期待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左右瞄瞄，严肃道：“如果你们答应不笑，我就说我的想法。”

“笑什么？我都快愁哭了，说吧。”赵少刚道。

“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为什么不直接对龚骁龙动手？”斗十方严肃道。

扑哧一声，巫茜先笑了，俞骏有点尴尬，赵少刚也笑了。俞骏无语道：“我们想抓龚骁龙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入至少四个保镖加两个司机，有时候甚至多一倍，武器是长短枪加上手雷，别说抓人，靠近都很难。”

斗十方没有笑，而是拿着俞骏的烟盒抽了一支，点上，看看总队长，想了想，却加重语气道：“只有敢于异想天开才会成就一个骗枭，也只有意想不到才会成就一个人雄。傻雕和沈凯达这两个炮灰是诱饵，我们一动等于给他们报信了，所以这俩绝对不能动；石金山怀揣重宝，肯定警觉，既然怀揣重宝，那龚骁龙焉能对他看得不牢？怕是好手都得放在这儿，所以从这儿动也难，避免不了会有一场硬仗。但龚骁龙就不一样了，他已经做大做强，安稳数年，没人敢动他，最起码安逸已经让他放松了警惕……其实他最合适做棋眼，只要控制了他，民团肯定乱，再动石金山或者解救群众就容易多了。至于傻雕和沈凯达，都不用管他们，没有上面这两个人他们都活不下去，得自己回来。”

这回巫茜笑不出来了，似乎这么个法子，效果极好，而且可以震慑到其他电诈团伙。她脱口问出最大的一个问题：“那龚骁龙怎么动？本次的核心行动人员可能连武器都不能持有。”

“那就看你了。石金山不是也见到龚骁龙了吗？比如在家里，比如在办公室，比如在酒局饭桌上，比如在女人床上，总不能一直有十几条枪护着他吧？”斗十方反问。

这句话瞬间点燃了赵少刚总队长心里灵感的火光。他一脸惊喜，凛然催道：“继续说，如果创造这样的会面机会，我们还真有可能活捉他。”

“等等……再等等，等鱼咬钩才有可能。”斗十方看着巫茜道。

这时候，电脑嘀嘀的提示音响了。巫茜瞄着电脑屏幕道：“网名BIG BARRY，发来了比特币地址码，要求确认后通信……总部，确认一下BIG BARRY这个网名。”

这是逆风一贯的收款方式，虚拟货币由地址码和密钥两部分组成，先收到地址码才能和对方联系，第二次联系收密钥，确认到账后才进行下一步交易。等待了一会儿，远程侦讯里传来了妮可对这个网名的确认：

“缅北木姐一带，应该是翔龙电信。”

“最大的鱼上钩了，不钓他太可惜了。”斗十方眼睛亮晶晶地说。那种见猎心喜的表情感染到了其他人，旧方案被扔到一边，几人头碰头，又从头开始了。

砰……砰……砰……

几声枪响，惊得刚刚躺下的石金山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迷糊间才发现不是梦，而是真的枪响，而且枪声越来越近……不对，越来越近的还有脚步声，脚步声还伴着叫声，是傻雕，在喊石叔。

惊魂甫定，他长舒了一口气，起身开门。傻雕和沈凯达喜滋滋地提着酒和几样包装的小菜，楼下那几人嚷着“就在下面等”，傻雕跟他们打了招呼，这才进了门。

关上门的石金山压低了声音问道：“小雕，他们没怎么你吧？”

“怎么了？没怎么啊。”王雕道。沈凯达道：“托老板您的福啊，他们把我们当大爷供着，吃喝嫖赌一条龙都管了。”

“坐啊，叔，我们哥儿俩陪您喝两盅。咦，还真没想到，这地儿还能找到好酒，剑南春。”傻雕找着杯子，倒了三杯。坐下的石金山唉声叹气。酒刚到嘴边的沈凯达不解地看看，又向王雕示意着石金山这样。王雕这才发现石金山面色不对，忙关切问道：“咋了叔？……咦，不对，楼下就是民团驻地，这……这不等于把石叔您软禁起来了吗？”

“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石金山端杯，仰脖子就灌，状极郁闷。那哥儿俩不解，关切地再问。石金山连拍额头道：“揣摩了人心一辈子，这临了一次咋就犯了个低级错误呢……这批黑料搁谁也是奇货可居，可我咋没想到，到谁手里，谁也不可能再让漏出去啊。”

所以，奇货可居成了匹夫怀璧，傻雕一下子明白过来了，紧张问道：“那意思是，咱们走不了了？”

石金山点点头道：“恐怕是，最起码短时间内走不了，我也是急着逃命犯糊涂了啊，早该想到沈燕那娘儿们也没安好心。”

说到这儿，沈凯达倒奇怪了，轻声道：“留下不也挺好？这地儿都是骗子，谁也不嫌谁龌龊，还不怕警察撵在屁股后，多好呀！”

“你懂个屁！”傻雕顺手给了这货一巴掌，斥道，“要没搞成一次还算罢了，这要成了，现在就把黑料给人家，一毛钱不要，估计都走不

了。”

“那啥意思？哦，我明白了，他是怕老板您一女多嫁？”沈凯达道。现在黑料之于诈骗团伙是狼多肉少，好不容易这么块肥肉送上门，那还不得看紧喽。

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了。石金山又喝了一杯，黯然道：“失算呀，失算……从被这个老娘儿们忽悠得做局就失算了，我这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栽过跟头，就一个小心，啧啧啧……这一次着急上火昏了头了，不该往这儿跑啊。”

“上次我也觉得太过火了，杜叔从小就教育我，坐地不沾，取钱不贪，可那帮传销的见钱就不要命了啊，生挖硬要把韭菜往死里刨，我当时就心怵啊。”傻雕道，现在他开始反省了。

荆汉那事沈凯达去得晚，几乎是快结束时才被传销的招去，其时恰好被傻雕带走。他愣头愣脑地问道：“上次我没赶上，雕哥，坐地不沾啥意思？”

“就是一个地儿不能待得时间太长。”石金山道，又自省道，“咱这行老大说过，要么不得好活，要么不得好死。好活了几十年，看来这结局也没啥意外了，就是死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有点憋屈啊。”

傻雕吓了一跳，紧张地放下杯子，喃喃道：“叔，不至于吧，就点黑料，大不了给了他们。”

“你懂个屁！七十二行，诈骗为王；诈骗行当，信息为王。这批黑料，我们光花钱都不止几十万元，都还不带沈燕给的那些料，其实只要在国内藏段时间再复出，那绝对是真金白银，甚至都不用动手，找个熟悉那什么暗网的人，说不定在网上就卖了，哦哟……咱们叔侄还

是文化水平太低啊。”石金山叹道。可能属于江湖骗子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千变万化的技术和技巧，没文化确实落伍得快。

这点傻雕倒认可，他难为地吧唧着嘴。这块短板恐怕没机会补上了。

石金山喝了几杯再无兴致，一俯身把床底的钱嘭嘭嘭往桌上扔了几扎。那十万一扎的钱让沈凯达眼睛一下子直了。就听石金山逐客道：“去吧，去吧，使劲造吧，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儿在哪儿管他呢，听天由命吧。”

说罢，他心事重重地躺回了床上。傻雕和沈凯达交换着眼色，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揣起钱，告辞离开了。

下一刻，两个人坐到了车上，副驾的一个民团成员关切问道：“雕哥，咋不陪你叔多喝会儿？还早呢。”

“他心情不好，算了。”傻雕意兴阑珊道。

司机问道：“今晚去哪儿浪？要不去见识见识这儿的五星级赌场？那儿的妞不比KTV里的差。”

“成，去玩玩。”沈凯达兴奋道。王雕没有提意见，一行人驱车直奔赌场。

似乎就是昨晚来的那地方，白天看不起眼，可晚上一进门还是被震憾了，老虎机、百家乐、麻将台一应俱全，荷官从服装到气质似乎不比电视上的差，赌客熙颐攘攘倒比这里的集市还热闹，至于那些煞风景的持枪民团成员都是看场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看来这里的人都习以为常了。

两个人刚进去，就有几位油头粉面的小哥招待了，递酒的，点烟的，让座的，殷勤备至。两个人兜里鼓囊得早按捺不住想小试几把，渐渐地，他们有点迷醉了。那笑靥如花的荷官，一发牌，倾身时胸前白花花的，让人血脉偾张；那如蝶般轻盈的女服务员不时送来红酒，一靠近就是香风袭来。还有陪赌的小哥齐声鼓噪，一会儿雕哥威武，一会儿沈哥好牛，又一会儿雕哥帅呆了，再一会儿沈哥跩炸了。

两个人穷苦了大半辈子，哪受得了这等大爷礼遇，不一会儿便渐入佳境，一搓牌，一群人跟着大呼小叫，一摔牌，赢了一圈人鼓掌，输了一圈，人不服气地大喊再来，整个赌场的气氛都被带得一浪高过一浪。

“上头了？”门口一个民团成员问出来的人。

“能不上吗？呵呵。”他是送傻雕来的人，出门点了支烟抽了口，径直向车走去。

“咦？咋走了？那俩货咋处理？”民团的人问。

“一会儿就输得裤衩都不剩了，该扮黑脸招待他们了。”那人头也不回地道，直接上车走人了。

赌场的热闹还在继续，不过结局已经没有悬念。其实从他们踏进赌场甚至踏进木姐的那一刻起，命运就已经由不得他们自己做主了……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热……极度的闷热，在那股子难挨的湿热中呻吟几声，傻雕翻了个身，然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赌台、白妞、红酒，那些让人浑身燥热的东西实在是不好消受，简直是云里雾里，人跟上天逍遥了一遭似的，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可脑子里萦绕的还是这几样东西。

有人说话了，似乎在叫醒他，然后哗地一桶凉水兜头浇了下来。傻雕一个激灵，清醒了，然后看清身边的事物时，吓得唰地坐了起来，再一看自己，吓得尖叫起来。同时醒来的还有沈凯达。两个人几乎是抱着尖叫，那场面好不诡异。

无他，两个人一丝不挂了。而环伺他们的是一群男人，光头的、蓄着大胡子的、脸上带疤的。还有干脆一只眼或者缺了半个耳朵的人，像一群异域兽人一样，不怀好意地笑着盯着他们俩。两个人尖叫一声就停了，看得更清、脑子更清醒之后，都没勇气喊了。

“两位老板一共输了一千零四十八万，除两位身上带的二十万，还差一千零二十八万，零头抹了，酒水白送，剩下的钱，您二位给转账还是现金啊？”

其中一个说话了，疤脸，笑得比哭还吓人。听得沈凯达一紧张，脱口道：“我怎么记不得了？”

“为防出千，场子有录像，两位想看看吗？”那疤脸拿着手机，快进播着，是昨晚两个人嗨翻全场的录像，那筹码流水似的往台子上摞，谁知道是多少?

沈凯达使劲拍拍脑袋，道：“我怎么一点儿都记不得了？”

“笨蛋，我们被下药了。”傻雕摇摇头，脑仁还有点疼，肯定是糊里糊涂喝下了。不过不愧是老江湖，他看着疤脸道：“大哥，我俩不是肥羊啊，就是跟班的，您……是不是走眼了？”

“好像也是啊，浑身没几件值钱东西，这就难办了啊，要输个百八十万，找龙哥能给填上，这一千万，你不是坑龙哥吗？人家也不可能给补这么多啊，是不是啊，兄弟们？”疤脸道。

众彪汉齐声应和，还有替他们想办法的，这卖身吧，两个人长得太丑；扛枪吧，看这膀子又不行，看来看去没用啊。还有出馊主意的，干脆卖给马帮当“肉袋”吧，运气好能出几次货，没准儿还能赚回来。

运毒的“肉袋”咋玩的傻雕可知道，他一听被吓住了，沈凯达嘴唇哆嗦着话也说不出来了。那疤脸看压力给得差不多了，蹲下来，转头示意。有人把门打开，还是昨日所见的那玉石厂，院子里又有人在做功课了。他们把那帮欠钱的人赤身裸体地从地牢里拖出来，换着花样在折磨。那肉皮挨打的啪啪声响听得两个人直起鸡皮疙瘩。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先礼后兵，实在拿不出钱，而且不长眼的，才出此下策。两位确实没钱？”疤脸问。

“没有，真没有。”傻雕和沈凯达齐声道。

“你们大哥能补上吗？”疤脸问。

沈凯达看傻雕。傻雕名傻人不傻，知道掉坑里了，摇头道：“补不上。大哥，你说吧，实在不行就这一百来斤，卖这个价也不亏，虽然没落着钱。”

那疤脸被傻雕惨兮兮的样子逗得一阵好笑，对着众人还直夸傻雕够光棍。他笑了会儿，脸就拉下来：“那就暂且在这儿打工吧，拉来人、拉来钱都有提成，从内地往这儿拉个人来奖1万元；要是拉人来赌，流水提一成，干得好，说不定几个月就还完债了；要干不好，那就等着被干吧。”

外面那景象威胁足够了，这事容不得考虑，欠条、协议拿到眼前了，两个人幽怨地看着这一圈彪汉，欲哭无泪地在白纸黑字上捺了个鲜红的手印……

红手印显示在一台平板上，平板在助理手里，助理正恭敬地举着平板给后座的龚骁龙看。龚骁龙看得龇着一嘴白牙，一脸谑笑。

这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石金山的两个手下被圈住了，其中猫腻不足为外人道也。从境内来此的，十有八九都是用这种粗劣手法给套住，用最直接和最粗暴的方式榨干他们身上的油水。助理收回平板笑着道："这俩是社会人，挺识相，不像没混过的又哭又闹……龙哥，这俩怎么处理？"

"小角色，过了今天再说。"龚骁龙随意安排着，然后警惕地看了看窗外。

今天起得较早，木姐县城早市已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色摊位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哪怕是间或能看到背着枪的民团也不影响这里的正常秩序。这里充斥着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淘金者，他们在这片战乱之地创造了不少富贵险中求的故事。

"龙哥，电话。"

"嗯。"

片刻失神后，龚骁龙被助理喊醒了。他拿过手机看了眼，放到耳边笑吟吟地说道："桑将军，您好。"

这是缅语。助理听到两个人在电话里开始用缅语交流，电话很短，不过他听到信息了：中国警方今天派出的协商人员将抵达木姐地区，就解救被困中国公民一事与民地武装磋商。

这个电话传达的信息是：民地武装将协助中国警察。

助理咂摸着话里的意思，轻声问道：“龙哥，不会是冲咱们来的吧？”

聚集在缅北的出逃人员有多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几万人总是有的。随着电诈行业的膨胀，来自国内的警察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把这里的参与人员连抓带堵往国内带，而那些名为保护伞的民地武装能做到最大的保护就是给个口信，毕竟不可能因为一两个电诈团伙去对抗一个超级大国。

“不知道，这里赌窝和毒窝多得是，盯上谁了还真不好说。但这明打明地来了，还能逮着谁呀？”龚骁龙有点纳闷儿。在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博弈，有不少涉赌、毒、诈的人员莫名其妙消失，然后用不了多久，中国警方会宣布他们落网，不过那肯定是被便衣秘密摁了带回国内的。可是如果大张旗鼓地来，那肯定就抓不着人了，毕竟这里有案底的出逃人员，谁会傻到往枪口上撞?

“如果是官方来，他们抓人必须通过这里的警察局和民地武装，出境没有执法权，甚至连武器都不能持有。”助理道。

“估计是哪家出大货了……这白粉生意越来越不好干了啊。”龚骁龙分析道。能惊动中国警察官方过来，估计是大宗毒品，毕竟那种犯罪危害更直接。

两个人说着，车拐进了公司大院，车进门关，很快，门口的枪手增加了一倍……

“这就是翔龙电信公司……四层，砖混结构，后期又进行了加固，大门是四毫米的钢板，子弹打不穿。整个建筑是一个环形，我们的侦查员摸过底，四层至少有三个火力点。如果发生意外，可以在楼顶迅

速构建封锁火力。缅北战乱不断，这里有军事素养的人员不少，都是实战练出来的。这些枪手说起来也算是乌合之众，但他们喂的子弹不比我们特警少。”

一辆行驶的车里，赵少刚的一个下属介绍着实地情况，没有实景，只有示意图和照片。这些资料传到俞骏手里时，俞骏忧心忡忡地瞄了几眼。实打实的攻防对于反诈警察来说可是弱项。他递给了巫茜，巫茜看着，有点心虚地看着赵少刚，没憋住，还是问了出来：“总队长，我还是觉得太冒险，如果全装备，咱们两个小组拿下不成问题，可这手无寸铁的，我总觉得是……送人头啊。”

“要不，你来指挥？”赵少刚反问道。

巫茜不敢吭声了。那位介绍的队长道：“总队长，我有个问题。”

“说。”赵少刚叉着臂面无表情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建制的这几个特战小组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手……”

“直接问，别铺垫。”

“好，那我直接问了，为什么不用我们的人？”

那位队长似乎耿耿于怀，核心行动全系于一名来自中州的同行，实在是让他大失所望。赵少刚瞄了他几眼，示意巫茜，道：“把零号的照片给他看，昨晚定装的。”

巫茜应了声。那队长不服气地道：“我就不信，什么人啊，怎么他一换装，就把我们的人全比下去了啊？”

巫茜的笔记本电脑转过来时，那位队长眼直了。挑选的人员全部换上了这里流行的便装，短衬衫、短裤、拖鞋，只是所有的化装里，有一个太过显眼，他剃着寸发，胸前和臂上是狰狞的文身，再加上目露凶光的斜觑表情，活脱脱的匪相。那些同样化了装的特战警员，如果单看还凑合，但和他放一块就显得气场全无了。

"本来还有个挑头，这位回去一剃头，一换衣服，亮相，然后……然后就没人敢跟他争了。"巫茜道。她放大的斗十方的照片，那样子几乎和这里的民团兵痞毫无二致。

"沈燕、江前胜都是这一带出来的，逆风和这一带的人关系密切，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了……枪里的子弹无非杀人，而思维里的子弹，那要诛心。"赵少刚自言自语道。他握拳的手有点颤，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好吧，我收回我的话……不对呀，他是我们的人吗？头上这是道枪伤，还有文身？"

队长服了，不过更多的疑问冒出来了。他讶异地征询俞骏和巫茜。那两位低着头欲说还休，故作神秘地不给解释。

车驶过了边境检查站。进入缅方简陋至极的检查站，那些军人奇怪地看着身着鲜明警服的中国警察，不过应该是得到了命令，并未多问。

出站后，视线里的木姐县城越来越近，赵少刚不时地看表，不时地叮嘱司机放慢速度，似乎并不急于展开行动……

"回信是让我们等通知，我问过同行，马来西亚、越南和我们国家情况差不多。这次出于谨慎，逆风会派人直接把加密硬盘送到买家手

上，是多块供料，不雷同，如果发现两家供料雷同，我们可以要求退货，这一块儿逆风的信誉还是有保障的。”小徐道。

在房间里踱着步的龚骁龙又一次看表，皱着眉头问道：“香港、台湾能送过去，这鬼地方他能送过来？”

“呵呵，龙哥，您放心吧，百分百送得过来。这些供料也就咱们能给他变现，除了咱们也没人要啊。而且我推断啊，逆风还真有可能在国内。缅北是最大的需求地，说不定东西已经送过来了，买家肯定不止咱们一家。”小徐道。

技术领域只有这些技术宅懂，龚骁龙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人工送？”

“网络监控太严啊，境内外如果有大量、密集的数据传输，很容易被网安盯上。现在国内的网安水平很高，我们出局的业务电话有百分之八九十会被拦截，而且只要被标注过的号码，他们会反追踪。逆风用这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还是够安全的。我们收到货，他只需要传给咱们一个解压密码就可以了，即便这些数据丢失或者被警方截获也没关系，解不了密，什么用也没有。”小徐道。

这一解释，龚骁龙的心放下了大半。他坐回办公桌后，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胡乱思忖道：“小徐啊，你之前听说过江前胜没有？”

“听说过，那时我还没来。”小徐道。

“他可是被国内警察跨国给端了，你说纰漏在哪儿？”龚骁龙问。

“业务量太大了，也太招眼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不应该离开缅北这块根据地，缅北之所以聚集这么多同行，那是因为好几股民地武装和政府军不是一路，而其他小国啊，再怎么着也是统一的，有完备

的警察体制，再怎么也不可能明着庇护犯罪啊……但咱们这儿不一样啊，民地武装军费的来源就是毒品和电诈啊。”小徐道。

龚骁龙笑着点点头，赞许地看着小徐。看来还是对有文化的比较欣赏，不像民团收罗的那帮打砸抢人员，想聊天都难。

“来了。”

小徐突然道，兴奋了。龚骁龙起身，伸着脑袋看着电脑屏幕上的阅后即焚，显示着逆风给他发来的信息：

硬盘贴码：××××××××××，今日直送，提供地址。

小徐抬头问：“龙哥，让他们送哪儿？”

“等等……把你的号码给他，到了木姐联系，我们去接。”龚骁龙道，闪念间，多留了个心眼。

小徐愣了下，然后依言输入，屏幕上的对话框消失了……

没人注意到，一架无人机悄悄落在街对面楼顶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无人机的摄像头正对着龚骁龙办公室的窗口，透过半拉的帘子，屋内一览无余。

无人机传输的图像接收地点在更远处，泊在县城一处陋巷角落里。此时早先一步出境的斗十方正盯着屏幕，放大着图像看。开车的特战队员提醒着：“无人机不能过多停留，这玩意儿对这地方的人还是个稀罕物。”

“好，撤吧。”斗十方道。

屏幕中变成了此处的远景，迅速拉开了和目标的距离。一旁看了半天的邹喜男疑惑问道：“十方，你看出什么来了？”

“我在看他们说话，还有表情，在考虑我们给出的这个方式，对方会不会挑什么毛病……万一他随便派个阿猫阿狗出来接了货，我不傻眼了？”斗十方道。

“看说话？能看？”开车的队员愣了下。

“嗯，勉强能看出口型，目标似乎对送货有疑虑，最后这句话很明显，长头发的问送哪儿，目标犹豫了一下，似乎说，把号码留给他，到了木姐联系，我们去接……这个环节得解决一下啊。”斗十方若有所思。

那位配合的队员不屑一顾，似乎对于看着屏幕读出来说的话颇为不信。这时候电话响了，斗十方直接接起来，说道：“是不是对方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等我们到了木姐他来接？”

“对，咦？你怎么知道？”巫茜的声音。

“读唇。”斗十方道。

“哦，我忘了你有这本事。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无法接触到，那只能启动B计划。”巫茜道。

“不急，你们按计划和军方接触，说不定这个消息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我想……直接和他通话怎么样？”斗十方道。

“等等……赵总队长说，你们是独立行动组，可以自由采取任何方式，我们会在中午12时整开始。如果无法拿下龚骁龙，那突袭石金山的计划也不会改变。”巫茜道。

“好的，我知道了。”斗十方道。

挂了电话他才发现，配合的队员正看怪物般看着他。斗十方笑笑未语，看看表，已经上午11时了。他托着腮冥想着，喃喃地念叨着。机会太好了，就在公司里，怎么才能进去呢……龚骁龙。不知道他的背景啊，编个什么故事呢?

“哎，我这样……”

斗十方换了一部手机，对二人嘘声噤言，电话拨通了，听到了对方低沉的声音:“喂。”

“您好，我刚到。”

“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啊？等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来干什么来了？”

“拜托啦大哥，这儿长枪大炮的咋这么乱？早知道这么吓人我就不来了。”

“那是克钦地方武装，你没事跑人家那地方干吗？”

“怎么是我没事跑去了？这路上都是，跟回到解放前似的，我们就挣个跑腿钱，别把小命丢了，这可不划算了啊。我正跟老板联系，不行过了这两天再送，这地方乱得。”

“嘿嘿，这咋能你说不送就不送了？”

“那也等等，我确认安全了再说……”

不容分说，斗十方挂了电话，拆了手机卡，这个简短的通话把车里的邹喜男和另一个队员听愣了，没明白，怎么着好像是打退堂鼓了?

“此时目标兴奋、心虚、紧张、怀疑……这些情绪肯定导致很多不确定性，得吊住他的胃口，得谨慎地、一步一步地让他自己钻进圈套。”斗十方有点小兴奋地道。这好像类似于骗局，一点一点地把目标诱上钩。对于目标而言，每一步都得小心谨慎，但每一步都离陷阱更近一点，直至上钩，智力角逐的乐趣莫过于此了。

上钩了吗?

尚在未知之中，随行队员听着微型麦里的信息，时间已经指向上午11时27分，此时官方队伍已经正式和克钦军方接触了，而这里还在等待着最佳时机……

明谋暗战，剑拔弩张

“这家伙可能是碰到了城外克钦军和那边警察来人给吓住了。”

助理进门和龚骁龙汇报道。城外的民团有人发回了个视频，欢迎的阵仗不小，克钦军还把周边路口封锁了几个。

龚骁龙皱着眉头自言自语牢骚着，没事都闲得发慌，有事就往一块儿凑。说是这么说，助理看出来老板心神不宁，小声问道:“龙哥，不会针对咱们吧? ”

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觉悟，犯罪亦如是，可在这里干坏事从不擦屁股，警察盯上哪家了还真不好说。这么一提醒，龚骁龙更烦了，瞪了助理一眼，骂道：“扯什么淡啊，吩咐兄弟们盯着点，别乱溜达。”

“好。”助理方应声，他和龚骁龙的手机同时响了。一接听，助理先说道：“龙哥，是玉石厂子里，那边警察要解救被困人员，克钦军里的兄弟给传的信。”

“嗯……”龚骁龙扣了手机，应该是消息同时确认了，这倒让他放心了，略一思索便安排道：“赶紧地，把玉石厂的人撤了，咱们的人撤了，水牢那帮苦穷货给他们留着，省得咱们处理了……估计是那帮‘肉袋’捅的这事。”

“好，我马上办。”助理应了声，急急出门拨着电话。

这件事算是有谱了，龚骁龙起身站到了窗前，看着远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从玉石厂撤回来的人已经到门口了，那个场子十几人的队伍一半回了公司，一半回了驻地。每一次不管是克钦和政府军打起来了，还是民地武装之间干起来了，或者是那头的武警跨境过来了，都是这么预防的。

“龙哥，送货人怎么办？”小徐打破了沉默，小心翼翼地问。

“呵呵，不会被这阵势吓跑回去了吧。”龚骁龙笑了笑坐回去，一摆手道，“那你催催逆风，把这情况说下，说他的送货人被吓跑了。”

“我试下，他应该是雇的什么人，根本不知道情况。”小徐在线上联系着。但让他失望的是，线上的逆风，很久都没给回音。

时间，指向了上午11时40分，龚骁龙在监控里看到了地下室的制毒工厂，以及二、三层的公司人员一切秩序依旧，他渐渐淡定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位于县城北区郊外的玉石厂被一股军事力量包围。那些身着草绿色军服、冲天开枪示威的军人耀武扬威地冲进了玉石厂场里。片刻后，场里留下的人员被聚集到了后院，那个关押人的水牢被打开了，几位克钦军人捂着鼻子，示意着里面被关押的人出来。

赵少刚一行人是随后到场的，在这里对方是主，他们来者是客，而且应对方要求，己方来此纯属解救，连武器也没有配备。看到那个已经被军人控制的场子时，巫茜听着麦说了一句："他们问我们这里需要多长时间。"

"不长，也不短，虽然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可总得做做样子验明身份，再正式移交，半个小时吧。"赵少刚依据经验判断道。

巫茜通着话，片刻后轻声汇报："他们准备开始了。"

"嗯，告诉他们，这里撤走的人一半去看守石金山，一半到翔龙公司。现在龚骁龙不会离开公司，在我们走之前，他都不会。这里有点成就的电诈头目和毒贩，今天都不会露头。"赵少刚道。

巫茜和另一方通着话，目的地已到，赵少刚起身带着随行的翻译及队员下车，踱进院子里时，被眼前的景象气得怒容满面——救出来的人员遍体鳞伤，就那么光着。随行的警员不待命令，径直奔上去，边奔边脱着制服，给几位被救人员披上，然后对着那些持枪的异国军人怒目而视。对方也觉得不妥，有人大声嚷着，在场子里搜查的人不一会儿抱出来一堆破衣烂布，分发给了被救人员。

一个矮个儿、皮肤黝黑的军人和赵少刚交流着，翻译解释道："……这位将军说，我们的情报属实，在该场所发现了六位被困中

国公民，遭受了赌场的虐待，他们的护照在场子里已经找到，按照惯例，这些人可以移交给我们。”

“告诉他，对于虐待我们公民的罪犯，我们也要带走。”赵少刚瞟了一眼被军方挟住、站在角落里的几位男女。不用说，是撤走民团后留下的小角色。

果不其然，将军一听，摇头说话。翻译解释道：“将军说，已查实他们的身份，都是缅籍，在这里犯罪应该由当地警察部门依法惩治，我方无权从缅甸领土带走他们的公民。”

“我方需要查验他们的身份证明，而且要找出幕后主使。”赵少刚坚持着。

翻译一说，那位缅将呵呵一笑，像嘲笑，不过说话还算客气，这句客气的话翻译过来是：

“除非他们在贵国境内有犯罪行为，否则您无权查阅我国公民的身份信息。”

不仅如此，那位缅将还作势一挥手，把被抓的赌场工作人员全部驱赶到一辆车上拉走，很郑重地解释说要交给这里的执法部门处置。

赵少刚在据理力争，这位民地武装将领在圆滑应对，交涉艰难进行中，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车里坐着的巫茜对此根本不意外。同在观摩的俞骏出声道：“这真是块不法之地啊，你看那些赌场工作人员，根本不当回事，还冲着咱们做鬼脸呢。”

“这里通行的没有什么准则，只有利益，民地武装和犯罪团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民地武装本身就扮演着犯罪团伙的角色，有他们在，电诈团伙是有恃无恐啊。”巫茜道。

“我都恨得牙痒痒啊，十方怎么还没动静？今儿怎么拖拉起来了？”俞骏焦急道。

巫茜转头看着，好奇地问：“昨晚似乎您还试图阻拦他这么干，现在倒迫不及待了？”

“我现在也心虚啊，翔龙电信公司守卫等于增加了一倍，一群亡命徒啊，现在即便是B计划，只取石金山都有难度。”俞骏道。

“其实还有C计划，您不用这么担心。”巫茜道。

说到此处，俞骏长叹一声，因为C计划是：如果找不到机会，就放弃目标，全部撤回。

翔龙电信公司里，一通电话联系确认信息，助理又匆匆敲开了龚骁龙的办公室门，进门附耳说了几句，龚骁龙淡然笑了。和之前的没有什么区别，关的那些榨不出多少油水来的倒霉鬼留给中国警察，被抓获的赌场人员做做样子，回头民地武装就都给放了，现在连样子都懒得做了，离开现场不到2公里就把人都放了——助理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

“知道了，让弟兄们都看紧点，今天都别露面啊，特别是内地有案底的。”龚骁龙吩咐了一声。助理应声道：“叮嘱过了，待不了多大一会儿，估计中午那些中国警察就得回去。去封锁场子的自己人传话说，来的人不多，根本没武器。”

“你白痴啊，没这边同意带着武器来就是侵略了，打死都白死。去吧。”龚骁龙心情大好，摆手打发了助理。这时候他看向了小徐，懂技术的不太关心这里的政局，搁那儿傻等送货消息呢。龚骁龙催问道：“怎么样？”

“逆风没回，一般找送货的应该都是道上的人，不过没事龙哥，咱们没收到，逆风肯定会退回比特币定金的。”小徐安慰道。

这一安慰龚骁龙反而火了，瞪着眼骂道：“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现在差的是那8万到10万美元？是没料下锅了，要不是石金山给提供这出，‘断卡’折腾得我们都快断炊了。”

小徐为难道：“老板，我也没办法，送货的太胆小，打了个电话就关机了，这地儿我没法追踪啊。”

“再催催……”龚骁龙烦躁地道。

小徐在电脑上刚发信息，电脑旁放着的手机嗡一声就响了，他一看，兴奋了：“来了。”

小徐接起来刚喂一声招呼，打开免提，对方声音就传来了：“啊，我到了，木姐县城不是？我问了，早市边上这家川味餐馆，老板娘是个四川妹子……不，有点老了，还有点肥。就搁这儿，你们来吧。”

龚骁龙嘘一声让小徐噤声，他凑上来道：“我们这儿现在都忙着呢，一下子抽不开身啊。”

“那没事，我们正准备吃饭呢，咋也得一两个小时，你们闲了派个人过来拿下不就行了？”对方无所谓地道。

“这样吧，兄弟，能麻烦再多跑段路吗？”龚骁龙故意道。

“大中午的，又大老远的，饭都不管你们可好意思呀？！”对方不客气地斥上了。

龚骁龙笑回：“这样吧，我们公司有餐馆，不比那儿的口味差，从你们现在处的川味餐馆往南走不到1公里就能看到我们公司牌子，翔龙

电信，门口有人接你成不？”

“嗯……这么近啊？这个……”对方在犹豫。

“路费再给你加两三千，租车回去都够了。”龚骁龙道。

“好，马上去。”对方欣喜地道。

电话挂断时，龚骁龙远程操控着大门口的摄像头，看着自北而南来的行人，一边看一边通知门口的守卫增加数人。

不一定是威胁，但一定不能放松，这个时间点来的人，总让他有种说不上来的怪异……

第一路，两名潜伏的队员在对面墙外开始拆装备，一部狙击枪，一部铙枪。

第二路，一辆绿色的越野车在向南二百米拐角处发动了。

第三路，一辆绿色的越野车驶离了玉石厂的车队，有缅方人员注意到，这辆车似乎是奔街上餐馆去了，根本没有在意。

第四路，斗十方领着邹喜男，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

“我觉得你这是脱裤子放屁。”邹喜男道。他被这无用功给搞得紧张兮兮的，真脱了裤子撒了好几回尿。

斗十方且走且道：“那你不得不承认，确实把咱们俩屁要放进去了。”

“我还没搞明白，这有什么意义。”邹喜男道。

“一个小时前，他的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状态，如果我们坚持当面交易的话，他真派出一群民团土匪来，我们就真傻眼了。”

“所以你就示怯？”邹喜男问。

“对，那是正常反应，不引起对方怀疑和紧张的最正常的反应。而现在玉石厂尘埃落定，他人放松了，可队伍收得更紧了。今天这阵势，不管是他，还是他手下那帮民团，肯定都缩着头不露面。所以我故意大方地约他到公共场合，最安全的方式，他们出于保险起见，反而不会接受了。”斗十方道。

在理，但邹喜男嘴上不愿承认，他道：“万一他不见我们，到了公司还是派民团的人收拾咱俩，那不照样傻眼？”

“还有最后一个诱饵，他肯定要吞。”斗十方道。

“什么？”邹喜男不解。

“好奇。对于逆风的使者，我就不信他一点儿都不好奇。石金山肯定也号称自己是逆风的料，他傻呀，他不求证？说不定真留咱们吃饭呢。快到了，闭嘴。”斗十方道。

“最后一个问题。”邹喜男莫名地有点紧张。

“说。”斗十方道。

“老子没干过卧底，为什么非拖上我？我有点紧张，肯定不如总队长手下那些特战队员。”邹喜男把心里话终于说出来了。

“第一个原因是，紧张是正常生理反应，不紧张、不恐惧反而是破绽。第二个原因是……”斗十方看了邹喜男一眼。邹喜男问道：“是什么？”

“全组除了多多，就数你比较蠢，难道没人告诉你吗？”斗十方笑道。

“老子不是长得蠢，跟着你才是真蠢。”邹喜男恨恨道。

“呵呵，化装侦查可以体验当犯罪分子的快感，试过后会上瘾的，我是拉你一把。”斗十方没正形地道。

两个人一步一摇地快到翔龙公司门口时自动噤声了。斗十方一拎背包，咚咚擂响了门。一个女人开了门，做着请势让两个人进来。

“咣”一声，门关上了，咔咔嚓嚓的枪机声响着，七八条长枪对着两个人，枪口几乎戳到了两个人脸上。邹喜男吓得一哆嗦，自然而然地举起手来了，紧张道：“别，我就是送货的。”

没人应他，有两个人上前一拨拉，抢走了斗十方身上的背包，顺便把两个人上下口袋一摸，手机、证件，连皮带都没放过，裤裆里都摸了几把。搜走了东西，靠门的女人这才对着门禁摄像头说道：“没有武器。”

“站好。”几人枪口示意着，把两个人逼到墙根，背靠着墙，方便门禁摄像头看到两个人正面。

“大哥，钱……钱不用加了，没必要这样啊，自己人，自己人，我哥以前搁这儿混过。”斗十方紧张地对着枪口，两眼满是乞怜。他不经意地露着臂上的文身。伤口和文身明显地让对方眼里的警惕少了许多，过了一会儿，里面瓮声瓮气地笑着道了句：“蝠帮的马仔啊，怎么跑这儿来了？”

“混口饭，没办法，老大派我来，我不敢不来啊。”斗十方紧张道。这组文身的含义他至今都没搞清楚，只知道部众多数在东南亚一

带混迹。

那些人笑了，戒备之意松懈了几分。片刻后，门禁里传来了如同天籁的声音：

“把他们带上来。”

大勇似怯，擒贼擒王

“进去了，居然真的进去了。”

巫茜看着远景监视，现在对于行动无限期待了。她拿着步话的手都有点颤抖了，轻声部署着：“一号车向前开，二号车准备，狙击手准备，如有意外，果断开枪，务必保证我方人员安全；铙枪准备。”

步话机里，依次传回了几个位置的声音，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唯一期待的是，能当面见到龚骁龙。巫茜兴奋地想着，看着俞骏。俞骏同样的表情，摇摇头道：“别问我，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小子一贯胆大妄为，这回真让他蒙着了。”

“要是把这么一个电诈头目带回去，那意义就大了，比侦破五亿诈骗案的意义还要大啊。”巫茜道。

“不要太乐观。”俞骏道。

“我必须乐观。您难道没发现？从搭上线开始，龚骁龙已经被牵着鼻子走了。他拖延交货，现在让对方急不可待了，他肯定上当。”巫茜

道。

此时，整午时，在进入目标楼层时，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真空，这里的埋伏收不到任何信息。

第一层铁门，有两个人留下了，门上居然有很先进的刷卡门禁。

第二层铁门，领头的女人又安排两个人留下了。

甬道很窄，后面跟着的两位枪手已经把枪斜挎起来了，那是戒备完全放松了。领路的女人几次回头看，斗十方和邹喜男都紧张地给个谄媚笑容，被这位大姐直接无视了。

四层的防火门被推开了，状如一个真正IT公司的格子间布局让斗十方和邹喜男怔了下。骗子已经公司化、专业化、现代化了啊，墙上居然钉着这里员工的KPI排行榜，什么原油、期货、贵金属投资、荐股等，从上面明显可以看到，交友业务以及卖茶叶业务日薄西山，被新兴的诈骗方式取代了。还有更牛的，有面墙上钉着纲领性业务指南，鼓励这里的从业人员要从客户的“八想”去拓展业务，扩大市场。

“八想”是什么呢？就是想省事、想要爱、想要性、想助人、想不到、想生钱、想省钱、想借钱等，这个概括性的诈骗业务总结让斗十方眼睛一亮。恰逢领路女人回头，他竖起大拇指赞道：“太厉害了，牛！”

“同行嘛，还用你商业互吹啊？”那女人幽了一默，笑吟吟地走到中段，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于是，红色通缉令上的脸，出现在斗十方和邹喜男眼前。

“老板，就是他们。”领路女人把两个人的东西一股脑儿推到桌上。龚骁龙一摆手，女人转身指指两位押送的人道：“你们，门口守着。”

领路女人然后出去了。邹喜男心开始狂跳，眼皮乱跳。龚骁龙看到，错愕地看着这位人高马大、长相有点憨的人问：“怎么了你？”

“紧张了一路，我头回出国。我都不想来，他硬拉我来的。”邹喜男不加掩饰，反而成了最好的掩饰。

龚骁龙哈哈笑道：“头回来没有不紧张的……不过，这位……”

“老板，我叫李向阳，以前我大哥是毛二，也在缅北这一带混过。我大哥的大哥是江前胜，最早也在这儿混的。”斗十方套着近乎。

“哦，这样啊，江老板以前在这里可是风光无限啊，毛二我见过，也算号人物。嘿，你们怎么落到这地步了？”龚骁龙好奇地问，根本不注意证件的名字，那个不重要。

“老板折了，这不，我们就五零四散了。”斗十方道。

“哈哈，想开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东西呢？”龚骁龙问。

东西都掏出来了，好像没有货。斗十方上前一步，道：“嵌在电脑里，来，我给您拆一下。这位大哥，有小螺丝刀吗？十字的。”

本来想支走这一个，可不料小徐早有准备，钥匙一掏，上面有现成的十字螺丝刀。斗十方接过谢了声，站得靠近办公桌一点，两手一摁卡扣，把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拔下来，顺手把笔记本电脑递给了邹喜男。长发男小徐刚觉得不对，就见得斗十方陡然色变，拿着长长的笔记本电池近距离往龚骁龙脖子上一戳，噼里啪啦电火花一闪，龚骁龙

喊都没喊一声，就从椅子上滚下来。跟着嘭一声，他翻着白眼一头歪倒了。邹喜男拿笔记本直接朝他脑袋上砸了下去。

伪装成笔记本电脑电池的特制电击器，成为能带进这里的唯一武器，而且奏效了。

“闪开！”斗十方弯腰叱喝。

嘭嘭两声，两条弧线自窗外飞来，撞碎了玻璃，乌黑的铙枪钩子飞进来。此时门哐一声开了，枪手大喊着往里冲，狙击枪响，冲在前面的中枪，巨大的推力连他带着后面的，又给推出了门外。

这一刹那的空隙，斗十方和邹喜男已经爬到了办公桌两侧，两个人使劲推着桌，直顶上了门。门外的疯了，嗒嗒嗒一阵疯狂扫射，吓得两个人直往两侧躲。急切中，斗十方喊道：“再开枪老子杀了龚骁龙。”

管用了，枪声骤停。斗十方起身抄起椅子，咣咣几下砸碎了一扇窗。邹喜男紧跟着上前一拉铙枪，捆好了自己，自窗外往下滑。远处一辆绿色的越野车正加速开来。

此时院内大乱，可能谁也没想到有人敢在眼皮底下开花，院里楼里的枪手急急往楼上奔，中途听到有人大喊：“他们从窗户逃走了。”

于是，楼上了半截的又往回追。办公室门口的，听到砸窗声音也急了，嗒嗒嗒一阵射击，一群彪汉连砸带踹，门终于不堪重负被挤开了。冲进来的人就见小徐人事不知地倒在地上，两位枪手奔向窗口探身一看，来的那大个子正拖着一人往车里塞，未等他们出枪，驾驶位置就伸出一把手枪，他们一躲，砰砰两声子弹射在窗棂上，险险避过。

“快追，绿色越野车，把老板劫走了！”一名枪手回身喊道。外面的人听闻，拿步话通知的，喊着上车的，公司里瞬间乱作一团。

这些人反应不可谓不快，院里的车呼啸着出来时恰看到拐弯的越野车，他们赶紧加速追上去，跟着数辆车尾追而来。追着走的，前面堵的，引擎疯也似的轰鸣着。拐弯一看到那辆车，窗口伸出的自动步枪就突突突开火了。

枪声，愈来愈烈，如果是个俯瞰的视角，可以看到熟悉地形的几辆车正围追堵截一辆绿色越野车，甚至已经有车堵到了木姐县城通往境内的出口。那辆越野车每每遇险总是绕行，被后面的追车和子弹逼得眼看无路可走。

枪声，引起了连锁反应，驻守石金山住地的民团人员接到通知，一个个气势汹汹地操着家伙跳上车加入了追击队伍。石金山战战兢兢地从房间里出来，愣了，没人！那群土匪凶神恶煞地走了。这下，他反而紧张了，莫名的紧张情绪不知道来自何方。

不对，有人来了！他一激灵，看到墙上露了个脑袋，接着那人像猴子一样跳了进来，直接冲上了楼。他刚喊了一声，那人已经冲到了近前，拎起他，不容分说地往外走。他哆嗦着被那人连拽带拖，出门往车里一塞。挟制他的人严肃地道：“我们是中国警察，拒捕可以就地击毙你！”

啊？！石金山被对方的气势吓愣了，然后车飞飙而走……

枪声，愈演愈烈，那辆车飞驰着冒着烟，已经无路可逃。然而，它居然冲向了玉石厂的联合队伍，在距离车队不远的地方堪堪停下，驾驶室里一个男子冲出来，连滚带爬跑向了正在作别的两方军警。

后面的追兵转眼即至，在更凶狠的民地武装面前，没人敢开枪了，反而是克钦军方这边鸣枪示警，那一圈车停下，有位伸出脑袋来用缅语大喊着，缅方有人登车询问道，翻译的内容是：他们抓了我们老板，我们老板是缅甸籍。

总队长对此未发言，一个请势指向车辆，缅方军人奔向车前，那弹痕累累的车里根本没人。

跟着翻译抗议就来了，直接传达给脸色铁青的缅将：对于袭击我方车辆的人员，我们将视为对我国的挑衅。这些人员如果有中国籍的，我们希望一并带回国内。

翻译还没传达完，那些车倒见势得快，倒车溜了，转眼只剩一片尘土飞扬。车上有人用步话传着话：换车了，肯定还有一辆，拦住他们。

这里交涉的缅方联络人员一摊手，给了个无奈手势，又给了个万用解释：这里连年战乱，我们真不知道他们是哪股武装的。

形势也如这车扬起的土尘，暂时出现了混乱。

片刻后第二辆车出现了，直接冲过了路口驻守的一辆拦截车。这边一招呼，那头呼啸追来了一群。追着追着又接到公司电话了，说老板又被劫走了……不对，好像第一次没给劫走，这一次才是真被劫走了，有人亲眼看见的。

助理傻眼了，猛然想起办公室的套间，如果藏在那儿的话……他惊恐地呼了几辆车赶紧回防，于是追着另一辆越野车的分成两路，一路掉头了。

十分钟前，龚骁龙迷迷糊糊地醒来，一醒来就被吓得乱挣，嘴被缠着，手被绑着。他惊恐地看着挟制他的人正拖着他往窗口走。斗十方一见这货不老实了，上前拿着特制的电击器又是一下，那货一晕就老实了。

这时候追车已远，窗上还有两条现成的铙爪自窗外伸向地面，他将它们绑在龚骁龙腰间，接着把人推出窗外。绳子在窗棂上打了个简单的滑轮，将龚骁龙不徐不疾地放了下去。在即将接近地面时，快速驶来的一辆带斗的小卡泊停。车斗里伏的人一起身，恰好接住了龚骁龙。两个人打着手势，解开了绳子。斗十方下来就简单了，反向一固定，几个鱼跃下滑，跳到了车斗里。

车立即开动，有几颗从窗户里伸出来的脑袋看傻眼了，斗十方促狭地招招手，然后突然拔出了一把锃亮的手枪，手往上一扬，把几颗脑袋全吓得缩回去了。

“别看我，他的。这枪真漂亮。”斗十方笑着指指还昏迷着的龚骁龙。全部武力状态下恐生意外，A计划设计的是故意拖延行动，由一个假扮被挟制的龚骁龙，恰恰让进来的枪手看到被挟进车里的半身，而他带着龚骁龙藏在套间——那种情急状态下，是最容易出现疏忽的机会。

万幸，居然成功了。

一个配合的队员道：“见过胆大的，没见过你这号全身长狼胆的。”

“我不会告诉你，我吓得差点儿尿裤子。”斗十方道。

“呵呵，你这是谦虚还是安慰我们呢？”另一个笑了。

“你说呢？”斗十方反问。

“不管是什么，足够进特战案例了，你不是第一回执行这种任务吧？”前一个队员看着斗十方头上的伤，明显是一块枪伤。

“上一回真尿裤子了，这是第二回。”斗十方尴尬笑道。

这实话不知道有什么幽默效果，反正把那两位笑得浑身哆嗦。这时候龚骁龙被车颠簸醒了，嗯嗯啊啊急着要说话。斗十方顺手拿掉他嘴里的抹布。龚骁龙透了口气就急急道：“兄弟哪路的，要什么，我有钱。”

“考考你，猜。”一个队员逗着。

龚骁龙惊恐地看着斗十方，恐惧地道：“你是蝠帮的，我没有抢过菲律宾同道的生意啊。”

“猜错了，没机会了。”斗十方直接又是电棍一戳，噼啪几声，龚骁龙又昏过去了。

龚骁龙的嘴刚被塞上，车厢里便警示隐蔽，几人快速躺下，车缓缓驶过木姐通向境内的路卡。那辆驻守的民团车辆里的几人根本没注意到这辆扬长开走的小卡车。这个时候，枪声大作，城里一片混乱，追逐大戏正到酣处呢。

此时，追着第二辆越野车的民团已经看到了目标在缅境检查站泊停，带队的示意着放慢速度，他说，带着一个人不可能通过这里的检查站。

他一边靠近一边给检查站相熟的人打电话，视线就能看到有人接听，然后远远地向他们示意，后又看到车里三人都下车了，车被仔仔

细细地检查了几遍，然后放行。检查站的那位缅方人员做了个摇头的动作，意思是没有。

“大哥，那个高个子就是去咱们公司的其中一个。”一个枪手认出来了。

“顶个屁用，老子可不敢回去，出了这条国境线，咱们就都得变成孙子。”一个民团说道，操的是标准的东北话。

“只要老板没被逮走就成，这去哪儿了？总不能大变活人啊，咱们不一直追着那车吗？”

“不对，不对，拐了，这辆车肯定是劫老板那辆，被咱们追的那辆肯定是提前停在那儿，一拐弯，前一辆藏起来，另一辆成了咱们追的。”

“那也不对呀，人呢？”

“肯定被他们藏起来了。”

“放屁！这前后才多长时间，你藏个大活人试试？”

“到底在哪儿呢？”

“停停停……电话。”

争执间他接了一个电话，是掉头助理的，听罢，接电话的人一脸愕然，说：“老板根本没有被劫走。”

“啊，那咱们追什么？”众人一喜。

“高兴什么啊，是咱们追出来，又被劫走的，就藏在套间里。是辆小卡，助理让咱们找，肯定带不出国境线。”那人道。

于是这一窝蜂的车又原地掉头，慢慢开着往回走，其间遇到了数辆整齐划一标着中国警察字样的车辆，民团这些案底累累的货色都下意识地缩着脑袋生怕被看到。错过不远后，远远地看到路外露着小半个车身，已经开出路面几十米，明显是弃车。有人下车奔去察看，可不正是那辆小卡?

这时候，追人的民团队伍齐齐看向已经驶近检查站的警车，心里已经隐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是隐约明白，却根本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总队长，桑将军的电话。”翻译道。

车方泊停，缅方军人便围在车前。赵少刚说道:“你问他，已经袭击了我方车辆，现在又准备对我方车辆进行搜查吗? ”

翻译回话，片刻又道:“桑将军向您致歉，并且向您求证，有一个姓龚的在逃人员是否已经落网。”

“嗯，可以告诉他，明天晚些时候会出通报，而且感谢缅方的协助。”赵少刚道。

翻译犹豫了一下，同声翻译，电话毫无征兆地挂断，车上人愕然间，检查站路障已开，放行了。

驶入国境线，一车人心才全掉肚子里，巫茜摸着胸口道:“吓我一跳，他们最后肯定明白过来了。”

“但他们未必真敢扣押我们警方的车辆。”俞骏兴奋道。

“不不不，他们确认并不是想扣咱们的车辆，而是要扣龚骁龙在木姐的资产，这儿强者为尊，没什么道义可讲。”赵少刚道。

这话让全车人深以为然，可能看得更准、更远的总队长才敢这么直白地告诉对方，人就是我抓的。

“说白了，还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让我们腰杆更硬啊。”俞骏感叹道。

“不过也够险啊，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我们的便衣一旦被对方纠缠住，那就不好脱身了，妙啊，太妙了！”赵少刚赞道。

巫茜笑着问：“您指A计划吗？”

“对，第一车伪装劫走目标，拐弯换车，第二车引走追兵，引向会面地点。他们不敢造次，而且发现人不在第二辆车里，回头又追第一辆车，结果第一辆车安然过检查站，也没有人。不管是民团还是检查站，和他们穿一条裤子的，都落空了……然后在所有民团倾巢出动的时候，他在背后从容带走目标。两个目标，不费一枪一弹带走，现在即便他们追到第三辆车，还是没人……哈哈，龚骁龙不冤枉啊，这么精妙的骗局可比他玩的电诈高明多了。正应了那句话哟，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赵少刚长笑道，加速行驶的车已经看到了我方的口岸第一道检查站，那里泊停着大队的警车，迎接着这一队车辆驶过检查站。

被解救的群众下来了，直接上了救护车驶离。最后下车的两位一个奇胖无比，一个神情萎靡，最后一个环节是两个人都被中途塞进了解救车里，这是第四辆车，完美地让追兵错过了。

两个人验明正身，被戴上了铐子，塞进了警车。送嫌疑人上车的斗十方回头时愣了下，一圈人似乎都在看他。他看看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地系上扣子，然后尴尬地一只手捂着臂上的文身，不过怎么也捂

不住这坏人表象。那群参战的特战队员不知道谁先鼓起掌来了，跟着一个挨一个，都拍起了巴掌。那掌声经久不息地怎么也表达不出此时的激动，一群小伙子干脆挟着斗十方直接欢呼着扔起来，一漾一漾扔了十几个来回都没停止……

次日，陇北警方刚刚发布在逃人员龚骁龙、五亿诈骗案嫌疑人石金山在缅方协助下落网的消息，木姐就传来了民团内讧的消息，克钦民地武装介入平息，之后有三十余名非法入境人员被驱逐出境。在双方交涉接收的人员里，中州警方铐走了两位被驱逐回来的在逃嫌疑人。

王雕、沈凯达。

子行不孤，志当四方

48小时后，首都，一个在外界看来很神秘的单位。这个保密单位在全国反诈领域并不神秘，最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最前沿的涉诈罪案动向，以及最精尖的反诈技术都源出于此。

刚刚回京不久的周修文的办公室就在其中一间，在电脑前等了很久，终于收到前沿的详细战报了，这是等着要给总局局长送去。他边打印边浏览着，看到高兴处激动得拍案叫绝，嘴里不迭地道:

“太好了！太好了……简直是个奇迹！”

详细情况汇报只有几页，不过他最清楚从那个战乱之地带回嫌疑人有多难，更何况还搂草打兔子逮了条大鱼。龚骁龙盘踞缅北已经有

数年，几次诱捕均告失利，没想到这次竟被顺便揪回来了。

打印纸刚出来，他就拿着急匆匆往外跑，跑了几步又回来，钉了下，看看桌上还在犹豫的报告，干脆一并拿起来直奔局长办公室。

今天领导的心情绝对格外好，果不其然，敲门而入，总局局长笑吟吟地道："我昨天就听到消息，很好奇他们的行动细节，专门让他们给总局来个详细汇报，快拿过来我瞧瞧。"

周修文递上去，老领导戴着花镜，认认真真地从头开始看，隔一会儿自语道，好，将计就计，又一会儿自语道，好，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再一会儿又兴奋道，太好了，在不引起双方冲突的前提下，进行有克制地抓捕，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好，太好了！

最后他看得击桌叫好，摘下花镜，后来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眉头又皱起来了。周修文赶紧道："我关注了一下，缅方并没有什么动静，应该是哑巴亏。"

"吃亏？呵呵。"局长摇头道，"应该是讨了个大便宜，缅北民地武装和涉及我方犯罪人员的勾结，是一块毒瘤啊，我们抓不到，他们就是这些人的保护伞，这些人等于给他们打工；我们要抓到了，他们干脆就把这些人的资产黑吃黑，这块心病呀，到解决的时候了，部里正酝酿针对这个地方的解决方案，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啊。"

"那这次行动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尽管还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周修文委婉道，明显支持前方，哪怕还有"有待商榷的地方"。

"不不。"局长摇头道："尊重对方的国家主权，并不等于尊重对方犯罪的权力，更何况还是包庇和纵容针对我国人民群众和社会财富的犯罪，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主权国家可以听之任之……行动没什么

问题，我刚才想到啊，这似乎不是赵少刚的手笔，最起码不全是。赵少刚中正大气，做方案大开大合，惯用明谋，可这个方案，你看，步步透着诡诈，而且环环相套，就像过去江湖玩的那种藏三仙把戏，就三个碗，你看着球进了那个碗，它就偏偏不在，真正的球会被手艺人攥在手里，想让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它就出现在什么地方……哦，我明白了，零号。”

局长一下子恍然大悟，怨不得赵总队长专门调走了中州的一个反欺诈小组。他看着周修文，好像在审视，片刻后道：“说说，你和巫茜追了逆风两年，和这个小组、这个零号结的缘分可不浅，你们的外调情况怎么样？”

“正要给您汇报。”周修文恭敬地递上了外调报告。局长翻阅着，偶尔问他几句，说到社会关系时，局长的手明显顿了下，不过很快恢复如常，直至浏览完毕。

又等了好一会儿，局长出声问道：“你这个汇报很客观，父亲是负案嫌疑人，失散的母亲疑似负案嫌疑人，自己是监管大队出身，又是个看嫌疑人的……化装侦查的经历我看过，其实去掉警察这个身份，他就是个活脱脱的嫌疑人，这个评价对吗？”

周修文尴尬地笑了，点点头道：“对，否则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混过电诈团伙了。”

“呵呵……太有意思了，我都有见见此人的冲动了。不过我觉得这种类型的人，不是你能驾驭得了的。”局长道。

“我下基层深切体会到了，本事和脾气一般成正比，有点本事的，都不太服从管理。”周修文说道。

局长笑了笑，说：“锻炼卓有成效，没白下去，看来以后得多让局里的同志下去，只有在一线才能真正体会到警察这个职业的艰辛，特别是反诈这种新警务，我们急需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反制措施，这些事靠一个两个英雄人物、一家两家先进单位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是那个老思路，要充分地发动群众，形成全民反诈的氛围……说着说着又跑题了，这个先放放，局里上党组会再考虑下。”

“是，局长。能发表一句带有个人倾向的想法吗？”周修文见局长要走了，鼓起勇气问道。

“我不正等着你发表吗？不但你，还有巫茜，局里肯定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想法。”局长笑着看向周修文。周修文刻意地站直了，说道：“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身，如果仅仅因为出身而否定他，我会觉得很可惜。罪与非罪、善与恶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纠缠在一起的。严格地说，他是一个诈骗和骗局的受害者，身上那些毛病、恶习，来自在社会底层的求生经历，这一点我觉得不应该受到苛责，而应该得到尊重。”

“这是铺垫，真实的评价呢？”局长问。

“如果他与罪犯同流合污，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但让我意外的是，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觉得，在他身上有高贵的倔强，那种即便被生活压弯了腰，也要扬起头仰望星空的倔强。我想支撑他的和支撑我们所有身佩藏蓝银徽的兄弟一样，是同一种内心的召唤。”周修文说道。

两个人对视良久，局长以一种欣赏的眼光重新审视着周修文，却没有正式回答，思忖很久才悠悠道了句：

“既然是内心的召唤，那你的看法、我的态度都不重要，他会忠于自己的信仰，假如他现在已经有了的话。”

周修文咂摸着这句话，然后笑了笑，敬了个礼，心满意足地退出办公室……

此时在龙川通向省城机场的路上，匀速行驶的解押队伍正遭受着闷热天气的折磨，车里的邹喜男吹嘘着：

“……那地方老牛了，还真跟电信公司一样，那KPI排名，最高的一天骗回好几万来。人家那企业文化就是，只有不努力的骗子，没有不上当的傻子……真的，你们别不信，他们专门的业务研究人员，那研究方向就是八个想，想省事、想要爱、想要性、想助人、想不到、想生钱、想省钱、想借钱……你们想想，这几乎把市面上诈骗的切入点一网打尽了啊……不是跟你们吹啊，那地方玩得溜了，民团扛着枪保护呢，但凡进去的，一眼瞅着得腿软……”

“不是吧，没见你多硬啊，我操纵无人机看见了啊，进门枪一指，你丫吓得跟孙子一样。”络卿相揭短了。

邹喜男一拍大腿，道：“策略！策略！策略你懂不懂啊？”

络卿相一脸鄙视。程一丁插话道：“不要老这么吹行不行？我接你上车时，你一直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得脸都白了。”

“有吗？老程，你诬蔑我吧啊。”邹喜男不承认了。

“绝对有，别以为我没看见，是十方动的手，你就是个跟班。”陆虎说道。

“我们是黄金组合，你们就嫉妒吧啊，哈哈！你俩小样儿一直窝在屏幕后，受不了明说啊。不过，估计你们上场也不行，得吓尿裤子。”邹喜男嘲讽道。

程一丁听不下去了，回头说道：“十方，下回我跟你组合，多大的事，吹得没边了。”

后座躺着的斗十方说道：“那不成，他这么能吹，衬托得我多高大，你闷声不吭，把我吹不起来啊。”

敢情他正享受着呢。同事们一阵哈哈大笑。邹喜男倒吹得没劲了。不过司机还算客气，竖着大拇指直夸两个人厉害，毕竟赤手空拳进匪巢的活儿，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出来的。

车停了片刻，转眼间巫茜抱着一大箱水上来了，挨个分给大家后要坐下，陆虎和络卿相齐齐让座。不料巫茜没选，直接走到后排和斗十方坐到了一起。斗十方喝着水咧着嘴说：“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给我拉仇恨啊，生怕他俩不挤对我？”

“不是拉仇恨，是选择恐惧症，你说他俩一个比一个帅，替我出出主意呗。”巫茜开上玩笑了。邹喜男赶紧举手：“姐姐，我也单身。”

众人一乐，陆虎和络卿相揪着他摁住推一边了，坐上了更靠近后座一些的位置。斗十方一瞅巫茜，笑着问：“要不本大师给你卜一卦？”

“好啊，我还真想见识见识。”巫茜兴奋了。

“来，面相、手相，全给你看看。”斗十方正色道，然后一正巫茜的脸，一拉巫茜的左手。陆虎伸手上前，啪地把斗十方的手打掉了，

络卿相提醒道："拜托巫老师，这借机吃豆腐的活儿连钱加多都学会了，你也上当？"

"啧啧……看破不说破，一点儿江湖道义都不讲。来，我再拉拉手，让他们眼红下。"斗十方没正形地说，被巫茜笑着打开了。她提醒众人道："别胡闹了，跟大家说个事啊，咱们队伍三个方向，我回总局，你们回中州，赵总队长他们回粤东。"

"知道啊，怎么了？"邹喜男问。

"嗯？都要分别了，一点儿留恋的话都不讲啊？准备落地就忘了我啊？"巫茜大惊失色道。

这位年纪不大、有点古灵精怪的同事说话有点直接，太直接了，反而让大家不知道该说什么。玩笑归玩笑，即便是陆虎和络卿相也未必敢有其他想法。两个人做着痛苦的表情，陆虎说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

"酸不酸啊，我们不能去首都找她吗？"络卿相反问道。

再长的路也有分别的时候，越靠近目的地欢笑越少，到了机场驻扎地时，大家都沉默了，一路同行到了要分别的时候还真有点留恋。不过任务在身，已顾不上其他了，要押解回中州的嫌疑人龚骁龙、石金山等四人需要严密看守，只有陆虎和络卿相抽身出来送巫茜。作别的赵少刚专程又看了四位嫌疑人一眼，由俞骏陪同着出来。两个人已经商定，以中州办案为主，主审五亿诈骗案，其他案情由粤东方面派人接手。

"给你们匀出了几位特战队员，完成押解任务后他们自己回来。"赵少刚说道。

“没问题，我安排。”俞骏道。

“不用送我，做好本职。”

“那我总得把你送出门啊。”

“还有点时间，我想见个人。”

“我知道您要见谁，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其实不用问了，你问的那位名字躺在档案里，人躺在一块无名碑下。他是我派出去的，他的死我心里一直难以释怀，幸好，还有一个极像他的人……你明白吗？”赵少刚回过头来，表情有点难堪。

“明白，生得光荣，死得其所，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不问了……十方。”俞骏敬了个礼，回头嚷道。看守嫌疑人的斗十方奔出来，俞骏指指赵总队长，自己回去补上斗十方的位置了。

快步走来的斗十方笑着，给这位临时上级敬了个礼问好，赵少刚也慈爱地笑着，拿下了他敬礼的手，又整整他的衣服，摘了他那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斗十方有点尴尬，刚长出来的遮住伤口的长发剃了，相貌实在羞于示人。

“伤疤……是一个警察值得骄傲的勋章，没有比这样子更帅的了。”赵少刚摸了摸他的脑袋，又笑着捏了捏他的脸。

“谢谢总队长。”斗十方做了个鬼脸，赶紧又戴上了帽子。

“我要走了，你的事俞主任给我说了，还有你父亲的事。”赵少刚说道。斗十方闻言看着这位总队长，不知何意，就听总队长又说

道："如果真因为政审的事被刷下来，就来找我，他们敢不要你，我接收，工作关系我给你办，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也把这事办了。"

斗十方一笑，不好意思地说道："谢谢，没那么严重，只有不愿待的地儿，没有不养人的活儿。"

"那不行，你这百艺傍身的，不看住学坏了怎么办？说定了啊。"赵少刚说道。

斗十方看着一脸正色的老警察，点头"嗯"了声。他似乎想问什么，却说不上来，看了赵少刚几次。赵少刚拍着他的肩膀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很多功绩无法面世，很多躺下的战友只能尘封在档案里，留在他们亲人悲痛的记忆里，老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每个警察，包括你我，可能都会困惑，可能都怀疑过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自己流汗、流血究竟意义何在，但真正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就不会怀疑，你应该就是了吧？"

"我说不好。"斗十方说道。

"可突袭你来抢？你明知你的外调情况很不乐观，告诉我你当时怎么想的？"赵少刚笑了。

斗十方笑道："没多想。以前过得很差劲，就想着拼了命也要出人头地，给自己拼一个未来。"

"那现在呢？"赵少刚问。

"现在不但目睹了，还亲身经历了，那些骗局其实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剧。我只想着不要有人再经历和我同样的事，成为一个悲剧的主人公，所以……我拼了命也要断了这些人，这些骗子的未来。"斗十方轻声说道，简练而平静。

赵少刚看着他，慢慢地笑了，笑着提着行李转身，走几步回头看看，又走几步，还回头看看，走出很远才摆摆手道：

“回去吧，你一个人办不到，得我们一起来。”

斗十方伫立良久，笑了笑，返回，和众队友按部就班押解，登机，把戴着头套的嫌疑人控制在机舱隔离区域，一切安排就绪，等着起飞的时候，坐在前面的俞骏打发邹喜男起身，到后面和斗十方换座位，要斗十方坐到前面。

可能有什么安排。斗十方换了座位坐下，小声和俞骏说道：“主任，不用那么紧张吧？咱们工作到位了。”

没有引起围观，而且行程肯定不可能被外界得知，斗十方对俞骏的脸色有点不对劲感到奇怪。俞骏侧耳说：“其他事，我有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斗十方问。

“老规矩，看我的脸猜。”俞骏看着他，表情难堪、尴尬，像当初被揭了婚变的糗事一般。本来有点想笑的斗十方蓦地心一抽，脱口问：“是不是张英或者向小园传回来的消息。”

“嗯，猜对了。”俞骏一撇嘴，自己的尴尬终于解决了。他同情地看着斗十方。斗十方愣了好久才又问道：“什么时候的事？确认吗？”

“几个小时前，已经确认。本想到家再说，可瞒着你也没什么意义，你自己斟酌下该怎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俞骏干脆递给斗十方自己的手机。

手机屏上显示着一个女人的肖像，一个陌生却又熟悉的面容，斗十方慢慢掏着口袋，找到了那张胡冰芳和王育才的结婚照。时隔二十多年，依稀可辨这正是照片里的女人，很漂亮，符合他曾经在梦中见过的所有关于母亲的样子。

可与梦里所见不同的是，现实中是这样一个警务信息：

八大骗最后一个嫌疑人胡冰芳，已于数小时前落网……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几个小时前，准确地讲应该是早上七时，整座城市笼罩在如烟如雾的蒙蒙细雨中，如同幻境。可能是冥冥中注定，一直在不声不响追踪线索的向小园一行出现在五亿诈骗案的始发地：长南市。

他们的车辆泊停在省法医鉴定中心的院内，各地有各地的政策，该省寻回被拐儿童的鉴定多由这里负责。娜日丽把车停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长长地伸着懒腰。这几天跑了好几个省，都快累垮了，很多案子往往就是这样，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出现了一回又一回，可总也省不下踏破铁鞋的功夫。

有人来了，是向小园。她打着伞，钱加多提着一兜东西，两个人快步跑着钻进了车里。热腾腾的小笼包加上豆浆，钱加多一股脑儿往娜日丽手里塞。娜日丽看向向小园，向小园做了个被冷落的尴尬表情。娜日丽不好意思地先给了向小园，向小园没接，回头不客气地从钱加多手里拿早餐：“我掏钱，你献殷勤，可好意思？”

“呵呵，您这么注意身材，肯定吃不了多少，急啥啊。”钱加多说道。

娜日丽回头怒道：“那意思是我不注意身材，吃得多是吧？”

“不是，不是，你的身材圆润点不更好看吗？”钱加多觍着脸说。

娜日丽愤愤道：“向组，以后出差不能带他，别人出差都是瘦几斤，你带上他，得胖一圈。”

向小园忍不住哈哈大笑。钱加多自然当是表扬了，又要关心时，被娜日丽喝止了。但凡他要关心，除了让你多吃点就没别的。

任务期间吃饭都是速战速决，而且不耽误正事，向小园且吃且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小组即将凯旋。”

“啊？真逮到啦？”娜日丽和钱加多兴奋地问。

“必须的啊，石金山、王雕、沈凯达全部归案，而且行动小组在木姐地区还顺手抓回条大鱼。龚骁龙，翔龙电信诈骗团伙首要人物，部里上榜的在逃人员。”向小园说得与有荣焉，真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参加。

“向组啊，我们摊了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这些天跑的，一天要穿越好几个城市，哎。”娜日丽有点失落。钱加多附和着：“就是，咱们要抓错还好说，这要真抓对了，岂不是把十方他妈给抓回去了？都是兄弟呢，到时候那多难为情啊。”

向小园一笑，差点儿喷了，不过脸色一正，又黯然了片刻，说道：“先别考虑那么多，首先得抓住再说，八大骗‘众神归位’就差这最后一尊了……我们捋捋思路看对不对，首先DNA不会说谎，最早的寻

亲记录里，我们在中州一家搞过寻找被拐儿童的福利机构查到了胡冰芳的名字，2009年逐步开始信息化建设以后，这个民政下属的机构信息全部归入了我们公安部门的失踪儿童信息比对平台，也就是现在已经全国联网的团圆系统。我想胡冰芳很明白，想从茫茫人海里找回失去的亲人，她只能依靠公安的大数据。”

“没错，但随着她本人作案越多，就越注意隐藏自己的形迹，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胡冰芳的名字，然后就有了我们在首都找到的不同名的同一DNA样本，说明早在失踪儿童信息比对平台测试阶段，她就参与了……目前为止，我们找到的同一样本的DNA分属四个名字，胡冰芳、王丽、张裙和郭小芳。”娜日丽说道，案情已经熟记于心。

“最早登记的名字已经被弃用，王丽是在2009年用过的名字，也被弃用；张裙是2013年使用的名字，同样弃用；郭小芳这个身份在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啊？”向小园犹豫道。越接近真相就越紧张，生怕这又是空欢喜一场，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女骗枭十几年都没有留下案底，还真让反骗的警察们感到惊叹。

娜日丽也在犹豫，钱加多听讨论断了，出声问道：“啥情况呀？让我知道知道。”

“自己看。”向小园递过平板，钱加多依言翻看，看了几眼就惊叫起来，娜日丽和向小园笑了，估计都被吓住过。

“天哪，名下有两辆车，一辆奔驰S，一辆宝马七系。房产有四套，还有个经营童装的店面，两家公司……哎呀，这可悲催了，十方苦穷了二十几年，居然是个富二代。”钱加多的视角一贯特殊，那两位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补充道：“更悲催的是，即便发现自己是富二代，一眨眼又变成穷光蛋了。”

“拿来，拿来，你别发表议论。”娜日丽抢回了平板，顺口说道，“最后一次采集DNA样本是两年多前，虽然留的是这个信息，但当时并没有留存被采集人的影像，而这个照片……多多，你看像十方吗？都说儿子像妈，你看呢？”

平板电脑被搁到了挡位的地方，钱加多瞅去，那是一个温婉的中年妇人，卷发长裙，那种冲击视线的优雅能让你忽略她的年龄。看着看着，钱加多伸着舌头舔舔下嘴唇，看得向小园笑得被口水给呛住了。钱加多掩饰着自己的失态，还没说话，娜日丽说了：“肯定不像。”

“你得考虑到她肯定做过多次整容，一下子整得变化太大可能被发现，如果这些年她逐步地整，积累起来，整个人可能就大变样了，她有这个实力，更有这个需求。”向小园说道。

“还有一种可能，如果郭小芳也是受胡冰芳利用的一个帮她干这事的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娜日丽问。

向小园想想摇摇头：“不应该是这样，即便是这样，那也是最后一道跳板了。”

“那我们就假定这种情况是，郭小芳这个身份有户籍证明，而且居住在距离长南200公里的搏济市已经超过十年，可能吗？”娜日丽问。

“据张英主任讲，她追到过的隐藏身份最长的犯罪嫌疑人隐藏了32年。别忘了她是个骗子，从诈骗的手段看，她这一伙比我见过的都有耐心，会花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来布局。关系到她自身安全的事，我想十几年应该是合理的……哦对，关于制造假身份，我在大数据学习的时候翻阅过案例，有这么几种，一种是黑产里有养身份一说，但可追溯的年限不长；有代表性的是购买死亡但未正常到基层派出所销户

的身份，用这个真实存在的身份再行迁徙，多次迁户口加上时间一长，其追溯的难度就会增加；还有更直接的，在国外购买已入外国籍的人员身份回来贩卖……胡冰芳接触灰色地带肯定有这路子，八成应该是中间这种。她的原始户籍在陕甘山区一个贫困乡，目前还没查到，不过据协查的地方民警回复，原始户籍所显示的自然村早已撤并，往前数二十年，当地县城流失的人口已经有近十万，直到现在，长年在外务工的还有十几万。”

应该是钻了空子，两个人越捋越觉得张英直接就在这里准备逮人是正确的。停了片刻，向小园又问道：“还有什么疑问？”

“嘘……快揭晓了。”娜日丽做了个噤声手势。

三人下意识地伏下身子，车顶传输回的图像里，有一辆奔驰轿车正驶入。前一天这里发出的官方信息奏效了，把两年多前提交DNA的疑似人员引来了。

“为什么我分析很自信，看到人却怀疑啊？”娜日丽轻声道。

视频里，下车的女人轻轻地撑起了伞，见到真人才发现，她比照片里的人更有气质。她款款地走着，像雨中轻盈的百合，像书卷里、画里走出来的仕女，在浅风细雨中步态从容，偶尔回眸，有着看不到一丝烟火气的优雅。

她进去了，车里监控的人全凌乱了……

笃，笃，敲门声响，穿着白大褂的张英整了整衣服，出声道：“请进。”

门开了，人进来了，雨伞被她礼貌地搁在外面。这个女人笑了笑，带着歉意说道：“让您久等了，路上有点滑。”

“没事，我也刚到，昨天通话的就是您啊？”张英好奇地审视对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处理过不少被拐儿童的案子，但多数家属都被寻亲折磨得没个人样了，像这样子的还真不多见，她甚至无法把眼前的女人和一个二十年前的乡下女人联系起来。

“是，谢谢您，怎么称呼您？”那女人坐下了，很客气地对递水的张英道谢。

张英回身坐下，笑着说道：“我姓张，叫我张主任吧……我这儿的信息显示，您叫郭小芳？”

“对，有问题吗？”郭小芳笑着问。

“没问题，名字大俗，人又大雅……我有点奇怪啊，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张英说道。

郭小芳笑道：“您一定觉得会遇到一个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母亲吧？”

“理论上应该是，但见到您，就不是了。”张英说。现在她有点觉得是了。

郭小芳笑笑，抿着嘴做了个稍有难堪的表情，然后悠然道：“都二十多年了，时间确实会冲淡一切，我其实都不抱什么希望了，只是心里有点放不下而已。”

“那我们开始吧，说说您当时的情况。”张英说。

“当时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啊，我早年出来打工，孩子是交给公婆寄养在乡下，那时候村里穷得只能靠写信，我是过了几个月有老乡回来告诉我，我才知道家里出事的。”郭小芳黯然说道，触及了伤心

处，她回忆着，又补充道，“我第一任丈夫死于车祸，公婆把这孩子看得比命还重，等我回去时，老两口都不行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在镇上看见谁家小孩都拉着以为是自己孙子，一个卧病在床，再没有起来，哎……”

“想开点，都过去了，现在不挺好的吗？您得做好心理准备啊，真找到了，可能未必会是您想象的样子。”张英安慰道。

“不管是什么样子吧，我都能接受，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这么多年，我总在梦里见着他，还是那么乖巧可爱，小小的，在我怀里看着我笑……我不该扔下他走，他那时才1岁多，就很懂事，知道我要走，抱着我怎么也放不下，他哭啊，哭得我心都碎了……”郭小芳两行泪落下来。张英递过纸巾盒子，她擦着、啜泣着，又连连道歉着自己的失态。

“没事，同是女人，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么多年您可真不容易。”张英道。同是女人，两个人的心迅速拉近了，甚至自然而然地握上手了。看着郭小芳白皙玉嫩的手，张英夸赞道：“您真不像农村出来的，您看我这手才像，一辈子的劳累命。”

“可我确实是农村出来的，只是运气好了点。张主任，您昨天说是北京通知的？DNA对上了吗？”郭小芳充满期待地问。

那表情绝对不是作假，张英点点头，道：“正常流程是先通知省一级公安鉴定部门，再由我们通知寻亲家属。考虑到失散多年，毕竟还有个心理适应期，所以，一般都要稍缓缓。”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您知道我儿子他的情况吗？”郭小芳兴奋了。

“知道点，这些年其实他也在找您，从董龙湾被拐走到现在有二十三年了，他应该有二十六七岁了吧？”张英问。

“二十七，生日是四月初五，丢的时候不到3周岁，刚会走路。”郭小芳说道。

“那您，当时在中原和中州市一带打工吧？”张英问。

“啊，对。”郭小芳兴奋间连连点头，好奇地问，“啊？这您怎么知道？”

张英的话停了，表情凝重了。反应很快的郭小芳一下子醒悟过来，她惊愕地看着张英，狐疑地问道：“我没说过董龙湾这个名字，一定是错了。”

反应过来后，她起身就要走，张英拦也未拦，双手一叉，笑道：“每个人都走不出自己的心魔，好人的心魔可能导致这个人去做坏事，而坏人的心魔恰恰又是好事，是他最后的救赎机会……你的心魔就在儿子身上，你真放得下吗？”

起身的郭小芳似乎一下子变了个人，冷若冰霜地道了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说罢，起身就走。她猛地一拉开门，愣了，门口数位警察，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胡冰芳，看看这是什么，认识吗？”向小园拿着一张照片亮在她眼前。这位“郭小芳”不屑地一笑，正待否认，却不料看到照片时陡然色变，石化一样站在原地，魔怔了一样喃喃自语着：“是他，是他，我就知道是他，这个浑蛋，我真恨不得再杀他一回……”

她木然地站着，被娜日丽铐上都兀自不觉地在喃喃自语，恶狠狠地诅咒着。当向小园手里斗本初父子俩的照片移开时，她像疯了一样地去抢，被娜日丽和张英死死摁住了……

现在，下午6时，套着头套的胡冰芳被押解上了航班，要连夜赶回中州。

DNA检验符合，这就是留了四次样本的女人；和斗十方的DNA检验相似度99.999%，哪怕容貌再改变，也改变不了科学的鉴定。旁边这位就是斗十方失散多年的母亲，和之前的猜测完全吻合。

这些年发生的故事，过程是怎样还有待考证，但故事的结局在初步搜查中已经可见一斑，胡冰芳的电脑里留存了大量加密文本，解密后是原始的话本，最早时间是十多年前了，那还是QQ诈骗的时代；在她的居所地下室保险柜里，找到了纸质的通信记录，徐则臣、郑远东、杜其安、秦江寒等一系列嫌疑人赫然在册；至于珠宝、首饰、贵金属更是一大堆，这应该也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洗钱方式，赃物还没有来得及出手；更夸张的是，她居所墙壁暗格里还留存着大量的银行卡、国内及离岸账户登录密钥，虽然分属于不同身份，但全是同一个人。她甚至拥有三张不同姓名的护照，而且全是不同地方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真实证件。

不管是经验丰富的张英还是向小园都暗道侥幸，这位处心积虑地已经打造了数个身份的嫌疑人，如果不是心神失守，怕是很难有抓到她的机会。

只是即便抓到了，她们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几个人彼此之间从乘机到落地都一路无话。在中州落地后，她们便秘密押解胡冰芳回市局直属的大案队，进入了审讯阶段……

第五章 峰回路转狱中相认

心有所系，如痴如狂

案卷被轻轻地合上了，两份，一份奇厚无比，一份却只有证据，尚无口供。

陈颢元局长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向小园和俞骏，归队第三天了，大案告破后的欣喜一点未见，两个人倒比刚回来时还消沉。

领导的脸色不佳，向小园出声道："龚骁龙、石金山等一行嫌疑人已经全盘交代本次廉三旺被诈骗五亿的案情，追赃工作正在进行，目前已追回2.43亿，协助的各兄弟警方根据本案线索查获的洗钱窝点目前有11个，抓获的嫌疑人已有71人，案件还在深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重视，据龚骁龙交代，他在内地合作的提供黑产的嫌疑人还有4名，这个总局已经接手，其他……"

停住了，是陈局长伸手制止了。他往椅背上一靠，像仰视这两位，不过说的话很不客气："这个不用你们汇报，情况汇总不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的人管不好是吧？三天跑了13趟大案队，还跟办案的吹胡子瞪眼，你们不但不制止，还私下搞小动作说情，不知道规章制度，不知道办案纪律啊？！"

连训带拍桌子的声响奇大，惊得向小园都退了一步。原因又到了斗十方身上，三天跑13趟大案队要求和嫌疑人见面，而局里已经严禁

反诈骗中心任何人员插手嫌疑人胡冰芳的审讯，就是预防这个呢。不料越预防就越出事，斗十方今天去时都跟办案人员揪衣服领、捋袖子红眼了，差点儿就打起来，正常情况下，他这样早被市局督察给提回去关禁闭了。不过还没等陈局长下决心，斗十方自己倒找到局长这儿来了，正好被带走给关起来了。

于是作为直属领导的向小园和俞骏就被通知来了，两个人闷声不吭。陈颢元局长却是越看越气，拍着桌子嚷道：“你，你是直属领导，你说，你说怎么处理？”

“正式行文通知都开除过他一回了，关起来吧。”俞骏说。

哗啦，一堆案卷扔到了他脸上、身上，陈局长拍着桌子喊着：“你别给我居功自傲，这是在保护他！这种事上要徇私枉法，那是害人害己！”

“线索都是他找出来的，要徇私枉法，他通个风、报个信，人早跑了。”俞骏软软地回话。

“那见这个面有什么意义？母子相认？一个嫌疑人，一个警察，在审讯室相认？”陈局长说得自己都快哭了，这可叫什么事啊！

俞骏想犟也犟不上来了。下文还没开始，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谢经纬，不容分说地说道：“什么意思，陈局，你把十方关起来了？这还没论功行赏，就先杀功臣了？”

“哦哟，你怎么也来添乱……你，你给谢副厅解释一下。”陈局长气得胃疼，起身了。俞骏悄声跟谢经纬解释了几句，谢经纬脸色渐渐变得难堪了。他是接到了总局巫茜和周修文的电话才奔来的，估计那些队员也在迂回求救了。

可这么办？情法难两全啊。发愁间，谢经纬坐到了陈局的办公桌后，询问道："俞主任，这啥情况？到底干吗要见人？难道还真的相认吗？"

"我……我真不知道。"俞骏为难地挠着腮，求救似的看向向小园。向小园说："他就说想见，必须见一面，没说其他。"

"那陈局这个……"谢副厅看向陈颢元。陈颢元摇头道："老谢，绝对不行，甚至这事得下封口令，年轻人，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你们俩是办案办傻了是吧？他们失散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不知道这层关系，什么都好说，可万一这位功臣犯个浑认了亲妈，那他这辈子就得背着上一代的罪孽，别说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就社会上，他不得被别人另眼相看？你跟我说说，将来社会关系这一栏，怎么填？"

谢经纬看向这两位，投支持票了："没错，陈局说得对啊。"

"我知道两位上级是好心，可您想过没有，如果连此生来处也羞于承认，刻意隐瞒，那他还怎么挺直腰杆做人？单从亲情上讲，胡冰芳也是一个受害者，孩子被拐走二十几年下落不明，哪一个当母亲的也受不了这种刺激，这成了她报复社会的动机，好坏皆由于此，这个执念解不开，这两个人都会出问题。"向小园说。

谢经纬斟酌了片刻，问道："现在这个嫌疑人怎么样了？"

"已经中断审讯，她绝食。"俞骏偷瞄陈局长，小声说道。

听得谢经纬又是吧唧嘴，正要说话时，陈颢元局长回头一挥手，道："绝对不行，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也不行，局里、厅里意见一致，都要保这棵苗子，很可能要委以重任，这个节骨眼儿犯了错，那不毁了他吗？"

“哎哟，算了，我不掺和了，那你善后啊，总局都知道这事了。”谢经纬愤然道。他无所适从了。这时候局长办的固定电话响了，是其中的一条专线。谢经纬说：“肯定出事了！”他替陈局接起来说了句“等等”，里面没等就喊出来了：

“陈局长，嫌疑人胡冰芳畏罪自杀！”

“什么什么？大案队里自杀？怎么自杀的？”陈颢元吓得脸色都白了。

“嗯，她割断自己的静脉了，现在正送医院抢救。”汇报人的声音在颤抖。

“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过来，救不过来你自己去看守所找个铺住吧。在哪家医院？”陈颢元吼道。

听到医院名字，他摔了电话，叫上谢经纬就走。至于站着的那两位，理都没理会。

“我现在相信这俩是一家了，性格几乎一致，敏感、极端，而且死不认输。”俞骏像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咧着嘴说。

“领导考虑得没错，我们也没错，十方更没错，都没错，那可怎么办呀？”向小园为难地问。

俞骏看着领导桌上的好烟，直接拿起来叼了支点上，重重地抽了一口，却给了向小园一个失望的答案：

“都疯了，疯了……能怎么办？”

禁闭处在市局后勤装备处仓库一角，其实也不常用，有幸临时在这儿待过的警察不多，毕竟能闹到被督察关起来的程度不是小事，很

多人出去不是被扒了警服，就是直接送到看守所成了嫌疑人。所以只要被隔离起来，你原来的警察同事都会下意识地和你划清界限，在这个讲纪律的团队里，人情永远靠边站。

今天稍有点意外，两位看守正讨论着反诈骗中心拿下了五亿诈骗案的传闻，猜测斗十方就是居功自傲，连局长也不放在眼里了。两个人说着，都有点佩服关在这里的人，不仅闯了办案重地，而且还到局长办闹，别说几年难得一见，就是建局史上估计都算头一遭。

有人来了，一个看守下意识警惕地伸出脑袋，恰好看到了一个胖子蹑手蹑脚往这儿走。两个人一招呼全出来了，堵在胖子面前。那胖子贱笑着，拿出两盒中华烟就往他们兜里塞。两个人吓得赶紧躲，一个说："你干什么？"

"兄弟，自己人，行个方便，我见见关着的那位成不？我是反诈骗中心的，钱加多。"

"你说见就见啊？"

"我这不让你说呢。"

"不行，回去吧。"

两个人不通融了，钱加多一伸手，道："我也犯错了，我来投案自首了，把我关起来。"

"你别闹成不？"另一个说道。

"你看你，我这不正在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今儿你不关我，我跟你急啊，有你们这样徇私枉法的吗？犯罪就在你们眼前，你们居然不闻不问。"钱加多扬着手里的中华烟，这是罪证。

两位督察给气得哭笑不得了，一左一右挟着钱加多往外走。钱加多大嚷大喊着，还是改变不了被扔出门的结果。不对，一出门，两位督察愣住了，门口还杵着几位呢。邹喜男持着手机嚷着：“看看，督察暴力执法，这是把人往外扔呢！”

“这胖子拿着烟贿赂我们算怎么回事？”一个督察气愤地说道。

“那你应该把他关起来，也不能就这么扔出来啊？”陆虎提醒道。

娜日丽帮腔了：“不但不制止犯罪，还纵容，不准备管他了吗？”

“根据督察条例，对于有群众举报的警务人员可以现场调查处置，我举报这个辅警出入娱乐场所，绝对需要禁闭审查。”络卿相落井下石。

“对对，他和斗十方一块儿去的，把他俩关一块儿。”程一丁提醒着。

眨眼间两位督察被挤回门里，而且门被关上了，两个人相视一眼，知道自己人故意闹呢，其中一个放开了钱加多，开口道：“都自己人，来这一套有什么意思？”

娜日丽说道：“禁闭没规定不能探视啊，何况我们准备帮忙感化下他，你说他要想不开搁你们这儿寻死觅活，你们不更为难？”那两位有点为难。程一丁又客气地说道：“不知道您二位怎么称呼，我就说一句，被关着的那位兄弟身上两处枪伤，一处就在脑袋上，差点儿就没命了。您别误会，我不是摆功，我们就想见见他，陪陪他，不给二位添麻烦，这都不行个方便？”

被问住了，两个人无奈相视，然后一挥手，不管了，直杵在门口，只要不走也不算违纪吧，更何况他们理解基层兄弟的苦处。

这一行人直奔禁闭间，这里还算人性化，只象征性地挂了个小锁头，一摘就开，屋里枯坐一隅的斗十方早听到了，难堪地看着进来的同事，哭笑不得地说道：“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怕你想不开吗？来，给你。”钱加多掏着裤腰，小瓶酒、巧克力、火腿肠，变戏法似的放了一堆。看得斗十方大眼瞪小眼，好奇地问道：“你当着我面从裤裆里往外掏，当我吃得下去？”

“这有什么，我天天这么揣，他们还不都抢着吃？”钱加多无所谓地说道。然后噼里啪啦有人在他脑袋上扇，沉闷的气氛一下子欢快起来。哥儿几个围着他一坐，邹喜男要拧瓶盖，被斗十方拦住了，他摇头道：“别错上加错了，喝什么酒啊。”

“好吧，这不怕你闷吗？”邹喜男放弃了，给几人使着眼色。络卿相赶紧说道：“我们搬总局救兵了，你放心，没多大事，大不了写写检查，回头我替你写。”

“我也替你写，两个人一起写更深刻。”陆虎说。

“你俩别卖好，就该你俩写，十方，我跟你说啊，你挺聪明一人，怎么闯局长办公室跟人叫板了？”程一丁还没明白这究竟为何，邹喜男却是佩服得竖着大拇指说道：“我谁都不服，就服你，这比闯几十个民团兵保护着的电诈窝点还牛，牛大了。”

“你会不会说话啊？一边去。”娜日丽把邹喜男拽过一边，她蹲着看看斗十方，好奇地问道，“跟我们说说，到底咋了？你知道纪律啊，就算想见也得结案后再见啊。”

“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要见啊，我问你们，朱丰被捕两年多，漏罪还没查完，嘴够硬吧？”斗十方平静地说，似乎并不冲动，众人点点头，那个嫌疑人算是个难啃的骨头了。一经确认，斗十方又问：“杜

其安被捕也有一年多了，挤牙膏交代了一年多，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够硬吧？”

“那肯定的，毕竟是个骗枭，跟一般小骗子不是一个水平。”娜日丽说。

“这不就简单了？这么几位智商极高、自视甚高的人都能被她左右；那个让总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到的假逆风心甘情愿认她当干妈，甚至在荆汉布下天罗地网时，她都从容消失，你们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斗十方问。

这么一说，胡冰芳的形象一下子被拔得奇高，让众人无从下定论了，不过想想确实如此，只是因为落网得如此简单而忽略了这个人曾经干了多少大事。

“啊对了，你不说我都不敢说，你妈老厉害了，财产搜了好几亿，光那车和房就上千万了。”钱加多对钱最敏感，钱多的自然让他佩服。

不过这听起来似乎不对劲了，娜日丽瞪着眼回看。钱加多吓了一跳，赶紧自打嘴巴：“对不起，说错了，不是你妈。”

“我承认不承认都是，明摆着。”斗十方无所谓地说道。

娜日丽思忖道：“那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见她时，真的不敢相信她是嫌疑人，甚至也不敢相信她是农村出来的，那气质和谈吐，比电视上‘灌鸡汤’的那些专家强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难得她能给嫌疑人一个这么高的评价，其实看到胡冰芳履历的人一点儿都不意外，从一个农村来的姑娘逆袭到现在坐拥亿万身家，足够让人惊讶了，更何况她作案无数还屡屡逃过警察的视线。

“她是那种边缘型人格，高傲、敏感、偏执，太过情绪化，主要特点是情绪极不稳定，对人好的时候特别好，翻脸时能马上拔刀相向。这种性格好猜忌，有自杀倾向，也常因此而焦虑，有的自认无所作为就会引起悲观厌世情绪，容易走极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人格。”斗十方说。

这么专业，听得同事大眼瞪小眼的，陆虎愕然问道：“等等，你人都没见过，性格就分析出来了？”

“你啥时候这方面也学了？”络卿相纳闷了，他说的似乎在理。

斗十方摇摇头说：“我没学，这是我归队后总局心理评估给我下的结论。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血肉，我想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在她的位置，二十年处心积虑攒下资产无数，多少同道都进了深牢大狱，而我依然逍遥法外，视天下警察为无物，那种成就感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一旦有一天在某个不经意的细节上栽了跟头，而且栽得我根本不服气，如果是你们，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什么？”娜日丽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对她而言，被一群小警察铐着审讯是一种侮辱。”斗十方表情出神了。再往下猜就容易了，他知道那个结果：

“所以她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对抗。”

离大案队最近的市二院里，陈局长一行抵达时，人已经从急救室出来，被推进了加护病房。大案队几乎都来了，沿着加护病房列队似的站了一排。

刚到门口队长就奔出来，敬礼都忘了，尴尬地低着头准备挨训。路上已经汇报过了，从开审就不利，两位预审员先被胡冰芳训了一

遭，训到哑口无言；马上换一拨，准备从亲情迂回到案情上，却不料胡冰芳开始否认自己有过儿子，或者说即便有，恐怕也在大狱里蹲着，根本不吃这一套；于是再换一拨，摆事实，讲道理，还有如山的证据，这时候她干脆一言不发，而且开始绝食。

大案队什么嫌疑人没见过，基本饿极了就妥协了，熬不得三两天就老实了，可谁知道她趁看守不注意，直接割断了自己腕上的静脉血管，等发现时，血早流了一地，人已经昏迷了。

陈颢元没有说话，摆在眼前的事实让他也难以接受。事实上公安机关对于嫌疑人看护和控制都是很到位的。对面这位队长也算是经验丰富，他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那队长小声说道："是我们疏忽，我见过骨头硬、嘴硬的，可没见过心这么硬的，就那么硬生生一声不吭把自己血管咬断了。"

一千种死法里恐怕都找不到这么一种对自己如此狠的。陈局长出声问道："人怎么样？"

"救过来了，不过两天没吃什么东西，有点虚，得补充营养液。陈局……您处分我们吧。"队长难堪地说。

"不用提醒，少不了你的，做好安防。"陈局长安排了一句，他侧着头听到有人喊，一个女警快步走到近前。陈颢元说："救过来了……我说张英啊，这怎么办？"

"我听说，您把十方也关起来了？"张英问。

"啊，你觉得不应该吗？"陈局拉着脸。

“应该，我没有回护他的意思，相反，我倒觉得应该马上把他清除出公安队伍，这样的话，那就可以真让他们母子见上一面了。”张英说。

“等等，你说清楚点。”谢经纬没听明白。

“寻死是因为一无所有，万念俱灰，这种人，给根救命稻草就能活下去。现在您把这根救命稻草攥在手里不给她，那她还活得有什么意思？”张英反问。

谢经纬咂摸着这句话。专业人士都这样说，他不敢不重视了，他回头看着陈颢元说：“老陈，张英这话说得在理啊，万念俱灰自然是抵死对抗，如果亲情能唤回她身上的人性的话，为什么不试试给她活下去的希望？这样就算治好了，谁还敢审啊？”

是啊，看着一队下属垂头丧气的样子，陈局长也唯余叹息。谢经纬看这事有转机了，回头又问张英：“张英啊，你是这方面专家，你确定这么做有效？”

“这个嫌疑人是多起诈骗案的组织者，心思缜密，从谋划作案的手法就看得出来；下手果断，从灭口和自杀上也看得出来；智商很高，从隐藏形迹上看得出来；情商也很高，从她能号召这帮骗子上也看得出来；现在能查到的是，她甚至用张丽的名字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在犯罪上，这是个精英中的精英，这么一个自视甚高的罪犯因为一个细节疏忽被我们抓住，她肯定不服啊。”张英说。

谢经纬提醒道：“你跑题了，我问有效吗？”

“一个二十年都没放下的心结，她因为这个心结栽了跟头，那这个心结代表的事在她心里的重量还用我说吗？”张英加重了语气强调，“答案是肯定的，有效！”

这话，更像是说给陈颢元局长听的。陈局长在医院的门廊下走了一圈又一圈，几次咬牙都没下这个决心……

法不容情，谁知我心

宿舍里太阳光不知不觉溜进来了，照着简陋的铁床木桌，桌上一块不大的小镜里映着警徽熠熠闪光的银色，帽檐下，斗十方胡茬儿刮得干干净净的，显得格外清爽。他照镜子已经很久了，在找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床上放了很多衣服，都试过了，不过还是最喜欢这一身很少上身的制服。

他慢慢地站起来，把镜子放正，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终于下定了决心，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眼这个栖身的地方，天地之大，可能就剩这一个地方还像个家了，不管心里怎么嫌弃它，真要失去它，他想自己一定会很留恋的。

开门，张英已经在等了，她示意墙根站了一溜的程一丁、邹喜男等人别跟着，别添乱，然后带着斗十方直接上车，离开。

“你可想好了，组织上让你回避是好意，你这么做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即便我们相信你，档案里白纸黑字也会如实记载，而且你们的见面也会录像并存在档案里。你现在不是普通人，是两次化装侦查的功臣、总局挂名的先进人物，你告诉我，值得吗？”张英发动了车，给了斗十方最后的警告。陈局长最终同意了，那也意味着这件事会公事公办，这绝对不是什么好情况。

斗十方笑笑道："什么事都问值不值得不是太功利了吗？什么都要问值不值得，那这警察都没法当了。"

"我看你是不是就不准备当了？"张英没好气地问。

"我只能当我的家，当不当警察我还真当不了家。"斗十方说道。

"犟呀，咋这么犟呢……哎，我说你成心找刺激啊，干吗穿警服？不知道现在她对这身衣服很反感吗？而且不能受刺激。"张英又道。西服都准备好了，没想到斗十方最终还是选择了警服。

"喜欢呗，我得遵从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样子，为什么不能穿？"

"好吧，我再说也是废话。"

"谢谢您啊，张主任。"

"谢什么？谢我把你失散二十多年的母亲抓捕归案？"

"嗯，不仅这个，还感谢您帮我争取到了我们见一面的机会。"

"我说你这个人，我咋就看不懂呢？"

"你要看不懂，就没人能看懂了。你追逃这么多年，难道所有的在逃嫌疑人都是十恶不赦？难道都是身上没有一点人味儿？难道都没有哪怕一点闪光的地方？"

"两码事，我只负责追回来让他们接受应有的惩罚。"

"所以我要去见她和我当不当警察也是两码事，犯罪当惩我不认为有什么错，让她知道她找了二十年的儿子在哪儿，在干什么，也没有

错。有时候我们见到其情可悯的嫌疑人都忍不住拉一把，难道对自己真正的亲人，就要因为身份不去拉她一把，看着她就这么绝望下去？”

“哎……”张英叹了口气，知道劝也无用了。

两个人沉默了，直奔二院。胡冰芳在医院里已经待了整整两天，市局调用了十名女警轮班看护，生怕再出闪失。车进院里时，向小园和娜日丽跑上来了。斗十方一身制服显得有点扎眼，两个人带着斗十方进去。走了几步，张英喊了声，斗十方回头，就见这位张主任出声提醒道：“说话注意点，市局、省厅领导都在二楼，他们有可能随时叫停啊，不要涉及敏感案情。”

“谢谢张主任，我穿着警服呢，有它监督我还不够吗？”斗十方指指头上的国徽，转身进去了……

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陈颢元、谢经纬、俞骏以及市督察处、政治处数人都在。在斗十方进去的视频传来时，有人调着音频，视线都集中到这里了。

“看看啊，保密就不说了，今天一过，差不多全局都得知道了，我说谢副厅，这有意义吗？”陈颢元无奈地说道。众目睽睽之下，将来恐怕再没有什么能堵住悠悠众口。谢经纬没吭声。陈局又问政治处来人道：“郑处长，依你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怎么上报？”

“政治审查惯例格式条款里有明确一条，直系亲属如果有被刑事处罚过的或者正在服刑的，都必须如实向组织汇报。”那位郑处长话里透着圆滑，他知道这个警察在队伍里的分量。

“我问处置方式。”陈局长说。

“条文只规定要上报，并没有什么处置方式，这需要酌情处理。不过依照惯例，如果在招考入警、提干时，有类似情况，是一票否决的。他这个情况特殊，是失散了二十年，没有类似规定啊。”郑处长说。

“那大家就监督着吧，回头局党委成员开个碰头会，大家分析讨论一下斗十方同志的情况，他这种情况确属首例。”陈局长的话更像是说给谢经纬听的。

众人视线都落到谢经纬身上时，谢经纬奇也怪哉地看看众人，然后手一拍大腿，很失望地说道：“即便我们抓到人也未必能想到这个八大骗首犯和他有血缘关系，瞒着这事对他来说很容易，他没有；回避也很容易，那样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他也没有；他就这么坦坦荡荡地来了，而且穿着警服，你们说政治不合格从何说起？难道还要因为一个二十多年没见过的亲属搞株连？就这事上谁敢卡他，谁敢说小话，我第一个不饶他。”

市局诸人面面相觑，无人出声了，连陈颢元也给拂了面子，直接翻了个白眼，不理会了。

气氛不好，开局不佳，俞骏手心暗暗捏了一把汗，心跳得比在缅北执行任务时还厉害。他真不知道今日过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时候，病房里有一台移动显示器推进去了，那是要开始了。众人目光盯上回传的录像，开始竖起耳朵听了……

在阳光下，在田野里，在一片花海里奔跑的孩子，他跌跌撞撞地跑着，追着蝴蝶。摘着花朵，偶尔回头时，能看到他灿烂的笑脸。他的笑声稚嫩而动听，像最美的天籁一样萦绕在耳边久久不去。突然，

不知道是乌云还是狂风，一片墨黑色眼见着袭来，那位妈妈急着想奔向孩子，却拔不动脚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一眨眼就被黑色吞没了。

啊！

一声呻吟，在梦里追不到孩子的母亲醒了，她下意识地动动胳膊，从梦境跌回了比梦更残酷的现实，双手被铐在床上，一条胳膊缠着厚厚的绷带，几日未进食的她有点虚弱。她慢慢睁开眼睛，视线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慢慢地，慢慢地变得清晰了，她看清了。

是个警察。

“醒了，把床摇起来，谢谢。”斗十方说。

娜日丽摇起床，胡冰芳从躺势变成了坐势，向小园在纸杯里倒了杯热牛奶，被胡冰芳摇头拒绝了，她木然地看着面前的警察以及那块屏幕，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有兴趣聊会儿天吗？”斗十方轻声问。从巅峰到谷底，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看表面就足够了，面前的胡冰芳双唇发白、干裂，好像在一瞬间被抽尽了生命的光彩，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

她没有说话，摇摇头，没有兴趣。

“不，你会有的，‘金评彩挂、风马燕雀’，所谓明四暗四八门，现在知道得最清楚的基本就数我了，一定有很多你想知道的情况。”斗十方说着，点开了显示器，他打开了几幅图片，看到内容时，胡冰芳的眼睛睁大了一圈。

兴趣，自然而然地来了，斗十方指着图片说道：“我倒过来说吧，雀，王雕，已经落网；燕，应该是你吧，落网；马，朱丰，两年前因电信诈骗落网，已经提起公诉；风，杜其安，在长安虚拟诈骗案中落网；挂这个词我现在不确定，应该是徐则臣，还有你那位干儿子秦江寒，他们当中一个在荆汉落网，一个在移居加拿大后被谋杀；彩，贾一文，荆汉落网；评，石金山，他在荆汉事发后逃往缅北，不过也被带回来了，就是几天前的事。”

或押解，或审讯，或死亡，或关押，胡冰芳的脸抽了抽，有点悲伤。

“哦，还有最后一个，金，传说中的骗中之王金瘸子，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他逃过了刑罚，却没有逃过因果，在事发前已经去世……你一定对这位的情况很有兴趣吧？”斗十方问。

“死了？居然死了，呵呵，便宜他了。”胡冰芳的脸上掠过一抹狠厉，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干这一行要么不得好死，要么不得好活，你们是前一种，他是后一种，最起码他的后半生没的半点好活……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或者说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他和那个孩子的故事。”斗十方问。

胡冰芳眼珠动动，警惕过后一阵疑惑。面前这个警服正装的人似乎不同，她感觉不到来自天敌的威胁或者敌意，而且莫名地有种亲切感。她嗫嚅着，问：“你们警察都这么卑劣，拿一个小孩子说事？”

“卑劣，这个词应该是你们头上的桂冠，警察可没资格抢……你要没兴趣听，我就不讲了。”斗十方说着，点开了一张照片，然后停住了。

而胡冰芳的视线被照片吸引，那是斗本初头上骑了个小孩子的照片。她的表情狰狞更甚，咬牙切齿地说：“好吧，别吊我胃口，老骗子传人都是传外不传亲，我真后悔没有弄死他，让他整整报复了我二十几年。”

“是，报复，从董龙湾拐走这个小男孩，开始可能确实是报复，这个孩子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骗局，连他的启蒙教育都是那些江湖切口……一入江湖深似海，学得绝技把命改，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倾囊相授自己的绝技，其实放到现代这个信息通达的时代，他所知所会的那些江湖伎俩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往前数十年、二十年，那些小伎俩在县乡镇一级的集贸市场还是能混到钱的，这一老一少就这么活着，从南走到北，从北又走到南，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子是骑在金瘸子的脖子上度过的。最北，他们几乎走到了满是牛羊的草原；最南，到过鸟语花香的春城；往西，几乎走到了沙漠边上……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啊，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最惨的时候不得不一路走一路乞讨，那小孩幼小的心灵里最早接受的不是阳光，而是耳闻目睹人世间的种种阴暗和悲剧，那些背井离乡流落街头的人，那些在小街陋巷出卖肉体的人，那些穷极生恶、打砸抢夺的人……当然，更多是坑蒙拐骗。也许金瘸子就是想用这些填满这个孩子的认知，让他学会在这个恶意满满的世界应该怎么生存。”

斗十方轻轻地说道。那是童年所有的记忆，他很少提及，是羞于提及。

胡冰芳却听得入神了，直勾勾地看着这位警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可冥冥间对这个男人又有莫名的好感。她凝视着，似乎抓到了那么一丝一毫的希望，可眨眼间又飞走了。

她黯然说道：“我想到了，可根本找不到他，他是一个心机极深的人，很难猜到他真正的用意……那个孩子，后来呢？”

“后来生活有了转折，他们回到了家乡，金瘸子恢复了他的本名，在登阳市第三看守所谋了一个临时工的活儿，一干就是十几年……那孩子也回到了正轨，上学，上大学，然后毕业出来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斗十方说道。

“不可能，你骗我，他会毁了那孩子。”胡冰芳冷漠地说道。

“事实上没有。他一个矢志行骗天下的骗枭一下子退隐江湖，这个转折他连那孩子也蒙在鼓里，直到临终的时候才讲出了实情……他一直处心积虑给孩子灌输坑蒙拐骗，可那个孩子体会更多的是人间疾苦、亲人相依为命，一直把他当成最亲的人依靠着。我不知道那一天他是怎么顿悟的，但他确实放下了一切，回到了家乡，安心地做起一个普通人。虽然改变了生活方式，可并没有改变穷困潦倒，他用那点菲薄的工资加上捡破烂的钱，艰难地供养这个孩子上学……就这样，他活得很窝囊，没人知道他曾经也是个负案在逃的罪犯，甚至那个已经成了他儿子的小孩直到成人，都不知道他养父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辉煌的历史。”斗十方说。

“我……我不信。”胡冰芳有点凌乱了。斗本初的照片、看守所勤工聚餐的照片，再往前是孩子上学的照片，她最想看到的孩子却被打着马赛克，她怀疑这一切，可她心里清楚，可能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在她眼里明显地看到重燃的希望。她紧张而期待地看着斗十方，问道：“孩子，那个孩子……”

“你确定要见他吗？”斗十方突然地问。

这一问，胡冰芳怔住了，刚燃起来的希望消散在脸上，她怔着，居然无法回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是啊？还怎么见自己唯一的亲人？

斗十方在触屏上点着，那是一段早期的翻拍照片，他介绍着：“最早的丝绸诈骗案，朱丰、杜其安、石金山等已经指认，这一案被骗的受害人牛宏伟因为扛不住来自各方的流言蜚语而选择了自杀，他也有和你的儿子一般大的女儿，他不但家破人亡了，那个小厂也因此倒闭，几十号工人没了饭碗。

“在登阳，你应该记忆犹新吧？那个货到付款诈骗，你们诱惑加盟的微商里，有一个姓陈的，家里七拼八凑十几万全投到你设的局里，等砸盘时，她就从阳光大厦的楼上跳下去了。

“在长安，你们搞的虚拟传销，下线几乎把各大院校包围着，可着那些学生骗，连他们的学费、生活费都不放过。那些几乎都是和你儿子差不多一般大的孩子，如果有人这么骗你的孩子，为人父母的，你难道不觉得心痛吗？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怨气，有在底层摸爬滚打、遭人白眼、处处碰壁的怨恨，有自己孩子被拐走的仇恨，可你报复的那些人都是曾经和你一样的弱者，他们的辛苦钱和血汗钱被骗走，也会和你一样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道把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加在那些弱者身上，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吗？”

斗十方连放几屏挑选出来的案情回放，胡冰芳木然的脸慢慢地难堪、窘迫。她躲闪着斗十方的目光，在幕后可以眼不见为净，真正放到眼前时，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是感到那么一丝羞愧。

“你准备用这些逼我认罪吗？”胡冰芳问，声音很弱，很轻，不那么咄咄逼人了。

“不，我是警察，警察这个称呼，既是王冠，也是枷锁，要挟和欺骗，我们不敢做，也不屑去做。”斗十方说道，他看着胡冰芳，又慢慢

说道，“其实妈妈这个称呼也一样，既是冠冕，也是枷锁，你因为这个落网，我觉得不应该感到羞耻，而应该感到自豪。”

“妈妈……我的孩子，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吗？”胡冰芳期待地，甚至有点紧张地问。

“你一直在找他，其实他也一直想见你。在金瘸子临终前，他告诉了这个孩子真相，警方是顺着董龙湾这个地名找到你和王育才的结婚记录的。二十多年了，那孩子几乎已经淡忘和放弃了，他也没想到，亲生母亲还在找他。”斗十方说。

“他……他是个什么样子，能让我看看吗？”胡冰芳几乎是恳求，“我就看看，我看看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你已经看到了。”斗十方看着胡冰芳提醒着，“有人说远亲近疏，越是亲人越看不出哪里像，反倒是外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胡冰芳如遭雷击，不过马上摇头道：“不可能，不可能……”

“金瘸子去世的时候有警察在场，那位警察无意中打开了执法记录仪，你自己看。”

向小园点开屏幕，那一段是斗本初讲旧案时娜日丽悄悄打开执法记录仪留存的现场影像。她最后征询了斗十方一眼，斗十方示意继续播放，向小园点开了。胡冰芳看到垂垂老矣的仇人，情绪一下子激动了。

“……没有露馅儿是因为被骗的是邻省山源县一家集体企业，我记得那个销售员叫牛宏伟，回去没多久就因为被人怀疑是贼喊捉贼，受不了刺激上吊了……

“……我算计好了第一步，可偏偏没有算到，在一大笔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人心能恶到什么程度。一个是和我同床共枕的女人，剩下几个还是被我带上道的穷光蛋，居然合伙算计我，想在酒里下药害死我。被我发现后，他们翻脸翻得毫不客气，一凳子就把我敲翻了……

胡冰芳脸色变得更难堪了，她被铐着的另一只手捂着前额，不过刚捂住又放开了，她听到斗本初剧烈咳嗽后说到了她的孩子:

“……小时候你很捣蛋，我老揍你，你经常骂我老不死的，那次烧得感觉都不行了，其实我都想扔下你。不过那时候我才发现，毕竟两个人处了这么多年，又不是两根草木，哪能没一点感情？我居然下不了决心。可那时我一贫如洗，吃饭都勉强……后来我还是咬着牙准备扔下你，给你买了份饺子放在租的小旅馆里，叫醒你让你吃。你说呀，爸，你先吃吧；我笑着说爸吃过了；你呢又说，骗人，你都舍不得吃好的，爸，等我长大了，挣钱了，天天给你买好吃的……我那时候一下子哭得自己都控制不住，这么多年我日日夜夜活在仇恨中，日思夜想的是怎么把一个小孩子养成心思恶毒的骗子，可我一直抹不去他心里的善良。他在心底一直把我这个骗子当成最亲的人，当成父亲……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毁了孩子你的一辈子啊，我死都没法闭眼啊……”

“爸，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您别这样，我们爷儿俩虽然苦了点，可过得别提多幸福了，从小您就总把好吃的都给我，赚点工资也全部给我，你一直就是我最亲的人。”

“谢……谢谢……我……我不是你爸，我不能当你爸。”

“爸，我只有您这么一个亲人，不管您做了什么，对我最好、最亲的只有您一个人。除了您，我谁也不认。”

视频在一片凌乱中结束，不过定格的却是一张泪流满面的脸，胡冰芳认出来了，就是他，就是面前的这位警察。她抹着泪看着这位警察。这位警察慢慢地脱下了警帽，同样热泪两行，哽咽道：“他姓斗，叫斗本初；我也姓斗，叫斗十方。对不起，是你找了二十多年的亲生儿子抓到了你。”

斗十方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他强忍着，流着泪说：“要恨就恨我吧，别恨我爸了，他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养，还供我上了大学，因为拐走我的事，他到死都没法原谅自己。”

胡冰芳抹了把泪，嘴唇颤抖着，却不知道是激动还是紧张，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我们的DNA检测结果出来后，同事和上级都不同意我来见你，因为一认你，身边的警察可能都会知道我这个警察的妈妈是一个在押嫌疑人，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坑了无数人的坏人……”斗十方哽咽着，抹着泪继续说，“可我不在乎，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找了我二十年，而我，我干了什么呀，我亲手抓了我的亲人……”

向小园和娜日丽一捂脸，视线模糊了。已经宣泄出来的斗十方露出了他最最真实的一面，他做的是正确的事，却背负上了心理包袱，那几乎是生命难以承受的重量。

胡冰芳抹了几把泪，她伸手指着门喊道：“滚！马上滚，我不想再见到你！”

“滚！你给我滚，我没有儿子，我根本没有儿子，你滚。”

胡冰芳见斗十方不动，疯了一样吼着，捶着床，拉得手铐哗啦作响。这一变故惊得向小园赶紧拦着，门外的警员闻声进来拉走了斗十

方。那位情绪激动的嫌疑人倒没有挣扎，而是撕着自己的头发，捶着自己的脸号啕大哭。她的哭声凄厉得让人心生恐惧，谁也劝不住。直到哭累了，她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在警员要推走那台移动屏幕的时候，她紧张而惶恐地喊道："别动！"

"我看看，我再看看……我儿子是警察，我儿子是警察……我再看看……我怎么这么傻，他和他爸长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早该认出他来……我……"她哭中带笑，可能没人能理解她那种反常的心态，片刻后她又看看身边的警察，很紧张地否认，"我没有儿子……我是个骗子，我是骗你们的……我罪该万死，我是骗你们的。"

这可能是她此生最拙劣的一个谎言，不过没人揭破，向小园轻声问道："想吃点东西吗？"

"嗯，我饿了，我要吃点……谢谢。"胡冰芳说。她平静了，带着泪痕的面庞奇怪地泛起了笑容。

这个画面让二楼观摩的众警员齐齐松了一口气，张英感叹道："她的心门打开了，问吧，我保证收获比想象中大。"

反社会的嫌疑人大多性格扭曲，扭曲的成因很多时候会成为打开嫌疑人心结的钥匙，而今天这把钥匙堪称完美。

"哎……法虽不容情，情却可容法。情之一字，可以让她忽略即将接受的法律严惩……我相信她身上依然有人性的光辉，最起码看到儿子当了警察她很欣慰，那毕竟是人间正道。"陈颢元揉了揉眼睛，有点发酸，可能是头一回对执法的对象有点同情。

"你也知道啊，还把人家孩子给禁闭起来。"谢副厅怼了一句。

“哟。”陈颢元这倒想起来了，他紧张地起身，然后走出来，部下跟出一群来。下楼后，他急问十方去向，有女警指指走廊。这一行人快步而来，拐弯就看到了蹲在长椅边的斗十方，他无力地靠着墙。陈局长要上前时被谢经纬拦住了，仔细一看，大家都愣在原地。

他在哭，一把一把地抹泪，无声地哭着，脸上的泪抹了又抹，好像总也抹不完似的，潸然而下的泪把身前的地面打湿了，好大的一片……

缘深缘浅，有缘未竟

日子紧张而忙碌地过着，有关八大骗的关联嫌疑人案卷堆了会议室满满一大桌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过去了。这个冬天不太冷，看守所里暖气把屋里熏得暖烘烘的，都有点热。

记不清这是三个月里第几次来这里了，不过向小园知道这差不多就是最后一回了。她打印着询问笔录，偶尔看一眼铁网后的胡冰芳，难得地笑了笑。那位回笑，就像她们不是在看守所，而是在街边或者路上偶遇。

三个月交代了27起诈骗案，涉案金额四十多亿，达到刑责的涉案人员三百多名，光案卷就装订了八十多本，不仅有她自己参与和策划的，根据她的交代，还带破了十几起串案、旧案，这么个嫌疑人足够得到所有警察的重视了。

更重要的是她认罪态度极好，认罪认罚，把自己藏匿的非法资金全部交出来了，而且是很坦然地交出来了，悔过书写了十几份，那态

度摆明了是要争取一个主动认罪。

打印完毕，向小园递过去，胡冰芳认真签上了名，按上了手印。在收回手的时候，胡冰芳突然问道：“能问您一件事吗？”

“有关案情的事我是不能多说的。”向小园职业性地回避道。

“不不，不是案情，那个警察还好吗？”胡冰芳紧张地问，“你别多想，我和他没什么关系。”

“挺好啊。”向小园说。

“没……没有因为我受到什么影响吧。”胡冰芳问。

“没有，放心吧。需要我告诉他，等审判以后来看你吗？”向小园故意问道。

胡冰芳一喜，刚想说“要”又咽回去了，摇头道：“不用，不用，我这个样子怎么见人啊。”

“你明知道他会来的，这几个月给你存钱的你以为是谁？总不会是同伙吧？”向小园指着外面放着的塑料袋说，“有人托我送了点生活用品和冬衣，一会儿管教检查后会送进去给你。”

“谢谢。”胡冰芳会心笑着，满脸幸福，满足地起身要走。

向小园也准备走了，她顺口问了句：“快提起公诉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即便争取宽大处理，你面临的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刑期。”

“谢谢，我儿子都不嫌弃我，我有什么想不开的……虽然我们还没相认。”胡冰芳笑了笑，被管教带走了。

同在审讯位置的程一丁说了句：“很少见到扛这么重的罪还笑得出来的，这娘俩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不是非常之人，也干不出这么大的非常之事啊……快走吧，十方今天可能就要启程，中心本来准备开个欢送会，估计也搞不成了，咱们小范围聚聚吧。”向小园收拾着东西，两个人快步出了看守所，直接回单位。

今天的中州反诈骗中心又是锣鼓喧闹、欢天喜地，五亿诈骗案侦结，追回的被骗资金三点六亿已返回失主，廉三旺带着公司一干股东送来了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民护盾守卫人民”的镶金大匾，中心日常做了个招待，市局又派办公室通知新闻媒体给了个现场采访，把俞骏给忙得焦头烂额。

俞骏送走了这一拨才想起还有更重要的人在等着他，他匆匆返回办公室，进门连连道歉，屋里端坐的周修文笑道：“这有什么好道歉的，作为警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怎么能因为我打断呢……我没来多大会儿。”

“那就不客气，反正你也没客气过，调我们的人干事，回头把我们人也挖走了。”俞骏倒了杯茶，搁到了周修文面前，拉着椅子坐下。周修文笑笑说：“冤枉我了，你上面的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调离原单位可能更妥当一些，我上面的领导又舍不得把一个这样的人调离原专业，正好赵总队长要人，这不顺水推舟了？”

“你别糊弄我，就个一颗星的二级警员调动，还至于让你这么一位肩上两杠三星的警督专门接送？”俞骏拆穿了。

周修文笑道：“奉命，也有人情成分，我也借机出来透透气嘛。”

“别骗我，我们可是反骗专业的，斗大师的水平我也沾染了点，赵总队长是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的首选，肯定是有涉外的行动了，看你这神神秘秘的坏笑，错不了……给漏点口风嘛，我也高兴下啊，是不是和缅北电诈团伙有关？”俞骏好奇地问道。

“我什么都不告诉你，有纪律。”周修文卖了个关子，只待俞骏一失望，他笑着补充道，“但你的猜测很有道理，大师没白教你。”

俞骏兴奋得一拍巴掌，就一个字：“好！”

“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的行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对于边境、境外涉及我方人员的诈骗犯罪活动，总局已经下决心要来一个彻底、全面的解决，你们这个X小组说不定还会被调上啊。诈骗这个毒瘤，需要我们全体警员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周修文说道。

“没问题，随时待命。”俞骏说。

钥匙交到了杜婶手里，斗十方又看了眼住了十几年的旧屋老宅，轻声说道：“婶，儿媳不待见，你就住这儿吧，我可能很少回来了……还有它，不用怎么喂，它知道自己回来。”

腿边卧着摇尾的瘸腿哈士奇，汪了两声，杜婶的眼睛一酸，揉着泪：“俺对不住你家啊，对不住老斗，他要是不喝那么多，也不至于这么快就……”

“命有多大，福有多大，和喝酒没关系……这你得拿着，是我爸走时安排的，得留给你，反正我也住不着，我可不能亏待你。”斗十方推回了不接受的手。

钱加多不耐烦了，脑袋伸出来说道：“快走吧，别误了飞机……婶，你拿着吧，反正他调走了，没人住，这破房也塌喽。”

斗十方快步向车走去，顺手拧了钱加多一把。感动到无以复加的杜婶边抹泪边送着这一车人，直送到车开走了，还在原地招手。

再快点，狗儿也追不上了，它在路边蹲下远远地看着。车厢里的斗十方哎了一声，不知在想什么。钱加多咧咧着："咱说好啊，我有事你得回来啊，不能跑了就把兄弟们忘了。"

"对对，隔段时间就回来聚聚。"后座的邹喜男揽着斗十方，附耳说了句悄悄话。斗十方听了惊讶地说："啊，他们定了……咦，娜姐，你咋不说呢？"

"乱嚼什么舌根啊！"副驾上娜日丽回头呵斥邹喜男。钱加多却在扭着开车，得意地说道："没事，嚼吧，嚼吧，我们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很快就要办证了啊。"

"谁跟你办证，办什么证！"娜日丽红着脸说。

"嘿，你俩先别打情骂俏，娜姐，多多是怎么通过你家父母考核的？"斗十方愣了，真不敢相信钱加多居然成功了。

娜日丽看看纳闷地说："我也不知道啊。"

"嘿嘿，这个秘密可以告诉你们啊，我侦查了一下，她爸爱钓鱼，她妈爱跳广场舞，跳舞我派我妈去的，钓鱼就简单了，我会呀，我去凑了几回，就跟她爸，我未来的老丈人，成钓友了，那喝起酒来称兄道弟呢，甭提多喜欢我了。"钱加多得意地说。娜日丽气得连连捶他，骂道："你个死东西，我说我爸这段时间血压又高了，敢情你勾引他出去喝了。"

两个人厮闹着，后面的邹喜男笑得乐不可支，不过任谁也看得出来，这一对欢喜冤家算是成了。

一路欢笑回到中州，紧跟着又是小组的全体聚会，欢送斗十方异地调任，这一堆年轻人前半场喝得又笑又闹，后半场喝得又哭又闹，没散场，倒先喝倒了几个……

晚上8时。

周修文和斗十方排队过了安检，回头看时，却没有送行人了，关系最好的都喝倒了，可能都怕站在这个送行的位置心里难受，哪怕他理解这种心态，还是有点失落。

“是我安排的，俞主任也被我劝退了，还是悄无声息地走更符合你的性格，对吗？”周修文问。

“也对吧，人总是这么患得患失，太闹了不喜欢，可太冷清，又免不了有点失落。”斗十方说道。

两个人并肩走着，周修文指示着方向，且行且说：“我不想触及你的伤心事，但还是要提醒一句，你母亲的事，法律条文你懂，尽管有悔罪及立功表现，她的量刑依然会很重，告诉我，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心境吗？”

“恰恰相反，我们的心结都打开了，都找到了归宿，你觉得还会影响吗？”斗十方说道。

周修文回头奇怪地看了一眼，现场视频他看过，那时候他可不是这么冷若冰霜的样子，难道……他暗忖着，可能是骗子的本性作祟，在他这种人的表面，你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感情的波动。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张面具，骗子的面具比普通人要多几张，我从小就会骗人，最早我那个父亲教我就是要不露声色，

说谎话的时候，眼睛要直视对方，呼吸要匀，不管是面部表情还是手脚都不要有下意识的动作，这样才显得真诚。”斗十方说。

果真是一副真诚、淳朴的样子，周修文一拍额头，说道：“你说我闲得，问这干吗？你心理评估时，测谎仪都被你骗过了。”

“再精密的电子元件也精密不过人的大脑啊，人思想里的明与暗、善与恶、卑劣和高尚并没有准确的界限，很多事是一念之间就发生了，就像我父亲，一念之间，放下了他一辈子的偏执。也像我母亲，一念之间，变本加厉地作恶……”斗十方说道。

“那你是……”周修文且走且比画着，想着怎么表达，最终干脆直接问道，“真诚地，还是假装真诚地见她？当然，那段视频我看过，很感人，巫茜都看哭了。”

“有区别吗？再厉害的嫌疑人只要落网，在不断的审讯下迟早会放弃坚持的，即便就是零口供也逃不脱刑罚，抗拒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我有私心，我不过是在为她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毕竟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斗十方说。

“我相信这句绝对是真诚的……到了，22号登机口。”周修文说。

两个人坐下了，周修文却有点后悔把话题聊得太沉重，现在都不知道该聊什么了，总觉得斗十方似乎心神不宁，可那仿佛又是他的错觉。像斗十方这么神经大条的人，怎么可能心神不宁？

咦？不对，斗十方的表情变了，眼睛睁大了，甚至呼吸都有点粗了，发生了什么事？偷瞟着的周修文顺着斗十方的视线，瞬间找到了撩动斗十方神经的来源。

是向小园。她款款而来，在人群中搜索着。她穿着一身笔挺的白西装，显得高挑靓丽，把身侧吸睛的空姐都给比下去了，而且发型也漂亮，从没发现卷在制服帽里的长发披散出来会平添这么多风致，随着她莲步轻摇，在肩上、在胸前的长发无风自起，把这幅美人图装点得又靓又飒。

斗十方匆匆从包里掏了样东西攥在手里就迎上去了，那匆忙喜悦的样子落在周修文眼里，他故作不见地侧过了头，心里在暗笑：这回绝对是真诚的，作不了假！

“向组，我在这儿。”斗十方快步迎上了向小园。两个人喜出望外地快奔到一起时，像机械一样，嚓地刹停，站定，然后尴尬对视。斗十方笑了笑：“您怎么来了？”

“特权啊，警证能过安检，本来他们也有人要来，被我劝退了，一见面又是个分别场景，多伤感呢，还是我来替大家受伤吧。”向小园笑着，根本不像来受伤的。

“有时间我会常回来的。”斗十方说。

“回来干什么？”向小园问。

“看看大家。”斗十方道。

“具体点，最想看的是谁？”向小园问，斗十方要开口时，她抢白，“你要说多多，我现在就跟你决裂啊。不能谎话张口就来，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最想谁？”

斗十方原本真准备说钱加多的，一看向小园的表情，他不好意思地低头了。

“我们现在不是上下级了，没必要紧张了。”向小园说道。

“我没紧张。”斗十方说道。

向小园没说话，眼瞟着斗十方的手。斗十方发现时，紧张地往兜里一揣，然后再看向小园。斗十方凌乱了，这位毕竟也是反骗人士，想骗过她越来越难了。

尴尬片刻，向小园一伸手，拉着他到了一处人员稍少的走廊站住了，正色道：“我们之间的事应该了结一下，我怕以后没机会，或者你不认账了。”

“我们之间有事吗？”斗十方怔了下。

“不止一件。第一件是，你曾经说过要送我一束什么花来着？这都多久了。”向小园开始讨债。

斗十方一笑，揣在兜里的手伸出来，亮到了向小园的面前。向小园拿起来，是一支手绘钢笔，笔身镌着梅花图案。斗十方说道：“才女嘛，配这个正好。”

“主要还是便宜吧！”向小园笑了。

“太贵的你会怀疑来路的。”斗十方不好意思了。

不过向小园很喜欢似的喜滋滋地装起来，看着他竖着手指问道：“第二件事，你非礼我的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今天该解决了。”

“必须道歉吗？”斗十方问。

“你道歉缺乏诚意，按照江湖规矩，我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啊。”向小园捋着袖子，伸着玉臂作势道，“这样吧，

我把这一耳光补上，我们就两清了。”

“好吧，反正我也不准备道歉。”斗十方扬着脸。

“闭上眼睛，不许躲。”向小园一只手遮着他的眼睛，另一只手扬起，快到脸颊时，蓦地变成了两手托着斗十方的脸颊，整个人倾上来，重重地吻了上去——很笨拙的吻，咬得斗十方嘴唇生疼。他想躲开时，却被向小园抱着，狠狠地啃上去了。

几乎喘不上气来的时候，两个人蓦地分开，然后对着喘气。斗十方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两眼瞪着，向小园脸红透了，不过像恶作剧一样兴奋地说道:“以非礼还非礼，咱们扯平了。”

“要不，我吃点亏，让你多非礼会儿？”斗十方兴奋地问。

“满嘴酒味，臭死了……登机了，走了。”向小园指指，斗十方听到了航班通知的声音。

“等我啊，等我回来……”斗十方依依不舍地倒退着。向小园笑着说:“可别太久啊，别等你回来我都嫁人了。”

“没事，没嫁当爱人，嫁了当情人。当了反骗女警，找个能哄你的男人不容易了，这个难不倒我。等我啊。”斗十方笑着往候机的队伍里退。向小园笑得扶住了墙，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她远远地向那两位远行的人挥着手，目送他们过了检票口。

不多会儿，已经在航站楼外的向小园看到了腾空而起的飞机，她知道，机上的人从此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她也知道，不管飞多高、多远，他依然会回来，因为从今天起，他对这片故土又要多一份牵挂……

（全书完）

读客®

激发个人成长

多年以来，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

读客图书以“激发个人成长”为使命，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

1．精神成长

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勇气和爱的人！

2．知识结构成长

熊猫君家的历史类、社科类图书，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文明演变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长

熊猫君家的经管类、家教类图书，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减少人生中的烦恼。

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精彩绝伦，充满无穷阅读乐趣！

认准读客熊猫

读客所有图书，在书脊、腰封、封底和前勒口都有“**读客熊猫**”标志。

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

1．找读客熊猫君

2．找黑白格子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

读小说　学知识

《侯大利刑侦笔记》

小桥老树 著

一部集侦查学、痕迹学、社会学、尸体解剖学、犯罪心理学之大成的

教科书式破案小说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 学知识

《暗黑者》

周浩晖 著

中国高智商犯罪小说扛鼎之作

让所有自认为高智商的读者拍案叫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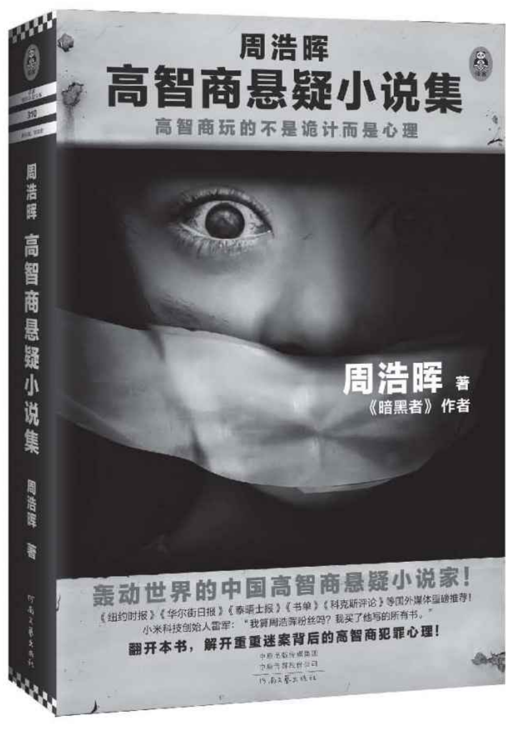
·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

读小说　学知识

《周浩晖高智商悬疑小说集》

周浩晖 著

高智商玩的不是诡计而是心理



·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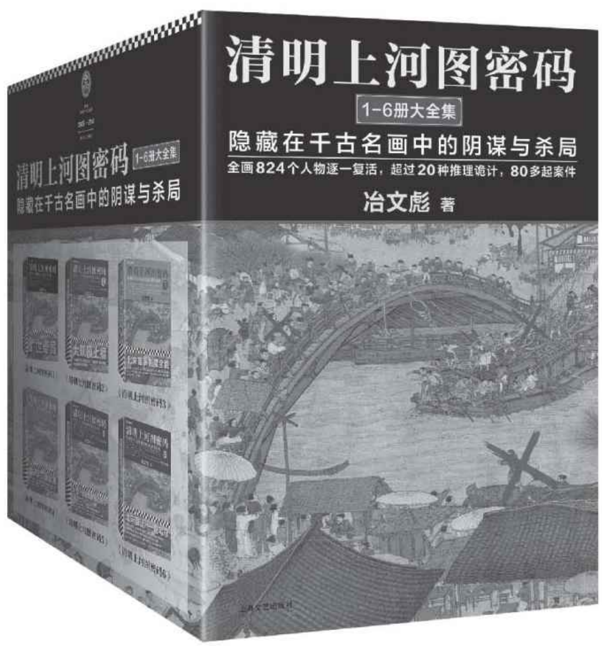
读小说　学知识

《清明上河图密码》

1-6册大全集

冶文彪 著

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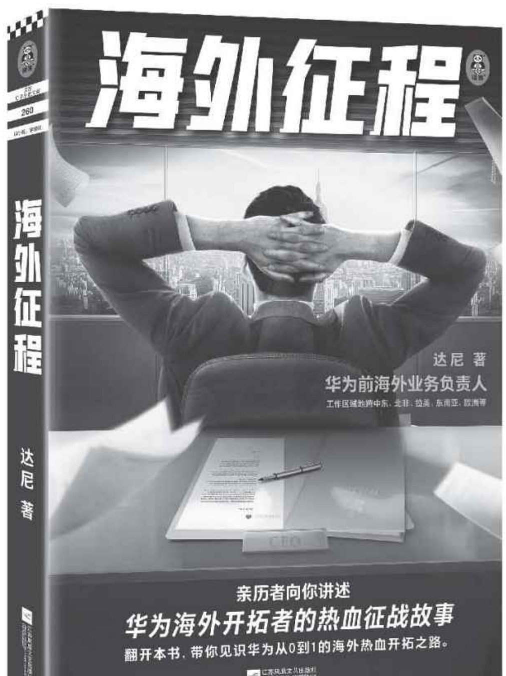
读小说　学知识

《海外征程》

达尼 著

亲历者向你讲述

华为海外开拓者的热血征战故事



·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

读小说　学知识

珍藏版大全集

《藏地密码》

何马 著

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

读小说　学知识

新版小套装

《鬼谷子的局》

寒川子 著

讲述谋略家、兵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共同的祖师爷

——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

